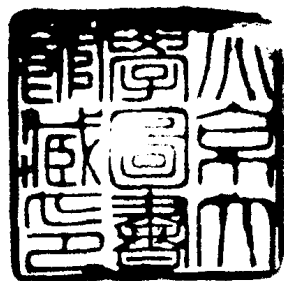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一四一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EB43/03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一四一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3.62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一四一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天隱子遺稿十七卷

〔明〕嚴果撰
蘇州大學圖書館藏明悟澹齋刻本

..... 一

大鄣山人集五十三卷

〔明〕吳子玉撰
吉林省圖書館藏明萬曆十六年黃正蒙刻本

..... 二五四

天隱子遺稿十七卷

〔明〕嚴果撰

蘇州大學圖書館藏明悟澹齋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天隱子遺

稿十七卷》提要

天隱子遺稿序

自弇州扶歷下鞭馭

盱衡海內後先才子俱

上贄貢而所不能致在

序一

會稽徐文長臨川湯

若士其鄉則嚴毅之先

生云然弇州以儀先生

不過望有素封某子甲

函盛幣乞奔州碑不

乃得先生狀乃躍然

許之以此知吾不遇望而

心儀甚也先生家洞庭

序二

之濟不知城闕題何字

自署天隱子云天隱以

天也既席祖遺不問家

人產元生丁室矢化靈

真在古書竹素間自蒼

顏所孕生之字豈不饒

也豈不狎也以在胸藏

系卷落筆雨風飛行

序三

言貫不可測禦賦歷

三都詩高天曆有所

觸吟皆得其情境而

止即其贈述生死之

文其之不溢一字真所
稱布帛梁肉豐玉饌
穀非近日剝飾之儒
所可望其一也而吾竊

序四

欲儀圖先生慧心甘露
筆似得湖山之助居多
親見邃密幽沉無景
可迹是靈威丈人所採

林屋狹圻之天也而其斗
壁之勢鉤戰鼓匿是
石公踞高與山兩浪相呼
擊也銳筆揮空俯凌

序五

實絕是縹緲之瞰莫
聲諸岸也魄張豪浩
第頃渾茫是具區之膏
秋一碧也至其煌英輝

麝繡簇錦生 則火齊
丹珠綠苞翠羽映
花山綺里之 地也大都
天授清通書緣濃結

序六

既其暢於暢之用之分又其
塵襟諱囂之 澗是以思
路雲翔墨池秀 遠以
遂其千秋自 命造物

私之獨隱手 哉天啟隱
先生先生志 欲自隱
凡有著述即 謚名山至
先生子仲仁 稍之出枕中

序七

之寶為之 編次較整而
厥孫汝泰汝 茂乃授之
彫幾以公 海宇而先生
之全豹乃 出若使

神宗時蚤見此書

州之駕宣能先毅之而

驅或星可以序先生

年

序八

山陰王右軍撰併書



天隱子遺稿目錄

卷之一

賦

菊賦

感白髭賦 并序

懋菊賦

憎蚊賦 有引

辭

憂旱篇

哀辭

卷之二

天隱子遺稿 目錄

一 悟澹齋

五言古詩

寄普照菴言懷

答張玄王

贈虛舟上人

星變 并引

懋桂

并序

午日西津游泛

述懷寄萬主峯

唁松行

獎義篇

并引

賦庭峯

乙酉冬徐村紀事

題西京吳氏族譜

與方研老

悼亡



卷之三

七言古詩

春景閨情

夏景閨情

秋景閨情

冬景閨情

秋夜長

秋夜詞

遊歷支研天池諸名勝感賦

絡緯篇

猗蘭篇

采蓮曲

代贈如鴛崔麗人

天隱子遺稿 目錄

二

悟濤齋

送吳崑璞歸秣陵

辛未中秋皎月數夕

爲紀之

題醉仙圖

并引

題秋塘畫

過王大學觀蓮

蓮塘歌

采蓮歌

敦素堂行

二喬行

素雲行

怪雨行

并序

苦熱行

二粟行

壽紹山沈君五袞

并引

壽許高林百歲歌

代壽育春

代壽黃元藪

壽沈體山

代壽蔣一溪七十

代壽周文峯六十

壽翁蔭梅六十

壽施淇園六十

代壽雲泉八十

壽月衢朱翁七十

代壽許懷耕

異姝篇

游觀音山所

遇作

會勝樓篇

并序

卷之四

天隱子遺稿 目錄

三

悟濤齋

五言律詩

答陸延州秋日過訪

送吳大鵠平嶺下

暮歸

病起

偶成

傳園

咏雪

閒居

題節婦卷

并引

和朱生夜泊青山港

贈鄭涵甫

晚步

人日	辭月
送行	夢歸
秋著 <small>并引</small>	苦旱
蟋蟀	旅夕聞雞
晚涼	搗練
歲暮	普照菴
其二	寄意
其二	重游法海寺
天隱子遺稿 目錄 四 悟澹齋	
中秋夜艤權吳門	其二
老隱	登陽山大石
虎丘贈月牕上人	曉渡
秋夜凭館樓	述懷寄簔甫
春雪	柬主峯
過翠岩上人房	再過翠岩上人房
其二	贈涵甫
贈德甫	題貞婦吳氏卷

賦九塢	畱滯北菴
輓周老	聞蛩
見故宮改爲新第	橘中會詩
登眺	其二
壠上	九日與鄭氏山頭小
飲	早春登山
燕居	寄金德甫
翠峯山居	過吳九湖湖上樓分
天隱子遺稿 目錄 五 悟澹齋	
斜字	陪游草菴得秋字
春暮懷曹用和	輓劉松雨
寄友	和研山范塢觀梅
秋步	陸簔甫有贈和答
暮還	獨居
登眺	登高
九日同高僧酌貞勝菴	
雲岩上人過訪郊西館中	

聞雁	水村滯雨
友人樓居	過翠峯禪院懷陸三
峯	送陸延州楚游
夏日閒居	不寐
送朱生之金陵	秋興
元日草堂奕敘	寓徐村
絡緯	王太學席上贈文蘭
曉雲二校書	其二
天隱子遺稿 目錄	六 悟澹齋
彌勒寺可公樓上對雪	
月	思國華甥
鄭三攜眺山坂	同陸子水邨話別
和諸友秋日社吟	朱生館中對菊
其二	與友人登平嶺菴
重游法海寺感舊	紀時 <small>并引</small>
過徐墅訪舊	客中長至
寄贈美人用華字韻	

贈方研老	美人教梳頭
壽雪牕上人	其二
和韻	壽月樓上人
早發渡口偶興書壁	
咏新月 <small>贈妓</small>	其二
過舊館	春日登西金山
西菴卽事	寄劉松雲
種豆	除夜
天隱子遺稿 目錄	七 悟澹齋
登友人墓	述意
秋夜之二	感時
翠峯山居	和方研山
卷之五	
七言律詩	
春宮詞	春雨齋中
新春獨居	春殘
石公山	送劉生

秋日寄殷仲	入法海寺
贈蔡藍田	西山陸三峯一別五
年倏來遽去爲之愴然	
嚴氏幽趣亭賞牡丹調定宇生	
懷舊館	春暮懷曹用和
紀時	自敘
東陳懋功	經故宅
廢園	訪任夫於壽寧菴夜
天隱子遺稿 目錄	八 悟齋齋
話	降志
輓周景濂 并引	訊警
夢故人曹用和	東嶽賞梅
酌羽林道院因登廟山	
初夏至華嚴寺	初夏過興福寺與彬
上人奕	輓吳九湖 并序
戊寅嚴寒	對雨中桃花
館地去家無里許浸潦不能厲揭	

楊梅	邯鄲才人嫁爲廝養
婦	題館樓 并引
卽事	吳子喬攜詩過訪臥
病不能接病間答之	
秋興	菴中
和許子送弟	登翠峯山居
菴夜	阻歸
憩筠上人房	赴筠上人招
天隱子遺稿 目錄	九 悟齋齋
守玄過菴中再贈	浮白軒望湖
送春 并序	其二
丁亥歲凶漫述水鄉之景	
其二	其三
其四	其五
其六	其七
題國華樞左 并序	感葉甥牡丹 并引
庚寅秋暮登眺翠峯山亭	

翠峯山居	菰蘆小引
梅雨	丙申秋澇
秋雨	秋夜
九日登高	楔石 <small>并序</small>
午日懷德甫	賞王蘭花 <small>并引</small>
其二	仲夏同鄭氏兄弟游
法海	葑山歸
泛湖賞蓮	象生花
天隱子遺稿 目錄	十 悟澹齋
用韻酬葛震甫見贈	
寄懷震甫	許裕甫邀泛白馬廟
看月	立春
友人館中賞垂絲海棠	
和懋功德甫夜步	對山
卷之六	
七言律	
暮雨	叢林深處虛舟所遺

堂也過之興慨	壽寧菴訪洞然上人
過廢園有感	賞梅
七十五	春夜酌給孤園然燭
觀梅紀事	
友人邀過興福寺循至高峯塢	
登九龍山望曹塢中一帶梅花	
喜聞寧夏報捷	其二
同友人法海寺觀梅宿千上人房	
天隱子遺稿 目錄	十一 悟澹齋
置小齋	送曹允先金陵讀書
送許子詳金陵應試	
過白沙訪友人循百塔棧歸	
再過彬上人室	集孔氏夜話
辛酉歲侵別墅感懷	
暝歸	聞蟋蟀
與王謝諸友登西山	
寄陳懋功	寄錢子如川

登平嶺三茅祠	登葑山龍晉眺望
登千山嶺望九塢中梅花綿亘數里	
倭警	訪莊鳳山不遇
登莫釐峯	探林屋洞
春夜酌給孤園然燭觀梅玉枝照夜似迎	
姑射之神花靄煙霏如入梅檀之國事	
爲絕勝紀之	
送宮人入道	秋晚有懷
天隱子遺稿 目錄	十三 悟齋齋
詠假山	寄金德甫
又寄德甫	茅場嶺望諸墓道
屠椒麓醫寓鄭園	春日閒居有懷陳金
二丈	自敘
游翠峯山居	自述
東主峯	送丹石弟之金陵兼
寄仲子	送金德甫
經招隱園	壽看經院茂林上人

贈梅紅較書	高樓翫雪
代寄美人	代訓
許氏館中有燕來巢惡其泥漬壘成輒摧	
毀之子因悲而嘆焉	
庚戌紀時	其二
其三	其四
其五	其六
其七	其八
天隱子遺稿 目錄	十三 悟齋齋
寄蔡林屋	其二
和懋功送德甫	訪進甫震甫讀書法
海寺	月夜懷懋功
九日讌集法海寺	感遇
病次東德甫弟	德甫邀予過鄭園較
詩談奕予先有它諾不往東之	
贈進甫震甫讀書法海寺	
雨後觀梅	寄鄭涵甫

送徐約齋先生謁選

答雲岩上人

端陽日感時

其二

卷之七

五言排律

瑞蓮詠

上廣文徐師尊

壽黃元藪

代贈曉江麗人

五言絕句

天隱子遺稿 目錄

十四 悟澹齋

盧橘

和避暑詩四首

其二

其三

其四

蘭花

其二

水仙

其二

水仙竹

山茶

水仙山茶

牡丹

繡毬

水仙梅

梔子

桃柳

碧桃

桃花

菊花

其二

菊竹

其二

茉莉

蘭

蘭石

梅仙

梅竹

采蓮曲

其二

七言絕句

天隱子遺稿 目錄

十五 悟澹齋

送客金陵懷舊

爲陳叅軍賦與鶴

雨打秋荷

題水仙花

贈梅紅較書

水仙

其二

其三

其四

梅花水仙

其二

其三

其四

其五

梅花

其二

其三	其四
其五	其七
其十	其十一
其十二	其十三
其十五	其十六
菊花	其二
其四	其五
其七	其八
天隱子遺稿 目錄	十六 悟澹齋
其九	其十
荷花	其二
采蓮曲	其三
其四	其五
薔薇	其二
其三	其四
其五	其六
垂絲海棠	其二

其三	其四
牡丹	夜合
其二	玫瑰
春日游桃花溪	午日觀競渡
卷之八	
序	
送巡宰童曲江致政榮歸序	
贈洞庭葉敬峯先生義舉序	代
天隱子遺稿 目錄	十七 悟澹齋
菰蘆小隱後序	贈陸氏母子節孝榮
膺 寵服序	葛震甫之金陵送行
詩序	游法海寺序
興福山堂訂交序	金庭閒老嘉會序
橘中會序	葛氏重修族譜序
葉氏族譜序	嚴氏族譜序
含樸集序	重刊競爽婉美集序
山居俚訓序	上河義舉錄序

橘中會解

閒適會錄

題刺史張公遺錄

邵氏四子應明應仁

應中應化字說

題友梅先生知命錄

後

吳思隱先生贊

有序

友梅翁像贊

橙菴周翁像贊

熊雲鶴像贊

梅堂上人像贊

卷之十一

行狀

天隱子遺稿

目錄

三十

悟齋齋

翁春山暨配吳孺人行狀

亡室吳孺人行紀

孔月川元配吳孺人

行狀

墓誌

太學生吳毅泉配陸孺人墓誌銘

明故西疇朱翁暨配李孺人合葬墓誌銘

明故潛溪吳君偕配葉孺人合葬墓碣銘

明故江陵少尹竹山葉公暨配吳孺人合

葬墓誌銘

代

處士周筠川暨次室

金孺人墓誌銘

翁敬山元配金孺人

墓誌銘

明故蘆洲龐君暨配

姜孺人合葬墓誌銘

卷之十二

墓誌

明周柱峯配施孺人墓碣銘

明故夢梅鄭公偕配吳孺人合葬墓誌銘

天隱子遺稿

目錄

三十一

悟齋齋

曹母陸太孺人墓誌銘

葉甥國華墓誌銘

西村許君墓誌銘

明處士易齋葉翁暨配李孺人合葬

墓誌銘

明處士少山葉君同室嚴孺人墓誌銘

周淑人墓誌

朱孺人墓誌銘

明處士桐屋葉公暨配賀孺人合葬墓誌

銘

卷之十三

祭文 <small>內篇</small>		天隱子遺稿 目錄 <small>二十三 悟澹齋</small>	
祭父文	祭母文	祭亡壻張仰雲	祭文 <small>外篇</small>
自祭父文	堂祭母文	祭父母文 <small>代</small>	祭父母文 <small>代</small>
祭玄石四弟文	先室小祥祭文	祭母同妻文 <small>代</small>	祭父文 <small>代</small>
亡室禪祭文	啓攢祭文	祭庶母文 <small>代</small>	祭母暨妻文 <small>代</small>
清明祭祖塋文	祭父母塋文	祭繼母嗣父母伯母文 <small>代</small>	祭外父母文 <small>代</small>
又祭父母塋文	又祭父母塋文	祭岳父母文 <small>代</small>	祭岳父母文 <small>代</small>
祭祖塋文	又祭祖塋文	祭岳母伊夫人文 <small>代</small>	祭岳父母文 <small>代</small>
		祭岳祖妣陸天衢夫	

婦文 <small>代</small>		天隱子遺稿 目錄 <small>二十三 悟澹齋</small>	
祭妻文 <small>代</small>	祭妻文 <small>代</small>	祭徐三石親家	祭陸太初先生 <small>代</small>
祭母姨文 <small>代</small>	祖祭長嫂文 <small>代</small>	祭周柱峯	祭伊繼山先生
祭妻文 <small>代</small>	祭未婚亡壻文 <small>代</small>	祭王豐山	祭張給諫母周太夫人
卷之十四		祭周景濂	祭萬主峯文
祭文 <small>外篇</small>			祭王雲谷
祭葉觀泉			祭王雲谷
祭周柱峯			祭王雲谷
祭王豐山			祭鄭霖雨文
			祭太常少卿王文峯

卷之十五

啓

嚴送翁初定

嚴送姜

嚴送頤

嚴答周初定

嚴答許

嚴答周初定

嚴送許初定

嚴送魏

朱送陸

答殷

王答姜

孔答姜

天隱子遺稿 目錄

二十四 恒濟齋

袁送王

袁答王

初定

請啓

請男親家送婚啓

又

又

請女親家送婚啓

婢姻請啓

代慶壽請啓

又

又

又

又

又

壽日請啓

又

代生日請社中諸友啓

代生日請會友啓

時四月

代慶壽析居請啓

代造屋婢姻慶壽請

啓

代道士七十請啓

代慶分請啓

卷之十六

天隱子遺稿 目錄

二十五 恒濟齋

尺牘

答宋廷岩

答王研山

答殷敏菴

答殷盟鷗

與殷葵濱

與王荆門

寄周柱峯

與吳心湖

與周蓮洲

寄談文峯

寄吳心湖

寄王荆門

答方研山

與方研山問疾

贈傲弦考遺才	與朱慕疇
與曹傲弦勸學	寄張毅菴
與王荆門	與談文峯
與葉文江	答王荆門
答陸愚谷	答學師追陪先弟透
支廩東	與吳九湖
寄陸三峯	與王豐山
寄葉林谷	與殷萊濱
寄殷敏菴	與許裕父
與陸三峯	寄殷莘野萊濱
與談文峯	與宋庭岩
與殷莘野萊濱	與殷氏昆玉
答殷萊濱	與周桂峯
答朱慕疇	答方研山
與王荆門	與談文峯
卷之十七	

天隱子遺稿 目錄

二十六

悟齋齋

尺牘	
與宋庭岩	與談文峯
與葛玄洲修譜序書	
辭王生稱壽	上學諭徐老尊師
回姪孫膺父	又
寄陸三峯	寄宋庭岩
寄談文峯	寄殷秋野
答宋庭岩	答王荆門
答宋庭岩	答陸延州
答殷萊濱	與葛台山
答黃省餘	答朱慕疇
與金麗江	與方研山
答殷萊濱寄奠亡弟玄石	
答陸延州	答王荆門
又	與葉定宇
答葉明崗	與周蓮洲

天隱子遺稿 目錄

二十七

悟齋齋

與陸三峯并乃郎延州

與友

與友

與友

寄東人

速客觀賽社

慰友

代謝詹推府

代謝詹推府

答某公

代與友

與陸天衢

代與朱昉寅

代湖山寄嚴靜齋

代答

天隱子遺稿 目錄

二十八

悟澹齋

代寄

代寄

慰友人戍行

復友

與友

天隱子遺稿目錄 終

天隱子遺稿卷之一

震澤嚴 果毅之 著

華亭陳繼儒仲醇 閱

同里葛一龍震甫 叅

靈巖朱廷佐南仲 訂

賦

菊賦

緊菊之爲類也一云薏苡一云冶廩厥名非一

天隱子遺稿 卷一

一

悟澹齋

咸著縹緗茂產鄴陽之縣蕃滋栗里之莊析於
春季疏土蒔秧封之既固戒以毋傷根欲沾濡
而仍虞積水莖宜和熨而尤畏驕陽經三伏兮
惴惴涉九秋兮皇皇脩枝曼衍密葉剪張匪過
時而偃蹇將候節兮熒煌時乎白帝司令青女
降霜草木變而隕落蟄蟲伏以歸藏惟茲花也
苞元陽之醇氣稟太乙之精光含龍蔥而布采
都雅靚以凝妝黃英紫鄂朱莖白芒星羅雲集

玉質金相和瑞麟之馥郁錯儀鳳之回翔玩之
徒倚睠爾徬徨乃宣召命延置北堂品丰儀而
署伍聯班次以隨行賜首纏兮宮錦令腰束兮
佩纓檄賓儔而憩賞羅朋從以趨蹌扶輿倚靡
宋禕毛嬙擊鼙鼓奏鶯簧列畫屏兮授几陳寶
鼎兮焚香歲其有矣樂乎未央彼夫龍芻之於
鹿韭海榴之與佛桑穠鮮易折柔脆先亡詎貞
姿之勁烈凌百卉而獨芳妃幽人兮蔣詡儷貞
天隱子遺稿 卷一 悟齋齋

女兮共姜嗟淵明之委去遺文叟之徜徉賦而
系之詞曰

菊有華兮滿東籬試沽酒兮爲賞之舍陶公兮
靡所思揖南山兮如有期山未醉兮我不辭我
既醉兮山不知任膏騰兮含笑嬉山兮我兮兩
無疑

感白髭賦

予將邇稀齡鬚髮如故惟稀見白髭數

莖居亡何皤然純素歲月冉冉少壯不
復得矣語云積衰成白從白得老老之
去所得者何感而賦之

詰白髭之生兮孰爲之隲非賦形之本然兮人
理叵測當環麗之盛年兮偲油油其黥澤迨茲
莫而衰兮寢菸菸而改色彼手足之胼胝瘁於
勞劇緊聰明之噴替兮耆音與色齒之敝以噬
嚙兮百骸癢于駢役唯髭獨處安兮靡糾紛之
天隱子遺稿 卷一 悟齋齋

較幪抑不免於凋枯奚辱收之摧激邈斯故之
冥漠兮繹靈臺而罔得將咎夫姑射之神既縣
殊而何與謂皓華之發榮亦誕迂而靡據信榮
衛之潛消兮攷軒經而可喻昉綦綦乎艾蒼遽
皤然而純素若絢絲之上懸眇一莖之孤注雖
燕毛之禮見尊而結客之場爲妒是以淮南憤
斥顏駟下僚簡文欲鐸何叟崇嘲榮期寂寞綺
角無聊吁嗟悲矣伏櫪空號慨河清之難俟兮

悲霞集之維早時攬照以怵心兮憂具腓而咸
稿心徒奮而歲不與兮非歸周之二老將服食
以駐顏兮恨金砂之難造悼殤札之奄忽兮曾
何有於蓬葆悟稀齡之難邁兮遂掀髯而一笑

愍菊賦

繁芳鞠之瓌奇闕朱羸而素景任榮豔之陸離
甘辟蠶而願靜偕隱逸以自貞葆靈和而能永
節必介乎凌競志無違於孤鯁苞郁烈以勇與

天隱子遺稿

卷一

四

悟齋齋

蘊華滋而妍蒨爾其戔景鄕陽摘光栗里譜載
彌繁支流咸備品彙縣殊紛綸不訾其爲貴也
畏炎赫之加避沮洳之溺恥意改以恩真宜冶
牆之比色其爲嘉也采敗九華才兼五異伴色
揣稱跨踰百卉彼夫白粲者爰乏紅芒黃鄂者
罕呈紫葍厥賦維偏孰爲兼庀矧灼灼之芳藜
咸早發而先萎觀朝華之始披微夕秀之可埃
在陽煦而且然何凜淒之猶峙惟此靈標非由

藥玉賁乎斐乎光采咸足挺拔嚴霜純精是毓
誕彌月餘以似以續是以幽人得其至趣喜開
徑而蒔之藉朋儔以詠覓勞僮僕兮培滋嚴如
擇友愛切保嬰未謀藁土先亟提罌載芟蕪穢
猶慎支撐祛雜是懇剔蠹惟明旦視暮撫寘念
嬰情俟將發采以觀厥成何生時之不辰泊托
根之非所阨湫隘兮匪舒用瓴礫兮冬窳蘊隆
酷烈以煥熾潢潦浸淫其湮漬于是根腓葉瘁

天隱子遺稿

卷一

五

悟齋齋

草雜蒿園交蒙茸而偃蹇競倚靡而摧隤似陸
危兮構難若纏疾兮罹裁遂使隱士寂寥騷人
憂悵三徑就荒秋容天折落葉可餐裒露奚擬
燕會無期芳盟已過綠醕空鳴琴撤幔架收葛
中裂賓朋至而寡歡女奴求而奚顧何造物之
我虞擬蘭焚而蕙歇容再蒔於來秋肯移情於
春燁

憎蚊賦

有引

嚴子夜坐苦于蚊囓因有感于墨吏作

憎蚊賦云

噬斯蟲之么眇微廉利之瓜牙爲生人之耗敦
甚毒厲之虺虺甫朱明而始生逮季秋其未滅
匪胎息而卵生繁水草之餘孽晝伏匿于陰幽
畏陽光之熙烈俟昏夜而乞哀同宵人之躡竊
一呼白鳥又云豹腳種類雖殊共爲饒蠹方其
爲陣殷殷紘紘合沓而起莫數其羣旋繞宇檐

天隱子遺稿

卷一

六

悟澹齋

薨薨相軋隱乎雷聲出自山峽麾之旣去循故
而來燄而未饜誓死弗回在賤不棄在貴不憚
視刺萬乘若刺褐夫不高蜚而遠驚惟周游乎
庭室苦炎暑之燔灼欲披襟而袒裋怪小醜之
朶頤輒乘機而抵隙恣吮血以貪饕極剝膚之
慘刻惟榮衛之在身苞元氣以滋息俾纖介之
無夷乃攝生之上術念與爾而何乖急營營以
相迫彼夫醯雞守于甕天鳴蜩飲乎清露熠燿

蠕以宵行蜉蝣順其時度咸所性之自然恒與

物而無忤總飛潛而較言莫斯蟲之可惡置黎

元于攘攘運手足而無措覘一飽之無餘竟投

軀而罔顧將一擊其奚勝哀喪生之何遽旣腦

磔而肝剝且形銷而骨腐讞爾惡以成辭豈螫

蟲之細過乃使烈女露筋殞于阡陌孝子仁親

甘被噴噉田家作苦嚮晦寢息乏于帷幃徬徨

竟夕學徒廢書女工輟績營戍呻吟商舟辟易

天隱子遺稿

卷一

七

悟澹齋

職此多讐伊誰之責噫彼萬生有良有慝彼無
我虞伊胡爲極爾獨于時殃民太棘虛忝氣機
徒爲戕賊漠漠大鈞生此何益詰爾無知尤之
造物

辭

憂旱篇

昊天不惠降此厲苗皇皇勞瘁下民孔哀哀胡
爲乎禾苗偃蹇以就斃草木黃落而變衰澤不
食兮棄智井道無潤兮飛黃埃蔑靈澍之霑灑
直雲漢之昭回隆曦赫赫而炎燠孰不疲瘵而
虺隤爍五金以流汁煨白石以成灰川爲陸壤
池涸魚能稽之歷數保章馮相而莫推祇其昭

天隱子遺稿

卷一

八

悟齋齋

假羣工庶尹之咸懼鬱林之石牛旣毀齊國之
商羊不來焚巫尫今奚益徙市邑今何爲山川
滌滌芟薙罔遺赤膚之農幾藁腊於畎畝頂目
之鬼紛彳亍今離披不雨彌其再朔蘊隆酷於
熛爍米穀條焉而翔貴黎元勃窣其崩摧崇虛
文而賽禱滋靡費乎民財青龍夭矯白龍崔嵬
繁枝蔽芾緝葉毳毳旗旛鉦鼓相轟虺曷若桑
林一禱精誠孚格於上台彌災滅眚不休哉於

乎上帝下民孔哀

哀辭

玄石弟之沒也汝兄果悲悼不堪作哀辭而告
汝曰嗟嗟汝胡大惑而至斯耶人之死生信亦
有命嘗聞軻言順受其正非爲君親死亦可恡
汝獨何爲飭此凶釁將憤懣以無聊若屈原之
放逐雖懷沙而赴流猶忠志之可托抑被譖以
見疎若申生之畏罪雖殞首以自明猶孝心之

天隱子遺稿

卷一

九

悟齋齋

無愧惟汝績學圖南功成有緒素位而行安身
則裕內無間言外無譴怒逸豫無期享此榮祚
是胡不臧反爲厭斁何負于心居然物故夫豈
天耶罔逃其數抑豈人耶自營多翫天耶人耶
予疇之訴嗚呼汝資稟明敏舉族所憐弱齡鼓
篋師友欽賢羣經子史熟肄精專人將覲汝一
飛刺天汝何自盤墮於九淵德惟醇善性則奇
偏自嬰疾痰顛迷有年將由魔業往復糾纏子

不語怪吾無信焉今茲之變似或有然嗚呼汝
生自薄門備膏辛楚遠出從師單瓢屢窶案雪
螢牕勤勞幾許又汝數奇妻姻不偶伉儷之情
諧歡未久半世蕭然空閨獨守謂爾迨遭後磨
多祐自古賢豪厄離艱阻天步一回仍得其所
汝不少須頽然以仆昔也珪璋今爲塵土哀哉
吾弟胡命之珂念諸兄之與汝實同氣而連枝
惟瘡痍與疾痛猶一體之相維况死喪之大變
天隱子遺稿 卷一 十 悟齋齋

宜疾首而痛悲汝病心於蠱惑恒每事而狐疑
庶衷言之見信瀝肝膽以詛私逾瞢瞢而不寤
復涕泣而道之若飲昏于毒餌卒迷惑而至斯
汝去秋之出王虞哀隰而莫知冒沮洳而訪獲
幾彳于於顛危炫泉途之窈窕雖夸父以奚追
感遺書之惻怛屬後事以支持舉汝身以寔厝
育汝子以傳祀會明明之在上亮生死之不欺
嗚呼存順沒寧庶幾無憾一念未終死亦非善

汝老母在堂嬌兒可閔暫舍不能終離何忍曾
是不思怛然罔顧遺母悲皇置孩孤露異哉此
心孰測其故雖然生而不悟死復何言悟而欲
返能復歸旋嗚呼已矣是誰之愆

天隱子遺稿卷之二

震澤嚴 果毅之 著

華亭陳繼儒仲醇 閱

同里葛一龍震甫 叅

靈巖朱廷佐南仲 訂

五言古詩

寄普照菴言懷

孤菴落水墟風雨坐岑寂往來簑笠人所見沮

天隱子遺稿 卷二

悟澹齋

與溺野曠淒暮煙天荒慘寒色風荻鳴蕭蕭飛
鴻起沙磧觸緒興憂端循躬感徂迹予昔何來
斯圖南鍛雲翮鼎餽求未能俛首事儋石蹉跎
三十年青陽已垂白老思安故丘異壤非吾適
何當解所嬰逍遙暢胸臆

答張玉玄

垂邁靡所適塊然臥煙蘿仲氏既長往班生勿
來過籬門閤日月落莫將如何隨時且飲啄自

歎還自歌劫盡終必逝亡論寡與多悠悠萬古
年循歷如更傳羲皇以逮今晨昏遞相禪詰往
無馮依追來卽已驗跌宕諸豪雄輝煌豈不擅
歛如殘曦先須臾納寅餞由茲推化機浮華總
虛眩白髮不可回丹砂豈能鍊達生任自然希
夷是玄侶

贈虛舟上人

宇宙本寥廓萬形載其中運化有升降飄然一

天隱子遺稿 卷二

悟澹齋

朦朧人生負軀殼眇悠如蟻蠓罔知委形適偏
側身無容迷津日汎濫奔流如洑洪情濤與欲
海砰磕多洶洶蕩析靡所底苴梗漂齏流淪胥
以及溺誰能凌上空乃茲慧門子泝衍曹溪宗
業塵悉已屏晏坐徹靈聰三乘得最上一指授
天龍明心觀淨水忘言聞暮鐘豈惟精典律兼
之執文工時聆象外句希聲振枯桐悟彼人界
窄浩然思鴻蒙法船廣無際上下八極通天地

過一瞬變化恒無窮因之超彼岸普積江河功
爲壯起昏墊負載萬方同陋彼徒自固藏壑終
何庸

星變 并引

萬曆歲在丁丑九月終坤方見一星
燄燭天者三月詢之故老所未睹紀之
以徵異

聖王御宸極清寧撫萬方冲齡殊濬哲兢業統

天隱子遺稿 卷二 三 悟齋齋

天常三辰順彝軌九曜布靈光泰階敷協氣淡
歲豐穰穰乃茲曆在五節序屆凝霜明星忽變
異煜霄吐妖芒初昏微似晦入夜轉煌煌晶瑩
如練曳旋繞半虹長實沈居分野氛祲貫星張
元元懼叵測夙夜憂皇皇腐儒無遠識亦抱杞
人狂在昔有徵應恒用察機祥西流厭枉矢東
掃怪攬搶德隆晷星論先哲言之詳於今甘石
氏疇人司保章仁言徙三舍願以告明良交脩

祈感假福祚流無疆

愍桂 并序

嘉靖甲辰予讀書翠峯山居門有桂樹
大踰一圍高可四仞詢之拳道人云入
山初見大如是訖今甲子一週大無加
昔蓋根蟠磽确與它木之沃土膏不同
卽擁腫猶然滄來或應千載非與金庭
玉柱並傳者邪迄茲三十載緇流不存

天隱子遺稿 卷二 四 悟齋齋

呵禁無主樹本雖存而兀然一樛木矣
材非豫章而厥罹斯厄可無憫焉

夙昔寄曾阿離違闕三紀緬思芳桂叢抖擻迂
前趾化劫良易漚俄然就傾委芟洗無餘枚斯
木牙而歸莫是牛山郊居氓日涎恣咸乘花發
時營營爭染指託言競采花傾枝盡披靡采薪
非采花初心實庸鄙斯木非蒲盧何能快生理
美彼招搖林龍菰極榮娒株根非有殊扈掖良

多茈周以繚垣深檻榭仍堅閉以斯得天全歲
難乃能是嗟茲蹶軼軻渡落奚馮恃徒希社櫟
年孰喻甘棠旨以茲歷歲長閔人幾隆嵒劫盡
數必終時移形自毀緣之驗丑風更益趨澆詭
以今亟焦蘇天折當初稭念此井中泉清泠日
瀾瀾棄置空山中一泓尚遺止試使味蘭陵於
今見智水拜首祝山靈延畱永千祀

午日西津游泛

天隱子遺稿

卷二

五

悟齋齋

梅雨入皐月郊林敷翠濃薄游溱與洧顏謝擬
相從薄言攜桂權臨江窺鬪龍蘅苕涵淥水溪
賦鳴離離衰槭布高隴氤氳澄霽空綵絲新可
繫昌歌薦芳醴飛翰逐來往游舫屯數重伊悠
發清微閃忽睹奇容泝洄旣已極西景薄高春
一碧涵萬頃叅差明數峯居然在瀛島何以慕
仙踪

述懷寄萬圭峯

束髮游文苑馳驅方盛年猥余駑朽質長揖祖
生先於時各黽勉矯志青雲騫初從觀俎豆芹
波戲潺湲何其緣筆未落落異區鄜旣復聚閭
里輔仁資韋弦觴花與酌月諧笑恣薦綿雅志
厲金石幽芬握蘭荃謂斯可終誼罔知年歲遷
丹砂不吾與素髮已蕭然回思意惘恍追往不
可旋脩塗旣寅餞終當返林泉相期貴貞吉永
矢勿瑕愆

天隱子遺稿

卷二

六

悟齋齋

唁松行

先公清白吏陸橐靡所遺乞骸還故里處貧恒
自怡罔營生殖計樹德爲畚菑纍纍防山塚永
言承孝思松楸環宅兆煙嵐相蔽虧迨今幾百
祀歲久成蕃滋以斯占勝槩慈龍吉氣隨堅石
表封爵宵人微敢窺豈伊高辛氏誕生有窮奇
蠶食由單旣乃茲興朶願魚休肆鹵莽墓門斧
以斯哀哉木之數脩短奚能推根株旣一土樹

孰亦其時故茲受戾斲不能延自榴餘存冀矣
直保伊壽且孳甘棠戒勿剪名民尚追思祖龍
勅封號漢人終弗移爾生值陽九衆中先旣罹
歲時一瞻眺風木有餘悲

獎義篇

并引

鄉人朱氏不由官役慨出已資治餉給
粟以贍困窮上官榮以章服士庶爲之

欽崇咸有贈言續貂以次

天隱子遺稿

卷二

七

悟澹齋

在昔敦龐在里黨洽淳風賑施恒不匱資句亦
相融直滴降叔季專殖自爲封宗隣眎秦越羸
乏絕交通爰茲歲侵沴小民罹鞠訥桂玉喻薪
米閉糴市廛空批糠糗足羨饑口日喁喁百草
殆嘗遍惆饑猶不充通流溷土著跣跣走西東
噉號裂唇吻慄急挺心胸廚餽吝弗與關人祛
莫容溝中積骸荷道上盈疲瘵偉哉朱伯氏覽
之憂沖沖勃焉興怵惕癢癢如在躬指囿示給

粟增竈廣分饗替替就哺者填門羅螳螽所需
良不訾浩蕩溥陰功鄙茲儼薄子詹庖促連峯
一毛曾不下鞭笞令始從惟君創義舉慨然發
由衷賢豪固倜儻截業自穹窿追芳仲塗氏姬
美晏平公以斯風郡國在在景行同羣黎徧爲
德於變卽時雍噫嘻未縷指空谷一聞楚褒敷
奚足貴敷祐感皇穹非予阿所好具載口碑中

賦庭峯

天隱子遺稿

卷二

八

悟澹齋

秀拔湖中峯靈標出莽蒼洞壑閎以深巖房合
而敞古昔仙人居於今御龍象函中祕寶文毛
公已長往遐躅眇何追玄風亦虛晃瓊哉有逸
民泠然慕遺響樂阿矢勿諛澹泊充願養了悟
南華篇神情發玄明煉液采金莖行陟崑崙上
寄言向子平千秋會攜訪

乙酉冬徐村紀事

昊天爲父母何莫懷民憂三事甫就緒役事殆

已休婦子聚廬處爰爲卒歲謀官輸與私貸蚤
畢庸何尤不虞事叵測凝雲生鬱幽一瞠逮弦
朔庶務杳紛糾租庸墜未訖日夕驚誅求饗餐
恒不繼戶戶勞春榆夜聆雨不息朝聯雲未收
恒陰不可詰孰衍箕生籌腐儒緣數畝駕言東
墅游居然坐此厄彌月爲淹畱大官饒玉食倉
鼠堪自羞

題西京吳氏族譜

天隱子遺稿 卷二

九

悟齋齋

勾吳稱著姓綿邈重延陵代啓文明胄由來禮
樂英崔盧高卣誼王謝亢時名人物瑤林秀官
聯翰苑清數賢遺典則百族仰儀刑耕讀繩先
武敦醇裕後生蕃昌由地勝靈毓本天成煉渚
涵泓森鳩峯繞翠明分疆仍接壤比屋更連甍
翳翳桑陰沃離離橘賦盈素封元不易華閭自
相承有斐賢豪爽無疆視祉并雲仍占未艾斯
籍奠宗盟

與方研老

弱齡驚游騁契契多苦辛日征而月邁恒爲羈
旅人室廬寄爲館妻孥見如賓爰今甫歸息龐
贅虺隤身支願向勃窣故舊寡交親伊予辱昵
好營魄可依因何其櫨拱接恍若違天津曠然
彌月日曷用虛爲鄰道存不以跡形間亦怡神

悼亡

剝肉猶可任剝膚豈云切惟此關至情使我五

天隱子遺稿 卷二

十

悟齋齋

內裂本是同苞生根枝相交結方欣向榮茂若
然遽中截去我已三辰猶覺懷中熱猛起欲提
攜錯莫翻淒咽平生玉汝心豈知但灰劫觸緒
有餘悲何時會銷歇

天隱子遺稿卷之二

終

天隱子遺稿卷之三

震澤嚴 果毅之 著

華亭陳繼儒仲醇 閱

同里葛一龍震甫 叅

靈巖朱廷佐南仲 訂

七言古詩

春景閨情

杳恩高揭瓊宮靜豔日花光綺疏映紫驕嘶去

天隱子遺稿 卷三

一

悟澹齋

不知程刺繡無心殢春病雕欄曲檻錯玲瓏香
靄細縵淡蕩風花底盈盈移珮玉苔痕冉冉印
鞋弓鞋弓好似雙鴛合翻憶孤棲更愁絕如花
笑靨不長嬌恨郎何自輕離別離悰別緒相縈
繫錦文千里誰能寄丁寧慧鳥訴衷腸爲向天
涯語夫婿已聞杜宇啼成血又見楊花飛似雪
狹邪何處恣遨遊空令虛度芳菲節斯禽亦且
怨離羣莫肯銜情那得聞坐惜韶光轉凋謝願

從巫峽作行雲

夏景閨情

綠陰庭院晝沉沉從來似海侯門深鳥啼驚起
高唐夢徒倚堦前步綠陰枕欹寒玉鬢雲暉衣
動微風蘭麝馨小池綠皺新荷疊飛絮縈絲共
游狹怪來蝴蝶舞成雙柔指纖纖弄輕箴妝影
還憐水上明腰肢似向風中怯當時曾賜浴溫
泉香澤猶遺在珠襖珠襖年年意轉慵可憐惆

天隱子遺稿 卷三

二

悟澹齋

悵對花叢花叢好似妾顏色轉日移時自不同
劉郎莫謂春常在洞口桃花非故容妾心願比
修篁節歷雪經霜竝高潔倚倚不改歲寒心更
有清陰解君熱

秋景閨情

暮收初薦金飈起滿院桐陰淨如水金縷銀屏
嬾自偎玉花冰簟閒相委白露纔牽滴翠盤黃
花已見羅香藥商思頻催絡緯鳴清砧急杵千

門裏不堪蕭瑟怨流黃離魂杳杳悽洞房玉關
人去無消息千愁萬恨結中腸建章已歎流鶯
去長信偏驚朔雁翔雁雁鶯鶯易趁忽未卜刀
環在何月桂樹龍笄正可攀雕鞍翠幃何時發
錦雞遮莫愛雙棲觸緒偏令怨心切何時化作
紫鸞翔願聘脩翎共飛越

冬景閨情

參差瓊甌盛微霰窈窕几觚棱帶遠天步障經寒
天隱子遺稿 卷三 三 恒齋齋

凋翠黛流蘇護暖鬱龍爐蕭森正值玄冥候玉
柱高懸日初映閒房寂寞坐重幃熾炭那能炙
心冷移蓮緩緩出蘭廂忽有微風度暗香祗攪
離愁生快悵無情學取壽陽妝邊庭此日凝膠
折紫貂詎可當風雪迢迢難寄僻寒金空對銀
缸怨離別離別歸來已復春一枝誰報瓏頭人
今朝雲鬢猶堪整此日風情尚可親信是浮生
易駒隙莫圖麟閣滯西秦

秋夜長

悲莫悲兮秋夜長感徂謝兮悲淒涼未明去兮
歸白藏連石下兮收餘光移蓮秉炬歸洞房合
歡繡被芙蓉香參回斗轉夜未央徘徊延佇如
相望流螢飛來繞畫梁似憐幽寂爲徜徉關山
月冷鴻雁翔懷所私兮天一方風波渺渺雲茫
茫魂欲去兮愁無將燕山八月早凝霜無人爲
寄寒衣裳愛深思切終斷腸悲莫悲兮秋夜長
天隱子遺稿 卷三 四 恒齋齋

秋夜詞

長夏炎炎苦無歇煩心急欲歸清秋乃今自藏
已司候庭樹交戛風颼颼玄蟬自弔短景促苦
寒蜻蛚鳴悠悠穹旻寥寥夜色淨白榆歷歷星
辰惆悵清斷緩更幽咽何處簫聲出鳳樓簫聲
欲罷人何在斗柄初回夜已迺冰簟銀床足涼
思輾轉躊躇未能寐虛窳靈臺萬緒綜偃寒生
涯百憂萃魏闕峩峩萬仞高長安西望紫雲遙

虬鬚燕頤封侯貴爭是功勳在寶刀猥予沒落
終胡底一生好時爲胥吏頽然已作白頭人絺
綌良悲過時毀徒知炎燠生煩懊詎謂淒涼重
窈糾吁嗟四序自推遷喜愠悲歡徒擾擾但促
浮生易成老

遊歷支硎天池諸名勝感賦

吳中山水秀如綺三月韶光更華靡尋芳須趁
豔陽時花下金鸛簇如蟻吾生僻在湖之濱寤
天隱子遺稿 卷三 五 悟齋齋

寐名山未投趾竭來欣與蕙蘭倚恣歷探尋極
遐邇支硎山頭水月祠香煙噴薄張雲旗迤西
石門過數里龍湫半壑開天池詢之此峯名菡
萏妝成瓣萼真歲蕤奇形怪狀自天製斷雕豈
藉人工爲駭觀噴噴稱殊異載道聯翩亦穠麗
吳俗相仍江漢風士女邀攜大隄會如雲婉孌
嬌上春絃服明妝耀珠翠邂逅參差接路傍回
眸顧盼流清揚我欲裁爲洛神賦揣稱未及陳

思王平生所見皆崢嶸一豁胸中復何有在稱
劉阮入天台量彼於今亦堪耦名山佳節信芳
菲日日游人去復歸日暮香塵杳何在亂山寂
寞鳥空飛

絡緯篇

郊墟昨夜商車稅枕簟淒清未能寐松寮荳蔓
曳離離詫有奇聲自天墜短聲乍起長聲續軋
軋嘈嘈轉綠軸徐徐斲止間復鳴若更尋綜葭
天隱子遺稿 卷三 六 悟齋齋

莞足謂是婦兒攻織組婦言筐中乏絲縷謂是
女兒勤紡績呼女詢之在稚席罔知此物自何
來何來璽絲與紬繹老妻知予眩且疑云是莎
雞胡不識莎雞鳴同絡緯聲因聲取義呼其名
微蟲知候不爽節聲收一至恒先鳴天工假若
爲人語四序推遷急寒暑卒歲無衣將若何感
觸深閨事機杼須臾四野聲交發儼似吳興涵
絲月假令終夜作不休萬練功成在超忽那知

閣井已虛空黎庶皇皇歌大東羅織方煩縷絲
盡皺皺何以禦窮冬莎雞莎雞徒自苦無能尺
寸爲民補幸藉天孫多七襄庶幾元元足衣履

倚蘭篇

子真氏好蕝蘭紫泥沃兮翠盎寬鹿醢灌之腴
不殫養之綺石靜以安滋培封殖順厥性密藏
深護籠其寒三春陽煦暴庭砌繚圍截篠青琅
玕縱衡萬葉互交織湛盧巨闕銛鋒攢丹山聞
天隱子遺稿 卷三 七 悟齋齋

有鸞鳥下莫應網獲畱其翰孟秋玉露濡溥溥
錦苞舒拆星文冠陸離紉綴擬爲佩瑤環瑜珥
何珊珊查人爭美華與豔豈知斯卉踰本難可
令旃檀失所貴可令蕭艾亡胥奸我來翫之俄
頃刻恍若神游衆香國乃君晨夕撫盤桓不知
俱化將何極矢同心儼全德爲君援琴歌未息

采蓮曲

采蓮復采蓮采蓮棹出橫塘前瑤川玉漱巾里

許紅英白鄂相映鮮吳姬二八工搖艣腰細肢
柔重婀娜睂黛還羞葉未濃粉容恰與花相伍
小小弓鞋吐絃仄宛似紅衣乍狼籍狡童窺覷
不勝情佯作蚩蚩遽相拾一時狎昵成笑喧河
洲驚起雙棲鴛盤旋鼓枻紛迴薄欸乃興歌擾
沸翻郎潛葉底悄不知妾隱花間亦無覓翫戲
多時采未盈晷暍湖陰日將夕日旣夕兮明復
曉有興還期詰來早去去來來月未餘依稀漸
天隱子遺稿 卷三 八 悟齋齋

代贈如鶯崔麗人

覺游人少盛年流浪已蹉跎回睂淒淒白苧歌
惆悵荷華已如此藍橋無計欲如何
崔家淑媛名鶯鶯豔逸風流罕儔匹徒令俠客
慕餘芳千載何人堪比敵青樓有女亦姓崔麗
質天然希世出爭妍小字喚如鶯按籍徵圖儼
如一寄居不在蒲之東生長安上苑中瑤草
滋榮裝錦砌珍禽拂拭貯金籠自從二八工窈

宛桃李容顏舜華笑啓齒能令下蔡迷迴盤未
數陽阿調蛾眉寫翠妝未成猶膽融采睡初起
凝脂皓腕約金環削玉香肩被文綺信是瑤臺
謫降仙詎謂人間能有此有時薦綿自矜寵猶
似含羞對張琪弱態厭厭不自持出閣忙呼侍
兒捧夜來半啓迎風戶徙倚花枝浥花露太湖
石畔是何時不解前身轉風度俄爲雲雨下巫
陽浪喜良緣夢楚襄脉脉衷情那得寄漫令宋

天隱子遺稿 卷三

九

悟齋齋

玉賦高唐

送吳崑璞歸秣陵

弱齡矯厲慕華纓終媿雕蟲未擅名僅有菑畬
供糗糒聊同沮溺荷鉏畊客星一夕移南斗邇
近吳筠對春酒岐鳳來儀詎有期溟魚入壑良
非偶逸思翩翩雲漢飛郢中白雪古來稀憑陵
氣槩吞吳會千仞岡頭一振衣湖波漾森涵天
白曾御輕風挂帆席躋涉窮爲汗漫游紀興高

篇滿題壁日來絺綌動淒風已見江邊紅蓼叢
行色已占胥渡口夢魂先寄秣陵東秣陵城外
香雲閣白露淒涼紫絲幕倚樓望斷未歸人欲
製羅衫付君着錦字分明道意真夫君早晚發
江濱月圓良夜應同賞鯉牘先馳報玉人如珪
如璧顏丰厚衛玠當年膾人口疏迂不棄老潛
夫經過下里重尋否

辛未中秋皎月數夕爲紀之

天隱子遺稿 卷三

十

悟齋齋

望舒蓄極流晶光先廓方隅極閎肆飛廉簸盪
掃纖凝更勅玄冥洗餘滓亭亭翠蓋倚穹窿八
表同瞻曠遐視蓐收司馭昏斗中今夕中秋正
相值海中擎起玉輪明銀潢瀉下金波清幽淪
一照盡碧落幻化成瑤京天工豈是琢圓
璧或云此是蝦蟇城鍊成形魄遺萬古洞徹光
輝舒八閎乃知照乘悉爲下海珠一顆升天行
在卜陰晴恒未偶暫假須臾亦何久聖明御極

海宇寧三耳重輪允九有自於幾望訖將虧皎
潔連宵淨瑕垢吳門豪俠喜游奢逡巡爲舊神
明守子樂幽居在林麓放浪形骸罔拘束酩酊
先從甲第游畱連再過幽人宿今人古月何足
歎賞盡清光始爲足再聞勝槩取幽偏葑山之
下湖水前空明浩蕩擬赤壁詰宵爲權蘇公船

題醉仙圖 并引

天隱子遺稿 卷三 十二 悟齋齋
家藏此圖李營丘真跡也袒臥麓林暝

然亡在必古之達人殆不知謂誰漫題
之以賞其神

在入一切皆醉生未必舉在皆劉伶利名醲郁
易沈湎豈云醇耐方爲醒卓哉此翁志脩曠探
得玄珠希象罔自言欲繼高陽徒麴氏蘭生昵
爲黨松風瑟瑟泰宇清丘中一似鈞天廣祖跣
無拘體自胖夢蝶遽遠絕塵想風波淅瀝晝冥
冥但願長醉不願醒杖頭不足且應贖百觚既

盡還復傾義皇共入亡何有寧知蠻觸勞爭衡
以斯傲睨醉生者奚啻鶯鶯鶯觀螟蛉

題秋塘畫

金塘瑟瑟橫素秋水波澄澈多文篠渠荷蒙茸
菱葉紫別有景象開滄洲古來良工誰擅此一
幅生綃貯秋水筆底榮枯造化神翩然飛動非
摩擬高堂酒半縣其圖衆賓酣恣神模糊謂疑
長房能縮地致我頃刻來西湖四筵薰蒸菱荷
天隱子遺稿 卷三 十二 悟齋齋

氣蕩漾簾衣卷疎翠紫葍應來薦玉盤紅衣未
盡流香膩大魚宛宛小魚隨荇蓼參差映碧漪
聒耳無嫌清吹引朶願寧得巨螯持咄哉良工
真妙手虎頭未敢居其右揣形侔色奚足云化
機幻入亡何有淨几明窻對虛曠會心卽是濠
梁上達觀在邇自得之却笑如棠虛孟浪更知
奇品絕有神此圖再在遺埃塵束之高閣久無
護不毀不蝕猶鮮新乃今旣緝顯人在家藏寶

玩遺千春

過王大學觀蓮

魏公庭院槐陰繞門外清森淨如掃象賢養素
悅琴書亦復餘情緒花草曲闌平砌彙芳叢地
道菁華列化工別有芙蕖資水育巨能移沼入
庭中不疏不鑿天然制陶埴盆城守壬癸圓光
浮動列星垂一掬還斟鏡湖水先洗碧玉下污
淤旋匝青錢翳陸離天奇此種異凡卉獨分長

天隱子遺稿 卷三

十三

悟齋齋

夏專其時根縈蔓衍枝旃旆葉轉亭亭擁高蓋
太真浴罷華清池翠華儼在行宮外次第繽紛
三國姨一時護從錦雲披吹香滿院飛蘭靄列
炬連宵明玉枝羅廻綺錯紛紜結扇从屏欹互
明滅回風旖旎似多情映日參差比同列有姝
在側御流黃謾學仙家雅淡妝月下似逢金粟
影風前遙拂紫微香

蓮塘歌

若耶荷花不可見每懷六月西湖遊西湖道遠
未能卽風光夢寐思悠悠竭來步武銀塘曲茲
地番多錦雲簇千百紅妝競水嬉溫泉勅賜宮
人浴豔質華姿藹靚妝羅襦繡帶儼成行低徊
映水千般態歎薄流風百和香天孫織就機中
綺一幅平鋪鏡湖水天然生意不可爲剪綵鎔
金徒自靡惟惜生當古道傷祇堪行路駐徬徨
塞芳遊子今何在誰復臨池酹一觴

天隱子遺稿 卷三

十四

悟齋齋

采蓮歌

東家姊妹采蓮去過我相邀結伴行溪上只今
盛游冶合宜粧飾競鮮明紅纓髻上風飄舞卷
螢盤雲作耍耍媚態偏宜水上看嬌聲更愛花
前吐諸郎乍覩不勝情隱見花中無定形兩目
相迎欲相許自矜容豔不差郎鴛鴦戢翼金沙
暖蝴蝶聯翩玉花滿物情何事故撩人無奈芳
心自悵斷采蓮復采蓮一年還一年江山不相

收風月總無邊去年姊妹歡相聚今年一半隨
夫去寡宿偏憐薄命人隨風不作泥絮野蠶
作繭不成絲田雀爲羣亦浪嬉豈若雕鳩好迷
匹抱雛終老不相離

敦素堂行

吾聞太素之道起玄漠黃虞以來猶渾噩天靈
自然名希夷至道無文厭雕琢木流既勝絺繡
繁鮮靡瑰麗同趨卉朱絃鏤益炫奇器丹楹刻

天隱子遺稿 卷三

十五

悟齋齋

楠傾華軒芬藍雜選啓高會擬金憂玉聲喧喧
縹清未滑易蘇綠駝峯不足加熊蹯風會於斯
日靡靡太樸之精恣淪委乃惟天民敦素心砥
柱中流返其始茨不剪椽不斲庭不除墁不堊
太羹不和粢不饔膏蚩蚩屏外營斯意冥冥
契寥廓堂名曰敦素堂中何所有高懸懸素琴
可以感天地通鬼神鏗然發越太古音堂中何
所有具汙尊列玄酒可以怡性情悅賓友陶然

茗芋亡何有白雲爲藩籬明月代燈燭閒花日
吐芬幽禽時度曲逝者如斯與化徂泌水洋洋
意自足南陽有盧叢千古孔明晏坐歌梁甫環
堵會問西蜀亭子雲寂寞草玄經豈無璿臺飾
珠玉豈無甲帳圖仙靈榮光一逝盡墟土謝敷
炯炯存微星高人以斯遠塵鞅幽居卜築溪之
津讀書談理慕昭曠揭堯城景懷真純清風隱
几北牕下嗒然自謂羲皇人

天隱子遺稿

卷三

十六

悟齋齋

二喬行

喬公二媛名聳久絕代容華今在否有姝有姝
出茗溪揣稱伴色堪齊耦銓花使者是元輿借
擬芳名真不負自矜旖旎堪傾國鉛黛無資謝
膏澤綠雲散綰橫玉簪蛾眉淡掃揚且暫驂嫋
風前楊柳枝鮮妍雨後桃花色斜拖高曳畫裙
新裙底金蓮悄動人縐絺映肉瑤英體汗液流
酥玉樹春斂衣謾作陽阿舞四座凝香飛暗塵

舞餘宵眇清歌起盡道鶯聲出花裏畱意含情
知爲誰人人私託咸心喜凝眸不語帶笑回總
令宋玉那堪此火輪燦燦熾炎威常日風林尚
未怡却怪檀欒爭密坐逼人清冷爲冰肌匪啻
冰肌能滌暑更餘白雪繞梁飛伯業雄圖已漣
越麗草名花未銷歇二美名兼在一人千載幽
芬更昭揭雀臺不爲鎖春深畱向人間翫風月
素雲行

天隱子遺稿

卷三

十七

悟濬齋

素雲飛出巫山陰紛輪縈曳陽臺深當時意態
猶可見至今感慕襄王心皎潔晶瑩如練白覩
舞霓裳屢迴沒清暉半吐瑤池中麗景旋舒玉
樓側有時凌螭上碧虛有時翼鳳歸蒼梧天孫
剪就纔五朵屏翳呈來只六銖六銖五朵輕盈
極遂使章華讓無色還從巫女結氤氲肯向封
姨任游奕凡楹俗宇不堪藏別有珠樓在莽蒼
願作飛龍能下上朝朝暮暮共迴翔

怪雨行 并序

萬曆己卯歲梅候多雨幾勞于時農已
蒔訖悉力屏之水已去田尺餘五月二
十日暴雨傾盆詰朝一望成湖詢之期
願老人云未曾覩山海經曰符山之陽
多怪雨作怪雨篇

嘗聞二氣凝融化爲雨輔物資生澤施溥肅時
雨若爲休微潤葉津莖及疏土太史嘗占十日

天隱子遺稿

卷三

十八

悟濬齋

期廉纖霖霖順農時豈茲氛祲作凶孽大沴頻
仍民怨咨已卯淋淫半蕪沒庚辰繼之胡轉極
田卒污萊歲不秋待哺罄罄萬民泣勞筋苦骨
冀可拯枯槁日夜無停聲禾頭稍稍出水上庶
幾顛粒期秋成不虞天庭重殃罰鬱燠炎蒸釀
不發雲旗卷下天鼓轟萬騎行空勢排突赫然
屏翳憑天怒直瀉平衡可惶怖卽翻湖海上天
行猛決波濤向空注滄沱旣久殊未已廬舍堂

皇盡滄水岸崩爲谷山爲童復有漂沈大傾圯
陰陽愆忒無常度憊雨僻風亦時遇詫茲乖變
查所希黃髮猶云未經視瀾漫九澤天吳通坻
壖盡圯鼃鼃宮粉榆咫尺不通道一區一落孤
洲同山民居山樂安土耕鑿樵漁慰生聚自罹
荒僅厄艱虞寇攘官征不遑裕閭閻蕭索半成
空通竄流離處處同罷瘵相隨委溝壑丁強犇
走噉西東如此元元孔樵悴當道無舛救荒議

天隱子遺稿

卷三

五

信齋齋

苦熱行

祝融司權日亭午洪鑪中天熾炎火道昞恒營
喙翁張甌居炮烙憂爲脯鎔金無須臾氏冶烈
石蓬蓬出煙楮淵潭有水沸若湯枝葉枯零化
爲炮卽疑辟易居炎方毛髮灼爛肌膚煬蠅噴
蟲噴麾不遑筮簞汗液流成漿聞有西夷蜀賓
國朱氛毒霧時燔炙此中非是壽麻城胡是燼

蠹蘊隆積蘊隆積今可奈何煩寃躁瞋神模糊
袒跣搔爬禮不拘翻身猛欲潛泥塗嗟乎寒暑
同天本無二人生受之絕殊致富享鈞天極樂
宮貧居下里如密熾侯門早晚進冰盤洞府陰
森六月寒市上勞勞爲生計可憐終日逐田單

二粟行

白粟西成出田土赤粟北來運商賈東南賦重
儲不贏尙胥飛輓資民糈以斯赤白劑參差物

天隱子遺稿

卷三

二十

信齋齋

性由來遠倍徙甘苦於人能別白嗜好所同恒
不移乃今赤粟人爭貿白粟盈箱罕能售是非
好惡輒乖殊情出閭閻可尋究赤者旣疎稍減
直疏以爲餐且難食食之久饑復省餐以是便
宜競趨糴側聞斯言良可惻數年之間人不同
先時米穀正翔貴人咸求鑿無斯衷自綠浹歲
傷災沴家戶空虛窘晨夕惟知糗糒可充饑嘉
與不嘉胡足惜嗟茲價直猶平平已爲較計無

餘情若更高訾貴如玉會當茹草無炊杭羨彼
華門與豪族日厭膏粱猶不足精糈翻來雲子
鮮雕胡餽出冰花蠹那知貧餒日皇皇欲試春
臺調玉燭須於二粟卜豐穰

壽紹山沈君五袞

并引

紹山翁者影纓在胄占甲籍於金閭震
器英賢嗣芳源于寶牒承駟門之祚長
發開其遠祥獲雁石之符孔固定其鴻

天隱子遺稿

卷三

三

悟齋齋

業明粹毓山川之秀溫良稟天地之淳
才不局於偏長智復優於屢中雖式微
中葉殆未免於猷爲而岐嶷弱齡已克
成其邁往隘程羅而弗眡封踰北斗爲
高阜陶白以何居藏埒西崑則已慕子
長之游興曾浮七澤以奇羸操猗頓之
高訾爰止六峯而帶庵恩不遺於蚍蟻
信可格於豚魚義薄雲天任俠重劉生

之氣量包海岳賑施輕祖氏之困豪傑
嚮其下風薦紳以之延譽允矣承家之
雋矯然拔俗之英也以茲歲之仲冬爲
五旬之初度風醇化美適當熙洽之期
物阜民康重協亨嘉之會貴禮樂之敷
施慰情悰之懌豫賓筵肆啓壽域弘開
傾北海之樽珠履集其佳俠獻南山之
頌琅函播厥芳華欲罄掄揚先疏短引

天隱子遺稿

卷三

三

悟齋齋

未遑剗削謹贅蕪詞詞曰

山川葱鬱含靈祕吐翕煙嵐成蔚蒼物產芝房
與器車瓊膏石髓尤多萃東南巨浸左神區上
吸咸池五車氣清淑由來會所鍾地靈果毓人
文賁沈君先籍桃花塢奕在簪纓表江左筮山
厥考隱山中攀陟青霞訪巢父乃君嗣服承餘
休振飭恢皇繩祖武禮教相循肅穆風聲猷不
忝清華譜委積於今埒素封黃標曼衍紫標崇

鮮雲麗日春方半，鳳翥鸞迴日正中。時調玉燭逢虞姦，家住金庭占閭風。太和若在鈞天上，至樂熙熙萬福同。萬福同，今稱具美燕壽爲歡適。榮靡一陽初復日，在箕愛景旋舒月。臨子階，莫摧秀微芬隴樹生香正。歲蕤茲辰稱慶復，何云願祝遐齡享。遐祉南舲北轂不辭遙，玉軸題來翰苑豪華釐已卜。三靈溥邁齒仍斬五岳高遙從玄圃收靈核，洞酌宜城注碧醪。飛瓊爲奏

天隱子遺稿

卷三

三

悟齋齋

玄雲曲窳女來吹紫鳳簫，鳳簫宛轉娛晨夕。得授响噓大還術，駐景延曦億萬春。騰駕虬螭生羽翼，君家來就洞庭居。角里毛壇本仙宅，他年若訪蔡經家。玉冊金書爲君勒，籌添海屋不可量。詎止蟠桃見三實

壽詩高林百歲歌

吾聞許家自古繫仙籍，漢晉代有其人出旌陽。化昇游紫虛，玉斧妙玄統真一。交梨火棗因授

之祕室，靈符遞沿襲。於今復有高林公，瑞協三靈壽。盈百兒孫亦各耄，與期鶴髮飄蕭任趨給。戲綵稱觴儼畫圖，古聞萊子今儔匹。三壽同躋，在所稀。里巷傳言聲嘖嘖，凡茲黎庶何林林。井邑迴環及阡陌，況云南極照吳中。百歲之人罕曾覩，維公誕降豈偶然。保艾期頤自天錫，稟毓扶輿有所鍾。信以元和會元德，或人叩公何所爲。祇言蚤服加重積，閉息關元守命門。無俟熊

天隱子遺稿

卷三

三

悟齋齋

經烏仲術，只今步履猶康強。叩竹無需爲扶掖，由斯綿歷等松喬。名在丹臺附宗冊，偉哉胡考國之允宜上觀風，轉宸極

代壽育春

玄風邈邈不可追，軒黃在遠今何其。遺珠恍惚渺難遘，紫書空復匣中遺。琅函重重闔封卻，俟有真人啓關鑰。七聖由來契自然，至道冥冥在沖漠。異哉滕公來赤城，金身珮服蒼龍精。靈臺

方寸蘊元化手握天紀司長生青囊絳雪保嬰
孺杏花繞屋流芳聲東華木公任驅攝有養萬
物噓枯榮繫公稟毓完清懿太乙山來柱英氣
响呼衍積三池盈澹泊增修五官粹彌年直與
嵩高期非帝狐文表星瑞麟凌蜺上下游濔
倒還過岳陽醉爰茲除月弧辰啓韶氣先融折
瓊蘼縱金憂玉舞陽和仙家燕壽壺天裏章服
承懽百順宜偕老堂前稱具美孫枝挺秀佇瞻
天隱子遺稿 卷三 三五 悟齋齋

榮後祿無疆慶遐祉

代壽黃元藪

吾聞名山大川蘊靈瑞吐秀宜和產材異匪獨
芝房與器車昭育人文茁英粹東南之藪曰具
區其浸洪翁名五湖五湖上應五車氣左神清
虛仙所都伊昔影纓偉聯絡都諫聲華竝融煥
莊美章縫代有承嗣以玄成顯家學龍翔虎躍
振天葩八斗名成海內誇名父循良堪紹述文

翁德化薦褒嘉秋風漫興歸林麓栗里蕭閒寄
叢菊雲霞爛熳萬餘輝瑜珥璘璘占後祿稀齡
燕壽樂優游水國煙山恍十洲涼浸冰壺澄顯
景香飄金粟快清秋大夏喧喧擊鼉鼓碧玉雙
成獻歌舞寥廓風傳海上書榮煌日映花前組
公生毓自山川秀山川爲公介遐壽湖波滌森
峯噴吼流峙無疆同宇宙

壽沈體山

敦龐化理敷融液草莽林泉貴貞吉自來胡考
邦家允助憲凝祥重耆碩於今處士將何徵考
槃間有東林逸東林何在松溪廣鱸膾蓴絲寄
情爽耕漁畢分無外營數畝隣塍擬東壤澱湖
風生泖月高林樹扶疎夜虛爽一尊取興意陶
然日晏高窻無缺掌驅犢時隨沮溺歸持綸復
躡玄真往尚羊素履葆天倪疑卽當時畝丘丈
丘丈高躅誰可同後先一轍今惟翁璫枝挺拔

足英穀春言在緒知日隆桑榆稱意豈不樂浩
然呼酒吹南風鶯燕飛鳴茂陰綠葵榴照映酡
顏紅碧簾香裊永清晝蒼梧影合畱高春洪厓
相求授玄訣金泥服食驟虬龍欲窺君壽何所
從但看差峩崧嶽高蒼穹

代壽蔣一溪七十

武陵別在仙源裏萬樹桃花照溪水林陌叢深
翠羽飛川原縈合青霞迤谿翁契此川上流隱
天隱子遺稿 卷三 二十七 悟澹齋

居獨占桃花洲盤旋久釋市朝念素心漠漠雲
悠悠門橫菑畬千頃綠土隨時課耕讀拊缶
歌呼願不違龐公止分遺安足一艇仍通鍊渚
幽仙人鉛汞此丹丘雅知服食頻來訪指擬凌
風駕玉虬筮屨稀齡一籌始從茲千億登遐紀
爲諗余言奚可徵洪厓密授長生旨

壽周文峯六十

山川鬱秀生才賢磅礴扶輿萃清淑繇斯匪獨

產器車紫霧彤雲被林麓形諸物采旣紛粦顯
著人文更華郁會際昌時享泰和彌處鈞天熙
玉燭包山奧燮燭燿霞俯谷依岩千萬家玉柱
巍峩聳天末金庭崩岫施枕湖涯閭閻相望枌榆
合室宇週遭薜荔遮俗衍淳龐猶太古在仍懷
葛絕囂哇區中在在神仙里甲族猶多縉雲氏
蒼籙分封肇姓周胙土綿延植豐芑象賢不乏
代有人濟哲維翁尤鉅偉躬脩道義循典彝敦
天隱子遺稿 卷三 二十八 悟澹齋

尚聲猷悅文史肆皇申錫撫盈成豫大豐隆協
鼎亨闕閱流允彌赫奕璠璣毓秀佇地榮春回
茂苑花爭發日上蓬山鳳欲鳴百順咸臻宜燕
樂矧茲頒曆踐長羸懸弧甫值嘉平節壠上寒
梅破香雪玳筵高敞對芳菲甲煎微薰播芬烈
崑觴遞進舞萊衣知翁頷受承怡悅君不見五
湖浩蕩今福所涵二峯嵯峨今壽斯埒會鍾沕
滴今合元祿安期爲偶今鏗籥列逸情長注莫

釐山欲往從之不可攀爲奏南飛歌一闋願同
園綺著高顏

壽翁陰梅六十

洞庭佳麗梅花春中有隱逸清韻人居閒嘯傲
六十載宅連君復爲比隣君復平生蘊奇志迥
出埃氛絕營係暗香疎影擬朋從獨與梅花訂
幽誼君今亦是洞庭仙遠嗣逋翁爲後賢吟筇
響屨恣游衍醉裏行藏合自然弧辰喜值韶景
天隱子遺稿 卷三 壬九 悟齋齋

壽施淇園六十

黃御垚爲醫祖斯道綿延歷今古躋民仁壽
代天工蓋若春臺專煦煦嘗聞良醫比良相惠
濟天心合寅亮營攝能令四氣和燮調足使三
辰宅以斯服習代有人筦闔蠡測咸等倫參元

輔化入神聖圖經著述槩可論巫咸岐伯最稱
首和緩靈俞嗣其後自而鴻術亦庶繁四家六
技爭相右於今則有淇園翁青囊金匱倒若空
少分圭匕起盲痼聲靡景附遐邇同豈惟名譽
爲洋溢一點靈臺可昭假櫻寧未始矜功能酬
尠曾無置胸臆千家萬家惟所須由庚涌塞成
市區寒暄無暇給趨應天與吾人握命樞任伊
廚財能廣施豈若活命恩無涯惟皇報稱量無
天隱子遺稿 卷三 三十 悟齋齋

代壽雲泉八十

爽降之胤祚方祈祈君今海屋初獻籌襟懷灑
落何悠悠羊裘老人素投分騷鸞時共逍遙遊
嘗聞七十稱古稀矧茲八十屆期頤飛熊渭水
受黃鉞牧野建蹟爲帝師龍驤虎躍尙馳騁豈
云垂邁甘棲遲我翁素事軒岐術曾遇長桑飲
上池櫻寧起殆止呼翁統攝生靈壽命司能令
天扎反遐紀黔羸斂手推隆施以今歷歲攷功

燦全活萬衆恩無涯泰和俞跗差可擬法開文
學奚能追杏花十甲猶未足芝英九畹非云奇
美翁職允已連石步趨無異彊壯時稚川相要
說玄理頤神養性和容姿維皇仁覆閔下上惠
養元元重保釐保釐所先在司命胡寧不怙爲
希夷以是徵翁駐南極直與泰華同崔巍

壽月衢朱翁七十

天街十二明月秋清光隱映蓬萊洲莫釐峯頭
天隱子遺稿 卷三 三 悟齋

挂南斗參差鸞鶴羣仙遊陽陵奏樂巴渝舞主
賓絡繹相勸酬露華鮮鮮饋桃實桂爲醕兮蘭
爲羞洞庭雅似商於麓萬山蒼翠煙光浮蘊隆
已謝朱明革商行顓氣司聲收夷山曠衍白雲
壑肝豁縹緲青霞樓肆筵觴壽一何樂冰絃滿
耳松風流綸巾羽服任蕭散何異廣莫鈞天而
自今爲公卜遐紀海屋再下三千籌

代壽許懷耕

南藩自古稱吳服物采人文貴華綉天險崇深
百二雄繚垣峻堞連雲矗靡麗相沿江左風雕
盤錯組行金玉太史嘗稱埒素封不獨長安尚
卿族乃公遷化系高貲赤仄黃標衍陸離駕軼
程羅與陶白煙雲沕涵星辰熙奠麗謀成裕千
祀長發明徵啓遐祉弗祚隆基會鼎亨彤霞紫
霧常凝峙瓊甌參差襟宇閎於邪登入廩坻京
春遲繡砌花交發地迥蓬山鳳欲鳴務滋重積
天隱子遺稿 卷三 三 悟齋
稱優郁餘慶還期綏後祿禎祥藹藹叶熊羆岐
疑森森繞蘭玉稀齡子月屆弧辰琪樹生香媚
早春舒景旋回長至永卿雲初度一陽新高堂
陳饋稱觴燕文組華纓列上賓城邑交馳繡壁
奏俊髦爭撰樂歌陳步障縈迴紫絲簇飲藹金
猊吐燂霞業齊懸奏雅音罕恩高揭迎華旭
甲煎紛羅鬱苾芬崑觴洞勺呈醴醑雙成蹈舞
玉妃謳合杳紅霄翠琅曲龍翰聯翩獻酒頻承

顏怡志孝堪欽煙樓直上三千仞玉樹交加數
百尋苞羽騫飛應可竚臚傳早晚報泥金自是
仙家閒日月逍遙酩酊玉壺深

異姝篇 游觀音山所遇作

神祠遠在山之陽焚脩禮謁多袿裳此山莫非
錦繡谷亦應是昔平泉莊不然松檜一荒阜千
紅萬紫何榮煌衆中品題誰第一軼羣絕代施
與嬌翩翩意氣極閑伏婉變風度猶清揚天然

天隱子遺稿 卷三 三十三 悟滄齋

不事麗容飾珠纓玉結衣流黃紛紛溶洩如雲
從青天紫陌行鳳凰驚禽駭鳥不敢視虎豹深
匿蛟龍翔臨池一浣柔荑潤至今池水畱餘香
胡然天帝下人查一時恍惚令人狂巫山神女
託靈爽從來遺事存高唐于今夢寐不可見爲
雨爲雲空渺茫

會勝樓篇 并序

吳思樓樓居東偏牕開軒豁直與湖光

映帶帆檣魚鳥開眼會心足稱玄暢夏
日引予登眺歆賞奇勝非啻心曠神怡
也因題之曰會勝樓而衍其意云

吳公樓子枕湖濱峭壁排空鑿雙竅竅向坤隅
面太湖萬象縈迴徹明照魚鳥沉浮几案前星
槎隱隱落天邊閒情領略不數數古來豪逸王
仲宣仲宣卓絕萬古心煙雲蕩漾羅胸襟氣凌
冲漠去煩滓响噓沆瀣游蕭森查情變態靡窮

天隱子遺稿 卷三 三十四 悟滄齋

已泌水衡門足堪止真覺冥忘象外機達觀了
悟玄中肯思樓子予素通家稔往來掩藏勝處
祕不開今日從教李白怒一拳搥碎奚爲哉

天隱子遺稿卷之三 終

天隱子遺稿卷之四

震澤嚴

果毅

華亭陳繼儒仲醇

同里葛一龍震甫

靈巖朱廷佐南仲

五言律詩

答陸延州秋日過訪

蘋花媚晚姿白露下棲其有客從西渡看予理

天隱子遺稿 卷四 一 悟齋齋

釣絲徑荒滋蔓草門掩隔疎籬興盡飄然去何

如剡曲時

送吳大憇平嶺下

衡門散清酌松逕適幽尋稍與邛巷隔遽投煙

靄深對泉聊洗耳拂石共披襟自古遺形者悠

悠同此心

暮歸

首路方含夕前林帶落霞山村無吠犬野燒忽

驚鴉草暗依螢燭霜凝起劍花柴門總相似古
本是吾家

病起

閒房成默息芳徑廢幽尋枕伏青春盡門開綠

樹深金鵝思獨往野馬戀餘陰坐迴丹霄外空

馳汗漫心

偶成

自笑何爲者駟馳日未遑和光多丑累小技爲

天隱子遺稿 卷四 二 悟齋齋

人忙卒業憂墳史爲生計稻粱未堪遺負荷筋

力尙須強

傳園

河陽花滿城黎庶樂清平山水彈琴暇郊原露

冕行攀轅畱北上擊缶賀西成滿植甘棠樹終

垂傳相名

咏雪

積雪高數尺人煙凡幾家柳沈三月絮梅靨滿

林花陸海浮新漲江門帶白沙郢人方度曲持
贈比瑤華

閒居

謾老一無爲端居慎養願齋心持貝葉清典理
桐絲酒罷鶯聲去棋殘花影移悠然亡外慕爲
夢見希夷

題節婦卷 并引

王文恪公爲席氏題高節堂扁後三十

天隱子遺稿 卷四

三

悟齋齋

年有葛母復以節著移其扁于家後先

輝映族姪文山槩求名筆彰之因爲之

賦

妙翰遺先哲徽音嗣後芳姝途遵一軌曠表

重充高行名猶籍貞姬事載揚羣賢同著述一

一爲天常

和朱生夜泊青山港

青山舊名在千古一滄洲白露澄秋節黃昏艤

客舟月明江浦近潮下海門流極目淒其思蘋
花相對愁

贈鄭涵甫

谷口遺風在廬園就隱居編蓬將護鶴梳藻爲
觀魚秘識金符篆閒探玉笈書經時成却掃蓬
葆任迂疎

晚步

暝色動煙潯前湖水半陰密林穿月上殘葉受

天隱子遺稿 卷四

四

悟齋齋

風吟衰颯偏秋思疎迂絕在還同漆園意濠

上一披襟

人日

人日逢晴煦探梅度遠岑暄風催鳥弄遲日逗

花陰選勝頻移席尋香滿貯襟合羣良可樂雅

志在山林

辭月

爲謝中秋月應無蒞此方已知成黷劣不欲對

明光一鏡慙終缺，殘鉛損舊妝。
綺羅開宴處，延賞任悠揚。

送行

火雲猶未斂，之子事遐征。
蟬柳夕陽淡，魚梁野水平。
風煙輕倜儻，霜露易淒清。
明月思千里，同懸此夜情。

夢歸

方丈棲禪地，閒房僦客居。
遲齡攜杖屨，彌月聽

天隱子遺稿

卷四

五

悟齋

鐘魚帶雨淹，愁極游雲入。
夢虛窅然迷，處所燈火是吾廬。

秋暑

并引

躬歷寒暑已今七十有奇，茲歲己丑閏六月立秋于季夏望日亢旱蓄熱彌月，愈熾爲紀之。

不澍二旬餘，朱光燴太虛。
泉枯黑蟻死，煙赭火龍嘘。
原燎誰能邇，天天卒莫紓。
烘烘如坐甑，何

異蜀賓居

苦旱

雨工應受戒，彌月閉廉纖。
龜坼幾成坎，魚枯僅自噉。
史巫虛事禱，凋瘵復憂殲。
不弔從何籲，侵荒可再兼。

蟋蟀

郊原白露零，唧唧亂蛩聲。
一鳴無意緒，氣奏各淒清。
近逼床頭語，遙牽墉外情。
若令兼楚些，悽

天隱子遺稿

卷四

六

悟齋

斷欲無生

旅夕聞雞

寒雞號四野，旅宿一荒村。
總破關山夢，寧同婦子言。
池星回落景，壁月掛殘痕。
憶昔南牕下，吹燈空自煩。

晚涼

商杓猶未轉，顓氣已先迎。
籟入遙空寂，星當小牖明。
夏蟲聲欲斷，冰簟夢初驚。
不分鄉園裏，淒

然似旅情

搗練

月色夜溶溶千門搗練同安排忙寄遠夫皆在
遼東霜霰催寒緊蛩螢弔影空斑斑衣上淚盡
落杵聲中

歲暮

不盡簷聲下空牕入夜深顏年方謝曆短髮不
勝簪分合巖中老愁爲澤畔吟達生吾自得咄
天隱子遺稿 卷四 七 悟齋齋

咄復何心

普照菴

古刹移年久檀那幾廢興曇花猶對客臘樹不
隨僧四字延荒蔓諸天燭一燈維摩能護法衣
鉢白繩繩

其二

水國藏經處猶遺普照名湖光翻几席樹棘刺
檐楹杳久檀那盡曇空梵宇傾溷然同杳劫何

自說無生

寄意

嘯傲青山裏何人是盡簪欲尋蓮社遠還憇竹
林深白石欹高枕清風灑韻琴盤桓聊自得無
負百年心

其二

吾愛陶彭澤籬邊蒔菊蕃沮如甘抱甕爛熯喜
閒尊宇內知何有阿中矢勿諉冥心觀大化得
天隱子遺稿 卷四 八 悟齋齋

意欲忘言

重游法海寺

古刹經行久香花水尚流遙聞清磬遠深喜白
雲綢寓讀曾遺墨循登復倚樓愴然悲往事颯
杳萬山秋

中秋夜艤懼吳門

艤懼吳門月蒼涼野色荒悲纏樵角近思引梵
鐘長野火遙連郭川流渺望洋傳杯虛此夕謬

沈自清光

其二

大江橫森森乘月泝空明天矯虹梁影伊悠鳳
吹聲懸燈收遠舶擊柝起高城麋鹿知何處空
餘弔古情

老隱

自媿時名淺高儕宵莫尋席門無過轍皮壁有
懸琴靜偃丘中臥閒來澤畔吟鑿垣堪避世應

天隱子遺稿 卷四

九

悟澹齋

是接輿心

登陽山大石

秀巖中天起晴空結彩雲虹飛千尺影苔繡九
華紋亘古疑玄質凌歊散紫氛恍然躋上界天
語獨先聞

虎丘贈月牕上人

雙樹投方丈虛堂覩遠師慧輪非外照靈象自
中窺洗鉢清齋後緇經晏坐時摩尼光自瑩明

月不須期

曉渡

凌曙汎湖煙虛疑入輞川鏡開寒倒落幢覆樹
空懸半渡迎初旭中流望遠天放翁元自得鼓
枻欲忘年

秋夜凭館樓

荒園露草淒蟲響亂鳴機孤劒雲霄冷素書京
洛遠山空生寂歷斗轉動熹微不寐當遙夜誰

天隱子遺稿 卷四

十

悟澹齋

將宋玉歸

述懷寄筓甫

投老棲林薄蕭然水竹居謝殷音莫嗣求仲迹
尤疎耿狷難酬丑蕭閒喜遂初悠悠堪自適明
月在吾廬

春雪

雨雪彌長夜參差瓦縫平釀傾雙甕盡裘裏一
壺輕俠興知何在虛名恥未成兔園當日事衰

朽謝崢嶸

東主峯

故舊存無幾追思若夢餘
耽耽春日落落落曙
星疎家薄偏多事區分且異居
晤言已無及斯
意復何如

過翠岩上人房

蚤歲已好道皈心不二門
五空觀妙蘊三昧得
真言露洗曇花淨雲依臘樹蕃一齋勤
受律清

天隱子遺稿

卷四

十一

悟齋齋

磬自晨昏

再過翠岩上人房

寒照落虛巖清暉淨遠天
洗心塵劫外稽首釋
摩前貝葉畱香皮天花雨法筵忻逢支遜語
稍已悟真詮

其二

僧房偏靜雅長日喜相畱
清磬千山寂白雲雙
楔幽坐忘聆妙偈供設愛清儔
已悟浮生幻飯

依得惠休

贈涵甫

涵甫自高介深居與世違
澹忘菰米餽輕適薜
蘿衣大雪衾常擁清風塵自揮
蕭然玄晏室黯
爾有清暉

贈德甫

德甫大清洽傾時名譽嘉
如何繁瑞草猶不棄
疏麻共掃山陰石全餐谷口霞
願持金石搵與

天隱子遺稿

卷四

十二

悟齋齋

子靜無譚

題貞婦吳氏卷

一矢靡它志相隨不羣年亦知
能化石尤願附
重泉壠水寒猶咽巖花春未妍
貞娘高冢在行
客爲悽然

賦九塢

僊宗家翠微雲曲九逶迤
澗道縈疑絕巖房蔽
復虧煙霏連夕霽花木駐春遲
塵鞅誰能及惟

應隱者知

畱滯北菴

寒江古蘭若歲事客重來積葉雙扉靜荒雲四
野哀感時憂薄業懷古弔香臺賴有高儕集楸
枰遣日回

輓周老

溘露悲黃髮占星隕少微居從東瀼寄逝向北
邛歸故畛無霜跡空梁有月輝龐公仙去杳水

天隱子遺稿

卷四

十三

悟澹齋

曲舊柴扉

聞蛩

促織山園夜遲齡歲序心蓬飛催短景籥奏改
商音伏櫪心猶壯亡羊事已湮次寥星斗下寧
戚自哀吟

見故宮改爲新第

在胄見陵夷三桓祚已微燕歸新主宅花拂故
人衣溝水流無盡園池問已非行人爲憐戚花

木自芳菲

橘中會詩

一枝聊寄寓霜後洞庭春卽此堪逃在兼之亦
避塵一身無長物幾箇是閒人識此仙機透悠
悠樂泰鈞

登眺

壑服恰山行秋高爽氣清煙霞開洞府島嶼列
寰瀛雁度青霄迴楓搖赤水明此機誰妙領吾

天隱子遺稿

卷四

十四

悟澹齋

已注心盟

其二

七十二峯深煙霏護晚林水霞明雜俎風籥奏
清音日月忙晨夕乾坤易古今盈虛自然理何
用淚沾襟

隴上

偶過卽山下壘壘盡古丘煙霏將入暝林莽賸
含秋寓世非三島藏山止一坏達觀生化理形

役總蜉蝣

九日與鄭氏山頭小飲

谷口臨芳節，偕游鄭子真。
花銜石齒齒，雲覆水鱗鱗。
風景虛憐客，江山代玩人。
知機爲大覺，隨喜莫逡巡。

早春登山

野色晴初放，春光澹若無。
勾萌將已坼，羽族自相呼。
水國縈洞闊，雲屏遠近紆。
大觀無盡在，幻

天隱子遺稿

卷四

十五

悟澹齋

影只空徂

燕居

心爽焚香後，神閒對案餘。
玄編窮妙奧，雅志樂清虛。
日暮墟煙澹，秋深宇象疎。
嗒然忘係累，偃息任居諸。

寄金德甫

雅愛宜朝夕，何其隔里墟。
衰遲叩竹嬾，懸絕卧枰疎。
研席猶懷舊，詩筒足啓予。
久要金石在，應

勿棄殘餘

翠峯山居

一曲西巖勝，環迴小洞天。
地靈通紫極，岑鬱散蒼煙。
假寐三生石，澄心一掬泉。
皈依忻得所，何事爲糾纏。

過吳九湖湖上樓分斜字

社客邀春禊，居偏山水嘉。
歌傳中谷響，壑吸太清華。
拂袖回飛鳥，停杯引落霞。
門前多古木，疑

天隱子遺稿

卷四

十六

悟澹齋

是謝敷家

陪游草菴得秋字

嘉爾中林業，風煙復自幽。
蒼苔遺鳥篆，清沫漾魚鈎。
恍似尋源入，欣同結駟游。
閱人多古樹，爲問幾經秋。

春暮懷曹用和

河陽渺何許，之子滯征鞍。
花飛三月盡，雁去一書難。
歸夢宜相及，離憂詎可殫。
芳尊爲延佇，何

事又春殘

輓劉松雨

抱枕不偶在終年歌式微氣雄將自奮羽折不
能飛故笥存遺稿殘煙收敝幃愴然思舊誼何
處泣裳衣

寄友

歲籥頻和薦風期宵莫攀鶯聲虛故苑雁素渺
重關碧樹雲中屋蒼煙水上山相思千里外何

天隱子遺稿

卷四

十七

悟濬齋

日慰刀環

和研山范塢觀梅

范塢梅千樹何言庾嶺繁披裘行雪霽酌酒坐
風暄香鬱鉢衣動歌喧翠羽翻奇觀真不亞壺
嶠未須論

秋步

暇日偕文侶行游碧澗陰鳥歌成野吹松響答
空音油壁重重設醺觴細細斟遲迴多領略春

日易西沉

陸篋甫有贈和答

跂予望西崦魂飛縹緲間茫然空外履觀止夢
中顏玉洞雲藏室金庭花滿山嘉時可遊賞一
葦路非艱

暮還

清川放櫂還沙漠一區寰秋色淺深樹煙光遠
近山嘯歌空宇宙鼓枻弄潺湲吾欲繩先武綸

天隱子遺稿

卷四

十八

悟濬齋

竿老一灣

獨居

漠漠苦長夜寥寥悲獨居綠苔生戶牖烏鳥下
庭除市遠盤餐薄家貧幕客疎行吟誰是侶澤
畔弔三閭

登眺

不憚雕尻困躋攀歷九峻煙汀浮遠綠霞壁散
微紅興託高賢迴歌傳泰宇空逍遙靡所係天

外一冥鴻

登高

秋高風氣幽挾客共夷由翠幕煙光重紅酣相
葉稠步虛雙健足眺遠一空眸垚界無窮算人
生一水漚

九日同高僧酌貞勝菴

香林耽賞趣盤礴擁孤峯遠樹凝秋色清旻淡

水容徘徊猶曳杖迢遞忽聞鐘下榻還容與瀉

天隱子遺稿

卷四

十九

悟齋齋

山不易逢

雲岩上人過訪郊西館中

齊館方岑寂茫然晤遠公高春孤樹景清籟暮

林風挾策窮玄覽忘筌契道衷未緣修白社已

會此心同

問雁

旅雁復南翔汚萊值歲荒短跼寒浸水鍛翮早
凌霜道遠經榆塞雲深入莽蒼睢鳩能自好戢

翼在河梁

水村滯雨

山懸一水外衣帶渺星河不學逃名往聊因問
舍過稻梁心辟易風雨歲蹉跎不解羈人思癡
雲奈爾何

友人樓居

虛樓帶平野四望沈寥天杯影涵湖月簾衣染

嶽煙校書來太乙談藝廣文員坐鼓南薰調神

天隱子遺稿

卷四

二十

悟齋齋

游霄漢邊

過翠峯禪院懷陸三峯

昔年游息地祇樹只蒼然社散青蓮宇白雲猶

在天伏禽棲宿莽哀玉激流泉陸羽知何在清

風散茗煙

送陸延州楚游

倘儻辭三徑迢遙去五湖芳名傳藻詠雄略振
桑弧庭庀勞歸夢山川覽勝圖青帘隨處有春

色滿蘼蕪

夏日閒居

自足幽居事蒲團與竹牀
風迴醒蝶夢煙裊溢
茶香搔首乾坤窄忘形
海嶽長藏山無一字猶
竊愧亢倉

不寐

獨宿孤園靜靡靡懷百憂
雁呼寒雨急蟲響夜
堂幽歲事勞如積年華
駛若流魂搖不知處淪

天隱子遺稿 卷四

三

悟澹齋

海一虛舟

送朱生之金陵

鼓枻迎初旭江頭一送君
玄蟬號夕景黃葉亂
秋雲室邇人何在天空
雁不聞言詩忻可與惆
悵復離羣

秋興

偃息觀時變淒清感獨居
閒雲歸岫嬾淡日着
林疎人在網緼結天機
杳漠徂徘徊昕復暮吾

意自冲如

元日草堂奕敘

元節乘休暇虛堂命友生
合歡傾栢醞諧笑角
楸枰且釋升沉念聊娛
坐隱情相看俱頽弁年
歲易崢嶸

寓徐村

久泊淹荒墅言歸阻石尤
江鄉非舊日煙莽復
深秋鴉啄寒蕪盡雞鳴
水樹幽侏離爭攘攘何

天隱子遺稿 卷四

三

悟澹齋

異處旃裘

絡緯

么眇能占候秋聲報獨先
嘈嘈綜緯急札札弄
機便促景將何托虛勞
爲汝憐跂然名織女亦
自七襄愆

王太學席上贈文蘭曉雲二校書

素媛出巫陽清芬擬國香
歌中翻雪調行處落
雲光欄曲朱筵亞簾垂
紫燕翔當筵多倚靡一

盼結中腸

其二

既逐行雲出無令御月歸
嫣然傾笑倩粲若麗容
輝曖曖情如炙翩翩思
欲飛梅花清度影猶怯
竝銖衣

彌勒寺可公樓上對雪

夙慕青蓮宇今登白玉樓
偶因披毫過猶喜散花
游萬壑臨虛牖諸天到
上頭山陰何興盡吾

天隱子遺稿

卷四

三十三

悟澹齋

以笑王猷

月

幾處笙歌月追思若夢遊
庾樓聞德里楚館秣陵
秋歲逝同飛電人生若
聚漚一輪朧復朧千古
只悠悠

思國華甥

窾木成高臥荒苔沒履綦
臺閒花自落庭閒鳥相
窺薄業家無賴芳名代
可追故情多繾綣時

切渭陽思

鄭三攜眺山坂

野曠煙霏淨天空木葉疎
亂楓重疊錦曲水細鳴
琚叩竹穿雲遍奚囊拾
景餘排空舒浩氣落魄
魄不慙予

同陸子水邨話別

水剎同棲寄蕭條靜掩扉
玄談俱妙奧白戰亦忘
機慧日融相照雲雲靜
可依離鴻怨南浦明

天隱子遺稿

卷四

三十四

悟澹齋

發又分飛

和諸友秋日社吟

雅結青山社游從每樂羣
一杯忘在道孤嶼臥秋
雲野性元相狎塵喧了
不聞考槃曾永矢爲謝
北山文

朱生館中對菊

暉館延清酌靈葩繞異芬
崇臺金作埒曲砌錦成
紋夜酌移燈近晨妝洗
露勻高風三徑渺陶

後復於君

其二

叢菊吐歲蕤蕭齋侵陸離吹香凝几格影燭寫
屏惟勁節偏凌晚芳心自韞奇於茲對三益亦
是歲寒姿

與友人登平嶺菴

延眺佇金扉前峯下夕暉清都不暫息幻海欲
何歸煮石堪充餌裁雲可綴衣遠公如見許投

天隱子遺稿

卷四

三五

悟齋齋

老竟皈依

重游法海寺感舊

往事不堪論波流歲序漣逢僧非老衲過客是
陳人雲嘯空悲烈天游是妄真瞿曇如得證吾
欲寄三身

紀時

并引

萬曆庚寅夏秋大旱民殍力屨救僅有
丙戌既冬穡工未畢而淫雨繼之且田

間漫水春成抑何望焉澇旱相尋東南

之民良苦哉爲紀之

天道渺難謀夏枯冬復霖鞠訥仍薦瘡哀籲且
悲吟桂玉憂無告膏脂苦見侵相逢歌楚溝
壑獨何心

過徐墅訪舊

重來訪舊居無復識門扉溪逕埋荒草風煙慘
落暉園廬聞鬼哭井陌見人稀槩在無常住浮

天隱子遺稿

卷四

三十六

悟齋齋

丘止雙依

客中長至

野次成孤寂居然節序回北風吹短褐簷日照
殘杯杖乏真無綫心枯已似灰未能隨物候生
苗愧蒿萊

寄贈美人用華字韻

麗彼瑤臺女青陽斂翠華芳情遺蕙草玉臉笑
桃花興洽琴心緩歌迴扇影斜一從歸去路寧

恨武陵賒

贈方研老

研老真高逸浮游任轉蓬
辟人遺婦子投分與
喬松流水無羈性浮雲不住蹤
大都居逆旅況此妙高峯

美人教梳頭

妝罷意爭妍憐君髮未髧
鳳梳膏共沐鸞鏡影
同懸卷蠶分鈎曲蹲螺笑髻尖
願持巾櫛意永

天隱子遺稿 卷四

二十七

悟澹齋

結白頭緣

壽雪廳上人

一自去塵緣虛牕對雪眠
卽看滕六遠似有玉
毫宜了性窺初地忘言悟上詮
欲知無量意臘樹擬參天

其二

早契三乘教祇園寄此生
定餘還法唄長起自
鐘聲道引曹溪派詩成賈島名
彌天同浩劫吐

納詎須營

和韻

塵機與俗緣不累日高眠
西域書能譯南宗教
獨宣樹園知古臘花雨講真詮
直寓忘縣解優游兜率天

壽月樓上人

大士學無生洹河算可憑
三因俱了徹六道已
澄清果熟菩提證功員舍利生
西樓人見月知

天隱子遺稿 卷四

二十八

悟澹齋

是玉毫明

早發渡口偶與書壁

言歸早束裝風雪阻河梁
爲客淹時久如年度
夜長亂雞頻失夢哀雁屢迴腸
更憶從前事畱題意轉傷

咏新月 贈妓

纖阿乍吐姿花影弄參差
幃幌蛾眉隱網綴王
鈎移旣洽西園賞還繫南樓思
嬋娟應卽在非

但影娥池

其二

瑤月乍生明暉含露氣清
應窺疑小玉簾入訝
飛瓊笑低歌扇影嬌逸
弄珠情從茲中永愛纖
纖殊未盈

過舊館

舊館棲魂處匡牀赤板屏
猶疑一夢醒已是廿
年違范帳收殘墨韓檠
慘落輝風沙易流轉鴻
天隱子遺稿 卷四 三九 悟齋齋

跡竟何依

春日登西金山

秀巘梅初發攀游及早春
金隄遛興緩王樹引
歌新訂日攜佳侶凌風渡
遠津合羣方可適吾
意愛同人

西菴卽事

古寺荒邨裏車門枕水邊
墮垣支朽木敗綆汎
虛舷雨晦難猶臥林空鳥
自遷虎谿思往事不

似遠公年

寄劉松雲

聯席西閨久相要意氣深
花街終日酒月擁一
牀衾散落悲漂梗棲飛
憶舊林白睂聳已逝空
復歎人琴

種豆

楊惲遺風在今予欲訪尋
荷鋤心自喜抱甕力
堪任勸後惟甘寢酣餘且
漫吟弓旌不吾及溪
天隱子遺稿 卷四 三十 悟齋齋

壑愛幽深

除夜

歲除良可惋非復故時情
老去形骸贅寒侵夢
寐驚孤燈互明滅殘漏轉
淒清得壽非爲喜居
然愧此生

登友人墓

無意登墟隴淒其悲我心
音塵思不再寃窅慨
于今俠氣棲高碣芳名表
舊林朔風吹凜凜梁

甫不堪吟

述意

老去一枯屏悠悠白日閒
迴風成五噫延息閉
三關眯目風塵在潛身鹿豕班
盈虛亡足問溝
水日潺湲

秋夜之二

反側難遙夜綿綿意若何
久醒非中聖孤憤自
成病敗緼懸鵠結殘編
積蠹科悠然思甯子白
天隱子遺稿 卷四 三十一 悟齋齋

石爛空歌

感時

杜陵多感慨吟咏一生愁
電影花頻歲星杓雁
幾秋篋中荒蠹簡澤畔老羊裘
時俗傾華豔擲
掄笑白頭

翠峯山居

翠微古蘭若突兀在雲中
迴入天台路深藏雪
竇宮泉香思陸羽石罅隱臺終
名迹無今古徂

遷浩劫空

和方研山

乘間遵曲渚凌露陟崇陔
水瀝投芳餌風華覲
落梅攜壺清賞愜曳屐放歌回
縱誕吾生事寧
知賦七哀

天隱子遺稿 卷四

三十一

悟齋齋

天隱子遺稿卷之四 終

天隱子遺稿卷之五

震澤嚴 果毅之 著

華亭陳繼儒仲醇 閱

同里葛一龍震甫 叅

靈巖朱廷佐南仲 訂

七言律詩

春宮詞

綠煙芳樹掛晴絲一鳥花間睡起遲別院何來

天隱子遺稿 卷五

悟齋齋

歌管沸長門不省畫圖知傷無蕙草絨離思怪
有梨花約素肌一自上林游幸後玉輪消息渺
天涯

春雨齋中

寂寞幽人久閉門只聞風雨不知春開簾草色
含情遠策馬天涯入夢頻安得羽翰從汗漫不
堪聽兒坐沉淪東風與我元相薄爲語鶯花莫
近人

新春獨居

山衣初試尙餘寒載路沮洳雪未乾野眺興多
艱步屨春還愁劇柰辛盤瑤華未折離居遠毛
刺空函與在難總是新年猶故我居然隱几竹
皮冠

春殘

春去不知曾有春曜靈藏匿定何因長天極目
多芳草盡日支頤似病人愁濕不飛知鳥怨凝

天隱子遺稿 卷五

二

悟齋齋

寒相向惜花顰總來行樂非吾事逆旅風光倍
可珍

石公山

西峯奇處石公山幾度神飛此一攀便已胸中
消磈礪非茲足下履潺湲天空萬頃風煙接地
控三洲水澤環七十二峯猶未歷空思壺嶠閬
風間

送劉生

劉生跌宕不偶，垂俠氣上與青雲摩。乘酣索酒，新豐市擊劍行，追沛上歌，自言老人素書貴，不羨季子黃金多。班馬一鳴千里道，愛而不見傷如何。

秋日寄殷仲

曠樹蒼茫萬里舟，江天遙望仲堪樓。書空咄咄憐同病，擊筑蕭蕭感暮秋。五夜獨醒魂自弔，廿年如夢水空流。風煙不接西昌里，鴻雁無從歲

天隱子遺稿

卷五

三

悟齋齋

已過

入法海寺

巖壑秋深潑氣冲，泠泠衫袖御微風。旃檀淨土飄芳桂，闌轂青天照遠楓。支老不存清梵寂，仲生長往碧山空。諒予不負移文責，慙老投閒向此中。

贈蔡藍田

婉孌曾聞季女儀，空將紈扇泣淒其。貞姿不售

娥眉如采袖，方妍象服遺。黯黯青陽幽，永巷娟娟白。暫閉空帷古，來賢士多淪落回也。簞瓢幸可師。

西山陸三峯一別五年，條來遽去爲之愴

然

佩玦故人何陸離，梵音成喜復成悲。出門岐路詎須遠，過隙百年良可思。梅花正及芳菲月，蘭若堪尋曠宕期。却怪塵纓猶未解，幾時雲嶽共

天隱子遺稿

卷五

四

悟齋齋

棲遲

嚴氏幽趣亭賞牡丹調定字生

軒庭春晝鬱芳煙，日彩花光相映鮮。翠擁貌娥來，竿下鳳乘羸。女下臺前輕紅似帶，酣餘暈半吐誰堪笑。裏妍莫甚倚闌看，不足恐令虛館不成眠。

懷舊館

負笈還家歲已重，書郵何在聊遙空。夕陽山色

虛無裏曉月雞聲夢寐中萍跡却疑更傳舍雲
翰今喜脫樊籠無情不似平沙雁在在追思感
異同

春暮懷曹用和

何處扁舟同旅泊此時花信足風湍天外音書
增眼澁途中行李重春寒一隅每恨條樊緊千
里仍憂道路難韶景無端坐蕭瑟居然芳酒不
成歡

天隱子遺稿 卷五

五

悟澹齋

紀時

東南罷役已堪傷不弔旻天復薦荒即使閭閻
多寇攘可憐溝壑轉遺亡僧人嚮口幾成市胥
史徵庸日下鄉安得仁良如鄭俠繪圖早晚獻
君王

自敘

白髮蕭蕭七十餘攝生願老事响噓相逢惠子
惟談道敢謂虞卿尚書偃仰一丘心自遠支

離三徑計常疎冥酣不問人間在任浮雲散
太虛

東陳懋功

蕭然攜笥下山居相望煙村僅里餘媿我蒙蒙
非得道憐君兀兀尙傭書揭來山水元同調亟
枉詩篇足啓予未會觀濤遺七發虛堂長倚爲
躊躇

經故宅

天隱子遺稿 卷五

六

悟澹齋

棟宇崔嵬太史家雙松猶是記年華翟公去客
知何在王子昇仙事已遐徑草於今無服馬宮
槐薄暮有棲鴉文郵子亦曾畱寓廿載浮沈一
夢賒

廢園

墮垣繚繞是遺園在事升沈不可言棄主數更
如徙傳行人一望但銷魂亭臺有址蒿萊沒絃
管無聲鳥雀喧莫問當年招隱事淡煙微月自

黃昏

訪任夫於壽寧巷夜話

扶筇十里度山城
暝色遙看煙樹平
帶草荒荒畱梵砌
粲花冉冉對韓檠
禪機了悟諸緣寂
夜氣澄空萬籟清
一縷穗煙猶未盡
不知石上已三生

降志

年來跣地設同人
四海熙熙總是春
聊假突梯天隱子遺稿
卷五 七 悟澹齋

能與物無慙
草木且隨身
爲茵自有林間草
漉酒卽於頭上巾
莫笑和光忝名教
甚情無甚設

關津

輓周景濂 并引

景濂君與予爲忘年交
已久自假館鄰
並晨宵聚晉嗣而或間阻
巖棲亦未嘗
睽違彌月每憾羈縲未遑計
少選當共結社尋盟予念斯言
恒憂不待詎期芳

蘭易萎古櫟猶存彭殤誕物良足悲哉

詩以寫衷勉爲宣鬱云爾

遊適同方歲幾週
風萍離合易沈浮
谿花不是銜杯日
宰木何堪掛劍秋
一霎空華真是夢
三生營魄定何求
故人門徑依然在
細雨冥冥過錦鳩

訊警

深山長夏賦閒居
彌月無聞海上書
爲問有苗天隱子遺稿
卷五 八 悟澹齋

曾格否終知小醜自狂且
先朝明主虛前席
今代何人載後車
寸晷猶思調玉燭
敢云衰朽不關子

夢故人曹用和

故人一臥山之陰
灌莽叢蒿不可尋
何事依稀如幻影
可憐邂逅不通音
三更月落知何在一
夜烏啼思不禁
總使得逢員澤渚
空令悵斷李源心

東嶼賞梅

東嶼梅花千百樹高陽酒徒四五人
芬藍若在旃檀國晃曜如迷琬琰塵
幕天席地可終夜計籌算爵非吾倫
風月於人不長假會須賞盡羅浮春

酌羽林道院因登廟山

玉液泉流古洞寒碧雲深處有仙壇
閒來鬪茗供清事野坐班荆綴舊歡
天假吾生吟骨健風

天隱子遺稿

卷五

九

悟齋齋

流誰繼客星單滿前景色蒼煙澹
妙解還須寄筆端

初夏至華嚴寺

山阿別有空王宇谷口聊陳處士筵
高嘯碧雲占氣色古來清淑付才賢
棋邊翠樾畱難去酒畔黃鸝聽自偏
朝市紛紛何足問長林豐草是真緣

初夏過興福寺與杉上人奕

清和風景愛林泉竹樹陰濃水石鮮
詢爾肯分清梵福從茲來結上方緣
虛堂蒼筤吹香霽合殿藤蘿掛紫煙
不是道林期入社何由終日對諸天

輓吳九湖

并序

辱公契愛餘世載緣居隔岩岨嘗遺書
云思欲剗之未能情何殷致歲僅以課
租一宿水村談敘故僕亦云無端却笑

天隱子遺稿

卷五

十

悟齋齋

星河隔歲歲綢繆一夕心今茲仙逝雖
篋中之手澤未磨而江外之行旌已歛
山陽聞笛之悲何能已已詩以宣鬱曷
既哀乎

密好離居阻一方每緣翹首望羊腸欲平王屋
情何甚始信鍾期道未亡河洛詩名傳紙貴洞
庭雲物引杯長興懷東瀛星河句惆悵風前淚
幾行

戊寅嚴寒

玄冥凝結五寒深冰雪連天釀大陰委堅有殍
民薦瘡膠河乏糴歲方稔膏脂已竭真無額筆
楚重加重可矜怙有春臺能煦物何由舒布慰
呻吟

對雨中桃花

桃花初放雨霏霏斜出牆頭四五枝紅潤却憐
微暈酒廉纖堪礙薄流脂數行錦字王孫怨一

天隱子遺稿

卷五

十一

悟齋齋

度春風鄭女悲愁絕倚闌人寂寞玉瓶何處貴
來遲

館地去家無里許浸潦不能鴈揭

霖雨綿絲窳戶庭幾居匏繫病如醒開看蜃蚶
之玄篆厭聽池塘鼓吹聲庭堦家家縣板度陸
沉處處買舟行豎儒無預憂民瘼漆室猶知慨
世情

楊梅

金鉤初摘紫離離饋向風簷中聖時甘酢竝兼
風韵絕穠鮮猶帶露華滋津涵齒頰流紅密寒
浸冰滌沁碧瓷蚶殼龍牙徒自美何如山下恣
淋漓

邯鄲才人嫁爲厮養婦

少入昭陽列錦屏夫容不耐向秋榮綢繆意結
機中錦飄忽身同水上萍龍具離披香玉冷風
釵零落袿衣輕逢人祇自啼雙淚敢訴君王薄

天隱子遺稿

卷五

十二

悟齋齋

倖情

題館樓

并引

已卯歲館鄭氏樓樓在園中虛曠可以
瞭遠始築戶牖未完縣板爲閣道步之
橐橐有聲工未訖我嘗居之雖遽廬亦
數焉感之畱詠

虛樓兀似吹臺敞危棧兢猶蜀道行不礙巖巒
窮眺望都來林屋見縱橫馮虛直欲凌風上欬

唾時當過鳥驚神
瞰定知來太乙多慙非是舊更生

卽事

東村鳴鑼喧不已
河水乘風漲入田
競脫門扉權抵岸
忙呼婦子盡乘船
暴泥補罅不遑息
斥堠防川如禦邊
嗟嗟民長豈知此
已辦秋來徵課鞭

吳子喬攜詩過訪臥病不能接病間答之

天隱子遺稿 卷五 十三 悟齋齋

被褐蹉跎老大年
秋來惟在病中眠
不知門外曾題鳳
無那溪頭忽繫船
一甕久儲空白露
半山孤嘯隔蒼煙
瑤華把贈情何極
珍重唯慙纖女篇

伏興

颯沓寒空一葉聲
斷猿巫峽共淒清
木天無夢猶西笑
銅柱何人想北征
幾樹昏鴉搔首立
誰家羌笛喚愁生
信來得喪非由我
咄咄書空總

未成

菴中

短褐蕭蕭寄水村
斜暉落葉滿荒園
潮光隱約林扉靜
野色蒼茫艸樹昏
徒爾商歌悲永夜
不堪衰颯望中原
誰云老驥非千里
尙想金羈玉勒恩

和許子送弟

遊子關河春暮行
楊花飛雪亂春情
驪歌乍啓

天隱子遺稿 卷五 十四 悟齋齋

辭吳苑絃誦初聞人
武城故國夢魂殘
月盡長洲離思綠
蘋生看雲久竚情
何限總是天涯憶弟兄

登翠峯山居

山亭高插白雲邊
鳥道逶迤復連泉
契禪心曾悟道樹
占僧臘不知年
洞門宵靄龍堂闕
雲棧嵯峨鶯嶺縣
一抹秋光煙景霽
清虛人盡沈寥天

菴夜

林房風葉夜泠泠
龕隱殘光斂一燈
欹枕濤聲聽不盡
傷落霜氣覺先凝
空門戒苦應難入
在路行艱已重懲
脉脉此心誰共說
坐消香爇思無憑

阻歸

歲晏仍留水上菴
香臺落莫對經函
祇須從事消岑寂
猶喜支公欸夜談
高樹有聲風乍起
前

天隱子遺稿

卷五

十五

悟清齋

林如晦雨初含
盈盈一水家
山隔日斷征鴻更不堪

憇筠上人房

石房深徧閉潮音
坐久彌清物外心
花散林香飄法雨
雲將嵐氣結春陰
清齋自有香廚供
短什聊同佛偈吟
久欲逃禪從惠遠
不堪塵海日浸淫

赴筠上人招

廬山欣得遠公招
謁石穿雲不憚勞
花鳥陸離

延眺緩林巒葱鬱
寓情高遙隨鹿子
投青壁恍

聽鸞音下紫霄
西竺自來清淨土
好皈依葉解

天叟

守玄過菴中再贈

絺綌淩風已後時
故家門戶感差池
一經不遇甘淪落
九坂曾經畏嶮巇
嚴武乍逢知尚淺
馮唐終老數何奇
蕭條更是孤園裏
貫酒無從爲

天隱子遺稿

卷五

十六

悟清齋

解頤

浮白軒望湖

落日高凭水上軒
望中指擬是湖南
村墟歷落煙初起
野樹微茫雨尚含
直變卽如帆影轉
天空俱入鏡中涵
泝洄總是勞生事
陸海瀾瀾自不堪

送春

并序

丁亥季春月大盡
詰辰初吉應朱明候

合古詩三月正當三十日風光別我苦

吟身之句友人命以爲題賦之余薄暮

多情撫時深念不覺其辭之費焉

可憐春盡已無些試問歸期日正賒南浦離情

悲莫任東君行色苦難遮曉臨明鏡銷華髮夕

對殘尊送落花潦倒且思延永日魯陽無奈又

西斜

其二

天隱子遺稿 卷五

十七

悟澹齋

悲歌劇飲送春歸明日蕭條樂事稀陌上何人

還繫馬天涯無處不沾衣瑣窻睡起楊花落皮

閣憑來燕子飛瞬息風光堪徙倚莫辭添酒戀

餘暉

丁亥歲凶漫述水鄉之景

水鄉生計太蕭然家戶胼胝務力田歲課未完

猶負責場功方訖已無飭寒瘁稚子黃綿裹餒

瘠衰翁白日眠同受形骸偏疾苦不知何處是

堯天

其二

轉展他方棄故廬一村煙火僅通餘門封恰有

蝸涎篆柴積惟容鳥毳窟甯參太繁增紙價筆

鞭空急勘糧儲于今擊壤無閒語只問長安有

赦書

其三

水區冬月太蕭條恍似乘桴入不毛日暮荒煙

天隱子遺稿 卷五

十八

悟澹齋

浮白野雨深寒夜唳空濠祈神不賽牲牢竭徵

吏無需戶口逃鎮夜不聞春杵相育風威發浪

聲高

其四

四澳泓涵浸未收平原沃野盡浮丘嬰孩寄育

魚龍窟藁葬依棲葦荻洲簷有鳴禽驚吏呼野

無與草重民憂歲時伏臘情俱廢父老相逢只

訴愁

其五

勞生無計日吁吁巷說家談計所如兒息竝攜
從市估饗餐不繼倒瓶儲既延魚婢無遺種族
及溪毛併見屠在昔方隅猶未改重來林木轉
蕭疎

其六

墟里無從貫濁醪黑風吹日旅魂消墮垣半倚
衡門立斷磧猶存敗網飄岑寂四鄰無吠犬槎
天隱子遺稿 卷五 十九 悟澹齋

牙孤樹有鳴泉元元疾苦流離甚誰請王人發
鉅橋

其七

行邊觸處動長吁舊日門闌今故墟積水瀰瀰
龜產龜明星暫暫雷無魚鳥知乏食將雛去鼠
爲顏塘悉類除欲觀風疇見內辯床空有一
行書

題國華樞左 并序

自甥氏云亡過門不忍盤桓一日從乃

嗣中林欵敘移時見其幹旋在故倜儻
有爲況孫枝馴雅稱其家兒不覺喜愴
交并爲之表著以慰幽靈

徙倚堂皇不再逢依然疇昔涕無從花枝手澤
空惆悵藥餌蟲絲尙裹封山水剩緣辜逸興羹
牆隨事想遺容竚看婉婉芝蘭秀繼述應知亢
爾宗

天隱子遺稿 卷五

二十

悟澹齋

感葉甥牡丹 并引

甥氏牡丹賞之素矣茲來花故灼然人
其萎矣觸之有餘悲焉爲詠之

庭花不負報年光誰適爲容祇自傷灑淚卽如
原上草返魂寧似海南香嫣然可對還妝點聞
爾何歸竟渺茫大化悠悠無足異不應聞笛在
山陽

庚寅秋暮登眺翠峯山亭

九野蒼蒼倚蓋縣登臨秋思浩無邊山家上下
窺重屋水窟微茫起暮煙浮世自來歸幻化達
人誰與究真詮冥心久欲逃空谷從此皈依雪
竇禪

翠峯山居

白雲深處架巖楹絕勝憑高俯碧泓九野雲消
清法象萬山風起壯濤聲斷碑尙刻天衣像古
梵猶傳雪竇名悔不加黎飯釋子每臨福地重

天隱子遺稿

卷五

主

悟濬齋

爲情

菰蘆小隱

澤國煙霏寄隱淪渚鳬汀鷺伴閒身古今上下
可千載清曠夷猶得幾人自是江湖歸魯望誰
將菰笠比玄真滄洲慘淡流風遠美爾于今一

問津

梅雨

梅雨霏霏十日餘鵲冠凭几意蕭疎鬢絲暗約

茶煙動肺疾頻修藥裹儲僉蚶何來汚半壁幽
禽無賴下前除草玄寂寞揚雄宅載酒無人問
索居

丙申秋澇

東南凋瘵未全蘇萬姓嗷嗷歲已無沈竈已知
連水窟望洋無復辨江湖爲魚爲沼憂昏墊靡
室靡家乞道塗在位于今多鄭俠不知誰獻上
門圖

天隱子遺稿

卷五

主

悟濬齋

秋雨

蕭蕭淅淅秋雨聲何來故向檐牀鳴太宇沈寥
羣動息破壁掩暝孤燈明此時精魂已飄蕩猶
咳神鬼相怔營絕漠孤園非此際黯然愁絕欲
無生

秋夜

悲風撼撼雨淒淒畸客沈冥小院西老臥空山
悲伏櫪愁醒中夜蹴聞雞晨回鏡裏孤鸞泣寒

微客中病鶴棲疇昔壯懷俱孟浪回頭青海路
空迷

九日登高

紫萸黃菊對芳辰歲事環迴易轉輪未任顏齡
安落莫欲隨佳契掃嶙峋行邊自有青田核坐
裏無嫌白氎巾谷塹陵夷迷古蹟龍山不是舊
游人

楔石 并序

天隱子遺稿 卷五

三

悟齋齋

楔石者先祖彰德府君欲建牌坊五材
既具緣以疾寢沉諸涯洙每過輿嗟倘
再有建日吾言其左券云

楔石淪夷枕水邊六丁鑱鑿自何年輪囷宛似
雙龍蟄剗刷曾無五馬鐫佇應昌期當復起行
將高擢豈終捐于公邁種堪徵信高大門閭屬
後賢

午日懷德甫

文船方戒屬春殘燕外晴絲馬上看再覩繁華
番作惡總來酩酊不成歡離絃欲鼓薰風寂芳
酌相尋舊雨寒瞻望暮雲思耿耿可堪衰鬢立
江干

賞玉蘭花 并引

貞甫庭下玉蘭花歲開燕賞必徵予殆
數餘年矣爲詩品藻之亦無下數篇雖
蕪陋不敢與花爭妍或花亦自慶知已

天隱子遺稿 卷五

三

悟齋齋

非虛生哉

荆山楚畹發靈根移植君家歲轉蕃共道飛瓊
來獻酒爭誇弄玉舞臨軒參差倒影春燈照下
上羣飛雪鷺翻白是清門多毓秀茁來種種盡
瑣璠

其二

瑤華燁燁正芳春旖旎庭前對玉人繞樹玲瓏
裝琬琰因風披拂動星辰銖衣未解含香密玉

頗纔舒弄化真自信遲齡猶未艾儘揀詩酒答
花神

仲夏同鄭氏兄弟游法海

翠微深秀闕珠林黃鳥聲繁繞綠陰潦倒百年
俱浪跡夷由一日是閒心松杉雨下攜輕屐落
荀風來披素襟愛是惠連能濟勝丹崖青壁慰

幽尋

葑山歸

天隱子遺稿 卷五

三五

悟齋齋

酒具旋收下翠微詠歌猶帶夕陽歸回看縹緲
雲初起倒映空明鳥不飛絕壑未窮還竚屐惠
風徐發復褰衣山靈閱盡人間在 前度劉郎已
到稀

泛湖賞蓮

出水芙蓉儼太真綵雲香霧鬱紛紛惟中掩抑
全遮臉扇底參差半露身迴出冰壺清絕在幽
居水國杳無鄰徘徊不任嫣然態猶隔滄浪未

可親

象生花

五色鮮妍闔綵絲分跗蹙頎競蕤蕤纖纖指上
呈奇巧簇簇機中起陸離靈雨未滋先沃若條
風不至已偏而長門閉却春消息蝶怨蜂愁總
不知

用韻酬葛震甫見贈

百年心事付江流蒲柳腴腴已望秋馳騁雄心
天隱子遺稿 卷五

三六

悟齋齋

空牧野棲遲薄業有滄洲五更蕭瑟聞殘漏萬
頃茫洋泛小舟猛欲逃禪依惠遠擬將蘭若作
菰裘

寄懷震甫

仲長僻居山水奇聲華燁燁動京師雞林已致
千金購鴻寶還應百代垂煙樹模糊分別嶼霜
林搖落感淒時遙遙一似仙源外颶末無從寄
所思

許裕甫邀泛白馬廟看月

夷猶蘭槳渡芳汀
片片玻璃水面生
大放胸襟延浩蕩
靜觀天宇下空明
何來仙樂雲中度
若有靈槎海上迎
跌宕于今堪自許
風流端已繼

袁宏

立春

玄英纔訖報春回
旋覺陽光動草萊
漫飲屠蘇且高唱
重看綵勝是新裁
婆娑不愧稱三老
遁

天隱子遺稿

卷五

五七

悟齋齋

隱何妨鑿一坏
擊壤但知歌帝力
垂竿寧望後車來

友人館中賞垂絲海棠

海棠晴日麗華滋
淑媛初看二八時
笑臉露鴻融膩粉
舞腰風細裊游絲
畫闌倚遍將無去
綠酒酣來不自持
任是紅妝多媚態
不應白髮浪相隨

和懋功德甫夜步

萬象微茫入混涵
星橋煙渚恣游探
虎谿忽訝成三笑
牛渚相逢接一談
烏鵲無依猶繞樹
影娥如見在空潭
年光代謝晨宵易
浩劫升沉未可諳

對山

一室如樊耿鬱憂
幸茲山色合虛樓
四牕拱挹分殊觀
盡日逢迎擬勝游
愜喜醒酣俱對寫
煙雲雪月總成幽
疏迂自分交游少
止合尋盟老

天隱子遺稿

卷五

五八

悟齋齋

一丘

天隱子遺稿卷之五

終

天隱子遺稿卷之六

震澤嚴 果毅之 著

華亭陳繼儒仲醇 閱

葛一龍震甫 叅

同里

居如琢伯瑾 訂

七言律

暮雨

泠泠暮雨檐聲急滴盡空階不可聞腸斷巫山

天隱子遺稿

卷六

悟齋齋

秋已盡夢回湘浦夜初分斜侵可怪簾衣潤獨

寂猶憐焙火爇吟就西堂轉蕭瑟朝來白髮太

紛紜

叢林深處虛舟所遺堂也過之興慨

叢林深處敞虛堂花石凋零事渺茫網綴尙懸

塵榻冷履綦何在露臺荒水因弔客鳴於邑山

亦懷人變老蒼脩短總來歸一劫故人何事感

山陽

壽寧菴訪洞然上人

花宮鬱鬱紫丘前應是瀉山隱大禪頂禮爲叅
迦葉座焚香同藉蔚藍天虎溪且駐成三笑圓
澤相逢話十年我有慧心思正見會須呈示鉢
中蓮

過廢園有感

貴游仙逝謝林丘長日風煙似晚秋腐草亂生
燐火細敗荷偏集雨聲幽花間粉蝶迷相狎石

天隱子遺稿

卷六

悟齋齋

罅寒泉閉不流箇是舊游金谷地依然風物不

勝愁

賞梅

吾生酷有梅花癖歲到開時意卽狂迂誕不嫌

隨荷鍾醉眠何待喚移牀五更殘月游魂宵一

路清風添骨香自分素心甘冷落儘教煙雪與

冰霜

七十五

桑榆歷歷歲崢嶸百轉千迴識去程蠹簡誤來
猶自喜菟裘未卜且須營坐湛梓子猶賢已管
領梅花爲主盟已悟息機無外事止惟觀化盡
餘生

春夜酌給孤園然燭觀梅紀事

載酒林園夜復并懸燈迴照萬花明蒼虬奮起
鱗全蹙烏鵲驚飛夢未成恍是白毫窺色相喜
從藍水遇雲英不知占斷孤山者翫賞曾無得

大隱子遺稿 卷六

三

悟澹齋

此情

友人邀過興福寺循至高峯塢

謝客能窮山水奇丹梯凌絕到應稀空於垺外
尋玄圃不道區中隱翠微盱望雅宜舒浩嘯行
歸猶惜逗餘暉自茲消遣煩囂盡千仞岡頭一
振衣

登九龍山望曹塢中一帶梅花

孤山下瞰平林遠萬疊梅花縱復橫跨鶴此時

游玉壘駢鸞何處覓瑤京輝光四照晨先曙霏
靄全消宇太清綿蕞不辭相枕藉一枝東閣笑
何生

喜聞寧夏報捷

朔方騷動杞人憂鼯鼠跳梁喜見收邊徼無虞
安祚席潢池一洗肅旃裘張皇令下天威赫討
伐功成廟算優文武自今匡國祚華夷一統固
金甌

大隱子遺稿 卷六

四

悟澹齋

其二

西笑長安喜欲顛俄聞絕塞靖風煙元戎一鼓
天驕震京觀功成露布宣始信終軍能破虜猶
知方叔善籌邊含哺獨有康衢老願祝苞采億
萬年

同友人法海寺觀梅宿千上人房

選樹尋梅過幾灣追隨么鳳園風間香泉引入
萬花谷仙嶼移來羣玉山放酒不辭浮白飲行

歌爭喜踏青還忻逢惠遠能清適曇月相照一
閉關

置小齋

落魄仍多長者尋聊除一室欸朋簪蟻封僅可
容周折蝸室猶堪寓詠吟六籍半生俱夢幻一
杵餘日是閒心客來契好形骸外啜菽相忘道
味深

送曹允允金陵讀書

天隱子遺稿 卷六

五

悟齋齋

春色薰蒸游子衣喜看題柱赴京畿成文隱霧
宜深晦刷羽冲霄在一飛投水勿令家信悞焚
舟無使壯心違桃花試薦龍門躍竚見駢駢駟
馬歸

送許子詳金陵應試

吳門三月送征驂百二山河錦繡圍洛下衣冠
成輻輳江南桃李報芳菲從看躍浪過三汲試
展冲霄在一飛江滸佇來多駟馬爭傳題柱長

卿歸

過白沙訪友人循百堦棧歸

一區清絕愛山家况復行春攬物華花積丹丘
迷曉杏苔銜錦石臥晴沙滄波鳥下寥天迴棧
嶺人歸落日斜訪晤無期隨得興未須乘雪始
爲嘉

再過彬上人室

虛堂閒爾思悽然白社交游已隔泉花砌蒙茸

天隱子遺稿 卷六

六

悟齋齋

遺鳥毳經臺寂寞吐蝸涎行雲不繫如來影止
水猶涵入定天正是山陽聞遠處令人惆悵邇
風前

集孔氏夜話

寒燈黯黯夜初沉江外羈人苦滯淫時去莫談
蕉鹿夢途窮殊切蓼蟲心雞鳴晦雨他鄉思雁
落空濠徹夜音愛有鄭莊能好客百花潭水喻
情深

辛酉歲侵別墅感懷

寒江蕭瑟帶長林，水竹浮煙藹夕陰。
一鳥青天懸極目，雙鳬白浪引歸心。
支離自覺身餘贅，浩瀚何堪歲大侵。
荒落無人相問訊，夜深江畔獨行吟。

暝歸

留懽無已謾忘歸，不道前峯藹夕霏。
怪是會蠻先結暝，喜茲新月乍流輝。
颺颺突起衝人過，烏

天隱子遺稿 卷六

七

悟齋齋

鵲驚棲繞樹飛，幾處斷橋連曲磴。
故行谿逕尚

依稀

聞蟋蟀

去年蟋蟀江城外，今去鄉園聽轉哀。
偃息忽驚秋草暮，窮愁偏泥候蟲催。
青萍掩抑心徒壯，白苧淒涼夜未回。
可是微機能感觸，居然心緒渺難裁。

與王謝諸友登西山

指擬西山欲到難，興隨王謝恣游觀。
雲屏四合闌林屋，煙駕相期訪石壇。
橘柚玲瓏秋近晚，松杉盤鬱畫生寒。
登登直上摩雲頂，宇宙昭回眼界寬。

寄陳懋功

夢月高齊寄隱淪，鼓琴寂寞在河汾。
德星素重元方譽，桃李爭傳伯玉文。
花映疎簾生藻思，風清靡草散餘芬。
思君不遠粉榆里，猶隔蒼蒼一片雲。

天隱子遺稿 卷六

八

悟齋齋

片雲

寄錢子如川

鳳凰橋西思故人，涼颺淒雨又蕭辰。
會同谿谷拾瑤草，今隔滄江愁白蘋。
一夕虛堂蟲語切，三秋絕壑雁書淪。
山陰禊事顛相遲，何日胥江一問津。

登平嶺三茅祠

縹緲仙臺倚鳳丘，山程紆鬱盡松楸。
振衣直欲

凌歊上飛鳥還同御氣游繚繞煙雲來句曲迴
翔鸞鶴下瀛洲清都自古仙靈宅玄極光連紫
氣浮

登葑山龍首眺望

帆檣漠漠遠蒼溪晶屬浮雲拂檻低越微蘼蕪
千里合湖潯煙靄萬家迷觚稜遠近環洲裏島
嶼縈迴落日西宇宙混茫千古意紀游遮莫向
空題

天隱子遺稿

卷六

九

悟澹齋

登千山嶺望九塢中梅花綿亘數里
洞庭絕勝梅花景萬落千區總是春天嬌玉龍
飛不去平鋪雪練皓無垠坐消几界移姑射化
作清都寓上真絕韵高標疇領略在今和靖豈
無人

後警

鯨鯢浮溔海波揚羽檄徵兵擾四方忍滅箕封
令廢祀敢違明朔拒來王摧颿可恃禺疆險枉

矢那侵斗極光閭帥于今多衛霍卽聳俘馘獻
明堂

訪莊鳳山不遇

偶從山館問初衣寂晝無聲半掩扉敢效狂生
題鳳去空煩稚子抱琴歸玄思欲對窻禽語秀
纈頻看帶草輝曳杖行歌猶緩緩近郊回首半
煙霏

登莫釐峯

天隱子遺稿

卷六

十

悟澹齋

元峰凌轡萬峯低九野平臨望不迷天入金方
澄潁氣煙籠玉柱護朝隲浮圖直指靈岩北大
黃回看震澤西日厭塵氛居在溷何由高陟紫
雲棲

探林屋洞

洞天今日遂真游驗有靈威迹未收行處草腥
過鹿徑坐邊雲濕近龍湫潛通地肺知名久絕
勝天台入隧幽只此堪偕園角隱未須方外覓

丹丘

春夜酌給孤園然燭觀梅玉枝照夜似迎

姑射之神花霏煙霏如入梅檀之國事爲

絕勝紀之

銀燭高懸照玉真香魂冉冉六宮春解妝故卸

瓊瑤滿入寢猶聞腦劑勻曾與夢來情未斷非

關睡足態還新聯翩粉靨盈盈思絕勝燒燈翫

美人

天隱子遺稿

卷六

十一

悟濤齋

送宮人入道

承侍昭陽閱歲華尚衣求去事袈裟笙歌寂寞

長門遠雲水優游覺路賒自信梅林能梵果不

將祇樹易宮花空門一入心如木無復春風起

怨嗟

秋晚有懷

獨上高臺眺遠岑停雲落落動哀吟魚書未達

江流迅蛩瑟初停露氣森爲念授衣還井邑可

忘修禊在山陰江皋已漸成搖落泗上何爲久

滯淫

詠假山

夸娥先已斲雲根巧匠枚成萬玉林花繞重重

谿徑仄水環曲曲洞門深巨熬特自雲中下靈

鷺遙從海上臨少俟秋高天霽爽會同袁粲一

披襟

寄金德甫

天隱子遺稿

卷六

十二

悟濤齋

郅邑曾聞在魯墟關河迢遞絕雙魚別時正值

流鶯候回音應當落雁初四海逢迎知好客一

丘牢落獨愁予兩情脉脉誰能寫都屬清光一

照餘

又寄德甫

闔廬東去水悠悠直抵汶陽是兗州天外故人

千里隔雲中哀雁一聲投高秋峻嶽披雲霧遙

夜空庭望斗牛尊美鱸肥當此日他鄉何事爲

淹留

茅場嶺望諸墓道

莫釐東下指平原
華表重重列墓門
苔蘚半封惟古碣
松杉俱盡只空垣
枯魚一出千年恨
杜宇空啼半夜魂
漢寢唐陵猶寂寞
田疆古冶復何言

居椒麓醫寓鄭園

一囊游寓鄭公卿
金匱儲來肘後方
樂府新詞天隱子遺稿
卷六 十三 悟澹齋

追短李上池奇訣授長桑
琴尊徙倚湖光碧
杖履夷猶野色蒼
一自董仙棲息後
杏花千樹有遺芳

春日閒居有懷陳金二丈

蕭齋盡日苦無悰
宛在伊人未可從
稍隔榆煙疑別嶼
止隨梁月暗清丰
暖風四野鳥聲亂
曉日一簾花影重
虛此韶華憐暮景
不堪憔悴憶何顒

自敘

脩脩白髮散離披
偃息空齋靜養頤
已化雄心成瘦鶴
止餘枯骨似靈龜
吾伊沒在番成祟
漫漶餘生自認癡
大化機緘誰得悟
莊生縣解是吾師

游翠峯山居

翠微連嶂起嶙峋
雲樹重重古剎深
道脉未漣流梵水
法華常顯護祇林
曇師白鶴曾留駐
靈天隱子遺稿 卷六 十四 悟澹齋

運青秘會訪臨枕
藉梅花香沁骨
灑然冰玉貯胸襟

自述

謝却塵囂老更慵
胥毋一曲自潛踪
同人漫興惟輕槥
到處生涯任短筇
春至喜聞黃鳥哢
秋來閒扣白雲封
不知蠻觸緣何事
盡日酣酣習戰攻

東主峯

昔年展戰向桑乾休息于今撫舊癰自信不俟
如李廣空懷得主似嚴安青天故屈于將老白
日偏遺永巷寒過事已消成幻夢未須懷舊說

邯鄲

送丹石弟之金陵兼寄子宇春

鴻雁江天送弟兄綵衣先在鳳凰城燈前短髮
蕭蕭影書內餘言欸欸情感戀歲華良易謝悲
皇人盡信浮生縣知烏烏私情切一泊龍關卽

天隱子遺稿

卷六

十五

悟齋齋

寄聲

送金德甫

鶯花荏苒故園春何事離家作遠人班馬未行
猶帶酒蒯緱相贈欲沾巾空山煙月專相遲異
國風霜好自珍秋去刀環如未報令人腸斷楚
江濱

經招隱園

招隱遺來叢桂林經行時切黍離心芳筵久撤

臺雲冷曳屐重來徑草深養鶴林空惟鳥毳放
魚池涸只蛙吟未須感慨興亡事苜蓿葡萄自
古今

壽看經院茂林上人

自昔遠師遺白蓮上乘今有茂林賢西巖蘭若
作常住南嶽袈裟得正傳雲月照空池水淨叢
雲流淨鏡光圓了知不二能超悟應見菩提有
大千

天隱子遺稿

卷六

十六

悟齋齋

贈梅紅較書

綠砌雕闌十二重芳姿先占海棠紅似看小玉
酣春酒忽訝飛瓊度闌風清態未須紅燭照香
肌應得絳紗籠誰言脂粉能相浣亦共繁華變
不同

高樓翫雪

珮環零亂六銖飄神女盈盈下紫霄泥蕩太虛
迷一色峻嶒喬岳見清標方壺已接琳宮近上

界空聞玉宇遙自昔兔園遺妙咏於今無復繼
風騷

代寄美人

曾傷香雲駐小車銀箏歌噓欵燈華仙緣一自
藍橋後絕代今逢洛水涯魂夢自憐還自賞形
骸誰似爲誰誇西風回晉金陵地腸斷青樓小
玉家

代訓

天隱子遺稿 卷六 十七 悟齋齋

幾迴南陌望香車蕙歇蘭銷感歲華秋思雙
羞鏡裏春心一刻遶天涯魚牋有意應相寄膏
沐無心忍自誇爲念野蠶能作繭看花重過四
娘家

許氏館中有燕來巢惡其泥漬壘成輒摧

毀之于因悲而嘆焉

汝國烏衣在海涯南來應是暮春華綠蘋香亂
迷芳雨黃鳥聲殘過落花顚悴可憐同逐客栖

惶何事尙無家揭來盡是支離境爲汝勞勞起
怨嗟

庚戌紀時

元戎功業海西頭城下王孫貴未侯寶劍光輝
清塞月錦裘凋敝禁垣秋中興不數周宣烈雲
夢無煩漢主游千古英雄還渡落獨憐蠅點不
勝愁

其二

天隱子遺稿 卷六 十八 悟齋齋

聖主山河磐石安清郊戎馬不曾看百年已忘
苞桑計萬竈誰登上將壇鳴鏑故應瞻冒頓尺
繩空欲繫呼韓功名要向燕雲外隴水淙淙濯
肺肝

其三

天高雲黑洞秋暉悵望重玄事總違相國門前
金作埒真人壇上玉爲衣繞城山色風煙起向
海河流日夜歸攜手祇須尋樂上草萊終臥北

巖薇

其四

風勁雲高肅帝居
神君來降上林祠
泰山欲望東
封仗渭時曾瞻北狩儀
玄極羽流持寶籙
侍臣門下謨青詞
文成富貴殊堪羨
怪底身名到鳳池

其五

百二山川錦繡遮
金墉龍虎奠中華
秋高河朔天
隱子遺稿 卷六 十九 悟齋齋

驅雲騎日落城邊
起暮笳退虜未酬文
士策論功欲降將官
麻朝廷有道方隆盛
委澤么麼莫漫加

其六

金章紫綬漢廷身
暴骨橫尸車下塵
賞罰令嚴真聖主
死生名重竟何人
樗材不伐休論壽
蒲質先零亦自春
回晉明時無限意
江山千里重傷神

其七

大將旌旗出塞遙
指揮如意坐輕輶
士生菜色親兜鍪
虜向花原射隼鵰
萬竈供儲非一日
八方征賦約千條
休爲身計叨榮祿
天上恩光日月昭

其八

彩鳳泥書出漢城
九遷曾貴上台星
綱常不似雲煙變
今古真同泰華停
坐論才名非易選
象天隱子遺稿 卷六 二十 悟齋齋

恭流殛見常刑
蒼生不爲歌黃鳥
亦使寒原鬼餒青

寄蔡林屋

一派笙歌出畫樓
風流彷彿在揚州
朱簾捲雨來三鳳
碧簾眠雲傲五侯
杯玉釀酣山色晚
扇羅香拂桂花秋
題詩報道張公子
願惠殘書療客愁

其二

郎官宅裏舊簾櫳
鶯燕頻來認主翁
霜月寄情淮水上
煙花迷客秣陵東
梁園倦後思家切
里閭多卜館同松菊未荒勤
爲理先將栽灌教兒童

和懋功送德甫

春江千里綠波平
惆悵驪駒曲已成
目斷天涯將逝鳳
誰全谷口聽流鶯
久聞竹箭流芳譽
暫挾桑弧擬壯行
後夜登臺窮望眼
氏房星下是

天隱子遺稿

卷六

三

悟澹齋

郊城

訪進甫震甫讀書法海寺

藏脩石屋閉雲深
壁競三餘費討尋
筆采見來生藻思
書囊談盡契玄心
軒屏翠溢嵐光入
几格香浮花氣侵
流水高山同妙賞
鍾期良慰有知音

月夜懷懋功

何人批抹擅風流
之子堪同汗漫游
獨對清光

在東里亦知孤興倚南樓
雁行搖曳星河迴
露氣飄零枕簟幽
自古勝緣誰得共
忽聞羌笛不勝愁

九日讌集法海寺

振衣巖嶠起凌歊
信是釐峯萬仞高
山鳥獨吟成雅曲
野花多采薦香醪
羣公跌宕情偏逸
老子婆娑興亦豪
爲藉赤龍驂下上
窮游殊不困雕尻

天隱子遺稿

卷六

三

悟澹齋

感遇

采菊言從澗壑游
碧雲蒼靄澹清秋
登臨不任悲千古
安攘誰能靖九州
蠻觸未夷瀛海沸
螽蟴屯猶繫朔方憂
卽今終歲駢馳者
寧得滄江翫白鷗

病次東德甫弟

春風爲別又經秋
把袂思君話遠游
玉樹可攀猶伏枕
瑤林何在獨凭樓
寤言永矢青山約
契

賞還同白社流久杜衡門惟却掃近開三徑爲
羊裘

德甫邀予過鄭園較詩談奕予先有它諾
不往柬之

鄭子幽居谷口深丁丁伐木有同心欲臨池水
觀揮翰旋向河汾聽鼓琴蘭臭旣同堪對賞樗
庸無似弟相尋多慙郢斲非吾分爭見羊何接
細吟

天隱子遺稿

卷六

三

悟濬齋

贈進甫震甫讀書法海寺

洞門窅靄寂無喧心遠悠然地自偏上竺山來
兜率境祇林別有蔚藍天簷花日暖披文繡庭
竹風清韵野絃妙感會來俱藻思可知三昧入
重玄

雨後觀梅

閉門寂寞經春雨壠外梅花悄不知猶喜高情
偕故侶不妨餘興翫殘枝銖衣卸卻香猶蘊粉

頻啼來泪尚滋爲想綠牕憔悴也無因折去寄
相思

寄鄭涵甫

盤阿深處稱頤閒窈窕風煙韋杜間猶是子真
遺谷口何如角里在商顏一籬花發常沽酒三
徑苔封恰閉關信是小山堪寄隱向來叢桂有
誰攀

送徐約齋先生謁選

天隱子遺稿

卷六

四

悟濬齋

吳門春色動征驂上苑初來試錦衣雨露還將
綸旨下風雲旋繞劍光飛延陵入聘觀周樂徐
樂同徵至漢畿叱咤故人俱已達莫言王貢事
應非

答雲岩上人

彌天西去有珠林九塢縈迴澗壑深風度虛巖
聆梵唄月沉止水印禪心皈依未入菩提境偃
息空思覺樹陰欲與惠師談四諦廬山白社擬

重尋

端陽日感時

歲元財啓復天中風物依然感異同一井幾家
安俯仰三湘七澤轉溟濛澗谿自在菰蒲綠門
牖曾無縷索紅安得重熙回泰運絃歌如舊大

江東

其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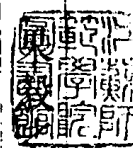
艾葉榴花猶自鮮襟情衰颯思華年娛心抹澁
天隱子遺稿 卷六 十五 悟齋齋

飛舲渡俠氣摧隕放酒筵盛感時艱靡騁所寤
窳道喪若流泉佳辰徒爾成吁噫九辨吟來弔
楚賢

天隱子遺稿卷之六 終

天隱子遺稿卷之七

震澤嚴



華亭陳繼儒仲醇 閱

靈巖朱廷佐南仲 訂

同里居如琢伯瑾 叅

五言排律

瑞蓮詠

嘉荷始獻奇駢萼競華滋稟受金方色敷榮火
天隱子遺稿 卷七 一 悟齋齋

德時罕無應作瑞明兩是爲離素體明玄瀨清
暉映玉墀平衡惟左右偃仰或參差隨卞呈雙
壁江阜出二姬騰開爭妒媚心斂各凝思禎取
冰統綴香分腦刺遺合歡誇媲美比耦昵聯私
振鷺飛交集連環喜竝持毬毬張羽葆皓潔妙
瑕疵惹的生珠粒葦茹護縷絲星懸宵景麗月
墜夜光遲有斐元嘉社多情鄭女詩騷壇諸逸
響流咏正葳蕤

上廣文徐師尊

聖主弘文化賢師列上庠雙旗懸海邑單舸入
吳疆蒞職餘三祀移風洽五常人文會宜明儒
術肆恢張孫業從游息陶鈞喜振揚敬敷共以
靜善喻色而康髦稚成多畧早比著令望廣文
清似水無已潔如霜座迴帷紗赤庭深帶草長
菁莪蕃泮泚桃李萬春陽壤表涵光霽嘉心格
善祥晦翁遷鹿洞伯起賀鯉堂宣室虛前席南
大隱子遺稿 卷七 二 悟齋齋

臺亟薦章校譽青竹汗保直翠芸香篤裴陳三
劉委蛇報七襄寵存留祕省賦就獻長楊果也
生巖僻欣逢曙景先未由承眄睽恒自惜滄浪
枵朽奚容斲泥蟠詎可翔私心屬山斗瞻佇敢
云忘

壽黃元叟

洵美金閭彥龍翰許旦評國華方振秀稷下已
知名允握靈蛇寶高標玉樹英品充浮赤野利

器淬青萍智瞻推雞識詞雄吐鳳聲巍峩山斗
峻坦率吟畦平善政綏遐服賢聲達上京中牟
稱雉擾單父尚琴鳴梁肉多遺愛尊鱸早謝榮
故園懷舊業幽壑遂初情出墅單攜鶴尋山遠
聽鶯海鷗通慰藉蕉鹿任虛盈撫桂齋程服餐
芝道味清圖書湛不廢碑板賀先成令祚光前
哲餘庥保後生封胡成濟美元季敢爭衡瑞靄
彌崑嶠彤霞綯錦城東瀛三島近南極一星明
天隱子遺稿 卷七 三 悟齋齋

介壽聞文燕徵歌繞畫屏琅函遙薦頌緱嶺遞
吹笙簫史雲中下安期海上迎爲公徵上壽嵩
嶽締貞盟

代贈曉江麗人

佳人罷曉妝緩步出蘭廂薇露濡新澤猩紅繫
短裳熒熒迴絳燭曖曖映熙陽餘豔驚暵采初
醒翫海棠懷春舒笑靨絕在逞容光璨璨珊瑚
樹云云豆蔻湯輕醺花散影微汗粉流香曙色

雲霞麗年華桃李芳可餐嬌欲滴無任願相將

已幸貽彤管還期解佩纓自矜心所愛倚靡結

中腸

五言絕句

盧橘

離離黃金實湛湛白玉盤大官頒退食絕勝蔗

漿寒

和避暑詩四首

天隱子遺稿

卷七

四

悟澹齋

疎颺幽林下層颺碧篠間石臺舒小簟高憇有

餘閒

其二

密樹間雲蓋連陰水石間澄懷無一事卻塵自

凝閒

其三

洞壑餘冰雪松寮廣萬間滌人清思爽姑射對

高閒

其四

願隨黃鵠舉飛入圓風間滋領絳雪膏吹弄玉

簫閒

蘭花

不獨形殊草應知意近人親賢思入室薰德擬

爲鄰

其二

幽蘭生澗底虛谷遠聞香但持清素蘊無人亦

天隱子遺稿

卷七

五

悟澹齋

自芳

水仙

修葉裁羅帶繁花曳珮璫盈盈步江水小襪暗

生香

其二

拾翠凌波遠含香濯水新月明江上步疑有弄

珠人

水仙竹

弄月凌波遠和煙滴露微幽心自相映歲晚共無違

山茶

寒雪羣芳萎朱甍映綠林非無春媚色畱此歲寒心

水仙山茶

白壁誰能涅丹砂更有神相持凌歲晚雅復見

幽真

天隱子遺稿 卷七

六

悟濬齋

牡丹

泣露啼春淚叢雲炫曉妝含情渾不語猶憶在

昭陽

繡毬

綽約凝清露輪囷結藥珠月明人不見影過碧

牕虛

水仙梅

不憚風霜節相持冰玉姿幽心自相映清夜月

明時

梔子

朝游芳樹林花氣襲幽襟信爾能俱化應知重

盂簪

桃柳

花引迷津客枝牽別路人芳情空冉冉細雨又傷春

碧桃

天隱子遺稿 卷七

七

悟濬齋

春風吹玉樹爭自媚容光如何仙嶺側獨秀隱

遙芳

桃花

天天美人姿顏色似丹渥細雨褪胭脂殘妝晚

來薄

菊花

不競春草榮相將歲華晚所以君子心孤芳自

懷寒

其二

春榮心不競歲晚抱幽貞終古餐英者誰能似
屈平

菊竹

仙姬含素蘊君子抱幽芳道意能相合山林歲
月長

其二

菊操既可貞蘭芳殊未歇所貴君子交愈久愈

天隱子遺稿 卷七

八

悟澹齋

芳烈

茉莉

異卉傳仙國穠香溢麝蘭碧牕涼夜靜清露蘂
珠寒

蘭

寒葉楚煙淡疎花湘水幽騷詞著遺德春言懷
未休

蘭石

秀色一同潔微香有餘清幸茲托幽石永言保
幽貞

梅仙

婉婉飄羅帶珊珊曳珮瑤月明人不見行處有
遺香

梅竹

君子佩蒼玉美人懷素襟如何當歲晚相見在
空林

天隱子遺稿 卷七

九

悟澹齋

采蓮曲

荷花映水妍欲采隔深淵尋絲難得藕委的不
成蓮

其二

嬌娃蕩絲橈采蓮溪水側驚起雙鴛鴦翻令心
自惜

七言絕句

送客金陵懷舊

高城曙色繞雲霞之子乘春覽物華自昔壯游
今暮矣每緣芳草思天涯

爲陳叅軍賦與鶴

暇日庭堦無雜賓棲遲雙鶴寄風神他年共引
緱山去羽駕翱翔覲紫宸

雨打秋荷

紫房垂的向秋時敗葉蒙茸雨莫支處處陂塘
總蕭瑟隔江空唱采蓮詞

天隱子遺稿 卷七

十

悟澹齋

題水仙花

冰雪凝香沁玉肌悄寒無語意遲遲玉盤金釵
盛清露持向風前欲勸誰

贈梅紅校書

腦臍微薰散曉風胭脂輕染帶春紅清宵獨倚
瑤臺月絕勝穠妝燭影中

水仙

羅帶盈盈卷翠重步搖縈曳玉玲瓏微風暗約

芳魂動恍惚陳思過洛中

其二

月華雪色夜溶溶曳翠鳴璫小院中爲問當年
遺幻影飛瓊行入蕊珠宮

其三

仙姝旖旎出蘭廂月下盈盈曳珮璫小襪凌波
誰可覓一庭芳露繞遺香

其四

洗盡鉛華露淡妝顧然羅帶蘊清香月明恍見
幽庭下莫是瑤英出洞房

梅花水仙

湖上春生玉作花暗香疎影玉橫斜美人一笑
凌波去知是孤山處士家

其二

藍橋裏玉逐春嬉漢水明璫弄月遲若是風流
同一格郊園隨處結幽期

天隱子遺稿 卷七

十一

悟澹齋

其三

曾向深宮訪玉真
羯來妝點上林春
瑤環瑜珥如相贈
無限風情欲動人

其四

投珠抵璧是何年
密綴疎紆野水邊
邂逅莫遺交甫珮
靚妝端使壽陽憐

其五

水晶簾捲玉屏空
鵲聲寒月影中
一點輕埃

天隱子遺稿

卷七

十二

悟齋齋

渾不到元君臨御上清宮

梅花

臨風粲粲玉爲姿
春到人間蝶未知
記得西湖泊舟夜
月明風淺見橫枝

其二

月白風清人不知
水邊籬下正參差
吟筇漫曳衝寒去
清絕幽人雅自宜

其三

僻愛梅花非所私
閒情幽分特相宜
白雲堆裏從礧礧
明月牕前人夢思

其四

羅浮仙媾誇千載
一見如何遂隱淪
豈爲師雄今未得
不知林叟更誰人

其五

冰壺澄澈夜深沉
峭壁凌虛拂翠塵
驚起玉龍飛不去
滿空月色混虛真

天隱子遺稿

卷七

十三

悟齋齋

其七

東隣有女姣而皙
乘月來升墻外探
半吐春心猶未盡
不知消息遍江南

其十

月華匝地俯蒼虬
虛籟無聲夜轉幽
睡起羅浮香夢裏
只疑身在玉京游

其十一

綠牕迴夢夜初沉
香散微風起暗塵
羌笛無端

最惆悵忽聞吹落怨佳人

其十二

若耶溪上阻樵風小泊灣深夜正中照水一枝
龍掉尾半垂孤影壓牕蓬

其十三

蒼根屈鐵幹查枒占斷江南第一花影落溪橋
清淺水又隨明月上牕紗

其十五

人隱子遺稿 卷七

十四 悟齋

瘦影鱗鱗臥玉龍寒香冉冉白雲重江天萬里
雪花滿夢斷羅浮第幾重

其十六

月痕斜度粉牆西匝地蒼虬瘦影低紙帳涓涓
清夢足只疑身在玉樓棲

菊花

數莖籬下破秋容亦是淵明雅淡風爲謝鋪張
春色者于今誰復傲霜紅

其二

清芬自合隨高潔逸操還宜伴隱淪總是蕭疎
違聿味怪來三徑寂無人

其四

籬下秋高露氣清幾叢芳菊正萼榮悠然獨坐
南山下漉酒堪忘聿上情

其五

五雲盤錯繞檐楹儀鳳翔鸞相對明却怪三閭
天隱子遺稿 卷七 十五 悟齋

偏煞景不畱清翫欲餐英

其七

斬來奇石瘦峻嶒石上黃花三四莖自與松筠
偕歲晚不隨桃李競春榮

其八

寫出陶家三兩枝亭亭猶是傲霜姿幽人認在
籬邊意索酒相看雅自宜

其九

石下孤根擁翠叢獨持偃蹇傲秋風回看昔日
成谿者一霎都歸朽腐中

其十

不與繁華競豔陽獨將奇節傲清霜自從相識
淵明後占斷風情異衆芳

荷花

錦袍纔褪露香肌團扇低回半掩虧好似太真
初浴罷華清池上未歸時

天隱子遺稿 卷七

十六

悟澹齋

其二

溫泉初浴太真妃笑臉低回掩翠衣愛是芳肌
多膩澤曾聞仙露賜薔薇

采蓮曲

采蓮歸去逐微風玉腕纖纖盪槳工驚起鴛鴦
飛去也却嫌儂爲妬雌雄

其三

池上紅妝遠近明水嬉初放六宮行風披羅袖

舒還卷閃欲窺郎一寄情

其四

池上紅妝照水妍玉盤初浴內宮仙綠羅半曳
嬌無力媚取君王手自攀

其五

玉腕纖纖盪綠絲舟若耶溪上採蓮游花邊葉底
爭相映不解逢君自掩羞

薔薇

天隱子遺稿 卷七

十七

悟澹齋

翠架花叢錦繡圍東山曾憶美人歸碧簾風細
香浮動恍惚春魂在舞衣

其二

露勻紅粉嬌新妝驥嬖低枝胃女牆珍重佳人
雲鬢裏不將珠翠轉容光

其三

太液池邊列錦屏水晶簾幙細風生何郎不解
渾相狎笑靨微含似有情

其四

熙陽乍起微含笑
細雨輕沾半斂愁
嚬笑對人寧有意
年年惟恨歲華流

其五

新紅輕染露華勻
笑臉微含百媚春
風約一枝扶起處
墻頭瞥見倚妝人

其六

晴日當樓曉香歇
錦帶盤空欲成結
鶯聲漸老天隱子遺稿
卷七 十八 悟澹齋

柳飛時狂風吹落猩猩血

垂絲海棠

翠絲裊裊弄輕柔
銀燭炎寒夜色幽
睡起紅妝猶帶雨
馬嵬啼頰不禁愁

其二

露沾紅粉泥香塵
獨步西州一國春
怪雨無情能作媚
臨風含笑欲撩人

其三

紺苑微風斷俗塵
一枝自放海棠春
雨霑紅萼嬌如醉
絕勝燒燈看美人

其四

口脂流潤倦香魂
承得君王雨露恩
何似馬嵬銷國怨
紛紛翻落作啼痕

牡丹

儼若名姝舞玉盤
紅纓翠袖錦雲冠
天然國色應無比
宜稱豪家百寶闌

天隱子遺稿 卷七

十九

悟澹齋

夜合

雙抽碧玉翠亭亭
共獻瑤卮倚畫屏
最愛逼人清思足
半牕明月夢初醒

其二

一枝高挺勢崢嶸
翠鬣紛披玉斗橫
訝有仙靈來獻壽
夜臺斟酌露華清

玫瑰

紫玉盈盈擢翠枝
曉勻微露更葳蕤
江南春盡

愁無賴欲掇芳心寄所思

春日游桃花溪

溪上桃花千樹明移家無計且經營石梁不是
迷津處明月中流鼓枻聲

午日觀競渡

吳俗近傳荆楚記具區今作汨羅溪一川水溢
連舸艦兩岸風多雜鼓聲

天隱子遺稿 卷七

王 悟齋

天隱子遺稿卷之七 終

天隱子遺稿卷之八

震澤嚴 果毅之 著

華亭陳繼儒仲醇 閱

同里葛一龍震甫 參

靈巖朱廷佐南仲 訂

序

送巡宰童曲江致政榮歸序

先王經理天下何慮之深而制之密耶內而京

天隱子遺稿 卷八

一 悟齋

圻百辟卿士以寅亮天工外而藩服則有牧伯
連帥統而御之撫而綏之若是乎彌綸之至可
謂善矣然屯營之外又獨有專官以董其事何
者裔荒微絕之區去治遠而化弗能周或狃偷
之蠶犴或鼯鼠之跳梁竄伏爲姦攻椎以剽非
止戕民而潢池之孽率由是以滋置而弗戢非
安攘之意也是故察要害之處立之巡司巡司
者練甲兵警邏候以輯盜爲職盜息民安則國

家寧謚譬猶人之一身保固其腹心而皮毛之
餘亦勿爲疥癬所苦平其榮衛胡不永年知養
身之道治國者可容一方之弗救哉吳之東洞
庭山古曰夫椒居民駢坐其上滙五湖而分巖
壑五湖滙則沙漠無涯盜由外至者巨爲之測
巖壑分則泮渙無統盜由中匿者固可以撽刻
求則叢怨於民懈弛則譴呵於上坐鎮晏然而
功能稱最其惟會稽童公之宰是乎公爲人謙
天隱子遺稿 卷八 二 悟齋齋

和不忤與士人相得廉勤有能爲守令所喜其
尤可稱者先任往往以獲盜爲奇貨賊令多援
殖已媒利之資軀而後已民乃驛騷公惟覈其
真以讞毋使蔓延株及以禍善良剗宿沿而去
之如滌且敕兵無擾連屬不肯自蒞任於茲三
載間問恤靜尤足生羣公共偉偉卓佚時流者
歟詩曰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凡分符而出以宣
力於四方者豈惟秩之崇卑爲高下秩崇矣而

骯髒弗職盤於官箴雖崇則忝一命也有心愛
物不尸不素卑亦嘉焉昔仇香署簿考城王負
謝曰枳棘非鸞鳳所棲婁師德補尉江都盧永
業見而奇之謂爲公輔器賢而隱於下僚古之
人皆然以公之行能受委專城必綽有猷爲晉
於循吏移仇婁之譽未可知矣若是行當有顯
陟以克厥志夫何投簪之志屹不可回引疴自
陳以求必致嚴子曰嗟嗟爲貧而仕卑官垂老
天隱子遺稿 卷八 三 悟齋齋

而希末景靡不以身孤注乾沒於終若枵腹之
夫遽而屬厭已耶惟公見機明決勇退於未艾
之年理擢湖濱言歸海邑第山之故舊相予有
年惠孚而情洽依依不忍別也猥以贈言屬之
累累思宦轍必終於歸惟歸之有榮辱耳彼其
彼告而休僕夫况瘁奚其榮公之歸也臺憲旌
之士民頌之越鄉之薦紳亦且重爲歆歎目以
季鷹之屬不謂下僚少之舉觴而相與迎勞何

其榮何其榮吾山饒行之人咸偉是言而書之以贈

贈洞庭葉敬峰先生義舉序

代

甚哉義之足以遏亂略也義既明允而仗之以鳴於天下何有恃抗窮奇何者義之所向可以通天地格鬼神貫金石孚豚魚因人心所同疾而爲之誅夷又何王章之弗勅乎雖然豎子馮而游千仞之淵其所由來者漸矣在昔成周之天隱子遺稿 卷八 四 悟齋齋

時城中有國禁郊外有野禁止閭族黨之間亦莫不有適人以時其訓以是民眇回邪而太和之所以洋溢也逮三物之教既弛五戒之令弗申風俗之淪夷如川之奔潰四出而莫知所底止矣吳之與區有洞庭兩山在太湖決滂中去城府百里四民之外又有嵒窳饕餮之流比周爲黨各負其桀驁之資魚然以逞民罔不慙而莫敢謂之誰何若是較之潢池反側惟埋剽竊

之徒茲其蠹蟲已耳不戈矛而刺人以斃非阬坎而陷人以沒者也毒流既稔肆皇天弗尚而冥冥之中假手於敬峰先生先生直諒剛方勇於行義爲鄉邦之所馮翼慨然歎曰吾弗能州里一千城哉於是偕里中耆老數人陳諸臺臬有司受其辭以覈率艸刈而禽獮之如比叻事時人人爲之悚慄旣攘安就緒則又相慶於途曰而今保有家室伊誰之資於乎藩籬隔而兩

天隱子遺稿 卷八

五

悟齋齋

汝分狡獪之勢方張非有大不得已者誰敢任之卻步於虺蜴之前蔓草難圖仍猶畏其芒刺非先生有浩然之氣如山甫之不畏彊禦苟克嬰茲史稱郅憚樊中子楊阿若好爲人排難解紛殆不逾是且聞先生居閒醇謹篤行君子也獨不能以姸阿下人拔寬於沈滯之中伸枉於陷亡之際數數不可勝紀子季游山中山人因季而請於子曰倡斯高義弗徵於辭其奚以風

隣邑辭矣而非出于太史氏又奚以風天下後世邪惟春秋之法以聲罪致討爲正茲大有裨於典刑而弗爲之歟非所以示勸懲之道也詩曰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予迹之以爲先生贊云

菰蘆小隱後序

王康琚嘗言大隱隱於朝市小隱隱於山林隱一也而有大小之不同何歟蓋好尚者古人之天隱子遺稿 卷八 六 悟齋齋

所以立心而趨向者心之安厥止也立之不以其方面止之不以其實翕然而趨猝然而渝以終南爲捷徑而不愧草堂之靈者又何隱之足云是故游心於廣漠雖迹滯而神徂役志於衙娣卽名芳而行垢古之君子其德隱矣雖潤于泥塗艸莽之中若其亢志高明則隨在爲葆真之地隱於吏隱於商隱於漁樵畊牧隱不一矣要之非殊途而同歸者哉德甫金君吳之東洞

庭里人也讀書好古有悠然遐遠之思自稱曰菰蘆小隱命史繪圖且彙集名士篇章成帙以宣懿志意謂震澤之民聚廬而托處於五湖烟水之濱其藪具區日與之居而習熟於聞見者菰蘆也舍是而遠有所慕矣意於崑崙五嶽瀛洲十島冥幻而靡所紀極不幾誕乎誕則迂遠而不切於事情矣蓋予之托菰蘆也念茲在茲以是名言之在茲矣雖然君亦豈同夫漁人澤子出沒於波濤洲渚以從事哉吾知其乘物游心而坐忘於有形之外蒼蒼者與目謀非見之以目也蕭蕭者與耳謀非聽之以耳也特假菰蘆以寓夫逍遙之適耳極三洲之廣曠千載以來未嘗以是名者告獨名之其必采榮掇秀會川澤之菁華而悉有之與涪翁河上丈人後先相望斯名也誰得而攘之以並稱哉

贈陸氏母子節孝榮膺 寵服序

天隱子遺稿 卷八 七 悟齋齋

荃艾雖幽而能聳於遠者其氣芬也氓庶雖賤而能馭於後者其行淑也夫以閭閻賈術之微靡貴游爲之聲援而欲其名流上卿寵頒天澤先生艸莽之中事傳史冊之上是亦難矣然秉彝好德萬古之所不易斯民直道三代之所相傳而况節孝之行尤人倫之大者容泯泯哉中之閔者其外必肆實之大者其聲必洪故華文發於錦綺清響振乎琳琅不其然歟吳之楓津

天隱子遺稿

卷八

八

悟齋齋

里陸君桂孝友天植少孤奉母浦孺人潄潄之養不計有無而悅愉之容克承顏意毋緣目青喪明君罔醫不求靡神不舉夙夜憂皇致廢寢食聞周楊二孝子祠靈應竟二十里餘徒跣拜叩已而母目豁然登年九袞無恙鄉人以爲孝感所致隆慶某年屬郡侯蔡公司風化之本旌賢範俗里中乃撫君素行以聞郡覈之惟允上於臺臬復覈之惟允乃檄有司具禮儀粟帛兩

表其門永蠲丁役優崇之遇今上登極詔諭天下孝廉等士年及六十者許給以章服榮身君適以耆年如制孺人且登期願母以冰蘂之操矢節於靡他而克章懿行子以蓼莪之恩致心於罔極而茂著令聞母之賢由于孝而益彰子之德因母慶而益著是非爲濟美者邪夫以簪紱爲榮者恒情也縮銀黃紆金紫固人所歆艷然可以人事得之惟此之謂良貴不假於造

天隱子遺稿

卷八

九

悟齋齋

爲而一本天真無俟于掄揚而允乎輿論其與世之夤緣而負恃者不侔矣且一邑之黎元夥以萬計以節孝而獲卿尹之褒崇汪洋之寵賚者幾何人焉是國家之所以眷有德者不爲不慎而世之蒙其眷者亦不爲非分可知矣昔鄒母之卜居賢嗣敬姜之垂訓子宗高行之舍命不渝龍憐之執節無二彥先以石英而起病仕游以涌泉而表異尚頻年踰耳順而色養烝烝

江華身在行備而悅親彌至斯皆載史冊班班可攷而今之所以紹徽音踵餘烈者非君母子而誰傳曰孝弟之至通乎神明其必有賢哲挺生以昌厥後吾又以是爲陸氏之左券云

葛震甫之金陵送行詩序

夫會晤有期促膝是謹虞之契險夷無二傾懷非誕謾之辭通惠好於靈臺保和平於伐木心言罔異未須結駟以游神契可馮奚同投膠而

天隱子遺稿 卷八

十

悟濬齋

固是以子高抗手不爲鷄鶩之羣尼父贈言非啻繚緡之貺震甫氏才情卓詭資性疏融偉玄度之高標翩翩鳳舉荷彥回之茂范矯矯雲停博綜盡虎觀之編英撰致雞林之購某等猥叨末誼幸竊餘暉重慕蘭以恒虛猶望回之未逮然管麻不棄每承翰教以提撕扶杜無緣款爾文船之戒往恨飄迷之易轉思御李以無從淮水激激信宿荆川之道吳山鬱鬱裴徊震澤之

濱惟時蓉波濯錦菊露溥金追服馬之躩踞君奚可駐聽鳴雞之咿喔友共相將餞別飲滑稽是離筵之酌賡歌成帙漫爲祖道之篇言不宣心詩以引况

游法海寺序

許子裕甫乘秋景之嘉携游法海招提是日也天朗氣清坐山庭之爽塏對風日之鮮妍詠嘆交譁醅醕盡醉諸君僞逸無忝惠連老子婆娑

天隱子遺稿 卷八

十一

悟濬齋

有慙元爽雖然非景無以陶情非人無以勝地龍山之有孟嘉羊祜之於峴首獨非今古同希山川不朽者哉後之視今殆猶今之視昔未可知也以是過於潦倒恣以徜徉謂河清之瑞難期濛汜之光易畢耳薄暮言歸纖阿乍吐偃脩眉于嶺微忽訝飛瓊引微燐於林端如來秉燭泉流細響谷應虛聲會嘉美於一時盡歡娛於斯日不有賡酬微能紀述爲著之

興福山堂訂交序

獻歲戊午二月初吉里閏諸君子以訂交之事會燕於興福山堂先時晦雨沉霏其早猶雪灑灑衆方嫌披冒沮洳不須更忽雲歛天末林巒清霽風暄景明藹然華煦茲所謂心和氣和而天地之和應之者與於是諸友被網緼之化感嚶鳴之音心爽情快樂與春融相與序次其禮樂舉觴於嚴子而請曰願聞所以交之道予曰

天隱子遺稿 卷八

十三

悟齋齋

昔人謂天下通交忘筌蹄者爲貴諸君子治心比德奚唯予言咸曰茲會也非蘭亭竹林徒以崇獎風流夸詡標勝而已蓋將奉先聖之典謨希往哲之懿範勉求淳至庶幾風遠邇格神明者也不有所述其何以觀予曰諸君子企觀玄風仰息遐軌僕也敢不敷美道而贊其成撫疵行而示之誠乎夫交之道大矣聖人敘於彛倫陳於時夏非瀆民以不經之務也蓋所以宣化

猷輔人紀顯聲烈樹功能者必須以成故曰陰陽交萬物化君臣交邦國治士庶交德行光交接者寔人道之本始紀綱之大要也然自叔世民訛道滋以弊於是有義利之別義交者寄通於靈臺之下託契於冲泊之中言其至也則目擊道存精誠相射淪於膚髓貫於金石言其信也則然諾不違千里懸合託之衷慊流言無猜言其確則燠不增華寒不改葉經久遠而不衰

天隱子遺稿 卷八

十三

悟齋齋

歷險夷而彌固斯誼也在古之人其盡然者如惠莊管鮑王貢雷陳之屬所以垂前史之美談而爲後賢之龜鑒也諸君子其勉之利交者睢盱馳騫之黨依回而合便辟而從言曖曖而不由於衷情煦煦而不歸於正其相親也締綢繆結恩狎謹然怡愉握手出肺肝指誓天日苟相背也則情意乖舛怨尤並起或中路而捐或未成而敗載盈載虛有同市肆如翟公孝標之所

論若然者非所望於諸君子也於斯二者而定其趣嚮則交之大端其不謬矣雖然予又有說焉吾鄉友誼久湮前有作者往往輒覆盟以資世笑諸君子承衰繼弊而興則人言之好醜友道之汙隆咸於是乎繫是非激勵而發揚之則其道未光其聲未振且無以喻鄉人其何以風遠邇格神明耶必也敦信以明志推誠以屬心去時俗之態尚古交之風應周易斷金之義戒

天隱子遺稿 卷八

十四

悟濬齋

詩人谷風之篇則既湮之倫敦於我乎植豈唯鄉人喻之斯可以師世範俗通神明之感臻和平之福矣不其光大而振歎者哉予言骭陋媿無以爲重唯君子之交道有成以昭載於太史之編是望於是咸揖而謝曰既承懿訓敢不夙夜交修以從事於規祝請以書紳遂筆而歸之凡同盟者十二人名列于左

金庭閒老嘉會序

夫七賢晤賞六逸尋盟古來明達之士標擅風流尚矣吾儕隱處山林占籍金庭而當其區之勝烟雲勃鬱以勾邀花鳥清妍而代換是天之所假取之無禁者也雖然有遺勝之緣而無濟勝之具勝恒待我哉某等年踰六襄稍遂優游以絳縣之餘生享明王之厚賜省老氏止足之言悟莊生逍遙之旨雖不敢效伯倫之迂狂而追暇飲湑亦庶幾無乖於名教詩曰山有栲櫟

天隱子遺稿 卷八

十五

悟濬齋

有楸今我不樂日月其悄斯言也能弗爲之惴惴於茲爰集同盟共敦風好因時乘興隨具爲歡冀可以散適閒情而已慎勿過侈以傷真率之風是禱

橋中會序

橋中樂古仙叟事也吾輩效之以消暇日常謂人生在世能百歲者幾何石火流光歟焉銷滅不乘時取樂汲汲爲兒孫作馬牛不大謬歟予

桑榆之景晏矣一切於聲利之場冥忘過化渙然如米釋久矣惟索居環土塊然無徒將欲侶魚蝦友麋鹿蚩菀無知將何酬酢求之里中得某某拉同橘中手談坐隱勝不足矜敗亦可喜非此無以消磨歲月棋罷則飲飲仍以枚子行觴飲罷再棋棋罷再飲以終日晷而已約以五日一行不疏不數其具以一榼五肴惟酒無量慎勿過侈以傷雅道如此留連不已享明王之厚賜成野老之優游庶於禮無違而於情非縱也昔竹林之賢七香山之老九侯同志者繼入之

葛氏重修族譜序

粵自別生分類姓之所由來也姓而弗爲之統則渙統而弗爲之辨則紊辨而弗爲之合則携先王知其然也有大宰宗以族萬民有小宗伯以辨親疎掌宗族之制有內史以奠世系掌邦

國之志自茲禮既湮而宗源蔑以稽矣是故有譜而後可以敘族敘族而後可以明倫譜之所繫謂靡文哉蘇文忠嘗言無廟無宗而祖宗不忌宗族不散則由有譜之力焉譜而存則雖支分派衍區而投邊徼數千里外一覽譜而章章著明不然爲齊後者樂高崔固爲魯後者孟仲季臧爲宋後者游國封印爲鄭後者蕩樂麟魚奚自而知之乎吾山葛氏譜先諸公叙其世系之所自來及著燕吳兩籍燦然如江河之爲經緯予復綴之奚爲沿流既久不無有遺而未載佚而幾忘者置而弗爲之輯責有攸歸矣十七世孫篆符二君惕焉爲之檢飭紊者釐之渙者合之知昭之所以爲昭穆之所以爲穆循圖而舉在目前越世而咸歸掌上其奚卑隸之可以相參而尊卑有失辨者歟雖然予猶有說焉譜可以敘倫理未可以淑人心譜旣成而維之之

道又必仁以綏之禮以節之親疎既已辨矣因之而加愛焉尊卑既已別矣因之而加敬焉垂而釐者洽之以和乏而難者調之以惠如是則譜立而倫明倫明而義起譜斯要典而遠近以爲美譚苟漫然弗加之意卽同室而視爲胡越况凡族耶吾是以謂立譜之餘敷之以睦婣任卹將兄彬彬禮義而葛之義門可以風諸郡國爲史官所稱述矣祈亢宗者勉旃

大隱子遺稿 卷八

十八

悟齋齋

葉氏族譜序

傳曰天子建國因生以賜姓姓之言生也各從所生而不紊也然歷世既久占籍靡常奕置星分散處不一是惟譜牒以紀之則世系宗支咸各井井曰某某之出也爲昭曰某某之出也爲穆執牒而臨之雖始高而下以至於雲仍來耳脉絡分明譬如四出之流曼衍無窮而發源有本千尋之木條檠雖蕃而歸根則一向華蕩樂

鱗魚仲老之同出於宋樂高崔固叔仲東郭之同出於齊非支流彌遠而統緒不淆者歟雖然譜牒之制豈徒以明世次而已哉自宗法毀而合族之義微是故族稍繁居稍遠不三世而漫不相往來或遇諸途不爲禮同堂燕敘而尊卑之紊其等倫之數也孰斯爲甚故不得已而立之譜焉譜制行則尊尊親親之禮備而合族之義其庶幾矣蓋人之相予分有不知則漠然弗加之意苟知之則愛敬之心油然而自弗容已維風教之衰而敦世道之薄非譜其孰能之蘇子曰無廟無宗而祖宗不忌宗族不散則由有譜之力焉信然吾鄉葉氏云云

嚴氏族譜序

譜之所係大矣哉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人而不知所自來猶水木而忘其本源可乎不仁者於一膜之外分胡越謂吾身已耳身而存

大隱子遺稿 卷八

十九

悟齋齋

於吾所屬生事而葬祭之亦足以盡倫矣而求之於既往冥漠不迂遠哉噫泉之流也自岷峨而出葉之發也由根柢而生先王以是爲治民之首務官之小史以司其事統之大宗以別其支所以收攝人心而維持世道者不亦詳且盡哉自譜學不講而風教之淪胥無惑矣予家忝薦紳舊無遺譜嗣今而復因循繩故轍予懼夫春秋責備之意用是卽所知而脩嚴氏家譜嘗

天隱子遺稿

卷八

三

悟齋齋

觀吳邑志載其著姓者數家嚴與焉世遠言湮今亦未必是其宗否又父老相傳宋建炎中寧波鄞縣四十八公爲平江路判官遂占籍於吳爲吳人其有居洞庭者爲吾之鼻祖然亦繆悠無據近世海虞少傅養齋公亦云判官之裔或後予謁之可以結納宗盟予愧乎崇禎不往且惟吾祖彰德公亦起家二千石駿茂忠廉世享血食於鄞爲時名卿祖之亦足榮矣而又必附

台牀以借榮邪故予斯譜之輯也無事後張不加文飾起伯誠爲始祖其次以世相循定倫序爲昭穆隨房分爲親疎後之人有睦親之心者可一覽具見矣或曰風會於今澆漓彌甚有家埶素封而族人之爲溝瘠者若罔聞知譜奚爲哉譜奚爲哉雖然君子以厚道望人立之章程以要其必至而能與不能則奚知焉且或觀譜而知我某之子孫也吾祖之名望如是而吾敢爲不肖玷辱之耶由是而幡然悔艾譜實發之祖免雖絕觀譜而知某某吾長行坐隅行後不敢以悖慢加之以興摛讓譜實資之今之臧獲已繁籍附本宗之姓再世而不使之冒張爲灌譜實辨之是譜之所係大矣可無輯乎然譜宜以時增益則著代明嗣是爲吾之雲仍稍知文學必介意於斯毋忘果悽悽之意云

含樸集序

夫得之於心而發之爲詩若文精氣之所聚也
宗公邈矣索之羹牆不可見譬歎不可聞而徒
悽愴于敦牟之屬抑何爲哉苟或有篇什之遺
不惟緣是以見其才之雋美學之淵深而憤懣
不平之感登臨玩賞之娛咸於是焉寫之性情
之所寄卽英爽之所存矣賚我思成者孰踰於
是吾鄉周尚賢有追遠之心得上祖橙庵先生
所遺稿若干篇彙以成帙先是兩峰先生題之

天隱子遺稿

卷八

三

悟齋

曰含樸集旨哉言乎夫書稱渾渾噩噩詩取溫
柔敦厚樸之義也追降而建安則徐陳應劉太
原則潘張左陸元嘉則顏何鮑謝締章繪句組
製雖工畫脂鏤冰纖巧彌甚樸之義漸滅無餘
故曰舍旃尚陶章繁古之論者恒以質而文不
可以文肆而質賅也先生懿節高標矯矯雲外
執文其緒餘耳觀所味十隱逸詩意慕可見斯
集也選則而淵律平而婉絕意圓而辭古記序

諸作亦明雅充達若太羹玄酒之未漓也商彝
周鼎之未琢也其味黯然其光鬱然非所謂不
文而天下之至文者歟嗚呼查以人以言重章
逢而輕韋布故玉璫金銑反爲拙目所嗤而下
里巴人更合郢中之聽不知憂玉鳴球固樂也
而匏笙土鼓獨非鳴太和者乎稿之遺殆百餘
祀閱四查而玄孫賢篋爲表章文之顯晦固有
時而賢也光昭祖烈信范喬之畱硯有徵而元

天隱子遺稿

卷八

三

悟齋

重刊競爽婉美集序

夫垂後莫大於立言言德之緒也崇孝莫先於
修制制言之紀也查之爲孝者兢兢於敦牟卮
匱之屬欲藉是以感蒸蒿抑末耳第先查之所
遺篇什喜慍醒酣畢絲是以爲之陶寫而形神

意氣宛然以具胚胎篇什之所在羹牆之所在也爲之後者克於是焉圖之知所重矣吾山西金里延陵之裔有曰吳思德思復二翁者景泰間崛起艸莽之中篤學力行工於組製靡所循途一登闕與平居譔次浩繁遺佚僅存如稿中樂府歌行近體雅澹冲逸聲疊成一家之言亦庶幾乎作者太傅王文恪公爲之序極言崇獎是猶太冲之遇玄晏業已表章之矣果也後生

天隱子遺稿 卷八

二五

悟齋齋

末學敢復以巧墁自居乎雖然亦私淑艾之矣大抵今之論詩者胥以漢魏晉盛唐爲標準下此卽爲腐爛求名舉世固然而山林隱逸之人設爲哦咏差有關於世教觀風者猶或陳之何者體裁不一藍朱成采錯雜之變無端下里巴人雖非英韶之響而比于節奏亦足成音苟持型以肖物限局以官人豈通方之論哉嗟乎末世詭隨循聲附影韋布章縫大爲軒輊不謬甚

歟吳氏之稿二翁競爽於前翰林公媲美於後菁藻芬莠奕世以鍾靈異人人膾炙行且以垂不朽雖欲勿用山川含諸無慮乎其爲砥礪者已稿之來百有餘禩闕而弗跋乃今七代孫玄齡復纂鍤而新之信乎文之顯晦有時而齡也作求世德載錫之光振休聲於不泯熙鴻號於無窮非因故而繹思者也孝何如之是宜序

山居俚訓序

天隱子遺稿 卷八

二五

悟齋齋

夫立言者將以砭世而礪俗也務爲迂詭繆悠之論雖文亦奚以爲言雖俚足以厚集倫端風化裨益於家國弘多是謂言近而指遠善言也豈徒言哉何者人情每以儆戒相成而率由怠荒以廢卽夫日用之常出于口耳之末典章於是乎具聲教於是乎存則所以啟迪人心者備矣是故先王慎於斯也左右使令不怠求益在與有旅賁之規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贊御

之箴惟其言不惟其人况父祖之於子孫受之太深則憂之太至凡所以防範而維持之者寧過於嚴而毋寧姑息寧爲未然之坊而毋遺自失之悔君子豈過計哉前有明徵則後有定保發於聲而後喻有所憑而乃式訓其可容已耶吾山之耆碩養中周君正鵠于里中素矣爰思以身教可殫不若著之話言以淑將來爲久遠於是暇中輟山居俚訓一篇掇其事十有四條

天隱子遺稿 卷八

三

悟齋齋

成根極體要而非浮汎不稽之談以之而刑于家家以正以之而敷于俗俗以和以之而御于家邦家邦以寧古哉其爲懿訓曷言乎俚是君之詒厥孫謀出恒情萬萬矣予怪夫世之人握勞茹辛罹罹爲子孫計至于訐謨定命鮮有一言之及乃不再傳而昏逾過佚以卽非焚不無作法之始有遺憾焉獨公之思深慮遠隨事而考衷協度輯成是編爲之子若孫者書紳不怠

事事以爲龜鑑則鄙言之附簡端同垂不朽刻成惠子俾予子孫亦以是爲觀法

上河義舉錄序

乙酉歲桂峰自秣陵歸詣予手一編曰上河義舉錄業有春卿顧公爲之序而屬予亦贊一辭予未悉所謂義舉者何詢之甌縵乃始得其端委吾山之人賈上河者亡慮二十家雖營業全方親疎異等渙焉不相維繫善莫之勸過莫之

天隱子遺稿 卷八

三

悟齋齋

懲安危莫之扶掖藩籬之間漠爾胡越又奚貴乎鄉人之聚哉於是桂峰周君三洲殷君慨然思有以振之第人之翕集爲難而要之久而不變爲尤難二君等之再三立會銀之法圓轉流通孚於衆志乃合二十家成一會歲敘三飲中以約制數條而勸懲佑掖之義靡所不周是義以利興而利寔所以資義者也或曰劉孝標惡利交之爲弊茲舉亦利而已曷義云且今之

教令以位威行之猶或叛而弗從矧空言嘵嘵其何以倡率之耶曰是不然折柳樊圃狂夫瞿瞿盤盂几杖之銘猶足以爲之警惕昔蔡丘之後會載書而不軟血曰凡我全盟之人既盟之後咸歸於好矧茲與會諸君咸高謦良賈秉彛好德人心所同自今定爲約制切偲規戒亦伊不訢訢而願趨於正哉苟其敦修匪懈勉勉循循豈惟業日以滋而良法美意之相承足以裨公天隱子遺稿 卷八 二十八 悟齋齋

壽朱明川六十序

予嘗觀張衡靈憲論謂南極見於吳之分野主民多壽以故林莽之間蒼顏白髮躋耄耄而登期頤者屢屢有之信斯言也是天之精英降畀於下而人之受之享有遐紀然天豈私於人哉

惟吾之昭假允契乎天而後天之寵綬俾多其壽信乎無倖致之理而逝之爲莫大之休稱觴樂之夫誰曰不宜顧人之居壽者因而思曰壽吾有矣其果愜於心而無弗順乎其亦戾於事而有所忝矣乎何也人之生斯世爲斯世也雖未必經綸康濟以樹莫大之勲而於立身行已關乎日用之常者能致力焉夙夜匪懈而修齊罔訾地勉有爲而創垂畢至在國謂之良臣而於家以稱翼子曰胡考之休不其偉歟若夫撫盈成之業而靡所猷爲襲故有之資而安於怠棄斯人也殆亦液楠之不足爲材而玄黃之弗齒於乘者已雖壽亦奚足多焉吾鄉友明川朱君先世以甲族稱里中旣而中圯逮明川方穉實怙不天岌岌乎於集蓼據藜之日矣惟君英爽不凡有奮揚特達之資無墮惰輒轍之習壯游下邳徒手建置持已以端方正直予人以忠

信寬和所至畢傾其交而相與則無携貳由是業日以隆貲日以起駸駸乎媲美然之流矣茲歲壬辰季春之某日爲六旬初度其嗣某介舅氏如山施丈屬予爲文稱慶惟君之前否後亨悉其才德之明允振作有爲之所致茲其壽而觴也與夫承固有享盈成者殆已迥出倍蓰予之所以詮次於篇而殿言以頌之者寧舍是而他爲迂慢之辭以相佞哉細惟君於持觴之頃南嚮再拜思曩之卹危何若而今也幸已又安思曩之式微何若而今也幸以殷阜喻老氏知足之言慰子荆苟完之念將必持觴引滿陶然酩酊於春臺玉燭之中矣林花發而靡麗時鳥叶其嚶鳴樂何如之樂何如之且君之壽非止君而已也前之運祚自君延之壽於前矣後之命脉自君植之壽於後矣不其爲無疆之壽哉是爲敘

天隱子遺稿 卷八

三

悟齋齋

壽翁少山七十序 代

蓋聞具莫大之量者享莫大之休分雖繇於豫定性亦貴乎能充崑崙之高上摩雲漢而下之陀麓則旁薄於無垠溟澥浩乎不可以涯涘窺而四隅之所涵渟泓漾森振而不洩何者有博厚之基而後有高明之勢有翁受之體而後有敷施之用也鵬之飛以九萬計而斥鷃不踰于尋丈蒙衝一瀉千里置於坳堂之水則膠凡若是率由於真宰之隆施稟之有恒則矣諗茲以劑量天下之人物洪纖高下又奚爽諸予嘗慕洞庭兩山之勝未試探游聞其有金庭玉柱馮夷左神上翁咸池之氣下苞震澤之區文恪公有言山川之秀寔生人才挺名哲於前固矣而今之所謂環奇特達者爰未之聞一日從香山社飲舉論土風以及夫隱淪之士諸公咸嘖嘖以翁君少山稱爰質所以曰斯人也殆未可以

天隱子遺稿 卷八

三

悟齋齋

計然目之何者賈其業而不賈其行也試言之
少嘗從事鉛觚未竟已而廢著歷齊魯燕趙之
墟慷慨然諾一言重于鼎呂若樓緩樊中子之
屬在在右聲旣而歸隱林泉惟義是嗜周人惟
恐弗勝且好賢下士撝謙以敦禮讓久要以崇
信義以是一時賢士大夫樂與之游莫不紆引
而至加之殊禮陟降後先豈徒以陽翟爲哉抑
王人之貴類而與之締交昵好至颺言以華之

大隱子遺稿

卷八

三

悟齋齋

以是知其檢鏡所歸非而夫之樸邀倚矣抑又
聞其至行孝友篤於家庭任卹敷於宗黨比歲
東土薦荒孳盈溝壑君見而愍之輸粟於官給
糜於道所全活甚衆有司義之上其事於大中
丞余公錫之章服未已也仍大書榜額以旌之
若是者載在簿書彰於輿論又非一鄉一邑私
爲斷斷已耳夫天與人歸慶之所集也君今壽
屆古稀四月十六爲懸弧誕辰泮奭優游豐亨

豫大成以君獲之天錫自然不知其所以培塿
之者奕世以洪其澤於君復濬其源協衆志之
孚怡天心之享以是而膺壽祉夫奚疑或曰洞
庭二百年間素封相繼惟君則駕軼程羅鮮有
其倚應山靈鍾元氣以生君予所謂有莫大之
量享莫大之休者也岷嶓以博厚而永峙不移
溟渤以淵深而渟泓彌至君將來之左驗不在
斯乎許君某謀徃稱觴介予友以文請爰據所

大隱子遺稿

卷八

三

悟齋齋

聞而爲之序云

壽翁少山先生七十序

莫釐縹緲雄峙於太湖之中控三吳而引百粵
歸然其靈阜矣夫山之在天下龍龍從從不知
其幾千萬疊若洞庭僅一崕嶺之區於諸山何
有然以言其韜藏元氣產育人文則又甲於天
下未可以崕嶺卑之矣百歲翁研山方老每過
予齋居燕閒評騭古今稽求人物意謂今之貨

殖者流多研桑之智鮮端木之賢研山輒以翁
氏少山爲言榆之甚悉今歲春有葉生者介研
書過予請爲少山君七十壽文馮其行略以叅
訂舊聞符契信哉其爲山林遺逸加之華袞則
榮而言者亦無諾責何也以文壽人人稱言則
文以人顯苟諛其未有而揚詡其所不能質饒
而文肆辱文奚甚予是以誌而不輕所與茲諗
翁生於華茂弱冠有聲器宇閎深威儀整雅不
大隱子遺稿 卷八 三十四 梧澹齋

以握其樞矣雖然不探其本而徒撫其華人將
觀其惘然者歆而艷之疑若是皆由於儻來倖
致本之則無是鶴鳴無子和之機王瓚非黃流
之器抑何以信人而啓其嚮慕之端詩曰樂只
君子壽考無期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能者
養之以福以壽而歸樂只以福而稱能養聖賢
之垂訓豈誣哉卽翁之所居履盛滿享華腴若
固有之奚庸敢贅乃徵其所未至而要之將來
以徵其必至予得無代公尸嘉告乎其告維何
自今伊始長發開其遠祥定爾固其鴻業說詩
書敦禮樂以詒厥孫謀榮甲第顯文明以皇厥
序于公寶氏以邁種而高大門閭翁之左驗又
奚疑之有葉生覽而喜曰旨哉敬持之以爲作
觴之獻

吳敬川先生五十壽序

洞庭之在五湖載之方輿塊如杯掌羣天下之

名嶽而等差之此特其崕嶠焉耳奚尚哉若夫
含元氣吐靈華千章之材三秀之草與夫薈蔚
氛氲之結咸不足以蔽之而顯爲人文章逢昌
奕未已也抱英偉卓犖之資具明遠閎深之器
伏匿於巖莽間者亦恒數數焉惜乎外史不存
而觀風莫之有紀循用淪夷莫之甄錄據今而
言白沙吳敬川先生予得之涵甫氏爲詳涵甫
高亢不少以齒牙貸人獨敬川爲之掄揚不置
天隱子遺稿 卷八 三六 悟齋齋

世喪道道喪世久矣富則稱貴則稱任俠而傑
點則稱惻惻者謂之少文卓絕者謂之木強其
猶好爲名高者自擬清流而污視營末一倚市
門雖茂賢無取噫隘矣廣是心而推之以權衡
天下庶則藻鑑不徼而否臧自盡敬川存無射
之心高不二之行敷之輿論檢鏡所歸以謀生
不無廢著爲業乃其心則曠然玄遠不局於
世氛渙忍卽所居旅邸亦自是蕭閒雅靜樓之
天隱子遺稿 卷八 三七 悟齋齋

中列圖書玩好而樓之下蕃植花木以陶寫性
情客至則留連觴咏若是雖不以富貴任俠稱
雄長而謂之篤行君子非歟吾知形勞而目役
者疲心裕而神休者逸敬川先生以是引年而
登之遐紀咸平格自然之所致於响噓何有哉
是非不賈賈而賢賈而與士君子游潤於賈而
超於賈予故表著之以示論人者無拘於所履

壽漁溪長兄八十序

萬曆甲寅之歲月建執徐朔之五日爲長兄大
人八十誕辰於時淑氣網緼惠風餘鬯替花爛
其榮燁谷鳥悅以嚶鳴時之可樂莫賸於斯而
情之所鍾適符其會猶子某樂親壽之彌高具
觴相慶弟不佞勉綴蕪言以助華鄂之輝云竊
嘗論之壽所難也壽而樂宜也然不可以強爲
假其所未至樂矣而非樂之真也歎其所未滿
樂矣而非樂之至也充稱是者恒千百而一人

天隱子遺稿

卷八

三

悟齋齋

焉何者天之生人有萬其品而第言差等之用
懸若燕趙之去數千里不啻徑庭已也隨其分
之所得安其位之所居是謂達天是謂坦寓彼
斥鷃而希冥舉朝菌而慕大年不亦貿貿矣哉
子家來自顯祖鄴侯府君昉以名科登二千石
然素持冰介未嘗有陸索之遺子姓綿微僅修
伏臘而已鮮能振起以對揚先公之休者惟兄
自少有英偉之資加以材譔敏達奮迅有爲於

是南浮江漢北涉淮泗運研桑之心計而幹旋
以逮於今底有成績室廬雖未廓也而以之燕
居庶可安矣田疇雖未廣也而以之餽饗庶可
給矣貨殖雖未弘也而以之經費庶可支矣子
能用譽而設施畢當于心孫復象賢而嗣守克
昌厥後維祺既享其康寧偕老全躋於壽域舉
目前之俯仰靡不怡愉卽身後之圖維抑何衡
慮蓼蕭之詩有云宜兄宜弟令德壽豈斯所爲

天隱子遺稿

卷八

三

悟齋齋

樂以天真樂之至者也竊予昆季七人始終之
榮瘁雖未可知若果則又樗庸之甚卒於濩落
無庸矣范鎮有言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委
有漂於裊席之上有溺於溷廁之中是故要其
究竟爰得其終之所歸而揆厥本初未始不英
英若爾惟兄育於天者既厚修於人者益全斯
固敦大而能祿降福之孔偕不其然歟雅曰則
篤其慶載錫之光宗盟之不競而僅有克家如

兄者則王祖鄴侯之餘烈賴焉猶木湮夷弟之
悽悽不惟爲兄慶且以爲祖先之慶云

詩五谿弟七案序

予少學詩誦小雅棠棣篇而知兄弟之重險夷
憂樂無適而不相須聖人之垂訓天下以維世
淑民者何深切而著明哉慨自閔伯陟於商丘
實沈遷於大夏階之爲厲以迨叔季之衰敎弛
風淪靡靡極矣於是角弓旣反而成交瘡之尤

天聰子遺稿

卷八

四十一

悟齋齋

斗粟不容以致胥戕之戮予也有鑒於斯惕焉
是恩雖未能如孔奮之分甘美姜肱之共衾幃
然兢兢訪誌呂求無失乎懿親而不愧棣華之
咏乃予志也何者條枝遠揚根株亦有所自况
同苞者乎惟予顯祖芥舟府君生父逸山公父
生予兄弟五人於時中葉式微厄于陽九乃昆
季各自勉痛苦勦自立弟熙之於行居五自少
磊落不凡羈尹之年卽以不造爲憂夙興夜寐

警厲自持思所以爲幹蠱之圖而莫之攸措漠
矣周親徒手無措弟則不憚拮据畢力於奇贏
三五之術駸駸以逮苟完令宗人而擬之振先
公之閭閥啓後胤之箕裘棟宇雖未弘也而墜
茨攸賴足稱肯構之能田疇雖未廣也而伏膺
可共永繼明禋之典以今而抵昔羈貫之時厥
爲隆替何若又卽以同儔者而較其終始倍徙
什百信乎致身由已而升湛之未可量也今茲

天聰子遺稿

卷八

四十二

悟齋齋

玄默執徐之歲子月爲七十誕辰乃孫具觴稱
慶而愚兄亦聊酌兕觥爲祝祝之伊何齊眉偕
老方具慶於平康繼體孫枝重銜私於怙冒嗣
茲延裕敬述天休必將歷期願而躋齡背蕃衍
螽斯矣詩曰其德不爽壽考不忌又曰樂只君
子保艾爾後弟有慈祥豈弟之仁忠恕寬容之
度德之備於身者靡不至而福之被於後者靡
不全鶴鳴子和猗歟其可俟哉兄差長五齡頗

猶矍鑠嗣茲歲時消搖曠遠采菊東籬之下携
筇南澗之濱弟獻兄酬填篋並奏予歌汝和既
翁且湛保太和之氣引未艾之年在吾分所得
爲者爲之以俟於天餘非吾所知也雖然積善
之家必有餘慶吾顧自信而亦以信於弟云

壽許東齋先生七十序

東齋翁一日詣余而言曰今茲沿灘之月日二
十有三爲余七旬初度願丐子言以光賓朋之

天隱子遺稿 卷八

四

悟齋齋

過然惟似吾叙之母爲夸詡辭浮而不覈微能
重予式茲世笑予曰壽之以文者謂以頌嘉祥
而宜懿美也抑而弗揚闕而弗光又奚文之丐
爲翁曰吾德麗涼無尊行以加于人平生履歷
勸農服賈而已勉承先緒迫於今不能振起厥
家而徒然曼曼于世愧無一才之足取靡一稊
之見庸侔於社櫟虛長歲年其奚有嘉祥盛美
敢瀆予以贊揚乎雖然吾之所自慰者生逢熙

洽之朝坐享和平之慶卽其所有以育吾生室
廬雖甚隘而居處安矣園田雖不廣而耕耨足
矣子姓雖未蕃而烝嘗嗣矣安於蹇拙不務外
營循軌而行罔敢逾越順斯以往終其餘年則
已今茲爲壽亦苟且以自娛耳若曰吾有德焉
以爲致壽之原有福焉以爲享壽之澤則吾豈
敢余聞之瞿然而起曰噫是足以壽翁矣今之
人靡靡焉胥於濡首而弗知逐逐焉蹈于壯趾
而弗返支離骯瑣湏臾雖時方且矯誣以大其
聲華侈張以眩其情實吾觀翁悃悃自居謙虛
自抑行能足以長人而晦之若無有也恩義足
以及物而歛之若無見也且足其所未多而裕
其所未廣以分有定惟適之安斯心也可謂迥
出塵埃而游于千仞之上者矣莊生有言其出
不斲其入不距受而喜之忘而復之與物有宜
而莫知其極翁之謂也致壽不以是與蓋潛而

天隱子遺稿 卷八

四

悟齋齋

無欲則志壹而神全靜而不撓則心安而體固
壽之所自來也而享壽之榮亦豈惟章服之是
貴金玉之是富耶夫物各有性性各有極或翺
翔於天地或畢志於搶榆皆性也皆極也苟得
其極則榮願有餘而小大各足翁既能自足矣
則外之靡麗紛華者其何以加于翁以是爲壽
雖欲抑之而愈揚雖欲闕之而彌光矣榮期子
安居於寂寞之濱而脩然幽名垂於今不朽
天隱子遺稿 卷八 四十四 悟齋齋

居家雜儀序

居家雜儀者席君怡泉之所集也禮以法天而
治人古先聖王之所經畫備已至矣而修之自
今者何席君惑俗之過而亟反之也人之禮猶
水之坊狂瀾既倒而不爲之壅遏則潰四出莫
知所底人之廢乎禮也江河於今日矣反之可
弗亟哉然禮繁則簡則瀆泥於古則固而徇

於今則流茲欲其不蕙不瀆不固不流審時宜
因土俗爲之樂易可循而亦不詭於道斯禮之
善而善者歟世之議禮者定之章程法制曰必
如是必如是毫髮無爽而後可以言禮民是以
沮焉其或任情之便蕩然於矩度之外而不知
噫胥弊矣故曰禮時爲大又曰禮從乎俗席君
知其然也酌古準今緣人情而爲之裁制先之
立身重本也次之治家善則也至於仁親睦族
皮始厚終黜奢崇儉革敦閑邪靡不總總纖悉
粲然備具席君其亦用心勤矣世之隨俗習非
懵然而無所可否者衆矣其克自樹立卓然不
囿於時灼所見聞欲以身維之而微可爲永夫
鄭衛繁而考黃鍾以爲希音桑濮流而味關雎
者以爲逸響席君善信世居巖澤之間睹茲紛
舛不卽於不顧慨然思以釐之雜儀之教山親
逮疎自近及遠行諸家未已也而施諸族施諸

族未已也而此鄉術黨漸以成風彤彤乎禮義之俗可興矣昔考亭翁嘗有是禁君襲其意而為之淑人之心一也予是以嘉之而僭為之序

天隱子遺稿卷之九

震澤嚴 果毅之 著

華亭陳繼儒仲醇 閱

同里葛一龍震甫 叅

靈巖朱廷佐南仲 訂

記

菰蘆小隱記

予嘗鼓琴河汾授弟子業有德甫金生者敏而

藝予則目之以董常矣亡何改而從廢著而嗜學之心孳孳匪懈以是博綜貫穿於百家子史稗官汲冢之書亦稍稍記誦靡遺迹雖市廛而心則游於廣漠冥騫遐舉挺矯然拔俗之標愍時習之倫也思欲反而還之以歸於厚其所交游所施設罔不一遵於道故雖處風靡波蕩之中而卓乎其有經緯不激不隨以和于衆庶幾其為雅善而英能者矣志趣高遠不若貨殖之

流專於會計暇則讐典籍爲詩詞嘗因所居而
自名其意曰菰蘆小隱言之予屬以爲記予曰
洞庭爲島嶼於湖中環四隩之區皆水也水之
所涵菰蘆生焉自古及今爲同人所有予僭以
自名可乎且子之所托於菰蘆奚若德甫生曰
吾非不知自古及今處菰蘆者衆矣苟所志不
存於菰蘆乎何有若區區者少而安焉不見異
物而遷焉當夫片雨收霽水波不興映帶烟光
天隱子遺稿 卷九 二 悟齋齋

一碧萬頃禽鳥悅以嚶鳴鯨魚出而游泳於斯
時也或與二三同志放舟滌森之間呼豫且俯
馮夷弄潏潏歌欸乃恍兮惚兮不知宇宙之爲
何物其或靜而自處於茲寂寞之濱絕聞見於
宵然忘意舉於存想菰蘆亦何有哉生之所托
如斯而已吾師以爲僭乎否乎予曰據子而言
是以神不以形也造物者無所盡藏宰官者莫
之禁制人棄而我取之惡乎僭盡觀乎古之人

隨所欲而志之而志不移於所欲赴叢桂之招
者桂爲介矣而未始睨于桂也好竹林之游者
竹爲囿矣而未始盲於竹也何者曠達之士不
限局而疑遠耿猨之資不拘方而蒙穢莊生有
言至人之行也徬徨於塵垢之外逍遙於無事
之業爲而不恃長而不宰以是言之子之隱菰
蘆也其與玄真之嘯傲烟波魯望之夷猶苕霅
非曠世而全符者邪詩曰蒹葭蒼蒼白露爲霜
天隱子遺稿 卷九 三 悟齋齋

所謂伊人在水一方吾以是嘉子之隱而爲之
記以訂厥盟且願附焉以從子於滄浪游息永
矢勿諼子其無負菰蘆哉子其無負菰蘆哉

法海寺蠲豁虛糧德政記

先王則天下之壤成賦中邦有大司空以制地
賦小司寇以經土地載師均人又胥以其屬而
物地事均地職於時維正之供上恬下熙惡乎
弊之可言自履畝之稅興而紛更代變科派出

於寅緣征輸不以其實崎嶇瘠鹵之區多厚增其稅膏腴彌畛數或不登于籍射飛影走弊可以勝言哉卽監司守宰嚴爲禁戢而蠹之匿于中者能盡抉之否耶適今明良繼體軫恤元元謂國之所需在賦賦出之民賦不均民之罷敝曷蘇由是詔令天下方輿之內悉從經制丈量以正厥賦惟吾邑侯 傅公承命尤勅來旬來宜精勵壹心以共厥事授之弓程諭以筵計在

天隱子遺稿

卷九

四

悟齋齋

勢弗慘於柔弗茹故凡宿世豪彊占美而不取發孤憚枉抑而不能伸莫不鈎稽檢覈一遵於法去不訾之殃啓無窮之利功德之在吳民豈小小哉吾山法海寺古名利也自嘉靖十六年郡檄豪長者酌賦額而上下之僧弗能營竟以絲山作官地九十畝歲陪虛糧三十餘石逮今四十年公以萬曆九年冬蒞茲土據僧所控牒之巡司委公正核之數四果虛按悉蠲之以示

永久是若疲瘵既痼而一旦錫之平康德莫大焉僧道金等詣予而言曰寺積累單竭幾墟矣幸茲釐革寺非再建僧非再生者乎吾聞父母之於子衣食保安之而已怙冒其恩則曰昊天罔極今茲衣食保安奚啻百倍吾惟圖肖公之像頂禮晨夕與伽葉並尊願君詮次勒石俾後世知所以存寺濟僧之由予曰吳之民不下數萬億咸口碑載道矣且公之勲業聞望行當揭

天隱子遺稿

卷九

五

悟齋齋

宇宙而銘彝鼎播諸聲歌以垂耀於無窮區區之忱若奚爲者僧曰甘棠之勿剪於召伯何有而南人舍是則無以致惓惓且譬諸神明名都峻宇固妥之以棲下邑僻壤建數楹之潔享之莊嚴駿奔匪懈神寧無以鑒諸予惟其言誠而愿也忘其膚謏而謬爲之記云

許氏新築義路記

夫義路也義以爲路經始以由萬世鄉人賴之

不有載之貞珉垂久遠後之人曷知肇基之所
自且也義聲弗達亦何以風天下而俾之景行
乎吳邑之奧區有曰洞庭山者莫釐縹緲與七
十二峰涵浴於汪洋浩蕩之中爲神仙窟宅有
似雲萊民居駢坐其上檣櫓勾連而較之城府
宛然一都會矣惟畛涂之在田間爲上下必由
之要迂而陜側而崎澍雨淋淫之後行者躑於
九坂太學生許君志問慨出已貲千兩委奚斯
天隱子遺稿 卷九 六 悟齋齋

而囑之曰務鞏錮毋槩所需河之濬深甃以石
甃成甃之塹以堅凝田之畔亦然既易置乎杠
梁亦圖維乎溝洫祇載僦功乃成孔道夷平坦
衍方軌可行與它之所謂畛涂者異矣夫洞庭
之在輿圖雖云崕嶮亦自鴻荒闢而逮今亡下
數千餘年民之占籍者亦幾萬戶而素封之埒
匪今斯今繇是而揆諸既往恒鮮好義寥寥以
俟於今豈山靈儲駿麗之業而須眉敏之士以

承之邪猗歟尚矣抑嘗攷之周禮合方氏掌達
天下之道有專官詩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
作矣文王康之火朝覲而道弗之除單子卜陳
侯以是道之所係詎可忽諸由是推之利民非
止道也弘大公之量而帥先成要利罔弗興矣
夫何叔季風會日流而饗誠日滋爲已孔殷而
爲人之心孔窳雖申之甲令猶或怔營發衷而
爲之者幾人哉果也日擊時事之一端足以寓
天隱子遺稿 卷九 七 悟齋齋

維風之興而弗爲之特書非春秋意也問昔游
吾門夫有所受之矣躬修仁義敷惠好施不惟
量洪普濟亦且智瞻規爲繫茲役之興也越二
載而厥功始竣歷寒徂暑勞費何如世多若人
樂善無須於鼓舞而假之位權以非牧乎田野
於底績乎何有吾冀乎山之人因斯表率以興
起其好義之心而鄉而國而天下風斯遠矣傳
曰有功德於人者後必大咨爾功德天其佑之

以申錫於無疆也黃髮之言謹於龜策姑記之以爲來許之券云

周柱峰處士壽藏記

柱峰者山人也博雅而多能旁究青烏之旨得其淵微相土無遺言吉凶如左券先是葬其配施孺人於俞塢之原心未慊也一日偶行於西麓顧林莽鬱然意其中有嘉地俯而闕仰而矚心領神會若天賜其然而竟購得之以言其槩

天隱子遺稿

卷九

八

悟齋齋

茲山也祖爲兌龍蜿蜒而東脉自中落結於茲界夷而曠官而深前臨展誥之形後憑負辰之勢水流灌雙池橫沙鎖之若卧龍蟠伏苞闕元氣於中不滌非吉壤哉山人乃爲之經營正厥方位築以羅城列之封樹不踰時而工訖樂哉斯丘昔之所未慊者快無餘矣卜乙酉冬徙孺人之柩復土鑿其左窾而封之爲已壽藏云或規之曰君年未耆艾胡早是圖世之利長生者

日期於燕衍游觀惟園池臺榭是營於凡冥所不祥之事惟恐影響之弗幽而若忻忻然樂爲之者君曰人之生也化于陰陽象形而發有始有終者理之自然也天以秋爲白藏歛衆形而歸之府是物莫不有藏而況於人乎子以太早計且子謂天地與吾身孰久一蘧廬而究安宅又奚早晚之論哉古之人有見於此咸自其生時亟爲之所若漢之趙岐唐之姚勗爲可考已

天隱子遺稿

卷九

九

悟齋齋

之祥也天隱子曰山之孕秀曠百世以爲君之
采擇吾以幸山之遭君之精鑒得是山而啓百
世之昌隆吾以幸君之遇是山與人也相得益
彰爲之壽堂鬱鬱蒼蒼雲蒸霧滃翁受三光有
神祇之呵禁無鼯鼠之穴藏保釐錫羨以永無
疆而燬而昌匪予言之孔歟乎是爲記

瑞蓮記

傳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言幾也幾之達於化
天隱子遺稿 卷九 十一 悟齋齋

也天降厥福不有幾焉示之曷闕其朕禎祥者
幾也天無言鬼神所不能告於是馮草木焉發
之草木化工之法象也爲榮爲腓爲奇爲變成
草木所不與知而有宰尸之者以鼓其機叢然
而生油然而茂根株華實無以別於常形則亦
山林川澤品彙之倚耳奚瑞之云自惟間氣所
鍾負然殊特關氣運之昌明會精華之發見斯
其爲天下之至瑞至瑞者歟吾烟葉近峰醇德

君子也隱而課耕讀于家塾主峰萬君於左偏
之新第第輝弘廣間植牡丹諸花盎蒔芙蕖二
種二種咸世有之歷千萬惟一莖一花性固然
也茲獨於天中之候有黃蓮者擢一莖而駢蓋
生焉禾拆之時卅然如兩角相峙已而舒吐齊
足簇纈紛塹分房見蒨如合璧交映雙星內懸
綽約清妍不可名狀夫希世所未有而獨有之
蓮之爲瑞昭昭也雖然瑞於蓮蓮不得而知也
天隱子遺稿 卷九 十一 悟齋齋

化工以呈其巧而化工之意非徒悅耳目耀觀
美侈張旬日之間而已必有領之者而後會其
精以發不虛生也吾嘗稽之往牒嘉禾合穎麥
秀兩岐足以致隆平臻化理則此瑞蓮之應端
可竢矣偉哉二君東南之美相得益章其又珠
玉璫珣交輝競爽由是而通駿有聲通觀厥成
迂邁種之休遵蜚英之慶將無事於蒼龜四體
於蓮有徵矣茲瑞也行當播諸遠傳諸後也爲

紀之以昭懿德之感

安仁里記

嚴氏籍洞庭者星分夾置亡下數百餘家文獻
不足莫揆其所自始因各自以其宗爲宗渙乎
無可合已或比室而云非族或曠地而稱一支
亦古老傳襲之言實非有家乘可馮奚辨哉吾
宗自上祖伯誠而下尚能言之亦皆吐庶無顯
天啟吾門篤生皇祖芥舟公始以明經擢弘治
丙辰進士歷官留都北部陞彰德府知府致政
歸田稍構棟宇巷門經始翺焉在昔所無而先
公建之者何亦信夫堪輿氏云康莊而下矢而
不紆當有門以攝禎祥之氣非止捍衛而已況
其義猶有所屬門之內聚同宗門之外分異姓
若涇渭之不相混流戒濫觴之意微矣仰惟吾
祖以淳厚篤實之風勅乎子姓御於家邦彬彬
乎成禮義之俗慨乎澤旣遠而化旣湮其中不

天隱子遺稿

卷九

上

悟齋齋

無樂僕之悲果忝厥孫欲維之而不可得因是

通其扁曰安仁里高陽崇美於前勝母遺譏於
後里之命名其可忽諸吾山之巷陌無下百千
戚族繁而人夥族繁則服習不同人夥則窳良
非一欲協輔而同歸於仁也不易今吾宗僅數
家使人人自警而趨於正毋淫朋毋比德毋忘
乃祖之遺訓勉勉焉職思其居每過是門而瞻
仰其上曰安仁里思其義而激於衷因之以自
反仁其安乎否乎則門顏之設較之槃孟戶牖
之銘尚矣豈徒哉於乎世代易遷喬木之存故
家能幾先公一畝之宮已見於王文恪公紀之
震澤編中曰秋官第嗣今而往五馬之休聲無
改于舊天之祚明德也雋異挺生而雲仍繼起
建綽楔之石去閭閻之塵載揚光烈洵有明徵
非區區今日之言爲左券乎

旌法海寺松軒上人義行記

天隱子遺稿

卷九

上

悟齋齋

甚哉義利之辨係於人重矣喻於義一介不以
取諸人喻於利殉身而從之弗恤矣嗟乎義利
之辨夫人孰不知之昧心於無故之獲而取之
非分大則以孽其身或則甌流姻黨罟獲在前
曉然明白而卒蹈之者何是猶猩猩嗜酒非不
知其囫也及沈湎既深復何囫之慮哉滔滔皆
是矣而誰以易之吾山法海寺僧方城厄惟多
難僅構數椽以居食資化鉢衣鮮伽黎家徒四

天隱子遺稿 卷九

十四

悟齋齋

壁立也某月日偶行至香花橋下見函楮拾而
歸內有白金十兩雖枵腹嗷嗷不敢損其毫末
已而亡金郎抵隣僧言故城聞竟出授之了無
猶豫噫以貧僧而潔廉如是不大可旌異以激
世之頹靡哉嗚呼世方逐逐惟利之營商賈者
流棄父母妻子遠游他國梯山航海與虎豹爲
羣偕龍蛇出沒原其所角者蠅頭耳豈惟商賈
爲然士大夫亦有然者以黷汚以墨敗者可勝

計哉論是則僧之爲義尚矣貧不聊生驟得數
金而藏之以爲糗糒資奚不可在他人則曰鬼
神所不預知奚測匿而不言奚發此恒人之智
皆然乃僧則一以天心主宰曰吾貧命也奚可
資拾遺爲活是故得之弗意也與之弗意也漠
然無所介于中與夫力求而智取者奚啻天壤
予嘗慨世之人濫觴彌甚欲維之而不可得茲
聿貞父施君誦此僧之事爲之擊節再三然雖
天隱子遺稿 卷九

十五

悟齋齋

褒之不有紀言行將泯泯爲世道計奚惜齒牙
之餘論於是爲撰數言云云

卓行記

行之卓由乎心心以制行者也心之良行以之
淑心之褻行以之愚故曰君子之所異於人者
存心也人之良心未嘗不有隨端發見能悉推
致之以滿其量見人之善恒企慕之以達其機
則何德之不崇而君子之不可至哉吾鄉施時

中家酷貧所需無旦夕計一日往質許典中道由壘吟拾遺悅裹白金數兩驗其票懷之如典少選有一嫗啼呼而前輒與之無難色嫗負急逋而轉貸以質亡之逋弗克償加貸主迫殞無疑矣幸賴是以全活一念之良而拯人于危仁大矣哉嗟夫人之嗜利也上窮於天下際於地梯山航海馳騁無方與虎豹出沒偕龍蛇鬪爭險阻艱難僥倖於萬一者合天下而靡不皆然

天隱子遺稿

卷九

七

悟齋齋

其又甚焉者白晝大都椎剽爲奸殺越人於貨而慙然不知畏死槩觀斯世貪黷成風弱則詐讓強則劫攻肆攘臂而仍之矧歸逋之雍容乎時中方以質往拾遺又逾其所欲質者數倍人惟躍然歸與妻孥謀所以用措者數端矣茲得之弗意也與之弗意也何有何亡漠然兩忘無時人共觀卽藏之鬼神所不預知而顧不以冥冥自欺因心順應會無悔吝於中較之爭衡攘

臂力求而智取之者彼誠何心而此誠何心予所謂良心之一端非耶鄉人聞而誦之者固衆然非徒誦之而已也試以是反觀內省能乎否乎靈臺不昧審已之有弗克誠自訟曰時中以酷貧能是吾弗能愧時中矣引而伸之於凡非義弗取弗爲非警惕人心之一機乎鄉人賞其義將鳴樂旌之以觴猶恐久而湮也予復綴之文以風乎里黨

天隱子遺稿

卷九

七

悟齋齋

重修靈祐廟記

靈祐廟之來舊矣碑志不存莫揆其所創始以正德某年重構而復新之故又謂之新廟廟之所祀者北極鎮天真武玄天上帝勅封揚威侯猛將劉公建於從祀之羣神也神非吉壤弗止吾洞庭爲吳之輿區民愿而慙自莫釐峰之脉蜿蜒而東有山歸然在中羣峰外扈而駢合以拱前有水泉潏剋曠衍會靈氣之所鍾宜

神居故昔之卜廟者建焉殿宇廊廡依山阪高
下列楹四十有奇額曰靈祐廟太傅王文恪公
所題文恪爲公卿之表率猶書名以昭揭其上
則知其非淫祀可知蓋祀典以法施於民爲能
禦災捍患則祀之於惟神之坐鎮是方也威靈
顯赫以呵禁不祥而妖氛邪孽之類裁肯凶沴
之虞皆所由辟民用阜康物以蕃殖至於民有
猷爲咸扣之響應其爲法施而捍禦者何如以

天隱子遺稿

卷九

十八

悟齋齋

是遠邇咸懷思所以崇報之者罔不盡其誠惻
隨方立社每歲孟陬行賽禱之禮旂鼓鼙轟明
精清醑以裸以薦士女誦誦摩肩踵而塞達路
者旬有五日而止若爲祈爲報爲焚修者又歲
無曠辰尸祝之家有恒藉肇禋以迨今莫之有
改也噫是可以觀人心而樂於有廟久矣然歷
歲既深不無墮圯方圖募緣修繕乃西郊義士
許廷璧獨慨然曰捐已資以爲民休豈僭邪濫

邪吾其敢以全舉是功於是告涓得嘉靖乙丑
十月初十之良請鄉老某人某人而屬以奚斯
之任且曰凡祠宇之易壞以工用省而苟簡爲
也今無槩所需務鞏固以圖久遠諸君翊義而
起忻然不辭廼躬秉勞勩相協經理刈者剔之
墜者飭之撤其舊而更新之者太半計費金二
伯餘兩先是廟垣迫近山麓率爲暴流所摧因
鑿遠尋丈築堅壁而障之斯則擴前人之智遺

天隱子遺稿

卷九

十九

悟齋齋

久遠者也甫三月而功竣廟貌載新靈貺攸答
昭茲來許其益庇吾民而佑之以靈祐之澤者
曷既哉傳曰民是以有忠信神是以有明德感
假之理自然有徵工訖俾予記之云云

傳

湯姥傳

湯姥者不知何許人緣職之所司氏曰湯蓋非
玄王之後無疑貌甚委具體而無肢節厥腹輪

困枵然擁腫其口上出居嘗靡所嗜嚼夜輒飲
沸湯數升許亦須人灌之克而止與儕輩青奴
並列于宮中後先背馳不通謁候奴以剛介寡
諧于俗惟姥性溫和故得御於寢所命之曰汝
唯燠哉毋爛毋傾吾則優錫汝姥曰唯唯惟命
由是寵冠長秋委之以小星之任酉而入卯而
出仍覆被之勿使露其形體若是乎嬖之專夕
姥亦安於素分不敢強其所未至躁爲先容雖
天隱子遺稿 卷九 三 悟濬齋

其侍帷幄親玉肌終不敢以炙手之權自恃浮
居靜養惟以吐故納新之術煦嫗之以求終事
而已亡何春入洞房南威繼進若是翁者不無
炎涼之態怙冒之恩衰矣勅令安置冥漠之鄉
禁錮之未幾玄冥司候而肅殺之威莫之能禦
於是替御晉言奏以姥之故事翁蹙召還被拂
之安于衽席而驅之如故嗟乎會日月之幾何
而情之愛憎若是乎曩予亦嘗與姥氏居比氣

方雄不甚以姥爲德今茲羸憊獨宿嚴凝有姥
則寧戚之哀王章之泣庶可免矣罔饗殮之費
饒保護之功姥其大庇我哉爲之傳

九鵠山人傳

予族從父九塢公以大父文紀贅俞塢周席其
居世爲俞塢人塢有九因自稱九塢山人公少
掾松陵邑庠見諸士子彬彬禮樂勗所習棄而
歸閉戶攻佔俾窮撝六籍及稗官子史稍稍洽
天隱子遺稿 卷九 三 悟濬齋

聞爰思尚友先達介游王文格公門交貴曹思
南郡守雲屋中翰公少溪二先生甚洽以是推
引諸薦紳間登龍門日躋上域鉅卿如楊南峰
文衡山皇甫柏泉黃五嶽王雅宜陳白陽等各
爲贈言獎詡之所豈無灼煜之光而名流交至
緊可占矣九塢中多答簣松檜灌木靈草經春
芬郁襲人入夏濃陰濩樾羃歷綠天有莽芽不
下於建谿有聖僧嘉越它處有玉版師非新罕

絕山人構廬其間舍和咀英據五湖之勝翁四
氣之靈架楹爽塏白陽公題之曰九塢草堂堂
之中列圖史鼎彝古今名墨琴削蒲博客來隨
所好與之娛怡然終日燕閒則摩挲庭樹澍水
灌花或繞澗聆泉行數十步倦憩長林豐草之
中聽鳥歌蟬曲爲自然音律樂而忘返少嘗富
千金貲饒吐沃壤脣庠充盈以俠游縱誕不事
家人生產緣悉以糜因處衡廬中隆替縣如曾

天隱子遺稿

卷九

三

悟齋齋

不以之介意年幾耄矣天相之康寧馳步飛捷
時輒行數里訪故人經巖棧不以爲勞眠家徒
壁立晏如也黜榮去於兩忘置得喪於何有公
真達矣

洞玄子曰人生若零露朝陽易晞俛仰之間已
爲陳迹故壹意闊略遺落爲高致振振爲百年
計有不爲大盜積乎公早計而稔知之屏棄物
情逍遙塵外不知人間之有世也徇俗以富貴

稱賢可云耗士若其參元化游太鈞直寓六骸
高視八表非所謂至人乎公諱潮字懋平別號
九塢

少山翁隱君傳

隱君名邁字文夫洞庭人也厥考春山公以才
望雄於時爲先後有司交辟裨益時政居多君
亦間陳所見于公獻可替否與有力焉君自少
穎異志量不侔於俗以家世服賈棄儒而從本

天隱子遺稿

卷九

三

悟齋齋

業冠乃游臨淄臨淄咽天下之衝藪萬貨而居
上游四方之材傑亦往往駢集於中間君名莫
不紆引而至願傾其交於吳下翁伯子者君以
蚤從廢著弗克研覃墳史爲博識洽聞之士卽
或有時事紛負咨君君出數言靡不中其肯綮
經生弗踰亦可謂之學矣平生履歷有方而與
圖之內凡道里之險夷貨情之良窳咸槩於中
操奇贏牟三五雖研桑弗過焉錄是羅里中諸

年少而器使之爲長駕遠馭之圖山而軌海而航一一授之成筭然亦有天幸趨時而時與之會所聚如雲蒸霧滃躡至大盈恒未見其一握算子斷斷然與馴會計洵瞻智哉亦運之而無遺莢矣諸少年無慮數十百人則亦數十百家仰焉惟君賚予孔厚得人人悅而僇力以事撓挑噫隱君一布衣耳自勾吳而甌粵而齊魯燕趙之區無不知有翁君名者上埒羅程而下睨天隱子遺稿 卷九 三十四 悟齋齋

陶白庶不得爲江淮一大俠邪雖然非君尚也壹意以慈祥豈弟存忠厚長者之風與人則辭氣雍容行已則恭儉整飭不立町畦莫窺涯涘外示物則之葵中縣人倫之鑒出言有章行止有則以是大司寇瑯琊王公一見而稱之謂能世其家餘諸薦紳颺言而華之者縹緗盈筭其見敬禮如此先是吳中大夫士慕洞庭之勝以未有文郵弗果來後知君若鄭莊舳舨聯踵大

抵君闕略大度敦義好施於人無弗濟也又克以時佐縣官之盈縮課奚斯之役率易僦功助任氏之資無煩徵檄姑以近事言之比歲東土荐荒殍流載道君見而爲之惻然惻惻猶已輸粟於官者可稽而家之捐困殆時嘗焉罔計有司義之上其事於大司丞余公錫之章服仍命大書勝額以旌其門若是者非邁種無疆而善繼厥考之志丕顯丕承者歟猗與隱君內行淳天隱子遺稿 卷九 三十五 悟齋齋

至外德敷聞已聲華之赫奕而猶不自滿假粥粥乎慎修之不暇如而夫之呂鉅何哉論君者不觀其本實而徒侈炫素封亦未乎丘里之言矣羊裘氏曰太史公以富而好行其德爲賢豪未也盡於人未盡於已必如孔孟所言富而好禮自視欲然斯其至矣世之人幸福於回而處之不以道奢則不孫儉則固詩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隱君之介福也宜哉

表維傳

嗟乎鄉邦之有善懿而不爲之表風教迄於陵夷而不爲之維其將靡靡以流於汙漫之歸伊胡底止擅外史之名者可弗爲之砥柱周旋以遏之乎遏之之道何如亦惟抽數善類以示之矜式而已矣夫話言之弗著則所以樹之風聲者未能洋溢乎中外語曰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蓋以爲輿論之交乎也自今言之人之

天隱子遺稿

卷九

三六

悟濬齋

大倫有五以天屬者曰父子伯叔兄弟平居無事之際燦然有禮以相接藹然有恩以相予孰不知之殆至分遺之所在稍有虧盈則忤懟起於須臾而胥戕以成其釁者比比然矣聞空谷之跽音一二能自拔於流俗而卓然可稱者能弗爲之颺言以聲其義爲警悟人心之一機乎姪宇和偕室馬氏咸有慈祥之德宜室宜家弟文蚤世而遺孤未離襁褓煦嫗而宇之以逮於

成長析之生產奠厥攸居授之室而婚禮之費不訾欣欣無少吝情若是者雖和之天性純至亦由於從史相濟以成其美不然易鵲鬬鳴而請張以問之矣胡能是予兼褒而並著之也果以衰朽之年目擊頽靡無位權欲維之而不可得若夫立言垂訓以遺後嗣之觀則奚惜齒牙之餘論抑嘗攷之古人如盧毓徐苗山偉之賢咸有育孤之行班於史冊而於和弗爲之紀不遺彤箚之憾邪予非私于和也假和以爲述人刑諸宗黨御于家邦者也屬詞比事竊勸懲之義非春秋之遺意乎是爲傳

天隱子遺稿

卷九

三七

悟濬齋

天隱子遺稿卷之九

終

天隱子遺稿卷之十

震澤嚴

嚴震澤

著

華亭陳繼儒仲醇 閱

同里葛一龍震甫 叅

靈巖朱廷佐南仲 訂

疏

法海寺募緣脩山門疏

蓋聞象教東流昉構祇園之宇鸞音西度肆崇

天隱子遺稿 卷十

悟濤齋

迦葉之尊卜淨土而拓毗城選香林而現精舍
碧題朱拱龍宮伴帝座之嚴玉埒金鋪鳳剎擬
鈎陳之制隆恩自古休烈於今蓋由法王道顯
普覺照於迷方慈聖功玄汎慈航於幻海是以
神彌天壤宇遍山川雖窮暇絕漠之區猶開蘭
若泊內甸名都之府具建蕭宮矧茲法海寺者
作鎮金庭勝占隆峰之陽書名寶錄靈標震澤
之墟在昔茂其光儀逮茲積於淪蕪七尊雖緬

仍開滿月之輝六法未磨猶識彌天之影夫何

今者宇垣頽覆門廡傾陟殘甃墮於叢蒿斷碑

蝕以荒蘚青蓮久謝白驥長嘶雖禪宮寂寥似

無關於人世而勝境蕪落亦有玷於名山思購

工材爰圖經葺然鄱陽木客未輪樸斲之能海

國真人罔襲寶珠之助用是廣募善因交脩勝

果增二梵之福豈曰虛詮啓八正之扉同登上

界謹疏

天隱子遺稿 卷十

悟濤齋

玄陽洞起建白衣大士閣募緣疏

蓋聞配天協帝莫如慈聖之尊贊化調元孰比
玄功之大繇人人之類願故在在以皈依遐陬
絕徼之畔猶知頂禮博帶峩冠之士亦尚焚脩
恭惟大士跡先著於普陀神遍流於寰宇上蟠
下際顯應極於無方古往今來靈通莫之有間
濟羣生於苦海數比汧河回萬劫於迷途仁起
化域非窮窳之清都曷克延其侍御繫莊嚴之

峻宇僅可駐其光儀跋厲藍波羅越將山俱布
蠻方舍利宮梵率院亦且嶮差爾旬茲有玄陽
洞者巨靈攸闢真宰是司谿衍直擬於天台竄
窅潛通於地肺霖霏秋霽胥母之藪澤遙連蒼
蔚朝躋縹緲之烟雲下接東眺則松陵在望西
盱則茗雲來臨宜神聖之所居亦山川之有待
於茲鼎建庶可以媲美華陽如此棲成亦足以
標奇震澤顧所需之不訾普斯愿以無違不假
大隱子遺稿 卷十 三 悟澹齋

六丁奚藉萬鈞之力少加一費方成九仞之功
勾陶白之捐施惠然肯與庸般倅而結構邇爾
觀成則神祇感假永詒福祚之歸而岳瀆懷柔
并致嘉祥之貺言非虛賺爰有明徵謹啓

法海寺募緣重建伽藍殿疏

蓋聞象教洪流被九區而涵三界江河普濟啓
八正而度羣生率土罄其皈依彌天同於覆盞
蓋繇法王道顯指覺路于迷方慧聖功玄汎慈

航於苦海神流天壤宇遍山川遐陬絕漠之濱
猶開蘭若內甸名都之府亦建蕭宮矧茲法海
寺者踞胥母之深奧標震澤之雄觀峯巒秀而
環合如屏石柱高而支撐作界金塗彩飾在昔
茂其光儀甍地甍垂迨茲積于荒圯功鉅未遑
事先當務西首伽藍殿者供奉闢張二大帝尊
神於內赫赫可稱洋洋如在歷年既久慨棟宇
之傾陝舍劫靡常痛垣墉之毀落經營責任乎
大隱子遺稿 卷十 四 悟澹齋

比丘捨施功資于檀越藉衆力以拮据祈良緣
之輻輳靈祇感格必貽景貺之來善果滋培同
受涅槃之慶謹陳寶疏請列香名吉祥如意者

高峰塢臥佛寺募緣疏

蓋聞西方伽葉初開象教之元南國招提徧有
獅形之制率土攸同於上郡普天以及於遐陬
金碧輝煌多蕭宮之壯麗觚稜突兀並蘭若之
巍峩蓋由法王道顯士庶爲之皈依慈聖功玄

夷夏同於怙冒今有高峰塢臥佛寺者翔白先
朝廷茲勝國典墳具載宰相爲之題顏飛率落
成祇陀以之寄寓蘊千峰之秀麗獨據幽深會
九塢之盤旋殊爲奧窈夫何歷年既久不無棟
宇之摧然而乘勢可爲是乃闡黎之責寺僧性
天矢心堅確持律莊嚴承上祖之遺言繼先人
之故志亟謀修葺勉事經營照得本寺山門佛
閣前殿後殿等處椽櫨藉薜荔以無傾甃甌墮

天隱子遺稿

卷十

五

悟齋齋

蒿萊而未拾工程浩大匪一力之可支惠澤覃
敷溥十方而求助咨詢檀越敢瀝血而籲哀誠
禱祝菩提誓焚身以圖報稱廣祈善信僉發慈
悲修上果以佈三千永綏吉劬膺崇賞而捐萬
一允贊鴻圖有此敷宣伏惟鑒炤謹疏

石柱路口募緣建井亭疏

切惟布德施惠固莫要於同人興事建功理必
先于孚衆衆心胥協自訴合以贊其成民力普

存庶一勞而享其逸是以封山濬川爰開萬世
之利而修衢浚井亦成一念之仁茲有平嶺下
石柱路口係往來之通道居南北之要衝或山
後而至山前或山前而往山後當炎暑之際值
風雨之臨無喬木以息蔭無清泉以澆酌甚至
披冒淋漓徬徨躑躅欲暫憩而不能嗟脩途之
尚遠以致寒襲而病痾者有之沾濕而痿痺者
屢屢法海寺比丘某發菩提之念甘營勘之勞

天隱子遺稿

卷十

六

悟齋齋

議建井亭其上庶乎勞者可渴渴者可飲雨資
庇蓋暑藉休停寔以便四方之人垂百世之利
者也所計亭以石柱石檻井以石甃石欄工料
所需食用所費非貧僧之可任幸檀越之相資
敢祈善信長者鑒此勤劬之惻量非夸誕之爲
富貧隨力多寡任緣衆輕易舉若萬夫之費一
丘暫費永寧不旬月而遺千載茲僧寔啓其端
大衆允成其績謹疏

靈祐廟募緣起勸觀音殿疏

伏以神靈棲止雅宜蒼蔚之區士庶皈依應致
精誠之惻明明在上有赫斯臨耿耿於中無微
不顯尋聲救苦興雲布雨之施隨力見功酌水
獻花之助吾山釐峰高峙環迴千嶂以爲奇震
澤周遭疏淪百川而底定金庭玉柱闡苑天開
貝闕琳宮瀛洲地拱四境之神祇護佑萬家之
屬類清寧以是靈祐廟者晨鐘暮鼓寓緇釋以

天隱子遺稿 卷十

七

悟齋齋

焚脩單食壺漿走黔黎而獻饗兩儀安覆載之
司七曜布熙明之象茲欲特建觀音殿於廟左
之隅輿情允協道議僉同再頌觀世音功德綱
維三界統御萬靈上天下地神變化於無窮往
古來今育慈悲於罔極虛空觀相恩覃於四海
九州浩劫垂光道尊於三皇五帝大造之幃幪
既久下情之愛戴彌深但啓丕圖殊關重費量
非一力之可營仰藉諸方之合贊哀多益寡會

須輻輳良緣虔始厚終猶必咨詢上善占素心
之頂禮驗今日之捐施解橐囊艱指困特易分
太倉之稊米慨諾無辭植上界之菩提洪休繼
至落成告竣遺萬年不拔之功騰相隆施啓六
合無疆之慶惟人之所孚者信斯神之所格者
靈無願不成有祈必集謹疏

武山修築通衢募緣疏

切惟道路爲天下古今之所共由係於人生要

天隱子遺稿 卷十

八

悟齋齋

矣道不同有曰谿徑則人之所涉者稀有曰康
莊則人之所蹈者廣周禮合方氏掌修天下之
道路毋使傾陟火朝覲矣而道弗可行單子
猶爲之興嗟况崎嶇磽确之甚者乎吾山自渡
水橋而東直抵武山某處通於四達道在吟淪
之間窄而卑窪雨久則泮淖難行徒步者尚艱
予于乘輿者尤甚趑趄從古及今同爲修築不
無墮悞於前可復因循於後茲有信人施某者

持齋誦經欲脩菩提證果慨興斯念謀於鄉之
耆碩諸公咸喜爲之從史以贊其成而且樂爲
之計斯役也延袤若干餘丈狹處開闢窳處填
平街邊石甃街心石鋪可爲達道無異徒杠如
是而爲功斯鉅矣費甚繁焉爲此叩告四方善
信君子懇祈仗義者弘開普濟之緣皈誠者咸
起樂從之願哀多益寡事胥賴於經求翁受敷
施貲必由于輻輳較之繕葺招提功尤見在與

天隱子遺稿 卷十

九 悟濬齋

彼資乘厲揭福益無疆但隨心而捨施合併力
以匡襄九達奏績萬世蒙休

北圻菴脩葺觀音閣募緣疏

蓋聞西方有國肇生迦葉之尊南瞻分州肆建
菩提之宇蓋山鷁王推演敷晃耀於彌天象教
分流霈洪纖於罔極元元頂禮在在皈依悉粧
龍象之形咸設後覩之座蘭若則退州分布蕭
宮則上甸駢羅越百世而沿流配兩儀之覆載

北圻菴者屢止洞庭之麓載於震澤之編三寶
名區千年古額代旣遐而不無隆替名未改而
可復恢張風雨漂搖將棟甍之剝落蓬蒿蔽帶
已甓甌之傾陟過客興嗟居人感慨雖責任於
闍黎勉爲勸愍允功資於檀越殊藉匡襄茲謀
修葺觀音閣一所材用旣繁工程匪細譬諸爲
山九仞曾無一費之因是猶舉鼎萬鈞胥藉百
夫之助無施不報能修善果於冥冥有感必通

大隱子遺稿 卷十

十 悟濬齋

自格浮屠之顯顯驗真如之眇眇指日可期信
慧力之斬幪終天是冒

法海寺僧良檄募緣疏

竊以司烜不戢通雅回祿之裁護法有憊莫救
閣維之厄驚玄烟之四起灰燼無餘慨朱燧之
方揚綿延殆旣炷非銜於孽鼠燦豈作於流烏
寔旻天降罰之非常何炎帝遺殃之太酷致使
青鴛宮宇同浩劫以銷沈白馬招提因祝融而

燬廢焦頭爛額痛日夜之徬徨憊雨僞風苦形骸之暴露苟因循而渙散前人之衣鉢何堪庶毚勉以圖存後嗣之香燈可續悲輪不墮終承象教之來化域重興載啓龍華之會天心未必其摧亡佛力猶資於怙冒茲欲先建一亭作彌陀之供養暨營三舍爲釋子之依棲貲財罔購木石何需雖則比丘之嬰孽伏蒙檀越以維持伏望大開矜恤之仁永藉幃幪之澤倉皇無惜天隱子遺稿 卷十 十一 悟齋齋

西陽金巷脩葺募緣疏

伏以神無徵而不在卽蘭若以依歸人有感而必通故檀那之頻願炷瓣香而虔衷默契緩多祐而嘉貺駢臻彌宇宙統華夷咸祇陀之怙目人鴻濛通塊凡絲迦葉之旬宣是以繡附雕甍旣弘開於上郡至於菲庵蔀宇亦遍及於遐方

惟對越之心匪懈則居歆之意自孚鄱陽木客齋心以供諸天海國真人吐手而傾百貝苟爲無益曷致其然茲者西塢金庵雖僻隱於一隅亦遺傳于上世端居護守遠公之衣鉢猶存祇事焚脩慧祖之經函具在第歷年既久而甃甃摧殘矧逐歲因循而垣墉圯落寘之弗緝將無古額之陵夷謀以再新亦且功程之浩大爲此庵僧某稽首皈誠銘心矢誓請于十方長者富貧隨力多寡結情分因粟以給菩提將酬百倍解囊貲而脩善果永締三緣

雜文

悼奕子文 并序

予性好奕貧弗克置友人全具以歸予寶之甚軀一日友人至出以手談談罷送友藏於輿窻問返而求之弗得索莫無聊意甚罔罔作悼奕子文

嗚呼盜棋之人吾不知其若男若女爲鬼爲魑
眴然一物價直云早售之微數曾弗療饑饉身
爲盜胡寧至斯椒顏厚甲聽我陳辭嗟乎予生
之隕情迫連石以棲遲商弗閑於筵計工亡習
於鑪鎚力敷菑而疋怯營噬嗑以忸怩負流光
於明晝尋所事以攸爲遵宣尼之雅訓猶博奕
而庶幾於樗蒲而罔悅惟方罫之是怡友人中
其所嗜會駢集而見遺喜終身之寄寓擬竿木
天隱子遺稿 卷十 十三 悟澹齋

今自隨非長鑱之爲命亦賭墅之所嬉曷求工
於巧拙那計慮於贏虧賓朋至而相角能永日
以嬉而固游閒之勝致誓久要而勿疑何裔人
之役刻竟寥匿而靡追計斯人之授予殆數載
以攜持多目光之盼盼更手澤之滋滋若姬親
之良執被搶攘而去之歸何人而拈弄入它室
以羈靡爪甲汚其玉潤牧豎爲之睢肝棋無言
以自籲緣剝琢而怨咨蒙汚塵兮淹抑違故主

兮此離惟茲故主素誼相安燕居徙倚饑或忘
食今茲鞅掌意緒單殘賓朋蒞止索爾無歡欲
圖繼至猶甚木難念遺簪之不返猶少原之泣
思匪敝履之爲重恒不忍其數奇苟延平之可
復豈合浦之終移然達人之忘物毋膠固於所
私人遺弓而人得何邑邑而用悲泥嬰情於得
喪其塞翁之所嗤揣盈虛之有數又奚惜而悼
爲

天隱子遺稿 卷十

十四

悟澹齋

奕社引

夫君子樂胥取興之途匪一通人不局所好之
技則爲山林多暇何以遣之日月其愒何以酬
之爲之猶賢乎已不有博奕者乎設方罫以怡
情任圓機而逞智勝固欣然敗亦可喜相忘坐
隱不知日晷之移有似爭衡反作謹虞之具執
射手執御乎一從自取以鼓我以舞我咸助飲
潄彼夫河朔之游靡明靡晦山陽之放載號載

歟斯有開名教非所望於良朋者也茲取忘筌
聊解會奕志不在魚而玄真以之寄興意不在
酒而永叔以之陶情是會也無嫌詆噉止戒豐
靡

詬寄

嘗聞之盜不入原憲之門貧無有也而今之盜
則異是予方原憲尤甚乃不予弃捐狡焉以逞
彼登讎貧而德富歟抑所欲所求之廉而不牟
大隱子遺稿 卷十 十五 悟齋齋

其疏歟噫吾知之矣富之室關鍵難攻貧之家
墉卑易穴以易穴較難攻雖使之攘伯夷所甘
心焉又何有於瑣瑣嗟乎予性鳩拙疎慵不任
事日貿貿焉游心於道藝之中無他意慮謂脩
德而藩維自固仁義之于僧尼以威彊暴而制
虎賁自恃以無恐守先人之敝廬繩厥樞甕厥
牖環堵蕭然寔無巖險之固然自吾先世居之
晏然而逮我又五十餘年寧謐以是凡周身所

需靡不歛而貯斯室之中斯室也廣不踰尋丈
而資用弘多以藏書則置于是以儲粟則匱于
是以函器用則帑于是兼收並蓄其於漁之家
舟無異吾將以是子孫奠厥攸居胡茲桀黠之
徒巧爲覘視乘吾之所不虞躡而竊之越我戶
庭斲我檐楹嘖然四聽寂無人聲於是從容服
禴無戰無兢傾囊疊褚肤篋發篋恣力之所不
能勝而去噫人而萌此盜予之心者無幾希惻
大隱子遺稿 卷十 十六 悟齋齋

隱之良者矣哀哉我儒也皆寒之衣僅以蔽體
無少愬遺袒裼其奚以堪雖然我與汝何尤詩
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
民孰敢侮予坊之弗豫非智也仁人君子之所
居道不拾遺虜無犯境仁有未孚非德也自今
惟創又于心以爲後國敢多言以遺原憲之恥
獮盜說

刑罰之設所以威不軌而革克殘者也德禮所

不逮以是輔之書曰明罰勅法言刑之不可玩也予獲盜將讞之人謂予曰讞之費且勞惡乎利予曰吾山之人每惑於斯言明知而故縱以是不應盜而盜者恒無虛夜既自幸其無敗敗矣無咎又奚憚而弗爲必怙是以終其身已雖無盜心者且私慕之而效尤以起其不至剽椎攻劫白晝大都之中殺越人於貨弗已矣凌遲積習之餘欲矯其弊而爲之整頓以禁無良以

天隱子遺稿

卷十

十七

悟齋齋

也故君子不以小不忍而亂大謀不自便其身圖而苟且以遺天下後世之患孫叔敖斷兩蛇頭曰毋使後人見之稱爲陰德周處之斬蛟射虎亦曰爲鄉人除害盜之貳人非啻於三孽而吾之去之將不得爲叔敖處乎且古者刑人於市以示人之警畏今茲二盜身被箠楚肌膚糜爛桎梏拘繫手足輒裂逮繫而返故廬妻子爲奴雞犬無一存者里之人旁睨而竊窺之莫不毛骨竦然咨嗟太息曰盜若是哉盜若是哉昔之效尤者懲創之不遑而私心慕之者亦瞻落而魂褫矣保障一方之安牖愚氓以歸於善莫此之爲要勞且費其奚以辭作竊盜說

橘中會解

予爲桔中會客疑而問予曰橘之大不踰拳剝其中僅可以容合黍穀雖不能入也而古之仙翁獨寄此以爲賭墅所有諸吾意其誕矣予曰

天隱子遺稿

卷十

十八

悟齋齋

據子而言似乎巫鼓會以莊生所著真人幻化之跡非實非虛可以冥解而不可以象求何者曠達之士不限局而疑遠况夫仙者乘雲氣御飛龍周流入極之虛無在而無乎不在放之彌六合而卷之則退藏於密想其時也慕洞庭之勝稅駕林中以爽綴歡樂而忘返不意人之撫拾而紀之云然彼之在橘中也卽以爲釣天廣夏之居曼衍自如逍遙甚適人以爲橘彼始非天隱子遺稿 卷十 十九 悟齋齋

橘也桔其假形已耳今吾儕相與不以橘爲桔而直以橘爲亭臺不以仙翁視仙翁而直以仙翁視已橘中之樂同則名之曰橘中會也奚疑

閒適會錄

閒適會者取蕭閒散適之義隨時適興而已會友數人咸里中契舊徹形骸忘爾我者也孟氏有言獨樂不若與人與少不若與衆迨暇飲消協羣斯暢覽游徵逐可以寡朋儔哉會以朔望

間半月一叙非疏非數所具無過於腆腆則難繼惟酒無量率以成酣而止飲中詠謔取爲嗤笑之資非有意於譏嘲相忘可也會所隨宜或于家或于埜大抵沖和之月登泛固嘉而乏僕乏舟亦任其自然不必固求勝地相期煙霞吟弄風月無關於毀訾不涉於詆訶則雖哄堂勿論所輪列有序次會錄可稽遇會宜先日預達脫臨會有事或雨雪連綿可以更日追補但不天隱子遺稿 卷十 二十 悟齋齋

可偶因閒燕溷邀抵舍凡此數事做摩真率而行與斯會者幸亮之無爽夫流光易邁笑口難開是以高人放曠自甘秉燭之迂而達士尚羊不惜解貂之費况吾輩居同故里生際明時山水之趣致無窮煙霞之景象非一是誠大塊假我以無盡藏而靈曜在天不容延佇感維霞之章思有樞之詠及時行樂其可後乎用是循竹溪之軌任觴咏以陶情慕洛社之英結枌榆而

寄與斯會也其誰以爲過哉

題刺史張公遺錄

古之君子立德立言以爲不朽計然傳之近遠則求後嗣觀焉學擅名家而勲銘鍾鼎天下後世所共傳無慮也其餘表表當時功能行藝或不錄史氏而纂於家乘亦豈不欲垂久遠揚光烈哉爰懼不肖棄若土苴亦未必不湮沒于再傳之後矣張氏刺史公諱某爲雲中人洪熙中

天隱子遺稿 卷十

二十一

悟澹齋

歷任蘇揚二郡因家廣陵其支流又有占耕勾吳者奕奕雲仍文獻未泯六世孫其道嗜學好文閱公之遺錄手摹精繕什襲珍藏將以表世德之光而歆後人以有作也一日來示予期以識一言於戲公之德學勛名先達鉅公爲之表章備矣非予末學所敢贊一辭也顧幸公之有後以繼述於無窮昌黎子曰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嗣今而有志者出知替

纓之裔振厲光前非斯錄之有感歟

邵氏四子應明應仁應中應化字說

嘗聞之大鈞化物雜然流形而人萃五行之秀受天地之中其靈于物昭昭矣通天地窮鬼神秩乎其有禮樂煥乎其有文章休徵瑞應畢備于身無俟物之靈以爲靈也乃猶慕于幽遠徵諸不可嘗見之物以自名似乎迂怪而無實奚取哉高辛才子有曰伯虎仲熊叔豹季狸而後

天隱子遺稿 卷十

二十一

悟澹齋

之賢偶以羽毛鱗介之屬名者又不可以一二數何也蓋常人之情語所常聞則慢而忽焉語所常見則玩而屑焉及語夫名世之物問出于天壤爲希世之所遺者則延頸縮栗翕然震赫視之以爲神靈而望之靡及故夫命名之道中繙曰取于父爲類取于物爲假夫假者假物以示之則也假于物而固居委瑣庸劣之儔又何則焉况父兄之于子弟期之以遠到望之以崇

高美其名而歆之者冀之也又何怪耶吾鄉邵君小村名其四子曰鳳祥麟祥龍祥鵬祥請字于予而爲之說予惟鳳者非時不見感明王之治而臻故字之曰應明麟以好生爲德傳稱其不踐生草不履生蟲故字之曰應仁龍德貴乎中正故字之曰應中鵬之飛也以鵬化也故字之曰應化夫是四者人皆知其祥非所謂間出天壤而爲希世之所造者耶苟名是者徒知其祥于物而不知祥于身以求其所以爲鳳爲麟爲龍爲鵬者比德而脩之則名爲我累物爲我愧終其身與凡鱗品介者倚世將鄙夷之不暇復何祥之有顧名思義拔俗離羣以表禎于天下是惟四子坊之而已

題友梅先生知命錄後

夫命猶令也令之出于君也慶賞刑威生殺予奪不期遇而遇之率惟令之從而弗敢攜貳命

之出于天也爲窮通爲得喪爲死生壽夭不期得而得之亦惟命之安而孰能移易令有所不共是謂好王之紀命有所不受是謂逆天之道故人之不可以不知命猶臣之不可以不知令也命者何宰于冥漠之中而判于降生之頃得之自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才智不能強其來勇力無所辭其往莊生所謂不可奈何而安之者是已彼之謂無命者欲反其自然而歸于一致不知甄埴之器至微也苦窳缺裂永固存全亦有數存其間而况天之陶鑄于人也別生分類厥有萬殊紛綸天闕懸絕天壤又孰能一之哉信乎其有命在也但命之理微知之者蓋鮮非有真人則無以爲真知真人者宮天地府萬物受而喜之忘而復之齊得喪于玄同悟死生于縣解故浩然太寧而坦于化古之所謂真人者蓋如此今之真人非葛友梅先生乎先生之出

處行誼備見于諸公之傳敘卽其不趨榮利高蹈丘園課耕自給澹然無求于世唯讀書談道顧養性情可謂履貞幽人遠絕塵垢者矣晚年又預爲生壙志銘與凡棺斂之具皆樂言其事而詠歌之彙爲知命錄一編若翁者不爲悅生不爲惡死直寓六骸與化俱適誠古之所謂真人者也鄉士大夫慨末俗之趨欲維之而不可得重假先生以維斯世故競相歎賞富于篇章

天隱子遺稿

卷十

五

悟齋齋

果以末學豈敢猥廁其間然仰德之私不能已已以是忘其非陋而續言之咸英交作亦濫備于簫篴之末云

吳思隱先生贊

有序

先生予未嘗識獲交於令嗣德完君略知梗槩及觀鳳岡子所著傳知先生爲人綽有風節而禮文可觀者也敢次爲贊云

予觀叔季風軌實淪修正固覲綱維載湮仇賢若敵怙勢若親曼延逋宕覆轍彌循障翬砥潰閭矣其倫懿哉吳君挺嗣先哲義稟剛方不回不折無事姪阿狴狴諸渫譬彼喬松凌厲冰雪險阨紛如保貞抗節胥革姦回允敷光烈世維剛者直慙少文君性嗜學飴悅典墳高山髦稚景慕德芬噬肯適我棣杜所云詒謀式穀俾有令聞曰惟良畝可蓄可耘秩秩明旨駕伊俗氛

天隱子遺稿

卷十

五

悟齋齋

於戲世之直文教者恒毀賢而瀆禮訢波流者率茹柔而吐剛君毅而好文則非北鄙之習剛而得正抑君子之強與

友梅翁像贊

昔有遺老奇興孤山超然物外攜鶴蕭閒今有梅翁嶠嶠道妙仰迥遐風攀軌同造早釋塵羈考槃山谷榮悴都忘天倪自嚮達生知命契于玄同脩然來往乘化無窮冠服恂恂頽然梅下

葛天之民是伊誰者或曰梅翁復疑逋老曠世
同符儼于莫考然則逋也是卽翁之神而翁也
或非逋之貌也耶

橙菴周翁像贊

倚矣橙翁維德之紀戢景中阿函心太始貞履
弗渝先民遐軌率宣化猷修禮陳義仲弓文範
孝先經筭濟嚚道真觴詠怡志世運雖徂玄風
未往惇裕成休凝暉素朗儼爾儀形昭茲神爽
天隱子遺稿 卷十 三毛 悟濬齋

熊雲鶴像贊

而貌臞臞而神訐訐綸巾博衣逍遙以舒負玉
笈兮金符探山經兮水閣委凡儔而莫與抗雲
鶴兮爲之徒爾其出入九閔盱衡寥廓發粹攄
幽窮玄底漠運元化于機衡苞靈襟於海嶽信
乎形不足以物身而道斯貫于綿邈斯人也擬
古而求之其張衡之與郭璞

梅堂上人像贊

離相滅相本來無相托生化生本來無生然則
孰爲之形而醇氣化其精英孰爲之名而梅堂
其所依憑者歟

天隱子遺稿卷之十終

天隱子遺稿 卷十

三六

悟濬齋

天隱子遺稿卷之十一

震澤嚴 果毅之 著

華亭陳繼儒仲醇 閱

同里葛一龍震甫 叅

靈巖朱廷佐南仲 訂

行狀

翁春山暨配吳儒人行狀

君姓翁諱叅字良豫別號春山厥初賜姓山昭

天隱子遺稿 卷十一

悟齋齋

王庶子食采翁山因氏後有仲孺承贊靈舒咸
偉人也世系蕃衍分布殊方君先世汴人也始
祖承事公宋季以千兵扈蹕南徙家吳之東洞
庭莫釐峰下舉宗百餘家聚廬而托處遂以姓
名其巷傳十七世孫毅毅生福福生君君自少
警敏讀書了大義年幾舞象志雄氣偉不局脊
於尋常矩步間每自咤曰男子挾柔弧蓬矢能
無延覽八紘於名藩大邦一盱矚乎時家已高

貴習計然廢著遂贏糧與弟贊南浮江漢北涉

淮泗歷齊魯燕趙之區知險夷瘠沃相厥攸居

得臨淄曰是可以久安世業於茲矣夫臨淄居

海岱間一都會也游閒貴介豪長者日以聲勢

相高燕游徵逐馳騁風流非其人弗睨也獨高

君行誼爲折節下之君亦樂與之交粥金錢爲

供具相予揆鳴琴跼麗屣呼盧擊筑有五陵裘

馬之風絲是淮以北濟以南莫不知有春山名

天隱子遺稿 卷十一

二

悟齋齋

者君體貌魁奇音吐洪罔時於廣坐中譏評世
務議論風生識者知其抱負非常而會時始有
爲者也居常慕朱家樓護樊中子之流俾千里
誦義祇名聲於天下富而好行其德曰吾何以
見其人爲執鞭乎以是行必倣之設取予然諾
推誠附義好排人難於立談造次之頃而不矜
其能人或陷于危亡起而衽席之而恥伐其德
惇敘彝倫孝友純至非固以俠顯而恂恂遐讓

又克名爲君子者歟久於淄因占籍焉俾子姓
能文學者隸其庠爲博士弟子員年幾六旬浩
然辭以東歸憇隱雲壑亡何鄉大夫數以言之
有司謂君材諳足以展承庇民有司試委任之
劇役果稱時太府春臺蔡公良二千石也爲治
以崇簡要去浮薄爲先得君助成懿政孔多邑
有凶固舉亡重輕咸繫渠魁則爲楔偷於中君
請立舖於外以分縻輕謫上可之卽購地於縣
天隱子遺稿 卷十一 三 悟齋齋

彰著聞口碑所共載已又嘗患山之小氓居遠
城府化教所弗聞也期月之朔望延請儒紳於
東嶽祠攝儀升座讀禮讀法使曉然知所趨率
又闢義塾於所居閨中以誨羣蒙儼修一不煩
人大抵君爲人仁慈忠愿有餘而發姦攻慝則
以剛介自持不能揜阿于世冀將以彰瘡整齊
風俗所施未究而卒配吳氏某里人也生于名
閭善祥之所鍾毓而且閑於姆師之訓柔嘉維
天隱子遺稿 卷十一 四 悟齋齋

之西築室爲園墻費金三伯餘兩嘉靖乙卯倭
夷燹掠吳境繹騷君募勇屯營居民賴以安堵
乙丑天災流行民無鑿餌輒亡君閔之爲延和
緩施藥於城隍廟三月所全活甚衆比歲凶荒
院檄令各區區長糴谷備賑君業已輸餘不能
辦者又代之輸一時義聲騰布蔡公賢而旌之
且令府縣庠諸生陸夢鯉等上其狀於憲臺代
巡溫公賜扁於家仍給以章服榮之若是者彰

則其事姑也嫠婢雖多而躬親頽饋其奉先也
春秋匪懈而祇事蒸嘗春山君每濡滯於遐方
孺人代爲綜理纖碩惟宜親疎德其任只內外
爲之肅然每聞籲號之聲爲給椀撤餐之不暇
年躋耄耄引裕無疆其錫於後人者定維一德
之行代終攸吉者矣君生於弘治云云某等卜
年月日合塋於馬家塢之次窆窆有期將圖銘
太史氏以垂不朽命果撫拾所聞以備采擇言

不詮次惟大人先生斧而藻之幸甚

亡室吳孺人行紀

古者宮壺之賢徽音懿則以昭垂後世由彤管記之也自茲教既湮往裳之流越在草莽無階以聞風憲則雖貢羅紀配之令聞亦終泯泯於乎惜矣予室孺人吳氏頗備四德苟以譽婦爲嫌闕而以俟彤管則亦與無階等耳故勉爲著之孺人出松陵世族笄而歸丁兩姓氏微之運天隱子遺稿 卷十一 五 悟齋齋

縷裂練裳與羣從之倚靡周旋了無歆華恥蔽之念性資端敕翼翼小心一門之內曹耦維居雖房櫳密邇非有事相參不爲私覲日惟坐惟聞中以織紉組紃爲事知予不善生理育恐育鞠乃矢心以圖相理汲汲皇皇靡明靡晦一月得四十五日予方以筆未備生歲羈城府家之内外務日用所需與凡任恤睦嫺之事一埤益之綜理咸當以貧而營婚嫁舉措彌難予且也

性資罷茸一無經涉孺人代爲之所纖悉靡遺庶免予之拮据爲幸事舅姑烝烝色養姑在堂調煦節宣之彌至傷哉貧也家無擔石之儲自食甘於糗糲而爲祭於養則不敢以貧廢禮市牲牢庀滫瀡輒貨其簪珥以給姑膏寢疾彌留晨昏左右已而挽又就於藁中任炊淪幾月餘帳爲之墨姑臨終抱持而慟曰忍舍汝孝婦去那一時媼嫗在傍羣聲嗚咽比同居妯娌七人羣不相能惟孺人與之居三十餘禩謹好曾無幾微見于辭色似有夫婦偕亡遺孤穉焚亦啓啓孺人曰吾弗爲之懷保遺姑之憂恤柰何乃省餐育之愛如已子舅之妹適周氏者早寡矢節栢舟孺人時迎歸養尊之姑禮予或以優游罔節孺人卽微微諷之以是寡於尤悔大抵慈悲爲念若有得於佛性者然噫茲咸其疏節耳予之中心感戢而不忘其善事吾親以代終爲

慶予見世之人子頗有孝心勢不容不委於妻
子以代共子職妻而克遵所委者幾何予貧不
失養庶幾無終天之憾者非孺人成子志耶嗚
呼已矣不能爲結腸之詠而僅爲掇拾著行紀
一篇遺子姓以爲矜式苟以無稽之談謬爲夸
詡是反重遺之累而人其謂我何若觀者量之

孔月川元配吳孺人行狀

吾山爲著姓者如吳如孔門望相軋吳出自延

大隱子遺稿 卷十一

七

惺齋

陵仲雍孔裔傳魯陬邑遙遙華胄奕布星分籍
其區東洞庭者吳有南樓公諱鐸孔有賓樓公
諱璋俱以琅瑋之德潛曜巖澤惟二氏居止里
墟相間二公又通家宿好于是賓樓公娶南樓
公季女爲子澗室寔孺人焉吳世傳至德鍾靈
粹于百年錫之祚胤秀美蔭昌碩人自幼通明
與紅女偕學刺繡紋蟲藻翻飛穎出曹耦及笄
嬪孔門益閑婦順端凝整肅無聲氣聆于外人

時賓樓公娶范繼葉俱罔所誕育而澗之母翁
氏爲公次室語有之兩姑之間難爲婦孺人承
事周旋咸相底豫人以是稱賢孝賓樓公家既
美好推予延接賓客盈門孺人爲公冢婦旁無
娣姒時葉姑既世翁氏姑又嗜閑靜百凡閭務
悉以委孺人綜理孺人居中處分奉祖祀饋賓
筵課僮奴耕織黌卹姻親訓子女隨事而順施
之輒井井下至米鹽細碎調量有方無濫無膏
天隱子遺稿 卷十一

八

惺齋

蓋雖產華腴歸茂族不更于貧乏而性有固然
時俗靡靡競爲容飾唯孺人不牽于俗眩祇以
綈素自將躬調滌滄侍養尊章尤克先意以祇
順姑之弟弗裕時有假需于姊孺人陰厚給之
不令姑有耿耿以姑衰耄爲茹素以祈寧者始
十五年此其因心致孝豈矯強然哉長女女于
吳某女慮寇悉以資裝還寄母氏未幾女卒壻
別娶孺人挈而還之緘歛如故壻且莫之知者

其不欺死生不以疏戚易心乃爾教二子以義方愛勞兼至今二子禮度雍容行誼醇謹有大雅君子之風其得於家庭涵育者豈少哉賓樓公謝世後家視昔益昌雖月川君與二子克自樹立而孺人與雞鳴之助居多嗚呼賢德如是而不克遐享以死也哀哉春秋四十有九生于正德某年月日而嘉靖某年月日爲卒之辰母某氏夫爲淵別號月川子二長嘉言娶葉氏繼

天隱子遺稿 卷十一

九

悟齋齋

葉氏次嘉猷娶嚴氏孫男幾女二長適吳某次適張某今卜以某年月日舉厝某處新阡之次隧兆既有期矣而彤管未揮玄石不紀徽音懿範後世將何觀焉二子孺慕聖善忉忉罔諼將闕銘史氏以志不朽謂果昔忝塾賓耳其行稔悉俾爲掇拾以備紉揚言不詮次惟承擇之謹狀

墓誌

太學生吳毅泉配陸孺人墓誌銘

吳爲泰伯仲雍所封之國故其支流蕃衍在在有之而洞庭山翁巷之宗世尤綿邈歷高曾而下至南樓公諱鏗者繼序而益皇之公生子二次曰岑毅泉其別號也齠齡殊穎悟不凡將期其遠到爲齒胄成均方其嘉止之年卜婚得陸氏三梧公之女文定以歸三梧公英瑋超卓爲典儀紀法之宗女之所自出者慧而秀朗淑以柔嘉於未字之先躬修內則凡婦道之所宜服者綜理無遺既嬪而率乃攸行允宜咸適稱之者靡間於宗黨之言事姑徐孺人烝烝色養姑有所欲而未言默先承順已而姑寢疾彌留調煦而節宣之竟得以享壽令終卽目之以禮脩奚忝姑既世毅泉齊魯恒閱歲而一歸家之叢睦承累世僥洽之餘尊章棄委百務方殷孺人

天隱子遺稿 卷十一

十

悟齋齋

劑量而品裁之微纖毫之有憊忒賴是以救寧者數十餘年謂孺人非家之所藉以爲坤軸者哉然其性資冲約動履端詳惟兢兢以縞素自持不炫時而競爲華靡之飾居常語子婦曰勤儉裕生之本汰侈折福之由勗諸勿以吾言爲悖且曰爲善以感天自祐資修證果而微福於回者毋信屏奸訛之迹絕弗與往惟所遇矜人輒給以鋪衽與之無怵垂耄猶興居整飭無少天隱子遺稿 卷十一 十一 悟齋齋

賁陸之容訓子孫戒臧獲孜孜以力本務生爲念夫以梁孟之賢夙夜交脩咸有一德遺邁種之休而引之弗替傳曰因若淑而弗昌詎不信歟生卒云云銘曰

君子好迷曰惟貞吉允矣淑人柔嘉維則景福所詒自天中錫藹藹雲仍怙茲封植海美靈丘厝安窀穸勒我銘詞以光泉石

君子居鄉稱文學而不能表著鄉之善有德者

爲世鵠奚文學爲里人朱西疇善有德者也乃嗣霖嘗從予游今以其考妣襲自爲狀來徵予銘予寧無以志而表著之按狀君諱廷玉字惟良別號西疇父慶母俞氏少失恃貧隨父之金陵以居髫髻配時熊熊然角矣旣彊力可任事奮然思以有爲幹蠱殫心廢著之圖智會而謀臻之貲日以起爰歸營其家於故里居亡何困於役之叢脞家復以單君不憂且曰所貴大丈夫散聚易爾孟敏不眠墮甕吾何以故之恤而弗新是圖乃驅車走四方涉歷荆襄閩廣之區駐于潮凡三稔桑榆甫屆浩然思以東歸憇雲壑矣君材譔敏達氣宇高明能以乏致贏而化裁以御膠輅卽役之膺也歲內議糴倭亂設防司庫于邑長賦于鄉咸公家重要詢詢不可支君料理有方以賑則給以禦則完公程無煩

天隱子遺稿 卷十一 十一 悟齋齋

於上廿已費不苛於民繇是邑侯都宋二公應
加旌廟焉然匪趨上伊爾平生以慈惠爲心急
人之危如恐弗及視人之疾苦若惻痠厥身好
施弗吝而於無故之獲分毫不苟曩倭夷來山
山之人爭買舟遷竄無舟者徬徨佇水涯求活
他舟不之顧也君忘已之危延艤登援致舟重
不可行俄有婦遺一囊衣飾謹貯而購還之緘
封如故大抵義聲德望慕聞於遠邇非一日矣

天隱子遺稿

卷十一

十三

悟齋齋

其猶節槩凜凜行已端方里閭翫家澳忍之流
恥爲所知迺惟心境光明不留梗蒂以是羈身
異域馴革姦訛而使之傾心服德謂非忠信之
所感孚者歟元配李氏金陵新河人也質而醇
雅慎而溫恭燕私不形乎動靜靡佚無介乎容
儀著之婦道以肅以雍其賢爲可尚已既而內
政攸關尤能以代終自任握勞茹辛不遺餘力
耒耜之所當興絲麻之所當緝率先教令俾無

憾違百凡舉措得宜內寧外輯西疇君賴是久
商卒以恢闔厥業延裕無疆孺人其大有功於
朱矣君生於成化丙午十一月初十日卒之年
爲嘉靖丙寅享年八十孺人先君卒六年生之
歲爲成化壬子二月二十一日壽六十有九子
男二長曰憲憲亡宗裡微一綫娶顧氏生霖君
年幾七旬矣今霖英偉才畧克家用譽天之祚
善其昭乎霖娶顧顧卒繼吳女三壻曰李昊賀

天隱子遺稿

卷十一

十四

悟齋齋

漢節周尚親孫男一未名孫女一許周氏先時
作壽藏於白沙嶺之原茲蠲吉萬曆壬午季冬
十二日丙申安厝而介婦顧氏耐焉嗚呼觀霖
所撰狀以不逮養爲恨詞旨酸辛且擗撫二親
懿行甚悉未遑覲縷姑摘其大者志之銘曰
天道可謨今善則福兮宜爾之有後兮

明故潛溪吳君偕配葉孺人合塋墓碣銘
予皇祖彰德府君女弟適葉出甥女歸武山吳

氏自祖而推之擬分稱姑姑少時嘗隨母至渭陽故得涵濡外祖母金太宜人之懿粹居多姑子紹紹子春芳與予有中表之私交游甚昵今春一日紹踵予門猥以先考妣隧首之銘屬果雖弗堪是役思微是歉克效忱以摘光於泉壤乃不敢辭按狀吳之室肇自延陵支流蕃衍有占籍于莫釐山中西金里者遙遙華胄長發其祥天順間有朴菴公信與其弟海舟公敏爲

大隱子遺稿

卷十一

十五

梧溪齋

時五更並載于大學士王文恪公震澤編遺逸傳比公方幼時海舟一見奇之贈以鳳雛行後公亦爲著其競爽集序極言崇獎相得益章敏生天禱號蘿屋好賑施活饑羸萬衆臺臬上之詔旌其問曰尚義至今綽楔猶存禴生誕生米字儲卿號潛溪秀朗穎悟非常有大志嘗自言吾當窮二酉之書取携青紫胡事資以給引爲從從兄翰林武峰公學日異而月不同武峰

公咤曰吾弟咄咄逼人未幾絕塵而奔以純吾武亡何罹毋憂過哀而殞亡之命已夫惜也時配葉孺人年方二十有七遺孤煢煢在襁褓每擗而慟曰吾卽死奚憾惟茲係吳氏宗祧一綫吾敢以礪礪小信忘遠慮耶於是屏居幽深帘幙垂垂斬若矢水槩之心一意以保嬰爲事兒稍長則教以義方弗以恩而掩義尊章既世之餘家之叢脞一埤益之孺人劑量惟宜一一中

大隱子遺稿

卷十一

十六

梧溪齋

于矩度既匡既勅內外肅清里中嘖嘖居常呼紹而語之曰汝我以孤發厄遺大投轄汝其毓毓勗志以無墜先人之緒餘是望紹亦果能夙夜懋修以振起中微之業自集蓼于今七十餘年經制無改于初基圖益茂于昔駸駸乎恢海舟蘿屋之舊矣雖子若孫村語綽有猷爲然亦聖善之邁種格天微茲餘慶是孺人爲婦而兼子道于舅爲母而兼父道于子非足爲吳之坤

軸承載無疆者哉享年八十有七以壽令終潛
溪生弘治壬戌十月三十日卒之期爲嘉靖己
丑四月八日孺人生弘治癸亥三月十一日以
萬曆己丑九月二十日故子一曰紹娶葉氏女
一適湯鋹孫男一曰春芳娶張氏曾孫男五曰
士奇娶周氏士彥娶席氏士新娶席氏士端娶
周氏士毅聘席氏曾孫女四長適周尚質次適
周成功三適麗伯龍四適姜金和茲卜于二十
天隱子遺稿 卷十一 十七 悟齋齋

一年十二月廿有一日舉孺人樞安厝於西金
山祖塋之次合潛溪君兆禮也天隱子曰潛溪
賦李賀之資而不終厭志孺人持共姜之操而

載錫之光宜銘銘曰

儲卿國瑞登薦有時在璞而隕文采曷施賴茲
貞淑葆節樹兒格天承祐錫類蕃滋擬諸梁孟
今古一揆隆隆夏屋封近要離英辭表墓遺烈
銘垂

明故江陵少尹竹山葉公暨配吳孺人合
塋墓誌銘 代

葉之先自楚沈諸梁食采於葉因封錫氏之所
由昉焉宋有夢得家姑蘇葉遂蕃於吳下其居
洞庭者益曼衍竹山公之系載之家乘可攷國
初順一公生某至某實五世矣曷奕蟬聯世以
華茂相承號芝亭公者佐以雄畧振而颺之敦
崇禮樂聲耀赫然一時士大夫通交際媾姻好
天隱子遺稿 卷十一 十八 悟齋齋

故家藏多王文恪公翰牘是時公方羈貫已能
文王亟稱之不置已而造詣益弘研覃益致補
邑賢弟子員循升太學累戰弗捷于南圖歎曰
居林莽老筆研其井鼃乎乃裝巨艦浮于沅湘
觀雲夢七澤之勝攬輿而歸復數年資及謁選
天曹得授江陵縣二尹江陵俗稱悍訐尤藐卑
官君廉恕以宅心威嚴以馭下喻之義理核之
情實初不能欺而久之亦不忍欺奸訛革心至

變雅俗臺泉亟爲旌獎凡判出君裁決靡不合
允方將不次有須亡何丁外艱去不竟所施
函牛之曲局展驥之途惜哉若其表彝信顯德
行皎皎乎如圭璋之潔白靡得而指其瑕疵矣
公諱文選字子升配孺人吳氏洞庭西金里人
約齋公之女伯祖武峰公爲翰林庶吉士簪纓
世胄與葉之門閥相當用諧伉儷儒人幼而習
女範嬪而執婦儀於凡縫纂精修定省恪共之
天隱子遺稿 卷十一 十九 悟齋齋

職載在曲禮咸綜理有餘弗論至已富而勤體
葛覃之化終溫且惠效樛木之風不緣習于侈
靡無求備於甘毳秉心寒淵持已純一世方眩
於摩尼競修功果孺人曰積善之謂功祿後之
謂果自吾身已爾奚後世爲此尤見之超卓不
囿於流俗者矣天壽平格登年錫嘏以施子孫
非孺人篤厚之慶耶享年八十有五以萬曆某
年卒子男四曰近仁近禮近義近智仁配嚴義

配許禮配賀智配周孫男八曰某某曾孫男三
曰某某女二適某某子若孫龜萬曆某年月日
安厝某處祖塋之次先期鍾秀持舅氏文學嚴
某之狀來請銘寃其言嚴可銘銘曰
學與才優而名弗遂才與仕優而行弗利於戲
厥惟邁種而克昌來裔
處士周筠川暨次室金孺人墓誌銘
果與周君顯謨風敦誼好一日持所撰狀請予
天隱子遺稿 卷十一 二十 悟齋齋

拜且泣曰先考妣窀穸有期惟一二懿行圖不
朽將鏤諸隧首之石敢屬子以銘予固謝不能
然義承文分又奚敢牢讓按狀君姓周諱某字
某別號筠川其先扈宋蹕自汴徙吳家東洞庭
武山之麓以姓著里名下周大父惟廣父允璋
公自幼岐嶷不凡生十齡而先君不祿擗踊成
禮人爭異之甫成童每自咤曰未堪多難而集
于蓼正予之謂矣不蚤自樹立以圖振迅奚爲

遂去佔俸挾策以事遠遊蓋自羈貫之年而貨
情之精竄地理之險夷已開習之素矣已而年
齒茂強材訥明達負長駕遠馭之資以遨遊於
四海所至士夫無所不傾其交自是慕筠川籍
甚博覽而多聞能談說世故議論風生聽者爲
之靡靡忘倦平生以忼直爲性不能脂韋以娒
阿于人附便佞懷姦回者面折之不少假至有
一善可稱亟游揚之不置端已鵠而正人模其
大隱子遺稿 卷十一 三 悟齋齋

已自以養親弗逮祇事蒸嘗必誠必信未五十
偃息田園脩伏臘要五六同志逍遙物外以自
曠適鄙服賈爲末流雅好儒術今顯謨績學弘
深行將一躍天達荷寵靈昭賁公其無貶榮哉
元配某無出娶金孺人爲次孺人之賢也其性
純良其容肅莊事嫡不憊于禮處羣咸當其心
善雍調勤織組家之毗輔孺人與有力焉世恒
以有子挾而凌嫡孺人愈自卑牧祇順弗違字
天隱子遺稿 卷十一 三 悟齋齋

子愛而知勞謂顯謨曰汝讀書毋懶宜早奮以
慰汝父之靈於地下噫三遷之緒餘乎史稱女
婦之重以德使卑而不錄則荊州陶母湛氏之
賢其何以彪炳于今公生于弘治辛酉云云槩
前行而論斷之應銘法銘曰

世多訛敝亢宗鮮克爰惟賢豪蹶興震立孤齒
猷爲隆施茂緝務義流聲居仁顯德顧養憂哀
孝思維則溫溫恭人旣匡旣救福履之綏篤生

賢息龍翰說詵蜚英有日寵綵來馳光流電掣
式銅爾封銘茲玄石

翁敬山元配金孺人墓誌銘

翁與金二族里閭非遐門望相軋先是春山公
爲季子篴求配得桂谿金公之女鳳占旣協禽
委斯登而朱陳之雅繇是來矣方孺人處室也
肅閑壺範貞則史圖地靡不形于動靜驕侈無
介乎容儀刺繡紋則績藻爭妍治絲蠶則懿範
天隱子遺稿 卷十一 三 梧齋

親沈聰明才鑒無多誦於憲英則徹神情慨同
倫於道韞時膺嘉止嬪於敬山君諧伉儷焉九
十其儀皇駁其馬綺歲于歸成燕婉之好明星
以告效雞鳴之風是時翁之族屬椒聊盈掬鄂
韞芬剪舉袂成帷鳴鐘會食娣姒繁而洽酥之
匪易姑姊衆而惠好之維艱孺人則雖離焉肅
肅焉焉以自居任以相信教帥師氏動遵禮規
稱季女之有齊美家人之勿恤頽穢必躬定省

靡曠怡悅聲容溫恭朝夕斯其所以奉尊章者
矣事必先咨行無專制閭務同寅庭言罔間斯
其所以和羣從者矣其主饋也羞七醢羶五齊
而賓筵之餼以飭其明禋也行米蘋尸薦豆而
宗廟之饗必虔旣富而勤締綵以程其績終溫
且惠衾裯以逮其恩綜理內政劑量惟宜贊相
家猷詢謀允濟由是敬山君內有賢佐外無過
舉而封塋程羅朋游賈宋孺人與有助焉嘗以

天隱子遺稿

卷十一

三

梧齋

回祿不虞時當昏夜四隣喧震萬夫裸程孺人
則辟止他室儼敕自防明漸臺之義遠無燭之
嫌其尤知大體矣孺人不其賢乎以何不祿溢
爾先零諸姻惻惻咸興賈淑之思筑子樂樂不
任靡依之痛襁褓有遺藁砧惻感房幃如故悽
鳳去兮不歸綫縷徒遺悲燕來兮罔覩何嗟及
矣爰思厝之敬山君乃延訪曾楊經營遂壙得
地於翠峰之陽龍岡蜿蜒虎嶼崿嶮嶺嶽孕其

精靈太湖涵其漦綠埋玉於斯永符嘉應信矣
孺人生於嘉靖庚子卒於萬曆丁丑春秋三十
八云云敬山君忤怒罔援圖爲不朽叙行實以
乞銘於果徵之可信紀芳烈于玄珉俟以將來
流徽音於彤管銘曰

猗猗淑德芝秀蘭芬姬姜之亞婉嫕夙聞好逮
君子情摯孔殷期同壽考偕樂員員如彼輪月
恒滿是忻奄茲侵蝕半規其分吁嗟執手偕老
天隱子遺稿 卷十一 三十五 悟濬齋
徙云翠微之麓卜築塋墳發祥流慶瑞靄網緼
徽音不泯爰鐫銘文

明故蘆洲龐君暨配姜孺人合葬墓誌銘
龐氏爲畢公子高之後在漢有德公者隱鹿門
山裔流占籍于吳家東洞庭上金里代遠宗蕃
莫揆其所自始今蘆洲君與配姜孺人奄窆有
期其子遺安少從游謂予通家知其行也素泣
以銘請諱弗可辭按狀君諱金字子南別號蘆

洲先處士世賢公之子也君自少磊落不似庸
流骯瑣既長氣益豪宕慕陳孟公爲人好接予
門無虛客嘗自擬高陽酒徒引滿浮白飲輒數
觴人或邂逅相從卽與之孚心腹腎膈間以濟
求累數金與之無難色世賢公以得君幕館二
甥公沒後悉聽其所欲歸之以是陸橐窵虛而
君曾不以爲意大抵度量休休有退讓而無忤
求故能見容於時而不迂於恣睢之黨非其和
天隱子遺稿 卷十一 三十六 悟濬齋

光合垢善處羣者耶冀將有爲而奄然卽世年
方四十有二惜哉孺人笄嬪于龐四德咸備於
凡閭內之務所當爲者未需姑命而每事井井
已先就緒乃克當姑心無少訾焉且蘆洲亦性
喜便捷難事惟孺人婉曲調停伉儷二十年餘
甚善洎其沒也遭家不造重罹實厄之憂門凋
祀敝外傷內訌孤呱呱方在襁褓作翼無人於
是時雖男子將亦屏營罔措况笑笑孱弱集蓼

奚堪孺人泣曰龐之一綫斯兒也保懷植立之功舍予誰其任者乃矢心救已握勞茹辛躬勤績組而昏昕若弗知也躬餽糗疏而苦甘若無辨也外以洽和宗隣內以撫柔臧獲險阻備嘗助勦彌至用能樹其子遺安以成配有家室胤息蕃延不隊宗祧之禩遺安其亦子之翼也慨茲塵韞棘圖營窆得地於石柱東之新阡將以某年日月塋焉嗣是而肯構肯堂以申繼述之

天隱子遺稿 卷十一

二十七

悟澹齋

志易曰幹父之蠱用譽是非篤慶而錫之光者歟君生云云於戲蘆洲天裔其壽而未竟所施孺人爰代有終而式弘厥緒許升既賢而不祿呂榮貞信以立孤廖伯雖善而先亡紀配憲章以明義徽音懿烈古今其一揆矣是宜銘銘曰承家之道允觀厥終乾行而仆棟撓則凶藉茲坤軸負荷以共辛勤相理屯勉鞠誥字孤明教師古孟風果成克肖駿起淪宗刑于不忝聖善

益隆三靈昭假瑞慶攸鍾莫釐之下石柱之東樂哉斯壤萬福攸同

天隱子遺稿 卷十一

二十八

悟澹齋

天隱子遺稿卷之十一終

天隱子遺稿卷之十二

震澤嚴 果毅之 著

華亭陳繼儒仲常 閱

同里葛一龍震甫 叅

靈巖朱廷佐南仲 訂

墓誌

明周桂峰配施孺人墓碣銘

女婦之德不外見於後若無聞矣而前史所紀

天隱子遺稿 卷十二

悟齋齋

彬彬乎徽懿之不泯者何中壺化原之所自植
天常而脩人紀非繇是哉施孺人周氏怡止翁
之介婦而仲子尚賢之配也尚賢別號桂峰博
雅閎深喜談枕印通方之士弗過嘉也卜婚蹇
脩以孺人告遂委禽焉笄而嬪淑慧柔嘉無弗
閑於禮者周故鉅族也以貴雄閭里食指常數
百餘內外餽饗餽遺日啁啁然旁午紛選應給
惟艱孺人相于中饋劑量豐約之間允稱於是

宗姻嘖嘖稱曰令婦哉令婦哉初事姑盛孺人

情禮備至顙顙必躬亡何姑以疾終喪之盡甚

每祭法然以不逮養爲恨已而事繼姑傾禮無

殺於前娣姒以爲過孺人曰厚姑以慰舅也姑

憚而舅寧子婦之心安矣易貳焉慎是以終其

身而顧亦怡然相得此其降志悅親明大體軼

恒情者也是時公家多劇役役必桂峰應之歷

寒暑冒刑威罷勞悚息欲謀以爲已代孺人從

天隱子遺稿 卷十二

悟齋齋

容謂曰一家毋爾我卽不堪第強之庶無尤於

昆季且遺父心以安間復出已資稗公需曰無

使大人愛不訾也桂峰君祇載承歡友于隆愛

非孺人默有以相之耶乃後桂峰賈留都不遑

內顧委孺人以家務承命罪戾憂勞夙夜謂山

家之所藉耕績匪勤則隳咎將伊歸用是督理

周密果所收穰穰無下善圃之家它凡稱是居

常禮法森嚴閭以內簾幕垂垂肅若僮奴不譁

而尼巫之類無敢踵其門者不喜焚脩不歆華
競子女雖甚憐之抑不恣其所欲男教之義方
女閑之內範咸敕敕乎端重稱其家兒也噫婦
順明章而母儀卓立雖女傳所書善嫗種種方
之可齊造已天畀厥德而享年不遐壽止四十
有六惜哉生於嘉靖某年而卒爲萬曆某年父
某母楊氏子男二長某娶太學生吳岑女次某
娶某府經歷陸元武女女三孟適施之遠仲適

天隱子遺稿

卷十二

三

悟齋齋

某季適某孫男某某桂峰卜以萬曆甲申年某
月日塋命塢之新阡追悼徽音思惟彤管庶足
以遺不朽爰屬庠友葛文林敘狀而徵予銘予
誼通家弗敢辭謹銘銘曰 貞而淑惠而賢允
茲婦德萃以全胡不長世歸九淵玉雖瘞兮光
則宣有玄者石確而堅載爾銘辭於萬年

明故夢梅鄭公偕配吳孺人合塋墓誌銘
鄭之先爲滎陽人宋建炎中有駙馬都尉鄭釗

者扈駕南徙家於吳之東洞庭山衍族稱蕃支
分南四宗誠生琮琤生雷雷生子三人公季名
庚字惟金夢梅其別號也以髫齡實託育於姑
家吳謙爲嗣迨長吳益貧而姑且誕有已子兄
等欲攜之歸公曰庚受姑煦嫗恩不與之僇力
扶傾而奄然背之不祥佐其子婚而能植而後
挈成業還之人以是嘉其行誼公素性謹愿不
喜紛奢壹意以勤生篤倫敦修本實之尚而競

天隱子遺稿

卷十二

四

悟齋齋

侈靡矜炫耀驚時俗之趨者惡之若將浼焉雖
然其自律乃爾與人則又度量恢洪町畦不設
故所至畢傾其交卽有驚魃桀黠之徒孚其忠
信久之亦循於禮嘗居貨江陰市肆咀僉姦於
衡斗買者怨咨公一一程之以法自是方人棠
實惠而至今誦之不衰隆慶間縣推以爲公正
多所建明剗釐宿弊不睚不阿易里之貧不堪
役者八十餘家戴之罔極歲每司賦於鄉率先

成要眤有顛連無告者燭之不復與貴族子瀾
求代輪轉漕北上亡何以牟覺逮繫長安徃中
公懷金逕逕援之以歸計冗費不訾曾不與偕
役等丐禪斯須居常誨子無它言曰吾幸以起
家稍裕寧瘠已毋寧瘠人虧盈益謙好還必應
蓋自諗於詒謀之道式穀滋長而區區之蘊利
生孽匪上也先是二兄析父之所遺產咸讓之
弗取以效子臧之節諸從父中有爲鬻地故爭
天隱子遺稿 卷十二 五 悟澹齋

矣又奚贅云猗歟哀善祥而昌胤祚行且有文
學顯者厚德之流光信明徵哉公生於弘治十
四年十一月初七卒於隆慶三年七月十六享
年六十九歲元配吳生子一曰沛繼配吳生子
三曰汪曰洋曰溥沛娶卜汪娶張繼嚴洋娶嚴
溥娶鈕孫男七晉盟娶施氏元佐娶吳氏元卿
娶王氏元吉聘蔣氏元有元享未聘一未名曾
孫男二尚幼沛故而晉盟其子也吳母生卒之
天隱子遺稿 卷十二 六 悟澹齋

持案年公密債厥直而兩家之怨釋焉隣人秦
氏願售所居得之甚善然不忍其去故隣也厚
遺而却之諸所設施章章可紀若夫加惠困憊

體公興義修圮葺危以便利生民者又未易以
更僕數獨於巫覡優伶之屬屏之以絕其踵如
公者敦龐純固而易諒端方非古之所謂天民
者邪繼配孺人吳氏咸有一德克嫺好逮婦於
吳以孝敬稱毋于鄭以肅雝著坤儀之大端備

期爲正德九年正月廿九萬曆十三年七月廿
一日也享年七十有二茲擇以萬曆癸巳三月
廿七日壬午安厝於東曹隅之新阡果也托同
閑且姻景行殊久敢不銘銘曰

陸海浸淫厥初潢潦不有砥維狂瀾如倒天式
憇遺黃虞一老惻惻無華貞純自葆壅遏隤靡
止漣回淖緊茲敝褐多懷靈寶不忝厥辭銘於
有道皇皇弗私赫然玄造莫釐之陽藏此真兆

後祿綿延允符嘉告

曹母陸太孺人墓誌銘

古之賢母後姬姜而嗣徽音者代不乏人品藻
後先吾於曹母陸太孺人慰所求矣母有子曰
梅與果自髫游垂白首忝爲金石交旣而復締
婚姻好成世誼焉梅厥考愛月公塋於嘉靖二
十五年以不佞志之矣今母氏塋銘敢復辭耶
按狀孺人陸姓生自德門有婉嫕端凝之質并
天隱子遺稿 卷十二 七 悟齋齋
而歸爲愛月公配於凡內則女箴彤管所紀夙
閑於未字之先逮夫嬪禮旣執隨事而順施之
劑量攸宜靡不中于矩矱于是宗鄰嘖嘖稱良
婦矣愛月公家世賈於棘陽棘陽僻楚之上游
閱歲昉一歸時尊章鮮有存者闔務之叢脞紛
若莫之經紀一惟孺人職之綜理周悉用克保
其成業畀之後昆梅方幼時不以一子姑息令
久於鄉校師資曰貨殖易爾曷若廣其學術多

所見聞俾得爲佳士幸矣繇是觀里中子弟明
敏善祥愿而謹飭者延與子游以薰陶而麗澤
焉后其子材譔磊落該洽古今傳記偉偉稱一
時雄俊三遷其庶幾矣平居操履清肅嚴於內
外繡幕垂垂聲聞罕接時方競於華靡務以絺
絺相高而孺人惟縞素自將曰侈敗之端也冶
淫之誨也吾作法必以是爲戒首嘗語子婦諄
諄以仁義爲言曰植福莫如脩善積德可以感
天隱子遺稿 卷十二 八 悟齋齋
天越今數十年而里黨相傳猶以母之言爲口
實自二禪旣立七衆彌繁舉俗蚩蚩皈依恐後
母之家與尼菴尤邇獨斥之不與通亦未嘗一
踵其門非大賢而有卓識者哉噫鄒母徙舍而
教成敬姜明微而賢著鍾郝之有令儀崔盧之
遺茂範皆其譽重當時而慶流後禩者也母定
保于先明徵于後其寧爽諸今乃孫士完瓌瑋
爲大儒蜚英在卽類錫將來揆所鍾毓母之膺

祉居多焉生於弘治壬子年九月初三日而卒之期爲嘉靖戊午年五月望日也享年六十有七子一卽梅配金氏孫男三士守娶陳氏士完府學生娶陸氏士寬娶嚴氏孫男五之城之垣之塘之圻一幼未名孫婦爲殷葉許黃餘屬具他志不贅梅婦以情事未伸怒焉如擣不期母子連紼而歸哀哉卜茲萬曆壬辰歲季春念四日甲申安厝於西子塢祖塋之次祔愛月公飛

天隱子遺稿

卷十二

九

悟澹齋

禮也銘曰

倚歟聖善邁種靈長則篤其慶載錫之光隆隆夏屋莫釐之陽儲休以發竚有 龍章

葉甥國華墓誌銘

果之同母生六人女兄居長慧而賢淑有士行適於紀革葉氏葉之先以訾雄里中稱善富者百餘年迨後子姓振振肄文學游費投與鄉之士大夫敦誼好聲華炫耀一時矣江陵二尹竹

山公生近仁字體之爲予之姊丈甥父也甥名鍾秀字國華別號芳洲少每過渭陽人咸以宅相期許初聘鄭氏女已而鄭翁聞其材思之耄而子弱弗堪負荷乃館于貳室俾之經理一凡内外公私纖碩一埤益之靡不井井鄭之業賴以維持鞏固者三十餘年自少游臨淄殖於斯地器量洪深而材譎敏達其所交游甚廣嘗有鄉人流滯邊圉失所甥爲附道里費得旋歸仍

天隱子遺稿

卷十二

十

悟澹齋

畀之業一友人求薦姻家任賈未幾牟之而去計所牟一一代償亡爰後於斯人亦置之弗校甥也予竊觀之有任俠倜儻之風不規規於斗筭器量者已平生固謹敕自持或所遇游閑公子落魄不羈則亦與之呼盧浮白卽不似猥瑣之流硜硜以自戢者若夫家庭彝行尤可稱述父不遑將每痛臯魚之泣逮養母則烝烝致孝旣而喪之柴毀骨立昆季叔侄之間通財不計

爲大父母父母營塋事一出已貲無丐禪焉噫
世之人爲養生送死較錙銖者視君以爲何如
良可感激頽風矣昔人以爲有此舅則有此甥
予安敢以范甯自居生某年月日而卒之期爲
某年月日春秋五十有七子一曰向榮娶施氏
女一適周維城孫男二長景春聘許次景賜聘
王茲擇於某年月日塋紀革嶺先塋之次銘曰
克自樹兮卒有成兮慷慨特達展我甥兮詒之
天隱子遺稿 卷十二 十一 悟濤齋

式穀謀裕后兮維皇臨赫量弗爽兮

西村許君墓誌銘

君姓許氏諱震字子東別號西村世居吳之洞
庭郊田里祖諱必宣于成化弘治間業由廢著
丕振厥家父諱廷璵有倬儻特達之才張而相
之增櫟以華隆鬱其望廷璵生君君自少以穎
慧稱旣冠而材譎敏利父嘗委之諸艱紛還旁
午悉綜理有方時公私多故而君代之以服勞

一無債事人以是稱能子而克家之譽彰矣初
服賈金陵金陵都會之衝商軌畢湊慕君之爲
人紆引而至者風逝景從蓋平生簡易真率不
屑屑于繁瑣與人交卽坦示襟抱枝求諛詐之
私泯然弗形也賓筵旣登偶俱無猜引滿舉白
諧笑歡噱雖終日飲而未嘗以酒氣加人故人
樂爲之親家雖訾羨性亦好于推予人有急告
之若恫瘝厥身赴之惟恐弗及雖累百金未嘗
天隱子遺稿 卷十二 十二 悟濤齋

刻契傳計其姻若宗黨無慮數十家於公私困
匱靡不資之以濟施之疏遠義亦皆然嘗以丁
未歲長賦于厥倉史胥白從事煩刻則可以更
費君曰是役也吾幸以頗給見推忍侵牟以漁
利且怙其勢而削于民非法也故所輸未逮半
率先成要逋弗能償者哀其辭以請輒蠲之而
弗復予需以是君雖布素而河潤之澤沾沛于
人者廣矣夫其性貞而易材敏而給德厚而仁

量閔而達將復有懿行以垂于後而天嗇其年
不登遐紀惜哉卒之日爲嘉靖甲寅四月十八
日而正德丁丑三月八日爲其生春秋三十有
八母朱氏妻盛氏側室尹氏生子一曰評娶張
氏女一受張氏聘縗衣在殯越卒之十年癸亥
蜡月庚申日之良祔窆于近郊祖塋之次寔其
子之克舉也其鄉人有交于予姻殷氏者先期
馳其書以狀來乞銘銘曰代德而綿復嗣以賢

天隱子遺稿

卷十二

七

悟齋齋

宜廓于先而不永年靈祚是延保佑于天有子
而虔爰厝斯阡

明處士易齋葉翁暨配李孺人合塋墓誌
銘

東洞庭之葉亡慮數千百家譜系綿遠各依其
所近以爲宗乃翁之鼻祖信一公於洪武初占
籍居山中迨翁二百餘年矣合族居唐殷村與
他宗無預翁諱昇字大倫大父某父某母某氏

翁之生也幼而慧敏長而圭角森然學書未就
棄而商習計然三五之術訾日以饒久之益閔
厥業畎畝蕩茨泉刀之流行咸自翁肇造之所
詒謀嘗浮游江漢由鄢陵登峴首下鹿門灘得
荆襄大觀自而不復遠矣祗往來淞泖間湯爲
商隱雖混跡市廛不齟齬爲筵計桔也與人交
義利秋霜絲毫無苟里有許翁附鬻金舉大數
而忘其美迨歸許翁已物故爲言於其子不私

天隱子遺稿

卷十二

十四

悟齋齋

毫末嘉靖二十四年歲大侵屬翁膺賦長民輸
未集軍兌將臨有司憂艱於猝應翁先倡預糴
以克漕輓後徵之民而所逋將貢其半大抵仁
慈宏恕怙人而恫已弗恤也一日行小崑河遇
化椿舟敗止而歎曰椿不去孽何由已卽捐貲
募衆盡發之河遂安流凡所爲類是少嘗學易
窺義文蘊奧知盈虛消息之機以是立身行已
靡不奉以周旋視履考祥觀願養正不戒以孚

剛中而應易之爲用大矣至於探象玩占尤能
奇中人從之求筮與言禍福有不訾之功酬之
一無所取平居惟易是嗜故自號易齋云配李
孺人父某母某端凝以謚婉惠而和言師姆訓
動遵禮規用能習乎閭儀繅縫攸飭夙夜無違
勗帥以敬君子樂其好逮家人以之延譽已而
承姑之任家事總總勅子姓以經營課僮奴以
耕織循四時之分制百用之宜刻有規程示無

天隱子遺稿

卷十二

十五

悟齋齋

侈肆居常語子孫曰爲善者昌爲惡者殃天道
影響慎之勿忘年雖耄而言教使令猶諄諄乎
其可訓矣夫以翁之明毅偕配孺人翊而張之
培深仁厚澤於無彊乃今令子若孫醇厚一脉
爲遐邇之所欽慕恢圖振緒大啓將來傳曰德
厚者流光詎不信歟翁生於弘治云云先期踵
予拜而乞銘隧首之石予惟叔季而還貞風已
殄哲翁懿配曠世之良是宜銘銘曰

敝褐懷寶知之者誰太羹玄酒真淳未漓古聞
梁孟協婉唱隨梁有嘉德孟有令儀合璧而瘞
永閔于茲發祥來胤徵我銘辭

明處士少山葉君同室嚴孺人墓誌銘

吳之洞庭峙太湖中居民駢坐其上咸土著族
之最蕃而殷者曰葉氏分彊析里散處於山之
南北亡慮千餘家派有不同而少山則爲紀革
之葉弘正間閭閻撲地文采蔚如尤爲諸宗之

天隱子遺稿

卷十二

十六

悟齋齋

冠云邇其先以名德稱者代不乏人祖某父文
選由成均資選江陵二尹母席氏君生克岐嶷
甫羈貫依依而角人謂圖南可掇至也稍長就
學城闔游鉅儒之門覃研既久冀需時以遂于
升乃數奇不偶累試弗錄於有司復尋家故叢
脞而輒之卒之學以成德振振乎爲一鄉之善
士詩書其負人哉世方以夸詐爲功睢盱桀驁
相雄長君惟守雌持下不伎不求安于靜默隱

林泉之下而榮忝都忘陶魚鳥之趣而優游自得非所謂獨行辟世者歟龍巖氏河南相州刺史芥舟公之孫女也及笄而歸卽閑閨務時江陵公以髦英齒冑多賓客徵逐門無停軌周旋餽饗與歲時蒸嘗紉箴要襪紛員旁午孺人以冢婦肩庶勞隨事井井於是賢嫵聲騰於戚里公旣世事姑吳孺人尤至家方中落而少山君仍不諱孺人承凋敝之餘維持相理完故緒而天隱子遺稿 卷十二 十七 悟齋齋

無他訓諸男以有成易所謂代有終失得勿恤之吉者歟君諱近仁字體之少山別號也卒於嘉靖某年云云銘曰

綿綿世德定艱厥承猗與賢嗣以翼以繩緝光韞賈晦以自貞載立之配相其有成明章祇事夙駿有聲令終而壽嘉祐以凝子孫茂美昌後可徵百千萬禩永契斯銘

周淑人墓誌

周淑人者處士愛汀公之女而震湖葉君之配也甫齠齡母葉氏先故實庇靡依育於丘嫂端凝質本於天然婉嫵資由于夙稟及笄而字式閑敬慎之規執笄以承無忝明章之禮嗣徽彤管師儉綦巾計日不遑務蚕繅組紉之事明星以告效雞鳴儆戒之風然猶謙抑自撝肅雖竝著姑姊合而輯穆之咸宜娣姒諧而怡愉之罔間允矣協袂良之吉庶幾稱桂類之賢何其榮祐未遇坐以兵燹相尋窘甚朱臣苦茲萊婦攻苦不遺於糗糒經營惟藉于絡緯蕭然而輞饑無怨怡然而盡瘁是甘忘予口之卒瘁拮据無已遇伊人之不淑憔悴奚堪將謂嚴寒旋可復於熙陽詎意晦魄未蘇遽又躔蝕宵然鳳逝那復來思雲爾珠沉云何及矣震湖君思愍餘暉感傷遺事髮彼兩髦撫躬徒在婉然一嚮愛息猶存悲尤切於鼓盆情未申于窆韞丘陵在殯

嗟日月之徂遷窀穸有期慰松楸之封殖纂茲懿行是藉有文鏤此貞珉庶昭來裔其生卒之年塋期墳所子女姻屬別有紀刻於左

朱孺人墓誌銘

東山蔣灣鄉蔭槐葉公季子善慶別號震湖初喪元配思良耦繼之謂媒氏曰須賢婉前人則可已而得金灣朱石峰女凡謀胥協因委禽六禮歸之結褵之歲甫及勝筭入門而媪御皆喜

天隱子遺稿

卷十二

十九

悟齋齋

既饋而公姑交賀有端莊靜一之風無倚靡驕矜之習稽之四德慨已明徵所慮者年幼弱而未之諳練姑試之壺務數端隨各井習而循之彌久益稔震湖君時遠客遊於外悉以家政委之相理恒閱歲歸而外人不知所以經紀者孰爲之而救寧之如是平居祇慎儉勤瞿瞿自飭屏紛拏而孳孳之不遑絕詩張而防範之惟謹震湖君有娛綵承顏之志冗敘未遑孺人善

體君心而益脩婦順周旋十有八年於禮於情無纖毫不至雖姑性嚴而處之終世怡怡如母子相得卽目之以禮修貞義奚忝它於子姓姻屬咸恩義相維而推之疏遠惠亦旁流先房女愛之厚於已出未嘗以睚眦加之不惟是撫妯之遺亦煦嫗而矜恤之彌甚間有同儔恣睢爲螫惟曲意涵容亡較蓋其宅心仁恕而忮憤不萌於中故也是宜享有遐紀而溘以綺歲僚幽

天隱子遺稿

卷十二

二十

悟齋齋

天之所尸豐其德嗇其年爲不可知雖然生有賢胤行將振起蕃昌延齡抱蓼莪之感夙夜兢兢勉思報稱延祚續學俟時以圖顯揚孺人爲不亡矣以是而言孰云壽之脩短云云銘曰
猗猗伯鸞懋脩彝道繼達好迷咨惟德曜敬慎無違兼古齊造和鳴鏘鏘冀於永保不憖中攜曷云偕老有嗣而賢恭承維肖後祿之綏以食嘉報山川鬱蔥世符靈兆

明處士桐屋葉公暨配賀孺人合墓墓誌銘

公卒於嘉靖壬子蜡月以乙卯六月二十二日塋蔣塢祖塋距今二十九年筮爲志何於時倭亂懼兵燹倉卒固未遑志茲蠲萬曆癸未孟陬朔有七日窆孺人啓而合封於是諸子僉謀撰述以章幽懿丐文學姜君偉狀而徵銘于果果忝蒞葭莩弗敢辭按狀公諱輪字時同別號桐

天隱子遺稿

卷十二

三

悟齋齋

屋葉之先自宋夢得公徙居吳子姓流衍占籍於東洞庭紀革里者尤蕃相傳至公家牒綿遠父諱永賢母陸氏公少而穎敏既壯體貌魁梧性資通達以家世服賈仍賈之趨然以弘濟之才降爲末圖何艱而億弗屢中哉繇是計然讓智倚頓稱能懋遷化居利有攸往經營未廿年訾大以起崇基疊構駸駸乎埒素封矣平生遊歷荆揚齊楚河洛之區殊方異域駟僮之流率

以詐譖爲心公與之貨殖銖毫不以欺人秉心愿恪而文雅有餘故所在爭先禮敬未嘗以商人目之云其居鄉也孝友忝忝天性純至推之宗黨疏戚咸有恩誼寡嫂因矢栢舟之志而瞻給以終其身姊之子周承懋貧而孤爲撫字誨掖之俾恒得所保貞姬以完節樹孤孽以成身仁親之大誼章章著明者也它凡創義舉赴俠遊育艱饑振幽滯事煩更僕姑寘勿論晚歲深

天隱子遺稿

卷十二

三

悟齋齋

居養靜不炫於流俗紛靡長日無爲爐香經卷而已大抵貞純愷悌易直慈良敦行紀以維風表彝倫而率俗若古之隱君子龐德公者歟初娶蔣蔣卒繼娶賀卽孺人賀固名家夙閑于閭範婦而就事敷施靡不井井課僮奴耕織若其時處公私費需當其用儉勤訓子不違義方任卹睦嫻允乎輿論旣登耄耄之期循經理內外肅然齊一庭無間言嘗曰善者福之根吾知種

福於善已爾資冥功作陰果吾弗昧焉母儀婦
德叅之鍾郝奚忝嗟乎天之保佑蕃昌好述協
應緊公之賢而復得孺人配交脩竝造間數百
年無彊之慶偉哉丈夫子四皆英敏特達傑出
人表作求先武而恢張之愈駿禮樂會於繁昌
聲華以之烏奕載觀厥後玉樹璘珣川之方至
以莫不興謂非邁種之所致哉公生於云云果
曰世降而人以代變爲江河惟公之大樸未散
天隱子遺稿 卷十二 三 悟齋齋

涵渾厚之氣遺胡考之休而世食之則何已已
法宜銘銘曰

翼翼振振翁與孺人大老元德爲世所禎爰格
于旻不惟其身施厥子孫

天隱子遺稿卷之十二 終

天隱子遺稿卷之十三

震澤嚴

果毅

著

華亭陳繼儒仲醇 閱

同里葛一龍震甫 叅

靈巖朱廷佐南仲 訂

祭文 內篇

祭父文

嗚呼父子之恩天親之愛自古及今同倫罔悖
天隱子遺稿 卷十三 一 悟齋齋

雖曰同倫實惟不類孰非生子生繁則累孰非
養親處貧則匱嗟我諸孤匪莪伊蔚烏鳥不如
私情未遂報答何時吾親不在嗚呼哀哉言念
吾父慈德如天遭家不造否運迤邐生我七子
鞠育靡倦一甘必吐敝緼相傳提攜孩笑掌上
所憐痒疴若已醫禳必先長而訓教啓塾聘賢
資修鬻產省膳分館壯而宜室圖媾姻媿經營
百致始獲周旋多男之累實用糾纏嗚呼哀哉

親恩罔極我無令人育我成室咸及三旬顧思
反哺未足五春撫膺長歎傷哉是貧生無以養
鮮具芳新且期菽水娛事吾親豈圖捐背奄忽
沉淪攀號莫及痛裂無申嗚呼哀哉思父存日
陟降庭闈夙興夜寐食息依依好閒樂靜不越
門屏今其逝矣原野何歸顧瞻戶牖形影依稀
惘然如在恍是云非嗚呼哀哉思父存日園圃
蕭遙摩挲佳菓攀摘葉條木奴成列瓜薯封苗

天隱子遺稿

卷十三

二

梧濂齋

以忻以適濯漑忘勞今其棄去榛莽蕭蕭依依
桑梓悲風寂寥嗚呼哀哉思父存日雅好齋居
文房清暇左圖右書怡情筆硯不事煩紆觸事
未遠遺札猶儲班班手澤物在人虛幾拈故紙
悲動欷歔嗚呼哀哉思父存日眷念不忘或從
游學或事經商逝期不至日夕牽腸遇試而返
訊以篇章客游而至勞苦風霜歎然慰喜勉論
無荒如何奄背顧復無常今其返而拜極悽惶

嗚呼哀哉人生在世漚水浮波生則共處沒則
異途不見三載鬚眉若何音容髣髴夢寐來
號呼左右有聽云無嗚呼哀哉魂帛雖設無復
來臻惟安宅兆乃安寧神敬諏吉令引紼昇輴
祖筵肆啓列簋具陳洋洋在上不見吾親殺羞
雖肯那復沾唇九泉一滴骨肉酸辛嗚呼哀哉
霜露雖改猶若未亡朝環暮撫猶儼在堂奉匱
視膳若見羹牆兒孫滿眼喜慰猶常今其送往

天隱子遺稿

卷十三

三

梧濂齋

蒿里悽涼蕭蕭冬月冽冽風霜猿啼狄嘯誰其
在旁幽明不聚永訣殊方終天已矣痛此一觴
嗚呼哀哉尚饗

祭母文

嗚呼謂天蓋高焉飛可及謂淵蓋深魚潛可測
惟母之恩是謂罔極三年在抱十月懷娠辛甘
燥濕乳哺津津饑寒疾苦痼癯切身逮乎成長
枚卜嘉姻一凡用費措置煩辛未完筭耳又急

幃茵遭家不造困厄衰門課資凋乏食指衆繁
營衣給餉一日惟艱哀哉我母埤益晨昏既婚
七子復畢二孫大海無潤至仁無恩皇天后土
無德可言嗚呼母氏之性柔善而慈終溫且惠
家室攸宜宗姻內外咸被恩私比鄰遠邇胥奉
充儀天綏德履壽考維祺方期百歲娛玩孫枝
云胡不憖降罰孔悲歛茲數載棄背諸兒房幃
形影庭階履綦栝棖口澤綫縷遺思攀號莫及
天隱子遺稿 卷十三 四 恒齋齋

自祭父文

嗚呼吾父自弱歲失慈孤苦成立既而家慶方
延吾祖卽世奄邁不造外難薦臻煩冤荼毒備
歷艱虞于斯以後食指日以衆繁家業日以凋
落吾父鞠育諸子不憚劬勞恩斯勤斯長我育
我以至於成人撫有室家計吾兄弟咸有三十
餘齡昊天之恩罔極寸草之心何裨將圖晚景
悠悠菽水終養豈謂皇天弗弔奄忽棄捐而滄
漣之供未幾四載是養子之日何長養親之日
何短也烏烏不如終天長恨嗚呼痛哉況如果
者蒿蔚匪材偃蹇薄劣徒長犬馬之年而未能
少遂所圖以酬親願且歲以謀生之計栖託于
人而又不能色養于朝夕每一歸省歡藹依依
而睽違之後又復眷戀去年冬吾父病篤每思
在傍而謁醫未歸猶勞念想而今而後出告反
面又誰相告語耶嗚呼床几器物是吾父平生
所御筆帳手記是吾父平生所遺撫今循昔器

在人亡顧形影之莫存儼音容之難覲再欲問
膳于床前徘徊于左右胡可得耶嗚呼吾父平
生煦嫗諸孫一甘必吐瞑眩之際猶數數顧問
全美何在豈知不旬日而相繼云亡有孤吾父
之愛耶嗚呼泉途瞑瞑魂魄何歸倘幽明如故
再得提攜在傍是黃泉之下猶得骨肉相親也
嗚呼痛哉果爲子不孝爲父不慈負罪兩間死
有餘責卽欲委身溝壑以答天譴而吾父之情

天隱子遺稿 卷十三

六

悟齋齋

事未中老母之天年猶永以是暫儼一屢依栖
苟活倘皇天不宥殃罰我躬便當駢首同歸九
泉從偏亦何憾焉嗚呼情詞哀楚肝心起糜攀
號何及泣血漣漣嗚呼哀哉尚享

堂祭母文

嗚呼柩舟有言母也天只以母喻天恩深無比
子之報親亦何窮已竭力養生殫誠送死人道
之常天經之緯哀哉我母生我五人罹家之索

亦既食貧方其孩幼愛惜掌珍痒癢癰瘡痼痼
切身與居食飲顧復逡巡迨於成長就傅求姻
什儀脫耳剪髮延賓經營嫁娶握勞茹辛躬爲
纂組匹練手紉拮据孳孳十指敝敝暨乎中葉
家祚式微營家之務母定是尸薪人告匱饔人
告饑暑思寒褊夕戒晨糜百千勞勩莫罄言辭
既而諸訖五室咸嬪是宜安豫願養天真云胡
不慊我無令人樹花同發榮瘁不均再罹家毀

天隱子遺稿 卷十三

七

悟齋齋

殃罰薦臻二孫孤藐孰與撫循賴惟祖母是育
是姻寸管銖累靡夕靡晨痛思違背數載於茲
人亡物在縗衣可思徘徊左右如見親慈彼伊
人者立心罔欽總幃私撤罔報無遺空堂暴露
鼠穢座彌忍心負德鄙食若斯幾回瞻佇疾首
怨咨再痛吾親登年雖老多歷艱辛徒煩怙冒
子職有虧承顏罔効念彼旱魚中心是悼寸草
蒙茸春暉未報奄棄慈幃昊天不弔叩地號天

予疇之告輶車既陳謀歸宅兆大痛無伸皇皇
哀嗽嗚呼尚饗

祭玄石四弟文

嗚呼自古有死夫誰不然立身以俟立命歸全
乃惟殉節忼慨爲賢非此之故孰易輕捐汝之
素履元吉其旋順斯以往長裕無愆曾何創艾
橫截餘年始誠恨汝轉益悲憐汝嘗顧慮枚卜
焯占苟非自愛胡是勤倦今茲之故如物斯牽
天隱子遺稿 卷十三 八 悟齋齋

脫離無所竟此迷顛吾誰怨只吁嗟彼天嗚呼
天之生材滋培孔厚不伐其成俾大其受荆玉
無刳豫章不朽嗟汝之生奇瑋非偶資用於時
庶幾無負若矣中摧冰壺碎割榮華未膺遽罹
陽九徒苦平生蘊蘊幾日九仞功虧抑亡何有
孰培其前孰仆其後吁嗟彼天蒙蒙誰叩嗚呼
諸兄與汝手足相維生同一氣休戚共之棣華
方茂忽悴一枝鴈行中拆分飛兩岐汝惟怔悵

肘腋見疑逮今喪難非我其誰舉安汝柩撫育
汝兒天親之誼生死無虧幽明雖隔尚或鑒知
自今以往夢寐相期長平蔬菜同食何時姜肱
布被祇有餘悲撫今懷昔涕泗漣漣流允易邁
歲忽云徂雙旌引綈惆悵前途親朋漠漠舉目
蕭疎樂樂者誰是汝幼孤扶攜匍匐左提右呼
斷腸嗚咽有聽云無哀哀老母煦汝恩多一朝
棄背恩情謂何汝昔成家一房歡暖涉歲幾何
天隱子遺稿 卷十三 九 悟齋齋

先室小祥祭文

倏成悽慘敗突無烟寒扉晝掩網戶蛸蟸跳梁
颺颺斷簡殘編風靡塵指世事堪悲咄嗟典威
嗚呼浮生似寄逝者如斯哀榮代謝黃糧一炊
古先材傑荒塚纍纍藏舟不固縣解難推達人
觀化願養天倪寧爲鬱鬱心苦神疲今茲已矣
往者曷追幽靈不昧聽此哀辭尚饗

魂其不昧聆我訴言汝歸何所形沒影潛一棺
內外如隔重天房帷故物悉已更遷朝饔午膳
得無享焉門庭耗蠹怙汝安全叩之須應聲歎
不傳嗚呼我唯汝庇汝既我離憂歡喜愠疇與
共之驚危疑慮疇與計之衣有寒煩恒服過時
食有時度恒食非宜煢煢孤老形影自隨淒涼
寂寞哀苦自知嗚呼汝雖終於大限若與我而
棄捐魂九邀而不返爲何物以拘繫記先期之

大隱子遺稿

卷十三

十一

惜齋齋

告語如永訣而喃喃云不祥之見夢慮殃繫之
可占豈無稽之誕語爲有驗之靈詮人無生而
不盡宜勿用於纏綿何情私之所繫乃膠結而
縋懸女倏倏兮悲慟婦哽哽兮哀憐有子孫兮
在外應感惻而憂愉冀冥途之可待庶同寢以
周旋痛寸心之莫既欲既伺手終天尚饗

亡室禪祭文

嗚呼歲過三周總麻成裂形影何歸精魂已絕

女婦哀音於茲將歇嗟我老鰥痛何可輟隻目
難游淵枯水竭舉案誰同苦心誰說盡日欷歔
終宵哽咽我則爾思爾不我知一樓上下床樞
分離幽明之道何酷如之設茲禪祭列簋參差
生無厚享百饌奚爲眷言疇昔恍似今時行行
憂憶種種悽悲嗚呼哀哉尚饗

啓攢祭文

嗚呼痛思吾父棄背終天邇追不祿世有餘年

大隱子遺稿

卷十三

十一

惜齋齋

丘陵在殯霜露久沾事機無偶歸厝有愆踏天
踣地促刺戈鋌茲謀吉壤夏屋是遷畢子之願
以慰歸全靈魂終妥後福永延青烏涓吉預啓
封塋禪傍如故捨此舊埏改更得所允獲牛眠
屆期伊邇醴酒是虔靈其昭假悅赴新阡

清明祭祖塋文

於惟皇祖啓籍縉紳延流三代未有顯人勉爲
繼述以奉宗禋善祥之慶奕世相循惟子先考

篤厚真純乃蒙眷顧怙冒孔殿門楣未改再冀
嶙峋彼爲汚渌勑有神果之庸劣已軼八旬
有艱步履恭敬莫伸靈其宥恕保護厥身尚饗

祭父母塋文

言念雙親不勝哀慕生處室廬死歸墳墓五里
之遙不能常過止候清明一年一度涉歷塋城
徬徨四顧延佇逾時始循歸路感憶生平悲惶
無措豈今衰老疾病相纏有難徒步殊畏顛連
天隱子遺稿 卷十三 恒齋齋
烏私未展鶴頸空延有違親誼於心缺焉旻天
見佑如或再瘳躬行祭掃仍復如前蓼莪之念
直俟終天尚饗

又祭父母塋文

於乎吾父母母生育孔繁今其凋喪三五猶存
年皆白首歛息衡門二親違遠莫付晨昏今當
祭掃匍匐山樊掛錢加土攜子孥孫有牲滿俎
有酒盈樽周旋下上對越駿奔於今墓所猶昔

庭軒一年一度更得幾番形容渺漠想像一墩
傳流百代水木本源靈其怙冒承保後昆尚饗

又祭父母塋文

於乎日月不居春秋易過去歲茲辰候焉已屆
念吾二親庭闈永背邈矣一丘隆然塊礪阻遠
晨昏供承不逮祇候清明墓頭一酹剪茆蒿萊
徘徊境界佇立須臾如聞警欵欲去還留一年
無再願此明禋永傳百代

天隱子遺稿

卷十三

十三

恒齋齋

祭祖塋文

於惟皇祖夙世賓天歸藏營魄西塢之阡松楸
盤鬱幾有百年丘垤永固桂石高懸時維三月
節屆榆烟躬親祭掃陳設豆籩扶攜老幼歲事
孔虔惟公在世居宦清廉諒謀燕翼祿後有光
今其胤祀劬毖勉勉冀有餘慶理所必然本支
昌茂食報可占仰瞻在上羅列在前靈其鑒止
以慰九泉尚饗

又祭祖塋文

時維三月節屆清明風和景麗百卉俱榮墓門
祭掃時俗同情念予先隴遙隔山程松楸鬱鬱
旺氣長凝百千萬祀慶毓佳城感茲令節修潔
粢盛攜子及孫瞻拜幽靈於惟皇祖歆格微誠
願祈保祐永世豐亨尚饗

祭亡壻張仰雲

惟君薄祐夙邁閏齒弱齡幹蠱靡事不共勤勞
天隱子遺稿 卷十三 十四 悟濤齋
四體惕厲厥秉志期自樹以克承宗於惟世人
狗戾崇刻市道之趨尤爲罔極恣裕牟贏剝膚
淪骨舉俗靡靡伊何爲忒君雖市道正允公平
義孚遐邇殊裔傾情內延族黨外洽同聲立身
行已無忝所生念汝爲仁庶幾仁報吁嗟昊天
云胡不弔良璞易摧四生可悼載路歎歎相悲
以告所嗟不智緩急未分服勞盡瘁力疾彌勤
迨於沉痾猶事煩紛我躬不閱我後何云迫歲

而歸謁醫城府便闕既疏復消腹鼓汝亦自訢
謂應可愈曾未數旬亟聞來籲一逝終天夜臺
無曉內子俾單遺孤眇小鞠育相須棄捐何早
魂兮有知幽明懷保於乎尚饗

祭文 外篇

祭父母文 代

嗚呼父母之恩寔惟天只孝養不終憂哀何已
一氣而分屬毛離裏孩笑之年提攜甚喜煦嫗
天隱子遺稿 卷十三 十五 悟濤齋
恩慈淪膚浹髓差大而童勉思成立啓塾延師
誨誨訓迪教以義方勿爲姑息顧慮終身周旋
警勅逮至婚期卜姻是急相擇高門允諧受室
惟某與某箕裘是紹夙夜皇皇以祈克肖命也
數奇有幸銜報非怙慈靈予疇之告某以菲才
厠名黌校既廩之膺庶沾微效稍慰于親不辜
明教仰止天衢翻飛未造跼踖隆恩中心是悼
茲日銘旌何允封誥引領松楸尚祈終耀嗚呼

天親之愛動息依依一日不見快悒庭闈今其
逝矣四載睽違朝行暮返孰倚門屏蹇然如在
恍是云非幾形夢寐長泣縈衣此生何日再復
來歸嗚呼烏鳥不如木遑返哺寸草無知徒霑
雨露養不迨終空嗟風樹正首歸安厥惟丘墓
黃土一杯終年封銅叩地號天拊膺裂臆痛此
微悰來歆如故嗚呼哀哉尚饗

祭父母文代

天隱子遺稿 卷十三

十六

惺齋

嗚呼父德如天母德如地地厚天高恩鈞一致
罔極難酬春暉永被寸草微悰曷勝勞瘁思惟
我父烈烈英能勉圖創造奮起以升敷施振起
業日以閔豪賢尚義倜儻崢嶸清源著望齊魯
馳聲旣歸桑梓尤重鄉評邦侯是舉爰寄司衡
賢聲上啓臺泉推榮肇基百世燕翼以承詒謀
孔固保我後生雲仍末裔永藉光靈於惟我母
配德攸宜徽柔明順表正中閨終溫且惠宗戚

是儀贊襄閭務俎豆所尸內管外理敏敕自持
催耕課績靡有惰時撫摩諸子均篤恩私諄諄
訓誨孟母爲師開家有法諸婦委蛇庭言無間
輯睦熙熙登年享豫福履綏之克昌厥後永祿
無期於平日晏而晡月終而晦哀哉二親奄茲
棄背樹靜風鳴人亡世在眷戀庭闈遺容暖曖
賚我思成時聞罄歎調膳而將捧觴而饋瞻望
高堂吾親安在烏鳥私情終天之罪於乎聲容
雖寂思慕未忘朝環暮撫猶儼在堂今其送往
蒿里荒涼猿啼狄嘯誰其在傍幽明之義永訣
殊方祖筵肆啓列簋芬芳九泉一滴涕泗徬徨
嗚呼哀哉尚饗

祭父文代

天隱子遺稿 卷十三

十七

惺齋

嗚呼感恩吾父哀嗷蒼旻天胡不弔大痛無申
祖緣早世遺父孤貧遭家不造握勞茹辛拮据
營構爲子一人撫摩鞠育愛若掌珍逮乎成長

誨諭諄諄將圖子姓怙冒隆恩栢棬菽水娛養
晨昏豈孤罪戾移降父身歛然棄背未滿六旬
遺孤辟易反哺無因嗚呼痛哉思父存日陟降
庭闈夙興夜寐蔬食布衣以仁爲樂惟善是祈
睦嫺孔至任卹無違一鄉企慕是感是依思父
存日勤事煩紆燕居清暇左圖右書靜觀自得
慎守無希爰尋故篋遺札猶儲班班手澤幾動
歛歛思父存日教以義方始令肄業勉諭毋荒
天隱子遺稿 卷十三 十八 悟齋齋

繼令幹蠱指示匡襄言猶在耳追憶皇皇依稀
形影如在羨塋思父存日軫念宗祠拳拳憂勩
冀茁孫枝乃今不肖賸有三兒服勞致饗執俎
獻卮靈其不昧亦慰而怡思父存日聚首歡娛
一餐必共每食相呼云胡割捨去殼遺雛不見
數載須眉若何號啼擗踊有聽云無總惟既撤
無復來臻遠辭家室安妥丘壠荒原僻野冥漠
無降願言從偏寔矢我心嗚呼靈輶既祖芳簋

具陳殽羞雖吉卽復霑唇九泉一滴淚血酸辛
嗚呼哀哉尚饗

祭母同妻文

代

於乎人孰無母母或不同承家以厚協配以終
隨時撫育易順從容此其爲母恩亦匪隆嗟惟
母氏早喪所天子方髫鬣匍匐顛連依依母子
惻獨可憐饑寒疾苦終歲迍邐逮甫成童爰令
就傅節候饗餐時經衣袒顧復勤渠肩勝慈嫗
天隱子遺稿 卷十三 十九 悟齋齋

俟冠之年宜有家室賢婦是思相攸圖吉一帛
一綰咸從手續幸婦之來與姑相得聚首有年
綢繆婉婉祇事怡顏服勞舒惻慈孝之聲由家
及遠以儉以勤安然中閫予謂中天永諧白晉
琴瑟無乖行參坐耦疊起不虞遽罹陽九偏侍
泉塗從姑及婦哀哀我母痛不可禁悽悽我室
悲莫可任慈烏失哺比翼無音二缺駢集予獨
何心載惟情事歸藏斯畢茲舉靈輶厝安窆窆

長謝庭闈松丘是宅骨肉恩情撫今悲昔嗚呼尚饗

祭母暨妻文代

嗚呼栢舟有言母也天只寸草蒙茸春暉徒被視妹與孤恩勤一體黽勉承家恒憂墜圯賴母之賢內營外理已屆耄期不忘相子撫育惟孫匡襄惟婦顧視庭闈防閑門戶脩善祈天以詒多祐惟我室人亦云靜好祇慎承姑雍容怡老天隱子遺稿 卷十三 三 悟齋

一德相須終天可保乃不憖遺此離中道每一痛思怒焉如擣嗚呼養父不逮風木徒傷終期養母百歲高堂承歡菽水養寢如常豈圖見背四易星霜有家之願願保終身無常見圻創恨靡申汝子汝婦縗經仇仇呼母不應叫號于旻親人永訣併在茲辰自茲已往墳宅殊方松門閭寂蒿里淒涼猿啼狄嘯誰其在傍祖筵肆啓列簋芬芳顧瞻在上影像芒芒徒歆斯氣那復

充腸九泉一滴骨肉徬徨於呼哀哉尚饗

祭庶母文代

嗚呼母氏于歸克稱賢壻和順而柔明聰以慧相事先君恪共內治視寢高堂佐饗中饋最師晨昏事無攸遂協睦宗姻咸孚恩誼任卹一門恩勤彌至紹禮承家篤生賢嗣擬克承休永昌厥世天不憖遺湣先以逝賡有孫枝克堪主器一脉之延綿綿罔墜物本乎天人推所自繫母天隱子遺稿 卷十三 三 悟齋

祭繼母嗣父母伯母文代

人之有道五禮是庸天經地義倫教攸同水源本本以數相從分以親屬恩以分隆存吾順事沒以令終慎斯勿懈子職靖共嗚呼某惟母氏嗣配先君溫良一德遐邇敷聞睦嫺任卹疏戚

所祈朝虔夕惕風夜惟寅內營外理拮据孔殷
家之內政藉以持鈞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失怙
靡依煢煢哀悼於茲撫綏仰惟慈昊煦嫗不遑
恩勤如抱督以義方愛而知教茹苦殫憂祇爲
不肖烏鳥之私忽焉罔報尚冀恩波以沾榮耀
嗚呼某以二朞承爲伯嗣怙冒有恩與生無二
禮有典常合申情事念吾先君行能擅世義氣
鋪張仁聲流被疆禦不撓剛方自遂叱咤風雲

天隱子遺稿

卷十三

三

悟齋

襟期閎肆馳譽淮揚人欽高誼蒙汜育孤終成
瓌器振起鴻猷率由培植有母之賢居中相治
陰教罔慙坤儀咸備爰托家盟屬予蒙稚繼述
無能揚休是愧捐背仍先用勞弗致風木餘悲
止存涕泗偉哉伯母節勁寒松清閨毓秀肅慎
溫恭共姜守義共伯是從於斯之時囊篋屢空
矧無胤嗣罹此鞠誚年方少艾誰適爲容志非
永榮曷保令終惟茲雅操皎皎庸中千載而下

遠播貞風嗚呼苦也羈客因循旅魂未返家殯
未輟蹉跎積歲抱恨靡伸今茲舉厝遺命是遵
正丘歸首以妥靈神泉臺旣闢校卜已因送形
歸往窀穸幽淪祖筵肆啓薄餞恩親感今懷古
五內酸辛嗚呼哀哉尚饗

祭外父母文

代

於惟舅氏甲乙名宗平原著姓代衍華風支分
震澤奕葉昌隆錫之祚胤以逮于公公之生也

天隱子遺稿

卷十三

三

悟齋

足稱賢冑毓德冲和賦資淳茂幹蠱承家舊敷
堂構爰代有終式恢其舊尚敦人紀尤篤天常
孝友彌至任卹不遑以誠以信豈弟慈祥俾諸
族黨白眉最良於惟母氏好逮一德肅習女箴
恭閑內則祇順無違徽柔以克動遵禮規不訾
容色自嬪而歸一壝以助握勞茹辛不取有佐
以輯以營外裕內度攷古而方孟光可附仰止
高門曷勝下里玉樹兼葭寔慙偃倚天命有緣

塞脩爲聖曹陸之因由自來矣伉儷永諧恩勤
彌篤左右維持周旋誨育分屬葭莩恩踰骨肉
永矢勿諼以酬式穀何是迤邐鹽車未弛跼蹢
馳賸長嘶空憶姑俟寅賓豈期濛汜日月蹉跎
未將杯水嗚呼徂逝有年甫營宅兆一往終天
有辜嘶報怙冒春暉徒懷寸草夙夜徬徨怒焉
如擣頓茲祖筵合應具腆菲不成儀慙茲黽勉
壻兮女兮情同一轡苦籲哀誠丹衷是展於乎
天隱子遺稿 卷十三 三言 悟齋齋

哀哉尚饗

祭岳母伊夫人文代

於乎惟木之茂有鬱其芳惟膏之沃有燁其充
深源巨壑其流必長淑人君子其發必昌報施
感格厥類惟彰錫之純嘏令德孔將於惟母氏
端莊靜一生自德門夙閑內則傳有姬姜詩稱
尹姑郝法鍾儀崔繩韋墨代著徽音明章順德
懿矣碩人清暉朗照列史所稱兼古齊造熊胆

忘勞荻書顯教訓子成孫薦登廊廟譽重臯夔
恩馳綸誥玉瓚黃流以食嘉報令子豸冠威傾
山嶽挺立不回揚清激濁有瑋賢孫臺端卓犖
贊翊明時方膺寵渥合浦生珠昌城韞璞邁種
滋深莠榮愈廓慶流祚遠奕葉重允進階彌顯
祥翟龍章起居八座侍御兩行既多壽豈福履
康強尚期百歲永豫無疆爰惟草末分屬館甥
自慙樗朽奚厠冰清夙承訓誨仰此儀刑綢繆
天隱子遺稿 卷十三 三言 悟齋齋

瞻卹恩篤所生坐緣風壤迢遞山城承顏不亟
懷慕惟縈內子依依鍾情加憫一恫未伸忽焉
棄背雲馭何之方壺是稅邈矣音容瞥焉長逝
飫德銜私忡營罔替用表微忱吉蠲爲餽一脉
周親惟靈是視於乎尚饗

祭岳父母文代

嗚呼天有顯道厥類惟明蒙善以福罰惡以刑
報施靡爽孔赫厥靈於惟舅氏足稱元德篤厚

忱恂溫良易直禮茂信孚仁昭義立允矣太丘
鄉之表率宜是用休享有遐祉天命匪誥阨罹
殊詭伯道之尤有乖離哀眉壽既登繼承賢嗣
虔始厚終孝純無二念我外姑徽柔賢懿婉美
姬姜德音遐被不忝庶生愛之猶已有適其歸
綢繆篋笥哀悼二尊棄捐良久風木餘悲痛心
疾昔憶昔在堂便旋左右如被綬離溫尹煦穀
既長分飛隔離山阜甘旨未將一罍一甌烏鳥
天隱子遺稿 卷十三 三七 悟齋齋

祭岳祖妣陸天衢夫婦文

維公德學天啓明惠風成川靈岳粹稟毓以生
埏枝挺秀珠樹標英襟期曠雅叮嚀夷平怙然

壯志持握青萍鷹揚虎視藝苑馳聲千金敝帚
五字長城書稱王獻文埒陰鏗絕倫之技允令
南征豈厄數奇天門落羽盤薄輪囷差池旁午
志與時馳榮名弗果卒老章編終乖華組爰托
棲遲山扉林宇鹿夢相忘鷗盟是與水石夷猶
清風玉塵卻掃閒門徘徊老圃遁在遺塵惻時
慕古偕配孺人嗣徽梁孟一德交脩齊眉起敬
婉嫕溫柔齊莊中正鍾郝同歸姬姜式並二哲
天隱子遺稿 卷十三 三七 悟齋齋

承休永詒祚慶子姓龍蔥主璋掩映甫里名宗
華腴寔競僕以茂孳姻聯誼好駘驥非倫慙慙
同阜幸此天緣命兒趨造重沐沾濡不遺蔚草
雅意微言悉傾蘊奧敢謂游揚淑私程道完也
鰥生謬爲孫倩祇載庭言寅將祖薦對越八筵
涕零如霰憶昔趨陪居同炊宴校執論文紆徐
勞衍訓迪諄諄曷勝嬋媛日月雖徂未忘顏面
銜報未遑流光掣電冀展南圖少酬東選倘慰

斯悰再容陳謨仰辱尊慈賴臨薄奠於乎尚饗

祭兄嫂文

維靈天顯之粹天親之誼一體而分連枝同氣
義篤孔懷感深棠棣克友克恭惟予昆季豈彼
忍人秦胡相視尺布與謠角弓成刺兄實維我
弟則伊蔚中葉而微出予秦贅兩地之遙晨昏
罔致白髮垂堂弗堪娛事賴爾孝思承顏彌至
慰順桑榆無煩憂瘁重是幃幃易勝衣被且念
天隱子遺稿 卷十三 悟齋齋

懿親每憐睽隔間阻逾時西堂夢憶亦既見之
喜形於色歛敘既周爰咨生殂各務成家以相
匡勸自明於青弗予能卽予或旋遊亦罔時覿
庶幾遐齡趨隨有日胡遽相遺溘先朝夕大被
猶溫慘茲易簣幼老生亡撫今循昔音斷鵲原
中心徇恤爰卜良辰送形歸窆永訣於斯聊陳
祖席靈其右之思我一脉尚饗

祭妻文

於乎室氏毓秀芳閨猥予作對束髮于歸惟資
明敏儀度端偉承姑之任相理攸宜克共廟祀
俎豆是尸載羞賓餼豐約維時神人胥悅典禮
無違克勤小物庶務周支內營外理曉作夜思
寒暄無間臧獲是持宗隣咸睦妯娌惟怡咨詢
而動刑式爲師自幸我生允資賢助內顧無憂
一埤闔務警戒相成勉毋游惰爾我拮据以成
家裕樛木推恩小星無如上下尊卑同歡煦嫗
天隱子遺稿 卷十三 悟齋齋

予是商遊不遐有佐方冀餘齡偕爾賢淑男婚
女歸百事咸足白首高堂康寧寢饋遽爾不圖
忽罹殃酷中道分遺哀絃慘瑟去爾閨幃存爾
衾服杳杳冥冥終天不復天胡不仁冥予于產
於乎簪纓猶在而汝是遺房櫳如故而汝是離
家之叢脞汝不予維事之旁午予不汝咨寒暄
莫問痒癢莫知言之哽咽曷罄予私還歸不再
安厝是宜此生永訣忍去靈輻素心不昧魂其

格思祖觴三酹五內崩摧於手哀哉尚饗

祭妻文

代

維靈生自右族行歸於周四德咸備以莫不優承我宗祀脩傳孔修奉爾姑舅潄潄是哀允宜爾家亦宜爾室相理辛厯不遑晨夕姊姒宗姻睦嫻任卹以約以豐行之如則誕育子女字以長成愛而知教慈義竝行卜婚娶婦機杼是膺載憂有鞠時日怔營豈期薤露未曙先零聞矣

天隱子遺稿

卷十三

三十

悟齋齋

房幃音容何在幃帳空懸簾櫳未改子婦徘徊杯捲可慨疇昔歡娛而今嗟呃欲同偕老何意先亡有鰥可閔孤寂徬徨今其送往蒿里荒涼悲風慘烈誰其在傍幽明之義永訣殊方一杯祖道涕泗汪洋嗚呼尚饗

祭母姨文

代

惟木有枝枝生於幹達幹循枝由來未遠嗟惟我母與我母姨女兄弟恩篤天彝閨門承誨

組紉相隨已而笄字顰帶相睽哀哉我母早歲

不天孤嫠形影弔獨顛連周親陌路孰與矜憐仰承姨母惠顧厯愴臨孤保節終始惠全某以樛庸叨蒙撫育子視同生推恩至篤饑餒加餐寒迎授服賴是提攜終成樸樾銘刻銜私涓塵未效庶幾遐齡芹莪致孝胡遽捐違方壺是召猶母之恩忽焉罔報茲舉靈輻言歸宅兆祖奠一觴攄情以告念昔于今曷勝悲悼嗚呼尚饗

天隱子遺稿

卷十三

三十

悟齋齋

祖祭長嫂文

代

維靈生自德門端凝婉淑祗順尊章躬脩典餼緡幕垂垂闕家以肅惠洽四隣恩覃三族豐儉隨時勿流於質舒疾有方毋傷於臆劑量惟宜式用爲穀黨戚稱賢允資婦鵠自始逮終周旋娉妯和昵相親歡欣可掬撫字一門恩勤尤篤姊姑之賢舉宗咸服慨茲仙逝寶范可傷發星墮墜閨里悼亡蘭摧不意玉敝奚償諸姑爲慟

喪我姬姜追思令範遺有德芳格承天眷流祉
嗣長乃茲舉厝日月告良靈輶將駕往閼幽堂
感斯一別塋宅殊方祖行爲禮敬奠一觴仰祈
靈格來止洋洋尚饗

祭妻文

代

汝歸於我十有七年和於長幼內外稱賢事姑
養舅式禮無愆睦嫺任卹亦罔不兼夙興夜寐
每事厘倦匡予不逮日月周旋方期偕老孰意
天隱子遺稿 卷十三 三 悟齋齋

先捐琴調甫叶又革危絃愀然去我痛此冤經
自我曷居汝停故室戶牖空局魂兮岑寂豈不
爾思門闌阻隔汝有二子稍稍成立繼汝蒸嘗
庶幾一脉今茲告蠲厝安窆窆一闕泉臺終天
始畢祖奠清酤靈其來格汝婦汝兒攀號踴躅
於乎尚饗

祭未婚亡圻文

代

嗟乎惟締姻之爲道一矢諾而無違荷水言之

見聽猥承及於閨闈候三星之在戶將弱息以
于歸代有終而成禮訂百世之因依諗潘郎之
才貌比玉潤而珠輝方同南而桐羽計指日以
雄飛觀承龍之喜氣亦流耀於門扉豈冥司之
降割甫羈絆而摧傷思洛沂之爲樂眇河水之
洋洋隨鼃靈而胥溺匪豹令之見戕竟懷沙而
不返弔屈子於沅湘竟馮夷之見召欲趨侍乎
禹強靡元龜之負載乏神駿以垂鞭佇高騫而
天隱子遺稿 卷十三 三 悟齋齋

迅起反下隊而淪亡彩雲靈而易晦白璧黯其
無光適訃音之來至偕內子以徬徨雖結縭之
未逮已文定而有年託絲蘿之誼好成瓜葛之
姻聯意孳孳而歸歸情曖曖其篤絲絀良緣之
遽截萎玉樹于藍田聞靈輶之預戒忍弗饒乎
離筵媿黃汗之不腆希睠顧而微雷阮陳詞而
酌畢重輓邑以悄悄尚饗

天隱子遺稿卷之十三

終

天隱子遺稿卷之十四

震澤嚴 果毅之 著

華亭陳繼儒仲醇 閱

同里葛一龍震甫 叅

靈巖朱廷佐南仲 訂

祭文 外篇

祭葉觀泉

於乎自不祿而予聞猶恍然於朝夕豈逝日之

天隱子遺稿 卷十四 一 悟濬齋

彌多已候焉而終七魂冉冉其焉如形微微而
奄匿君長歸而不返遺予思以孔般追疇昔之
惠好雖交淺而知深屢過從而洽賞接杯酒之
慇懃各論心而把臂及談笑以訴新慨風流之
已淪踐遺塵而莫及曾日月之幾何易謹諧而
妻戚謂舟壑之易移未若斯之歸疾撫舊事其
宛然猶情芬之可挹過井陌兮歛歛登堂皇兮
感惻緬思緒之縈廻亦何爲于隣遽嗚呼假游

氣以有生終反形而歸寓信冰漚之不堅匪金
石之爲錮人何世而弗新世何人而能故鑒逝
者之如斯復何悲而何顧遺清酤而致詞展故
人之情愔尚饗

祭周景濂

嗚呼有生有死亦人之常死而以壽奚足悲傷
君非遐紀一疾云亡瞥然遺世隱闕憫傍生平
睽睽棄背殊方苦茲大限信是無常惟君之生

天隱子遺稿 卷十四 二 悟濬齋

魁梧彊毅由也兼人以勇自恃俠氣凌空英風
蓋世每羨豐軀金石無敵豈意狂瀾沉漚反易
念吾友生成資麗澤義重久要情踰膠漆幾共
寒壺同陪几席切切惻惻弘多裨益旬月睽違
軫懷如怒詎此終天參商永隔觸緒縈思睽言
疇昔流水桃花依然故宅遙望西金停雲慘色
君初在世不信浮屠今其逝往遊歷豐都冥司
地府果有云無所見何物所與何徒楮文可藉

饒餐享乎生前事事得無異殊供頭漸耳曾否
抑掄量行禮待端明大儒嗟嗟人何世而弗新
世何人而弗故慨朝華之方妍已夕殞於零露
彼巨壑之幽深猶藏舟之不固矧晨昏之蟬蛻
可遽廬之長駐假游氣以有生終返形而歸寓
寤斯理之必然復何悲而何籲饋炙絮於几筵
表涓涯之情愫於乎尚饗

祭周柱峯

天隱子遺稿 卷十四 三 悟齋齋

嗟乎朋友之道彝倫一端汎觀斯世終善爲難
敦斯誼者氣藹金蘭矢心不二夷險相安王陽
在位貢禹彈冠惟茲儉僻徒誓雞壇歡踰投漆
怒輒稱干陳餘隙末張耳齒殘覽頽風於叔季
抑何斯而克迪獨信義之在君伴巨卿而元伯
自卽始而迨終歷寒暄而弗數近同梓里之居
遠或金陵之出問旬日而徬徨曠彌年而耿邑
分雖別於形骸情寔通於肝膈奈世路之馳驅

猶未究其安宅冀晚節以爲期卜菟裘而游息
詎斯言之未忘已徭幽而歸寂嗚呼人何壽而
不終物何榮而弗瘁固造物之自然信浮生之
若寄惟報德之罔徵反蒙蒙而堪懟君淳懿而
慈祥亦居仁而由義宜履順以承休顧迨邇而
多蹇未克副其猷爲遽悠悠而長寐入窾木以
藏形渺終天而罔覲感風管之綢繆表微誠於
薄禧倘弗異於故時慰居歆而臨賁尚饗

天隱子遺稿 卷十四 四 悟齋齋

祭王豐山

於乎浮生若寄自古云而壽終遺世疇能免茲
達觀斯理坦適自宜當其強歲振迅有爲意何
慷慨情何陸離經營馳驚靡所不支迨其遲邁
顏髡就衰頽然牖下興志咸隳樛傍旣奏蔽銅
如罍芳妍服玩不我再持軫軒館榭不我再窺
枯魚一出往復無時悠悠斯道逝者一揆興言
及此能無歎咨仰惟吾丈瑤林挺秀奇標玉樹

之英璧水涵英風負人龍之譽既倣儻而惠和
亦宜通而宏裕學識瞻於博綜衷靈得其完賦
應克試以遐騫乃差池於畸數圖南未媾少卽
淹疴以斯偃息考槃在阿葆貞戢景矢志靡它
滄洲魚鳥同情志和孤山梅月尚友林逋高風
未遠仰止峩峩生等居同里閭誼結金蘭觴花
酌月欬唾爲歡永言締好芳盟未寒豈茲夢奠
奄忽蓋棺嗚呼睇總帳之高懸觀袞衣今儼襲
天隱子遺稿 卷十四 五 悟齋齋

祭徐三石親家

維公鼎族勾吳家傳駿茂伯益之先遙遙華胄
祚藹迎祥崇基疊構濟美維公瑤林挺秀游哲
內融文明外朗素月流暉惠風披爽然諾不違

赴義如響髦士懷歸神馳景仰奇資穎異睿質
靈通墳經子史該洽貫綜揮毫振藻彩爛蜺虹
流聲上國璧水人龍佇俟凌霄翔雲路顯秩
遐齡以綏多祜縣解芒芒藏舟不固齒髮未凋
溘先朝露於乎疇昔之誼締好潘楊申言永固
遺我珮纓紛榆不遠一水相望祇今懷故悽遂
山陽瞻彼宵月載盈載虧噫公子一往曷追
乘雲下上駕彼虬螭鈞天遊寓與世長辭有美
天隱子遺稿 卷十四 六 悟齋齋

祭王瑄川夫人

於乎天有顯道厥類惟章樂只君子福履是將
川靈岳粹長發其祥端凝秀慧果毓閨房承事
名公夙閑禮則邊豆靜嘉代終攸吉任恤周旋

譽敷姻戚閔止深居徽音遐迪偉矣敬姜嫄茲
德曜郝啓令猷鍾宣彝教夫人嗣之兼古齊造
彪炳後先清暉朗照緊是格思荷天殊錫花誥
榮地龍章顯勅玉珮瑤琤熒煌翠翟百順攸宜
三靈竝籍以綏嘉告五世其昌彤雲紫霧和鳴
鳳凰起居八座第祿而康重裊列鼎願享高堂
鬱彼昌城奇瑛自集瑜珥瑤環挺生奇嶷乎尹
虹光升聞華國邁種伊何允資明德是宜遐紀

天隱子遺稿

卷十四

七

悟齋齋

逸豫無疆云胡一夕寶婺沉光遊乘鸞鶴天路
翱翔千秋史牒烈有遺芳其以鯁微交游令嗣
夙歲同甄樞趨門凡餽饋蘋蘩優承庥庇寸朽
無庸徒厯仰止范張之契推敬母慈念茲已往
瞻拜何時一觴微曝靈其右之尚饗

祭陸太初先生代

維公海若效靈允生才傑珠樹標英芬秀纈
襟宇冲淳清飈素雪學貫天人聲光煒燁吐鳳

驚奇雕龍擅絕同氏機雲後先比埒謂卽于升
雄蜚天府院以數畸回翔旁午僅薦成均潛鱗
刷羽六館師尊斗山伊主方寧蘭臺皇猷是輔
一振天球咸英韶武胡稟之奇迺成之窳乎尹
珪璋若焉傾仆厚施隆積古人有言不在其身
在其子孫重基疊構峻起墉垣桃蟲不振穀乃
飛拚詵詵令子邁種高門璘珣博雅爲愷爲元
圖南有日迅以遐騫于斯顯耀如公見存謂予
不信著龜可燔於乎太樸既漓貞風已逝斯道
靡靡伊於胡底砥柱中流賴惟夫子陟彼高岡
攬持赤幟將喪斯文哲人其萎正脉斯湮靈詮
其地管擁阜比橫經論稅摧古轡今剛揚幽邃
有造肆成譽髦多士問也樗庸樞趨庭凡敢謂
道南獲聆微旨不我遐遺翩然蒞止以觴以咏
徙倚山庭攜琴撫塵握手平生載惟客歲同試
于京妄希交薦附翼飛鳴云胡不弔遽與兩楹

天隱子遺稿

卷十四

八

悟齋齋

雲山漠漠湖水溟溟莫繇赴冥感愴幽明生芻
炙絮孺子微誠尚饗

祭馬封公

維靈裔出季長名賢之冑川嶽效靈扶輿毓秀
玉裕金貞蘭亭鵠邁俗化淳龐彝倫孔厚卓矣
太丘曷居其右上善所鍾天爲降祉祚靄迎祥
綿綿未已猗彼瑤林奇翰萃止夢驚來徵篤生
賢嗣瓌璋非凡圭璋玼玼騁步天衢一朝金紫
天隱子遺稿 卷十四 九 悟濬齋

著績地封寵章攸被赫赫龍光明褒有德祿善
兼承休榮靡極養正林泉天壽平格報政於家
勵以忠教偉爾玄成聲猷允迪居顯若忘夔夔
歛戢伊何爲樂翫賞林泉褰芳引復意况蕭然
蠲塵滌慮以祈永年天胡不憖歟以歸仙哲人
其萎士類罔瞻攀援莫及惻悵八筵尚饗

祭伊繼山先生

嗟夫士德藝之純深固造脩之可企若履歷之

亨屯則非人而由已彼或中道而邁傾或未秣
而先萎才鬱伏以無庸志湮淪而徒馳稽曩簪
之名賢恒數奇而跡弛不靡爵以地榮亟離尤
而喪已感仲舒之賦言式悠悠其繁矣重弔古
以信今益賈咨而未已所咨伊何爰惟俊彥俊
彥如君龍光赤縣翕翹來儀流虹掣電秀鬱龍
嵒華英蔥蒨蚤握靈蛇博綜閎衍天府一鳴聲
蜚海甸階晉容臺會膺宸眷純嘏遐齡君子維
天隱子遺稿 卷十四 十 悟濬齋

宴胡沚之嬰遽成瞑眩尋以脈綿逮茲凶變嗚
呼德以徵福仁以徵壽自管云然斯言非謬君
性慈良稟醇毓厚豈弟撝謙德音孔茂任族旣
殷衍陔彌至色養烝烝苟何攸嗣允國之楨維
家之器繁是隆施休祥宜萃奚造物之乖違乃
摧賢而伐德銷玉鉉於沈冥駸自駢於缺隙遺
鵬賦以係幽痛麟俎而銜恤假赫豔於春榮凋
碩果於秋實歆公令子穎慧非常厚蓄而發必

振靈光明徵往復後祿繁昌君雖云逝垂裕悠
長慙予質之樗庸托夤緣於蘿附申惠好以孚
心締深情於夙素俄夢奠於兩楹竊生平之遊
遇閱妙賞於無從泣縗衣而思故儻義誼之猶
存幸無捐於清酤尚饗

祭顧古泉文

嗟嗟古泉兄胡不諱而至斯耶自予之違顏面
僅三月而非遐意德寧之如故乃凶祟之見加

天隱子遺稿

卷十四

十一

悟齋齋

始訃音之我及疑妄誕而虛譁暨循名而究實
果易羨而成壘信我友之物故永遺世于無涯
哀元伯之引發靡巨卿之素車念生平之孔厚
每執手而靡憊或留連於日夕悉肺腑而情宣
辱不遺於葑菲荷眄睞以周旋卽陳雷而匪忝
奚管鮑之可先諒盟言之不負期白首以終天
豈藏舟之弗固俄一夕而徂遷謂仁者之必壽
惟聖言之可憑據吾兄之懿德殊豈弟而真誠

恩素專於族黨義尤切于孤寡繫襟情之慷慨
而宇量之恢宏是宜祚之遐算庶以表乎天明
何登年之未永溘朝露而先零嗚呼向旅視之
在遙怒一忱而未布今扶柩以正丘又他征而
莫遇將暱好之情思若惻然于陌路負舉戾以
奚勝寔屏營而罔措幸隧草之未凋執生芻而
奠墓非炙絮之爲嘉聊萃我之是附嗚呼兄雖
逝而子克才行將用譽於將來雖色養奄違於
庭祀而寵光亟及於泉臺是不祿可悲於今日
而幽魂終慰於九陔予忝通家之情切能不以
是而預推哉

祭張給諫母周太夫人

思齊太任肇開姬籙繼體明章徽音似續化洽
二南餘風被毓禮教相沿誕惟貞淑懿嫕成風
式繁詒穀孟母三遷義方孔夙郝法鍾儀賢爲
世鵠仰惟聖善稽古是師溫恭允塞惠順而慈

天隱子遺稿

卷十四

十二

悟齋齋

敦悅彝憲動遵禮規瑛資內朗坤德外夷以姻
以族罄無不宐歟休婉美後先一揆爰是格思
荷天殊錫瓊波瑤林奇翰自集玉發昌城珠胎
淵客瑞慶之來必資靈澤偉矣黃門連城楚璧
擢自巍科清階峻陟龍作納言邦之司直風紀
顯承廟謨恒鳴簡在詒封綸言煥赫石窠之榮
鸞書鳳勅冠帔煌煌珎紕奕奕百福來同三靈
豫懌論咨嘉告奕世其昌彤雲紫霧來儀薦祥
天隱子遺稿 卷十四 十一 悟齋齋

祭萬主峰文

惟日月之迅徂置人生於朝露方握手以徵歡
已霑膺而承訃君雖壽軼於耆頤尚形神之孔
固髮玄鬢而未凋齒堅牢而罕蠹謂耄耄其可

幾永蘭金之交附或偕興於林丘或寤言以清
叙胡一疾之爲殃遽潛歸於冥路殮不厚乎擇
傍殯無容於堂阼遺篋笥兮卑虛愍孤孫之未
樹弔姑媳兮徬徨聞庭闈兮昕暮載情事之未
伸日煢煢而遑遽旣窀穸之有期復壽張而違
迕齋此恨於終天叫穹蒼而哀籲飲灼怒兮奚
知羗友生之胥悟茲奉奠兮歆獻感山陽之疇
素聊炙絮以爲情擬南州之徐孺靈軫念乎生
天隱子遺稿 卷十四 十四 悟齋齋

平慰來歆之如故尚饗

祭王雲谷

於乎維公奕世今明哲之後非琬琰琳瑯兮孰
振其秀繁我公之生今鍾扶輿而孔厚追之琢
之兮珪璋斯就旣上德之淵醇亦英資之駿茂
貫綜百氏兮苞六籍而咸漱駕三豪兮兼六儒
而竝究洵禮樂之宗兮文明之冑爲震澤之靈
兮長庚之宿早登籍於金閨兮羨玄成之繼出

暨底績於王庭兮，列崇階之顯秩。公日休兮，
盟水石，構雲屋。今盤桓隱逸，屏黜紛而不事。惟
開徑以延益，襲三閭之奇服。希二仲之往蹟，顧
愚儕之菲劣。今謬承眷於君子，荷卿雲之覆燾。
今望高山而仰止，期百齡兮。徙倚終樞，趨於庭
阼。胡一夕而倏幽，痛哲人之先萎。悽景像於榮
衣，感遺踪於綦履。於乎風景不殊，今獨山川之
境域，窅冥于歸兮。竟泉途之冥墨，展舊歡以無
天。隱子遺稿 卷十四 十五 悟齋齋

祭王雲谷

維翁世胄鍾英，國華稱美。博學明經，迴翔璧水。
一悟玄風，乃輕敝屣。樂彼之園，賁然至止。企軼
前脩，追攀遐軌。雲壑舒襟，銅山振履。館宇蕭閑，
左圖右史。凝神吳義，脩道黃綺。佚韻遐超，冲情
無滓。瞻彼琪林，祥鸞是止。絕漢凌飈，翻然振起。

載其行誼，元愷風成。不亢而激，惟虛以閎。體鉅
嶽岑度，若淵淳仁。懷邦庶義，洽邦氓素。封奕世
樂善，有誠邁種。惟厚允裕，式徵式穀。爾後以莫
不興，昭茲來許。圭組雲仍，天壽平格。享有令名，
忝予樛庸。猥成葭倚，慶雲陸離。曷勝允被，雖遠
公庭。時勤教旨，自荷甄陶。永惟攜示，慨茲上賓。
儀刑逸矣，緬爾何依。哲人其萎，敬涉椒醑。聊羞
棘七，明信可昭。靈其歆只，尚饗。

天隱子遺稿 卷十四 十六 悟齋齋

祭袁虛谷文

維公之生，河岳效靈。瑤川發采，珠樹標英。惠心
秀朗，雅韻清冷。蘭華雪豔，松節雲停。學綜弘治，
思精精微。洞玄如鑑，應類若機。摘華發藻，縟錦
明璣。雄飛天府，燁燁其輝。鳴琴單父，秩禮容臺。
觀雄駟而底績，儀鴻漸而推才。方期九命，佇立
三台。何搏空而羽落，忽中駕而輪摧。於乎惜也，
念僕與公敦誼。孔殷求仁，是輔懷德。爲隣志交。

孚而罔間情夙契而彌親深蕭朱之至友睦潘
楊之好姻憶斯時也公辱來遊憇予林壑握手
論私把臂相託翫山水而留連接琴尊以怡樂
何意氣之雄雄而笑言之矻矻允景易徂眷言
如昨不圖今也顏髮未謝形神已傾捐盟言於
舊社遽夢奠於兩楹奄成今昔永隔幽明追舊
歡以增盡慟歔別今吞聲於乎泉臺既闢靈輜
將祖命予弱息同爾令女哭拜帷前饋餐奠醑
天隱子遺稿 卷十四 七七 悟澹齋

太山其頽涕零如雨氣脉有通來歆斯所嗚呼
尚饗

祭鄭霖雨文

友生之誼古今重之載於令典伐木有詩雞壇
一祝永矢勿遺情深膠漆義重險夷於何爲則
管鮑可師周旋里黨愛厚其誰曰惟霖雨切切
惓惓心言罔間道義相規花晨憇賞月夕追隨
惟茲昵好白首是期云胡見背早赴冥司再過

亭館局寂房帷烏啼嗚咽蛩語悵悲左瞻右顧
感極涕洟君嘗自歎世道如碁人生朝露出日
易晞且宐行樂無待過時豈今斯語信若著龜
吁嗟霖雨胡竟於斯友朋相集言念故知潢汙
爲薦聊表芹私尚饗

祭太常少卿王文峰代

維靈稟粹川岳紹世以生象賢崇德卓犖奇英
性資高朗玉節金聲少通雞識早播龍名魯璆
天隱子遺稿 卷十四 七八 悟澹齋

和璧允矣連城駒騰千里芝秀五莖容儀俊茂
譽望崢嶸聲華克振濟美玄成載惟皇祖贊翊
絲綸豐功偉績昭格神人恩馳歲渥垂裕後昆
弟應貴介麟趾振振乃繩厥武爲國宗臣符臺
筮仕亮采同寅秩宗經緯禮樂彬彬朱輪皂蓋
赫奕嶙峋旣而謝政托興思尊三槐之裔孰媲
其倫弟寔賢豪兄何寡昧分忝同枝枯榮弗類
譬彼樹花同生異墜上薦文茵下流汚汙龍蜴

殊形攀緣自愧矧隔城林時艱會晤辱不遐遺
幘幘多祜蒲柳之姿猶存衰暮松栢堅貞盡先
朝露縣解芒屨推其故人世蜉蝣堪悲堪顛
引酌陳詞以抒情愔於乎尚饗

天隱子遺稿 卷十四

十九

悟澹齋

天隱子遺稿卷之十四 終

天隱子遺稿卷之十五

震澤嚴 果毅之 著

華亭陳繼儒仲醇 閱

同里葛一龍震甫 叅

靈巖朱廷佐南仲 訂

啓

嚴送翁初定

伏以風壤不遙仰止高陽之里月書攸準允如

天隱子遺稿 卷十五

一

悟澹齋

韋固之編既拜命以辱惟俞敢涓時而修不腆
諗茲令節甫屆中秋間闔風高金粟飄香於萬
斛繽紛雲爛玉輪布彩於三垣選茲吉慶之辰
行此綢繆之典恭惟裔傳食采族啓司鈴家埒
素封仲儒之兩金猶貯詞標翰史文饒之載籍
可稱欽德望之龍從羨聲華之易奕乃僕者系
出桐江世居林屋愧簪纓之不再邈矣榮光幸
矩矱之猶存依然禮訓顧自知歲隆之匪稱猥

不以屏劣而見遺芹曝未將殊負疎庸之耻葵
忱少展曷勝忻慰之私希賜海涵敢祈台照

嚴送姜

伏以渭水奇逢榮矣辟公之喬桐江末派蕭然
寒士之家二姓既協於鳳占雙矢更符於雀射
恭聞令媛蘋藻克共乎廟祀允爲瓊枝自揣小
兒芝蘭未稱乎家兒匪爲玉樹荷蒙唯諾仰切
扳緣雖作合之自天亦借榮之有地薰蕕並器
天隱子遺稿 卷十五 二 悟澹齋

竊叨臭味之同桑梓連姻敢謂聲華之稱惠莫
大矣寵執多焉然定祥非幣不交猶伐柯無斧
弗克用申冰語遂契月書序屬季冬行矣桃夭
之候時將獻歲甫當梅綻之春涓是良辰行茲
菲饋纏赤羅於酒甕慙無旅實之繽紛裁白璧
於藍田預啓靈緣之伉儷葵心無限楮面莫殫
喜自今伊始期如敬仲之占冀他日和鳴慶若
有媽之合外將菲禮別具魚牋仰冀台慈俯垂

龍燭不宣

嚴送顧

伏以勝製金花玄序啓亨嘉之會春回玉樹芳
葩敷點綴之榮含淑氣而載暘應嘉期於未泮
時方有待事豈無徵聆韋固之言月書攸準稽
令狐之卜水語潛孚雖蹇脩判合于良言寔真
宰締緣于夙分恭惟尊太翁邁迹商巖歌白石
紫芝之曲聯名洛社挹蒼梧翠竹之風南極拱
天隱子遺稿 卷十五 三 悟澹齋

高天占星躔之有象西崑雄大岳引福祚于無
疆鬱鬱雲仍不數謝家玉樹繩繩家學豈惟王
氏青箱載惟親家世德作求慶源流衍漱六籍
之芳潤攬千仞之清暉馳騁文園蚤握靈蛇之
寶蜚騰天路行瞻駟馬之先時挺英賢代傳名
哲顧僕者一丘小隱三徑無資水木自來僅系
桐江之派支流分布乃爲林屋之氓越世雖長
承家不振伯父之聲華舊矣敢復藉千褒歟兒

郎之瑣劣何如奚足呈於齒頰瓦礫叨光於照
乘薦蘿施幹而叅天揣分奚堪攀緣定幸華門
圭竇欣瞻筐篚之儀草撰荒函恥乏瓊瑤之報
固知謏劣惟冀優容謹啓

嚴答周初定

伏以燦燦瓊英粧點上林之色嚶嚶翠筦調成
中谷之音序屬孟陬時維寅正綢繆感物候之
和繁縟會人文之麗舉茲令典式頒文定之儀
天隱子遺稿 卷十五 四 悟齋齋

咨以明章爰藉蹇修之理六繇甫協於龜從二
姓允諧於鳳卜恭惟貴宅遙遙華冑籍籍高門
遠承姬籙之傳肆啓文明之嗣懷甕甲帳彤雲
紫霧輝煌山水雄觀清鏡翠屏擁列壯偉素聞
於昔恢閎益茂於今乃僕者淪材莫似腐草無
庸托環堵以幽棲抱遺經而浩歎林阜杖屨聊
爲笠澤之遺澤畔絲綸僅守桐江之釣猥降情
於采應敢屬望於扳援過聽優容許非不遺其

下體兼收罔伏潢汙亦薦於上公賜筐篚之綢
繆爛然庭宇貺瓊瑤之鄭重煥矣房幃締秦晉
之交永茲有訂附朱陳之好以世相承適承藻
翰之遺不腆蕪辭之報謹啓

嚴答許

伏以風壤不遙素忝蘭金之昵雲泥相躡祇慙
葭玉之偶雖不以阮貧而見捐亦自知齊大之
非偶瓦礫叨光於照乘榮已越逾潢汙薦享于
天隱子遺稿 卷十五 五 悟齋齋

上樽恩尤濺渥恭惟閭閻高門華腴著姓聲猷
連轡御雲蒸霧滃之家封埒擬程羅海隱山藏
之府尊親家虎闥上舍齒冑子以蜚英鴈塔先
登超鴻儒而發解允矣金閨之彥瑋哉翰苑之
琛乃僕者樸遯無聞樗庸莫似繫桐江之派邈
矣綿微分林屋之屋居然偃蹇品竄何勝于甲
第娉儷僭厠于文班悚仄奚勝屏營彌至諗令
嗣瑤林挺秀南圖將次於奮揚矜小女圭竇粗

生內職未開於縫幕感綢繆於束鹿有來庭實
之便蕃諸伉儷于乘龍惟戒壺儀之謹飭自今
伊始期如敬仲之占惠我無疆永作潘楊之睦
恭承華翰俯諭溫存敬酢荒函具仲悃欵謹啓

嚴答周初定

伏以肅禮定祥摯仲之徽以似諗宜作對潘楊
之睦自來觀肅離而比德述窈窕以興歌不顯
其允渭浹克昌於姬錄既立之配華胥實贊乎

天隱子遺稿

卷十五

六

悟澹齋

軒圖斯造民彝允資天秩恭惟貴宅大邦著姓
上邑分封龍章錫寵遙傳級冕之榮虎觀蜚英
賡有珪璋之秀羣飛鳥革望榱棟以連雲霧滄
雲蒸埒封訾而等岳葭不堪於倚玉松有藉於
縈絲惟僕係桐江之末派占林屋之微咤少殖
江湖効猗頓計然之業晚棲林壑爲稚川綺里
之期愧蹇劣以無忝猥成耄耄幸綿延而有繼
喜兄曾玄碩弗以持非兄遺爰自知蘋蘩可屬

頒之筐篚殊軼便蕃副以箋書過蒙獎詔以良
朋而締媾無任綢繆因涓使而拜嘉曷勝感載
謹啓

嚴送許初定

伏以蹇修爲理爰成二姓之姻鳳卜既諧永啓
百年之祚揆月書而攸準喜風壤之不遙恭惟
貴宅裔出高陽支分震澤沿漢魏以承祧允稱
故族嗣雲仍而紹慶茂衍餘休無金玉之爾音

天隱子遺稿

卷十五

七

悟澹齋

猥俞鼎諾乃葭莩之匪分幸藉瓊枝初行文定
之儀少展潢汙之敬伏惟麾頓無任欣榮謹啓

殷送魏

伏以覽陰陽之綱紀道本秩于天常端風化之
權輿倫莫先于人紀宗禋是繫國憲所存爰須
撰吉而定交尤貴審宜而作對恭惟貴宅峩峩
鼎族鬱鬱芳楣賜姓分周元老啓晉卿之裔策
勳佐漢弱翁標漢輔之英濬哲開其遠祥精英

發于華胄尊太翁名高許月德冠陳星素節凝
玄邈矣振鴻飛之翥清規湛秀巖然超鳳峙之
輝翹車會下於彤庭束帛終歸於黃綺尊親家
上德淵醇奇材卓犖挺瑞林之秀挹芳潤于藍
田燦珠樹之葩炫浮光於赤野僕也家聲匪茂
學術無聞竊祿容臺謬齒司儀之列懸車舊館
已廿戢景之思猥蒙過聽以爲容竊愧扳緣之
莫及貞松弱葛聊托蔭於喬柯翠竹蒼梧敢希
天隱子遺稿 卷十五 八 悟澹齋

聲於貴介况長公好合已沾禁籞之榮洎叔子
聯姻復締同盟之雅朱陳繼見劉范曾聞分已
越逾恩猶優渥是用修委禽之禮藉束鹿之儀
明信可昭幸無嫌於潢潦微音克嗣尚有托於
蘋蘩敬附涓人躬銜蕪札仰承台鑒俯賜攝存
謹啓

朱送陸

言念風壤不遙幸接鳴珂之里月書攸準喜諧

種玉之緣雖作合之自天定借榮之有地藉之
泰筮詢謀獲詹尹之明通以行媒判合藉蹇脩
之理敬慎不違於古憲周旋聊具平時儀恭惟
尊親家先生平原著姓歷漢晉之舊家江左奇
才擅機雲之絕學聲猷赫奕於先朝勲伐昭垂
於往史紹流風而益茂不顯其光振世業以維
新克昌厥後顧不佞家仍樸樸族亦綿微慙樗
朽之疏庸徒事圭刀之末守桑榆之偃蹇曾無
天隱子遺稿 卷十五 九 悟澹齋

襪綫之長荷弗以阮貧而見捐顧自知齊大之
匪耦貞松弱葛敢云齊晉之平臨翠竹蒼梧詎
敢希聲於貴介榮沾禁籞寵賁寒宗分已越逾
恩猶優渥然明信雖孚於盈缶而志儀未役於
承筐是用藉以白茅效綢繆於束鹿流之青荇
求窈窕於睢鳩恥九物之不豐託微悰而用亨
葵心無限楮面莫殫念五位之森嚴尚有歆于
微曝冀百川之浩瀚庶無讓于涓流仰辱尊慈

俯垂台鑒不宣

答設

伏以卜筮協從爰締絲繹之雅室家胥慶甫諧
伉儷之歡覩旅實之充庭深荷便蕃之錫披雄
文而展牘適驚摘藻之輝喜溢豫鳴榮踰晉錫
恭仰尊太翁先生平原著姓甫里遺宗抱璞乘
和羨管生之令道遺經立教欽竇氏之傳芳令
嗣尊親家先生天才秀逸久馳吐鳳之奇思詣
天隱子遺稿 卷十五 悟齋齋

精玄素擅雕龍之鳴瑄川發采睿資尤邁于機
雲珠樹標英令聞特隆于勗勃橋梓繼金閨之
彥芝蘭挺瓊砌之芳俯念寒宗妄扳華冑容臺
竊祿猥從鳴玉之班梓里藏真久附懸車之列
既沈淪而莫齒亦荒耄以無爲

王答姜

伏承涓宰特賜嘉儀睹旅實之充庭先輝炫日
聆繁音之繞戶聲律諧人瞻此綢繆曷勝悚息

恭仰尊親家先生尚父華宗邇自辟公之裔上
邦著姓繩夫稷下之風挺衆彥於先朝毓奇英
于昭代芝蘭競秀橋梓聯榮秩禮容臺久重江
東之望蜚聲秬苑殊空冀北之羣僕也三槐之
蔭尚紹緒于先公五馬之休園追踪于往哲早
已懸車就館茲惟拄頰看山荒耄無爲猶有向
平之願相攸在念不無厥父之思每觀瘞鹿以
求賢詎意乘龍而覓倩采葑采菲不緣下體而
天隱子遺稿 卷十五 悟齋齋

遺析柞析薪幸致高岡之陟僭托姬姜之善匹
敢云齊晉之平臨雖人定其交傳朱絲之故事
寔天作之合兆白璧之靈緣但弱息未諳乎令
儀而下陳弗堪于妙選練裳竹筥惟仍樸棣之
遺綯衣綦巾無事織靡之飾庶幾奉帚侍君子
之清暉可以縫裳共好人之要褊育姜而昌世
者五願如鳳卜之婚視夜而告明者參擬效雞
鳴之婦是所願也敬用祈之重蒙腆儀謹以對

使拜嘉外有答禮具如別牋伏冀尊慈俯賜鑒納不宣

孔答姜

伏以世德流光景切荀龍之譽婚期叶吉揆如懿鳳之占荷葑菲之不遺猥施蘿之有自冰人敬啓適過聽於夸毗星使迂臨重薦頒于腆貺當字笄之日之子于歸恐尸豆之儀承姑不逮恭惟尊親家先生禮樂名宗簪纓貴胄邇自辟天隱子遺稿 卷十五 十三 悟齋齋

公之後代有聞人繩夫稷下之風家傳碩學虎符熊軾方遺寵耀於門閭麟趾鳳毛多毓機祥於子姓允矣崔盧之胤詎云王謝之門顧僕者姓同聖籍祇益愧於名宗族繫氓編敢連盟於賢介冰斯清玉斯潤寔所擬之匪倫履必兩綏必雙恒相須之有耦雖靈姻莫媿亦分玉杵之霜乃夙分有緣已檢瑤編之月著龜既諗筐篚斯將睹旅實之充庭光輝炫目聆八音於堂下

金石諧人屏營數馬以爲恭踴躍乘龍而自慶練裳竹筥殊慙僕隸之微裙布荆釵曷稱華歆之美庶幾佐雍於中饋聊同緝御於下陳重辱貽牋躬申復簡伏惟台炤無任荒銜

袁送王

伏承尊慈不鄙惠俯從議許以第一院令愛貺室僕之小兒某謹依昔典專人納采因以問名者合二姓之好戴記首重乎行媒占五世之昌天隱子遺稿 卷十五 十三 悟齋齋

左氏特嚴於太史所貴審宜而聯配爰須撰吉而定交恭惟執事先生袞冕家聲詩書鼎族榮褒華第繼碩望於薇垣秀拔名山播芳芬於槐砌偉矣天閑之龍鍾美哉液池之鳳毛敢曰俚言能敷彥盛昔從子獲坦腹于駟門喜同朝而班聯玉筍茲仲兒求掌珠于鸞侶愧結社而歡蒨金蘭迭爲郎舅之親均在髫游厚別嫂姑之倫瞻茲閨秀無已悚慙門心忻荷諾千金之已

重敬雙璧之未將衰篋篋聊完禽委之儀懇
懇忱誠實藉鯉傳之牘封非靡遺于下體絲蘿
永締于良姻尚期咏二雅之風允矣結百年之
約伏冀尊慈俯賜鑒諒不宣

袁答王

伏蒙尊慈過聽擇僕之弱息作配令嗣者言念
作合自天仰愧好逑之賦聯姓伊始式遵敬慎
之規依鳳卜于莫京結魚嬉而皆小貞松弱焉

天隱子遺稿

卷十五

十四

悟齋齋

敢云齊晉之平臨貴冑清門庶迹潘楊之嘉耦
榮沾禁臠寵賁寒宗恭惟少溪學士尊親家先
生仙源衍派周漢魏之世家公族本支晉宋齊
之名閥篤生元老贊翊明時特進啓允化之封
政數千里太傅樹阿衡之烈寵冠四朝德澤被
於蠻荒忠孝冠乎日月談經虎觀家學復顯乎
玄成染翰鳳池典策再專乎大令橋梓繼金閨
之彥棣華聯玉筍之班篇詠風流每艷詞林之

贈炙丹青妙絕早欽秬苑之品題何意傾企之
餘獲締綢繆之好况令嗣瑤林挺秀已驚坦腹
之奇乃弱息荆布取憐未服承顏之訓方內惡
於味雪忽下頒於輿幣几筵在廟展嘉告於祖
禰擁簪迎門拜多儀於使者踴躍乘龍而自慶
屏營數馬以爲恭重蒙問名謹具所出及生年
月日如別冊伏冀親慈俯賜鑒念不宣

初定

天隱子遺稿

卷十五

十五

悟齋齋

伏以卜筮協從爰締絲繆之雅寔修爲理式傳
纓佩之儀二姓既洽於鳳占雙矢更符於雀射
寔由天合匪假人爲恭惟貴宅南陽著姓吳會
華宗德冠陳星駿譽風聞于湖海名高許月芳
聲丕著于家邦翹車會下于彤庭束帛終歸于
黃綺顧僕者派衍桐江僅貽一絲之微緒隱淪
林屋遠慙五馬之休聲荷蒙唯諾仰切禁緣絲
蘿比附竊叨臭味之同葭玉相假敢謂門楣之

稱惠莫大矣寵執加焉然定祥非幣不交猶伐
柯非斧弗克用仲冰語遂契月書序屬清和甫
值長羸之候行茲繹典聊摠微末之誠芟芟束
帛慚無旅實之充庭悽悽丹衷諒有中孚之盈
缶尚賴海宇之優渥少致涓埃之浸潤則葭莩
有慶奚勝雀躍之私蓬華增輝式覩龍光之耀
固所願也何幸如之外將菲禮別具魚牋

請啓

天隱子遺稿

卷十五

十六

悟濬齋

請男親家送婚啓

伏以葵榴交映節甫屆于清和蘿薦相依情始
諧于伉儷采葑不忝種玉多緣因茲六禮之成
用展三周之御迂軒車而至止不顯其光望冠
珮以迂臨無疆斯慶覩星源之燦燦擬良會於
銀河聆鳳律之雖離洽歡悵於綺席允藉冰言
之信載申尺牘之虔某日是期百千申懇思大
人之利見瑞藹衡門冀君子之肯來光生大輅

遙望塵而瞻拜躬擁篲以先迎謹啓

又

伏以六禮告成用展三周之御八音交作會同
六紀之親正花燭之熒煌允絲蘿之締構擬咸
恒而配耦茂衍遐宗諧伉儷以承歡永綏吉劭
時維十月夜直三星應小春而嘉會氣候融和
顧未介而上攀儀文簡率填篋並奏以徵家室
之宜戈及前驅乃辱旌麾之賁不勝瞻仰伏乞

天隱子遺稿

卷十五

十七

悟濬齋

况臨謹啓

又

伏以三星在戶甫宜婚媾之時九物承筐少致
涓微之意蒙鼎諾以允嘉期駕藍輿而迎賁降
鏗訇交作諧鳳律以娛賓肅穆迂臨訝龍光之
滿室某日致期再三申悃涓人從臾預申雲錦
之牋造父馳驅早樹奎文之旆惠然是荷仰止
奚勝

請女親家送婚啓

伏以興歌季女有齊豆實之供從筮家人爰卜
袂良之吉喜姻媿于姊姑幸寵接于姬姜愛析
掌珠及副笄而乃字行間步玉敢巾拂以先迎
端肅致期百千申懇覩花燭之交輝榮光滿座
聆筦絃之度曲喜氣盈門躬承鍾郝之儀仰止
崔盧之範葛藟蘋蘩仍冀訓詞之申錫朱幘翟
裼祇迎采輶以迂臨唯諾是俞懇誠莫喻謹啓

天隱子遺稿

卷十五

八

悟齋齋

婢姻請啓

茲爲小兒某婢姻之次奉邀軒從者言念明王
錫典式昭附遠之文適子承家爰重明禋之典
秩天常之綱紀端風化之權輿御展三周敬慎
不違於古憲慶諧百卉懽悰始協於芳年敢云
桃李之相鮮僅喜蘋蘩之有托承姑之任寧辭
井臼之操知子之來應解璜琚之報時回玄序
令啓青陽梅吐瓊葩律筦之條風應候花含絳

蟬喜筵之和氣凝春聊修燕飲之懽僭辱龍光
之賁某傳纖手青絲以薦時毛醢發寒醅絲蟻
初醺臘釀知德音之來括聆綺文玉屑之談仰
騶從之迂臨埃倅革金環之響某日致期百千
申懇謹啓

代慶壽請啓

伏以壽域無疆肇啓稱觴之禮親恩罔極聊申
戲綵之私知年寔切於因心愛日寧忘於順志

天隱子遺稿

卷十五

九

悟齋齋

甫周花甲爰祝椿齡覩南極之呈祥光凝戶牖
祈東膠之執醕喜溢樽罍樂陶陶享明王之厚
賜觀藹藹際陽月之小春菊露溥金摘寒香而
寄興楓林絢錦撫媚景以怡情先承腆脫之遺
祇其菲筵之設拾芝英兮獻瑞俄聞仙客之謠
掇蘊藻兮爲羞薄薦雍人之饋躬申剡削顒候
瞻承錯落珠璣貢止一堂聆笑語趨踰玉珮榮
沾四座企光儀某日爲期百千申懇謹啓

又

茲於某日治具奉屈者竊以壽域初升仰靈椿
而作頌春暉永被希寸草以酬恩奉滄澗之歡
敢言翼子羞苹莢之薦猥以娛賓青祗方屈乎
韶華黃道正宜乎協氣卿金堤之柳翠縵含烟
舒玉峽之梅瑤葩綴雪際明時而鼓舞乘勝日
以嬉游吳粵名區義農逸老投香山之社日月
優游隱月里之邨烟霞浩蕩將順必期於養志
天隱子遺稿 卷十五 三 悟澹齋

又

言念家君朝市忘情頤性葆康寧之壽山林怡
老順時承泮奭之休履花甲之一週屆弧辰之
初度稱霞觴而獻祝聊摠愛日之誠會星弁以
趨陪同樂鈞天之慶清泉白石疑接壤於商巖
翠竹蒼梧喜連盟於洛社時維八月序屬三秋
金飈扇涼思以清凝玉露洗炎氛而盡淨蓮房
墜粉有需豆實之供竹葉流香斯取樽醪之薦
藉芳蟲于水陸祇具賓筵徵樂伎於優伶歡同
壽酒敬拜龍光之辱遙瞻騎氣之臨某日致期
百千申懇謹啓

又

伏以杖履優游幸喜親年之既耄嫻爛戲舞尚
慙子職之非能聊將菽水以承歡僭屈冠裳而
助耀烏啼芳樹時傳中谷之音花綴璫枝春點
上林之色啓茅堂而汎掃祇候嘉賓循梅徑以
夷由迂臨敞止清醕既載仙壺浮竹葉之香蔗

豆于登野蕝薦芝莖之品同娛暇日敢云酒近
南山佇挹清允會見文移北斗叙天倫之樂事
聲叶埙篪怡晚景之閒懷情諧桑梓某日致期
百千申懇謹啓

又

伏以斗極呈祥親壽亨彌高之慶山林遺老皇
風遺至治之休徵享用於其疇協維祺於魯頌
頤天倪而泮奭情同擊壤之歡奉帝則以周旋
天隱子遺稿 卷十五 三 悟澹齋

道率忘機之素青山結社百年杖屨任夷由玄
錄修真五岳典文同檢閱舞萊衣之綵愛日初
舒添海屋之籌遲齡未艾愧用勞之莫致冀稱
慶以爲歡天錫平康時乘暇豫蓉波濯錦俯媚
影以爭妍菊露溥金葆寒香而獨秀悟白駒之
流邁無負明時藉青鳥之往來遙傳短札先承
華綈深荷幘幪瑤篇誇吐鳳之詞玉軸挾騰蛟
之彩光生蓬華寔唯陟降鴻儀樂奏笙竽聊以

供承燕衍訂期某日申悃再三顧餽饗之不豐
慙白飯青芻之供知德音之來括聆綺文玉屑
之談無任詹承幸惟臨况謹啓

又

言念家君生際明時見四朝之全盛仰叨鴻庇
享八十之安閑慶藹椿庭喜深嵩祝烏紗籠白
髮敢忘寵錫之恩綠醕映斑衣少展瓊瑤之報
通宮商于席上邀冉呂于樽前借輝桃宴遐齡
天隱子遺稿 卷十五 三 悟澹齋

共卜三千瞻肅芝顏逸軌擬追九老某日是期
百千申懇謹啓

壽日請啓

伏以四海交游促膝是深知之契百年執掌舒
顏非易遘之期喜蘭味之相投幸粉榆之不遠
不改柯而易葉歲寒歷世以爲盟唯抹月以披
風景物隨時而取興一谿花鳥吾生樂事所關
三徑烟蘿晚歲閒情斯寄附香山之九老每分

非堪齒洛社之羣英恒憂不逮願生以黃鐘之
月乃會於大蜡之辰釐陳經典之筵再啓重饌
之席禮元君而祇奉事擬脩真際盛世以嬉游
情同擊壤敬諏穀旦奉屈高軒梅花報春色以
芳菲鷗鳥狎波光而蕩漾薄言觀者聊憑短策
以夷山式飲庶幾湯沅清樽而潦倒感冬氛之
虬箭爲急追隨付時事於鷗機應同燕笑先日
告期翊辰臨况謹啓

天隱子遺稿

卷十五

五

悟齋齋

又

伏以筦籥頻催適屆朱明之候匏樽相屬言尋
白社之盟感歲事之相循易隙駒而迅駛悟塵
機之湯幻競野馬以細縕宜乘暇裕之期共樂
清和之序薔薇簾幕饒媚色之堪憐薜荔軒窓
有清陰之可悅山林不愧蒼顏白髮幾閑人家
室攸宜綠水青山都勝地恬天休忘帝力相隨
擊壤以夷猶陶景物樂吾私庶共披襟而泮奧

既覺頻齡之暮須知笑口之難花鳥留連正茂
時而對育蘭金契洽當盡日以盤桓某日爲期
百十中懇謹啓

代生日請社中諸友啓

伏以萸英推遷湯喜弧辰之復屆粉榆瞻望頻
看社事之相循偕逸老以閑嬉享明王之厚賜
百年桑梓同襟抱者幾人三徑烟霞任盤桓者
此日藉鶯花而寄興引鸞鶴以爲羣綠陰紅子
對清和開樽翫賞白石清泉隨放曠曳杖行歌
載笑載言幸天倪之自葆以引以翼期元德之
交修事擬談玄情諧會好南華寶籙講求太乙
之真詮北斗瑤編誦衍元君之上誥預削柔箋
而奉肅相邀列騎以來臨謹啓

代生日請會友啓

時四月

伏以筦律吹陰已屬長羸之候桑弧屆旦適臨
初度之辰循誕日以周旋進稀齡而建羨香山

天隱子遺稿

卷十五

五

悟齋齋

伴侶無踰宿昔之交白社嬉游共取蕭閒之興
荷生成於大塊猶當無負形骸忻怙冒於明時
自得從容伏臘言尋舊事爰集良儔載理南華
祇奉元君之錄須傾北斗仍怡胡耆之休庭有
餘光林多好鳥采而茹美膳菰米於盤餐釣以
烹鮮分魚鮓而縷切拱埃詰朝而至止相期竟
日以爲歡謹啓

代慶壽析居請啓

天隱子遺稿 卷十五

三

悟齋齋

伏以觴俎留連喜趨陪而獻壽箕裘易奕叨怙
冒以承休方謀戲綵之娛敢負析薪之喻彌高
彌遠岡陵松柏以爲期克儉克勤畎畝蓀茨之
攸賴誦伊川之訓當具慶以稱觴受陸橐之貲
若屏營於負擔期頤是望冠勉相成斯鶴算之
無疆少酬色養撫蠶叢之有緒多藉經綸精虔
羞考之儀祇服承家之誨囑流光於濛汜恒切
謹虔懷負重於春冰不遑啓處兩勤齒錄荷錫

貶之綢繆久滯紛龐慙報情之急緩時旣嘉而
殺荻具薄言賞於郊垌道非阻而車騎臨庶有
光於蓬華毋寧鄙棄惠肯來思謹啓

代造屋婢姻慶壽請啓

竊以拮据無暇已垂遲暮之年眄睚爲榮過辱
綢繆之重感惊彌至揣分奚勝考晏子之居僅
營垣堵酬向平之願甫婢婚姻虛社櫟以增年
易堦冀而獻歲卜菟裘之隱且愧煩紆畏蜀道
之難自甘晦戢念惟宗祀祇祈蘋藻之供詒厥
孫謀不忝隄茨之賴敢自叨於多祐寔有藉于
餘庥謹遶某日消宰告期雍人治具青絲相送
聊陳菜甲之盤翠竿同傾謾詠桃夭之句賞春
光於郊外墜肯來游鵲和氣於樽前歡承笑語
幸潢汙之無棄希斗極之照臨謹啓

代道士七十請啓

竊念某蚤從玄籙止惟清淨以爲師未化丹砂

天隱子遺稿 卷十五

三

三

悟齋齋

僅以冲和而得壽時臨初度歲歷七旬數甲子
之推移猶慙終縣守庚申之動靜庶悟黃庭島
外烟霞頗爲煉形而嘘吸壺中日月聊從遁世
以棲遲未緣五嶽之游自適一丘之隱開尊同
潦倒洞門遲日霽餘暉倚席共徘徊深院好花
留淑景旋給雕胡而薦食還盛沆瀣以爲漿碧
海蒼山先度鸞音而奉速彤雲紫霧遙瞻騎氣
以來臨某日爲期百十申懇謹啓

天隱子遺稿 卷十五

三六

悟澹齋

代慶分請啓

茲承父命洎於某日治具奉扳者伏以經營胥
致式承燕翼之詒謀睠庇有加仰荷龍光之寵
錫當過庭而受命叨奠宅以安居甫獲明徵爰
圖定保惕持盈之不易重累息於冰兢慙肯構
之未能惟仔肩於岳負恒率由而恐未稱敢專
制而矜有爲日斯征月斯邁勉期嗣力於股肱
兄克友弟克恭祇慎承顏於夙夜孱愚不逮用

亟胥匡耆碩相規丕承是憲以故厪乎雍宰庶
克享於嘉賓玄酒方醑有乏縹清之薦青絲相
送奚充甲煎之供希莫遠以來思冀有光於萃
止明詒言而委之常秩奉以周旋顯德行而示
我周行佩之左右是重惠也寔鄙志焉謹啓

天隱子遺稿 卷十五

三九

悟澹齋

天隱子遺稿卷之十五

終

天隱子遺稿卷之十六

震澤嚴

華亭陳繼儒仲醇

同里葛一龍震甫 叅

靈巖朱廷佐南仲 訂

尺牘

答宋廷岩

不聆榮問殊有年矣僕緣衰朽匏繫一隅而公

天隱子遺稿 卷十六

一 帶滄齋

方馳騁風雲以赴功名之會潛見不同參辰不
值鳳仞遙遙其何能覲竊惟傾係之私與時俱
積而又不能申布于門下闕疎彌甚臯譴殊深
乃蒙仁丈不以睽合見攜不以升沉自異特麗
然惠好次若緘遺感何云喻去秋滿望冲飛大
張赤幟堂天意儲才姑留黠額雖然壅大川者
一決而奔騰千里如公之學浩瀚波瀾何得而
障止之耶行將大沛于天下矣頓俟頓俟若不

材者沈腐一經終鮮絲髮之效迄今垂暮三徑

無餘僅藉小兒鬻傭之養胡足爲嘉雖云山水

足娛而杖頭羞澁有好游之心無濟勝之具亦

祇供一笑而已天遠人遙遡風占對言不宣心

答王研山

僕躬耕研田將終歲勤動未遑游心詞翰間有

口占一二吟蟲啾唧豈足間于大方乃承吾丈

采聽巴人遂不自匿瑕以斲斧藻乃不蒙捐誨

天隱子遺稿 卷十六

二 悟滄齋

而過辱大章獎誨逾至得非誘掖以與其進耶
亟欲嗣音惟悚弗克且仰瞻山斗之意久矣風
壤不遙職守相局是以終淪污下而不得承侍
於大雅之門也愧歉、伺間尚容捃趣左右以
觀耿光不一

答殷敏菴

不奉光儀條經再稔曩者喜聞高擢祇候榮旋
以罄惻欵不意阻遠山林無相告詔洎聞則旌

舸就道矣自而睽邈至今風烟渺邈企懷如何
恭惟吾丈展經濟之才惇綏和之化行當贊翊
皇猷以繫蒼生之望矣勛業荐隆福履彌厚所
謂得天人之裕而酌志願之深矣如僕者偃卧
荆榛日就荒落以公較之雲泥隔矣顧惟菽水
以娛親顏研田而治生計耳此外無足爲公道
者故人素誼假以溢我耶每欲裁一緘以附承
台候而多病多故旁午相掣失敬訊於左右罪
天隱子遺稿 卷十六 三 悟濤齋

何可言乃蒙不以貴賤易心著簪之愛眷念疇
昔意義綢繆宛然可挹殆迴出常情萬萬矣又
承以館穀見招遠承使命深欲祗承第爲館人
先訂茲因公命又固辭之而彼之留意殊懇以
是有孤嘉旨皇局不可任聘儀完璧歸使匆忙
敘謝不如禮伏惟順時珍勗以膺台祐不宜

答殷盟鷗

僕困處山谷聊以句讀之業爲贍生計歲不一

至城郭雖於令侄門廡踪跡闊疎是以久闕問
安左右罪莫可言茲承令嗣大人遠辱飛翰以
館事見招處貴不忘其舊意盛渥矣但僕爲今
歲東人固留不克如命愧悚無已使旋端此附
承動靜并陳愚悃希照亮不宣

與殷來濱

三月間擾別後更不入城秋初發興爲句容之
行弟意已賸爲諸友鼓舞逐隊而趨往返四十
天隱子遺稿 卷十六 四 悟濤齋

餘日老婦舞柘枝堪爲一笑也與兄期白首誓
以終天而無易豈以睽合有間耶逢時觸序未
嘗不感愴追思若以爲始厚今疎泥於形跡則
非所謂神交氣合者矣兄每以見疑斯言其何
以及予哉謂予不信有如皦日庶可諒矣辱令
弟聞翁遠頒郇翰意致綢繆且承以館穀見款
但弟辭於東人援留甚切未緣拜命如何如何
惟深皇汗而已弟雖有東附謝煩兄再乞覲縷

以道愚衷申其感荷之意可耳詢使承闔宅動
靜安和爲慰嘉儀領記謝謝勿次不盡所欲言
容面晤不一

與王荊門

秣陵之敘匆遽謀歸又苦積雨不復詣館一別
殊爲快快滿望高飛又復畱滯匪子是憤亦士
林之所共憤者也雖然蓄極而發壅河之下行
必千里養全鋒而用之則投刃有餘地賈奇珍

天隱子遺稿

卷十六

五

悟濬齋

者必爲吾所售豈以淹速爲患哉如區區者年
力日衰志慕俱下昌黎所云冀一飽之無餘耳
值此大侵歲事不足其如之何明歲館事殷聞
川自鈞州遣人馳聘欲延教其廼姪僕緣東家
固畱姑以仍舊此在我弟眷念之下故併及之
行矣其暮徒嗟老困厭見春來未審何時有息
得與老弟尋盟結社共優游於籬落也前途墨
如未敢夢決願各自珍塲順坦途而往耳便次

草草附承動靜不宣

寄周柱峯

外者薄游都下獲與吾兄徘徊旬日物情棄淪
落而兄獨加意於擯遺慰語溫存燕笑傲逐靡
不盡其懇欵至使困悴之人反爲豫游之舉細
雨簷花翠樓紅燭棋酒畱連樂而忘返故知之
遇於他鄉其能比於新昏高擢之喜者良有以
也感何如之旣而別去風雨孤舟淒寥滄滄曾

天隱子遺稿

卷十六

六

悟濬齋

日月之幾何而憂懽於是乎隔矣美哉相老妙
絕花卿意都閒雅情極溫和睦有物外之思了
無塵中之韻自當求之於姑射之山不謂人間
具有此也非君之識鑒精研風流醞藉其能以
擅之耶在生一覩之快已不勝其歆豔況吾兄
燕婉數年又當何如所謂司空見慣而不知惱
斷人腸也但自今以往路渺天台而再晤之期
未審其可卜否聊寄贈言一章不足以宣其美

惟爲我致之命作畫稿忽忽循滯茲設塗數幅
將去僅爾塞白非足以爲觀摩懷怵耿耿欲俟
歸以敘雅誼故復綴短章以寫情思小兒幸遇
高居暇時或過誨之書不盡言餘惟珍重不宜

與吳心湖

客歲重辱多情允榮隴隧寵賁衡門加以仁風
披拂旣紓暵想之懷且泄清和之氣戴荷訴懌
未可以言喻也阻遠因循叩拜愧罪何如緬想

天隱子遺稿

卷十六

七

悟澹齋

曩時芸館之中與公談洽畱連夜以繼日至於
咏月觴花登山臨水靡不借其芳躅眞所謂莫
逆而忘形者也自解館以來又茲十稔荒老爲
鑿坏之遁而延陵有上國之游參辰相倍形跡
以之闊疎矣雖故交深契不以睽合異情欲復
尋棋酒之歡得乎在路悠悠傾雲覆雨而堅後
凋之捺而不改柯易葉者能幾何人願相與誌
守初心毋忘金石之盟則千里可以神交況同

巖壤之內乎聞文旆初旋適茲蠶月不敢涸擾
亮原幸甚謹此代陳靚縷不宜

與周蓮洲

日馳紛遯歲晏僅獲休止苦巖嶺阻修罔從朝
夕獻歲初未緣趨拜歉歉園亭想已完構五湖
煙景具在目前昏曉殊觀晴雨異狀亦山川奇
勝之一會也清風徐來手譚剝啄酣酒長歌聲
落遙空情飛水外心竊慕之而假緣未克遲梅
花當過從領誨不一

天隱子遺稿

卷十六

八

悟澹齋

寄談文峯

外辱嘉訊惠以裏寒之具時無便翔有緩脩謝
兄履順蹈和天人交予具慶可知仰惟讀禮之
餘燕居休暇姑少屏諸務加一蕢之功成九仞
之勢優游後祿申錫無疆則駕風鞭霆任意設
施伊周事業藐不足爲矧其下哉叨辱愛私實
厪企望晤敘未繇敬附衷言祇承動靜不一

寄吳心湖

聞涉武當還荆襄雲夢之大觀備載奚囊矣美
美外觀惠泉丈諗起居云雖涉遠幸無蹙蹙之
虞想歸復京師御高座之風醉長干之月雅致
勝懷非兄所獨擅耶弟匏繫一隅困于家食無
折綫之才勘負擔之力且厯勸志曠日惟從高
陽酒徒以飲以博逍遙縱誕誠如楊惲所言未
諗兄以爲當否惟兄先取第一籌爲之濟人利
天隱子遺稿 卷十六 九 悟齋齋

寄王荆門

歲來自甘淪棄無事城府以是曠違殊久屢蒙
珍翰領會情悰惟玉貌無由親炙耳快快僕犬
馬之齒已踰耆數鬚鬢蒼蒼便覺皤然翁態強
欲抖擻爲駒而精神不逮轉益虺隤一切課程
置之度外久矣閒居靡所事事或遣意楸枰以

消岑寂無形之技不足爲娛爲之猶賢乎已詎
樂是哉再欲尋盟結社以圖游息則又漠焉寡
儔所自慰者草衣木食僅足聊生任夷由之性
靡所不之隨寓而安無憂卽樂適意處或口占
數韵以和鳴禽脩身俟老以爲聖主之逸民此
實素志匪自矜詡惠施知我故披瀝言之耳弟
雖圖回風力而扶搖已有其具惟願早爲騰踏
俾幽棲之士霑潤波餘幸之幸也况蘭玉森森
天隱子遺稿 卷十六 十 悟齋齋

答方研山

別來欵忽三春維公道詣玄深薄遊玩世是猶
佛圖澄之寄石勒豈徒漫漶於塵坌者耶乃僕
汨汨爲業緣所苦六根未靜四大靡依不夏而
熱中恒熾未冬而已寘寒冰以此煎熬遂成枯
瘠雖未失本來面目儼然若一骷髏形矣辱惠

手書楷法如初詞情婉逸足見精神充裕以此
占年鏗鏘可埒非得大還之道者能爾耶示以
冬還當爲屈指杭葦而能至宋塞裳可以涉漆
母落落以怒故人之思也前有書二封詢之尙
滯篋中今併致之以見悽悽之忱

與方研山問疾

累歲間隔殊方今歸故里庶幾晨夕承顏了酬
宿負柰茲魔域不仁妒吾良執戚以瘵疴敏綱
天隱子遺稿 卷十六 十一 悟澹齋

繆之嘉會爲寂寞之蕭辰方郢遺而弗御臬盧
闕以無將不跬步而睽違經旬時而疏逃所冀
金膏善攝玉鉉無侵無辜終社之盟早赴蘭亭
之會雖云集霰以奚憂無復停雲之有慕矣不
勝悽悽何懇如之

贐傲弦考遺才

句曲之行約伴啓程想亦伊邇二三爲侶不惟
盤費減省且於旅邸無索莫也弟雖蹙蹙霜蹄

行必高步天達追風躡景爲軼塵之奔矣多蓄
積者非凶年之所能阨大抱負者非否運之所
能回人惟自信之明而謬迷軒輊奚足重輕行
矣高擢生當側耳以聽佳音也

與朱慕疇

別去不相聞問忽茲獻歲跳丸何若是疾也京
華佳麗固足娛遊況錦衾和暖喜氣生春殆非
瑤水忘歸之意耶其新孔嘉而晨風之嘆未知
天隱子遺稿 卷十六 十二 悟澹齋

亦爲冥念否韶光日淑寂寞齋中巷無居人其
誰與賞憶自招提游息恍焉隔歲人生信易變
遷得從閒隙便須潦倒雖耄情壯思不同和光
恩俗自分猶無異味也刀環未卜如違便翔緘
音是望

與曹傲弦勸學

予自水北歸月餘尙未接顏屢請問云就式室
竊怪行數已而知從彼學筵計操奇贏三五之

術棄儒服賈矣乃大駭深感而痛子繆迷一至
此也自子而言與人之所以爲子而言五穀無
秋不如稗稗之熟故降志辱身轉從廢著庶幾
不足榮身猶可肥家不足顯名猶可裕利子自
爲謀與人之所以爲子謀者若似矣不知富與
貴殊途而一致得之不得咸有命存焉命苟亨
矣可以富亦可以貴如其不然雖窮其智力而
無可奈何若舍彼取此擇所利而爲惟人是用

天隱子遺稿

卷十六

十三

悟齋齋

亦何有於宰官之尸子曰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聖人豈欺我哉且人之有爲未有不果於自樹
而可以有成勢之順逆時之先後運之通塞賢
聖所不能違惟脩身以俟之耳顧稍以一挫沮
止微見其難而重爲疑良古之建大功創大業
者將先自擯於泥沙抹殺湮沉之不已豈能有
掀揭宇宙之用耶吾子博古洽聞亦知之矣故
人難於自信又莫難於自振百折不回衆淆不

亂斯之謂大丈夫也今子不吝於師長不計於
朋友惟耳側之言是聽棄一簣之功夷九仞之
勢縮胸骹骹甘徇流俗豈夫哉三北而夷吾不
以爲恥卒成堂阜之相屢敗而曹沫猶賈餘勇
遂刼于柯之盟孟明焚舟田單枹鼓誓以必克
而無疑相如題柱終軍棄繻要之久濟而後已
之數君子者未嘗不困踣於先而奮起於後所
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自古然矣語云三折肱

天隱子遺稿

卷十六

十四

悟齋齋

九折臂爲良醫天之於物也歷寒暑蒙霜雪老
其材幹而後加之以棟梁之任一奮而升無所
訕抑者恒千百而一人焉甘羅項橐間生而生
子何見之左邪且尊翁之所以屬望者非不以
久一旦而乖其至願將何以堪違內庭之訓從
外家之言非孝墮垂成之業觀未然之圖非智
非孝惡名也非智失德也子何甘焉設子年已
中歲差池偃蹇吾不敢以彊子今三餘已頽一

間未達姑少需二三年未晚也何遽已哉此吾之所以慨恨咨嗟不能已已也詩有伐檀之歌易云尺蠖之屈子其諗之昔蘇秦重張儀之才恐其安小利而不遂遠圖乃激之入秦用顯諸侯僕忝以丑交親誼亦故以是言激勿曰歷者而相人以趨仍大笑而不顧也

寄張毅菴

久不接敘話言恰然有停雲之感每行珂里遇天隱子遺稿 卷十六 十五 悟齋
里人輒詢君知未還何君以并州爲故鄉耶少年老成勤于貨殖無眷眷房幃之私是足譽爲翼子且於旅邸圖書盈篋亦能市隱而學矣美僕僕衰暮無所爲艱於家食猶託於鄭鄉爲棲息計研田蕪矣筆帛慵矣復棲棲以求升合豈好爲是哉迦懷諸弟及門之時奄已數年當時離卅者悉已頽弁而出少之有壯年矢每催弟不知垂老以邁將胡底止良一思之可爲毛竦

而汗溼矣向愧予膚淺無裨益於多士自今反射者不足言餘亦落落疎遠率同陌路鮮肯遺投足之勞感今追昔徒興陳蔡之悲而已如吾弟者不棄著簪猶蒙齒記非出於尋常百倍者耶倘回不靳迂玉過館中一話幸甚

與王荆門

外者文旆來駐山中而區區緣畱滯水北抵歸匆次不能多奉欸洽軼邑何可言昔人每歎忘筌易得促膝難期益以風壤相遙會逢之不易耳君固山人也今棲止城闌并州爲故鄉桑梓則蘧廬矣僕垂老杜門無王猷之興以是睽索若參辰之相間百齡忽忽爲歡幾何此所以徘徊慨歎不能已已也歲聿云暮發春伊邇欲得趨候堂下恐嬾慢相循亦未卜其果否近作鄙詩數章錄呈請教

與談文峯

坐渺河山不通問問仰惟我公皎若冰壺婉然
玉樹企而望之恒存山斗之思炙而親之殊慰
卿雲之燾況僕與公承締交之素而曠違緬邈
能無頽歎於懷乎第下邳阻淮楚之遙而笠澤
處東湖之奧又僕杜門却掃游商無值以是尺
素空函鱗鴻靡可覓也撫春樹以踟躕對秋雲
之縹渺積有睠思曷由傾寫聞齒胄虎闥暫羈
天馬韶光遞轉會常馳騁曲江以膺渥寵所謂
天隱子遺稿 卷十六 十七 悟澹齋

與葉文江

阻遠嶽岑如隔太行少室罔由趨侍鞅鞅茲啓
法海寺歲賠虛糧甚夥甚劇頃蒙令尹傳公蒞
止具控其寃得允蠲豁衆僧啣恩罔由報效思
欲立碑頌德傳示百世猥屬予以記文標著懿
績不揣謬爲草創錄呈丐爲點竄被之文繡容

飾無鹽庶幾無玷於貞珉也倘縣公言及敢煩
從臾得允所蠲尤衆偕之二天也謹狀上不宣
答王荆門

承遠隊寶械發函伸紙詞情燦藹重若百朋喜
溢喜溢所謂老乏虺隤桃林之野華山之陽養
其罷憊庶幾稱情比之園綺子真摘允戢景不
已遠乎碌碌無它支離方罫誠荒頽之末務非
高尙之玄脩奚足齒耶吾弟經綸藏器待時行
當策名清時榮問休咤爲龍爲光無疆福慶午
橋綠野以樂歸閒不亦休哉見示武林諸作摹
寫勝遊詩中有畫予雖未到西湖而六橋三竺
恍在目前矣歆羨歆羨惠來妙穎過多愧非仲
將之才不稱所歸何如餘具別楮不宣

答陸愚谷

愚谷先生西峯高士也乃從兄之子延州惠予
家刻曰秋社編編中多先生製雅鬯疏達愛其

言願見之無由爲憾茲相逢敝里主峯館中及陪與莫釐登眺傾懷嘯傲辱贈以言高致風流不靳桓伊之遂迂懷倘儻遠投王粲之詞慰藉無能攀留莫及雲山縹緲士龍之去何追風景依稀鳴鶴之思未已綴以短章申其眷悃云耳

答學師追陪先弟透支廩東

茲承稟諭及舍弟某透支糧膳命生陪納切生與舍弟雖均辱教下不才自愧蹇劣不與廩行

天隱子遺稿

卷十六

九

悟齋齋

故舍弟支廩事素未有干今欲奉命取償但舍弟身沒之日囊空如洗至棺殮之費一由生等爲備况夫婦俱亡止遺二孩伶仃孤苦哺育且需於人責之賠賹無從措置雖生有同氣之分然亦困於窘迫爲撫恤遺孤則情不容諉爲代償逋負則力所不堪又思廩祿之典雖不可以濫取而較之力役之徒稱事而食者微異若其身存或以過而革名則追其美可也今不幸身

故妻子無可求矣而逮及於親屬似于微苗連被之法而非優士養賢之意矣仰望尊師思猶父之義推爲勸之心閔然哀念曲爲幹旋卽施予之洪恩存亡之雅道也感激幽明何可云喻敬此拜復不宣

與吳九湖

日者邂逅先儀雖未盡傾倒而心甚懌然緣久疎得一接爲幸耳承示賀顧東白先生乞歸之

天隱子遺稿

卷十六

三

悟齋齋

韻日來多童子課讀無暇構思五更不寐乃口占四首錄呈八上聊爲引玉之罔耳吾丈併諸公佳什一一煩令孫錄示足例教益多矣

寄陸三峯

別來若俄頃耳良已悠悠韶景芳非可爲娛賞故人遠矣其誰與游天桃媚柳輒與情性相乖而怨兩愁雲無非寂寞之感矣佳會不常自昔所歎外者偶過舊館錯莫欲登而徘徊之頃已

知室是人非徬徨無已自今欲歡敘如昔其又
何時弟濩落人也平生多感慨故於情之所鍾
未嘗不爲繼綫當此抑鬱之年得與二三知己
往來談洽以寫幽襟庶幾聊以自遣耳瞥然去
我如失周親豈若悠悠雲合景從而漠然不爲
之意者乎惠施知我非佞非佞向來起居不聞
未知曾處館否遠行之計何如二令子從儒從
商想各有定業矣莫釐縹緲跂予匪遙詎無一
天隱子遺稿 卷十六 三 悟澹齋

與王豐山

履新尚未晤顏想應候亨嘉爲慰花月良宵對
此佳景想三十年與兄游賞興趣非其時矣老
去無息肩之所時多伏櫪之憂徒覺春華惱
人成懊恨耳未審何日解脫塵鞅追隨杖屨任

夷猶而無裾綴庶幾爲不負於浮生也其爲能
哉其爲能哉觸感興懷以寄知好不悉

寄葉林谷

爲別未幾還想如昨流光忽忽已屆春韶矣乃
知百齡易邁詫可驚心吾兄發子長之興游於
大方以圖便舉方今聲采未舒希垂絕倫之物
人或未知之也旣而展苞羽鳴歸昌人咸快觀
而趨之衆矣士之所遇咸有其地古之人恒壹
天隱子遺稿 卷十六 三 悟澹齋

鬱於舊都而發揚以他國者甚衆故曰何必懷
此邦也兄今此行普聲施而弘功業端可望矣
企羨企羨如僕者驚鈍自甘於皂櫪之淹日與
稚子指點之無雕蟲之技壯夫不爲而僕嗜爲
之豈其心哉亦分之所宜止也兄懷素爽愷無
內顧之憂辰來道體必益清嘉伏惟珍勛爲禱
宗師聞少白信云歲杪來春可至亦未否真的
翹首北風敬此附承動靜不宣

與殷萊濱

春初詣府奉敘睽間至今忽忽已終歲天百里之遙其不能通往來若是與夫限胡秦隔燕代者何殊夏中僅一抵城不信宿而返未遑趨候道阻鴻希惟乃心朝夕圖不勤左右夙昔通家之誼而今若是惘然豈人情哉弟恨居分境壤歲益支離局促於門廡之下二三黃口指畫之無孜孜以謀食爲先徐徐以訪道爲後然於清天隱子遺稿 卷十六 悟齋齋

夜夢寐之中閒居感恰之際因事悼懷撫今循昔未嘗不魂馳而神悸也髣髴相後而今俱老翁矣業障未消求安無計未審何日得解條樊追隨嘯傲於煙林霞谷之間無拘無礙以承此一大快耳芒乎芒乎可嘆可嘆恭惟令堂太夫人洎闔宅仙眷平寧爲福老母幸底粗安惟賤累沉疾未痊不去藥石想承齒念敢爲及之新正到學當謀參對然或未可期思系良切敬頌

人奉候福履外具菲物侑緘另紙不備

寄殷敏菴

前歲秋拜違堂下急節星流忽茲二稔引睇眉霄日切停雲之想而介紹無從未繇少致尺一快快僕緣困處寒谷筆耜終年栖栖爲一簞計少從城府行遊故於列泣令兄先生亦甚疏闊况公天路益無以奉寒溫矣愧歉愧歉僕歲來荒朽淪夷日就偃蹇無足爲公道者惟公以駿天隱子遺稿 卷十六 子四 悟齋齋

茂之才際昌明之祚高議雲臺談社稷之上務爲天下第一流顯親揚名業垂久遠與夫倉皇一身者奚翅天壤蜉蝣以不才陸稿龍虬以騰鶩暴鱗豈虛語哉所願早宁台垣霖雨天下俾巖棲之士希宵燭之末允幸矣愚徒許某在都晉謁充儀辱賜教愛歸道雅情甚感茲承便翔敬此附承台候餘惟順時珍誌以膺顯擢爲禱外具某物侑緘統希炤入不宣

與許裕父

春初一接晉至今暄和之序已更悽惋而愛昵之私能無苑結人來訊起居知弟不入於貴游徵逐而惟切切於墳典鑽研不遺寸晷復業於廢弛之餘改習於嬉安之後尤人所難而子獨振迅不倦所謂克自樹立雖無文王猶興者也不賢於人萬萬哉試期已迫更宜潛心養粹以逸待勞多蓄氣力而舉之爲尚僕玄衣縞裳自天隱子遺稿 卷十六 壬午 悟澹齋

知不適於時制故甘心淪落以守窮柘枝之舞非老婦所堪當時亦且塗抹過來不意於今憔悴乃爾無所負恃如何如何進不能與羣彥翱翔上下希宵燭之末光退又不能引恬籬落忘情在路無營自足此僕之所疚心懷憤者也不知弟何以教我早自奮擢以援溝瀆之淪端所冀也外附小詩一首希垂覽不悉

與陸三峯

杪歲城樓索然數語而別星序躔流惚惚於醒夢中不知已屆清商之候矣二山迴絕非徒顏觀之艱而音耗不相及彼此起居休否宵寂無聞誦谷風之詩感如遺之歎予將何如其爲情也文駕句曲行旋槩亦不知僕衰鈍之餘日益荒澁自計不足與豪雋爭雄頽然伏櫪安心棧豆已久君子不迂命以求通智者不背時而希進命之蹇矣時之後矣而欲壯其趾焉是漏靜天隱子遺稿 卷十六 壬午 悟澹齋

猶行撻植索塗者耳此僕之所以息機自棄也向來寓讀何地情況何若同病相憐揆之自我亦知無甚嘉豫然或者有忘筌之侶契志怡情悟達生之玄旨安物外之逍遙則鸞鶴之思逸於九霄又非雞鷺之所能測矣蒹葭采采白露橫空望伊人於中泚而沂泗無從旣違命駕之歡復興失路之歎所冀歲寒無改不以睽合有間則延平之劍有終遘之期而少原之簪無永

乖之恨矣士之坎壈大率其常他無所規惟各
各珍坊以希尼父賢哉之稱而已也餘不覩縷

寄殷莘野萊濱

曩者登堂一親顏範歸舍未幾卽緣家事倥傯
暨遭閔凶纏哀在疚又重以不情之變紛至遄
來不能強爲排遣亟膺怔忡日夜不寧雖行尸
走肉無異常人而稿木死灰殆爲棄物矣且妻
恒疾疾子復庸鴛家無倚賴惟張數喙之替替
天隱子遺稿 卷十六 五七 悟齋齋

以待餽餒善於幹理者猶弗克任况綿劣骭靡
如弟者耶平生所誦詩如有免爰爰隰有萋楚
出自北門諸篇若爲我而設一一身親驗之年
迫衰遲而身罹困頓平生以休戚相期者莫如
諸兄倘稔知其故能無憮然爲盡傷乎而主峯
回得承手札示以來春枉弔雖諸公盛情但風
波險阻遠涉爲艱况窀穸之期亦卜於夏中伊
邇至期當屈光送今必不敢勞舍親百里外者

咸以此故辭禮順人情幸惟垂亮特委使而啓
惻誠不勝皇悚冒昧之至

與談文峯

外者文舸榮行生猶滯瀟東瞻送弗及怏怏歲
華伊邇履端多慶區區遲暮之年精神剗敝猶
復呻吟佔俾兀兀窮年自分徒勞而無益矣雖
雕蟲小技僅識一班抑且爲屠龍雖工罔以適
用萬言 水昔人以此爲恨曷予哉向來耒耜
天隱子遺稿 卷十六 五八 悟齋齋

研田卽今罷繭又所不堪繁聚餉之人寡瞻生
之術年馳意去悲惻如何吾兄挺英雋之資勵
剛貞之志不局束於一隅而轉運南溟功成名
立殊爲俊偉古之賢豪相宜而爲之栖託樹勳
望於當時流聲實於後世者未易數數易云或
躍在淵無咎子曰上下無常非爲邪也進退無
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由此而
奮起天路雲行雨施沛汪洋之澤以濟蒼生兄

之謂矣吾山文運式微土苴斯道媿釋以之擲
掄而士林喪氣久矣厚蓄而發必有名者出
以應其期兄生其間苞左神之秀而開其遠祥
豈惟山靈振采而施王二公先達之餘響復振
矣辱兵老營藉立赤幟張而相之氣鼓百倍龍
虬以騰驚暴鱗蝥蛾以不才稿死分量之所在
固自縣絕復何言哉相見未緣幸時因風便惠
金玉之音以慰遐思餘惟珍護與居節宣時序
天隱子遺稿 卷十六 壬午 悟澹齋

以膺萬福不宣

與宋庭岩

自兄移家北土就樂便安寄巢阿閣無復南枝
之想遂爾曠遠計將數十年之別矣風不相遠
地無由縮以是綿邈至今積有企思甚劇甚劇
僕年力向衰景薄衡陽之次鼓銳無能而頽然
與草木俱落老骨一經徒自悲耳無足爲兄道
者惟兄學贍三餘才充四庫雖圖回少抑未卽

奮揚然材用已飭譬彼栢舟颿檣悉具姑俟風
力一噓直凌萬頃於斯須矣無爲鞅鞅魚龍之
躍以春雕鶚之舉以秋先後不同而要之於變
化則一士之淹速時則爲之有志者事竟成無
艱於鐵硯而三絕於韋編終以貫穿精微行矣
著鞭無患天衢之不到也生當拭目以觀連城
之竝顯耳勉爲脩刷以副鄙悰幸甚餘不覲縷

與殷莘野萊濱

天隱子遺稿 卷十六 壬午 悟澹齋

別來苒苒忽已履新年歲易得而故吾猶我杜
甫有言老至居人後空成一浩歎耳緬惟闔宅
福慶如春美美弟積歲幽懷未暢不得仍假文
郵以備飡粥驚馬戀棧豆應分耳行將解去筆
耕就居 榻竹几清閒蘿衣蕭散且梅花滿塢
香雪萬林不啻羅浮真境未識二兄肯來一翫
否白駒蹶蹶事終無了了偷閒作樂乃是知
機未必爲畱連計姑發一高興則朝駕夕極山

陰短擢不以冒寒衝雪爲難而況融融春色有
循塗翫景之美乎幸無拘滯萬萬適主峯兄入
城敬附承動定不宣

與殷氏昆玉

久別之餘喜一覲顏色甚慰情衷欲解懸陳榻
信宿爲期柰附行之舟促之甚急倉卒告辭愈
增忉怛旣歸而感慙爲館事所拘礙城行不易
迺若登天非仙游風馭何得通往邇來況今各
天隱子遺稿 卷十六 三十一 悟澹齋

各老去以日爲月追隨笑語尤恨居亡幾何況
其曠若參辰渺如天壤究竟將來終於乃爾不
可恨耶所賴知心者無以睽合有二千里神交
或於夢寐晤言亦足喜耳辰下降冬惟節宣時
氣以膺嘉祉不宣

答殷萊濱

別來懷想雖靡日不勤阻於偏僻無由一通問
訊快快近得主峯回知闔宅動履清嘉爲慰奉

覽來教感激中情兄之坐困無慘固不言可知

然有此令器足慰人心目今童幼雖于涵養未
純此其氣稟小疵俟師友箴規薰陶旣至自當
增美釋回歸於純厚矣驥子鵬雛不就條束將
來飛躍自不凡此所以可唁於兄未幾而可
賀於兄者在卽也譬之乏食之家西成已及行
將大樞以爲快也暫小餒奚憂哉厚積而發理
之所必然耳若弟者材智虺隤屠龍之計已拙
天隱子遺稿 卷十六 三十一 悟澹齋

兒郎癡茫跨釜之念且孤家累日繁剝肉殆盡
將有剝極之虞更無後圖之望春去秋來醉生
夢死譬如泛滄溟者茫茫未得其涯涘穿嶺嶺
者漸漸已入於窮途誠所謂燕雀處堂啁啾爲
樂而不知有大可憂者伏於後也兩物相形高
卑自見兄若以弟方已必將移所憂而憂於弟
矣肝膈之言非相亮之深者必不敢妄自披瀝
以取不相知之誚會晤未期萬惟珍勗道懷以

膺多祉不宣

與周柱峯

奉違良久不可記以日月以欲見之殷則疑曠於彌歲而晨夕不忘則又恍然如昨也日與研翁閒談未嘗不以兄爲口實僕邇者粗畢情事庶幾人子之心了無掛欠此外雖有業緣未訖然亦隨時料理非鉅故矣歲來却掃衡門安於養拙契舊寥寥靡從欵洽如兄復遠一方託黃天隱子遺稿 卷十六 三十一 悟濬齋

冶之名結青山之社正今日事乃河清可俟而此願卒無可期鞅鞅秋色淒其遙望秣陵不勝詹注敬此素緘以申問候不宣

答朱慕疇

違逃瓊枝計歲已經逾禩中雖音翰交加曷若披晤之爲幸耶城回晉侯不值嗣而卽嬰小恙左膝嬾艱於步武以是饑怒雖輟而願言徒擁咫尺猶千里也惝恍何可言家下自四五月

來違蒞不祥太甚盜爲侵耗田卒污萊疴屬彌

畱冗臧蠶食今且延壘已躬益滋困頓天之降罰孔殷抑何修而禳之耶區區雖齒數彌高而情況未減尙期與雅懷同志吟弄風月以酬此生爲快俾郭文許椽不得專美乃今造物所忌鯁掣不能豈靈區奧澤非俗士之所管領耶如尊體清嘉乞過我笑談片晌以慰鬱懷草草

答方研山

天隱子遺稿 卷十六 三十四 悟濬齋

不承聞問輒又經年流光迅駛古今所悲僕初度七旬餘矣語云河清可俟以斯推之物理大凡非鎔鍊金骨疇能久駐於人間在耶舉目中故舊已漸消磨送往事居能無慨慨惟公縣解靈通蚤服重積超出於氛濁之區皈依於涅槃之境直是上陟太清凝神無際豈若蜂蟻之羣溷遊於塵溢而膠轉於腥膻者哉如僕者龍鍾偃蹇塊守衡門欲慕晉風流則無蕭爽之韻欲

逃禪定寂又爲業障所縻日惟隱几嗒然不自知其究竟也辱賜賤教致意奉公能舍錫屨屬而婢媵故交非比於骨肉隆耶且遺愛二令子丁寧委托二令子忱恂英茂用譽承家它日將歸然里中掛盛無疑承公雅命敢不朝夕孜孜以相從臾耶來論入關之後救斷凡緣此行作長別計雖王烈有意於提攜而稽康無宿分柰何翹首瞻戀非言可既統垂炤不宜

天隱子遺稿

卷十六

三

悟齋齋

與王荆門

外者匆匆纔晤卽別未展菀積之私更遣化離之恨追惟曩者行復何時可爲長太息也僕頽齡無賴僅棲籬落以自存而凶歲不支猶恐溝渠之不免且聞荆襄各郡遏糴之令愈嚴吳越諸方倒懸之勢未解蝨賊內訌民無安堵其在山中猶突決棟焚之可畏也如何如何惟公城郭無虞金湯自固倘欲如杜陵之竄可得如嚴

武之依乎午日感時二晉錄呈一覽以見漆室之悽悽云耳長夏伏惟保蓄以膺多祜是祈

與談文峯

判袂於今歟爾三秋之隔矣雖家山客邸邈然吳楚之遙而觸緒所臨未嘗不嬰思頻頻語云去德滋遠懷德滋深不以是耶僕素無一長可齒乃今老去轉益虺隤垂首皂櫪之中吁吁亡足論已吾丈蘊經濟之才正當早明時宜猷

天隱子遺稿

卷十六

三

悟齋齋

亮采協卑夔毗稷卨固其宜也邇亦困於虞淵未假風雷之便抱隋珠而莫顧屯膏雨而不施夫亦有所待邪今上春官蓄極而發大魁天下無疑矣僕叨愛厚拭目龍光亦是快耳舍親葉龍川舟次下邳水厄重賴憚懽懽感激無任病餘未能亂縷俟膺顯擢再申頌賀之私侑緘微渺統希麾注不宜

天隱子遺稿卷之十六

終

天隱子遺稿卷之十七

震澤嚴 果毅之 著

華亭陳繼儒仲醇 閱

同里葛一龍震甫 叅

靈巖朱廷佐南仲 訂

尺牘

與宋庭岩

與公契闊曾不知幾何日月矣夢想允儀猶存

天隱子遺稿 卷十七

一

悟齋齋

髣髴惟山中之匏繫而邛下之旌麾未返參居
闕伯之鄉辰主寶沉之地天之所以限封域也
亦何由而可觀耶僕老晉衡門益加悵憤隨草
木以辨春秋順饗餐而知朝暮享明王之厚賜
假息頤安而不知榆允之有幾也足下蘊荆璧
之奇而未由發越韜光闕采其誰知之俟必有
神工天啓大顯宗廟天瑚之用也天下之寶豈
終囿於砂礫已哉聞秋試又適有事齟齬果否

茲緣舍弟便行修此以申候悃餘希珍慈以膺
榮祚不宣

與談文峯

不奉音暉載離寒暑山川間之我勞如何昨歲
家弟邛還辱遺書貺緬想故人千里之外如披
覲也諗公不詘於小就旋刷脩翎以俟風力甚
善甚善蓋函牛之鼎詎漫試小鮮已哉行需漢
署之香入視鑾坡之草虛宁相延僅少緩耳向

天隱子遺稿 卷十七

二

悟齋齋

來進德修業如日之恒甚爲欽聳僕老矣雖未
失本來面目稿木死灰已無生穉吐燄之日矣
英雄少壯當努力前趨墮隕歷下止惟棧豆自
甘顧影長嘶臨風猛躍亦奚爲哉去歲秋遭疊
不堪更益衰憊勅斷塵氛日惟坐對南華修真
養性已耳翹晉以歧嶺南大捷不勝悽悽之私
伏惟順時珍慈以膺榮祚微事將忱希賜麾存
是荷

與葛玄洲脩諸序書

外承隆委屬以家諫序文僕素艱於摛掞矧頽朽之餘絕無藻思恐遺諾責勉搆數言呈譔諦觀大雅諸篇平正通達各自以機局成章渾融一氣吾無間然珠玉在前覺我形穢加糞於佛頭奈何又蒙諭以改削諸作所謂游夏不能贊一詞敢復爲之貶竄乎大抵文猶衣也綺縠以華靡爲貴布帛以冲素爲嘉已固純而不駁文天隱子遺稿 卷十七 三 悟澹齋

質攸宜使交互參錯并失邯鄲矣諸公擅藻鑑之明自能辨之母徇耳目爲軒輊也代先祖之篇容俟命再爲具藁

辭王生稱壽

賤誕將臨聞賢昆玉欲爲區區觴壽推一口之雅致祝頌之私誠盛情也感何云喻但僕自愧一生荒蹇不能先裕後先少所建立碌碌庸庸如商丘之木輪困擁腫虛長歲年而已苟以齒

數自多赧然受賀是猶誇遼豕之白足爲井蛙之侈大也不爲人大胡盧耶且備子取直燕已成歡抑何情況至日當禿匿山間倘垂顧失迎反臯謹此預白希轉致容他日蒲伏踵門趨謝不一

上學諭徐老尊師

果自嬰怔疾日月逾邁神債志昏遂甘淪廢疏稗固宜於自替而老馬未可以爲駒以是山斗天隱子遺稿 卷十七 四 悟澹齋

之思雖切而臯比之覲無由矣愧恨愧恨仰惟尊師推樂育之心甄陶士類而康而色教思無窮故凡被輝光泳涯涖者靡不賀得師之慶謂古今所希違者矣愚也頽敝在先而琢磨已晚是猶陽和之氣雖駘蕩發生而陳根茂再榮之機溟澥之波雖汪洋容聚而枯魚無可受之地睹百卉之芬粍慕羣生之發育寧不負棄物之恥傷過時之歎也哉所志者恪守聖謨葆真岩

穴矜矜兢兢慎事省愆以無忝名教之流自信
自期餘非所覲也惟吾師教之

回姪孫膺父

閱子新作比前加進所謂日就月將由升堂而
入室非艱矣吾宗不競賴汝早揚赤幟以恢先
武以赫厥靈幸甚幸甚有志竟成題橋者終顯
於駟車投筆者應封於燕領進吾往也何慮乎
九仞哉萬無以賈堅之言輒爲撓阻曹儼茲亦
天隱子遺稿 卷十七 五 悟澹齋

幾爲蠱惑所移賴我一書激之成就今子幸遇
明師亦且自能勇決玉汝于成祖公亦且爲默
相矣時義當須鏗鏘藻麗自然膾炙人口論尤
貴警策羣英臆稿時畱案頭以資啓發千萬努
力進修奮揚於我目中願望

又

寄來近作論學觀之筆端疊疊但辭欠明爽亦
少頓挫學淺故也初作論衍義成章設辭引論

俱可觀但始終條理未知步驟之方當以古人
繩墨融會乃自得之據是而觀汝資質綽可成
就然須勵志勤力勇往直前如孟明之焚舟以
誓必克則可不然優游忼惓亦虛磨歲月而已
下帷刺股之士可法之也

寄陸三峯

不通聞問殆閱兩期二峯相望宛在目前一輩
杭之未須朝駕而力極也乃曠絕如斯况胡秦
天隱子遺稿 卷十七 六 悟澹齋

燕粵數千里外者將終身無見期耶恂恂恍恍
雖然相間跡也相通心也時時於夢寐中諧笑
晤語無異疇昔敘時山人來亦未嘗不諦起居
而且知垂念不已以僕之思足下亦知足下之
懸懸於僕也顧人生戀戀惟桑梓是依採薪聚
餉妻子團圞而已奚友生之慕念哉昨歲太夫
人之諱弟輩方圖拜弔辱回音姑俟秋末遂因
循有愆大禮譴罪何如詢知連歲館資皆勝眷

屬綏和二賢公子亦勤勤懋進甚爲足下喜之
足下以雋偉之資加三餘修刷自當飛躍刺天
豈終藩籬爾耶僕年已摧墮齒髮俱謝自多斃
之後百願灰冷與蜉蝣而旦暮同蟪蛄以春秋
羹藜飯糗謂可飫於膏粱被褐帶韋誇自足於
輕暖悠悠長日靡事爲備輒按羽經烹淪以舒
清况圖書陸離几上信手拈觀不求甚解時亦
從林間嘯傲方外夷由雖無洞徹之知頗悟達

天隱子遺稿

卷十七

七

悟齋齋

生之旨以此待終得無踰涯犯分之咎乎兄其
教之如何靜言圖究人生真如駒隙廿年光景
歟爾遙飛弟自游學已來多歷處所乃今追蹕
舊踪或室爲荒墟或人爲異物俛仰之間若漚
散煙消止興浩歎而已追惟曩者乘課餘而晤
語燃膏燭以宵征古井斟泉蕭宮藉草聆雪調
于郢中采芳蘭於杜曲此意綢繆恍焉如昨而
今可復嗣哉觸緒興悲復何能已聞欲以孟冬

臨訪計此時租課有妨惟中秋三五之期季冬
三五之候天氣清朗人事稀疎當此鼓枻而來
共爲游衍何樂如之頓俟頓俟積有睽思不辭
覲縷

寄宋庭岩

自桐川舍弟回辱賜手牋嘉貺諄厯覲縷知不
以疏遠見遺隔千里外如對面談藹然意誼之
殷密罕遇便翔久稽械報今秋當大比兄以持

天隱子遺稿

卷十七

八

悟齋齋

滿之餘一奮而升直達天達無須風力之剛而
扶搖九萬無難矣語云三冬足用况兄淹貫已
深蒐羅已盡如披武庫而取之左右逢原大魁
之兆奚俟著龜振衰文之氣揚先達之輝僕方
順晉以俟僕老矣樗朽無所爲尙資筆耒以給
仟廩正如駑馬戀棧豆無足爲公道者茲因舍
弟便行修此奉候伏惟順時珍恙不宣

寄談文峯

外者榮行迫於殘臘疏冰衝雪得無勞頓已乎
未繇寄候爲歉聞訟事猶未質成然仗義以明
怨何患不克小戎之詩齊襄之所以見美也若
事已竣完兄宜屏務偕修圖其遠者大者高捷
春闈大魁天下於斯之時乘長風而破巨浪繫
組而歸還矢以報抑何壯哉若孟子之告梁王
行仁政而王不惟一洗之爲快也區區企望之
私敢爲冒昧阻遠不獲詹承端此布悃餘惟周
天隱子遺稿 卷十七 九 悟澹齋

旋衛慎爲禱

寄殷秋野

不接算歲恒難數數僕向來擬效龐公偃息山
林間枕石漱流若已謝絕城府舊止蘧廬不復
尋躡而故交緬邈如隔胡秦非其情行渺薄無
禱袍戀戀之私乃其疆域使然不能如燕雀之
移易奈何追思也寄西樓情同暱好山川無改
日月不居羈貫嬉遊事成皓首撫今循昔能無

悲哉緬惟合宅履和爲慰僕雖多犬馬齒尚喜
康強容圖亟見以罄闊忱不旣

答宋庭岩

切惟巖穴一區江湖千里北斗南雲渺然分絕
以是廿載別來未由一見歌采蕭之章歧停雲
之想有不任其勞積者已青山綠水洞庭之景
槩如常乃惟幽人處士領略其中而際會風雲
者當無暇於回顧也仰惟吾丈拔萃羣倫蜚英
天隱子遺稿 卷十七 十 悟澹齋

壁水以觀大雅以廼名流行將振迅大廷晉魁
天下登臺署則宜麻視草以黼黻乎皇猷典岳
牧則敷績建勳以熙明乎帝載樹昌隆之業詒
燕翼之謀身名鼎盛榮祚無疆豈不偉哉乃僕
老骨已蝨遂成朽落自分才力罷蹇不堪與髦
儁驅逐以爭後光顧已脫羈勒就曠閒矣但苦
筋骨既憊糧鉏所不能勝材略無庸鞭策且尤
弗克靡瘁之身靡所事事日惟替罍周旋厄區

爲念而已進不能高議雲臺談社稷之上務退不能銷形地肺挹箕穎之餘風瓠落輪囷毫無可齒寧不爲故人恥耶願冀吾丈適爾登庸普施麻庇分鄰燭之光沾河流之潤是所望也曩辱牋貺靡日不懷於臆顧乏便翔稽遲報謝秣陵在望觀止無期謹令小兒致懇下陳不一

答王荆門

倉庚未已又聽鳴蜩歲序如流徒悲老暮僕玄

天隱子遺稿

卷十七

十一

悟齋齋

黃不前自甘伏櫪乃復與羣驥爭馳非愚甚哉茲雖晰於自替然浮湛三十餘載絲緒無成良用恥慙何致之高言云云者知吾弟慰藉之意深矣自今不無西笑長安觀望後羣英顯擢希末景爲光耳聞與賓興之薦姑以循例而然卽邇大躍天庭非池中所宜育也

答宋庭岩

客歲拜辱瑤箋兼施苞苴重貺殷勤覩縷義感

詣深雖重荷德音而彼此雲天阻隔不得一觀先儀爲歎也兄研覃已致積貯彌深而猶淹留未振是天有大任之期固遲廻以養其銳耳亢陽之極發爲雷霆則轟虩而聞下土壅川之決潰爲江河則犇騰千里而直倒滄溟何則伏之殷者其鼓必震蓄之沃者其洩必奮以是而徵吾兄奚必攷諸著龜善稽天兆者已預知大宋之魁天下矣僕老朽衡門齋居坐隱非惟子牟之念不存而邯鄲之夢亦卻矣獨寐寤歌餘無事事故人假以溢我秋闈畢當遙拜五雲以伸高捷之慶

答陸延州

不奉音暉饒歲年矣限於風壤殊區曠若瀛海邇近因緣未可以時日計也雖然乃心罔不以時轉輾所謂心同則千里晤對而夢寐神交者寧謬歟僕老息衡門漠然與世寡諧日惟枕籍

天隱子遺稿

卷十七

十二

悟齋齋

殘編而已悔夙齡荒情冀晚歲以就將詎同志
蕭條末由激作故吾獨我不終於汶汶邪脫王
屋可移居連粉社晨討暮思相師啓迪則秉燭
不昧于宵行而調鉛尚益於老醜天縣壤絕分
必無期良爲惋惋辱不以譚賢見遺聯章寄教
燦若珠輝清如玉潤東南之美具在於君魯無
君子斯焉取斯今雖未有識者終來鉅公賞鑑
紙貴南都左思因皇甫而譽隆孔閭藉玄暉而
天隱子遺稿 卷十七 十三 悟濬齋

答殷萊濱

三月間別來殊久絕無問問秋初發興爲句容
之行弟此興索然久矣爲諸友激揚牽引上道
狼狽而還益滋顛頓承兄手教孜孜讓弟無久

要之義故爲闊疏展覽之餘泚頽無任弟與兄
自盟雞壇之後誓以終天無二弟恨區分壤別
而卜鄰之計無能也況謀生館穀局守一方山
川間之長房計乏至於獨坐凝思未嘗不泫然
流涕豈譌言哉皎日可炤兄何以爲始厚終疎
疑我以張陳者耶殊駭殊駭辱令弟敏翁遙頒
使翰論以來歲館穀之計兩利俱存情致委曲
弟亦樂於趨承奈舊東至戚也援畱不已重於
天隱子遺稿 卷十七 十四 悟濬齋

與葛台山

辱贈妙詞兼遺佳箋但虛譽過情令人惶悚僕
樗庸無似矧茲朽廢之年志墮才盡蒙丈眎睞
不遺猶得通音侍使顧濛汜駸駸不能久奉清
塵爲歉耳錄上鄙作數首老人自多評語玄蟬

號白露鼓其天竅幸勿以宮商求之畫扇不工
率技乃爾非敢潦草寒白也希亮之

答黃省餘

僕以朽邁之年隱潛林壑豈曰故吾猶我其殆
行尸走肉槁木死灰其形矣回思曩者與公睥
睨風雲馳志伊吾之北此何時也而今櫪下長
嘶虺隤無似嘻噓哉嘻噓哉如公者衣錦歸田
榮問休暢載錫之慶王樹芬剪以僕祝之譬之

天隱子遺稿

卷十七

十五

悟齋齋

龍虬天飛而螭蛾以不才稿死分也何言辱公
獎許過情謂爲禽魚主人自非玄真魯望奚能
擅此僕不耕不牧非樵非漁庸庸一草莽間液
楠耳當無齒於輩類所幸者豚兒逐末僅給飢
糜庶免乎溝中瘠也餘無可言外辱便面手書
兼致佳刻黃初已來希音絕響欽服欽服久無
便翔稽答惶悚茲錄呈鄙言以希郢斲并具小
畫二幅侑緘

答朱慕晴

相去粉煙可接動別經時嗟余垂朽之年齒輩
舊游湓先朝露所存四三交契又皆落落晨星
撫今懷舊其爲山陽之感者可勝道哉昨承手
牘稔知弟連歲厄於數奇以弟之能而猶偃蹇
若斯非不侯之李廣多困之虞卿耶雖然夷吾
不恥三戰之北少康能復一旅之興英雄鼓掌
可以駕風鞭霆張皇事業奚以小挫而自餒哉

天隱子遺稿

卷十七

十六

悟齋齋

勉之勉之

與金麗江

別來已復良久炎歊未艾跬步猶艱欲得與吾
弟促膝笑談以摠憤懣恐遺襍穢之譏猶未果
耳朽廢之人物情咸棄而子獨惓惓簪履之誼
弗諼但集霞伊邇爲歡幾何弟風壤相遙晤言
不可常耳且訂款畱二簋用享如此則往來可
繼亮之亮之

與方研山

僕幸與公同里閭茂壯時公好贏糧而僕亦躡屨擔簦恒在外間一旋桑梓與公邂逅則無異商旅之遇它鄉矣底今婆娑里巷又皆龍鍾罷憊雖欲追陪杖屨遊眺山林可復能哉區區足力尙彊神氣亦旺風月之情興未磨泉石之膏肓益痼但無佳侶如郭文許椽其人以相探賞惟日坐小樓寒寒暑暑虛度光陰居然以俟沒天隱子遺稿 卷十七 十七 悟齋齋

齒爲可恨耳蕭恭有言時人不好歡興勞苦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豈若臨水登山肆意酣歌之爲尙哉僕竊有是心故雖三騶可引非但如公榮者與之也惟公有濟勝之心奈何躡于視履其或山水之有剩緣煙雲又恐摩寫其致然邪商山四皓彼何人者焉知今往不若疇昔吾與足下竝遺景行未可知也斯言不妄懸知名在丹臺矣一笑一笑

答殷萊濱寄奠亡弟玄石

家門多釁手足乖離在予同氣况瘁所宜兄以故舊之私憮然悲感情見乎辭兼蒙奠貺綢繆幽靈有知當爲銜結于地下矣翟公有言一死一生乃見交情亶之人生平歡藹殷厯而身後若無聞者舍弟自嬰怔忡乖離親友乃蒙原有不咎既往盡然有哀死之懷此尤出恒情萬萬也邇懷疇昔始萃錢園繼同黌舍二姓兄弟合爲寢寢當是時終謂白首相要雷陳管鮑亡何縣解難推芒乎墨墨石湖兄久掩夜臺玄石弟溘先朝露想記舊游宛然如昨悼亡相繼祇益悲涼此羊曇向秀所以爲之咨嗟也人之死生固有定命惟吾弟之死極爲可矜以三十載藿鹽之苦而一旦自委溝壑且囊篋一空遺孤眇小喪其稱家不能從厚計殘歲勉厝丘塋亦聊盡孔懷之誼耳不意斯人命薄乃爾言之於邑

流涕相將

答陸延州

夏絕音塵殊忘歲月縹莫二峯相去眇衣帶水
耳而望洋則海若矣何由以慰懸懸曩修竿牘
數四覓鱗鴻無便藏之篋笥生毛矣傾辱使臨
不獲面承台候

答王荆門

不通聞問積有歲餘非惟親炙之艱而寄聲亦

天隱子遺稿

卷十七

十九

悟澹齋

曠矣快快僕衰朽之餘摧隤已甚雖昔呼之名
號猶存而本來之面目無改其於風月襟期槩
稱烏有而桑榆情況轉覺支離欲逃禪而無所
思就養以盍歸岌岌乎殆贅疣於人杳矣奈何
奈何聞倭夷之警未知虛的若果然則依棲嚴
武之計當預訂

又

外復書緣呵凍草草未盡所欲言僕衰遲日甚

跼伏敞廬日惟於庭庀之間咫尺婆娑而已視

明晦而寢興隨渴饑而食飲卽如面壁僧有其
形似而靡所云爲矣洞庭君故居也於春則樹
有交花林多韻鳥於夏則喬木張帷流泉奏玉
霜楓絢而錦繡成林雪梅開而桷檀滿谷四時
景致在今猶在昔也顧人之嗜好不同達觀妙
悟領略其中者能幾人哉區區則庶幾矣顧所
遇不如所願慨仲生之長往嗟惠子之靡依風
花雪月悉與情性相乖而泉石山林爭是眼前
魔障許椽所言有好勝之情而無濟勝之具亦
居然耳足下深居城郭烽燧無憂琴瑟歡娛琳
瑯左右遊滄溟之大者寧坎井之思乎歧美歧
美

與葉定宇

客歲絳帷甚邇乃勢絕龍門未易攀陟茲者限
隔嵯峨似猶參辰之不可亟見矣鞅鞅僕老朽

天隱子遺稿

卷十七

二十

悟澹齋

衡門負暄而已思泮水采芹之日氣何雄偉而
今邯鄲夢醒依舊虛生傀儡戲人幾番作劇舉
世皆然亦何嗟創惟吾丈三餘不廢淬厲愈堅
壯哉司馬之題行矣龍門之躍桑公以鐵硯自
銘量必酬所願也美美承委作春花寫生春花
非永色弗炫區區已嗜冲澹一切華靡悉爲屏
去惟歲寒之心未改當作梅菊二種以副所需
且期公高標 秋色早占春魁也惡劣呈醜惟
天隱子遺稿 卷十七 三 梧齋齋

覆瓿是幸

答葉明崗

久失奉候起居不恭彌甚蓋緣頽弱之年百事
懈弛且性素嬾於作書時或含毫又輒以事後
敦若茲數矣敢爲佞哉乃辱不遺葦末尚記奉
奉是烟火及於寒灰而零露沾於秋翳也感何
如之感何如之區區一樗木耳多歷年所與世
相乖縮骨蝸壳之中寄志鼠肝之末况壯無樹

立老更應贖所愿不過於棧豆所遺罔裕於箕
裘老而素飽有愧餘生爲丈夫者當少而營制
大致盈成則生享優游之福而沒垂怙冒之思
矣此爲吾道故敢與尊親丈言之

與周蓮洲

不從謹洽殆或數年餘矣精魂相映彼此交通
必不以封壤之殊而有睽間也古人謂心同則
千里晤對亶乎仰丈幽居盤谷山水自娛占壺
天隱子遺稿 卷十七 三 梧齋齋

嶠之奧區成郭文之雅趣煙雲溢於胸次魚鳥
洽其性靈第日與安期爲伍遊廣漠之鄉矣抑
何快哉抑何快哉弟每時翹首遙睇湖上之樓
欲披襟以納雄風縱目而盱八表借翼無由願
言徒擁惟滋快快而已新姻舊契雖不拘泥俗
情然老憊蹒跚亦自不堪登陟矣故乘雪之興
雖殷而凌風之舉靡自也閒居無以消遣或寓
目壺翁寄情方罥餘無爲也承軫念漫此具陳

與陸三峯并乃郎延州

契闊之餘辱賢橋梓枉駕衡門忽遽聞不能欵敘斯須昔賢相與水菽可以爲懽漫然蕭瑟不已甚邪迨今猶負鞅掌緬憶曩時撚紙爲炬繼晷追隨乃今同羣三子溘先朝露經往故墟感思前事能無山陽聞笛之悲乎况今歲迫桑榆所居又爲天塹思深會阻我勞如何延州兄於今宗匠恨不能如鄰女徙倚以需秉燭之明姝大隱子遺稿 卷十七 三 悟澹齋

爲歎歎潘正叔之贈士衡有云東南之美曩惟延州顯允陸生於今鮮儔敢借以爲贈

與友

杪歲重辱欵洽徘徊燕笑永夕彌晨暢敘之情無踰此矣顧小器易盈輒取沉頓醒寤之餘白日而暮遂煩下榻之禮加於孺子投轄之懽過於孟公雖愧於落拓而私自以爲適也獻歲之初思欲不反結駟一過衡門而天不假緣因循

阻掣始焉雨雪其霏繼而驅駒就駕此志徒擁祇增邑邑耳徂春已來景物傷感轉灌木之流鶯下驚花於雜樹塊然旅居春情萬種而獨於懷人猶切耳如何如何兄燕居清暇外以文字自娛內而琴瑟靜好亦知有離人之思乎茲因歸省在家稍有旬日之間奉枉文輿過我廵此清淑之景同遊於法海山房追蘭亭禊事惟冀翩然成此嘉會

天隱子遺稿 卷十七

三

悟澹齋

與友

日者倂來得承道履休咎忻慰無量嗣辱手誨下遺敘陳素懷彌遠彌至物情棄疵賤而公獨齒念不遺是簪履無忘於敝垢也感甚感甚春韶歎莫奄及朱明思與時偕良不可任亟欲執綏駒下一觀耿光而山川間之攀謁無偶時見白雲在天朗月暎人恍然如晤對耳咎人所謂去德滋遠懷德滋深者不其然歟足下有匡濟

之蘊策名清時竚以霖雨澤生民鼎彝新德爲
天下第一流僕也跼伏丘園不能自振泥蟠雲
飛已自迴隔然猶不敢自棄冀珠玉常聞一啓
孤陋辰下景令清和仰惟台候順時膺祉以希
栢擢不宣

與友

邛壤不遙機事相局不奉玉露之談殊曠日月
長懷耿耿欲圖一憩風林揚確古今之務振袂
天隱子遺稿 卷十七 二十五 悟澹齋

寄東人

扼腕劃然長嘯以寫幽悰固所快也如役役何
外辱文牋腆貺遠遺佩感佩感別來懷企之私
青陽白露幾變允陰而魯水吳山邈焉境壤非
有所限制而然耶兄家埒素封羣佐戮力固可
以優游桑梓乃志在奮庸效計然之事而親之
手籌會計縻以歲時將卑眡程羅而上凌陶白
矣美美僕年已二毛志分摧抑棲人門屏希殘

膏腴複以自霑潤所謂草間求活瓊尾何其冷
灰寒燼復何燄之可張令子雖循循章句肄習
無僭然僕無黃冶之術黠化須臾少須明師自
當超悟神解無足慮也館穀一周承侃母之賢
重穆生之禮費擾隆渥局脊奚勝向失械候茲
緣舍甥北行附承動靜統致謝私不一

速客觀賽社

間別允儀已逾歲稔自聞江右旌還卽欲奉候
天隱子遺稿 卷十七 二十六 悟澹齋

啓居道阻且長願言徒擁傾倒之私曷勝頽頽
恭詢道履清嘉居高養粹以迓休徵于鼎鼐爲
慰何如公常有洞庭之興雖培塿一丘不足以
承騎氣然今高達如白傳諸公者嘗遺芳躅果
能一繼高風必增貴於山林多矣子長不遠于
七澤之觀而我公何憚于五湖之泛乎况茲梅
月香雪萬林不啻羅浮之景又今某日山中社
會盛作工巧綺靡甲于他處是亦足爲勝觀敬

此專人奉速幸賜惠然以酬夙昔之願一舉兩得萬勿爲辭餘俟面陳不悉

慰友

崑城道左晤敘匆匆衷曲百千未緣傾倒吾兄罹此厄會實鬼神之所莫測士林朋舊無不爲兄嗟枉者然亦命遇使然古之豪儁負高世之才摧敗困踣以齟齬于世者爲不少矣豈特兄爲然哉所貴君子齊得喪于玄同等榮名如敝

天隱子遺稿

卷十七

二十七

怡齋齋

屢困窮拂鬱處之裕如則南山之南北山之北皆足以棲光匿景頤養天真爲一丘之高隱無不可者又何用浮名絆此身哉吾兄度量素不開豁必以此爲鬱鬱不知一細思之士之處世榮瘁休戚未嘗不倚伏其間管人以黃梁夢喻之信哉其一夢耳得之也奚以喜失之也奚以悲大都一覺萬緣俱寂矣人能打透此關則知身外之物不足爲吾之重輕也况令子莫發他

日必爲偉器撞破煙樓當亦可待所謂不在其身在其子孫以兄之厚德必有蓄極而發者不啻失官公劉棄國乃啓荅姬八百之祚天之留意于人豈以小屈伸者爲終否哉惟吾兄善自遣而已弟阻遠山川慰唁之情惟夢寐中時時展布不知兄亦聞言于夢否乎瞻對末由敬此醜縷以附愚悰伏惟省覽以爲智言幸幸

代謝詹推府

天隱子遺稿

卷十七

二十八

怡齋齋

賤子宗盟雖故繇非之餘不齒於諸任久矣猥蒙誤聽采於葑菲致使無鹽之陋獲侍金屏自非天假因緣韋固之編攸繫曷克爾耶幸甚幸甚然喬松弱薦分已越逾而竹筍練裳資猶簡陋惟僕則撫惡不遑乃公則寵優彌至遇以三接之勤加之百朋之錫感何如之此僕之所以洗心而戴德者也但小女出自山家粗疎不任於巾櫛幸爲撫字以矜其愚琴瑟既鼓不忝好

述此尤依歸罔極之恩愚鄙之言不勝悽悽餘
入事

代謝詹推府

外者參觀台階猥蒙寵數過優感何云喻小姪
女天作之合得以奉侍下陳雖有幸於懿氏之
占而不無愧於少君之贈也辱公不以縷裂見
遺眄睠之榮旁流滲漉以及於葭莩賤子忝沐
龍光叨陪燕喜謫然不以勢分爲隆脫略形骸
天隱子遺稿 卷十七 下九 悟澹齋

通於帷幄厚篋以淪此僕之所以淪髓銘心者
也涓末之忱末絲展敬姑俟臺馭下臨少攄芹
曝耳茲因膝价行便草具荒函謹布謝悰不一

答某公

不奉允儀迨茲良久僕歲餘多病侵尋杜門不
復知世事惟隱几支頤尋思舊誼而已如公契
愛之深尤所瞻系格於彌爾不能少通問訊愧
卑如何惟公不以疏遠見外機務方殷而旁午

之隙輒有緘貺以迨幽人物情棄疵賤而公瞻
睠於著籍踦履倍萬恒情感何云喻緬惟我公
經綸匡濟之學蘊之有素天下之寶當爲天下
用之乃今分閫名都未爲展驥而聲聞藉甚震
播京師駕龔龔黃侔卓魯固不足云矣嗣是而超
遷柄用獨立臺端其所贊翊當必有臯夔事業
以振東南之美攄山澤之靈不亦偉哉此僕之
所以拭目者也如僕者醢雞甕裏不能遠有所
天隱子遺稿 卷十七 三十 悟澹齋

圖歲月沉綿日就遺落繩武有愧以佚前人之
先固深自悚仄無足爲故人道也時歸炎暑伏
惟公餘珍重以膺台擢不宣

代內友

外辱迂臨敝止蘊隆之時知非不得已簡出乃
蒙齒念鯁微致勞驅頓又承腆貺見遺感感卽
展槐英已吐呦呦之聲鳴應於前矣驪駒整駕
想亦伊邇吾兄績學有素左之無不宜而右之

無不有譬如由基之弧矢歐冶之干將以之發
的而穿楊可期以之試割而剗蛟不拒者也蓄
天下之精銳而臨機決敵其孰與之抗衡故是
行也登壇奏凱不必訊之著龜矣預賀預賀弟
前者鼠雀之言尙未質成不能不以拂擾外具
菲儀若干少充驢敬餘俟捷音當躬拜堂下不
宣

與陸天衢

天隱子遺稿 卷十七

三十一

悟澹齋

久違道範雖身滯遐方而此心未嘗不馳系左
右也仰惟吾翁著少微之象動太史之占其當
與謝敷戴逵相後先矣竦羨竦羨小兒以庸謏
之資荷蒙不棄侍誨門牆閱以再稔裨益弘多
雖未敢當道南之許而微辭奧義得不傳之祕
於象山者豈少哉當今文彥含英咀華雖能綯
美於外觀而要其根極體要得義理之淵源者
如翁能幾此小兒得師之慶也况承翁樂育之

心開關啓鑰發其肯綮終身向往歸於正脉矣
日後得窺門戶幸有進焉感何可喻歸止匆匆
卽謀行計未克踵門叩謝敬此布悃不宣

代與朱昉寅

自向歲迂臨荒谷睽別至今春風秋月幾度光
陰而剡曲山陰無重來之夜舫以是阻遯瓊枝
莫由扳晤耿邑何如小兒叨承知遇雅托陳雷
終好未期而溘先蒿里撫今追昔不覺涕之無
從也緬聞吾丈辟喧績學以期大捷明廷乃者
爲無妄所干致煩料理理想事已清寧阻於遠道
未克一致勤倦實深負譴茲因山菓筠籠聊資
附悃伏惟順時頤玉以膺顯擢不宣

代湖山寄嚴靜齋

春來辱附雲牋展誦之餘如親顏面兼承海錯
見遺嘉惠嘉惠阻遯千里聚肯無期吳越各一
天豈勝惆悵顧陳蕃之榻雖懸而王猷之舫不

天隱子遺稿 卷十七

三十一

悟澹齋

復月嶼花潭徒虛風景故人遠矣其誰與游自
君寄跡山中多歷年所出門下者無慮百千至
今感德懷恩在在咸爾況僕與君交契尤深以
是每臨故館輒想音容有不任其勞積耳自別
來心緒不寧日就衰朽汨汨爲家事所關菟裘
未營心勞日拙良足爲故人哂笑也聞君戢景
一丘投閒憩老以樂天倪而期頤預可卜矣自
當與中公榮啓相後先也茲因令孫北渠行便

天隱子遺稿 卷十七

三

悟齋

聊寄小札并附麤布二疋少致遠忱草草不一

代答

去歲何緣密邇得以日侍清塵與聞高論涵泳
叔度之波一洗平生之垢知麗澤之功多矣感
何可云自茲以往雖玉度已迂而情芬不替顧
荒庭之草樹猶蒙眴睠以爲容況鍾情飲德者
能不依依然每嘆與兄巖壤不殊而棲飛異致
越天涯於咫尺成一別于經年良可異也故每

及佳辰祇增惆悵吸清茗于花前思故人于霞
外追惟疇昔諧續何時蓋道合則遂心可采情
同則蘭味難忘自不能不傾素耳屢欲乘舍躬
便舟一詣文府奈薄軀與塵務相嬰日復一日
以是愈疏歉歉卽辰桂苑屆期足下以吐鳳之
才當見龍之日定取發解無疑矣生阻炎蒸不
獲趨送姑俟芳訊當迎旆于江干耳言盡意遠
仰惟珍勗以需高擢不宜

天隱子遺稿 卷十七

三

悟齋

代寄

自別芳卿言歸故里風煙不接恨無青鳥之傳
音雲月初開詫有素娥之墮影恍然在目愴矣
驚心欲夢繞以無從紫簫聲遠許心從而不變
紅拂情濃彼夫解珮漢皋而終歸緬邈停車洛
水而未會因親豈若裴生有契於玄霜而韓媛
自流其紅葉者乎鯁生何幸亦遭奇遇偕托一
宵之雅還期百歲之交駕枕綢繆遂尋連環而

結信鳳衾旖旎豈勝搜玉以相娛情愛難忘歡
言未遠時逢觸目日轉迴腸菱葉遲疑於綵袖
榴花想像於緋裙蘭麝長聞猶念瑤英之體林
鶯乍聽還思金縷之聲所恨山川間之雲雨俄
別炎蒸將熾各期珍勛以爲安覆載無移共結
山盟而保固書無盡意情會於心謹啓

代寄

睽別至今春言如昨天涯芳草時惆悵以縈懷
天隱子遺稿 卷十七 三十五 悟齋齋
巫嶺行雲每依稀而見夢惟卿注想莫我嗣音
曠兩情於南北軫一念於晨宵其爲惋悵可勝
言哉追惟曩昔清華一嫻諧宿願於深交蔓草
何緣締深情於密好花前茗芋月下徘徊擁繡
被以藏春閉重幃而忘曙斯時也意膠彌固情
縈孔殷卽裴航之遇雲英因緣有素而蕭史之
隨弄玉昵好無餘比斯猶未至也何者卿卿才
貌上軼毛嬙下傾宋祚掌上流珠未克儔其嫵

娜斜頭畫月猶不啻其清揚嫣然而迷下蔡溶
漪而下高唐信仙姬之一品而國色之無雙者
也自宜綢繆不解永托琴心狎好無違終聯鳳
耦亡何洛水之停驂未久天台之歸路相尋秦
樓一別茂苑言旋析鸞鏡以分飛策龍媒而引
去閱茲再稔恍若千秋白露降而迎寒青陽回
而變節鶯鶯燕燕幾度光陰水水山山靡通信
耗瑤池何在空想白雲之歌玉杵猶存竟阻藍
天隱子遺稿 卷十七 三十六 悟齋齋
橋之會何嗟及矣可復云乎然而誠格則天緣
自假情濃則雲路非艱褰裳可以涉溱杭葦而
能至宋矧清源之易及者哉倘行惠存舊好義
重先盟則少原之簪不遺而延平之劍復合矣
將子無外秋以爲期俯緘粗扇二握非足爲珍
取其月貌相方風流可愛也一笑一笑書不盡
言慈嘉玉體是幸

慰友人戍行

曩者奉候而還丁於炎暑偃息山中不及再申
情款快快暨乎祖道河梁無執手之期忽爾經
時吳越成望風之想其爲懸系有不任其勞積
也每仰翁之爲人操履端方惠澤流洽宜致公
車以旌賢異而遭罹讒詬蒙此青蠅謂之何哉
古人有言皓皓者易污皦皦者難全德脩而謫
興行高而毀來此靈均所以逢尤鄒衍所以罹
厄也雖然日月薄蝕之裁星辰更次之變特一
時之晦塞耳氛侵消而光明復則無損於舊矣
以翁之大德遭此非虞是易所謂明夷無妄用
晦而明天日必爲之昭融鬼神必爲之騰相微
魔一去厚祚無疆幸母以此快快伏惟頤神保
裕以逕休徵爲慰阻遠無由瞻對聊因便翔寸
楮附承動靜外具某物若干少致遠忱統希揮
入不備

復友

天隱子遺稿

卷十七

三七

悟濬齋

外者特承迂駕睽別之餘殊忻瞻對顧非鄭莊
爲主不能款待須臾歉慙無任蒙委可林緣事
從吏再三某人處旣書之復面晤之不俞所請
予嘗謂今之在惟神與人非勢不可假炎赫之
威轉吹噓之力自將聲合而景從矣所稱者旣
非當塗之神所憑者又非挾炭之子雖叫號而
莫之聞况囁嚅而與之語哉是故憲命之行可
以動山岳陪臺小吏不能行州里固也何者在
習日偷多智而狡利在目前則爲之力有所制
則從之其或計功稍緩諒在無傷則置而弗顧
拒而弗納矣嗟空門之厄運正象教之中衰迦
葉之道靡尊菩提之果難證人將謂般若爲窮
冥視孔方爲司命敝司命事窮冥謂願乎否乎
故雖秦儀在今無所容喙况僕之智望寒淺而
欲論之唯唯是猶托蠱翼以飛揚藉蛛絲而引
重其不能致力無疑也虛承隆委涓末無裨適

天隱子遺稿

卷十七

三八

悟濬齋

取笑於縑流耳如何如何周萬二兄亦不能導
其主并屬致意云久不脩復猶冀緩圖茲其狀
望敬布衷以謝不恭惟丙原萬萬

與友

別來曠闊日月爲多渭北相思莫共論文之雅
而山陽馱臥每與聞達之悲雲樹悠悠渺焉馳
邇有不任其勞積矣緬仰吾兄詞學日新道藝
久積夫愁遷者能以化居致充羨人輒歆之今

天隱子遺稿 卷十七

虎

惺齋齋

兄也勵三餘之精敏漱六籍之芳潤子建升堂
相如入室其爲士林倚頓不旣多哉健羨健羨
辱示雄文思致清越子科發解端有待矣顧惟
驚朽瞻望後塵何如何如會晤未期千萬珍勛
外具香扇二事聊以侑緘不備

天隱子遺稿卷之十七

終

天隱子遺稿十七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嚴果撰果字毅之震澤人嘉靖時布衣是集詩
七卷文十卷首有王思任序云弇州盱衡海內才
子俱上贊貢所不能致者會稽徐文長臨川湯若
士其鄉則嚴毅之可謂卓然自立之士然其詩文
則尙非徐渭湯顯祖之匹

大鄆山人集五十三卷

〔明〕吳子玉撰

吉林省圖書館藏明萬曆十六年黃正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大鄆山人集五十三卷》提要

吳瑞穀先生文集序

今代為文者洋洋乎盛哉然
吳瑞穀先生始無加焉矣夫實
未至而喜取名者虛實已至而
過其量者始實者有藉者也
而所以實者無藉者也是以文
必先事於實而務興於藉如權
藉者主運者也而量者措施之
承也故量所藉者其量而多於
名實者遠矣今隨處刻求之
利能巧則不能勉其羽翰空族
飛構強出不休致遠矣以者權

吳瑞穀集序

藉不在否如操觚者不俟器而利
刃者必操勢者必收實之至不至
也量之多寡也用之淺深也聚之
遲疾也得失強弱利不利之相
觀也然而止出一途未始美於初
而大悖於後者何也非遠曲之以而

吳瑞穀集序

二

鬼神之也者之為久者志弱而好
傷大力一疏而好振發才不統而子
凌厲之淺不逮而子新穆治以潤
之實無有而能自法中不終而強
先疑之由此而久者乃無豈遂哉
且掩其長而求一逞焉快前之闕

眾而然盡凡之性之直者則乃之
年能結也吳瑞穀沈毅屬源為
而書壹與法方藝淹通而取略
海濱為海先古之書已洎其末而
據其華然至其為文必澹思以
定之精稽以重之廣畜以全之

吳瑞穀集序

三

情喻以發之而求以彰之且其
而未盡其致也故闡釋以除之恐
浮而未極於理也故綴辭以備
之恐緩而未能赴言也故聯語
以深結之且其縱之滔滔也故抑
遏以糾曲之恐淺膏之悖也故聯

源以緊擗之恐如疾之鑿也如彌
秣以劇切之止徒為之不可收峭削
以蠲潔之恐纖趨之霜露也故連
類以掣這之恐姘姁之怯慙也故
震為以諫絀之止亮不立而談為
餘也故終正以和潔之恐肆於文

吳瑞穀集序

四

而齟於實也如約我以執之度恐
不於之東而傷于道也故怵懾以引
其法婉渾以暢其條為之恐其
乖以怒融之恐其板云破為也
故戒慎於抒才而刻勵於因
事福之而沉澹氣存焉由此觀

之則是紀乃先之準可見於有
是語四即旁之恐也不拙恭謹深
之免也而候諱以激於變而候
與而終止於史而孰親極久之急
於應而止恐條容而之霜古焉
之冬而能不以稱也故觀瑞穀之

吳瑞穀集序

五

久歸靡不之窮乃以繁為以親
則也變疊而安翔清兮反覆以融
通也嶠崎以與眾則極果明變也
豈不倚於裝沽則刻算以之原
也融而融整果則冰解以之智
也凌雪而寬晦則立之通而力

間也。不端於外而有所容於內。其理也。故雖為說上之寸語。利之
其端。不詳。詳者。其不挂及。其理
云。而舊舉之。無上。按之。其下。運之
其端。及人。事。抗。下。其不。後。措。手
者。其。以。為。藉。助。其。無。藉。不。思

吳瑞穀集序

六

存者。所以。為。教。無。方。而。求。其。為。教
玄。妙。而。後。其。截。六。際。而。不。殺。者
是。神。之。說。也。教。仁。越。知。而。不。盡
觀。焉。者。也。視。乎。孰。早。而。其。早。其
極。乎。其。係。於。其。實。是。可以。常
情。淺。重。觀。晚。早。生。余。與。季。朗。云

季朗極推瑞穀先生季朗至之
之華々人不取名焉乃何於實
焉之其見名相向病也故余得
之至瑞穀無加焉已者先生亦自信
毋以人為難云華夷村老史者出
而求之於四方必必死以

吳瑞穀集序

七

此書之說一處石室為一代著作
則余言尚亦三益也

長洲劉鳳子歲著



吳瑞穀文集序

新都吳瑞穀嘗以書自通於余
累數百千言余甚異之而恨未
之識凡十餘年矣一旦納履謁
余東海上盡出其文若干卷余
獲卒業焉則又大異之瑞穀乃

吳瑞穀文集序

一

拜而請曰非以子先容於世也
將受子規余則惡能規瑞穀記
初操觚時所推先唯一于鱗徐
吳二三子寔左提而右挈之而
最後乃得伯玉當于鱗之文成
其疑者十可二三而姍侮者遂

八九姍侮者之言曰吾詎知所

謂使凡將氏聶之而吾未之識
使舌人誦之而吾未能句卒然
而欲乙而無可乙也盡卷而猶
茫然惟有頰赤嚔抹而已其疑
者曰吾粗能習之雖然談六藝

吳瑞穀文集序

千

者必折衷於孔子自孔子有辭
達之誨而其所傳若易之什翼
齊魯之紀論抑何黃中通理也
聶莫暢於孟氏脩莫工於擅左
氣莫雄於短長變莫神於太史
公何渠使人不可解而獨柰何

陰述盤庚彛之遺畫組諸百家之晦癖聾棘者而經緯之甚或舍事而就辭或援有以實無將一代奚賴焉夫子鱗之不滿世口何害即所撰述具存胡嘗不彬、大雅蓋並于鱗起者伯玉

吳瑞穀文集序

三

鴈行伯玉起者劉子威願獨推稱于鱗以為振古之傑即吾兄弟亦不敢後二君子然尚謂于鱗之詩歌似猶在文上而瑞穀直以為文勝詩犯世之所疑及姍悔而不避令者盡得瑞穀文

而讀之則其於于鱗蓋有襲魄當心而不可解者豈直優孟拒掌之似而已也然于鱗之所治不傍及莊列騷賦與東京之金石而瑞穀時時見其齟必且曰吾雖貴于鱗不必皆于鱗爾吾

吳瑞穀文集序

四

閉門而造車出門合轍則瑞穀之自期許也籍今瑞穀以昆吾之割而潤澤之了不見痕抑拒縱送唯吾意之所使蹊迳絕盡生機流衍即古人奚讓焉而寧獨一于鱗第瑞穀既精深於古

文辭其應制科業亦時時闌入
之至不能得一書生貢臺察監
司名好古者褒賞相繼而卒莫
之援瑞穀意且不悔也曰吾文
行後世更有一瑞穀者必于鱗
社而关生配兩廡濟、不乏賢
吾豈竟不遇哉瑞穀業以于鱗
文勝詩、當有叙之者故不贅

弇州山人王世貞撰



吳瑞穀文集序

五

吳瑞穀集序

嘗讀今昔文苑傳不窮愁則神不凝不憤
激則力不肆大都窮然後工而亦不能不
借聲於王公大人以著其執而成其志詩
莫盛於魏唐當時作者始未嘗不受知人
主凌厲承明後乃蹇蹶也漢宋以來諸儒
或世為史或前席宣室或對策華軒韓歐
而後雍容珍臺璇題浸浸且執政矣辟之

吳瑞穀集序

繁星麗天衆芳貴地號曰至文亦必雲氣
四除晴空萬里而後光采郁焉其不然者
結驩至人延譽哲匠素王同恥於素臣侯
生矜色於盧公彥先拔楊於荒萊林宗成
寵於畎畝一附青雲聲施後世蓋自古記
之矣若予友人吳瑞穀殊謬不然予與之
處二十餘年矣眎其貌煢煢乎澤雉之介
也會其祿之入卑卑一博士也叩其居顏

乎栗堂邈乎雕雲館也跡其眺憇步趾鳳
臺牛渚烏聊白嶽九華三都皆其所遊思
而寄辭之藪也嗚呼窮矣至問其所交遊
遍海內獨其心所莫逆者予予愧么麼無
足為瑞穀重則古之人所恃以著其秩成
其志者瑞穀一亡有而瑞穀之名至與古
人齊予讀其詩沉雄慨慷盡泄其弗鬱無
聊之氣不道大曆以下語文追淮南文信

吳瑞穀集序

二

上邈墳素而絕口東京之季其博洽於縣
圃弇山而弗詭以誕其手敏於五步三叉
而弗超忽汪洋以自矜炫其色逼於禹鼎
商瑚周球而弗耽枯寂以入於槁當嘉隆
間海內薦紳爭翔並耀作者成市瑞穀起
自橫序與之馳騁人無不辟易者太倉王
司寇公序其文至比之李于鱗則瑞穀之
所稱不朽者已籍籍於名位亡乞靈於朋

儁工以窮不著以達吾弗解之矣天漢西
流微雲點綴山色空濛水光沈隱當斯際
也游目四野逍遙延佇此縑素之所不能
圖而幽人之所自恣者是瑞穀之所以為
文乎是瑞穀之所以為文乎

萬曆辛卯季春望日友人泰和郭子章撰



吳瑞穀集序

三

吳瑞穀文集序

往余業南辟雍從水部郭青螺先生遊識吳瑞穀與定交是時郭先生于舉子業高自負而於古文辭則推穀瑞穀以易也瑞穀之集行而人爭遽得之以未覩其全為恨無何余以癸未捧檄至海陽則

吳瑞穀集序

一

瑞穀尚困諸生中執弟子禮甚篤余殊愧於師帥之也瑞穀既廩諸生且父數數奇不及貢會督學詹公檄上郡邑明經行脩之士待詔公車余乃躬為瑞穀勸駕已詹公手其文而欣賞之是蚪斗時撰述也竟予貢於是瑞穀門人黃牀明

蒐其全集付剞劂氏而請序于不

佞以子玉之謝諸生而邀一命也

維君侯賜子玉之謝諸生而以文

學名也惟君侯望不佞謝不敏而

瑞穀固請之則吾師元美司馬公

堅侍御劉公子威何公少愚有成

言矣不佞其何以復瑞穀夫文難

吳瑞穀集序

二

言哉

太祖以神武定天下當時二三著

作之臣掃元習而一變之彬彬乎

具矣再變于東里三變于北地四

變于毗陵吳會未已也嘉隆以還

二三才雋比肩而起風猷才力鼓

舞一世從周道而監二代郁々乎

文哉雖甚盛德茂以加矣然皆以
縉紳顯者也官學而優事半功倍
孰與結髮山林默行之為難乎瑞
穀起農家籍諸生力不能備載籍
窮宛委之藏足不能涉河山追禽
向之跡骯髒自負任其木彊交不
能游大人締豪俠借榮寵以為重

吳瑞穀集序

三

逡巡庠序之間垂四十季瑞穀且
油然安之而亡幾微動間者以
纂修故應四方徵聘數從藏書家
借披閱一過輒推去吾已空而旨
矣於六經子史百家言無所不治
斷自兩漢而下即于詩律用大曆
之格而取裁于漢魏命宮商而色

尋昂睨然自多其超詣于騷賦策
問序記志傳贊頌哀誄微而極至
于俳戲引喻連珠之類無不研精
其思以與古昔合以字古者十之
三四以句古者十之五六以篇古
者十之七八而瑞穀亦殊勃用
文自致且娛也瑞穀既以文名海

吳瑞穀集序

四

內之鉅公作者多亦能名瑞穀乃
尚裁者疑其支尚達者病其艱何
為蔓引奇興攬撫矜衍為侏儒不
可讀之語乎已就讀而囁嚅即連
類廣肆棘澁崛崛而其意不過爾
斯所謂驟得之深而徐窺之淺也
詰其淺深所自出無以復也於乎

瑞穀之于文可以豪矣瑞穀行且
上公車擁筆承明之間就

明天子試將從縉紳者重也抗論
典章不復得以山林為解華陽碣
石之藏聞見廣矣渡江而北齊魯
燕趙之郊形勝壯矣三事九列諸
公卿大夫折節而下瑞穀遊譚浸

吳瑞穀集序

五

盛交道浸廣矣昔賈生通達國體
遇令主而不能竟其用論者惜之
夫小子有言浚恒何咎瑞穀踰艾
而入京師諳練之熟非賈生少季
比且也二三元老躬吐握之盛節
俱以鄉國知瑞穀濟、盈庭靡絳
灌之嫉瑞穀遇合視賈生幸矣瑞

穀行乎哉一日而名動京師是編
也屬以為左券矣瑞穀得聞不佞
之言色沾、喜子玉冒然懸書故
帚之謂何始得之郭先生再得之
君侯即司寇侍御之言獎飾太過
惟君侯信矣于是置之首簡挾策
遂行

吳瑞穀集序

六

萬曆戊子歲春王正月人日楚江
夏丁應泰元父譔



歙邑黃池刻

序畧

余舊貫之居於大鄆下去都市百里俗故褻忽不肖未既亂喪嚴考母携於機織側課之書目承牽挺倍紀倍縱心竊有悟焉百倍之士以是矣長而孤學好竹賁古文既以大易補弟子員七大比上不售食既廩口率科兩當察上又不得察至歲丁亥

宗師詹夫子獨秉玄鑒始得察舉里人見謂狗者累躋迨末年董董以歲薦上豈非學古蓄之

吳瑞穀集序畧

與壹槩諸古太深覽者已過矣余曰無亦六極之危為蓄乎然古豈易槩哉古人文以窮槩工今則以窮槩拙何者古人居所業即出所試漢策對唐詩賦愈窮愈專無他制科藝溷耽於為古樂於為今若饑而食寒而衣弗令而自然也欲求不工得乎今之嗜古者與制科藝判為二物匠意異區置筆殊形計為近藝先刻戾昔調左馬不得與周程並漢魏不得與宋並愈窮愈判其能耽於為古樂於為今若饑之食寒之衣

弗令而自然乎欲求不拙又誰可得也諸能崛起雄視千古如北地濟南公等皆以熙妙早達邕容金馬之上業能士直近藝始得縱其弘致而海內歛然宗法莫之異同若刺草之儒一蹶則終身創矣父老以為記惡能槩出有良欣此業之弘也籍第能槩工筆於達者人亦刺草視之雖心知其工而口莫為毫釐嗟乎文以達工亦以達見工以窮拙亦以窮見拙彼之與此豈可同日而語哉故常布之流得廁名於作者鮮

吳瑞穀集序畧

矣余希心古學至於衰白以負薪之資拘攣於博士語左方右圖二者交戰莫燕其疑信為馭於銜絀句臆約結固無奇也惡能直任懷抱神觸天授吐舌萬里究獨至之趣以綴千秋之華哉每以君子固窮求位得位彌用劇厲轉九掌中以自賞悟卒與制科藝舛馳重增其窮此非其效與邑友人黃鴻臚叔明嗜學攻古屬書條辭請彙余文捐貲刻之則語余人無幽顯道在為尊謂文亦然神貴遠而黜賤近未可以悉人

情之大趣也不為位差道道尊於位不為身評
文文貴於身所以日夜孳孳脩學靡怠不幾前
睹有俟後知傳曰人富則不羨爵祿自足於已
也以文為富豈容自窮况今以貢上豈無祓浴
之者而豫章鄧督學公曾侍御公邑令君武昌
丁公鄉先達侍御何公友人光祿吳君亦選選
以是語之每欲刻余文行焉斯余所為劇厲者
乎時

萬曆丁亥季秋月之朔

吳瑞穀集序畧

三

大鄧山人集目錄

卷之一

騷部

擬九章

卷之二

賦部

遇仙賦

陶杯賦

遊大鄧山賦

重明賦

吳瑞穀集目錄

北峯賦為劉長君作

玉兔天香圖賦

高公橋賦

登玉几山賦

衡嶽賦

墨鏡賦

卷之三

設言部

七奏八首

三子講治論贈令君曾公上計

講學述

雪渙對

友松傳

演連珠二十首

卷之四

序部

尚書胡公集序

朱比部詩集序

刻休寧縣鄉約序

刪定射禮直指序

吳瑞穀集目錄

紫露園稿序

名醫類按序

刻聖世逸民卷序

羸稿序

性理三書圖解序

范工部平仲先生集序

汪溪金氏祠規序

刻名來詩法序

卷之五

序部

三泉先生文集序

吳長公紫芝社詩序

內方先生集序

汪禹父詩集序

王少卿集序

程巨源集序

程山人詩集序

忘鷗園詩集序

范山人詩序

止耕雜言小序

吳希穀集目錄

明文品彙續集序

刻四書引躍序

余文學食其今言序

卷之六

序部

齊雲山志序

大鄣山志序

京口三山志序

刻碩輔寶鑑後序

擬丁卯浙錄序

中都已卯武舉錄後序

壬午應天同年序齒錄序

遺棠集序

新都嘉會集序

新安志補序

經書序

刻會藻編序

卷之七

序部

泰初會約序

吳瑞穀集目錄

鳳山墓祠十景詩序

春讌詩序

綠字齋草序

衍秀集序

茗洲義講盟序

越辭序

炳燭軒雅集後序

王生七論序

史詮序

雷聲稿序

四

刻尺牘清裁選註序

枕騷山房稿序

卷之八

序部

蘭臺紀勝冊序

海嶽延禧圖冊序

友邦作頌冊後序

題絳河春曙圖冊序

題柏墩天逸冊引

可樂園題味序

吳瑞穀集目錄

休陽史序

琴曲序

黃山人詩小引

金仲道詩小引

琳瑯館紀味小引

青谿社續刻引

訂纂皇極經世數小序

重刻靈棋經小序

昭潛錄序

卷之九

五

序部

茗洲吳氏家記序

休寧晝錦劉氏族譜序

率口程氏續編本宗序

璫溪金氏譜序

程典序

汪溪金氏族譜序

休寧屯溪朱氏族譜序

休寧峽汶溪許氏族譜序

吳氏統宗譜序

吳瑞穀集目錄

六

休寧宣仁吳氏支譜序

璫溪家譜外傳補序

卷之十

序部

武部南渚趙公赴楚藩序

贈劉子威先生序

敬贈任憲馮使君序

賀大廷尉晴江杜老先生奏續晉秩序

奉送郡使君徐公按察山東序

奉賀郡君侯高公計最序

恭獻郡使君達吾翁古公祖序

令君曾大夫政最序

賀邑大夫丁公榮膺臺薦序

贈大夫丁公序

贈俞古橋先生序

卷之十一

序部

送何太守公人觀序

代郡大夫送何太守公上計序

送周公任南雄序

吳瑞穀集目錄

七

送楊公陞南太僕寺寺丞序

送馮公任池陽太守序

劉寧國弘宇君榮獎序

贈績邑大夫郁公榮獎序

送史大夫擢刑部序

送郡大夫張公歸養序

代太守公送張公還四明序

送夏一愚先生還蜀序

送望峯劉先生之任懷安序

贈司獄王君考最序

贈陰陽司訓肖泉汪君序

卷之十二

序部

贈使君陳公再任吳郡序

贈望江大夫楊公序

贈大師少圖周先生序

送王先生之任國子博士序

兩淮鹽運分司南川張君序

左橋黃長公序

贈戴營州公序

吳瑞穀集目錄

贈郭仲公受禮部儒士恩牒序

送任山父之任興都留幕叅軍序

莫廷韓序

贈監事程君允吉序

送大行程君允孚北上序

卷之十三

序部

贈大司馬胡公序

贈郡大夫張公序

送郡大夫李公上計序

送少尹徐君之任建寧衛序

賀潘侯擢御史序

送何侯之福寧序

送方先生應貢北上序

贈少尹陳君序

贈博士陳先生序

贈縣大夫陳公序

贈程伯子序二

贈國工程君序

贈程伯子次明序

吳瑞穀集目錄

卷之十四

壽序部

董太公平山翁八十嘉壽序

許尚寶公六十壽序

尚寶公石城先生七十壽序

封君郭太公兩峯翁六十壽序

大宗伯潯陽董公七十壽序

潘次公松崖先生八十壽序

叅軍金栗齋公九十壽序

賀邵封君述齋翁七十壽序

拜高年壽吳長公七十榮壽序

程苑馬公六十壽序

賀中秘翼庭邵公榮壽序

卷之十五

壽序部

王使君六十壽序

元輔李相公六十壽序

黃靜齋翁七十壽序

王先生壽序

劉長君壽序

吳瑞穀集目錄

汪思雲公九十壽序

程次公壽序

吳光祿君壽序

仲兄壽序

孟君壽序

巽山汪長公六十壽序

程季公六十壽序

張君六十壽序

卷之十六

壽序部

毅齋余公六十壽序

封君汪長公八十壽序

梁山方公六十壽序

仰峯金長公六十壽序

百川汪長公六十壽序

贈游長公六十壽序

南橋汪長公六十壽序

大學同野先生程季君六十壽序

葉南塘公七十壽序 從兄季公八十壽序

葉磁州公五十壽序 贈壽山汪次公序

吳瑞穀集目錄

卷之十七

壽序部

汪母程孺人六十壽序

徐母吳太孺人壽序

王庶母太安人七十壽序

王庶母太宜人八十壽序

張母郝太安人七十壽序

侯母太宜人壽序

百歲祥壽篇爲孫母太孺人吳氏祝

朱貞母許太孺人七十壽序

金母夏孺人壽序 楊母劉孺人六十壽序

黃母胡氏孺人六十壽序

余母詹太孺人九十壽序

卷之十八

壽序部

程長公孺人閔氏雙壽序

松溪翁陳公配閔孺人榮壽序

汪莒州公配黃孺人雙壽七十序

封繕部李太公馬宜人雙壽序

可泉朱長公配孺人陳氏雙壽序

吳翰穀集目錄

十二

東岡王長公孺人查氏偕壽八十序

少園朱長公配孺人巴氏雙壽六十序

汪次君金孺人雙壽序

杭城東隱張君雙壽序

封公吳雙橋君程孺人雙壽五十序

黃母孫孺人六十壽序

卷之十九

記部

重修太素宮碑文

重修大寺碑文

九華山毗盧閣碑

吳公墓祠碑

主事郭公視榷蕪關德政碑

休寧縣築城碑

惠濟橋碑

居安亭闔碑

君子鄉門闔碑

陽山院碑

卷之二十

記部

吳瑞穀集目錄

十三

遊齊山記

重遊齊山記

岐山石橋崑記

重修休寧縣城隍廟記

重建太素宮鐘鼓樓記

休寧郊溪張村觀音閣記

璋谿草堂記

石峯文院記

芳洲水嬉記

卷之二十一

記部

絲涎館記

鐘山記祝吳仲公嘉壽

大廣堂記

譽美齋記

義路記

雍熙堂記

耐辱軒記

來善門記

桂墩記

吳瑞穀集目錄

十四

宜樂堂記

漸上世家記

敬明堂記

卷之二十二

記部

名賢里記

重修太平府儒學記

重修歙縣儒學記

紫陽書院田記

竹林汪氏祠堂記

李源李氏祠堂記

沙溪凌氏祠堂記

王氏小宗祠堂記

汪溪金氏祠堂記

汪溪金氏祠田記

休寧方塘汪氏祠堂記

卷之二十三

記部

近玄精舍記

江天一咲樓記

吳瑞穀集目錄

十五

碧陽書院記

聚奎書院記

通源精舍記

小樸居記

講業堂記

世慶堂記

培德堂記

種德世家記

卷之二十四

記部

林公生祠記

白嶽山文昌君像記

漸溪記

竹溪記

靈像記

邵氏重遷祖墓記

導晦園記

恒春堂記

青藜閣記

觀瀾記

吳瑞穀集目錄

清豐縣普照寺請藏經記

卷之二十五

記部

文星樓記

率濱書院記

心池見月記

玉蘭軒記

一松精廬記

瑞鵬圖記

仁齋記

小塘山壽藏記

大郭遊記

鵝洲記

延州世美堂記

卷之二十六

論部

用大

精取

知難

真應

吳瑞穀集目錄

察雋

譙蔽

諭冥

重亨

卷之二十七

論部

微原

議兵

吳公

卷之二十八

敘事部

敘別比部陳大夫北上

敘送盛仲交北上

敘送葛野張公赴尚書繕部

敘坊老賀邑大夫三獎

敘送海陽大夫文川張公赴南上部

敘詹少公赴鄉飲酒禮

吳瑞穀集目錄

十八

敘韓師六獎

敘毛章山先生反風息火

敘海陽治最

敘汪子文歸祁門爲尊公壽

敘邵伯子受室

敘程際明母爰事行

敘兩世三節

卷之二十九

卷題部

題黃太學于都篋中草

山泉圖卷

雲麓圖卷

緱山僊詠圖卷

題陳山人自敘後

書硯莊葉衆伯公家牘後

芝山草閣圖卷

琴窪圖卷

鳳原圖卷

書葉老更卷

梅蘭圖卷

吳瑞穀集目錄

十九

蒼洲化雨圖卷

書學海卷

書修黥嶺路卷

敘渠懷卷

題邵南仲夢徵卷

敘三世節孝卷

跋二彭進士鄉會卷後

卷之三十

書牘部

與王元美先生書

上許相公書

寄余太史公書

與劉子威先生書

與汪南明先生書

與徐汀州太守書

報肖山何太守公書

與張東沙先生書

與白嶽何侍御公書

與三泉林大夫書

卷之三十一

吳瑞穀集目錄

志畧部

纂採嘉靖間休邑事畧

禱祀畧

丁口畧

兵防畧

風俗志

郵政志

儀漕志

卷之三十二

策畧部

弭盜

擬對應書

賢良方正

卷之三十三

傳部

汪孝豐公傳

東渠公傳

蕭隱君傳

程季公傳

黃仲公傳

吳瑞穀集目錄

方季公傳

質行傳

孫處士傳

金徵仕公傳

卷之三十四

傳部

魏處士傳

確齋先生謝公傳

迪功郎汪公傳

處士吳公傳

任公端行傳

處士王季公傳

汪迪功傳

程次公傳

孫質孝先生傳

吳季公傳

吳少公傳

卷之三十五

傳部

程博羅公傳

黃州太守謝公傳

吳瑞穀集目錄

三

儒林王先生傳

金士節傳

劉長公傳

坦翁傳

金處士傳

敝仙傳

汪長君傳

閔孺子傳

卷之三十六

傳部

葉齋葉君傳

汪長公善行傳

程存正傳

邵次公傳

戴光祿公傳

葉伯子傳

貞賢張母傳

汪淑婦歐陽氏小傳

二順傳

凌孝女傳

戴母吳氏孺人傳

吳瑞穀集目錄

三

卷之三十七

傳部

余母李碩人傳

劉母吳碩人傳

吳母徐孺人傳

黃母吳孺人傳

汪氏母女兩節傳

汪貞賢母傳

汪母貞賢傳

程烈婦戴新孃傳

汪節婦傳

程賢孝母傳

吳孝婦傳

卷之三十八

行狀部

雲塘先生郭公行狀

贈工部都水司主事楓林黃公行狀

處士見春先生丘公行狀

贈君南溪程公行狀

處士黃次公行狀

吳瑞穀集目錄

五

處士南潭黃次公行狀

處士松泉王次公行狀

卷之三十九

行狀部

陳山人六水先生行狀

趙君行狀

吳公行狀

汪處士行狀

太學金公行述

王仲公行狀

李師仲行狀

胡君行狀

處士金長公行狀

金生德用行狀

卷之四十

行狀部

明故四川布政司理問金平嵩先生行狀

明故祠部大夫曹仲宣行狀

明故益國博士芝莖孫公行狀

處士汪長公瀛溪先生行狀

吳瑞穀集目錄

五

處士豐西山人汪次公行狀

處士程西源公行狀

太學金霽野君行狀

明太學金仲君行狀

程伯子伯輔行狀

卷之四十一

行狀部

汪大醫行狀

處士孫次公行狀

汪永昌公行狀

吳長君行狀

處士靈山吳長公孺人程氏行狀

宜齋程長公程母戴氏行狀

方配汪氏孺人行狀

黃母謝孺人行狀

卷之四十二

行狀部

吳母劉孺人行狀

夏貞婦吳氏行狀

金母汪氏孺人行狀

吳瑞穀集目錄

邵母朱孺人行狀

主

汪母太孺人吳氏行狀

黃節婦何氏孺人行狀

金母汪孺人行狀

葉母汪孺人行狀

畢節婦吳氏行狀

先母行實

卷之四十三

行畧部

故贈君子太公事畧

陳長君行畧

先君竹溪先生事畧

從兄梅山長公行畧

家行畧

卷之四十四

誌銘部

曹高州公墓誌銘

孫長公墓誌銘

邵長公墓誌銘

金敦五公墓誌銘

吳瑞穀集目錄

處士兼山程季公墓誌銘

主

明故處士程公兩世墓誌銘

處士王公墓誌銘

邵陪菴次公墓誌銘

邵公墓誌銘

曹長公墓誌銘

卷之四十五

誌銘部

明故拜高年爵守泉劉公墓誌銘

陳孝廉仲魚墓誌銘

鴻臚序班汪君墓誌銘

東野金公墓誌銘

野橋戴先生墓誌銘

夏長公墓誌銘

良醫邵君墓誌銘

文林郎南麓汪公墓誌銘

處士邵君墓誌銘

玉山居士王君墓誌銘

卷之四十六

誌銘部

吳瑞穀集甲錄

三

王貢士汝皋墓誌銘

明故處士璧山汪長公墓誌銘

處士汪長公墓誌銘

程巢父墓誌銘

處士三川汪長君墓誌銘

處士松山汪長公墓誌銘

汪公墓碣銘

黃長公暨配孺人汪氏墓碣銘

黃仲君何碩人合葬墓誌銘

汪徵君禹父墓誌銘

處士明齋邵仲公配孺人詹氏合葬墓誌銘

曹恭城公墓碣銘

卷之四十七

誌銘部

吳母陳孺人墓誌銘

吳母金孺人墓誌銘

黃母程孺人墓誌銘

程母孺人孫氏墓誌銘

吳伯婦淑媛金氏墓誌銘

黃母金孺人墓誌銘

吳瑞穀集甲錄

五

黃母朱孺人墓誌銘

程伯子之婦黃氏壙誌銘

程母孫太孺人婦孫孺人世懿墓碣

金母葉碩人墓碣

吳淑媛程氏壙誌銘

卷之四十八

墓表部

鄭北泉公墓表

吳蓮塘君墓表

明故登州府知府方會川先生墓表

處士吳季公墓表

處士金次公墓表

吳公墓表

習池陳公墓表

邵長公配吳孺人鄭淑宗庶配石氏合葬墓表

處士汪長公墓表

王母袁太恭人墓表

黃母謝氏孺人墓表

卷之四十九

雜著部

鄭誥述

大學吳君殷父字說

吳瑞穀集目

三

陳仲子仲魚字說

方行漸字義

文羽字說

汪四如字說

原字贈金仲子礪先

說名

讀弇州集記事

記馮使君治迹

葬墓記事

卷之五十

雜著部

遐覽訓贈程辰州

紀貓篇

祥使篇題查母巴孺人墓域

夢友篇

夢萱解

裂石泉辨

松麓子

延禧堂頌

絳河春曙圖頌爲王母太宜人八十壽祝

吳瑞穀集目錄

三

壽穀頌賀金母夏太孺人七十初度

限飲箴

勿箴

如箴

墨銘二

雲根瓢銘

畫馬贊

關公馬畫贊

吳長公像贊

松山余長君像贊

處士邵綠溪君修贊

金母蘇氏像贊

卷之五十一

雜著部

題黃叔明家藏淳化閣三帖後

題鮮于伯機千文帖後

書畢翁叔問學篇

書越辭後

西王母圖題辭

汪節婦柴氏題辭

吳瑞穀集目錄

三

汪虞卿梅史題辭

代上魯府牋

賀曾公羅山東道御史啓

增定名世文宗議例

名世文宗小序

守令寶鑑叙論

卷之五十二

說譜部

茗洲吳氏家記議例

家記小論

劉譜小論

宣仁吳譜小論

朱譜凡例

卷之五十三

哀文部

程辰州公誄

故封刑部主事東皋徐公誄

吳母畢太孺人誄碑文

黃君道明哀詞

祭宗伯孫公文

吳瑞穀集目錄

三

祭錦衣何千兵旅觀北歸文

祭方小春先生文

祭仲兄文

汪太公祭文

祭邵汪二生文

郡使君陶公配夫人王氏祭文

告墓文

大鄣山人集目錄終

大鄣山人集卷之一

新都吳子玉瑞穀著

廬陵郭子章相奎閱

江夏黃正蒙叔明校

騷部

擬九章

嗟茲以黯昏兮惕息以心恍主不然之說兮孰執正於蒼穹眊吉日以占輝兮不能發明王之觴夢雜所習以上請兮勉厲砥以自持忍而至夜半兮靳涉世之有知道惟智者傳兮故謂作難知之辭世憂病在

吳瑞穀集卷一

大兮所以甌之隨時時以成蕙財兮抱側側其有宜昆吾冶以爲銘兮藏大庭而朔之法入惟重老兮今直爲此踉蹌竭所謀之間瞞兮焉知寶以爲常冀因風以吹遠兮謂偃以爲恭世皆樂於無非兮中正弼之爲匡三耳以相擊切兮悲破舌之潰防胥學於非夷兮厥好脩之是臧大開告於我兮詔貞龜而是憑生不足以爲喜兮死又何足嘆也憂河水之濁兮豈泣之能清也致名譽於人兮羗實出於己也惟痛之生樂兮於乎哉禮也事君無質以錯兮懷虛狀而可雙爲君不任操竿兮視釣餌而競慙士相保於流言

兮羌余之所占也遇阿谷於漂女兮又衆兆之所謹也賞莫大於信義兮醜在於傷人也聖視於仁愛兮溥膏雨之所生也假余貌之禿髡兮誰能易此毛髮相眉睫以爲之意兮耿深人之能察以仲舒之明哲兮而符紀之見罰以仲弓之潔行兮而府君之莫荅名少而欲求進兮宜陳志而天閔時之有熱滄兮惟善用者不繫余有疑於心兮紛莫知其所需質之於廣壽子兮曰所宗其惟虛任龜犬之噬噬兮曰君觀彼萬而何求文之美而以身剝兮後有茅於榮華不盡齒以屠兮何不埋其角也巧言於幣帛之間兮猶

吳瑞穀集卷一

二

有形之渥也意者更容不審兮又何以爲此邈也有自多之心兮又何以爲此墉也搏國不在敦古兮貴知時之所謀度骸而稱膚兮孰爲先談說之余豈爲分兮而酒脯之是噍有可以爲公之尊兮而人衆之不知異楚人之所謂人兮而祗抵之汝其尼父執禮於諸侯兮倂詭之以自伉既同祖君之閔厄兮後述天命以爲章遇虺毒而獲療兮猶索同疾之奇方空腹而好自賢兮羌不可用之術也國之幣握路兮一絲其弗及也豈詘信有定數兮不能以足息也器成而往夫具兮無守城之力也苟甲之不可恃兮是與

伐者同實掇衆藻以爲餐兮酌芳流以爲醺不刻畫而文成兮託遺則於竹賁以泣而自信兮招庶豕之爲羣足逡逡而體慙兮願屏處以側身

右嗟茲

余幼好此盤盂之書兮行屢踰而不渝帶開望之慈愛兮服程典之瑰瑜戴王字兮懷金簡輓近而莫余是兮吾方遠遁而自耽駕風輪兮上天樞吾與相昭遊兮仙之問陟昆吾兮相招要將以知天道兮冠鉢知地道兮履躋哀齊州之莫吾與兮旦將絕乎空寥尋天都而重繭兮囑開秋之靜雲解余觴兮山麓釋

吳瑞穀集卷一

三

余鞅兮何漬衣服中余成象兮橫越絕而憑几張口而丞之以天兮盛檐檐而自喜朝未申勅兮夕誦誕章苟時命不可一適兮雖賤醜其何妨再自誣余興妖兮芒不知其所生蒺藜刺以業業兮乃堂廟之所嗔山重曾以障日兮下幽沈以矐睭天酸然而下雨兮苟惡心其能彊豈蚩風之所飄兮雜夷牧於原中吾不能難面以從俗兮固難變駭而使通啓期帶索兮原憲餒賈不無厄兮信不無罪石父相心兮高廷問殆與先士而皆患兮吾又何易乎今之時余將敏行以滋滋兮固將終身而貞之亂曰芄蘭之枝日已

失兮朝梟之聲守吾恤兮去爾外厲惟內色兮丹漆不文反素質兮瓦甒陋器同大半食兮葛藟爲絨哆無益兮結意於一窮兮不可飾兮

右開望

陸皇之有常明兮何博夜之莫曦蔽於委羽之山兮與白日而相違貼舊都而遠陟兮庶燭龍之我輝來天津而遨遊兮冥之旦吾以時望故鄆而徘徊兮希鄭人之取玉載司南之車兮奉雅琴而蹠蹠覓寬蔭而大噫兮色陸離其何羨車馳驅而無轄兮戶開闢而無捷行思其所結兮衷一誠而見許說緩頰而莫

吳瑞穀集卷一

四

通兮芒不知其所至耿吾心以照認兮焉甘於所施縱繹伯之梟捷兮紛萬里之焉曩備憑大戲之威力兮德不能以生觝心輾轉而不達兮行遲遲而重隄將躡躡而北遊兮南阿谷而淹留覽大制之孔密兮上帝以爲物周曰規度之不失兮何生氣之弗理念學道以爲食兮悲燥濕之日穴奏白雪以太一兮思神物爲之下降懷天心以吐噏兮冀豐隆之隨臨眇尚葦之微賤兮焱印埴之相孚嚼靈脩之爲隄兮獨偈於大人之符固違實而得名兮判因名而失實陟伐夫於九石兮厥國色而醜謫嚇山雉於十倍

今怖怪石而登秩紕衆賈以是非兮孰云察其姁妍
誠謇謇而委務兮襲石室而蔽旃駭宿瘳之聖女兮
晉五逐之齊孤聞牛聲而不應兮响還發之隱書願
一當君王之盛顏兮託神媒而愧懼揭緹竿以自鳴
兮抱仁義而誰飾亂曰望九層以嘑號兮衆庶莫爲
之毫釐掩禽更順風兮首禾以爲期信其爲蹇而屢
蹶兮何一蹻而復之

右陞皇

切日倪而西望兮獨譖異乎心怙思脆弱之不遠兮
赫丞輔之多嬌悲金室之穀府兮爲蓐收之所司杳

吳瑞穀集卷一

五

夏貸之已久兮愀秋實之莫知謂穀物而御秩兮操
事於不平之間歛良王於禺氏兮徵魯青於明山雖
水絕壤斷而必致兮曰朝令而夕備羌管蒲之確壤
兮相旣有此軌守詭吾以其佻長兮眎余以其壅閑
以奚道而可得兮蓋以奚而可適懷此精之在心兮
心有目則生惑哀水戾之破舟兮心巧拙之玄玄之
攝龜而獲立兮藏泰臺以自靈革筭室以賦籍兮世
果以問大貞念本冒臂之相使兮士以身而爲人何
執圖之可易兮得意則慙爲君立千乘以爲義兮指
公孫以爲徒夫何百能之不可官兮故三怠而相誣

窳不可以無委兮城不可以使脆孰守官而不違兮

孰奇材而干次少歌曰質靜人於大湫兮莫知其自
自姓白之顧益黑兮謂正名而不信倡曰紉璐自上
兮式壁楹下明識財擇兮判獨藏其正雅嘉伊尹之
賢相兮嚙胡人之驅馬若墨翟之辯通兮掩榛薄之
薪者睇太行而比險兮俯滄海而不測始縮之不可
以羸兮何驚置之甚疾惟齊邑之遐阻兮腹轉輪而
不息曾不知理國之有宗兮欲外閉與中扃願長馭
於九澤兮夢窮夏之冥冥豈材用之有分兮人之靜
者蠱而趨者多出言一等於忠兮尚有知誰之婀娜

吳瑞穀集卷一

六

亂曰大海東極水至而反兮泰秋不已化而寒兮浮
挾游飾狂爲當兮獸先中之奮能自殃兮誰昭誰膜
同術繇兮蓋較滄熟惡姑幽兮拊捷抽箕旋羽旂兮
菅屨跣踦詭文網兮善思用時容飲氣兮何爲恫擾
一者貴兮

右大湫

噍噍余月兮薦莽軫軫愀然嘆息兮寄裴南畛盼兮
眴眴靡可安眇婉嫵攢立兮約結而誰愍斷心滅斧
兮繩矩而自黽塞明以爲盲兮夷易詎水剗好多無
定兮君子所晒成聖本學兮希言不振天府廣博兮

通人孽爾簡陋不盈十兮猶見於撫錄包涵巨異兮
常情嗤其不弘紬繹魯故兮輩以爲無徵左圖而右
方兮詆燬以爲惡水君在策兮土父高躋齊艾蕙艾
兮一切而深苛夫惟皇天之博大兮憑不揆余之所
何縛角就吹兮試鼓而不譏搖蕙摻撾兮竝發而不
侏豈豈來困兮困所異也幽翳蒿萊兮理容儼也音
響不改兮雖易處而何擇百昌罔北兮莫逢春之所
脈端言蠕動兮法則以爲先此身不可美兮孰云學
之莫便吾口不能劇兮豈知其多有栗犢反爾兮慄
而不可久就礪卽錯兮器成之冀用彭牂而願息兮

吳瑞穀集卷一

七

駕說而見雍迢轡面內兮歲驛馳其如霄把陰握陽
兮守神以獨立亂曰縹緲漸流聲滂漭兮西日方暮
屏翳軼兮昭躔采石竟成虛兮周璟旣遊孰題輿兮
豈其鉉鋌不可以匠兮揣材省分心何飛颺兮慕往
閔來徒繳繞兮冒黑夜以求知吾其不自譙兮窮處
而志廣通者泐兮君子安雅相以藩飾兮

右安雅

期下女兮屈意而詠言荒遠約踐兮辭旣恍忽而亡
昧昧之傾洞兮重沓而不入排戶以瞰猝嗟兮意象
發而莫畢冀順呼於長風兮值飛廉之不遑因燭龍

而獻誠兮羌不周而潛藏有熊之夢叶兮得風后而
該輔表物象以靈鳥兮結芳茅而效舉歷億秭而薰
拂兮羌高颺猶未隳何衆廢之所共兮獨寥廓而弗
披夫欲僞者之讐兮必真是託俗之巫多禹步兮蹇
盧人之多鵠御三羸而改價兮君都從而顧璽遷十
駕而不舍兮徐轡銜而亦前警抱鼓之相得兮何騰
黃以爲便提携天地兮佻日晏之發陳吾期熙事而
孟晉兮偕衆萬以維新採巨坂之芳藪兮寒家園之
萋韭五葭不可以力求兮吾誰與攀此琦草謂萊菹
之喜噉兮初不爲整意浮白光以承福兮遂奕世而

吳瑞穀集卷一

八

珍饈吾且含歿以逋逃兮參人情之異施形玩而遺
心神兮逐厥華而莫恤肥與臞其互感兮羌娛心自
安司名沈沈其受饒兮隨俗而追聲失與得雖半解
兮恙惟得之稱名依桂以爲宮兮謂揚芳而不菀藉
辛夷以爲車兮芬至今猶未遠上不能絕景兮下不
能乘冰固遙見而指屬兮然躡迹而不勝權用其長
兮詎燭此徑也知以爲治難於持國兮惟持以自然
之應也騫聲聲而北望兮希桓公之聽也

右期下女

正是日之執筭兮導贊見以暇脩側尊甌以疑立兮

饗一獻之奠酬閒有家而任理兮擬貞妃而嗣休主
煩辱之勞瘁兮雖戶內猶弗召心恂恂而自效兮言
驕恭而怒之君執禮以興婦兮不明分其勤怠爾塞
君之恩輝兮謀所及又以謀弗清靜以自反兮赫黃
惘而滿懷購意態皆竊鉄兮張弧矢而甘之何貞妃
之疑玄兮仰立魅而相仇慚令德之來教兮與大議
而贊之入止廊之雕房兮曾引手以授君卜貝以爲
贊兮無敢回以申聞惟君子能視內兮似鸞鳳爲德
紛焉粉題而外飾兮遇雨湏而不芬炳翡翠而離翼
兮伎狐鼯而無羣聞妾倩之白水兮槐婧進於深憂

吳瑞穀集卷一

九

女娟備而持楫兮盼母論而免夷不逢管晏與簡襄
兮世孰奇而知之指牛衣以泣諫兮王章死而知誥
潔婦恥其金夫兮魯秋悖而何追見不善而探湯兮
流芳徽於長波明大節之卷舒兮表田宅而旌之或
孟賁而狐疑兮或庸夫而必志雖騏驥而反後兮卽
羸馬而庶幾明與疑其相懸兮孰噉旦而寤之何種
藍之彌望兮惟染糾之爲業豈徒慨其遺本兮亦變
白而爲黑自其矢之貞心兮謂宿莽其不可死彼寔
繁之有徒兮指嫵媚之爲黜信楊且之姱目兮讒妬
入以爲眇惟快心之見譽兮來虛誕於不解悽誠以

爲爾兮非違情以俗駭率神貴乎古昔兮眇目前而
續賤馭千里以追風兮無翠黃之加美遵默足以俟
時兮辟河清其誰見迨振素而終窮兮覺妍媸而自
反或歿世以定論兮始厥疑之有燕

右正是日

朱襄治世陽氣結兮士達佐宣成果實兮有靖家室
北隰栗兮赤穀翠函曾其固紕兮屯雲蕢藹中有堂
兮美人遊薄供清談兮外色類綈藻文燦兮中黃如
美瑰而不暇兮嗟爾小子豈類柳兮所戒在荒必底
就擷兮八月始零允其無遺兮籩豆饋食比跋鴟兮

吳瑞穀集卷一

十

赤心致報誠不畧習兮探術朝三任擊磬兮富比固
安六籍發兮侯麗上林奇觚揭兮疏我所知可采數
兮門右吉祥尚以爲主兮

右栗堂頌

巽容平之沆碭兮物難斂而新成擎以時而白藏兮
察守義而俱庚夫何四惑之洞心兮聽商風而眈眈
萬寶其酋德大徧兮獨搖落之可憚石雁飛以候時
兮莖草稀而不榮惟淒淒之生華兮寒蟬連其哀鳴
故零露以凝冷兮百卉淒而盡藍紛時俗之變衰兮
命習吹以徂征趣厲兵以佐殺兮廣德施之何平紛

時訓之交微兮統四秋以成歲
實質文之惓惓兮順行之而若一
聽金行之慘慄兮心懷想而愛恤
知萬物有瓜角兮披其木而若櫛
颯髮華以長吁兮照爵弁而自矜
睨西日之方暮兮悲卑字之不出
過牛渚之莫遇兮空乘月而長吁
噫羽陵之蠹書兮遊揚帝之所都
無白義之可馭兮想天老之綈圖
希元聖之周公兮勤接待而吐哺
朝讀書其百篇兮夕見士而若怵
歲將暮而莫遇兮興星言而霄邁
值斗柄之西指兮望丘廬而噫呢
巷戶庭之不可出兮諒此名之不可
攘學多方而喪生兮道多岐之亡羊
任我形以

吳瑞穀集卷一

十一

枉直兮任物理以屈伸勁杓關於國門兮隱其力而
不聞循堙谿以縱睇兮勢委委之嘽嘽適傷逸之無
制兮曾量罟而不可異夷歷歷之無欲兮張牙歛而
不可剝居重闔而不開兮行方輪而不展眇折節之
無睹兮希守儒之無俛神有遠而相符兮迹有近而
不可比道尊寵之不可極兮攝榮祿之不可已持默
默之優繇兮借訢訢之不可友依大郭而胥攀兮效
丘訢之所履遡漸源之淖約兮散樞星之瑤光飲醕
饌而吐金兮睹軼事而眇芒皇覽揆之初生兮乏彌
天之祥夢依縹筆以自娛兮慌赤氣之如璫遵水涓

以微達兮憶交甫之靈妃橘是柚以交勞兮懷鳴珮
而空怡肝冥冥之無當兮逞麗囂之無幅惡名生而
實歿兮紛遐邇之焉覺悲累累之冢域兮望魯城之
北所德故爾以長輝兮次篇籍之式序撫休氣之四
塞兮流輓近而漸薄與精稔而相盪兮問青青而咎
託御六氣以遊敖兮合太初而的樂依峻岫之大厦
兮葺綠糝之帷箔就奇觚之畦畝兮甘疲寐之冥瞢
曰吾嘆前睹之莫幾兮冀後知之謫謫惟偷者而齎
卒兮嗤善呼而與籍摠能薄而亦見兮况顯武而豈
逆記鬼名而欲驅兮仰黨人之眉睫勉治生而不隳

吳瑞穀集卷一

十二

今補更啼而不嚙

右畧容平

大郭山人集卷之一

大鄣山人集卷之二

新都吳子玉瑞穀著

廬陵郭子章相奎閱

江夏黃正蒙叔明校

賦部

遇仙賦 并序

蓋世值貞期化浸萌生莫不應和而間有道德功業最近玄符足爲一世信順造物必以異常之瑞於其人之身而顯著之若廣成範時靈飛呈籙留侯名世黃石授書垂象以合時應天人之際誠然無論氣成

吳瑞穀集卷二

宮闕狀類鸞皇有若人蒼衣赤首名天衡者則仙聖所閱居天程所匿遊亦可感集以精華實息通神明之貺不可誣也祝犁單閼之歲且月十有一日南都御史大夫曾公暨御史中丞 公爲衆會日未靡旃雷雨交作少選明月在天四際激激五雲起空中二大人乘雲而至碧蓮巾紫鶴袍而帶劒者呂公嵩也切躋隨者椎髻長髯携紫節腰挂大瓢則鍾離公權也皆自東方來止向如若士慢然下其臂作招要狀御史大夫曰於乎哉祥也俱東而止而其獻萬壽桃與賦詩八韻之章以示門下士任別駕山市山市爲

圖其事於卷屬子玉賦之子玉唯唯夫有傾四海財力嘆望海上有離背羣黨窮遊生平不能見縞禽之一毛况仙人之面乎萬曆以來載時養材百氣效珍青雲千呂足以遊羣神於鴻隄之墟而御史大夫敷教文臺銘功銅柱所樹立又可邀之而南嬉也今所觀遇自以歸於 天子萬壽之祥奉至尊之休德爲人主象而統理之信矣然玄符合券鵲印抑植大著巨偉名實俱茂與張韓比崇以臻厥成固可得而原也語曰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非常者固常之所異也二公當垂誕章軼迹爲萬世瑞余末

吳瑞穀集卷二

小子操筆作頌以爲他日徵云賦曰緬彼仙聖兮處於昆臺脫迹萬里兮眇不知其所眩惟上公之廣道兮廓畏壘而弘開作罔寔之遠逝兮策青城而徘徊要羣侶於香林兮馭百氣而胥來先萍翳以淨道兮再豐隆以輶軒盆箕伯以漸靡兮湛結鄰而南榮綴搖光以爲罕兮亘紅雲以爲旂閃金支而照燦兮交羽葆而齊勻建七色之毛節兮駕天馬之王輪導白虬而啓路兮擁斑龍而翼轅捐八節之日夜兮詹甲子之上旬曳霜縞紫絰之靜吟昧夢兮杖瓊干威劒之佳俠晏神晏明庚微祁以劼鞏兮句倨綿弱倣以

翩軒寵褻累罪鬱以粵宛兮沉墨彌塞突以旁行柔
毳恬愉蒙以篋仍兮旋縣俞舍响以區萌扶搖拵抱
高以極往兮艾歷茫芳轉斛以蹈騰劉覽徧照鑒以
暮選兮漠簪弊梗淑而淖清貨暉神虛以待天董兮
視而無矚聽而無歆絜天室而闢天門兮求真入乎
都居大揚漬作以北向兮稱好猷若而自如悉召祝
融而辯之兮選蚩尤而陳詞使審封迴斬兮橫萬山
而朝帝丘前純陽而後雲房兮載玄枵而與相接衫
白欄而中華陽兮推華髻而飄美鬋信青鳥於詰朝
兮竝雙雙而依切神籟束來而望紫庭兮總諸天之

吳瑞穀集卷二

三

羽儀佩三一而封掌兮踞九光而陸離向簷楹而從
眞兮經太陰而汗漫爲期使大常其相地兮吾欲觀
乎廩者所奢龍於東方兮敷唐典於函夏望玄關其
積靈兮奉度崇功以儲煥炳顯著所以爲盛兮灝
粹冲謐芬以五香組轉旋覆立以白蔘兮麗固隆俊
秉以中央出啓珠篋之璀璨煩拏兮迴發玄羽之桀
雄光明遽八埏而猶突奧兮跨三山而如部婁齋然
下臂而懷勝地兮遞執中臺而應天樞清道千步郁
奕黼帳兮使靈鵲飛印而護維旗道若鬱華而昌時
兮邀容成訊廣壽而將鳳嬉東睇大茅之四平山谷

兮鼎鑄於羽山之銅排三洞而揖仙公兮載青要而
與之宮漱香花而高歌兮呈太一而式觀延佇崑崙
迥以疏逖兮吾乃今日覩本來全眞開化緒然朱顏
舉袖而招要兮豈不以斗中有玄王籙籍之班苟隱
文之得佩兮雖累億劫而睨夫座寰苦咄世人兮山
源陰邪卑卑壤蟲惆悵藥杵博夜遐兮佛鬱簫吹兮
阻雲車養脩翰而凌厲兮十二試而不得炫玉服之
所將兮止杯治而空伽侈盈尺之材質兮叢爾而不
盈於德等無翅之斥鷃兮問山川而嘆息彼采眞於
遐坂兮其猶未能之在詎不必於離黨兮際汰沃之

吳瑞穀集卷二

四

所逮乘日月之隆光兮值禮王之自成握藻苑之文
秤兮呈瑞采於河濱勒銅柱之元功兮輝五色於長
庚通神睨於離曲兮拱玄扈於大庭階累琅以同升
兮埒廣成而同名上獻歲而無疆兮下度世而無垠
覽策府以逢時兮不必於王母之賓登壽王而高駐
兮紆翠水以泰春

陶杯賦 并序

任山甫得三陶杯於荆谿之陽以獻御史大夫曾公
杯圓體紫色襲小於大稱重杯也公遂以行酒命舍
人出陶杯倍其數亦重杯也圓體而觚引而分授之

則小大以區收而襲之則園以傳園觚以傳觚渾合
爲一薄如蟬翼以漸次不差蠶首重襲之不失針鋒
是又得於審川云公曝然咲曰予雅樸天遺審生爲
是以供娛席上吳生無所發吾之樸而賦之乎吳生
曰自朱畫其器以來是杯迺於世久矣今爲公呈其
形埒以次而襲如豆區釜藏於鐘之中仁義在於道
德之內審生當無意乎黃帝之師陶正則審封至言
陶天下之道有栢高言之詳矣今觀公智圓行方范
德炮和文肆質竄蜚英騰實罇壘廊廟調燮槐鼎力
挽浮颯契大渾之樸還之於掌握中以復于有熊氏

吳瑞穀集卷二

五

之世行可具睹則是杯當使倂銜其指而祥金禮王
鸚武螺螭之所爲者又何足詫也遂美之而賦曰惟
審生之典陶兮鑠妙質於自然脩火利以變燥兮飛
五色之祥煙屬鷓鴣氏以搏埴兮與神冶子而周旋
契黃墟之眡火兮鼓韋韞之便妍取神州之農土兮
和丹澤之甘泉作塊拊瓦缶之什器兮儼旋穹而象
權視參鑪以紀三兮大埏埴而平六度質真之若渝
兮豈臣前之小朴戴大園而不違兮又中觚而旋曲
王爾莫肆其剗刷之指兮公輸莫施其睨日之目絀
犧象之浮金兮嘬文羽之良王列不畫之大路兮置

不緣之越席酌玄尊之大隆兮薦不穀之粢食信雖
野而登廟兮鑿鼓響而奏徹梨博帶以刻鏤兮而雕
栝非所藝啜土甌以爲尚兮來賓服於四訖漆其外
而朱其內兮生睽携於侯國爲象著而箕子噉兮從
土遁而遠適億千年而俱闕兮詎思舊之爲驩受瓦
甬如太牢兮希宣父之遠觀酌土銅如流霞兮知慶
封之易剗儲神醴以願顏兮待真人以盤桓惟上公
之應世兮挺瑞氣於雉衡想朱陵於靈臺兮振白雪
之希聲扇大雅於巖廊兮調台鉉之大羹陶天下以
爲懷兮復太一之陽庚升二器於曲旃兮等渠碗以

吳瑞穀集卷二

六

同珍若浮玄而凝黃兮洽瀨粹之旣登重曰百昌土
祥以一儀兮土階三等品庶歸兮樸樵不雕至文麗
兮玉卮無當末技絞兮十稷之秀豈無一奇兮汙尊
淳風欲回之兮腹殊英英沆瀣和兮茂實允騰銘敦
彝兮

遊大鄣山賦 井序

黃叔明注

我郡區域萬山中而大鄣山又山之最高勢若俯蹴
乎萬山者昔人稱爲江南諸山之祖是已郡之山水
紀於山書水志不甚槩見惟是山具載在大禹若桑
之經章矣以鄣名郡以浙名都迹是山名之其雄蔚

足稱也顧距郡治二百餘里所立冥奧人跡稀絕或以績鄆山黥黃山可近見者當之是擊李渤之雙石以當鄆道元之洪鐘李經道元註豫章石鐘之勝唐李勃不得其處以他雙石當之不亦烏卑乎鄉先達汪京兆公始援經而訂註故以正名於吾里之張公山斷然獨竟之矣關尹子有言五百歲而名山一開乃今千年當明盛之世則弘開鉅屨非尋常可擬議也余居距茲山六十里今始遊焉緬懷永託聊為賦之以發前蹤之逸寂云穹窿大哉而何所分率晉書分率以辨廣輪之度貫天光以洪麗絡而為萬嶺裔而為雙江溟濤之氣始牙而虛郭之所盤

吳瑞穀集卷二

七

基應斗維以地紀邈星垣之配雌斗為微分野河圖星轅據彼平圃惟根之大天鎮東躔地軸南戒兩北奇者莫逞其祖廣者自失其難南戒嗟虛敖之突與兩北都偕軒轅而駕邁黃山有軒轅之迹日月通迴乎石門石門有山有青虹跨絙乎天紳山有仙埒宜都之風穴山有清宵山有振扣雄雷而和鐸有振觀萬仞之神井乃靜聆有振乎龍叩有振龍所居參頂冢而俱尊肩岸厝之左右有振

三峯即三伯梁山之晉望梁山為晉望山臣衆阜而為后比中嵩之稱高白虎通中央嵩竝鬼洪而大名大崑山即具茨山大洪山廣圓規儀天而決潏矩式百餘里處衆阜之中而獨秀地而吟崑廓綿野於區外鞠塗徑而僂僂為衆形以不雕惟萬象而滋成驅彭水以西流瀉漸河而東走不雕蹋天目於踵趾卑崇廬而若蹂御川嶽以貴倨合億不雕秭而無漏如會羣門以賓于如會墀上而輻湊秭而出汲冢豈績魁父之能班而黥天都之可副元符併出汲苞百姓以饗度懸望而來幸祈羊極乎羊極羊極羊極東皇之所嬉遊制蹕之所期往名

吳瑞穀集卷二

八

山開闢以逢時至道崔嵬而指掌綠字辭剝以重輝崖刻古三鐵牛墾地而益敞初吳僧鐵牛結菴翠雲天子都宇深鬱乎仁祠赤霞細縵乎珠網思惟之莢以扶疎芸蓬之枝兮成杖仲僧傳蒲水寺有思惟樹數十株已枯積年僧耆域祝之黃髮扶疎王子嚴班班乎齊嚮清飆無足以相予仲長統詩林杪籟生而張公如可遇叩問天關而欲上以是玄搜更披濟勝張公徒哀世說許詢有五億十選注目徘徊形以遇爽遇因志類無當神牧悵矚大恢爾乃從負書

劍微名昆臺路史風后柏常從負書劍遊昆臺廊疏
屬之隘希驚行之材穆天子傳尋邃古之跡達世羅
之猜諍田駢之夸詫倡大言以就裁口爲姓以承天
姓心翱翔而號聲之何辨於樂子傳一函無陔諦
以大地之語詔以大清之篇餐以如粒之氣席以濡
紆之便拾遺記蓬萊山朱露如拾方丈含三峨於芥
子國三峨震旦舒雲來於劫千拾遺記蓬萊一名雲來世雄喻之
幻夢朽種齊之高玄經序本達觀其無質燒邪羸之
徒孽京賦勞也藏立竚於胷中夫何巨纖於睫前
庶大空以真適信金柱之自然關令尹內傳地厚萬里具下大空四角下

有自然

吳瑞穀集卷二

九

重明賦并序

黃叔明注

余嘗閱越楓橋里丁氏冥孝之感母誓重明未嘗不
艷稱之今武陵丁母酉太宜人贈君丁大夫之配農
部君之母也贈君尉蜀名山歿太宜人哭之失明居
嘗禮北斗觀音像晨必奇拜而農部暨婦宜人侍拜
唯謹願以身代育後遇國工李生金針治利目明遂
復文苑歌誦成帖皆以太宜人厚德農部孝理所致
是可與越橋並稱豈其苗裔歟遂爲賦之其辭曰昔
太易之觀象兮取諸離於南占易離爲日應氏成

卦發下藏之晻莫兮申十言之分明惟阿母之舅
今踰瞭然之便妍肅端正以爲容兮守一顧之是遵
列女傳楚成王登臺宮人皆收夫觀於蜀道兮謝郊
吊於貴人裏內誠而沔沫兮城墉爲之欲崩列女傳
妻收夫喪不受齊莊公天酸然而下雨兮掩儀仙之
赤文管子微赤文與日同居集慘飛廉之噫氣兮吹高
唐之冷氣飛廉忽輕雲之蔽月兮嘆胸臆之不章世
殷荊州如不許寫像顧惜之蝕其中之黑子兮值闇
虛之爲益世說徐釋曰月中黑子如日中瞳空白黑
以雜糅兮嘆純命之不常母惟誦佛偈兮子惟籲乎

吳瑞穀集卷二

十

陸皇陸皇天也悲大人之所賦兮何見謫於目成苟余心
之端直兮雖九層其何央申佗祭以上禱兮劇悶
之孔傷黯連石之下春兮憾博夜之依俚淮南子日
是謂下春管子耿石建之孝謹兮法曉臣之忠良建
母晉建孝夜也耿石建之孝謹兮法曉臣之忠良
書師曠自謂瞽臣形相矇而心相明兮何豕視之懲
也孔蒙子有心相善形相善以詐得罪心竅忽以重闇兮
又上目之芒也賈子天之日依祇恒之五百兮俱得
眼以爲名五百盲人依祇恒精舍住還慧龍自空下
兮攄誠壹之鄱陽梁書鄱陽王之母太妃日廢有道
及慧龍下針騁蟬螬之甚美兮迴翁子之惶惶晉書

字翁子母失明每食自哺之一日彥出婢以母見捶故炙蟬蟻進食母以爲美疑之裁以示彥彥見之
母目明哭錄鑑燹以遠胎今入褒拜而俄朝拜有禮九
拜宋書陳遺少爲郡吏母好端底燹遺在役常帶一
囊後孫思祖遺避賴燹以活母憂于夫明遺入門母
目遂徧七燈以照普今來金鞞之老翁字後周書張元
六祖喪明請七僧燃七燈願祖目明元王孝始年十
求代開七日夢老翁以金鞞目遂明王氏女之主
蔡兮除垢累於一唯復明主蔡賤役之稱 俛青衣
之童子兮化成鳥而飛翔晉書顏含字弘卿孝友兩
家人奉養藥餌察問者耗必籍履東帶忽一青衣童
子授一青囊乃解蛇膽童子化飛鳥去騰藥服日遂
明豈董公之王屑兮或華佗之砭劑董公以王屑與
疾而內傳藥亦羸瘡之蝸皖兮仍樗木之青翳淮南

吳瑞穀集卷二

上

子數者俱東門伯之良驗今陽里子之所訣 晉范甯
治日疾東門伯之良驗 今陽里子之所訣 晉范甯
就張湛求方湛嘲之曰方宋陽里子授魯東門伯
東門伯授左丘明左丘明授杜子夏一戒思慮二專
內概道開之仙粒兮專僧坦之家業晉書單道開善
視醫治帝目瞻視復明 眯播糠而枕之兮翻仁義
世醫治帝目瞻視復明 眯播糠而枕之兮翻仁義
以高潔果青姑之伐人兮耳不可以使營青姑尸蟲
緬王顏之侈哆兮同四目之靈哲咄木晴之棄水兮
徒徙穽之可隔木晴實失一目勅賜 下水尺以何悵
兮恣菑丘之奮擊盲者之不見如水下尺 詩逞多
寶之戲刀兮濶魚目而誤炙以刀戲割金剛眼 輒見
神人持刀刮其目遂盲梁書阮脩客失珠謂是左右
所盜偶炙魚目孝元吞之乃珠也珠出一日便盲

諸腦脂之所遮兮厥其眸以被摘孰如哭夫以盲兮
固其心之貞也孝母而明以復兮又其誠之精也信
丁密之飛鳧兮同含潔之愿純漏慧眼之靈泉兮指
桑梢之瑞英先賢傳丁密字孝公至孝有飛鳧之異
飲慧眼水後得慧眼泉字含潔性至孝父盲有僧云
及桑梢水洗父眼復明見賢不於蟲睫兮察德粹之
溟溟世宋人之行善兮薦白犢而福彭宋人行仁義
生白犢孔子皆使之薦於上帝楚攻圍宋城戰導義
和之長轡兮拂雲氣之微塵家善德之山麓兮經桃
源之仙津鍾西陽之瑞祉兮結丁公之瑤蓀齊春秋
字楚梁母有疾於庭中祈祠間空中云得丁公蓀爲
酒便差行求一老翁授之復視翁不見休法爲酒母

吳瑞穀集卷二

上

疾類 黎孟氏之機織兮范敬姜之在經列女傳文伯
愈之曰吾語汝治國之要盡在經矣幅颺稷母之明誠
爲將以至軸爲相摘可爲三公云云颺稷母之明誠
今祇雋母之亭平願謹白之治刮兮奉綸書之見徵
唐崔謹白目疾治 勗胤嗣之翩翹兮馳膚問於天
衢躅老氏之守黑兮屏五色之弗愉尊尼父之瞻視
兮憑所見之有殊孔子云所信者目 觀反內之心鏡
兮出游睇之娛音承家范若上乾兮作 昭代之
聖儒既籍甚於二門兮播物聽以聲敷益問右於楚
望兮廓名迹於瓊瑜班劉傳之辨通兮審三眸而焉
如邈殿中之無雙兮邇孝公而允孚漢丁鴻 重曰鬱

燦祥暉懸珠同兮 天子嘉哉若錫龍章兮冥感二
儀通神明之貺兮衡霍朝肝慶重光兮澧浦春流匯
永清兮長與乎文章之觀熙浩倡兮

北峯賦爲劉長君作

騰遠嶂之迤邐兮駕廣莫之高風聳松蘿而崛起兮
揆斗曜之區分作巖邑之鎮山兮敷平圃於弇中夫
何天之所閑方兮而穢祥之所弗憑國殊窟穴以不
拘兮焉禁忌而家乘然視封疆之正治兮候息耗以
旁通故收功實常於北兮亘人域而稱雄禺強得之
以立極兮五括天河之俱從惟市樓之次舍兮取攝

吳瑞穀集卷二

七

提之豐隆制宅命子可以觀士兮見弘博之鄰類本
成土之根苑兮占日月而定位碧樹瑤樹而皆在兮
森寶色於階序聞登之而乃靈兮仰神居於太常緬
此峯之積德兮旣爲壯而爲生惟象氣而應之兮合
壽祉以神明孰能原本乎此兮伊祁氏之老更美皤
皤而東鄉坐兮實乃父而乃兄趨詳之有容兮固邑
里之所榮也見偉衣裳之映嚴兮又令君之所傾也
肅斯人之景山兮藉一時之令名發蟄蟲之所伏兮
開所積之層冰是皆靈嶽之孕毓兮立登保之權衡
喜盛德之在室兮經七舍而迅征想祖德之遇春兮

亦依北山以馳聲構堂舍以相羊兮振藻苑之瑤英
則茲峯之還顧兮其收貳而再成擅萬區而宛中兮
縱上方之樂情亂曰冉冉眷閭密女堂兮中采榮人
商顏通兮天都亘連非大荒兮靈鼓潛發博山陽兮
詹厦棟之巍巍誰誰與抗兮鳳雛竝起趨朝墩而飛
鳴兮情與質怡而盤桓東未央兮

王兔天香圖賦并序

乙卯之夏客持王兔天香圖進之蒼洲先生先生出
示吳生口占誦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之句屬吳
生賦之生辭謝其年秋先生舉鄉試高陟蟾宮人謂

吳瑞穀集卷二

七

是圖爲之先云吳生謁先生復復申前命乃即席展
圖抽毫爲書上方愧乏仲宣東鄙之辭無郗詵桂林
之思不足爲圖增色然先生行卽高翔玉闕画像雲
臺圖寔有助焉賦曰何嘉樹之深固兮託纖阿以長
芳本南州之炎德兮麗金波之夜光惟此根不依下
土兮葉不隕於朝霜引王兔於其下兮飛香杵之琅
琅止素娥而容與兮恃靈種而可長誰與置以爲圖
像兮而直寫其寒芒豈倒影之乾佑兮匪遙興之吳
剛宛出天孫之瑤製兮更玉蟾之錦裝操王斧以脩
成兮合七寶之珪璋羌覽揆而肇錫兮謂竣時乎吾

當願持贈其長友兮薦瑞彩於后皇因秋蘭以爲媒
兮然前期而嘉貺珥且戴以休徵兮兆百日之符祥
通吉夢於初度兮希闕澤之令名所非情以耿著兮
孰不實而有昌發壹志之所訖兮竊誦詩之所明紛
釋之既有內美兮外重之以文章凌蒼洲之仙島兮
豈維紉夫金莖承香露於玉栢兮羅萬象於錦心玄
瀛恣以大擘兮羌迅高於青冥忽吾探此春宮兮低
建章之玉繩嗤小山之偃蹇兮怪菴李之蹊逕陪影
娥池而獻賦兮厭驚山而相憑擅郊林之一枝兮乃
遂焉而翫英茲按圖而爲占之兮曰有驗於靈氛

吳瑞穀集卷二

五

高公橋賦 并序

郡使君高公之蒞我徽也庶政齊一百廢具舉於是
下記縣道其恪周官司險之訓務因時成梁通濟以
邑古城之津梁屬之黃長者首功什一長者奉郡公
命曾父丁父二明府君繼相勞勉無論什一竟用十
報功堅超涯而構二亭於上游揭曰高公橋以章公
侯之化事載汪司馬王司寇記今年秋月黃長者之
同產子典客叔明觴余亭中與程文學際明長者之
五屬弟仲生俱際明曰東井主水事水衡職也以韋
布之士而成厥功與都水等而不自功偉哉叔明曰

成梁爲幹地之力神且爲之驅石避潮信與造化俾
功仲父伋伋奇矣而寔公侯有靜波祝石者在仲生
曰不有上人勸爲之駕富平何以藉手成也叔明遂
出緇素請爲之賦其辭曰鬲鉞北於闕丘兮限逆僞
於關梁鬱湍悍於人間兮空紆結而方羊揆古城之
潰津兮土疏惡而善崩瀉瀉春漲之肝肝兮河神潰
兮砮湍繫惟公侯以漑濯兮瀉水德之靈漸乘坐鎮
之雅度兮惡波爲之遁馳覽風檢而樹之兮捷石因
以無留豈力足迴幹地兮有上善以持之豈勢堪與
空闕兮有廉莊以砥之惟交午柱頭兮額帝堯之奠

吳瑞穀集卷二

六

智文復作於蒲津兮詒造舟之弘濟昔穆蒲之驚行
兮詎龍鼉以幻成度滄渤以觀日出兮石至今而血
腥詫馬憲之要妙兮枉水力以依柱文偁李春之連
跡兮製奇特而徒坐孰如崔公之冥格兮因之以稱
名及杜預之獨鏡兮終歸於上人之明雖不牽牛之
仰法兮亦廣縱之如度覽相觀於巨鰲之壓兮萬年
續其斯固邈亭臺於中天兮若累塊而不屬朝清都
之帝居兮俯天紳而欲束帶大越之水府兮吞溟海
之地軸界天台之瀑布兮接漢津之析木凌倒影而
樛流兮玄冥揖而走靚谷風膠戾而護熊軾兮撒龍

淵而可躅絙青虹而堪容與遊兮鎮指橋而盤山壘
截嶺然之白蜃兮光扈扈而琳總張演鯢之靈鬣兮
駭魍魎而遠竦排洞門之塊圯兮呀石竇於陽渚鍵
神皋之金鑲兮葆雄勝而旖旎布榮光以成慕兮浮
丹甲而煥美繹藻秀之詭輝兮儲殷富於億秭祝神
功於罕究兮鞏大壯於昌期而以身填金堤兮等王
尊之循理包造化於郡南兮埒李忠武之熙祉誦曰
遵大路兮河之隅如履席第兮樂俞俞彭城阨兮辟
公憐如玉薺兮壯黃圖終古無絕兮永若思

登王几山賦

吳瑞穀集卷二

七

厥山遠出自大鄣兮棧棧岷岷而高搏東飛百里而
蟾蜍吐嵯峨之崇巒奉華蓋以遐陟兮紆餘姿穆準
平而隅矧信后皇之所隱兮被冕服而相安申貞生
其從倚兮式輔德而盤桓迴西岸之環丘截珠澤之
春山睺女果之離離億粟穗而可餐聽弇州之鳳鳥
繁英絡於其間光際靡臬洞視無端抗松蘿於日際
接古城之煙嵐於上雙塔岬厓薄叢增磐嶙困豐彤
天矯慘攢紛拏希稠不可名殫下有汶江若練銀河
倒影長梁飛虹青龍隱隱石臺挿波孤嶼浮挺漁謳
遠發水飾竝騁穴谿閭而若呼鷺洲象而初醒叔鮪

鱗矜王鱣尾逞泉遙噓而不流賴碣磬而怒鳴自然
噪聒疏風濯翎瀏漉并欵出旁唐之聲四符滌汗紅
芳朱榮斷霞變彩佳氣生雲耀秀炳奕臨柴臨柴積
其芬如加綿錦於上細剗之分明鵠膝孤蟠左几之
方仙仗虎踞斧戾鸞翔豈南郭于而解耦適東皇之
爲百神觴緊巨靈斲削壯士憤吏屏風轡而香案離
奇庇同尊屋司筵掌之工倕指嚙王爾神疲眇者無
從督直聾者失其磨錘匪人之能窮美極狀疑九天
之帝所施緣橫宮而配對縱大巧於二儀拱學廬以
森森揖廟貌而擬茲儼紳綏以雲鬱簇斗文而會隨

吳瑞穀集卷二

太

殷殷振振登紫庭陟太階佐唐典應貞期邈不知其
所盡何一不輝被于斯連卷手萬閭軋芴其十社以
俯臨交衢雕礪作好峻敞齊紆襟度恢廓允爍樂胥
初春上甲登遊相望班瑤華以爲席兮伐瓊枝以爲
牀折芸蓬以爲杖兮酌丹水之甘漿恐白虎之數化
封靈符之空章青瑩如眩審岑竝雄羣熙乎其上面
何詎央誦訓之戒惟敬皇皇歌曰大山穩兮可憑配
名位兮九几中歌畢酒酣氣暝日黃月挂疎林晶晶
如霜復爲歌曰山爲宸兮玉爲德吾志所庶兮高此
翼翼

衡嶽賦 并序

惟衡嶽作鎮於全楚之上游當翼軫之度德成衡而名之也諸黃鵠梁城之勝類所襟帶而瀟霍厓爲儲副耳士林以之稱我邑大夫武昌丁公曰衡嶽先生則誦祝大夫詎如衡嶽弘博哉廼以名篇而爲之賦其辭曰於赫爍其寘宿兮孰銓德而靈承巨鼇戴井以遊兮安於峨山之陽續朱陵之高臺兮豈八柱之能當胡濩霍之可貳兮實與天地而壽齊登寧器車之葆薦兮憑不止於金精固挺申與甫兮羌量視乎三公紛楚材之陸離兮競隨 帝子而雲翔導衆駒

吳瑞穀集卷二

九

之有龍兮將九雛之有鳳諒東皇之館其嶺兮馭祝融而胥貢詎爲萬人之所觀仰兮延佇乎太虛之洞貞丁孝公之名世兮肇錫之以脩能華其既有此朕靈兮而內廓之以洪弘貫公侯之慶胄兮紹幼春之德微煌煌藝林以刻刻兮霄窕之清氣是乘奉命令以鈞物兮莫大於文粹之稱蒞颯紫蓋之明微兮團天苞而被之播石困之諷誦兮開牢茹之陰霾擬論著於白虎兮權一代之經緯夫何茂宰於巖邑兮踰渡乎無雙之瑰材聽絃歌來自九嶷兮瞻青牓於峒嶺之臺信美崑崙之璆琳兮復翩如昆吾之驚鯢爲

積德而春藹兮又崔嵬而霜披焱首憲於風行兮竭百邪而電馳闔千閭而望幸兮厓五百歲而見斯時標極狀於冥奧兮呈奇紀於僻垓松蘿之根彌以植兮奠玉几於四維復天壽之龍從兮纓帶南服而爲盤基溘吉夢之來符兮邁蒼水之玄夷忻 綸書之爲金簡兮贊登封而睨熙王策枝斯之所進兮視典乎真形者豈赤城句曲之爲佐理兮倡曰含澤布氣而一瀉掌冊府之所郁郁斐斐兮祈羊極而登壽嘏祝曰盛矣哉整王軼而崢嶸遠睇離宮兮皆雲氣所成崇朝而澤兮瑞 聖明當軸處中持機衡類爲敞

吳瑞穀集卷二

十

辭未佐乎昇平

墨鏡賦 并序

嘉靖乙丑大郭子過玉泉山人舍中見山人良貌頎麗而去睖睖執清而無事人之美惡從而正焉大郭子嘆曰以人爲鑑其斯之謂矣山人善製墨明日出墨示大郭子凝規似鎔含精可鏡大郭子又嘆曰山人之可鏡其得於是矣世人鑒于史不鑒于墨鑒于白不鑒于黑名則相軋智則相拏惡知窮已乎聆德前世清視在下鏡莫近於斯矣援翰賦之曰嘉詛誦之造思兮亮茲美之獨珍創弘慮以垂求兮採黯水

之剛精法天象而上規兮晞雙曜之圖靈出寶箴於
鳳臺兮開百和於承座呈壽光於藻園兮吐清輝於
玄宮徹百聖之象貌兮詔清視於先功壘虎魄無等
雙兮湛金炯之潏潏絀白藹以守黑兮賴完堅而比
倫澤砥皂其更鮮兮而縹緗其赧顏對奇觚以含咲
兮映龍尾之羅文帶花綬而十襲兮賦千秋其長名

大鄩山人集卷之三

新都吳子王瑞穀著

廬陵郭子章相奎閱

江夏黃正蒙叔明校

設言部

七奏八首

大越邵翁八十春穉王貌綽約皇覽元辰曼壽爲樂
新都生將遲門醵焉縱材人之窳觀致承學之誦畧
請於豫章大夫曰邵翁 先朝老臣號稱祭酒年躋
鯢齒美哉壽也拜君命一坐再至賀客自四方至某

吳瑞穀集卷三

從未行之後以望容儀惟先生豫席雅故相重爲地
是藉嚮可進乎以侑觴辭大夫曰余叨交於翁之令
子直指君襲從末路若之爲奏詎所選且經之以物
要之以數能通其道又何於還擇於茂典則澤侯揭
焉周於式品則受嚮法焉揆於受生則皇祇發焉章
於朱菲則守屏式焉勇於稅駕則明哲徹焉竝於熙
事則小大洽焉鐫行商庭議年仙室長生久視之指
固不容以談談者致辭也坐進此道無不滌耳從者
見之

新都生曰神山之芝歷年歲而高幼通木末以竹承

中離奇而曲九起潛伏於升龍葉鱗鱗而齊幽發其
色於炎帝滋阜之世敷其英於函德承霽之屋其種
龍源燕胎陰則雪霰霜華之所沐也陽則吉雲皓日
之所郁也綠甕丹甌之爲役焉橘櫟檣杻之爲藪焉
罕節間枝而不叢生也甚乎蟠石溜穿雲根而長育
暢茂秦室之茱嘉樂南陽之鞠更歷靈節之數依結
黃菌之族叶激楚之結風爲紫芝之妙曲曲曰高山
莫莫兮爲幄茵紫芝曄曄兮結爲宮九華六英兮紛
可餐博人通明兮浩無垠美風被上座妙意動高爨
此亦至和之所委也四座之客同進曰吁翁之德馨

吳瑞穀集卷三

二

侯其禕而蓋福草爲難時也今髓朱柯而奕斯客以
是奏翁得無許之乎直指君曰家大夫紉奇邪之味
詎能此進也

新都生曰瀛州之膏名曰玉酒黍陽據陰木風溫厚
烏梅女薏投之至九夏微味成通於碧藕餘母就之
一宿而有蜂山石髓旨能同否吸卷白波壘作雷酌
傾玄象斗爲斗若雲氣踰於體中實天倪和於其口
信百代云珍上壽所取以此爲奏翁其受與直指君
曰奇液之生不假陶醞詎敢此進也

新都生曰既披寶書載探縹囊迎翠嫵之錄圖發羽

陵之真藏黃龍嚼負赤爵輝煌九品阿衡五位幼官
神輪上瑞爾雅旁皇寫六賢于李渤貌列仙于阮蒼
觀周公乎明堂芝童捧幄桂女散香不可名字石室
雲房芳焉聆之目屬心將韞蘭繭幕榮光呈朱文錯
青章封以琳函約以華紉豈寫形於無象而託意於
有量天亦爲之嚳嚳人能已於盱衡以此爲祝祝之
無疆聞李襲已進忠孝之畫竇氏又獻衣冠之象今
此圖也與翁家宰輔之圖永永相望直指君曰詭乎
則極巨偉矣然聞之文采圖繪燔功之室詎敢此進
也

吳瑞穀集卷三

三

新都生曰四始之至頌居其極頌者容也所以美盛
德而述形容也將爲翁具撰祝言追琢賡行條鬯幽
惇彫虎豹之萼闢鳳皇之原槐庭遽其蘊翰苑舒其
繁學林廣其繙寫大樸于筆庫綜醇白于才源尤綦
至者 綸音書贊誕章敷恩網緼乎聲理之溫也勿
壅惟口無隘者論咸墨以來時邁今存歸罪崇崇孰
得而譏玄神自翫貞性可騫奏之以此亦至永之祝
也直指君曰此固某兄弟締褰所受願致於家大夫
而不可必得者也新都生乃獻款曰水之方圓折者
珠璣生焉岡之靈氣鬱者鳳皇臨焉翁家世自分陝

來獻文遠矣而翁以文章爲海內宗法東南竹箭淵
海天琛應龍蟠而雲色簇大鵬起而風力駿葉語家
謀世所共欽以文爲祝不謀會心又惡乎弗任也直
指君曰善願復聞之

新都生曰自徵會肇興河津締五商顏結四將以十
月之望觀習流於海上而直指君伯仲相隨至則未
見旗物之形也徒觀水波之所沸若武夫洗洗則噤
然足騁矣及觀其舟蒼雉者靈鼉激者先登趺者
飛鳥擊者餘皇粹者大小翼翼者雖有將割輪燁自
以爲娛不得而比萬分也淵兮濤兮抹兮撥兮迴挺

吳瑞穀集卷三

四

達兮逐兮撞兮磬兮鉦兮覽六戲兮疾瞶瞶兮吞涸
乎九州湧拔乎五嶽奮極於龍秋氣怒兮獸摘戈船
若飛黃頭持濯駕飛雲於二千兮豈越騎之能角或
截流而爲陳兮忽潛涉乎而暗來張雲帆而高起兮
與蜃樓而並開樅金鼓於旋渦兮或濤聲而奔雷於
是蹶張竝湊太白交駛分流相背順阿而止蜺幃復
動砰磅淺颺怵憚癢心而巔一視當是之時雖墮弱
選奕猶將凌三嶼而企碣石招要乎僊佯而樂胥之
也况家世樂野舊貫而靳此粉巷之遊哉直指君曰
聞之置酒乎顓天之臺張樂乎膠葛之寓亦足以供

適也漢朱翁子守會稽詔先水戰之具敢薦之家大
夫然竟何狀哉

新都生曰史言之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曰
蒼兕舟楫總爾衆庶此露橈之號也輯濯曰令下厲
是涉爲船司空爲水虎捷其始進也悠悠焉若鴈翼
之排空其少進也發擢相應遲疾相投如今鳥之翔
風旣四際而至也還還焉如馳千駟而車軌爲之生
塵動天吸地沸日亂雲湲浸謹擾避宴與陰迅突卷
電隱隱玢璘天吳遐遁馬銜屏斤狼狐殼張蚩尤戟
執颯颯漻漻崑崙颯颯竹竿艤艘睥睨戰格船樓五

吳瑞穀集卷三

五

層高竿六拍相持水上施巧出奇燦燦黃龍而孰能
支出波如陸履險似夷利决魚刀聲震鱷鼓犇虺虎
之陣突圍而何所防無艾蘭門無置旃紆滄渤以爲
置椽蓬壺而作畋紛紜泌渭機駭旋揚翹日域之
山偃伏扶桑之淵橫巨壑漂八埏委屬而迴旋誠選
厥徒三發三刺不逐出防詭遇是避囂囂奕奕毛取
是忌都試已訖覽卞不刺控弦彌節息而解酒鱗始
敢近翼始敢張足始敢走惟水精驍騁終不敢近鷁
首泚水設次靈沼先置古來饒樂水閱爲至閤閱礚
礚推移揚揚弭節容與決勝乃聊昔洪濤之暴怒而

今微執受謁波臣靜謐揜草蔽地也窮狀極態不可勝言直使人憚焉舒徐案衍焉此亦願年者之所壯觀也直指君得無奉眞入而東遊乎翁聞之曰方今海波不揚青雲干呂土豚不作而老人習靜是孰又何習水之溷也

新都生曰論壽者莫壽于家尤莫壽于國莫壽于德尤莫壽于世之德豐水有芑陵里能殖縣牒交輝景鍾彌勒朱輪丹轂溢巷充闕拜前拜後至今生色甘棠鬱鬱瓜瓞盈盈想召伯之餘烈胙邦土而世膺加邑于召之傍賜姓寵榮迨于 昭代驅騁縱橫家世

吳瑞穀集卷三

六

言禮竹貴嬰情翁釋褐錯質循理飛聲握符雄郡召父軼名耕耘經術聖儒是程德爲 國華文作朝英法星巍巍輝赫光明 當寧懷欽秉軸持衡重重畫繡疊疊壽觥容量三壽其艾檐鈴爲周元老爲漢五更安車輓輪三雍委蛇八龍趨踰據元愷而三之根殖其德如彼本支其世如此斯之爲祝亦千億載之爲期也直指君曰雙固客之所爲奏也而非某之所爲奏也

新都生曰未旣也翁家自菊莊公而下以世壽聞將爲翁述仙胄之籍奏通方之士論泰鴻之天上德不

德希言自然渾乎洋乎曰道曰玄因事之是而是因人之賢而賢羣美萌生也不知其羣駢享乎嘉熙不知其駢則人之性壽乎廣壽子歷覽許商握十等而籌之是謂得全雖鏤金石書竹帛何能舉其數而詮以是爲奏又何極焉直指君進於翁翁喜曰大哉乎言之無涯用之無涘樂與餌過客止飲人和引楸起冲氣俄滿而生之始

三子講治論贈令君曾公上計

天苞大生講業於漸上也與斗下文學同研席書指大生曰聞之貨結綠者不於三家之市售章甫者不

吳瑞穀集卷三

七

從百粵之區茲欲聞通國眇論達至治奧窔乃問居下帷塊守空谷是欲曙而處闇室喜前而却行也叩鐵槌三折不窺園門夙夜倍功求大疏屬之拘廓壘空之擘不亦遠乎詩曰菴兮達兮在彼城闕每爲學子惋而今非其時也文學曰然與吾子當慎祈嚮大道寔於多岐美論眩於衆方所聽之易以微爲羽多矣德厚者士趨林高者鳥隨孔子之門三盈三虛大夫君曾公興大序究石經青歸今當上計士人得詩商之教爲詩歌歌之盍往從聽焉大生曰南威青琴姣冶之極必通蘭媒委紉帛而後行也今也餽享未

備安從行乎文學曰何爲其然也夫全避之好不以日久班荆之與不違桑陰得聲音於擊角接眉睫於名嶼固可幾與近而趨之則爲揚簫逐而自固則爲鵲落一趨一固於道皆背焉輶車之贈封上爲山象以苦芻已爾而他蔑云也予不佞嘗爲弟子都養被大夫下風矣蒞縣五載不受民一鵝眼米藥之守久而彌厲詎於諸經生而求多乎無論合應厚遇攀轅乘輅如王生以從即睹清道之儀聽謠言於市以尚賢省德猶得十半何必蜉蝣山谷自外冠帶以爲貞哉大生曰唯唯相偶以遊至雕雲之館有儒生方領

吳瑞穀集卷三

八

博帶逶迤其間則大鄣史也何瑟而歌相與聽之其聲微其辭悱其指悒然有餘思二子鴈行而進當席而問此何歌也史曰海陽巖邑率於謠俗率自恣苟簡之治不則意廣心軼抵冒殊扞欲大無窮也冀斯民風德被潤澤而大豐美難矣大夫爲政削觚爲園先行誼而後愧辱依循理之軌自當世之務與民更新士無靡行吏無玩法四民居業各得其所便滄熟以序年當上歲五風十雨不降其虐人事以孚天時以順可以語治之效矣有善不知鄙也知之不宜薄也文學曰生取驗於言也振裘務治領析薪務得理

大夫之政不可一二其詳與史曰觀屋漏自下稽流風於遠論語識曰雷震百里聲相附因以制國言政教所至相附也予不敏居縣之尾百里之裔亦嘗沫沫大夫流澤矣述而誦之將於此乎在縣故劇甚號稱難治簿書積于几案獄訟淹于幽犴錢穀煩于征輸苞苴勞于關請以瘠土而脂腴名冠蓋輻輳每值于迎送會治田之令下民之入謀牘者益以百倍大夫趨辦翕然有理至於治田考問審畫擇方正有護者委之通田作之道察息耗之故未及數月而先報政明年黃籍之督亦如之豈委瑣囁循數習傳

吳瑞穀集卷三

九

一時安便苟若而已哉將博恩遠施思惟往古勤勞萬民明盛治之所隆也大生默不言史曰大夫與秉燭以視事巫馬牛之勤戒請問不通王子鰲之莊兩核僞篆單辭不惑尹賞之明授館獻餼子產之禮臺樓興築西門豹之勸是皆政之大者而壹稟於廉周官六事之計繇廉以聽豈不可原哉大生文學憮然內適願安承學請與諸生述史曰奉職循理可以爲治大夫莊憚以和雅性內朗坦中而臧否推己以恕物六者之政皆祖循良之意與民順流而非其本也文學曰厭目而視不可據明揜耳而聽難以准聰德

政之微惟智士論之敢不改席願聽緒言史曰膠序政本也士君子國紀也大夫初下車申明倫之教詳興化之條隆禮大師造請駿徒召文學博習者會其什五給薪米供筆札發篇目省試校閱殿最士則不隔矣以林東甫之對應書足倡勇敢之氣序而梓之齋中徧授經生以廣厲微學而尤重特起道義之士身勸爲之駕激想於駿騁移化於勦味開弘獎之路振薪積之風爲政之最何以加茲文學曰自儒吏途分政教爲二據呻吟稿簡以求治是知獄之在後而不知其事非澍屨之法隱然仁也以禁奸則不行矣

吳瑞穀集卷三

十

山淵平之辨繁然理也以解紛寤矣教不厭理治不廢法此之謂也興六藝壹統類豈爲政首善哉史曰談何容易若子之論是謂千金之璧不如瓦礫之間紡隋侯之珠不如泥丸之彈遠以義縱賢於兒寬也夫致遠道者託於乘欲伯王者託於賢士者一邑之乘也昔仲尼素王也子游子賤素士也政治之道業已講之矣禮樂之指百福之宗欲其大者外此以言治即必言猶困况其下者哉文翁廣興學舍成蜀郡之績殷褒會集朋徒致榮陽之治任延禮龍丘聲譽播聞吳公尉薦賈生治平高等何武好進士相業桃

基龐參候任崇惠政得民由今證故不易之道也今聖天子在上啓祕府發藻林重比要之令廣詳延之制故大化備洽英聲遙振五政既亮百工伊凝郁郁乎盛哉夫以八埏之大猶然若此况膺百里之寄重文右學不可爲政哉大夫方握金鏡以舒化執大體以啗猷獨行不爽玄珠自得隆古之風可喁喁也二子顧欲以輶說希揆天之業端拜收稷下之功轉大

吳瑞穀集卷三

十一

人之樞機移君侯之軫轂不亦謬乎今年初夏郊民獲二虎以獻大夫謂丙明離章文瑞之兆命置於文昌臺人文既炳地符又明若乃以黔淺之識僣僣焉置喙其間誠以舟子之蒙蒙而嗤西閭過也二客旣以戰口自慙相與質於博士先生先生曰五寸之鍵能制開闔故不出戶而成四境之效操術得也大夫以是爲政振民育德折節養才求餘論于芻蕘想玄

二生遂遂竚聆拜伏言曰語云遊必擇士先生之門士之聚也取道者不以手以耳固言也臧聽之締也願藉此言以登於大夫之計牘

講學述

客有問於上游子曰竊聞至道不與謀時俗上才不以處與澤亦云用之各爲適也故均堂之澤芥爲之游垂天之翼奮於溟池今觀象湖先生秉青冥之器肆雕龍之詞學深爾雅照隣庶幾與三墳爲枕藉於七略爲庖厨固東序之粉澤清廟之瑰琦也夫博士且官鄉膠冷地先生乃負園委屈而就此是試遐足

吳瑞穀集卷三

士

於莽蒼希遠翮於蓬茨而何契契爲上游子曰尺澤之鱗不能料孟諸之逝斥鴳之翎不足與量扶搖羊角之際士君子生當明世上之論道天閣贊議雲臺流金石之賁次之牧守藩國料理邊郵廣宣承之惠內之讐經石室司文東觀發經綸之秘外之扶進微學尊廣道猷弘薪樞之義故冢宰之業不爲加成均之蹟不爲眇功如魏丙不爲多學似毛董不爲少子乃抑此而羨彼不亦惑與且吾聞之周嚴師氏皇風以孚漢右文學統壹道符伯起擅名於關西賈生振藻於洛都韓公蜚望于山斗翼之著聲于蘇湖皆休

華籍甚垂美無如廼知天網罔才八紘掩士樹明堂之嶺立生民之紀陶周召于範中鑄魏丙於鈞裏遠臻黃序之風上揚朱宣之美亦君子之極軌也奚獎獎焉彼之爲事客曰自功令不講學政漸淪人私其業友不會文掌故倚席而不談弟子樂簡而因循咸謂既道而權隨陸而沉宗匠聲靡群士響臻非一日矣今先生乃標道迪德究性研心聚圭聯璧日課月程披朝秀啓夕英闢理輿發藻林是表龍章于裸世奏激羽於巴人清和鸞于掛勒嚴監佐於涵淫非不褒然異也其又何益於殿最耶上游子曰上士不以

吳瑞穀集卷三

士

俗再計至德不以地易守先生豫章世家也海內冠冕儒紳領袖簪珥接于廟廊門輝賁乎鄉聚先生得家學之傳承青檀之舊挹白鹿之遺芳叶鵝湖之絕奏已得實而忘華乃升堂而睹潛其蒞教於休也博應有源作人猶已六藝校稱三餘靡弛恢聖賢之軌躅明禮義之科指剖經訓之同異大詞章之款啓辨和珍于璞中砥隋珠於泥滓甄干將於凡鋒策駘蹄於千里諸生趨之若登璫璵之場被乎至和之輶囑懷而飲流昏思而睹晷虛往實歸發蒙張弛朝經夕書春千秋羽洋洋乎彬彬乎稱盛偉矣夫睹劍可以

知范擊金可以識礪諸多士濟濟先生之奢艷也埒之銘功鼎鍾佐德宸辰光宅之休熙嘉之勤又豈詩與今海內太階平五兵掩玉鏡開金篆闡玄韶佩觿黃髮抱卷大序興於上都橫塾連於里蠟耕耨九丘留畬五典誠百代之一期人文之光顯也休爲文獻舊邦風流代扇鄒魯之風尚存濂伊之流猶衍邇者邑大夫興學政於上以文事閔勉先生益與砥磨彌振不倦讚典禮於槐市抒文德於緇帷正流俗之靡說指選甄之元龜駕羣龍於長途企衆鵠於高陂聞者響赴見者影馳咸云文教之弘獎大雅之復興守

吳瑞穀集卷三

十四

相交稱部使旌移信公義之不息而聲評其有歸吾子乃學操斤而議割習繳矢以論機是朝菌而亮晦朔燭火而競畧儀見其娒娒然鄙矣先生行且待詔公車獻策太常伏蒲瑣闥弭筆金商運衡佐之軸發翰藻之光勒鼎鍾之蹟配金石之章巍巍奕奕詎可尋常夫聾者不足與鐘鼓之聽冥者不足與文章之觀又惡能辨其節奏別其蒼黃哉

雪漁對

脰波叟過何生於浙江之上相與班荆而言漁故叟曰吾請與子盟隣類而處合券而漁爲二書同辭而

以一歸何生曰請言叟之漁叟曰東風解凍蟄蟲始振擊水而上是有水漁日昃西望赤影蕩波浮暘而出是有日漁夜靜水澄明月在天涵光而游是有月漁炎威逼蒸雨雲水波吹浪而來是有雨漁涼氣初至白露凝江望風而肥是有風漁雷聲鼓震白波若山奮鬚而起是有雷漁吾以舟楫爲室河溪爲田釜鼠爲未魚鰕爲稻余終年厭餐自邑以南郭以西莫不厭若魚也稱爲良畧今與子共其養何生曰余漁也異是自蛛螫作網畧後之人學紆器無不同而用之人異也叟之言云水虞之情也然非予之情也夫

吳瑞穀集卷三

十五

巢覆卵毀則鳳皇不至乾涸涸漁則龜龍不往物之從同不可爲記大園在上大矩在下人參其中與物爲徒水煩則小罟數則寤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茹魚去蠅予方耻之予將以細其綸以芳其餌藏器於身敬時而施王花擾空瑤樹挺岸皓鷺奪鮮白鵬失素乃設蓬席齋束書揭竿累坐江渚當是時也燕馬縮蜩漢士墮指予守鯢鮒而得其所叟曰諱與子合約幾敗矣是爲媒雉於澤守兔於林懷水而惡寒爭魚而厭濡必不可得也雪之初下走謂暢月日掩霞韜百鱗俱匿土蟄未發而墜其戶鼠罾空講川禽莫睹

漁而此也不若藏畧以冰致蠅蚋工不能吾子之謂也子以縈行吾以漫身敢辭子吾從此逝矣

友松傳

木公山陽郡人也木氏之先出端木賜後因避仇去端從木姓一名東王父者亦稱木公然居雲房之間非山陽族也山陽族秦時兄弟五人會始皇帝東封以功封五大夫耻之棄去隱山常間或勸之仕爲子孫基曰吾以清德遺若耳以故其後代有獨行高士嚙人蕃衍且壽多者數百歲不歿清節自尚諸權貴人弗得見其面晉時諸戚屬曰木華字玄虛以文顯

吳瑞穀集卷三

十六

名作海賦仕楊駿府主簿族高士曰吾家約不仕奈何仕楊駿家世雅習山即爲文奈何賦海推坎德以宗以都若是何以華爲即別其族迄宋有童孺曰樹子弱盛有清名是時孫綽負氣自喜甚獨敬樹子迎請于庭朝夕景仰凝然不敢乞言客詢之曰樹子顧楚楚可憐第計無棟梁日耳綽弗聽愈俯伏事甚恭後綽仕薦于上聘之弗就上乃書贊就其家封爲玄英先生以高其節同時陶徵士來締交獨與坐對終日後韋表微亦高尚士也問先生命駕造請倚之爲主人竟歿會朝廷大興宮室主爵以先生雅故棟梁

具欲得其經畧先生耻弗往以年至辭主爵素驕慙

竟封刃誅之先生受刃不動聲色遂伐諸戚屬中丁盡惟稚弱董存人謂之木妖寃之傳數世有今木公者生而脩體離奇古怪美髯髯承先世清德疑疑自樹立以玄英先生故埋光不出謂新安大好山水可避匿乃自山陽徙新安謝去交遊顧名厚善唯淮陽祝仲君世清隴右枚季君茂華云公之來新安也以與仲君俱季君居遠每杪冬雪月過存移月去歲率以爲常人怪之曰以若盟不可寒耳先是江淮木奴與公同姓以貴雄巨萬洛陽諸姚魏姓者以房闈之

吳瑞穀集卷三

十七

戚榮貴豪于時時人以故爭知之交數公驩數公間公名千里命駕來新安候公公戒少從弗與通其不慕勢利類如此同郡欽松明里汪父寡交與環視世人無耦意思所與神交者廼介祝仲君於公公初倨甚汪父執禮益卑三揖而進相顧莫逆遂定爲世外交公爲人礪硯有奇節然寡言咲每清颯徐來公挹之或悲或嘔若絲竹聲聞之使人有厭世之志汪父於是時携榼就飲紆徐盤桓忘昕夕公亦弗厭驩甚郡人以汪父得友于公爲絲蘿之得所附榮之余因爲作友木公傳

贊曰若木公者果何人與古形剛中不以世之末流易節孔子有言歲寒後凋於木公見之矣彼其視世之俯仰冷熱者其何如哉汪父之同產子道詔爲余具論其事如此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地視其草木即若汪父亦不易及矣

演連珠二十首

蓋聞不慮不圖五帝事如夢覺以忠以敬三王術若循環周而復者歸於文編於行者衷乎理是以二儀轉而元符旋幹其間百代沿而大道提衡於內

蓋聞揜日光芒必先正其刑范電影剽疾須預鑠以

吳瑞穀集卷三

六

精良何則敦貞之質由籍師資弘博之材豈無晤礪是以舜尊紀后以巍其功孔問老聃而成其大

蓋聞繁霜降節而下者弗殃靈雨當時而上焉易潤是以士登文鏡之臺而妙藻或不蒙其照人入道符之篆而卑言亦以契其傳

蓋聞響不辭聲鼓於中自聞於外行斯有影直於後以得於前一正而萬物成三言而羣驩附是以君子惟務先成者功詰人其知自盡者實

蓋聞衆智之所畫無有不成參謀之理拏同於聚訟勇力不足持天下道數可以總萬方是以千人之合

無廢功由一已之明有定斷

蓋聞皇煌帝締功表爲昭舜驟禹馳典謨斯著豈口稱名美大亦由秉德環中是以父天母地位爲至尊而冠鉢履躋道尤至大

蓋聞以徵作羽非絃有以變其音曰甘爲酸豈鸞有以移其味是以脩談之而動精談之而拒非邪射子說之有殊所憐知其妍不怡知其媿自逆旅人見之有異

蓋聞順風而翥者彌迅彌高逐瀨以遊者愈趨愈下是以藉權而行仁爲易資勢以肆惡尤毒孔宓不歲

吳瑞穀集卷三

七

月而成順治之功斯高以湏搖而招亂亡之禍

蓋聞衡不私於左右而後可以執天下之平繩無偏於內外而後可以立天下之正故欲人之我權者必先不暱嫌欲人之我直者尤在無羈係

蓋聞鷹見御於獵夫猶奮擊而不怠馬惟閑於臧獲且馳驅以無違是以勸駕惟勤而跡弛之材願托其足授餐有禮而飛揚之士樂効其軀

蓋聞持麾安指望之者莫知攸適玄默處中趨之者自契其符故民不從其所言而上在慎其所好是以操得省約之分雖瘖而能聽其平不效易爲之功總

力而靡裨於治

蓋聞明月之珠皆知所寶而使懷投闇之嗟追風之驥衆知所求而俾抱服車之恨是以七彩照乘者空侈咤於宵分而千金築臺者至餘烈乎終古

蓋聞蘭本價均匹馬由厥醢之成芳干將精徹斗牛湏赤土而發豔是以遊必擇士顧所湛之當詳術必同方而規磨之是戒

蓋聞舟藏萬斛不藉微颿以行臺岱千尋豈湏漆稅而濟何則畜深者不輕動材細者豈巨堪是以論管穴者不可問以九陔之外通大園者斯足處乎三殿

之中

吳瑞穀集卷三

三

蓋聞水發崑丘斯達東漠之遠地維邠國於盛西華之高何則不折避者不長不盤紆者不廣是以弘博之洪才多遭萬故孤奇之峻節輒歷衆推

蓋聞長材而遇深識桑陰不移剪智而鑒沉冥荆班即合是以甯生之顯於齊不因宿名而託政劉勰之當乎沈豈經素行以游揚信逸翮之乘勁風飄乎寥廓若騰鱗而躡焱霧道爾扶搖

蓋聞禁所趨令所避雖神不可以行罪所是賞所非即聖不能以治是以晏大夫爲君王治阿而反見危

西門豹爲左右治鄴更以爲功

蓋聞膠漆至黏不能以合遠翼毛易舉不可以飛單是以女俟蘭媒以嫁士需羔贊而通故因風雲之乘而橫四海附日月之際以垂千秋

蓋聞三尺之岸健夫難憑而陟百尋之山豎子可跣以遊何者峭直則生巖陵遲斯起玩是以傾車而朝窮閭之士乃致微亾捐邑而易胥靡之人足爲振治蓋聞合斗鼓之微至盈倉廩倍紀綜之細可就帷幰是以雨小故潛石卑堪累功惟不舍德至者而色澤光學貴有終行孚者而聲聞遠

吳瑞穀集卷三

三

大鄣山人集卷之四

新都吳子玉瑞穀著

廬陵郭子章相奎閱

江夏黃正蒙叔明校

序部

尚書胡公集序

尚書胡公當年著籍於朝起郡理官以至大司空春繩鼎盛則說然能趣去不繫矣侍父太公如素士時遊於田更里老間甚豫也以故當是時發之文章歌詩率自得之言深厚爾雅無求合之而自叶其所

吳瑞穀集卷四

至集中計文五十篇詩三百餘篇而林間之作十八要以家居暇豫得全其天順於志而出之真也至護郡於廉所爲詩語直而氣閒不闕於恕不恐於誹其度蓋已遠矣故人稱尚書以壽考今名終無論與同仕籍者多至易世不如其壽祺卽後尚書而起百舉無能及尚書者歷仕二朝威嚴不足以易於位初言尚書完奄尹敬等失令不瀆後言宗伯萼黨故冢宰瓊舉固籍以拒大將軍鸞徵甲最後數以言事忤丞相嵩是數人固以曲合上然皆上所厚任臣甚親能權使其儔顧尚書莊然言之不撓權語載疏

論中余讀之每爲三歎也曰嗟乎其大臣直諫之道與故今稱尚書進退大節有古大臣風諸文苑言之具矣其經濟偉材見之於奏疏其餘緒發之爲文章歌詩所謂有德有言者也嘗讀先達所爲文章其人脩正著是而長者則讀之盱然以自存也切領道訓而俞可好也不則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亦文焉視之耳尚書質仁秉義師表都人士其出而受職於明堂之庭履天下之籍足爲展采者法則處而居倫屬間足爲承學之范郡朝大夫懷樂敬慕而事令尚書以達尊褒其間而郡之學士莫不願以父師事尚

吳瑞穀集卷四

書鄉則遷化背則不敢謾之而尚書嚙自視則綦省矣實得所欲名得所願豈非辨智之期哉藉使倘勢全威無能得之矣有人於此响籍叱咄而求敬煙視媚行而求尊卽長厚之世猶若困况今之士乎今尚書立朝大體諸縉紳能言之至請老釋職居家廿年所無貴功之色盛德變習移俗而莫知所以從惇史著其名而莫知所以舉其諱名實相保是爲知道此之謂也當時秉國爲制以隘尚書尚書去位慘然有決色自今觀之猶爲隘耳彼懂懂不得免而尚書尚全事辨所適予孰若尚書之完也意觀乎無窮譽

流乎無止不謂道之符乎夫文之發也籍於道則是集所載信謂爲餘緒可也

朱比部詩集序

明興大江之西以道德功業光耀 皇室藏潤海宇接轂而起以輩於古之人難一二其詳至辭賦之學不甚有意當於古豈制器者珍於周急而絀采飾外形言掩於行篤辭避於偶俗而弁髦之與抑呂紫微沿張爲主客作宗派圖而秀運爲之一厄以圖災之也昔人論德行與文章猶十尺之與丈德不至則不能文王不雕則不作器孔子有言吾欲說而文之文

吳瑞穀集卷四

三

飾華采以爲文言聖人所不廢余以尼父生今之世亦必爲五七言五七言亦體裁之古如丘陵大道之歌是已神理尸之以鼓天下之動不能外乎辭語道德功業而絀文說無之有也自綠字赤綵以來爲圖不知其幾於是泝翠嫺而窺羽陵天巧者故所凌厲卽天寶之繪事猶然不足淳染由茲以降若呂之形寫能泥之哉有朱比部君秉器起于淦水之濱承麻陽公之世學登內史書拜南北部尚書郎會天下和洽諸仕南部其容若委衣裘言少事也則事劇如比部至金布令之暇亦得坐齋中吟哦而是時以理韻

稱咸首朱公云今季繩子玉遊金陵得習公睹其爲行盛德而雅遜就大務而細謹有經天下之畫而不足智余嘆道德功業睹其畧矣既具迹其所稱誦可著廊廟發之聲詩中理而動當意而宣質而廣盈而稱颯颯乎會於風雅者哉公天性澹樸若絢詫於綺紈之間非所好也居嘗謝客少交接自爰書外一切不入其心質仁嚴義漸漬道訓雕璞鍛鑄博涉勸成專壹於千載之效而自託於無爲誠樂之自然也是時有青溪詩社每一饗會譚言盈庭公獨靜默既返署中繙經史以爲吟助則曰童謠猶資聖人之耳目

吳瑞穀集卷四

四

况竹賁之弘博哉謂詩之不資於學爲不然也惟合而通之緣而詣之見其指不任其辭斯優洽耳博所積習不異自然此公所爲達於圖派之原也與則魯直諸人才甚越多業無不善擬者莫窺秘旨竟由此絀矣有所乎塞也客有錄比部署中詩梓之者是集行於豫章拂世摩俗而相發舒一湔洗其故習輩於前人扶宋元之衰直接漢唐之宗旨振王季友吳武陵之靡氣聲比而應響同而合文章與德業並施於世使豫章雅材颯颯乎粵于寰海而好事者說之圖之以揭美無極豈不偉赫也哉

刻休寧縣鄉約序

正月之吉大夫君曾公詣會所博士先生石公陳公少府徐公鄉縉紳柱史胡君孝廉王君行誼諸生處逸三老皆在大夫君曰余不佞幸得倘邑近民紀綱人倫顧念述聖儒之元意思整俗之不齊勸善勵儆嘉與士人樂古化條請自都市始與諸人士約於市之屬有居處爲義好學聽明質仁慈孝於父母長弟聞於鄉里者其以爲鄉之勸有善必彰於市之屬有不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其以爲鄉之懲有辜無赦約既具於是博士先生脩

吳瑞穀集卷四

五

屬鄉縉紳脩邑士脩家處逸三老退而脩連行之數月元元之民在都市者皆得自新更節循行各愼其身會博士先生朱公至少尹鄆公至又數月掌簿潘公至相與明大夫君之約而軌之於正鄆公以縣大廣輪二百里豈可戶告人曉也乃以大夫君所具之約校而刻之以明年正月之吉頒之人人咸從捧手有所受肯得斯便也命子王叙之敘曰粵維三皇之世無制令而民從五帝之世有制令而無刑罰卽單均刑灋以止辟也至夏后氏科條三千湯爲四方獻令而東符越謳之地莫不閔免以獻至成周而約益

備凡邦之大盟約泄其盟書而登之天府太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司約下士二人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六卿司農曰六約者諸侯以下至於民皆有焉而周以前稱盛治者賴有是也其後漸以陵遲約劑虛而不講而治不能復古上足已而不問下氣力而相廷蒙罪者猥衆惟銓權而服已爾論上世之事竝殷周之迹能不憤嘆明興聖諭六條太常定甲詳矣然近民而講之易者惟在縣道尤興化之大端也休寧故雄縣然僻剛土瘠先是以力政行之民不能以是一夕爲安自大夫君之下車也閩

吳瑞穀集卷四

六

邑士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而大夫君首憲卽以鄉約是講謂牧民之道務在安之安民之道務在講約而民之相率還正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訟獄漸以減少可以觀成效矣顧遐遐僻野居縣之尾者願聽德音而不可得此少尹公有約之梓所以宣布大夫君之德意而敷之民庶者又盛心也子王不佞則以太上無約其次以身約又其次以言約講約者貴有先約存也穀梁氏有言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不及二霸則講約不及盛治貴有先約也大夫君之爲休寧豈惟飭厲教誨慰安

牧養勤視水旱以化成良吏已哉自如謹身率先居以廉平冰蘖之操處脂膏不毫釐少染而一念矜卹之仁卽古之遺愛無不及焉則少尹君而下其不緒之正而愉快乎邑之士民讀大夫君之約者其知相率遵大夫君之心約可也

刪定射禮直指序

余言禮至鄉大夫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未嘗不謂崇化厲賢迄之于鄉爲政治之偉觀也奈何後世此禮弗講問之五物茫不知所指豈文教昭明恩施甚美無所事射歟至言射必曰射禮曰射義則

吳端毅集卷四

七

一袒決之間禮義攸存於旅也語甚宜當講詩曰序賓以賢則鏃矢參亭已均中藝豈獨合九成規爲天子之禮哉諸侯而下皆所以觀盛德也吳興姚左溪先生以大師蒞教我休寧稽古考文篤論脩正以作人士觀于鄉飲酒禮之行而不及射乃嘆曰是予事也今海內儀文盡以還古獨闕於射不能就其事乃取射禮論次而刪定之始之以器數次之以人數終之以射數書凡一卷名曰射禮直指諸納器履物舉旌獻獲蛇交韋當之類一切去其繁蕪而書其要領使學者參於便指而易論也秦漢而下皆厭此禮繁

繙跪拜勞苦以至廢弛惟晉庾亮依周制行之然莫得其禮意我高皇帝用干戈平定四海喟然嘆興于學定功令射儀具載于會典中仍於學舍後設一射圃令博士經生以時習射其中命宗伯定爲圖式儀注頒于學官顧承平已久有司奉行德意莫或及之此先生射書之所爲作也先生文章爾雅射策至十不舉乃以高等生計偕試於大庭褒然爲舉首拜博士未克施設其志而爲是書欲以備一代之偉觀謂渾作弓夷牟作矢以來其義見于諸篇未有獨成一書以垂于世至有聞諸侯之君射貍首之樂者

吳端毅集卷四

八

乃自斷貍首懸而射之曰安在於樂也若人也與之而語曾孫侯氏之詩樂會時之旨豈非論晦朔於朝菌之側哉古者祈子帶弓韞及生而垂弧爲童子日教以射其貢而計偕也試以射然必先習于澤而後於宮何也澤者所以擇士也士以射見推擇而不知射之義可乎先生以制科業課士人每曰射者射已之鵠取名于鵠鵠者小鳥而中難故以中爲雋諸士人知其難能如紀昌之學視斯得雋矣則先生之教人射也非徒支左紉右已也其寓射策制科之意如此

蔡露園稿序

自玄鳥八閔光華一人以爲歌詩之始則體未全爰發情性一眞之摠也是後流入民間有采詩之官獻之太師比其音律其風化芳臭氣澤所及率自然之調燕雀啁噍以表其感詩之正經邈乎上矣愛娛之萌漸遠愈趨愈異以至于唐變創其體風力該矣大氏有二尚意象者任澹工色藻者在廣與失於澹寧歸於廣要之得其眞皆可以言詩也明詩北地起而論色古選漢魏近體壹稟於杜決決乎曠代之風哉濟南命世以氣言之色與氣皆眞也法之者達達焉

吳瑞穀集卷四

九

駢閔大家言是守則眞者失矣是謂補假此又詩之一變人鮮能知之胡孟弢獨燭此奧箋謂濟南之大以眞也而務閔大者失之世方尊濟南七言律孟弢獨推五言自謂樂府成其變化孟弢獨誦法絕句於濟南不爲論詩之忠臣乎一日出詩一冊題曰蔡露園藁蓋以爾雅之承露名云閱詩目皆與海內諸名家酬贈者及讀其辭意象爲多昔人稱陶詩篤意眞古亦詳切於眞也此藁詩多近體而辭興似陶廬阜諸作遊斜川之音哉孟弢世家南昌所賞究在潯陽築室廬山結文盟詩社起彭澤於九京而與之唱和

以想戴民玄鳥之遺響其摩厲亦至矣今季偕計物上太常射策不售來遊金陵一日聲名滿都下卿大夫造其廬車轍相接而益自撝卑栗階而舒武時時對客發其胃臆語次皆雕龍纓纓有章濺潤百氏自雄一代聞者肅然動心焉他日登內史書居廟堂之上不徒采詩夜誦升歌展鳴能興雅道爲謠俗倡卽崇正論於商庭亦足以激角徵與白雪又何論秉縹筆於視草時也孟弢詩得於冲旨而藻色亦間出焉所謂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埏之外要之不失其眞也詩之言持持貴於適眞者適也過澹則豁極過廣則不收而視之豁極猶爲得手儀狀齊等而莊脩者好於儻蕩質性同倫而爾雅者飾於因陋其流別可觀也孟弢問之不佞則謂孟弢所稱大而貴眞者豈獨謂人邪然論濟南詩具矣卽其論學濟南也者斯爲得孟弢也者

吳瑞穀集卷四

十

名醫類按序

夫熙顓之世上御道極民無厲疾以適六欲而得四生竝安於壽滋然猶亟論經脉傍通問難著內外經術藏於靈蘭之室及誠在也不任所愛必使舊醫混淳氣旣逝尊以彌薄全以彌虧耳縱所聞目淫所見

以日迫之人日迫生而攻醫者日以不及古垂簾於市以自爲名世不知內外指往往敗之卽幸免者剝仲股維是十不失五且不可得又望察於四然幾十全也傳曰醫者理也理者意也藥者淪也淪者養也不得其理又惡語意不能淪淪又惡語養以雷公聖醫猶曰誦不能解解不能明輒近之世豈容博達故言今之醫識方爲上按方次之顧禁方秘者或失不傳載之書者浩汗無類此集要廣利方揭之通衢不可緩也友人歛江君民瑩以熙妙爲經生與弟方伯公民璞齊有聲學林旣民瑩病不能卒業乃謝去居

吳瑞穀集卷四

十一

山中集古方書讀之自療治病愈而神益王邑里之病者造請往治輒愈暇日爲辭賦每出携草具俱讀者霍然有起色又稱江公辭賦使人疾輒愈居嘗集古禁方以所自効者續之凡數十卷題曰名醫類按其子應宿附所論著校而刻之以傳使醫家得所未之嘗聞雷桐是別和緩是悉依類而演如發部焉其仁博哉諸以良醫化之治之無名使之無形資之意所未然將然不如無意之爲全故扁鵲兄弟三人視神未形者爲上饒血脉者爲下今類而按之則視於神何有然化之者繇守之進無待意者繇有待入不

得其化守其迹猶可幾也不得其無適其有猶不越也故以黃父鬼之方治癰百不一失得扁鵲鏡經稱良焉意理而下未有不有按而得也苟想像於化併其方去之是涉遠者舍車而幾風之乘也不亦盤乎昔梁丘據遇虺毒三旬而後瘳齊君會大夫衆賓慶焉宰我與列大夫衆賓並復獻攻療之方宰我曰獻方將已病也今旣瘳矣諸大夫乃復獻方方將安施欲梁丘大夫復有虺毒當用之乎衆賓嘿然無辭宰我以言之夫子曰而語非然夫三折肱爲良醫梁丘子遇虺毒獲瘳猶有與之同疾者必問所以已之質

吳瑞穀集卷四

十二

所以已之參據所以已之以方相優劣焉是夫子若予仁之廣狹判矣則民瑩之爲是類按也其夫子憂同疾之心乎

刻聖世逸民卷序

余言易至漸之上爻繇每爲興嘆曰噫乎夫子述故人位之外乃以可用言之迹姬公意指度無不衍衍吉同論何也要以以不用其用也大養樂鎮當靜已軌俗上有以助補皇風下有以銷什逆萌所謂大有功名教非空言也以故莊生記王倪之迹尼父列夷逸之行司馬史氏敘七十列傳首名由光義至高

卽不盡信其嬪讓之事而遐覽于虞夏之際可得而想也則若人者硜硜于崑谷以遵是德未可與夔龍諸公展采章明較著然補短助化於虞夏成周之治亦豈蔑云焉列傳載之姬公著之邈其風軌有竟之矣藉第塊守枯槁董董爲一身之畫此何以稱哉離是而來作史者輒詳于隱逸之傳若與宦蹟文苑相爲列論億其所遇三五之世旣遠焉乃德榮爲國華不爵而貴以默贊王朝之素功其裨益亦不爲少朱氏曰雖在人位之外不爲無用是已故所爲隱有二其生不逢時冥然長適是爲當也至若遭時清明邁

吳瑞穀集卷四

七

漸之運顧獨暢然於山谷之間此爲無用之用乃倪由之倫而姬公之所深與者與今之世則有楚碩儒劉先生先生弘治之間聖天子在位正當虞夏成周之昌運諸蠓飛蠕動之類皆思乘會以出而先生顧抱道養高歌堯塗曦舜日於白雲之間可以觀道風素履矣論治者上嘉弘治之際以爲是時勸賢厲俗惠旅耆老嘉與士民循古教化稱爲三五盛世則先生素士之功其所爲儀豈無裨助當時虛三老之席以待先生及先生歿部使者請俎豆之於學宮今上改元又有綸誥貽封如其孫光祿卿秩則先生

被沒世之榮於無疆如此皇朝禮侍先生眎之虞夏成周一帝王之雍容焉蓋盛哉乎其至偉矣令子封君世其家行昭於葉語元孫光祿公以盛年方膺宰輔之寄揚先生之幽德未可量算而諸文苑相與歌咏先生之行埒湘江於潁水亦姬公之意指也余邑任實甫爲光祿公屬所郎吏雅受知焉邇乃彙歌詠之言梓于齋署余得受讀卒業景行高賢不可但已因發尊卦之旨畧爲論著于以俟史氏傳隱逸者采擇于中焉

羸藁序

吳瑞穀集卷四

七

子王讀黃先生羸稿稿中首拱辰堂記卒業而三復焉乃撫卷嘆曰嗟乎先生忠孝之道具是矣則有徵故宗伯公之賢云當毅皇帝時宗伯公面諍南巡事言甚切不聽則上告力引疾去肅皇帝改元起宗伯公南曹郎樹大禮長畫則首宗伯公議議定會錢子勲何淵請遷獻陵于天壽山進福主太廟上頗惑其言宗伯公力諍遷陵祔主非是諸公相繼論事乃寢以何張寅獄起時宗伯公居服舍乃記上當國者極論併包之道後翰林楊公名劾武定侯勛等勛等以肺腑詞中爲微言動上入言曰名故

蜀人也故相楊廷和蜀人以議禮不合深望去名詆臣等爲故相報復上怒甚逮楊公程公文德獄方釐諸人宗伯公乃大息曰比起大獄藉諸名士耗矣今又唱爲報復相提而論引繩批根是大獄復起也天下事詎容一再壞邪抗疏言乞平政體諸大臣引避宗伯公言益力上怒并逮宗伯公宗伯公簿對臣論奏豈直爲一臣名惜直爲國大體惜上卒薄其罰出補外而二公得免一時負貴而好權者亦爲稍避則宗伯公持論其間大有弘濟社稷功哉當是時當事者不持異議重設不有公相引之和平則齟

吳瑞穀集卷四

十五

齟之矣宗伯公功在社稷三官書之諸疏議具在家集中先生隨宗伯公宦遊二十年餘所爲朝夕受講皆忠孝大道聖賢遠語由是發爲論著闢六籍之指明十際之倫成一家言諸琢章繪句自以逞陸離奇甚固不能當先生也先生家學淵源季第暨伯子皆以明經計偕太常先生數試于有司弗舉乃以茂材生貢上春官拜博士然託千載以垂大雅則登等高第又詎能爲重先生況今當路雅知先生擢秩國學於是明道術於日月之際如昌黎公輩望山斗以益光昭宗伯公德業則有至大者在羸稿云乎哉

性理三書圖解序

自古經緯之學曷嘗不明數審律涉其事以教益有不能就而曠去者矣未有至其闢奧以爲可略者也數律不明則實學廢實學廢則詞章盛聖人之道邈絕遠矣其有以發舒經旨裨助帝治不也性理三書故宋大儒所以闢壹聖真獨鏡其幼眇我文皇帝命刊錄館閣立於學官流布天下無窮亦以弘矣夫道權輿於易紀於範壹稟於黃鍾所以統繫天地萬物百王不易之道也奈何世儒經生用希曠絕未能循明其旨受易者言理不言數受詩者論義不論聲

吳瑞穀集卷四

十六

昕夕佔畢置三書不及譚譚者剽沿百之一不及會其要領有登高等第猶未識何所書目者蓋以日卒瘡近義味爲禁嚮豈遑念斯哉諸聞於大較者不明微顯猥云性道而絀圖象聲韻埒於占候之方瞽史之譚以爲罔益與緩頰德化并去斗斛權衡符璽以爲治等耳不遑事事如彼絀其事如此惡有紹而明之者哉楚瞻龍韓先生幼業韓生詩深厚爾雅尤好圖數聲律學有志用世數舉不遂乃紬續三書名察發欽定清濁起著蔡變占究皇極九九之數闢七聲少宮少徵之韻考類續備成四十卷其精如此名曰

性理三書圖解上以發天官之旨下詳經界之制中
察鳥獸關關吻吻之情諸兵戎之機太祝之禮甚具
宋儒所稱體用之學者邪先生應郡貢爲師休寧部
使者黃公行縣得是書喟然嘆曰是明天人分際爲
國者必貴三五不能外是乃以屬縣大夫張公就刻
昔楊子太玄劉秀獨以爲絕倫蘇祗婆七聲惟鄭夾
浹深取之知我者希自昔爲然矣然則黃公能重是
書其獨得玄鑒者與

范工部平仲先生集序

吳瑞穀集卷四

七

海內冠帶廣矣於文學則以齊魯之鄉爲冠絕歧而
望之莫敢比論顧謂新都埒如齊魯無不及焉豈非
以朱子振昌平遺教好禮樂之國哉肇是以來講習
性理之學承承相屬可系而綴卽元世儒術旣絀焉
然新都之間學者獨不廢 明之興郡首以輿地納
附歸誠爲列國率遂隸京師得比三輔建首善面化
當是時儒碩先生尤盛趙孝廉東山朱學士楓林汪
司直蓉峯爲郡國縣道邑大師時有范平仲先生歷
遊學於三先生所師友淵源獨得其要領後益起其
家逸書讀之造詣弘洽以發明孔朱之指推本六藝
脩行悖正足以輝映前聞帥後進矣 高皇帝初年

應明經辟召郡勸駕推上京師行部交薦之拜工部
主事自以逢時附日月隆光將大施當世區何卒聞
鄉老言天假先生年不徒進大著功業 朝廷卽退
鄉國弟子受業身通賴先生弘矣余考郡志先生著
有釐甕稿西遊率稿謬稿塞白稿旣發藝林書文詞
不少槩見每爲之於邑嘉靖乙卯先生六世孫用敏
用登手先生詩文二卷造余山中披誦之柔厚以據
情真核以紀事辭微而指博務根理與詔敘倫則本
之自然質矣孔子所謂有德之言者邪無論體裁卽
其定仁義之衷具一家之語惡可以文卿韻士例哉

吳瑞穀集卷四

太

二生曰祖生平所爲論著甚廣卒于官未獲悉取其
書數經磨蠹十不存一董董此耳祖爲時聞人乃孫
子不能引遺響使文采流于後每念思悶然如邇風
之人喅而不能息詩曰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將梓
以遺于家之人俾知保明于世唯一言序之吳子王
曰先生歿數世郡之學者猶能稱之其砥歷足垂託
不朽文之傳否勿論已矧其孫子固藏不失力能刻
集傳哉聞范氏族子弟立孝友約定嫁娶喪祭儀品
依於古禮盛俎豆升降趨詳之節相規倣以時習禮
其家是能世世家行則先生垂教所及乃十存不一

亾也先生名準字平仲世居休寧汭川履歷載郡乘中

汪溪金氏祠規序

前是余作郡書業已書汪溪金氏祠矣今十餘年所余始往發諸父老謂余始終祠事祭祀能語是爲德音宜有以發也而孝廉君元結爲規十條願承其餘當余郡書錄汪溪之先德姓千人嘗讀之及讀太醫君子俸汪溪譜疇人蕃衍而先世藻翰自朱朱晦翁程文簡公以至昭代文苑贈紀盈於編簡所云文獻足徵之謂也未幾孝廉君以誦多薦上太常爲族

吳瑞穀集卷四

尤

人帥而族之通籍太學郡縣學爲員斌斌多士今入祠中率紳委章甫無取誚無取解慢無取不諛而警者掌老掌幼宜鉅宜小無不當以定之則所以培植其族而滋大益有在也祠規之禮三祖有功宗有德尊尊之大義也別有賢祠賢賢之大義也所宗及支祖所賢及高曾而下是又存四親廟之遺意親親之大義也族幾萬指遵 令甲祀三代亾者如其數孝廉君以不容合脰祀於是定祠祔之主一協族議賈子曰祭祀之志論然思以和是可以觀論然之風乎按古之言祀皆以宗名之宗者廟也禮明五屬樂奏

族夏皆重族也宗若族非廟不統非堂不明傳曰祭于堂求之於明則父老率子弟以登于堂而禮之明斯在也昔孔父論太廟之堂官致良工因嚴節文以貴文也文理成章致明而約甚順而理非禮曷文哉今汪氏祠巍巍十仞步櫨重轅鉅麗甲郡邑所稱貴文而孝廉君務以禮規豈第要於雅似爲哉自有以感於無自實以通於虛以類應類以氣應氣求以得其尊以得其賢得其親言一德之肯化也綴摭所同虛心集作論然之風以身爲禮氣類俱隨致明而比致順而宜請歸之規

吳瑞穀集卷四

三

刻名家詩法序

夫追古未有不先於其法者也詩歌之道卽天觸神開緣於情動然要以協於厥度起承轉合倒插頓挫法之概執不可闕也三百篇風渢渢乎其法遠矣蘇李而下訖盛唐名家靡不有法諸神情所會才流思激人人殊而壹稟於法若六律之於音聲秦晉殊調曠擊異節直不能易乎律也鐘鼓之聲怒擊之則武憂擊之則悲手通於金石者情之會也然以雅以南以簫之不可僭者法也得其法加之芳潤流動詩具是矣或曰詩法出宋元諸公所爲作也宋無詩有法邪

吳子曰法論次於宋元法不宋元也八病之戒出沈約六對之擬出上官氏其十科四則三體五忌俱唐以上論載倫標目揭誠命繫之金鍼也間有評議不同引釋卑弱闡正派雜旁流乃主理不主調之過無病於法以故宋人詩如黃陳諸公迹其尺寸寸一切嚴軌於法然不得入唐風乃知法不知通省不省耳今海內風雅丕振掩諸前古正德嘉靖之間文辭繁如矣士初染翰卽能剗去卑體遠尚正宗清裁駿發牘映篇流香色可掬乃知非芳潤不足或法有佛異也然則畧切近世是刻可少哉余友詹子東圖年

吳瑞穀集卷四

三

方總角卽俛首騷雅猶頡之問章草騫翔綽入精妙嘗謂予曰字有法詩亦有法作詩如作字卽無法運筆輒奇罔稱已廼究心詩學而所嚮於法得是編遂校刻問序於予予謂之曰昔人有言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是法亦迹也豈其所以迹哉然則作者於是書亦籍之爲筌蹄可也

大鄣山人集卷之五

新都吳子玉瑞穀著

廬陵郭子章相奎閱

江夏黃正蒙叔明校

序部

三泉先生文集序

敘曰三代而下言文則漢爲近古然觀吏治亦惟漢爲最要以明習法度不至於嚴而民從化諸博士弟子羣遊郡邑講肄六藝賓射之道舍干戈而耽皇墳人得操奇觚卽俗歌巷言皆殘貝可傳可不謂彬彬

吳瑞穀集卷五

一

盛美爲章爲明哉當是時守令若倪寬文翁又躬親帥先以經術潤飾吏事而守令之拜刺史守相入爲公卿天子輒親見問考察所行以質其文辭其賢良文學之辟召選諸所表皆守令夙昔雅熟諳如洛生蜀生若是欲文之弗盛得乎自漢而下吏治渺稱德教弗流而文寢以弱有得而原矣南劔三泉林先生弱冠明經卽聲名蓋閩中嘉靖壬子任海陽令大著治理效時有著述召文學博雅者與俱論考厥協史傳而邑之人士莫不扼腕興嘆隆古已越二載甲寅先生上計所爲論著具草藏之行李出授吳生屬以

爲序吳生讀訖而嘆曰蓋觀於是集則識文若政非
二道云記稱聲音之道與政通上矣然文章諧節會
卽聲音等耳詩曰於論鼓鐘於樂辟雍鄭司農以爲
音聲之道與政通故合樂以詳之靈德之化與中和
之樂相發應也三五之治巍巍高遠至謨誥雅頌亦
汪洋渾灝不得其奧妙蓋其弘哉乃先生爲政海陽
決挈治劇盈縮卷舒颯行電迅雷聲雨降並應不窮
卽口未言響疾百里卽令未出化馳如神可觀至材
而極意於累恩襲愛特甚以聲華嘔符姬掩萬民使
之訢訢然樂其性大著功緒無論倪文公等矣旣讀

吳瑞穀集卷五

二

先生之文則閎衍跌宕迥源乎謨誥並追乎遷誼四
達無竟與其治迹如相諧會竊自擬之文如飛景之
劍光射燄搖望者知爲神物以觀所爲治狀則刃迎
鋒解不留行矣豈可易言哉往作者柔澹高雅俊亮
沉鬱言人人殊旣考其事行亦往往相爲發明無拂
異則政治惡乎殊也比淳政告逝古文不復所爲作
者託于寓言觀者直謂所從之異路視爲二物豈不
竟背予不敏不能窺先生之文之區域然睹先生之
政有日由此上謨廟廊若漢守令入爲公卿祖夔龍
之雍容揚靈德而奏公則文章政蹟又當大有殊絕

洋洋盛矣哉是集多海陽之製前此者附焉重先生
之政也

吳長公紫芝社詩序

當吳長公與郡國江方伯方中丞公等爲詩社也則
不佞子王與俱數盈廿餘斌斌大備於時矣顧相去
百里率曠歲一會而長公相矐旭唱和則十里內有
范君文瑞程君希古汪君仲嘉希成別結爲紫芝社
云紫芝社者長公所課畝手種紫芝圃也題曰紫芝
社地期也是時長公已稱郡國耆舊詩之名甚盛行
矣夫詩家之心暢於有合滯於無與六情溢於中百

吳瑞穀集卷五

三

物盪於外莫非緣合而動傳曰同聲者相好可以觀
詩理之先矣詩昉於葛天氏八闕然由三人捲牛尾
投足以歌焉是後蘇子卿李少卿以疇荅聲聲枚乘
路喬如以參會諧韻何武楊覆衆以習歌宣治鄧都
均賦柏梁接曲建安文棟開元朝英聚集賡和蔚爲
國華信如鳥雀嚙啁鸞鳳節足內外相應有得於助
合以各騁其極也約不至於慘黷顯以發其歡娛詩
爲樂心樂由聲合非若經術爾雅之業可以孤學而
獨詣者也郡國之詩盛於嘉隆間繇長公相率爲詩
社或騰英漢川或掇秀星石郡人目爲衣裳之會信

矣蠟屐山眺帛舫水熙喜以宣豫悲以舒寂雄以鼓
懦恬以塞違瀉爽勞結覲動精采芳芬氣澤衣被一
時郡國之所雍容一歸於唐雅實賴於長公等之爲
詩社以光熙其前緒乎而非徒侈外好者之爲會比
也長公商山世家諸戚屬以貨傾郡國臺觀帷幪隨
風飄飄而獎長公居其間衣不務乎隅眦之削冠無
觚贏之理惟日矜脩行而以其緒餘發於詩是長公
之詩不惟爲詩社唱而高行足以領袖時人稱社祭
酒寔社中諸君所屬行而亟推者也社中評長公詩
衆體備悉而一切於杜渾樸深厚有商羹姜鬲之色

吳瑞數集卷五

四

則得於性靈陪於行履又有自來矣生平所爲詩甚
富仲子孝廉君師錫手錄請授梓長公不許今歿幾
十年矣師錫手校社中詩併文瑞四君詩以梓曰固
先大人雅所好也世之言孝以行其父之集然於相
輩者疑其迫於不及者蔑其卑不少推及亦異乎孝
廉君所爲行長公之集爲已悉矣

內方先生集序

當正嘉之際北郡信陽兩雄崛起以昌古學而楚則
有童詹事公乘秀運而興標勝於南服暨龍湖張公
洞野廖公夢澤王公稱楚材四儒云是時 肅皇帝

由楚中入承大統不振文教四公皆以故豐熙妙掇
上第操翰壇上居龍鳳之署競鳴 國家之盛相與
豪舉一時以爲屈左徒宋大夫復出位太史令附日
月隆光又非周之叔世益弱之楚比與太史令終古
之於夏內史向摯之於商所選國步之艱瞻顧故國
出其圖法執而泣之者相去萬萬矣以是位而際是
時豈不大可稱幸也哉而先生承父太守公家學同
於龍門司馬氏總角攜華彪炳辭義洋洋乎流商激
羽之風也久之篇章盈積矣以早世無爲之哀輯先
生之女兄之子王池陽君撥拾之不存什一方公論

吳瑞數集卷五

五

著玉堂時一篇出人爭爲傳誦無踵而馳迅於騏驎
近自鄉國遠達夷裔亦至隆亢也使湓沒不傳豈但
輓近承學不知海內有內方先生則今世以文鏡自
任見謂周知一代無晏子廢朝移昔之恨不遺其品
藻然亦鮮有及先生而脩收其篇籍是可言題詮無
遺也哉則士之於當世無膠漆之約無豫席之基而
欲希主文鏡者之知必不可得之效也而先生之不
爲約結不爲道地不常以言自翹明其名聲又可見
矣先生隨王譟宮端時客有諷以因風而呼則當軸
處中矣先生謝曰客休矣卽仕必至宰輔爲貴倨哉

亡何上疏請告 肅皇帝不許明年連以病請遂稱
篤賜告歸客有請彙詩文傳者又謝曰客休矣文必
假之梓枿之人傳哉自如先生豈不敦懷宏廣不可
涯矣者邪先生歿今二十七年所王使君始爲校梓
之郡齋則以戴縱時捧手受元舅之訓沐浴餘澤緬
懷渭陽每欲築館而名之藏所著書于中而未能也
今是刻僅存什一然使世之讀者知有內方先生猶
幸有魏舒在也嗟乎世之稍執鉛槧亟揭旗鼓而懸
之市異色標籤冀朝徹於眉睫前而跛一企售不能
少待者往往是也而以太史振龍翰如先生乃苑秘

吳瑞穀集卷五

六

多年所不事標題是不可觀長者風乎然則讀是集
者無獨得於其文之深厚可也

汪禹乂詩集序

初禹乂言大易爲諸生高等射策不舉以餽廩生籍
太學又不舉乃歸爲詩歌師陳山人達甫而與李功
甫吳有中諸君結盟白嶽山中篇章流溢隆嶽增色
禹乂名駿駿邑中矣禹乂則謂聞道於鄉孰如於國
獻詩勿堯風聽臚言欲其廣也又一年與方中丞定
之汪司馬伯玉何侍御少愚山人王仲房鄭魯文無
慮廿餘人結盟汶江之壩而禹乂名徧郡中矣禹乂

則謂勿用攸往是一人之行也又一年南走會稽探
禹穴迎河行淮海上蘆石旋而至豫章登匡廬山西
瞻昆臺想利鄉之勝迹所至名卿墨客錯質而論而
禹乂名益延矣禹乂則以茲遊也見謂吳越之詩數
婉齊秦之詩鎮靜淮海豫章之詩條質脩之則壹其
松蘿白嶽之問乎於是稅駕蘿山草堂日吟哦其中
禹乂家故富合任自喜晚年益貧輒謝客曰無以從
二三子余語之曰豈以噤噤者累安邑邪客益至酬
論竟日惟舉茶讌澹如也與玄虛之士論若得老氏
之彷彿與隱者論若得獨行之邈莫與達人上官若

吳瑞穀集卷五

七

得當世之弘博人謂禹乂談爲三五之門諒哉禹乂
善小楷書未嘗以自名余謂邑自正德前可謂質敝
矣大雅之實未開至嘉隆之際都市丘里詩有詩社
字有書社熙妙彬彬華采燁如豈文朴通行周則有
始哉亦承敝而起之繇乎諸人有所爲昌也隆慶初
年部使者推擇方聞脩行之士縣推上一二人處逸
鄉佐有以禹乂名聞者禹乂辭謝會事亦寢語具載
禹乂上邑大夫博士書中詩文凡若干卷文以詩行
而詩爲優晚年益工五言律得之王孟嬉成流易無
蕪漫之累太牢乎藜藿藻梲乎繩草條燦而景逝矣

五言古淡泊萎蕤撥芳蘭園七言舒和高咆弄觴珠池多以趣勝禹又則曰生平五言於古頗以風流自賞余謂律殆過之也若七言律則指事寫物意委言長委不易粗長不易壯以故句屬霄漢字挾風霜天寶以來尚未弘此近才所以躋閔也乃以律細當之詩矣禹又殆有悟入焉蓋詩之爲言因兆類爲有託潛寂爲無唯知玄道可暢旨趣嘗對余論公理之詩至乘雲無轡騁風無足三復之曰是詩家之風軌也故禹又所爲詩有露幃霄幄之狀敖翔太清縱意容冶其大氏也余與禹又同粉巷詩社適令其子懋孝

吳瑞穀集卷五

八

錄成卷論於余遂爲序之以授懋孝懋孝於諸家書法皆長能詩爲世其家學云

王少卿集序

余誦法宣父四友六侍之語未嘗不逡巡而稱以夫子天縱至聖猶然謂得諸駿徒爲幸迹之自厲况中材以下者哉余不佞言大易年當而立邑之人士設弟子之座卽不敢言師范有歸而各持所見以相助長皆一時之駿也有二王生隨最久我能言二生能行此爲主彼爲役並競爽繁縟頡頏名輩謂足論于石渠總金羈而齊檣也旣伯子僅以口率科貢上太

常而叔子少卿遊困愈自奮發衣苴布食餼餒畫學而夜習蓋能激清性體篋揚舊迹求之雋求者及有司三推上終不得售乃以工制執者移之古文辭其勤篤一如攻制執時期所精進順鍼縷以成性慕不匹於古不休士人稱少卿于世嗜好能澹淡若無所妍媸獨於文則不遺餘力不釋餘智誠哉其言也今閱其文廣大悉有區分兼總以博得之繇其篤勤遠搜深索六藝之喉衿九流之津涉紛拏之書偏傍之學心勦形瘳以有得也或言博于學者拙于文以是論者率絀博不猥稱于人然君子博學於文外文何

吳瑞穀集卷五

九

博也無論司馬氏涉獵採摭子雲歸心廣意皆要于博卽生知如孔子求古史記徧觀百二十國寶書西藏書周室繙十二經又何爲者乃以文之不藏博學爲之蓄語齊和之事而病豐奕耳菜之雜丕構是裁而嗔文梓壽松之多有是理也哉卽昆侖矩縷書之逸者不可得而見至載在方策堇存之書可遺之邪少卿攻于博而好恬思獨鑒之恒心所絕極至精之所想邁人或族立而疑獨岑寂以悟固非徒博爲者自此以往通覽萬方敷演契合洞之衿腑不由染習豈狹見一曲者可得而擬哉夫縱橫家以其所知論

其所不知而使之無譬則窒矣文貴於組織以成章振振殷殷蟠紆璀璨而使之無博則局矣是以小國而欲爲上方具微資陽之材於營駘蕩必不可之數也余雅有得於少卿以自厲爲多遂因其所自料護篇集題之首簡俾從事于陳農之所採益深厚其蘊績則余不佞有厚望焉

程巨源集序

言文章之用皆曰富盛豈不以苞會統舉務存恢曠也哉夫銓次一文爲易彌綸羣言爲難難者難於才也瞻者有餘乏者不足各照隅隙鮮觀衢路确守一

吳瑞穀集卷五

十

家則涉於朴畧聘於繁華則嫌於重沓欲求通博夫豈易言當其矚自心靈聞於無象固本之情性至運思方外鈞旋范合無有盤礙非才優瞻何以與此今世作者皆求當於史記伏讀是書篇目所創罔有不該載筆之體于斯備矣則兩漢而下率依其法商推千載何可或廢子家肇自鸞熊大啓心期則百八十九家又可或絀派別區分史以記事予以敷辭不外二體要於繩墨寧無從舍而綜涉端緒皆亦資吾之筆在用之善不善耳譬採木於山脩短殊狀皆謂之材既謂材則皆有以充木聖之度用謂短之非脩謂

短之非材詎可哉友人程巨源上騫往古思駕來翔熙妙之資當十歲時卽援筆賦詩人以聖小兒目之羈貫隨尊公辰州公入大楚作辰陽樓賦據案千言縉紳先生見者皆謂通天然之明子安復生今十載餘所著益廣其宗屬判定巨源集文若干卷文之諸體皆具詩若干卷詩之諸體皆具余披閱訖而言曰若巨源謂之瞻者有餘非邪巨源年裁而立篇目甚富辭若循環波屬雲委固非質而太畧費而無當者矣語曰山嶽饒然後材木瞻焉才力饒然後文采瞻焉行有餘力易於應技有餘巧於事立豈勉篤之能

吳瑞穀集卷五

十一

至哉固才之效也余讀弇州四部稿每改席而稱是綜裁百體注瀉萬流大觀以集作者而巨源之力精百倍優瞻于才亦往往心醉弇州期與宙合嗟乎情有相似才有相類而士委心於知己以才類已也顧世俗率神貴往昔黜賤同時諺曰與人並肩故賤其言然亦同時而居卑下之地者耳若顯貴之流以爲金匱矣惡得而不賞其快向聲背實豈一世之所患哉甚或飾醜因詭其姣師心獨任觀咲在已而不自知况非我者誰爲評定是論文者自知與知人均之不易易也巨源方以制舉業見知於有司觀國尚賓

定大業之路而嗜古之心尤其切至志念沉抑每有以自下固非觀咲不自知者挾是心以往何不綦至哉而人之知不知有獨見之證矣巨源承太史公克勤家學辰州公言成軌則作萃見錄足爲世觀覽持以不刊其伯兄文學君長源潛心竹素用廣倫敘巨源少傳父兄業緒以當世作者謂必可辦欲書春秋其才又足以贍之故余於是集尚有以知巨源所玄詣也文子論學上學以神聽下學以耳聽余於古文亦云猶當以神聽者待巨源也

程山人詩集序

吳瑞穀集卷五

七

吳子玉曰自說詩者要於別材非涉學也坐是以聲響言詩耽于太畧則董董寡昧亦以虛者無貴也謂清淨恬愉自形自色則爲合焉嗟乎詩果若是有合哉夫詩之與學相恃而勢也則言無當于韻事無適於聲然而彼傳於此古諧于時章趣之會以學行焉故綴學深厚固實廣博用之不逮所宜宜之不出所位事有所至境有所會用以不用不用以用若此者惡可以蹠步跼蹐認而有之而謂非自得之語哉故論詩于殷周之世言出比律聲出成文諸涉俗俚皆爲宮商故學弗詫也乃若漢魏以下俗雅頓異文質

岐分必脩學所以而後可載言其上若以自形自聲貴焉故知其不相若矣夫游者以數而後視濤如陵能與沒俱非若不見水而謾能涉之者游于詩者詎可絀學哉嘉靖癸丑之年余往縣之東垌率江之上弟子以程山人有所謁通焉相與論詩于江之裔是時山人詩業以爲詩社中先唱行矣余則謂山人奚方而謁詩上唐風然唐人詩有老父宿學讀之不能自解免者而調響自在是學非爲成聲也然而亦所以成聲也鈴之與丹殊而能爲丹得其數也若以學與詩有核是淺淺乎知詩矣人不足而我有餘以學

吳瑞穀集卷五

七

應時如璽之塗如是而不爲自形自聲從所宜而得所位不也別去餘二十年山人之伯子太學君惟和授山人所遺稿六卷謂余知山人以序言請及閱所爲詩則出所有而應佚于聲響之間舉各體而宣之無所擬作不曠歲積力游于詩之學者能有是哉爲有得於昔席之言矣山人早年習經術學以好書聞後乃棄去與其族屬群雅爲自得之游唱和爲詩社以美言可以示尊期相垂於脩久當斯之勤要于負茲之日後已焉其天屬之樂以詩爲熙比於阮曲烏衣亦爲尚矣而山人行義又足以暴炙之山人歿已

數年余過其里中里中稱山人不能絕於口德莫厚焉比於赤子則余亟稱山人不獨以詩也山人名廷杭字用達家于楓墩之上社中人稱曰楓墩先生云

忘鷗園詩集序

談新安水理名湖者一曰陽湖汪山人古矜都居之既自以爲不知湖隱爲號矣闢園湖壩鷗之至者百數而不止人以問古矜與鷗相造於水乎曰予詎知鷗忘乎曰予詎知忘日吟咏于上又若與湖相映發與鷗相造適者客不得乃介汪文學陽湖君以質於大漠子大漠子曰以不忘忘忘大也以不知忘忘知

吳瑞穀集卷五

古

知深也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誠忘也不知其所知知所不知誠知也忘在隻安可謂鷗隻不變安可謂忘鷗故一忘故二則非鷗非有以非鷗也客知鷗之爲言漚乎鷗水鳥也漚水泡也結則漚釋則流而漚不與焉鷗隨潮上下以深淵爲山以萍藻爲木以太虛爲實以寂寥爲座鞅不與文羽縝毛相競於風庭之上以故終其至無患鍛翮固能忘之禽也而獨行高士卒託爲群而願狎之然鮮能語忘益得鷗之忘得人之忘忘人之忘忘鷗之忘不忘鷗之忘忘鷗之忘諸忘乎哉又容知之也以巢之翳蔚爲之

知必不得矣是代棲高者之悽也又何知莽眇之乘爲故曰成形而不變者度也未離已而在彼者狎鷗也古矜進於是其詩可知矣余間過古矜園中一擊楫之聲鷗起而翔魚下而沉飛潛異而去於聲同古矜之於鷗形埒異而去於聲以忘同余非古矜若鷗也知古矜之忘鷗知之於湖上

范山人詩序

夫百家之言有所步起無如詩易入也者無如詩難至也者故有年自髫弁卽操觚能賦有二毛告暮或棄十不存一然必至於不存而存者始可言詩以是

吳瑞穀集卷五

五

文士墨卿據几呻吟訖於振素遐遊遠搜重繭狎至未有但已者乎所覽差廣所嘆彌衆不啻鐵撾三折數爲煎悴始名自娛焉或以熙妙能辦緒可命世要入於能言之區不必悉減古人悞誠以爲然蓋未之然也郡詩自我祖氏唐左臺公以來世有業詩然傳者未必合合者未必載執唐人三尺每爲之於邑焉明興郡隸畿輔正嘉而下文雅隆鬱垂髫學子卽知掃去陋習取材唐風而余邑於郡中尤稱嗜古無論遊金商者有可述則竊櫛漏室之士亦步武不謬往往能有合焉范山人文瑞承工部公平仲之家學屈

首爲詩玄情適適思遠邇呈寫興象幽哉復乎韻
宇其宏廓矣而山人未有但已北走齊魯講業鄒嶧
之都久之返吳越渡海門三山探禹穴金簡之書訪
蘭亭舊跡登天目觀日出沒縱目神炯脫畧物外去
壑屬之拘發之浩汗矣而山人猶不但已稅駕紫溪
行歌蘆葦中溇溇風風乎寰瀛之爲適焉於是與吳
邦珍汪古矜諸君齊盟隆嶽結好芝圃終年倡和山
人年七十古矜邀山人于湖上一時文苑過從觴山
人有古稀吟卷今春秋愈高而神愈王郡國皆稱爲
閭丈人而山人睽目篇章十董存一則所存不可長

吳瑞穀集卷五

七

存哉山人之仲子文學范生錄山人詩凡若干卷請
余序之余雅習山人而范生從余受易曩嘗請序工
部公之詩謂爲余邑首響則山人之詩有所振武如
此而未有但已如彼十董存一焉則雖十百載猶穆
如也山人之居爲汊川里其里人和而起者自髫年
以至白顚無慮數十人其以余言訂之

止耕雜言小序

蓋吾宗有瓚源次魯效穀之材也以制舉業屢試不
售因嘆而去曰夏侯生有云學經不明不如歸耕遂
以止耕題其居舍而講農率之方長耜之式地竊草

竊之旨固不犁析焉暇則該考古文辭穗書外涉及
百家書值春事二十五日且耕且詠自四言以至六
七言詩備諸體體各四章士林轉相和之皆曰次魯
如沈麟士懷書而耕也騷辭爲善田鉛槧爲茲其使
世重稷官當以力田常員起家如班况梁騰之倫而
次魯持是編以往具矣久之竟無與知交次魯亦不
求知益肆力田事見謂吳姓出有邵氏造區妍管種
之理相五土之宜肇有穀瑞以開百室洽至於延陵
墟代不乏農師今海內則有楚使君明卿仕不盡伊
循之才而明農於甌瓠洞口邑西則有大郭生瑞穀

吳瑞穀集卷五

七

講五種要術於大郭山之址於是東入楚謁使君之
言而歸索言於予不佞瑞穀予惟吉祥止止穀記吳
氏之德次魯而止于此信莊生所云知止其所不知
至矣與乎止我德也以康其身以貽後之人其爲吉
瑞詎有止哉詎可以一宿而不可久處也乎哉次魯
聞予言則睹舍中錢鐔之具皆簪笏之屬也因藉予
言於南畝圖之上方以勗吾宗之合耦于耕者

明文品彙續集序

惟明道既登而輝耀萬有以轡人文之盛者於制科
執可具睹焉其取標法式要當于繩墨規天準地揆

序萬類正辭綴理寓言寫物使賢哲之士莫不甘心於質義焉于鳴一代之雍容而不敢以其獨甚籍第子長孟堅抱藁草具猶然提筆凝思以希體要則朝家之所茂製以軌士人豈非秉文之金科也哉益以見神理設教昭代同文鼓天下之動存乎辭無容玩之矣自洪武以訖于茲遡觀此藝引抑隨時變通會適大氏與治化竝觀文之通于政豈不信哉吳郡沈公采擇諸家而差品之上埒高氏論次唐詩曰正始曰正宗曰大家曰名家止於四類謂舉策甲科唐以詩今以文以之相方而絀接武正變餘響諸條豈不

吳瑞穀集卷五

六

以昭代之盛萬世一時董武德開元間可彷彿百一而近輓唐不足言矣謂所條刺爲洞奧區極其骨髓學者宗之吾郡許公益以六十餘首然萬曆以來闕而未補嘗謂文至萬曆是騰躍百家入於環內由今上敦篤聖學開延道德首先功令有以衣被士人也明興二百二十載而中天其至矣乎撫而集之沈許二公之志不有待與余邑友人文學程君際明汪君叔圖學深爾雅貫串百氏委務專精于制舉業陽秋先後作家品藻歸一莫之異同初集易文亦準之沈氏今又集隆慶末年以來併二公先所未及者

原缺

大鄆山人集卷之六

新都吳于玉瑞穀著

廬陵郭子章相奎閱

江夏黃正蒙叔明校

序部

齊雲山志序

初齊雲山遠方神祠不領於祝官其增祠置祠祝官贊饗則當嘉靖十一年言者謂山祿禱驗以聞天子於是後而望拜遣祀官祝宰至山告禱儀如道家下神祝醮不用太祝之禮從官相屬於道一月而

吳瑞穀集卷六

罷明年皇子生則大以爲禱良驗於是復遣祠官禮答其後間歲祠或五歲祠常以秋八月天子壽之辰也或有司郡縣解祠三十五年制詔祠官所嘗奉名山鬼神可得而序也各以其時禮祀如故其齊雲名山玄宇卑小不稱其聲非所以綏神居昭極靈寵其遣使臣作宮觀增廣壇場賜號曰太素宮珪幣俎豆加之柱史莫公以命持節巡功郡縣繕治除道欽然發動輪遠方之木轉上架之其山巔上作之一年成殿宇竝雲輝然屬天光景動人民如殊庭焉所用祠具有加莫公乃諮諸掌故論曰勅劔錫

號茲山所望幸久矣 今上受命穆清萬事既具咸
各序其宜達於明堂諸神受紀鏡照羣嶽脩禮百祀
順命創制以明應令有其德而心知其意所以發舒
盛美闡揚號榮者不已至乎太史公曰每世之隆則
封禪荅焉然則遺祠官周事於神顧於肆類之義有
闕有不闕耳惡可一概於陳寶天齊譌而絀之也山
故有志然咸秩靡詳正度未改其文佛異矣茲欲敷
邇玄教追稱奇紀搜冥區之迹以志大山之博惡可
以已乎遂以屬諸休丞方太史暨經生許國黃雲龍
詹景鳳吳子玉編訖于玉畧推而敘之曰維是志備

吳瑞穀集卷六

二

矣首之以 勅建上像也次之以秩祀 聖孚也終
之以紀味盛藻也諸山川宮宇異產羽流咸以類附
不失相先後之意覽是志者明欽昊之道申告高之
義析真一之指合明應之理豈可少哉以是故知山
川之顯亦有其時齊雲自古初卽存隄宅迄于唐世
載啓玄基乃秘靈匿采韞閣而不宣者數千餘年至
今上德迄遐陬功流逖穴睹符瑞脩封萬靈罔不禮
祀然後獲錫號崇宇以著殊尤于時豈非畜之久者
其流盛與今海內名嶽列載圖經以洞天福地稱者
不知其幾然自武當三茅諸山之外世亦莫得而云

而饗薦用事茲山且日盛焉廼知玄境標於明時巨
鎮不彰於常典山川之靈誠有待哉傳曰王者望祭
山川百神來歸符瑞皆應德而至然則是山遭窮寵
極崇其必有佑福佻祥默相玄治以副 天子繹繹
無窮之意

大鄣山志序

大鄣山載自神禹之經履乎遐邇矣後二千年至漢
桑生復標明之迨唐朱郡之考山書者不復注意或
爲歛績山所覩比夫不名之地而失率山入明朱禮
侍著辨爲率山無不犁晰而失大鄣至汪京兆始名

吳瑞穀集卷六

三

正之爲大鄣以吾里之張公山大當之而昔所謂縣
山率山大鄣本一山其言確矣京兆以忠讜節槩著
聲 武宗朝篤論君子也其言可信况質之彭淵二
水山陽山陰一東一西無事于解繞而自明者卽甌
爲歛績二山名其能挽廬江之水從二山出乎然自
桑生至京兆又千餘年而大鄣之巨勝始有定屬獨
怪京兆之記目不曰大鄣而曰率山靈猶有待邪
余居距是山六十里跋而西望信猶突奧中未及登
今年秋月偕昆臺社友人直陟山之巔見其瀾茫浩
博無所不迄流目八紘際日隱天足當具茨罔畏之

覽稱汗漫遊矣無奇而無不奇無勝而無不勝而江以南之山若齊雲之謫黃山之硯天目之秀匡廬之峻皆若吞納于其大之中而不可爲萬數矣信如吳文正有云爲江南諸山之祖諸山皆迤邐低伏如其孫行而稱之曰天子鄣曰大其爲南國之望可知也是山未有志友人婺邑余太學五陵君生平務許詢禽慶之好殊有勝情家在大鄣之西趾每一登覽動踰挾旬於是採山之事彙爲編曰圖曰經曰勝槩曰菴宇曰雜紀曰題咏曰詩社而名之曰大鄣山志以余不佞居山之東趾雅與昆臺社遊今上人海珠索

吳瑞穀集卷六

四

序於余證彙今故而論訂之當嘉靖末年作郡志而志山川則方太學信其人自詫考索而僻猶然牽合於景純之注以茲山仍屬之績余時諍之奈何不信經而信注漸廬昉分更明晰也太學以未讀水經之故諍之不可得而郡使君多忌諱於張公山三天子都之文復減省之嗟乎何京兆之記彰彰若是而靈秘猶有此潛隱也今是志成而禹若桑之經復以紹明山靈其無嫌矣

京口三山志序 代作

粵自古昔雲陽氏肇都金陵固京輦之上游也迨六

代遞興不稱其地我高皇帝起而重闢二儀定鼎于茲以繼陽帝之盛豈徒以龍虎蟠踞如諸葛所云而捍膏腴地肺作京口神皋鼎足而雄峙實有三山之重關焉寧不鉅偉也哉中丞呂公承天子休命來鎮南土而余不佞以督學至公於撫封之暇登北固陟金焦而不佞與俱信若遊於北極大淵之域巍巍華蓋金樓穹窿激霧摩空以睇金城對揚皇祖之鴻業想雲陽之舊迹一肇而具得之茲山爲寰海之最形勝公謂當爲紀載與山書水經而並傳也既閱舊志爲目未詳爲事未備題詮於今者未錄乃重

吳瑞穀集卷六

五

加編纂爲圖爲誌凡廿卷授之梓而屬序於不佞余惟志京口之三山也遭時之務異焉魏漢以前無論矣按志所載晉獲符事而下則茲山之高遠適爲藏甲之鏖戈鏃所棲旌幟所立金鼓與江濤並喧共應蜃樓黯慘鯨旗出沒未有數十年而波流不爲之赤者間有題咏亦孤臣遷客寄怨於江離山薜之語耳此焦處逸所以憤世與波臣而汨沒也明興大江之裔不聞鞞鼓聲二百餘年日與茲山接皆朝次之公卿紳委之士載鉛槧從事撫流把酒攀蘿覓句登金鰲而揖焦君延佇游豫雍容眺俯三山之靈不亦

望幸而爲愜乎而益壯其險益增其桀與金陵蟠踞之勝相雄視以輦朝家億年磐石之宗追陽帝仙都之美瑞呈赤制祥引幕河天苞告期地符獻吉萬世而一時也詎不在斯哉而公前茅撫巡虎賁圭璚交相爲映凜然首威而開畫象之色石排萬騎峯簇千牙氣吞八荒尊臨中座海浪不沸鯨鯢遠徙太平寧謐之效也然後從而圖誌之以藏於茲山則斯志也於三輔黃圖不有光乎說者以山嶽比三公於茲三山徵之矣余行部于北若南皆與茲山習則主斯山而定之盟當在不佞願以校士之役不遑與券中

吳瑞穀集卷六

六

章而相約契今有是志日披之以埒奇紀固可使三山之勝日在几席間也或以山之所誌率二氏事不可以訓則合石中靈寶之章紫文金簡之書隱在水邦尼父猶然記讀不廢吾人誦法尼父又何異焉

刻碩輔寶鑑後序 代何郡守公作

刻碩輔寶鑑成某受讀讀一篇已輒夔立拜手稱曰噫乎誠千古鑑哉相古先哲景行不泯滅要皆可爲今人鑑惟相業最大明光于上勤施于下穆穆于旁作二儀衆萬所以位育寔賴有羣公後先相繼旋幹於間度其功直與四時之吏五行之佐相等埒不虛

耳居嘗覽太古自二儀剖分軒轅氏依卜相風后力牧當是時功化洋洋殷殷無可得而稱已至若虞廷商周茂德宗功猶得槩見下迄漢唐宋詳矣要未有爲之論列彙成編者督學楚侖耿公道握金鏡智總玄覽有竟於治理唯是最大乃斷自皋陶下至呂晦叔彙成一書題曰碩輔寶鑑人人爲贊皆儒先所未爲論及公首云云以相體相器相才爲堂閭之論而曰大臣者以道事君相固有道也味公之意指深哉以故所論著皆據其業要於道推其政究於學跡其顯本之隱總其外殊而軌於心之正所以發碩輔之

吳瑞穀集卷六

七

壺奧朝徹相道之指歸上下數千百載而融竟其入於一瞬間使觀者如對象貌洞心臆起羣公於九京莫不帖然以當群公蓋遠哉乎是編也今聖德當陽相業不著是編出所爲俾益玄化繼虞廷之盛可竟睹矣公行郡按徵某進謁公輒有意銘鑄然每每畧其政勿論論學焉聽之心戚戚脉脉焉動信學之功不可一曙廢尼父以仕學並論信矣哉顧樸樸無似反以求照無能獲追鑑萬分也竊念思鑑徹毛髮溥公罔私者果何以哉當其始出型也矇然及粉之玄錫磨以白璫然後普照不遺耳然則學也者其相

業之玄錫白璽與道家有言聖人之心也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是固人臣無以有已溥公一體之道矣然則求相業之全其必聖人之心也哉察其所以惟學其本矣聞呂文穆公爲相時有一士家藏古鑑自言能照二百里以獻公公曰鑑鑑吾面足矣安用二百里爲聞者嘆服以爲賢於李衛公遠甚當是時藉有以是鑑進吾知文穆當洮潁水磬折祝冊而拜之矣然則是鑑也豈特二百里哉其所燭照不可得而量矣

擬丁卯浙錄序 代作

吳瑞穀集卷六

八

天子卽位之元年秋當大比士受邦國士之比籍詳覽考賢宣協風教以基命定命由是從事者念思勸勉肅將簡試士期得俊乂奏引計偕以稱 天子之意浙江則監察御史臣某以監臨之命至乃以事自爲功昭揭化條典策率甄百度肅祗左右布政使臣某副使臣某以提衡先至則達觀于所營視功展物百需罔缺按察使臣某僉事臣某以監試事至貞慈外事飭務明紀教諭臣某以攝校文事至賅役其間以共時使臣某某佐之繼至矢志厥協其百執事於內外者咸至丕作惟穆罔有懈弛惟八月癸未朔越

八日庚寅入趨事御史臣某董巡百事盡弁而申言曰 今上初服詳延四方之賢詰朝之事惟百御事其恭貞齊役毋至爽侮皆曰信噫公命其敢不覆乃以提學副使臣某所選士四千有奇荐棘園之督書郵板舉主保之如故事試之翌日辛卯閱諸士莛明經質義者錄越三日甲午閱諸士莛綴學典雅者錄越三日丁酉閱諸士莛有當世之資者錄錄不得泛勿猥勿并遵 今甲錄士九十人厥旣得士則以士籍及獻錄文教諭臣某稽首言曰帝王欽天理物莫重於作始春秋之義有正春者無亂秋貴建本大立始也惟我 皇上紹續大命之初以延登四方俊乂惟四方俊乂執贄入仕之初遭邁我 皇上初服之辰其自時嗣天無疆之歷其自時揚帝無疆之休不亦茂與傳曰古者君始聽治大夫言士見庶人謁公族請問四方至者勿距採言惟廣以防壅閼今適當舉海內士盡貢其言其可謂廣然天生聖明紹統初服必誕賢哲贊佑襄翊在商高宗初受命傳說應象弘恭在周成王立政則克用常人民獻有十夫升錄登等簡閱惟確以防猥冒今有司錄士者之責卽命敷賁其敢謂確爾多士毋以廣自待必式於確有司

吳瑞穀集卷六

九

毋以廣待士必式於確絀不上壅錄不下猥是惟春秋之意元年之本而亦有司暨若士逢元之盛美萬期而一遇也運逢元始歲當丁卯漢太史氏曰丁者言丁壯也卯之言茂也唐室取士建丙丁科明經登第丁之義也厥易之繇後甲三日曰丁治之始也矧江浙爲海內元藩文藝之盛甲於列國蓋自昔爲然矣今者 詔舉削絀舊裁返弘雅古道茲閱多士所自爲文祇祇秩秩詞尚體要建首善軌之于正爲天下士人先是可入錫 天子咸爲選首有司亦得所自以爲功無負逢元之盛哉顧茲所錄言也君子之

吳瑞穀集卷六

十

慎元身繫行焉觀若增丹艘其慎質素光施四方初于邑洛千里之駕始於轉轂衡而委蛇必折相明最偶不可忽也士產冠帶逢 主邁運不云未幸其衣德言助贊元治埒蹟傳召惟在慎初基與是又爾士人之元行也二三子慎亦今日否亦今日諸士聞言皆對曰唯唯於是陳俎豆設賓主享之歌庶鳴之什當是時都御史臣某都督僉事臣某皆與享禮作而稱曰信哉士知厚遇其亦夫有奮心是謂休圖不可無述御史於是簡授某乃籍

中都己卯武舉錄後序 代作

維中都六郡諸文士值督學李公推擇上問錄之賢書矣數月又當推擇材武士督學公三校閱亦彙其人爲錄錄成督學公屬某序之末簡竊惟中都故京兆且粉榆 帝鄉也而廬淮諸郡皆隣 帝鄉稱湯沐邑一時諸侯王乘會而起附日月之際信斯武在茲至今靈氛赫耀猶若鉦鼓動山嶽旗麾颺原野草樹森戟流漲飛馬揚輝吐猛勢席卷數千里其雄桀狀真可想見顧當時取封萬戶帶礪河岱豈徒以伐棘周雖剡擻荼奮檐鏐稱悍勇已哉其嘉言石議載於記府爾士人亦雅知誦法否乎先是大江之南北

吳瑞穀集卷六

十一

一使者總功令今年御史大天建言始南北分校士而督學公實首奉 璽書奇邁也則 天子意旨拜以新命亦隆重矣督學公初行郡頒化條固以全才望都人士及校諸經生往往策之兵畧以文士貴知時務時務莫兵爲重自如荀卿議將率賈生過秦可法也比經生領薦江以北號稱得人作人之效已見響應今策舉武士又必觀於文折衝堂上勝權楹間鋒鋌鉛槧干櫓謀猷以上將之道待若士也今閱所言是亦能讀孫穰之書至發之中詮掇之中揆有非書之所能盡者赤羽若日白羽若月不有本典如日

月者乎揅鉅旗如風振鳴鼓如雷不有發策如風雷者乎前龍後虎左牡右牝不有贊龍虎之文者乎能進於是斯爲全具而督學公之所爲推擇以應

上拊髀之思者也然豈必求於兵之外哉兵之所隱議者天之文所圖畫者地之文所籌策者人之文不得於此不可言兵不深於此不可稱武以足文謀亦所以足武謀非二道也雖然車甲之間巧言令色事不捷所云文者豈欲多士求於兵之外抱枯簡飾辭爲之哉古今稱至文莫如孔子惻懷萊人沮膽其處一何武也至武莫如太公就韜畧之文讀之蔚如矣

吳瑞穀集卷六

主

以故威嚴伏天地如宋康不謂之武以禦落單猶可幸焉否則焦沒耳論亡如陸機不謂之文以無存亡之武也儼矢將至不可無盾大威將至不可爲勇甚矣才貴於全也然尼父力折關不以力聞太公深於文猶趣行逆旅人之言周志曰維彼大心是生雄維彼幽心是生苞所有之遂也奚爲可測是則將者獨見獨知謂之神明先勝者也多士而知此則所貴文武者貴能無形建鼓不出庫而所爲效靈於朝家豈有窮旣哉

壬午應天同年序齒錄序代作

萬曆十年受邦國之比簿而應天業以文次爲賢能書獻于天府矣既諸同登者又以年齒次爲書以

正齒位題曰同年序齒錄而請序於余余惟帝王之道於其粲然者是錄見之當署白牒金痍痼疾督書其版操牘揆藝各斬登賢能之書各斬登賢能之書之前列疇不有競心也及是錄以年齒書處其上者厭然處其下者恬然疇不有讓心也長取長稱次取次稱上不爲亢下不爲僞賢賢親親之義備是矣說者以士之進上之宏宰輔之業以光槐鼎其次立藩臬之績以鞏屏翰其次樹戎閫之勲以固垣塞皆謂

吳瑞穀集卷六

主

繇賢能之書佻之不知寔佻於年齒之書厭然恬然相讓以成之也以故宰輔而有虞庭協恭之風藩臬有周室旬宣之節戎閫有魯家蒐于紅之禮在此書成之也多士計偕登於大庭毋曰賢能之書予之才足以先天下必曰年齒之書予之讓德於風天下以雅道翊贊密勿廣樹勲猷飭治興化之具又何往不善哉士平居以不見推轂是嘆謂括取籥錄載以銀錫假筋之力然不參分其羽旄其豐殺不能獨射逸驃絕塵流珠歆玉假策之功不防之羈銜不能致遠賢能之書筋之力策之功也年齒之書則旄羽羈銜

也多士有弓駕之勢駕馭之資矣由是節之參羽防之羈銜以徑萬里貫犀革不易易哉是書錄其年籍猶之兄弟也書及大父母猶之父母也下及於子猶之子也他日有一蹈於匪彝卽之於墨則兄弟之惡上之父母之惡下之子之惡不於是錄有嗤點也哉藉能以事父者事君處兄弟者處同寅撫子者撫民庶宰輔藩閫之功緒行可觀焉是士三適謂之命舉主亦與榮寵而是錄不爲具文矣周禮掌國中之士治凡其戒令余嚮於南都之士每令什伍爲會以時書其行誼使相勸帥尚矣則今於多士勸帥之助猶有在焉於是乎言之而以續於比要之後云

吳瑞穀集卷六

古

遺棠集序

古者天子於州牧侯伯入則司勲書錄其計出則有外史畧據其蹟剡疏入錫在公必甄輿臺作誦俚語用紀風謠之道是焉先之所以樹長厚勵良猷也籍策司牧者以分當縛紉不居其功在下亦泥不德之說以恩當不記不亦謬乎獨不觀天道大化乎陰陽所响雨露下濡其被覆之大生而不有成而不宰若無庸書贊然天官家猶必書曰休徵記之而歌咏之天道混混猶然不能忘言悞蓋如此况於人情哉余

嘗讀縣已事略嘆曰謝侯於縣士民猶能行古之道焉既讀遺棠集又曰縣士民於侯也猶有古之遺風焉縣爲郡下邑土陋而民樵埽諸邑中蓋地相十而用相百稍被勞費卽耗民亦爭匿財莫應侯於是務振百姓之急以俗故喜詰訟減產著訟規布告今則稍稍減省民苦厨傳供具迎送爲議協濟法寬貸民力往者民蠢喁喁父老不知延師董教子弟闢碧陽書院立七化條勸學興禮而彬彬知向慕文學之士他如築隄陂繕除羊棧平科稅賦班班善政數月民俗蒸乂如飲陰陽之和而蒙其濡也部使者見縣治

吳瑞穀集卷六

古

而民紆憂以歛巨縣良宜侯往乃移之歛縣士民得檄走訴乞停前命不可企心東望詠歌而俎豆之載味嘉響不容訥默夫大火爍塵鹽汗交流喘息薄喉當是時得休大木之下則脫然如生矣侯於縣固大木之陰也息於下者視召伯甘棠何相殊哉由是士之逢衣矩步遊碧陽間者皆曰侯遺我以教也農揭鏹重負籠土巡隄陂之畔皆曰侯遺我以食也商旅捧心抑腹踈跼而登羊棧皆曰侯遺我以逸也勿敗勿拜不同於蔽芾之詠也哉縣先是以喜詰縣吏聞長吏少不快意則相率起搆之部使者其俗敞然也

今於侯獨譔然咏歌之噫乎亦異矣夫樹木者樹嘉木使人拱樹棘棘使人芟顧宰若樹有善有未善耳俗能拘哉余讀是集慕侯能樹德亦嘉縣人務培敦之道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則縣人所以俎豆侯者不愈至與

新都嘉會集序

敘曰郡國文獻之盛也則有先達處上提衡風教以總其領理諸承學共趣響嗣於下前作德表後用道親資適逢會麟岬景湊遭邁一期豈偶然哉上之如昌平講業其次洛陽論德又其次履道賡咏方類應

吳瑞穀集卷六

十六

合信可原矣粵我新都大郭積高神禹所經烏邪林歷漢書論載巨麗鍾產故多鉅人鴻士然萬山罍閣限于方區冀其高賢會湊集雋六邑相聚闔堂兼海內文學宗工龍翰其間豈非至難哉明之興郡隸畿輔面內文教正德嘉靖以來文學之士尤盛河東肖山何公來牧茲土當嘉靖四十三年甲子覽郡志言曰志故作於前甲子今一週矣六十年事可使放絕乎抑數乎明年乙丑出教作郡志開館請鄉國縉紳先生覺山洪公周潭汪公諸縣博士盱原曾公梧江仇公寶川王公新齋余公龍南嵇公介石王公縣

之士有國學生方生葉生郡縣學生方生程生輩念有二人朝夕論思於觀二公溫乎粹良渾渾蒼蒼旁薄爲一包廓無圻觀六師氏博洽該圓檢鏡所歸列道以論同方而與諸士侃侃篤論脩正菁華外奕日相揚擢采論所安每志一類已輒發明五際之歸究萬方之指有倫有理不乏不贅郡守公丞張公欽宰謝侯時時肯臨董振誕章長史馮公司理吳公繼至參會不忒皆一時海內宗工相與藻識汪公喟然興嘆於斯曰盛哉鑠乎其新都嘉會也借不歌咏六義之謂何昔人一讌集一遊覽猶然紀述况茲事體大

吳瑞穀集卷六

十七

足以紀綱郡國者屬吳生能言之余惟聖賢君子之出逢時也鴻漸龍見爲國端揆樹夔龍之業以爲海內儀表其處也講正學術刺經案謀遵孔朱軌躅以爲鄉郡之孚先師論士在邦必達在家必達旨哉率有味其言之也前是二公之出著聲臺省皇國元老海內儀心久矣旣家居明紫陽道緒以闡聖人之素功六邑之士漸漬理教高山仰止今也快心於文獻之會宗虞令德其埤益豈可量算哉夫會其太上以道文次之事又次之盟則爲下今日之會以文而道在焉天文成歲盛會於夏爲時之嘉人文成德盛會

於志爲事之嘉禮以合之道以總之予冠弁聚集几席聯接徒以誇咤其雋者不同矣惟我士人其知良圖所尚哉

新安志補序

吳叔子曰余登天都諸峯觀軒轅遺迹神遊八殯之外渾渾乎結志太上仰止終古已矣既發往謀讀之郡國名區不少槩見卽故實論載寥寥焉何哉載籍雖闕然郡縣之乘可稽也廼取江靜軒志閱曰近矣其蕪哉上求之羅鄂州志核矣其拘哉嘉靖乙丑之年太守公出教重作郡志推擇所屬縣博雅士歛辟

吳瑞穀集卷六

六

雍生方君應郡召以新安志補進余觀之睹軼事焉作而嘆曰具矣其補哉圖經載自郭郡制科列自方儲刺史守令自黃霸張竦封建自劉潁武功賀齊諸分野沿革大事災祥賑貸卓異罔不搜索遐隱補墜正訛上自漢唐下至于茲遺珠殘貝爛焉可觀矣昔人論綴文之業惟史謂難尚矣然補史尤難夫舉世代之朝物故實出我見科條判定爲兢兢焉略聞補執則又出我見參合前人舉遺飾陋卽所鏡考埒如前稍過庶幾補衣猶有所完不然狐裘羔緼矣又安冀順針縷以成袞之美哉褚少孫才類太史公三王

滑稽諸篇猥以淺鄙之嫺子由家學近理古史之作有遺論焉宋文帝謂陳壽志其失畧命裴松之補註說者以註所載皆壽書餘潘然則拾遺補綴豈易哉郡縣志亦外史也先儒論志補如宋敏求補河南陳申之補相臺乃稱善志今方君補新安其幾矣方君弱冠遊金陵以弘博爲諸名公稱重中年病贖益屈首下帷淹習群書廣矣先是君論著建業志故名紀則是補之謂何詎非緒餘哉比偕余郡志之役頗采志補十五友人猶言是書不可無傳乃請于君君曰然乎聞道百以爲莫已若諸不有補吾之補者乎遂

吳瑞穀集卷六

七

出之俟後補者

鱣書序

自昔魁桀之士不得意則往往託之隱書寓言以發其胷臆之奇者不亦爲締謀慮於無形也哉夫言之直則逕而難合辭之隱微中易入用世之士多假此以往有大慮存焉固非徒以文滑稽等耳莊子曰寓言十九豈不信哉海陽季子曰余讀方生鱣書未嘗不掩卷嘆曰奇甚矣奇甚矣以彼其材得乘瑕隙售其胷中之戎甲固可擣魚鱗之屋不難矣乃罔有借之升斗之水一試其鯁鬣而徒奮於微言卒之倭人

進飛魚冠俱從勦滅取是書左驗之竟如其策則方伯子是書亦奇矣夫伯子其質性樸樵人也卽著書輒鮑浸蛟泣雄張墨蔽自奇士且病聾非介紹不一通聞問著書輒抱奇觚落筆如響伯子其善用聽於書哉東海有聲蟲焉乃爲鱗蟲長無亦善用聾邪當其臥時立劍籍書旄如煙蜺耳旣其動也焦螟之響莫可溷之震鯢駭鯨山嶽罔當焉今觀伯子書狀鯢冠之形揚鯢旗之勢獵魚鰲之指雄龍堂之辨招撫證引甚具而羅罔百氏鈞隱探腹轟轟焉若泛長風駕大海以取天琛而天吳陽侯蜃幕鼉鼓鼉弩鯨矛

吳瑞穀集卷六

三

怒吼咆哮之浩穰俱不足以入其耳伯子亦奇矣先是宋汪秘閣在太學時作麟書而鴟夷子之秘計竟不得用宋隨以亡讀其書嘗悲之也伯子作是書亦在太學時後二年而倭卒滅此知可以言時哉然秘閣由此見知高宗麟書布於時鄧肅稱之呂本中汪藻稱之秘閣不爲空言矣今伯子能如秘閣之遇也與哉伯子老矣愧余言不足以當鄧汪諸子然世有陳堯佐求戮魍之策曳巨網絨其吻械其足當不能外是矣

刻會藻編序

會藻編藻苑贈甫方次公語也海陽季子曰觀是編也其有區明華質之道也夫夫方次公故質行人也樸樵務根以遊世則無心華言飾躬也今讀是編語屢甚若入藻園目接菁葱之郁手掬臭味之芳如藻會焉何哉語曰質彌實者文彌理卽身或絀之人自文之矣次公業岐黃之術未嘗通籍金馬借聲華當世無聚祿望人之腹褐衣疏食悛悛懷獨行之志而已然而王公大人樂爲聲譽自閔以南盛德之士莫不延頸願交焉贈言盈篋是遵何德哉至考公所爲行事父博士公孝卽爲博士時歲必買刀布閩物齋

吳瑞穀集卷六

三

上博士公伯兄舉明經早卒卹伯氏子益甚內廉行潔持其術濟人而莫責糈是又鞠躬慎行而已亦非爲奇譎維張於賢豪間者而名立士附若此舉茲以旃其鄭樸李弘之流與昔蜀嚴依著龜爲言利害與人子言依孝與人弟言依順卽言無遠焉然當是時稱寶君平德隨何無以加諸德名爲幾蓋其質也惡在卓犖之異哉郡大夫司理公次公仲子也由翰苑陟諫垣貴矣以正違忤當路左徙休寧顧更貌禮諸學士出其尊公贈言諭諸生曰卽不佞奈何娓娓就此以先大人未蒙封誥有負九原下耳大人見贈處

之言甚具是時不肖尚未爲經生大人已名蓋閩中
矣早世不及以斗食養董董存者此贈言也何不慮
以傳諸閩庭予惟祿養逮親存孝也善養貽親名亦
孝也大夫要爲善成親之名已今閱集中一言一詠
能具得次公讀之令人愀若睹其貌質也愀若見其
行質也玄圃之藻不彫而琦于以采之于以奠之高
山仰之所爲心鄉焉自如後山黃公見素林公雙石
少谷二鄭公尤廣廣乎雅調而核哉則其言足信當
世而垂方來愈知次公之質行以久特聞矣雖然諸
宗工固藻言也要必有澤蘭之幽德裁能來羣雅競
賦之卽生於海閭浮生不根拔若萍藻君子惡能亟
稱哉夫方氏爲冠蓋族自上世來縉紳承承不絕聞
次公暇日敘次族氏譜謀圖像載列名迹葉世俱戴
冠曳裳次公獨爲布袍士乃咲曰果蓬艾在玉藻間
邪由今觀之次公獨行之德有諸名公文之令子大
夫以德榮爲國華揚之不爵而貴不闡而光其爲玉
藻多矣

吳瑞穀集卷六

三

大鄣山人集卷之七

新都吳子玉瑞穀著

廬陵郭子章相奎閱

江夏黃正蒙叔明校

序部

泰初會約序

天子鄣故郡國之最隆崇嶽也沿鄣之址而居縱廣
五十里爲予都鄉焉成弘之際邑序士予都鄉十半
食廩餼都鄉十半三歲比要推上都鄉十半當比要
不乏人或擢倫魁兩人邑稱文雅輒首予都鄉邑學

吳瑞穀集卷七

子請問大師輒予都鄉高等生往而汪京兆公以文
章節槩赫奕先日其後李嚴州公吳鄆城公等著政
迹於仕籍一時紳委翩翩燦燦哉乎所以炳映 皇室
而啓承學豈不弘大哉宜後之人接嗣以起遠撫長
軼而益光之也奈何嘉靖以來計偕僅李孝廉君且
籍皖城通也都鄉之籍對無應書者則童子詣府受
牘亦寥寥焉於是文學李君人伯汪君懋化惓然興
嘆曰豈地員習俗限吾輩哉成弘之際先輩諸公非
是地產乎地大而不耕非其地士業而不講非其業
曾子有言和之璧井里璞耳脩之則成國寶然玉雖

華不能自雕未始不人賴也吾鄉熙妙之士皆琬琰具也其惟琢脩之求於是相與介紹訂盟而先絜齋露著占焉得升之泰喟曰吉連類而起之祥也竝南征而升升而際泰吉孰大焉遂盟之曰泰初會云輯條約爲書而問序於大郭生大郭生曰是不敏始願也顧材下無能爲役然雅受古文易得言之矣王輔嗣注泰之初繇茅之爲物拔其根而相牽引言人相牽引之貌也三陽同心初爲類首已往則納若茅茹也予惟三陽之進同志濟世必其處也同志講業始出而有獲也藉第孔孟反生今之世爲對應書之具

吳瑞穀集卷七

二

不能制舉業是外朝而構焉夕而綴焉歲月茲茲焉不能制舉業之工是外然非朋友之磨礪磨礪之而志不同何以抵於爾雅之域哉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見面文短於自知故以人正已况已正者適亦人正要於公器爾我竝益又非鑑之不能自索照可同日語矣張羅之畋唱和不差者其利同也以君等熙妙之才都試輒高等首名固皆前茅雲稍也廼會其什伍從事於夫子之訓志在外士先志焉志於健則健志於陽則陽以通乾則續天苞以流坤則衍地符何業之不精牽於文繫而不騁也哉今之世樸以皇質

雕以唐文泰之世也而予都鄉陽九之標季已盡分卦直日直昬昝之初卦氣理效其數已示於人矣以數合之以祥考之以人事參之同盟諸君當牽連上進乘泰風而起銜赤文以獻膺帝乙之祉食常平之福彈冠而遊結綬而嬉聯組於朝襲轡於國以光大前人之文獻行可睹矣易一名而含三義豈惟周公之繇尼父之訓乎垂皇策者犧演德者文上下志同而志在外先已言之故予見謂犧文以天地君臣之交名泰孰知朋友之交實有關焉由友之同志進而爲臣進而正君以贊天地之泰其在是矣第聞之傳

吳瑞穀集卷七

三

曰非文無以輔德君子雖有學行爲本焉周官比其什伍以時書其德行道誼輩作輩學以相勸帥是又盟會之首務也則內健內陽以當於君子之朋而爲彙征之本在此於盟會諸君實有重望焉因命仲兒籍其言以進

鳳山墓祠十景詩序

汪尚寶公德充當 先帝初年起家成進士未拜秩聞先贈公病卽疏告歸疏未下而先就道大學士高公爲白 上趣歸贈公歿母宜人繼歿宅卹之日買地葬先贈公宜人妻古豐里爲公家世居於是卜葬

地得古豐之鎮山惟王食故大父處士公所買山也
狀如鳳之翥人目之鳳山公益廣買墓傍山山買於
人者復之筮宅築墓祠祠贈公宜人其右爲講業堂
訓諸子歲時臘臘禮也服闋擢工部主事無何擢御
史公深念主上從郎吏中擢臣渠寧齟齬無報效
會故相君告老去公曰必有爲黨譎故相相劫持而
論國體惡在遂上言朝家大體人臣勉處中和無
爲刀筆相報復所傷不小疏數千言聞者大韙之是
日給舍某子甲疏同入則爲撻舋說者見公疏悔憾
詳爲狂易不自知仰絕亢而死而公疏上之三日卽

吳瑞穀集卷七

四

擢寧夏僉事以去單車之任籌邊事方暇日今兵
若民築城堡穿渠用注水源浚爲沃野其年大收穫
民饗其利適通市議成公出關外與其渠率執訊買
市畜數十萬立號而還大布威信所議化條皆可長
久舉行語具載公所著西夏民隱錄中政惠尤大者
奏均淮淪鹽筴減經賦之重者什一流民占著千餘
口宣恩廣澤甚勞苦矣期月有符卿之擢已治行猶
駐車亭平疑獄出重罪囚十餘輩民生爲立祠配食
州社今上初卽位推恩仕兩都得封拜父母如其
子官於是誥贈贈公尚寶司卿母贈宜人其明月

公以病乞歸曰臣微天子恩寵得贈先臣臣願足
矣在告日有事上塚令先人墳墓儉約非孝也闕左
右四谷四時名之前築千金堤登其巔望上饒衆山
盡獻狀遂題鳳山墓祠景目諸文苑爲詩歌歌之
堪輿家言曰是當此後人仕登上公而里人亦稱公
仕不二載陟九列以部郎擢御史僉事擢符卿特進
殊擢也非先塚之靈致然邪余觀唐徐司刑有功葬
時穿土者言必有異應以旌若人果獲石堂其大如
釜占曰此天所以助有德也有詔褒寵今鳳山墓穿
時亦云石四塞如堂爲贈公有德之助而公在朝次

吳瑞穀集卷七

五

和平一疏與徐之當雷電之震獨持平恕何異宜徐
之旌於其身而公於其先公爲助有德一也夫至貴
以道上福以德世皆謂塚墓之吉此其後裔登膺仕
膺嘉貺縣地之靈藉弟子若孫以廣道登膺仕以撫
德致全熙斯其塚之爲靈爲吉又萬有倍也公所卜
葬得地之勝凡十固云王食而吉而公按職展采皆
廣道撫德長者之行有所爲成之吉而當其靈以延
之於祔億遠矣是卜葬前人固視殯陪塋而能靈承
前人長厚之行尤爲陪敦筮宅占驗後人膺仕錫祉
而行長厚之行之裔尤所錫羨豈非合應之理可具

賄者哉尚書大傳曰君子聖人謀義不謀不義故謀必成卜義不卜不義故卜必吉知以義爲卜則知以廣道懽德爲塚墓之應猶樹木之枝葉其根蟠則益茂枝葉其枝葉扶疎則益壅根不可誣也客曰今御史大夫御史交列上公行業公治行有日矣是又有廣道懽德之治迹爲 朝家裨益愈大則所爲陪敦其塚之吉而錫羨之祉殆非有所極焉

春讌詩序

歲首率高張宿設爲讌會挾日而最盛於元夕自昔謠俗曲期而然者也 今上卽位以來皇驪允洽道

吳瑞穀集卷七

六

登洪曾自朝堂下達閭巷皆爲三朝寧慶張燈影之會豈不葳蕤璀璨衍衍樂豈也哉休陽故巖邑以蕃庶高一郡而郭以內尤文豔相雄無論涉遊學庭卽乘肥躡韋之倫皆務筆集於札恣意吟咏會令君曾公文雅爲政士人益興起今年天臘之節家得宴饗作樂爲驩有劉伯子叔度於元夕之明日爲讌會李山人功甫等十有五人席上卽物爲目刻燭賦詩若干篇題曰春讌詩董生言人情以春屬喜喜者春之答也圓首含氣七情先喜喜以讌舒讌以詩志莫倦於春莫夕於元夕宿不辰伏晡非養夜俊風滌凍柳

穉發乎燈樹充階火蛾撥几壺柑傳旨華勝迎祥篇
牘與羽觴遞奏交至佛指之詠冲於幻食美人之題
屢於夜姝各詫其藻互出厥奇一時盛美可與南皮
諸賢相追配固非接連相因拆醒什半之比也而劉
生嗜古尤爲篤至遊李山人之門年裁弱冠翩翩超
軼以劉思道目之悟通微之無類以廣雅韻則爲斯
讌會豈不雋偉可稱也哉顧余讀春讌詩有慨嘆焉
時當盛明諸君皆負處逸之高抱熙妙材質不得乘
時早被一命以佐泰春和平之治揚藻中秘而徒旅
飲於粉巷何也唐元次山編篋中集沈千運等七人
皆無祿位然是時朝著公卿寓世倏忽孰與七君篋
中今猶傳也劉生爲是會意亦云與彼當唐之叔季
才不自見而今何時哉第有餘溫者不恃狐貉原憲
之溫袍有以賢之葭牆艾席懼於旃蓐固各有所適
也則數君子是讌信爲春之答有足踴悅者存焉

綠字齊草序

倉帝始創文字形位相生而書日以繁滋是後大庭
蘭靈之作亦爲裁書計猶謂秘室內閣未或葆蘊而
從事於宛委羽陵亦云護之至矣然彌久而彌散失
祖龍之後至於隋年踰千載已遭五厄今又千載無

吳瑞穀集卷七

七

論隋唐所藏卽宋所存者又復失之多矣以六籍言之易不但無連山歸藏自章句疏義圖譜凡數百種今槩可見者一二耳春秋不但無孔子所觀古史記帝魁書及不脩春秋所云士燮之注而下無慮百種亦幾何存也則諸子百家之書豈特爲蠹迹落簡其遭厄而散佚者可勝原哉 明之文章北地起而力復古而古書不能盡復甄苑每爲於邑天之生人日以不及古又不見古書何以言能文則得天地經緯不爽而與古人竝翔於簡冊乎蓋古書與古文兩相恃者昔中郎以書付仲宣徐勉授之蔡文寶亦以振

吳瑞穀集卷七

八

藻甄苑之流而後可爲墳籍主也友人黃典客叔明熙妙嗜古每嘆曰吾家文彊固聖童然亦請東觀讀所未見書益有專承之耳於是築齋閣藏書其中題曰綠字齋以書始倉帝受河圖綠字而文曰昌也出一縑易書一卷有不惜者置書盈閣日坐其中讀之輒乙其處有所得提筆而爲文若詩目曰綠字齋草而就正於余余惟學之於人猶土地之山川也珍寶於是乎出猶樹木之有枝葉根本於是乎底道爲吾寶心爲吾根皆由學而得學必藉於書叔明積書盈閣而能日誦習則所爲正者於是乎在今觀叔明文

與詩皆能追述乎漢與唐之書而不爲書泥悟與跡適境與趣會資於書不鑿於書由是以向往閣中之所藏者不爲虛器而又視爲敝器他日出而詣東觀固不待閱所未見書而牋奏書令自逮譽命而遭寵遇矣或以予言質之其考竟於劉思道乎初不解劉松所作碑後閉閣讀書師邢子才數月及爲文示松反不能甚解書之助於人豈不捷哉吾當以觀之叔明也

衍秀集序

吳子玉曰語曰東南之美寔曰延州離是而後世不

吳瑞穀集卷七

九

乏菁華也非獨寰宇之廣卽一邑一家保郊闔廬亦有論著可得而稱矣海陽繇漢以來土著其間多有百姓維我吳氏尤著風流余每懷祖氏芳譽想高曾之遺躅行斯邈矣其言樹者莫大於詩學自左臺公天藻濬發意匠綜理跨唐風上乘翩翩乎軼其遠矣豈非地靈攸萃族運所鍾專此令美哉厥後若二吳裁茂鬱之蘊萬戶吐忠烈之聲松谷撼冲遠之悰莊敏寫解錯之象是皆挺華甄圖績藻秘林刊美邑紀嗣聲家謀揆之唐軌或無能盡登于堂粵之間然珠聯璧繫蘭王鳳毛亦可觀焉有商山慕隱君邦珍下

居白社業種丹芝寄興詞華怡心曠寂希觀樂之旨
述祖德之章暇日畧採族氏聲詩自左臺公以來爰
及于今彙爲三卷名曰左臺衍秀集云維見三百篇
之後唐風爲盛郡國雅材左臺首善閎發秀藻以垂
來者要無論我宗屬直我郡詩派之祖也則諸景會
靈揭明統紀慕隱君其足嘉焉深惟昔人論詩若曰
魏武開建安之宗文皇肇全唐之祖可以觀詩之發
端也牧之紹鄴杜之風張喬尋文昌之響可以觀詩
之振武也則是集以披初華以振晚秀詎可放絕哉
籍由我邑獵及國都則文獻之會益具徵其盛矣而

吳瑞穀集卷七

十

君之子堯臣經生能世其業乃梓是集用傳族姓不
忘其父所著并附於間夫詩以風人是集也可以風
人之孝哉杜少陵有云詩是吾家事我宗屬世業斯
事志於述作而幾鄉方矣

茗洲義講盟序

余之先自七公徙茗洲則家行雅以謹愿稱云至余
先大人益爲從親之要列十倫之訓帥諸戚屬以時
習禮于家脉先世篤行愈矣無祿先大人早世棄我
孤孱則睹遺范精力不能行之數十年所族義軌室
孝謹益衰矣諸有狂魄而乘驥備說非六王之道余

搯擘嘆焉思有以發明舊約每愧淺鮮無爲族子帥
萬曆二年之春仲兒揆以義講盟進畢報則伯兒謀
與揆爲異母兄弟也弘毅則同乳也允魁則同生也
材則三從弟也伯先則三從子也余曰錄善矣錄善
矣上德無盟其次貴有盟友道存焉與之昆弟矣夫
家無怒咎則豎子有過也立見庭無責善則族子有
惡也立見以尼父大聖兄事晏嬰季心俠流也尚知
第畜灌夫諸異姓如兄弟若此況于同姓況于同姓
三從之近況于同父同生同乳至戚也以戚屬之好
益以盍簪之義於是爲要束以臨猶車之有輔欲不

吳瑞穀集卷七

十一

進得乎然有輔進于善則引三從之疎由同父同生
以至同乳之密此也藉使有輔進於不善則推同乳
之親至同生同父不適三從之疎亦此也古之人貴
能射也以序長幼之節也今之人貴能射以遇奪爲
務矣故一盟會要能相犯以義相違以禮不以人之
壞自成不以人之痺自高則進于良人吉士若之爲
會之初意也鄉射之禮然也如矜過如善非無論臧
否萬故輔之則遏奪之射矣凡鹽之用有所託也不
適則敗託而不可食友之託實似之若等八人有習
博士業者有習貨殖業者田令商而不農王制士而

不耕取舍不同然百慮一致歸于善一也異以安同
同以危異猶金木異任爲民分一也是以義相犯以
禮相違與處則不安曠之而家得焉不則徒持養吾
意吾所好則先我爲之與處則安曠之而家失矣明
于失得之林以法先民之訓則璠璣經緯之美如王
韓氏之宗是所望于若也亦余雅欲講于族者也余
爲講若未能於以因族之爲講而勵行之則有餘夫
族之興也必有先見祥能講于此祥莫大矣比余族
子參爲盟會亦能翕其心於此乎在若等帥之矣於
是諸子肅入而對曰謹相率畢能以遵此講

吳瑞穀集卷七

上

越辭序

代作

余讀越絕書所載川嶽其中必有奇偉隱世異倫之
人自夫子爲雅琴遊以來勲業道德領畧世治植幹
彝倫記在載籍而孝友隱逸之士自然休質以相翊
助於鴻漸之遠爲世羽儀國史列傳中越居十五要
以牛宿之所搖映少陽之所都居瑞龍之所鍾毓巨
海之所濡涵果得於地勢善生俊異而然與聞虞翻
數其鄉國往哲篤行則首連閭董黯之孝至洪才淵
懿則推趙曄王充之學論隱逸則先越王翳大里黃
公之高豈非以孝爲致野鳥歸懷以學爲解當世槃

結以隱爲著於傳籍較然彰明其行不同而繕性也
度皆鬱爲貴園之實者也每披籍睹若人未嘗不鄉
往之則潛匿鱗翮經經於崑穴未究於用而於國家
補短裨化亦有助者若今句章馮生子選余蓋迹其
人甚稔焉子選喪嫡母陳爲塚舍居三載人曰子持
嫡母服也子選應曰母之子子也不以庶不肖之母
母也又惡知嫡朝夕孺慕成越辭一冊虎爲護廬樹
發白華與董黯之倫致野禽懷者不可並稱哉及父
喪亦居塚舍三載又成越辭一冊於是司爲禮幣
勞之人皆稱曰馮孝子云余聞其人延之館舍其謹

吳瑞穀集卷七

上

厚行足契余所聞無但孝一節則學解繁結性習隱
淪可具得之一日執越辭請余序余惟三閭大夫我
楚先士也其嫺辭爲萬世宗况余鄉人尤所誦法顧
幸資適逢時世爲國臣而某躬事聖主抱屈氏之
忠非屈氏情若辭中所述唐虞三代之制則昭代
當之竊欲擬體爲陽春辭以揚朝家之盛美而未
逮也今觀越辭其銜恤之情與屈同以忠以孝而憂
心煩亂同宜馮生有是錄也著于篇多奇字昔越人
有朱育好奇字凡所特達依體像類作異字千名後
世有朱生當必有知子選者

炳燭軒雅集後序

是饗會也主人則京博士晉陵華公公之子文學幼
靈客則婺邑博士山陰柳君彬伯諸文學雲間莫雲
卿勾吳魏生毛生張仲子新都吳生所云東南之美
非邪席凡五柳君上坐南嚮諸文學並南嚮坐虛右
待雲卿已雲卿以華公世好故徙下坐並華公北嚮
幼靈東嚮坐佐觴觴三行會雷雨交至是時十月十
又三日也於是具論三五之說以迄六籍此八人博
士弟子所爲治五經具而贏其參卽窮年而守一藝
說經文存大體不專經者不以受求之公等能言之

吳瑞穀集卷七

十四

顧上之不過丙科具官其下猥從弟子員亦極鬱滯
矣昔時南皮蘭亭諸讌會率多一時高位簪組輻湊
第以國步多艱有位無時不能忘憂世之懷今當盛
明熙世兩都華采照耀百代仕者晏然樂國而諸君
抱緯文之美然竟數離困阨於下位是何當也卽技
之孤莫爲試與抑今之口說流行務碎義諸君於此
尺有所短邪無亦安所不習出其不見以疑之也柳
先生曰說者以秦滅文章愚黔首 明興開藏書之
路然制科訓詞之設類愚士人詎不信哉中飲華公
起更尊言曰軒名炳燭竊以老而學如炳燭之光用

是名軒今者清閒之讌幸爲賦之於是條其篇目語
已具柳公序中各賦已吳生申言曰雅聞華比部公
建藏書之閣無慮數萬卷而公結髮受讀盡發其家
逸書旣卒父業始出應世數舉不合而後受今官則
公於書其精如此所謂日出之陽以爲學無但燭不
見跋猶以此名軒曾子所稱士之弘毅者與公家文
園繪舍擅江東尚矣顧獨就此軒篤學而不足已其
志致益遠矣會有丈人灼青藜而進曰唯唯否否公
以黃髮阨於位乃定非也彼已對公車卽口今之說
立具矣何必上古惡用總六籍而通萬方之略爲則

吳瑞穀集卷七

十五

公等數困約不亦是乎時代射策甲科收功實如彼
公等以文章爲聲如此其盆息之數豈非天哉藉使
彼此能相爲較長比重固有辨之矣於是華公聞丈
人言慙然而去健美令童子秉燭記之

王生七論序

東莞陳公以文雅詞宗來宰縣道遠稱唐世煥乎爲
盛謂政化貴文之徵也數進諸文學問所爲治休寧
狀王生故吶于口乃著論七篇以進夫論之爲言倫
也彌綸群言通辨一理所以名也王生乃推當今而
覽太古陳政獨具焉以下帷講論有年矣不能卽自

致當世乃于大夫君言之未嘗不悲其志也使馬者約審之以控其轡非得良工猶若弗取使人闇行若有嚴刑在所御之上以扶寸下以尋管內酺華樂之習日日以甚以鳳九食豈無稿腹以鱗施收豈無暴體不足則資有餘歸之於宗國猶家也以是思均求之其本凡萬物處不足無錙銖不鉅視之有餘爲無所用之礪瑜糞土也治大國者如烹小鮮爲刻削者曰致其酸醎而已矣數用而厚衰豈曰璞玉不厭厚乎日進百牒牒連十家所爲詒勝者乃萬故淹之歲月不遑田令訟亦夥矣大田耨苗如櫛髮焉則有所

吳瑞穀集卷七

七

利不無所去也况莠哉過之者蓋靡革者矣裂之道也不及者責帷于一縷衆伍行之以察其化不偏一曲不黨一行各有所宜人性齊矣乎爲鳳凰之慮者隙屋之翳而燕爵圖者渠渠之寓白黑代事貴豈謂好一彼一此何其到也以一其行其在大夫君乎此王生所爲著七論也言治而不言適威則不知始正法言適威而不言紂慾則不識去末就本言紂薄而不言貴厚則不知道德之應言貴厚不言息訟則不知與化游息言息訟而不言繆稱則不考驗乎老莊之說言一隆而不知比中則不財察儒行之宜言比

中而不知筮居則無以審所從觀之異筮蹄百慮覽耦萬畧以推本樸而肇盡人事之終始諸徒盛玄我夸咤靡腰者相逕廷哉生家子淵講德贊治生今祖之而要于七其尚書大傳孔子七觀乎則于王生論可以觀治矣

史詮序

吳子王曰無有一物不可識則無一物非吾之識而後可以語議疏也有造化之問有造化之對有真玄之經有真玄之注辟其猶以標明本以流通源安取異邪不然督視者黠赤俱溷惟耳之恃而又寡聞豈

吳瑞穀集卷七

七

得五色而幪之自孔子以春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是訓故之殊孔門以固然况隔地曠世而欲得之哉史記非尼父之經比今海內學林於是書無不惓惓殫心俯首誦法等於博士語亦以羅網百氏成一家言足爲文苑宗祖後擬之者終莫涉其波流其遽肯瑰句宿學長年不能通曉此評林諸書所爲作與說者猶然以郢書之類病之余嘗閱昔人於史記自馮商而下若鄒誕生許文舉劉伯莊王元感之流無慮百家夫或知而知之喜爲重複之語而習舌調吻以相和哉沿境者易泐像者難迹復者易神解者

難聞見于一室者易而之垌之都之秦之楚莽乎其莫置耳目矣故有物有理黎人見物不見理惑于名者也賢人見理不見物析于趣者也至人不見物自見物不見理自見理合于天者也文亦有至史記之文則至至者義疏之學其可易言哉唐劉子玄以一

吳瑞穀集卷七

七

巢父氏復有史詮之作是萬人之弓共射一招中必有得也十人之車各適岐逕後者必獲也巢父語余曰余惡從詮有可評者莫可評者也有可詮者莫可詮者也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余惡從詮諦登首者不見泰山傾雷霆者不聞細响涉於破碎滯於洞疑西京之事若存若廢余方就方農部郭水部鄭山人諸君共訂之以俟會通於長年底幾乎其可也余謂巢父能知眩於大者無眩也知鑿乎小者無鑿也無而詰有實而注虛而足以當史氏矣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疏其易決而尚秘者詭之焉知後之

無如巢父之訾評林者以訾巢父然巢父自知於已視道如天以參合之人而又曰以俟會通釋事而不忌意解悟而必知物章趣湊合宦與具析不降席而可遇于千百世之上若旦莫矣使巢父任一已爲意忌不要衆論之所總則博學辯議詎免於訾

雷聲稿序

夫詩以聲稱尚矣心聲爲言言聲爲詩心聲之中獨聞和焉和至而後聲調聲之宗也余友人績邑戴當世以聲詩雄于一時而自名其集曰雷聲若以天下之聲莫洪于雷震之聲律生于風聲生于雷而以之

吳瑞穀集卷七

七

自况與易曰雷出地奮先王作樂以鐘鼓寫也當世爲詩以音調寫也用是評當世之詩皆謂絃欲填填破山裂石確厲峻激爲得于雄雷之聲譚是豈知當世之詩又豈知當世哉以此謂當世是聲當世也蒙莊有云雷聲而淵默當世之詩蓋有志於淵默也者聲之和也以治書爲博士弟子而誦多射策之榮名不足以溷其心塊坐一室謝交游不事家人生業倚柱著書如泰初一震破柱神色不變其奇如此惟酒喜飲不能絕于口醉則于于熙熙冥焉據匡牀不知天地爲吾所覆載而吾爲天地之所宙合因當世之

淵默也寥乎其居乎濇乎其清乎金石之舍而俟考以鳴乎由是發之聲詩神觸而制情起而應本其所無因其所有五行志有云雷出地則長養華實發揚隱伏宣盛陽之德而當世之詩獨聞和焉定似之至爲磁磁填填破山裂石句較二儀摧撼百昌則其聲之變者耳是惟八月收聲閉固有此淵默有此摠發也不然使當世驚外則皇無靜默之思卽有發聲是濱於漸滅中焦焦如有嘯者聲然者其爲聲亦幾希矣當世已從謝仙而化其內弟文學程君暨龍都社諸君懼其集爲攝六丁所取謀而刻之屬序於余爲

吳瑞穀集卷七

十

雅知當世詩然當世嘗對余論詩則自以焦螟耳若雷聲董董于邑百里耳是則當世自謂雷聲之旨云爾也夫焦螟之响雖响之微者有砅然其聲若雷霆焉旣曰雷聲豈容百里少之則當世之詩自謂爲砅然之雷聲可也

刻尺牘清裁選註序

蓋嘗聞千里面目之諺而尺牘有足多者焉豈宜以代談叢口吻是寄已哉彼大道涵回交近而情遠覽察其狀不容緘默又不容而緩頰寧無賴於尺牘之傳爲信人生之大趣攸繫譬文章家輜軒無所不傳

無所不至而載筆有事者不可緩也嚮有彙選率失於俚俗莫善楊太史清裁之選王司寇廣之爲六十卷補遺一卷博採衆家備矣大都語就簡者是錄亦以據案而裁倚席而荅趣辨於須臾之頃要於便巧眇聲音希短韻自足嘗鼎一脔其旨可知聲調於比耳味期於合口餘響遺藩依之無窮嚼之不極又何簡洞哉吾郭自嘉隆以來雅材丕振扇揚遐颺上爲復色下爲復淵無論纓綬倖仕務摘英藻則山林處逸湖海遊人皆效靈藝苑蔚有可觀而於竿牘尤追趨逐嗜每曰使孫左右柱刀兒視之者吾人可不參

吳瑞穀集卷七

主

省乎郡之通人學子遊外者什九以清裁書藁繁多難於隨行曹山人子華爲訂成四卷其宗季太和業爲之註見謂弇州所編蒼壁小義在在錯采豈容脫掄今從選之非取十尺而昧丈第爲粉巷之遊計爾間爲註故使嬌嬌然捧手者相詮斯義庶免葛藟之嗤也二曹生追述弇州以惠承學亦勤篤乎有何大堂氏熙妙爾雅與二曹生接塵而遊謂是書可爲遊助也校而梓之問序於余余惟王司寇之序鬯箋記旨趣宙合極摯矣則赫蹏之離從熹微亦爲生氣色哉余不復論其選註之畧云

枕驛山房稿序

鋪觀隆萬間詩稱絕采矣在微則我縣爲盛即窮閭處逸之士屏居山田莫不操觚能咏風起謠俗浥浥其雅有懿乎大都尚境諸接於形似聲響皆境也然品詩者言境而要於實既曰實境匪學曷臻焉縣之西三十里曰瑞溪金氏一時族之雅材有竹林社中洲社皆相聲厲分微藻繪蔚如也而築壇首奮通達屬文辭以論議冠族屬則有井桐山人子相云情靜少欲好書自娛而尤篤意於左徒學日夕與俱題屋舍曰枕驛山房今之時九臬辭野髦士盈朝之時也

吳瑞穀集卷七

三

風末力寡不能並進對嫺於辭令希世用事乃發憤悃悃擬述夢賦以繹志見謂舍正音而咽鈞吻外騷學而能唐調者爲不然也有解於夢覺之間收斂才鋒實境是究拾而得之撫而用之爲含蓄爲超詣爲機造爲自然可以言詩矣而鬱邑佗條之態隱思徘徊之狀時見於篇端說者謂有得於湘纍離憂之心與子則以子相家庭所漸亦不爲少蓋子相之大父有時習齋篇而伯氏得之與竹林社遊家學有承猶云踰本顧子相不自謂詩實焉默存疇世之言詩者率夸飾而少循檢則不可同堂而語矣

大鄆山人集卷之八

新都吳子士瑞穀著

廬陵郭子章相奎閱

江夏黃正蒙叔明校

序部

蘭臺紀勝冊序

今上卽位大閱中外臣工會御史大夫以南都督學使者請上曰其以代朕按浙名御史往於是督學公自浙奉璽書南督視三輔功令固重秩也公以秋大比士薄故董三閱月諸郡縣士無慮萬億都試

吳瑞穀集卷八

一

以訖乃翔車都下遐想隆古以訖于今喟然稱曰夫是故都名爲群材奧藪尚矣至我太祖首善是地禮樂文章益爲四方謠俗觀赴降自五三以訖于元川嶽所產率多聖儒上士微風扇烈卽女德亦有聞焉而昭代益盛顧郡縣春秋收載要未有爲之洽通上下畧差名號其何以述往哲昭來者乃俯覽南土經生諸文章爾雅者闢書院趣檄徵召于是言戴氏禮有吳魏生胡氏春秋則毛公言書則華亭莫公子言詩則崑山張仲常熟徐生言易則休寧吳季子應辟而至旣通謁雅如兄弟驩焉乃若魏倩逸才駿發

蘊義風生唱和于公卿之間當席千言刻燭可待乃若毛公博洽群書摘藻持說琤琤焉斷斷焉忠益之資也乃若莫生莫方伯公伯子也家世傳業翩翩其世之佳公子歟公子錯綜百氏奮筆挾天豪風宕佚自雄當代倚屏題詠一座盡傾乃若張仲立少年英妙自娛玄珠結志寰瀛潛心大業七導雕龍抗駕枚叔若徐生屬書緯文今古寔經焉會肇事縉紳先生卽介請徐生以去然固皆南土之英也吳生不佞猥隨輩鴈行於間自詭淺鮮而諸君折節以兄事吳生每遇饗會輒賦詩以紀良辰在茲無但玩愒已矣

吳瑞穀集卷八

於是莫生言曰昔彥昇招聚多士亦同茲土目之曰蘭臺聚後世以爲寵顧彥昇邁炕龍之閭位非我盛代等比而督學公自其大父故宗伯文莊公以來世名忠孝今秉文鐸臨南服品覈萬略裁量百代蔚爲文章道德之宗又非任君可得而彷彿其什一第以我曹之聚庶迹蘭臺無不及焉盍有以記之吳生唯唯夫惟督學公屬以探纂先賢之役無徒使綴輯之騁已也最上欲致之聖賢之弘軌其次不失爲忠蹇之臣固我公大造南土意指尤注心於我曹者諸經生思有當督學公期對公車俱有斯道之寄其共勉

之哉皆應曰諾

海嶽延禧圖冊序

自伊耆氏命度地紀而嶽瀆之有圖列於指掌可按而睹矣是後祝延禧慶率因圖以奏大之若布州益地固爲國之具封拜盟會不可一日無也而三公列侯亦引嶽瀆爲比而誦祝之豈不以法象莫大乎天地天以高明崇顯而嶽配焉地以廣厚爲基而海畜焉寔爲百川之尊群山之望而迹之以稱祝無但致祈羊騶飛龍以爲華也而殖財之寶黃玉自出令德之珍卿相是毓嵩高生申靈海冰結如張景慕容晃

吳瑞穀集卷八

三

所稱儲熙峇貺盖亦有焉則誦祝之指非此之爲大哉令君武昌丁衡嶽先生初蒞治之日葦簪習宿蠹二十餘條而興行善政不可勝紀三年謠誦遍於閭巷今年五月令君體適不平父老相率而祝於建初院士相率祝於文昌祠縉紳先生相率祝於壽山諸屢賈里佐在在祝於神叢信爲億萬人之祝也明月遂產公之協輯士民士民之効報公無論世所罕見卽古詩書之所稱圖譜之所記有未睹者明月爲公三載最上又明月春秋嶽生之辰也士人闔謀所爲祝之曰躡山根於湘水之陽沿千里聳紫盖而高峙

者我南服之嶽乎萬川歸之水擊三千里爲天池者其巨海乎此而圖繪之可爲令君壽祺祝也子夏有言山爲積德文子亦曰善爲治者法海以成其大公之德積而治多善政嶽之崇海之深殆可狀之而由此以延其祥天事恒象以視三公以潤萬里奉金簡之書於贊元符而海夷天之錫羨於公延之繹繹矣爲民者無不樂生無不願除其居疾今令君有以生我而無煩憊我則祝令君之度幾無疾青祝令君之壽祺以崇高深厚而等稱之者何所不至爲士者無不樂成無不願聞之禮顏今令君有以成我而無眩

吳瑞穀集卷八

四

替我則祝令君之度幾無疾青祝令君之壽祺以崇高深厚而等稱之者何所不至此海嶽圖譜所爲作也詩曰君子萬年永錫祚胤公於我邑能類善物以渾厚民人必有章譽蕃育之祚則是圖於公之福祚已具徵矣圖凡廿有四詩歌如之圖爲經詩歌爲緯經緯並綜文之象也公之藻翰妙天下蒞政之暇時時見於辭賦論著士人傳相誦法本之於德達之於政而潤飾之於文則質文爲天所祚是圖又以文徵我公被之矣

友邦作頌冊後序

微四竟山如連塢丘第之業域不出著至此郡邑有善政則朝徹焉山之堂牆有不能爲之蔽者春穀大夫林公之政邑人稱之稱之不足而歌頌之事相形則善者觸觸相類則情者至其大者以縣治與博士文學酬酢若胃臆之相接也而余邑懷廣厲之方者有興學校之頌於學舍首善地捐鍰金以爲室奉而余邑以思樂之情觸者有新學宮之頌潤飾吏事莫如文章以學者多蜚蓬之間而差擇爾雅詮以至理而余邑爲粉巷業者有崇文會之頌考之策府紀綱微言思隆其閣到于天而余邑有建尊經閣之頌絕

吳瑞穀集卷八

五

流絙石余邑行者如從枕席過有造王帶橋之頌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故余邑民愛於給其上也有催科之頌法象天道行理而不惰余邑閔雨爲念者有禱雨之頌吏者民之所縣命也不爲喜於法之內不爲淫於法之外具以金布律當報之余邑置對爲心者有省刑獄之頌神農之教曰一穀不登減一穀穀之法十倍春事五十有七日而昌生不聚庸而役諸能明於農者爲勸分如泰春之雨灌萬物余邑爲記勝之之書者有務農之頌歲藏一十年而十也歲藏二五年而十也余邑輩作者有造義倉之頌商賈以

國利爲願余邑藏貨其地者有來商旅之頌行縣問俗差次禮義之指教順施續道化流通有申鄉約之頌朝廷其事夕失其功勤四體勞思慮而事治求贍有戴星之勤之頌無入雖刀無御雕鏤秋毫之端無私利也有冰蘖之頌所爲貴鏃矢者應聲而至得之同則邀爲上有智捷之敏之頌樹表置高有新忠孝節義之棹枳之頌諸治條不能勝紀亦以可度者小可數者少至大非量之容所及也至夥非券契之齒數之所能也詩曰賦政于外四方爰發聽春穀之善政當四方發應宜惟余邑夫塗之畏者莫如口今隣

吳瑞穀集卷八

六

邑驛其聲吟之誠壹所得善者觸而情者至也昔宓子治亶父巫馬期往觀焉見夜漁者不施而仁精誠感之若風之搖草木無之而不靡余不足以當期之觀然得公之治於夜漁者多矣前是公當上計之期春穀之民數十百人走千里謁中丞御史臺白大夫治狀乞留大夫君有是近者之固結斯有是遠者之頌語曰無根而固者情也無翼而飛者聲也而飛若固也可以易爲哉

題絳河春曙圖冊序 代作

先帝初年余邑登內史之書者二人則駕部大夫王

子礪暨余也余以兄事子礪甚驩當是時子礪母太宜人余母太安人皆春秋高皆無恙每東向舉酒祝交相慶也未幾論定任官則子礪之浙余之閩既徵入也余在南而子礪北曠違者數每聞其問輒先兩家母大人無恙交相慶也子礪以不遑將請改南旣至申登堂之禮則太宜人春秋大耋而母太安人年相輩二老人相見如姊弟甚驩而子礪與余又交相慶也三月之望爲太宜人壽之辰余不佞某將執觴於太宜人則太安人諭曰兒何以爲太宜人壽視太宜人食唯噉之視則不欲冬葵溫韭浚芼蓼桂蠹

吳瑞穀集卷八

七

栢漿之味猶而母也進太宜人服惟體之適則不欲文繒流黃翠雲白縠玉綬冰紈之彩猶而母也類焉太宜人冠尚冒絮則不欲韞耳銀鐏垂珥胡鮮戴勝步搖之飾猶而母也至太宜人所陳枕案則不欲奢璧連璋彫文彤漆蜀杯康瓠奇倬譎詭之什噐猶而母也謂太宜人是勤而適之乎則不欲庶車板輿春巡秋臻崇牙高羽容與之適猶而母也獻太宜人以言趨鏘以禮則不欲進執摯諂神封靈兆之辭厥角詣首希鞶鞠臚之貌猶而母也而固無珍綺垂珠樂曲繁孟謾辭紆體之衆夥以恩而母者爲太宜人恩

而何以驩太宜人對曰唯唯固無所謂珍綺垂珠樂曲槃孟謾辭紆體之所爲恩者敢請太安人曰初太宜人家乏脩煩辱之事以課諸子學日衆古人迪之求志則孔孟達道則夔龍指繇棗之業則曰倍緝爲升倍升爲絨汝學猶是也而母似之既王大夫令邑日誠循理之政以民之望於令如汝之望我慈母也務循良爲聲而母似之今來南都也則又謂入而朝母外而對君天威如咫尺無以南曹之隙自少佚也而母似之太宜人兩膺封誥貴矣清素如約時不自煜雪而母似之是約以忘貧顯以忘驕而勗子於夔

吳瑞穀集卷八

八

龍之業以是爲誦而視珍綺垂珠樂曲槃孟謾辭紆體之衆夥彼之與此豈可同日進哉若以是言悉奏而覽焉吉矣不則爲圖繪之事乎宜亦憑應之爲符也對曰有以圖進者號曰絳河春曙蓋有取於王母陽歌之詩嘉會絳河也其可以當太宜人太安人屑然曰是王母佳俠之迹也自元君以來言母而壽者無如王母體柔順之本爲極陰之元尚矣聞之同姓同德則同壽不可知乎今若以而母言進無璧可加加圖焉太宜人當快樂無央矣不佞某奏曰王母爲是會也有元夫人在焉則謂是圖爲太宜人與吾

母竝壽之徵可也

題柏墩天逸冊引

吳之前君農師氏妍營種之術五土各得其理是後梅里竹箭玄飆清德爲後人所懋庇傳曰一樹一穫穀也一樹十穫木也一樹百穫德也自如我農師泰伯季子其樹穀若木而本之德者與邑之西牧六十里曰龍江爲吳長公之居柏數株扶疎離奇週蔭庭戶霜皮黛色蒼蔚菁葱誠處逸高士之幽居也家世多磊落奇特士而吳長公尤以質行著趨擇頭步言擇然諾密而不憚讓而不屈中心誠信而外齊給殆

吳瑞穀集卷八

九

與剛柏同其倫類者也自扁其居舍曰柏墩里人因以柏墩翁稱之今年冬月余過其里見衆萬蕭瑟而柏環翠及謁長公儉而敬燕無私送不及郊而語民之憲言乃嘆曰太史公有云柏爲百木之長而守宮閭足爲居室之重荊州作貢新甫播歌植於里巷樹之臺府足以表世胄而彰國材此子長所爲言之也今觀柏墩居里下屯雲氣上干青冥苦心磔柯螻蟻不敢穴而清芬香葉可巢鸞鳳注沆瀣之華薄日月之精壯第宅棟明堂上胤有郇種樹之理與梅里竹箭竝垂於久遠一樹而千億穫也霏雪濯之靈飆拂

之能易後凋之節也哉長公之德類有得於是多矣
長公春秋八十大耋一時文苑思以柏之茂爲曼壽
視屬不佞敘之簡端不佞在末屬與長公之子純仁
氏厚善純仁以爾雅爲文柏由華山產也遂書於冊
而長公於歲飫之行閱焉謂不遠於言壽矣

可樂園題味序

邑之泰塘里有處逸君子曰程長君爲善樂其不足
改過樂其有餘生平習醫以爲善猶之補助也不日
見其益而氣自完去過猶之攻治不日見其損而邪
逆自莫乘之矣世之言樂者五鑿爲正富厚以財權

吳瑞穀集卷八

十

貴人以勢任俠以名聲財勢盈空名聲流溢於吾之
存者果何歟最哉求其與四時而俱適春則發陳秋
則容平把握陰陽詎可得也是皆舍君主之神明而
從事於傳道決瀆之官其盛可待衰而已惟是君主
之官不馳於胷中智不出於四域關園于塘之裔題
曰可樂見謂樂富厚者則宮室輿馬衣服器械酒食
連接歌兒數曹奢泰游抗之脩以爲樂在是未見其
可也樂權貴者戲車毘躍坐粟衣食財貨下流鄉里
之士望表影附聆聲嚮和以爲樂在此未見其可也
樂任俠者慷慨作權收朋市譽雕刻百工鑪槌萬物

繼其風塵疊其薰灼以樂之在此未見其可也不富
厚權貴任俠之樂而惟爲善去過之樂爲善去過之
樂而惟心不馳於胷中智不出於四域當其無有適
之用無有適之用適得而幾矣適得而幾樂斯可矣
夫情有所可樂有所適可乎可樂乎適也樂乎適斯
當乎無有適之用也客詮斯義者長公則曰吾惡乎
知可之非否邪吾惡乎知樂之非假邪樂與餌過客
止又惡乎知可止於其所適邪倒道而言常情而傳
所謂不可詎非可也所謂止於其所適詎非適乎其
所不止也涉而不用而不濫則朝夕相然也既已
爲然矣不得爲可乎既已爲然而未嘗然矣且得謂
樂乎類以富厚權貴任俠之樂以樂志而赫赫以樂
者不可同日語矣若人也非無安居無安心也非無
樂園無樂情也又何以當無有適之用也哉或謂長
公幼時以武力雄霸旣長深自縛抑爲遜讓遊楚中
年裁踰冠以賑嫠母著聲楚中晚集禁方惟起爲
效不索錢則知長公自有可樂者具在也長公日吟
味園中友人題紀之成冊有丈夫子二人與余遊徵
序於余故得長公所爲樂者而論其彷彿焉

休陽史序

吳瑞穀集卷八

十一

今徵爲內史輔郡而休陽故郡中隆四輪之縣也嘉隆以來文章聚如矣君侯南海陳公常萬曆初年來宰縣顧縣中多大雅小雅之材喟然嘆興於縣之志此爲大時也事未就而士人嚮風以聽於是程生巢父考本固實作休陽史藏之佘山吳子曰今之縣道故五等國也國有志外史掌之故傳言百國春秋又曰百二十國實書由斯以言無論內史京師即血國三千無不有志况今世開大明右文采藩志郡乘班班于海內具然大備至求其良得埒上志不可多見留都爲首文地余先年應督學使者召續編都志得

吳瑞穀集卷八

十一

編閱郡國縣道春秋其間善志有史之遺風不可一二數則志難言哉自如周官之立事至矣其次如左之品藻司馬之實錄稱良焉間不容輕翊以至聖尼父嘗求古史記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及受端門之命作春秋猶卜諸陽豫之卦數策占辭蓋言謹也休陽名爲巨縣南距五嶺西望郭山漸海出焉北服龍川東懷篁墩之界廬屋廡舍無所芻牧維婁於間且多石溜之田亦爲硤甚然按圖則名之誅求無時得不耗損乎乃至文辭雍容則自作縣以來于今爲盛豈不以邑故隸越今屬京邑之扶風天苞所開而有

文辭以羽之不亦宜哉向有固籍其遺事往往見于軼書程生好古甚力羅網散失爲十四篇具載事之凡如竹書國表使讀之于書府之所闕明者邈章絕迹無不必視之猶取之紺珠之懷也衰序治所廢而至焉無不必列之若相薦聞于帷牆之內也及有虞千前也總摯英雋文肆質難無不必采之如驅就于三畝之宮也科條今古明天人分際是故能從事于天官之緒矣余居縣鄙之尾遠俗則懷往有郡春秋之役不能勒成一家今大夫言志事愧先受坐思爲論著于山中竟無所就其事得程生所爲書遂樂予

吳瑞穀集卷八

十二

之且事固難十全採而用其雋者當與也不得以霸史目之矣

琴曲序

樂府述琴曲則有暢有操有引有弄其軼者不可考見自如思親操而下或有曲無音不得具聞焉比稱善琴往往則首作思賢操予不知琴然讀其辭俚甚甚不當心曰豈尼父畧意哉逍遙九州翱翔于衛固三百篇遺旨也而此之謂何何不隣類若是即搜援標拂手若養蒙無稱已莫知所從起然歷數十百年相授受竟莫知改絃更張之要無議執師卽文士墨

卿政是亦昧焉守其故何也客曰詎寧琴樂亡於制氏不復久矣而又何爲乎絲桐之間不亦末乎鼓琴者期於鳴廉脩營而不期於濫觴號鍾總之不離古文近是詎必深考而原也豈此契契哉吳子曰古樂不復託之新聲然人具知其所爲新皆曰邛邛師新樂也卽俗名之不敢瞿然指爲伊耆氏之籥夔氏之萬猶然有區其間莫賞也卽賞曰新聲之要眇爾乃若思顏之曲則見以爲固實而本根於魯故曰尼父所自爲被之絃也賞之者又曰尼父所自爲比之徽也託名之大聖而語乃委巷卽辨於耳聽者計猶且

吳瑞穀集卷八

十四

爲之亦諄矣伶州鳩曰琴瑟尚宮宮音之主也樂之可密者琴最宜焉琴禁也禁物之邪心也等於金石而脩德爲密故君子近之也卽如曲之鄙俚上惡能以合八風之調下惡能以道情和志幽而子淵有靈又惡能黯然而黑幾然而長見子淵如見文王而謂之顏回操也旣邵孔仕持琴曲七章謁曰此予世父所爲作也以師所傳思顏曲其文不雅馴分判自度曲柱指鈞絃十年得鈞諧焉郡太守朱公業爲敘其事蓋未詳也更藉先生一言庶幾句指而受者衆矣吳子曰有是哉以謠俗失尚而獵遺文更張之所謂

君子近以脩德者具見矣予每悼世之學士讀孔顏書欲以古文詞名世乃傳陋守殘自以得文之在茲持其堅白豈可勝道哉是寶濶解漏越而自以爲響瓊之桐以脉邵君豈不固哉昔尼父學琴師襄必習其數習其志習其人不厭數進若是以文章盛業而乃傳守殘見矜焉而絀其是者亦諄甚矣邵君蚤年遊心六籍聞通方之畧而雅善琴以故能發明頗采孔顏之論被之於絃十年而始心手器得諧焉是亦尼父屢進之術矣愧我閭里之聞莫窮其趣然於七章指意則識之矣其執玄鑒於心者乎

吳瑞穀集卷八

十五

黃山人詩小引

嘉靖間予遊邑之居安其俗樵而重爲邪然矜懽伎好氣易發不能相下治產積居與時逐不談文藻間述造習貢士甄以爲浮學守株口語藉藉有黃長者好吟咏諸競於闕閑時獨遊思竹素不隨衆譴而饒爲之亦足稱矣顧長公間作湖海遊未接其人未睹其詩然寫意遠期嘗以爲蚩然之音寧忘鄉往至萬曆丙戌黃鴻臚叔明以詩文造請於予復遊其里則處逸長老多藏古書奇紀在在談文藝而豪舉於義有琴山公築橫塾於居里之尾聚族高業者而延

大師肄習制科莛叔明則率其懷鉛之士結文詩社
爲都講且其人大氏寬緩濶達而備於禮所喜好謠
俗一變而道之符纂循其迹不特差增於往矣一日
黃伯子懋應手一冊詩詣予曰此不肖之先大父生
平寓目而託咏者篇多散失董存若干首幸爲題詮
予聞黃長公多年所矣長公坳而易世始得讀長公
之詩如而長公諷誦知厚同類臭味不以顯幽異也
予論詩道有真色東音始於破斧南音始塗山皆真
境也今長公詩多新聲秀句不事耳剽而悠然之思
有不爲塵網名韞所泥者謂之真色非與而首唱以

吳瑞穀集卷八

上

嗚矢其族里風什爲盛則尤可稱也伯子方攻進士
業能藏長公詩行之不謂紹雕龍之胄者哉因爲敘
言亦以伯子願之久矣

金仲道詩小引

蓋自嘉隆以來縣之丘里大姓率結詩社隆嶽中諸
年少學博士業往往爲聲詩謠俗之漸廣矣縣西牧
四十里曰璫溪金姓所聚居無慮萬指永樂間御史
公以明經起家是後家學世篤焉有參軍公經術爲
士人宗至萬曆初年文學少孺輩率族子爲詩社于
瀛山會賞文義篇章盈篋視別立厨帳牖酒炙車輦

爲杯勺嚙尚口舌而持掩爲事消損白日大逕庭矣
令族言於余曰漢學林稱祖師易聲詩亦云疏戚屬
故治章句學不言詩言詩自族父長公始少孺之太
公也少孺乃手錄先太公詩數十首余閱訖惜曰是
寧極青山質之至乎辭實而意廣詩可以興如冠蓋
里聲化鶴鳴在此矣則榮敷色奕而松柏之志自存
固可以爲後人唱也虞卿曰且不爲孔子其無經乎
則謂不稱述於泰山之上不爲隆嶽詩社所傳祖者
不然也

琳瑯館紀咏小引

吳瑞穀集卷八

十七

說者謂諸藏書館如遊羣王之府琮璜珪璧瓊瑤寶
璐光明焜晃莫敢注視是則然也然莫敢注視亦自
寡人子言之耳若雅所好書之士而登遊之如對古
人相緩頰其所盈視而快購王符與人符映發琳瑯
金筵在我掌股之上矣古帝王藏書於群王之山所
謂策府抑因山之名而華之邪史所記藏書東序蘭
臺無論矣諸紳縵之家陳農之所收班旂之得其副
王允蔡邕荀勗王儉之倫皆以能藏書載於史冊至
今觀者猶豔稱之不啻昭華之侈也書遊五厄今何
但十五所董存者或以出於汲冢及輞軒所採往往

疑爲偽書異聞然其文古其辭質又何不在所兼綜也淮海蔡茂材世卿故宗伯元孫也家有賜書富矣世卿益收篇籍築室以藏名曰琳瑯館以寵之豈不上埒於群玉之山爲登閱者所盈視哉昔劉向條書篇目歆能卒父業君子稱之今蔡氏藏書三世矣宗伯公以文章名海內子參軍公以舊恩拜職揆文於劍鋌之間世卿世其家學有聲宜文苑咤而誦之也而館之篇籍與文苑之紀畧並傳益永矣此所爲兩有助也

青谿社續刻引

吳瑞穀集卷八

太

吳生曰余雅聞青谿社尚矣於晉陵則華博士明伯豫章則朱比部秉器費參軍民益於閩則黃參軍以藩海陽任光祿實父家抹陵三人姚鴻臚元白陳奉新子野盛明經仲文也留都故文雅冠海內爲謠俗所嚮往至結社並鳴聯鑣賡詠歸乎陳風宜雅以揚國朝之菁華赴期會理文墨使都邑趨赴冠裳動色則嘉靖以來尠稱焉今衆公等爲會所要約以久次相唱和尊大雅之調而潤色之於期著千秋之業乎竊以博士文學業已載筆綴詞姚陳二君結閒泉石遊於篇翰斯稱其位乃若參軍談翰幕下比部日考

辜功狀似不遑念斯也今時際清明刑獄簡少得以揆莠於簿書伍符之間不可以觀清時之盛美哉萬曆改元之秋督學師氏檄徵東南士則雲間莫生勾吳魏生張生徵三人時海陽吳生亦徵此四人故倦遊往往爲聲詩以鳴其鬱滯亦甚約矣比部公等顧謂四子講德足以發盛代中和之味交造請應本約而齊盟率然相親慙然道故埒如兄弟離會余邑士邵長孺至又復存諸逆旅之邸則無論其詩之瞻臆至若兢兢爲分座虛已委質揖讓於酬論之間真有以祖風雅之雍容所謂君子激揚風流優於弘人之度者與夫詩道譬之鼓篋能自近及遠要以虛爲聽虛則真而詩在是矣仙經真一之旨歟白牲以盟尅金契始授之清谿之盟會其所尅金契以相虛受如此又何不至哉時饗會輒卽席有詩每一篇已奉新君輒論次之屬吳生畧序篇前暢其旨趣焉

訂纂皇極經世數小序

蓋自隸首定數以率其美要其會而泰一陰陽易卦八具爲數術家皆明堂史卜之職也而莫究極於孔父鈞河槩洛却揆未然而置之不論猶曰吾之於道求之度數五年而未得求之陰陽十又二年而未得

豈真未得哉亦以陰陽者流使人拘而多忌探索之失至於詭俗乎然神理設教極數知變而不詭俗斯爲聖儒深於數術者也孔父而下惟邵康節氏得之今按皇極經世書發明元會運世之說肇於先天策數竟於後天之矩數壹稟於易之理殆極數知變而不詭俗者與比有黃冠人獨得其書之奧編而藏之青囊中遨遊海上不輕指示人余邑戴仲子者雅喜談易學居恒嗑然嘆曰自河圖初起以至尼父九聖之所增演今皆廢絕莫窺其緒良可慨悵於是足跡所至輒訪異人訊河圖要旨一日遇黃冠人款誠之

吳瑞穀集卷八

五

至黃冠人曰吾緇裘中所藏書今以相授仲子遂受而訂纂之爲篇云仲子有至性篤於孝友年九歲失怙每以不克事父爲憾而勉進以自樹立其質行可稱也則其數學之明所謂道不虛行以弘補時事固非取遺頗偏失於流誕者矣遂爲題而著之

重刻靈棋經小序

重刻靈棋經使君四明馮兵憲公屬邑子刻也先是兵憲公蒞我郡時不佞每以脩文辭謁公公爲科條其義不啻方罫之上而制其陣也今擁旄閱武而以其書授梓豈榮國有言行兵萬全爲黃石遺旨與昔

雍門周語孟嘗君曰燕居則鬪象棋亦戟門之事乎說者以兵書之繁不如師卦之約而握奇本之師卦乘之本於握奇而靈棋之書又本乘之内外俱方者而規圓之與抑得象棋之陣而縱布之與公之重此書良有以哉然公蒞郡時仰觀積卒之宿著爲兵紀上券韜鈴今一握兵符山戎屏息則爲天下梟有不假靈於棋佐也顧公嘗示以涉世之道要於識所趨避則此書之行若制棋以閒民情者有在矣

昭潛錄序

禮志喪紀之言其容爾爾爾吐梗茹酸諦號蒼莽之

吳瑞穀集卷八

三

間鳥爲之啁噍靜雲爲之鬱翔豈惟子之居服舍者然哉至爲之言若銘傳之類即列其父然亦悲其爲人子愀然清靜而思不朽其父之哀而爲之言也故喪之有錄人道之至文者也人子以其至死無窮者董寄於此爲之錄者亦因人子之至情而寫其父之咳貌可以少慰其無窮者董寄於此則哀之有錄其可廢也哉故曰銘誄繫世敬傳其名送死飾終而孝子之事畢矣近者予邑於親之喪甚重於娶娶文章之等而百求以得者在於哀錄其亦善於事所隆親者乎邑之北收三十里曰藍田有松山余長公者爲

里之間人生而狀璣焉長尺有咫美丈夫而務行脩

言道時時發于歌詩以適靈性人擬長公之度當膺

遐壽羨禧然年載及艾以歿士林悲之丈夫子四人

雲光學位朝夕辟踊泣交於順臨懾骨立乃曰孝有

不及而少可及者其惟大人先生之言乎既而郡縉

紳雅與長公厚善者累列其行余方伯公爲狀余嘉

興公爲誌汪孝廉君爲述至爲歌詩以輓者甚夥雲

乃庶然曰皇皇焉百求庶幾以得者今不期而集可

以徵父之潛德在於人矣士林於是名其錄曰昭潛

吳瑞穀集卷八

主

於予纍纍而言一斷一連悲鳴反鉛所謂言容爾爾

者與及閱其錄皆足具發長公之幽行以當余伯子

之思毛氏曰喪紀能誄謂之德音是錄之謂也遂爲

序之篇首亦有得於其喟然聲響爲德音之發不也

大鄣山人集卷之九

新都吳子玉瑞穀著

廬陵郭子章相奎閱

江夏黃正蒙叔明校

序部

茗洲吳氏家記序

吳瑞穀集卷九

一

不肖當齒齒先隱君指所藏之篋論不肖曰此余生
平所據錄而當慎藏之勿放失也則負茲之命嫖嫖
然孤特在憂病之中莫之省竟逮稍知就奇觚謁篋
而跪閱之故族之課籍先隱君前後所論次勤矣遂

重襲藏之俟有隙當爲補綴焉既拮据經生語莫能
窺左足而前咫尺以歲口率科之檄上不合廼歸而
發所藏之課籍思整齊之先隱君曰君子立言有二
進則揚謨奏頌爲國之雲雨以潤澤皇業處則作庭
誥家訓之語爲屬人勸勗以覺失俗雖處逸寤櫛無
所稟階家言隱約不足以上擬鴻臚之篇要其歸亦
以發寤而垂後巨小不同其揆一也吾人師法周孔
周公以元聖至親居宰輔之位猶然思大作小作優
游之三載言而不見從是懼則吾儕脆弱又何言乎
孔子脩舊起廢考百家之遺記獨於姓氏甚所重以

生知千歲之驗必吹律以得殷宋大夫子氏之世至正樂頌則於祖氏正考甫所校之那尤加意焉故余嘗謂載籍上之則作次之則述又次之則論論難論譜課尤難若自論其譜課又不啻難矣如典論所云繁辭博稱則不當文畧言直說則不達心類非文章家所易也鄣郡吳姓十有半我茗洲之吳出自龍江由六公徙大溪小五公徙漁梁小二公徙石門榮七公徙今茗洲以數遷徙中間載籍放絕余每因遺事尋故篋得唐宋以來簿券若干麓得十世祖太學元四公手錄遺文若干帖諸械束整齊而紙腐敗漫不

吳瑞穀集卷九

可手展余益大懼焉歲一再與龍江菴源諸族屬相參會展墓謁祠以講族好成家典一卷譜課六卷非曰能論卽先人所遺而遵敘之云爾嗟乎先隱君負茲之命意在斯乎昔賈弼譜學傳於匪之王儉集譜廣於僧孺世相繼爲此業尚矣小子深惟自司商協姓吳之文雅有季子大賢振其不聲厥後君高之越紐錄季英之行吟經書叔庠之齊春秋左臺之與三體信所謂代不乏季子是已今當不肖之世使文憲衰絕不肖之罪大矣况有先隱君之遺編在不知相繼爲此業豈不悖哉正嘉之際五屬兄博士有所論

亦緣先隱君之譜紀論之也於是儼然欲總其事紹明世德據先隱君博士兄之思慮達左臺之聲詩邇季子之樂理尊周孔之餘緒小子何敢翫忽焉迺述譜紀舊聞本于茲總名之曰茗洲吳氏家記云

休寧書錦劉氏族譜序

蓋士君子出則奉咫尺之書設儀創度高踞大堂考訂金鑄詳明故禮蘇援世事以合三王之風處則循一跡之途削方墨筆教勅庭誥論次譜課垂爲一家之范追俗而定儀因世以作譜二者小大殊路而一廢一起應之以貫要於可久等耳至如懷天心喆嗟

吳瑞穀集卷九

一動其本而百枝皆應唯譜尤弘哉劉文學時望覃思下帷學深魯故明於世務出而就朝家之儀著一代制作其所立具也年踰不惑以在庶功無所覓乃闢館於居之傍隙名曰天苞從帝堯壇河而名也見謂姓祖帝堯因天苞之瑞遂有志於世譜本據德而作以世之爲譜緣舊舊筆守一隅之指以舉其凡語俚質無根核之深以求爾雅憾今之作者惟此二創乃憤發披採作譜於天苞館中合族彥請余不佞相與定凡裁目有姓苑有世系有家傳有地員有墓道有祠儀有社會姓苑者繆繞千年章皇衆夥邇其

宗派發其根苑上登監明之閣下擬學林之藻浩然
觀其大博者也世系者連綴三世本生萬物合同其
血氣筋脉貫而有倫理而有統遠乎近乎而孰不爲
親乎享穀食氣乎而孰不有承乎雖曰析之而實以
輯之者也家傳者邇行既遐潛德益區不爲藉記愈
涉曠寂有謂無謂可徵淑慝生與來日歿與往日書
葬與地皆以繫乎後人者也地員者所以經脩短之
形區廣縱之勢列山淵之數著大遷之由使後之人
通廻周備不以地睽不以居僻者也墓道者夾處昭
穆別居尊卑丘封不踰樹數不越謬有域有位有正

吳瑞穀集卷九

四

有蹕使後之人知所從事祠儀者豈不以薦牲帛者
多頑曹之語乎而魚菽祭者爲化我乎錄之儀例夜
禱旦以警起族人祭畢而合族人之所酢有儀酌也
社會者質家右宗廟明親親也文家右社稷尚尊尊
也族之神莫大於社奉特以詔號貞歲之燬惡不可
冒者也築社之諺相與置之必相與祀之相與祀之
必相與謹之無徒爲錯立族談者也此屬書者所爲
耦覽通方以相發明粲然具足以觀終始矣故言譜
而明根苑然後可以論世次世次析而不絕然後可
以敘傳敘傳不爽然後可以考大遷之故明以卜大

遷然後幽以下墓位有墓位之兆然後可以言神位
之棲祠已塞具然後可以言粉榆之會七日既舉譜
事斯訖時望乃召子姓兄弟而微聲言曰族者基也
必有厚基也者不廣其基而高之增覆隨之不益其
厚而廣之張隨隨之自譜之未作問其祖氏吾兄弟
昏昏然弗能舉也既從事斯譜也自承旨公以至于
今繇同產以及疎遠屬皆總總纒纒人能道之也知
能道之而知能厚之其幾矣所以永承旨公之緒以
迄於不可知何人當千億疇世矣余聞時望言則敦
陪厚基豈曰揚承旨公之烈所以邇帝堯之胃發天

吳瑞穀集卷九

五

苞之藻以就金鑽之業當有在與保族滋大承旨公
簪纓席寵復賄于來茲此數之必贏者也故曰族之
爲言類也譜之言公也類以義公以仁厚以陪斯劉
文學作族譜意指哉汝令族其勗之矣譜之首事則
曰鍾曰淮口師而相贊攝劉生成之者曰子卿子椿
子魁所謂一天心喏喏而叶應者於法皆得書云

率口程氏續編本宗序

吳子讀率口程氏歷譜課曰文質見之矣籍以人存
言以考事一譜而足徵二而益保姓大也不在是也
乎孔子曰足則能徵之非獨國禮蓋亦有家載焉夫

有籍無人虛券也閔馬父譏有文辭而無禮是已有入無籍空質也以籍談之材不知籍自出數典而忘其祖是已一臧一否無乃有鑒乎况不能得一者哉郡故多大姓姓有譜即求有遠世藻翰晉宋以來載籍百不能一二既行觀其謠俗富者或侈誇侘貧者尚氣力立彊見禮文之族詢曰是魯人之皋也唯其儒書重而無基如子皮族大而張飲宣子家富多鐘石之懸以是謂大不亦遠乎余讀程氏譜有三事焉其系核其文瞻其體整作譜者務三而已夫悠悠世祚尚矣遠則不明明者不遠今系祖始晉太守公元

吳瑞穀集卷九

六

譚蓋其遠哉而繩繩可朝徹正時日月可數蓋其著也深得孔安國百姓之旨不祖帝系而胄自華焉其考核矣敘譜始唐將軍洵君子以爲古由是而下無虞數十家有譜謀以來渺如其盛所具論瞻矣揚摧義例科條畧意嚴而有制實而不隘前譜絀者今或收之前譜載者今有刪之以明誠勸整矣此三善也所謂籍之足徵者邪非也篁墩太史曰自江以南有發難卽程氏必有保障功以故譜謀得不罹兵燹詎不信哉考其世德代有達人元宗鳩族以垂刑范自教諭公一夔訖于確齋公會奕世菁華軌之於道庭

譜是詒至今爲楷邑老父數禮文之族必約之曰率口程云今其子姓保郊而居有萬餘指疇人蕃衍每有會集其行見八世焉然析而不殊散而有紀順祀有祠宗會有盟課學有舍品詩有社尊祖有宗聯族有規正日聚祠中申要約不能舉約者絀之以故被服儒術緣飾禮文人能知祖室能舉籍綴學脩業皆吉士也保姓守祊皆吉主也所謂人以存籍事以考言以保族大也不在是哉有蕪州公者以貢起家拜博士雅行爲士領袖家居日聚令族之良請曰予聞尼父正假馬之名穆叔闢豕韋之問周閱辯昌歎之

吳瑞穀集卷九

七

享張老申訓冠之義文中子述銅川之德予不佞不敢上望聖賢名迹然閱上世載籍之存益其慎也世守其業而忘其所不亦末乎夫觀書於記府者是謂有籍問業而守不二事者是謂有人寔嘉賴之予老矣而族賢如來聘本中二叔競爽猶可而皆早世蓋籍與人若斯之難也其亟以譜謀與諸君從事皆曰唯唯於是悉論所次舊聞續來者經生曰時用曰師周相與參會彥士曰仲拍贊董振逾年譜成譬之冠裳有善制制有善純緣欲勿美也得乎今觀議條書而當律言而當法是非直用人口而使人不至謏

立蓋有定之矣夫浙江出率山其源若菴口至海門其廣十里有衍其流也確齋公譜行時系名者輩輩百人今六十年續書名於譜者二千有奇由禮義培衍而滋其大也然則後之續蘄州公譜者雖百世可知矣

瑞溪金氏譜序

參軍公作瑞溪譜成延登吳叔子于山中曰譜作曠日十有三年不自意成幸有言之叔子曰汝瑞溪譜十餘家如趙王言知本汪中丞言樹德陳山人言懷業亦甚具矣既言而言之安能復書贊焉雖然是譜

吳瑞穀集卷九

八

也蓋言有宗而不我知云譜所爲條十若著居若存述若明宗陳俗皆出獨見之臆具著表裏所爲廣明軌制激底流風齊治之道所由昌也王公大人同說亟稱已然正獲問於監市履狝也每下愈況序瑞溪譜不得其要眇衆譜等耳初成忠公系歷數百年莫決參軍公變體書之權而不詭七府君名諱數百年不能考鏡參軍公燕居深念今年春山陰二金生持祖系諱至若有物授焉至若官諭官取烏皮簿把都兒之官以雲峯集承務官以時便宜之設司戶之官以史而斷徵總管之績適披諸書汪溪之辯說白茅

之慨嘆保里之稽疑宗服之折衷藏祐之宜俗書之周之密之重之羅括剖析上下數百年亦已卓矣若曰系斷自七府君而下不蹈遙遙華胄之詢又曰實義十條續故綴新事可採之不可絀之以是論譜大較亦鮮淺乎閱譜矣金自故宮諭公世有聞人今有參軍公鞠躬履方脩正之行爲一時推重以師帥族姓雍容雅都躬親本事而敦詩書嘗考證周禮諸宮朝畿甸賦貢徒役軍伍之制爲圖甚設蓋有志復姬召之治著於當世其意蓋已遠矣藉令登中秘居計相之位明天下圖典記籍作程品後世良其風軌有

吳瑞穀集卷九

九

足懷者顧不竟于用託志譜謀要其書不百全豈出乎余不佞於王公大人學士所論及者勿論論其軼事焉叔子既具論之參軍公未嘗不稱善以叔子論譜如意指印其獨知之契其未之嘗言也

程典序

程伯子巢父雅有事譜學尚矣謂世本諸家莫邃於太史公諸表於三代以下歷譜謀三致意焉爲史漢詮三年是帝王之譜也孰與於郡國乃采鄒遺事爲鄒大記三年是郡邑之譜也孰與于家萬曆八年持母喪讀禮之暇嘆曰三年不可成家記乎乃取世本

爲系謀之目有三取史諸表爲年表世表之目有四
取郭大記之事爲志有七諸爲世家爲列傳爲圖爲
錄莫不原本於史學凡十有八卷名曰程典豈上擬
於周書之目亦以上世宗君有所受也屬余不敏則
以邑姓惟程與吳著程之先用武功顯而以文學著
自左臺公今在子之身欽余譜者非子而誰余讀之
卒學竚胎而言曰是程史也豈第爲綿裘之書信伯
子之宗君程典哉孰文于是而武弁之裔爲嘗讀楊
子之玄至積之次四曰君子積善至於車耳族之望
者鮮不由積昔桓公匡諸夏之難存以接絕邵陵之

吳瑞穀集卷九

十

會予之爲主傳曰予積也當忠壯公提一旅起而耘
鉏海內是時豈惟郡之人食於厨倉戰於門郊者有
賴實海宇是賴其後奕世勲庸益衍其澤則所爲積
非足行而仁辨之也耀其武功涵其仁恩而皇之誠
也今八百餘年郡之人祝世忠之恩如一日而族姓
蕃庶視郭之生齒程居十五其後裔率多鉛槧爲刀
斗辭翰爲羽檄竹賁爲鞞韜簪組爲甲冑所云車生
耳者遍於郡國豈非予積然邪又何文事之嫌而斯
武裔之也伯子以言詩爲郡大生善古文辭而率族
人日討之也壹稟於禮其食世降一等以辨親疎昭

穆以明世次立監相禮蓋度蓋以盡慶爵樂無并以
盡驪祝告利成以饋食歌支之詩以致戒平居有燕
以申好疑謀有飲以圖事講治昭章建大德昭大物
伯子備矣宜其族人相帥而爲禮義之俗以其成是
程典也余過從伯子讀其譜之系謀諸表世家列傳
志圖程典之文也覩其族人之雍容軌躅喪祭儀品
畧依古禮程典之實也有實有文固伯子爲譜之旨
而君子予之善繩其祖武而反之禮文亦爲予積也
郡國稱諸程之譜甚廣有宋都官忠彥以博學聞起
其家逸書爲譜行於郡中 明興郡中遵太史克勤

吳瑞穀集卷九

十一

譜而都官譜遂紬伯子乃損益二家及衆會御史叔
武文學希明處逸克正得魯之本支譜爲程典考其
所論著諸表七志豈特帥之有員程爲族人孚以觀
其實以予其積直與世本史表相頡頏行之邦國行
之天下通九門散六衢揆衆萬而閱一和觀天人之
際法陰陽之會豈不總總漚漚之數舉積此哉猶之
君家之泰水積之也厚無不實也而無不積也無不
積也而無不予也伯子搆青藜之閣作程典於其上
程典成昇龍之芝如葉生焉伯子不當簪纓筆而拜
乎是又程典之徵也孔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

而欲得之各反其本復諸古而已要之今以復之古聚其厚以總於和緄合廣輪統括秭億整齊庭范被施頗烈彌文彌實彌積彌予以徵於世世斯伯子之所爲程典上比於宗君之祥以當蒲壁者在此族人勞勩于程典若廷用道南應達廷漸元脩於法皆得書云

汪溪金氏族譜序

自譜學之作綜核尋繹參訂時驗一介之策各有攸建如其掌指源流漫衍風化氣澤旁行而觀循上下而省有周譜列國譜以覽其廣有世譜歷譜以覽其

吳瑞穀集卷九

久固朝代譜也而姓族之譜未作至趙岐三輔決錄摯虞姓族昭穆記江左兩王百家譜中原方思殿格姓族譜也而一姓之譜則自孔子系葉傳司馬世家以來譜斯盛矣由是以觀有天下譜有郡國譜有一族譜而天下郡國之廣卽一族廣之清濁之所處氣澤之所及舉一綱而萬目張於思則寡於效則衆發禁室之秘藏與嗣典之明解孰爲要約依記府之習憲眎偏言之奏御孰爲整暇由譜課以補察於天下邦國固夷易哉傳曰教之世以悖懼其動又曰咨於實故使天下人而知世人而知故有不遵故業守世

語以相迪於朝家之丹約者不也余邑汪溪金氏故冠蓋族也自唐宋來由杉坑梅結大充定居於汪溪居凡三徙族之譜肇脩於承託公歷今太醫院方丞公弁凡九脩之而今稱大備之譜云簡褻重大篇目有五維金德宰世體真得一同於元始其出無已述其源流下俾地利誦繫書世無但不至於枝伐而文雅代著如漢金氏友以經術顯金華之籍其後鄱陽蜚聲黔江藻蔚至於方丞公鄧林鬱鬱於是譜見之曰姓源曰系次曰事畧曰墓田曰紀載五者具矣誠通乎五者之編亦足以上明太始下察衆萬達之天

吳瑞穀集卷九

十三

下郡國豈曰盡乎汪溪之族已也他若正名分之條以植國本尚節行之論以維名教勵志業之篇以立勲庸公實錄之章以明序位考宗法之辯以正五等系名於所後成其爲後也非族類者不得列書不成其爲類也可表世者輯其事畧自輯之我可不輯之也作過者削名氏自削之我可不削之也按故址興廢覈三村古今稱名春秋之法著以傳著疑以傳疑我可不著疑之也若是者何一不足使天下郡國迪於紀法哉蓋譜之言普也其所以普徧不特萬指之族已爾公之忉爲譜也錄一事輒奏於太公蘭軒翁

一世守之故記也孝友篤至孺躬恂恂儻俛而加志鏡義而居衡虛而處疏戚屬之間調和大暢則公之譜其族有先爲普之也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教訓正俗祿德宥謚譜固周禮之餘緒也公翔嬉山中不隨謀仕而志之所爲普者甚廣嘗讀所爲姓解依類訓纂形聲相益書策書方孳乳優多乾坤不毀族氏之虛曰天定之則公之譜無論族氏之蒙嘉嚮以定於天士有義而族內理此固公之所爲普而以定其身者也

休寧屯溪朱氏族譜序

吳瑞穀集卷九

十四

余惟厥初有生建德賜土言姓則在上言氏則在下悠悠遠矣諸顯著於家瀛本支百世鮮不繇賢豪生於其間以爲宗袞間得賢者代有謀記之書以明其宗則二者是賴乎夫本生萬物曰世世可則度曰至且是二者不亦至哉論世美者太上以道其次以德其次功業文章是稱爲聖儒賢士有關於宗系之微顯非苟而已也自聖緒遠而宋儒興所爲稱集大成者歸於朱子要直以孔孟爲祖系以鄒嶧爲居徙以濂洛爲屬籍以百代爲流派鑠哉盛乎而郡之內姓無緄外姓無謫稱爲齊魯之俗多著族遐裔皆是賴

也則朱氏於微如周月之天端卽有右姓豈能與紫陽論軒輊也哉況爲其前後代有聞人在晚周時則文公定公齊盟望國在東漢時則新息侯受帶礪之銘司隸寓厠於八俊在唐則六門相炳如平章敬則而宋奉議之忠節更著甚豈不至盛也哉是皆德業文章以爲道緒之光令聞長世而無數矣至有事譜學唐以前不可得而言已乃若朱子始爲茶院譜序以來則所爲謀記之書有稽也而休寧屯溪自欽問政徙凡七世卽有遺書未遑論次太學朱俊父遊燕中而歸見謂禮以脈膺親兄弟之國小宗伯掌三族

吳瑞穀集卷九

十五

之別以辨疏戚天序五行人親五屬譜記之書豈可後乎且余先大人草堂先生負茲之命也亟論次業已竣矣猶然曰未也請於歛太學方好古曰聞之事莫若咨卽就緒不有可咨者乎好古趣成之俊父曰未也聞之人有中曰參無中曰兩參會不忒不有未參者乎乃請余不佞明宗循之籍程文學仲木考類例之典見屬籍總總若風草畧依而隱括之爲條有六爲卷十有四庶無持論失據之過也哉先是俊父卜里之西上山構紫陽祠奉議公祠買田入祠中歲穀登下而額之爲歲典書家訓作詒約藏於譜亭而

朔之爲本典若俊父不爲賢而有事課記之書以明其宗者乎俊父毋告於族曰人何脩非躬躬惟生禮禮惟生義義惟生仁勇智舍義不登於明堂非所以明道祇祇何其無他術焉已乎行之矣若朱氏之宗系當與道系並輝交遠流於寰瀛間也書成爲序諸首諸派系居徙具載許太史惟禎方太學好古序中

休寧峽汶溪許氏族譜序

君子者以禮分施均徧而不偏莫先於族屬之辨辨族屬莫先於譜課和輯於是乎與警禦於迄乎去懷固於是乎成怠倦於是乎作之以曙戒以之日勤乃

吳瑞穀集卷九

十六

其大者於此乎在矣郡國在兼葭之中能合其嘉好以申固其姓有千百年舊族而同姓同德葬歿者問傷者吊有憂者賀有喜者以摩厲之於義視之他郡爲能保其土房以滋大之有繇然矣邑有峽汶溪許氏居汶川之上玉几嶽之麓其來久遠於譜課雖詳於系然未有爲論著而紹明之文學君士在乃嘆曰族不譜譜不論次則人之那不肖亦又甚焉傳者久則愈略略則舉大成譜若干卷屬序於余惟郡諸許出歛許村而峽汶之祖某公由許村徙居峽汶云按周封炎帝之裔孫文叔於許以國爲氏傳曰夫許太

嶽之胤詩曰崧高維嶽唐虞之時總領方嶽諸侯奉嶽神之祭能脩其職申甫齊許皆其後也又稱曰許終古言不廢絕也自漢以來許劭月旦題品許慎人倫臧否許愨強學浹洽許孟容清議論駁許景先詞旨豐美皆有功於族課以培其隆嶽之望尚矣成大功者子孫未嘗不章敬葉語者祖氏無有不遠積土成山風雨興焉嶽爲羣山之宗許爲姓之望觀歐陽氏宰相世系表可見矣峽初從浹水名也嘉靖間尚書湛甘泉先生過存士在舍中更之峽遂稱峽汶溪許氏峽之於嶽非是類與乎士在譜課之脩由是厚之以愛利明之以辨智上之以身服審之以度軌諸出入不時橋誣犯禁者則家人宗以譙之戚屬長第友恭從俗爲善宜民德者戚屬以著于宗子摩厲以義均徧於禮嶽其益崇亦有徵祥哉士在與從子孝廉君登之皆有志於文休諸公風猷而崇其嶽者士在尚在第子列登之又早世豈天有以厄而興之與昔八姓未侯史伯貞其後必大今貞許氏之盛則曰其川嶽之間乎都居非太山之下必廣川之上許氏世居是地主玉几而食峽汶陪敦其德以嗣太嶽之緒天有以啓之矣

吳瑞穀集卷九

十七

吳氏統宗譜序

乙酉冬月觀察韞菴公由抹陵過家家在祁東福州里以籍江寧成進士按職京省未過家者十載至是持封公服服竟而過家省疏戚屬展墓凡郡之同宗姓者皆過存問以通好禮也余不敏居休茗洲距公府第十里爲謁公首以譜事言曰適過歛見孝廉君抵掌談譜事甚快也過貴邑見進士君師錫語及譜謀則蹴爾遂巡讓焉吾於此二君未嘗不交與之也不佞行速惟叔子論之論之惟核實焉是務余則以郡之爲吳二宗左臺者二參而宗小逸公者一

吳瑞穀集卷九

七

孝廉統宗左臺也不敏其何知焉公曰嘗考世系小逸公故出左臺公後蓋爲統論之子王唯唯既見貢士鳴和則以徵君用瞻比與孝廉君爲合譜徵君跼蹐往饒諮耆舊搜故實得饒譜皆以小逸公系出左臺公歷歷明晰甚徵君故博雅篤論士也其所採可實信於是遂合而論之曰嘗考有熊氏母吳樞符葆之文又帝嚳之子卷章生犁及回犁爲祝融犁卒帝嚳以回代之回食于吳是曰吳回今稱吳傳聞之祖皆不之及而惟傳聞自有邵氏有邵以至左臺繩繩有系徵君亦不之及而斷之以爲限自左臺公是

徵君之爲譜也上而傳聞之世不輕於收載則近而聞之世見之世又豈得潤之與而徵君之爲譜信矣夫統之爲言紀也絲別曰紀則統而犁晰不混者斯爲統而宗之爲言尊也宗人之所尊也所爲長和睦也故古之典禮皆以宗名秩宗宗伯是已言所總之大者皆以統言正統道統是已吳姓自鄆言之爲最望鄆之爲郡殷衆而吳居十之四五生爲居里歿爲祠宇數不下十百至計偕通仕籍每一賢能書出必有吳姓登於其間亦云盛矣顧自爲族自爲譜而未

吳瑞穀集卷九

七

有合之者然爲枝譜而實焉雖枝猶之統也爲統譜而不得其實名雖統不免爲枝伐矣此固徵君之所爲早夜嚶嚶而不敢忽者也觀之帝王之譜惟周譜之統宗者爲遠以有邵之後合道統治統以爲宗統載之周官公有宗道大夫有貳宗保姓受氏於宗獨重此固公族之禮而立之制度行於士庶者未嘗不在如壻如櫛開百室以厚宗祭酺合醵讌私以飫宗載考夜飲而有節以無渫宗親而甚敬忠而不倦祀禮有讓德施有復所以通行於下何嘗不綜實焉則爲譜以合宗者雖不能如周制而可失其遺意也哉又可使之曠析而不之合哉此固徵君之所爲嚶嚶

以沒世也譜成予得卒業見其考覈明稽參廣摭據信有條有領不猥不淆如絲之就紀總之有會而理之有別也如家人宗之有所尊而可爲和睦長也人而知宗族而知統則於國家之治統道統亦有裨補於時事矣昔人有言姓性也山行十里形不脫祖水行千里性本其處子孫十世亦類其祖况有譜以爲之閑其性焉則雖爲人衆夥爲居里雜襲有不可纏屬而偕之大道以肖化於世類也乎二君之有功於族氏有功於左臺小逸二公又有裨助於朝家之治理胥得之矣論成以復於觀察公曰公於時爲宗

吳瑞穀集卷九

壬

衮有佐治統道統之任蓋於是舉纂絳之以光吳氏衣冠之譜觀察公曰然哉其具禮儀厘身以從事而後治行觀察名自新進士名堯臣貢士名鏐孝廉名天洪徵君名欽儀以高等經生棄去與孝廉首唱譜事而成之者

休寧宣仁吳氏支譜序

此吳文學從文與同祖弟太學從章所作族氏譜也曰宣仁者以高大父三老公武自邑北牧富察徙邑西市由西市徙宣仁巷人因目之宣仁吳氏後又徙臨衢術居去巷數百步譜其里亦爲宣仁里地徙而

里名從徙數也支譜者祖南唐金吾公孟臣而下本支譜也邑諸吳左臺十五吳姬十三金吾十二而邑之譜左臺者率及吳姬金吾而爲吳姬金吾譜亦上邇左臺載於系籍若爲有考竟而文學太學伯仲見謂金吾公始居富察居里之址塚墓之域具在三老公徙邑西市徙宣仁巷章徵今言宣仁譜亦述其具存而章徵者言之耳或以是譜當邇左臺者則曰金吾猶之左臺也即聲左臺不嫌於傳即聲金吾不嫌於別然孰若具存而章徵者言之爲有徵也哉况我宣仁支譜乎詎必遙遙之胃邇也遂斷自金吾公而

吳瑞穀集卷九

壬

下凡廿有四世系而表之併世畧家傳爲目七爲卷十三題曰宣仁支譜而問序於予昔劉孝標稱吳氏譜是後譜江南者不少概見明興吳姓之譜莫盛於我徽以區域萬山中自唐宋來少徵甲之徵今爲三輔地且平寧久古文固藉盡出士人益有參考郡之言譜學比比皆是我吳姓率多文苑士博觀異家譜尤爲顯著然自宣仁譜行益見其有助於實譜也不左臺系而爲左臺派譜者類知考證爲吳姬派譜者類知考證是譜行於吾姓之譜不有正其踳駁也哉於郡之譜學不益有裨助也哉或以是譜辨析二

派不載疑事舊譜唐韶州公武陵系明晰甚初不援及至休寧令公琇宣德間行唐公畧乃搜及之亦以孔子作春秋或承赴告或述見聞有係於天下之故即與魯無預皆書於策其非義之所在聞見所不逮即本國事亦棄不錄宣仁譜傳著傳疑亦此意與按羅鄂州新安志已載宣仁里則是里自唐宋來遠矣姓以里遠里以譜遠如詩之鄭譜齊譜皆以地理言之譜與里當並相久也文學踰冠經術茂異首名於郡國有司三推上行當著作東觀以材於爲譜者爲史以臨一家之言爲臨天下之言可立具也而太學

東瑞敬集卷九

三

遊燕京觀三雍之禮凡族氏之掌於宗伯者得其要領則所爲冠蓋其里而耀之大有爲是譜之遠者故謹而書之焉

璫溪家譜外傳補序

璫溪家譜邑金叅軍公德溫所作金氏族譜外傳補者博士君少孺補載所生母傳也蓋少孺所生母爲母樊云叅軍公作譜少孺侍筆研以族之指繁於庶母董書名氏諸系生卒葬俱不及載譜竣事金次君應旺獻疑於少孺曰禮有終身之喪以歿之日也今則何喪孔子問於耶愛父之母以合窆今則何問譜

以訓人孝如傷孝子之心何少孺曰唉予不及是乃述而讀上志至火生於木其德孝嘆曰吾金姓聲自金提道華公金亦有所生五材母生子曰保保畜蕃昌爲人子而不知所生索其昌熾得乎乃於持生母服讀禮之日參考之春秋則以明是經莫如左莫如公羊左於成風之薨來會且昭來會葬則以禮稱公卒於定姒之葬有子則廟廟則書葬皆無貶辭會喪於我 高皇帝令甲斬衰三年爲深得漢禮帝稱孝之義遂述家譜外傳補其圖一其餘五自阮譜作禮圖言禮家宗之補禮圖第一禮經苞之春秋準之

東瑞敬集卷九

三

明之倫典首憲之理情券之孰得而達之禮我憲考第二諸母百六千人不可系可世可世可表表其世表其名也表其名綜實也補綜實表第三母愛者子抱子繼者母貴司馬氏傳外戚惟成子姓要其終爲兢兢補要終傳第四閭送舅氏樊公序古深之津渭陽之館也可免王符無外家之恨補文翰畧第五補成百里來山中問於不佞予玉子玉曰聖言之確帝典之赫具矣而重所生其大旨也夫復何言顧不佞讀諸傳衛宗之言曰主君之母不要事人欲自出以尊所生之母彤史誦之爲順鍾士秀爲母傳竟歸

母以成侯之命婦識者謂有取於古制爲禮則焚母之與適汪生而幸有子以爲我養歿而幸有子以爲我祀無不安之順也少孺之於母髮生而以母壽母歿而以母祀祀母無不宜之有徵於古制也語曰聞疑傳疑聞著傳著是補謂爲傳著之書也非與參軍公每見所補論輒善之亦以劉宣卿有云褚先生補子長之制少馬氏接孟堅之不卑相成之義又何猶焉參軍譜之重適不貳尊也博士譜之廣庶切孝思也一也參軍公長者曾訂補周文公之禮行之義存廣求以爲忠於周譜則今家譜而合補之益見謂

吳瑞穀集卷九

五

成其博大庶無闕恨也已

大鄣山人集卷之十

新都吳子王瑞穀著

廬陵郭子章相奎閱

江夏黃正蒙叔明校

序部

武部南湖趙公赴楚藩序

逸史氏讀齊譜所稱濰淄之野海岱間一都會大國之風哉嘉隆時有李觀察于鱗先生崛起歷下以古文雄于茲冠帶衣履天下藻林學士一再變而愈軼乎太上其功爲不小也而友人俞柱史按山東亟疏

吳瑞穀集卷一

殷相君賢相不宜予告時劉伯水丞歷城又對余數稱殷相君家居杜門如刺草之臣亾何二公相繼謝世而余手滄溟集得趙將仕公志銘則稱長君某遊殷少宰之門少宰以吾門唐子高目之輒自念曰得見趙長君是亦見二公也今年遊金陵趙武部公聞之水部青螺先生謂不佞獨識滄溟學乃過存都市叩之卽志所稱殷相君之門唐子高者是已而公謂讀不佞文庶幾嚼鮑山白雪之華也然睹公之容恪而不彌感至和之所委乎而子高之德行可想見矣忽謝客則公有所置奏陳五事大都以賈生相擬議

諸聞者謂狂易若簷十一而舉酒祝 國家有能建言之臣盖十九矣大都亦以賈生况若曰漢庭功業之臣非不可數自今視之孰與賈生遠中外相應義理之文非不燁然孰與治安之策著若是者豈徒以通達國體能草具儀法有所更改哉亦以孝文明主也天下和洽治朝也乃爲危言痛哭太息非真有以燭化理之原忠愛誠篤以爲之本不能言之如是其至故千百世之下莫不感其誠而鄉往之不獨以才之佚蕩雄桀識之明達已爾賈生之摩厲文帝之容受至今以爲盛美照映簡冊垂之無極詎非由賈生

吳瑞穀集卷十

三

誠篤所至乎今公不爲子高異言於莽而誠篤如洛陽生至不忍以治平之世 明聖之化偏於警刻謠俗趨於摶掩於是有所疏舉卽自詭非言責不遑暇卹其深念忠愛極矣及讀公所奏五千言文藻深蔚可埒治安條刺質義可埒治安而不爲奮盛之語是又德華所發也奏上 天子制詔御史大夫等共知此疏是不可與文帝賈生之事並稱哉余嘗謂觀政治者當觀其時所論建所論建當人心協國是則其言一出所以崇厚國本培敦元氣卽于此乎在况其言之行其爲國所裨益何如也君上所優容在於當

人心協國是之言則一不罪其言所以崇厚國本培敦元氣卽于此乎在况復行其言與天合契萬年作范豈特裨益一時乎哉尚書大傳記孔子七觀皋陶謨可以觀治常是時文命成功大矣見謂繇有矢謨是可具得建言攸係之大觀政治者觀之此也公世家古歷濰淄之野故爽鳩氏之墟爽鳩鷹鷂仕者多能建白讜言其天性也公之疏理義愬而語氣溫然至和所委尤可見太平之象忠厚盛世之風一德華鬱發非徒激昂奮盛者比而器度弘廣渢渢大國之雅道何所不至然未幾有楚主傅之徙何也抑亦以

吳瑞穀集卷十

三

長沙待公與而公於賈生則完矣不肖遊困口率之科臨察不得察舉讀公之疏有曰懲于進退之難計畫無復之未嘗不傷心也今睹公之行遂有是贈其言不足以擬滄溟集百一而公爲正行讜言信得殷相君衣法他日登居師氏之座其在斯乎而宣室之召如賈生行聽之矣語曰饗食不肥體則公之廣道自有大者而繁比名位其徙與召誠裨糲之語不足以論於公之前也

贈劉子威先生序

語文章家皆曰千秋之業而豔稱之矣顧爲此業也

在力力久積而後厚業之成有名美成久而後定歷之歲月遊之憤鬱全力也藉之根柢發之蒲溢實名也然力由天授而學以成之參會以己名由人予而假之年以副乎名則又天固之也在天者予在己者盡而假之年者天又予之於是人之名或厯焉則君子亦可自信即不一時相題拂目前當以久特聞不必一時宗鏡所歸而易世之後誰得違之也其人既往其文克定千秋之業在是矣三代而後文章無尚於漢漢無尚於司馬子長氏當時諸文苑內外相應以義理之文無一及子長任少卿亦惟以推進上類

吳瑞穀集卷十

四

望之未嘗周稱其文迨下於理無從傍矜救之如蔡中郎者幸而待罪蠶室以求其年得成一代之書是皆天爲之也而子長之自信則以紹明孔子垂於來者亦已至矣明之文由北地寔天假之年以成之信陽後起而名在李上薛崔諸君從而輻輳論者猶謂限以無年繼起於嘉隆間則有四先生吳則侍御劉子威先生王司寇公鄩則汪司馬公山東李觀察公彬彬盛矣先生成進士前於三公又長十年所初仕中秘擢御史侍從輦轂下顯矣後以直道不容去莫爲之言者隨謀爲郡爲臬竟鬱鬱投檄歸惟一意

簡諒千秋之業銳精覃思至不與鄉里通卽先生雖不自爲名終難揜其弘美及劉侍御集續先賢傳澹思集諸書行而海內文苑家盍然翕稱之誦法名言與三先生並而無所軒輊今讀其書騷則屈七則枚序管韓則仲非論則賈班俳則六朝詩則漢魏盛唐諸箴規論詰之篇莫不皆有法迴薄萬象包裹六極凡有目者皆得而睹也非全力積厚能有是哉先生今年春秋七十餘遊吳過謁先生則見先生氣清而神王稜骨鶴時健步龍翔從遊虎丘登高陬如康莊之衢則期而遠者莫如年而遐其壽筭方未艾先生

吳瑞穀集卷十

五

益大縱於文章益以全力而收實名如子長氏位無廛仕而名以不朽追述徒昔訓迪方來豈不浩蕩乎不佞歸而語諸友人諸雅受知於先生者相爲歌詩黃鴻臚叔明製細冊題曰天苞名世之冊東望而祝蓋以劉姓出自堯之子封於留者得分苞符之瑞祚世之業其後裔率以文章名世漢淮南成傾天之鴻烈中壘下太乙之青藜並雄一代鄴下之公幹淄右之孝標皆極一時之選嘗觀譜學自劉子玄譜考以至劉焯世譜其世家文獻可睹矣皆有以發天苞太乙之餘芳而衍之不但保姓受氏如范句所稱以世

祥爲不朽已也入 明吳有詹事公以文學侍從大有聲於時卽先生之從大父也汀州公亦名文章卽先生之尊公也先生承家學而大振起則以子政之說苑洪範列傳諸書備矣而騷賦猶有隳孝標思貞巨艱限于時代子玄史通獨尚孟堅於子長則猶逕庭公幹隨州僅以詩名於是思合總前人之大成既自左史管韓屈宋以來文苑論之不可以一家言名矣以其餘力作劉氏譜論之則先生之全力實名得於天苞太乙之天奉而參省之以已者也自此而膺遐壽以老更入獻河津之圖校東閣之書成一代之

吳瑞穀集卷十

六

章程遷正黜色監其損益煥揚寓內所爲陪昨劉氏上續子長之業固知其未極乎詩曰日月明明亦惟其名是固先生以其長見下知千歲可自信者先生壽之日戒其子太學君若林謝客不承賀惟於不佞子王之言則歷階違其位受之以書於劉氏世家言之下方

敬贈兵憲馮使君序

萬曆二年江寇劫蕪湖庫鎗而罷都御史兵備使者官兵備署在池新設也以翁雅守池有聲乃推擇翁自山西移翁於南馳四乘之傳備兵江上翁之至也

署初立庶事草創統攝六郡簿牒高積如山而使者微會四面而至如蝟集翁曰等臬也移之南是

上知臣也奉 上之知豈容自選與乃盡大慮與民更始併日而治故明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每一議下人大稱便自軍國之鉅以至筐篚之細無不悉其綜理六郡之民若兵秩然有條先是議城沿江諸邑未城者終不可就翁於是繕增池郡城行視蕪湖銅陵望江桐城四邑立百代城以次就度數月而畢和集六郡百政具舉上以紆 天子拊髀之思中以寬部使者攄臆之勤下以蘇蒼生累足之懷蒞治者

吳瑞穀集卷十

七

四載所施設寔有以遺南服數百千年之安也今年萬國之吏上計而藩臬之臣多以陞去天官氏首以翁叅政牘上 上省馮副使治狀偉甚當大用且難其代乃留副使江上不卽陟客有謂吳生曰今者考計甚確也聞翁已首舉乃除日不及翁與其所留何如卽擢也寧不溷焉吳生曰否否夫仕非下治之難以上人知之難非陟之難以留之難今翁所施設皆曠世豪舉於中每掣肘是患今見廉於 上而受知焉則留與陟正等也當翁之礫泰和二大姓巨猾責徵羅氏逋考池施氏獄翁每自謂卽不可當以官去

就決之又何望於上人之知而留也今又何溷焉入以是言奏於翁翁曰延陵生善當我雖然語橫草之功未也若爲斯民勞苦則至矣又豈能冀上人之知臣結髮遊宦多年所中間爲尚書郎爲池守極知謹行乃以我訾寔溷而公也無爲一湔灑之今之知不知又何幾焉隨地而錯事臣之分也若以遠於外官爲懣豈其質與初同計偕者今爲元輔爲六卿貴震天下顯矣而今規規於一臬以冀上人之知何爲也彼惟恐人知其爲吏跡也者豈不長者哉吳生曰風風乎閭道也是可觀宰輔之量矣行見翁優請之也

吳瑞穀集卷十

八

因備論其語屬主書識之以宣翁指

賀大廷尉晴江杜老先生奏績晉秩序代作

今上改元之秋豐城杜公以南大理蒲秩上計方就道會當宁具閱大理所爲治狀晉秩南右司馬趣璽書就南都拜之是時公已在道得命北嚮頓首言曰陛下優臣鑒臣汲直使爲理又使治兵不與計對而先擢者主急也臣不勝犬馬力業以上計行卽聞命然必報政者臣職也且是行也臣自爲撫貴州爲京兆今爲大理凡三展采而計未一上幸遭上初服之年睿聰天縱至德夙秉俾得承天顏而

後奉職甚幸遂行報政上嘉獎之如上卿之禮禮之今謁者趣行無久煩老臣於是吾曹在留都者皆北望誦曰是可觀雲龍合契明良之遇乎方杜公引籍之年爲嘉靖戊戌幾四十年而公以直道不能資適遇合自筮仕比部卽謫滇中後起歷至京兆間一再移左以此歷多年所今天子始擢是秩且不舉謠言不覈功載而能豫得之簿書之外重以本兵是寄可以觀主上之明自公之爲比部也平亭疑法當是時人卽以咎謠之爲士期之疑然有具瞻之望矣以不耦意於貴人屢起而屢蹶卽所任往往有偉

吳瑞穀集卷十

九

迹然竟鬱滯不能大顯皆以公爲行古人之道直躬不容及爲大理平如爲比部時諸決事吏議難知者無不當爰書斷斷執法和而不徇人又以柳季諷之公曰昔咎謠之暗尚爲大理卽直何病顧廷尉云者以尉民心也而詎阿人以枉三尺則數恪職如公者可以觀臣之良夫留都惟兵爲重蒙甸之內序三等食邑大國數千戶宿衛故都有重寄焉咸司馬是簡非有耆德元老不足以居是任而本其柄乃簡閱之下以公爲三朝耆舊乃進秩爲司馬劉公貳而公之膺是任如義叔之於唐畢公高之於成周知其優爲

矣公雅以彊直自任即屢蹶而竟不能抑之使不有
用今居是秩隆然有折衝尊俎之勢當海內清明歲
藥不作而持國秉者慎於推擇全組甲厲士氣則不
可緩也用人之選若此又孰不兢兢庶職也哉直道
方顯仕逕爲清老臣之在南都者兩月之間張公召
以冢宰公陟右司馬陶公陟大理諸老成名德布列
要階龍翰於間可以觀盛世之風而公簡在帝心
行將處以衡佐之位不待計吏而先量才以擢又可
知也初公之上計也公舊屬所諸君以余前署大理
請余言贈公之行未有以應將具草而得晉秩檄於

吳瑞穀集卷十

十

是諸君復來言曰先是請言贈公今當爲公賀矣及
公北旋而翔車南都也遂具述其言相與奏之以爲
公壽

奉送郡使君徐公按察山東序

公之干旆赴山東也郡國縉紳先生爲東面之壇一
飲餞而祝曰山東之北郭屢屢之民不有望公以售
其手搔之功者乎其北澤輩作往之隰往之畛不有
望公佩帶之牛犢俸糒以決芸者乎賈人乘其弊以
守民之時不有望公平其輕重以正萬物之賈者乎
陽春蠶事且至不有望公給其口食筒曲之彊絳絲

之籍去分而歛者乎北海之國聚庸而煮河不有望
公散渠展之利用若挹於河海者乎十仞見水涸澤
百不當一不有望公廝渠用溉以爲水豫者乎重館
之人以一言開境不有望公善有章而賞惡有累而
罰者乎逆旅之子不有望公夜乘而趣行者乎爽鳩
氏之墟易提枹鼓以動不有望公折衝樽俎而知千
里之外者乎維淄之野禮從其俗不有望公行列化
條孝悌恭敬以養親戚事君上者乎泰山秘請不有
望公登仙閣奉玉璽而祝延者乎公固有以辦之矣
如我郡之政以興倉廩者往治征賦以勸力作者往

吳瑞穀集卷十

十

辨功苦以掩爵幣者往脩壙壘以正服輓者往明版
法以察百貨者往主大稽以御國邑者往鎮屏泉以
繕齊雲者往祝岱宗是猶有風雨之行能不遠道里
有黃鵠之舉能不險山川公固辦之矣然如我郡不
得竟被公之惠何是犯輟之時所爲恟然者也吳生
請曰當公爲宗伯大夫明十際之指太乙之禮理以
來莫不叅會足以佐元符而風化謠俗宜奉璋左右
以握首憲於三雍不當外擢即外擢當以觀察擢不
當守郡乃主爵以公優於循理而微故三輔扶風郡
之得親民又非觀察按部比此固主爵有以知公也

公以禮部而下爲郡爲郡五載始有今擢則山東不可以久留公少選當入爲銓衡之秉後劇不甚於前劇而方來之擢當邀於茲擢也則惠我郡者又有大焉四海之內八殯之表孰不有履屨而手搔者乎孰不有輩作而芸決者乎孰不有萬貨之賈絳絲之籍計肥自穢泥滯不通者乎孰不有善弗章惡弗罰化條弗示者乎是四海之內八殯之表咸仰公豫席之而徽亦益有賴矣郡好訟而忤訐自喜公下車以身爲政處膏脂而不毫釐自潤由是謠俗以變訟者未嘗離之而無使通辭倒其言以告而神明之下德威

吳瑞穀集卷十

十一

所憐訟以漸簡公庭肅然如無事部使者戒有司毋得擅徵發其郡則知民猶獸庶也唯薦草是就使人行之所易無離所惡治之原也而經術爾雅文藻甚爛日以古學風郡之士討而訓之學林經生搯臂而談古是經術文章又公爲政之本所以優治於徽者今往齊魯之鄉歷洙泗之墟訪鄒嶧之都尋田轅伏鄭之緒邁宓子巫馬之化勸學講議洽聞興禮而百政次第舉矣由此而登大堂昭至德崇化厲賢信太平之原所以風我郡者豈啻今日何忉然於犯較之時爲於是薦紳先生封土爲山象以菩芻棘柏爲主

相與飲於其側以車轡之而別

奉賀郡君侯高公計最序代作

余覽汲長孺傳太史公亟稱與之不一而足迹其爲人則曰以莊見憚敘其政治則曰弘大體不苛小以汲直爲主上所深知許之社稷臣而嘉其學日益甚未嘗不嘆子長真得長孺狀以多嗜慾如漢武卒保其國內而張湯外而淮南不敢肆其詐譏非不有汲直砥柱於間也哉固三五上世力牧益夔之倫也離是以來歷唐宋固難其人余不佞釋褐從仕逕每思上友若而人願爲之執鞭今得余郡太守山東高公

吳瑞穀集卷十

十一

云夫治非趣辦之難而弘大體之難事君非左右附疏之難而守城深堅之難我高公之政治實有得於大指深堅云者當公之初令山陽人即以汲之令榮陽擬之旣而擢農部給事邊郵督百萬之餉於虎狼之吻郎署之職莫此爲難朝之縉紳皆爲公邑然望之然竟以奏績戎食時給邊塞寧謐無脫巾之訴者繫公是賴由是主上知高邊郎材吏大稱與之其與長孺以天子之使持節視東越河內諸地稱上意又何以異焉迨我微缺守銓部謂微劇郡簿書積如山錢穀獄訟紛雜而謠俗日以靡必得材而長者弘

大體以鎮其雅俗於是推擇公來守我郡無論循理之政所爲軌俗靜囂而大振其猥靡之風蓋自陶思橋公以來而再見於公云不佞廬居日聽公之政之彊而義也猶之泰嶽之時于霄霓之上也愷悌而長厚也猶之春祺藹于隆冬之後也百政綜實而緣飾以文歲時討士人而課勗之猶之黼黻教之臺於秦始而玄邈自存也每應我公視長孺之臥治淮陽又不啻焉信台庭元輔之度與長孺並稱而力收益夔等倫也蓋守之確者多諒而隘識之練者喜幸而礫我公之才之守而持之長厚豈非度之儲與扈冶有

吳瑞穀集卷十

古

得於廣道者哉自此入爲公卿廟廊之上執風裁持和平務大體鎮浮靡爲社稷苞扶元氣而陪敦之豈淺鮮乎公治郡當三載之期以計牘上 天子聖明非漢武埒雅知公治行長者不但許以社稷之役嘉其學日益甚已爾將趣徵公而大用之待以平津侯之位接膝而論政而我微獲庇於我公視公在郡之日益有弘大焉

恭獻郡使君建吾翁古公祖序

正月之朝爲萬曆十有四載大觀之辰也天官氏見謂我微三輔重郡須良二千石且材而後以其人請

於是日聽而數覽外臣之計得使君古公先以良二千石著聲豫章有年矣遂疏君侯之名上請 天子謂治行終長者遂命蒞徽徽之士若民得除書北望而祝曰天官卿有以大造於我郡也又西望祝曰願主君早軺車於我郡也於是六邑長吏聞之皆以明府君至各勉所職無待謀記相曉六邑之民皆以明治之者若此昔魯召孔子魯人聞之曰聖人將治可以不以先自爲刑罰乎今於君侯之先聲有驗之矣蒞任之日下一化條六邑傳相誦曰信爲蘇吾民之

吳瑞穀集卷十

十五

首憲也聽斷一簿書又傳相誦曰信爲解吾民之積紛也手自爲占檄爲札記揭於墻屏之上使奸者觀之得以消訐健者觀之有以化夷創見軌法而行之長厚統輯大體而戒深故風亢其高雨濡其澤百政丕飾民以和輯而檄召郡之文雅士折節遇之相與揚扆親自節厲而迪其指要未幾又都試七校之士爲之品題而日計焉史稱蜀文翁勸駕司馬相如誘進張叔等至今士以績文相高君侯爲蜀梁山世家雅有聲藝苑振藻流譽而以文雅飾治有自來矣子王不敏爲下縣弟子受知君侯召立門下得具君侯

酒搖之作畧敘于篇君侯成進士凡廿有二年簿書殷湊久矣行當登右職爲上執珪秉文鐸持政衡功化迅速亦可湏臾計也是時當載筆以誦

令君曾大夫政最序

爲說者曰道德文學之士矜於砥行綴詞至推之於政不能合文通治即持之有正言之成理無資治政之材若云者其爲贅說甚矣夫依物而耦於治緣迹以漸於仁非明性體析其旨趣詎能得之而遠之四代禮樂近之一邑禮樂惟德行文學之科可以語此而政事如冉季不能驟也故劉向有言不學不明古

吳瑞穀集卷十

道而能安國保民者未之嘗聞今之縣道以道德文章爲治而化行之速具見余邑令君曾公云公世家吉州海內名德之冑尊公方伯公長君中丞公皆以道德文章爲時名臣而公承家學游於念菴羅先生之門益聞緒論而摩厲之家食之日人即以道德文章二者歸公而他日政迹功業可豫卜也及以進士令合肥踰年治聲大著諸中丞臺御史臺所爲薦疏與書相勞者以十數見謂合肥不足展公才諝乃上狀以公來治休寧會方嶽郡縣長吏上計於天子而公以初至休寧得留理民事數月又大著偉績如

合肥狀而中丞臺御史臺爲薦疏以勞書來亦如合肥日邑子賈於廬者歸言曰令君治合肥務以道化民居敬行簡而不煩休寧即甚劇邈絕然一如合肥之治也論治太上善俗其次聽訟其次適威非道德文學莫從善俗余未睹公之治合肥得讀公所爲麻埠橋記文采奕如而邑子賈廬者皆誦公務以道化民嘗鄉往焉今治休寧以長者之行臨之秉之真壹循之雅遜行之理幹守之廉直潤之文藻即定合百里之同無不或同宣敷下究如身之竅不一有所居而八竅也若承若尉一其衷焉如天君之御四官各

吳瑞穀集卷十

七

有所制而主道通也熟知令恬以成俗而不爲煦煦示昵爲徂喜然持百歲之期入國邑視宮室墉屋甚尊令父老子孫莫不思西門豹之爲父母恭敬以信而可循也熟知愷悌勝乎譙詬然中猾一二即負罰必行威嚴以決潰使不敢玩也民初上課日數百課比爲甲佐保佐約長民上課者甲佐諭之諭之不得而後至保佐至約長今董董百之一省矣一株連動十餘家里不得寧今落陌無嘯嗷之胥矣以縣治所跡學舍中如遠百里公與博士文學屬之酬酢亟下學行之士而合其論綜其詳矣由是通都千社莫不

正事奉令文之以質經術相藉貴於貞慤而變其徂
喜之習而公之大有功化於休寧也不百倍於聽訟
適威之風也哉古之爲治者希勝不徹於前鐘鼓不
解於懸而歌雍咏勺六服承德果何物也蓋縣之爲
言玄也言以道德玄靜斯民也又曰縣紘也以雅韻
爲治也玄善以鎮之雅韻以行之是二者以相成矣
今觀公始至使民生於全育士庶熙熙數月之間響
捷百里如震雷之捷不有二者以相成能使然乎不
敏子王家居縣之尾百里而遙今論之居民固不爰
發父老讀鄉約化條至於泣下皆以公爲萬姓請命

吳瑞穀集卷十

七

願觀德化每北面而祝及聞中丞臺御史臺獎書下
則以令君始初善政見知於上豈惟令君大行之效
吾儕小人終賴之矣又北望而祝噫乎孰謂民者冥
也而不可與慮始也哉公初下車亟言不佞子王謂
困甚而拔飾之爲書刻於督學君當是時皆誦公爲
得單父首政亦以道德文章爲政之一端是邑人之
誦然也子王因采邑人之誦爲韻語六言歌之

賀邑大夫丁公榮膺臺薦序

皇上垂建顯號睿哲光乎日月策鏡寰宇閱外臣工
於是臨軒命御史如令丙按行四方御史至則奉德

意采聽民風所宜言發傳上奏皆存大體不爲黨譎
至報命之日據郡二千石而下之能否以聞一時尉
薦皆合輿論官方庸能吏治協又蓋曠世盛明之大
時也且按我應天六郡則御史君閩張公則年而報
政薦書首余邑大夫丁公公江夏世家純純時官忠
孝大義夙所畜秉遊學庭時即以熙妙振藻聞于海
內及對內史書聲名流溢燕中莫不以終共閣蓬觀
之上擬之揚謨作賦爲朝家之龍光也未幾授令
我邑聞者謂當論於東觀顯而何拮据簿書爲既公
至則赫著治聲最先扶進微學尊廣道統明禮義之

吳瑞穀集卷十

七

科指如倪寬殷襄之雍容以文雅飾吏事大起學舍
而重新之邑士皆言自作邑以來未有崇獎功令折
節士人如我大夫君也砥介礪儉絀浮去侈絕脂膏
不一染廉以幹之以立六計之本所革去弊習凡廿
餘條間重賞爲宰故所入者什五諸則會簿書明察
單辭磔惡之嚴導善之寬綜理方畧多有殊尤偉蹟
縣故大劇公以時肅給翕然見功緒丙夜治事析律
平反興利鉅獎鉅小之政無不具舉耆老安閒四民
樂業而猶設櫃以受規諷之言夫合二十五人之智
無遺智矣邑子皆稱自作邑以來未有腐精百倍匡

當世之務如我主君也。比年歲無恙，去年六月南垌稍旱，公行禱于零雨，隨注年登，上歲斗米四十錢，百價不痛騰，躍值民舍火甚熾，公望南倚之勢，拜之火立息。諸父老皆言自髮燥歷至今日，未有候歲之豐災，祲不作，如我明府君蒞治時也。則今御史君之以最薦上以當聖天子之明命，下以協士民輿情，凡邑紳綏在位著者爲宗社得人慶，詎容已哉？先是爲邑宰之屬僚，若丞若簿若博士，見知獎于部使者，不能十一。今者少尹孔君掌簿，孫君博士先生等率爲御史公所亟獎，豈非漸迪於我公而覆露所及

吳瑞穀集卷十

序

也哉？邑士聞薦書走請于博士先生周君俞君董君三博士君，又請于孔君孫君，當爲公祝，乃走書來山中。屬余不佞之言，余不佞忝司外備，史聞循理政治，當亟書載矧我邑大夫之政，豈惟不佞其自族里疇人噢咻于大夫之賜渥矣？遂據所聞以授從者而爲之申言曰：嚮子有云，萬人愛之則萬人之吏也，萬人之吏選卿相矣。若令公之初政，稱萬人之所愛與信也，爲萬人之所愛，斯爲萬人之所願祝而卿相之選不佞當先受坐之士誦以効焉。

贈大夫君丁公序

蓋今購於大夫君丁公之爲政與吾民之感於大夫君之政也。卽周漢循理之治，何以尚焉？嘗述統如之歌，齋錢之餽，豔稱之以膾炙唇吻，時時見於圖繪間，以悅人眉睫，已爾。乃若目擊其事而口津津道之，不能悉者，容可僅哉？詎意於大夫君睹奇偉軼跡於邑士民睹濺厚之感而吟口成篋，無不可圖信足爲明時誇詡上輩灌壇之美，不但與劉鄧公等並垂于方來也。大夫君爲邑三載，赫著功緒殊尤卓異之蹟，人人能誦之歌謠，遍於郊垌，具載余子玉部謠述中最章章詳矣。歲丙戌上日爲大觀之期，諸外服臣工

吳瑞穀集卷十

序

先期集課上計我大夫君約車上也。邑之鄉紳綏先生三老孝悌行誼諸生踵門云：吾邑故名鉅聞大夫君之入不携一錢，上何以獻國事及計偕物諸願輸餽佐行無慮數百人，數日日數而不及大夫君一切辭謝曰：寧以官爲去，就不忍以民之膏脂而爲官謀潤。悉謝之去。邑老父嗟嘆稱談士民之通藏令君之固却生平所未睹者。此一見之奇也。登車之辰，邑紳綏先生三老孝悌文學之士下至史胥自郭外以至數十里百里數百里休黔之塗，人肩摩踵沓奉卮案雜遝成市。其丈夫闔族屬之衆，其老嫗携兒女相望

追攀於道左時冬月霜徑輟蹻甚艱人趨之如逐嗜明年四月大夫君單車來蒞諸父老經生縉紳遠自皖城自池陽自黔以至邑之負郭僻而相逖於道如前追攀之日大夫君邇接邇謝益自縛抑老父稱談士民之恭承令君之雅遜向所未睹者此再見之奇也夫民者萌也孺孺然如初有端倪難於觸發者也故觀政於民視民於趨吾民之於其時自以爲遭也而趨之如四時不言而自期焉又豈符之所能招徵會之所能致哉行路人訝之而問其以則曰得物之情態者物自樂歸之予儕知趨吾之所欲而已惡知

吳瑞穀集卷十

圭

其他初而灌輸繼而追隨其後儻迓皆以顓慕之所在也川谷並流惟海之趨競行跡馳惟所欲慕之歸傳曰人以其所願於上以與其下誰弗戴以其所欲於下以事其上誰弗喜於吾民之趨大夫之來其趨是也然君子不務趨之者而務其所以趨務其所以趨而大夫君之政具矣民趨之而莫知其所以趨莫知其所以趨而大夫君之政益至矣諸生程九德樂誦其事以積快也製細冊屬子玉記之併邑老父所稱談者以爲千歲之積譽焉

贈俞古橋先生序

荀卿氏有言師術有四而門習不與焉則以尊敬而憚耆艾而信知微而論誦說而不陵不犯是謂師術而使弟子通利者也况行之以廉正兼之博習者乎予邑界春穀先是聞俞古橋先生高等當操切之時饒廩生值差次上者多被斥而先生獨保其饒廩數試於鄉不僂售遂以盛年貢上春官例博士即比郡可拜秩遂來訓我邑至則詔諸生苦士之欲匡者以正求我士之欲直者以矜求我立言義坐言仁士能不聽唱而應視儀而動乎是先生之嚴也自嚴者也石不可奪堅舟不可奪赤而師豈容漫以汙乎天地

吳瑞穀集卷十

圭

之大四時之化以信成物況於成士乎先生執一信以待士而流譽流想不足爲之動爾宇鬼瑣之狀不足爲之惑先生之爲教以信也自信者也有道君子貴以近知遠以今知古以已知人師之貴知士也度之以繩接之用桎於衆士廣見而必加禮於其所是先生之知士也自知者也誦說之間以義相糾非陵以禮相成非犯上能大其所隆下則開導不若已者辟稱以喻之勸析芬芳以啓之先生誦說行於人也自行者也先生有是四者而出之以廉潔士之執贄餽其貧者却之猶時時反遺贈之邑大夫丁公厚遇

先生先生竟歲無所干請大夫久而益推重先生先生益自傳下坐齋中閱史記文選書計員程日閱之餘簡乙其處不以虛美薰心視世之名聲暴炙漠不入於中惟對先士之言則寶之貴之若先生所謂有

吳瑞穀集卷十

壬酉

功業可涯淡哉邑之得一良長吏百里皆喜四境皆賀間史記之及得一良師不知祝而記之亦不通於重輕者矣予不肖雅受知先生加禮於其所者有所感慨於中爲作俞先生篇云先生諱洵字允大南陵縣人萬曆己卯選貢癸未年來任

大鄆山人集卷之十

大鄆山人集卷之十一

新都吳子玉瑞穀著

廬陵郭子章相奎閱

江夏黃正蒙叔明校

序部

送何太守公入覲序

郡太守何公上計天子治行盡矣屬所三老孝弟進曰速職速所職也公蒞職不滿歲治理効大章章矣盡具述哉比者詔下百姓分財佐國家縣舉富民爲首司財漕輸長安民一遇是役然若焦父不

吳瑞穀集卷十一

一

寧子兄不便弟家之產輒緣手沒公爲差額約所收民得藉手億以是乎俗訟株連起沿之歲月有力者介恃貴人上下其手公聽斷如流案之臬立具即貴人無所因緣威名流聞政平訟理億以是乎掾吏巧法即部使者威不能禁公精於吏事銖兩之姦皆知之親爲書獄不一假肘於下其又以是乎諸經生聞其秀才召置舍中便坐受事親自飾厲是亦至也鄉爲之論中里胥黨正之教定爲會日令誦約而詔焉又其至也公曰嘻念思斯民得無出財縣官乎寧能民得無訟乎吏胥得微一心咸願爲用乎召置秀才

得微薦諸所表乎民之心得微能約乎使無出財則上害法出財民衰耗司財之渠首重困太守方以爲大惑無知紓之也以是爲述管子云待目見施惠矣古者人民之讓爲士大夫而質成者避去今董董聽斷矜之是巫馬之勞煩任力爲至也絀任心者矣掾吏子長休告終無所案驗長者風也故曰知爲吏者奉法利民何抗弊之防察見淵魚方自思也以太守能知遇士乎安知文學一等輩皆太守所友事者有司不得薦士推舉梗楠弗貢何貴官本爲太守知約民乎安知必趨約諭教猶未竭也用此以述興化條

吳瑞穀集卷十一

起張子高之議哉豈不固乎 天子問太守治微入對狀奉行德意無不敢盡者心也初至微如入晦室久之則明今明之然行未也其屬伏俯稱曰公之言上德之化也以公之行寧云未及哉誰爲及之智士可與辨物至人可與辨神明智之百已則疑千已則愕公之智萬億於人無數者也 今上睿智如日月其有以知公矣

代郡大夫送何太守公上計序

石里子曰余嘗讀寰宇志冀之平陽當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嶽之野爲俗儉有禮君子深思警戒忠告

有伯益之遺風焉靡不心鄉其人既聞青山何公居戶部年弱冠以氣節聞天下侃侃正論見忤權貴人高山仰止誠然儀心跂之以余樸遯之資褊淺守殘不能一通於時如遊昇之轍中每念君子深思爲法冀一聞侃侃莊語今年給事微倖無何何公以微守至傾蓋欵水之上願執鞭焉公亦謂可與言相中也既公治郡甚設而俯然深思時出正論以振提不佞乃深自喜所謂伯益之遺風者哉是歲冬月公上計於是部使者具書公之政授計吏以聞云微守單車至郡不携其家不備行李無所通餽贊潔已率人勤

吳瑞穀集卷十一

三

於職辦戴星出見星未已與於燎夜分臥堂上不入齋舍或夜不寢至旦事即時訊出立爲教判手不停筆不一涉椽佐蒞事深思如千鈞駭弩不輕發發輒必得考覈不失至精能行之爲諭先風告即負罰必行終無所聽中貴人豪長者無敢至治所然不暴胥使民而勤筆楚正性以靖囂靡自莫犯禁折節文學之士尉薦待吏殷勤甚備微士稱守正衣冠坐堂上竟日無出一浮語器宇峻整楷范嚴毅如千將之鋒氣于青冥莫敢把玩近而就之如荆山之璞其澤溫如令人輸寫其衷善政多此類向來治微者莫能及

計吏受牒乘輅傳先郡所屬吏具得其事於是石里子以聞於公置酒爲行賀

送周公任南雄序

郡之民不知尺籍伍符比山寇薶孽於郡鐵鑿棘矜發之不時士民躬躬然會故郡倅公以寇發難去比更倅天官閱材惟楚周大夫治雲間高第善祖述呂望司馬法大夫至出教曰爲政擇所先即郡置火之憂孰與寇士民曰夕望我紓郡患孰與寇智貴捷知所急也今思效尺寸與郡人從事宵旰以圖不逞息官舍諸有民事課進有太守公在上有兵事

吳瑞穀集卷十一

四

進磬折揖讓聽繼繼不厭牒請郡文學豪傑任俠材幹士長韜鈴者諮韜鈴長弓矢劍盾者諮弓矢劍盾如采拾焉一技皆有自見稍稍暇則與文學論性理學曰勵俗弭盜之原唯是已公世明經聞楚中而公明於大畫兵法閱廓深遠與士約會曰郡故阨惟崇卒立校閱如中行穆子法籍徒卒甲楯之數爲五陣以相離兩前伍後專右角參左角偏前拒口討而訓之臨質大閱授甲試騎士治飾旂施羽葆公戎服韋韎之跗注駕辦而出旅賁騎士從者帶弓韉先卒皆觀鑿鑿慕革挾喙芮抱弩負蘭持戟夾道列馳功曹

引馬筏筏蹻蹻映道路數里至于壇以色別爲陣五望之如荼如火如墨已乃載旗挺鉞以中陣而立士鳴鼓丁寧鐸于振鐸麾幢遂合萬卒盡應勢動山嶽訖事掉鞅而還公曰聞之小罪憚之鐘鼓必備蒐軍實所以警冠也不可不設父老嘆曰壯哉乎士若是無論狂夫噪諍長戟指郭矣而又令卒截白際之嶺絕桐浦之口令賊捕掾臨衢界而守以禁南郡之下任不兩月政威大著枹鼓不鳴民始帖席宴矣會制詔天官其以徵郡倅爲南雄守謂公之來徵以寇故旣燔不可久羈公南雄雄郡衆醜不寧趣治行徵

吳瑞穀集卷十一

五

民曰明府君至不兩月南雄胡得速明府君往氓隸等耳而何簡重乎昔杜正獻公衍知乾州不數月轉鳳翔二國之民爭之境上今聞民云云視正獻無不及矣銓部雅知公治效行又召公即雄人今日來望亡何又若徵人今日去思矣孫生曰若是得不以傳舍視治所何以厲所職卒功業吳生曰賢長吏至有可先聲爲治况歷數月哉召之速者故執政所以待天下之賢長吏厲世磨鈍其意固遠矣故論治如子高詆化條不爲不知政論任職不使久任不爲不知卒計孫生曰吾輩載筆論列郡時事公行於法得書

養之政於求芻飼寬之羈帶齊之月題不形其力則
唯予納之馬首是瞻進以靡旌退以掉鞅群騶知禮
如駭之靳有枹鼓而逸無善驚亂行公辦治矣公之
祖文敏公歷相四朝爲元輔偃菴公兩都冢宰偉業
駿功書于太常諸軍國戎馬大政條陳甚具公通達
國機諳練故實家學有自矣相門出相千里之良產
於渥洼公握衡秉軸步祖武而騁遠蹟信有徵也馬
政云乎哉某駘下辱勤傾遇聽班馬之聲遂伸肩衡
言之以續驥歌

送馮公任池陽太守序

吳瑞穀集卷十一

七

士習訓故語方書文具不旋踵運轂授之治民庸漢
盧彭之不齊隨地以業其所況如黃鉞白旄之間都
肆什伍以本其柄則亦劇矣然國之大政在民與戎
唯咸治所由乃在位自詭効功匪是爲不事事曠曹
務已郡大夫脩吾馮公少年魁梧有容進士上第擢
儀部不直意於貴人出判榷鹽維揚無何判徽會
上命督羅氏逋緝甚急部使者咸在會事日薄矣莫
適任此屬公主辦數日而畢國責以輸而民得不重
困發邑故無城賊以此覲心又屬公往賊聞風遁散
國人曰發城不易邑故多大姓介恃令不行公至責

以員程不兩月城成縣城不能竣功屬公往如婺而
集諸榷鹽督逋巡城功皆出內高貴然僅省費挈屬
帑人不與一錢以故民輸重貨而吏掾不得姦蘭部
使者列上公政以山寇熾宜良郡倅兼治戎旅乃進
公倅總戎治民事如故主爵數得公治狀徵已大賴
於公嘻恤之乃池介在西表隣地也擢公守池夫倅
與守班亞然倅非以高第最賢不得陟守公任不滿
歲三府擢命又得池守大有以知公功効矣公弱
冠釋書課即職辦度政更有鉅荷堅利於盤錯既睹
公雅性夷坦幅而不偏明而不炫肆赦是圖而不屏

吳瑞穀集卷十一

八

夏肆勞勩弘多不稱其伐固宰輔閎道也閎道居之
以敷材幹善政有本哉今上初縉大統拊髀思賢
類能而使與天下更化陟外臣工以卿相位則公又
首膺璽書其祥兆於徽矣

劉寧國弘宇君榮獎序

汪周潭先生作郡志則與吳季子俱語季子曰前是
御史大夫鮑思菴君撫巡山東通郵書訊予曰寧國
令劉君盧陵之良也爲金鄉師良博士今令寧國必
良令惟幸許焉予家故歙近宛陵比徙居儀心賢公
侯蒞郡服聞其德行而澤餘濡得思菴君郵書有虞

如郁公勇哉績之民當此時如寢關聯續然不得須
史寧公既治事參簿領給戶符平更役勤道邇每語
及民瘼爲之泣下邑稅政盡一灑濯凡何郡守公屬
植城公以民貧辭不可乃董工命日製城址從隙地
不毀民舍一甌甃如公謂之循吏也非邪善政誦徹
鄰邑窮里遐邇之子驛其聲吟之由是部使者敬勞
績令交檄稱勵大著治理聲矣夫獎書故多溢辭受
之有惠色故曰世之獎人媒妁之譽也即美莫信與
獎者猶丈夫佩蘭即美不芳豈不然哉若今部使者
獎公賢言也足以彰訓公受獎令聞也足以增美可

吳瑞穀集卷十一

土

不謂榮焉即 天子聞胡司馬獄必器公亟下璽書
勉勵徵拜建榮號當世矣夫良吏至焉德星雖齊歲
方艱而民懷子母之戀績之民孱民也地隘而不相
聊當國恤之際藉使形民之力其何以紓乎聞公家
食時即以名迹自砥擇交文學方正士而軌於道今
治績日進文學方正士敷襟論治即公循良爲聲祖
董生文翁之意乎余作郡志以與績程生校俱得數
聞公一日偕紫陽生來嘖嘖稱公之政諸經生皆文
學方正士被服德化公朝夕與諮詢者即所稱篤論
可信已紫陽生曰季子秉筆載郡事其有以記之季

子曰志條諸郡縣大夫任治所不得載治蹟乃敘次
爲後來傳名宦者采焉

送史大夫擢刑部序

史大夫爲諸生時以嚴毅正性聞諸生中讀史記慕
汲長孺王子贛之爲人更字贛孺既任欽令諸嘗與
善大夫語曰白璧不可爲君是行無能負園委屈從
事彼強項即可尚然毋將孫寶未能施也欽俗剛爲
氣即彊直行之起而持縣長短不少因俗而化政之
上品也孔子爲政見塗里之問即大塗里之問召公
述職當桑蠶時不欲變民事不入邑中舍於甘棠下

吳瑞穀集卷十一

土

聽斷皆因俗順治安貴彊遂爲大夫曰何知望上聖
之化然孔子七日誅少正卯召公對武王處殷士衆
曰活無罪戮有罪又何爲哉志士不以達易節君子
不因俗改行吾知爲欽矣既親事出教三老耆大掾
功曹底厲助令爲治斷斷守道擢抑強勢務廣求衆
瘼宣恩澤欽大姓嘖嘖然沮譏然雅聞大夫高名掀
然美丈夫不可干以私乃率邑子聽大夫化條英敢
犯禁既滿任擢刑部郎君子曰賢哉大夫能行其志
矣公車西海陽大夫郊迎謂海陽大夫奈此行何海
陽大夫曰彊弩之近貫兕甲其末力不能及魯縞強

有所不用也鉅闕之鋒能剽盤盂不可以刈葵藿剛有不制也君始爲歛慄慄焉強直自遂無顧忌莫不爲君難之竟行其志成不撓權之名朝廷傾廉公道甄大夫之績於太常無爲因緣而獨行著矣昔周文通以肅清異政卒爲有司所奏孟伯周羽翽之美好爵莫及明試之道比今世何如也今海內清平久盜萌漸生訟獄淹積非強直任事者不足以清幽狂蠲去民急君是行有弘濟哉然薛高陽歷位宰相食邑大國一切以爲聰明峻察論者謂器誠有極今觀君固魁梧髭髯偉丈夫而抱卓異不羈之資大有施於世包廓無極之器也道固委蛇君亦得之乎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延及四海應龍吐霧雨稱靈以詘伸也大夫曰龍蛇其身道家所尚苟園中方外祇見其昧矣大直若詘有省有不省耳海陽大夫曰行矣大夫以省此遊世搏扶搖而上之矣

送郡大夫張公歸養序

郡大夫張公治微蒲三歲會當舉最公曰余母早年喪先大夫幸今春秋高無恙予謝去得朝夕驩母無能拮据簿書間即草剡告休會發報報冠甚急公曰是社稷之役也奈何奉身去戒止剡不上入辭母太

吳瑞穀集卷十一

三

吳瑞穀集卷十一

十四

夫人太夫人曰勉之母吾念戎服登車往賊甚熾裨將領隊率皆驅市人行不可戰公大義泣諭士士人入舊請致師摩賊壘公以兵寡不許若賊萃於我卒必盡數謀後距不進乃周卒肅備終夜有聲當賊衝不敗賊竟不敢踰五嶺東休歛安堵皆仰而西望曰我公賴也娶守吏得擁社移簿牒倉庫民潛徙重貨不至重傷皆仰首曰我公賴也當是時旁邑守吏蒐乘抗旌臨發界整暇爲聲勢不肯越境外一尺曰吾守吾土耳而公獨與良家子數百人奮白挺當賊晝部署夜干振郡竟得安後賊復窺休境公以材士往抽矢敢一騶發斃其渠率扶傷宵遁論功品勞當有原之矣御史以事聞卒以失守發與娶令並論郡人曰而誰謂公道在即戰無卒即守無城藉第司馬穰苴能售兵法之揖讓乎又曰聞公欲告休久矣已草奏聞賊即白以去誰挽哉吳子玉曰若言厚公未知公公處此忠孝具是矣公今年裁五十有二盛年早有令名於朝固展采延登時也顧以簿書役十九在外不得朝夕侍太夫人驩即有公輔望其奚暇及草剡未上賊報至則思受祿畢能懷中鳴之願以母之孝子爲君忠臣即有慈君戀其奚暇重卒之郡地完

保而身得奉母以東即銜罪蒙罰此心忠孝不盤無愧天地超然長適矣至官擢與罷功彰不彰殆如條風時蠶蚤蚤一過惡爲增抑哉公在徽三年惠愛廉莊著于民耳目能言之忠孝大本也人鮮知者廼述其大致歸然不敢以訥嘯辭且發憤懣云爾

代太守公送張公還四明序

初余得守徽之命聞四明張公先至徽是固先達胡耆諸侯之選也抑諺有言不牛蹠是炙而蔡是問亦以歷年歲多矣當余結髮游學聞四明張公竊高下風之行惟是南北不相及贊幣不通既公爲儀部

吳瑞穀集卷十一

十五

爲光祿余尚執經膠庠當是時藉第積紀涉歲猶然不得一昔今即同官如兄弟離而習之涉二歲豈不良遇哉公撫循百姓有駿聲今年當舉最之期銓部擬擢公會壙賊犯婺公得檄趣往旣婺無賊不可守公竟以是罷聞者莫不喟公公無恙色曰待罪行間得乞骸骨奉母東他何知焉聞者又莫不稱偉公先是公數對余言乞歸養未嘗不以健言今雅見公之心矣夫進退靜躁悲樂之理聖人以無應之賢者達之其下係焉聖人之言曰貴賤於身猶風雨時至自適其適而已以故視取之地爲土梗爲甃盎與未甃

於地無以異其已成而破碎淋壞復歸其故也與其爲土梗爲甃盎亦無以異是固太上之德莽乎大哉不營其進不對其去不挂於內不色於外是謂達之公達者與夫火耕汗種喘息之時得休越下則脫然喜矣富谷中林之間非直越下休也公得筭贏矣顧余於公均有守土責猶耕之偶也不自意公獨首罰蒙譴何貴勛偶爲惟南北海之地後先之期以相值難而值也而今爲此別也公又不得以好往也公固達者而余何抒意哉廼援筆爲下執陳之以發公高誼如彼敘余之情如此

吳瑞穀集卷十一

十六

送夏一愚先生還蜀序

吳生曰聞之信僞者物猶不逆況彼此皆誠哉抑能信道者乎信道者不知親已不知疎物不知去逆不知鄉順不假不愛不夸不瘁自然而已即通塞榮枯能入其心哉諸論仕進通榮右契於上其始也則注文辭其旣注計功此其階所稟然也軼文學計功而上要以道德勿論已曰爲明吏奉令甲乙奈生所言聖人道何噫乎固一切爲俗然亦假言之未誠耳蜀一愚夏先生初遊學宮遵迹篤行雕琢復樸壹其性含其德齋心服形於事無觀還物而不惜恂目而

不昧誠所謂其天守全其神無卻有道君子也務乎自然不養私名藏乎無紀不知所以內不褻猜慮外不矜觀聽未嘗先是色以求知既督學使者舉篤行置秀才異等得以歲貢科計偕當是時即先生與諸同舍生較藝埒智有殊矣督學顧獨推選先生先生曰余何知貢於是一再辭不許補楚崇陽師三歲補大師休寧休寧非舉明經有介恃不可得大師先生曰余何知教諭何知休寧於是戒餽請士以贊見輒謝去早起衣冠朝聖廟徧拜諸祠日日益虔禮拜訖與弟子論性道而已至未久辭弟子請留部使者數

吳瑞穀集卷十一

七

書策勞問先生當是時即與郡縣諸博士論計埒智則又有殊矣部使者顧獨推擇先生以何主爵謂先生春秋高蜀去越數千里不可朝夕至又以先生數請告俾致學政以去諸博士弟子交唁先生先生曰余何知留又何知去若先生者豈非始終信道篤行君子哉先生治行數日不能具諸文學士持錢助弟子生爲立祠又多爲言贈吳生曰先生有道君子也視釋位如遺迹豈曰文詞云云潛行不空純氣不懟從心所念庚無是非從口所念庚無利害所謂三年未得一眴者未達其實而固且言之不亦淺與先生

聞之曰余何知祠又何知言而欲竊竊焉俎豆于賢人之間不爲鑿垣而殖蓬蒿邪夫至言去言信覺不語吳生之不言其深於言言矣

送望峯劉先生之任懷安序

劉先生以治詩爲學官海陽五年遷掌學懷安且行時掌學海陽劉先生暨弟子從於郊懷安劉先生曰隨躅而蹈易先路索行則蹟越埒抵植木而不自知也余不佞始陪柳君席今又得聽領理遵塗循迹幸以無缺今行也恐冥冥之蔽其明其何以教懷安劉先生曰余聞之知教於人者知教人也知助教者知

吳瑞穀集卷十一

六

助於教也是二五之於十懷安君得之矣無事余數計也雖然亦難矣余認認然懼矣莫邪辟問天下良劍也評其良者謂二冶巧火齊得剝脫砥礪以成其良然必本於正刑范刑范正則部刑而莫邪已闢問已不然金錫即美砥淬即工日試教之其何稱良哉今之文學博士刑范也夫人有性質美而心辨知然聽唱而應視儀而動無有異也以故諸爲博士其心宣明士不疑玄矣其心願誠士不漸進矣其心端一士不比周矣唱和者有應儀正者能動即士咸稱良矣反是唱之嘿也儀之隱也規磨之運其則必偏士

亦以類應矣君至海陽三年余至見諸士人治辨以明愿慙以恭易直而和部使者閱海陽士稱曰是莫邪辟閭之器蠶盤孟劓犀兕如雷霆之震無不能前也可知君之教矣刑范之正者也以是爲懷安後之以發先之以至何不易哉余得君日咕嚕以軌于正道見君遂遂而行卑卑而語揭心虛之扁周題銘戶牖退未嘗不若有得今君行矣寧不認認然懼矣語曰學曾未如脫贅具然欲爲人師余與君益慎其刑范已懷安先生辭謝曰古人贈行有脫佩刀者今聞刑范莊語真若湛盧可珍已敢敬佩之吳生兄二劉

吳瑞穀集卷十一

九

先生言乃紀之策納於懷安之郊使

贈司獄王君考最序

隆萬以來海內平寧久論者以防蔽孽萌起則道術難於除患何可不預鉏之以察在苛以明在切以忠在刻下以功在計多廓革之敝是矣於是欲久持之則隨識而塞民於兌道斯善救蔽之術也時方嚴驛馬法一宿之行必覈焉不行其野不達其馬其調習馬力矣御民如御馬而悍者不可弗制也於民之會逮行錄囚掠立皆以伏寇在側不得恩貸猶俎上腐肉任其贈裁絕命於箠楚之下往往然矣錢唐王君

以功曹授許州馬驛筴乘馬之數而節其力齊衛之間不容數日之行俱有以應之部使者以君禁原驅縶網惡去害是能制惡鉏民害也乃陟君於徵士官之任則見謂古者其獄一跽腓一跽屢而已今若盧少府屬官名爲亂阱雖陽和布氣鷹化爲鳩識者猶憎其眼甚哉士官不可以少習也即不得理出致生濟豈容過於鉗紐閹圜行中貧者助之食歿者助之棺物絞衾亦惟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於法者民也法者治之端君子者法之原有君子則法雖操切而澤下究矣今當三載上計之期郡公以其績上

吳瑞穀集卷十一

十

之兵憲公兵憲公以其績上之御史公皆書上考比有寬緩養名之論猥自發舒獨持之以平則外事汝陳時臬師茲殷罰爲奉王事亦可具見也是君之主驛奉意旨不變其故至於典獄亦以王鈇行事不易其常如此則廟堂之上掌王馬握金布令聞君之治兼用其有理者於議事之制不有隆蓋也哉余因某等之請復合於市諺皆誦君澤下尺則由茲課最而膺尉薦是攝是贊以錯注所治無不辦矣昔金翁叔輪黃門養馬公孫爲獄吏後皆以洪烈茂績顯名當世是資適逢時之所爲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今

非其時而隨課按職亦可以自見者君世家故百戶侯睹君雅都有容造次被服一於儒者語言則謀謀動作則思義自詭効功愈見賞拔不賞不擇驛馬之數丹筆之叅綜已爾其有上德通理之施乎而不佞所爲言言之凡也

贈陰陽司訓肖泉汪君序

肇自容成觀陰陽消息而代有時訓之官占斗剛所建定鍾石以更時使齊一焉國家既設司天之秩而於郡邑置陰陽學舍亦以順時而發推刑德因五勝示月吉於氓隸宣時氣也余邑汪姓著有潯川汪

吳瑞穀集卷十一

三

君道源幼習制舉業而明於陰陽之指在橫塾以談時儆爲學子所推及長謝去塾師而一切務陰陽家言諸塾興粥伏鄉選陟降離隕鳴响之應罔不具紀上燕京考明堂之篇觀弓鞠謀下之禮辨九門礪攘之術通知月令遂受司訓告身而歸邑令君東莞陳公謂司訓知明堂月令且有幹畧鄉用之南平陳公委君繕造齊雲太素宮萬歲山文昌棹模古水曾公重繕縣治亦以屬君而旌之曰勤廉能曾公少許可是可以觀君矣郡使君亦數見察舉有大役數以君往蕭公灌輸治河費徐公輸茶蜜貴王公委督畝

巖鏡捍振高公奏郡黃籍皆以君往皆以能肅給功緒見稱歲癸未冬令君江夏丁公蒞任聞司訓之能數下辭牒命之訊咸當令君指益賢之北年以來大稔斗米四十錢百物不至翔貴五日以風十日以雨率膏雨而日霽邑人異之爲上歲謠以誦令君之政而司陰陽者亦與有調攝功也君三歲喪父事母甚篤至即趣公展事越日輒歸朝母以大父父皆傍泉爲號因書其廬曰肖泉思以化肖祖父之德東莞陳公移孝思之扁表其門生平嗜義若渴歸禮如追而尤遵祖德爲兢兢日執前人家記遍求文苑言而佩服之是無忝其前人而肖其親之真者君於是爲能澡濯其源而明堂月令之意其支流矣夫泉之爲德汗垢以入鮮潔以出本爲善化君有得於此而思肖之何不至哉澆澆乎不倔盡能應逸若聲響而赴千仞之谷矣則明於四時之大順君誠得其源也豈如談天衍之於陰陽而徒涉之閭大也乎哉

吳瑞穀集卷十一

五

大鄣山人集卷之十二

新都吳子玉瑞穀著

廬陵郭子章相奎閱

江夏黃正蒙叔明校

序部

贈使君陳公再任吳郡序

吳郡甲海內殷衆昌大守賞俗非他郡比即承是郡視他郡守無如其廣侈丞所事事視他郡守無如其劇唐制官品吳郡丞厚其奉稍亦異之也以故太宰重司牧之選於吳尤重守以下必遴東其人一有調

吳瑞穀集卷十二

一

補其地惴惴然恐不足以當於東理况再以其人補必下甚愜民望上甚得於總攬而後可與此言序官大趣有二諸以己度爲低昂論矣至緣班隨課猶舉爲條非條所問則不省而其人宜於其地若民芒不加意此則注錯之不及者其有詳察省微微以爲智惟俾訾軼迹不隨恒常知其宜於是地若民而故不之補此則注錯之過兩者其通患也故仕之於舊所任鮮有得民心而爲再計上之序位亦鮮俾之再任循舊爲功如臨淮潁川之民遮使者車期必得請如郭細侯裴懷古之兩爲并州以畢治效億其上

下兩相得者蓋亦難哉東莞陳使君定菴先生初令我休務長厚之治撫民保教蒞之勤篤循理之政徹聲於南服時則吳民望之曰安得如休之令君令吾民也未滿期以憂行行之日休民扶老携弱號咷衙中願主君復來君我然竟不可得旣以最擢丞於吳吳民故聞陳使君已所見甚於所聞益大稱幸未滿任又以憂行行之日吳民祝之亦如休民及服闋竟補丞於吳休民聞除書益爲吳慶幸豈吾民之願祝不若吳之至邪抑主爵昔不能鑒其悍愚而今鑒之邪亦調調之日休故有令而吳適缺倅也休之士民

吳瑞穀集卷十二

二

言於吳生爲憤懣吳生釋言曰試吏不擇地治不擇民民之愜所願主爵有以慰民之願使君有要質以克復其所願皆未足以知其大也夫嫁而售於閭巷者貞其良婉仕而見推於故國者識其忠愿以殷度昌大之吳宦於朝者肩摩踵接今四相君吳居二又元相也諸爲九列爲垣臺省寺不可勝俚指熟諳使君之治行不啻閭巷故國然設一不當人心能以郡而委之再蠹哉惟百舉而百協於人方有是再擢而他日登崇秩當軸握銓皆是擢基之也且使君之積勞已久拮据於簿書已屢天子因二相君所鑒識

長者之治已稔則行登朝著之上雲龍契合積久施
遠八埏一視萬社同被休人吳人使君何有焉河潤
九里又何彼此之有是則太宰之所注用有至弘大
者夫惟使君淳耀惇大以章章於上下然也

贈望江大夫楊公序

余觀望邑大夫楊公之再宰望也不可以見上下協
輯藻東定孚應之合也哉昔管夷吾以聰明捷給者
令爲東國堅強以良者令爲西土一東一西若有爲
之柱置而不可移易者非期不同所湏異長也鑒拔
之有夙定而然也而魏相河內黃霸潁川陳蕃樂安

吳瑞穀集卷十二

王

皆再治之皆有以慰民望統如之歌悒然之誦若有
爲之絰係而不可解者卒諧復來之願幾幸之至亦
不違之矣是蓋考操業於疇昔校始終於信効上之
人有徵表也食循理之舊德注長厚之類味下之人
有追趨也先是余聞楚有孝廉楊公以行莚並發上
矣旣聞公令望邑治爲三輔高第余邑金德等賈於
望得公之政詳則稱公之初至滌除與民更始律身
廉莊自條編之經費行故有錢用費耗一切罷去兩
造訟者贖以金分論之無入金遇水旱歲或不登每
捐俸錢於貧民無以自振業者民疫作爲之省憂齋

滌行禱施醫藥往往務在成就全安而不爲威逞諸
如厲功令復孝敬重農通商起頽補敝燭幽隱勸元
元崇鄉閭之訓不可勝舉二載以持服行民飲食必
祝君侯復來終幸我望之民迨服滿北上天官太宰
雅有知公之政在望民不可解者仍以令望民得檄
喜若父母再造我而公亦忻若復撫我舊屬子弟政
惠益有加於是桂史龔公蔡公李公前後以禮幣亟
稱獎焉是上人之於公有夷吾藻東之定民之於公
有吳郡順陽之懷而公以上埒於魏黃公等之譽命
可並美也不亦三輔時事之膾炙於人可紀載者哉

吳瑞穀集卷十二

四

上人之知公愈久而愈定當如魏黃之再爲州而入
拜相者待公行有特招使者之任也下之蒸庶愈久
而愈合如河內潁川之民值舊府君登崇位其所蒙
嚶咻視之八殯九州之民當益殊矣余因金德等來
請言祝公乃爲記曰若茲上下之合邁惠心惠德之
符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

贈大師少圖周先生序

先是潤州少圖周先生之佐功令於安宜也道教舉
行矣宰山東韓公見謂公材無論廣厲功令實可與
政乃以事之聽焚不可知者訊之先生獄訟之不得

左驗難奏當者質之先生及河功興以渠溝之難就績者又屬之先生先生皆有以報聽獎者以白無左驗者以直渠岸之善崩者以就用是舉名大起君子曰先生其何道哉先生之言曰夫爲政者豈必攝權恃勢操予奪之柄而以行其號令邪自得而已自得則人亦得我矣爲政爲教又焉有不得通其間者乎所謂自得者全其在我者也天地宇宙一人之身也審于符者物不能惑察于辭者名不能耀無訝無訾與時俱化知彰知微以物爲應君子之學如蜺幡然遷之而已六載來長功令于我休寧大誘進飭厲陳

吳瑞穀集卷十二

五

齊風魯頌以教每月會進弟子都試之登堂盛升降揖讓趨詳之儀無少悠忽故有學田之入一切令諸生司之無一緇染以莊見憚人不敢干以私大師之嚴模倬範甚慤也邑士靡然鄉風矣令君江夏丁公見謂公宏博而方正無但廣飭功令實可與政乃移科條於橫舍中諸弟子有謀進者必經問於周先生先生可始以課進民事有關於學庭有繇於士人間問於周先生始得以事問諸鄉飲禮所請三老必周先生可始得以名上當比士由縣上之府令君亦以訊之先生先生俱辭謝曰飭厲諸弟子某職也弟子

之課民之課則弗敢知至三老之詢尤以利孔所在即知其入必變叟不避若富人翁則不敢知至於士之督郵板以進三適謂之有功三不適謂之誣詎容預聞君子曰何先生之有爲於安宜者而皆雅遜於休寧先生自得之論又何殊焉子玉曰是可以具先生自得之廣道也蓋先生不難於爲而難於不爲不難爲於安宜而難不爲於我休寧爲否殊致靜躁異區節適之當先生蓋有神明于其間矣傳曰誦詩書者期於通道略物不期于洪範商頌貴自得也夫智全則動慎材該則發遲可以具睹先生自得之廣道矣由是令君難於先生之不爲不可以少翫憚也大稱偉之柱史君又大獎禮之皆於先生之不爲有嘉異也子玉侍先生嘗見事之有係於學之大體先生斷斷言之而直諍之不少權撓如古大臣直諒之風焉則行陟於廟庭而知大有爲者在

吳瑞穀集卷十二

六

送王先生之任國子博士序

博士掌通古今蓋自六國時而盛於漢冠兩梁服佩掌以五經其博士高第得爲尚書亦貴倨矣以是務得後行清醇卓爾茂異者無論兼崇載籍窮微闢奧如督郵狀也國家設官重博士之選其制沿革乎漢唐

而逾慎焉擢是秩必明經高等其博士高第得爲御史尚書諸郎蓋以制禮通書當優之也 今上初即位大閱方嶽郡國臣工功最者擢之而國子博士之陟惟王先生一人王先生家世關中故多茂異之材而先生早有名諸生間以言詩稱大師偕諸士上太常而先生衰然爲選首莫不擬對大廷策甲科高第也既不合而受邑博士 今上即位之明年以邑博士上春官又不合而遂擢今秩云昔人有言博士之官爲天下宗師實教本也第以倚席不談曠芸弗治持論菱滋乃爲名之逸象未出九共並行膠膠

吳瑞穀集卷十二

七

滕口浪說書名好尚不同南北殊語又者秦非吾友藏以待求飛仙收幔異邑標籤徒矜夸咤資治理經術不明如彼逢世好尚如此則雖通書脩行似洛陽生何益於殿最哉昭代經學大明歸往盛德

今上聖齡最富右文左戚日視經筵四海之內序室如林俎豆莘莘固盛文之世也而又明於擢陟之選先生以明經高行而立學府佐司成如康鼎解頤殷亮賜席行見特命臨之矣夫一塾之教即天下之教一縣之師即天下之師也先生爲諸生居右塾時則爲關中諸老縉紳所推尊於賓席之東而帥其里之

餘子讀法以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稱大師矣而教諭休寧爲郡太守御史臺所知勞書交稱之先生帥其庠之士如右塾時明經以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而戒之稱端師老德矣今博士太學帥天下之士見大節識大義明經以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而戒之則爲所知所推者愈大若公孫以容貌甚偉待詔金商而見知於主上博觀以章其名矣

兩淮鹽運分司南川張君序

自宿沙初作羹沸盛廣隨地成沃與海分功列壁布

吳瑞穀集卷十二

八

璋譬於近寶安邊足用自然之貨哉土德流瑞各有所王夏則青州周則安邑而今則兩淮課幾二百萬負海之郡漉沙熬波千畦一色霜稜百里雪花萬鍾權利滋而爲罪梯不在胸邱勞徠有意者其救民急乎隆慶初年 恩詔貢高等生郡縣各一人眞定深州則南川張君推上太常拜職判兩淮鹽運司事初下車則以吾家漢尚書林有言鹽食之急者雖貴人不得不須然不有能食淡者乎乃厲苦節絕甘分少糲十糲九不厭焉衣則中帛以至檐褕皆布爲之家世簪組先公農部公君貴介公子能剔厲如此佐權

鹽之政一遵令丙脩牢盆謹衡石不肆意於身繩欲於民自禹筴之商及亭戶鹽丁皆有惠政歌誦之聲遍於海壖未幾持農部公服歸既補郎選天官謂君惠政在淮海未竟且財利大府非君廉平曷稱其位補判通州分司治鹽政如故夫粵人使爲鑄者以閒其業也窶數之子不使主鬻鬲不可以見法膳也況財利之司而君再至主爵有以燭君矣君視前愈勵爲自奉益約御鬻筴之商及亭戶鹽丁益勤惠儀真曹掾有以商若干人懷謗言者思沒其筴騎斃之事上君爲微行得掾枝害狀亟白於權鹽使者奈何掾

吳瑞穀集卷十二

九

諼而乃諼商事遂寢輿論稱快部使者下獎書若曰拊循鬻鹵萬鎰稱誦久處膏脂一糜不溷時人以爲知言會歲大侵海不出鹽鹽丁揭竿群起鹵略兵使者遣兵校疏捕鹽丁持劍挺相向君曰民急爲盜可諭不可劫部使者屬君往諸荷戈者望君單車至皆投戈伏地叩頭謝曰我父母至活我奈何復爲逆節君亟請出穀萬餘鍾賑之遂以寧謐海鹽亦隨出昔漢馬稜守廣陵時穀貴民饑奏罷鹽官以利百姓載於史記若君之解難賑饑尤爲烈哉傳曰紫者不觀其寤觀其富也才者不觀其常觀其變也處膏腴而

不自潤當倏忽變起能靜之斯可以觀君矣鹹性至枿而聚莫斯鹽之最靈兩池生乳賜名寶應紫色澄淳字妙文章戎飴見珍印成擅異旋涸旋復或渚或汨在蒞職者有以平權之也以君廉平之政進而理九府於朝著之上論道之地兼鹺務豈特飴散益盈利倍農穡鬻筴之商及鎬戶鹽丁誦之已哉足爲朝家通財賦之源洪於海渤而大布之也君家食時以孝友聞而研心於物類鹽之文理月望陰陽鹺鱗鯢鰮所辨者因人之海假之名有海之國其大曆所詣者王新建之疏通奏霍宗伯之議利獎又所參會者兩仕而皆以鹽筴著聲不亦與其本事也哉余過淮陰藉於諸君吾子皆誦君之政而吾邑尤甚汪太學允光氏請紀之豈惟鹺政固綽乎立業惟敦之風也

吳瑞穀集卷十二

十

左橋黃長公序

余邑有黃長公春秋六十有五矣吳子王爲之敘傳曰邑之南垌數十里多富厚備於禮而挾餘贏以矜鶻庶之靡鮮然成俗有三焉即稱閭丈人尚仰機利以務奇勝揣微射隱恒謀鋒出不釋餘智矣諸務遊閒雍容飾車騎冠劍設鐘簴撞之郊雉皆响誇詡以

娛至善養私名或託義趨人或借聲自辟悠忽而懷猜慮借不盡然以大氏爲本距邑治之南十五里曰居安里系出漢太守公積之後元至正壽公由五城徙居安有仲餘公者永樂間舉乙科拜行人流譽業語曾孫南潭翁材智弘遠起鉅貲如山余爲義路記亭闔碑具載其事黃長公翁之伯子也名廷璧字克用幼時即稱善少能棄幼志里之長老識之曰是不揚蹠草駒之時而他日易擾於良御者及長身長八尺善畫壁事知能流通各悉其備而得於書往古之跡爲多云長公每至都會訪其地之異書上志金石

吳瑞穀集卷十二

十一

之錄古圖繪輒探囊中錢買之不計凡五百緡稍陳即出書危坐而對之正領誦之怡然若有得每以手其書而行違不悠悠慚於影乎而務立是絀非以從事也迨伯子正芳拜臬參軍仲正奎遊學庭叔正蒙鴻臚皆有方聞季正槐早世有孫夢麒方請肄簡諒第五子正格亦垂髫矣而伯孫夢俊入太學乃以賞產分諸子若孫而稅軼里居闔閭掃軌坐之所置書隨閱時鴻臚攻古文辭構閣貯書長公登閣披閱暮薄始歸無日不在是誠諸子不關聞家事於族屬之大體則爲教順施續天性孝友務行祥善生平與人

無伎懽予于然不立倚慰之行即與人貿易未嘗設機械取一豕甲之利積心委正而不過切見人一善不記其百非義可以介恃信可與要約蓋有長者之度焉每閱書至相彼益旦之諺曰彼鳥之微人尚忌之况人而可過切爲是長公有得于書不至紳之束之書言之固然已爾善於天官地員九宮三基之數而不爲襪祥以咤於人時或郊行四顧浩然如適人莫測其涯畛也吳子王曰無論家世富厚即縉紳先生已誦通登仕而視書弁髦之矣黃長公身處脂膏而不多暇日以佚焉然又不自爲名耀外言禮不相言易不占縛抑自下其視謠俗之大氏三者何逕庭也以是遊於塵垢而不溷得之曠邈而不寂

吳瑞穀集卷十二

十三

贈戴營州公序

蓋京邸之遊將皆必有除館贅聚焉隆慶以來邑之紳縉士一時矯翼接翩起家遊京師如粉榆巷然有戴公仲武者以鄉邑聚此矚有會行有祖臨存有地質至有期不爲之處所何以聯鄉國之情猶一體也首捐貲帥諸鄉人之在京邸者買善地立會館仕籍至今稱大便美然生不乏處當令歲不轉尺又出貲買善地爲義塾以待斥土而時出買棺錢收物故者

是公未仕而施爲若此既授營州衛參軍與順義分曹而治大著政迹順義之長吏輒屬公往衛尉告謝亦屬公諸督漕輸征繕巡功勾稽營田皆以能著聲會督學使者龐公校士順義嗒唼聲言入馳蹂衆駭駟公授甲劍挺備且出私金以餉士令曰若輩勉之吾當以營陽之郭爲基嗒唼聞之竟散去不能有所得龐公大加稱賞移檄勞之大將軍譚公劉公皆知公曉暢軍事不復從中御而順義令周公盧公曹公前後皆藉公以展錯爲多監司將大尉薦公而公求免去曰旣不能如祖氏安且建式遇之功亦當效安

吳瑞穀集卷十二

七

道厲操東山已耳去之日士民相望于道臥轍不得行公諭意曰吾兒文德以弟子爲員占籍是州令與汝士民相繼好猶吾鄉邑也顧余三視邑政兩總衛政一切謝絕贊餽不受至食物輒平買以錢所食飲惟營州水耳不可無錢以酬水伯探囊中錢投之水以去逸史氏曰余觀營州公豈非良篤之行卓軼之材並施者哉言一朝之便者無終歲之計懷飲水之介者乏應變之功營州心與事謀節與才合使得計相之位以究其用何不可至哉程文學際明則稱營州羈貫習經術博通諸家談堪輿祿命奇賁之書罔

不奇中平居若無所爲不恃己以點人有所奮起如風颯之撼鴻濛莫或當之嘗白祖氏瑩見侵於歛之權貴人不爲撓及與二昆出分貲不言多寡田不言肥磽能比順殷篤焉當其居官欲有自見及在告家居足不至城市構林下軒講耕道無異於田更輩流也邑侯虛三老上賓席召謝不赴若營州豈非良篤卓軼之君子哉夫能虛其中朝市不喧有欲於中崑谷不幽吾謂營州固無所欲而遊於虛其人也余未目擊公而與公之諸子厚善習諸丈夫子而得於公多矣

吳瑞穀集卷十二

十四

贈郭仲公受禮部儒士恩牒序

蓋天地成位君臣道生而臣之以禮設者率所重起於遂皇而大備於周禮官之屬下士府史無慮數十人以禮彌廣而士彌多士之觀禮其間佐鬱佐鬯典同典器風化謠俗鹽米委瑣非府史之倫亦蔑云焉明之設官取士多準周制而禮部則有儒士之名巾服如弟子員有禮善爲容者爲之值大比士則得入比歲久則得授流民職然非篤於家行世講業者不能與此余得侍西昌青螺先生聞雲塘翁晚年構巷口書院以課諸孫時與先生同肄業則有從仲公螺

南君與俱既先生貢上春官接經內史書而仲公遂去制士莛不復講而時時講明五禮禮記正義有言易道既彰禮事彌著則禮亦易之流緒與今年先生宦留都而仲公來官舍乃受禮部儒士之牒是時康君用光蕭君汝迪來言於余曰是固仲公素履之往也惟有言之以爲仲公壽余惟百官之號或象其微或因其事尼父作書推十合一爲士十者亦十際之禮也即禮官之屬當有思其事乎致明而約甚順而體何不可至哉彼登山遠望而近不知入室近觀而遠不察論禮者不免並見訾而仲公不然矣

吳瑞穀集卷十二

十五

送任山父之任興都留幕參軍序

蓋任君山父初拜典客郎也會天下計吏用賓于王典客郎主進計吏畢能惟勤拜職裁一月天官上書薦典客功最百倍之臣也數月即典簿南光祿其在南都也供奉祀事惟謹以長於詞賦介請於諸公間甚籍也不二載天官氏以光祿郎材文武質有之焉乃擢參軍興都留幕乘輜垂綏過家邑里諸文學賦詩贈參軍之行子玉曰昔尼父稱用人爲治罔治賓客鮑治宗廟賈治軍旅以三者國之大政今觀山父之爲典客年方弱冠而當紛劇具見百倍之力至爲

光祿也志通而好禮篤雅而有節田燭易道而質明行事樽俎之飾足以折樽參于保介之御足以銷萌執膳之恪足以受服是爲內勝之而比之堂上於是有參軍之擢以材於桂國有爲閔之矣凡冠帶之地舟車所至無不撫委而服不用象譯欣覲方數萬里即觀之全楚方城之外四封不廉百官得法掌故獻興何材於桂國而用之何利機之發不差以米而籌之中也然鎮之其無事爲之其未有是爲治戎之上節也何有赤羽若日白羽若月當一隊之銳乎何有添養之野縞衣白冠而談說乘白之數於帷幄之中

吳瑞穀集卷十二

十六

乎何有扞關之距新城偏守籌易危之功乎何有桃弧棘矢王事之供乎乃知負東海之勝奉天子之明制不至有離次之典可知矣實父何材於桂國有所寇艾而用之也顧山父以八尺之軀矜然環其視千夫顛恐固干城之資也況有堂上之筭內勝之具哉用典主客者典主祀事用典主祀事者典主東地鎮之其無事爲之其未有巍然爲皇都重鎮暍塞之夷莫不聞望而縮甲即懷雖乃而天下爲勇矣是得其爲材三也以材于桂國而三用之是察其所爲材三也人臣之事君也居者無載行者無懷山父其亦

盡其所爲材而無懷之矣興都故郢中歌其間者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彌高之曲至今有遺響亦詞林之石渠也且爲 肅皇帝故沛稱興都焉信於石渠無擇故未有爲翳其風烈以致五客之草著山父行爲壑刈之大振全楚之聲折衡樽俎之上質有其文武焉山父行矣君仕歷三京採湘蘭而作賦功名著繁孟銘篆列壺鑑斯其大者乃于此乎在矣

莫廷韓序

比以文學應郡舉則雲間郡首推上廷韓及入校開督書板乃莫生牘不進何督學御史君徵郡國高

吳瑞穀集卷十二

七

等生六人復推廷韓上至留都廷韓故知名傾一時所交盡其大父行諸公造請廷韓日十餘通記戶外屢幾滿矣會雲間郡以缺一歲貢經生請御史君曰歲貢科故事以次上第缺者良宜高材生補比漢世方正博聞之士諸博士官擇可者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其以名聞無論次於是二千石又復推上廷韓瑞穀氏曰廷韓之燕中當取高等第名施天下矣夫貿奇貨必帝室皇居畜非常之寶者能識之廷韓所挾固奇甚然今見試矣余讀莫氏世家言自其高大父而下仕籍凡四世而外大父楊氏已三世仕至大

官矣廷韓每嘆曰余家世傳業以明經顯而雲卿益約外家世間右文明政聲而雲卿不任爲吏内外世烈皆當余身也然莫氏仕四世而三世以歲貢科起家惟曾大父以弟子員舉南中策爲第二至長史東昌其高大父以高材生貢拜尉史比叅軍秩大父儀部公貢以試第舉南中尊公大方伯公貢舉燕中亦策第二父子計偕是歲方伯公奏籍太常於是儀部公遂棄去不對公車而以子功拜尚書主客郎云是莫氏四世皆歲薦通仕籍度無不逕是以遂者則廷韓自是起家而射策舉甲科高等可跼足俟矣且家

吳瑞穀集卷十二

六

世以傳經名而位未大顯方伯公文章大著名當世其治官民皆有廉節稱以盛年即引謝未究宣厥施固知莫氏世德必於廷韓以發其所未盡也漢伏生家世受尚書叅軍公之發迹同於伏生至如其孫以尚書徵及湛拜相亦當如後之末孫有在矣廷韓能讀三墳五典之書並依古文開其篇第凡河南所獻大桁市所奏維書周記大傳中候皆其博核尤好奇字聞蒼頡北海墓中石室記文嘗心稀往焉爲畜已久其弘發之大甚宜哉藉使廷韓以少年即奏籍慷慨有所度立未必所挾之奢且奇若此今其學大成

而後以發之其言曰大丈夫居世貴行其意上奉知已豈容自限迹其言足以裨補時事者也今元老數公當軸處中亟求奇偉之士固合表見焉自詭余無能爲役然知廷韓則深矣

贈監事程君允吉序

蓋監事君允吉以道爲應乎能委然成文以進乎能宗原而達無不宜乎能家行脩而別爲制乎則多士之中名聲及之而宜是何也蓋監事君每念父鴻臚公早世則曼而餽代畢而養曷若以令名養乃與仲鴻臚君允孚日相砥礪以樹令名見謂施之國必先

吳瑞穀集卷十二

七

其家而監事君之脩治於家也不以少快達道不以斯須違義整齊聽決百務不留恬然如無治也而於祀事尤甚帥宗屬修佖山祖氏墓歲時臘臘以貌其生祀禮之凡相與致隆之而宗屬之盤者立息惰者遷化其大動也眎之徒誦數之儒豈不有聞哉夫光祿掌酒醴膳羞之政供奉祀事以朝夕視君膳也今監事君之居里中足稱備家恭敬傳約盤旋揖讓賈有之矣則由太學起家拜是職也豈不勝其任而有餘裕乎夫以光祿美階初由郎選鮮能得之者諸得之多取充位鮮有奉職事惟謹非其敝然與今海內

一統伊尹所謂足以具之而監事君行蒞其任平而不混順而不阿質真而素樸閒靜而不躁言禮以飾俎實有容以端象表孝敬以樹長厚謀慮以燭微幾百務畢具其齊甚微皆有自起朝夕佐視以當德意今上當爲加膳置酒以勞監事而起家太學登秩者莫不願如監事之郎選也夫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名上聖猶然則資適逢時推其所欲達足爲天下倡無論備家已也昔東方生論得士展采以仲山甫爲光祿豈不剛柔之節若能當之哉以觀監事君若非所及則剛柔之節君子於此具知之矣

吳瑞穀集卷十三

字

送大行程君允孚北上序

今夫受冠帶之國廣從數萬里傳譯而朝大行主客大以禮陳序於間得觀盛世之雍容寥廓之士拜是秩也豈不愉快也乎然家者所序也天下者所以序也孝悌之至達於家通於四海觀上聖之治北發渠搜南撫交趾莫不慕義論者以爲道嬰兒慕桃之魯司寇之化要之畋漁分有親者得多積正之所致也家之於天下邇身視家又邇竟不自克於庭戶之內心居魏闕之下亦不得所爲序矣縣道南牧泰塘里大姓也家世文獻今有太學君大行君伯仲益專承

之以父壺山公早世慮得朝夕待母爲人子如此也
母不說一不意爲人子如此也趣之北於是二子勉
行矣太學君通名爲太學生大行君拜南大行視篆
旬日以言禮善爲容稱會 今上即位覃恩兩都臣
工大行君得封拜其父母勅丁而母訃至今歸持母
服讀禮之暇務樹大畫以王制三年不呼其門順其
志之不在事者而禮事事非順乎於是表余山祖墓
歲時告族尊老講禮於墓祠中見謂有力者賢恭傲
者尊俗之敝也乃書憲書教品而兢兢彰揭祖德載
之餘書使後人湛思而有省其於孝念亦極矣由是

吳瑞穀集卷十二

主

入而上贊 天子以禮陳序賓客掌諸侯歸義蠻夷
若虞魯之化夷裔慕義慎潰氏自遠其後經通域極
豈不知所爲序哉昔詹何論治謂本身不可對以未
童子有言志爲質物爲文質文兩備然後其禮成禮
者庶於仁文質而成禮者也程之先忠壯威悼防禦
泗州家世材武至宋以文著郡中 明興程太史克
勤章矣今大行君之族相爲左右以成文采詩書宣
其志禮樂純其美孝友實其行質有居文文有施質
於大行君睹之矣大行猶然右志而左物居服舍粥
身苦思湫然清靜衰經之色今北上也過父母墓哭

酸如初殯時其孝念之極矣以往典客盡精神而趣
闕下相爲贊禮以成文采豈非質有其行以施乎固
方正之選也今仕路清明壹稟於材行不以官隨愛
惟當者處之用罔天下寥廓之士而總文質眇論獨
化於陶鈞之上我郡國左司馬汪公以文心德華相
左右謨誥之閎道術之矣而大行君雅通好司馬公
鄉國之所明知也而今之行也質文兩備知有以當
司馬公爲先游之必顯重以示天下余言何等也惡
能爲璣壁之容顧大行君令族若克正仲木諸君嘉
大行君之行孰常可而言謂鄉邑之士能觀上國言

吳瑞穀集卷十二

主

大行禮望之乎季子願委之如此

大鄣山人集卷之十三

新都吳子玉瑞穀著

廬陵郭子章相奎閱

江夏黃正蒙叔明校

序部

贈大司馬胡公序

東夷既平大司馬胡公曰臣以書生荷天子威靈得盡力行間生平願畢矣臣西歸衣大布單衣着田間冠掃先人之墓乃上疏乞罷上弗許制詔司馬昔在周室畢公毛公入爲卿佐周邵師保外爲二

吳瑞穀集卷十三

伯外內之任卿寔宜之何嫌何疑而有是請旣連請不已許以兵部尚書兼都督府如故致仕公得請即日趣行郡人聞之喜曰公福也公福也郡人謂公至必材官蹶張前導太守以下郊迎衛都尉治道爲邦人寵及至微服歸私第杜門謝客益謙讓不生貴甚口不語平夷事吳季子曰司馬公善居美矣鄭生問狀季子曰古昔元功著史記唯留侯汾陽公完名全美以從遊赤松置閒散二公明哲鑑之矣夫惟海內其所出故能大故器之小者不足巨載當公在浙上島夷大入諸郡萬家鈞諸藩府帥臣迨不知所出

公顧談咲樽俎間方徐會投欸衆聞帥失色氣爲奪公起摩會頂顙撫之如擾犬羊當是時莫不愕服公能折熱夷心旣擒王五截陳東平張璉每一捷書上上甚嘉獎左右呼萬歲西戎聞之莫敢南窺公有社稷功何暇論繩墨之外顧無德色口不言功恂恂折節禮下多所推轂士唯日不足人以是益服公之度去年人有言公逮入在朝之臣自大學士而下交章前後留公天子獨知司馬功自臨問司馬對曰主

吳瑞穀集卷十三

二

東大河中必產卓犖鉅材嘗按郡春秋汪越國而下不可多見彼其時當隋季人懷亂畧越國資適逢世成干城之烈固已奇矣况今時清明冠帶一統一旦發難乃能策建奇雋凡東南之州悉賴以寧六州保禦相方有間矣公居故越國里以故郡人謂公功川嶽有助埒如越國余迹其時以言殆過之矣况能謙下爲名不傾倨其功也哉鄭生曰信所稱余得之詩矣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公之功也又曰所謂伊人於焉逍遙公之智也

贈郡大夫張公序

吳生入謁郡大夫張公聽教數乃出而却行諸生問曰公以名世宏才辛丑射策高第初命即拜祠部郎今二十四年最爲先進而序位處僻特立後起者皆過越之所爲貴鏃矢爲其應聲而至終日而至與無至同射策甲科仕之矢鏃也今公引籍踰二紀而官至郡長史矢鏃之利固如是乎吳生喟然興嘆曰嗟乎此公所爲吏治高第也嘉靖初年上詳舉四方文學賢良一時仕路稱爲清明既權貴人用事諸所欲與則賄埒資所不欲與則曰儒者滑稽不可軌法則又曰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由是仕者皆求希

吳瑞穀集卷十三

五

其欲上之人亦順以應之欲某官即得某官欲某善地即得某善地仕之便捷莫甚於此一時陞陟之法直爲庸劣者權資已公是時以四明年少一試舉浙高等再試冠禮部補禮部郎籍第少因緣比如順風以呼易易矣顧躊躇不合在當時爲捷徑在公獨爲鈍資何也豈非以古道不易捷哉公爲人質強衷誠本之直中不負園翁詬詬如此即欲不鈍得乎夫少年甲科高名禮部重地值易爲關策之時兼此數者獨弗庸弗達非有獨行邁軼遲於宦而捷於道者哉昔潘岳竊拙宦之號然岳非其人惟行古人之道遲鈍

不及事若樸樵者哉可與此於公實見之比來

上大鏡純粹博觀洞覽大明黜陟之典天官奉行德意大賢高士苑在下位盡擢顯用之是固公彈冠時也公雅故喜士今者入謁公執禮甚遜相與揖讓爲賜清燕之問曰聞之善捕行者先嘗藥言余不佞以遲鈍不能通時病固多矣君肯以藥言聞於我遲之病不余肅而對曰公爲禮部爲光祿爲州郡爲比曹嬪十四任不擇地缺望不因官易節固備嘗之矣如秦越人醫隨俗而變無不適也比聞公言曰人臣事君遲速遠近唯命之從與其巧捷不若拙遲公真有

吳瑞穀集卷十三

四

道之心也哉夫知道者驟不爲疾遲不爲徐善應四隅還反於樞公固深於桑池之秘海內望公速至以起痿之疾而公何遲捷於其間又何俟藥言之聞余介者又安能言捷諸生欽然曰邇睹公治郡方畧大有得長養之要不知有捷於道如此食先於上其得味少言先於上其得味多吾子所述旨哉公當有味其言之矣

送郡大夫李公上計序

先是縣都曹蘇英敏等請問縣大夫林公言植城大夫主斷行之見成勞矣明年大夫擢以去郡理李公

來督城役按簿程功不弛不擾數月城就君子曰是役也匪縣大夫曷倡匪郡公曷成二公之功與城並久當書藏之記府又明年公上績於天官蘇英敏曰縣民利賴於二公甚厚縣大夫旣以命召入不得留今公績書上行且擢矣何以省憂吾民謀請闕下借留李府君吳子王曰昔簿姑奏績而過歸補袞韓原之功集韓侯受命舉茲以言則公之擢當不可挽也英敏曰旣不可留不可無言紀所爲治狀藏之記府子雅受知於府君當有以言之以明休德子王曰自久任之法廢而不講郡邑長吏爲利圖物監司覽

吳瑞穀集卷十三

五

示挾一時之期守令無卒歲之規視治所知傳置暮居而晨徙其所夙夜一切取速擢已矣遇有人役創剝之勞則謾曰非司牧氏急也閔閔焉恐一日羈絆其官而不得速去往往若是矣休故新安壯縣平廣夸靡不可無城建威銷萌之至權也明之興來守土者因仍莫有緩頰及城事即及鮮不以築怨爲解林大夫經畧是役衆多獻疑大夫不錯意爲之公樂總成之官不知費民不知勞有如唱睢陽以節枓者集事不愆善終善始即白公於鄭國王景於張汜無以加於此公施善政以遂群生弗能勝紀六邑之民

靡不獲福吾休所利賴尤大宜吾民於公之行計所以伏道臥轍不可但已余不佞睹公之政詳其大者非直此也顧蘇都曹之請重城事畧論城之役如此英敏曰聞之有熊氏因封雍父而名雍城堯因唐侯而名唐城有君子名者有俱利名者茲成城林父以政最召入爲上所簡閱拜御史府君今又以最上是城不當以俱最名乎子王曰釋名城盛也盛民盛受國都皆盛也二大夫以盛民爲念而名非所知民以盛受國都祝主君而歸其名斯爲兩盡矣

送少尹徐君之任建寧衛序

吳瑞穀集卷十三

六

明興高皇帝定天下官非同姓都甸之內武功序三等食邑大國數千戶宿衛長安中然文部得以譏切劾奏外若省臬若郡設都閫設衛都尉尉俱領於部刺史郡長吏文武帥以相鈞制形錯相臨衛有經歷司其官以通曉吏事知文學者得與衛尉亢禮尉舉衛之政以聽諸簿書錄省屯營糗糧戎馬機務歷俱得與聞知非如藩臬如郡其歷望承顏色局趨苟署鈐唯謹而已此高帝法以尉故先世遺功持梁刺齒肥鞍馬弓矢是業不有通文學吏事者相與廁其間或驕奢怵邪臣計謀不能竟無過澤流枝庶

篤仁義以奉上法故爲置歷以軌于制加惠無窮嗟乎微哉比東南不寧倭夷竊發入浙入吳今又入閩銓曹選長吏其海壖一帶郡縣多簡有材力優幹畧者衛爲兵戎之司尉以下千騎百騎屬籍世代不可如何得陟除葦葦一歷銓部率尤重其選浙徐君以文學士貢太常補休寧丞明習吏治善幹理歲乙卯倭寇犯微之羈馬君乃閱胥徒及良家子弟能控弦者分爲隊令鄉佐掌之爲守禦計縣民賴之明歲丙辰佐令長林公植城巡功唯謹部使者行郡問丞甚奇其對謂尹子兄文武具材不可置閒散地乃奏補

吳瑞穀集卷十三

七

建寧歷君子曰虞詡非朝歌無以見利器王渙以溫之績大著吏聲徐君是行遂其功名矣建寧故閩越地倭夷嘯聚傍郡枹鼓數鳴民惴惴莫知息有君幼以材力請纓繫虜之志雅所蓄積今當諮謀之選衆戎帷幕折衝樽俎必有大造於建寧翺煥之功可復見哉建寧比隣於微徐君行矣無寧建寧之民望之是亦徵志

賀潘侯擢御史序

嘉靖三十八年正月上甲大朝門成會天下朝覲之期諸外服方伯列侯至吏五百石皆入朝賀謁者治

禮計相考計得盡閱外臣工殿最故事御史黃門諸司員缺起郡理刑縣令掌故文學大行令諸賢良有功者以次登用此國家崇賢獎功表治理之著者也今年夏天官援故事奏制詔郡縣計吏高第四十餘人召至京師古虞潘公以海陽令起入拜北臺御史御史故貴倨北臺尤甚吳子曰夫御史立柱下主方書奏籍上殿正色前言御座爲起三公以下肅以待燎然上得明謨贊道從容論列下得譴舉百僚進賢退不肖出衣繡衣持節按郡邑采聽民風所宜言即發傳上奏數千里如俠陛間入得參乘引侍

吳瑞穀集卷十三

八

從禁闔諸遠方遐坂官箴民瘼又得舉聞疏逃不遺邇遐一體中外禔福士君子逢時得行其道無如御史官得勢而益彰者乎竊有疑之御史爲明謨贊道是已孰知夫無阿助無常墮國體者乎舉劾賢不肖固也孰知夫無譽貴介詆單弱故不以實者乎出得風覽民俗然得微所欲必成捕察無狀者乎入侍禁闔輦轂下得微觀意求微指自戒厲固位者乎苟能專之爲見若者必立威不則持容容之爲見若者無忠固未能持之和平也夫一縣之政天下之政也觀公海陽治迹文學與俱而友事者若干人即識明謨

矣善惡分明舉不遺下體懲不畏強勢即識譴舉不
爽矣巡行郊牧即民俗凌雜盡知之是善采民風矣
部使者行縣至海陽令前具奏記無所獻問即發傳
去出入風議必大有建明其光耿於民矣語曰不知
爲吏視已成事豈虛哉竊聞國家一賢人進史以記
之樂以宣之矇瞽以誦之羣臣皆呼萬歲稱賀上酒
爲壽予不佞故公在縣時所雅好與俱聞國家賢人
進實爲天下賀乃敘次其言以備矇瞽之詞

送何侯之福寧序

初望氣佐云南夷之氣類舟船旂旗以治廣物阜孽

吳瑞穀集卷十三

九

卿萌生未幾蠡茲倭夷入我河曲 天子震怒諭輔
臣用克平之則屬一偏將將數萬師臨越剪除其迹
以寧東路其延海一帶郡邑繼命文臣有幹畧者慎
守茲土銓部大吏聽命唯謹若都閫若省臬大任率
推厥良若府若州若邑以訖百執事亦必遴閱其才
罔有濫授何侯以治績之績亦在簡閱命守閩之福
寧績之民得檄相與語嘆曰我侯衣服飲食於我士
民以綏樂上今何以紆予患聖人之於天下猶一堂
之上焉用奪此予彼吳子聞之曰先王誕恩下邑罔
不攸底然必先於其難故四海康乂百蠻執贄上不

擇地而官人臣不擇官而效忠所以壹統類宣大順
也若疆理不同梗逆間作爲官擇才足以扞城然後
用之所以詰姦懲儆不誣也今天下休明煙火萬里
惟閩海之境罔有寧謐民引領以望曰庶有賢侯來
爲我噢咻乎朝除一守至聞其人相率稱曰是簡厥
良其能不遐棄我夕除一牧至聞其人相率稱曰是
簡厥材其能不遐棄我閔閔焉如唐子之望慈母不
遑啓處故材將良牧多萃于茲土銓曹之明也官人
安民於是焉在其孰能議之何侯治績三年細民無
勤四境用寧社稷之衛也是用陟侯以福寧之任俾
遏除亂畧左右厥世蠶賊遠屏東南用靖績亦與有
賴也其何異之有今 天子愛民實甚豈其使此徵
怨于百姓而彼有榮施必不然矣海陽大夫听然而
稱曰俞哉顧命主記者書之以諭績之民并告于何
侯之下執事

吳瑞穀集卷十三

十

送方先生應貢北上序

自有六籍以來下之學士未嘗不有授受以顯當世
上之惟前帝王之制章洪業者未嘗不扶進微學弘
獎士路爲天下先上之率下下之佐上所爲罔羅放
失總壹經術躬治明道不可畧已三五之後漢治近

古由興學厲賢以風四方有以開太平之原明六經之指歸也參是知教民之行猶泥在鈞惟甄者所爲猶金在鎔惟治者所鑄風化之漸豈獨天性然哉躬化謂何耳自漢以後詞章彌繁陵夷數百載而宋儒興說者謂宋理學極盛乃受夷狄禍以道若彼不競若此至胡元之世可謂文敝矣然繼往垂來猶皇業之有驅除以開我明殊尤之治鄉宋之學適足以資大聖之所作爲發秀流奕預鋪遺策爲佐翊治耳豈非天哉高皇帝平定天下喟然鄉於學詳延四方博習之士而下詔曰鴻鵠之能舉爲有羽翼也蛟

吳瑞穀集卷十三

士

龍騰躍爲有鱗鬣也人君之能致治爲有賢人之輔也其訪四方經學道德之士以開命太常議立博士學官置弟子通一藝以上者復其身立制舉科三年則大比其鄉之士長吏會屬僚陳俎豆歌鹿鳴之詩旣饒而與計偕諸禮部校獻賢能之書于天子而躬策焉罔羅之制亦已密矣又令郡國縣道有高材生所在有司輒以名聞每歲縣次續食令與計偕謂之歲貢自此以來經學大明彬彬盛矣嘉靖壬戌督學侍御周公合南都貢生校之歛方先生褒然爲舉首先生與伯叔皆以易名江南人日之三鳳稱爲方氏

易伯早世人又以大方小方稱之叔氏進士高第以易已至參伯先生數不得舉今年以歲貢起家請太常時貢多高年生先生顧盛年英發文章爾雅其行也所持者廣而所得奢是當刺取高第不止補文學掌故已也易學自商瞿受讀以來漢有杜田生以授王同子仲子仲以授楊何史記載之所以重師承之義明指意有歸今先生以易授休吳生吳生采獲所安學者多從吳生然皆本於方氏之家先生之北也吳生不能如申公弟子乘軺傳從乃爲詩二章歌之

贈少尹陳君序

吳瑞穀集卷十三

士

前縣大夫張公擢繕部去部使者以少尹陳君文母害救署縣事休故劇當是時屬編民籍陳君乃分日聽治一日民牒一日民籍民便甚亾何胥魁以籍受財君逮之罪人謂君是魁桀而黠蜂蠆有尾何不爲末臧陳君曰雖有挈鉞之智守不假器禮也法不可借即不能爲此尾予何知旣果喙君於部使者史數百人走郡朝太守公爲君灑白狀已諸父老至文學之士繼至太守公乃白其事部使者投刀削魁所記令丞就視事如故吳子曰法生於義義生於衆適衆適合於人心此治之要也故衆適可以觀義合心可

以觀仁猶造父之御齊轡之於轡術之際者法也急緩之於唇吻之和者恩也然後取道致遠得其術已今陳君誠得是道哉夫雄桀之資介之以權不易其撓士民之心至渙不易以合君竟案致魁罪不少非理貸民吏走郡朝控愬灑拭其事此皆古人遺風陳君何以得此哉何部使者林公書檄勞陳君以丞勤公其効吳子曰是所謂寒谷凌陰之中而被挾續溫語也然林公可謂能自知人矣夫背風而馳鮮不聽聲當窺而煬鮮不蔽明君方以口事林公傾能勞問之君以此爲益盡力矣君之同官蔣君安若亦來

吳瑞穀集卷十三

十三

言曰陳君可謂兼覆林公是謂獨鏡故兼爲行者不因時而改以獨爲智者不隨物而動

贈博士陳先生序

夫善著於己者朝徹乎縣薄之外其聲疾而且遠要以道昭於衆至其能而有聞否則階阼之間日習之不可度幾矣若邑博士陳先生來視功令裁兩月敘迹未列上上視部使者分疏且遠然馮公賜之策曰敬之哉矜內行嚴士躅是稱師范已有司其以高等禮勞之張公又賜之策曰敬之哉能矜操行能嚴律士條教之不壞繫博士是賴其勞之如初禮邑老聞

二公言皆曰博士先生初至休寧即受知二公行見召入矣警車或輓之或推之不至何待吳子曰是固然矣二公之言善照於蓬艾之間者哉世俗不察猥云矜嚴則杓之人鮮不以爲病二公獨亟與此何也以余所聞昔之士也去矜今之世士莫難矜昔之立教病嚴今莫難嚴先生曰不矜乎人謂我易爲而矜反怵我軀不嚴則傷彼嚴則反懾我已安逃此而可惟矜不整惟嚴不厲可與從事於是明要樹表以身帥先方履自將而不爲誇嚴出所有以明訓故恃源而注然飲人以和望之暢然未嘗匿於物而愚不

吳瑞穀集卷十三

十四

識先生曰夫使自出多頗士安取不頗隨其誠心而師誰獨且無師乎由是第子皆曰先生嚴不使下喑矜不爲上伉趣之化矜莊之教各勸其業樂其事非夫道之所符自然之驗邪先生之行以券內非以券外立之恒常非以輻湊然部使者亟加禮焉此寧有要助期會哉昭於衆至符於自然是謂朝徹籍於身恣睢微巧於教人也脂韋處闕於以期會知譽是園而幾鄉方也不亦遠哉闌內不理無以整外匠石之門無不穩括之材先生以此爲師比於大澤百材皆度固我縣士人之幸哉

贈縣大夫陳公序

自司馬遷敘吏治之後論政術惡知所謂循良者乎東周以來司牧之治非不有彰彰可數論次循吏則獨歸之孫叔敖公儀休數公等及考鏡其事無甚奇譎儼儼唯復業市辭饋魚各得其欲無所變更而已豈足亢也哉然未嘗不深嘆其識制治清濁之原也夫民情好微而易激上多事則下多態爲下者見有司事事無擇由是皆樂以事嘗之其治鹽米事大小皆關而簿書增積左右因緣爲奸萌操下急求溼薪恣爲文惡大抵吏之治類多成是等矣休寧爲劇邑

吳瑞穀集卷十三

十五

俗好氣立惟訟自喜乃自古記之矣司牧氏則往往喜事煩令好奇術輔其資當是之時若撈堞弭塵掘泥清渚求翬望之謹以禦凶之已瘳欲除害而先生擾非循良安靜惡能休息其俗而愉快乎邑大夫陳公初至按民風依法循理政緩禁止務脩衆庶之和有訟者諭去之各得其所便惟與民休息行一意而已侍御史祝公以爲稱其位亟移檄獎曰陳休寧有循良政其尤難者出之以從容而諸務畢舉持之以鎮靜而泯隸安即其善始之政今之治民寧如陳君等乎如此非獎後不可勸士民聞直指公之獎喜曰

極知我縣大夫者夫任術之治其光熊熊其氣魂魂易得聲譽而便安之政鮮能知者然二者利害之竟相去遠矣任術之治日益趣之如不及久不繼而疲民以逞便安之政循循不已久益以依而上下俱孚昔者荆國之君坐層臺之上有調馬而過其下者君善之曰逸矣哉馬之足也御者聞言益求馬不已馬若喻主意益盡其力至脯馬罷矣故御民者不可過求監司之稱謂出聲應容不可不審今觀邑大夫之政侍御公之獎則兩得之矣掌簿蔣君言於予曰聞之昔人有同官而未嘗敢均茵伏自予得侍公之席

吳瑞穀集卷十三

十六

誨之循循出之申申振其怠而提其蹶詩曰愷悌君子於公見之矣予聞蔣君之稱益知大夫循良之政久益以依也夫標植立而不動而俛仰取制焉大夫便安而不躁而上下稱美故曰慧不足以大寧訐不足以治奸與其任法令而事脩其末也不如操約省而應於無窮也

贈程伯子序

金司城君雅遊長安中三年所其外屬弟程伯子詣長安依之伯子謂司城君曰自予遊維揚與時去就知其道有合於仕昔朱公旣已施於國欲用之家朱

公非予所敢望然欲以用於家者效於國第幼時喪先大人薄於時今無縣赴功名之運夫六尺之席臥而越之小材弗難植而踰之上材弗易甚哉乎不可逆施也今馳車軼數千里來長安度關持券綰相證召卑卑其可厭已昔終軍棄繻而去郭丹買符以入彼豈非高賢士哉久之會有詔得輸粟拜爵司城君因勸應詔輸粟補禮官儒生冠帶上書告假東與司城君俱而介司城君來謁曰程伯子歸獨無以言乎吳子曰且微子之請請之也予故且有講於子予縣民間多奇士扼於地限之制科不能自見則豪傑

吳瑞穀集卷十三

七

往往以其材施於賈業鼎食連騎下者可比一都之君上可與萬戶侯同樂不亦可矜哉程伯子乃獨厭其握鬪去就是選豈其息可什之而顧爲之哉式於政不式於財式於曹省之上不式於四境之外有以鏡之矣士顧不欲取封侯萬戶哉然矜功不立虛願不至行之無因者其轡必折故鴻毛至輕不能自舉一遇颶風則橫四海故事有簡而功成因也伯子曰無實而喜名者削茲役也猶蛇足也吳子曰嘻豈其然哉夫使孔子名布揚天下縣子貢以財先後之況其下者哉今自斗食以上至尉內史卿相非不有定

資不可侵者乎一遇簸揚下者爲上稔侯以香潔進卜式以芻牧受知卒書功名隄鍾流福祚子孫若人不可法哉世人初試吏受公奉獵農民執空文喁喁謂人矣伯子醇謹質行士也而有材智逢時有因固風雲之會也伯子勉之若曰窮約不厭辱身下士冠帶不厭炫意非所以望而伯子矣司城君曰如先生言乃予亦聞教矣遂與俱登伯子之堂客有問伯子狀司城君對客人人如吳先生指

又

既太學程君過吳子程君程伯子近屬兄弟復爲余

吳瑞穀集卷十三

大

談其伯氏之材智吳子喟然嘆曰余聞之伯子可謂能内外矣惜乎伯子不過時夫權籍萬物之率也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朝而適市小業必趨夕而適市重寶非願勢施異也則大人從事必藉於勢而務興於時伯子在弱齡時即有奇智大父及父相繼歿里中少年來嘗伯子連訟之有司當是時人謂伯子易耳固可權撓也莫不張哆其口既伯子有以應之乃散去伯子以此著材知名以彼材氣遇時奮翼豈不益彰哉語曰相士者觀之於窮相馬者觀之於瘠非空言也故織繒末處也而致封侯灑削薄技而以鼎食

是織繒灑削豈封侯食資哉又豈皆由制科有金馬漆書之文以求合哉治常業能以奇勝居卑下而不羈於其故皆抱材憤發遇其時之所爲致也故士得其時則翼飛不得其時則鱗潛今之窮士不必且爲大人斯爲可稱矣今上制詔執政善用入者廣其途若蚺之足衆而不相妨而益有籍制科之外天下有石士願入粟拜爵者其以名聞是時伯子遊長安乃詣闕應詔補儀部史冠帶告身伯子顧豈冠服榮哉詩云大武遠宅不涉言乏途也伯子懷雄張之志適是途進若漢張季黃次公以貴爲郎立功名

吳瑞穀集卷十三

十九

竹素豈可少哉夫使欲見於世而抱曲自高是適燕而東西馳其駕馬愈疾去燕愈遠矣伯子忠智人也豈其然哉吳子旣已告金司城故與程太學君語而稱之

贈國工程君序

昔秦越人入咸陽因秦人愛小兒即爲小兒醫未嘗不稱異其善爲方若是奇甚不可曲止也夫醫言意也莫難於得小兒之意以故咳嬰之兒醫難而治小兒醫者叔季之世痘疹醫尤難大江之南以是疾天殤者十常四五皆曰多以治註誤歟由是邨落一邁

是疾發則父母相率與群兒避噫乎江南之於是疾亦良苦矣然則精良是方者不可貴哉淳安程君世業痘醫父子兄弟相繼遊休歛間二十年所而君尤著每旦日肩輿列門外爭持錢餽請家掃戶齋祓以待譏然至則闔閭留佗有請者以在亾辭不得卒往然君顧弗計錢有請輒應輒効君顧弗自爲効豈非長厚之道乎方伎者流多言誇嚴以得人情虛危人證脉以致人財忌沮同術以彰已得比同賓正以求名譽此其大較也君顧弗然非長厚之道乎予縣居安黃生從予遊談君之爲方曰予里故共崇是疾

吳瑞穀集卷十三

二十

自得程君里之僂子獲十全且其人長者予嘗觀郡國業醫不少然其方多弗世即世弗能世大君自先世程父曰懋政得禁方書爲方嘗有所驗後代有聞人仕于朝寢久寢昌何哉聞程父喜施予急人之急以義置數十百錢不計餽糈有問方者不爲愛人所以故宜有後與夏侯勝曰有陰德者必享其樂以及子孫醫故種德良驗而以長厚行之即取驗嘉況可持左契矣君脩序先世業禁書受讀有驗精良而益樹惇厚是不必驗於其子孫若巫咸以鴻術被薦李猷以參軍當拜寔君有享焉古之賢士無以自見多

藏於醫卜中推求賢者亦於醫卜中觀采程君行矣
當有物色之者矣

贈程伯子次明序

余邑程伯子次明不聞其間十年所矣今年冬月余
詣兵憲池陽署中則次明給事署中久矣次明曰所
爲貴丈夫得時則駕不得時則囊括不佞以窶家子
不能問博士業從薦紳先生遊又不能甘心畎畝養
樂靜已俛焉就此妮妮之謂何余謂次明獨不見官
師所材乎柱棟者與爲榱桷者固並收也旣奏績爲
棟柱與爲榱桷者固並奏也一榱桷不具不成全室譚

吳瑞穀集卷十三

三

明堂之籍其任可謂有重輕不可謂有有無可謂小
之不可爲大不可謂大之可爲小官師所推擇有以
備之矣余郡國萬山其中具五民上之由博士弟子
取進士業次之貨殖四方輻湊無所不通其下則耕
盡地力之教然量其田不過十三耨者固少而俗之
視農輒弗與齒古之學者耕且養詎可幾乎於講什
一之術非徒手食者可致至執經上有司以余縣道
計之一試不下二千人補弟子者厯厯廿員諸以學
不成終身無所底者不可勝原也爲弟子員射策高
第孝廉明經直百之一二耳諸白首下帷不遺餘力

竟無所底者又不可勝原也孟子所云仕有爲貧當
是時無從爲之矣於是邑之善少往往以掾史給事
郡縣彼文終平陽於秦時錄錄未有奇節乃後依日
月之末光聲施百世章矣然託於時之所爲非鉅偉
孰能當此者乎迄漢武之時承平已久然公孫爲獄
吏嚴安爲丞相史何也則路長君之牒蒲寫書匡稚
圭之庸作資用困窮人之所時有也况中庸以下涉
叔世之末流哉昔史遷極稱文母害班固敘法家者
流出於理官使務教化以輔禮制不致於簞以鈎鈇
則奏績於明堂可得少之哉夫飛鳥遺迹蟬蛻亡殼

吳瑞穀集卷十三

三

達士拔俗在次明之自強也旣以解次明並以爲贈

大部山人集卷之十四

新都吳子玉瑞穀著

廬陵郭子章相奎閱

江夏黃正蒙叔明校

壽序部

董太公平山翁八十嘉壽序

蓋平陽自甲圖肇文大闢雅道咎陶伯益之倫皆產其地以羽唐典凝玄浮黃二儀爲之生箕曆產榮光萌朱草施倚嬰以標其文明之瑞赤文授帝即命寓其言藏于東序則掌故儒林是時已注重之所爲天

吳瑞穀集卷十四

作時而地作昌成一代文明之化有繇然哉其後陵遲丹水屢絕甚至守家言而盡去六籍漢興廣厲學官之路四方持禮器負書雲集吏治斌靡然嚮風說者以儒林爲得太平之原也 高皇帝崛起於濠無異斗維之野至詳延之制視寫言東序若有合者而今起家平陽以爲名博士則有平山翁董公云口率之科郡國率二十萬口歲舉孝廉一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亦云尊選矣翁以言易學林宗之稱平山先生學射策至八不舉乃以口率之科察舉推上博士鞏昌視秦州功令州數十年無領鄉舉者翁曰

豈地限之邪爲辟書舍講業立條教學政振飭而却金之行猶爲州守所嘉明年遂舉一人成進士叅何擢掌西華學西華不舉士亦數十年翁令築文臺構文昌宮于上又察舉進士一人士民勒碑頌之翁以母年高西華距家數千里乃上奏曰刺草之臣途遠不能奉母一日養乞移近地主爵謂懷仁王滋驕乃移翁懷仁王傳未幾持母服歸後補傳靈丘王王亦驕驚如懷仁竟以莊憚而益厚翁人謂翁以訓士士立以傳王王正可與漢董相埒以掌故于堯之東序寔翁其人而竟止于下位不得竟大行之志如咎陶

吳瑞穀集卷十四

伯益何也然翁歸若干年而令子杜史公業已進士高第拜杜史顯矣則諭之曰昔人有其身不究于行至于子孫顯者然惟位顯不顯功業非所望于後人郡國以帝佐名于唐虞之際而王倪披衣諸人不失爲高尚是所望若以咎陶之倫而翁爲王倪以佚其老也翁家居猶時時以經術訓迪邑士春秋高士人聽其訓言皆相佩服海內縉紳莫不致老更之望而翁惟愿慙之爲使于于然也翁年八十壽之辰植杜史公奉 璽書按南土過家爲壽予末小子受知杜史公望五老而三祝焉以翁之壽不啻與五老並高蓋

有係于榮光蔚爲國華者遂述甲圖文教之縣如此

許尚寶公六十壽序

先是歲辛亥尚寶司卿許公上疏告歸曰臣家在金陵有老母願罷歸都下得觀德化則去任之日猶官之年也天子可其奏尚寶公即日歸歸即闢園奉母居種樹構亭石城下如白居易東都故事金陵故京師九卿而下居京師皆過存尚寶公以尚寶公我甚高具異物椎羊豕餽尚寶公爲母壽在故都者偕至諸遠地繼至歲以爲常一時都下榮之今年癸亥尚寶公年六十諸卿大夫在故都者復循故事造門

吳瑞穀集卷十四

三

具酒爲尚寶公壽諸交誼在遠方者自吾徽及畿輔之郡至其尤遠者自會稽豫章至又自江以北齊魯燕冀之地無不至焉至皆誦尚寶公膺仕名迹尚寶公亟謝客辭讓有客汪生持觴却行蔽席希鞶鞠脰擇言曰公生南都都城之內文章德業惟公一人天所爲昨公者亦有微旨必畀公曼壽無疆以弘功業於後來未可知也夫河出崑崙崑崙王屋之嶽也竟其所達遠以公雋才生留都固崑崙王屋之嶽也竟其所底就必遠昔司馬公居洛慕白居易之風立耆英社稱爲太平盛事洛陽清德後起而樹相業史傳稱美

今留都亦唐宋之洛也二公之業固不可冀哉則公之意顧不爲多於此家居十餘年要期立一家言藏之名山搆惟適軒聚詞客墨卿其間諸所爲論著即名之雅有醉吟先生之風負司馬公之重望而益注心於論著由是結社蔣山合尚齒之會而圖紀咏以爲我明人瑞則公之壽爲國華也已侈大哉況會昌元豐之辰海內多事諸公結社宴遊不免抱憂時之戚予我嘉靖間不可同日語今上在位陶范元化四十有二年躋萬壽之域海內熙熙而尚寶公名成身退被德含和歲時朝服從九卿之列北面稽首言

吳瑞穀集卷十四

四

萬歲者三退而與里之老人屬觴孫子上食其樂誠千歲一日也則功名勲業無論已又惡足挂公之曾臆哉按志金陵故雲陽氏之都遁甲經云雲陽氏之虛可以長往可以隱處則是地爲公之所遊居如登崑崙而馭祛塵之風宅王屋而據清虛之洞天之所爲厚公者又大有在矣公聞言舉觴屬汪生曰而言知我者因徧相屬汪生休寧人公在豫章時所舉士也

尚寶公石城先生七十壽序

今上即位爲萬曆元祀開文恩施自兩都首地允先

朝臣工所在有司存問如禮而南都老臣有許石城先生諸仕南都自六卿而下皆入先生里存問有備師弟子之禮是年某月當先生春秋七十之辰海陽汪仲子良舉入朝故都造先生爲壽吳生習於仲子謂仲子曰子若欲獻觴於先生乎請効其說聞之慶喜不往往不爲質語無爲貴知士也夫亦至淺矣君爲先生所知士也君奚爲先生壽乎夫大貴之生無如壽無如貴之壽無如貴之文章德業之壽無如文章德業之解重負樂熙事之壽無如解重負樂熙事而居帝鄉長觀治化之成之壽此數者大貴之生全

吳瑞穀集卷十四

五

適厚實也而先生集之何言乎先生射策南宮褒然爲首舉而歷尚書郎督學常奉之秩皆顯位也一矣海內誦法先生文詞如魯故著於章微下有道民訓俗之益上有明古先世之勞德業以完之文章以遺之二矣盛年引謝逶迤於惟適之軒行臺數列上先生名亟辭避而惟日與大客學士爲詞賦之遊有高世之享而無曠貴之慮有獨智之譽而無長往之迹業成而遠身三矣夫是故都冠帶之所湊也龍光之所耀也遠方謠俗之所觀赴也而先生居都城中世家閭右如邾郯之名民矍然白首稱國中元老作邦

之瑞扶杖以拭觀聖人之德化首濡其和澤心方外而身帝都四矣且嘉壽之辰會逢今上萬曆之元是上帝嘉嚮佻始正春此亦先生之大時已聖君賢臣共引萬年無疆之曆是上復天之默佑也始余遊都下聞先生家居而和於衆庶悉五尺能踐石以上者莫不願承下塵是下獲人之樂信也此兩言者又先生之所得天占而人乎也有此再助以贊四者之壽何有旣也世以尊酌則速斲是不然也如先生也是有尊之酌之樂也而又有釀之翳之繼也何有旣也今祝先生一切壽之上祝壽之上祝以六

吳瑞穀集卷十四

六

者祝固非摯諂之語也然則君奚爲先生壽乎仲子則謂余曰子釋之矣先生聞此言亦其樂焉蒙海之士賀先生壽者皆必在都下矣皆必從事於進孰之遺者而甚固其湏臾之陽爲者此言奏於廣衆之中意先生未嘗不稱海陽之士爲善論心之屬也未嘗不稱海陽之士識壽之徵也

封君郭太公兩峯翁六十壽序

西昌故昌大縣也明興以來連珪襲組接踵比肩仕于朝盛矣至膺封誥稱封君輟車就養饗大官珍飴法醢歲時寧慶睹其子戴巍冠止面上壽觴

斑彩與紳組競趨綸書與中章相映發稱天倫最熙
事如羅封君等輩可一二數焉豈非倫屬至樂不可
必得者哉語曰椎牛而薦不如魚菽及親存也非以
膺封爵而受榮養之難邪兩峯郭太公潮太守青螺
先生之尊公也太公承父雲塘公家學幼習制舉業
及長家事執掌而青螺先生生數歲即穎異如聖小
兒太公遂以書授先生先生年十三補博士弟子弱
冠貢上太常對應書大庭擢第一明年誦多計偕明
年成進士而太公春秋甚富先生以李建寧考最
勅封其父母封太公建寧府推官先生陟南水部過

吳瑞穀集卷十四

七

家邁太公五十壽辰正是日使者以封勅至里緒
紳榮之相帥爲詩歌稱壽樽下語具載恩綸介壽
卷中水部三年上計牘以治最加封太公承德郎南
京工部虞衡司主事三年先生擢守潮便道過家值
太公六十壽辰里緒紳又榮之相帥爲詩歌稱壽樽
下是時太公年裁耆已兩膺封錫視羅封君等尤可
稱說哉夫事之希有者貴西昌之緒紳大夫連珪襲
組榮矣而以簪綬奉其父趨庭以承色貌尤榮西昌
之緒紳大夫獲綸恩榮贈其父不易也而榮封其
父日進大官之養尤不易則太公之壽先生之爲壽

固備禧祉而稱雋矣然人親之存膺封寵享珍饈之
養孰若因其子著名流譽以膺封寵而享其子文章
道德之養至榮而至不易者先生從胡廬山先生講
孔孟之學而軌躅之及仕恪官箴日以夔龍之事君
者爲法所歷治迹甚偉海內言他日功施弘遠者莫
不曰青螺先生文采赫奕衆覽大庭之書而披絳淵
大官之旨海內稱文章家又莫不曰青螺先生德業
文章之聲譽日溢於太公之聽則太公之壽先生之
爲壽視備禧祉而稱雋萬倍矣太公體貌魁偉厚重
固見壽徵生平甚莊見之者如對大府孝友信誼著

吳瑞穀集卷十四

八

于鄉聚昔人所云聲聞之壽太公所固然者而日享
令子珍饈之養文章德業聲譽之養以是而遐詣於
期頤無疆之壽不可券契而俟也哉子玉不敏侍先
生久先生在南署日圖所以爲太公壽忽一日仙史
以百壽之圖進先生喜曰奏之家大人與三顧山而
作朋者圖焉不爲百一圖乎可爲家大人驩具矣不
敏則以先生爲壽有德業文章莫大者在而徒以仙
壽非所論也太公聞余言是之及當壽期遂載言其
上

大宗伯潯陽董公七十壽序代作

初某不佞家食時從博士經生遊相與屈指鄉國縉紳赫奕文采矢謨廟庭率首潯陽公以水鏡中秘譽命隆起當時也如也既不佞釋褐從諸大夫相與屈指鄉縉紳奉身蹈道高尚其事又率首潯陽公以藝倫鄉國稱先朝耆舊當時也如也若是豈日勤能致哉聲實之茂不容矯誣者矣我吳越自舜禹肇迹文符以振鍾離之會歌咏王風雅琴來遊稱述治體顧東南霸兆不足盡之而以其餘發之於學林是後代用雅材顯每讀世家列傳浙居十九第考之區域參之運會不足以埒三五而佐右於下猶未庶所樹

吳瑞穀集卷十四

九

立也高皇帝中天崛起一代國老儒宗揚樞大業寔浙劉宋諸公厥後策功効靈承承有繼肅皇帝以英獻振飾百度羣臣守文奉法不暇謂宗伯爲文章天府獨雅擇公而公總典綱紀明習舊事大有敷奏天子輒頌之曰秩宗議是也人以公多券合上意不知公一宰於理大人之符合應不窮沈約有言君子體正蹈義爲本然後文以禮樂可祗事於上帝豈不信哉當不佞讀中秘書時公已予告若干年矣館閣諸公言老成德基猶往往稱公而誕章絃議尚金鑲之未嘗不以浙多大賢足爲豫席顧顓企以

望而不即之其如博見何乎不佞從按吳中會公以上塚至始得謁款則曰余祖家故吳後徙浙見公儻乎無羈戀乎有式解后之頃若遊於混溟之表一目擊而廣道具是也適不佞逮一某子甲獄中不知其曾忤公者疑公掎之而公實無言既陰爲屬曰是人吾所急及得脫不使知也夫觀騏驎於一節無法以知天於四時寒暑無法以知人於語默去取是可以得公生平矣昔所鄉往謂公爲我浙著蔡籍第不至吳上塚又惡得公語默之適若此輒自幸焉公今春秋七十舊德重望素風高蹈令子若孫羔鴈仍仍昆

吳瑞穀集卷十四

十

孫某英妙振藻方掇鄉林之桂以爲公壽而公益適於心綏壽期願固有不必谷神宰思而臻至者也然公無論爲一家壽以其出而作朝家首憲之廟者歸而垂我浙型范風德有楷承學就正實爲我浙億萬社之壽多矣又竊有祝焉今上啓雍肅之殿方拊髀先朝耆舊思起之梓棟雲構披覆寰瀛則公之所爲壽朝家猶有未艾者

潘次公松崖先生八十壽序

今天子萬曆之十載元正首祚衆萬維新諸耆舊之臣在丘園者樂於鎮撫其顛施驪洽挾日而家氏子

若孫爲晨賀亦挾日斯可觀極治之會也雲間潘別駕公松崖先生正是日春秋八十之辰令子三人伯徵君仲太學君季鴻臚君夜漏未盡七刻肅具祇滌出其尊尊爲先生壽先生先帥三子告於伯兄尚書公之前訖而季弟比部公從子觀察公太守公參軍公我冠委紳璀璨綴珮以次式序爲先生壽謂獻壽之期與獻歲之期值爲一再祝諸外戚屬爲一再祝郡國至者祝如之余友金文學君子雲於先生爲世好自我海陽遙詹亦祝之再而獻頌曰綏我眉壽黃耇無疆爲先生曼壽祝又曰踐元辰延顯融爲先生

吳瑞穀集卷十四

士

元正之辰之曼壽祝蓋先生邁萬曆盛昌之期承石相質行之緒擎巨海蒼湖之秀其受之也蒼畜之也廣如余邑先達金參軍公所云崑嶺之松出自太冥受氣於元辰上負千仞之崖下臨百尺之谿晞露三春非一日矣則其壽摩頂養和不當與二儀而並久乎先生左物而右志獨結松崖則先生之壽祺此可具見而又屆於元辰天已厚之矣天之大數春者歲之始也元者春之始也始得其正四時有成三朝肇建太族告辰木德敷和萬物亨甲椒柏酒之獻固壽祥也道書云是日天中節會之辰獻壽之日五帝校

定生人神氣益添年命是先生壽祺錄茲大耋益添千秭億大已厚之矣人生有喜樂之答喜春之答也春以融喜元以首春則所爲先生懽喜答而厚之者詎有既哉闔門偉仕組紱襲比階序趨銑天屬踊悅而屆令辰初始用暢陽氣開發俊風滌路燈影充庭先生之壽信同松之茂同春之元將秭億而求久矣受之無不吝也斯發之無不遠也發之無不遠也斯答之無不全也

參軍金栗齋公九十壽序

余讀石相傳嘗謂吾邑參軍金公大類之金公即齋

吳瑞穀集卷十四

士

於位而文事勝也萬石君之子四人長建次甲次乙次慶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建猶言入子舍金公年九十丈夫子三人長應秋太學生年七十一已有受齋法次應鍾年六十六次應南邑學生年五十二皆耆父而上以斑白省子舍其年齒足以相方萬石君家行孝謹聞於郡國雖齊魯諸儒皆以爲不及郡國稱金公道德儼然爲世程而諸子馴行恭謹無與比其家行足以相方萬石君諸子孫爲吏十三人金公孫九人長維藩太學生年四十五曾孫六人子姓之蕃衍足以相方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以

歲時爲朝臣過宮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身自申飭而整齊其陵里金公以參軍秩在告居家嚴莊隱身脩學以息衆騷族屬二萬指皆以太父侍金公仰之如大紳國冠聽嗽爲瑱遵步爲軌申申如也邑大夫數以上賓之禮不屬席以請數謝不往後輩一出而邑之學林皆以遠尊事公如景曜吉雲聽嗽爲規遵步爲軌申申如也其家居所飭化又足相方萬石君無文學惟醇謹而已在位無所匡言老諱不能與其議金公以明經高等在學庭有論著輒爲諸生所誦法蔚然文藻高一代後仕廬陵仕會稽皆有教民

吳瑞穀集卷十四

十五

化條課桑諸書及家居有周禮訂註有瑄溪金氏會約有金氏譜課有栗齋先生文集即石相不足比其什一矣伯子太學君季子文學君皆以明經有聲學林諸孫方治博士業精進漢稱經術金氏友如金公家學當稱經術金氏師即石相不及比其什一矣金公年九十猶聽聰視明步履起居不恃杖日夕讀書不輟能作蠅頭小書近睹其所爲邵氏焚券篇千百言文豔益雄昔人以晚年才盡而金公益奮即石相不足比其什一矣則相位之尊上大夫祿之秩孰重孰輕必有能辨之者羸于祿位孰於羸于道之大

侈于章服孰於侈于文藻之遠以道德文藻兼之一身又歷期頤之上壽闔堂五世父有寧子子有順孫骨肉相附聚而不殊是尤人生之不可幾者也而金公萃之非天有以厚公何施而臻全藉若是哉人之言曰國家不以石相之位待公當以李躬桓榮三老五更之位待公安車輶輪之微可躋足而俟不佞見謂以金公踰道養高葆德流譽所抱席上延喜之珍即執轡執爵正履設几合樂合舞又惡足爲金公加哉十月十有三日爲金公九十曼壽之辰有客聞大郭逸史之言錄而奏于金公金公以吳季子稚知余讀其言甚大不啻副是要腹也命取酒相屬以編

吳瑞穀集卷十四

十五

驛焉

賀邵封君述齋翁七十壽序

余邑縉紳大夫其家值嘉豫歲時寧慶之辰則闔邑諸縉紳相率登堂稱觴而祝禮也其最願幸而大可稱祝無大於以封君膺嘉壽云或輶車就養覘令子治狀或踰高丘園聆子芳譽在遠怡心在近怡顏皆足邕達天懷發舒泰宇神鋒百倍視聽聰明以永延其年筭惟是輔之爲多而紳綏之祝亦以天屬至樂人子之心所豔慕而不可幾者也自隆萬以來邑之

文學士起家而仕相接踵矣尤貴倨則金鑾紫殿之上有邵中秘君揚謨作賦爲朝家龍光一時稱華寵也明年爲萬曆甲申尊公迷齋翁春秋七十之年中秘君先期請翁約車北就官舍奏請闕下得與受嚮法奚啻舍弟奉翁不許使家人子起往諭意焉會叔子貢士君以明經薦上太常瀕行請侍杖屨北又不許曰仲兒暨叔在燕而老人之心怡即驪就膝下驪也況有伯季兒日執饋饌視珍饌法醕等耳於是里人稱翁翔嬉於霄霓之上非尋常所可謀矣韓氏詩有言人之事君以爲親也受爵祿于君致之手親

吳瑞穀集卷十四

十五

又能及親之存諸縉紳所願幸不可幾者竟得之其不大可稱祝者哉翁年踰艾即以家之政授伯子日與里父數老人爲樽榼之娛戒家人子家有不知事也及官家之役植邑城隍藍江橋築巽臺則首善趣辦宗屬構祠廟率雞晨以倡翁即高年勤此二者可以政國郡邑大夫當諮而行事也及中秘君貴郡邑大夫造門有請則無所言事今年春邑大夫以三老賓席請赴之不辭若翁之可言可默可動可居孔子所云老而有道者非邪斯百福之宗也則所爲佐輔天年不第以令子之賢近怡顏遠怡心以外樂內

也蓋中有所得而以內樂外者矣今爲翁之稱上之聖天子覃恩有綸綍之榮次之台庭玉署藻績之美爲翁華侈矣顧以鄉縉紳之誦發其願幸之旨則不佞誦言亦其度幾哉

拜高年爵吳長公七十榮壽序

余過方塘吳長公隆中則見爲人父者慈惠以教爲人子者孝悌以肅爲人兄者寬柔以友爲人弟者比順以敬言君臣之義則課經術以通仕籍稱主客之禮則倍屏遷席以成尊讓行作必協凡衆之動必宜邑之稱能整齊其家以風于郡國輒首吳長公焉長

吳瑞穀集卷十四

十六

公伯仲五人長公年七十次東渠公年六十有七次鍾山公年六十次南津公松谷公皆年踰五十白首相聚于一堂之上而長公之子四人伯子守和高等經生次守位禮部屬士次守中光祿署丞次守益邑經生人以穆氏四珍目之東渠公等諸子又廿餘人諸爲太學生庠生十人長公之孫行則伯子子五人仲及叔季子又五人邑之稱天倫昌樂熙熙備洽更首吳長公焉長公則以某仄陋之資也切切自將以返明猶恐不克就正顧諸第以悌求我諸羣從以愛求我詎容不自修整而健責於人爲事父雲崑翁

視膳滋謹調寒溫適輕重叱咤之聲不至於犬馬以是爲四第帥弟遵教亦如之壹視正度荷規而承矩服瑱而準下坐則言仁立則言義以是訪其四丈夫子及諸從子諸子亦如之當雲崑翁之主分貲產與五男也以長公之勞苦煩也必贏於長公長公固辭謝竟五室之齊如一務長厚之操而不爲獨適其身之行務積愛爲施不爲一人言爲一人之施萬曆十年疆田之役縣推擇父老方正有護者屬之是鄉民稠而田廣以屬長公質成者相望而至質之間稱問有司質之鄉稱鄉師氏流譽於道長公益自縛抑每

吳瑞穀集卷十四

十七

曰明府君之指若是也則固臣何力之有先是郡縣數以鄉飲賓請率稱固臣辭謝今明府君至聞長公之行諭曰政先於使民富且壽孔子之教也宿善不祥趣治冠服以高年爵就其家拜之又稱固臣辭謝則長公之天屬人熙克備洽而整齊之者非以是縛抑之心致之哉而郡之稱良篤脩整之君子又首吳長公焉秋九月某日長公春秋七十縣弧之辰也長公之子壻戴汝仁氏帥三子三行觴於階序遂以余言爲初筵之辭汝仁氏則云昔有聞言而目加明耳加聰氣盈宇宙而志滋益廣者今外父聽公之言當

目加明耳加聰益輔其天年歷日月之生朔於曼壽之求其在此也又月涉旬辰加天關步前稱觴爲長公壽

程苑馬公六十壽序

自周尹氏策命程國遂有上程聚之號而子華子爲程氏儀刑用開世德肇我郡則梁將軍忠壯公靈洗提一旅崛起奕世勲庸昂甲於鄣其居邑市文昌里則明弘治間貢士公昭薦貢太常策對擢第一以母老乞歸養大孝著聞遂望於里前余作郡書傳勲烈敘忠壯公世家孝友傳列貢士公皆謂程氏忠孝

吳瑞穀集卷十四

十八

爲聲今則有苑馬公云苑馬公孝友大類貢士公而行治瓌偉有可稱者公春秋今年六十九月之廿九日誕之辰也會公之令從子文學君又新暨弟邦霖爲階序之觴見謂余言函雅敦請述敘傳以祝且垂之庭誥也廼迹文學所稱述者論次之曰公幼言易誦業爲文辭甚偉人以爲程氏之陽元也尋有疾父古松公令通籍太學可不廢業後十年爲隆慶初年拜京衛後府參軍太常定甲是秩率九載徙官以此居是秩遂爲無警省歷歲月莫著功緒無能滿數歲以罷去公至則以有官有績幕下不可著才猷邪考

舊典勾校簿書一一如籍而諸衛尉聞風振飾莫不自厲不兩月御史大夫顧公御史王公徽獎一時名甚盛值上覃恩贈古松公如子官母封太孺人而公亦以三載上計御史大夫冢宰皆書上考時大學士高公視銓部事奏曰令甲衛幕九載大滿裁徙官非所以待能吏請比三載例計最者先擢上可其奏首擢公陝西苑馬寺長樂監監正滿三載擢其定著令同官皆以公之賢足變資以參選敘莫不多之監正非明經科不得推是職銓部有以厚異公也明日詣銓部請曰臣病臣有母老請乞歸歸時年裁踰

吳瑞穀集卷十四

十九

四十里人皆以公春秋鼎盛監馬萬匹歲可鉅萬貴乃棄歸爲過切者公聞之曰地用莫如馬不有天用者乎而公之心實以奉母一日驩不啻背萬矣公孝友天至事母太孺人鞠躬上食即白首猶視服膳不懈與弟仲君雍和庭中無遣何聲而視諸從子皆有恩意師之於正義諸從子悛悛有禮里人稱公家行郡國不能及之余不敏與公幼同研席能知公詩又嘗爲公家勲烈孝友傳能言世德今迹文學所稱述者論次之爲壽言庶與勲烈孝友傳相匹美足爲公世家敘傳傳矣聞京邑薦紳稱公之政迹至今人能

言之皆以公爲奇而孝友至行播於閭里不間於昆弟之言則今所書贊信爲實言以傳而無天口之慙也昔周作程邑著于周譜後史黃門論姓氏謂程忠信爲周是程之世德家行固有自來而公之所爲行周矣階序之祝以爲公壽又孰大焉壽之日縣大夫以禮禮賓之則惇史於此言度有徵云

賀中秘翼庭邵公榮壽序

代作

國初置翰林國史院掌詞翰禮文視草備顧問侍從奏對鋪張軌度煥揚謨訓天下之上式具是矣爲上所簡注得入內閣預機務其制甚崇重非他司比

吳瑞穀集卷十四

二十

以故詔其官必對內史書前三人及中秘之選又必於文學器識足以當宰輔之具而後與焉諸得列是秩率相耀之以爲霄壤之上清華深嚴地尊禮絕罔與貳也蓋自有大庭氏之庫置四史以來堯受赤文藏于東序周立內史以昭法式漢著作東觀傳講華光代以顯著而大盛于唐然第賜模東城頒誦曲水金鈿照映詞章唱和已爾治之大體亦蔑云焉

國朝隆重厥制而元宰碩輔鴻勲茂蹟職此之由直與古昔沮誦向摯之倫相匹休錄哉乎盛矣顧我郡自嘉隆前不多僂指而由翰苑登相位則今相君許

相公云一時居翰苑亦四五公信爲鳳起玄扈則九
雛苞接龍躍天衢五駒蹀躞聯響應而影附運假有以
邁之也余邑則春臺張公承旨有年矣癸未之歲翼
庭邵公以廢吉士入中秘讀芸閣蓬觀之書論石渠
顯當是時鄉郡耀之紳縉之在燕中者相率祝在南
都者北望以祝今年爲公春秋四十之辰八月五日
也又相率而祝如前矧余不佞於公有肺附親尤切
聞憚寧無言致誦也哉先是公計偕時余守南部讀
公之帖括文當入掌綸言見公之德器閱覽淵識足
式弘風猷固社稷之具也則文章德業公之所爲不

吳瑞穀集卷十四

三

朽之壽者詎有量哉夫壽有一身之壽有天下之壽
由仕逕者莫不以壽天下爲願而翰苑則朝夕侍
主上言動培敦聖德尤其真至所爲壽天下視他司
逾弘大也 今上聖明超邁丕廓帝紘而元輔上卿
以文采德華肩美虞周之庭我公春秋鼎盛邁此昌
辰文章德業接跡以起翊贊寅亮紐三五之軼緒以
綿天下之壽於柿億固今日公所爲自遠期待之壽
而亦不佞所爲祝公而壽公者甚愧樸讞無能爲役
以下里俚語奏于玉堂之署是浸潤北房之卑而望
明堂之高明逡巡而煖眩矣然以天下爲壽則今相

君諸公之任蘊其弘陳具竟之也爰奏於樽下以質
于許相公張太史公而就正焉

吳瑞穀集卷十四

大鄣山人集卷之十五

新都吳子玉瑞穀著

廬陵郭子章相奎閱

江夏黃正蒙叔明校

壽序部

王使君六十壽序

王使君守漢陽有功擢兩淮都運司使後二歲部使者稱使君之能章前後十餘上其明年上計部使者趣入兩淮士民走部使者乞留運主公蘇我殘喘日十餘輩至部使者入奏狀 上許之加給俸十五以

吳瑞穀集卷十五

一

治運司事如故民得請於是相與構祠宇奉嘗以報德使君聞之瞿然愕出教弗許乃民各立長生位私祀場舍中飲食必祝曰願我公長生歲時伏臘拜伏上壽於長生位前其明年使君年六十士民又約相與願拜伏上壽於使君前予邑太學汪生允賢造季子願賜間從容請曰余伯叔故業商淮海受運使公覆露德至厚公以三月一日年六十之辰欲前上壽觴以卑下無爲介紹豈少予哉季子曰王使君之政予聞之尚矣夫淮海重地鹽筴重職然蒞是任者每顧金錢事貴人招權下侵漁商竈自潤以故權貴

人求貨唯唯亟應所行貨猶懼不見釋下刻爍商民民閱運司之門如大府威重不敢近此其勢之漸使然也王使君之任是也曰是職也豈我少哉且固我哉乃削園爲之事上以恪撫下以寬持已以甚約三年政聲大著先是 上遣大臣出行郡縣督鹽課操下急如束溼薪括商鎗至數十萬使君輒遏之不發景王過維揚王親 今上子最愛其下籍權託和買當是時衆惱惱爲使君懼使君顧抗直不權撓權鹽與諸賈如故由是諸貴人氣奪其不畏強禦多此類至其恤下之政賑荒歉通壅滯汰積弊嚴吏禁平馴

吳瑞穀集卷十五

二

會寬竈丁善政不可勝記語備載德政錄中至所爲難者處脂膏不自潤雅茹淡薄口不食鹽則使君廉潔少欲慕其天性也淮人之諺曰主鹽不食鹽主錢不顧錢使君何以得此聲於淮海間哉於是在上者以莊見憚在下者以寬可近今汪生往上壽觴又何以自固哉使君名宰相家子顧能力行恭儉視世世祿家相去遠矣聞使君之言曰先公大司馬爲時名卿儻以賄故傷先公名不孝 天子不以臣不肖使主財賦第令以賄敗無尺寸功不忠其言如此忠孝之道足爲儀表則汪生往請且得矣汪生曰先是賢

家鹽舸過江州以註誤失鹽江州守一時不見察逮之重罪幸運使公力爲解得脫昔東君之民歌曰何以酬之報東長生比余家人客舍中設有長生位祝公矣有歌歌味之矣更有請於先生之言季子曰嘻予非能言者傳曰祝有益也淮海以北大江之南其爲人也多矣聞皆設長生位以祝願以億兆人之年爲公之年視予鄙人談談之言其爲祝也大矣然則使君之禔福有既乎汪生往矣子稱吾是意介於羣士之間王使君必喜听听然願聞之矣

元輔李相公六十壽序

吳瑞穀集卷十五

三

今上即位之三年首持國秉則元輔李公班絕百辟位貌隆重矣于時上暨宰輔俱欲夷易乎軌迹問謠俗擇計宜者拊循勉力百姓翁之言曰救僊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雖百世可知也順流易變使人不倦予有知之矣迺者有司希微指以踵故之說進翁曰蒙而成之是具文也諸以理學進翁曰然蓋尚矣是滋僞也又有綜核練法度進翁曰苛政不親煩碎失恩其傷多矣迺博采風猷總方而議銓時論道秉均舉謠論列百官之長裁察行之如衡之執不以銖兩移平如鼎之調不以膿腴易齊每一令下吏民皆

不勝大願北面稽首祝曰是所謂千歲之信法也今日之計宜上壽國運下壽民命所爲籍也百工度僚奉職以進軌道而行受計者不以賄舉最而序位爲清評獄者不以貲設比而平反爲明權輸者不以私漁公而經費是規校藝者不以邪紊實而經術是程海內嚮然向治風移俗易沐浴膏澤斟酌飽滿以飾厥性萬歲一期非夫大德誰能如斯其年某月日翁壽六十之辰是日也天子延登親詔進勲加蔭賜袍帶備典策吏屬更上壽京師長安中浩穰然祝頌翁大都以翁春秋方富居相位宅揆象極如張魏公

吳瑞穀集卷十五

四

何文鎮入相之年先皇帝深見寵遇改容而體貌之今天子又進上公之秩聖賢嘉會百祿日隆如師相阿衡專久之任至若熙事上願則尊公少師公暨太夫人具慶並壽俯則子姓疇官天屬聚樂天懷發中訢訢如也即石恬侯之家行駿盛休美人人能頌可不謂偉焉然不權其大而猥云壽祺未能詹也夫語壽有君相之壽有卿大夫之壽國安於磐石壽於旗翼相之壽也翁亮采恢業神人攸贊風軌德音爲世作楷體國經制萬寶輝映上穆下親而翁之所爲壽者至弘大矣配三光統萬類得之於天者固厚而遭

天子鼎盛之年初服之候一體相配君臣之際良爲可詠德合道契以永無疆之休廼知體分冥固天有以定之矣某也門下承學曷容僂指焉

黃靜齋翁七十壽序

休高源里丈人曰靜齋翁行年七十里中人趣入爲壽翁曰聞之爲壽非直侔樽浮飲而已要喻誠信通志願者勸戒然後可稱也計無如以言言壽無如麥丘之邦人叟諸皆儼諭語故費有三觴飲不在其中樂有三絲竹不在其中壽之言三稱祝不在其中諸君無謂我老而固我也以彼君侯壽不下等於氓隸

吳瑞穀集卷十五

五

然邦人叟儼戒則有望於諸君多矣昔成回年七十學於大賢之門恭敬不已況予不佞哉族子曰秀奉觴再拜言曰翁居舍自如宗親族附以益強接賢連友以廣智處紛居間以行仁然諾樸誠以立信族里之人矍然顧化二十餘年惟蘄曼壽求有賴於族之人翁曰善哉余不足當之至德不孤善言必再客盍優之有客朱君宗堯文學士也奉觴再拜言曰諸嘗見客云從翁而南遊于閩閩之人愛敬翁盡如於鄉既從翁而東遊于浙浙之人愛敬翁盡如於閩夫靈鷲之聲異地而聞無不愜也文鳳之象異地而見皆

爲瑞也人之所以好樂而爲人之所稱譽者爲身也惟蘄曼壽有以稱於遠之人翁曰善哉鄙人不足當之矣至德不孤善言必三客盍優之有客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執觴而言曰黃生之言得於其內朱君之言得於其外謂翁爲能內外然未盡也夫福生於無爲而樂生於知足知足然後福從之故謾誕者逐遣之馬也態色者守窟之舍也今觀翁之行大成若缺然朝夕深念曰吾色不順邪吾行不遜邪春秋高福祉駢備猶眊眊焉若不足以綏之諸子若孫同居合食階序雍雍綏綏如安裘晏如覆杆猶朝夕約以義

吳瑞穀集卷十五

六

訓不忘保世之慮雖老氏之義未有以異矣所爲言壽者鮮不欲其誕之以詞設之以事東海侈養神之芝西海夸常滿之杯瀛洲誑玉醴之醕波弋謾荃靡之香相以誇咤於人是不智人之所侈也非賢者所矜已則翁顧曰盍爲言以交儼我若行高而能下福廣而善持非夫即福之遐又何俟於祝史翁遽然曰善哉鄙人又不足及之矣卑卑然自守若失之何能當若言乎亦大褒矣然聽子之言不自知膝之前於席也遂書以爲三策

王先生壽序

夫待亢行而後高者屬其性者也待响俞而後適者毗其性者也屬其性則鍾南爲習隱之嚆矢已毗其性則容色爲櫻心之接楮已任直者失據而崇外者竊柄又何以安性命之情故質行不劇貞性不飾誰差天下吾得越州王先生焉王先生爲山陰世家曾大父慎菴公由翰林歷官中丞執法季大父鳩巢公由國學錄爲楚王相冠蓋之門也及王先生以明經數薦於有司人曰是王孫將接武祖氏其起也縣而天矣王先生曰有莫舉名予安知哉數舉弗值人曰是屢畸於人者其櫻於心矣王先生曰自藏於昨予

吳瑞穀集卷十五

七

安知哉既伯子宗魯舉上太常人曰是鼎貴以子不啻以身足以復鴈門之跼矣王先生曰至貴國爵并焉予安知哉彼稷稷僕緣而蒿目於失得之故不亦末乎至於天屬獨厚少孤事母劉孝則以母春秋高不復遠遊自如古杭一宿至不淹留也後母年九十太守邵公以異等禮禮之里人以爲寵妃朱氏卒是時王先生年堇踰四十也則念朱賢不復伉耦竟屏姬妾不御季弟逮就吏當遠戍則傾身爲解卒脫其獄犖犖此其大者人畸之所無以爲如彼天屬之重如此謂明於天人之分者邪非也若王先生洋洋哉

遊於無窮固大博之風也夫太華不以一木爲奇非不奇也至大者則不與也溟海不以一石爲瑰非不瑰也至廣者難盡也王先生之閑道不以登等响俞爲適非不適也至閎者不加也然聞之御六策之辨以遊無窮者無所於待乃王先生故耽崑石習會稽諸山趣治具往遊若不暇給何也非夫遊方之外其知情信其德甚真孰得而寄之予纍瓦結繩竄句遊心於榮利之間僨驕而不可係者其外內不相及矣先是邵使君汝仁守越州時爲予稱南州士以宗魯爲舉首固知有宗魯今年宗魯來海陽而金生葉生

吳瑞穀集卷十五

八

從之遊其良月王先生壽六十年也宗魯前一月歸越州爲王先生壽金生來請言送其師氏歸爲王先生壽因誦王先生之行往予知宗魯乃今又知有其父王先生其君子之弘哉非數數於榮適之間所爲匹之矣夫往莽蒼者不足以知千里之遠堇堇小年不足以知冥靈之春秋則王先生之行以久特聞也可以全德可以求年

劉長君壽序

李伯子伯鄰於七月歸自樵李則述其遊曰昔人能觀人之交相人無遺策今茲遊也得觀交焉日嘗遊

維揚見維揚之人選與而雅都好賈纖蓄甚於越人遊羊城其人雕悍少慮然重爲邪質有其行焉遊於楚其人作力精進好辭有醞籍與閩中於越雜俗遊於齊魯之區地重難動搖大國之風也今遊於樵李其人寬緩足智自勾踐之教苦身焦思折節下賢厚遇賓客以故其俗重棄財而備於禮有禹之遺風焉有古溪劉長君者予初謁之謁者贊客而况我禮一見而得四焉除舍宿置以示予暇陶素之器甚設以示予整坐觴三行更尊以示有禮從容語次不爲碎辭以示相然信雅固知劉君質行士也然重而矜節

吳瑞穀集卷十五

九

者或不足於智置食之間進之隱語曰請惜餘載劉長君曰謹受令已出其餘周施人之急曰無淪食雞而貴鴻鵠舉劉長君曰謹受令其施也敢不由親及遠曰薑桂不因地而辛劉長君曰謹受令已謹擇交文學士曰賓胥無善齊和之而客不食誰能彊之劉長君曰謹受令其交也請從善言如流因囑然自念是人語之微言如響所貴于將者以立斷也必且歷日曠久乎絲毫猶然挈石固奇智士也遂與定交而劉長君亦日習予前爲豪矣後爲藩蔽驩焉見其貌若益備心若益密言無惡言無豪奪由是內弟吳

君輩益相厚善顧以淺鮮知之而莫能言之是目論也書曰黃髮之言則無所怙敢請言之劉長君今年數六十也子二人長彭年能遵父之躅次舜年孫應兆受經當以經術進是必大其家不久矣吳子唯唯具論次其語於方書語成與李伯子東遊之期值李伯子之東遊也與劉長君之壽期值廼相率吳君輩進其言以爲壽

汪思雲公九十壽序

郡國之丘里曰巖鎮良里也至數里中高行良士則每每首汪思雲公初思雲公居鄉里赴我備禮里之

吳瑞穀集卷十五

十

入顧化者四十餘年飲食必祝思雲公壽公今年九十郡邑大夫以國中三老屬公正月之朝郡大夫出教行賓射以老更請公出成禮於是鄉長益相脩於家已郡大夫賞服冠帶屬縣賜帛羊酒存問旌其堂曰祥壽公拜升受於是縣長吏益相脩屬明月已丑公壽之辰也於是里縉紳舉要爲公祝公亟使從者對客曰諺曰賓有禮主則擇之不佞老矣願有以規焉公等其許我於是客退而益脩言趣駕來語吳叔子如思雲公指叔子曰然乎余故習思雲公其陳大立之倫至如視孝悌力田何若也公天性夙明強質

橋正平居深思自重有天下之規既已捐千金脫徐
侯之阨及侯造請終不見郡國稱廣焉諸有大姓豪
搆得公一言即各厭意無不解也里饑爲餽粥而享
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歲買田穀以給族之
貧者諸歿者爲買塚無不周也里中之道渠無不完
也爲豪舉者無不訖息也郡國稱仁焉居舍中甚莊
諸子老白首不敢以偷惰見伯者任江西參軍過家
省謁侍食唯謹郡國慕其家行謂有石相之風則春
秋高備繁祉矣猶然卑卑儂行尚信義務根郡國稱
順焉然則久膺曼壽享榮名厚實而保世昌大何知

吳瑞穀集卷十五

士

既乎客曰思雲公故喜客客歲率再三過公爲壽公
每出見客矍然鶴立精神奕發有容甚都客至盡傾
公酬客禮成而加之以敏客嘖嘖嘆公老益彊力而
耄不及也其家人禮歲時上壽丈夫子六人參軍君
數具異物遣吏齎上壽其仲季皆太學生孫十八人
曾孫十三人如次上壽以爲常矧今登上壽之辰其
享加一等益樂矣叔子曰然乎客往如言所奏公必
喜見客願聞之與客大浮飲竊樂此矣

程次公壽序

維三十又六年邑老兩品程次公壽六十之期十有

一月丙辰誕之日也次公與配安人俱無恙會仲子
以領度支三年上績書天子詔進其父母如其子
爵命下適與壽辰值傳封郡縣具冠帶銀緋有詔程
仲子使江南會計錢穀得過故郡省覲又適與壽辰
值班彩綳欄堂下奉觴上壽南州以爲榮夫世之人
莫不願其子才睹其樹立以榮其高曾矜耀里閭然
子未必才才未必遂遂未必父母俱高年無恙目親
觀之膺命爵之榮今程次公所期要在數十年之後
度如持右契焉方其業賈時里人皆參聚乃獨好施
散交驩縉紳大夫縉紳大夫爲之聲譽里之子弟稍

吳瑞穀集卷十五

士

長諸里父即教之習賈乃獨勗其子儒三餘靡失及
中年貴漸散子未第時里人咸爲次公計驟然笑曰
聚散有數而公雅知之矣及仲子引仕籍貴諸咸榮
寵之次公獨瑄然不明得意未嘗至郡邑有關請於
郡邑大夫仲子宦長安遣吏迎養簪笠望於道竟弗
就既仲子歸覲諭之曰若無以畫繡爲華也則矜人
於車塵焉足之間憚忤自喜甚其誰與我嗟乎如次
公果何人哉夫鳥鵲之啞啞喈喈曷常寒暑燥濕變
其聲哉鄉人之所爲惓惓而計嘽嘽而稱者皆弗以
當其心是不以一時之變化而定吾所以自得也謂

之大度全德非邪夫大度者所享必遐全德者其神
必完能遊塵埃者與日月同光次公之福若詩不可
以算計舉矣

吳光祿君詩序

夫大人君子以高才遠致何施而不可故居則有天
下之規而不概於其心齊一家政福流孫子出則以
奇節傲儼之畫策立榮名於時世垂休此二者皆
顯名厚實也而豈夫人之智易得以專之哉予邑商
山有吳光祿君者行甚高其指意合大義而不爲嘖
嗔自喜世之談智於尺寸之間多矣然皆握輟好苛

吳瑞穀集卷十五

十三

爲市道之行此其淺鮮矣惡足論當世之事哉以故
君之議論明於長畫而行務爲賢豪長者且沉深好
書能聽大度之言初遊太學講業於南渠李公默泉
吳公後去之廣陵襄徊覽視度其地北控長淮東帶
江徼財利之所出買美田宅居焉人勸之仕應之曰
身在江湖心存魏闕子牟真吾師也君之季弟中書
君以書趣之君復之曰萬石顯廟廊安石樂東山不
亦適乎人謂君業以東山自喻終不以隱約故而無
以自見也今年春中書君聞之主簿乃授君以光祿
暫承之命中書君製冠袍具帶遣使告南納之於君

則君未遽出然知必有所就奇偉可觀矣夫僕遯寒
淺之量得一縷而不知所運一旦授之餘胥斯役莫
能驅使之此其昏然無所短長之效也今君承父中
書橋樓公之膏腴運籌數十萬之貲料理幅輳如轉
丸於盤盞君之伯仲五人子輩廿二人家之內外聚
而食者不下數千指皆君督理之闐闐然無所聞言
少忤君督過之於庭唯唯以聽由有以服其心也以
彼其材智領天下鹽鐵之任臨氓隸之衆要可玩郡
國於股掌之上當必大有可觀裨益於國家不淺矣
而君顧蕩然肆志於湖海不因瑕釁而濡忍求之非

吳瑞穀集卷十五

十四

夫有天下之規而不概於其心者與君雅爲名高薦
紳願納交於門日嘗十餘車處逆旅之宿而攷譽於
青雲之間其榮名豈有量乎子男六人長者繼輔爲
經生高有名季弟仕中舍從子經生七人皆君有以
成之所謂顯名厚實非與然益仁而下士爲謙讓不
敢以榮名驕人人以此益推重君予任俠作權敖而
無足數者相遠矣君今年十有一月八日彌五十歲
配孺人范氏賢能佐君之高義與君偕壽諸子觴於
前上壽視膳堂下是時交遊之賀君者皆在於門無
慮百數計以言爲賀亦十數程柏者與君之子爲姻

姬親請吳季子有言爲醫芳 十曰余雅得光祿君
久矣其漢商山黃綺之流與春秋至高八 見其
奇樹長畫於帝亦偉甚矣以君之材智不 入丁之
規概其心者其有待哉語曰事必有先 之里
名商山芝樹高結爲樓則黃綺之壽若 於光祿
君卜之矣

仲兄壽序

吳有仲公者其季子玉語人曰余仲兄幼事父
自上食父多病身執煬脩其衣帶不 晚年事
甘毳養傳曰用力用勞余無能如仲之至

吳瑞穀集卷十五

上

夕溫清可以儉季父者不辭爲也事伯兄
孜色貌相見如不足余無如仲之慚季
弟伯兄遺二子視如子鞠養之苦辛備
脫身出分貲以貲微盡子同產子余無如
財康立信義不侵焉然謂余無及仲之信山
莫不知吳季子有仲公也今年七月八日彌六十之
年仲公語人曰余年六十而無養主息即不於此
年十五選家茶蓼即治生於外而求得息者即不勞
於此饒田十畝而不給家食即不於此然自曾大
父以來世以行吾國里中風教素爲整密曾大父年

數三十有九大父如之及父三人鞠躬後方行益脩
整吳天不弔年竟亦如之至如元兄明知雅醇士也
兢兢於當世之法年僅過二焉以余不佞未能讀父
書而繩祖行今歷如是年諸欲備求於福也可幾
余家世孝友今子同產之子析而不殊子也余將稅
駕謝交遊以娛餘年逸也余將課田更計所取以食
裕也吾聞天地之數畝彼盈此余上世多不獲壽
至余季父今年七十有八余年至六十以數而觀諸
福之集必以漸而嘉嚮於後之人固其理余託餘年
日月以幾諸子姓之成像也語曰惜已身之分氣又
知爲大誰乎子玉聞仲公言起席而稱曰是達論也
兄有長者之行四而達覽於世即富厚多子視仲
公豈加哉夫知止者藉第貧如黔婁如顏闔而樂不
知足者即富擬素封位至卿相猶然爲未適心之務
如仲公言其達世之覽哉聞之昔人有出一善言左
右皆前爲壽又曰兄弟致美賀善於是酌酒觴仲公
於季父前是日季父飲酒樂仲公亦樂因遍命諸子
諸從子前爲壽

吳瑞穀集卷十五

十六

孟君壽序

余聞孟君之言曰老氏有訓君子得其時則駕

其時則蓬累而行於是以脩身自保爲務不忍情性
離蹤跂蹻以分異人爲高築室於吳門出則聽市諺
入則脩內行廣廣如也吳故海內雄郡多引籍仕者
諸一才一藝士皆有自見順而無滯售而不敵其俗
使然也然承梅里延陵之風仰高履尚則往往懷璞
守珍以德而潛于蠶塵之中自如孟君非其人哉孟
君脩正而不利跂著是而不達俗能靜安時不高言
謹慙吳人以爲多於是吾郡王君葉君程君十數公
咸長者過姑蘇必存孟君則孟君與數君子遊居爲
隱蔽出爲鴈行驪甚然未嘗聞其出一詆語借於其

吳瑞穀集卷十五

七

人求售不贏膝履躋負書一越都市之外自如孟君
不亦寶乎夫吳之干將蒙以蒙涓周之砥礪藏以櫃
櫝則不可易而見夫周與吳乃易售寶之鄉而卒不
自見要非藏之固得乎今孟君故生於吳門之市其
交游姻戚多顯貴故周吳之鄉也乃能脩正自潛歸
真反璞雅非有資行而能若是乎夫王生于山不制
不破雖弗寶貴矣然而大璞得完士生于鄙野弗選
弗祿雖不尊遂也然而形神得全自如孟君得全形
神之道矣孟君一日觴王君葉君輩中飲孟君升坐
于出尊自爲觴政作而言曰予今年六十矣諸子能

託業當與諸公畢觴不嚼者浮以太白席中咸起爲
壽王君等又各載酒過觴孟君亦如孟君觴政

異山汪長公六十壽序

余間一再過西垌後山里姻屬之居也行觀其謠俗
值五穀地重猶有先王之遺風焉比里鵬源故先達
汪京兆公冠蓋里其俗大類後山而更右文好儒備
於禮不任俠諍之皆以漸化於異山長公脩恭遜敬
愛辭讓除怨無爭以相逆使然也管子曰大哉恭遜
慈愛之道吉事可以人察是已鵬源其俗齊民故食
力食力則作本而長公帥之食于道食于道則

吳瑞穀集卷十五

六

禮審而義明恭遜慈讓脩除怨無爭以相逆而漸化
之非一日矣長公雅業周易見謂異之爲道可生平
行之者居之前有異山旁其形以爲號而恭遜辭讓
以脩于家及于鄉之人亦以世之趨也靡內誕其心
外逞其技窮知巧以養私名色盛則驕力盛則奮強
食靡角勝者爲右詭遺大鍾以去公由遠餽破舌以
謀之僑相蒙相譏惡知食于道也長公乃務作異爲
兢兢以訓俗慎言檢迹以整齊門內而疏戚屬信其
所親行其所服僞者獻誠詰者紬給帥志毋怠嘉與
一鄉之士由於斯道若汪長公豈非常世之所博求

而亟稱者哉長公之伯子邑庠生元相氏帥其仲某
李某曉夕溫清於長公安辭定色勃初翼翼是諸子
又能軌躅長公之風教以爲鄉人帥所謂爲善於家
取賞於朝者有不在是也哉余不佞里茗洲距鵬源
之里一舍每以都里之俗齷而俚也一操觚思述京
兆公之文以緣飾之今又聞汪長公之食于道咨親
爲詢以虔其家爲都里之帥罔不聽治矣後山葉屏
山君與長公之子文學君爲姻好請余言爲長公謚
祝以今年某月日長公六十初度之辰也余與文學
君暨其從兄懋化爲同舍生且同泰春盟會懋化篤
論士也亦嘗對余誦其從季父巽山公之高行漸化
於里俗則今日壽寵之祝其里之漸於化者必有賴
也傳曰匹夫行善可得而舉非謂長公其人與遂敘
于篇以俟訾相其質者焉

吳瑞穀集卷十五

十九

程季公六十壽序

逸史氏曰禮言親宗族兄弟綴之飲食世降一等鄭
氏云親者稠疏者稀族愈大則愈疏無論歲四度猶
然不能一饗會慮泯宗也由此觀之在宗載考相率
而醵爲壽豈之祝必其尊之統也收族者也余邑泰
塘程季公以萬曆十年四月十一日春秋六十初

度諸程宗人來言季公尊之統也收族者也昔王充
氏年六十作自敘之篇斯家季公所自爲序傳之日
也請草具以進蓋程季公生平所論著一切皆收族
敬宗篇籍則爲敘傳可考而知也其傳曰程季公字
克正幼聰慧群兒讀急就耳並料聽畫學書而夕講
之屬舉業文有法以試不遂投牘去遊霅上一時賢
豪長者俱過從稱爲松谷君而不字以季公家鄞山
松谷中也徐方伯范論德公等數十百人爲贈言盈
篋天性孝謹少失母孺慕茲嘗見母於夢寐間勉
治生以事父翼全甚至養立嫂如母分損租奉贍之

吳瑞穀集卷十五

三十

以道義爲族屬帥有大疑議爲飭以圖見貧乏割囊
中貲爲之濟每自言予生之月考四時纂要是謂乏
月宜振乏絕由此觀之善順天以贏其數非邪玄覽
盈虛執理偶物立俗施事無沃無壅因時爲業若季
公爲得四時之順非邪而尤所兢兢者創余山祠宇
復星洲葛院諸祖墓思論著家史故老晨星無從詢
訪夙夜搜摭遺事振藻補蕝爲祥書行焉所作有夢
萱集世忠具徵錄貽範補墓祠志知非錄二遊紀別
諸書所論著以次成季公有子曰廷漸習進士業季
公論次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受焉校而刻之禮堂

以傳於族屬季公壽之日束嚮坐居樽下稱族子上壽者百數有不腆之酒以請家季公願假須臾母曰不如西鄰麥魚而却之也季公曰今族祝而翁多矣禮云飲而醉者宗室之意也遂相獻酬無筭樂

張君六十壽序

憲本郡縣屬所鄉長文學正月之郡朝言某老更於郡縣大夫郡縣大夫親問而客之嗣歲正月十又四日嘉禾張東橋君壽六十之年諸外之文學豫先言於張君曰正月十有四日君壽之辰當杖于鄉詰朝之事敢以賓告君亟謝曰毋以末下爲大夫羞不敢

吳瑞穀集卷十五

主

聞命吾海陽邵君雅與君爲兄弟驩具張君行過余舍中言狀且有後命曰張君行長者惟幸而許之一言因畧次其事甲令養老以正月之望今張君壽當養老之辰是得二儀以便生者厚矣自孔父以仁靜言壽衛生家宗之內扣其思外煩其形尊酌者衆則速靳也韓嬰氏乃有智壽之說何云乎夫水之性長以不鬱也故流水不腐戶樞不蠹雲氣云云然圓周不竭精氣之成也因動而揚之因智而茂之集之於人則爲聰明其於物無不受也無不裹也今君盡便宜巨巨細毋不當若事固奇智也智明則欲適而

熙然日與客逍遙以竟勝迹韓氏所云智壽信哉言也然雅好推解諸橋梁道路即出裝中錢繼修里之所釜飢者無不稱也則仁者有取焉夫人得天地以便生者康得人之養者長君之于訖孫固歲時厚具飲食費以嗣歲而當善日視饌羞酒醴以次爲壽客於是日爲智壽之祝明日邑大夫適饌省醴發味進膳序史記之客於是日又爲仁壽之祝得二儀以便生而籍養於人者不亦厚哉又豈有尊酌之衆也哉邵君曰君故好客往新居舍客相醪賀君君酬客厚樂飲極欲一月而罷里人口度主人爲屋費較觴酌

吳瑞穀集卷十五

主

費相直矣今客益糜至賀君余齋先生之言往計與張君爲數月之飲當大爲張君費余聞邵君言狀則君故所謂賢豪長者惡得而不攝辭

大郭山人集卷之十六

新都吳子玉瑞穀著

廬陵郭子章相奎閱

江夏黃正蒙叔明校

壽序部

穀齋余公六十壽序

蓋自大聖尼父以理學師萬世而施教之目詩書孝悌仁義禮樂成之以文德如彌牟所云文與德二者而理學之大趣具矣今之世學術章皇樹於日星而越州王先生豫章鄒先生益發明之其學大行于寰

吳瑞穀集卷十六

一

宇而微爲盛微之能躬行于家束脩其行實闡理緒則有婺邑穀齋余公兄弟尤可稱焉公與兄長公仲公弟季公家庭之間講述先聖之元意闡王鄒二先生畧指既伯仲補經生爲員公遂棄去經生業依父太公遊維揚則以民有四於道一也士民無論已次而商民工民豈無與於道子贛由廢著以先後夫子奈何以是自約結乎去維揚以書隨不一曙放釋躬行披服一於儒者人目之士賈顧不售然恂恂行誼則暴於吳楚間名實純粹流布千里莫不聞余穀齋公士人時藉公之名以行既負責費千愈困公奮然

曰無能更費爲父母驩佐伯仲學詎視然爲人乎哉年五十時尚窘乃爲文告祖父墓自詭爲子無狀會採木之命下人曰以是役而家破十九公曰欲用奇勝非山無所仰奉首憲趣公是在人耳於是立三等之租於山轉而輪上主計者大以爲能益爲人所輻輳由是貲大起歸而償兄弟之責千餘貲是時母孺人在堂以其餘金奉母兄弟之分之同產子之未聘者爲聘未娶者爲娶有責者又爲償責由是里人稱公非徒有得於詩書禮樂即孝悌仁義當與端木氏鴈行矣公之世惠家學雅著郡中以爲齊魯之士莫

吳瑞穀集卷十六

二

及伯仲爲經生名方起仲試補廩餼乃見謂道與名孰親回賜之徒豈在官閥當年入立徑即相繼謝去公亦以蹈道爲高佐伯仲堅決於去及仲兄有德宮之悼公與伯季同仲兄起臥不復入內公之家行多此類今年十月十八日春秋六十之辰以維揚爲家在所丈夫子四人長美元次義元郡學生次業元羔元趣維揚爲公曼壽祝予邑朱澗亭君與公爲石文屬予言以往予惟余姓稱冠蓋自余評事公以文章倫魁海內簪纓世選焉今則有觀察公之循理尚實公之忠讜臨城公之雅厚一時遊於學庭計偕凡數

十人兼之實行齊一孝友卓著是尼父之文與德當
爲公家之業語矣而公之伯季又以道緒閎闊其聲
譽從子食其無日以詞賦學有聲文苑仲子義元季
子羔元方以進士業益紹明之則所爲公壽豈不宏
遠哉比傳公之里中孝友堂五老唱和詩首觀察公
之太公寒塘翁而公之兄伯仲二公居其二其所爲
詩言言性道勢天屬至娛爲世道名教之裨助非但
與白相之耆英徒爲國之祥壽已爾公今入五老之
社而六之闔二昆而三之其爲文德之映發以裨助
道緒名教不淺鮮矣朱君來言昔孔聖於鮑龍跪石

吳瑞穀集卷十六

三

西登嶮爲之下車穀齋公視予莫逆不介而親實有
似此子玉不佞之家氏爲公之族女弟予得交於公
之伯仲暨諸群從非一日得知公之文德之詳猶之
朱君也遂因朱君之請迹公之壽之大者以爲公之
世家壽言

封君汪長公八十壽序

初余得交汪孝廉君叔圖則以孝廉君開於道術有
追古之文既習其人知狀則以孝廉君久而敬之比
順以勅有脩正之賢後之爲作兩節傳則以孝廉君
道誼爲要約整齊其家有世篤之行未嘗不盡然儀

心慕之也乃今知昔出於尊公念崖翁有使然哉翁
之爲德純白粹然欲害之念忘於中晦晦媒媒不擊
於物而繫於俗謂世之不設智相飾則驚利相軋沐
漬無界長此何窮乃一於陪敦懷誠軌其謠俗傳曰
脩之身其德乃真脩之家其德乃賒翁寔當之矣至
經術之訓則不能忘意祖氏某公而來世以明經孝
廉科顯父南崖公經生不售乃出世所藏書授伯子
伯仁早卒乃授孝廉君則曰豈緊而父之望祖氏而
下數世之書在若南崖公即諸生間家故富翁娶于
戴配孺人奉簪甚厚益富會公家作劇日繁翁悉解

吳瑞穀集卷十六

四

橐中裝供公帑有二弟不關聞於二弟比中分田廬
自取境畝而歸豐膏於弟天性恢廣不能茲茲期會
計所更費伯子仲婦遞喪坐是中年窘乏猶然布德
不旤爲務孝廉君深念無爲并糲養而翁居之澹如
也及孝廉君計偕稱賀祝者填衢巷翁又不明美意
邑大夫正賓席設机杖之禮凝然待翁不赴翁視世
之儻於得失始捲力以求卒倒行以逞相去何什伯
哉今年九月某日春秋大耄之辰孝廉君之友人汪
太學君揚清氏來請不佞之言爲翁壽不佞刺草之
言不足以涉翁之末庭願獲交於孝廉君厚善而太

學雅知余文不容以默昔田過有言人之事君以爲親也受之於君致之於親窘其身而約其親不可以語孝屈首受稿簡揭趨時望得富於君以爲親親望得貴於君以爲親榮望得壽於君以爲親久然而得遂其心以奉其親百不能一二至得之而兼有文有賢有家行以爲親之令譽尤不可幾焉孝廉君以文以賢以家行爲翁富貴且壽定爲稱壽之至而翁以厚德膺上壽可預睹也夫策策繁川非致遠之御純粹樸厚爲悠長之器翁固純白而長厚者也一而思慮攝而知識太和將來含壽之徵符於此乎在程

吳瑞穀集卷十六

五

文學稱翁春秋八十耳日聰明步履矯健如鼎盛之年不佞則以翁猶有不視而明不聽而聰不行而從者要於玄邈之域則富貴而壽如春之祺曷有旣極哉翁壽之日邑大夫具冠帶錫扁加璧稱觴於世科之堂旌揚耆艾徵聖世人瑞是邑大夫亦見謂孝廉君之文之賢之家行以爲翁富貴且壽而榮之也而孝廉君行對大庭獻內史書綸旨之寵渥賜大官供其存問五更以爲翁之富貴而壽者又有遐之徵焉固汪太學今日所以爲壽之大者也

梁山方公六十壽序

太史公設辭曰素封之業所收息與千戶侯等以地奉較之藉第論其材識器量不可與列侯封君比哉故曰智者有什倍人之功愚者有不廢木之事亦以材智器量言之也世之論素封之業莫過於徽然率遊於通都大市雍容於訾筭之間以取重於當世累高貴大抵然也至若茹秀山中嬉翔雲際身有處士之名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取給豈不謂崑處奇士之行哉予都里梁山方公非其人與公世家依大鄆山而居萬山之間大川之上不必廐門北郭荷衣鳩杖自不失其高者公兄弟六人公第三人先太公

吳瑞穀集卷十六

六

幼時長者未髻次與公裁齠而二季孿子猶在遺腹中會家之故籍券契之齒計數百爲人給公兄弟未薨諸孤訟於官得直爲兒時卓偉如此而家益窘矣公奮曰能者有餘拙者不足奇勝豈天授哉以山居千章之材所謂本富乃貿山而縮穀其口不數年貲以大起爲二季娶婦兄弟競爽人比之卞氏六龍而公恭厭兄友弟其潤達足智可稱也而不爲任俠不作色矜質於庭者爲之居間其輩流益相與推公溫厚之德附於仁義矣夫胥人者去其幾也若公出其材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不可與千戶侯等哉公

今年六十二月十有六日誕之辰也予之季男爲公季瑛登堂稱觴客之造公多言公之奉進饌飲食宮室車騎比封君以相誇咤否則謂公與配儒人並壽有子男三人俱以能稱誦其家世是猶非知公深也予不佞之居舍與公比近皆在山中然都里之士往往枯槁崑嶺而公有七友方回處士之義無所怙藉而能崛起若是予故迹其材智器量而稱之也方姓自周方叔采許以來漢有什邡亦以侯封明興方千戶公以材武佐高皇帝有功食邑千戶公之祖氏也故里之稱公擬侯封所享亦則謂公材智器量遇其時千戶侯豈足道哉管子有言無方而富者是也而壽祺之遐於此徵之矣遂令季男藉其言不以華而以實

吳瑞穀集卷十六

七

仰峯金長公六十壽序

余交太學金長公之驪其日久矣長公之居舍爲中市而余居山中相去百里輒相訊則隔百里如闔舍然益聞長公德隨年劬聲隨地廣稱長公之賢入者說出者譽又祝長公之壽皆以長公束脩其行而能整齊之於家以居處則長幼辨以彌宗則族屬順自睦親以至廝役藹然就理一其縛制是比宜禮秩整

齊之若此也脩什一之業而息之有處逸之名累貫鉅萬人稱長公能守其父雲峯公質行而益大其前業有主辦而緒之如五均事是迹於履之憲而整齊之若此也公家之役政創大序功鉅費廣長公立員程於間度數月而竣事是博爲之治品有所成而整齊之若此也弟季君爲經生早世遺三子孤長公能食之而能教之能貲產均之行作必和祭祀同福居舍授其度凡衆之動授其宜憂未嘗不戚慶未嘗不怡是正彼天植整齊之若此也以脩義柄以治人情里之事搆而不可解者率得一言而講鄉不越長里

吳瑞穀集卷十六

八

不憚強是和協輯理而整齊之若此也金長公之飭行信爲量之以少多稱之以輕重綱而紀之統而治之而可以爲天下者在是矣然長公通籍太學至期而不謁選乃以書授之三子長某次某雖未補爲員而聲稱於縉紳間其爲天下行可睹也視彼不飾褒榮衆則返是獨立二者不侔矣語曰處身常逸者志不廣是不可以語長公也以是行年彌高飭行彌謹得人之祝彌廣入者說出者譽有數以至焉葉文學君聞余言則曰吳先生之祝金長公一甚矣四月某日長公壽六十初度之辰也遂屬弟聯萼氏記比言

爲長公祝葉生爲長公之從子埤也長公能視同產女如女視葉生如埤葉生將觴於長公前不敢自爲脩也遂記其言爲初筵獻無過此者矣

百川汪長公六十壽序

今上以萬紀曆英先其筭命兆有道之長於萬億哉正曆數以探知吉隆之喜其端皆由此焉比年來酌乎允鑠着乎樂胥太平極治之效也士民生於間登仁壽之區域道然其適矣諸有天屬聚豫一門三從德音齊名以際於壽域不尤可稱述哉時有所至而求命有所至而闕不可必得者而具得之所宜亟標

吳瑞穀集卷十六

九

名而著于篇也說者皆言成弘間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正是時多黃耆之老而懔固厚重德之劭如其年考之郡乘閭史固可得而稱也今萬曆比年足稱天地之氣合匹隆成弘而高年處逸德之齊其年者吾邑可僕指數有充山百川汪長公云長公之三從弟孝廉君叔圖篤論君子也所爲長公之壽述備矣稱長公之上世善富以麴蘖擅其利於徐之房村一日長公語弟太學君曰徐猶築垣而居水也魚尚弗鬱况人乎不爲處業麴蘖將以酈魚腸之乙耳旣瞻載南而房村爲湯湯迅流焉談

叢至今誦美之充山之上流岬善崩與太學君行視河壩築隄以綴其反壤之患而礎石梁鐫廣之以通里中之經瀆里人言人之智其解在水非天下之至材其孰與焉萬曆辛巳疆田畛曾侯推擇方正者署其役長公獨以清幹見稱侯表其閭長公之有大畫於水理地員具見方畧如此而廉莊之行尤爲人所誦嘗遊京口渡江得千金遺索戒奴守之待以金者至而與之不語之姓名貿居傍之地其人驚族屬不敢與關聞長公獨舉數千貲畀之其人唯唯願割產孝廉君以是覘長公之識度而徵其壽祺諒哉其爲

吳瑞穀集卷十六

十

善徵長公之壽祺矣則與成弘間之耆舊埤德埤年又何不及焉充山去縣治四十里而遙據南垌之上游得于風氣之正以成其謠俗足爲比鄰風覽其內行則貞烈卓偉外則孝友熙穆敦說道訓蔚爲國華奕世射策明經文理粲如也孝廉君與長公爲三從兄弟視如同產甚閭閻而長公之同產弟太學育菴君伯子體仁仲子太學體義俱以逢衣進冠冠肩而立一堂之上以爲長公壽所云命與時具得之者是已嘉平月之十有八日長公六十初度之辰孝廉君旣述詩言先期奏之矣猶謂不佞子玉善祝且知長

公詳復屬不佞廣其祝言余惟聖化之所滋潤成弘之治復見於今日而天屬之聚天禧之備則成弘間之耆舊未必其能具得者傳曰美意延年因以是儻和於鐘簴之間

贈游長公六十壽序

蓋以紱冕之緒稱於郡中可僂指數則娶之濟溪里其一焉濟溪故游姓自中丞公以行業顯于朝是後接跡而起麋遊學庭計偕對公車歲不乏人相襲爲名儒多章章者至稱清德養高鞠躬力行不慕榮名則有廷植游長公云長公自曾王父以下凡三世

吳瑞穀集卷十六

上

皆單緒王父父又皆早世王父未及三十歿父裁亂父亦未及三十長公裁三歲世系之承不絕如帶而長公尚未離繼裾里人莫不藐末一篋子少之無炊火矣長公漸免於孩子立羸齒捃拾以事母然從綰髮以來有鉅人志燃薪抱稿簡吟貧不能婚年三十始議婚天性剛毅正言直行內不阿戚屬外不隱遠人謬謬吐訓格之言聞者莫不蹶然以聽而公之配孺人往往從容深言婉嫺佐之坐是人皆稱長公寬而正可以懷彊處窮闔漏屋而縉紳不能與爭名也伯子家頑振藻下帷深厚爾雅以熙妙聞不僂傳

今年長公春秋六十之辰七月某日也先是伯子奮邁言曰當通籍橫舍歸而爲家大人壽既又不售也士俱爲伯子嘆惋長公獨閱勉語曰苟吾言汝慰從燁然有文即褐衣稱壽樽下養食爲甘足時子姓切跼于庭數千指聞長公言虛而至者實而還勸忻芬芳以有得焉諸布衣紉屨之士睹葭牆艾席若與朱門敵貴矣余不佞嘗得謁中丞公恭遜辭讓以度其位述其廣道臚德敦睦族姓之全熙極其宏遠今得游處士公之行誼剛毅懷固以度其身述其束身正直以埤郡國之俗顯約雖殊其交有所矜也則伯子之爲長公壽遵長公之軌躅從事中丞公之廣厚又豈特以文藻之偉也哉長公之王父以下俱不壽當羸於長公之身世以隱德當弘發於伯子之文而後游姓之紳綏先生皆謂吳季子之辨於辭晰於數奧要之間嫻然而文在是矣

吳瑞穀集卷十六

上

南橋汪長公六十壽序

維禮脈藩以親同姓兄弟而在宗載考得成之燕飲以此風覽謠俗化行於下嘉薦豐時用次旅酌薦脯而降陔節終奏無或不親之譽課宗之慢此戚屬兄弟令德壽豈樂之福也豈輓近世可得而數見哉余

邑大姓必首曰西市之汪越國世家也比巷接楹門
輝相炳凡里所蓋自宋處士接公居是地以來世以
貴雄郡縣而合醺燕飲之禮家世講而不廢華以覆
鄂露以湛明猶有先王之遺風焉有南橋汪長公以
汶江之橋在南自號南橋居士里人遂南橋之不敢
以字行弱冠挾貲走閩粵數千里外如咫尺不籍先業
而大致慇懃如聚藏於山殖物於致其贍智也歸而
大起第舍幹理家事以賈命伯子汝礪而縱仲子汝
潛學奏籍西雍二子吉蠲爲饋跼跼恂恂里之仗氣
力咽鈎吻者莫不響赴以取敬矣而長公推蔭讓路

吳瑞穀集卷十六

十三

嘽嘽無競行若不容衣者益詳於行撫從弟喬之子
如子再從弟鑄之子如從弟之子以不勝養爲之掌
孤而息其貲焉至縣大夫之役尤所肅給縣行教重
修學宮願先輸貲若干佐役御史大夫令鄉作倉庾
儲穀亟趣任其事與人有直亮鍼艾然安而後出言
以故人趨之如繩墨之彈也今年春秋六十某月日
維誕之期漸溪汪季君於長公爲戚屬兄弟以族有
祭醺合醺之歡而長公族之良也非他人比之比覽
揆逢辰思率兄弟某某等爲壽豈之祝大合樂而醺
大合飲而罷固盛世熙事也今於汪氏兄弟見之聞

百室帥族之茂士登長公之堂以次爲壽光飾族里
豈不豫哉世於父母之壽不能備百禮請言以祝夫
孰無是心乎而闕然者非不欲爲赫奕而儉其親也
時之所值無容不儉也今季君兄弟能以禮爲族長
公祝長公能以禮致祝於族兄弟燕飲載考豈不熙
事可嘉也哉然燕飲奏陔夏必舉其終支詩垂監戒
在於厭飫月吉醺醺族師必屬讀邦法書其孝悌是
又漸溪君之合醺爲壽德旨也則余不敏之言豈第
爲長公今日者壽之祝達於邦國達於朝廷以引
以翼期願無疆之祝且焉

吳瑞穀集卷十六

十四

太學同野先生程季君六十壽序

說者以成其德義聲聞之爲壽尚矣有德義立而歷
振素期願之筭身及享之不徒以聲聞爲若是不尤
可稱哉余縣由溪太學程季君今年壽六十八月七
日其辰也里人祝季君率僂指數季君德義以事父
母日嚴喪母廬墓傍戒酒肉三載殆不免喪後喪父
如之稱質孝一矣伯兄病臥數載侍伯兄病求醫翼
全如事父仲兄早世事養嫂如事母後母生第四撫
之如同母弟稱質悌二矣悖抵恭厚待六戚之親周
澤以渥稱質義三矣有是三者德義之筭足求其聲

聞不空寂也而季君之從弟太學君某某伯仲又對
余稱季君得輔養之上術有三云言季君早年通籍
西雍時會門下大生孫經術古義爲問目相講論一
時纓綬之士皆趨程太學如流水雋朗之名藉甚及
年四十當謁選銓部家人辦裝錢趣行季君曰聞之
抱甕行灌娛於簿書嘔餐茹薇美於鼎食遂謝不往
而日與處逸之士爲詩社哦咏自適扇揚其鄉之風
雅穆如也以家政屬二子曰携群孫而嬉焉有是三
者和理日濟同乎大順不啻餐芝髓濯露華可怨美
門而比年也是德義之立如彼而善持生如此不謂

吳瑞穀集卷十六

五

二筭交致者哉聞季君五十時里人擬樽下稱壽季
君曰何爲予壽其積滿善數哉乃出券劑之齒不能
舉約者悉會其人焚之誦祝之聲盈於衢路今年六
十里人又先期稱上壽季君曰何爲予壽余日所盤
旋者松雲有樓倚蘭有軒元善有堂白雲有館潭西
瀟上有園余所晞朝陽而和五絃之所諸君能爲余
各賦之而俾余得依和焉是矣觀於若言則輔導性
靈調攝平粹與曹脩同納於無何有之域各竟其願
不特積滿善數已爾傳曰始乎筭中終乎船背創乎
夷原成乎峻嶽言脩德之難也季君之德義與年並

至何不可求哉君子之爲壽不恃天之爲吾脩而用
其不得爲短以故不務數務行不恃人之爲吾祝用
其不得爲詛以故不言命言養德義之貴何往不遂
導養之善何往不賒程季君得麻策哉太學君伯仲
以不佞爲樂盡人之辭在彼猶在已也遂以不佞之
言爲其言以進於季君爲曼壽稱焉

葉南塘公七十壽序

往余遊淮陰東之海上登孔望之山而俯海壖一帶
結雪花數十里絮若境布甚賞其快哉弟河豚墊淤
衝漫堰塌昔年一日數百里直達淮其後數十日不

吳瑞穀集卷十六

六

能至商病之而亭戶鹽丁遂以貧乏其勢或遠而作
劇州中卒踐更者多不勘責取庸代蕪麻偷生逆節
之萌作豈惟氓隸患苦此爲當國事治運渠者所深
軫慮也有余鄉葉南塘公見謂宿沙氏焚海以來掌
鹽之政載於周官管子云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
財者商工不備也 國家設鹽官所以交庶物而使
百姓給其所仰戴奈何任其淤塞乃建議築二隄關
捐金六百佐役隄成大以爲便利淮海之人誦之號
曰葉公隄以不知有旦無暮稱貸者之急糖粳之苦
此伐檀所刺也故於亭戶鹽丁之貧者今役重其貨

徐其目而不趨以賑貸之州大夫開葉公行誼高移
扁旌其區舍勞之如禮縉紳明經大生數款門自吏
明習者不知所處皆質疑事莫不察然與語而鹽之
令品益明晰共稱巨人從事三老祭酒云今年春秋
七十月之廿八日誕之辰也丈夫子二人伯應晃仲
應年請公歸自淮爲倚庭之壽余從埤雙溪李應義
氏與公之仲子爲姻屬來請余言獻觴惟余鄉爲邑
之西牧餘百里士民依崑川而處走都會賈者指不
得盡僂至賈而嗜義動指數百貲以救時者尤不易
得則南塘公之逢辰諸望龍山而誦祝豈惟姻屬豈

吳瑞穀集卷十六

十七

惟余鄉達於邑達於淮海爲公請壽其誦祝廣矣其
期願老人祝曰使君之壽似鄙老人之年其吾子祝
曰使君之嗣壽若君之年人誦則天斯聽公之大曆
其無算矣雖然禮無虛加必有其實吾鄉雅以朴勝
與其養有餘寧禮有餘公之二子壽公昏氏壽公此
余亟稱之也顧無端絕公西赤不能爲容乏甘毳雖
曾閔不能卒禮諺曰親之腹非唐園則人子於親寧
慶之辰不能致葍爨之羞有矣況於敬其被除飾几
杖脩樽俎崇養以成禮哉而南塘公斯燕喜也余重
有稱焉

從兄季公八十壽序

余歲時帥族人會言庭闈令品諸群從皆以族子若
孫行待每念余不敏樛薄捲捲乎標末之質也詎能
爲疏戚屬帥有三從兄季公今年春秋八十大耄齒
與行並尊老俾族子若孫時時奉季公緒言稱壽樽
下動將爲若美止將爲若居漸化族人在其中矣
余族世居海陽大郭之址茗洲之上凡二千指而季
公之伯仲尤著伯辰州公與仲叔競爽一時而季公
尤爲特起季公爲從仲父第四子也生于毘陵從仲
父則謂吾先世季子居毘陵當使季兒居此與諸子

吳瑞穀集卷十六

十八

約貲田在海陽以分居海陽者在毘陵以予毘陵者
一歲中車騎侍從往來於間以是人稱從仲父有游
閒之賜與名云季公克遵父之約益充廣貲產起大
第於郡南郭與吳中纓綉諸公遊諸公無不許季公
爲特起之士也生三子伯顯祖仲顯宗今居毘陵季
顯耀令居海陽曰吾父之指乃爾延高等經生訓諸
子學即未爲員而皆材雋有名數年一過家視季兒
與族屬昆弟日飲極驪道故舊一失爲樂不能別去
曰人之有言過故鄉而下車過喬木而趨况同產兄
弟之里乎族屬過毘陵輒召至其家不爲近重施不

爲遠遺恩雖縣隔千里寔若同邑屋而季公長厚之風眞足以振謠俗之偷而樹之悖也正嘉之際國密事叢吳會尤甚即上著其鄉者選選徙竄季公乃能縣隔而宅膏腴成閭右迹其務作豈特其材畫策之偉懷陶朱之慮以計事哉而忠信篤敬質行長厚有自來也行年八十猶耳目聰明給數以敏棹扁舟主進子錢於維揚足以勞動足以休食逍遙於湖海之上而心意自得長厚質行無量成閭右於異區行無不得則心神適而繕全上壽徵於是矣語曰年壽人之情質行壽之基善基者固致高而不廢而人之情

吳瑞穀集卷十六

九

所同屬企又可知也季公之從子顯爵從孫成禮請余言以祝季公覽揆之辰其情也情胡靡至惟言爲至哉然若洲之在子若孫行孰不爲此祝而余兄事季公季公雅同產畜余睦密之情言之又胡不真至也遂敘其族屬以來祝季公之上壽而毘陵而海陽之子若孫歲時恒稱壽季公樽下而季公之質行長爲而毘陵而海陽之子若孫帥斯爲從子顯爵從孫成禮所請言之情也而余不敏言之所爲至也聞之杖德莫如值者其恩德可信杖也季公當杖於朝之年受齋之日質行爲人情所屬企若此豈惟爲而海

陽而毘陵子姓帥遠而郡而國其所屬企又可知也同郡黎邑查君與季公有雅好謂大郭生之言善祝因藉其異姓兄弟之好以致焉

葉磁州公五十壽序

先是予邑太史張公爲文贈磁州公也曰使漢法至今存且爲魏相路溫舒龔勝之流未嘗不稱其言之達也當是時磁州公方以掾史給事部中受冠服賜省祭之時也尚未秩進試於職以程用而太史即稱之若是豈不能實最高而謹乎肅父通明經術而行正直以得之手公初習博士家言一再試不售發憤

吳瑞穀集卷十六

二十

下帷至嘔血父景琛公生公晚不令竟學遊維揚時州邑掾史有功效者比三輔尤異補高郵掾歷事銓部關中胡公執禮時爲郎一見公愕曰昔何武問文吏必於儒者豈是邪旣都試以文母嘗錄爲第二人越四年謁選陝西蘭州衛叅軍之任去獎政十五物而舉行善政不可勝紀於是監司下獎書勞公前後十有三直指韓公屠公皆以茂材兩疏上遂以最擢磁州判官而著政聲於磁也又如蘭則太史之言不於是有徵哉夫期質有脩短時世有中季所謂季者非以輓近爲標季也今上以萬紀筴曆屢行廣野

之政其用人也不泥於途邇以待天下遠方之選固
虞周之中天盛時也磁州公以能實之高際中天之
時遘公選之會而遂其功名於太史之言有符應矣
今年十月公春秋五十之辰從子文蔚叔豹氏公雅
以生平所讀書授之者而有嘔嘔之施叔豹先期介
予友李文學君人伯來請言走千里爲公稱壽樽下
予豈達壽之況然聞以祝言致願而益壽者又以行
誼聲聞之爲壽者當公家居時孝悌溫讓之風藹於
邑里里之人祝願以其年爲公之年及仕蘭州蘭之
人祝願以其年爲公之年及署狄道署西河署金狄
道西河金之人祝願以其年爲公之年今爲磁也磁
之人祝亦如之是公善得祝言以培壽者而聲譽之
播於邑里播於蘭暨磁部使者獎掖尉薦之語盈編
累牘軼於人之耳目是又善得聲聞之爲壽者而當
五十鼎盛之年自此以躋上壽其所爲祝願所爲廣
譽又豈有既而所爲壽又豈有既也哉人伯則謂磁
州公得此二者爲善尊生有丈夫子二人長文臺材
行似公次文彭習大易而以誦通錯質起者配孺人
膺封齊壽人之稱公不第以年也言壽之言以身之
壽爲尊生近之以壽家遠之以壽國壽民斯爲得完

吳瑞穀集卷十六

五

原缺

大郭山人集卷之十七

新都吳子玉瑞穀著

廬陵郭子章相奎閱

江夏黃正蒙叔明校

壽序部

汪母程孺人六十壽序

蓋自有熊氏肇有靈憲彤史後高氏項原所撰書目
今並存中壘書及史之列傳廣記數百千年其人可
僂指其書可乙夜而訖豈女德之難其久哉抑爲正
史備史者不及收據而略之哉大江之南稱母儀婦

吳瑞穀集卷十七

則無如我郡考之郡春秋所載列女與宦蹟逸行並
埒亦往昔所樹風聲有以漸之也然以色曰妬以行
曰忌則哲母懿婦自稱曠字有不能忘者多矣今弘
廣闡度廓宣陰訓於余邑得汪母程孺人焉汪母爲
洪坊里汪長公之元配太學君之母也長公兄第三
人長公庶生仲嫡而季又庶凡三母而孺人則爲三
姑婦也里母莫不爲孺人難之孺人曰聞之晏大夫
有言以一心事三君者順以三心事三君者不順今
如母言是未見婦之行而非其順也既皆得姑驪而
又以驪仲季姒蓋當姑姑時家無下貲孺人佐長公

起家累鉅貲置善田長公力爲多竟均之二弟藉令
孺人有觴重於間非徒無以爲仲季裨益而長公亦
且不能保其不損矣旣生伯子仲太學猶請廣庶又
生叔子庶生季而孺人之御庶也飲食被其之類愈
於身撫季子也幼而推燥居濕長而視服食愈於子
而里之婦皆化焉多能廣庶而稱邑之哲母懿婦有
曠宇而不忤懣者獨歸於洪坊里則孺人之所激揚
風猷振幽谷之芳徵貽訓於彤管不亦可嘉也哉長
公歿數載而持家政如長公存日以約出而當長公
之贏入不至費耗而益以加厚皆由孺人秉主母之

吳瑞穀集卷十七

二

家約以致之也然不覲覲靳施予能振窮補不足族
屬待之給餐待之給湛煖者歲以爲常而遣仲子遊
太學督伯季以義方人稱孺人母而兼父師之義者
也則稱孺人不但能廣庶之一緒矣予雅與孺人之
壻戴君尚德氏厚善以是聞孺人賢淑之行戴君屬
予叙之爲孺人壽祝以今年十一月某日孺人壽六
十之辰也昔劉氏書載賢妃貞婦與國顯家可法則
者予不佞重戴君之請見謂汪母足稱顯家可法則
者因作汪母壽序

徐母吳太孺人壽序

初海陽郭隅之盛傾鄉聚則度其人衆不過百一而
量其富居什六以故業儒之家一不得要領即偷欲
休以扶其說遷他業以去不能竟身者等比况能世
業不變即丈夫猶然不決正况女婦輩豈能有所決
益習而衰少焉則鮮有風覽之也有徐母太孺人者
居嘗佐徐長公訓其子子堅君被服造次必勗以儒
者勿令家政有所相闕當是時郭隅業制科業者闕
市董輩數人而子堅君名在數人之籍旣數舉不遂
子堅君不意得而孺人益寬乃曰以若才制科不足
得也然古之學者耕且養故用日少而畜德多吾亦

吳瑞穀集卷十七

三

以此望若也惡在以譁衆取寵爲里人聞之祝曰今
吾里之爲母者皆如徐母之爲人母也旣孫悅甫氏
長即以其父之書授之被服造次又必勗以儒者人
曰孺人以是教子旣不得要領又以授之孫非爲生
業計也六籍詎不爲石田乎孺人曰固徐氏生業也
穠稼不止必有上歲矣即勗其孫如其子而又以其
業授曾孫焉里人又祝曰令吾里之爲大母者願皆
如徐大母之爲大母也自悅甫入邑庠偕者坊隅十
餘君是後鄉風馳義文學寢盛量其博士弟子今居
什六而明經制科接踵皆繇孺人有風覽之也孺人

從容淡靜仁德寬裕多所不忍然壹於中和而不長
燕嬌聞古有智婦母師慕循其迹晚春秋高猶飾身
正事思其咎謝沉心善照深達卑節里之人咸以大
母事孺人而懷其恩化宏邈矣嘗見子堅君父子溫
然雅都默然潛明謂其一謙而四益乃知道德亦有
從徠二月之四日孺人春秋九十之辰諸士林雅與
悅甫驪贊見有常禮咸走集爲孺人壽予謂孺人高
行有以風覽里之文學今日諸士人上觴固宜哉然
徐氏擅其業數世以悅甫遂學脩行必有章焉孺人
當曆遐齡享文學之賴以食其報也

吳瑞穀集卷十七

四

王庶母太安人七十壽序

比予聞王大夫之治鄞也則譽言日至政最之奏數
上以鄞令雅性長厚而瑩精於政事砥節首公絕幣
財敏疾有所案驗胥吏之奸清浮屠之稅部使者數
上事舉奏大夫治狀邑之人傾耳聽部使者交稱孺
孺喜曰王大夫親事不滿歲度奉璽書召矣以何金
仲子德兼言曰王大夫予姻也太安人是年三月壽
七十之年是時太安人在鄞宦邸已不及爲壽今大
夫上計寄逕鄉邑奉太安人西則得上觴請先生一
言先之文徵之禮成之樂歌之將有事也又曰初太

安人歸王長公其班在亞然太安人賢母也深達謙
節教三子每諭曰聞之謙以立德持滿者與天節事
者與地慎爾謙節其庶幾矣大夫之令鄞也諭曰夫
令所以和民禁寇興文制典徵輸者也仁以令人其
庶幾矣今大夫爲政如太安人指倖蹟赫著矣吳子
曰是可爲母壽哉初予聞大夫之政心鄉往之今知
母之教居多以大夫瑤璋之質則有懿范焉能勿嘉
乎鄞爲巨邑而辟強是懼故稱難治比令邑者躬躬
如畏然大夫固獨易之千社絃誦若大夫其能以德
養而承母驪也矣今北上而報政也天子知大夫

吳瑞穀集卷十七

五

行封拜其父母郡國以是爲大夫寵或以爲多子以
大夫能奉行母之意指千社誦祝斯稱善爲母壽哉
金仲子之祝也不亦是乎夫人之所忌其氣讎以取
之人之所祝其長厚以致之乎海陽介衆雅樂聞天
夫之賢而誦太安人之德特甚豈惟仲子固知誠壹
所致不容異也然則太安人之綏福儲熙所及其遠
哉

王庶母太宜人八十壽序

歲己卯 今上嘉禮成上 兩宮徽號覃恩於海宇
王駕部君子礪以比部大夫奉 詔書江之西將事

訖過家從母太宜人臘時駕部先公業已加贈刑部大夫如子官母加封太宜人駕部君跪請於太宜人曰大人春秋高先是不敢爲歸養計以未蒙 綸恩故今幸兩被 恩策報命當守 闕下乞歸養太宜人愀然曰兒在官而母雖力饘粥猶費實也則在告縱日視食兼珍老人能耳食乎不可乃草奏曰臣家在休萬山兼葭中距京師數千里臣母年八十不能越數千里就養郎署乞移南得便迎養是 陛下施惠臣母視施及臣萬萬矣 上許之改南駕部南曹惟兵最貴倨改駕部殊其請也明年太宜人壽八十

吳瑞穀集卷十七

六

三月十五日維誕之辰駕部君當北上三載計牘適逢辰爲太宜人祝始北馳其駕吾郡諸君宦南都者請以言祝屬於余聞太宜人歸刑部公有嫡子二而駕部兄弟皆後嫡兄弟出及刑部公早世駕部方亂季僅免衣繒緜家以落嫡婦徂必二庖太宜人每諭諸子曰諺有云富則盛貧則病若能易病惟課三子學解簪珥佐具歲丁卯駕部舉於鄉明年成進士伯銑世先大夫業季鍊爲諸生高等人謂太宜人向之蹴踏今不當適乎然以母家故每對食嘆息深念蓋太宜人母家同邑吳田望族父母早亡年六歲有汪

氏請女之伯父母爲從女衣補至汪遂從汪姓太宜人雖小知非汪出每祝曰苟有吾母家非天誰啓之心飲食必祝祝輒泣汪聞之取舊牒得父吳長公名符信太宜人持牒獻歔泣涕交橫下遂禮廟書於策復吳姓 詔稱太宜人吳氏存諸昆弟厚賜金錢上父母塚出金錢修治故塚里人豔稱之云漢上符無外家志意蘊憤乃著書以譏當世駕部君視君家節信不可稱幸哉駕部君嘗對余言家太宜人爲不肖宸宇蓋母而兼父師者也是可觀太宜人生平勞瘁矣然大宜人春秋大耋膺封誥貴猶躬躬勅家政如舊約不祿飾即駕部君由爲邑爲郡以至駕部清約如爲諸生時俗故華樂駕部獨恬然軌俗之囂人皆謂駕部得於太宜人之識度爲多也語曰山致其高雲雨興焉淵致其深蛟龍起焉人致其道德福祿歸焉太宜人親於有天主天之聚賸乎其順顯乎似道又詎臻其分乎則樹於德必有艾膺曼壽而通貺春祺其不涯矣比駕部君日朝太宜人請上壽觴太宜人向屏而立許之也公等今以是言進太宜人其听然受以爲頗著文焉

吳瑞穀集卷十七

七

張母郝太安人七十壽序

余嘗讀漢書樂叔元傳初補黃門令後陽氣通暢白
上乞外擢郎中屢遷沛相徵拜尚書子賀官至太守
刑殘之質不謝全生經籍之業有傳來體聲榮之播
能輝門閥房闔之謹得參帷幄書之史記與桂伯堅
等同傳豈不亦偉哉夫四星在皇位之側周官用備
於列亦以謹庸出內情貌不遺敏才給對多會深旨
懷術糾正若管蘇繆賢之流不失以忠公稱特體失
全氣胤絕宗粉雖竭巷職難全孝理至乞嗣異姓買
養假子論者蓋商之久矣則若叔元能盡內外忠孝
不越亦慊慊可與者矣 肅皇帝入承大統潛邸隨

吳瑞穀集卷十七

小

者有大將軍張公以勤舊之勞擢都督左府遇之甚
厚及見令子今中樞一樓君遂令廩食掖庭補黃門
令中樞爲人謹敏心機通辨清忠奉公獨見親愛數
令大官給塞具賜金錢有差一時輔臣外舍薦譽之
故事由小黃門史以漸得至掖庭中樞初進即直侍
上左右司公臺承候顏色頗識典物益見恩遇以留
都重地命佐司禮留都卿大夫在留都者又莫不稱
之一日告余曰母氏以此月廿一日七十之辰敢微
重一言以壽先將軍存日母嘗以忠慎之指爲言及
諭不肖亦以此固知蒙蒙爲吏民之垢無能爲役然

母因使致言曰幸無以千金之璧謂間紡而却之也
得無施及乎不肖入官臺年三十故有婦婦有子隨
母邸居奉壽言令兒誦以獻庶幾母顏解也聞中樞
言不可與叔元並稱乎中樞又曰兒子方習章句學
是樂賀之望可冀也昔力士屢進讜言願一見之如
天人然非不貴倨但幼與母麥相失後雖遇不無金
鏹之慟而國姝之娶或叢怨議高力士幼與母麥相失後雖遇不無金鏹之慟而國姝之娶或叢怨議
之龍州迎還不復記憶母曰曾育有七黑子在否力士
桓示之如言母出金鏹曰兒所服者乃相持號慟帝
爲封越國夫人河間男子呂玄勝吏今中樞上得事
京師女國姝力士娶之呂遂勢煥
母下有妻子以奉母眎高驃騎何如哉且也漢唐之

吳瑞穀集卷十七

九

世爲大謁者至荳茅分虎脩功德市禽鳥一爲之使
內主神策外倚扞衛光燭殷殷特時逢叔季人謀洄
刺以暴易亂蠹盡木焚淪於殄潰固也以中樞今所
資適逢時斯百代之一期乎又叔元力士所甚願而
不可得者則母夫人受觴無恃余言當展然直眉衡
樂矣

侯母太宜人壽序 代作

初 高皇帝詔撫成師於戎籍爲兢兢云樹幟以表
民隸願占尺籍者聽毋收事毋毒螫加毋留其身之
勝勝毋不收握遞不耐自生者缺之維產一堂二內

門戶之閑使行如傳舍難于勸往接絕毋中分毋漏
餘子之名諸任衣幘者遺之毋至通廢郡國縣道不
以時清勾上之監司而登其數著在令丙可不謂重
焉當是時民樂屬籍而戎匠與民參分國由有以厲
之也豈與聞於太較不權彼此畏云去兵上至抵冒
下至露竄動以耗病不能銷距不相徑廷哉是後罪
明德鄉教化浹洽百姓無內外之繇得息肩於田畝
而籍戎匠者樂於游敖遠俗則懷覬覦竄避漸至雜
擾不可放物至宣德二年上乃諭張司馬本曰奈
何民有來闕下自言不當解徙戍者此乃有司之過

吳瑞穀集卷十七

十

見謂朝廷注於戎亡不持異議豈知國本在民使
朝廷於軍民如舟車任載不偏有重輕長久之利卿
等令有司覈實軍則軍民則民毋致妄冒廢格者案
之罪於是設理戎使者三輔諸藩臬各一人天子
臨軒遣之使復舊常毋相侵竇蓋亦云專矣嘉靖間
言者以清戎屬於巡按御史便而省清勾官至
今上即位四極爰轡百度齊整自以兵戎不偃於天
下第行之有逆順耳清戎之秩奈何獨省乃命使者
行郡如宣德故事然順承厥指過於發摘名實云紐
文例日增而犯者益衆思有以道之極知御史君侯

公文母害臺中稱其廉平遂有豫章之命既上計

天子偉之大以爲能明年閩中清戎又以御史君往
將上計疏言臣有老母春秋高願過家爲臣母壽蓋
是時母太夫人春秋八十有六矣初御史君受命之
豫章也太夫人在京邸御史君入辭太夫人跪伏請
教言太夫人曰孺子行矣億若大人嘗爲而母道吳
中諸使者清戎屹屹可讐已嘗有一使者至案事左
民右戎民舍寃狀賴張郡丞公宗璉以免者十七八
至今誦之理一戎籍連逮民十家鄉佐聞使者牒下
選蟠觀望感忽莫知所從出慮無不數日揣摩進孰

吳瑞穀集卷十七

十一

裁對簿書中人爲禱幸而完者內醕而華樂此其大
底也况有心左之民何以免以使者微天子威靈
如雷霆飄風權非輕也藉第大寬之猶然重迹而顧
逞之豈能堅必其命在上之於民如慈母之於子管
子所云下瓦則慈母不宥諸一切筆楚之逞謂百姓
藉子何若之行也問掌老掌幼幾何口垂白幾何數
餘子之勝甲兵幾何年中試復其戶利其田宅幾何
所散名之在人成俗曲期幾何地百工之作疏藏器
弓弩之張衣夾鈇鉤弦之造戈戟之繁其厲何若出
器處器之家何若覈萬井論百工審名實尚完利使

者之上節也凡清非清我也清其潤戎者也苟審於一曲不知大勢民與戎競籍工與士爭牒非所望若也仁人之用千里之國則將有四海之聽必其聰明警察和傳不爽而猶備訊唉以會噴室之論孺子行矣於是御史君奉之周旋上以効天子德意內以佩母太夫人之訓法簡而明令審以順豫章之民若戎誦之驩如父母既閩粵之民若戎誦之亦如豫章驩如父母所謂仁人之用也非邪則豫章與閩不啻千里而四海之聽可幾也彼諸誦御史君之仁乎上必推本天子德意內必函及父母庭教爲御史君

吳瑞穀集卷十七

士

誦者先太夫人誦則御史君以此爲太夫人壽豈不至大哉大江以西訖於閩粵其爲人也夥矣誦大貴之生者衆矣其爲祝也又不大哉御史君乃亟屬言於余不佞又何俟余言也余家豫章固同都人士之誦且也雅隨牒官閩今閩人士來余署中道稱御史君之政信如豫章則誦祝所函及可知也上志有言上壽壽國施德大世叟壽今太夫人之訓語能有大造於二邦之民以培敦國家蕃貺永無疆之祺是有上壽在也

百歲祥壽篇爲孫母太孺人吳氏祝

言壽之大齊輒曰百年云然躋其年不能得萬億之一焉荒史所載三五之際無論矣其後若張蒼顧思遠之倫董可一二數至於母壽則李靈龜配天水尹氏有聞焉尹氏當商之盛時豈非以祥壽仙瑞爲國休徵哉休寧故六邑之中平衍豐曼嘉生滋液其間當必有奇詭猥大之事迹年壽言之明興二百年年壽百歲者嘉靖間有汪長公少叅公之大父也郡國上其事爲樹棹模彰異之矣今則有孫母吳氏云母爲溪東孫大臨氏之大母也休寧以財富稱而溪東孫氏擅其貲者凡九世內行率有懷清之風且能廣廢世以庶傳孫母年十八舉一子不育卽爲孫長公置媵妾曰故孫氏世類然也而我得以緩帶者在此妾生子邦韶抱之如已生母之寬大之德無妬媚多此類母生於成化甲辰今年春秋高登百齡鄉三老孝悌行誼諸生上其事郡使君徐公徐公表其門曰百齡徵德以嘉異之由是里之人皆登堂燕譽爲母壽母之孫女夫程宗明氏介友人際明徵言於余余惟年壽有一身之壽有家國天下之壽壽至百齡詎但身之久視陟於遐筭實朝家和粹沕穆所臻際於無極之野清休熙熙於斯人鍾之記府所當紀載

吳瑞穀集卷十七

十三

而博誦者也商高宗中興盛治有尹氏祥壽著其仙靈是休徵之極也今聖天子丕振大業升高宗之闕而上之疏遯闡懌而母之上壽豈特一家一邑之所博誦亦以驗皇朝浩穰之盛焉甲令於高年有受需法有賜三老力田米帛有拜高年爵豈徒於老人之一身榮哉於國家旅耆老廣教化之治與有光焉則孫母之壽豈不爲國之祥壽也哉考之百歲者多不復能食穀率飲乳際明則稱孫母尚善飲耳目聰明足良于行猶自握管鑰勤房戶之守則不必如尹氏攝氣營神可求於無疆不必如尹氏慈訓之傳

吳瑞穀集卷十七

古

自可壽於後之人矣孫三人曾孫五人其後有所繇昌而大臨氏習博士業行見奮庸奉恩樹表如長孫夫人子孫之盛以爲百歲祥壽榮者又大有在不亶上尊殊珍目三至是雖已也新來視縣江夏丁公於余不佞有雅識聞余言當必以余言信亦見於母之壽寔國之祥壽具禮儀以爲施行之首政

朱貞母許太孺人七十壽序

蓋朱伯子生董浹周則爲朱長公所遺弱孤也而母孺人年裁廿九當是時朱長公予孺人志而中外戚屬亦咸予孺人志也長公中外戚屬予孺人志然未

能予孺人長年以撫子姓予孺人長年以成子姓然未能度子姓之卓立以爲母孺人解頤而有辭長公於地下是數者史遷所謂要其終其如命何乎然孺人所爲捲捲矢志鶴時以待一殉而朝莫圖今年歷七十矣朝莫所爲祝孺子成今爲丈夫子尤偉生有男男有孫撫三世目前矣承長公遺業莫克家是卹而今增培廣矣方朱長公背棄時獨視子遺孤喘息相屬不絕如綫豈易至此哉而諸戚屬稱孺人不激於始絕不衰於已事焦心怖肝執勤自持四十年如一瞋也然介性艱貞危殆煩難率懟堂上之養不

吳瑞穀集卷十七

十五

則移惠於亡後間不則昵遺孤釋正追曲以走儼俗此則其爲之尸也鮮矣則孺人偕先後以事姑若姑先意奉之以不能得夫子奉帶運履之侍故愈自謹力不以食未上先自嘗粒不以內憐知於顏色傷大人心不以我之勞疾而忿彼倫儼以譙詬於先後嘗述我之勤瘁幽苦以惕孺子之慮述長公之言貌肖象以動孺子之思述古之母儀子道以迪孺子之行由是伯子未嘗不味其言之而佩服不惰以稱克家則家故裕而自甘荼毒以俗之生侈也適可辭餘而以之爲訓何不勤力之以是數者在孺人能自必者

也其無如命何者在孺人不自必者也脩行而使善無名布施而使仁無章在孺人亦不自必也故脩足譽之行而朝莫圖不知其爲譽也爲朝莫圖不能必長年成子姓之我福信己之不攘也福之至也非其求所成故通而弗矜通而弗矜知福祺之制不在於已也豈不麗麗大德也哉無取之譽而譽不失無干之福而福自至人之稱孺人者千歲之積譽也而孺人之所胙於天者千歲之積福也余往年過朱氏渭川里中聞里之譽孺人如一口而朱生利賓亦數爲余言之今見伯子懷質行君子之德是所謂積譽也

吳瑞穀集卷十七

十六

有以也夫孺人之膺積福也故誦閭德者有至壽而非千歲也有至福而非全生也况實登上壽而生彌全者哉宜孺人之履中庭而受子若孫之觴也

金母夏孺人壽序

代作

余家食時雅聞太學金公爲名高郡中旣仕長安則娶柱史俞公尚寶汪公山陰比部王公亟稱金母夏孺人之行於余蓋三君固通金公驪而傳業其子伯鉉仲鑒叔鑒季鋹爲繼好也以是稱孺人綜實云柱史君曰初不佞至海陽則孺人春秋盛時淑行朝徽慮猶備說之蓋金公出於庶而孺人務謹力事嫡君

姑君姑說以冢婦材委管鑰屬家於是主計困京於巷稅問租稅之入備收舉五種之契以衡爲均雅能通書就觚記之不以關白金公贊金公學無爲經庭戶之色遊辟雍聲聞遠知所交皆當世高賢縣大夫諸公造門金公爲能飲室事交於戶堂事交於階犁然甚設皆由孺人職辦也而佐金公割貲推讓於仲外有共分之名內什三耳施義惠常則有財不宛也當是時稱祝孺人已比室而誦矣尚寶君曰余至海陽也蓋後柱史君十年金氏之尊老爲余言倭犯縣界時諸趣徙重貨避孺人曰凡徙國先擁社家先擁

吳瑞穀集卷十七

十七

祐且稚侯奉母圖篤敬史稱之家法有存乃亟奉先氏圖像次禮書次財物錯愕中明義較然有第如此歲時膺腹有所誠敬以是祝孺人不有里數比部君曰蓋間二年而余至則孺人春秋高勗丈夫子尤甚見謂通則觀其所禮皆文學行誼之士日與俱四文學迹行上究由母教也持家秉而儋何之從禮而度於法出入于戶未嘗越履四文學比向朝母嚴莊而不愉綏慈訓彼篤皆爲敦整之士云以此稱祝孺人之行聞郡中矣幾日而三君以吳文學記至曰今年九月二十日孺人春秋七十之年也中外屬思觀倚

庭爲壽而四令子乃擇元辰新大舍牖居園方家器
必良儲侍豫張盡東珂之秣稽極程以爲醴適上母
觴喜泰祺之爲母有而持千載之壽也則余輩睹千
壽而益盛問壽之言於太史公豈可但已哉史某曰
諾乃若柱史君以持憲按部標揭管彤觀風之旨也
乃若尚寶公奉符合篆言及圖書綸章之緒也乃若
北部公明公宮之教御千家邦之訓也三言具矣余
讀百國春秋以士季之家事治祝史薦信則內行亦
有之今俞汪二君之稱孺人家政無情祝史薦信可
知矣而比部君之言是夫二者之言足也三言具矣
吳瑞穀集卷十七 十八

所以鼎四文學思齊賢哲以爲母名壽彰者詎有旣
哉遂以屬主書焉

楊母劉孺人六十壽序 代作

余以治劇補海陽之明年會楊伯子過余治所請曰
不肖昔幸於師氏備弟子得爲員有日矣經術之訓
莫上於孝孝莫大於爲父母壽明年萬曆九年某月
日不肖之母六十初度之辰也思以爲壽今來海陽
敢請於師氏余惟皮革文旄紫紱丹千之屬則伯子
詎羨之至紫苑浮筍白綵葛豐玉板然石余地生焉
若海陽東有三山之靈香西有白嶽之琪樹天都仙

樂之聲時聞往來固足以比涇流石藍春山光碧爲
母种億祝顧縉紳所不道而紫文金簡之書在尼父
未必讀之也以故人子之爲父母壽上之以道德其
次榮名自弗甫何以至梁紇其壽與上乾等以尼父
之爲子若孫也此固上聖之極至莫得而云矣諸能
附名王牒樹功業於朝家亦可以揚親之名迹而未
之也豈不至尊至貴之情楊子所謂孝之精者舉積
此哉余雅與伯子言學非道德無論而伯子之尊人
文學君暨母孺人之庭范亦惟此之爲兢兢焉伯子
固知以太上之壽壽其親矣 明興設科射策勑以

吳瑞穀集卷十七

十九

官祿士欲樹榮名於當世必繇是徑其後傳業者淺
盛甲乙科之外立口率科所以待茂材生之高等者
隆慶以來益重是科士由口率科進以射策延登者
又比比也伯子勉卒功業以榮名爲親壽其在茲乎
伯子唯唯則以太上玄壽非所敢望而射策甲科口
率科以薄力而幸求也舍是無適也師之言爲母壽
至矣當勉進焉令甲口率科郡縣推擇二人上而督
學使者拔其一應令以食餼廩爲次率首名上隆慶
而後推上六人惟高等無論首名今年縣貢之期余
縣餼廩生伯子次故第七會六人上者缺一以伯子

補進上竟錄伯子貢書至之日與母之壽辰值客賀伯子之母爲壽又退而賀伯子爲壽則伯子爲母壽者不亦康乎而石藍文旄之物之爲壽孰如計借物之爲大也伯子計借貢上太常由此射策甲科以樹名迹爲親秣億之壽又豈第今計借錫貢之物已哉行於伯子觀之于母祝之也客有道曰今年當錫貢之期而伯子之母孺人屆六十之辰伯子以計借錫貢爲壽先生之言驗矣明年當大比士之期聞伯子之尊人文學君又屆六十之辰則伯子筮內史書以鳳紵綸書爲壽於無疆當於是言先籍之也

吳瑞穀集卷十七

七

黃母胡氏孺人六十壽序代作

余姻黃鴻臚公之爲家也巨用之則大者乎巨用之則大君子之所務也而外內不相破小巨不分流而成之巨也則哲媛胡孺人有以佐之家至十巨萬可謂廣大富厚矣加有屋舍田園制度等宜出若入若有貫日之治矣使以瑣材跋躍之資當之分分然數粒而炊嚙噉苛事梓拔其根爭於錐刀之末是井植生梓溝植生條非不生殖何以容甕若角成其大而永之也鴻臚公世家爲邑疎塘里自封中書公起貴如山傾於郡國里人稱中書公智度莽乎其大處大

堂而籌大計徙倚無區之域不與物相斲故能然也迨鴻臚公繼之以起益有所施及公爲冢子於父之所遺者四折之以與三弟益構屋買田疇以優贍族之人數千指事爲廣大規設於無垓垓之宇實胡孺人有以佐之也孺人爲冢子婦而叔季則庶生且晚與孺人之子蓋相輩也時里母有以叔季不得與伯仲敵言者孺人則曰聞之槐榆橘柚尚合而爲兄弟豈兄弟閱一和者而或彼此是時設孺人少有誰語則一動而千萬里矣故里之稱孺人自贊禮婦以來能事舅姑卑委怡順如影響不知孺人有承舅

吳瑞穀集卷十七

七

姑之大者周南事親者也人見孺人以學於舅姑者爲三姊帥每事必請不知孺人有帥介婦之大也者仲子克讓者也家有貫日之治而孺人持之捫絢巧歷有以舉其數手微忽悅有以覽其紀爲室家之壺不知孺人有捫絢之大也者楊夫人參語者也以是鴻臚公爲都會之遊錯質而仕十九在外不聞家事而事就理不失瓌璋之名伊誰爲之哉彼之鑄冶吉金踴躍於鑪中所凝滯於地亦有以象於物者矣其形埒雖有所小周哉未可以語太乙之九鼎也况運於規形者乎則小人之效不可同日而語矣

孺人生子四人俱爲太學生孫幾人一爲庠生女幾人埤皆鄉縉紳之子與叔姒異庖而自孺人出子若孫若廬子食於庖不啻千指而被孺人之恩紀赴其間者門外成市則孺人雖未被崇封而所享之隆子姓之夥則君夫人世婦有不得而班者况孺人之子若孫皆熙妙珪璋則所以顯揚令母而褒隆之者猶然未涯溪也孰非孺人之敦龐以致之哉固非堇堇踰於一曲之量可得而望也而孺人之壽齡當祔億綿之矣夫家之滋大稀不以女德乃孺人爲胡戶部公孫女笄而醮之者固家行有常而黃爲粹纓之緒

吳瑞穀集卷十七

五

贊見執笄俱以禮則成其家之大而壽祔億者於此乎在也余仲兒爲孺人子埤會以孺人之壽辰來言某月日壽六十之辰也余值上告待罪不得往登堂爲孺人壽因述大其家者數百言令兒藉以往祝其持之也若利準其發之也若轉斛如是則群義集而百順應

余母詹太孺人九十壽序

劉氏言福非從地出非從天來已自生之自生之也者德生之也郡故以母儀著聞至母之年幾於期頤諸子皆老白首侍諸孫諸曾玄孫環襲於前不能盡

識但領之家稱豐楙膳有常秩若是福之駢生者豈可多數乎有發邑鄞里余母詹太孺人今年九十春秋子四人伯曰純明年七十有四仲純似六十有九叔純治六十有三季純吉五十有八皆白首耆耄得與稟鬻猶齊邀進涪漱上食孫十一人曾孫十人玄孫一人以次立侍上食且和輯雍睦子舍四而闔堂驩然粲與如一也里人稱母之福母之德生之母之諸丈夫子以德養有所生也余長公初年怵與於縣孫繼而買外不遑問家母代長公一如顏氏訓持家求若姑塲長公賈外聞母病趣歸未至諸子幼母代

吳瑞穀集卷十七

五

長公一如慶氏禮視喪紀長公有庶母女弟庶早卒母辦護女弟以裝具爲裝具歸之不啻於姑無子貧餽遺給之竟歲以爲常女弟曰巨嫂吾母也長公正性剛嚴靡之和與而有所施於積以待炊告者數爲餽能助長公務長厚以施義長公喜客長者過存無虛日課四子明聖儒高業歲時講于會治具惟恐不腆其膳講至夜分母過意候伺夜分或旬日過意旬日能助長公爲知交之請伯仲子補爲員高等有名既以業制科孰於聖道德行之科弘遠請於長公猶未得請母躒足聲歎替自見輩能以天本爲驩何知

人奉伯仲相繼謝去與叔季講性命之旨孫養元

元爲辭賦之學養元義元庠生帥諸孫諸曾孫爲制

科之統一女適庠生戴占早嫻無子歸則惟矢口列

女諸書歲時闔門繹論道德行烈辭賦制誥之屬聽

之者自如誦誦之聲從三五之門出而母融融樂矣

是又能佐長公以世其行業於綿永者母春秋高猶

耳目不旄不瘠而彈悶萌乎不諛而不燠壽未可底

極是母之德以生諸福而子若孫承志天奉以有生

也人子之願孰不慈親之壽孰不慈親之壽而諸諸

子俱老白首若孫若曾玄齊救和輯孰不慈親之壽

吳瑞穀集卷十七

三

子若孫之齊救和輯而以善養志其視五鼎饗膳徒

膏唇吻倍有萬矣夫年歷九十世故之波流且見大

紛已豈無破礪而母之家日以盛子四而四皆賢而

壽孫蕃育而皆雅材且協輯其家如母之初秉家之

日不亦至可偉稱哉予邑朱君介然氏季太學高然

氏於母之諸子爲兄弟驩請言於予曰某兄弟事四

余君如兄四余君亦弟畜某兄弟則稱壽樽下當如

子數敢請言從四君後予言既具上言母曰老人無

恙敬舉二朱君之觴

大鄣山人集卷之十七

大鄣山人集卷之十八

新都吳子玉瑞穀著

廬陵郭子章相奎閱

江夏黃正蒙叔明校

詩序部

程長公孺人閔氏雙壽序

王仲子進外父程長公之觴先祝言乃前時請於吳子致辭曰外父程長公外母俱以明年壽七十年外父辰在元夕外母辰在九日並壽並令節也夫數始於一盈於九爲泰元媼神之所孕育並勗力康老期

吳瑞穀集卷十八

稱道而不亂並令德爲中外范椒花獻頌菊萼浮觴

玉燭恍正金商送節春祺發祥秋釐儲祉上甲協符

貞期錫美殆熙事也不有言先之即有加籙其何以

揚令美語曰衣與繆與曾不爾聊心寔惠之余過市

中王仲子有是請余以仲子之詞順遂諾之仲子又

述外家之行詳受策而去會獻歲遂憶王君椒花語

爲書之程長公出新安太守元譚公世家文昌里至

高嵩公徙西門先賢之裔也幼孤且寡家子年踰十

二即北渡淮爲小賈費漸起有孱弟心憐之時以溫

語督教所不及予弟皆使賈賈破輒復分予弟者數

矣後出分人謂長公錢產皆公重爾賦足至則倍取十八九無不可者長公應之曰手足不均即爲蹶蹶終不使同產一腴一瘠什即五之當不至六也即一筭錢亦半分之周郭必均由是信義爲族里人孚見人有爭必爲解之或出繼錢爲解至千萬不鄰孺人有淑行能佐長公友愛同產覽王君所爲迷長公並令德之言不虛耳即長公厚自培植不中分其弟可以累鉅萬孺人佐長公自培植不循禮施散亦可累鉅萬然視之行義著於庭幃仁恕達於里閭孰重孰輕得失之大較相去遠矣夫伉儷之義因時合偶霜

吳瑞穀集卷十八

下

降而婦功成冰泮而農桑起妃匹之道尚矣迺若並壽並德則屬之命也太史公有云豈非命也哉今者長公之生遵自元辰孺人之生要於西顙一陽一陰奇偶相配是二老人之嘉壽天定之矣性命之端形於此也壽祺之徵兆於此也乃敘其言寄謝王君王君免席而稱曰余也未下遽其事而不能充禮先生以言先之敬奉雙樽加束錦以進

松溪翁陳公配閔孺人榮壽序

萬曆初年狼比地大星見南紀太史奏南極老人星見國長命天下登壽域視星野所屬入斗十一度

爲豫章邑臨川分亦南紀分也邑有陳松溪翁人以陳太丘月之不敢與輩昔孟氏稱大老以年若行言之則松溪翁寔稱國邑大老以應其占不得而異同者越六年而翁以令子司理君封如子官元妃封孺人又越一年翁春秋八十孺人壽踰七十司理君自構李遙祝寢惟天官家謂臨川之分上通天垣正應文昌漢志元始初年九月有流星出文昌貫紫宮在斗西北子亥間如環自是以來臨川文憲聖儒德業爲海內稱首人文之精其本在地上發於天今又有南極壽曜見於其分則文德與年齒天皆爲之垂象

吳瑞穀集卷十八

下

緯度之考有可詹焉太丘公收名朝廷流稱鄉國豈惟高年亦爲高行當時無輩耳翁之先冠蓋大姓迨翁伯季就時爲生殖非其好也乃集群從諭之曰丈夫自當作家門然非積著業也不業儒而欲大家門是舍準繩而意正曲直得乎率遺之學孺人治具佐學十年羣從以察明經起者相接獨司理君弗售翁曰以學遂詎必名遂孺人亦曰學衆則倦名衆何倦人皆稱二老人開濟識度爲不可及既司理君射策誦多翁曰拜博士率丙科然日校簿書孰如校帖括愉快也司理君乃就博士武林三年陟李構李翁諭

之書曰治郡惟李貴倨易至驕揚亦惟李爲郡百姓
解難惟李爲多李所治多獄威與法貴適上威傷則
重在下官法傷則貨上流猶立朝夕於運均之上未
斯失矣民適則慮易酷則思難古者一跼腓一跼屢
而當歿今斷首滿稽而民不服是不可不察管仲霸
佐猶曰決獄折中不誣無罪不殺無辜則臣不若弦
寧請置以爲李況今法網不振世道清明而爲李李
又構李冠帶之郡且以久任剗約黃圖金布律令是
可戾采日也司理君奉翁教指三載計上以敢
天子嘉之有綸恩之命是翁之所爲壽與司理君之

吳瑞穀集卷十八

四

所壽翁皆其大者而以上應瑞曜端有在此司理君
振藻爾雅辭才逸辨而今簿書暇尤注意揚摧大業
無論他日勲猷遐遠即今譽龍虎之文列著作大庭
國邑稱文憲當屬司理君然司理君之文即翁之文
太史奏文昌貫紫宮翁家應之又不但已惟覽揆之
日翁暨孺人坐堂上伉儷並德又太丘家所未言及
者翁生平不妄交客過翁爲祝必郡邑長者如荀氏
之倫太史又當奏真人東現二百里內德星聚不啻
應南極壽徵已也

汪荅州公配黃孺人雙壽七十序

荅州聞江荅州公之爲士乎脩道理之數悛悛而恬
後位是託假其智見惠誦數之儒因循擗髮去其誘
慕細其畔援遊于太學文肆質斂烏集弗佞長厚是
顧以義爲鍼以規爲珎講業於儒碩鄒先生所益自
馮浦人之稱公不與物散惟與道徧嘗聞公元妃黃
孺人之爲士之婦乎告廟之約結縞之企佐夫於學
房帷靡諉靜而致充儉以助施舉長遠見以德相比
不論而諾諾未校而唯唯華者殺實文者行植詎寧
於心詎脆於志諒哉貢士公器之家訓隨父而化著
于二門親親內利及荅州公之仕也初受浙藩幕多

吳瑞穀集卷十八

五

所建白或廉以灑濯其心或公以緒正其策或鈎摭
微細或報決畫擘不一之爲家而惟百之爲國亭平
兄弟從戎之獄而惠焉四塞同知於苦政聲益赫臺
省交薦延登在即移病是趣華龍弗億爲鄉達尊何
如崇秩爲閭有司何如按職逶迤紅園州里作則而
孺人佐公之仕也勿以斗食而猥蒙成抗顏慕軼
迹章程張季黃霸皆由是科以飛聲震門之內政不
捨攘戒合琴之語中覽鏡之情既公有歸志亟爾贊
行潛川之倚可以承榮是謂德齊形影不違曰學曰
仕內外比茲如廐門之徙如比郭之隨至於他行上

敬下慈倫理懷固家氏攸宜丈夫子五人禮踴義追
或接聲太學或藉美文棣人稱家行齊魯緒遺而公
暨孺人並年鶴筭上德施施每值臘臘諸子若孫北
面上壽洋洋灑灑然則見謂泰而何加遂爲二老人
之長厚持滿者與天無待於人慨之今年並春秋七
十諸子獻觴不敢詫於治具思以言掄揚請於余不
佞致岡陵之章凡人中壽七十然而趨舍指湊日以
月悔也豈言壽祥惟公暨孺人恬愉養堂春祺錫羨
嚮然如靜雲之徜徉由此躋上壽以極其游於無疆
二老人之行大者具載於青螺先生傳中以軼者韻

吳瑞穀集卷十八

六

其語列于下方

封繕部李太公馬宜人雙壽序

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作以爲易莫重於乾坤
咸恒之義以非兩不立非偶不久迹二儀以至昆岐
薦莽之細又莫各不有伉合說者爲北極四星崐山
甲澤水實根妄之論是爲天地分卦首乾坤夫婦合
卦首咸如孔穎達所云焉大矣哉易之言伉儷之道
也陽德純施陰德順化唱導節宣婉美偕老豐子孫
之祥並膺誥封宜亦爲天地之所真定也然晚近之
世偕壽者不能什一偕壽而豐子孫之祥以享之者

不能百一豐子孫之祥而膺恩封被綸言之書贊者
又億兆之輩輩者耳則婉美偕壽豐子孫之祥並膺
綸封如南海李太公配馬宜人者不亦大可誦述也
哉太公以高等生不得以誦通上晚由明經貢士上
太常即棄去不仕而宜人亦從太公爲北郭之隱太
公以然諾重於丘山爲邑里所孚則不竊國靈以爲
豪舉而信義之聲如震風之動聾聵也而宜人亦佐
太公以德名爲幾太公以父早喪事母甚篤至生不
見州書翁蓋不以事父者并事於母而宜人亦羽太
公以翼全爲孝太公久幽不仕家乏田疇治之後人

吳瑞穀集卷十八

七

以經術爲善田訓子繕部君等人以經術石溜之田
濫之不聽益加勗勉而宜人亦助太公爲穫獲之勸
及繕部君成進士歷官繕部以績嘉封其父母貴倨
然太公益自縛約而規繕部君所爲治狀其承婆也
戒之以長厚其營繕也戒之以慎敏玄靜朴忠人不
知其爲貴人翁也而宜人肅恭其心慎脩其行左右
太公爲四謙之監則太公宜人之婉美偕壽豐子孫
之祥並膺 綸封實由偕德以臻此也而德之偕由
謙抑致也易言天地定位而尊光不可踰者則由下
濟與卑焉然世之人非無偕德非無偕德而偕能謙

至婉美借壽豐子孫之祥並膺 綸封於億兆而不
一見焉太公宜入於億兆人之不可得者而竟得之
是可易幾也哉今年爲太公宜人壽並七十繼部君
齊滌捧 綸書撫稱美之語要者自儒業以至其慶
次爲十日請諸文苑歌咏之諸文苑以爲聖世之人
常足與天之符地之紀時之五運者而並稱也嘗見
誦雙壽者或合之龍劍和之鳳蕭班之禮王駢之南
金甚至爲東華西華木公金母共理二氣之圖以浩
履其事已見雙壽之不易也况婉美借壽豐子孫之
祥並膺綸封若是又當何如以侈詫之也哉予不佞

吳瑞穀集卷十八

九

既爲十體詩以歌咏其事復爲敘之篇首亦見事之
盛美也中重而已

可泉朱長公配孺人陳氏雙壽序

余踰冠道邑之渭川朱氏里過從長者遊則可泉朱
長公時亦踰冠已嶄然其見其材風標外著該明內
乘余稱其人即不事明經著名而以計然之策爲經
籍亦常有聞既別去廿年則聞長公躬行嗜義深厚
勸分盡不虛策謀必贏筭縱睇淮海而撫翼於壽州
爲一時雄長而元配陳孺人烟之底恭以佐行明施
以佐義隄則通之流則止之有以羽其所求備而家

政益勅丈夫子四人女三人子遵庭范女守捆訓而
子之娶女之適皆紱冕族莊而懿廣而幅外內齊給
昌阜充牣迄已優洽足以禮義名其家世而里人稱
長公孺人熙事之備常謝去家政歲時值美日北面
受觴樂也乃長公益率以謹厚而孺人以縛抑佐之
長公每語諸子曰德莫若讓事莫若咨而孺人亦曰
衣成缺枉屋成加錯示以不滿則長公與孺人之意
指亦深矣今年正月爲長公六十初度明年正月孺
人初度也疏戚屬先期以獻觴之言請於長公不許
請於孺人不許既而長公語曰所爲兢兢以至今

吳瑞穀集卷十八

九

者非自能爲底厲也妃匹居多無乃於內之壽期祝
乎孺人則曰婦主從其敢微靈於夫子其惟夫子祝
也疏戚屬請中立乃中其期相率請並壽之言奏於
樽下夫福生於隱約壽徵於節慎况内外交相儆焉
則隱約益至節慎益極而福若壽爲天之所胙益遐
矣爲天之所胙而人固辭之而不受祝不亦慙歟然
二老人之胙於天福若壽爲所嘉脫而登茲時尤爲
不可幾也嘗讀楚接輿漢梁鴻諸傳非不婉德非不
交相儆隱約節慎益至然負釜甕戴紆器以遠徙行
賈庸保逃逝豈直官祿如鈇鉞肥鮮如鞭撻而避之

哉亦生之不辰而以遠害爲便計耳將險戚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則長公孺人之膺熙事登茲辰也而不爲一日之閒亦過越矣於是長公孺人並忻然聽之謂大鄣先生善爲言祝祝之中而有珎

東岡王長公孺人查氏偕壽八十序

夫期頤眉耄之老若乃敦龐豐下光澤閒雅以適其儀孝悌質行耳目聰明以適其德厚實素封饌飽酒醴以適其養若而人者在朝謂之鄧先在國謂之胡爲在里謂之達齒在家謂之吉主徒有染駘之色董輩以年高於里旅者不可同日語矣余初謁令君王

吳瑞穀集卷十八

十

大夫值有老父衣冠甚偉具帶革鞬而見奕然三老者流旣見其趨拜強駛辭指從容則又魏倩孟卿之倫也是丈人大誰則曰邑陪郭里之懷民也問其姓則曰周王子晉之後去姬而爲氏也問其年曰

孝皇即位之明年爲生之年也今年八十年力頽侵矣大夫舉庶老之禮秩秩之錫冠服服之掾佐臨之樹扁表之懼見選焉敢謝不敏余聞言稱嘆者久之言謙而名禮其庸乎少選有蘇君夏君朱君吳君過舍中內謁問王長公對曰且微君之問也故且有請於君長公長厚曠宇丈人也事從父及從父昆弟無

失禮與人交坦中無畏忌諱諛其慕長者如恐不及臨財廉遊於賈之人能釋徒費利而重義假儻以振行然諾以砥信陪敦以崇美故奮發公道人也早年以力稱有萬夫之氣然悛悛自將有蘊籍見事之義則揚徽而前履及諸室皇劍及諸門雖介特而不顯恐其不可者則內旌而止不矜恃善非不溢其力是長公之行也可謂能立其方矣余讀春秋之際秦董父聊人紇其務力可知已卒以訓後明德左氏獨稱焉初見王長公雅行醇篤人也今言以力是能自克約於德者不尤可稱哉語曰與其素厲寧爲無勇若

吳瑞穀集卷十八

十一

長公者使得賜上聞爵立於位爲時所介恃多矣大夫冠帶之錫禮甚宜之蘇君又言長公之配孺人固願正視象服經坐儀之適同北郭從隱德之適同旨滑惟嚙養之適同又同庚而壽有丈夫子三人伯旦仲昶叔皆飭行脩義固泰丕茲之流也向余所稱三適者長公孺人皆備之矣德以出度氣以佐德養以生氣年以求養是壽之大徵也蘇君等從長公之令子遊爲外屬兄弟於長公爲子行用此請言爲之搜次式備祝辭

少園朱長公配孺人巴氏雙壽六十序代作

初余遊燕中會海陽朱叔子以邑經生通籍西雍而皆主於金方丞公參軍公兄弟之旅舍曠旭相緩頰談甚驩也適當國者扶繩循刻而論治法過切而作業劇當此之時齊民雖登壽筭無四生之樂如粥子所云既余在告數年復仕南中則有朱叔子之同祖弟遊南辟雍而方丞參軍之子亦肄業南雍又得相與緩頰甚驩也是時吏積於怨民積於順以我微言之郡邑大夫治弘大指務循理而不苛矯以是民安其業龐皓之老願扶杖以觀政之成詎非太平之效也哉而金太學則以父參軍公之命來金陵請曰朱

吳瑞穀集卷十八

七

長公以今年九月春秋六十之辰而配巴孺人以前六月亦壽六十姻里以六月登堂爲壽孺人辭謝不許曰夫以扶人道而妻順夫待夫子竟揆之辰從觴于堂可也余里距朱長公之居五里許世父雅交於東園翁而仲弟盟聘于長公之孫女其爲驩好非一日也敬請一言爲長公雙壽祝夫未同之言君子惡之余於朱長公金參軍公足稱世家好也即無參軍公之請當撫一言爲朱長公壽况有參軍介之哉聞之愜樂而樂愜皆爲心爽彼逖此離國步多蹇而吏治孔棘家之窘乏不能致葺櫛之羞乃於親壽之日

而欲飾几杖脩眠滌以稱觴是謂樂愜若時逢和平村落無胥吏之嗽家稱善富夫婦鵲並子姓蕃衍當寧慶之辰乃杜門謝客徙舍避匿不達尊生之道是謂愜樂二者均失之矣朱長公爲我邑朱椿公之後晦菴先生之慶胄元有百十公始徙巴庄以禮義家世望於郡國至東園翁益振起其業長公爲翁之伯子不怠思成以少園爲號生平質仁施予能立然諾遊勾吳與縉紳諸公俱而徐宗伯公尤莫逆命叔子受業於宗伯公之門名藉甚于吳越間皆知有朱長公長公十九在外而家之政孺人提衡甚至賓昏

吳瑞穀集卷十八

七

之禮犁然有秩無論戚屬即東園翁之外家大父外家亦所優洽則朱長公孺人稱婉德也丈夫子三長光茂次光成能世長公之業實行益謹次光弘即遊太學叔子也方以明經著誦多之聲登吉逢辰是不謂之樂樂而稱曼壽之觴也哉且也長公之壽以九月數之陽也魏文帝有言九爲陽數日月並應宜於長久孺人以六月壽數之陰也尚書大傳有言六月建未未味也謂萬物向成有滋味也是長公孺人之嘉壽天奉之矣則由並耆之年以竝登於期頤之久天之昨二老人豈不周厚哉金太學持余言於參軍

公其以天奉之意進焉

汪次君金孺人雙壽序代作

蓋上志之記莫榮於孝悌人親人長之所甚願也人親人長之所甚願者衆正之積福無不及也福無不及而積之邪以違其福此邑里之所釜融者而知譙詬之邑里之所釜融者而知譙詬之而不若無有所以知也者此生於無家學庭誥而恣愉綈服是也應是也有休渠里故三老曰汪都嵩公世名孝謹而都嵩公益發明舊約合五尺至六十而講行誼之聲徹於郡國邑侯

吳瑞穀集卷十八

十四

潘公題旌其闔曰一鄉善士張公又旌其闔曰五倫全人郡太守何公據汪處士質行具列郡春秋夫以布衣至使君侯數有此其行至高矣都嵩公發明家約以馴行孝謹訓其家子孫遵教亦如之少子季君以孝謹數膺督學使者獎而仲子次君最甚其於都嵩公先是業治書與季君同師已季君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次君曰季用世而余督家可乎乃謝去及時時問行就賈以給供億然六籍與俱止息則誦習之業及易揭其居舍曰復齋以自省自省在無底悔而務謹力思以遵聖儒上志之教每曰父以質

行著稱整齊其家至不肖之身未始有益如秋毫之端於大人之教何有於聖儒之教何有世人以任俠竊國靈爲豪詎如劉向氏有言德以純厚故能豪也乃設爲庭誥期會益整齊之一如都嵩公及持都嵩公服不入子舍三年母服亦如之故詹孝廉東園以爲長者數稱譽次君孝謹聞於郡國甚於都嵩公不言而躬行諸以儒行名皆自以爲不及也則次君猶媲美家氏可稱云君配爲金孺人璫溪金叅軍公伯女也叅軍公以高行儒宗爲郡國推重而孺人在阿保弗勤以成令淑爲汪氏母宗此其徽美內外並稱

吳瑞穀集卷十八

十五

矣余有二季曰自脩自任暨吾宗屬翰卿從汪季君遊籍主書進曰卿等脩次君之好去年次君壽六十覽揆之辰願太守公有言爲次君祝踰年弗克奉初且有後請而金孺人又當初度矣自余按郡每思揚孝悌力田弘振謠俗今吾鄉國有汪君家行雅爲郡縣標揚則余之言奚宜二至哉膺寸而足矣是次君家行無論令德昭美可書諸諸侯之策迹其事自然去可故而游意乎無窮之次若此則有以適其天矣有以適其天則尊生矣於是主書畢報乃祝

杭城東隱張君雙壽序

粵觀大鈞誕錫元命篤生處逸君子必擢葛覃之姬
若施與同挽鮑袁著鈞澤從隱嚴梅元布衣操作梁
孟軻才辨淵論袁馬倬至接與老萊倫儼並高其砥
龍章象服希寬追衡榮約不同而足以貞躬垂後所
適則一也東南大都會爲杭城故四輪膏腴得地祿
利殷衆昌大選輪接躋無屑寸之隙同以紱冕衣帶
海內而處士碩婦亦麗其間故王景典論士女之名
必巢許之逸軌可埒言者而越王翳之倫比之楊喬
朱公等又豈劣哉以是董黯單身林野陳蒿化成義
里張儼種植利衆郭文高蹈全身頽歎松飭書范

吳瑞穀集卷十八

十六

琰爲橋勵俗寄傲寰中流名方外載之史冊亦爲洽
於人情者矣今有張君霆者亦希風之士也年弱而
抱遠志時有所思端坐悒悒至禪謀草創之計即出
郊行閱而知林泉之勝非但足以晞髮濯纓而生智
順德亦有攸助乃以東隱爲號而閔妃匹合未必如
北郭相從也妃碩人則曰君能負釜甕豈不能戴絰
罍君旣纖舂亦當挾薪樵里人聞之則曰東南之美
不獨會稽之竹箭矣惡見其雙脩而青青也癸丑之
秋九月日爲君六十之辰碩人同歲在十一月日君
之伯子經生文昭仲文腴獻雙壽之觴而介予邑老

請言於予言倫儼婉並兩美信脩故邵盍翁不甚見
於史冊而塵見者率隱德爲多豈嗜不同味行鮮隨
步而並德之難非處勢榮之難處義榮之難也非顯
而並施仁之難隱而並守窮之難也而史冊獨稱之
與顧接輿之倫當愛昧之世若蠻貊之相比爲命賡
之比肩以趨蹤跡之此則避匿之彼亦屹屹殆矣張
君當章明熙代不擇都居得文物州鎮相比以東嬌
而行歌自如斯則鳳皇之速而雙隱於明時雄自歌
雌自舞不必阿閭巢而樂之其是鳴音中夷則試以
吾言於壽之日而參奏之也

吳瑞穀集卷十八

十七

封公吳雙橋君程孺人雙壽五十序

嘉靖己酉辜月之廿八日歛吳雙橋君偕配孺人程
氏同月日壽五十也會季子孝廉領鄉薦歸不旋日
鄉邑以爲華樵羊豕豕陳絲竹于君之堂釀而爲壽吳
君女兄之子程文學問壽言於余則以其說在基壽
在基壽之能祝在基壽之祝而徵壽祺之備於家先
王貴年養之於鄉齒杖及焉食必異糧衣必純帛不
從力政不服甸役稱之曰父艾歷也郭璞曰長者多
更歷也則迨耆以歷老耄期頤自艾歷之是謂基壽
世之於父母之年八九十老人而遭墮竭愁洽苦溢

不能具魚炙之一餐奚有於貳膳常珍以秩之也奚有簋豆加而盆簠以待事也奚有爲再成之壇而受子姓之時揖也况於五十時乎則此之爲壽豈不嘏不京碩燁燁其亾如哉是謂基壽能祝無祝之壽祺在大荒同祝之壽祺在一國能祝之壽祺在一家在大荒者皇在一國者王在一家者昌遂古元始運遊濛渺馮翼惟像混合陳樞六幕之內皆爲壽域不知忻祝中古之世五氣萌生多致天閔有君子之國其教不爲其民寡營嘉祥所臻乃有王禾醴泉生於川谷人數飲之悉老而壽合乎元氣葆乎混沌闔國皆

吳瑞穀集卷十八

十八

祝叔季之世萬有操錯誰知其數訛訛翁翁形神雙敞至於勝國綦矣 明興重闢乾坤而復古始即不可語天靈氏之世然刷胡塵而人倫中國寔陶鎔造化之主而非叔世比諸有上仁之里積善之室其道躬行其心處善合乎元氣葆乎混沌或比扶耆閭而亶秉季德闔廬稱祝如吳雙橋君夫婦並年媿行外帥其屬而觀教法之象勸其道統糾其過惡以會州社以息老物則雙橋君主之辨體名肉脩饗實米事孺人主之以義方教三子諸子佐父之政於外諸子婦佐母之政於內諸孫又隨階序而遵大父父之教

子姓森然早睹其備成則八九十老人所鮮有者而孝廉方北上行登進士遴盛明昭代以位父母於庭戶也者出而敷播於天下上贊 天子皇王之治而納海宇於上古之壽域是謂基壽能祝而徵壽祺之備於家

黃母孫孺人六十壽序

黃母孫孺人六十之辰也從子鴻臚叔明爲言稱觴悉矣既又請言於予以壽若不一而足者蓋孺人尚未有糞土息諸從子中視叔明猶善叔明早喪母諸母中而亦以母事孺人屬屬焉兩不怠於心是兩實

吳瑞穀集卷十八

十九

也迹其實而流爲冲和發爲光象恢浹沍滴非言曷以哉視世之繁稱文辭而充不效知譎相誕而情不應者殊異矣又何予之言予得孺人之佐仲公者仲公之義聲兒兒於海宇江之南址以迄燕中莫不聞仲公之行誼今則知孺人左右之於內爲多云仲公上而赴公家之役以公正清剛畝捐貲解田之構者貲貲始千成高公橋貲貲始萬而家無中貲矣猶輸穀千二百石於官家以賑齊雲山址橋捐貲以倡者什之一仲公外而趨役入而言之孺人孺人佐之無所於闕無所於忤仲公下而治里之前徑構屋舍以待族

之寧處構堂宇以饗族社之神構講堂構橫舍以聚族之學子于中而給其薪米時時探囊中急施於族里之待炊待肆者仲公外而施予入而言之孺人孺人佐之無所於闕無所於忤郡使君高公重黃父老之義援令甲拜公乘爵授冠服郡使君古公邑侯丁公檄黃父老之義以鄉飲酒禮請爲大客仲公言之孺人則曰聞之完而加法度焉謂之冠州鄉之屬不改其禮謂之鄉君益勅其度明升立之禮已爾及仲公之義聲遠播郡使者檄請徵貴趣入京師仲公言之孺人則曰君年高老婦亦戴絰器從君負釜隱耳惡能應都水使者之召若孺人豈不爲明愆通辨與古昔之列女並傳哉予嘗謂自靈憲彤史所載以來母德不多見中壘書所列董董而猶以蘇之寓言立傳如子玄所譏則我郡母儀豈可稱述於黃氏母則得三人孺人之伯妣謝從叔娣王爲三云孺人初與二娣娣甚相中抑亦性行之類與顧孺人無子而謝孺人早卒王又早孀豈德之備者而嚙於福與昔人論外戚以德爲福不以裙社爲福信矣叔明稱孺人中年忽失視病痿遇早魁拍田之租佐仲公行善目從視而神益王是天之目芒而視察者如此則語

吳瑞穀集卷十八

三

大鄒山人集卷之十八

吳瑞穀集卷十八

三

孺人之壽固得於天而永之矣叔明曰夫子言壽惟仲父母之壽嘉夫子之祝其亦預有無窮之聞

大韓山人集卷之十九

新都吳子玉瑞穀著

廬陵郭子章相奎閱

江夏黃正蒙叔明校

記部

重修太素宮碑文

聖人之治天下百神受職於明堂之庭銘心絕巖安祀羣嶽考虞氏達奉之曠式告至命祚而不時邁其邦道立中央神微效應夏四月觀自接卯階惟今日之祠嶽見之也蓋自升中建號七十有二亞斯而後

吳瑞穀集卷十九

帳殿齊乎嶽趾巡蹕所經奕奕亭謂盛德獨起連延不絕榮光隨旂祥飈繞聲名文物震耀今古侈心所託能無蔥與然名山顯位萬靈禮祀不可缺者文皇帝有玄嶽勅建肅皇帝有齊雲勅建皆遣祠官行禮不親封玉冊不置石礮不十二辰陛博擇歲巡告高之典而善通之固焉奕百代光之無極哉齊雲建宮宇不二十年上漏下朽勢趣於頽萬曆戊寅郡君侯徐公言之兵使君下檄修繕顧宮之高巍巍仰艸榛而捫天狀工鉅費不貲莫知趨赴徐公下教於縣縣乃屬查洞汪進某某等十有二人應命徐公

令吏至門以禮請洞等趨功初繕殿門三間望正殿踽然善也級梯而砥之則柱櫨外若完好內皆虛朽如箇柰中且挾板重轆壓於上如山以山壓箇柰中竟不隊無藥而固非有巨靈撐之能不墮碎乎此事之不幾者也徐公詢洞等則以當時作之亟以生材任重塗此高陽魁之匠所謂後必壞者黏土為瓦中溼者火陶之不固故易漏徐公曰善哉於是先期令黏土為瓦以冬伐木而積之於春而用之費凡萬金皆取於休邑富人雖名修繕實重建焉新宮號太素宮嘉靖間勅號乾鑿度云太素者質之始名宮名本

吳瑞穀集卷十九

此且白嶽也高廣皆舊制一木一石必積理而堅如石置石距四阿白盛霄霓可接雲漢在下稱萬世功矣肇事於戊寅某月工訖於庚辰某月徐公屬縣大夫曾君令雍人鯁之將攸躋以落之值天子詔祠齊雲山太素宮詳定法物如嘉靖年之儀親製贊祝無一秘請命真人張某至山展禮十日而罷徐公曰是為落大矣令縣勿落屬幣酒勞洞等首功者野史氏曰蓋自世廟祀山後而今始再祀云然不先不後遷宮宇繕成之候右序之事若有契焉柱櫨之腐鉤然不隊及繕建訖日祝禮斯臨非有神宰之能幾

之如是五虞典舉緯所載寫黃圖稽故實未有若斯之可紀者也今海內際天所覆煙火萬里鼓臥戎亭燧息烽堡東北攸寧寤裔朝請斯之爲符詎俟三脊之茅故宜召萬玉以警涂登仙閣而勒牒同於八九摠之無窮不爲進越乃命一介陟其高山齋於宣室以遙對玄宮之懽不謫詭託之如彼不曠弛如此固載縹筆所當作頌者也徐公百政已飾俱已報績而足工役上不知費民不知勞尊君保民敬天事嶽於此具見往發之期與釐祝值人臣之祈年視在上之秘請又單厥心矣詩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

吳瑞穀集卷十九

三

后敢依之以作頌云其辭曰

於饒昊天丙明離章丕膺成命伊淑其康吉雲油油福草嶷嶷明道既登百昌咸即貞而覽之載嘉錫之非惟錫之維 皇允保之喬嶽巍巍有覺稼之震疊度宗來茹來咨不邁不滌大君也哉維壯之宮玄武虛危上德靈運功普樂胥大猷配一八洞深居釐起大庭遠護宸陛神光攸苒斯符赤制岫然金碧符婁中空輦之不撓伊誰其功君侯曰譔式按厥繇蠱蠱昆臺云望命所扶易敝以新易脆以剛樸屬完久績西輝煌乃召萬玉乃詔八神容成詠吉鏡照無垠神

道正一詎事天口朱襄氏以來曠代一有濛渺之世而何金泥爲既般般之獸而射牛何施故曰事天以禮育民以仁秩秩告成克續克禋此之謂也

重修大寺碑文

原夫露幃臨極轉皇化於鈞施雲幄致神敷帝猷於馨烈莫非苞含額粹立乎中央順發自然無所盤礙者也是以具足妙用於開滯迹之迷圓滿報身爰解染名之垢故語則天者見成功於罔稱述提地者在光際於無臬諸有誘進弘平萬社普法力於大雄瞻仰動乎羣情馳淵想於幽贊事能冥助吁謂之茲乎

吳瑞穀集卷十九

四

叢林大寺海陽之第一佛祠也香城福地紫垣寫宮省之圖淨國敬田玄壁接大庭之號金獅承高座介元曜以祝延鐵鳳瞰層軒導璫暉而嘉昭三吳巨鎮金仞隸辰極之輝百越通莊銀漢分斗光之豔汶江寫其前趾於嶽聳其後肩西望天子之鄩南拱后皇之宸拓無邊而爲館欲納乎三天闢有頂以爲居直笏乎十地百千蘭若臣焉兆億緇盧子焉蓋自邇乎磨竭未有埒其英模惟愈大則愈難繕致枅枌而委漫彌廣則彌易隨遂艸榛以就蕪八會璇源穴鯨鯢於定水九乾瓊嶽墟甃礫於慈門何處布金空傳生

寶令君南海陳公明芟五翳騁仙崑六甲恢擴八萬
法門豫章曾公洞入一乘倒學海九流洗滌三千淨
土揚戒珠而照昏牖揮慧劍以斬辱山廣招真衆大
布淨財路信毗邪誰是黎陽之士席依須彌頓來天
室之夫南城黃君名琛者長厚石士也栖情不二結
志大千孝理之仁有孚粉巷弘忍之德足動梵倫練
迹塵寰去縑痕而浴法雨覃思色相振俗喁而集祥
風以有念爲緣起乃本施爲真際可謂天倪道機不
滿不竭者矣瑜伽雲委捐善貲三千緡治山成歷僧
臘一載萬曆己卯某月日也香林一一盡迦葉之天

吳瑞穀集卷十九

五

花紺樹雙雙皆菩提之聖果祥金鑄鐘鼎燭滿金山
禮王薦伊蒲華鋪王地上之祝 聖壽以祈年獻優
曇之鉢下之保民生以錫羨超解脫之權范泰之築
舍祇洹到溉之柏宅蔣蕭許詢之求興廣殿惠開之
禪岡精廬無以尚也夫慮不慮者可以言神理之內
融行無行者斯足稱清規之外滌王君生平天布雅
素法心羊棧委蛇搗思勞之綺榜虹橋平坦傳嗜義
之芳聲君則居之以一如在一恒一分之以三締不
三以三行大士之捨捨普衆生唱至人之慈悲周萬
切心金豁矣情霽釋矣然後通呪神明叶靈報應十

贊千果一緡一因蘭與青蓮並入夢瑞紱麒麟椿同
貝樹兩怡情喜占鳩鵲盛矣哉弗章道鏡靡券仁符
我既有身人誰不物即震鐘聲于地下鷲嶺有呈如
散錫響于空中蜃樓無注乃能聿宗妙力於佐冥功
五綵彰施日閃雕雲色色七寶嚴飾霞拖豔雪英英
瞻慈顏於龍像觀毫相於鸞姿旖旎禪枝輝煌戒乘
面西來方而聖教攸歸涉南繕部而萌隸知向功德
高乎寶塔精誠格乎相輪大夫君旣以義士扁旌其
高門大比丘猶謀長者傳刊于樂石文字性空寥寞
頌作其辭曰

吳瑞穀集卷十九

六

赫登明道重關二儀浮玄凝黃鏡粹含熙瑞迪天苞
祥肇斗維三靈通饗五濁從曦其旣立花封迺新金
界於錫嘉號大哉惟邁天上天下通廓不罣掌擎巨
方萬社歌頌其至人斯眷象教恢弘燁燁祇園禪局
共空嚬容不愜緇倫其仲有莫瑜伽長者之風其惠
日載曙慈波漾漾展矣黃君思議無量捐貲如山允
怡實相曇花入夢膺此祺况毗莊嚴是國切利者天
金繩啓路直樞福田花出梵厨種種青蓮豈伊獲果
曼壽祈年其惟此犍椎祥金攸鑄惟此毘尼禮王攸
傳惟此波演那上鋪金布根柢四維之百世未護其

大郭增高紋江增深分惟斗域丹顏言尋天清奈苑
鬱鬱叢林地湧寶龕凜凜神珍或曰大雄或曰妙
力質義方聞君家世德之子阿戎九華嚴飾檀越葉
語苗裔薺薺頃迴開正位輪帝握樞靄靄慈雲炳煥
英模德山作固香水稱都神光遠燭萬境如如契聖
財法心天布首善念念如川大千宏巨厥功不宰厥
施忘美百億日月是曰上願

九華山毘盧閣碑

蓋仰大園之高猶注想於同理志大山之博每矜情
於靈跡况外息諸緣往酬宿累因地生果望氣傳法

吳瑞穀集卷十九

七

者哉是以來觀心契者遂泛重溟分化表信者必尋
真境四諦即忘仍結心於淨土六塵不染猶託意於
金田則擇勝假靈雖止觀入定有所不廢者乎九華
故池陽九子山也芙蓉簇起並帝之天都祇樹叢開
作妃之奈苑四嶂列若寶蓮坐如來於寶蓮之上萬
峯攢如貝葉接沙彌於貝葉之間擘三千洲不盈於
一掬撫十八界盡入於雙眸妙喜之國在茲般若之
臺斯尚初劫無量客塵不到形勝所擅理詮亦存有
■上人者心珠夜炳意蘊晨飛印淨水以搖金結
貞林而成蓋滌清規於智途康神理於情靄坐石有

清泉之補視鼎僅白土之存心發大雄力求擅捨庀
材揆日構閣連雲開府馮公擁旄畿輔駐節是邦題
其扁曰毘盧閣爲山靈光寵以登閣如毘盧頂上行
取毘盧遮那之義也惟 朝家德迄遐邇功流遐穴
函夏宅中億世爲量天苞降地符呈瑞鵲巢祥魚出
萬靈咸秩光表之猷廓焉百嶽俱孚昭升之業弘焉
茲山迴薄日月蕩沃雲霞延袤大江振丕天之大律
宕崑輔郡奠萬里之冥司排七空而都之彰九觀而
統之信福地之隩區作皇圖之巨磐也余表界山國
密邇叢林每注神遊則纏漏習問海內之熙洽喜上

吳瑞穀集卷十九

八

公之標題登是閣也種種光明清清究竟優鉢之華
與德瓶相映達池之樹併簷箭交芬王殿含風自應
是風金庭動月又誰非月誠爲心曠境曠非離非合
者焉恰如方石千花不特山容類鶯翻似諸天七寶
何知水力象龍置湏彌於觸掌付恒河於流性華嶽
之勝如此蘭若之淨如彼用是司馭八風連太清而
特起脫繩萬結超意地以升遊慧駕風馳失躋蜃樓
之累智幢常迥輒攬鸞鏡之姿愧息言於良書希鏤
文於蒲宇余邑黃鵠臚叔明雅就奇紀素懷靈區鶩
彼幽玄請余題詮其辭曰

助務混成大山之博九子競秀三界惜度空閒寶蓮
七華千夢智種自成浮根不着移從南海夸娥所厝
東甌人荒北睨通怪惟此隕區沙彌攸託下撫煙蘿
雉除林薄方石誰獻淥池天作元坐蓮花山容如昨
頂放光明足踐綽約乃瞻崇阿構成蓬閣周飾莊嚴
百寶纓珞護鞏皇圖振鳴慧鐸璇栞署書光搖碧落
均望岱宗齊名衡霍冥諦聲聞發心緣覺宗旨西來
永經東略

吳公墓祠碑

維周禮冢人之制用踰墓域川巡墓爲居其中室以

吳瑞穀集卷十九

九

守豐爲詳悉繇是置守冢墓祠厚於式展亦以擴壙
貌象室屋厥貌於祠廟尤至憚哉邑南牧三十里曰
隆阜爲吳氏居並隆中西五里水書曰油潭有吳公
墓位歲協洽之且季大郭生偕吳文學伯羹仲季十
輩游油潭之原原正章而中隆如堂有墓墓之右重
甌如防有屋伯羹守和曰故大父墓也屋爲墓祠聞
之祭不過望大父爲和等之望寔猶郡國跂望于郭
門扁曰吳公阡禮部佐士仲人守位曰公者仁德正
號不必三事大夫故太守程公汝揚稱大父無愧仁
德詎論京兆因題是名祠前一松挺門闔上千層霄

自堂中以睇不見根餘更蕩蕩懸空中如偃蓋如冠
纓奇甚光祿署殷父守中曰詩稱路寢孔碩參是松
門爲大父廟寢設於蔭後裔彼空緬松身兮架霄亭
祇見其鬼墓前後叢木攢立文學虞卿守益曰考之
元命苞木以觸言孫輩登拜寧無思觸猗頓之成行
由觸以成祠中堂扁曰成禮堂後爲龕室左右爲兩
廡樹七尺之鼎負二待鐫銘記併鐫規言于壁前闔
三間題曰明處逸吳李公墓祠太學子重守任曰祖
述元意以時攸躋君子禮堂寔所佇冀墓前環池水
半文學吉甫惟謙曰水半爲璜水全爲璧謙同大父

吳瑞穀集卷十九

十

兄弟通籍泮水五人璧水七人光祿署一人容臺佐
鬱一人諸勝衣冠而業制科藝餘十人泮水璧水上
於春官賜錦加璧而極沉玉惟大父之德是賴祠右
爲肄業舍伯羹題曰穀貽館文學應圖際明日維我
姬姓肇應穀瑞如穀之滋用存記之矧大父之以善
貽底于胥樂敢不並相摩切以報大父於宵宅館舍
有樓登樓四望松蘿東密僊遊金雞諸峯列如屏障
婉轉蟠紆祠樓宅其中如方澤之阿丹山之穴足產
飛菟巢寺爵於無數遂爲題曰駒雛閣云文學伯初
守一曰自大父以來凡四世計其指五百而上矣今

樓陪于大父墓旁如龍導五駒鳳將九雛期符斯瑞
其東北宇數十椽以居奴產子太學友于守偲曰令
丙置家令視冢復區與事禁百步樵採是有待龍驟
制詔諸能爲役敢不除舍墓域祠屋同週以垣外隙
原隰凡數十畝可稱墳衍皆所占籍太學子虛守心
曰世父暨家大人五父行營高敞地無有華離備遼
師所採墓山百里來自林歷巨川東匯支流趨范卜
惟王食太學君卿守正曰昔徐司刑石堂天助有德
大父墓位得于助滋多日西睨出神泉有山如童女
推雙髻而峙立太學胤先守讓曰似若侍大父母讌

吳瑞穀集卷十九

十一

寢供執掃除奉湯沐祝祓以爲大父母蔽席歸而述
其言質於五父五父曰悉哉乎備矣遂屬諸子請記
于石余惟德行求福故祭祀而應仁義求吉故卜揆
而合以吳公之恢弘所謂大道多容大德衆下生平
萬舉而萬當多得天幸宜其歿而天助之吉兆也墓
爲吳公暨配何孺人並年而生並大耋並歲時受齋
並年歿並視殯並穴並祠是皆天也子五人當公與
孺人存日五子白首侍食人稱爲萬石吳公孫二十
餘人曾孫三十餘人邑里稱吳公自如富厚所享埒
萬戶郡邑所有未必如公之辟合偕老設偕老不能

如子若孫齊奕匡勅或後裔蕃滋不能如公之群孫
紳綏奕奕則吳公之備成熙事闔郡邑而一僂指者
也吳公處逸高行具載故太守程公今相君許公狀
誌中墓祠之禮載於伯羨所爲條規茲不復言惟迹
墓祠之大者言之鄭康成曰墓者孝子所思慕余於
吳公墓祠觀公之子若孫孝慕不弛劉氏又稱周室
歷年未久厥本於墓大夫守其丘樹觀國於家吳公
之子若孫世慕世守寢昌寢熾求於祊億有具微哉
廼爲樂曲三闋附勒于版牲之石以備升歌其辭曰
鵲玄圃兮閔風告望舒兮雲中迅整馭兮來下遵吉

吳瑞穀集卷十九

十二

路兮雍容辭玄君兮望故宮飄靈衣兮軼雙龍偕僊
遊兮如響聊假日兮旣降右迎神歷吉兮叶良麥酪
兮椒漿嘉薦兮普淖進所兮執昌啓閭闔兮下連岡
紛總總兮陰堂撫松蓋兮靈揚靈揚兮樂康右降神
廻翔兮以迅目成兮一瞬風爲車兮虹爲綰音盈兮
堂宇彩動兮田峻靈之睨兮遺余佩謝玄穹兮等溟
岱神心兮具醉靈德兮無艾右送神

主事郭公視榷蕪關德政碑代作

蕪關故轄大江而綰轂其口四方舳艫並至而奏焉
蜀出枏梓楚豫章梧栝竹箭江南杉蒿蘆葦薪蒸在

山在陵在濱在衍其榆其柳其檠其桑其蘿其葇則千里往往山出墓置皆會於蕪於是設竹木關以賦之其來尚矣然古之論關賦或百取一或五十取一不與田租市稅同者亦以商挾貲毋董董更費商不出則三寶絕三寶絕則山澤不辟而國又何賴焉令甲工部歲委郎一人主進萬曆丙子豫章郭公奉勅書至語人曰吾辦爲關矣蒞身嚴御商寬何謂嚴人稱關爲利孔一之不塞何啻三五惡得不嚴本幾而不當征者今旣征之惡得不寬則考之會典以澄其原參之律令以循其要立之則例以防其流牟利

吳瑞穀集卷十九

十三

在胥吏也杜胥吏之奸微權在巡緝也禁巡緝之擾羨貲在衡頭也去衡錢之餘課乏在通關請也絕關請之狡侵漁在不盡籍之簿牒也備簿牒之稽又以司察者 朝家之關也慎察者吾身之關也不察吾身之關何以爲國之關則公之尊大人歲米數十石自豫章順流至蕪曰是可佐吾兒爲關之廉矣以是視權滿歲無論公之水蘖自厲即百役受事吏佐而下無侔一錢及公竣事還留都也吏佐而下不着一錢者又莫不涕泣思公皆曰則主君不使某輩得利一錢然主君之心惠某輩者不啻百貲矣而蕪之氏

及商於蕪者又伐石紀公之政而請言於余以圖不朽公與余有年兄弟之好余以督鹽維揚過泗會公前是督陵工於泗聽泗之士民頌公不逸口旣按真會公視權於真聽真之士民頌公不逸口余未至蕪今蕪之士民樹石請言則士民之頌猶之泗與真可具竟矣凡民之所以輸將收事而益德其上者有數以至焉人情予則頒奪則怨知取之爲予者政之寶也涂不設關與暴人同實關而過取與爲暴同實惟任法而不任智任大道而不任小物不爲愛民虧其法法愛於民不爲君尊變其令令尊於君則雖取之

吳瑞穀集卷十九

十四

民猶與之民不常以言翹明其德而人自德之矣故予人不見其仁取人而益見其仁惠人於一時不見其仁立法定則例使久遠蒙其利益見其仁公以一歲之規不足以施其垂久之計乃定則例而刊布之聞今之商過蕪厚購此書若曰非是冊也蓋籍取以正百物之價商輩何以譬手搔之力乎司是關者苟籍此則山不用而重瞻澤不弊而養足升砂之穴可塞矣昔人言爵祿滿則忠衰自今觀之何俟祿滿稍歷財貨之任而衰官箴者多矣公是歲主進權金四萬不銖釐與則公豈徒立關志以爲則例其以身爲

關以行爲則所膏澤於是關之後人不淺鮮矣公雅志脩辭明道其在蕪也政之暇與士人講業而爲之會約在泗在真皆然則公之以政事名節高一時其有本矣公名子章字相奎家世泰和成辛未進士

休寧縣築城碑

前大夫林公來宰休寧四年而常嘉靖三十四年乙卯值島夷薄境旣寇燔邑父老入謁大夫言植城狀林公夔然曰嗟乎有司之急也奈何見戎故不思城彼勇夫重閉况縣國哉即上計言宜城狀於是御史莫公督戎胡公楊公巡撫曹公操江史公暨御史張

吳瑞穀集卷十九

五

公徐公兵憲鄭公咸是其議林公得請亟出教召邑富人諭分財佐築城役集事日督員程數月城就半林公以陞去明年郡節推李公至督役益富人助築者籍亾何又以陞去明年邑大夫潘公至明年郡太守陶公至與審畫理益見輸築者名悉召諭曰是固前而能輸其家助築城其賜勞之以風百姓當是時郡倅許公長史楊公邑丞徐君簿賈君尉黃君皆與有助戊午陶公潘公以陞去邑大夫張公至益繕治又明年辛酉張公以陞去今大夫陳公至巡視城墉見地者缺者欲欲貼危者詢之父老對曰前令君教

諸城壞即築城家修之民抗弊矣以故城善崩弗能堅完公愕然曰嘻馬力罷矣安猶取乎城弗完修與無城同是爲短垣而自踰之也即議令民得贖城且減罪出錢委修其頽壞取客土堅築丞張君簿蔣君尉晏君日同拊循勤事不諉數月工完城延袤一千六百三十四丈有奇約九里高二丈厚如之下濶有渠以注填闕之水七門東望萬歲山曰萬寧西齊雲山曰齊寧南北玉几松蘿曰玉寧松寧取四寧之義門有樓西之南爲啓賢西之北忠孝東之南鍾秀皆林大夫名之先是邑南境賊數百謫言薄城公乃遣

吳瑞穀集卷十九

六

賊捕掾絕之數十里外勦滅之而城中居民恃城以安堵比前乙卯之警民恟恟憂扞振不同矣乃知是役爲大有賴也吳子曰余聞之夫制城邑若體性焉有首領股肱至于手拇毛脉大能掉小故變而不動若今邑之城則郡國益固要爲邊境之尾豈不仰恃於首領也哉雅非五等之制處暑之旣至蜚蠊既多懼其不帥者矣按邑志休寧故有城後弗克修繕竟頽廢無舊址存矣明興幾二百年宰是地者數有是議然多猶豫未有所決則林大夫之績不亦偉哉又得後數公等佐成順流克績功緒所謂前規後隨

善作善成者矣劉文學師氏有言鄭國肇白公之烈
王景成張汜之志於此役見之謬曰衆心成城民所
曹好鮮其不濟非空言也邑父老來請曰勤塘城沂
于齊于謝版築之役乃自古記之矣是役也誠爲湛
恩巨績不容無言以昭耀後之人敢樹碑余不佞然
賢大夫之軼迹不可弗書也因具載其事勒之于石
惠濟橋碑

維隆慶元年 皇帝臨極創見軌事群工誕章內外
則儀罔不肅祗大夫王公撫封海陽鏡區審畫宣省
相循勅舉化條大著勞勩勒躬理幹候疆視塗以時

吳瑞穀集卷十九

十七

啓閉西牧十里津曰藍渡康術四達初有石梁湯湯
湍悍潰出逆折褰裳乘泝川后不仁數致溺沒大夫
曰嘻絕流徑易奈何棄遺乃屬父老上有二人往繕
治之父老云何河廣且深功無已時左岸善崩絕底
數丈孺不可支大夫曰嘻水波縱惡函石爲期達阻
截險以砥恒常往力任之慕我王周首拍俸囊勸駕
巨誼於是父老唯唯巡功助輸密捷石苗梵王隄金
力將渤閭勢與山排始事丁卯訖功明年宏廓之規
吞吐吳楚襟招欽數造化其羅行者輿者如從枕席
過無或阻嗟恩波旁暢萬年厥德世享安熙上法率

牛下接地脉惠流光施天紳地帶經理疆內以彰絕
尤是役之興官不帑支民不賦徵時頒贖鐵上出有
方巨費以供大夫之志匪石則堅鮮克仇功大夫之
勤匪京則崇鮮克告終咫尺白嶽永託冥祐郊保其
馮舉酒落成闌道驪呼開閭作頌并屋百里塵次相
望民物殷豐父老嘉觀於構祠亭以祝厚隆用播德
意惠濟爲名等於蒼穹原念鴻烈請刻于石表垂於
無窮

居安亭闕碑

瀕河之鄉聚十九諸丘里大姓率延袤爲河堤而居

吳瑞穀集卷十九

十八

安里則邑督亢丘里也瀕河居每歲菴華水盛岸脅
善崩黃長公乃令水工準理水形便增平陪薄爲石
逕往來便之事具載余義路記中徑之尾爲闕如閨
中上爲嚴譙覆以版瓦上榮飛櫓如雲屋爽塹堊墍
不受埃墨可以相翔下空洞以通行道即宵行其闕
不閉闕之內爲序室以課諸孫業佔畢之聲朝徹行
路里中人化長公之屬無川遊者闕之外爲丘亭凡
道路之輦互者休焉不致徑踰跨河渠爲石梁過者
橫驚無褻裳之愴即家在所爲屋數十楹以居疏戚
屬之無頓舍者諸疏戚屬待長公而舉火無慮數十

家而長公不自言能爲竟德及有構造請長公爲質於序室中而長公喲然若不能居間以侵長吏賢豪者權然往往漸以化之稱莊里矣夫修採清易道路平室律以時順修野廬氏之職也修堤梁通漚澮行水潦安水藏以時決塞使民有所耘艾其財用治其施舍聽斷以類載師小宰之職也今國邑平寧居民得以時繕治亭閭而長公起閭閻中擬於素封以土其地其食者殆參之一歲所施散不下數百貲則小宰野廬之職有不克舉者長公兼治之於一鄉焉昔周職方氏辯九州之國使通貫利獨首東南其利

吳瑞穀集卷十九

十九

宜金錫其穀宜稻而國家已饗其錫貢非一日也微在萬山間無具區之澤率就河爲堤因山斥境以成曼衍而居安里最稱易土咫尺極上賈數金長公爲都亭閣室并疆兼巷以咤縣鄙矣使周之適人使者行郡國察其數要賄長公之所爲繕作豈不亟愉快而趣圖之則河堤使者之拜禹貢圖之賜璽有膺之顧長公年登八十則智足以當世取舍而獨行靜已使矯易去就以此不以彼亦扶持而去之矣然雅以老更賓於縣大夫書於惇史又豈抗憤不顧過其中行者與則長公者應之自然名之而不以爲名矣長

公名湧字汝本別號南潭世居安休寧屬里也子三人長璧仲侃季瑚國學生孫七人正方正蒙俱國學生正奎也學生與余爲同學舍侃則嘗捷場於堤之尾以擬高印之田云

君子鄉門闔碑

邑之瀨汎不可悉舟航舟航止屯江距邑南三十里衢處之鄉也游客蓄商之所道財物之所遵故屯江名路揚塵垢水激波濤綫綺而踵相隨鼓棹而舳舻相尾五民雜厝而俗以剽邀智力相軋雄者武斷其間非一日矣有朱太學君俊父世家屯江之游而思

吳瑞穀集卷十九

二十

整齊其里俗徑之蛇行者通之成達岸之善蓄者築之成陂諸務力作慕爲善者相勸勉紬繻羨齊非尤所期也居恒閨門習靜少出入出則巨塗而讓狹塗而殆於里綰轂之所構麗譙之樓而審閭閻以時開閉發博士鄉君爲題其扁曰君子鄉蓋以其俗故武斷之鄉也自俊父俊悛縛抑退讓爲德而不自名里人承化頗有代擔守劍風比於王彥方之鄉云而俊父請於予則曰不佞民豈敢望彥方萬分而心之所向往則在是也予之鄉豈敢望太原王氏之舊廬而所期於予里之人則在是也問王君師陳仲弓而友其

二子惟先生一言以埒於師友之訓爲鄉人勗予唯
唯予讀山水經至君子國以人能讓而名君子濟以
津長好行其德名則讓而好行其德固俊父之餘緒
也是間道而好爲鄉者也鄒君題是扁豈虛美哉讓
而好行其德則當雖雖則和而俗美王彥方曰韶樂
九成虞賓以和所貴和也是彥方之所隆行於其俗
者及管子論和則曰煦煦乎其孺子也莊莊乎其士
也由由乎茲免其君子也命之曰永永和也俊父由
士而進之矣有以和而隆行於其俗矣鄒君題是扁
豈虛美哉其鄉之人聞予言相率而籍於樓閣之右

吳瑞穀集卷十九

三

陽山院碑

縣治西望陽山再成其亘十里作縣道鎮山之蔽其
落原隰廣員是實惟佛之平圖縣水所經也爲招提
曰陽山院肇自蕭梁訖唐天祐間重建後遞壞遞作
元天曆元年冬院災獨僧堂鍾閣三門犁然如故豈
所云劫燒之火不能焚者乎何靈之不殿宇護也是
時比丘福祥感譌火之異遂葺治之 明興二百年
所日以廢圯余弱冠往縣道入院諸廡宇歆頹欲弛
每懷我孔先師疾行而過之訓不敢踐其下遇阨則
不幸縣故多長者能清淨大施是院暢通莊弗及瑜

伽繕治何以故或住持於中不長厚無能嗣福祥之
風烈本作大品改充涅槃故本擬廡宇回供僧食故
則頽廢固有日矣有碧公者名普光年少而誓心弘
願攝善法戒築舍雙樹下若清冷雲中一時長者樂
碧公之高俱發心行施於是阨院而新之若佛殿若
鐘閣若干佛閣若幽冥教主堂慈悲教主堂高廣周
飾種種纓絡莊嚴百寶光明是稱佛土縣所無慮數
十百院言尙妙相業則首陽山象教爲大振哉碧公
之弟子介紹胡伯子請紀院事碧公白佛因心立法
法不心名因人立字宇不我名所云不續不經服也

吳瑞穀集卷十九

三

弟子惡用名之又曰所乞不啻禽羽不敢改爲已用
故乃由一綫致滿足耳嘗讀陽山院沙門俊公故記
載故汪相事異哉所聞然金布欲滿天界宮成持六
齋行檀受七寶妙樂否則如土空佛還自污也夫上
者乞法資益慧命次者乞財資益色身今聞碧公法
心之言不第能施心者實有助慧命之教則所爲記
余夫亦剩語哉即說頌曰施心方成已爲解塑佛性
一縷向善提况此大果功等彼天布名垓劫證妙華
因心不因名自感天人趣

大鄆山人集卷之十九

大鄣山人集卷之二十

新都吳子王瑞穀著

廬陵郭子章相奎閱

江夏黃正蒙叔明校

記部

遊齊山記

是時使君馮公已發卒治齊山則謂吳生爲一曙遊
稟食爾耦也乃自城南迎隄柳間行四里及到見山
迫臨莊道如覆盂高不三十仞可雅步委它陟也居
人言山趾故旣月樓樓地使君就其地令士人講業

吳瑞穀集卷二十

則作齊山書院饗會則作又來堂觀氣氛乃作得得
樓以次增繕矣又來者使君以一再至命名得得尋
芳爲宋岳武穆詩鐫石當樓之後使君每誦而悲壯
之揭之樓也登樓西睇珠兒山閃爍湖中如洞光之
珠而齊山低亘於後如瓊蚌晞曜以瑩珠狀直洞宮
矣樓後攝然登高隘稍右曰齊山寺寺左行二十步
高隘兩石夾而虎上合而中穿四丈許是曰蒼玉峽
峽之傍群石亂起如覆敦者無慮數十磊磊魁父奇
甚峽三折而盡得圓頂洞山故多崑洞勢皆低伏入
崑洞者彌躬而下以是山不嶮嶢而遊者任踏步跳

吳瑞穀集卷二十

踰多作崑洞頂上行如從莊里著屐矣峽左路傍見
大人跡如右足置入者可與華山之跡比視臨洮之
交不及參分跡之二疑達磨提隻屨一足徒跣踉蹌
誠然鑿石爲級級盡遷迤而上有翠微亭取唐杜刺
史牧詩也又下行數步曰九頂洞入洞中如一大覆
釜者一釜底門而小覆釜者九圓淨如佛頭臚句贅
指天入石迹然題詮者謂足如淮南祭山有仙跡至
頂不言仙何也按志一名曰集仙洞若謂群仙頂迹
者壁上文辭剝不可句洞口得一穴穿入黝然暗色
日射之有竅漏光穿裏壁一竅高三尺病瘳入得一
小洞泉涓涓滴瀝巨靈設之給一人飲洞絕復行上
呂鉅循山之北抵麓聞有蓮子洞下尋不可得趾有
蓮花池亦在草間矣麓窮復繞而上至山脊東數百
步闔然羣石簇起似槍似楫似枅似榼似杵擁腫者
挺立者高不過三四尺許然百狀賅在所稱小九華
峯也前有亭扁曰齊華使君守池時所題而南望大
九華檀婆諸山信如丈人峯老嫗石而小九華森拱
貌肖焉繞下二百步爲漫崑東三十步爲唐公崑漫
故宋漫士鮑延祖而公不知大孰也說者謂二崑下
相通且謂一山下皆空洞乃知山之根無所連着爾

從唐公止繞上見兩石闔室竇雲竇名竇雲如流
旁握御輦者不得入陟竇之後得一石鐫紫微臺三
字傳以爲牧之故舍人也余謂不然所以本清都紫
微之義旨矣於是覓二隱竇有幽徑過招隱歌叢桂
之篇並歌並行不五步即寄隱竇坐亭上觀石壁包
龍圖拯齊山八分書稍東一泉曰濯纓相與頽焉東
下百步遂至上清竇之阿又曰觀音竇石壁週遮而
穹窿中一崖垂出如金容壁立令便捷者兩人左右
手接以陟不至如緩眩悛而汗出然足稱中天懸居
矣下行二十步餘有詩字竇從者云並東行計步不

吳瑞穀集卷二十

三

及十有蕉筆竇宋張公以敗蕉書石壁人因名之洞
深仍餘外圓竅如甌甌口踈躑而入內容百指令尋
甌甌之口不可得遂南下數步一石絙如梁三尺許
濶不能尺董置足越橋而東入洞中懸一半石類
石樓之神鉦擊之作雅鼓聲左下得妙空竇時忽雨
從竇中聽擊大法鼓雜以管絃如迦陵仙音從妙香
雨中下也竇斗辟深不可下下若碩庵中窺礮嵌空
目眩不能得視遂觴于三奇之亭亭轄崑橋洞三者
以名稍霽竝亭而西二百餘步謁祠院前棹楔題曰
繡春書院祠祀宋周子等時同遊者池丁明經旦肄

業院中謂取道寄隱竇乃徑遂北至大觀亭一擊郡
城清溪大江之勝在煙靄中揮斥八極矣東優譚行
得一石高丈許如菡萏將部發狀睇龍川峽嘆砥柱
之限不復至至醒翁竇觀三及泉三及者三級類之
也初所從來者高如傾瀑布中如盆注下澌蘆葦中
以絕覆釜石至石虎洞下漱之若神瀆焉翁其聽泉
而醒者矣丁明經云東其山之尻則華蓋史竇諸勝
俱在不及至茲遊也偕丁明經勾吳莫山人叔明而
使君盛清道之儀不果行遊訖子玉復于使君曰所
謂山谷不躋其步者矣不昇筇輿代乎足不敦杖蹙

吳瑞穀集卷二十

四

之乎順而無徇目之騁愉快哉此所遊已百住而不
止可也使君曰嚮余今之來也四載而後有事於茲
山生之遊單矣而固且道與山故未有記者屬記之
使君爲徽寧六郡兵臬使者署在池郡之北名某浙
之四明人

重遊齊山記

作齊山遊之十日使君以未舉約也携吳生俱而丁
明經業已籍務使君乃戒諸輿從毋隨寺後一磴故
觀音閣址左觀音竇從閣址左折三十步一峽在蒼
上峽之上視蒼玉寬而上通者左響板洞又左響鼓

台而峽未見山書使君曰左有板有鼓而下有蒼玉
不爲玉簫峽乎題三字而命酒醒之三危執管者吹
峽中冷然洞簫仙吹而東山飛鳳崖如千自舞矣過
繡春書院觀老人坐石如几觀一勺泉橫汗也由翠
微亭登老翠微亭址四望無礙至大觀亭僧云去華
蓋洞可里餘乃經二隱窟東計二百餘步忽亂石崿
巖作百獸狀夾徑得二石右如奠龜楚燔置于樵左
如駒駟使君乃以玄武驤首題之二石右數十步得
一石廣縱方丈懸客一小石上如麟之拇又以麟趾
呼之麟信而應禮以足至者也而所謂飛鳳崖者亦

吳瑞穀集卷二十

五

列於右折而東過一山回望所經之石立者伏者皆
獸也適一白犢臥羣石間使君嘻曰初以爲寢石俄
起行過石乃知犢耳遂過一山石骨鱗鱗峭起伏而
長如應龍之斂翼臥曰龍眠岡前爲羅漢洞有石柱
豎峽中曰石柱崖右折數十步四障皆阿爲見湖亭
右爲華蓋菴又折而西傍南二十步洞尾也濶不及
丈而屈曲長約十丈餘命僧人火燎入或一編管或
一秉秆火稍遠則冥冥蔽其明不能踵步以火燭洞
頂陷數處結如蓮花尺許大者五六如楊惠之塑佛
壁蓮花然洞如委巷巷盡開一大洞寬四丈高約十

丈漸高漸竒如一大芝蓋左傍一洞曰無底洞黥然
莫測左壁鐫華蓋洞三字剥矣宋古郾史定之書不
知何所人使君曰吾郡有郾邑邑有史姓故鄉先達
也丁生曰距史公五百年矣而使君至又鄉人也去
華蓋二里許有史嵩遊者罕至蓋爲鄉人鄭重之洞
中坐可挾纊時四月廿五日也遂出右行百步窺一
洞深邃未及下而洞口一石如虎踞曰虎嘯洞東過
石眼泉至一大阪阪窮左一洞命籍榜而行外壁鐫
左史洞三字左史爲宋州弓李芑也洞長三十丈濶
計丈上開二竅下底開一竅通化成窩窩如瓜瓞城

吳瑞穀集卷二十

六

一周也阪故湖山樓址使君坐阪上題芝石令二三
生前探史嵩使君望之以爲山連絕無窟也忽生等
以漸而低初不見足俄不見腰脊漸不見脰并幘沒
矣沒前人幘繼沒後人衣縕併從者俱以漸失之久
之乃露幘漸高如從地中出也吳生復於使君曰平
山中窺開一崑崙斗下者背着山蛇到行下崑崙懸
覆出三尺在外如幄而壁鑿龕深五寸濶六尺藏碑
計以石積扁鐫固也而碑猶斷毀併毀者失之獨下
石闕在左一石如槃臺可容數人跌坐右一洞濶五
尺穿入屈曲十餘丈轉入轉黑丁生故雅遊前導後

崖有汪司馬公勒銘石畔是後鑄題蓋廣矣幸刺史
肅創時僧立師謂爲所觸夢之僧今有明心上人足
紹立師衣法能索余文會友人縣江文學君本立巨
卿以里居饒阜去茲山五里許見余文伐石紀之以
主茲山爲益近云

重修休寧縣城隍廟記

大夫君曾公執犧牲幣帛以事疆內之神五年于茲
矣折爲百姓育穀報豐楹蒙嘉况焉各以其禮祠脩
歲事如故而於城隍之神則月之朔若聖親飭躬胝
漚而謁果如稱紀信應氏之神爲鬼事而機祥行哉

吳瑞穀集卷二十

九

亦以城之盛民陞之環城實有神睠顧於間而使封
內之黎庶得居爾田安爾宅豐爾嘉穀去援以幽贊
大夫之治則城隍之祀厥有弘庇哉自南唐以來佻
是祀其後或加以王侯位號不經迨我明興成祖
釐正祀典遂定其號備稱牲幣之數陳贊饗之儀所
間右遠矣邑之祠廟在邑治之左山再成而隆起如
神皋足爲冥棲之區向以水旱民患禱輒答輒饗嘉
靖丁巳邑大夫林公重建而記之石順祀救備文質
並上望之爲都邑之國冠焉顧歲月之久堂寢頽圯
萬曆十年冬大夫君當入覲之期問耆老召邑三

老黃君琛諭之曰城隍祠欲修繕之日久矣前者有
待於今今以上計行不無望於邑之父老而三老於
縣嶺路於建初寺所施義尚矣孰與是役之爲多黃
君唯唯即卜日鳩工趨事明年五月竣工爲堂三間
後寢堂三間兩廡八楹前門三間門左右各一間周
以垣墻落成之日大夫用羊豕特祀而黃君請爲記
之余惟奉祀之道幽明相應神人互感行之墨者雖
祀豐不祐事之脩者雖薦薄而吉來自大夫君蒞治
數年豐楹屢報饗魑不作氓獲休嘉士膺多選四境
之內函蒙乎福祉皆以爲神之發祥隕祉實大夫之

吳瑞穀集卷二十

十

治盡心極慮有以致其鄉也工告成而大夫之徵書
至由此觀之豈非奉神靈而臻蕃釐也哉神隨於人
之所居而饗之可見也某不佞不足以述古文爲曲
三章於落而攸躋之日歌之其辭曰
臬仲兮昭時耀靈曄兮敷施是承兮大精望雲中兮
峙貽蓂茅兮索之撫靈瑣兮聊逶迤廟象貌兮撰思
臨風祝兮噉詞神光兮燭耀將騰駕兮宴嬉右迎神
啓蓼兮蓄蘭薦房俎兮椒樽神之下兮翩翻報豐楹
兮田田唐蜩鳴兮衣瓜鮮萬民盛兮百昌殷優如在
兮濟神心著見兮景象脗然兮有聞就靈脩兮可恃

夢東皇兮周旋右降神懸火起兮哀對臻沙堂遠宇
今左斷新田邑百甸兮昭嘉慶饋福穰穰兮如聞春
迴風迅兮護雙輪極目延佇兮河之津吻爽承夜兮
如環之循惟靈具醉兮眇恍恍服食于來兮長無垠
右送神

重建太素宮鐘鼓樓記

鐘鼓之作自有熊氏采首山之祥金以鑄紀鐘冒夔
牛之皮爲鼓披山通道威震天下是後帝所都居量
地制域得百里之國者萬區置都立邑皆有鐘鼓之
設高岑樓而懸焉其聲遠震所以肅政教齊命令也

吳瑞穀集卷二十

七

試百神而朝之登崑崙靈峯致豐大之際於詔後代
遂爲封禪之始而造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接萬靈
於明庭載之紀籍可得而言也齊雲山肇迹遠矣至
肅皇帝以謀祀驗爲立祿勒建宮宇名曰太素令侍
從之臣作祿祝而茲山之靈遂顯顧宮宇不一紀類
地郡君侯徐公命邑民某某等十有二人修繕明年
令君曾公以合肥高第進繁我邑是時縣百姓苦
吏急也而令君於合肥獨持法平政御史大夫疏薦
令君宜我邑下車即曰事神治民皆守上所有事首
爲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之於民間諸安靜不

縣諸皆爲良民吏毋得問其好合任持掩爲豪舉罰
所必行兩月民皆安土樂業變呻爲吟士誦於序舍
衆誦於野治聲大著語具載水部郭公治最錄中於
是始登齊雲山召首義民十二人勞之且諭曰宮宇
就者強半而鐘鼓故有樓莫爲經始何以宣鳴真肯
其計幾何肯用役幾何以閒迺捐錢金若干爲倡未
幾二樓巍然並峙皆以足並十二樓而輝映玄宮與
軒轅臺比崇矣蓋鼓大懸而象天鐘統實而象地所
爲宣天地之和而設於神宮者又其至也以故撞陽
鐘陰應撞陰鐘陽應聲與卦之兌合而先王爲鼓冒

吳瑞穀集卷二十

七

之也必於啓蟄其伐之也爲冬至之音是鐘與鼓皆
爲樂之君而王者宣政教必尚之也聞令君之言曰
理鼓之聲以爲耳也可以知和可以出節當所從事
予無何會邑治前麗譙樓地亦懸漏鼓也前大夫作
小一載生棟忽地豈不以鼓郭也春分之音萬物郭
中以出天之意不成其爲舊欲鼎新之而郭以出與
令君旣樹玄宮之樓又復新邑治麗譙樓四境之內
固不修飾幽以右神徵明以嘉嚮民祉於此具見之
矣今 聖天子告高茲山而不爲時邁過越於有熊
氏之駕玄圃爲多亦以令君佐郡公相與解祠祝延

之至無事於升封而敬告也令君謂懷民某等能訖功以郡公意屬各移扁旌其門而某等稱主君時文思索茲器維則非離民之器比當與茲山並高共久勒樂石而徵言於不敏子玉謂他日書功於景鐘銅鼓洵是也則以孔子亟與蒲之政在田疇墾屋而管氏亦言入國邑視宮室是舉也可見令君治狀之一詩曰鼓鐘於宮聲聞於外而令君治聲耳所及之廣可知矣令君名乾亨字某豫章吉水世家成丁丑進士樓之竣功在萬曆庚辰歲之某月云

休寧郊溪張村觀音閣記

吳瑞穀集卷二十

七

維稽古依神告類薦功其來遠矣以故隆重卹典或託懷異物虔於崇立間附二氏祠雖事起輓近迹際光國然義之所不越紳綏君子亦有取焉休寧當宋叔季史言是時大荒荐饑地產白毛市無赤米而亭水魯敬爲難我邦邑氓隸隸懔懔莫必其命有張公王者攜劍而起爲民墾菑暴衣露冠以保境上賴之安堵父老至今能言其事具載郡邑志中公之居距邑市七里郊溪張村其左有梅山山有觀音崑崙之椒建觀音閣宋咸淳中建也至德祐丙子公仕爲縣尉及公之歿里人思公扞振功相與祀於閣之後云祀

典爲民捍患則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則祀若公之功所謂捍患有益於民與非也然必從觀音閣者即無成紀神物之依而浮屠仁祠香火並遠又當時舊祀公意也勝國時閣壞公之裔孫某召住持潘道明修繕國初又壞歲庚申裔孫梅山公帥族屬二三之老攀護由輩各捐貲構閣三間旁置屋二椽歲時奉祠事如故祠之後構梅山書院課子姓崇鄉里之化以厲賢才焉或以里之祀先達率於菴院固勝國時草創之制掩於大道有然也今之世聖真統一尊先士而絀二氏梅山公之伯子文學君象南方以

吳瑞穀集卷二十

七

儒紳大生唱明經術爲一時士人所宗亦有事觀音閣何也余惟觀世音者令彼十方觀其音聲即得解脫則佛氏世尊無量之福至仁大慈垂於風聲可以拯迷溺而解脫之無過是者况閣之後有祖祠可以觀禮祠之後有書院可以觀文歲時謁閣皆以吾儒雅拜行之不爲李端叔之禱則是閣音聲之觀寔於吾儒有助猶漆雕之廉宋榮之恕會其要指而歸一之也古之築室必先脩廟欲厚惡薄神心猶然則梅山公之趣事閣與祠如衣之表裏相待而厚之矣文學君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不以邑之功泯家之功議

百禮而脩執秩豈曰玩而頓乎考宋對賢書始於開寶癸酉終於咸淳辛未是時天災流溢盜賊充斥士民挺鉞搢鐸並臨私劍公起刺草中履咫尺之難頭如蓬葆兢兢甚矣而今享族裔之祀世遇貞期時逢清穆文學君率族屬初袷以脩歲事豈非立家土者始之擣厥而終受端冕之拜乎於彼咸淳之世豈不康哉夫成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文學君行以明經對內史書於侈大其祖烈則所以脩秩而爲公之祠重者視耆舊託於仁祠之心愈矣

璋谿草堂記

吳瑞穀集卷二十

五

歛之西牧廿餘里其涂皆令甃械至巖鎮萬家之市也御史中丞方公居市宛中隆焉臨谿墉闔園爲屋舍題曰璋谿草堂屬子王記之記曰余業及周官以赤璋禮南方劉氏謂璋明也夏物榮盛相見乎離貴文之徵也又曰牙璋以起軍旅鄭司農云牙璋琢爲牙齒牙象耀武之徵也則璋之義實有其文武焉公年十四遊類宮制藝之暇即揮筆爲古文辭斧藻群言蔚然獨秀人以公熙妙懸鑒與旨蓋天授之也郡國自漢魏來古文之光采未開正德間李先生唱占學於西北而我郡未聞緒論公崛起獨詮神理與

北地之論不約結而合學林稱爲采山先生以肄業采山之麓發大部之華采而登赤制於明堂九采之國也文鐸鳴而千里響應郡之文苑遂盛與西北並高人謂公唱始之功爲大云旣以易登內史書爲東平爲豫章爲川蜀皆有惠政論者以公東序之秘寶也而沈迷簿書如枉公之材何主爵乃以督學使者擢公黔筑之鄉文宿所臨夷風爲變論者又謂公之文德足稱廟戰而浙當寇熾之後海備漸弛非公不足以起敝而周飭之乃由廣東方伯擢御史中丞撫浙時尚操切而防海諸臣慮以兵冗費冗獲罪故爲

吳瑞穀集卷二十

六

減筭賦由是舟之兵寡不能出海兵之食寡不能駕舟海防以廢弛公至乃上奏曰所謂冗者散雜之名也苟散雜無用即一卒半艘亦謂之冗所宜綦省苟當於用則兵萬隊廩食萬金不得以冗言今海墉之舟上高尋雲下肆無景一舟非數百人不能辦此其間弓弩之張戈戟之刺旌旗鼓鑼之執急難之使星辰奇賅之數有一不備不可以出海非裕其食豈能得其歿命有舟無兵與無舟同實有兵無食與無兵同實何以爲佐勝之用臣計出海舟舟若干兵兵若干費謹已發倉廩募水虎捷食用給足士卒殷軫駕

之於舟如飛鳥之有六翮莫不爲用既防海之夫其也昔桓公欲止越人之至管子令曰能將者賜千金未能用金千齊民之遊水不避吳越臨海而鼓之使人就波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賞在公也臣以防海要筴先足兵食奏上天子大是之趣行其策臣何倭寇千餘至公誓諸將曰海戰與野戰不同率取敗不能成大捷以爭斬首之故爲一跳於波濤以截首是謂處五死以貪雖欲飛之勇賊得掩之矣此役惟更擊爲上無論授敵戰遂大捷斬首九十餘級捕虜若干人間之於朝皆以爲海上奇功故事首

吳瑞穀集卷二十

十七

百級始得任子進爵公以禮而誅不獻上功首虜差九級不滿百塵賜金幣不得錄子受上賞是時公素已在告居璋谿之上矣而倭夷畏公之畧至今屏息不敢犯是赤璋以著文牙璋以耀武於公具見之而公自爲記則曰璋章也章以二水交合名之清漳濁漳合而橫流斯衡漳所繇名今余草堂營二水之交而漳所爲名也傳曰一青一濁所常無窮豈行已之則乎是公之自道也而文武時爲雌雄質有之也矣公之爲璋也顧猶有進焉文武爲憲公之材也然聞之言攸宜也者令聞也者邸射也者皆取之璋是又

以德言也子王雅習公見公正性毅然理韻甚粹兼之家學淵源典兄掌故公環山先生以大義相摩厲一切稟於道范其行之純潔心之誠壹足以奉璋

天子邸璋海宇是文武之基金其天器者如此俾得畢於行以鎮謠俗所爲國家培植根深華嶽而四維之而公所未竟其具者今盡函而歸於此谿之上寔公之爲璋也谿交橫於堂前如半圭而所云純潔誠壹之德惟水備之故曰具者何也水是也此谿之是以富璋而璋谿之名亦谿自取之也而公之名之亦公自取之也比部使者以公春秋鼎盛未竟所具屢薦于朝方嚮用公而公以璋谿之趣竟謝不往然八挺之人望公之出秉璋而酢以谿之璋可以當蟠谿之璜大賢之化世也其解在水而魚書之祥行驗之也

吳瑞穀集卷二十

十八

石峯文院記

蓋諸程莊里自唐都使公遷起畝畝中以保障鄉國稱斯武矣自是首功而餘千年文用曠邈明興大天汝揚爲都使公裔孫也以進士起家歷戶部郎守辰州春秋鼎盛遽謝歸徘徊石峯之下則以韜韜竹賁曰武曰文尚矣今逢明世如日月隆光潤無癘孽

之生自西周以來郡國文章于今爲盛要惟登著作之庭謨猷于朝論著于崑谷垂千秋之業紹明世正易傳詩書禮樂之際文不在茲乎於是作治石峯文院首明一尊之指奉 天子璽書歲月衣冠而朔之往按部豫章時則 肅皇帝璽書在也作御書樓樓高右矚東密崑左望西崑先大人兩崑公所爲平生職志也地之發秀人文嘉生以此馬司徒公爲名之作兩崑鍾秀軒此岸之即豈惟伊闕臣門如水實券我心心定則名不競名定則物不競於是軒外作太虛池文燭彩霓天紳絙焉而欲飛動作飛虹橋列仙

吳瑞穀集卷二十

十九

之儒居山澤間而真人乎相求豈非仙聖之播遷乎作水雲仙室樓之旁二室翼焉並池左右入仰瞻玄宇俯掌輿圖即以名之二舍見謂用一人之見詎如用十人之見若此尼父異冉雍之人於所謂知見齊州之人於所謂見我師氏尹宗伯公謂我分際天人洽通百氏編三才萃見錄數十卷藏之山中作萃見堂精華之氣粹然合應文屏如列不必殊庭作明遠壘居身在山林心存魏闕而虛實濶隘已論已文院而坎太乙常居爲近作近薇之閑而奎壁之宿旁直焉作聯壁聚奎之廡外闔總名之曰石峯文院闔之

外爲衢衢之外爲池覆以嘉樹數十章焉院之左爲志樂園已具我宗廟巢父記中是院也爲規小樸不觀不崇此余不佞作治文院之大趣也仰觀祖烈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此余作文院之大趣也吳季子入來善門謁大夫于文院學大夫所爲萃見錄歷遊伯子長源仲子巨源肄業舍中以述古文旣而陟東密崑故都使公開府也今爲老氏院益衰矣過方興寺頽而漏白矣而語于大夫曰吾今而知文之爲教固弘大哉是地故上世治武之區今爲冠帶壯里干旄朝至焉不惟可以觀時則大夫委蛇於間依松

吳瑞穀集卷二十

二十

據梧師友造化予異軍蒼頭特起震呼辟易以爲駭謬者千萬數矣則尊俎雍容比於堂上文武之道不墜斯地質有之矣則二氏寢以廢絕逃老佛而歸之儒矣兼斯武而化二氏之屬其爲教固弘大哉爲教弘大而兼斯武化二氏之屬以得于遊擊之下而君臣父子兄弟十際之道具然備足君臣父子兄弟十際之道具然備足則紹明世正易傳詩書禮樂之間文不在茲乎余每見巨源年最少而切劘千古屬辭著書褒然有當於世之作者未嘗不亟慕之乃今知有得於此固弘大哉

芳洲水嬉記

邑南居安里有芳洲焉黃氏之室宏連白盛瓏錯臨衢衢石櫛比蜿蜒曼延鬬然齊一凡數十丈衢前依河流源出林歷百甲至居安淵潏深澄數十丈無際爲千秋潭巨石砥峙中流丈許廣如之曰焦石石隨漲高下可常一度潭之左滌橫絕一洲渚即芳洲也兼苞博絡若拱挹屋舍狀洲之上金柳絳菴百餘株並黃鴻臚叔明課奴產子植波涵陸映舄奕豐敞最爲巨勝而擘洲潭之區域則臨衢有竹閣高出比屋尋丈瓦甍壁閑窻皆竹什器物亦竹如竹箭之苞成

吳瑞穀集卷二十

三

用成斲禮至於器矣爲光祿君仁父暨弟中書君賓王所構語具載楚吳使君明卿記中洲之首有原隰而隆起者結爲巨艤數十丈枕之丁尾之內宛焉肖具吻張如擘欲左右倪者黃氏祖塚踞其上時跨之以仙遊並艤尾數十步爲河裔石結蟾蜍丈餘而腹背靡磊具焉有直騎瞋目狀似將聒子而聲抱其性懷土雖或遐之常慕而反足以守黃氏之居舍於千億載人稱二魚屬爲黃氏吉祥信矣洲之東尾有百仞喬木與衢之木樛樾交翳而轄渚之口奇甚今年春余假館叔明玄曠室中天酸然而雨者踰月至二

月之九日曙嗽流采若天開之候也有黃仲君國正倜儻恢達雅稱茂士於叔明爲從季父言於叔明日遵泰春之陽黿駕往而東嬉渠寧如水叔明有綵柑盍往從焉遂偕伯從兄懷洲君三屬姪心泉盈父從姪惟砥仁父與俱携榼載酒邀余不佞泝長波而上縱考妙觀仲君置上尊客與鴻臚不飲各賦詩一諸君數浮大白飲酒酣盈父惟砥仁父亦各賦詩懷洲君引卮酒言曰是遊也若大園貸之一曙吾人當承其驪惠余曰然哉聞之在陽時爲舒處沃土則豫並聚天屬而胥納於春惟諸君華腴之族也嘗觀隋

吳瑞穀集卷二十

三

柱寶所修水飾圖經縱覽水飾自羲氏翠嬀之水至成王之榮光幕河其類七十有二以七十二航貯之迭進爲樂然論者譏其以聖賢爲戲比於張掖之玄川不亾何待惟今昭代膏澤究渥信可上登五三之世而不爲水飾則無負圖載錄諸奇雋而賢俊爲丹甲大度之書爲綠錯有加於玄夷玉帶之類多矣用是窮櫛委巷之士亦得爲水熙焉緬憶是地與伐善材以爲梓如句踐之於木客厄於吳之時不可同年而語則茲遊豈第大造貸之哉藉令洛水張裴君等可作也又得而少我哉心泉君見謂余之言爲然語

叔明當叙據其言藉於梓楨云乃舍村步芳洲跌坐
花茵以桃枝佐酒復就村循洲渚登竹閣下俯洲潭
神志曠怡坐群竹間若接鳳吹而邀龍吟僊僊然可
即也舍人子告迫暮矣返於玄曠室中微雨下詰朝
復雨如注

大郭山人集卷之二十

吳瑞穀集卷二十

五

大郭山人集卷之二十一

新都吳子王瑞穀著

廬陵郭子章相奎閱

江夏黃正蒙叔明校

記部

絲涎館記

余參覽寰瀛之大以迄蠓飛之類要無不生之陰陽
以託於其間而或者緒欲籍十世之趾務筭之所止
若何役其身以自保界其亦聞於有無之數以甚矣
往余讀張仲子所爲文謂飄飄凌雲已去與溟而鴻

吳瑞穀集卷二十一

三

漸丹霄之上將無不綴學多年所悉今古之清濁廓
八埏而爲之寄也乃今邂逅於留都之邸則見仲子
年最少即郡國數推舉上尚爲諸生然正性靜介玄
默自娛何其守道恬淡之篤與則世之末流無能涉
之矣仁何出所爲絲涎館記以先德世有聞人至大
父觀察公益大易世而父太學公遂券其居舍嘗隨
太學公來朝故都留居之十載綴而弗康廼眷邑里
脫身遊外家而託跡焉并治館東隙東隙故外氏地
也有類絲涎則名之迹吳郡春秋崑山古婁縣而張
氏自故吳婁侯昭以來武烈文德光名乎邑乘諸沉

沉第宅勿論已顧余獨喜仲子深覽乎寄之情而仲子之外氏不菀秘之有愿志焉夫蠶能辛苦爲工統理而無求人之知其工蝸之涎無忘留滯之迹而迹豈固哉故蠶理前亂後治寄於繭而不有繭蝸名附羸又曰寄居寄於壁而不有壁則今仲子居屋舍而屋舍能以羈縻仲子也乎哉仲子龍蛇其身以託於無有之間此其文章度越于霄霓之上廓八埏而爲之極具得於是也行以明經登著作之庭東薄西涉造物爲徒百昌爲體揚綸綍之謨布沐浴之澤俾四海氓隸皆得染仁盪穢以寄於二儀之間余於仲子觀之矣至若地之勝華實之毛可紀者已具載仲子記中

吳瑞穀集卷二十一

二

鐘山記祝吳仲公嘉壽

余讀輿地志金陵雲陽之虛有鐘山焉每撫卷言曰我明有記山如伯益等當首茲山云粵自雲陽氏揆吉肇都邈哉乎上世之穹隆也迨六代遞起侈詫華麗莫足以當其鉅猶然著靈效勩如蘇峻逆萌即碧蓋朱絡之獻有所不受而以峻疏示郗道徽長老至今口載其事則我明起而重闢一儀定出首善之地與雲陽氏並稱無論神靈之封以紀綱天下所

爲嘉祝而冥助蓋大有勞勩焉余宗吳仲公雅號奇紀歷覽名區嘉靖間入朝帝都徘徊茲山桂嶺松峴諸勝則以巍巍碧蓋金樓崔嵬經玄涉黃擎日摩雲實維京輦之上游也非有振古之鴻業何以任此歸而對客緩頰軋及鐘山客因以鐘山子稱之吳仲公曰客之稱余者敢傍其形惟對揚鴻業休德以祝朝家之勝則有云也今年某月日仲公春秋六十客率迹鐘山咏之爲詩歌以祝以仲公生平行義爲里人所仰止而欲企者又以仲公生而鉅偉身長八尺有昂昂歸諱之狀兄弟五人仲公中其間上敬下友

吳瑞穀集卷二十一

三

白首怡怡丈夫子五人姿皆以玉爲山長胤先次忠先能遠志明當世之務胤先遊金陵太學仲公以學室在鐘山之麓每語之而致志焉是仲公福祺無愧岡陵之祝有此二者仲公之從子太學殷父述其言於大郭生曰中同祖兄弟廿餘人皆噢咻於仲父而中尤見睚就子視之也聽客之言未悉仲父嘗業及韓氏詩山者萬民之所瞻仰也四方益取與焉出雲道風從乎天地之間天地以成國家以寧仁者所爲樂于山也彼泰山巖巖魯國所瞻而茲山作寰宇之鎮我邑大郭實鐘山所發始則瞻仰而樂之者豈有

適於茲山敢以爲仲父祝大郭生曰太學之言弘博
哉然以祝仲公則猶有進焉十道志言雲陽氏有仙
聖之迹尚矣及考之東方生所稱北海外之子地有
鐘山真形圖尤重於嶽形圖谷希子所授靈書也仲
公傍其形而有取抑在斯乎斯爲仲公仙壽之徵而
爲仲公祝莫悉此矣太學曰靈寶要畧言帝嚳受太
上五篇真文封之於鐘山今聞子之言豈其一乎遂
記其言鼓鐘奏之

大廣堂記

吳伯子子敬曰亦焉知天之表不有夫天者乎亦焉

吳瑞穀集卷二十一

四

知地之外不有廣地者乎然則謂天地亦未盡大廣
可也謂胡次公之堂能已盡大廣可也自縣以東地
故斗辟爲居室則見以爲湫隘豈其銳乎顧嘗省然
耳而堂之比境獨稱衍沃胡次公伯仲構堂爲大廣
規甲於墟里是能用大廣矣李桂史君介甫曰大禹
行而見之然不見者猶是也夷堅聞而志之然不忘
者猶是也信四極之外猶之齊州不虎耳而比堂之
盡大廣復無無盡大廣苟非其人曷通至道哉余幼
交次公之伯子惟良驪今垂白矣顧伯子初年嚶嚶
夏古學無所主天地爲虛日月爲牖自如騶衍談天

司馬遷涉世視爲八埏肆咤百氏不知際畔之所齊
限亦云無當矣意伯子則見於齊而無齟人也晚乃
屏居一室間梧據而歌柴處而思視焦螟若蒿阿聽
麼蟲若雷霆又何其恬愉也是爲大小相合廣隘相
寓知彰知微應之以貫矣此余於伯子所委心焉李
贛州君承春曰至大去大至廣去廣乃齊智之所見
則淺矣不佞桃雅設弟子之座於胡先所則所爲訓
故雖天地之大廣而惟吾之知不以天地易吾之一
睫何爲而不適初先生業於博士無悟心也既謝去
如脫迹然每見桃也不知已之爲人師人之爲我友

吳瑞穀集卷二十一

五

內外去矣李文學君良會曰夫天地亦吾有也吾亦
天地之有也天地之與吾詎有間哉不以奢爲樂不
以廉而憊得其得者也是可察大廣之指矣初次公
伯仲爲此堂故下貲也度無不曠歲靡景有子男一
人惟良以遺所不知則無幾得落成此堂而發之矣
自今觀之家蓋善富居皆溫厚當次公年八十時郡
太守段公聞次公行長者進之郡朝錫冠帶告身旌
其堂曰德壽令主籍者吏毋收事今又餘十年所矣
踰九望百而逾伉健壽殆未艾也而惟良白首侍食
孫三人伯者夢爵爲經生曾孫六人歲時堂下以次

上壽觴此極樂矣而次公如初年時未嘗炎炎然若有所誘慕也李叔君忠父曰大者必以小爲號廣者必以狹爲基萬物有生獨守其根故一者道之大祖也余伯大父太守公築區舍於大田之間有年矣區舍而建鐘鼓設席茵此其爲盛也而次公方逍遙於廣澤之裔游意乎無窮之次未嘗爲形植黎累而有伎噫焉邇者都人士造請於次公之堂爲文學詩社賢豪並在馳驅建蓋陳酒行觴彼此易時矣不咸喜轉而相生是謂得一矣胡長君克一曰何以說堂之

吳瑞穀集卷二十一

六

大廣也爲國家者爲之堂上而已矣非迂言也然知人之所爲大廣知堂之所爲大廣者至矣余先世自唐僕射公弘闢此地顯矣葉語著聞而式微於我明諸無能振之也今族父次公能汗力構此堂倘有于公意指乎有待於後之人哉夫泰無廬人而能廬也故爲第宅於都官之地非所咤也除大舍於隱屏之取可貴矣時端厯爲今上四年歲在困敦且月之望柱史公集於次公之堂具論其事至窮冥不可考而原也是時休陽吳季子爲謁與柱史君等偕次公徧贊客引季子上坐季子承次公問從容記之次公

之伯氏名尚次公名鉉堂在祁東峒之尾大廣山址蓋堂依山以名云

魯美齋記

勾吳毛生伯華屈首受書該覽百氏神遊千古之上擇所交驩有得叔肝公孫僑之爲人甚當其心乃揭齋曰魯美志尚友也客過問名齋狀伯華曰孔子有言友直諒多聞益矣自如晉大夫叔譽鄭少正子美二公所謂直諒多聞古之益友與非假令二公而在余雖爲之執鞭所盈願焉客述伯華指於吳生吳生曰自真道既逝厚貌深中險於孟門託交者不恐

吳瑞穀集卷二十一

七

諛則諛聞至爲書以絕復廣之太過今伯華涉世久而獨尚論二公名不亦宜乎慕仙而殊庭名慕聖而周公臺名慕古而堯閣名蓋志致之論自古然矣客曰夔龍孔顏尚矣隱約師尼父出則師夔龍其所爲名齋不亦愈與伯華嚶嚶垂露成幃張臂成幄而願執鞭二子何哉吳生曰神龍靈鳥能喪角而遺迹上聖絕塵軼者諸以未習行而欲化邯鄲之屬遠矣不自諗吾身之所能至而嚶嚶聖人是何晏之倫猥以神幾自喻如齊丘名者亦誇甚矣伯華業左氏而孔子之教具足於春秋二子故春秋所與者第未聞聖

人之教然忠信仁義之指其庶幾乎伯華顧相然信誠後世之子雲也况會通之以聖人之道歸之中庸又二子所爲未聞而伯華竟之矣伯華之曾大父中丞公爲時名卿載於史記亦以具得春秋之義今伯華發其家逸書讀以靈承祖德獨二賢當焉固非茫然以名者矣余嘗稱伯華斷斷焉瑋瑋焉直諒多聞之資也今乃知爲慨世末流式崇教化漸漬薄俗有得於二子滋多詩曰唯其有之是以似之余於伯華名齋見之矣伯華聞之以爲異生對客如吾意所出爲正書于齋之壁

吳瑞穀集卷二十一

八

義路記

往予間過縣故黎陽之墟行觀居安里而宰屋之極矣則舍前徑臨河壩缺岸湍石數爲敗東辟田數百畝爲鹵則界巨河不能用其餘以溉諸屈生力爲第宅而書舍藐廬罕構矣比爲里中遊臨河壩居舍里所則量其肄業書者什三就河壩作直道築陂石甃鱗功堅居人曰此黃南潭翁所爲築大便利行道矣河故有塢今下水落健石爲塢絕水斷入渠起河壩尾入村舍治石逕緣逕穿渠數百丈引河溉居舍以東田五百畝居人曰此翁仲子琴山君所爲築度

畝司不夥石佐歲侵矣吳季子曰黃氏其先自五城徙故新安守元集公後裔也無慮數百年固有及逕路河渠無論上世庶事草創即大行公仲餘後疇人幾二百載始作于今日父子相繼爲此役而翁業已課諸孫書長者國學生次縣學生高等爲名則紹大行公以揚太守公之緒愈大昌其後矣琴山君其族屬第請予紀其事于石琴山君聞之曰昔人有言甚哉水之爲利害也予嘗觀鄭國倪寬所穿之迹未嘗不奇之而雅遊淮揚荆楚間每悵彈波而思禦水類矣以予居舍東田爲族奉地而不得嚮其利此所爲

吳瑞穀集卷二十一

九

毓毓董施于家然莫足紀也詎可揭之于石抑亦有念思矣逕故直諸戚屬宅舍前而度渠逕間界戚屬田什一今斥土廣之諸爲戚屬之子若孫毋曰予居近也予田近也爲我咫尺吾之子若孫毋曰我前人所爲築也爲我咫尺是不可不勒諸石以詔後之人大之若分陝之銘赤嶺之碑爲鐵柱之書皆所以重標界也雖不敢比然族屬第之請有意焉於是琴山君已用事河渠則居自灝渠就窪坎爲池跨渠築臺買田數十畝以饘築貧者界二逕之間隙地立社社左右建二里塾屬孝經課子弟於小學塾諸秀而能

爲士者進於經學塾皆以次作矣翁名湧子三人長曰璧即太學生庠生父也仲爲琴山君名侃季名瑚國學生渠徑作於隆慶三年某月度十月而訖後三年二月吳子玉爲之記

雍熙堂記

余讀上志至闔門邕穆未嘗不三復誦之亦以家庭之化讒闕易生內利難固威之橫楚則萌懟望賜之優言斯起驕揚自如整齊閑室若朝典和兄弟恣柔愛之道一嚴一寬皆不失雍熙之軌如華陳二氏豈易得哉明興 皇祖首揭六語爲太常定甲所以示

吳瑞穀集卷二十一

家之邕穆合五屬而瞻洽之也顧戚單則益疏生蕃則逾薄遵行化條亦百數之一耳同言而信信其所親同命而行行其所服信而服之之不可矯強乎余邑有西門汪公兄弟可謂得闔門雍熙之軌矣公兄弟四人相繼爲家政伯氏長公本秩體立要束孝友質行稱於郡中家人有過則闔閭自責不移過於下而家肅焉以聽邑大夫張公謂邑之父老彌躬砥行足當禮儀奏乃徧其門曰敦倫之門過其門者至今耀之長公即世以家之要求授弟以次主家政而至於公公乃奉長公遺占以詔季弟暨群從曰德從一

家將在今日其反易民常亦在今日爲要束之所以也其重圖之皆對曰唯唯公於是仍舊要束而益明飾心存慎終之規口垂訓格之言助之詩書觀之禮樂嚴不愆恨寬不解嫚先省視官具而後及其私先於同產子而後及其子兄弟父子之間收收穆穆眎其公之時群從益以夥而集睦猶一日也以伯兄而下凡數千指居舍不可以容乃闢堂而新之請余名其堂余惟公之先年嘗有勞動于學宮令君表其堂扁之曰義士而書贊以播其美率闔門雍熙之指遂名曰雍熙堂云夫偏立即亂均立則治五際之理也

吳瑞穀集卷二十一

士

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夫婦長幼五際之理無家而不有然家而能由之得於雍穆而均立則百數之一也觀之公家自伯氏以來數十年如一曰數十百人如一體視昔人雍熙之軌誠無愧焉豈非令君所甚嘉與臻於斯路也哉賴子魚於政革之際有所深嘆元方不能免父亮之罰眎之汪公此堂果孰爲多也公際明盛之世天屬和輯觀三雍秩禮而拜職王府吏目令子允讓及同產子某某皆通籍太學以待用而邑令君屢下旌書無登壇之譏被髮之詬則眎二子所遇之時大逕庭矣傳曰非德不常

雍雍不爲幸以公之德之純壹而福祿並至世世雍穆而廣熙焉乃余不佞爲上堂之誦者也

耐辱軒記

余嘗讀越書稱范蠡生於宛橐或五戶之虛其爲結僅時一癡一醒故自卑薄以爲忍詢耐辱然獨有聖賢之明內視若盲反聽若聾以霸王之氣見於地戶可謂賢焉而主句踐入官於吳蒲伏約辭等言於絲竹齊拱於奉戴然者由蠡左右之也則無論守辱以成霸兆而內視反聽有聖賢之明其得於老氏微明之教太白若辱之旨深矣余也故於越地其人重而

吳瑞穀集卷二十一

十三

務節善積著而擅其利有蠡之遺風焉顧尚氣力事訟起分銖以至喪其廬舍往往是也又豈知蠡之忍辱去國長逝以功名終乎夫百矛集體百福之址萬累攢身萬行之津老氏學商容見舌而知守柔者在此也居安里有黃仲君仲生構軒而題曰耐辱問言於余已十年矣初余諳仲君材足以立務於當世顧無自見螻蟻然如蠡之積著趨時江淮間有視螭雷掀電歛其雄張可知矣見謂適氣是戒而名軒自傲語其大力制悍駮之御挽汎瀨之艤無以喻也仲君之交游廣稱之者則曰將奮者足踟將飛者翼伏一

弛一張仲君其代爲雄雌也又曰仲君嘗習制科業後謝去然於百家書無所不覽而獨喜越絕書趙襄子范叔季布傳每參復之以彼其材隱忍於智伯魏齊蒙刑戮於朱家爲有得於蠡之遺智受國之垢以爲社稷主而仲君之名軒以之是皆未知仲君之深者蠡之始爲社稷忍辱禁矣終去國如蔽履以遊于忽區之虛人知其明哲保令名終不知其內視反德有得於老氏之教深也客謂仲君爲蠡之遺智似矣不知其由蠡而進於柱下史之教亦深也仲君之構軒名之幾十年矣今年春余遊其里詠仲君則已輟

吳瑞穀集卷二十一

十三

躋太和之嶽從崔羽士遊既數月歸謝其家人日塊坐軒中默存齋心一切勢榮而道於仲君前不啻一映也時余館於君之從子叔明之玄曠室仲君問一再過余惟與叔明登從子惟砥設言而飲之以和無但悍者衰氣貪者清慾簡富貴而樂卑下而委情大寔定性虛舟我不自我物無復物初強力以耐而後耐今無所事耐而不知耐也至於守其辱以希其榮持以自勝卒以勝人計起伏較張弛以爲仲君善持勝豈爲知仲君乎視蠡之進于老氏者可與同論執其玄德以曠神宇度幾爲得仲君而足爲是軒記

來善門記

縣道南三十里曰臨溪故唐程都使公耀武區也當是時鄉人趨之有控捲搏戰超距十丈以來者乎不有逐射臨貿趨表下驕貴自喜以來者乎不有吹竽鼓瑟鬪雞走狗六博踴躍探爵鼓以來者乎不有却冠林紉偏聚之衣投石拔距以來者乎不有軍功論屬籍以來者乎不有熙熙愉綏以來者乎跡其俗之漸可推矣今其里聚廬成市門闔之無慮數百幾十里所比於下縣程大夫汝揚以明經起家進士高第而大夫之尊公兩崑公以善行化其里由是

吳瑞穀集卷二十一

古

比屋講肄六籍賓射之道去貨殖而事典墳人操奇觚家尚懿范而文學經生出則舉首名林林總總文雅之所都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縣鄙之所觀赴也齊給如響稱文里矣化先尚於賢治先從於貴齊民俗流儒者理俱大夫有以來之矣邑侯嶺南陳公爲大夫築門於西偏容車之地高其閭閥不切當題曰來善大夫臨闕而應客鄉也壤壤然控捲搏戰來也今見逢衣淺帶解果其冠雍容以來鄉也熙熙然愉綏來也今見讓途讓路鴈行以來至則禮成之樂歌之藝會之稱文閨矣夫閨謂之門

以開善防慝也大夫爲戶部郎閱天下之籍知百宗城郭立器之數及守辰郡大著循良聲午踰四十即謝政歸於來善門內櫺萃見之堂以居其子伯仲二文學長源巨源日以詞翰虞侍於大夫之側而大夫服性命之情去愛惡之心蒙厚純樸以遊於里人有封君闕之有二文學模之其於開善防慝以化市里之俗是門之設爲宅表會無不堅也語曰賢者在木朝則美政在其鄉則美俗大夫之謂矣大夫有子鄭之德兼有駟牡之路邑侯所爲名門亦攀虞所云道在則尊也大夫之里曰勲賢里之南爲大夫世居

吳瑞穀集卷二十一

五

之後爲志樂園園之右爲石峰文院文院之右闕中

次門曰來善門

桂墩記

祁李源李氏宗祠則吳叔子嘗記之矣諸比祠後而墀墻居蓋有李長君云居舍左旁列埒如甌甌狀有嘉樹叔子譽之長君曰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樹譽顧魁父無松柏之望即理利正以食李得全因而受姓無能成蹊又不能去蹊徑自高綠樹桂焉姑樂吾所叔子曰美哉君之所封殖也聞之君子擇樹若樹始碩基之矣詩曰在藻榮木君子楫之往來行之心

焉數之予往來數矣安能言之茲樹爲世所珍重尚矣長君則悼父蚤世侍母舍中春秋高時時承桂露以進與次君同居食以其翠幹故雖甚並墩之址賈舍數十區長君居積其間不如鄉人賈遠地如鶩焉曰予朝夕桂墩猶之原隰沃衍也財用足用耳且長君無誇人學而祠旁舍藏書能披閱之間師行之其言樹以是亢族乎衆無有滄熱而易其態是又類桂之性如王無功韶光非所論矣叔子曰予其得桂墩之指哉孝道於是乎始生早於是乎助和協輯睦於是乎成足稱大隱應小山之招矣固范蠡之所好也

吳瑞穀集卷二十一

七

長公其如八公之淹留而遂嗜於蠶者乎及考三輔黃圖所爲題其宮室諸枌詣扶荔之異寵之宜矣而曰桂宮桂臺者豈帝居而冀仁園貴乎抑亦春秋潛潭巴有言桂宮鳴封有聲譽者爲下土之祥乎則朱華碧寶寶樹庭階繼鄒詵令名以並映於枌詣扶荔之上當有合應於方來也今族蘄州公聞長君有過賓趣桂墩舍中觴賓賓爲賦南山有栲蘄州公曰長君族之楨也壽祉之遐德音是茂樹於有禮必有報於是言徵焉豈惟長君其自宗族枝葉愁庇叔子之賜

宜樂堂記

惟堂室有題名舊矣蓋自居方氏各居一區以來玉版藏於靈蘭帷帳奏函夾而太霞匏瓜之號莫非考觀天人之際法陰陽之會居中區制八輔也下逮萌赫士類首庠人斧成而巾机之銘繫孟之戒往往寓焉厥後流於移託所爲題名窮翠嫺之圖披奇蘊而索廣記於上聖之格言細而不尊噫幾爲知計哉吳伯子伯榮築室湖上自名其堂曰宜樂伯子曰予業及常棣之六章具載中庸學子就口食時即知誦法管所書寫固而相之辭視之况肯以名堂而朝夕式

吳瑞穀集卷二十一

七

也伯子則謂室家妻孥日與俱而不知宜之樂之是燕雀嚙啁之感惟脾合已爾宜與不宜相去千萬脩之爲親失之爲狄夫誰能知之牛鳴而馬不應非不同居也而不應者異類而不知宜之也不知宜之能保樂之乎或以伯子名堂室家妻孥易良靜好取類近也是詩之作主王者燕兄弟鄭氏曰周公吊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公爲作此詩而歌之以親之王與族人燕于堂上后與宗婦燕于房中伯子胡爲議大疑於堂胡爲究且圖也豈其雅似乎顧常棣主燕兄弟乃及妻子言刑于之化至于兄弟一也

蓼蕭澤及四海而今德壽豈宜於兄弟言兄弟至於家邦一也尼父以父母其順書贊則是詩豈獨爲王者事哉但和室家妻孥上以順父母下以從身率繇威嚴得之其爲中也敦重其爲外也肅括斯可以順父母以從身也故酒清人渴而不敢飲非禮儀欲其既肅乎以鐘鼓奏大夏而終之祓夏非好樂欲其既戒乎嚴以戒之而後和成和成而後順與從可知也伯子之太公東園翁關園生木連理母孺人能廣庭里以三人緩帶誦之父母其順可以具見而威嚴內行以和於兄弟妻孥之間固伯子所素講者則御家

吳瑞穀集卷二十一

六

邦牖萬國之民行於伯子觀之也伯子著聲學林稱大生尤嗜古學如饑之享大牢諸王版之藏八會之靈書業能尋繹衆證出而佐朝家禮儀之備族夏之和所優爲乎伯子自爲記旣以周公佐王室尹天下知其本在家矣又曰家人言行有物有恒而歸之威如固伯子是究是圖以名堂而悉意者也

漸上世家記

昔管夷吾有言國都之立非於太山之下必於廣川之上亦以天地之材具望之相相然而世有所美焉豈惟立國受社卽一家一里墟之立有不苟然者余

里舊貫之居名曰茗洲蓋自邑之龍江四徙爲今居里漸溪環其前溪之裔爲原麓高數十仞卽夏漲發高水湍悍不能爲苗而祖榮七公所墾草而卜居者子孫至今休之不厭顧千指聚廬若升土而處於禮堂之傍能室一就者不可多僂指今爲恢大規則有五屬姪吉夫云吉夫旣亂就外傳習制舉業試于郡邑不得爲員郡故有衛乃以文母害爲員於衛朝南北二都給事於部署輒以能趣辦稱賜之冠服歸省祭語具載都諫祁鄭公維誠序中後十年人勸之赴銓選則曰吾樂此漸溪向以前溪爲號行當築室于

吳瑞穀集卷二十一

十九

漸之上爲招隱計效于公高門待封也晚年乃物土方程工物以禮堂之矩爲室十二以室之矩爲堂一族人往發請堂之名於余余名之曰漸上世家蓋吳氏裔自邵亭爲世國長以來有梅里平墟有毘陵墟有番五彩山尚矣在徵爲靈鳥山爲龍江芝室散處國邑無慮數十百間右則吾茗洲紱冕之緒足稱世家而是溪直通浙海漸浙也豈非遠大之觀也哉而族屬言熙事備成者輒歸之吉夫皆曰吉夫之高大父句容公以賢良徵聘大父兄弟五人伯嘉興公以歲舉起家父兄弟四人伯辰州公以貴爲郎今吉夫

又膺冠服之榮且也倫儼齊壽有丈夫于四人曰章
曰慶曰萬曰憲皆世其家行孫六人曾孫二人一堂
四世四子就時而致財富通驅侍上壽孫之寃方以
習制藝顯而吉夫年幾大耋鎮然不滿退託于族不
以傲上華世不以枯稿爲名是又知以漸而進之道
者大易之言曰止而巽動不窮也漸則巽巽則遠又
何不可至哉熙事備集當如漸水之東徹決莽達渤
澥洶涌澎湃而窳極矣吉夫聞言改席尊醺而拜手
命之寃記之以爲吳氏世家言

敬明堂記

吳瑞穀集卷二十一

二十

夫禮五而首吉者豈有所有報有由辟而然與亦祭
必受福以備爲福而非世之所謂福與神所憑依惟
在於德藉第以行歲事不祈福祥而福自不外也曲
禮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穀梁氏言祀事先之
曰宮室不設不可以祭祀字爲當務於居舍上也休
邑市之居雜厝西南其戶分率以度之即富人占籍
不數十武以是所居之第宅不能爲寢廟或兩廡爲
龕室古昔以豐于昵廟是儼者今惟昵之漬矣南郭
吳樂山長公偕弟南岡仲公以元宗在尊祖不敢康
寧思育休烈惟先寢廟寢廟不崇乃居舍是飾而過

足以習祖自損也然於堂之左則蜷局設於廡則非
所以以詔祝何以美多品何以用牲升首直祭索祭
無從成禮矣於其卜地于楓林之原爲堂一前爲廊
廡後爲龕室週以垣墻竣事而仲公歿矣長公乃帥
其子太學元周仲公之子文學元思奉始祖唐金吾
公始遷祖訓科公考禮齋公暨仲公之主于中祇戒
精專脩歲事禮也成禮之明年乃始闢舊貫之居而
新之爲二第宅與元思而爰處焉予登謁長公之堂
粲然其屬象相因以爲常上價易地乃能考室之廣
既登元思之堂重甃間燥稱此未嘗不以長公能整
齊其家室以懷和也及遊楓林謁寢廟邃然隩室足
以妥神祇承嘉祀爲百世則又未嘗不嘆長公所繇
制定其當遭時爲法因事制宜肅邕永享也夫動作
接神必遵古制據經守禮明言章理祠廟與居室並
舉於此攸躋於彼攸寧鄭箋以主於宗廟君子所升
祭祀主於寢所所安燕息豈惟王者行之大夫士而
下亦得並飾子孫本支陳錫無疆精神所鄉熙祉必
報有由辟而備福固長公孝熙之所致也元思元周
以長公命請予題堂之扁曰敬明蓋立祖廟敬明尊
親祭於堂求之于明也大矣孝熙又何由辟之不得

吳瑞穀集卷二十一

三

而百順之福之不備也哉敬以生明明以備福福以叶吉而寢廟不虛戾矣元思元周參會戴氏禮爲規條歲時升躋行之遂爲記於桓表而申之以降神之曲其辭曰

靈乎皇皇初決行只君室靜閒誠純明只結撰隱思秀先迎只末屬遂宗祝于祊只靈乎皇皇紛來下只御乘清氛溷濁瀉只肅然目成寤懷若只臨風悅芻疎觀者只靈乎皇皇成禮堂只會鼓聲急就敝章只靖以練要百世昌只世保厥美錫嘉祥只

大郭山人集卷之二十二

新都吳子玉瑞穀著

廬陵郭子章相奎閱

江夏黃正蒙叔明校



記部

名賢里記

令君大夫爲政三載樹禮表賢相都市中於故陳里樹其坊曰名賢里云而記告都人士余不佞幸得備邑宰紀綱人倫顧興化何擇自詭以勸賢厲俗爲近夫余自束髮時讀新安陳氏書識定宇先生用是鄉

往願一遊其里觀東南齊魯之遺風後引仕籍至海陽脩祀名賢得拜先生之祠竝祀名宦諸公有故令陳海陽公宜孫則先生之群從也於是帥諸生一切名陳氏學而日軌事海陽公之政之大者已問先生之故里則里直南市之術竊念思表其里得日過而式賢人之閭也已諸文學言曰故孝廉大夫陳公有容則定宇先生之裔孫也大夫居舍軌躅定宇先生之學脩遺興禮崇鄉黨之訓至今都市化孝廉大夫之禮四十餘年而郡國稱都市文雅有儀則大夫之餘令遺義也歷守歸德巴州終瑞州郡倅軌躅海陽

公之政大著廉惠歸德邑之民尸祝之名宦祠中而鄉邑之祀享未稱則邑子之思余意之乎大夫也度邑不大當原憲之倫而祀享未稱缺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抑有司之過乃記上郡大夫君郡大夫君上之督學御史君時所郡縣以祀賢請無慮十餘記御史君獨署大夫記其所在有司趣以禮俎豆之於學宮成禮之日制神之處位則不佞祭酒諸同官贊采鄉薦紳明經行義諸生祝筴助享二祠所享不過二十數餘公而陳氏處其參祖孫闔享於一堂之上豈不爲多賢乃相厥里爲三賢之所幹止遂依術郡大

吳瑞穀集卷二十二

夫君之意指名號里曰名賢以端其美乃若冠蓋鳴珂爲夸咤非其質矣余始願思得高陽通德里之士文學脩行者與俱會推選首陳生奎則大夫之同產子爲大夫後者今得生之世家樹三賢之里豈不盈願夫郡著以縣縣著以里里著以賢賢著以世尚矣其太上則全魯之望於萬世以昌平孔里著其次鄉嶧以孟氏里著勾吳以言公巷著濂洛新安以周程朱數先生著而新安之得朱氏正學世嫡實惟先生則先生之故里當上繼虹宅而相輝耀且也重之以苗裔承叙益垂休世世後無爲之極也故嘗論系有

原缺第三葉

不思一當三賢本道祖德祁進於聖儒之堂哉則其舉豈惟埤陳氏後人鴈於黌訓以繼爾居嘉與海陽之百君子臻於斯路紹休聖緒施於無窮也子王聞令君記下惟君侯作邑表里其登名氏以遺萬億年恒吉之休敢不敬述具載誨言

重修太平府儒學記代作

太平郡學先宋潘逍遙故址也我高皇帝平定四方憤發其所爲天下雄寔繇初基姑孰受命而帝後制詔天下置學開太平之原建首善自畿輔始而姑孰爲畿輔郡最近首先建學當是時樹長畫寔

吳瑞穀集卷二十二

四

劉誠意公基握鈴筭揆地卜維其吉自洪武甲子設制科取士以來而姑孰士與計偕往往敵諸畿輔郡訖今嘉靖幾二百年軼壞軼作然無大變革也歲乙未郡守公猥以陰陽家說竟徙學宮於先師廟左諸亭舍俱徙盡失故制而士之通引籍益衰少矣後二十年甲子御史君劉公命復之以屬郡守費公政明倫堂更建書院于射圃旁功未訖報政輶傳北王公以巡命來駐節姑孰三日謁先師廟視學堦堂廡廡新改諸旁舍宇歇覆棄地踰爲園蔬民焚牧其中乃興嘆曰學舍重地也即堂皇可乎易曰省方

設教始孰故予按部中所日蒞地借不能脩起學官
而教之謂何前使者業已事事不可弗竟下教贖緩
金佐役是時費公上計予不佞以郡司理署郡公乃
董事慮財以令役於郡中屬役賦工書以受司理而
躬臨之以爲成命已不佞出糶金助貳郡高公亦助
公數至視功即明倫堂後復禮堂復禮堂後復尊
經閣隆然故規也堂前先師廟飾新廟貌足備胡簋
之事陳鐘鼓管絃盛升降揖讓之儀前之泮水故隘
區方丈一梁於上乃旁各拓數丈廣左右架二石巨
梁並絙起升高不必計步而置右名宦祠神厨所故

吳瑞穀集卷二十二

五

經於前渠填塞使水工瀝渠水類故通雲路第在草
間命治道徒除而開之右辟齋舍堂之左御書樓樓
前啓聖祠即乙未所移堂址也前有亭曰敬一亭並
新構以翼廟宇御書樓之後爲學廩倉爲會饌堂最
後教授廡堂之連櫺如疊雲然並亭左爲鄉賢祠爲
射圃周延有垣可以大都授諸生春秋鄉射講業之
事詢之父老皆曰巨於故誠意公規矣肇事甲子十
二月越明年夏四月竣功諸博士弟子皆謂不可無
籍告予書所事事狀且請進趣之方予惟役興獨學
宮不與他役等故春秋謹書宣榭無譏泮宮不以事

國人過律故緩教事也度茲役大比數有議鮮任之
者今王公毅然有所決則無問當諸儒生乃齊民咸
祈祈庶幾功就以故役巨而成之速從士民所以願
也茲多士顧不從所爲當上人乎 高皇帝設士籍
取士首歲甲子而姑孰寔首善之邦籍隴於 高皇
帝孰與他郡多二百餘年以至 今上廩廩鄉儒術
厲學所加惠諸學宮弟子甚深今學宮之復歲當甲
子與洪武設籍之期應合當思圖報 天子之重寵
服從教化以副御史君厚望固予不佞所爲深有意
上人効之 上也初作於劉公諸儒生曰語曰豈無

吳瑞穀集卷二十二

六

同姓同功則少庶幾誠意公規復睹乎既董董什一
耳諸儒生悼功不成又曰庶幾就半姑孰幸甚詎寧
望底績今竟成於王公度諸儒生所爲儀心公者眎
劉公益至然非公善持後必要之成惡睹全功也哉
予以諸多士爲學要亦類此始而興中而立終而成
然後可以言學之就上報 天子下副有司不虛也
然要之就亦兢兢難矣始也計無不譁然以事事既
漫然解及仕愔然以喪則董董什一者固多何知就
也詩曰既作泮宮淮夷攸服是可觀御史公風覽之
政矣又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則所屬於士也予不

在當師帥之任諸學舍課功既見其渠至若課士人學俾日以就敢不自今與諸文學從事

重修歙縣儒學記

文未刻石友人言當梓存之

歙學初基作于縣治東問政山之麓積高廣明下俯萬室如基置則縣國上游云既宮舍漸壞縣大夫熊公至視學舍若曰嘻聞之尋常之室無與剽之位則尊卑不別六尺之輿無左右之義則上下不明故學宮不飾則學士不肅學士不肅則學業不興奈何弗以時繕修有司之過也則無以開於民之麗矣博士弟子前揖謝即日下教趣大治學宮百工靡暴至度

吳瑞穀集卷二十二

七

六月而罷大夫曰學宮文地今顧晰晰新也然聞之發政施令政平於人謂之文政接士而尊賢禮恭於人謂之文禮聽獄斷刑治仁於人謂之文治不知所事事顧文地脩葺董末也諺曰日飭而飾服爾多士其不予惠由是正庶言屢庶獄備庶慎與民更治踰年政治蒸乂鑠乎大仁之化矣博士經生曰大夫有成勞於學大著文治奈何無一話一言以籍是時海陽季子登問政山以望新都鄉射學宮得博士命言曰我新都故文獻東南齊魯自二朱三胡先生及陳公泰之陳公壽翁 明趙公子常朱公允升相唱明

之相紉繹之士趣於道如射之有志理學大明如揭日星行矣然司牧倡率則後先往往有賴故上順性則聰明壽長上講藝則業進樂鄉上督聽則姦塞不皇上之化下如影響故善譽於聲善影於形詩曰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新都作郡以來郡大夫而下邑宰博士政尚文雅若任公昉儒飾吏事若蘇公懷蘇公輟輿脩學政若呂公大防講明經術若舒公璘袁公甫魏公克愚前後迪彛教敷遺下人民俗之漸比如闕里鄒嶧厥有自哉比邦伯胡公長史龍公督聽於上大夫式行之甚勤須材繕進端表辨聲

吳瑞穀集卷二十二

八

祖述任公等之意士應於下夙夜惟謹居有法則動有文章皆曰學以矜伎則不敢知惟恭明德以承學前哲又曰學以射利則不敢知惟篤恭忠貞以式學君侯內思作孝外思作忠道術愈廣文獻益著則紹明無窮百世誦之豈不盛哉大夫作造之勤無負矣大夫豐城世家明經進士初宰東強爲聲移治歙繁二年所行見擢矣一二經生皇皇其何堪我一日季子曰外心無道外道無學能自念斯學德未暮乃若將入而旭旭既去而暗暗是齊民恒常非士之望矣嗚呼念之哉道存於心萬世之寶爾多賢其知所爲

從事大夫又有既哉

紫陽書院田記

河東何公握太守符來臨於徽明作勸施大起宗禮和恒慈祀令行禁止威若電震恩若膏雨功令迄明學官咸秩謁紫陽書院拒宅二亩謂院宇缺陋無以肅將祀事越既得卜則經營繕作翼翼以飾祀於新宇謂多士弗聚無以靈承先哲都授諸弟子員拔其儁偉臨以師儒功載勤視迪於明德謂院田耗損不足更費爰諮是院之遺尚有爾土曷其奈何弗理父老進曰故事租錢所入爲私養不領於經費舉較僦

吳瑞穀集卷二十二

九

人僦者因緣爲利公曰嗟乎越兒欲以此爲貨姦闖出入乃課田畝稽賦籍侵者以復蝕者以吐又以田弗廣終歸耗廢即一時興緒爲聲無益於實乃出鏐金召休耆民汪洪往敬用治屬同周有仁葉雲陽二史周視邑中壤極膏腴共若干畝稽市上賈不低其值以圖及獻租挈洪曰仁哉公侯弗有紀之其何昭韙且懼後之抗獎迺構亭伐石請于邑宰屬記於予藐末孺子予不佞何能論敘顧養士者上之厚下養德者士之自厚上以勤恤爲田士以學道爲田不鹵莽而耕則亦不鹵莽而穫尚書曰若稽田既勤敷苗

惟其陳脩爲厥疆祇公既勤敷苗多士其勉之矣亭在田之旁爲通道士過其下諸與於養者曰公有作人令德曷可徒食不知事事未與於選者曰公有作人令德曷不自厲以外於而所則亭之建亦足助流風教不陀薛矣初予邑學有田侵蝕民間歷數十年未能復公爲復之罔不圖思以紀然則汪氏是役寔爲厥協于義予明農原數觀公之政多奇畫駿績茲不具記惟記田事田置于歛者又若干畝公名東序字崇教爲癸丑進士世家蒲之猗氏

竹林汪氏祠堂記

吳瑞穀集卷二十二

十

縣東十里所黎陽鄉故縣治也其地平原沃衍郡地志萬山斗入多舛中列埒此地獨數十里無山罍隔鄉中土爲竹林汪氏世居自宋太和公由故梅林里啓上是地今四百餘年以善富雒里中汪少公者質行人也深念合族疏屬憮然嘆曰室不踰廟禮也我族居室其矣奈何不思祠廟少公伯季四人仲蚤卒無子少公賈爲仲公遺貲得贏息七百請於長公曰當以此爲仲公祠長公聽肇事又曰仲公存日以不能合族脩先嫌甚顧當推仲公意念構祖祠仲公祔焉仲公亦委心也族人許我要無論七百肯度可二

千貲不郊請于族老族老聽卜居室東田吉市田於
三從弟筠軒君君曰伯氏舉義予以貲市義人其謂
我敢歸田助長公等又歸田助中爲堂堂左右有室
後三龕室兩廡各三楹廊門五楹前隙地數百丈周
以墻垣中爲池即夏月盛旱池水滴滴正出祠前瞰
萬頃之原左部要有側水曰萬年枝間之父老云宋
時故祖手植枯蝕復茂就視翰猶半癭符婁而枝葉
蒼謁其右叢木蔚而蔽翳祠最宜稱作之十年度二
千貲咸出少公是役也少公物喪出日映而歸無少
選離去家人告以政曰堂上不糞則郊草不瞻曠芸

吳瑞穀集卷二十二

土

謝之去構成董前廡宇方起少公病作病甚忽若夢
中吟嚶語曰柱短亟易柱叔孫趣視柱竟短數寸許
即工初不知衆驚異若有物告之是少公於祠竟死
君子曰禮之積厚也禮之盡明也方皇周挾曲得其
次序是謂足禮是謂達悌是謂有方之士夫敬親曰
孝敬親所尊曰達孝敬兄曰悌敬兄所尊曰達悌比
量鉅小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風教下逝宗法不
講文理繁而情用省兄弟歿無後惟雖刀競不及祀
事比比然也少公是舉儻所謂禮之厚而有存於明
非邪蓋祀等耳又有糾族義慮不及是以尸祝兄南

嚮專俎豆之獻爲禮不知推兄之敬爲禮之足祐兄
於一祠時而饋代畢而享爲悌不知推兄之敬爲悌
之達今有脣蕭畦時專叢祀於三家之社者有分一
獻於兩楹間者由此觀之孰爲崇邪替邪語曰禮貫
不亂達孝悌者而後知貫之理與旣族老議祀計宜
者奉越國公於中龕室南嚮太和公左室南嚮正一
公汪氏六枝廡共祖右室南嚮族人又曰祠立報本
也惟竟報本之本即函及少公仲叔不可無報乃奉
仲公右龕室東嚮附少公西嚮附祭日吳季子往觀
禮主人曰我有嘉客亦不夷憚客乃嘉告而胥燕飲

吳瑞穀集卷二十二

土

焉

李源李氏祠堂記

肇稱殷儀以順敦民獻則宗禮爲競競焉要以秩元
祀而齊族好謁款之道經祠之制也豈曰飾褒矯舉
以假靈嘉况亦惟被服於謠俗不有會所以整齊之
即中庸以下惡識所謂功宗者哉夫賂疏房樞貌無
不思敬撫越席絲幣無不起肅荷藻廡之爲見若者
必忽美哉德乎姚姚者乎非祠禮曷克湊之哉禮有
三本先祖類之本也宗祠所以崇類本表積厚禮之
大司也微故多宗祠即持手食者知有祖無不敢懷

焉部使者采民風多於是乎觀禮祠而所祀有若而人益以詔勸後之孫子祠而職辦有若而人益以顯榮前之宗祖若祁東牧李源李氏宗祠蓋有足多者焉李故祁大姓郡諸李多由祁遷李源則元昭三公務材訓後以昌子姓 明興李吏部公執中以直節事 文皇帝廷諍孺子獄至今使人稱嘆 敬皇帝時太守公彥夫以文苑大有聲於時不竟其蘊今祠所贊饗數公詔勸後昆敦裕佻正所以本也有事於祠則始則造升辰則造三老宗英經生禮士以次鴈行進儒弁中中大昭曳曳司祠和主辦者領率明幣

吳瑞穀集卷二十二

七

器之量者宗掌敬恭明神者祝冊設張容者祭酒知饋之班者執薦樂奏而獻奉帛以告曰質素幣帛敢對祖氏之質行以范於家奉盛以告曰潔案豐盛敢對祖氏之忠潔以酬於國奉醴酒以告曰嘉栗旨酒敢對祖氏之嘉藻潤色天下靈承前人所以繼也前用是木後用是繼不益保姓大族乎請以禮言之禮始乎稅成乎文終乎悅校饗上玄尊而醴醢繼且先大羹飽庶羞繼李氏當昭三公時質而素白固玄尊大羹之候始乎稅也然則後之益大如嘉吉獻典至備情文俱盡歸于大隆不有哉祠東偏山斗起數

百仍為李源書屋程太史克勤書扁西大廣山遷迤數里居第宅北鏡山下從第宅望祠屋為神皋前俯漸江巨川川前洲渚十里所祠地當勝神明之隩也肇事隆慶三年正月越四月已丑告成禮就吳季子居屬海陽縣介在西表與李里疆接寄遷祠前世嘉姻子從祖二昆子充朝薦皆以姻好故命予言往發季子曰詩曰我客戾止永觀厥成今得觀祠成禮敢不具述之季之令族曰昔有聞善言不敢獨擅且半禮薦之先祖客之言信以禮言禮先祖是聽迺於祖和太守公前奏之樹石祠左廡籍之

吳瑞穀集卷二十三

十四

沙溪凌氏祠堂記

寰海之廣大江之南宗祠無慮以億數計徽最盛郡縣道宗祠無慮千數歛最盛自歛水之東無慮百數凌氏祠鉅麗最盛蓋我郡國多舊族大姓系自唐宋來其牒記可稱已而俗重宗義追本思遠儉而用禮茲茲於角弓之咏以故姓必有族族有宗宗有祠諸富人往往獨出錢建造趣辦不關聞族之人諸絀乏者即居湫隘亦單力先祠宇外使富人獨以為名由是祠宇以次建益增置矣歛沙溪凌氏故凌姓至稱凌者則自凌香公云宋高宗嘉凌香公功制曰書凌

宇旁點拂凌起當二乃是三以彰重寵埒如周凌官故遂稱凌氏周凌官者在周爲衛康叔支子封於周凌官遂以官爲氏故高宗爰書贊埒之漢末有凌公績將兵於吳居吳餘杭爲江南凌氏之始今觀祠所祀饗有安公榮祿公徐公訖香公皆爲世間人其名迹皆有奇謫可紀安公常唐顯慶間判欽州有善政夢溪之東有曰沙溪且往視卜沙溪食因家沙溪至宋光啓間榮祿公遇仙者流授方投井成醴泉里人爲立社則名之曰皇富公社徐公即其子以茂材舉于朝建有石梁之蹟至今爲便利香公貨大木會高

吳瑞穀集卷二十二

五

宗南渡大治宮殿公盡以其木輸上問欲官乎對以不習仕宦乃有是賜姓之寵是數公皆以賢哲爲名至今俎豆不失鑒然則後之子姓聚于祠者無以祠鉅麗相誇訖表褻其疇繁富惟時託以起敬貌以興思薦沙溪醴泉思厚澤流遠類祠於社思社至函及祝告名氏思賜姓榮寵歲時供事辨飾典物差秩位序尊爵靜嘉荐祿興伏咸中儀式休享飲福祖有憑籍而宣其烈子姓有託思以求其懷音容肅儼氣象明格朕乃名迹服乃奇謫則凌氏祠豈特盛麗甲于鄉縣德義之著聞益有光焉祠成於某年月某君倡

祠事嗜義亦類先世云

王氏小宗祠堂記

昔先王立宗法篤俗訓民以相繫屬則有百世之宗宗以百世有五世之宗宗以五世傳曰繼五世而遷者繼高祖者也白虎通曰宗其爲高祖後者五世而遷者也自鉏去五等九兩之法無聞宗子不立大小相踰厥義莫可考鏡猥以宗禮咸云五等即百姓何望噫亦偏矣今觀王氏小宗祠得其遺意大行議就禮猶可采擇云休王姓出唐尚書僕射遷休枝庶星處縣市間居王堂巷里稱王堂王氏居縣前市北

吳瑞穀集卷二十二

六

稱縣前市北王氏王長公暨次公王堂里裔當首善出百貴合諸疏屬構祠東郭門外祀始祖而下合大宗之子若孫歲時祭會食有常禮由是族疏屬子若孫知百世宗矣旣而曰庶人祭禘吾父母奈何不思時牲饗小宗自高祖則高曾積厚奈何泯然不思啗及無論士有常宗即寢廟亦可追俗爲制乃規地構祠瑤瑯之原祀始遷王堂祖訖高祖而下至父誠菴公凡五世帥小宗之子若孫歲時正月日寒食拜祭有常禮由是近屬諸子若孫又知五世之宗矣是時長公伯仲春秋長幡然二老人猶帥諸子若孫登祠

拜跪咸如儀諸子若孫有文貌懿而徐順而敬秩秩如也居舍去祠三里許二老人日一遊祠所並祀西數武爲墓即所祠祖父墓俱在二老人入拜祠出展暮春雨秋露晨日夕月無忘景山之思矣君子曰祀始遷祖不忘本也祀高祖而下厚所出也祀止五世宗五世也宜鉅者鉅宜小者小事有宜適物有節文二君達於禮宗哉堂前敞周阿上充揖讓下周步武扁曰思成繹孝思也堂後有亭亭設祔座亭後燕堂課諸孫肄講業其間兩旁室前廡廡下室皆肄業之舍祭祀同祿群萃同業立一祠而二教興者其在茲

吳瑞穀集卷二十二

十七

乎長公名曉次公名時嘉靖辛亥二月祠肇事明年竣工又明年癸丑十月吳子玉爲記

汪溪金氏祠堂記

初言祠事卜居之尾田一畝少半形家言積高吉故宗老樟暨從子燉等田宗老遷岩葉等帥族造請於樟之廬樟引義慷慨捐田爲界解何曰余仲挑之遺占也燉等亦捐族人捐旁隙田或買之共計祠址若干鳩金肇工作堂皇嘉靖末年也後不就至萬曆初猶然董董堂皇也遷公喟然興嘆曰宮室不備不可以祭乃一切罷族屬諸役惟主辦祠非祠不得關請

公勤置於間若粲佐之明年門廡成明年棹楔成又明年臺觀以次成萬曆八年軫軒鋪首盈倉甍令辟祇俱成君子曰是役也始則正爲祠也繼則危爲祠也終成爲祠也正之也者正其亟備宮室之祭正其立也危之也者危其爲正立而不得正其立也成之也者成其爲祠完也在春秋之法所亟稱與者是歲之辜月子玉過汪溪里望棹楔柱之浮而棟之飛也族人曰非遷公無以就是也三進及溜望雲屋之上榮也崇臺而曉榭也族人曰非公無以就是也危不得就而就者公也危不得就而公就者以公之伯子

吳瑞穀集卷二十二

十八

孝廉大綬也當祠之肇事日而孝廉之賢書至族屬于祠中舉酒爲公壽公曰兒計偕是祖氏嘉况當成祠以報祖氏無爲德不竟虛族屬之祝危不得就而就之完者此也子玉曰余於金氏祠可以觀時矣傳曰祭者薦其時也而金氏遷時之盛云考故記宋有著先庵祠以學錄公兄弟豪舉一時爲祠不就既縣尉公兄弟就而元至正間以災廢明興定遠用賓三公謂未易災之餘不可以嘗易檐改塗東向就而以私庵置祠見籍於官廢既景先公復建故址東向構屋四楹庵旁會有大利睥睨而以族子侵牟廢遞

興遽廢危不得就者竟不就今不第就就且廣大之規速且完也何今昔難易之形若此經曰道汙則從而汙道隆則從而隆難易之形豈汙隆殊之與何昔也仗佛氏之教屢作猶然不就今以孝廉儒業誦多遂大底績且完則道之邪正成敗於人也深矣儒以崇正正以定禮禮以敦族化隆者閎博德厚者流光不顯祖宗丙明之美而糾族人於禮義又何祠之不干億載永久哉族屬議立主主於練正是月公犁旦警族人如一日周禮所謂警起族人與執事卜日戒及宿之日與群執事讀禮書而協事何勤如焉族

吳瑞穀集卷二十二

十九

人又謂公十年所嚆旦如一日使爲奉嘗謁者治禮疎舉弘遠矣宜有以亢族而成祠于易易也故余觀於祠成時邁其盛也時之邁其盛人盛之也人盛之也者崇正故也行將冠裳選集華幄映於飛雲車蓋闐於前庭等簪纓而薦鬯穆穆焉濟濟焉當以時而駢至也堂六楹高三丈廣倍之扁曰敦敘堂翼下爲廊東西各三楹前廡四楹爲棹楔扁曰昭祐又曰大宗祠堂後兩旁級而上中爲臺高尋丈後爲堂廣如正堂奉初祖彥澄公像臺上崇閣五龕室奉初祖顯祖九主扁曰著先樓不忌本始也繚以周垣其祠初

議則禮部儒士汝學審畫定禮輸田供祀則太醫院方丞弁督役則儒瀾俸法皆得書云

汪溪金氏祠田記

祠訖事金太公遷闔族氏言曰按禮趣置祀田以祠與田如室之有篲其輔之也祠田不廣唯是春秋所以從事於祠者詎以供事蒙竊惑焉族之人唯唯咸軫念捐田而太醫方承長君弁遂首捐善田計畝凡三云吳子王曰余讀良邦之詩其崇如壻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一族也百家開戶納之千耦其耘輩作尚衆也一族同時納穀親親也百家者出必共湏

吳瑞穀集卷二十二

二十

間而耕入必共族中而居又有祭醕合釀之歡公田爲居井竈葱韭盡取焉田稼不善則非吏固占昔貞期雍穆風也後世族田不可槩見則祠田之助豈惟嘗禾普淖之享所以合族屬厚風俗於此具在矣周官雍氏夏日至而夷之言芟夷其麥下得種禾救也祠田上尊祖而下以厚俗非此之謂乎今於祠也請言田事族人兢兢於祠祀正初始固急發於春事之時也由是禮義以相維忠信以相厚而族愈大是爲上農挾五一曰耜百日鋪不必夷之芟之而溫利不生不必同作同納本實以固祠田爲祠之敦陪蓋茲

多哉汪溪當唐宋時簪組選雜以嚆官著具載郡志中祠於著先庵圭田百畝其盛可想見勝國之際相戒不出試吏入明遂以陵夷長君與族屬俸瑞君等構書院於山之陽督課子姓未幾孝廉君大綬以誦多計偕即太公之伯子也族之文學士通籍於類宮太學不可一二其詳長君之仲氏參軍君甫以文雅稱伯子有馮從伯子有銘俱遊太學有聲而長君業已捐田二畝於書院中所以敦陪族屬已見要領今又有祠田之助族人相繼助田於祠則食報於有秋葉定禾熟不第以洽百禮祀事有供已爾如壙如

吳瑞穀集卷二十二 三

櫛復百畝千耦之盛祭酺合醪於無疆可幸冀也長君幼業儒後棄去而儀心於文雅遊於縉紳間名藉甚居嘗編輯汪溪譜五卷刊於鶴鶴山中晚年以病目不出然茲茲耳學於族屬若祠事亟趣之未嘗以病目辭長君春秋高在末屬行悛悛自將每從容言於長老曰堂上不糞郊草不除宗祠非堂之臺觀乎從事于汜勝之書以獲菽當不容緩也余雅交長君雖今參會祠中習長君固蔡癸務本之教也以觀族姓聽言於汪溪之市人人言捐田往之濕往之吟無非以禮理爲畦圃詩書爲茲其足稱強予則如壙如

櫛百畝千耦之盛祭酺合醪於無疆者不必幸冀於將來可究言矣因得藉之他日族屬續捐田者當以次籍云

休寧方塘汪氏祠堂記

汪姓半郡國矣諸祠宇以汪題者亦沈沈與居舍相炳耀崇垣復榭爲盛也豈以越國之保據綏輯厥功懋大積厚者其流澤遠與自汪芒氏之君守封禺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有自來矣而越國之守爲神屬于王者凡我南土隨在廟貌祀之歲時椎羊豕設鹵簿爲清道之儀雖事以俗沿亦具賽之意也矧其

吳瑞穀集卷二十二 三

裔姓靈承令美藉其餘烈者哉邑之西牧三十里曰方塘區域廣運爲都鄉而汪姓蓋十九不啻過半矣方塘之祖則宋燦公燦公生子學士龍孫公後武鎮公爲時聞人生子榛公森公益以蕃衍至長公錫次公鏞者伯仲以行誼著稱而次公走都會以時而息財富好施振人不瞻上思助於化紀下思亢其族屬每曰伺余閒當捐貲建宗祠奉越國祖而帥疏戚屬講禮於中叵何長公歿而次公繼歿矣次公無子長公僅一子夢龍次公之配碩人葉言子從子夢龍曰聞之宗不具不繹而季父早世無炊火不具甚矣在

若圖之則曰冢嗣惟余藐末詎容析而殊乎又請于宗老曰聞之老繫于子今之世繫詎繫於婦惟宗老圖之宗老瑚公鈺公錄公鑑公等廼擇族子名德傳者爲之子碩人又饗宗老而言曰夫子存日每以祠字爲念未克舉今竟夫之志羨費若干爲宗祠祀越國公武鎮公之主俾夫得祔九京之下其有知乎宗老許之卜地於居之東揆日鳩材肇事于甲申某月日越明年竣功宗老言曰是舉也費廣而爲之正不可無紀于麗牲之石乃介葉君來山中請余不佞之言不佞子玉擇言曰於汪氏之宗老可以觀仁於葉碩人可以觀義假子之立夫誰無疾膏以襲其家多矣初請于長公之子長公之子辭之既請于宗老宗老則擇之心有所靖矣而碩人奉之以義出以雍容乞子之言建祠之役與曹嬉氏之保間魯季敬姜母師之言禮有券合焉則是祠宇之立敘世明倫得其大者也合家事於內朝足觀雍熙之軌矣得其大者也余言愧淺鮮不能致其書贊有部使者觀采民風如魯晉之君賜之尊號表其間則有待也爰藉之以觀禮世之續焉

大鄩山人集卷之二十二

大鄩山人集卷之二十三

新都吳子玉瑞穀著

廬陵郭子章相奎閱

江夏黃正蒙叔明校

記部

近玄精舍記

海陽故治大宅自喜爲沈沈尚矣諸行觀謠俗至尤其室顧何大夫爲居舍不觀檻榭不崇垣閤則柱史第燕寢董董容宴豆擇不取費爲制玄古而克丹雘郡守何公揭堂扁曰百順堂頌大夫百全之嘉熙也

吳瑞穀集卷之二十三

並堂左曰傳溪家廟何之先故徐姓出歙傳溪徐所以本也左停芸館踰圖書數萬卷充宇籤琳琳垂上輝圭璧矣堂前巷爽塏壓青楊巷巷前近玄精舍逆折數武門扁曰日宜園入園夾逕結柏垣列諸嘉樹中亭臺曰觀深臺臺高度臨觀傍列魁父之埒翠竹碧梧亭在樹間臺前灑池池引外經川水從臺上觀池深尋丈而不受塵垢深且清也池中亭曰玉淙亭中設二棐几合如亭狀亭中人如浮玉上坐俯玉鱗沸鬱聽水淙淙然中玉五聲也池左巍閣曰尊勃樓登樓仰瞻制誥望萬歲山度天風之高若有

言萬歲而心馳魏闕俯萬安市萬家之居如繡里憮然起拊安萬姓之思樓下傍肄業舍六區中曰又玄室室如仙壺狀人入室中則重重關鍵閉矣左下穿渠延道引經川注填閣之水每春漲衍溢湍悍作海濤之聲渠左右虛白室拱作玄關迎池行過臺數十武並柏垣曲入軒曰麗藻堂前堆巨石如崑崙虛之球琳琅玕中茅宇如石閭嚙幽雲蓋焉堂右列柏垣中蹊逕折入竹所曰堪澹亭西辟自此望臺若別一仙閭也灑有小池池中飛仙石如嶮間可撼劍園館地度不數百步然切割分別曲中其會一木一石

吳瑞穀集卷二十三

二

皆雋偉可喜諸舍中案榻什器物即不爲觀大視侈然皆非近世規抑人有言聖人之斲削物也剖之判之其轉入玄冥其散應無形既出其根復歸其門是之謂也即數日不能竟其幼眇可不謂至材舍前開揭曰兩崑三溪之間以三支川從玄山遶舍前前會大巨川白嶽崑萬歲山崑相歧而峙也玄山者里之作鎮山去精舍里所則門前扁大揭近玄精舍從玄山以爲名也門外川壩列青楊數十章左右闔門出門右石橋曰秀野橋由橋並柱史第比閨爲諸戚屬居舍曰玄麓里立青楊列樹下僊僊然襲風露於

垣而載雲氣上浮際無圻之界與造物會令人欲留之客曰大夫所爲名舍以山之故所以爲名不以山之故雖然舍縹麗盛矣以是言玄諸丹之性而要爲素不爲玄之尚繪與吳季子曰嘻噫所爲云玄豈迹之求哉券內不券外以適不以寓非從物入自中出者也如子之察一辭一曲是尺蠖之食蒼而蒼食黃而黃惡能論於驪黃之外非夫循理受順耦化應時不足以近之非夫原心反性見虛通廣不足以語之藉第拘於迹不適其會則清靜寂寞墨墨恢恢尚虛白而躅老氏亦非其要領是作畫雲氣車以象仙致

吳瑞穀集卷二十三

三

仙物等耳要以券其意不徇其貌則觀深皆玄覽王宗皆玄聽麗藻皆玄象尊勅皆玄教堪澹皆玄慮見其所見而有見其所不見奚適其莫玄旨哉而物性齊矣初大夫宦燕中時時神遊茲園以此發德號施仁令進讜論填靡俗致其所躡莫非神調之極而遊乎心手衆虛之間既釋政居舍坐六藝之圃覽春秋之林拊群雅述易指道冲而用之又弗盈也有大人之僊意非譽德怨俱不足以入其大度之中一出一處總而用之衆妙之湊得諸已大矣漆不厭黑粉不厭白參而爲玄其用均也故迹之用者昭昭乎小哉

不迹之用者曠曠乎大哉茲園也老聃所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者也大夫得無物之象矣故爲玄之迹者非所以爲玄所以爲玄入於冥冥之眇而莫與爲際即石師不能以喻諸駿徒客惡能得之大夫哉大夫曰予不佞安能喻人即予日用之亦不知也季子曰語云不知乃知知乃不知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匠社知爲門能以門所以不知門也其出彌遠其知彌少識彌晦而至彌近大夫用之近玄矣不知用之此無以爲則又玄矣乃屬主書籍之以爲玄玄館記

吳瑞穀集卷二十三

四

江天一咲樓記

何水部大夫既釋事歸闕舍于萬江之裔而題其樓曰江天一咲吳季子過從大夫飲大夫曰季子爲我記之季子曰惡惡可大夫言云自得而已矣非謂其得彼也安得有言乎雖然自得則亦天下得我矣吾與天下相得則嘗相有矣安得無言乎大夫曰然哉然哉向予來此使坐也憑而俯之江壖十里鴻洞無涯衆萬俱空皓影在底曙雲流彩午漢激玉響不肆應景不一設心遠神悠眉伸順解嗑然發咲嘿然自得天籟爲我于隅江波爲我拂動萬象玄同衆竅

融融斯時也庸詎知天之非江也江之爲天也庸詎知江天之非吾有也吾非江天之有也庸詎知吾之咲非江天之咲萬也江之調調天之琴琴又非吾之咲也是以故名之曰江天一咲樓云季子曰是玄解之旨也進於道矣稽之君子之語樂也以道者忘以性者適以才者因忘者履康而不知適者處高而不機因者涉世而不泥下此則樂作而忻曲罷而戚今日而驩旦日而愒是以外樂內者也又下此則溺人之咲狂者之歌內外俱惑矣今大夫之樂也其適而因者與進於道矣大夫以英妙之年摘文金馬一時作者推之既召拜御史馳絳驕建翠蓋貴矣然大夫不明意得後以忤當路意謝去不恤心望於人而闔閣不庭是何則有才而通性於遠廓者也彼得其所謂怵然若慕失其所謂恍然若遺是謂風波之行也惡足以語此計有像之類莫尊於天其次莫尊如水成化像而弗宰天故至矣乃若不新而朗不久而淪不因毀而虧不因盈而止自無蹶有自有蹶無水亦至德也以故才者對此而助思性者對此而怡神有道者對此而悟幼眇故曰無形者物之大祖其生爲水由水之尊而進之則幾於天由性才而進之則

吳瑞穀集卷二十三

五

幾於道大夫曾構近玄之舍又玄之室注心于玄旨尚矣一日登斯樓也口占曰望外澹無色空中覺有身非浸假而化有得於玄珠之言與知江天之大則不可劫以忻戚知養生之和則不可懸以天下冰之疑不若其釋也又况不爲冰乎因則適適則忘不必中局不必外寒吾而非我物而非彼至樂不忻真咲無聲不天而懸不淵而凝又何一咲之足名大夫曰吾友乎吾友乎向吾嗑然而咲也自謂辨彫萬物不能說文揆天地不能窮自云至矣今季子言之令人姚姚乎嗑然而復順解也向得之江上今得之吾子

吳瑞穀集卷二十三

六

之言子無乃稱矣榮啓期一彈而尼父三日樂季子之言誦之末年可也功季子謂大夫相視而咲主書者曰不當以雙咲易名乎既具論畢復列賓主之座相對隱几莫逆而已不可爲容聲矣

碧陽書院記

黔令謝大夫豫章名德之胄進士舉黔令按職謁廟祠進士人諭曰黔故晦菴先生鄉郡奈何不增專祠故令胡公祠新徙斥境何以類祠薦事經生詣前言曰初黔學碧山之陽正德間徙今地今地故老氏院胡公祠屬焉而學故地遂爲院胡公祠亦徙徙比年

鄉緡紳僦地而院復徙東嶽胡公亦類祠東嶽向猶議復之今已矣然士望此猶黍苗之印陰雨是爲黔志大夫曰公等休矣予知之矣蒞職數月治効大興民頌之大夫聞而慨然曰養之不知教是爲衆人之母教不爲與內是自工之作無肆乃召舒氏生捐地與父老約諭委輸牒上郡長吏督學諸公首出俸糶錢屬父老某等謹作即故明倫堂新之扁曰正經堂堂下東西環除堂後樓曰靜觀樓中龕座祀文公樓下會餐堂前延袤肄業舍六十餘區外儀門扁曰碧陽書院儀門外戟門臨通街左故胡公祠今復胡公祠又爲諸生訂會約教規七條酌祀典廣祠田胥役器具甚設經始嘉靖癸亥冬月不期有月告成而大夫遂以能守欽令則經生于堂右隙生爲立祠祀大夫云明年乙丑余生等來請紀書院事吳子曰今院正經堂故學宮堂也其堂梁極題曰修于弘治癸亥歷六癸爲今癸亥而重建明年落成當甲子初辰先是觀宇遷圯董留堂皇有毀者即風雷震擊嚇不能動山靈護之而碧陽紫陽若並峙先定物必有對事必有待而黔人文崛起昌明可燭鏡矣雖然大夫立學院之意豈寧此哉大夫於黔治所闢有思過軒忠

吳瑞穀集卷二十三

七

愛堂其言曰予先大父文莊公故名相予入思孝不敢以秕政傷先公名出則思忠思愛不敢蒙曠貴之請今爾士人能從事大夫之思被服儒行不素餐以忝先師之訓每於大夫有大造於黔者思其重勤固大夫立講院之心也哉

聚奎書院記

吳季子曰書院所自來尚矣蓋古者修起學官顧悼其不廣今得增置書院或在中國或在郊野視精華實息之地建立教勸縣下子弟故濟南有閔子伏生書院河間有毛公董相書院至孔安國梁統諸人有

吳瑞穀集卷二十三

八

崇聖院文選閣古跡舊趾今可概見歷宋訖我

明院宇益廣然存文去實間有緝孔子廬而俗行者如閔子董生數公其不董董者哉至若新安於文學比鄒魯亦可言天性蓋自紫陽大闢道區則一墟一里處處各有以庇經史門扉相映矣縣西牧渠口李氏書院最名蓋李君幼業儒壯去從賈以不得卒業故雅深好儒顧居舍前里所地曰是故精華氣也構屋數十區爲堂瞻星以奎十六星天之武庫主文學諸星所聚聯璧度圖書秘府乃扁堂曰聚奎書院天有五星之聚學有五官之聚以文而從名其所宜並

堂前沿澗甃石爲方沼可鏡並澗行前數百武故李家橋圯更新之緣橋路級石入院環山麓紆餘繞以周垣垣內構三亭亭當一麓左觀澗亭可見大河波流瀾瀾勢擊滄溟厥協軻氏之觀右風雩亭亭藏雜樹中類舞雩臺清颿徐鳴瀏如儼如可盪曾氏胃臆而發詠歌給訝響應跨左右中峙曰恒春亭帶草帷辟四時嘉生衆芳不歇襲箋揆藻其間此大爲有助捐金二百買院前田數頃院左構堂爲京蹕穀頌於族宗子堯其計度可得穀數十石比給族子肄業者即占稅籍名田曰養賢以勸業云吳季子曰昔者曾

吳瑞穀集卷二十三

九

子原憲之倫皆居極困不厭歿而已此固聖儒致道忘心靡得而言者及若兒寬傭賃程方進孤學蔡義犢車王章牛衣此皆學士所謂聲聲魁傑人也而貧若是則執經受書飲食被具不能以自通何可勝數哉今長吏能出糶米給一二經生即名於世爲最過庸而布衣之徒買田佐器食此可以言學非苟而已也故士詘乏而得資遂其佔畢專業此豈非所謂成人之美者邪誠使今之學士予辨利義德慈甚斯如分黑白此相去遠矣然口聖賢仁術於同舍生緩急不能出半菽以醪要以非能言之實允行之君非知

學者哉君賈皖城輸巨貲作弘濟橋買田數十畝入皖城郡學中太守吳公督學黃公以君有學士長者行勒石學中表其閭君嗜禮好義業已施於家復行於國非有得於君子樂善之學者哉講業是院者知慕君之義處可善鄉族出可潤澤氓隸則周孔道義在是矣予惟自漢來書院增置益廣然獨稱毛董公等豈非院以人久數公於道義能揭日月以行哉君所行合中庸大人之符子三人長又能世家行次易國學生季疊習毛董博士業皆有志道義施聲名於世上繼董伏之烈然則是書院可知能久矣

吳瑞穀集卷二十三

十

通源精舍記

負郭之南田數百畊平行寬廣則極上質膏壤已然歲收不能什五論耕之道者以地類壩填寡澤而易枯剛土柔種地竊之也三園金君相土宜中廣以平四山連嶺列埒若障曰是可爲講業都不筆之耕而未耜從事詩矣乃命工構堂堂前鑿池匠社曰甌婁土也高而亢則澤奪三園子曰第浚之既三尺許泉淅淅出動而愈注酌而不竭得源也泓淡清泱歲時不涸三園子曰善哉乎有源故如是哉遂扁堂曰通源精舍課四子伯鉉仲鑒叔鑒季鉉朝夕於間甚

勤大郭子過存講業於舍中三園子曰是堂唯有記之且以訓四男大郭子曰予觀精舍知學矣粵自天墜初形馮瀾瀾瀕濛鴻洞水生焉水生於天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故水德爲時藏爲性智爲用聰撝謀晦其光而冥其畛深其畜以眇其根道之源也學以求道道以求源源道之至也精源之至也是故內有至一邪氣不襲則虛虛則明明則通通則精精則天地運而相參萬物總而爲一立至清之中契大渾之奧處汪洋之宇游無極之津初以求通末則皆通始以尋源末則皆源是以故浚濶及千里利澤

吳瑞穀集卷二十三

十

施萬世精神馮乎太乙至性入於玄同靜躁不殊源派如一與天爲徒學之道盡是矣昔賢有言觀道如觀水以觀沼爲未足則之河之江之海曰水至也殊不知我之津液涎涕皆水也此寧非知道之言也哉海陽之水流爲練川爲淞河爲溟海其源出黟山此池之水會焉觀於此知學矣雖然不加浚鑿何以謂水不加勉強何以謂道况源之通哉三園子曰信哉學之功不可無也是沼初浚命水工操鑿重負籠土鹽汗交流胼胝喘息未幾而水澤積不可浚也爰用桔槔抑腹跨踞更番運之挈水若抽然後畚車可施

隨運隨浚夕而運朝之滿朝復運之又復浚之及尋丈之深復浚而浚之經之旬月然後浚成水源通焉功偈偈難矣大郭子曰是可觀爲學之功矣水之源非深浚不得道之源非深造不得故曰刻而舍之朽木可知剡而不舍金石可虧非其效乎羅之群籍貫之五典蒐萬方之畧明指要之歸四生勗之哉三園子國學生以易訓四男皆爲郡邑學生

小樸居記

今天子紀元之歲詹仲子東圖以明經計偕明年封傳西上牘春官不遂歸而思休乎山樊則築舍於詹

吳瑞穀集卷二十三

十三

家林之麓欽方生介吳季子造焉生曰仲子雅嘒嘒口闊大而莫之天閑儻有牛鼎之意乎即據地盼天迫不得仰無能考而原也乃今築舍顧適適爲小隘規敦其若樸何也汪中丞伯玉揭其門曰辛園計無不椒園較長絜大並其巨觥名之也及入計步而置則圭竇二室中曰小樸居右曰二如齊稷稷然其極可有而及也覆以斗帳駢羅圖書並左一廡制又半於二室前泠然泉蹒躑而鏡於泉堇還科斗後倚部婁如缺堯之崔以仲子好爲丘里之言時來入觀乃將以予爲此拘拘也季子曰如生惡知小大之論乎

乃仲子之居此亦至矣請循其本夫通達之中有新都於新都者有海陽海陽有辛園於辛園有仲子計新都都在通達之間一均垤也則辛園之與新都固知其無辨矣規規然大天地小毫末信不足以定其倪窮其域而賦大言若楚材揆天若鄒生所爲有嘵於大矣何以故言射而百發不失斯爲前期而中儻一不至前期廢矣言大而一有外焉見貶矣至若麼蟲爲小待之成體以是語道小不爲寡是爲益具則差數觀矣傳曰小者不寵寵則不咸居如仲子見其咸矣而道鄒宋之說於仲子之前譬猶一呷也且小樸老

吳瑞穀集卷二十三

十三

氏指也即至尊大者不敢臣使於前二如釋迦指也即芥子之眇可以須彌舍而仲子固合二氏言以歸原於聖人之道蓋曰夫爲大不足以爲大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衆小不勝乃爲大勝是固仲子所爲名居意指也今觀仲子居自龍圖鳥文石鼓秦經丹青殘牒靈壁之磬純青之觚故宋之什器甚設則極巨偉矣惡得而小倪之况仲子時時遊神畫室極意書林而大淫思於詞苑人稱藻詞畫品雅追摩詰則椒園之擬無爲過越而書備諸家體直登二王之堂則向椒園未稱焉猶不但已要以兼二氏而祖孔

子之幼眇羅萬象冒臆而吞吐天都於窻櫺間迹其小樸此非以道常無名邪非乎以生之見是欲沈沈如夥涉堂堂若齊寢盛列鶴於麗譙而俚語大亦至眇小甚矣仲子每語予曰才不兼不巨不積不廣當世多畸行篤履要以語兼才廣畜詎寧無嫌焉由翺忽於小無能積耳如仲子言所爲云小豈可量數哉弁包天地含及百昌而不知其誰氏是謂大人之誠盡具是矣又何求多於齊諧之間生聞言於是隱几於小樸居中若莽乎大制不割足爲天下谷就二如齋跌坐則見莊嚴義境無量及俯泠然如觀溟渤而

吳瑞穀集卷二十三

十四

欲御六氣以往復升部婁之埒不啻岱宗鄒嶧然則小樸二如又皆其下矣旣出桑樞望茶段茫無所畛域步廕家林貞松數十章其茁可驅千乘生曰是居也無論朴小即鎮之無名之朴矣爲孔德容若有以聞我蓬之心也夫

講業堂記

朱太學作講業堂名蓋吳季子爲之揭云弟子問曰世之學者方以多講論爲朱先生屹太學故朱子齋也名堂講業則誇厥祖訓藉弟意指其合大義亦令人聽獎焉季子曰嗟夫若所仰惡視所謂講業者

乎聖儒出持世教必有與之确确者出於間扶其說以成正論豈獨人道哉亦有造物主之矣在孔子時則有老氏自隱清靜爲名在孟子時則有鄒衍窈冥之談所共術大並世何也即其所如不合又何可廢也哉况本而原一者乎要以大瀛海之外天道恢恢必有相傳立勑偶持論然後正術益明徹無闕耳朱先生時則陸子出與提衡信尊德性之指故非若老氏鄒衍之倫然以亢世譎譎使朱氏之道益明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奈何傳其學則明見曰學宜徑我有玄旨盡去而道問學非是也嗟乎夫豈陸氏意指哉

吳瑞穀集卷二十三

十五

余嘗一再從今世講陸學者游危而坐則禺之人也叩之茫乎不能理而曰宜徑解我玄旨夫豈陸氏玄旨哉若人以窺六籍此夫季主所謂日月照之則行不照則止等耳無論朱氏學即漢魏諸儒尚不能畧聞其藩籬又何暇論玄眇之外然自堅決詘此信彼覽示其浮說則嘖喏誇嚴莫大於此又惡得以多講論爲朱氏屹故真得陸學者必不絀朱子真得朱學者必不絀陸子諸相絀者要其竊偽者也世之學陸者無得萬分而以絀朱爲名正即自所爲講陸學不第朱之罪人其竊陸之號得罪於陸尤甚諸學陸氏

大都祖越州王先生先生才高甚聰明足發舒意指以成其言精力足以行之破禹腐繳繞傾奪今之觀聽今其書具在然皆貫涉子史諸書固非若兀坐以獨得玄旨也以彼雋材若是即何論學於先生者哉嘗述語孟言之何邢趙孫注疏程張楊謝等發明而朱集大成以爲折中及若他所論著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儻然能勝之然後此理如揭日星以行令人解悟是爲易耳籍無諸家說無朱子以爲折中置魯論於几靜坐竟日儻能知其解邪不邪孺子從石師習九九之數繇分銖以得要領既曰師不即要領指而

吳瑞穀集卷二十三

十六

爭分銖何由哉昔劉炫習杜義以規柱之失君子曰是蠹生於木還食其木况所規者以我之失規柱之得罷病悖亂豈但捕蟬鳴於前不知黃雀在後則巢榆枋者於厚風時方咲九萬里而南而折巢隨之矣不亦甚悲乎孔子有言學之不講是吾憂也故業不講不明講不專不精精則一一則德性問學玄旨會之矣何可廢講哉有生則有業農講脉發工講追術商講低昂業無不繇講以得况業道訓之大者哉司馬遷通遊名跡顧講業齊魯之都觀道風鄒嶧新都故稱齊魯是堂爲朱氏里同鄉嶧然則名堂講業最

其計宜者子何故而云不可名哉堂並紫陽祠即朱子九京之下亦必是聽謂舊名堂也已朱太學買田貯貲爲堂經費比給族下子弟取白廩祠條教輯之甚具皆得附書于左方

世慶堂記

縣廨舍廬廡之數輟輟殷殷然也諸父老年至猶多營宅舍相矜老焉及若王堂巷里故委巷則枕縣治所爲市中隆也王長公治大宅巷中甚壯比隅湫隘處深邃而更次於外甚寬吳子往發藏金治具以與客俱長公前徧觴客蒼髮丈人儀恂恂甚備諸子若

吳瑞穀集卷二十三

十七

孫北而佐觴珠縞盈室供帳柱檻皆衣繡自長公而下闔堂有四世客乃揭堂名曰世慶堂云吳子曰余讀史傳見王氏世家言未嘗不味美於斯也赫奕蟬聯傳百代舟輅亟遷而第宅無替蓋自吹律定姓賜族以來未有盛如王氏者即鄭之穆漢世之張無如矣彼綿百千之業猶然罕稱况世世爲公卿海內名德列于史記如家牒系得而屬若是其盛何也既睹歸屬佩刀晉淮水所云世胤之隆儻有數邪然人又言離剪好生吉駿誠宜是爲有助則天命能專一哉要以積善餘慶盛德百世之祀非空言也長公其先

世孝范忠規積仁潔行故大其源矣長公食舊德名氏葉語敬實少而飾躬長益底厲孝友埒如祥覽弘恭繼乎珣珉雅高行石士也今海內清寧禁網漸數長公顧以道爲其家人約循循守官庭不越家名禮義則福慶能世世無待工之相景純候氣可識矣昔穆叔謂保姓受氏以守宗祊爲不足多藉不有功德積厚能流澤廣若是哉無論官有世功我爲官族即子若孫持業保姓之久又可得而幾哉則豹之言亦固矣客曰詩曰永錫爾極時萬時億言慶之來如幾如式以類明應也故示應於近即遠可察託驗於顯

吳瑞穀集卷二十三

六

即微可包世之所爲云慶豈不以多富而積多壽而康多孫子且賢然一人上願不必齊稷矧於能世哉今長公以布衣與封君同樂年踰七十筋力強甚丈夫子四人白首侍食中中如也孫十三人諸勝衣冠者訢訢如也皆既匡旣勅能世家行而廷選廷舉攻藝爲高等生以光昭前烈即堂之名有示覽於近矣遂記之以遠驗於世世

培德堂記

縣國劉氏出唐學士承旨公依仁故居市南其裔劉長公乃池舊里之宅新堂舍長公蓋嘗令子有霖從

吳子學易云於是堂成吳子祭堂爲長公壽劉生侍前請曰夫堂所以朝夕虔祖德也惟師錫堂之名我祖我高曾世世樹惇今思以承之乃先家故未曾顯然能無失其朴堂名其何以規我後之人吳子名之曰培德劉生請義曰若知堂有基乎曰有基基厚乎曰厚吳子曰基寬者載堂之廣基厚者載堂之高人亦有基德人之基也基厚也由培若知基培而知培德矣夫基初闢也經畫論比類智剔去瓦礫雍之黃壤類義操其畚耜椎築使堅類信四徹中繩類禮厚且廣也類仁今若爲堂也知培基矣而德之基鎮於

吳瑞穀集卷二十三

九

無竟顧不知培哉若劉氏始佐陶唐功德甚厚受姓保族其後爲御龍氏爲豕韋氏爲唐杜氏爲士氏以至承旨公及若身遠矣由基厚衍之也朝深念曰自吾父至承旨公所屬皆在予身也思培之夕深念曰自承旨公上至陶唐氏所屬皆在予身也思培之朝夕恪勤守以惇篤奉以忠信載以仁義無曰先王之遽蘆也觀而多責幾矣郡故多舊家大姓視他郡久蓋正德前民朴樵歸本尚禮義猶有先王遺風由培之也比益趨于靡子生五月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始乎諒卒乎鄙氣之漸也又不知培諸培者任俠之

家培力富厚之家培貴冠蓋之家培勢培異矣勢培則培力培則蹶貴培則領培也適劑之詎能久哉故培久莫如德名譽不足為廣貴力不足為厚在谷滿谷在阮滿阮至樂之道無不周矣故曰至願名譽棄焉即何論貴力哉事發相重惟德培基厚而斯堂基培益固矣劉生曰然哉霖將經畫論比操斧鉞以從事德基吳子曰始培之崇也美成即不培日長已獨不見樹豫章乎坐於毫末七年後知若是桴桴培難也及七圍八圍不培而僊僊然其高臨山歲月以異結駟百乘隱將託其所賴又何知培為故曰中而不

吳瑞穀集卷二十三

主

可不高者德成於德而不累自與高會矣劉生嗒然而對曰霖求所以續承祖氏久矣乃今得之敢不從事師氏之言而冀其苙於後也長公聞具論其事起謝吳子顧屬有霖籍之揭于堂

種德世家記

吳季子曰予讀世家言邵氏先葉德樹惇為可誦記焉及讀蔽前之詩則初作善發於召伯奭堅樹在始蓋其固哉以種甘棠之德故鬱為王國楨封於燕居老召亭傳四十餘代其大度為周卿士邵武公邵伯邵廖邵昭公皆其後也而燕於姬姓獨後亡信為伯

之烈矣漢初故侯平復種瓜畦之德清行滋蔓疇官至唐烏龍王之靈顯種百昌之德於冥冥間其得兆民和有與之遺烈焉其後欽州刺史公裕期有惠政於州教授公文肇家於海陽邑前務東苗蔚茲茲至竹隱公脩仁行義益種竹箭之德子四人俱長者植本細華森森四世瓊枝扶疎繁葉根址矣先是邵使者行郡以邵長君伯季輸功佐百姓旌其門曰種德世家邵伯子應兆問言于予予以唐太史誦咎繇之行曰邁種德未嘗不深有味其言之也夫地道敏樹曰種人道得於心曰德要以種言德豈德即靈根心

吳瑞穀集卷二十三

主

即膏壤種而生之敏尤甚故厥壤本生殖也不種則不生種之不殖黑墳煖以春日深固其根亦不暇繁育矣德亦生理亦顧所為種之種之根蒂有異則枝葉隨異故曰一歲之規種穀上歲之規種木百千歲之規種德居則為瓜瓞之蕃衍於家出則為甘棠之蔭於國茂盛其枝葉蓋其遠哉然邵妻無長木朝榮無固柙必廣基積久而後茂有可幾也今觀邵氏世濟樸厚闢基之廣而疇世皆多壽年竹隱公壽八十有七年其長君仲君俱八十年今叔君七十有六年季君年尚強多歷年所可謂積之久矣諸子若孫無

惠數千人皆深厚純固益培之而應兆爲郡學生行
以文藝華國棟於明堂諸總角執經數人皆寶樹之
姿連枝以起語曰公侯之世必復其始蓋言惠種有
本也邵故召姓至漢章帝以召氏自東陵歷河南尹
世有封邑乃制詔河南尹馴加邑於召曰邵榮之則
邵氏世家自康公來固公侯苗裔也所爲繼西陝東
陵之惠種而茂其世家本枝其理固當然哉應兆乃
言

大郭山人集卷之二十四

新都吳子王瑞穀著

廬陵郭子章相奎閣

江夏黃正蒙叔明校

記部

林公生祠記

惟邑土壤驛剛而無所芻牧吏繇煩數萬姓與苦甚
每引領望曰庶幾乎有賢令君嘉靖壬子闕大夫林
公來宰茲邑公至自燕京乘車單行戒無檄報以勤
輿人不及下車德念深矣既親事閱訟獄淹久嘆曰

嘻爲天子命吏而暴胥使民猶糞土也而淹之豈
稱令民之意哉即日訊出而當報之人或求多已每
餘地此公之初政也坊老稅戶之見大猷重貲公悼
違之坊里之魁值日上供罰龜鮮好必易去之此又
公之廉也度支出內故有羨餘必登之計帳至今秩
之此又公之惠也繕修學宮敬禮經生乙卯仕籍舉
者五人此又公之惠也時場功除道路阜通高檢二
梁並絙此又公之惠也肅事城隍別祀賢宦唐侯李
侯申入祀典明於神以和於民此又公之惠也部使
者聞公之能召理比郡錢穀刑獄車轍所至民奉之

如父母敬之如神明葵民有枉則爲拯之宿邑亂萌則爲靖之此又公之惠也東夷不順我遠鄙建議植城論民版築勸義相勞民忘其役此又公之惠也四載治成明年丙辰天子以命來召爲侍御史邑民凜凜焉相與聚而言留故曰贈錢留贖傳之末年至今頌之公有明惠之政重之以文德何治之至也埒如呂望之理灌鹽苟卿之治蘭陵無不及矣政高乎前人而無以表明德民實憑焉乃拜伏於道路訴曰公勸分務本以勸導民之路嘉與閭邑臻於履道不爲謝求嘉遊遨是用丐公之跼屐又訴曰公扇仁

吳瑞穀集卷二十四

二

颯蘇我下民于今五年如南風之和如袁東陽之慰黎庶是用丐公之筵公旣行邑之父老僉曰有德不報有功不祀遶東布章又焉用之公仁邗義郭德在於民不答不饗何以甚此是用構四賢祠以享又曰公宣翼風化百政畢舉旁施勤教慎恤刑獄罔不咸秩祀之而同何以昭厚是用有專祠以享諸父老過吳叔子而言祠事且請記之吳叔子曰昔文有文德天下之民重其桎梏召有治功天下之民共其甘棠在昔陸雲画形配食在昔宋登立祠配社若豈庸心竊寂而爲是矯飾傳曰有百世之功則祠之潤水至

根恤功及室奉答休明不可以或後思侯之功社稷之園也猶將世世而尸祝之區絕矧於吾人之身其往欽哉諸父老曰唯歲時伏臘以供祠事惟謹

白嶽山文昌君像記

邑大夫張公蒞治滌弊興利境內修飾越明年庚申有詔脩祀海內名山守土之臣慎遵職事祗誦聖烈我邑大夫受命陟齊雲山布忠告於不顯大神周覽仙跡以知山川之號有故文昌宮址喟然嘆曰文昌宮文精攸萃闢揚天紀輔拂並厯以成其象度與北極之神同祠無疆者也乃者縉紳家曷嘗不講

吳瑞穀集卷二十四

三

明之蓋有無昭記而不愛牲王者矣未有睹其幾靈德賜而不順時宜者也於是命工崇臺飾宇塑星君像其中揭曰文昌宮云君子曰國之將興神明降之監其德也大夫是舉以昭明大神之光烈親飾躬極慮奉祀爲士民蒙嘉生臻文瑞予臚岱僭時夢祠石廡者不可同日語矣第聞之傳說之星以主後宮則謂商之傳說騎箕尾而化河鼓謂之牽牛竟以黃姑當之所見佛異然縉紳猶往往稱道甚具要以雲氣象人皆如其形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天衝爲人之狀天歲星下爲大社之神若此之類不可勝原而玄武

之神名叶光紀精則梓潼君之像若名足寄寓靈顯
標揭冥烈有自然之應于諸學士家尤急固非孤祥
逢倍而化者比學者必通幽明又何惑焉大夫乃具
嘉牲而替饗曰玄宮昭衍佑福兆祥文宮並况淵耀
光明斐然合應既阜既昌

漸溪記

大郭子發遊漸海則與漸溪汪君俱朝遊漸河夕歷
率水舟中決旬詮品水經從容語次相忘于溪水之
上即旬日如一昕夕也初出崖浦深俯百丈可數遊
鱗投金鐵鉞焉則形見於外誦休文之詩良然適桐

吳瑞穀集卷二十四

四

江歧而望高士之祠颯颯乎其有風風波之民也馳
三折之游則靡盬振蕩駭浪驚濤暴灑飛薄無何靜
伏碧波不揚而颺桓之審為淵其聲有譟者謫者怒
者吁者泠泠而琴瑟者每與汪君式蓬而睇延緣葦
間漂我蓬心聽水謳之發驩甚命取酒相屬以醅舟
中之人此一至之樂也值二月之望觀濤于錢塘吊
忠臣之魄龍蟬與處忍詢信威即殉身以歿猶爾白
浪如山素瀑如屋吐納紅日駕帙黃雲揚汨儵恍恢
嵬懔怪觸碣石浮洞豁足以澡盪心胃發皇耳目跋
而望海門三山則水擊三千里者可得而想此再至

之樂也漸溪子曰昔人稱水至德至矣考川道之妙
觀矣大郭子曰表神委宛流宗而遊無朕乃漸溪之
旨既其實矣漸溪子曰郡之水有六名而漸溪處一
焉初家大人名不佞曰進及冠縉紳先生字之曰于
忠更字于漸今又有漸溪稱也不知其誰何大郭子
曰獨不竟鴻之行乎始于干而極于壙垠之鄉而又
何厲為進之漸者無有如水粵觀斯流經始漸源即
坳堂之廣膠盃耳既會支川於率濱聚于溇浦襟蘭
溪引灑江東歸于海呼吸千里吞沒靈潮為二湖巨
浸浩浩乎廣哉厥厥攸初伊原漸河故前哲以漸為

吳瑞穀集卷二十四

五

漸異名同聲載縣志中具有考鏡始于山下乃歸炎
景之外由漸以進也不驟其進即水之漸有恒厥履
即行之漸君雅有得于行之漸者君抱奇雋懷不羈
之願壯心長盼邀好南池之遐舉然底厲忠信已然
諾言出中會行動擇地足以風覽諱俗是之謂于達
之游漸溪子曰拘于墮者不可以語于海今聞所為
言漸溪狀即無論奇觀已然先生之言深不可既浸
假而化吾之左足以後應浸假而化吾之重閨以天
遊則有籍于漸不淺鮮矣予家大人雅結石溪驢每
徘徊其間心往焉而不知其所至今聞所為言漸之

意指即學家大人原以印浦亦不厭漸已矣大郭子曰學海可至漸也計石溪之于海也碧空耳惡惡不至水之漸達滄溟行之漸達神明達也者成章成章漸也適漸而幾矣

竹溪記

吳子玉曰蓋萬物萌生要有六者之情情生于陰必有所寄諸善假物者福莫長焉射干之木莖無能長也乃臨百尺淵所爲託然耳至如逸人貞生垢俗動樂名可得聞身不可得而見雅得依棲地乎故記稱東南竹箭新安之水幾不甚美矣哉予家茗洲之上

吳瑞穀集卷二十四

六

溪竹繞如帶先隱君則名之以代其諱固西辟壤也今遊市中久聞金氏翁竹溪園居忻然往造則溪壩修竹乃靈區也願有謁於翁翁曰予何知哉居恒見世人逐鷺涉流不知止息惘疑處喝紫角鹿垂而退耳夫樹成蔭息者棲焉水成淵泳者聚焉予業已習於斯矣吳子曰若翁知託與非夫翁曰予系出堯帝時道華公以種蘭載於史冊明興仲善公種德于後人作可竹軒環翠樓希傑公構保翠堂諸皆雅結好竹里以息真者予託于竹溪不敢忘高曾清德吳子曰翁知所爲託之遠與非夫翁曰予伯父雲瑄公

早世以大父命爲伯父子有司具奏母貞孝狀

天子嘉之旌其門竹溪之託不敢忘母清節吳子曰翁知所爲託之重與非夫夫刻意獨行之上伏其身不見聞其言不出藏其智不發就藪澤處閑曠偃息溪竹之間已矣非有若紉希世之見誦述祖德結冥冥之志而成昭昭之明也是時翁之壻劉君節之介紹謁翁既退劉子曰則翁之謙薄之意云爾以予觀翁即脫身爲世父嗣已不私所繼產推同祖昆弟迹翁所爲行無論孤僻之蹤也歲庚申邑侯張公課孝第力田虛賓席請翁明年郡大夫具冠帶吏至門存

吳瑞穀集卷二十四

七

問翁又明年爲今壬戌八月之望翁七十年里人計以是日治供具于竹溪之濱祝翁則翁輒蹙然辭往往處盈而若冲如此予開蓬山有浮筠之榦仙人居焉今翁坐上坐溪竹之間玄鶴舞其左游鱗躍其下厥子若孫上壽其前蓬山之境何異也即翁壽祉宜乎哉吳子曰蓬山寄徑枝乎無徑尺之陰者所居然也華霍之桐沅淪之竹上枝干青雲下根通于三泉千秋萬歲不受傷亦以得所託遠也水深則回葉繁糞本翁之壽可勝旣哉劉子曰閱金氏謀故太史程公克勤曾爲論著曰保翠堂記今先生言可繼太史

請論次所爲言曰竹溪居記

靈像記

初邵次君構墓舍祀父邵公則召羅氏工塑父之狀諸傳會土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爲髮髯皆類公貌故朕麗白哲其後面目忽黛黑里人怪之曰禹人無墨今邵父像墨襪祥乎陰色外黑德相應乎故西岸之上也挺之爲人而何哉魄爲亡何而公之伯子寔卒寔卒之明日復白如初已叔子露卒次君卒皆軼黑軼白凡三嬗自次君卒後遂不復更里人曰邵公故烏龍神明之裔且年未也而蒙露露早死茲其取

吳瑞穀集卷二十四

八

精弘侈以此之故與夫七尺之骸戴髮含齒坐而趨者謂之人設形神不相偶即人亦禹也苟靈爽幽發則挺西岸之土以爲禹人亦人疇也又曰羅氏工巧逼偃師矣故靈吳子曰余讀孝感傳至丁母之像未嘗不爲之以記者喜念鬼依物怪以勸孝第乃今知固其理幽明之故所表見不虛焉余聞里人述邵公像事異哉所聞或謂邵父之靈又靈工人此非也余雅習次君爲人質重少言盡其忠慮不行偽貌日坐居舍甚莊如土禹人迹其誠實足符金石况父像猶養能通者哉而次君行喪甚謹朝禮於像朝夕凝然

肅祇蓋朱子曰人能聚已之精神可承祖考則邵父像之靈次君靈之也像見神於次君伯叔自次君歿而像遂不顯其神不復至無有所更豈可謂非有所爲感乎次君名雲字子騰以父號栢亭蓋自揭其居墓亭云

邵氏重遷祖墓記

吳季子曰余縣程太史讀東門邵氏家牒記未嘗不亟嘆之也因得故宋邵太學公堅所爲志系述蓋其詳哉邵故嚴陵諫村世家太學公父提舉公全携其大父父仕牒通引籍乃授海陽稅課司提舉任滿民

吳瑞穀集卷二十四

九

迹道留遂家于海陽是時柳塘汪先生學行稱縣大師提舉公顧與先生雅遊一日行西河壩去今縣治五里所曰白鶴園故汪先生園也提舉公與先生徘徊以睇驩甚汪先生歸即獻園爲提舉公壽無何提舉公卒太學公以父雅好故且候氣生日精華實息地也遂奉父母以葬及太學公卒屬家人曰若卜地從我父母以爲安後太學公公配程媼皆依葬茲地云考邵氏家牒言提舉公墓有天葬之異又形家白鶴仙記四百年後扶我過陽山其言云云人莫喻訖明正德間河水盛溢決提舉公墓諸裔孫周走而泣

扶葬于陽山之麓考之年數良合是時水道去太學
公諸墓尚數丈許比來平地數爲敗董董數尺直墓
矣於是諸裔孫悲泣相謂曰禮禁遷葬度世代久更
議不宜寧此而更遷弗忍又曰故世代久今母能湏
叟則一憾之不忍毋寧遺裔子千億年憾也卜園東
辟隙吉稽地畝故邵氏地而得一斯便焉乃擇勝日
當隆慶五年辛未夏五諸老幼負土爲壙坐坎面離
既斥土則數百年樨傍幸猶可移舉遂奉而就窆焉
禮也吳季子曰余行觀縣西川壩居人爲余言白鶴
之迹如此是亦樗里之智已今考之邵氏牒信哉所

吳瑞穀集卷二十四

十

聞抑何其初也有天葬之異天固與之既以地之勝
復爲所忌而河伯故奪之與孔子當泗水之葬爲之
却流固上聖之特然以彼諸昆孫悲感孝思誠壹所
至信能如王子贛迴却水波足不爲菑必奉遷以避
不與陽侯爭咫尺之利諸長慮大度之計哉昔季歷
葬於楚山之尾樂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爲之
張朝更葬則是遷墓亦承祖氏見其前和之意開右
於後人也詩曰神保是饗孝孫有慶於此役具見之
矣

遵晦園記

之如茅白一帶則十辟視逕如尺分級上數十步爲
中階仰之則闕然有宇故宋直閣朱公介祠也邑大
夫陳君扁堂曰留印公爲金人留時請留印以畢命
願比子卿節旄故堂從名焉左龕室祀東塘朱公成
始徙屯溪祖也右辟堂爲龕室以祀祖禰並祠左右
逕不百步登上阪爲遵晦園裏揭曰宗儒廟貌亭曰
振衣言振服肅入文公祠也聖文公像於中扁曰明
聲堂脩十步廣二脩一室三之一山左右環而再成
屯山拱其前如几祠之後爲山之巔築方臺扁曰雙
桂臺亭五柱而立郡大夫馮公扁曰留月亭後更曰
浮紫亭東西而睨日出之景日入之景若紫氣浮井
虹狀冉冉爾祠左外隙甃石爲臺曰槃臺廣縱方丈
如槃槃中度以几琢於槃孟待銘也並構室二楹曰
洗心室朱太學俊父習靜于間並爲室五楹曰談經
處即講業堂也並左級登十步有層閣曰天風閣閣
並浮紫而高取文公鼓山之扁從閣上望白嶽諸峯
如五老之揖前有顏公峯若與之拱旁一峯斜出呼
之應聲與人音等若與五老顏公聞問者響山也後
之山橫亘而前突如覆敦月山也再成有麓逶迤如

吳瑞穀集卷二十四

十

鼻爲口使曰象山也傍有獅山蹶出而諸山低縮如
猛獸之眈然環其眼而十虛顫恐後二吳山逆而上
峙立如義渠馴養獅狀從上望麓下西大巨川泛肆
無景曰漸江西之北一大巨川從萬歲山來會焉曰
汶江如雙匹練之交繫光溢射人矣獅山之下有塘
曰朱塘從朱氏名也廣脩數百畝三十六溪會焉秋
時張之百金之魚觀魚者登來之也其餘以溉東裔
之田數千頃冬涸如圃春漲發魚自孕其間其甘如
丙穴閣之右西俯不十步石几坐紅梅之下如西岡
圃中東行逕葉葉數十步曰栗里有藏書閣曰藻林

吳瑞穀集卷二十四

十三

館里左巨石基題曰山月溪雲東逕絕而西下石逕
逶迤數十步東折級而下十五步曰漱石洞洞堊置
足如斗洞前紹考亭亭藏岫中如甌深丈內方而圜
其外紹考孰謂以列榜具書文公訓言考者成也父
也父者矩也堪成以下之矩也從亭下仰天風閣如
画累重郎閣矣亭下有池如方諸曰明水儲之若以
鑒取明水於月以其祭祀之明齋萬修竹其間倚竹
而臨池水灑灑如入白茅特室穿竹級下數百步有
閣曰佩山閣從二祠右逕與級參差相半三休而至
爲上陽亭亭庇以茅茨如柴桑居也山周垣埒如箔

凡逕磬折以參伍因山之形帖則曲之逕旁密樾暑
月逕中如庇駢蓋樹直者如附焉倚者如隨焉不見
日隙終日行不健在在有石攬不契需也春則新而
無窮夏則盡而無散此其大曆也前垣之外爲康莊
北至海陽縣治三十里所康莊爲上山屯山之交屯
山之麓泉出焉甘潔異他泉俊父沿泉鑿池中築小
埒如壁之好樓三楹曰水鑑樓康莊之嶺舊爲徐媼
嶺有闔門曰中林關先是郡太守何公承張公行縣
下教築關於此俊父乃輪背築關如太守公指太守
公扁之中林以表干城屯山之前麓故山徑上倚峭

吳瑞穀集卷二十四

十三

壁下瞰深淵羊腸屈曲過者踵二分垂在外蛇行匍
匐猶不自固俊父鳩工火其壁鑿之遂爲周行以通
新市延陵生曰園爲名遵晦汪司馬伯玉名之也竟
遵何德哉遵晦翁之躅也莫大明於日然必晦於晦
岷况人乎哉屯溪里爲萬室之都會甚囂而園峙里
傍登阪如入寂境固能晦也山書曰上山由來久矣
里之鎮山也前爲屯山聞之父老故宋時屯戎山也
相傳於上得矢鏃數升是武力佗爾今爲朱氏而有
構文公祠於上表一方之文雅昔愚以武今寵以文
則山靈之遭遇有待哉俊父明經將用世而其子斯

輪總角爲經生行且對公車諸仲季接嗣以起固晦之發祥也且也屯溪之里萬家之市用詩書千櫓禮樂甲冑戶俎豆而牖羽籥皆是山侶之矣非能遵晦得乎俊父曰先子雅行高義郡中爲德甚竟章章也而竟不免則晦之義信大矣生曰昔有之荆密解宋國之攻者旣歸宋天雨庇其閭中問者不內也故曰治於晦者衆人不知其功爭於明者衆知之若俊父之言是固治於晦者也然治於晦而德則大矣

恒春堂記

蓋自炎帝氏平分八節以來爲時訓者率於泰春而

吳瑞穀集卷二十四

十四

慶幸焉豈不以青陽開歲俊風轉動一元布德萬物孳甲情以節怡與之俱適也哉顧季月載陽朱明燿受相與愜而思挽留之又不以春可遇而不可恒也哉邑之吳姓十牛龍江之吳余族也爲最著族彥純仁氏以龍江爲號人以吳氏之龍目之號之爲言諱而效也居嘗扁其堂曰恒春今年余以譜牒過訪龍江君於恒春之堂旣拜其尊人栢墩翁暨其伯季父長望翁前川翁月憲翁四五公皆大耋丈人麗眉皓首性以潔白爲治情以得志爲樂媒媒晦晦一古孝悌力田之風語及試吏則曰丈夫安得執鞭斗筭哉

坐語移時和煦滿座時冬月淒厲不覺令人挾纊如發春之候登於春臺然乃嘆曰恒春之名不虛哉董生有言正喜以當春喜而僭動仁者生生者罔一堂之中父子兄弟有倫有序天屬嘉豫不待鄒氏之吹律而景風扇揚則熙熙之象雖羲和弭節豈得而嬾之哉龍江君曰自始祖吳姬肇居是地至訓武公當堊公諸先達一時明經高第十有一人籍仕逕者廿人是時也日經胃維月軌青陸信如春之盛也今子姓群從不能續祖氏芳烈惟晚前人之餘暉而蔭之耳名堂者以此余惟吳姬當唐之叔季黃巢發難四郊多壘野無青草固陰沍寒正冬之時也訓武諸公稱盛一時亦當南宋國步多艱戎檄日儼士人戴儒弁而談私劔亦湫湫然秋之時也明興重闢二儀以正歲之大始王者以春風風人殆其時與今天子政治執大體屢下寬大之書郡邑風德削觚爲國仁者生生者罔是之謂也四時如一日數千年而一期乎而天屬嘉豫庭幃雍穆則春之僭動者不必戈之揮繩之較而常駐於此堂矣龍江君唯唯曰昔有集天文寶書封以金英之函是言也敢不拜嘉而封藏之以遺我後之人龍江君之從弟東臬君則謂

吳瑞穀集卷二十四

十五

月令之政令國爲酒以合三族是言也豈惟我堂之子若孫是賴其籍之而釀以遺我族屬之後之人

青黎閣記

夏五甲子大鄩子至屯山之上則與程巢父俱越明
月戊寅西征乃絕屯水至於東密東密石其峯者五
遠而望之如仙掌半見其指而節欲捲也近而瞻之
則印者如長離有飛色矣伏者如螭如蛟如蛟又如活
東而未成螭狀漸乃變耳石峯文院在山之麓程大
夫汝揚所作治也大夫巢父同出唐都使公閱戎於
東密之阿爲所都居今升其山猶若有長雄之勢而

吳瑞穀集卷二十四

十六

顛恐乎千夫東東密十里是曰余山其高千仞中隆
乃絕旁諸山則東密屯山不可等雙矣山之下則泰
塘諸程世家數萬指遶山麓以居如純邊而緣其屋
舍層級上如葉胥成也山之東尾則程氏祖三公祠
其西尾初入如簣谷口斜升數百步山間敞百栗陰
茂如玄猷之栗堂是曰栗亭栗亦不並固安之實也
由亭升數十步有樓是曰青黎之閣即巢父所治閣
邑大夫陳公揭之青黎也與巢父論文於閣之上巢
父曰惟是十尺之舍以學者之鬼乃炳燭之光時也
直鼠抵耳惡魚青黎大鄩子曰因七鄉而名鄩公改

西豪而爲高陽豈虛爲詫哉太乙之光不擇地而照
形見而應隨之精華實息之微則天官備矣君好沈
博絕麗之文有類子政子政嘗以不合爾雅者詰籀
爲病欲使諸儒共集訓詁今巢父心所想邇亦久矣
則諸東觀讀所未見書得肆心廣意以自克就眉之
青黎蓋非誣也論訖會程生廷漸滋至遂升余山之
冢望之如削成甚銳及就則廣縱十丈阿平無險王
峯在其左如甌甌采石之山也柏山在其前如樛三
周以喬陟若城而黃山白嶽丹井雲中若列戟樹幢
於城之上拱閭風臺也時以熱之故屬休下趣於長

吳瑞穀集卷二十四

十七

栗之隆依深窈焉聽石淙之泉壺輜以飲是曰淙淙
經壑之前爲池是曰泰池童子進弱翰素油畢賦復
下泰隆飲於天鄩之廬詰朝飲於程生泰室入於屯
山

觀瀾記

昔孔子觀於東流之水晉然曰君子見水必觀也者
觀其大也孟軻氏宗原應變乃曰觀水有術必觀其
瀾說文流之平波曰瀾爾雅泛渙流貌見謂有巨畜
斯有泛渙有源之巨斯有流之成瀾且大也有流也
者有爲之流也者有瀾也者有爲之瀾也者以近知

遠以尾識首非善觀水能得之哉靈川遐長出於崑崙號曰天柱經積石貫渤海有靈長之源乃縱長波而流之瀾莫尚已由斯以言九維天下之川莫不有瀾莫不是觀新都巖郡而悅佳者水環邑市而都居之有汶水焉其源出林歷可以溫觴百里至汶之津迴回兩壩數十丈其瀾瀾瀾然君子於此乎觀其成章徧與群生而不既觀仁垓下掘狗必循其理觀義決行之應佚若聲響觀勇淖約微達錯繆相紛而不可靡散觀智溷而入潔清以出觀善化萬折必東不可得窮極觀志物困於火而水勝之觀武由此以達

吳端穀集卷二十四

大

集於天地而藏於萬物觀道莫非於瀾得之也百川有瀾無如新都之水之瀾瀾皆可觀無如汶之瀾之觀金太學君子長以觀瀾爲號具之矣蓋太學之大父中泉公初孩而名之曰源其尊人霽野君以子長字之於是太學以瀾故吾適也况大父父有命乎今來遊太學若與家瀾遠不見水端友人邵伯子語余爲之記俾太學得觀瀾之說如觀於汶之瀾也余以太學之慶胄自漢稅侯忠孝名家家行世篤其源洪矣後有葵公之弘致仲善公之玄善益以濟之而中泉公若霽野君長厚之德爲閭里所誦如筋脉之流

通者有在也今見太學年踰冠淖弱以清而好洒人之隱即瀾之仁唯無不施至平而止即瀾之義循禮而行不遺小間即瀾之智見行其是若赴深不疑即瀾之勇至其所處脂膏而能朴是又得瀾之淡以爲五味之宗虛而恬愉肅而應感又得瀾之至柔以馳騁天下之至堅由是成章達之爲道而孔孟心源之緒亦自此可躡是太學之心即源身即瀾靜而無睹皆觀也吾身之津涎皆水也余方觀於太學以寄汝水之趣詎余言觀邪太學行揚壁水之文濤奮天地之絳浪以所自觀者與天下共觀大包群生賡及蛟蜃則余不佞當有記也

吳端穀集卷二十四

十九

清豐縣普照寺請藏經記

清豐故有寺曰普照諸比丘休夏自恣吳陸公令邑時鞠其甚者一二置之法皆曰是墮無間獄固無有示之無畏光明令發心耳時以正教諭之既陸公守尚書郎于留都沙門大德某某等踵門頂禮請曰錄令君宰縣後率發心受戒第寺中無經律可誦持無以開名塵之障謁者夢天今來金陵長干寺進百金請大垂妙典惟乞一言揭于大講堂開青人道眼陸公答然善之既以亞卿呂公書曰長者一言之證與

藏經並垂窮劫豈惟釋子則一邑衆生還睹日輪然
尚無可趣何有證得顧某等之精進申以國將公之
命不可以無言也陸公曰傳言惡惡疾其始善善樂
其終與普照始終政自寓焉遂請不佞爲記曰君子
於進脩之請正其請者斯成其請成其請者危其請
危之者危其或不得而幾其得也釋氏之教非正也
請經則釋氏之正也請其正斯正其請也請經故釋
氏恒常無危也普照之請則可危也正之而成之而
不易成之斯危其請也始余聞普照其確礪出鑑中
僅白土之存初學聲聞寫一貝業終無堅固况三藏

吳瑞穀集卷二十四

二十

經律萬品理趣浩乎三洞何啻五車肇於半珠終期
金寶非大雄力何以與此達聞是衆危其不就而幾
其就者何不至哉金陵長干勝包十地教移震旦淨
檢仙都合利西來經文東譯赤鳥建刹白馬開緣入
爲雨花地爲聚鷲言正覺者莫之先焉普照稱頓丘
慶地高辛氏所登封地寶天瑞應成而至萬流仰鏡
至於我 文皇帝起燕中而大名直隸京師爲三輔
郡復睹帝學之治今沙門某等以象教凌遲經論滅
度何以名楞伽而作護鞏咒延曼壽成就威儀於是
爲請經之舉其視建大法幢築波若臺又大不作矣

故正之也夫危者易沮正者易岐由清豐之建康數
千里寫經之費動以百緡執持應需次第修乞豈能
辦此即有檀施何以勝嗜慾諸漏竟發意圓成一切
正覺導開關之路如莊嚴路歷磤留之林如祇陀林
法輪慧響轉自秦淮迦陵仙音遍於沙麓遠詣司南
良導玄陸不瀾狂華不墜彌戾開示四衆披剝萬象
緇流儆心金容生色普佛世界六種震動十方微塵
國上一時開現補上天之隙助王者之權豈不弘哉
至是則克成其正而始初之危者爲大定矣經之大
都以智爲先導決了諸法使圓明洞達又博學以貫

吳瑞穀集卷二十四

二十

之辨說以析之沙門成是舉又思是三者以從事於
經則三觀以得直造一乘圓妙之道矣說文曰經徑
也如五路無所不通可常用也即吾儒之指又豈殊
焉吾先師有云容體不足觀勇力不足恃族姓不足
道其惟學乎今千里請經衆承可謂外者無所恃矣
而明智學問以事於經引文證理亦吾先師之指與
抑聞之經即能詮之文而已詮之爲言筌也其亦迹
哉觸情於迹納迹於心出是非是出指非指舜若多
性皆可銷融燦迦羅心皆無轉動非三非一至言絕
言吾又何以三者爲若等語也遂爲讚曰

妙湛世希有法印無從證聖諦第一義不執亦不離
常轉如是經百千億萬卷如來開要門寶珠大光耀
圓覺字已滿入流悟所出難行而能行成此無上道

大部山人集卷之二十五

新都吳子玉瑞穀著

廬陵郭子章相奎閱

江夏黃正蒙叔明校

記部

文星樓記

天官書文昌在北斗魁前天之六府也主集計天道
而三台六星兩兩而居起文昌列抵太微三台太微
云者亦鏡熙相業廊帝絃皆由文以臻茲天之垂象
章矣所在學士經生爲像以享爲樓以居掌行選署

開其曖曖其由來固非一日而莫賊於今之世以勝
國黻莽天棊天槍爲之屢出而周伯格澤遠戩不見
高皇帝丕振文教百度綺粲虎炳豹蔚含譽呈瑞仲
尼從周之郁於斯時也經術士發家願觀三雍禮樂
附日月隆光侔訾比崇於五三之治非文曷臻其效
乎鄆之文自嘉隆以來文苑家汪濊玄曠合契作者
揚名發譽蜚英後楹鬱登台座侍從中秘纒屬而興
以章皇朝家談者猶以文曜貫紫宮在吳越斗分
佇天象而幾之也邑之東南四十里爲富昨里汪氏
聚族居焉居當二水之會如漳東者出蓮嶺南出白

濟嶺縮穀其居之口爲神泉舳樓於上祠文星君樓之層有三層之楹每五樓之高爲丈五廣增二圍經里許以垣牆而四面皆啓牖戶可縱目周覽而東而枕西蓮峯當其前余嶺擁其後盈峯右峙崑山左踞松樟夸條橫立叢倚足稱洪麗而樓之最勝者在水郡之水利皆東注獨樓之二水會自東而轉折流西西方金陰陽家謂爲水流金地金爲水之母子生母曰義母生子曰保以義行理名立而不墜以保畜養萬物蕃昌亦奇勝矣吳子王曰見於天皆文也無如星出於地皆文無如水常明可名微星之數庶物蠢

吳瑞穀集卷二十五

二

蠢咸得繫命而惟文星稱焉水廢地中無之而非是而惟文水環合如穀以西折者稱焉以故言文之開右者皆曰天苞率流爲星而自河幕以來綠圖丹甲皆自水出是以星與水言文文之至也則是樓發地之文以應天之文攝台階護太微益炳朝家之文明游衍六籍馳騁道德隳屬而上高起而大興誇詡於郡國豈不弘夏極遠也哉樓協創於族彥曰廣曰冕曰玄珍堂崇諸君而翼成之則文學元吉坤希中大中至加勞督造廣公獨身任之歷熱滄三歲公質義好文而急於亢宗故於是役尤爲勗勤焉公即文

學坤希中父也二文學暨諸文學雅有文章聲名是固豐隆太一所鍾以符此文者

率濱書院記

率山即大鄣山也載自神禹桑欽二經最遠沿率之水皆民居二百里爲率口程氏之居自晉以來最遠濱水之壩有書院自南宋來最遠大鄣生曰余於率濱書院來之最遠者今邁其盛其說有五焉山之載於方志鮮有天子都之名惟見於率山向露曠而無定屬即率口亦以附近之山認之至朱宗伯始斷自率山汪京兆粵明之殆悉率之山名始章闡則率之

吳瑞穀集卷二十五

三

濱亦始闢一矣邑稱名物浩麗沃野陸海皆由率山鍾衍其靈二百里而縮穀之爲率口今適值聲名文物之盛西率山東率口以葆藏於內二矣書院肇自故宋歷勝國末年蕩於溪漲堇存故趾於河之南至弘治間復創於今地名曰率濱亭區制縱廣之數詳載祠規圖中嘉靖戊午冬程文學應徵帥族文學時用惟正師周諮於父老思貴從亨仲等就亭後隙地創書院名曰率濱書院亭故面南而書院則枕亭面北前有原田數千頃曰唐田田之外湖山簪山鍾山羣峰森列獻狀中繇木條似綸似組亭之樓龕祀故

朱列祖如亭南向萬曆甲申時用帥諸文學奉祖龕如書院北向左設文昌星君祠右祀明興以來族之文苑士先是建亭先達師魯公帥族人出貲爲義感盟會以子錢治魚炙於元夕祀列祖歲時修繕亭宇時用則出貲倡諸文學諸太學十數君爲文昭盟會以子錢備魚炙祭用元夕之明日歲時修繕院宇亭歷宋元而今有書院有祠室有盟會三矣邑之文藻昌於隆萬間而族屬之士偕邑之士歲講業於率濱亭院充庭盈令誦誦之聲疾涌而波詭四矣族以聲詩相賡和者有率濱社習禮儀趨詳之節有率口

吳瑞穀集卷二十五

四

宗祠所爲帶脅禮樂歌詩而稱文獻大姓實書院有賴而宇舍周飾典物備設惟今之時五矣大鄣生曰余遊率濱書院而知書之爲用大也程自晉太守公作郡其支裔蕃衍所在多以策科應書顯而率口自蕪州公序以貢起家諸文學咸彬彬待舉故語郡之程姓輒首率口豈不以程宣議公而下世代受書有是書院以繫之乎今有五也者運乘之至會風發之良時也諸文學行當對應書以驗吾言矣率之水其始出於山也一線之瀝左折右逆二百里而會於率口涖涖下瀨以入于海皆自是而吞瀉焉彭湃之勢

索其不大得乎觀之程氏當彭湃之時爲乎應矣蓋文之肇起未始不頻於水自赤文篆字生於河洛是後綠錯黑玉浮磬璵珠奉圖呈錄彰其華藻宣父立教亦瀕洙泗之壖其民涉度幼者扶老而代其任斷斷如也天一所生苞苴精粹眠之山嶽爲增勝矣則是書院瀕於率江之壖有三天子都山爲之彊幹益以發其靈宜有五者之盛開美諸文學龍炳豹蔚以光耀乎熙代也諸文學聞言亟語族子曰書之予輩一見先生而得五焉至論水之文也可著於春秋

心池見月記

吳瑞穀集卷二十五

五

客造吳叔子相從論議過汪君漢潭之上汪君出見客請從於軒軒前池池接於潭是夜也明月在天壁影在水萬象晰晰池並月輝心共目搖若遊於塵垢之外客儵然進曰軒故名心池見月若爲吾人一昔之遊不可無紀叔子曰汪君名軒之義遠矣見月於池見池於心客知之乎予聞之一發端散無竟周八極總一管謂之心心無不見寓象後見心無不思寓貌後思無形於目不夢象也無貌於心不思客也心池見月有以夫若不見人之觀水若月乎同見水之流也行道者見之則思可汲田者見之思其可溉情

之異也月之光一也夏之夜見之喜其滄滄涼涼冬之夜見之則畏其寒感之殊也汪君之見有以夫汪君曰予父蓋嘗稱漢潭子云以居舍漢潭上至秋潭更鮮潔可鏡里父命潭曰漢潭秋月而予父悅之尤甚顧不肖無祿父蚤世每撫潭見月心忉忉然無能舍之乃搆軒潭上題曰心池見月寓潭思焉叔子曰即汪君之思深矣立孝之道思爲太上始若破礪歸乎一而已故思而無象無能思于心及得其所思非所見也神行而已然則汪君之所爲見豈直水月已哉諸嘗見受月之光者不同乎受光於隙照一隅受

吳瑞穀集卷二十五

六

光於地照廣庭朦朧非辨也惟受光於水澄澈清冷空洞無礙人遊其間若挾宇宙旁烟靄萬象俱列斯時也猶乎知水之非月乎月之非水乎崔乎安知池之非予心心之非池乎廣廣乎又知見之非月乎所見之月非予目之光乎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心注於思思者非心目注於見見者非目故循迹者非能生迹汪君其遊於是乎汪君於是舍然若得客亦舍然若得乃命史猷筆和墨書之軒中

玉蘭軒記

黃太學君卜地居舍西偏吉結軒軒隙舍人請樹君

曰樹蘭請名曰玉蘭舍人曰聞之君子擇樹何必蘭不可陰焉將焉置此其以名居舍蘭無徵乎夫子何有焉黃君不應曰培蘭焉軒成與客落之紉蘭正服薦蘭佐樽談述皇王究稱仁義其慝於心則曰蘭王之質也諸有不當則曰執蘭以校也初君通籍辟雍雅有四方志爲都邑之遊非不燕喜樂也而軒之旋歸則所願也如熱而沃蘭之澤穢而灼蘭之香而後樂可知也矣舍人習之久嘆曰傳稱蘭有德其芳人服媚之豈是哉大郭生介詹仲子過黃君於軒中其舍人獻狀且曰幸記之以徵蘭乎大郭生曰爾夫子

吳瑞穀集卷二十五

七

其非蘭之謂其謂德只予觀黃君美好而都冲粹而靜孝友有文忠信而不僭君之令德可及數乎而皆蘭玉其類若草木也臭味之同彼執之以後除紉之爲佩沐之爲澤其氣諱以取之若羅含幽感之應以是謂蘭不亦銳哉蘭故王者香遠也廣英風至而始生懷而陟於形埒詹其名居其北既存矣詹仲子避席稱曰黃君名軒是謂令德大郭生之述是謂知言予當漸其芳也傳曰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上之有令德也夫易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其知言也大當求所湛而漸其芳也

一松精廬記

客間過都市造雲水道人舍中令中題曰一松客起請曰觀君之狀類有道術者所爲名謁舍幸有以告之雲水子曰予知松耳松一耳不知其他客弗得請辭而出市門行洋洋失也遇吳叔子子道叔子曰客何意失也客曰今日過雲水道人舍中題曰一松鄙人請曰幸告之以其義荅曰予知松耳松一耳不知其他鄙人方思之憊然不得叔子曰嗟乎夫此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也我與若何足預彼哉如仙經之言守一當明庶可得也客曰新安保界山谷其植雅

吳瑞穀集卷二十五

八

宜松松之植雖數億萬而不止也於一何有雲水子居都市壤壤然囂也視之松猶南橋而北枳也於松何有叔子曰嗟乎此所謂遊於方之外者也夫道生一其貴無偶渾渾媒媒無有二也松之生也得其一者也故稗官家評木以松爲首歲時而青青不去質之一也歷千歲而精化爲青牛精之一也食實得長生神之一也當其初時榮陽石室之松一而已季世以望爲木之長也植之以守宮闕縣庭有二之名秦時而封之爵有五之名二之而離五之而詬求其千似孤高而一之爲貴可得哉故語一則有餘語萬則

不足太一得數之全籌之而無極也今之稱松者必曰孤高一故能高也于青冥而上十仞而後有枝下芘衆木之畏佳一故也藉第令相輔而靡之並而夾之而能有高者未也客曰唯七松處士之行非邪何貴於一也叔子曰如客之談固甚矣一者在內者也非在物者也見內之一則其外紛然而處顧至億萬而不止亦一也不得其內之一蓬心於內柳生其肘梧據其形顧日對一松一曙不失爲離爲詭何殊於萬也向之所云二五者不得其內之一者也客以之概天下之士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亦問甚矣故曰六合爲多未離其內類不可兩惟真爲至此見道之言也客瞿然而若得扁然而往以復於雲水子曰善哉歸休乎君吳叔子得之矣

吳瑞穀集卷二十五

九

瑞鵬圖記

大郭生曰余家大郭山之陘牧豸中卜麗適居焉是年春以遊困故結舍梓欄得覽家山之槩聽羽物昆鳴唼唼喋喋青藻間殊聲翕翼嫗伏阜滋醜而麋至矣乃喟然興嘆安得闔生倅狀圖画于是証印鳥經則往往有屬王之筵羽華蟲之疏趾鵠鷄之自愛題肩之擎征鵠鵠之撥穀皇黃之鼓吹其紀事亦核矣

並涉所載有曰白鵲蕭穎士曰羽族之幽奇也栖止
遐深與人境罕接固莫得而馴狎李白亦曰余生平
酷好竟莫能致又喟然嘆安得睹鵲鳥而借之容與
焉以墮山厓屢猶然不得睹况其他哉蕭李之言益
信矣無何有客携一圖卷來山中縹緲從快帛表錦
中披而閱之乃具作瑞鵲事致辭曰余叔子登其先
君之寵適有白鵲翔止其間馴而獲焉白質黑章嘴
爪純丹體備距冠數尺尾長金叔子歸亟命篋之得
漸之旅其繇曰相彼玄素翟類彰矣兆應適至吉人
報矣吉人漸進其幾將矣一矢其亡有譽命矣大郭

吳瑞穀集卷二十五

十

生覽已又喟然嘆瑞乎瑞乎聞之羽物來集則有支
叔才之鵲蕭希然之鳥張曲江之鳩以至王弘直段
成式景毅之流莫不厥有集致然族羽也非栖止遐
深者比不謂適至猶然為瑞徵史氏紀之詩頌歌之
矧茲鵲鳥遊必海裔棲必雲間乃今于翔于止信云
異矣晉叔向占鳥有曰今來為君瑞也非獨云瑞叔
子來此合應有三焉叔子正性靜介標其都雅姱然
美丈夫所謂備文武之王飾者瑞鵲之來一矣叔子
好古博物凡先秦獻匣壘洗鐔鈇瑠玉蟠螭之類多
收珍襲之斐几甚設竟不置一俗燕器所謂懷雙白

壁而坐碧山瑞鵲之來又其一矣叔子懷抱經綸仁
孝為質翫聲壁水拾彩藻園有日也今上初即位
羅罔才茂不限途逕如叔子令美集長楊游太液羽
儀于廟廊語曰得鳳之像一者過之瑞鵲之來又其
一矣不乃是類而謂馴獲庸可幾乎昔魯御海鳥而
觴之秦九韶具太牢而眩視以悲焉非以鳥養養也
漢唐之世有獻自閩越徵來會稽者亦海鳥之養也
今上以得賢為瑞是鵲也將兆叔子之行顯上逮之
譽命若乃驛騎傳致歸飛何極之戚固知其免焉

仁齋記

吳瑞穀集卷二十五

士

大郭子記仁齋禁方曰上醫仁天地其次仁家國其
次仁身故言方技之仁無如醫諸談二儀者以滄熱
譽期為蒸否風雨暴疾為喘乏精侵亂從為咎危惟
聖人以至德和之此為上醫仁之最弘大也家國亦
有蒸否喘乏咎危之疾而論病以及國原診以知政
吏吾醫齊申應醫郢此為其次仁之施也其下本草
石調百藥以治人之蒸否喘乏咎危之疾以得生生
之具亦仁之所及也天有九門中道最良坐明堂之
上上窮天紀下極地理稽太始說王策磨唇鞭荂察
色鯉而正應之豈惟審覈平毒以養人之性命而於

天地家國亦裨助焉故不知造化之疾無以知人之疾不爲身之良醫無以爲國之良相而天地家國之於人身非有二也邑之西牧止里有張君敦化氏承父環溪公之世學受有異方君於靈樞太素甲乙外臺秘要之書無所不讀而原本於仁題匾舍曰仁齋每曰經言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是心即仁惟吾之心仁而後得病者之心而仁之余聞其言未嘗不有味其言之也君於鄉人多起死功所療世父拜焯邑西汪文洲北門方景雲方樂山父子多著奇功凡數十百人主名不可勝紀非本於君上之官得此

吳瑞穀集卷二十五

十三

心之仁詎能然哉汪伯子祐甫嘗稱君方技所長已其病之狀則以賢之內子張君之從女也夏月忽四肢寒顫欲歾咽塞食不下諸醫皆以爲迴風君視脉曰此有身而病得之寒中所懷男也一齊而瘡數月生男是時賢無恙氣力強盛君望其色有病氣切脉病在冬月後之雲間病作諸投之藥幾斃蒼頭走千里趣君至衆醫俱在君診候謂陰溢而陽亢爲齊方衆醫視方愕而散去服齊即瘡君之有所驗齊和之得皆此類又曰君不計餽謝不虛危人証而喜客多縉紳之遊謁文苑家言揚之齋壁以廣厲其仁大鄧

子曰張君多起死功以仁名齋甚宜若家國若造化上藥應天中藥應人可由上官之一守漸達之矣而質行爲邑里所具又人之見信而當名姓之舊者傳曰醫非仁不可託非廉潔純良不可信古之用醫必選名姓之後信也惟仁則信惟信成其仁因以是而具悉論仁之指焉

小塘山壽藏記

自縣道出南郭牧外步垌三里許西市汪次公構丘亭揭曰三省通衢爲莊廬會稽閩中邇封又曰積陰亭學士方公書越亭數十武夷陸平廣如廊衍路陂

吳瑞穀集卷二十五

十三

之左爲南麓山次公父朴齋公墓前碑亭故學士江公撰文墓之右書院前廡扁曰南麓書院陂之右從小徑磽陁逆折入爲小塘山即次公壽藏其山一成遷迤而宛中四疊如堂墻七級浮圖當其前玄燁流光焉上有亭曰望雲望朴齋公墓山與南麓山對拱如子午嶺山夾小石逕谷口若甚隘而中阿緯楔樹其前曰藏春塢進數十武有畝丘過畝丘有塘曰小塘望崖灑而高岸宛渾寂寥疑臥龍潭也有亭臨塘內向曰林泉風月亭亭樹影落中清幽併映臨塘外向曰藏春書院宇檻下瀕懸榜海內諸名流題記自

望雲亭俯之如豁谷一喚宅也山再成如覆敦狀公故壽藏童直指公所誌碑石二山皆爲今壽藏作大防蔽並故壽藏之左入有山園而中隆爲今壽藏山下有激水出谷逶之漚前爲池冬月不聚池上亭登山頂見左右數襲三周如城若鎮嶽當其中而羣麓來獻壽狀名曰壽山肯哉山左傍亭曰壽山亭山下迦池左緣激而入有第宇右緣入有碑亭以待樹碑並亭右亭曰奕世懋序亭初次公作朴齋公墓祝曰父母墓在大人有靈指孤旁地作生冢朝夕得侍父母其夕果若有指竟得是山以近父母墓故捐千金

吳瑞穀集卷二十五

十四

不恡俾史筮之得豐之大有其辭曰扶南之海石螺戴土利以寧宇嘉鄉熙祉拜受錫祐史對曰吉堪與家指之故壽藏是已歲嘉靖辛酉邑侯張公言李姓者於次公遂得今地次公儼然曰是與策之繇合不虛也遂定是兆云大鄣子曰予登茲山有以得次公軼事焉公初買二山牟羨其價買田其間與小民耕食毋收事步武租挈顧錢傳券方邪迂直之筭皆盡記刻斥竟廣畧旁可置萬家而廣厚其墟垣謂此山美而爲之正伐石而甃規土而培夷嶮而築緒聖而飾一其淳制齊其岸庭是可觀次公畫矣嘗謂公魁

岸美丈夫軀長八尺爲衆所異爲兒時即以奇勝懸服羣兒年十三時以父逮繫郡往省父途暮圍人奴迷過有物談詒次公亟馳馬鞭之數十得活去衆莫不偉之通衢亭之南王几山嘗築文峯於上以蔭學宮公故雅能驅鬼物而助嶽秀則是壽藏山靈當護之矣公名某以貲拜武功爵家世履歷具載童侍御碑中

大鄣遊記

予嘗謂山與人其相值亦有時哉大鄣載自神禹桑欽二經是後無慮千數百年環處山之址地屬而壤

吳瑞穀集卷二十五

十五

挈無慮數千廬時出而仕如二馮之流亦不爲少若堙盟書於山宮而爲之名正以地期界何不至爲黥績山所經訂郭鄴之註誤胡卒世不一見焉明興予都里汪京兆進之婺鄣里余徵君誠甫徵君之仲子無且始爲之記徵君之伯子文學食其疏屬第太學元成始博撫爲之志予始爲之賦是數君暨予皆旁山而居地屬而壤挈者相與標詮而山始名正不爲黥績山恩則其兩相值也豈偶哉東吳俞山人公臨故善予不佞丙戌之秋之來鄣也歛汪司馬倚其貴於門客之奄源塢徂冬與元成食其朝要春月之

期當爲大郭遊元成食其復走訊於予然歛相去二
百里元成與予又相去百里則是要約詎不謂孟浪
爲脩虛信也病月旬初晴色盛予乃微行五里至大
嶺陟頂冢五里西望大郭芒芒出雲際山縣隔不啻
百重又廿里至嚴嶺十里至頂冢西望大郭獨尊於
衆山之絕表迤邐天接迥浮翠壁昔人論山可望而
不可登覽者豈是邪神遊而已又廿里取道馮源黃
文學對予言幼時有族老名美者云隨汪京兆遊見
磨崖三天子都字今迨百年失之石亦有時泐乎明
日偕華字王君耦行遡源而登追陀截薛屢躡其步

吳瑞穀集卷二十五

十六

三十里過清風嶺從嶺之頂冢望振衣岡插鼓尖即
嚴嶺所見空中翠壁近購之廣而大扈上正章平也
董三里許以亟趨頂彌菴故未及登頂彌菴者汪司
馬爲元成書題菴扁菴之象人乃王君伯仲所擅越
以良金寫諸佛像而朝禮焉予故與上人海球子識
馮源新於山者報上人遊歛及將抵菴忽上人捧茗
旣候之還豈過是以迷惑若碩虛也甚幸上人云俞
公余公詹公數輩俱在俞公公臨余公食其無且暨
元成二令子善權夷庚詹則文學公抑上人以報問
予甚聽譚曰誤顧上人非變言者童子以予至反報

公臨公臨方臥悟然自得亦以爲徒夢也而竟相值
夫期有屢不當者今不要期而值曹亦奇遇也哉公
臨無且數公前一日登拙鼓振衣二峯探絕巔賦詩
易拙鼓之名曰寶筏是日探龍井抵掌述龍井縣出
蹠初井絕陞瀑泉色白萬仞倒瀉吾足下奇甚二井
三井更奇謫恂然股弁不敢往窺豈伯益所作而龍
祭神棲之區邪予時氣單聞言當扶杖勉行以寶筏
則待詰朝偕王君前者上人疾力罄折趨閱良然雨
下趣返公臨署書祖山佛地四字屬王君置扁菴前
是夜雨明日雨如注元成知予至將發阻於萍翳公

吳瑞穀集卷二十五

十七

臨崢立讚曰聞瑞穀雅欲齊盟斯山結詩文往盡正
是日始遂分韻賦詩社名具臺社云具臺者風后柏
常從負書劍禮賓生洎子遊群神大明之墟也今時
熙盛上登黃虞顧不得通籍朝殿發軔紫宮然呼窳
生廣成其仙聖之跡無往不到亦足令符於鴻隄以
觀其會且也土地記有言黃帝曾遊此則遂古之初
恒來巡躅謂臧其茨也詰朝起而望是時春暮忽
朝陽之山草樹皆陳客結枝斯瘳鬼之英頂彌之居
似絡以珠玉出雲雨之上食其號之曰崑山靈有意
模比丘之勝以詰其成乎予偕上君絕清風嶺直登

寶筏之頂家岑高而平下俯萬山皆作蒲伏狀山經所謂天子郭諒哉山與人相值而足道又相值之故奇者諸君子屬予記之記就元成亦以是堂詩至

鵝洲記

吳子曰余觀白鵝諸孫鍾墓地未嘗不具之也蓋信可感靈祥為德使而藉物以告焉今於戴光祿公汝儀感鵝竟葬地其說有徵也光祿公事父母孝母何孺人歿為母求墓域跣足百里久之無所得一夕夢父拙軒公偕母詣曰兒勞苦至矣得祭於常帝以有世德故授之寶符用錫吉壤白霍是徵公爽旦按所

吳瑞穀集卷二十五

上

夢具告母靈席前適形家繪地圖款門而謁以白霍仙人載有盟書也白響山趾賜湖為屯市之土橋乃公家祖父業地公往閱書曰吾父母疇昔授鳳不虛也白霍仙命之矣言未既懿親以白鵝奠母前鵝見光祿公趨狎公作顰顰聲不輒公徑庭而趨亦趨歷級而左從容亦左公曰嘻偶得耳故試之肆叱視搗無不如意指語則應呼則至食則鳴群不與雞鶩爭食公飲於族氏隨之族氏眠伏膝下客飼之食物不食若虛驕而盛氣公時假寐時立榻前雖內屬至輒鳴以味抵啖之人竟不得近公寤則佛其首懷味而

眠伏公自外歸候於門轉旋其軀作扑舞狀宗黨怪一好事者鵝鵝朝父馴擾期光祿鵝竟莫能得如是者六載公忽夢上母塚鵝伏母塚洲前母指鵝諭曰此向所謂寶符也當為藏之公驚起亟詢鵝所在則家人報鵝喀喀死矣辛巳元日也公吁嗟良久泣而曰前洲見夢守母塚邪以鵝為霍母所示隱書也命奴荷簋齋瘞之中洲壘壤為石銘置之壘上請吳子銘銘曰嗟我首以倣兮胡柔而馴緊性之頑兮乃慧以惇伏以隨日兮而人與周旋生則子儕兮歿則母隣靈告吉占兮寶符其珍誰云飛能俄兮白霍

吳瑞穀集卷二十五

下

爾群翼承母以遊兮容與天津光祿公為詩記其事一時文苑和之成鵝洲卷則吳子曰裨官家言鵝性頑而倣若淨影之所畜者何慧而柔馴視遠猶其儕也豈遠之慧以慧之與隨之亦董六年今光祿之所馴者數何相符也故光祿之孝感所致而所云上帝之察其世德亦有可稱者夫草木雞狗牛馬譙詬遇之譙詬而報所報未嘗不繇所遇也光祿之王父九出公父拙軒公生平好義尚寬舒以苞身者無論矣即視牛馬類亦仁心及焉九出公客霍任一日見牛將就屠鳴而淚下出錢贖之數歲九出公病疫幾殆

牛忽死而九畱公病愈人以為牛贖九畱公之死拙軒公遇獵子繁一獼猴將磔食之獼猴目拙軒公若求為援已拙軒公贖之放於山奕世行善視孫鍾之乞瓜亦迥殊矣寶符之報所由來遠哉洲上之座其與吳人施牀帳於鵝鬼蓋不可同堂而語也傳曰古之人非無寶也其所寶者異也光祿公世知所寶而世寶之藏以報之也其有為以至焉

延州世美堂記

人之言令聞榮實皆歸之世亦以周書本生萬物要於可則度以濟其美者乎踔躡深厚之行貫屬其間

吳瑞發集卷二十五

十

代不乏賢有承有繼何美之不可以世言哉我吳氏自有邵以來遠矣稱華胄者則以國為姓季簡侯封大曆八百便項而後五代諸侯王是世家之喬陟也言嘉况者姓肇於履大人綦出自天竈其後祈應之效沸泉之澤五彩之雲是世祥之來慶也表譜系之綜實者遠自漢唐繩繩可考是世籍之證遠也而昔人稱季子東南之美寔曰延州又曰世不乏季子是季子之能命其世世其美有在此不在彼者予邑吳姓著言堂舍亦稱吳姓邑南市宣仁里為樂山公之堂其先出南唐金吾公孟臣居富察至三老公武徙

邑西市晚徙南市之宣仁巷禮齋公富徙今居故囂監之舍樂山公與弟南岡公廣拓居舍之旁地以何南岡公歿萬曆甲申樂山公乃詔子元周南岡公之子元思曰當重新堂舍吾老矣在若兄弟於是揆地為堂二左樂山公有元思予之姓發也先登樂山公之堂請名予以延州世美名之夫延州所為埒於竹箭擅東南之美者豈勢位詭哉處則避地出則過遊其所云美亦以德耳今觀樂山公上自三老公以德而賓於鄉飲數世迨樂山公蓋以至焉孝友謹讓之行為士林所推重郡大夫舒公以賓禮禮之邑大夫

吳瑞發集卷二十五

十一

曾公復禮之直指君蔡公其禮儀首資之即未能如延州之理樂而脉樂其家聲孝謹益表以泰爾祖者大逕庭矣而時時繹先士之言見於歌詠求延州之論周及十三國者必三復而思得其趣故士林稱樂山公動為德度言為德音雅厚之風垂於世世而今聞榮實之久長者猶有待而未艾也元周肖化公之德以大易通籍西雍遨遊上國循數世之軌躅而文之以理樂者孫二人皆脩揚之姿則於是堂之美足以世之有具徵哉樂山公名仁樂山號也元周名從章太學生元思名從文邵庠生著才名人以明季子

目之元思之堂扁曰嘉錫茲不具論二堂之扁皆吳周文學天球所書

吳瑞穀集卷二十五

五

大鄧山人集卷之二十六

新都吳子玉瑞穀著

廬陵郭子章相奎閱

江夏黃正蒙叔明校

論部

用大

知天之所用大知人之所用大者至矣知天之所用大者天園道也知人之所用大者知其以用用知其以不用用又知其未始以不用用是用之善也夫天地所普及萬物所總要一大也能知大則無不知也

吳瑞穀集卷二十六

一

能用大則無不用也譬之天之在於天下也亦爲一物矣豈天下之以我備其物與且惟無我而物無不備者乎抑我同天之物而不容不備者乎然則天亦一物也我亦一物也物之與物也何不相執也夫造化者既以我爲同矣吾安知夫天之權輿於萌芽者之非小也又安知夫吾之得於有生之初者之非大也吾之道大而所學者大而不知用其大若然者隘而無會當而不自適也天之園道屬軫與角去地十萬餘里扶搖羊角云云然而調調刀刀運園周而不止也而有止止者存止諸無竟故運於無竟而人

之善用其大也亦然大道用於不稱大辨用於不言大信用於不約大仁用於不愛大廉用於不嘖大勇用於不矜道未始有封德未始有涯廼乎其廣而有左右也郭乎其虛而有倫義也覺覺乎其無咻乎佗乎其無所竟乎達之則利澤於萬世而不爲恩竊之則明道於萬世而不爲智藏而止之則其道周流於一身而其息深深視衆人之嗑頃數數焉以天下爲事亦淺矣解牛之技耻於屠狗禦人之寇不以眩墜蒙菜成行甌甌有楚秤薪而焚數米而炊可以用小未可以用大也以捕鰲鼠東海之象不如狸狌跳梁

吳瑞穀集卷二十六

二

拾芻荆野之索駢不如狙以載大馳遠狸狌與狙然乎哉以爲枝策則千仞之豫章不如棘薪棟明堂而駕神明之室棘薪然乎哉以烹穀雛之小喙然之巨釜不如鑄爲鑠以饗三軍之衆鑄然乎哉四者孰爲用大野谷之夫得大鼎則以盛秣市民買之而獻於天子則受上大夫之爵姬得靈壁之巨石則以擊綿賈買之而獻於侯門則以爲屏廣堂之上東野之農得大璞則以爲怪而投之野隣人取而獻之國君則受千金之償三者孰爲天下之用大哉越人有爲海舶之舟上負樓屋而中虛若山嶽之大當其膠於淺

澣而不可動也刀與鯁咲之曰我削木爲棹左羽右翼撥水若激疾如飛鳥奚以之數百丈而廬爲及潮之上而風之下擊也厚波濤十丈兩岸之舟嚇不敢動越人乃挂帆若垂天之雲涉千里者一息涉萬里者一日之二人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用不及大用通於天地者道也湊於萬物者德也尚治人者事也能有所技者藝也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道兼於天則全矣已有其大而不知存其大見人之用大而不知其所以用大不及者拘於役役之迹矣過之者又驚於蕩蕩之歸蕩蕩

吳瑞穀集卷二十六

三

已誣天下矣道之大無有止也而無不止也悞乎六合而不虛布乎四極而不渙亘乎萬世而不遠覆乎一世而不近老聃用之則失於襲氣母列禦寇用之則失於天瑞惠施用之則失於其書五車公孫龍用之則失於藏三牙鄒衍用之則失於揆天穆滿用之則失於驚行釋氏用之則失於虛寂墨氏用之則失於尚同唯吾儒用之爲孔德之容終古而不窮

精取

人之識不可不精也其識愈精則所取愈精其識愈精則所取愈精君子之貴識也然識生於見聞見聞

生於學博師者之調護子而安之禾秒中非不用其
愛也限於見也韓者之養嬰兒方砵礪之際而窺之
於堂非不用保也限於聞也世人之所務事心任情
起則誦之臥則夢之單唇乾肺費精傷魂以愉其志
專其行者唯制舉之藝外此不事矣有司之令士父
之令子師之令徒唯制舉之藝外此不事矣或者謾
之則曰食肉何必盡獸嗜其脯則幾也今之制藝書
之脯也其有聞識疏達就學好古者則相與抑之難
而懸之迂而詬之此學者之所悲也而欲學業之章
明道術之大行豈可得哉善學者如齊王之食雞必

吳瑞穀集卷二十六

四

數千其茹而後厭如易牙之調味九沸九息火爲節
適而後至味全也蟹之性絲必庶女蟠以沸湯時抽
其統理而成爲絲卵之性雛得異羽覆之不摘巢以
擾之而成爲雛人之性智得博索閱覽而成爲智故
以衆力則無畏乎鳥獲矣以衆視則無畏乎離婁矣
以衆知則無畏乎禹之智矣衆知者博之謂也博學
者人之大寶也大寶在我無往而不重鄉也儻然鄉
之人也未幾而並乎大禹之智是卑而尊也鄉也辨
與剽之位瞋然曾不能決也未幾而論輿圖九方之
內原性命燭忽微圖廻天下於捲握之中而辨白黑

是晦而顯也鄉也餘胥之人未幾而治天下之大器
舉在此敦莢鍾鼎聚之席上是貧而富也鄉也塊處
環堵之人也未幾被蹏駟視不出閭莽然而知天下
者是近而遠也人有盾然藏千溢之寶雖行乞於道
人謂之富矣以致富之具在也故無爵而貴無祿而
富唯學之博也學之博而不售而至貴至富之寶則
杆杆然已具也粵之地有甌婁家其傍者咸因其地
樹黍有善農者鑿田以種稼三年皆傷於澇人謂之
宜洩水以樹黍弗應而仍其舊其年乃大旱連三歲
計其獲則償所歉而贏焉田更乃服其識學者亦取

吳瑞穀集卷二十六

五

贏焉可也夫三羣之蠹水居者腥肉攫者臊草食者
羶化之也學之化人也亦然學之益博則化之益大
化之益大則識之益精識之益精則取之益遠故以
百金與裹蒸而示嬰兒則嬰兒必取裹蒸矣以和璧
與百金而示野人野人必取百金矣以和璧與道德
之至言而示賢者賢者必取至言矣故務制舉之學
之所取者百金之取也博學之所取至言之取也操
制疏之尺寸以射科乙既有得焉乃鳴之於人曰至
寶在此及扣出之以濟世人之乏則漫無所辨惡睹
其所謂寶也若此者又豈國家設制藝之意哉

知難

凡知人之難非吾明用之有以知之難也又非吾術之操以罔之難也又非吾微表原省難盡之難也凡知人之難在知人之心可以吾心當之所知出於貌愿而益有長者也而疑其若不肖有順懷而達者則以深中而廢厚貌必不得矣所知出於就義者也而疑其心有賤務爲吊詭而形謀成光必不得矣所知道德爲上然有實爲厚名而顯爲高行者也而知之以行高則知之以行而實失之若謂其爲厚名然有顯高其名而實鎮其行此之不可不知也夫有堅

吳瑞穀集卷二十六

六

而鏐有緩而鈇因其堅而遂謂其鏐因其緩而遂謂其鈇而先有心逆之者見給有形名而寬任因而守因其形名任因不復繼以心從之者見給丈人以所好而嘗已以冀其知故知人者不復察焉則見給以所忤而嘗已以冀其知故知人者不復察焉則見給以置之不用而遠使之也以觀其忠近使之以觀其敬而謬爲忠敬者則見給體大者節踈踈距者舉遠而槩以是與之也則見給故曰小謹者無成功細訾者累大德拘於其小則以小知而貴人觀於其忽則以無心而失士觀於其所舉而堯不能不失之治水觀

於其所取而管仲不能不失之分金觀其所不爲則顏喙聚梁父之大盜也而卒爲齊忠臣段干木晉國之大駟也而旣爲文侯師視其更難以知其勇勇者類勇而非勇委以貨財以論其仁則曲廉類仁而非仁卒然問焉而觀其智滑稽者類智而非智物多相類而非世主之所亂惑也嫌疑肖象衆人之所眩耀也故行之類是則毋以其是信之行之類非則毋以其非黜之衆之所其與則毋以其其禁之譬行者不容於世而始錯不足以妨終之美也不忘人之所短不忘人之所脩平直而不割明廣而不切人求於人

吳瑞穀集卷二十六

七

而力自脩責人以人易償也力自脩則益明也如鏡之照如衡之稱此道之所燭賢不肖不蔽而得盡智也昔伊尹負鼎太公皞刀百里奚飯牛審威商歌數子者皆聖賢人也衆人見其迹之卑而忘其大略非聖賢之主不足以知之也不介而親不紹而合獨鏡之明也發於葦野之間出於屠酤之肆興於牛領之下洗之以湯沐被之以燿火立之於廟廊之上倚之以三公之位非有獨鏡之智不能也梁丘黎丘之鄉有奇鬼焉善效人之狀邑丈人有之市而醉歸者黎丘之鬼效其子之狀扶而道苦之丈人歸醒而誚其

士其子伏地泣謝無之丈人信然曰嘻是必夫奇鬼也欲遇而刺之明旦之市而醉其真子恐其父之不能返也逝而迎之丈人望其真子以爲奇鬼也拔劍而刺之丈人惑於似其子者而殺於真子矣惑於似士而失夫真士此黎丘丈人之智也東甌之人謂火爲虎其國無陶冶而覆屋茅茨故苦火災海隅之賈人適晉聞晉國有馮婦善搏虎歸以語東甌君大喜以馬十駟王二設文錦十純命賈爲行人求馮婦於晉館之爲上客明日市有火國人奔告馮婦馮婦攘臂出求虎弗得火迫於宮肆國人擁馮婦以趨火灼

吳瑞穀集卷二十六

八

而歿於是賈人以妄得罪以聲而取人者此東甌賈人之智也故用其目則形之似而見眩用其耳則聲之似而見惑非獨鏡之智鮮不失之矣語曰善觀人者於一節所云一節足以包大體之謂也蛇舉首尺以知脩短象見其牙以知巨小首之與牙足以盡之也惟聖人之論人也見其一行而賢不肯分矣一行足以盡之也古之善相馬者相口齒相頰相目相鬣其所相不同皆足以盡天下之良見馬之一微也觀士者能得士之一微則幾矣

真應

君子之行已也莫貴於真而其感人也亦莫貴於真真之合也不言而喻不介而親誠之至也故賈者所惡於物無惡於無處無處者偽也天下之所以惡莫惡於不可知也不可知者偽也故莫惡於任術而莫善於行真真者十際之所安也海上有好蜃者朝夕蜃相隨數十百而不止也一日其子請爲掇之明日而蜃無至者宋華元以國病告於楚子反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子反曰圖者之國緝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今何吾子之情也遂師退三十里華元以情告而師退者真也孔子行道馬逸見繫於野人子

吳瑞穀集卷二十六

九

貢往說畢其辭猶以九韶樂飛鳥也而不聽有鄙人初隨孔子者而往說曰子耕於東海至於西海吾馬之失何得不食子之禾其野人大悅相謂曰說皆如此其辨也獨如嚮之人解馬而與之其辭非若子貢之文也而見解者真也夫蹶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驚兄則以嫗大親則已矣愈近則愈真也故強笑者不樂強哭者不哀真親未笑而和真悲無聲而哀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行者見大樹必解衣懸冠倚劍而寢其下大樹非人之交親而安之若此恃其真也故王之真者久之而精華益朗劍之真者

埋之而光不掩音之真者大角擊而小角應不相逆也宋史解衣般礴羸筆未紙而元君善之真於畫也養由基矯矢未發而鰲先號真於射也榮啓期一彈而孔子三日樂真於和也鄒忌一微而威王終夕悲真於憂也畫西施之面不可說雕孟賁之目不可畏真之亡也故真而不動者未也不真而能有動者亦未也天吳八首八足而相柳氏九頭實佐之以二人之心而御其耳目二十有八而不能愚負敵弗若其真也捷巧者不可責以大略多術者不可倚以大功堅白無厚之辨非不辨也而君子不貴禪緇紡緇之

吳瑞穀集卷二十六

十

巧非不巧也而君子不貴飾羽而畫辭非不華也而君子不貴忍情性綦谿利跂若苟以分異人爲高守非不確也而君子不貴皆以無得於真也故曰若欲岐之乃是離之若欲飾之乃是賊之已多故則人多詐已多事則人多態已善疑人亦疑之已善防人亦防之唯唯焉唯恐人以我之所以處人者處我也若敵人矢鏃之來而弊弊防之亦勞矣不知吾函之堅自有所倚而不必防者在也雖人之防已而有不必避者在也昔皋陶瘠而爲大理而折獄有貴於言師曠瞽而爲太宰而燭奸有勝於見孫叔敖恬臥以聽

國政而制敵有愈於折衝苟辨質兩造分聽百獄其於折刑難矣親理簿書省視計帳其於聽政難矣鞅鞅鐵鎧瞋目扼腕其於以御兵刃難矣夫疾呼不過百步真之所在踰於千里抱一推誠坦然率真八埏從之如響之應聲故莫貴於真也真以行仁則純真以行義則理純且理焉謂之天德天不言而人推高地不言而人推厚四時不言而百姓期夫此有常以至其真者也

察雋

忠彌盛者以迹而見疑智彌大者以形而見嗤故人

吳瑞穀集卷二十六

十一

主之任不過於所不疑而過於所疑不過於所敬而過於所嗤布衣人臣之行潔白擎蹠曲拳守繩俗主之所不疑也揆之以量驗之以數以爲忠莫盛也然使值非常之變臨大節則遂遠乎顧影而退矣辨堅白立氣矜俗主之所駭也以爲智莫大也然當錯愕之時籌天下之故則喑啞而不出口矣故智之大者卑而難知妙而難見其平居也愉易平靜以處之穀言以應之不自賢而少人及事之至也盡公不還私漫其身以成其君翫其迹以行直卒之人主弗悟其忠弗悟其智反疑而嗤之何也荆莊哀王獵于雲夢

射隨兇中之其臣申公子培劫王而奪之兇蓋嘗讀
故記曰殺隨兇者不出三月劫王而奪之兇將以忠
於君王之身而持千歲之壽也其忠莫盛矣而王反
欲誅之以爲逆讀大府之書行其智以成其穆行也
其智莫大矣衆人莫不噏之以爲愚故智之大者其
行愈微忠之盛者其迹愈汙正而不知其爲義愛而
不知其爲仁當而不知其爲信形迹象似而有所不
避惘疑虛喝而有所不顧非賢智之主鮮能熟察而
詳覽之矣朔野產有良馬其形眈然小也其主不知
其良而忽之秣之秣秣飲之汙池爲櫪也上痺而下

吳瑞穀集卷二十六

十一

蒸易之也伯樂一過而良之曰千里足也故馬之良
者若戒若沒若亡若失故見其翹陸則謂將蹄將齧
抵以搗策不知其齧雲也見其噓吸謂爲疵爲療投
以藥石不知其噴玉也不過伯樂鮮不以眈然之形
失之矣魏之田父得玉徑尺不知其玉也以告隣人
曰此怪石也畜之不利其家夜置於廡下明照一室
大怖誠以爲不利也棄之於野使不過良工終於怖
而怪之矣故物之湛者不可以不察也迹之涉者不
可以不覈也行之牟者不可以不審也太白似辱盛
德似詬大智似愚大忠似逆大庖不豆大匠不斷大

聲不入於里耳輿譁之詞千人和之淺知之所知者
未矣吳人傾其家得百金以市白鸚鵡而獻於吳主
者座客曰白而羽秦吉了也主惡其名不悅酬之微
貲而人遂以貧夫鳥故萃其精於白能自言其名殊
其羽則不見信蒙殊之形者不可不察也宵行以司
夜察奸而非爲奸也而不能令狗無吠已疑於迹也
妾之棄酒上以活主父下以全主母忠信之至而不
免見咎眩於迹也故文摯以履衣見烹李牧以振柵
見殺公叔以清言見悖子胥以極諫見戮屈原以服
蘭見放馬援以裹革見疑皆惑於其迹而不知察者
也故莫邪之混於羣劍惟歐冶能別其種碧盧之眩
於衆玉惟猗頓不失其情嫫母之色唯黃帝能說之
菖歎之味惟文王能嗜之踰大親之足而不謝者非
仁親不能知其情也以琴抵君而不罪者非明主不
能察其忠也人主莫不願其臣之忠而忠未必見信
莫不願其臣之智而智未必見察亦惑之甚矣然忠
智人者已也見忠智者人也君子必在已者不必在
人者必在已而無以爲爲矣

吳瑞穀集卷二十六

十一

諱蔽

夫隨一隅之見而不知因天地以觀惑莫大焉而其

蔽有四一曰論文之蔽二曰論人之蔽三曰論治之蔽四曰論事之蔽何以明之之言曰三代之文文與道一漢唐之文文與道二故評漢唐之文往往加之以畔理之名而論理者避二代之文如避膏之染董子之三策發天人之指歸也而摘其情欲之疵楊子之太玄成一家之書也而謂其爲偽模之券韓子之原三品根極性之變奧也而過其語之不詳柳子之論郡邑達古今之大勢也而咎其黨秦之惡夫情以欲言非乎惡亦可謂之性是已玄言之模擬非乎範疇之作是已性以三品非乎上智與下愚不移是

吳瑞穀集卷二十六

十四

已郡邑之治非乎官方庸能三載黜陟是已至深詆史記之文六朝之體若此之類不可勝舉此隨人之見而其蔽一也人之言曰三代有全才漢唐無全人故論漢唐之士槩加之指摘若子房出處之智孔明之大義李泌之忠諫陸贄之附疏堦之三代未可逕庭也然以其智稱之則即以過用其智少之以知大道與之則即以王佐之道少之以能盡言許之則即以知言之哲少之以此數賢猶吹毛而求之况其下者乎此隨人之見而其蔽一也人之言曰三代之治德之盛也漢唐之治德之衰也三代漢唐之限以分

雖治近古者亦目爲小康政之清平者號之黃老雖黃以定王伯以分遂使後世之君望三代之治如處重淵而望霄霓之上不復期至者斯言爲之祟也此隨人之見而其蔽一也人之言曰三代無不善之舉漢唐無盡善之事故論漢唐之事爲之而成者則以爲疾貞爲之而敗者則謂其不智或失爲後則謂其昧終或善爲新則謂其有初爲之而太難則曰奈何弗濟爲之而太易則曰本爲易與隨時而有舉則曰漫爲因資而立功則曰有假爲之而全則以分當而不見譽爲之而缺則以理當而遂見毀霍光之擁昭

吳瑞穀集卷二十六

十五

立宣古人之行事不過也見其後之敗遂以爲啓釁張東之之反周爲唐功亦偉也見其身之不保遂以爲失於武氏之不誅夫志大畧者遺小節效遠忠者忘近愛物我異觀更相爲咲古今殊世妄肆譏評彼此易時人已易地不知又當何如也此隨人之見而其蔽一也四者之論謂之靡議靡議之起病亦有四矜已一也蔑人二也黨同門三也售學術四也始於矜遂於蔑固於黨成於售何以明之其始也自以有得於性命之微徹古今之變自信曰斯道在是矣由是惟見已之大而忽乎天下惟據理之是而易評古

人咲前哲之拙鄙事功之眇其輩流又相與和之共贊其玄珠之得莫指弊帑之失如犬聲而共吠之與謹而共呼之敢於自誣而爲說者之巫祝有不知也不卑前人無以見吾之高不訾彼道無以使吾道之行詆人之艾而人自知吾之爲蕙也詆人之硃碇而人自目吾之簡圭也的的者欲來獲提提者欲來射而靡議之勢成矣夫謀恒者而生不信立懂者而生不讓矜蔑黨售之心勝而生浮論事之尤必有所感矣然以言爲文則文之拾漢唐之餘竅者不少也以言輔治則治功不及漢唐之諸賢者遠也論前人之

吳瑞穀集卷二十六

十六

失身而有甚於其失身者論前人之隕事而有甚於其隕事者不爲墨而吹竽躬蹈其所非則據書而談御不可進於行雖僣竅中節益來人之嗤傷吻弊策徒喘已之力已爾其卑漢唐訾百家有喙三尺亦誣天下甚矣推固有柄不能自拯目見百步之外不能反見其眚故曰自見之謂明自聽之謂聰故論治者莫先於求實學實學興則浮論去而天下治矣

論冥

瞿曇氏之爲教所由來遠矣爲愚者之不知其害乃借其威以申誠然皆不見於經聖人之所不口傳也

夫見不可布於寰海聞不可明於氓隸是故因佛而爲之設權因緣業功果而爲之立禁是爲愚民設也故愚民而嗜佛足以助化智者而嗜佛足以悟道小智者而嗜佛足以生亂何以明其然也諺之言曰相戲以刃者太祖斬其肘枕戶櫺而臥者鬼神躡其首然鬼神豈誠履其首然無枕櫺者畏之也太祖豈誠斬其肘然不敢以刃相戲者警之也以故念阿彌而不敢妄言膜拜而不敢妄指有所制也故曰足以助化小智之人見愚民之足以鬼神機祥動也懷覬覦之念唱彌勒佛出世之說彌勒出世之說興而天下

吳瑞穀集卷二十六

十七

嗜亂之民執左契而應游民相聚則不軌之謀生故曰足以生亂悟解究竟之肯心珠性寶之談與吾儒無擇故曰足以悟道是佛之爲教因人而異效殆若飴也仁者得之則以養老跖與金足得之則以開閉取捷所見異之也然天下上智少而小智衆助化之功眇而興亂之禍大則亦何樂於佛之爲也故欲佛之不行者不必慮智者之嗜在於使愚者知其無益愚者知其無益則小智者不得以蠱之而佛自不行矣昔楚俗尚鬼鬼實弗神也而其巫謀神之乃陰構於邑侯故得悉聞有司之事獄訟有禱者驗如響於

是楚人奉巫過於奉王王怒命戮巫而焚其祠國人
大譟相與爲譌言於是楚旱民皆以咎王王與令尹
謀盡殺巫熊鰲父曰是激也不如因而亢之小人能
譟禍而不避亢亢而後昭其詐則不戶說而喻乃命
一大巫以主鬼而復其祠國有事請焉巫言多不中
民始懈會鄙有西師集其國老以祈巫巫不得先聞
而失其辭乃戮巫而焚祠無一人敢復言鬼今使人
人而知佛之不足以禍福人而人奉之之無益則不
必戶說而佛自不行矣故智者之好佛借其說以爲
談助好之也而非誠也小智者之好佛資其侶以行

吳瑞穀集卷二十六

七

詐好之也亦非誠也唯愚者之好好之誠也故欲佛
之不行莫先使好之誠者知其無益使好之誠者知
其無益莫先因而亢之而同於楚人之鬼然後明吾
儒利害之理以悟其心使知爲善者獲益忠孝者免
禍極樂淨土不足以忻之寒林地獄不足以懼之生
死老病不足以危之智果功德不足以動之廣大神
通法力不足以誘之誠見吾儒之理若五穀之養生
不可以一瞿失也誠見佛之爲教若莠草之可以避
蟻虱而不可以置之枕席以招蛉蝨也福至而不倚
佛以爲德禍至而不諉佛以爲魔而佛自廢矣是佛

可以助化而吾儒之教不必機祥而助化者爲益至
佛可以悟道而吾儒之教不必究竟而入道者爲益
深佛可以生亂而吾儒之教所以示忠孝消不軌以
戢亂之萌者爲益殷是有益智而無給愚有助治而
無生亂大行者之途啓幽者之牖吾儒之教亦博矣
夫世之治聽於儒世之亂聽於佛亦氣類之相感也
君子其慎所聽矣工之畫者好畫鬼魅而不畫犬馬
以鬼魅之無也談者之好談佛以佛之無也然無惡
足以治天下也

重子

吳瑞穀集卷二十六

十九

王者宰割萬物役使羣動壹稟於名器名器爲治天
下之權焉其於冠服尤所重古者見鳥獸有冠角顙
胡皮羽之飾制爲冠裳虞帝之治山龍黼黻垂衣裳
於上五服五章以治天下至周而司服之置益加詳
密周衰章服之制不行於天下齊桓公高冠博帶以
治其國楚莊王鮮冠組纓絳衣博袍以治其國楚文
王服解冠以治其國趙武靈王具帶鷄鶡以治其國
宋偃爲無顏之冠以治其國新莽爲屋之幘以治其
國而冠裳之制始紊瓊弁庶幘霞帔羽裳之作泛焉
無紀章采不可俾於身表儀不可重於家等威不可

敝於國聲名不可率於天下此都人士之詩所爲作也古以飾治而今以長亂用之有重輕行之有順逆耳爵祿名器天下之底石人君所以厲世磨鈍也故曰三世長者知被服非言被服難曉也言衣服之制不可不考也漢文帝聽晁錯之言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利孔一開後世行之不可復止其流至得之於竈下養易之以一醉玄冕素帶淆焉莫辨朱紱青組雜而不別無異髀骸飾服木梗著冠而杓之民上亦異甚哉漢唐宋之所以亂未有不遵此道說在於韓昭侯之罪典衣與典冠也昭侯醉而寢典冠者

吳瑞穀集卷二十六

壬

見君之寒故加衣於君之上覺寢而悅問左右誰加衣者對曰典冠侯因無罪典衣與典冠者其罪典衣奈何失其事也其罪典冠奈何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爲侵官之害甚於寒故明主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夫功不得越官而有乃名器可以越而有哉鄉也亦然途之人也一旦而儒其服褒衣博帶而炫於隣黨鄉也胥靡之人着短布單衣也一旦而曳錦摺帶軒蓋填於衢巷姻族詒聽朋儕駭瞻慮無不可得而有也則玩易之心生玩易心生則冠服不足貴冠服不足貴則名器不足重名器不足重則予奪

不足令倒執太阿楚授其柄又何以治天下哉昔秦滅趙以其君冠賜近臣漢世祖賜南單于以常侍惠文冠遂使上下華夷之名器不足以勸而制馭之權益輕故聖君之治也大明冠履之分天子山龍諸侯火大夫黼士黻辨其冠幘服頭高屋纓脚昭其等也帝鞞警厲昭其數也魚袋采就昭其文也爵不得以無故授冠服不得以無名取羣臣其職大而功小者則罰非罰小功也罰功不當職也其職小而言大者亦罰非罰大言也言不當職罪甚於大無功也在職之士文皆師尹之佐武皆折衝之任服一品金紫者

吳瑞穀集卷二十六

壬

盡爽理之職服柱後惠文蟬者盡彈糾之職服赤幘者盡軍旅之職服逢掖者盡學業之職冠鉢履躡佩鴈摺笏必其知天地之道治煩決亂正三軍者而後與焉上下有章貴賤有等而濫冒不生此盛平萬世之制也上重之則下益重上貴之則下益貴令之必行予一人而天下勸奪一人而天下懲日陰未移而海內莫不被繩者唯在於名器也以孔子大聖其道加行猶自南宮項叔之乘我車而友益說以季孫之賜千鍾下此而欲致治使道之行能不資名器也哉發號施令總一海內整齊萬民以名器爲權權之所

在而使下得以輕而鬻之亦甚褻矣故王者必立隆
而亢之使天下莫之能軒輊也夫瑗璧之貴於瓦礫
以其少而不易得也以章服而待天下者亦使其少
而不易得焉則貴矣夫敗素而紫之則價倍紫而惡
之則價約其約其倍未有不繇於權者使之也防民
之所賤開民之所貴權行也昔趙王得于闐之玉以
爲爵曰以飲有功者故鄣南之役王無以爲賞乃以
其爵飲將士將士皆喜趙人之得爵飲重於得十鍾
之賞及其嗣王遷以爵飲嬖人之砥痔者於是李牧
却秦軍王取爵以飲將士皆不飲而怒故爵同也能
貴用之則恩當而見榮一替用之則恩不當而見鄙
人主之於名器幸毋失之於一替哉

吳瑞穀集卷二十六

主

大郭山人集卷之二十七

新都吳子玉瑞穀著

廬陵郭子章相奎閱

江夏黃正蒙叔明校

論部

傲原

山東之郡有某子乙好任俠多藏椎埋其舍人數諫
之弗聽既事覺郡搜其廬夜遁追道及之其所施德
者皆爲之戰得免去語舍人曰若數止吾爲俠今有
難幸賴而免若諫不可用也非我之智幾殆矣君子

吳瑞穀集卷二十七

一

曰若人者知免難而不知所以免難豈不惑哉夫利
害之未臨於前而懸論其事固難於燭之也以穀言
爲惡者有矣及禍害之至不幸而君子之言驗宜自
悔之不暇而歸智於人也猶以僥倖於一濟者自矜
不復咎其致禍之原天下之事若此者非一也故僦
載重者慮其軸之折也加轅軸其上以備不知益趣
軸折也及軸之折而自矜其善備求鉏鍾者慮其鍾
之傷也加之束縛不知束之益易於壞也及鍾之壞
而自矜其先見仕之墨者慮其出也賈貨聚寶以
寄於他國不知益速其亡也及亡而自謂其善防昧

於其原也亦甚矣人莫不知以其生生而不知其所以生莫不知以其存存而不知其所以存知其所以存之謂知道不知其所以存之謂棄寶棄寶之人天下之所悲也人處順全之時多昧於燭幾之慮其昧者肆心昏之也及當多事之日莫不有矜全之明其明者危心起之也故燭幾於未亂審原於未危者上也既亂而後知亂之幾既危而後知危之原者亦其次也危亂既至而猶昏而殫悶施不知其由反咎之天罪之人而以其有濟於萬分之一者自矜於已斯爲最下者矣故人之大患不在於不知禍在於知禍

吳瑞穀集卷二十七

二

而不知悔不在於臨禍而不知悔而尤在於倖免之小智禍倖免則肆逸愈生小智售則倣妄愈作若是而能復免者鮮矣昔虢君出走至於澤中御乃進假脯梁燠君曰知寡君之亡而儲是耶然何以不諫對曰君好諛諛而惡至言臣願諫恐先說臣君作色而怒其御曰臣錯愕而失對也君之所以亡者以大賢也天下之君皆不肖夫疾吾君之獨賢也故亡者以大賢也虢君據式而嘆曰嗟乎賢固若是苦耶夫鏡之明已則悅之人之明已則不悅之目之有不明則木色青翳而羸瘠蠅蛇以治之心之不明則不知

治之反矜其愚以爲智謂其不肖以爲賢故曰世之人皆說君也因媒以嫁者不見親而咎其媒不知因媒嫁不因媒而親因友以仕者不見用而讓其友不知因友而仕不因友而用是放狡兔者攝纆而縱柙之而求其瞻見指注也對奕者暗於成敗之數旁觀則得之於旁觀之言不能聽以至於敗及敗則反咎旁觀者爲啓敵人之智曰非若微言則彼忽之矣宋人有嫁子者謂其子曰嫁未必成也有如出不可不外藏外藏則復嫁也易既若舅知其外藏也而逐之其父反得其計知爲出外藏而不知外藏所以出也

吳瑞穀集卷二十七

三

樹惇

帝王之治天下也莫若厚厚則永九紀重玄天之厚也八柱四極地之厚也故垣薄則亟壞綰薄則亟裂夫薄而可以曠日持久者未之有也里有二漿其一漿厚而可儲久儲之久則益厚而日以益售豈益以富其一務多其漿而薄儲之一宿則亟酸雖置表甚長不能售而日以乏夫漿人特爲飲食之貨多餘之蠹其爲利也薄其爲權也輕猶以厚得之況於治天下乎昔周之興也后稷始基靜民樹德厚矣至於文王以夢之故而葬儲骨天下聞之曰王之德厚矣不

以夢之故而倍體骨而况於生者乎十六王而武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于邾鄆而過其曆者厚所致也秦政之興也盡滅列國之後掃先王之法曹操絕漢氏狐杖殺臥姬手劍伯奢肅堅以計得天下疎薄骨肉率天下爲峭峻之俗是三君者操下急如束薪輕如旋羽極矣無何天下之人其離之也若崩其背之也不約而若期不一二世而即亡者薄所致也獨不觀之鎔與及乎及多缺而鎔無患者何也及以薄先故缺而鎔以厚託於後位故全也故峭法刻誅非伯王之業也形名繁用非致遠之術也石溜之

吳瑞穀集卷二十七

四

地無尺壤之雅雖使郭駝種樹其上而不能生方廣之池水之積也不厚雖使陶公畜魚其間而不能長故善樹者以山嶽爲之壤善漁者因江海爲之池善治者法天地爲之量廓四方周八埏舒六合之幙大宇宙之總闢翳翳之野廣無垠之門仁不待累而高義不待填而滿生萬民而不居成萬民而不宰天下之衆待之以育莫之知德也而後成莫之知怨斯厚之極也求之至也與道也昔者夏鯀作三仞之城諸侯畔之海外有狡平池施之以德故四海

是禹之所以爲城者厚

矣夏桀之世人爲四面之閭湯解其三面而歸之者四十一國是去三面之圖以圖四十一國其所以爲國者厚矣舜耕於歷山而田者爭處境墾以封壤肥饒相讓由舜德之饒以化人之讓饒也釣於河濱而漁者爭處湍瀨以淫隈曲溼相予由舜德之深化人之讓深也故騎殺之惜荆國不遺舊簪簪之哭魯風化之治之貴厚也尚矣梁有疑獄以爲當罪者半以爲不當罪者半梁王亦疑之乃曰陶之朱叟以布衣而富侔國是必有奇智乃召朱公問之朱公曰臣鄙人也不知當獄雖然臣之家有二白璧其徑相如也

吳瑞穀集卷二十七

五

其色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徑與色澤皆相如而價之倍者何也側而視之其一者厚倍之也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予故有天下畜民施政教者厚之而可耳

徵表

有宜薄而厚宜厚而薄者必有嘗我也有宜敬而反侮宜所怨而反敬者必有離我也事宜彰而反隱事宜隱而反露者必有謀我也其詞文而有武色者必有圖我也其饗禮隆而反戚者必有告我也其視端而趨疾者必有避我也其貌恭而色慚者必有反我

也有宜言而默宜默而言者必有惑我也有宜抑而揚宜揚而抑者必有間我也此皆人之情也事之表也不可不察也昔智伯欲伐衛遺衛君野馬四白壁一衛君大悅群臣皆賀南文子曰無功之賞無力之禮不可不察也此宜薄而反厚以嘗我者項王遣使者來初以范增使者饌以太牢進既以爲項王使者食之以草具此宜厚而反薄以嘗我者溫嶠爲王敦司馬謬爲恭敬與錢鳳深相結敦表嶠守建康出餞嶠僞醉以手版擊鳳幘墜後鳳言嶠不可信敦不聽此宜敬而反廷辱以離我者張儀以秦梁之齊合橫

吳瑞穀集卷二十

六

親犀首欲敗之謂衛君曰衍非有怨於儀值所以爲國者不同耳君必解衍衛君爲告儀儀許諾曰與之參坐於君之前犀首跪行爲儀千秋之祝明日張子行犀首送之至于齊疆齊王聞之怒於儀曰衍也吾讐而儀與之俱是必與衍讐吾國矣遂不聽有所怨而謬敬以離我者冒頓見漢使者徒見羸瘠老弱此宜彰而反隱以謀我者韓魏齊楚合以謀趙襄子往見張孟談於負親之丘張孟談曰君其負劍而御臣以之國舍臣於廟授吏大夫乃行其妻之楚長子之韓次子之魏少子之齊四國疑而敗謀此宜隱而反

露以謀我者晉襄公欲襲聊阮使人於周曰弊邑寡君寢疾卜以守龜曰三塗爲祟弊邑寡君使下臣願繕道而徼福於天子天子許之朝禮使者襄弘謂劉康公曰祈福受禮此嘉嘉之事也而客武色殆有他事願公備之也此其詞文而武色以圖我者邠成子爲魯聘於晉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送之璧反過而弗辭其僕疑之邠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懼也陳樂而不樂告我憂也酒酣而送之我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是觀之衛其有亂乎倍衛三十里聞寧喜之難作穀臣歿之還車而臨三舉

吳瑞穀集卷二十七

七

而歸至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居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此禮懼而色戚以告我者邠疵言於智伯曰韓魏之君約趙勝而三分其地今城不沒者三板而韓魏之君無喜志而有憂色二主其必反矣明日智伯以告韓魏之君韓魏之君曰是疵爲趙計也使君疑二主之心而懈於攻趙也趙而出邠疵謂智伯曰君又何以疵言告韓魏之君爲韓魏之君視疵端而趨疾是視端而趨疾有畏而避我者桓公朝而與管仲謀伐衛退朝而入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問故對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氣飄

有伐國之志也見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君朝揖
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管
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慚色臣是
以知之此貌恭而色慚以反我者司馬喜使趙爲已
求相中山公孫弘陰知之中山君出司馬喜御公孫
弘參乘公孫弘曰爲人臣招大國之威以爲已求相
於君何如君曰吾食其肉不以分人司馬喜頓首於
軾曰臣自知死矣君曰行吾知之矣居頃之趙使
來爲司馬喜求相中山君大疑公孫弘公孫弘出走
是司馬喜無所辨頓首於軾默以惑我者成侯鄒忌

吳瑞穀集卷上十七

八

爲齊相田忌爲將公孫開謂鄒忌曰公何不爲王謀
伐魏勝則君之謀也君可以有功不勝田忌不進戰
而不死曲撓而誅鄒忌乃說王而使田忌伐魏三戰
三勝公孫開乃使人操十金而往卜於市曰我田忌
之人也三戰三勝聲威天下欲爲大事亦吉否王聞
而疑之田忌遂走此宜默而反彰之於市言以惑我
者史舉非犀首於魏王犀首欲窮之謂張儀曰請令
王讓先生以國王爲堯舜矣而先生不受亦許由也
衍因令王致萬戶邑於先生張儀因令史舉數見犀
首王聞之而弗任也史舉不辭而去此伴尊之以去

我者齊人縱反間曰樂毅與新燕主有隙毅以伐齊
爲名易與耳齊人唯恐他將來此故伴抑之以間我
者此數者皆情之微也表之微也治亂之機也不可
不察也故物必有先事必有豫意必有朕謀必有囿
爲無故之享者必藏姑與之志爲無因之慢者將行
携貳之情設可疑之迹者特示不密之形陳多猜之
踪者繆露過防之狀是其表也其名爲人譎疾於中
則其視畏畔於中則其色慚惕於中則其步疾悔於
中則其言徐是其表也其名爲天符天符以明人譎
不亂定乎内外之分辨乎得失之林譎譽不能爲之

吳瑞穀集卷上十七

九

眩賢不肖不能爲之蠱爲否不能爲之替取舍不能
爲之迷而厚者薄者敬者慢者隱者顯者語者默者
抑者揚者文而武權而威者皆不能惑之而何以與
此也大知不可以小知間大明不可以小明亂齊諧
之辨不爲誕穀音之響不爲湛我之是非真偽與彼
之是非真偽與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以非其所
非而是其所是日夜代乎前而莫知其所終微乎微
乎而孰得其所由以從乎以吾之真是者正之以吾
之真非者正之是之謂以明衆人之役役不若至人
之無營燭火之不息不若大明之中天故聽言者而

必歸之於隱几杖策云者非以能知幾乎唯其明之以同於彼以同於彼所明而明之又何終於堅白之昧也苟其飾智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抱億以鏡給持其術巧以待天下故不免矣是故滑稽之耀智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用是之謂以誠

適當

天下之事當而已矣當則適不當則謬愚者不及其當者也智者過其當者也不及其當者雖不足以濟天下之事然於天下之事無所損過其當者爲已甚以售其智而不能復繼於是故人之情有常節也

吳希穀集卷上十七

十

而過者必爲無已之求人之力有分也而過者必爲過任之事過任之事父不得於子而況於天下之人乎無已之求君不得於臣而況於天下之人乎譬之張羅者張之於無鳥之處則不可得鳥矣張於多鳥處則駭鳥矣必張於有鳥無鳥之際故當者張於有鳥無鳥之際者也不及其當者張於無鳥之處而鳥猶或至者也過其當者則張於多鳥之處而駭鳥矣故履與足當則適帶與要當則適事與情當則適任與力當則適昔里母束蘊請火以治夫之爭肉而去婦還夫束蘊請火非還婦之道而婦竟還者物有所

當事有所適也事有萬形莫不有當情有萬殊莫不有適不能適而過之以是而爲天下少過則以開天下之疑甚之則以動天下之駭已甚則以夥天下之怨問天下之疑者離動天下之駭者亂夥天下之怨者以煩爲教而謫不識數爲令而咎不從巨爲危而罪不敢重爲委而罰不勝其不以者鮮矣夫馬之進退中繩左右回中規造父之御不過也而猶求其馬其不敗者鮮矣昔漢祖之斬丁公是時在廷之臣項之亡將不少也莫不疑而駭之矣其後昨逆屢起萌於斬丁公之時也子胥之報其君掘墓出屍鞭之三

吳希穀集卷二十七

士

百踐腹抉目謂之而獻平王之妃於夫差是時雖夫差不能不疑而駭之矣故屬鏹之賜萌於鞭屍之時也中山君賜樂羊以子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杯雖文侯不能不疑而駭之矣故謗書之盈萌於飲羹之時也商於車裂之禍萌於徙木之立信也肘足接於車上而智氏分者萌於無故而求益地之請也故鳥之高雖勾喙者來鳥之畏也魚之侈口垂腴者來魚之畏也人之奇譎行怪者來人之畏也種樹不慮者人必害之藏不宜之財者人必禍之施無力之禮必生衆庶之恐效高世之忠必負遺俗之累

吐綦忌之言必招反妒之侮立不情之信必來堅忍之讐服奇者炫世給僻者亂民以此行於身必墮其身以此行於國必亂其國自古及今未之能避者也夫道者當之謂也得其當之謂德宜其當之謂義中其當之謂忠知其當之謂智猶調音者之節也猶射者之招也猶爲玉卮者之底也不可少失焉者也越此而過焉不可以言道而害隨之矣故不及其當者與而已其失猶小猶書馬者與尾當五今乃四而不足其一也不能有成而猶爲似也行百里者半於九十而猶可至也過於當而至起怨速郵則蛇足之爲

吳瑞穀集卷二十七

十三

焚林而獵竭澤而漁鮮不及之矣然過之情有四焉不可不知也傷於所恃者過一勝立尊而因易天下之事者過成敗不係於已而任情者過以事而嘗人者過

議兵

人主制全勝於天下要惟知所法哉言至大莫如天地言至無私而所當法亦莫如天地無私以法其大不廢刑德以法無私上戴大圓下履大方中執大權恃固不拔中處無敵而制全勝於萬里恃此道也故兵家之說神莫貴於天勢莫便於地天地莫大於賞

罰之無私賞罰無私而得勝多矣司馬氏曰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從命爲士上賞逆命爲士上戮其善言天子之義者乎賞業及易過惡揚善業及書命德討罪皆言致治之道也非所論兵也今司馬議乃以賞罰爲天地大義人君所當法者胡居觀之天地可識矣天地之道蕩蕩無際宜無所生殺於其間然春規與冬權並農土與濕土並句芒與玄冥並生殖長養與震曜殺戮並萬化流行不能外此兩者以爲柄人君欲握全勝之柄其能廢此乎人君之位一天地之位人君之義一天地之義人君之生殺執非天地之生殺哉夫高城深池矢石若雨而士爭先登犯白刃蹈煨炭而斷死於前若此非輕歿而樂傷也賞信罰必使之也況人君之制勝權無先可怪無歿可斷而得於神武者非明賞罰能有此乎昔秦獻公將重賞右主然而重罰酋改監突爭之遂復右主然之罪而賜酋改官大夫卒制勝一國以霸功猶然若此則帝王之道能法天地者可知矣凡賞非以愛之也罰非惡之也用觀其所要也所要善雖惡之賞所要不善雖愛之罰所要於公則其賞也賧乎如時雨其罰也畏乎如雷霆德刑之施一天地之生殺也所愛

吳瑞穀集卷二十七

十三

惡於私其賞爲偷賞而不爲恩其罰爲濫誅而不爲武斯玩之矣言兵始于有熊氏有力牧準斤鳩治決法矣而猶晉能稽功引載岐伯以誡治道誅蚩尤於絕轡之野矣猶下赦迭震之盜制璧瑞裳服以示賞矣而茹豐違命則刑而放之此黃帝所以象天效地垂法萬億載而至今稱勝主也車之所以能轉千里以其要在三寸之轄兵之用千里不留行者不有賞罰爲之轄乎兩壘相當鼓鐔相望使賞以一人僭罰以一人濫斯時也欲三軍爲我用命自古及今未之嘗聞是祿位者宦而欲民之我戰也以主鳥之故殺

吳瑞穀集卷二十七 十四

人而欲民之我翼也詎可得哉以飲有功之爵而復飲佞幸有功者思唾之矣以刑罪人之桎梏而加武畧之士罪人不知儆矣故一避螳螂而士倍勇一去狗惡而士倍奮一辨擊劇而勞佚齊知其可爲兵主一決獄不辜援龍淵而切其股以自罰戰武士必其死而謂兵之制不繫於賞罰者不然也斬首之功必全遁北之怯必絀死事之忠必錄搏影之玩必誅審賞則可以戰謂之聖審罰則可以戰謂之猛審賞罰而一以至公行之而已不與焉則可以無戰而功建鼓不出庫而諸侯悒悒謂之天地一此者帝明此者

王故曰戰而勝者非維袍綰而鼓之際也素賞罰明故也賞罰明則心相通心相通則形相通如身使臂如臂使指無不相屬譬之螻蟻焉所以能有統者無論一拳之宮與衆共處至一蟲之體必衆啣之一罪無疑必衆戮之所以能有統而不潰者此術也同好相死同惡相成不金帛而勸不鈇鉞而懲前無蹈難之賞而若有賞趨之後無避敵之罰而若有罰沮之斯爲天地之於萬物育以春規肅以冬權溫以農土凜以濕土一至公之法也帝王之制全勝胥此焉不但一勝立尊而已然天地不易法也語曰天圜而無

吳瑞穀集卷二十七 十五

端不得而觀地方而無垠莫窺其門此以法象言之也不有道乎道者體圓用方履幽戴明變化無常得一之原以應無方而後發之皆義天地在我修政廟堂之上折衝萬里之外此用兵之上也吾身無惡公罰之本吾身首善公賞之本故曰善形者弗法所貴道者貴能無形也與其審勸懲於維袍之日其亦豫貴道於廟戰之時

吳公丁令君試

吳公薦洛陽生生之進可以觀治可以變俗可以稽計吏可以動帝之衽心而憂治世可以興循理可以

嗣相臣之樸樵可以成帝之文可以見帝之能用公與生而未竟其用昔子游爲邑夫子首以得人詢一邑之政備六官之事簿書篋篋之所趨辦皆置而不問而藻識其人是問所藻識在一賢則一邑望而與民興賢所藻識在不由徑不見邑宰之士一邑莫不漸而養高自潔故曰可以觀治漢承秦之餘烈惟馬上治百事草創公卿不請士庠廟不迎師安車輶輪以徵賁於丘園皆未舉行知禮樂如魯兩生者方深藏於嵩穴當時所崇尚其昧愛可知也故曰可以變俗公爲郡功緒無所見獨召置生門下而薦之於帝

吳郡穀集卷二十七

十六

祗當時郡國以計偕物上薦代爲方輸財賦上薦疏赤爵玄稷寶鼎之物上薦大不侔矣司勳獨得其治平高等爲天下第一是有見於治之本故曰可以稽計吏帝自即位以來仁心粲與道化昌被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務省繇以便民亦云能懷治世之憂矣而生乃爲嘆息流涕之言使帝終其身而憫然念外人之有非章父薦屨是懼而不肆者是疏有賴也故曰可以動帝之狃心而憂治世漢之循吏爲盛而皆以文雅飾吏事王褒來樂職之誦文翁振西蜀之化何武勤多士之訪任延致龍丘之役皆公肇

之故曰可以興循理是時絳灌之輩樸如椎不知所謂明堂之制正朔服色之辨自生之進開一代盛藻綸誥之語可以紹明殷周而宣室鬼神之論帝固蘊籍於問學深矣故曰可以開文明以成帝之文史失公之名而稱曰公公者仁德之正號亦帝重之而不名而史臣失之與雖從學李斯而不用其師之術尤至難者帝以廷尉待公以中大夫待生而不處以相位使同升諸公是未能使二公盡展其驥足也或者以帝能用生生不能用帝而以好進營生是未然者使生好進則亦揚鱗之流公豈肯召之而薦之也湘繫

吳郡穀集卷二十七

十七

之吊乃曰千仞之翔是可具其生平矣愚故曰可以見帝之能用公與生而未竟其用

大鄣山人集卷之二十八

新都吳子王瑞穀著

廬陵郭子章相奎閱

江夏黃正蒙叔明校

敘事部

敘別比部陳大夫北上

御史大夫爲秋請 上臨遣秋官郎若干人行郡國
報囚閩昇峰陳大夫在行持節之江淮案淮揚等郡
縣獄至傳舍會同行刑使者考問以春秋之義正之
左驗明白一二人餘非犯殊死一切勿按而獄絀未

吳瑞穀集卷二十八

臧數人江淮稱無所冤初大夫東奉外母詹行詹故
黃門晉江曾公夫人也母家休寧曾媼語大夫曰我
母家休寧流塘里我生長京師歸閩因絕至今不聞
其間日夜東望未嘗不泫然泣下今髮種種白矣輒
傳西可道休寧省我男兄弟大夫曰唯唯明年入京
師道從休寧縣官飾厨傳設儲跽除舍大夫謝去之
令具輜輶乘曾母及妻夫人家人子先大夫與一二
蒼頭青幘負笥行徒步詣詹氏里郡復遣掾史十餘
曹至復謝去與諸姻戚致意握手如生平存問父老
把酒爲驪樂十餘日大夫曰予於休寧不啻粉社故

鄉云吳子王曰衣繡書行以照耀閭里人恒常也况
戚里之遊咤張大尤甚大夫乃務爲木質行李蕭然
不具曾媼及夫人皆衣七升之布不御紈綺懷其符
節不令縣次續食大夫固長者令舍人趣行詹氏戚
皆之邑西獻文苑爲詩歌有以西平之報祝大夫者
子王曰是固然矣大夫是令忠孝仁厚之道爲外陶
而食其報也蓋大夫世脩學著書爲事即忠孝仁厚
之行雅故講之今使江南宣 天子德意於元元不
爲隋重以早喪父母奉外氏母益謹顧能來我鄉邑
問舊通殷勤如采葑者不遺其根彼其沾沾自喜矜
賢者可同日語哉里人曰大夫於外屬疏遠能以厚
爲質如此况於奉 至尊之命則以勤勞樹厚德圖
報 天子佐渾噩之業福獲和樂與天地無極如此
可見大要昔楚侯愛一躋履荆國俗無相棄者大夫
是行所以振澆軌俗如咎陶於虞之世顧不大哉又
何計多於西平大夫聞之愀然曰予不佞至休寧物
色空錯愕予心迺若漫漫洞洞焉今聞吳子言益重
予感孔子有訓久要不怠固誦法之矣抑又有聞大
夫蔽遊無以取忠友茲遊也敢不佩忠友之言

敘送盛仲交北上

吳瑞穀集卷二十八

盛氏自周盛門以來漢有司徒公世濟其美盛矣今居留都以文盛著稱則有仲交云上卿而下往往過存仲交廬諸文苑緩頰留都士輒首仲交御史君駐節都下按首善之地推擇留都士又輒首仲交然仲交居都市悒悒自將不負侯嬰世取資求少年名聲而名益起籍甚仲交自意奮鴻漸之翼致身青雲之上可持右契蓋順風以飛其翮易高矣乃挾魏屢上竟無能厚遇今上改元督學公謝公始以歲薦科勸駕仲交貢上春官於是御史大夫張公爲大書歲起明經之扁禮於仲交之廬以爲華焉令甲國家

吳瑞穀集卷二十八

五

詳延之科壹稟於射策不應令者何可勝數廼設口率科令郡國歲舉明經二十萬口一人南都京兆則四十萬二人射義古天子諸侯歲獻之制也歲獻國事之書及計借物今無計借物而羅華平濶達之奇物於胃臆同於楊之瑤琨篠蕩橘柚以貢者可得而借也南都歲借上無慮數十百人御史大夫於數千百人都試之役獨禮仲交豈不以仲交之錫貢貢之不常者乎世惡得以丙科掌故而卑之也人之言曰制科取士得其人則制科重十倍不得其人則否今爲口率科重無大仲交何爲口率科重無大仲交以

計借物無大仲交何爲計借物無大仲交以羅華平濶達之奇物同於楊之瑤琨篠蕩橘柚以貢無大仲交衣褐而衷千溢之璧即貸之無不應者度至富之重貨在也往仲子所爲兩都賦富矣其爲華平濶達瑤琨橘柚之錫貢多矣今上右文左戚詳延綴學之士儻有如楊得意先傳詞賦必重仲交以光其能不至如慶之清思託於長卿始行也余以倦遊久與雲間莫君是龍勾吳魏君學禮毛君文燁張君文柱四君俱仲交爲饗會驪焉於仲交之行四君把酒賦詩各言金陵一物魏賦嘉禾莫賦魚皮之鞞毛賦三異鳥張賦頗陵以爲仲交計借物之重仲交行矣以已之有也奢而兼友之有也奢其爲計借物錫貢無大仲交矣

吳瑞穀集卷二十八

四

敘送葛野張公赴尚書繕部

明堂之朝計相考郡國上計長吏守令縣大夫張公治高第入主虞部事其夏公方北而馳其駕縣諸儒生誦公條教書策而記藏之且內於公之行李吳生曰天子以公治行終長者拜虞部其所治狀大要有五儒生曰何以知其然也吳生曰余聞道德可常權不可常故才吏非難循良難喜事急吏治非難

行所無事難公治行有五而權術勿論已夫水靜則
平平則清鏡物弗匿故可以爲正爲者出於不爲其
爲大矣公不用類推迹而一縣文學吏民賢不肖及
姦邪罪名盡知之所推舉應與所案致應罪無有爽
者儒生曰是謂靜而正也吳生曰以廉介爲富者不
寶瑗璧以道德爲澤者不潤脂膏休故奕邑而脂膏
名浚民以潤鮮不竭矣公屏苞苴省供奉錢公曰余
見縉紳譚金錢自喜則億億然爲類赤公言之愿肯
爲之哉儒生曰是謂靜而少慾也吳生曰公忠信御
下不媒怛爲設不僞貌立名不出奇譎明示不可欺

吳瑞穀集卷二十八

五

然上民向之猶蔡與日無有欺者若朝三之智始則
驪然以趨終潰然解相去殊矣儒生曰公爲治誠矣
吳生曰公虛內坦暢朝聞善言夕行之以故無頗政
無郵事夫粹白之裘掇之衆白也儒生曰公虛能受
矣吳生曰自逞者視民如弁髦多武譎網絡少愛利
喜陷害人深矣公寬和爲名不密墨操持下三年以
重罪囚儒生曰公仁心爲質矣吳生曰五者有一政
治亦長者而具有之近古大臣之器也尚書稱大臣
斷斷無他技者漢論相惟重厚若樸樵然則奮庸熙
載之源其在茲乎言權術者器之不能兼也公爲治

若揚日月而行久不改其明恒而不易其信士民倚
公如濱於河海者朝夕沐焉知其流之不變由是觀
之在此不在彼設若飊行若電駭非不一時吟口有
聲詎可久哉儒生曰信哉善誦大夫之政矣知不幾
者不可與及大人之分善稱人者一節見而百節著
也况五條具哉當是時贈大夫言細帖盈車兩矣人
稱吳生雅有以當大夫

敘坊老賀邑大夫三獎

邑大夫王公爲政期數四境之誦作監司以爲良移
策敬勞大夫初操臺獎書至未幾江臺書至巡臺書

吳瑞穀集卷二十八

六

又至使委於三吏之禮發幣於大夫授策皆曰宰約
以率民而勞一也敏以敦事而勞二也恕以平政而
勞三也宰有成勞禮之如大夫告慶之禮也父老佐
坊之役言曰言三成衆禮三成文三監司公民之主
也可謂衆矣受明府之潤澤莫知爲祝可謂禮乎具
三獻之籩豆於庭下進爵金奏有駟之三大夫三辭
曰不佞於休無能政無以寧二三之老特邑似繁也
予省穡用之他何能焉籩豆有加是重予恩也爵過
三猶云非禮况於獻乎父老三肅對曰某等以佐坊
役三進及溜得睹大夫君之政詳矣今聞監司公之

三言於坊役知之邑以濟侈稔之日也役參其力二入於公自大夫君帥之以儉無重器備無御雕鏤過客之取貨亦爲秩之順是以下罔不有度約也先是市氏有競多質之坊里不訴于庭以掾佐視貨高下故且歲月淹也大夫君聽獄如流錐刀不入不貨不淹而坊佐之所無詞牒之至敏也日侍庭下不睹琅當之狀無呻吟之聲恕也觀公之政是謂得三參以定位不亦弘乎由坊役類求之他可知矣定三刻焉獎書數下宜也何忍之云其非唯坊隅之賀將一邑實賀大夫曰二三老之言溢矣一之謂甚何以及三

吳瑞穀集卷二十八

七

敢煩邑旅聞之君子之行也務三而已始衷終皆舉之而後全也唯以三者思焉庶於若言不虛耳固令微加而後卒事吳季子聞之曰觀政者聽言於市唯其習也不然夫百里千社豈無絃誦坊父老之言備矣大夫有三胙焉天必啓之徵於民也數言之紀也其數告於民矣上人之獎以民風徵下民之誦以獎書信三官書勞其舉周也三鄉成市其祝實也三命之及將於此乎在

敘送海陽大夫文川張公赴南工部

邵之縣六而海陽劇日受四方牒不下數百牒至五

日受民記不下千記民以記進多因緣曹掾不拂異則貴人若曹掾大姓盡爲之游揚得此聲譽輒大起莫遷於海陽以此二者隆慶四年蕭山張公以進士來典海陽民社黎明起視事至日中方休下教日當迅決者令候訊少頃上記者以次進至丙夜不如教不休其治鹽米大小皆關其手自部署縣名曹實物敢行精銳而不銷粟爲七化條頒之民間條貫詳悉親自署狀不屬於曹掾權貴人交游至爲請終無所聽日訊數十事如神明惟竟首名不問所連及不牽文繫奇請他比諸數十曹隨牒平進候門下私語曰

吳瑞穀集卷二十八

八

諸置對若曹訊如此若曹訊如彼既簿對竟以不當人數十曹進者皆爲痼痛狀謫瀾然大夫摘伏如神無毫釐能滿瀾者縣無逋事率以煮豪強至貧弱多狡易拊循其間會大治民版御史大夫下記民貿易田疇率二筭然質券不盡筭以爲私養大夫一切受記於郡具徵之籍大夫曰即贏之爲私奉養無但給上人是先日給也分明其籍令長厚吏掌出入之數有富人券萬金產介貴人爲請免筭錢大夫曰焉有富人券萬金產權可使貴人爲言而不能入筭於官者乎數責其人立令出筭錢而贏其二以爲貴人餽

明智堅決不可干以私多此類而臧箠令不爲煩懣多使父老爲居間解即聽之不窮其罪廣厲學官興文學飾行之士都試諸弟子有知人之哲俗故越鬼而狐祥諸喜謁款齋薰佞佛大夫寤竟其罪適移戶符痛革之士民大悅大夫爲邑三年時雨至年穀數登曆室以孚邑中無聲民無棲苴之嘆由是御史大夫列上治狀擢南工部主事孝廉姚君蓋大夫所甄拔士也過予言大夫之政如此且請有以爲大夫贈余嘗讀匪風之詩誰能亨魚既之釜鬻以亨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於是因仍之餘至於巽與解慢而事

吳瑞穀集卷二十八

九

以釀既不能如上世清靜之化而又不能撻揭簿書爲民盡條惡在其爲政也顧厲精少蘊籍下能鉏大豪以得需柔民之心而上鮮察之者以大夫之材敏擊潰而決天下秉之廉平斷斷不撓行之而不生援不爲礪碎竟以課最聞豈宜於是乎語曰經德不回於大夫見之矣大夫之赴留都諸贈言率祝大夫他日應仕宰輔之業予不佞略採海陽循政高第者誦焉以海陽之治固他日宰輔之基也

敘詹少公赴鄉飲酒禮

維嘉靖乙丑十月朔會縣舉鄉飲酒禮當是時郡博

士唐公攝縣以老更行長者都授諸經生推擇若人經生以詹少公應召文學曰余聞之其人固長者古之遺直也曰整而義質而不苟誠如師氏諭重爲介請焉可以風然聞少公戒戶者無入少從乃以語其仲子經生景鳳詹仲子曰唯唯敬從公等經生造少公仲子助之出少公愀然曰嘻山野之人敢以酒失過大夫辭內寅初年正月請如初又辭以何縣大夫正公至按職親民內長文學惠旅耆老會當冬初月舉賓射大夫問文學經生故邑更孰誰經生以若而人對大夫曰余不佞聞之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

吳瑞穀集卷二十八

十

犯齒是役也不可以弗慎余不佞與公等約於子之鄉諸負繩抱方矜而莊容貌文之者有則以告否不在此位言足信行足與孝悌力田者有則以告否不在此位質仁發聞旄期稱道不亂者有則以告否不在此位對曰敬受命曰有詹少公誠如大夫教數造請不出欲得大夫書贊請詹少公大夫曰余聞之諸君其爲我先少公聞命趣謁入小見主人喜曰聞賓數闕匿今乃肯辱賜不穀賓俯伏對曰臣分棄久矣此睹府君新政願觀德化之成敢不求卒君賜主人曰莊敬日強君子哉詰朝廷登成拜置法酒班序顛

毛幡幡度老秩秩賓序詩歌庶鳴之三合語奏公自始亨訖饋畢咸如儀是時邑子間令有重客趣觀禮者如堵堵賓出大夫曰賓彊而義其汲直者流可以問謠俗有裨也文學夏公曰質矣其懷民與周折如繩之裁不猥已王許二文學曰質而不野其有禮與譬之庚鼎欬塵澀金而色自存也由是詹少公之名郡國莫不聞有客過吳季子曰少公初固避匿欲爲高節何前後不相副豈李熹應召之意與吳季子曰否否余以予寧不得舍業佐使尊觀賓射大禮然少公之意深哉少公行高有禮即不出主人惡得李熹

吳瑞穀集卷二十八

十一

敘韓師六獎

韓先生在邑序三年部使者前後嬗移褒獎六每筵至先生益脩然自存弗謾於人初董公授筵曰是篤實之質而孚化行矣先生曰噫予於士猶蠶蠋也而化言之奚旣黃公則謂惟勤惟慎先生曰勤予職慎予心公知我哉仕猶田也鹵莽之難有秋矣督學吳

公筵曰韓生文故瞻雅而尤長理數先生曰數生理理生文文未自謂能又何理數尼父猶以求之度數五年而未得是噫况予不佞即窮年下帷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朱公以雅志數學稱之則曰鍾志也願紬績從事黃公曰韓生楚之良也師無此故宜乎憲使李公聞黃公言曰然哉明經作士雅如黃公指先生蹙然曰堂上不整則階下有浮言惡能使士虛來而實歸也最後謝中丞公書贊韓生學總理數分守窮家學難守尤難韓生敬之哉縉紳聞言皆曰御史大夫善狀韓生甚矣先生咲曰貧士之常以是

吳瑞穀集卷二十八

十二

貴介戚屬先生以歲薦起家無介恃而書贊交至數舉列其教狀則先生居恒不自得謙然深省不謂能明道君子哉先生見事之至若不勝起應之如懸衡以稱其不勝者善用勝者也故知筆策繁用非致遠之術人馬相得千里一息脩道理之數因天地自然此事可前規而物之卒應者也諸儒生曰先生所論著三書圖解成黃公已命刊布在下位其言立其是之謂乎先生所存者大藉第令祿位之崇樹尋常之業不足以存存也諸當路持論爲能知先生不徇於迹者今列而敘之則宜矣

吳瑞穀集卷二十八

三

敘毛章山先生反風息火

常山章山里毛先生之居也其先故江陽棠山人卜徙居常山吉而今居其三徙者毛氏家約仁厚而先生之父毛長公尤甚居旁舍盡諸毛宗人競侈侔而毛長公父子折節爲儉力田敦詩書宗人競重租挈起責而長公父子務減省貲貲宗人競儻酷次骨長公父子務爲溫厚其旁舍奴產子怨號之聲朝徹焉而長公舍中訢訢如也嘉靖乙卯之春先生語人曰吾宗之怨讎極矣惡周必復不扞當世文罔其不能逃天之罰昔周廟燔孔子知必釐王之廟者以釐王

變文武之制而作玄黃宮室與馬奢侈不可振也故天殃其廟是以知之用是而觀吾宗其不免於殃乎於六月五日風雨晝晦暄有雷震於東偏起於樓之南削柱擊瓦先生以爲精祲之作由人興也天反時爲災文反正爲乏告舍人謹之越三日旁舍西火大發比隣聞火咸至視火延燒鬱攸薄先生舍先生徙主祐置諸火所不及令舍人出禮書濟滯帷幕救火者無慮數十百人陳畚揭具綆往行火所熾然風怒火熾不可前介衆乃交手伏地齊聲祝曰此善人居也惟天其鑒之衆裁舉首而大風乃從北而南鬱攸

吳瑞穀集卷二十八

古

從之遂息先是所震棟遂爲火道之界與宗人居接比然若製里割宅而闔室獨全亦甚異矣明日里老父數十輩閱焚室來賀先生皆曰章山先生其得天助也多矣德而鄰於不脩以受其福也豈其不識而雷之所起火之所止若爲之彊焉而一彼一此分明之若是乎吳生曰昔子產論火曰天道遠人道邇豈不或信雅竿不與而火竟不作未嘗不稱國子之善明天道也今觀先生得天助於鄉人之祝如響應聲捷於桴鼓所謂天道之遠也然耶要以天之報也恒象諸宗屬之酷烈不啻大火之流而先生居間若鑠

金時懷永也特而脩者亦特而報不亦定乎然先生家世培厚累仁先生又明經孝廉有聲乃數舉竟不得厚遇至以貢起家拜海陽博士陟周王傳不得究所爲施以去又何天道之遠如此先生來師海陽而容雖然而行醇然廣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無際也海陽士民俎豆像而祝之先是鄉人祝旣天所嘉况災寢取一言以驗今海陽士民祝視之鄉益廣於是儲社合應取驗之弘博益信矣

敘海陽治最

海陽爲數縣湊部使者行郡則往往駐車留縣以故

吳瑞穀集卷二十八

十五

海陽有賢令使者行風俗得輒記言視比隣聲先著視諸郎吏先擢無能滿二歲輒擢以去即同列先進到縣亦罔能如海陽令嘉靖末年蜀王大夫以明經高第拜海陽令出燕中即斷禪衣令短離地不爲大詔曰昔有以柱後惠文彈治梁者令不能令衣禪衣將案行民廬舍視田作居處海陽鄉鄙多仁里得身自撫循耳治縣三年部使者行郡縣中三老孝悌文學士無慮數十百人走郡朝言大夫之政曰令初至縣事浩穰令日竟數十事略循漢趙張之迹號稱神明往往諮賢問俗引古今處便宜不醇用文法爲名

校役版檄旁縣書佐來供肅給史胥不得牟利命日訟比對狀受記以時鉏去根株敏於竟結民不跡絀使農事得恤小輩甚勞苦省減例羨不闌費一錢行縣民有告事即爲駐車決士民共謂不滿歲當即召詣長安邸日夜恐屬車行疾值今上新即位御

史上奏即守令高等非滿考不許上聞繇是聖書不得先下士民又以大夫君不即行雖如我願然以高等治足謀王體乃百里稽大賢之路是舍公實任華譽是用日夜嚟屬車之行遲然令質直忠樸不以是驕慙其間不以行遲疾瀾心益底吏治海陽故壯

吳瑞穀集卷二十八

十六

縣慙者當之以留爲意得自謾曰不遭可無不爲奇譎當之初勤勞自喜甚旣著名則視如郵舍惟謀我之行即舍巧壞弗恤諸隘中者闔閭勿有所問而已此其情大率然也今令三年不爽初政益砥廉儉之節令之言曰匹夫相要尚相得久况受至尊命乎令以此自立今值行部公行郡惟郡明府公列上令治狀

敘汪子文歸祁門爲尊公壽

予雅聞祁有汪子文十年所矣乙丑冬會郡公侯何公出教作郡志推擇六巴士則汪子文在選中已予

應召遂通謁交汪子驥已讀故記儒林隱逸列傳至祁汪環谷先生訊其後則曰而公予從先世祖也有曰時中者曰環谷祖之仲弟也曰東山公環谷祖之祖也至汪思敬公而下若而人曰而公吾曾大父也而公吾大父也公吾世父也吳子嘆曰盛哉繩繩乎世德可系矣明年三月子文語吳子曰子家大人年數七十明月之二日也今得予告歸觴家大人吳子曰嘉禮哉子行矣因訊方子王子謝子曰子文之尊公蓋稱卓菴公云蚤承家學好讀書年十八明經試高等生三年會同舍生爲邑宰劉扶於庭卓菴公方

吳瑞穀集卷二十八

七

與數生飲聞之投杯起曰即可已乎直入見宰奈何輕辱天下士宰氣奪由是曹耦多卓菴公而宰竟銜之讒就于督學使者卒坐絀士皆爲憤懣卓菴公釋然曰道弗進吾恩也即身弗進何與自號卓菴子絕去制舉業而一極意性道嘗言曰卓爾之見不易也要以聖人善誘誕章爾爾格簡冊間予名循當顧我名繹義旨求之已更屈首味道之腴晚益篤至如此吳子曰卓哉吾今而知卓菴公矣謝子又曰汪故占籍儒世德所爲從來遠哉公有子三人孫一人皆遊縣庠名能文章則奕世之盛天胙之矣雅可周稱

著 國初環谷公以布衣起家入翰林論次元書景泰年思敬公與論著明一統志弘治年汪藻公論著故府志今子文與從事焉以能論歌祖氏之德則汪子歸觴公公尚良飲以子能無忘吾所論著解願浮大白樂哉吳子曰美哉吾今而知汪子爲壽當卓菴公矣諸發制科奕世固奇雋可數以眎汪氏仍父子相續纂此業蓋亦有足多者况公之子若孫聯璧膠庠所爲駁發制科而世之猶然可持左契也汪子歸以疇之言進卓菴公卓菴公受觴聞言輒然曰噫子分棄不聞問久矣得無過直哉若爲我多謝門吳君予當勉黃髮庶不使爲寡言也

吳瑞穀集卷二十八

十八

敘邵伯子受室

邵伯子懋卿以父于野君命告于宗老而受室朱氏禮也初伯子偕同舍生七人明易有會所齊盟曰昔曹所爲會文交脩行交儆仕有贈慶喜有賀進業現過在此會也不忘而好其庶幾焉至是聞伯子行大禮逆女造伯子與之言道曰伯子擇吉委禽偕伉儷承宗祊之重禮莫大焉昔之盟云敢不薦聞受易而習之得言嘉姻之禮六劉生曰家壺之義莫備於家人初之爻繇閑于有家慎厥初基有孚有威昌其芳

徽百年其綏始兆吉矣汪生曰蒙之二爻言之矣納婦吉惟其必也子克家此其躅也邵仲子曰子於易得順之賁焉賁如濡如不可以偷永貞其脩末年尚猶有休汪子曰聞之伯子之生也有以周易見其尊君者使筮之遇觀之四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言近于君也因以名之升卿之兆也於國爲賓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天地之美具焉豈不信哉程生曰筮數也物滋而後有數順成爲利逆爲否伯子秀而文弱冠爲高等生順成者也今得嘉耦嘉耦曰妃朱女曰姝順孰甚焉祥習則行天啓之矣二吳生同

吳瑞穀集卷二十八

九

辭而稱曰伯子受室之歲史筮之得比之坤曰黃裳元吉三德備焉吉在是矣坤妻道也而比之受室祥也伯子朴而好善是可謂元恪而雅醇是可謂黃鞠躬履下是可謂裳裳心之文也譬之蔡焉炙其中必文於外秀而且嫺職由此也故曰文在中而匏于外發於事業美之至也予耦當寓目焉伯子拜手言曰論易以類惟文足言閑家之道克家之吉永貞之理所以章孺子也敢不拜章以卒君脫若觀坤之稱又何能焉所敢聞也歸以告于野君子野君曰言以知物備矣同聲之言其馨如蘭若其佩之矣若保是言

也欲勿觀光得乎予有望矣君子曰觀伯子之即事於會也有三善焉嚴君以命之朋友以維之明五際之理率尊卦之要周禮其在是矣

敘程際明母表事行

程文學際明雅從余受易既以文章深厚流譽郡國即數推上不舉而名益起與知交者益廣然輒見余輒丐余言列其母余則曰而母有際明又何俟余言蓋際明出於母表也程季公之元妃汪孺人既生二子矣猶請季公置妾季公曰置妾爲子胤計既有子子且二矣妾胡爲汪曰二子不可爲子數以子於君

吳瑞穀集卷二十八

十

汪故耗然若不臧否事獨爲此言季公疑之遂納姬即母表也父世縣淮西季公客於淮納之表奉嫡汪極恭順汪性雅寬緩至是益寬遇庶不數歲而汪歿矣季公復娶蘇蘇甚嚴家人見之如對官簿里母謂庶曰庶始以寬遇寬今益以嚴嘗嚴不則憤人也母表曰一心可事百君二於何有事蘇益齊邀無何生一女三歲蘇不寓目女既生際明亦不寓目而表以事汪者事蘇如常蘇漸屬意際明久之益悉意如所自出視燥濕備至抱之臥起既伯仲子弗克樹立早卒而際明長有聞里人又咸智其母汪而賢其母蘇

云際明告余曰時用非母注不生非母蘇不長而非母又何以得母之寬者懷嚴者寬而我生以長也嗟乎余聞際明所稱而庶母之賢益有微哉嘗見庶之遇嫡其嫡寬則肆其深戾其嫡嚴則行其忿毒索其家以讐其失多矣又何有於子母表其賢哉為姬難為嫡之姬尤難母今年七十有五子有孫四孫有婦有子女適黃應昉有外孫三外孫有婦有子歲時為壽伯仲子遺有子四有諸孫庶母調護之甚至諸孫驩度大母歲時亦隨為壽而母猶如初為姬時於疏戚屬之尊者加尊稱焉卑者加卑稱焉自成勅曰

吳瑞穀集卷二十八

三

母致叱嗟而母婢也婉孌善行班班可述而其大者在處二嫡彤史所載陶周二母上矣然非必遇二嫡論者猶稱之曰不有此母不有此子庶母之賢宜有際明也或者以蛇化不變其文目之余則謂母有以開祥於程氏偉矣昔姑射子卿稱趙母卹為天所授不繫於母程不知天於母程已先授之矣識度之賢取寶符於山母卹所得得之母也則程生材固季公之教亦得於母所授云

敘兩世三節

大夫君陳公宰縣屬考問孝悌力田以時存見賢良

文學其諸族節行賜錢帛勵之於是縣父老諸生進曰有文昌懷民程霆其大母胡母金庶母何皆幽貞蹕蹕久沉沒未表初胡之歸程父也生子寬未睥而程父病胡以程父病甚困性命無常婦猶之死也何後死為乃斬死者數家人嫗守之既曰承君屬託兒報君地下於歎愈矣時年廿有三子長令為介婚於金金入門一歲請于姑曰慮宗祊不墜如髮為計固本無如置妾姑曰婦置之金又言乃置妾何久之金不舉也何舉子霆三月而父亡矣金指霆泣謂何曰天既降閔凶於程二世而藐藐孤末天必閔錄此孤

吳瑞穀集卷二十八

三

不絕之我與若詎容自絕於身於是立約為節適服誇布服上侍姑必躬上食下撫孤必躬視食何必視主食而後退而食每輒決上金力作女紅手跡整理因以更費諸戚屬以金年廿五何年十九未長也閔匹借間併日食也悽然愁苦狀謂曰家窶甚無錢用守也三發而守一孤何為且孤何出幸得以家人子撫孤足矣金泣曰婦及侍姑則無論受死者孤寄又耳曩者姑所言姑其謂何自婦與何視孤有二自死者視之婦於孤更甚乃刺血誓則有仙者昧此養視霆甚力至言動趣詳之節一一訓之既出就外傳有

饗會召者母必先爲置食使往恐以寢婦子且孤人以爲不夕食也其教之周多此類寔長甚孝孝母甚於何朝夕溫清母春秋高嘗寢榻前不解衣帶連月人稱寔行甚教備三嫠母皆年終七十餘歲第叔世間史黨正沈陸家世貧不能請行察舉今遇君侯表姁節亾遽屬勸臣等唯雅化爲兢兢稱厚惠奉明教以言唯君侯財察大夫君問薦紳先生等辭皆驗乃曰配匹之道參合陰陽通達神明是三嫠之節神明所燭使茹懷九京沉沒弗著有司之過與其取旌之以慰幽漠且爲謠俗勸乃書扁曰兩世三節移旌其

吳瑞穀集卷二十八

門

大鄣山人集卷之二十九

新都吳子玉瑞穀著

廬陵郭子章相奎閣

江夏黃正蒙叔明校

卷題部

題黃太學于都篋中草

黃伯子于都弱冠從予爲博士家言能精思務爲遠絕之語而服師之禮恭予甚嘉之思中以爲紀是謂學則則對曰去外厲與內色勝而心自取之去三者而可矣豈惟言禮而文亦然也故思之所遊而不知

吳瑞穀集卷二十九

其所至辭之所振而不知其工內而不出而出無不得斯爲文足乎後遊邑學遊國學屢推上不舉而業以攻古文辭有名於公卿間萬曆丙戌予過于都舍中則一室若斗一几若壓株駒蓬首而跣足日夕於斯心稿形廢塊然砒然徐出其篋中之草若干帖閱之則嘆曰于都一至是乎昔之爲制科藝吾固嘉其能去三者今則以去三者爲古文辭亦增益矣夫多所知失之迹無所知失之寂自多所知以入於無知而後爲悟通之也今之爲文失之迹一二而寂則十八自迹以悟於寂董董未之見也故觀于劍者識劍

以識寄氣託靈而後謂之識也閭焉群而空者識焉必遺其所不視而後謂之識也奕以張置疎遠爲上畫以羸筆未砥爲得至言去言足文去文因多而多之孰與悟通而化之非然至博不給而出於相以有爲也于都有見於是者於文之色欲以神視於文之聲欲以氣聽於文之持論欲以思慮於無形締文莫徑是矣是玄旨也若不聞玄旨之解拾誦記辭沒世而止以何定乎然豈無以爲于都言也未習坐行而邯鄲步於國能或失之矣昔顏子之齊孔子不色喜恐回與齊侯言黃帝堯舜之道而重之以遂人神農

吳瑞穀集卷二十九

二

之言豈不曰五帝之事若覺若夢而復上之則併夢覺而歸於幻何以使之不惑非徒語人而所自爲語以脩文亦猶是也大象無形老子得道家之玄旨至矣然五千言繁縟而後玄足則古人之不可傳者猶幸以書傳以我用古人之言則述以古人之言爲我用斯玄旨也安得而糟粕之非有得於玄旨不可言文非有兼綜不可以得玄旨而稱文足也于都曰昔有聞偃師之巧終身不敢語魏河帶其以古人之言言藝可也

山泉圖卷

予東遊瀾海登介丘參望日始出閭吳興天目包山諸峯雲氣騰暄則拍手噉日其神州農土哉龍淵有玉英沃野有蹲鴟蛤蜊蟹珠龜與月盛衰中必產瑰琦偉人無論璇樹神泉登之乃靈已也問之老父宋有沈約唐孟郊元趙孟頫其人皆駿茂譎異獨行兼才居天目之下苕溪之上若所論者唯知通道果於信之矣旣予西會吳興慎公以御史服繡衣持斧巡行三輔郡縣出教告屬郡底厲助御史爲治設購追捕越法縱舍流恩剔蠹郡國爲清初以公按三輔一切治迹方畧甚異旣客誦公所爲文大似休文東野譏

吳瑞穀集卷二十九

三

論画品陽秋字家則推子昂乃知公揜群雅兼之不獨治迹爲世吏師矣所按郡竟事即探名勝尋索仙蹤過我休寧登齊雲絕頂俯香爐揖五老題崑鐫壁裴裒天門之下嘆曰嘻戶扇洞開靈匠設也奈何構坊其下洿之立命撤去題曰復還天巧云先是予宗伯生以孝廉應郡舉嘗懸檄數十仞題方丈字於崑之絕壁公低回久之即遣掾吏至門請孝廉相爲賓主禮已知孝廉文學飾行又善圖繪謂曰山泉予號也以薄遊違去山泉靡幾矣孝廉知其指意乃作山泉圖而問序於季子季子曰先予望吳興山澤奇

既見御史公乃知食氣者神明而壽象其氣應其類
山泉之稱公當之矣夫物性相似者自與冥契食舊
德者懷居不舍聞公雅故集名山志九瀛之名勝見
於編紀者皆所收載向爲千百年仙聖所遊化一朝
畢纏屬於睂睫下而神行焉則林泉家山非所羈係
九瀛之名勝皆爲山泉之勝不以形以趣不以穹窿
以汗漫不以遺有以涉無斯圖不爲道玄之氣韻恍
乎白阜之玄跡矣予不佞又安所守見而狀之哉伯
生進圖及獻文公締閣之若目接殊庭之舞手會綠
水之趨欣然庶幾遇於天目之下而遊於絕冥之外

吳瑞穀集卷二十九

四

矍然曰善哉二吳其有以刻畫我矣

雲麓圖卷

夫王公大人其處委鴻漸之翼焉嘗不因寄所託隱
北崑澤林數以陶冶逸韻含需冲氣及至出也冥解
恢遐超發清廟明堂之上載以大猷覆之玄風長波
所蕩高標偉烈不可尋常顯晦分派德業其源若伊
呂之莘野磻溪乃自古記之矣故玄庭爲建業之區
碧巘乃樹勲之境迹其居處涵雜風塵無雲澤之想
跋其出之高翔遠視嘔生吹落發其浩然不礙磴廬
息其寥朗哉柱史雲麓潘公世家古虞故名區臥龍

陽明丹池天姥皆公所現壞也而其著者在東山公
居其間號曰雲麓當公未釋褐家居也晞霽藉芬華
澤靡泮澹泊歸之自然養恬遐蘊無論謝安石數公
僅有莘磻之意乎而公之祖氏南山公素言作訓先
公遜齋公博學高行公業已開家學於雲麓聞其所
豫養誠有大希曠者矣至觀公休寧所爲治狀芟叔
世未尚要唯占教化爲兢兢而不著其名迹猶周雲
之龍從遼窠彭澤而爲雨沉溺萬物而不與爲濕焉
今爲名御史以至爲名宰輔計八澤之雲積德之麓
以雨九州而和中土燮理之符合在於此故顯以晦
微業由德闡公邁遐遠樹廣漢之風已具得於玄庭
碧巘之下矣度規規於蓂莢不可以治大如鵲鶴疎
實之食乃有天池之舉也客聞吳生言屬史爲雲麓
圖以進於公

吳瑞穀集卷二十九

五

緱山僊詠圖卷

吳季子曰余嘗讀遊仙詩沈洋自適飄飄有凌雲之
氣即縉紳知道者猶然以此相應如其旨也亦不虛
矣若夫羽化蟬蛻騰飛之藥列傳之著詳哉其言之
也豈其脩道養壽順神治生亦理之有邪不邪樂府
所載諸升天步虛十居其九涵泳仙靈咀嚙道真各

有所寓要其歸等正所嘗稱仙家多云王子晉而設之以人爲當時稱祝亦多云子晉抑王笙吹鳳瑤裝駐霍浮丘之接嵩高之蹤所以爲躡脫徒輕舉搖集閭風所以爲爚也余邑有王長公居都市間履囂聽誼若非山澤之仙意也然融懿內鏡風標外輝形容甚曜誠可清氛氣而絳雲車與真人相求而往乎南嬉斯征伯僑於九垓也今年長公春秋六十史有繪緱山圖爲長公祝令好事者覽誦其中焉吳季子曰是圖作朋預見表象客展然咲曰吾人於子晉不當黃鵠之與斥鷃即終日舉不離榆枋安能相求從乎

吳瑞穀集卷二十九

六

陵陽吳季子曰客休矣惠種生聖仙源不洙王子而仙王姓之始長公其苗裔按謀可指緱山以來世塵莫紀俱能談之願以誇比矧其王孫承仙之委世德忠信陪以醇美貽猷詩寵遐齡集祉預見表象有不及待仙之爲侈也其衛不必長竿其養不必瓊漿其居不必雲房其遊不必囿矰之野鴻蒙之鄉不翰而騰不導引而長處囂靜覽以歷滄桑鳳笙悠悠千載嗣響敞開歌筵真朋後行孫子拜跪上壽獻觴亦海陽之緱山凡樂之仙章也無事白蜺嬰菲良藥固藏若崔文子以保恒常聞之名景初者象先是彰名劍客

者嗣恭以揚是圖意指亦以相方客曰唯然言之固非大謾夫不裘者足於溫不簪者足於滄長公自足於閒者也唯自足於閒惡論仙惡論緱山

題陳山人自敘後

吳季子曰山人自敘云爾新都故文學埒如齊魯然以道學家顯碩儒輩出爲大師如齊魯之門若風雅之旨自如我家左臺公發迹以來屢哉不可得而述云諸逢衣翩翩綏頰道理學每歲一饗會無慮數千百人新都由是以爲俗所爲作者論理不論體詞以理掩隨聲而逐有莫知其靡矣 明興百餘年篲墩

吳瑞穀集卷二十九

七

程先生以太史令秉筆文章事 孝宗皇帝秘閣遺文古事靡不畢屬太史公爲時宗老名振華夏作者宗之著書數百卷其弘如此即其所至古人儔也然間體致卑近篇味不流以天挺英妙此秘未睹若是度運會之啓儻有待來哲哉天瀛陳山人總角穎悟日誦數千言關覽強記即張子孺茂先不能過是時學者未暇遑古文之事山人顧託志隆古淫思八極之外間聞邑子爲古文辭甚鄉之既見亟掄耳走曰是何等語乃發父博士公逸書衆合左史諸文苑讀之意在斯乎意在斯乎於是盡刻去近世體要協厥

法以述來古諸同舍生姍山人處叔世無奈涉周漢之末流何欲以何明則山人兢兢益往不偷祖述紫陽之意指發左史之體潤色之當是時李先生振起關朔然未有聞於新都者乃能特起獨契玄旨要無論長驚遠至收其全勝即張楚首事以爲豪傑倡可不爲之偉哉山人年弱冠以茂異舉郡弟子後不堪妮妮爲章句棄去結文學詩社山中縉紳先生道海陽必過存山人山人儻蕩不備任情忘形脫去名迹當其意不問窮賤不則王公大人不爲強屈縣中獨儀心季子爲忘年遊每稱曰前有季膺今有季穀而

吳瑞穀集卷二十九

八

習之驪焉今年春秋六十乃採生平所爲行著陳山人自敘以示季子季子嘆曰渾渾乎包廓無圻哉即馬班又何讓焉心靡然鄉之要爲論贊然山人具作其事乃據所爲敘未及者書於左方俾郡之作者觀擇其中焉

書硯莊葉叅伯公家牘後

婺邑葉伯子出家牘則其大父大叅公守東昌時問其父督學公牘也排彙成冊而帛其後吳子書其後曰噫乎卮言日出和以天倪是牘也要以諭天屬而不籍外論可以觀天倪之和生人上願矣大叅公式

承父崇仁公之德貞夷粹溫之風具徵於簡書即家人父子間平居良訊之言皆可昭鑒於人人黽勉莊語足以作訓是爲耆艾大叅公守東昌當嘉靖壬午督學公是年舉于鄉偕計吏道東昌覲省度大叅公肝衡擊節激灑於顏間已去京師數聞其問忠慈之意具見其至語曰父不爲子媒則以父之譽不信若督學公爲子又何庸大謾譽也自崇仁公而下是時大叅公之仲兄太守公季弟通守公皆一時競秀迹其手書斐亶聯奕尤具見其盛督學公以年少起家籍奏太常高等名籍甚年三十五即爾違世是時伯

吳瑞穀集卷二十九

九

子裁九歲孺子耳業已能與玄文重襲先世墨蹟咫尺簡煩言碎辭罔不槌藏今三十年人所施易者而具在尚盛它可知矣世於祖氏所爲貽若犀象瑰奇偉麗工妙譁囂之美則重襲不敢墜失猶然人謂能守先世之遺諸及賜書奇紀斯爲最上矣然往往視先世殘簡手書則曰此是家人言耳鮮不輕耶之余嘗讀王方慶上所先世簡牘遺迹奏二十八人書未嘗不嘆其難即無論書名家要能崇軌先德不亦休嘉哉伯子貌良衣逢文秀而行篤固有道士也所以揚先德紹明其休則有至大者然由秒忽不失以

成巨大披卷理閱亦可得伯子也昔漢帝以六劍具存知建陵之忠若伯子之存牘亦可觀孝矣

芝山草閣圖卷

士之暢然於山谷草樹之縉以適其適者蓋有三焉有介性枯槁愚而安之昏然同歸非能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有抱莛以遊莫能厚遇由是旋輒遂初休乎山樊此則時命大謬亦直寄焉有逢時不辰蘊籍義憤携持而去之以娛於是者則三人感致之數不同然皆爲標其風流致冥冥之誦何也要以獎高尚之習靖竒競之颯在上者完其節以成則天之高在下者充遇以裨吏治不爲鮮少乃若智而不愚會以逢辰能儉德求志以娛於是是不驚硜硜之名不立

吳瑞穀集卷二十九

十

長往之迹不刻意而高不江海而間質有道德者也新昌呂長公嚮往玄邈深明理緒結草閣於芝山之巔上引南明望天姥鏡若耶跨靈汜振謝敷之塵想梅市遺迹倣儼奇偉藏其智而不發雅爲人所揚推而自遊無窮之野固道德之質也以故人過芝山者咸以商嶺目之既三令子文章德業赫奕一時長君大司空公爲時名宰輔每詣治所輒請長公結軼相望於道長公曰而公業已舍芝山之麓暢然矣竟不就

官舍司空公不得命乃請文待詔繪芝山圖曰得嘗奉圖几間是亦見家大人嘉靖末年司空公乃告及今上改元詔起司空公不出而次君博士公以茂材高等蒞教休寧司空公出圖授季曰予嘗時嘗以是圖俱博士公至出圖卷請吳生敘論吳生曰商洛即高得宣明公等名益彰新昌產芝十二以邵君協而瑞益盛物必有假而重寵不然即神明光耀惡施長後世哉繇斯以談黃金九華紫蓋六英非不稱瑞不若茲山之芝有長公以標其勝博士公伯仲有寶繪舍圖書非不富也不若是圖怡適其心圖有是二者其傳矣吳生以遊困故雅結山谷之好撫圖神遊焉顧辱於愚者惡能書贊茲山之盛也

吳瑞穀集卷二十九

工

琴窠圖卷

惟嘉靖乙卯之年有島夷不式王命犯我東土越三年庚申天用勦絕之東土聲寧時紹興乏守天官氏推賢良之牧僉謂度支大夫邵公材度支也良宜往公拜命至郡下教曰爾庶士庶民其所予言惟天弗弔爾郡數年之不宴今茲救寧與爾順流庸庸祇祇若稽田慎於初畱若候息耗觀於歲始予不敏於初政其乃昇勉之既蒞事按行覺序作士類郡故文憲

甲乙於海內公增獎率人稱初政若網有綱有條而不亂若衣有領振之以齊由是閭戶已責導水簡戎百度脩舉民以康又雌堂之上有琴在御堂之下崔舞軒軒民歌之曰琴之和兮公侯孔嘉崔之姿兮公侯孔宜公東步自會稽以望東海鯨波不揚蜃濤靡作南自若耶以俯南湖若撫鏡明目無有洗耳已聽諺言于市民之攸堅載歌於道路公援琴而和之曰嘻治民祇悸其敢怠棄既勤垣墉豈其怠塗羨堅既勤樸斲豈其怠塗丹雘越明年夏弗雨公損服乘縵出次爲壇壇祝幣史辭辭未畢雨輒注民若曰惟天

吳瑞穀集卷二十九

十二

授公侯諒哉休茲惟越郡近我休邑桐江達焉琴崔歌言乃徹于邑境鄉人喜曰公之政誠埒於清獻公無有不逮旣金君惟良得琴崔圖鄉人又喜相謂曰言以知物圖以表祥厥圖表清獻公于前若期我公於厥後信噫公徵其可勿言乃爲詩成冊以續越之歌詠金君祝冊貽公名之曰琴崔雙清公執圖若曰我之弗佞何以得此于鄉之賢惟金君其於我有攸好圖得於金君乃知圖之有神公今見於天子持圖以行以策厥功用勒于鼎彝惟圖之兆其何俟於穆卜

鳳原圖卷

予宗良良父則慕齊諧而斬倣儻之奇者也辦裝東遊謁大郭子曰聞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今治行數月矣遂東於是上苗山觀群鳥耕田由鳳凰山闕宋大內過橋李探秦佳之臺陟虎丘霍山之寺俯鴨城雞陂遂至雲間讀赤鳥之碑遡楊子而朝故都焉登鳳臺飄然發動蕭史之想過維揚迎河行淮洛直趨於兩當於是良父雅已爲千里遊則還自登鳳原山展墓而睇過謁大郭子述其所爲遊狀曰茲遊也不啻千里歷鳳凰之處得窺大趣矣然家山靈跡實係予

吳瑞穀集卷二十九

十三

心史爲寫鳳原之狀附之行李每遊休足輒出圖閱已心遊家山之際矣又曰山故石舌名以祖唐中舍公易名重寵歷梁節度景安公以下簪組奕世皆始基茲山今無能嗣休矣故歷諸名勝無奈茲山之原何大郭子曰良父云言祖德之原也予因良父有感焉郡故記自載大郭以來其後若吳王華令甲梅侯銷武功方孝廉儲制科諸名迹若是不可勝數至文章翰藟靡得而記云自如左臺公首發大雅至中舍公中舍公仍父子相繼振其業於是文運弘起今稱文獻右郡風雅丕盛蓋由茲山毓英二公故爲祖也

以是閱圖卷里人詩群雅鏤鳳如聞發明歸昌之音
於鳳簾下章矣良父曰是蓋然矣顧不佞董董知祖
德之原也惡睹文事大郭子曰良父好文甚都固鳳
苞質也而伯氏鳴和以文高等行嗣中秘之響吳氏
之文復起是山有况施矣予維祖氏有此世業代不
乏季子將築雲谿館于鳳山之原略以拾遺補藝以
揚祖之雅材而弗能也然景山仰止仁不異遠有同
良父乃撫圖卷而據其原如此

書葉老更卷

在昔先王制鄉飲酒禮謂之鄉者州鄉之屬鄉大夫

吳瑞穀集卷二十九

古

威在焉不改其禮所以采風俗補短助教鄉不越長
朝不越爵夫是故民皆勉爲善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明興 高皇帝招致文學令其定儀依古以來行之
訖于弘治間海內人道益深化隆淳滴士群聚於學
官講習鄉射之藝自年六七十翁遊教市里合群而
閒燕非所謂盛治有道之世邪當是時縣多耆舊之
士然以老更賓於郡縣即竟其身不得與即一與其
人每每輒嬾焉要以嚴事老更顯榮故也令甲鄉飲
禮歲二舉行之諸飲之賓甄舉唯謹正月之朝郡縣
大夫就博士弟子而謀賓介博士弟子以其人聞之

郡縣大夫郡縣大夫以其人聞之部使者以非其人
告并主舉坐有司已於事而竣作法嚴甚豈徒壹揖
壹讓疑立卒洗置法酒等哉往予縣葉公文英其年
至時當弘治間賓於縣大夫前後十有四數矣夫盛
典不能數膺美問不可以久處暫而居之人斯指之
矣葉公與是禮數以至沒身語曰美成在久又曰作
而順則故之於此見能作故矣先是縣大夫所爲授
策書贊其牘十有四葉公之子富讓富洪二君分藏
之既火失其半葉公之元孫曰津子問深惟世德以
所有牒七章製爲卷策前圖葉公之狀以次列牒文
於後題曰耆德流芳傳之世世俾睹之者曰此我祖
此我高曾莫不企仰之庶幾其有求哉又曰此我祖
此我高曾爲時聞人如此庶幾其興起哉聲無小不
聞行無隱不形玉燦木潤珠唾不枯名實之境理有
固然者也葉公歿數十年訖今縣里稱長老善人輒
僂指首公睹公之像恍若司正升立於席端聞合樂
之音企佇而式登公之堂如說屢揖讓如初升坐瞻
顧而嘆非夫質行當人心能遠而彌著如此哉則有
司於葉公設象以爲民紀豈惟其子若孫思祇名迹
一當祖之繩墨即里之能爲行者必足賴也

吳瑞穀集卷二十九

十五

梅蘭圖卷

娶汪子賓甫正原係履過吳季子於金氏舍中賓甫
肱篋披卷卷有圖梅蘭也則賓甫觀圖成然容爲
瞿視爲止慰啓沉屯惘然若有亡季子怪之語曰度
如梅蘭所自貴於世尚矣諸有爲圖繪爲歌言若屈
原陰鏗何遜宋景林逋輩風流大雅道韻標勝主花
草夏盟計未有不睹梅蘭新新愜者今顧若悲感增
歎故視不視何哉蓋有言之賓甫泣曰嗟乎即不肖
曷能言哉先大人別號梅山母字蘭不肖庶母生
五年喪先大人母鞠之過於已生亡何母繼歿不肖

吳瑞穀集卷二十九

十六

深念以不得養父母故史爲作圖輒閱圖若對芳英
景幽逸不能一曙釋也季子曰嗟乎孝思也蓋善思
親者思居處笑語要見於羨牆間也即罔寄官官冥
冥焉未得已今若是寄思其善思也夫夫思有生於
避者有生於注者不踐石不詠海棠是生於避者至
若丁蘭之彫稗侯之圖是生於注者於善思等耳要
無論意指猥一切任已偏私即芟薦不羊饋以思所
爲嗜呼尊爲露葵謂思所諱不亦固哉事故有違而
道從而逆君子所思欲以之道耳賓甫曰父故縣經
生高等數不舉遂棄去雅結志梅山時方盛年獨行

玄蹤度與梅並高深惟母淑行無愧於字即不肖庶
母式父母高行撫心堅正至今紅里稱之季子曰然
哉予按圖具得矣諸評梅品韻格爲高蘭以幽單爲
德諸新穉氣條如醑醑薔薇茁短枝如棘刺然勿論
已一幹六七花而香不足謂之蕙非所貴也今圖梅
橫斜疎瘦老枝屈奇則稱高品而蘭一幹一花孤奇
尤甚然則梅山先生與配之德迹圖具見表裏哉賓
甫持圖請名季子曰是圖也爲德則幽爲思則永故
兩得之矣乃爲題曰幽德遺思圖

蒼洲化雨圖卷

吳瑞穀集卷二十九

十七

蒼洲化雨圖海陽士爲老師戴蒼洲先生作也圖成
進於先生先生曰至教以德其次以明道則機行神
解有化雨之指自聖言湮塞制科士壹稟文藝操觚
以相授受即窮年簡牘靡能條其篇目撮其指意惡
云化雨此夫楊雄所謂繡其鞶帨非空言也度不佞
於海陽殆爲稼於湯之世終無一溉之補公等不爲
過稱乎吳生進曰文以闡道道以樹德其徑靡殊譬
之於雨鍾焉則淵流焉則川要其質等耳彼丁之解
匪之斲技也計且有數存焉猶然以神授况我儒業
先生自揔角遊庠序浩探玄旨靡濫振蕩訖今數十

年所蘊滙巨矣少受詩學水師秦雪峯公公雅以爲靈質能吐霧雨啓誘甚至卒能究竟其術淵流有自矣先生謂甲乙科可戾契致以膏澤天下遠淪於無涯睥睨一世無當於心竟密雲不雨拂鬱於邑畜止極矣不極不行不淵不流不巨不遠用是三者爲師海陽日進諸生課文理而潤色之妙得典謨風雅之旨不與守文同說於是士人若入冥冥之眇游心無行之域溶溶沖沖如也則勁莖之遇靈霖未喻其意沃者瘠者實者樵者卷者異波而溉其受潤均矣江皋六月大火南流爍土山焦衆芳薊稿茅茨已盡雲

吳瑞穀集卷二十九

十八

甯在望誰不勤閔得澍之注若甘焉先生故士人甘澍也居嘗稽式文苑闢荒圃明學指玉几喻道含性理之甘實有年矣諸生仰泳餘沫棄室而灑濡身之外計不能受多要無論道德之奧即文詞玄旨孰能如先生澆執其要者哉夫雨之爲德包群生而無好憎澤蚊虻而不求報蓋有功閔居也先生則無類是哉先生顧咲而受圖

書學海卷

程際明業及百家之書洽通今古見謂水之爲名也不一而足而折易必東也者則無不歸壑歸亦省矣

而獨謂川何也子雲曰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百川學海而至于海言學海川是已及讀水經漸江水出三天子都北過餘杭東入于海是可竟津緒乎三天子都之水流而轄之爲率川余家率川之上臨流俯之每懷心焉非若河泊喜百川之灌天下之美盡在此也亦以常順流而東歷數十瀨立杭相通以望東海蓬蓬乎不知際畔之所齊限皆茲川之達反要而語極不有川豈有斯之不可量數哉則河泊之夸詫海若於乎哉固也自題其廬曰學海亦會適此耳惟航混混不舍晝夜客乘宴道之吳瑞穀氏曰夫水

吳瑞穀集卷二十九

十九

之及于海者命曰川水川氣之導也而注瀆曰川不因餘川獨能赴海諸不赴者不名川谷先川後海有差次矣導氣也注瀆也則洪河洋洋焉能出雲雨千里爲施甚大以視諸侯固學之所至乎然際明之所稱楊子篇也不曰聖人之辭渾渾若川順則使其惟川乎子在川上不舍晝夜若之言是爲足達也

書修縣嶺路卷

初余出蒼莽道數之北垌道蕭望羊棧斗辟若騎危臨澤乏梁而方羊喬焉則茫然苦甚也隆慶四年由池陽歸入縣境徑多石鱗磴嶺可級步逕易北嶺有

亭若石間可休足以臨彷徨以行往卒羽士承茗椀進如飲冰而無陰陽之患衡流有梁而不水吊問之豈里旅役乎曰否否休邑黃長君琛者籍除於里旅爲此役也歲施金錢更茶費具棺槨以收道殣行李往來芘其所賴微池好義者相繼用事而首善黃君生平故多繕建而黠嶺其著者於是吳子感之大息曰黃君亦奇矣夫蒞職有司莫知表道風之以公役匿不受功若黃君亦爲多矣余雅習黃君其人于于然謹也口不言徑事余竟不知其能周施也今不遵是路何知廣廣哉歸語王子王子曰然余外姓仲叔

吳瑞穀集卷二十九

三

固好義不欲其德諸所嘗施如恐見之唯有一二其言揭之圖卷以覽示世之人余惟世之人知闔室已矣於室前之逕董董糞除焉至越尺寸則曰彼疆也任其瓦礫焚牧之若是夥矣聞黃君之風宜有應乎是逕初祈嚮焉甚今則宵人可遊焉不恃亭微而通趣之爲樂土則黃君之勞勤不亦偉哉務以居得行而不名處仁者有取焉語曰有施而能忘天布也若黃君是役謂之天布也非邪王子過黃君具述狀黃君愀然曰弗乎弗乎虎豹之文來田何賓賓以蘄諷詭之名聞先生止矣

敘渠懷卷

率口程生子政有德宮之戚廼索文苑志之遂成組帖題之渠懷卷蓋曰渠懷之其幾何以無愧於安仁也則見謂聖人忘情最下及情惟安仁情之鍾勤至矣所爲文至今使人悲之而後之作者擬悼不可勝數豈其無終亦以情能幾何欲斷之於大道耳今觀程生所爲述內行其在斯乎然程生發乎情止乎禮義不同于荀粲者可得而原矣當婦歿時程生伏哭盡哀婦寓目生曰妾聞之諸姑歿生猶朝暮也奈何平君惟君承事父母如李舍不以婦歿故遺母憂甚

吳瑞穀集卷二十九

三

願他日繼妾者即妾也幸毋使人謂君不足於士而有餘於婦人婦之言大義較然矣此程生之卷之所由作與夫羽毛之族猶然回翔啁噍則人何不至哉諺曰婦歿腹悲惟身知之有足傷心焉彼謂愛生于色哀生于愛妃匹之私自穆滿哀次以來此其大氏又何其言之足讓也況有以色親以德固者哉然則文于情生覽之凄然增倫儷之重余於此卷亦云云也

題邵南仲夢徵卷

邵太學長孺居嘗稱從子南仲之孝而載其夢徵有

二焉當母病時爲翼全萬故忽夢老父書戊字示之
母竟不起既營葬地復夢神人書壹字竟得吉域而
南仲則對余泣言曰不肖不能如蕭澈明得石函書
日月字以愈母疾不孝之罪大矣不爲書日月而書
戊戌者滅也日回而月周以至於戌不肖應身當之
則不肖雖日以月悔以至於戌詎可及乎然又敢休
徵圖如梁文貞之書字以徵神之開右也哉或墓域
之善而得青鳥白澤以筮宅則母之祥善致之也余
嘗爲南仲之尊人書裂泉卷異其事今復聞南仲之
夢徵益奇之則君家之孝感爲肖化矣昔有嘉異孝
行而字之異者當以增異書之此卷云

吳瑞穀集卷二十九

三

敘三世節孝卷

予讀周室三母之篇撫卷言曰真淳悱固之氣漫羨
寰宇間值五三盛時以其氣鍾爲龐德而世篤焉其
內亦爲豐美爲完脫膺備熙而百斯男以基靈長之
祚說周譜者原本其所自於微一代之盛良匪虛也
皇風旣漓迨於叔季以其氣鍾爲長厚之俗其內爲
嫵節爲質孝說者遂謂閭閻之間幽烈即全熙孤行
亦繁祉嬋世含閭闔廬吊影不失爲嘉生錫羨執閭
史者亟書之於徵一家之燬即不能如周室世惇肖

化粵與大業其所依憑支持繫學於世教蓋滋多焉
予都鄉故縣之尾馮源王氏又爲都鄉之尾介在西
鄙距縣治百六十里遐僻塚也弘正間都鄉以文雅
節氣稱猶有先世遺風馮源王雙峯先生名貴髫年
補郡學員文行流譽郡邑所重兩應有司推上不舉
年三十卒配孺人方氏年亦三十郭源方處士炎公
女也生一子元輝旣亂孺人撫元輝泣曰而父既有
汝而母不當爲地下歿婦當爲世上歿婦以殉也貧
不能爲子婚歸謀婚於族氏須肖我家性者得從第
堂君女納之年廿七生子應星生一月而元輝歿方

吳瑞穀集卷二十九

三

即欲歿於夫姑諭曰而姑不忍棄十歲孤而欲矢棄
一月孤乎設而歿一月之孤必不生無但子之重孤
兩世單緒鬱絕而數百年南唐瑤光公以來之緒泯
絕於婦矣婦聞言枝泣臥乳兒艱難危苦肌色尪黧
供食孀姑弱兒護養兒萬故甚至恐身不宜子託之
母家自併日而食而分食食兒長教之業儒是時姑
春秋七十歿執姑喪有禮爲應星娶娶俞氏婦俞淳
淑守禮事姑如姑事祖姑里人稱王氏奕世內行如
周室母肖化思媚勤勞以進婦道者後應星去儒爲
賈歲致甘毳供母萬曆乙酉母年五十有八星賈未

歸母病劇俞丐繫藥不愈俞泣曰姑撫一月之孤婦不能少延母大期待一月之孤至視飯珍婦之不孝罪也乃禱于神前剖股肉糜之以進姑一飲而愈里人稱嘆姑久自分已死業爲陳肯矣非冥孝之感曷能起姑死以股之肉而肉姑之陳肯也里佐王旦黃一鸞王燁輩上其事於縣主君丁公主君曰蒞治四載茲茲日夕以風德爲治凡造祭查氏女之閭表程氏汪氏女之墓猶爲附邇郊垌思勤畧遠地以振其化不自意遐僻之取有是節孝高行殯世者三而軌躅如一具禮儀而行有司之事也亟下之博士弟子

吳瑞穀集卷二十九

二四

博士先生周公俞公董公詢之子玉於是遂據鄉郡之紀詠語彙爲卷題曰世悼節孝卷敘之以進焉

跋二彭進士鄉會卷後

初邑大夫楚丁公至文治炳蔚六邑之高等生率請問制義則曰不佞詎能爲復自如吾楚黃安有二彭君於制義研精覃奧其上式也明年乙酉二彭公同舉于鄉又明年丙戌同舉於禮部於是六邑之士咸惓惓瘁心而巔一睹其上式固盈願也既次公以上言免去名益重長公授歛邑大夫至六邑之高等生復相與詣大夫門下問制義願請鄉會卷傳相繕寫

且筆札日不遑給太學孫生東序因授之剞劂行焉竊惟二祖勒功順命創制厥後世宣熙業經緯二儀損益文質術如循環今上騰耀名理懸之日月光盈四表燁如也一時登內史書渙揚寓內極其浩麗矣詩曰九變復貫知言之選此之謂也今讀二彭公之鄉會卷平微烜奕朗粲彬鬱混合乾曜沕穆玄區足以追術成弘之際上據絳淵大宮之旨偉哉文乎颯颯者乎當擅靈瀛爲首稱以光際無破也夫軌士習之趨壹稟於制義稟於鄉會之義尤稟於兄弟並舉鄉會之義是卷豈惟軌躅鄣郡士人之趨而龍翰朝家大業苞含藻色鋪張制度金縢玉版之體亦見其專與焉考之往記南金穀玉吳鉤續珠以至丹穴之鳳渥洼之駒率以雙名諸當之者必間氣元符之所鍾萃而後可幾也以故天材之熙妙伯季並者類亦雙珠雙鳳目之第如二劉之見驥御於陶二陸獲龍躍於張以材遇材猶然易得若制科之見遇則閭鏡之於督書其板漆書之經合以私文鮮有得之必秉甄鏡者如歐陽公莚如蘇曾兄弟而後能與此用是闔萬家之縣無一人應對書者乃伯季並舉于鄉書並舉于內史書非家學相摩屬師心創製技

吳瑞穀集卷二十九

二五

至臻絕而能課牒奏案並兩捷而奇雋若是也故是卷之大者丁公已具論承學于王得卒業莫竟其洸洋遂書贊以與多士訂焉

大鄣山人集卷之三十

新都吳子王瑞穀著

廬陵郭子章相奎閱

江夏黃正蒙叔明校

書牘部

與王元美先生書

子玉雅未貽王先生何狀顧王先生論著每章一句出無脛而走疾於珠玉人爭傳寫之以此往往得讀先生文讀已輒喟然嘆奇甚奇甚何物言語妙今古如此更無所用竊其趣胡爲而善逃聲哉即俯首淫

吳瑞穀集卷上十

思竟日夕終莫能極也嗟乎度文章家令其語量中造物者真有授之哉諺云酒量棋力不佞每謂文亦有量有力量力稍差而汗隆自別不可誣也明之作者率多高齊晉之士由今以觀獨謂不然即今吳中如足下我新都如汪司馬以相當濟南北取一南取二鼎足立矣海內宗法三先生參分國而江東擅其二比聞貴郡有劉侍御公尤稱卓犖顧未睹其文及我方歙州諸公在雄並峙猶可一二數又有敝邑陳山人杖三尺崛起茲岡取東南之蜚弧以先登則何獨咤于北天不慙遺李君又早世而二江東以天

發英妙富於春秋氣足而神王是造物以全力邀量授之大振江東之來者江東之士幸甚計今以往要之百年則無論當代直雁行左馬前之無敵後之無追盛矣而先生之仲君連號以起則跨兩蘇二陸而扶搖上之又何其盛矣由參以論一與一獨得二焉詎不偉哉子王竊涉坐者之末流聊以自娛寧思一得當三公且自詭卑卑畏壘中將惡乎窺峭足之勢以登三爲四邪分不得目眙禁多而數沾餘瀝徑醉矣惡云八斗而醉二參更知不解方對問直袖手耳而欲逞于朝秋之門無亦諄與固知其淺然終不

吳瑞穀集卷三十一

二

能自還計將曠歲不休矣今乃聽何使君業已梓其草具則大諄也會友人汪惟一有問于足下使迫發矣不遑待竣事趣傳至大方就正法語倘有教之不也夫學射者亞學視不佞懸髦而望久矣今乃直就燕角而布候足下也足下往年爲金秀才寄聲閭勉謂可術追厥功而策之整栗蓋諄諄如也所云二字之師然與然邪雅自以爲千里知已以此神贊於先生所餘十年矣顧未得親叩玄旨尅臂一面論千載之業此爲十年間大憾未釋也夫文章家矜已沒人即錯費在遊未始與其一眴况登壇獨道爲當代宗

歟然大古之文章具焉則所爲自高而不省者而先生解頰接引如不佞未嘗一造請斬術乃有意收爲後行乎抑何達之極也而不佞有何當於公而爲顧不能如尹生去往之頻徒作屏息而已先生尚復古好寧無抒意哉願足下以幸江東之士

上許相公書

伏自相公榮登槐鼎蔚爲帝師數載以來皇風載邁風雨玉燭內順外嚴上歲爲祥貞符作瑞太平極治之效也我郡尤霑惠渥無論懷民即是蛟螭蠕之微莫不忻若濺潤之及詎有涯涘哉明興郡隸

吳瑞穀集卷三十一

三

三輔二百五十年相公始宅端揆之位川嶽之所闕積之已次斯發之也弘大又於四伯之亂發之又與四伯之亂申相公如姜氏並相肩美於帝堯之庭歷代作翰於周之世他日有歐陽氏表宰相世系以四伯之亂首焉天之所胙章舉昌大蓋有定之矣而相公秉鈞正色益謙光之至奉蒼天意導揚洪烈八埏之廣咸被和煦而鄉紳綏之士獲垂接者人人自以爲得意皆曰周公成其聖而益大無越踰不見士無見士不問察也相公躬蹈之矣至齒危髮秀之生因之張膽亢眉如胡貢士沛然信所謂繫起而肉之

慥者士人相傳以爲美談。孰能之路博開都人士抱一技者。因此奮企願。尋後歷而子王亦異以自見。即不敢云。攀上苑之清圖。與三雍禮樂。然爲都邑。薄以紀述。盛美亦抱鉛槧者。所有事也。豈期此者。所以正貢都試。兩見擯斥。自分刺草之臣。信爲羸贅矣。夫復何言。第以邁際。相公有一日之知雅者。在上乃備諸闕。不得趨赴。薊門瞻龍光論。天邑一試筆札之役。此所爲望日西倪而結恨。墮戶者也。杜陵有言。祇恐轉委溝壑。安敢望仕進乎。用是敢摠鬱懣私衷。北望而神馳。鉞旄下以鳴訴焉。仰惟台座垂察。

吳瑞徵集卷三十

四

寄余太史公書

豫章故文雅名藩也。非宿有閎道重望。不得往掌其莛銓茲者。當寧以殊選藉之。我公彼都人士。慶台座文曜之臨。貴天占應於上。文昌貫紫宮爲之重明。乘附隆光邁其赫軼。以復天順弘治間之盛。固彼士人之奇遘。而我公載縹筆持玉衡。慨羅賢哲以報龍顏。仁飭首路藻色。攸揚道訓德音垂世。作范不亦爲宦遊一大快哉。旣得誦江西賢書大序。渾噩高古一廟堂謨訓之體。周漢盛代之氣象也。祇滌而三復之。諸試目大佳。而問目言和數條。要於克諧之會甚。

有味其言之程材效業鑒鑒實際。非徒循虛談玩空華者。比是錄當爲金鎖石室名言矣。執此以往。鋪張首憲翊協和而贊平章。備一代之上式。聖外是哉。上自西雍以至橫塾。咸從捧手。無論豫章士矣。子玉夙荷顧問。期小底就以仰副弘獎盛心。豈以正貢都試而不獲錄生乎。自撫性懶篤而才樸。邀以懶篤而御樸。邀兩者相持。固知其不能辦。聞鉞旄特臨句曲。以振其躬。則大息曰。我公之於藐末不敏。一至此乎。冥施於不使知之地。即莫爲毫毫寧不識。嚙激哉。昔虞翻以一人知已爲無憾。子玉今得公一言。則抱知已之感。其能無憾邪。不自自底厲所著詩文不下百卷。諸書十餘種。異如計。偕物携之。北上呈於門下。執筆札之。役少有自見。今則已矣。自分爲溝中之斷。此心已溺灰灰。無復望矣。顧雞肋之念。猶然不能決去。我公何以教之策安決也。比帝紘大廓百政。從寬肩美虞周之治。允鑠爲酌樂胥。爲看蠓飛蠕動之類。無不得所。而猶有抱憤懣如不佞者何也。且也仰託我公許相君。沈少宰。張司馬。張太史。邵中秘。十數公雅所藻識者。在上十數公皆稱大雅元老。右文左戚。而不得從口率科之末。摩燕闕一觀大隆之盛。道寤望。

吳瑞徵集卷三十

五

絕身名俱滅不肖所以憤懣於明時也尚書大傳曰聖人在上其士不爲無用之言不肖以末下卑字曰西颺矣豈有它於仕徑亦以言之出於刺草之夫視之者同於鼠坻置之無用是所大懼耳北風甚便祿肅楮穎以佈謝忱延首訴言無任悚仄

與劉子威先生書

昔人有言傾蓋如舊然有不俟傾蓋而若舊者其爲雅故何如也不俟傾蓋而以縉紳前達與刺草之生如舊則其雅故又何如也夫刺草之士無豫席而喜周稱人之君子不百一以不百一而遇無豫席此所

吳瑞穀集卷三十

六

以千歲不一見也若先生之於不佞子玉則于千歲不一見者乃今見焉是子玉爲神行於門下而先生益見其弘雅無萬數矣當不有爲之遘合於其間者哉子玉未嘗通一介爲交蓋之謁先生適見不佞之集即亟稱許之而爲序之以言之未足又復爲序之是矧子玉信不啻設弟子之座于門下如接塵以遊者矣比持未刻之稿走千里以求刪訂則又大賞異之謂足豪於諸名家爲之嘉嘆無所不至子玉方以直湊單微登明堂見大巫次且蟻眩先生乃倒屣接之爲故舊驩是先生之下蓬掖上不爲過絕等倫踰

於宿結者哉子玉七上有司未遇知者比兩以口率科上亦不見察昔周官興賢若能皆使民自興之鄭氏曰民之所興興之公也漢之爲宮四面皆有公車主受書策之對以待士民之興者猶有周之遺風今所興在上不在民制施之限於時評文使君威嚴固不容有顛於間至於爲古文辭則評之者宜如先民之所興興之之公也然評者卒先爵位先交游先世家而後及於文不茂之爲不足知則忌之爲不肯知不以爲一淵無兩蛟不容並大則以爲峻坂無跛將不容自替而子玉旣不能以制競售又不能以古文

吳瑞穀集卷三十

七

辭遇固其所也語曰以貴富有知易以窮賤有知難詎不然與昨持文謁鳳洲先生殊見稱許謂可與滄溟先生並論及爲序之而書與不佞則曰序大作意猶未滿近以人之詆余過許而因少懲故稱之不極鳳洲先生爲海內文稱名與實並茂道與位俱崇以權天下士必衡聽顯幽垂鈞而無所傾猶然有所避而不盡況下此者哉則所喜者素髮亦玄所疾者麗色亦媼無足怪矣先生衡秉衡平之公惟文不惟人惟文之嫩惡不惟勢位之高下如燥濕之感低昂不以已與焉此都人士所爲委心輸其款實者也先生

之言曰文章家上知千歲下知千歲也者當世文之可知者不以吾身知之後世有聞人將以非不穀文之不足知者必以吾身譽之後世有聞人亦以非不穀子玉聞是言未嘗不有味其言之也先生之文爲海內宗法尚矣無論文即一念急於獎挹公於是非於古人中求之猶不易得夫處高者左右視尚巍巍焉形庸者必以原平於此益覘先生之高且廣矣公家之遜謂此行當有異見茲者伏睹先生之芝眉僊僊然霄窕上人也又睹近所論著異書異人兩兼之矣先生嶽挺之辰在即謹爲文一首友人黃鴻臚叔

吳瑞穀集卷三十

八

與汪南明先生書

不肖世家大鄆山之下則疊空中無曠曠之見又不善事干謁結車軼以遊即雅所友善一行試吏大官不復能脩刺以聞其間以此竟成樸遯謏聞人也即如先生崛起天都爲當代宗諸士人皆曰翩翩今世之太史公也藉弟令日夕訢訢執鞭猶無爲數顧董董一再從爲一宿之行耳則他不可知哉今世業詞

賦其布衣士則曰雅遊可爲論著助當躡蹻以從所事事不則名不起且太史公故實也而深惟曰然蓋信矣第太史公十歲讀古文博學深厚上法太古之宏流有玄遊者在由是講業齊魯車軼遍天下以益大漠海之觀蓋其弘也借不可而希其遊未得國能且失故行矣居恒見某甲爲詩詞學學成既日事周遊如驚說者謂其所爲詩落抑又何哉則多岐亡羊不爲快湮遊耶至有未習坐行即覲周走者見卵而求時夜又太蚤矣無論韋布士即公車徵詣上名尚書宦燕中以文取尊譽籍甚計必中秘太史令流也既其集刊布不甚令人心厭屈則遊何容易哉竊爲曠歲規謂士之所爲遊有三有駕萬古之遊有涉一世之遊有覽衆勝之遊諸仕遊干謁遊不與也故今言士之所當神合而上交者其太上孰有如堯舜周孔其次孰有如左史又其次孰有如楊班之倫今其書具在果能盡涉遊之不邪要能誦法堯舜周孔訖于楊班而紹明之是即與聖儒才人遊也則今有先生度能誦法先生之文之餘緒是即與先生遊也左故墳右新謀此一發之樂也立意亦簪筓從事雅觀名跡乎諸山經水賦河紀雜書陳于几案而徧涉

吳瑞穀集卷三十

九

焉是又與大瀛海內名山大川遊也朝金板夕石經此再發之樂也今其圖載具在又能盡得涉之不邪寧無車迹遊詎寧無神遊寧無挾策遊詎寧無開卷遊諸窮而工者終非以遊故即遂而工亦必雅得於遊之外也故曰取足於身遊之至也求備於物遊之不至也固無虛言第不肯綿力無中資三滄而反無宿春之聚况數數於博士語之樊中不能窺左足一步則闔門掃軌爲十年規計猶且不暇遑也惡能冷然爲御六氣之圖哉雖然雅遊以起名當世故不敢籍諸名公至若集之品題要於末年必籍名公籍於

吳瑞穀集卷五十

十

鄉國名公尤所急何也彼嫁女不出閭巷者良女出婦嫁鄉曲者良婦以習之真而察其足憐也即鄉不錄棄人已故子淵聖儒也猶附大師書贊固冠冲虛士也思嫁於衛况材巾下者哉先生主文章之盟誠售文者之蹇脩以不肯叨爲鄉國士而不得鄉之宗老一言則文可知已又惡能覬遐遠之域哉且足下於海內遐陬布袍士故多所推轂令得飾從御列於毛嬙之席側顧於鄉人士獨無意耶每謂勾吳士一技一藝諸前達爭知之共飭而周稱之以售固吳善爲容而佳麗人之所易出然能盡傾都國使尹姬娥

見而俛首泣者蓋亦甚少是何也名易起而遊蓄之也我新都士則不然閭閻萬山間名不易起即起必身貌形狀信足以當人主第講俗懷入宮之妬無爲游揚耳比貴邑二三君子聲散邑何大夫頗能弘廓此見如吳會風烈而先生祖述汲鄭之意喜士尤甚即如折心於我達甫陳丈藻言繡宇大爲標揭邑里所炫耀搢搢以爲美談於是士莫不願修容於先生之門爲雁行以來即僕所爲兢兢苦玉帛踰時亦不能忘心也顧三家之市無毛嫱之狀借使萬一有如國色者則曰此當略賣爲傳置耳惡用以好往爲名以

吳瑞穀集卷三十

十

居賤固其理詎能幾上質也小陳仲魚英妙特達直軼然之姿僂僂然之遊爲公所藻識久矣以驥就不佞爲乞言於公惟以重親故而緣飭之不知其惡而加以嫵顧庶觀者亦忘其爲無鹽好以大屈以先生之信信之矣夫淑女不能無蘭約以親即何論效顰下里如不佞哉昔衛人逆新婦新婦曰拊膝無管服曰戒竈曰徙曰言皆是而主人粲然笑之以迨至遇之尚新而亟於言也不佞亟於言固知自爲衛之姍然不容隱隱以恃一昔之雅故非尚新者比幸不同於衛婦也

與徐汀州太守書

明之作者自北郡李先生揚旌夏以振風靡厥稱大宗澆執三尺以繩其怙異乃後士咸識取范即初學之子緩頰魏晉以上毋論宋元豈不亦快哉臆蓬蒿之逕以闕愈當糞除之向往則李何所爲屬後之子雲也乃者又唱爲翰林體文承宋人餘窳詩法中晚唐間落宋元以爲雅澹前唱于而後唱囑自千金其弊常明見曰文在此也彼其厭我哉嗟乎水嚮冬則凝火中寒暑乃退文之變豈其然哉玉崎峴山谷間則聞海內有天目徐先生崛起南越馳勝風流與王

吳瑞穀集卷三十

士

李二名家聯鑣品莠高窺隆古祖董馬之雍容即建安開元諸賢方斯爲少矣丁巳杪冬先生以使命按行山邑白嶽題詮與崑穴爭勝玄迹肇開以來當以公作爲絕唱是時瑞雪飛宇琪花綴空瓊甍靈嶽以助仙使之興造物豈無微意哉旣分題校士舉藝詩詞二科並列令操觚者莫不扼腕興嘆唐風也王從諸生列持詩一章私面即以成家許之稱曰吳生吾黨士也於是用期精進無怠溫誨後復造庭以方簿問不可以猥請懷刺漫成旣竣事送之郊與四生俱時欲有請里旅廩至不可以辱郊使心再不謀飢渴

未副此乃辱移問誅詞見屬固知匠石之門能搜案稅先生道廣之識祭等高出第以競焦螟之響其仍仍可羞哉念處卑守鬼室而靡旌摩壘竟不得一試其技五上有司坎軻落魄命也如何雅欲歷名公之門訪群嶽之勝尋長揚之迹窺東閣之書志長翻短即幽夜長悲矣顧雕鵠往匠希步作者則衆業弁髦不能脫去翰林近體淵我蓬心竟無所底日其晚矣夫擎舟仰邇於迅瀨句贅而望其高尋丈斯時也左提右挈連楫不失庶幾屹屹少放則失尺退丈甚矣古道難追而卑體易沉也故遊於鍾炊之間三日夜

吳瑞穀集卷三十

士

色澤不變不有待於鍾山之英哉近得先生寄郡大夫石刻及王李名家文披誦之訖欣然有適文必西漢詩必盛唐三尺之矩雖百世可知已然聞之誦法遺言不若親承教指即擬買舟桐江繫纜雪浦品文茗水之上求指玄珠開我款啓儻有浸假而化之哉誄詞一首挽歌四章馳獻尊先公靈席顧才非延年表述微士識謝肅氏刻畫徐公即不佞妄矣惟微命於執事有以教之即不佞弘矣

報甯山何太守公書

循子之得見明公也則從宛陵云進而賜之清燕之

問設之主賓之禮嗟乎公卿不下士久矣孺子何能
得於公侯哉因俯自思一當公侯無至召推賢之選
用以自勉既給事郡中日以肅祇業以秀才召置而
復用不肖喪之切以自成比斯夕佐役得以習公公
之政亦單矣方以特進擬擢顧乃反被不根之口當
是時不能奮行灑白之非夫也輒以自慙又私念曰
仁公爲郡神明共聞何俟一介明之弟楊之環隋之
殊突然物耳尚識德何貴於人哉亡何得三衢檄
乃知王之真者蠅竟不能點化虹之金遭燦愈流彩
也微士民懷思何武視公在郡日滋益以甚語曰天

吳瑞穀集卷三十

十四

理在人心此具見矣三衢介微東表疆民頌太守公
政不逸口要以福曜所至爲慶陽春不擇地嘉生非
空語也上見知信於天子下見懷於民君子以爲
遭即孺子伏處山谷得於聽聞此爲拳拳上願所禱
祀而求也辱遣越使手教聞問蒲伏肅誦宛如夙昔
待立雖堂下復領教范真至矣真至矣更以孺子風
誼絕人以道相與見屬孺子何能得此於君侯哉初
不足過也而公固爲禮過之既不足問省也而固問
之孺子之爲公者亦至矣夫大國無言而蒙生者自
戴况有言及之哉則岐足傾注又惡知窮極焉

與張東沙先生書

一代之興有文有史考之六藝禮樂詩易爲文尚書
春秋爲史洋洋至道乎首開大明並流天地立隆以
爲極則歷萬世無能涉之也然賴先師尼父爲續述
至文有以辨至明有以斷絜以繩尺即文學如游夏
不能助贊一語論次之難如此夫王者制事立法軌
物垂範一稟於史所爲重良然自周而後代有史記
即其醇駁不同然皆隨時有作以存一代之紀載至
若文以顯道飾治章教所爲係亦非譏議宜與史記
並相論列收採其軼然無有及時續次使統繫不絕

吳瑞穀集卷三十

十五

何也孔子既沒正路廢而邪岐廣陵夷至暴秦焚詩
書設挾書法六籍於此闕焉幸是時去古未遠承聖
人論次之後人具誦法秦不久夷滅則墳籍往往復
出漢興詳延四方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天下靡然嚮
風矣故三代而後作者惟漢爲盛獨謂是時無有高
賢略爲續錄若魯兩生之倫隱崑穴不少豈無著述
竟不少舉見誠可悲矣文選據次於希曠之後即瀾
名之漢然限於風代拘以體裁自如東京魏晉以下
確矣或者以劇秦九錫不當槩收盧橘夏熟王植著
忽失於不考以是少之果當昭明不邪嘗讀二文奇

甚信具一體尼父敘詩雅鄭並錄豈以作者非人并細其言上林甘泉爲賦家宗况二物皆有考見太冲所爲譏不過摘二語以明我之核若與較長比美則思當北面忻忻執鞭矣因此即細二賦又豈當太冲心也至若文粹其一代論著頗爲詳悉然失於太廣諸瑣屑戲謔語亦間不遺謂之粹未也或議其不錄諍臣淮西信矣至指老將雁門二行何哉彼衛霍註誤不足爲詩病而黑雲向日並出乃長吉所爲奇譎也是鉉之失在彼不在此以此而論又足當鉉之心不也所爲評二家若此類不一而足是百犬吠聲隨

吳瑞穀集卷三十

十六

響以附蕭姬是非千載之下又誰洒白之甚者推文鑑而貶選粹以程游序易噉孔柱之序伸蘇黃之詩咲柳白之調用是雌黃三朝之選不亦遠哉二子要未能盡善然視東萊亦各有見徼以隨俗雷同不識會通之體是鄙人食海錯鮮不設而嘔之矣夫恃一人獨見權衡一代制作此其任至重儻無能盡儻於人此其是非與史氏何異即文誠高矣而樸樵卑纖之見入焉而迂誠奇矣專已守殘因原之見入焉而誕誠典矣瀟鮮疏通之見入焉而僻必如九方臯相馬朱叟辨璧然後增減去取不諄矣不佞嘗謂文有

體有理體故高古而益發舒理所未發收上也體與理俱不失次也大趣根據仁義常談而體卑卑此下已操是以權百代則三昧可得無不入玄鑒中矣明興重闢二儀再開人統誠所謂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之所以起也治功侈大無言殷周漢唐常與軒轅史皇氏同論則一代文采當亦重復古初相爲循環理固然也故自空同先生開高古之選以來其後公卿大夫士斌斌多古雅風而山林畧谷操觚之夫亦有足稱焉篇章流溢軼西京而上之盛矣先是程太史懼其放失喟然嘆嘆於斯文然是時限於體製

吳瑞穀集卷三十

十七

論次採擇未及幽隱此有識者所嘆憫士林所爲嗟咨蓋待其人也况弘治以來文以益盛則任斯文之綱紀作者之不業詎可委哉惟公崛起南州萃川嶽之秀論道大庭絀文中秘歷歷勳業炫燁明代而留意於著作尤甚蓋以發明其所未是也近見友人沈嘉則言公有明文苑之選又云公所爲選不拘隱顯存沒乃亟嘆曰高賢乎高賢乎非夫超俗之見哉公該才總智以當一代固知其攸確况秉擇美之公心不挾恐見譏彈因函保殘之舊見即收據必盡一代之才立萬年之典籍與大明一代史記相爲並流庶

休攄之無窮維見可觀也不亦茂哉嘉則又云記室已搜及鄙言昔宋之愚夫得燕石於梧臺之側自以爲寶獨之舍人子曰必無獨知而旁之識者掩口胡盧以咲不佞所自爲文固獨知契也今採之王公大人以爲信貨恐不爲宋人見詭咲者鮮矣

與白嶽何侍御公書

邦有司直衿履式趨里名冠蓋木石增色蓋自古爲然爾我邑自設學以來薦紳先生承先聖之業而潤色之若吳左臺之文凌微猷之義金忠肅之博陳壽翁趙子常之理大者爲卿相師傅小者友教士大夫

吳瑞穀集卷三十

七

文雅比比不可更僕數當是時冠帶輻湊鳴珂接響文學之盛所由遠也 明興休之作邑望於新都藩屏畿輔菁莪之化寢以彬彬然宜益追盛先達軼美前聞有所發其未足也奈何學舍生即有加人而登薦賢書未見其盛說者謂文廟後宵爾空曠以故制科不顯赫宜即廟後起尊經閣以翼廟宇顧陰陽禁忌儒家所不道驗之人事猥以不經絀之豈不昧哉但非常之原黎民所聞若臻其成於鄉大夫則必爲賴矣公令聞令望大著明時固中台之英也行舒咎謨上贊舜略慨邑子延輝於不窳所爲鄉人休多

矣比按行部好進士推轂祖述何武興學之意聞所至屬郡國士人交口稱美顧無意於鄉人士哉夫裘之有總下緼斯齊功得要領而後可湊敢乞一言於當道明公得移剡郡邑則役之興必睹成績是公有大造於鄉也居恒觀之鄉邦前高等輩未晦翁於邑學後記有藏書閣程公元鳳於大成殿後設有相儒堂汪公克寬於學南建有中山書堂胡公浚建有明經書院至今諸公之名與諸堂宇並流不朽皆風流之宏贍也君子之行不以所懟廢鄉晏子不煩里旅以更私宅國僑不毀鄉校以存士論皆君子之行也

吳瑞穀集卷三十

七

公豈無意哉先是聞公唱此論士人得之聽聞如舍飴薰薰相聚而誦人之從事必籍於機而務興於時功之成也要有所先文瑞之昌必有其會故登高而招則見者遠順風以呼則聞者彰公固高之招而風之遠也惟不鄰一言聞之當路以令邑之民則無論功役於事甚完計且運會所由昌也是公有以振之矣願惟暇就士鄉嘉勤後學取訓粉榆遙憐竹篠覽物五之教敦朋三之義軌文公之躅先子產之聽母爲卑襲宇殘固士人之所大屬於公者語曰一快不足以及成美積快而爲德茲役也士人之衆口所積快

者何如也

與三泉林大夫書

竊以士之見知也譬若璧焉當其在璞砥而識之市
之極上賈即爲知璧已追琢爲器乃按其刻上賈以
市謂重玉則可謂之知未也故士之已遇者譽之則
以分當而見薄未遇者見譽以恩當而見厚考之往
昔莫不同然自素交之道不講所爲揄揚而爭知之
唯在珪璋顯其款者諸被褐以抱無但不肯坐齊宮
請鮮不目攝之矣幽陋好遺貴途易引人恒情也此
夷吾埽生我之恩豫生效歿士之節龍丘甘備錄之

吳瑞穀集卷三十

手

勞趙壹傾窮鳥之慕拊心竊忤咸出誠壹匪由矯強
矣斯聲遁去遼遼千祀太行匪險知我益希故曰感
恩則有之知已則未也蓋知已之不可以逢遇乎不
肖年方八齡無祿失怙鞠於慈母撫養數空行謝中
庸乏知交之助自公爲邑二載未嘗造請庭下既有
傳所爲文於公者一見大加嘆賞不可當吾爲令而
失季子亟請過爲之禮屢賜燕語即玄暉獎孔闇敬
之過說項斯無能加此以不肖淺鮮無似謬爲過之
不殊古人遇同於知已即燕石自慚莫不思吐英朱
夏之門矣北公車微貴薦紳父老餞送雲集共挽冠

旌臥侯轍攀援車輞沿途數十里在不肖尤當追前
茅而遠隨如王生之乘輅從也顧西僻山谷訊問隔
絕無繇攀攝千里命駕遠愧高賢一別贈言近慚多
士才異長卿病臥襲迹行殊范冉拂衣涉嫌雅懷分
隔竟缺候道信者固多心乎莫或釋之矣夫竊鐵態
色智士是猜吐茵狎嫚仁人亦望迹不肖疎曠其類
此哉公自爲新會以至休邑勤勞撫字多歷年載以
琮璜之美而實爵於山縣固知非稱也今爲官師所
材籍緇緇於天庭之上英華弘發之遠立致矣垂績
鼎鐘著名竹帛寔雅受知者飲食所必祝也三疊三

吳瑞穀集卷三十

主

浴奉言布心不盡縷縷北望長想

大郭山人集卷之三十

新都吳子玉瑞穀著

廬陵郭子章相奎閱

江夏黃正蒙叔明校

志畧部

纂採嘉靖間休邑事略

隆慶初年 制詔天下郡縣故有職官勲業立園之士曾具禮儀奏勞孝悌忠節已有 旌表爲復子若孫及兵防軍興更繇工作事體巨大有關於纂修可爲勸懲者悉以搜採聞其人有自見於疏議及諸人

吳瑞穀集卷三十一

爲作碑誌即錄上以聽史館採次與否於是禮部咨行督學使者檄下各郡縣禮官博士掌故文學纂修邑侯召子玉具草

禱祀畧

肅皇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皇太子未生宰臣言齊雲山禱禱驗宜及嘉時禱者 上曰禱禱良驗當爲立禱廟靖十一年四月始遣真人李德晟用事齊雲山禱祝 天子被而望拜享薦之儀所由制定其當曰金錄祈禱大齋而脩封焉五月四日肇事是日上祇戒精專以接神明而山之中神樂四合光輝充

塞禱之一月而罷儒生曰春秋漢令孳有言天子降

符以辛日立號帝宰奉圖宗人共觀悉見後日之事

詢之道士則云當有鳴社繞樞之祥八月十日

上萬壽辰也自是禮部歲爲秋請一年一修封遣部

使者祝從官北望上千萬歲壽明年 皇太子生

七年遣真人張彥額至山增修如十一年之儀

年正月勅曰朕惟玄元之教其來尚矣肆我 朝

朝以來所在崇奉有隆無替齊雲山寔惟真武棲

之所比者正一真人張彥額奏稱齊雲山肇自宋初

真武化身百鳥嚙泥塑立神像大著靈應嘗經水火

吳瑞穀集卷三十一

迅雷烈風崖石屋宇頽摧神像不動迄今數百餘年

並容如始凡飾難加四方士民遇蝗災旱澇徼福祈

子有禱即應先是朕嘗遣祠官詣山稟告果獲應驗

但祠宇年久卑陋頽頽未加繕修今將本觀額輸府

香錢特與除免以備山中繕修爲歲事宜改故名賜

觀名曰玄天太素宮云明年張彥額請賜齊雲山道

士秩以寵祠事授太常寺寺丞歷二十五年勅山中

道士祝三十四年遣高士李用濂祝三十六年

上以齊雲山祠宇卑隘不足以著見景象迺弘休爲

上帝博臨之居也詔曰有司議曰往者朕遣祠官用

事齊雲山皆有光應登禮罔不答既改故名而院宇未稱何以報塞其重建祠宮以應大山之博遣高士陳善道錦衣衛千戶何景督治宮觀當是時京師建大朝門遣部使者督採木於徽徽之山故驛剛不產巨木民携重貲走往市木於浙之大山中以輸邑被此二役民愁無聊公私之費誠可哀痛知府陶承學休寧知縣潘清賈省察諸費供上恤下邑民賴之明年宮成天子製碑文曰徽州府齊雲山齊雲觀故真武聖殿相傳自宋寶慶中建而真像則百鳥銜泥塑成迄今數百餘年金容如始遐邇萌隸凡有禱祈

吳瑞穀集卷三十一

三

必亟赴焉朕於嘉靖壬辰因正一嗣教真人張彥頤奏令道衆用事茲山謀禱果獲光應自是設官焚脩爲歲事而祠宇卑隘傾頽不稱崇奉至意爰命巡按御史庀工程材遣高士陳善道錦衣衛千戶何景往董厥役以嘉靖丙辰八月啓工修建真武正殿左右配殿供器鐘鼓等樓復創建三清殿規制宏麗儀物備飾更題曰玄天太素宮惟此山高五百仞盤繞百餘里上應斗宿俯瞰大江峯巒秀特崑洞幽奇允爲東南之福地神仙一洞天也至是宮成金鋪玉映始足以妥明神而增勝槩矣御史奏請朕文勒碑以示

永久朕惟帝以天一之精炳靈降世感召元君授以無極大道丹成冲舉受冊瓊臺主鎮北方輔化制運昔我太祖成祖開基創業之時帝赫著神靈翊成丕績乃立廟南都建宇太嶽殷禮秩祀前後並隆及朕續成大統獲執珪幣以事山川諸神復荷帝宣靈昌胤章章若是玄功弘休莫罄報稱比歲廣增諸祀壇場常發帑銀修飾太嶽太和山宮殿門廡揭坊額曰治世玄嶽夫神無往不在則禮儀無往不答朕謹效法祖宗隨在祇若明祀於茲宮之修建罔敢緩焉惟帝鑒享克誠保佑朕躬昌延皇祚俾歲稔

吳瑞穀集卷三十一

四

時和內安外靜吉祥駢集教法興隆則帝之福德益衍於無窮而朕實永有賴矣嘉靖三十七年六月初九日也士民相與製頌文刻石于輦輅峯之麓其辭曰乾紐奠樞凝圖真旨弘敷玄教司命垂庥冥造茲邦向著靈效禮有廢懸天子執珪幣望祀名嶠用事脩封施况畢應塞具惟醮壇場未增宮宇弗稱每懷焦焦祇令祠官勅建宮祠功成其標上帝博臨不異下房光景燭照祚國佑民昭融大明並之雙曜明年遣定國公延德至行安神禮蓋崇壇場祀釐中脩其禮而不爲時邁則曠代一有其道至高者在此顧

由此祝者絡繹於路四方之縉紳過縣乘傳責辦因有干請於縣而疲於將奉待敝矣

丁口畧

徵役夫丁則丁口算秋米灌輸丁五口算米一石出口賦錢僦役故令甲也嘉靖十七年休寧縣知縣傅燦從巡撫都御史歐陽鐸會計傳建白以休歛二縣民多販買減丁二以三丁折米石而婺祁黟績四縣五丁折如故休歛二縣民甚苦之休父老汪道弘率二邑嗜義者走闕下奏曰令甲定徵郡之賦有四

吳瑞穀集卷三十一

五

一曰二稅之賦二曰丁口之賦三曰均徭之賦四曰雜變之賦遇均徭雜變之徵則以丁口折秋米以征丁五口折秋米一石六縣之定額載之大常定甲不可變易者也亦以民之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一爲丁古之制也今則以十五歲爲丁是以中而爲丁矣於是以一丁準米二斗亦以劑量其間五均之法也嘉靖十七年都御史歐陽鐸下會計之檄休寧縣知縣傅燦乃以休歛之民爲賈者衆於是重其徵派以丁三口折秋米一石視之四邑重者幾半六邑一邑也六邑之民一民也以二邑之爲賈而重困之然豈盡二邑之民而皆賈乎四邑不事賈然

豈盡四邑之民而皆不賈乎以賈而苦之二邑之不爲賈者又何辜也四邑之不賈而寬之則四邑之爲賈者而又何微此幸也以田言之婺祁黟績贏於田田之所入足以供一歲之經費是謂世業常產即一丁而當米二斗藉田之餘以辦可估定者二邑之人稠而田之所供不能十半不得不賈賈之貲無常息或盈或虧不能預定所在有僦費不足以更費者又十半諸爲大賈不能百一而木之租鹽之羨縉錢見算十五或二十而算一輶車一算船五丈以上一算百貨算皆有差匿不自占占不悉沒入之是已重其

吳瑞穀集卷三十一

六

罰於外矣而又重其罰於內則二邑之民日削月朘嗷嗷何以聊生也內外並見侵牟民命將泛莫之振救誠可哀痛郡猶之一家家丈人之令行於子弟而子弟遵之不敢逆者以公而平也同一子弟而爲丈人者有低昂於間何以使之趨乎楊子雲言爲人父而權其子爲不可況權其子而左此右彼又何如其可也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均則雖征之重而民不以爲怨不均則征之薄而民有不肯供供而不能無怨嗟嗟之聲有不勝其毒矣夫有田則有租租之不均豈肯輸租有身則有庸庸之不均豈願輸庸

以朝廷之敦大龐厚而直使民爲此廩廩也商不出而三寶絕海加租而魚不出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此北山之詩所爲作也宋蘇學士軾有言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總有經典明文無補於怨況五丁之折爲首憲定令而三丁弊政隨時所立二邑之大殘也豈容因仍以爲民怨諺曰怨不期淺深其於傷心此固二邑之民所早夜以傷心者臣等數千里望闕下上言仰惟陛下財祭不報走訴之民有蒙霜露歿於京師者後知縣宋國華林騰蛟相繼請復之不得騰蛟擢御史奉命

吳瑞穀集卷三十一

七

命往南直隸江西湖廣查追料價入報復以二邑丁口奏事亦寢

兵防畧

嘉靖四十四年十一月山寇自浙入歙休境所過鹵掠斫人喋血道路燒民舍見大舍入據蓐食錢物爲之一空官民兵遷延不敢往擊隨尾之久之散去明年賊復至抵邑南之陽湖距縣城三十餘里官兵隔河爲聲勢觀望無敢狙擊之者會霽射者竊棹小舸蒞蘆中引強礮發中其渠泉其党引傷趣止屋舍焚之而去此時賊已惝恍設官兵往追擊可無噍類亦

隨尾之而已漸以散去議者以休寧爲六縣中土四輪之地監司檄郡同知部署休寧頓舍議揆地據廬以時閱練民兵邏卒扞扼以比追胥之事後以民兵皆游手相聚所在囂譁肆爲悍暴物價騰踊爲民害不小遂罷不行宦蹟採錄黃福之廉莊通判吳成器之武功二人

風俗志

徽故鄣郡於越地禹之苗裔散處其間故其人多菲盭盡力溝洫孝弟質行有禹之遺風焉

郡則有三俗附郡郭則歛夫自歛西牧介休之東其俗富厚備於禮身安逸樂而心侈囂庶之靡挾其奇

吳瑞穀集卷三十一

八

羸以相夸咤然其人貌良而衣逢整齊緣飾文雅爲獨勝焉白嶽山以西此休西牧也其西則祁其西南則婺俗好儒而矜議論柔弱纖嗇歸本比者稍稍增飾矣度什一之術不如東南以習儉約致其畜積休之北則黟地小人寡纖儉大同祁婺多益甚焉頗有稼穡之業質木少文有古之遺風自烏聊山以東至翬嶺者則東歛及績也其俗埒於黟而縉紳之士過之

夫漢以前吾不知已至若鮑仲程靈洗公等則以武功著求之文雅乃不少槩見訖任彥昇陸士繻諸公

勸駕於上設學與禮宋元以來彬彬然稱東南郡魯
道系相傳講業益廣故微冠帶衣履諸郡國民俗良
美士人矜節義亡元時其名流無一人出試吏即推
舉於鄉猶棄去不肯計偕

國初鄉邑樸樵少文里子不識城市諸爲弟子員由
鄉佐以謀報猶然逃去不應嘉靖以來比屋有才秀
士文藻益盛然多以關說至出錢求賞拔焉

量其山十五地隘斗絕在其中厥土駢剛而不化高
水湍悍少渚畜地寡澤易枯十日不雨則仰天而呼
一驟雨過山漲暴出其糞壤之苗又蕩然空矣大山

吳瑞穀集卷三十一

九

之所落多墾爲田層累而上指至十餘級不盈一畝
快牛利剡不得田其間刀耕火種則勤用地利矣自
休以西猶斗入多石溜之田度歲收菽藿不給半餉
多仰取山谷甚至採薇葛以食暇日火耕於山旱種
旅穀犁且俱出拔峻壁呼邪許之歌一唱十和庸次
比耦以防虎狼日昃歸持薪樵輕重相分

民故不能齊事田疇要以貨殖爲恒產春月持餘貲
出買十二之利爲一歲計至冬月懷歸有數歲一歸
者上買之所入當上家之產中買之所入當中家之
產小買所入當下家之產善識低昂時取予以故買

之所入視旁郡倍厚顧多雍容雅都善容儀有口而
賈之名擅海內矣民俗爲纖儉甚貧者日再食富者
三食食多饘粥不爲黍則不畜乘馬鵝鶩其畜日日
以甚不及姑蘇雲間諸郡產相十而用相百即池陽
富人子猶不能等埒而名富厚蓋由賈售虛名云豫
先治裝一月袪新服飾冠劍作遊都會諸見者嘖嘖
就目微多大賈既而每責於人處處各有汪京兆循
曰微之賈售虛名而受實禍固無空言
百工之作皆備而歛爲巧然董董足償僦費諸畜息
之者不能十一

吳瑞穀集卷三十一

十

俗旣纖而女人尤甚務謹力日挫鍼治緝紉紵祁之
俗織木綿紡績至丙夜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微俗
能畜聚不易歸壻蓋亦由閭閻德焉大都務爲貞潔即
妾媵女僮亦以流合爲耻朱晦翁有云新安山峭厲
而水清潔其人務爲高行奇節吾於女子亦云
故多舊姓自唐宋來數百年重宗義講世好上下六
親之施村落家構祠宇歲時俎豆其間即嬖人子亦
安土懷生不畧賣兒流庸婚配論門高別戚獲之等
即若而人盛貲富厚行作吏者終不得列於輩流
歛休喪祭如儀不用釋氏然祭奠顧侈設層臺祖道

飾以文繡富者欲過貧者欲及一祭費中家之產親歿不即營宅兆富者爲屋築殯貧者董復茅茨由俗故陰陽拘忌至屢世不能復土

正月元夕休歛咤燈市夕魚負光夜龍銜燭以達於旦三月三日郡民競舟於河西執蘭招魂三月廿八日歛休之民以良金馮汪越國之像與之而遊爲上壽設俳優狄鞮胡舞假面之戲飛纖垂髻偏諸華路儀衛前導旂旄成行震於鄉井以爲奇雋觀者旁邑梨來五月五日祁競龍艇亦極偉麗閏月之歲績有善會穰疫七月十五日燒蘭盃盆於寺中設伊蒲塞

吳瑞穀集卷三十一

七

之饌是皆故越俗巫邇年女郎益喜諷咀齋薰以祈禱云

俗尚氣力訟起杪忽而蔓延不止然單戶下民畏豪舉者權不敢望官府亦不云少程太史敏政曰微之訟非若武斷者流其爭大抵在於產墓繼子然比年亦稍稍減省矣

立春之日司牧氏迎溫青郊出土牛以逆寒氣田家市新曆占滿斗之宿立春前後五日時松早則寒襲遲則脉張元日雨以下芒種是月也修田畛端逕路仲春之月其祀社日多雨是月也下春種燠王善萊

於盆在山間者遲都市之候盈旬春雪平地尺夏大水水漲如其數三月風而雨土爲靈傷麥清明淘新泉紫湛饌釀酒漿是夜也雨傷麥民伺雷發聲捕蜈蚣於大石山中爲腊以治疢是月也浴穀子探新茗四月螻蛄鳴省陂隄五月梅潦暴漲南風至大雨下是月也採昌羊收白苧刈大小麥時稻秧廿五日謂之分龍卜雨晴時六月南風郡乃旱是月也早禾登製麴蘖採木槿立秋日雷壞中禾七夕雨殺禾雍九月刈薑霜早降殺白苧黑蕎祁葵之鄉占雨休歛之地占晴九日占微雨是月也苞薑種剥桐實十月立冬

吳瑞穀集卷三十一

七

山家卜晴雨十一月短日至缺賀年卜穀實十二月遊旅謀歸修繕居室斥土掩骼是月也收蕪菁擇五種齊秋稻謹蓋藏取竹箭是月之末薦廟寢飾家政以待嗣歲之宜四時之辰冬熟爲疫夏寒爲饑冬乾多鬱攸秋霖生蟲蝗甘雨至三旬百物熟其民乃康論曰余嘗讀爾雅篇至大蒙之民信空峒之民武未嘗不歎風土之移人若是也及觀齊國厭紫楚地高捆晉侯好儉民人畜聚虞芮入境讓心自生乃知軌物靜富之道爲人上者可不慎焉若微之風土無論六邑不同即鄉聚又各往往不能相通豈萬山中多

星隔然邪則爲政者追鄉而敷化條可但已哉聞之
長老伏玄曜爲郡時苧麻無以爲繩而民好朴其後
陶雅立三色雜賦而民好貪風俗之易移一之乎上
然哉乎然哉乎

卹政志

在昔周盛世豐年康年數爲歌和氣充塞上昭天下
漏泉百姓樂享有年嘉生繁祉目不覩荒歉豈不至
仁哉然周官一書則孳孳發舒荒政推此類且著之
至掩骸埋胔之令櫛然密矣且樹於禮一穀不升則
損服微膳夫以上歲升登而要爲凶年備豈空注心

吳希穀集卷三十一

五

無用諺曰餽飯不及壺餐所爲數念民長慮預辦夫
其至務矣微故隘高水湍悍則岸善崩旱則寡澤易
稿一遇水旱之災則耗然不瞻莫自堅其命若宋隆
興五年史記徽大饑人食蕨葛自今觀之無論歲大
饑諸山谷小民無歲不採是蕨葛以濟以故恤助
之政不可一日闕然區講具載史記中若唐大中九
年罷歛州冬至正月旦經貢以下更下戶租賦宋隆
興二年州艱食令守臣及常平使者賑乾道六年饑
令漕臣漕江西廣東粟賑淳熙八年民流入淮令兩
淮漕臣就授田江東帥漕賑明年大饑種稔亦絕令

常平使者行郡賑其後六年十二月上以徽民流徙
衆乃罷守臣趣出庫錢屬浙江提舉常平朱熹賑
紹熙二年四月火令部使者循行視災賑之粟慶元
六年水賑之粟徽故易饑數困在上者亦數數虛倉
庾以贍之視旁郡國稍有增加矣而任清叟疏言租
賦獨詳初清叟守州奏曰臣守州故與隣疆接度地
相去遠甚民無產業不能齊出南畝今迹方邪迂直
之勢畫爲圖如指掌狀以獻乞較量除減事下大司
農懼缺經費不許嘉定五年龔司丞維藩來爲歙邑
亟疏邑便宜而制帥黃度計使孟猷衆會上聞寧宗

吳希穀集卷三十一

五

以爲然減折帛錢二萬三千三十二貫有奇諸絀絀
綿減省各有差是歲詔下江東漕司問所安集百姓
具以管言休寧令任良炳應詔言縣折帛錢重病民
請減三之一請蠲積欠錢二十萬緡又黎陽鄉民各
以其地自占賦挈獨重其籍名田宜與和睦鄉等制
曰可十五年提舉司奏婺源敗壤特甚狀紹定政元
十二月都省署下季令子宣議減虛額茶租月椿板
二激賞折帛科場等錢其明年郡守袁甫請于朝諸
茶租錢省輸即歸於州初主收稅戶方輸有加耗有
州用省耗其從來久遠重非所宜端平初詔寬民力

郡守劉炳言於部使者酌減省耗錢不得辜推牟利
又出教行蠲補令善政有紀矣明興 高皇帝詔立
倉廩我郡若邑有求豐倉廉惠倉預備倉義倉惠民
藥局養濟院義塚而下詔曰貧民無告病歿者官給
棺槨收之令口賜給有差一等隻身大口年十五以
上月支米三斗柴三十斤歲支夏七縷布冬木綿布
各三丈小口年十四以下月支米二斗柴三十斤歲
支夏冬布各三丈戶二口大二口大口小一口戶
三口六三口大二口小一口大二口小二口月支歲
支各有差他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以家次極詳

吳郡縣集卷三十一

十五

悉優渥矣猶以微僻畝小民重困池山澤毋牧事每
發倉庾下週恤之詔而天順成化間尤數天順八年
制詔徵六縣免七十以上民爵一級歲酺宴一日成
十以上木綿布九十以上民爵一級歲酺宴一日成
化七年詔六縣賜八十以上丈夫夫婦戶給一疋木
綿布一疋綿一斤米一石其後二十一年許八十以
上免更繇一口歲給綿二斤布二疋又明年賜八十
以上給一疋綿一斤米一石肉十斤八十以上諸悌
者力田里敬服者賜爵一級名藏郡府之策年九十
賜給綿米肉倍尤數 詔除租其初年 詔曰徵六

縣隘其令六縣民今年稍出稅麥數有差其明年又
下詔除租四年六縣災除糧米戶口食鹽鈔有差其
後六年除弓張一年以佐百姓之急七年詔棄責六
縣逋欠錢如此類者不可一二詳是時若監司若郡
縣長吏應令奉職見上所爲數詔問徵各兢兢所以
恤民周正太守也前後疏言民數困狀皆有除免王
恕御史大夫也奏除徵夏租麥二萬七百六十石六
斗有奇奚銘御史也奏除績溪糧米五千七百九十
三石有奇王恕後入爲尚書因爲徵民請臣恕言徵
守臣言頻年徵民財匱不足以供軍士作什器乞減

吳郡縣集卷三十一

十六

歲辦新安衛軍器物料上可其奏減各有差若宋傑
滕昭孫弁李嗣皆御史大夫皆移檄賑賑弘治間下
詔惠旅耆老賑貧民嘉興士大夫更始二十年德至
盛也至 今上初年郡民沐浴膏澤征徭省少往十
餘歲徵稱樂土矣其後徵科稍稍重複至二十四年
郡連年饑貧民重困御史大夫丁汝夔領財賦事出
教賑歛貧民穀明年歐陽鐸又出教賑六邑貧民穀
三十四年饑賑之穀三十九年饑御史大夫翁大立
賑之穀明年御史大夫方濂賑之穀又明年穀踊騰
糶行徵郡縣平糶是時東南吏寇竊發徵出丁田民

兵之賦奉戰士望祀齊雲築休欽城其勞費各巨萬
十數入多於國經租稅趣輸急處歲因以數不終太
守陶公承學增脩郵政值朝廷徵採木徵四司料
價急太守言監司得緩征其後四年而太守何公東
序至先是連年民苦勞費而鄉佐主收之役尤甚太
守審畫處分糧長諸軍需均徭料價公費丁田等錢
收魁極節適語其載食貨志中是時撫封於上有御
史大夫周公如斗數行郡總覽便民簿最詳緻明年
米踊貴太守損膳省用寬貸賦以振元元民力少舒
矣先是壬戌御史大夫行教休寧平糶縣官每糶穀

吳瑞穀集卷三十一

十七

一石有直外羨銀諸吏胥託名上買小民無得穀者
其得穀不足以更之是時有謠曰嗟嗟父母放糶生
我彼偷攘我生不識官家左右相摩百里來乞梁兩
日不得一顆嗟嗟父母知那又曰小麥青青大麥未
黃父母卹我放黃梁誰去糶者姑與章丈夫何在戌
遠方少婦支門戶兩足不能行若之何官如市吏如
僧嗟嗟彼廼羸其何能耐聞者蓋悲之云

論曰余嘗伏讀養濟院令甲至仁弘浩矣誠足以風
百姓而郡民應之亦有好義相假貸能施者焉

儀漕志

蓋自伯禹流川導滯居水豐物於是有陂唐汚庫以
鍾其美今之隄壩水門是也若曰治水有決河深川
而無隄陂壅塞之文亦見其固矣邗溝故南北衝渠
水勢邪直填淤反壤之害自其宜也周漢來唯是爲
務深從便宜以相極難大氏江承河下流河高湍悍
苟不準高下下無外牒上無壩堰何以使水絕壤斷
功施不窮哉任土作貢揚州則沿於江淮達於淮泗
當是時江淮未通諸貢賦沿江入海沿海入淮自淮
入泗而因以達河迄春秋時吳始穿邗溝則揚之東
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漢以淮南封諸王吳王濞

吳瑞穀集卷三十一

十六

開邗溝則通運於海陵是時賈誼言漢以淮南爲奉
地然未漕江淮正始四年鄧艾言於司馬懿開廣漕
渠大便利東南有事興衆汎舟下達於江淮資食有
儲而可避水害後魏自徐揚內附是後經畧於茲不
廢轉運中州百姓咸被其勞至隋大業元年引河通
於淮海廣開邗溝則自山陽至揚子三百餘里水面
濶四十步入江以便轉輸而行幸作矣唐因之置巡
院發運使於揚子屬淮南道而江南租庸皆由揚子
入水門以渡淮入汴開元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
朝集京師帝訪以漕事耀卿條上便宜曰江南戶口

多而無征防之役然送租庸調物以歲二月至揚州入斗門四月已後始渡淮入汴常苦水淺六七月乃至河口而河水方漲須八九月水落始得上河入洛而漕路多梗船楫阻隘江南之人不習河事轉顧河師水手重爲勞費其得行日少阻滯日多今漢隋漕路瀕河倉廩遺跡可尋可於河口置武牢倉鞏縣置洛口倉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而河陽柏崖太原永豐渭南諸倉節級轉運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於倉以待則舟無停留而物不耗失此甚利也玄宗未即行貞元四年李泌言於德宗曰

吳瑞穀集卷三十一

十九

江淮漕運自淮入汴以甬橋爲咽喉其地屬徐州是時劉晏領東都諸道法益詳密江南之運積揚州不入汴不從渭中入太倉者惟渭河漕不涸歲轉粟無升斗溺者自晏後江淮米至渭橋寢減矣先是揚州疏太子港陳登塘凡三十四陂以益漕河輒復湮塞淮南節度使杜亞乃濬渠蜀國疏句城胡愛敬陂起隄貢城以通大舟河益庫水下走淮夏則舟不得前節度使李吉甫築平津堰以防不足饑盛則洩之發運使嚴三目一啓之禁始作歸水澳河時有惜水如金之諺杜亞王播諸人引陂穿渠以灌河皆可以行

舟然漕亦少矣宋太宗朝淮南轉運使喬惟嶽於建安軍創斗門二於西河築三堰以通漕船設懸門積水潮平乃泄之真州乾興中左監門衛大將軍陶鑑掌真州水利始易堰爲通江水閘二天禧間范仲淹領江淮發運使以真州江大折水波所遊盪險甚乃率水工鑿長蘆西河以避其患魯宗道爲發運使通浚真揚漕河乃發三堰徽宗崇寧元年詔江南開遇明河自真州宣化鎮口至泗之淮口宣和二年真揚漕河涸車輓畝水以濟運舟歲漕多梗尋詔中使按視欲濬運河與江淮渠平會方臘寇兩浙內侍童貫

吳瑞穀集卷三十一

二十

議爲海運陸輦內寺譚稹議於泗之盱眙鑿渠出宣化鎮口向子諍曰運河高江淮數丈自真至淮且數百里民力爲難宜於淮之帶子港築壩一以復懷子河故道於瓜州河築壩一以復龍舟堰於海陵河口築壩一以復茭莛待賢堰使真州諸塘之水不爲他河股引而分措置使陳亨伯行其議由是滯輓皆通六年發運使盧宗原建議于州西五十里開靖安河八十里通江徑易以避黃天蕩之險國家饗其利又于江壩鑿渠由何家穴築石堰自黃沙潭以達于州孝宗淳熙十年知州事左昌時開大橫河以便江舟

釐泊寧宗慶元五年知州吳洪于童家渡至黃池山對境開新河二十里州人稱便矣元大德十年浚真揚漕河泰定元年珠金沙河淤堙詔發民丁浚之明興設工部都水司官掌天下陂池川瀆之政令洪武九年甃湖隄以捍風濤十六年兵部尚書單安仁請浚開河道于儀真城南重建五壩清江惠橋南門裏潮諸閘以畜洩河水成祖遷都金臺講求河政日益詳密歲漕東南米四百萬石皆由江入邗溝亂淮而渡上清口經徐呂二洪汴密泗迎流而過漳御至直沽汴白河抵潞以達于京師命大臣總理河事

吳瑞穀集卷三十一 二

亦云重矣顧說者以漕河之患與北虜埒以此言便宜者甚衆然方畧疏濶莫得其要領蓋今之河道非昔河道昔所患在河南山東今則移之徐邳淮揚昔所患惟河今則併淮患之昔所理惟河今併淮理之官有定守而勢無常事相關而權不合其當更易變置明甚猶然泥建設之舊忽通變之宜執拘牽之談責平成之券何以異乎按商紘以索羽調言適于越而輟乃北之也欲求必效難矣適漕臣有開草灣濬海口之役于濫者有容壅者有歸似爲有得詎意河身之墊已非一日及其間也水勢如帙則泥沙愈甚

所謂善渠者水嚙之善防者水淫之非誣也乃併引五港口雲梯關二道以入海而淮爲河泥沙壅如隄水無所從出盡傾注山陽高寶間而清河口故道無復全淮之涓滴此可預睹也於是有請開老黃河故道使河自爲河淮自爲淮各有經行曲爲接濟者有欲引河從崔鎮入漁溝取平望河以入海者有謂河決崔頭勢也盡束行不復西向當由通濟閘外馬頭巡檢司別穿一渠令漕舟入成子河谷莊湖出孫家灣會黃河于崔鎮之上而中建一閘以時其蓄洩者有謂引河由三議鎮出魚溝至大河口與淮水會者

吳瑞穀集卷三十一 三

數家之論互有短長宜詳考驗皆可預見顧魚溝去海二百餘里地形參差而土疏惡即費鉅萬萬功難必成出孫家灣會黃河爲近第河身日墊內地或卑壤接泗州祖陵在焉草蕩湖窪牽連百里無一岡阜之隔而開渠置閘引之相通萬一木石不支黃流內注勢若飢建莫可前遮其爲國家之憂不止于淮揚之魚鼈已爾夫河辟北虜遠之不暇可招之使來邪或者從盱眙之龜山蛇浦口經寶應天長縣界至六合瓜埠出江隋唐以來行之河跡尚存但地當祖陵朝岡迄今東放淮南馮不宜即形家之說無足

盡信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爲然或謂原隰江塘連瓜
埠穿瓜埠渠水自充足杜行抵六合引六合入天長
由天長出新溝七里湖入高寶於 祖陵朝岡瀾遠
此渠一成道理便宜尤稱徑易轉運多而以其餘溉
百姓饗其利瓜儀二壩間可亾事事此亦一說也又
有爲復諸塘之說者當漢陳元龍開塘唐李襲譽築
勾城塘暨止山茅家山塘本用以溉然水汚畜亦可
濟瓜儀運舟今舊迹俱在而佃民畊蔬輸賦有定額
卒難急復姑存其說俟考焉

吳瑞穀集卷三十一

三

大鄣山人集卷之三十一

大鄣山人集卷之三十二

新都吳子玉瑞穀著

廬陵郭子章相奎閱

江夏黃正蒙叔明校

策畧部

問諺有之曰民竊盜起又曰弭盜安民夫民與
盜疑若不同羣然言之者其勢若相因何也
豈自爲民父母視之則固皆赤子耶今者曠
寇嘯聚所在而是徽寧衢太之間爲之騷然
此其所自起果盡竊耶抑別有由然耶予自

吳瑞穀集卷三十二

一

待罪以來博謀父老兼收策力求所以弭之
之方言人人殊有曰結兵布武戰爲先夫先
王除戎以戒不虞戰是矣然有所謂不戰而
屈人之兵者義奚若耶有曰扼險據要守爲
急夫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守是矣然有所謂
固國而不以山谿者道何居耶慮餉不給者
曰勸借大賈似若近於權宜之術也然不知
有賂戰士起矢石積富好行其德如扁舟江
湖者乎如官征歛焉吾懼其擾矣憂伍不充
者曰召募義兵以若得乎延攬之畧也然不

知有稱材武倡義風務爲高節奇行如扼制
黃巢者乎如上督責之吾恐其迫矣約鄉變
俗聲自藍田今倣而行之者夥矣其果德業
相勸過失相規彷彿乎古德行道疏之遺意
否與不然是聚訟也保甲詰奸詳於陽明今
踵而脩之者屢矣其果出入相友守望相助
依稀乎比閭族黨之善制否與不然是增害
也夫執兩端而用中集衆思以廣益稽古聖
賢有不能外者矧迂踈劣劣如予者耶則夫
周爰諮諏有不能已者矣茲欲戰必待於對

吳瑞穀集卷三十二

二

壘守無俟乎抱關餉不借而自給兵非募而
能充行鄉約者有表正之化脩保甲者無騷
擾之患使攻心伐謀之計效而賣劍買犢之
風成赤眉黃巾之黨消而荷鋌操斧之類衆
必何施而後可夫文事武備本爲一貫俎豆
軍旅原無二道二三子竊居而愛天下久矣
其尚專心歷勝以對予將按而行之毋勦說
浮議如画餅然不可啖也何太守公問

對竊聞之有實功者所收實效其實功小者小用之
而效其實功大者大用之而效未有有實而不臻其

效也者亦未有無實而可底績也者實體爲立實功
斯專以之安民以之弭盜以之文教以之武禦安往
不得哉是故不能見之實行雖有萬穰其孫武之策
言之洋洋滿耳猶遺券之齒數雖多無濟於用能實
行之則一善策之行有一策之益刺草之語皆岳牧
若章子用芻者之言亦可以制勝荆人矣執事策諸
生以弭盜之術而曰其尚專心歷勝以言予將按行
之毋勦說浮議如画餅然不可啖也嗟乎是固欲求
實言而要實效者也顧愚生自髮燥以來困於微之
謠俗未嘗不思斬一言之效於用今承隆指賜清閒

吳瑞穀集卷三十二

三

之問敢不悉心具對况目擊磔害禍烈誠門庭之寇
也蒙大問下及而訥嚅默避不出一語是病在腠理
遇扁鵲而結舌其何以奉明教而祛固疾也哉特鳧
燕而爲鷄雛慮則必不得矣計者梁藻翳蔚不足以
知無窮之世實所大懼也執事之策曰文事武備本
爲一貫俎豆軍旅原無二道旨哉有味其言之也夫
孔子以儒師萬世稱斯文之祖萊人之兵何如其武
太公以武教萬世稱斯武之祖三畧之秘疇如其文
乃知明於胡籃之理者即可以折衝開於韜鈴之指
者即深於俎豆彼能讀父書而不能善用以敗猶爲

未能讀父書也彼論亡微而無救於亡其文竟爲未得其亡之故也此理明而安列之術祀戎之方政教之猷民盜之情皆一總貫而實功實效實體實用即此在矣方今盜稍寧而自苟若便安者視之掩於抱火之厝以爲便計謂可以少委不則如越人視吳人之將縱陳齒之狀何與於我我公有不然而者自下車以來不遑暇逸日進士人優容諮問即小技亦博採不遺其用心亦已勤矣盲出十二議爲微人樹長画愚生每讀一議已輒嘆曰其碩画哉弭安之道無能外是今又以六事策諸生欲戰不待於對壘守無俟

吳瑞穀集卷三十二

四

乎抱關餉不借而給兵不募而充鄉約不肅而行保甲不束而順是果何道可得哉一攄愚意惟在求其實而已行之有一事之實則有一事之益有六事之實則有六事之益一曰練兵之實微故有兵二衛兵鄉兵而皆不可用前者中平之敗由承平日久民不知尺籍伍符一旦有急皆驅市人以應不惟民之不知練而亦無所謂練其何以戰是必預符籍之占使兵有常數於是三令五申日閱月簡所謂兵者不徒有兵之名所謂練兵不徒有練之故事先期令之曰爾士有懷家氏無立功名之念者聽至日必以軍法從

事毋赦練閱之日如督學使者之校士必嚴必慎俾如對敵激之以賞惕之以威人懷入穀士思取偶則怠懈之氣振而武毅之技得矣至於衛兵亦申明其數而閱之如其法不患兵之不強也故欲戰不待於對壘者必其平時常如對壘而後可得也二曰守阨之實微故萬山四塞如城墉然所謂一卒舉鼎千夫沉滯者然近日雲霧之寇突入鄉境如履康莊向者只嚴嶺海口二道今又犯黔犯績所入之道四面八達若皆其所熟諳而視之我兵緣深攀險尤爲便捷趨穴入巢極其習稔不惟險與彼共而且爲彼

吳瑞穀集卷三十二

五

之所有是蓋爲寇者皆邊地近境之人以舊人而入舊里雖冥行而不假槌撻又豈特爲之嚮導已哉况寇之來聚爲一而我之守分爲十以十之分而敵一之合必不能禦非惟無以挫其銳氣反生其玩心以故肆行而無忌夫固有所恃而有所窺之也今欲爲設險之守者必充其所望以奪其所恃出其所駭以震其所窺關阨之地常時不必守也蓋守之平時則兵久必懈日下行不休必偷敵反得以乘之惟勤哨探法必求得其實如海口之地責在葵之扞振大鱸白際責在休之扞振嚴嶺責在欽之扞振羊棧昱嶺

責在黥績之扞振大風責在祁之扞振健步疾探并諭其比地萌隸慙之重賞稍有風聞即飛書馳報亟趨其往截亦爲可及向者寇之入其初亦畏縮逗留不敢徑進非朝發而夕至也但無兵往禦其往禦而不敢前進以至彼之猖獗耳然則勤哨探之法此亦不守之守也三曰足食之實徵之民素以富好行其德見稱然邇者多纖嗇鄰客迨賊臨郊寧裹囊以待以諸爲詠言者則曰有能退賊挈貲與之及賊退不肯擲一鵝眼諺所謂在溺顧身出溺顧財此常情也孰有聞扁舟江湖之風而興起者乎嘗讀十二議中

吳瑞穀集卷三十二

六

協濟之策曰松有事則徵出財佐松徵有事則松出財佐徵是此爲亨而彼出新內相割而外出力其割而亨也易矣至松徵並有事則松用松財徵用徵財所謂橐漏貯中以士之財物收士也未嘗不作而嘆曰仁人言哉郡旣不能惡事則更爲報事不容媿緩是議已聞之監司矣或議不即下則再請至於三請必得請後已則民不加徵兵有常儲不借餉而給之效也否則燃眉之救其弊不足以供常時況於多事之乘乎四曰募兵之實徵之士務爲高節奇行尚矣然游手饕餮以浪藏於市井亦不云少一聞募之徵

樂相赴之然其心微幸於賊之不至而得以竊食其間又賊之至而希爲延避計若向日故事不無若而人也今不惟其數惟其人不惟幕係之以利而動之以義庶幾緩急有用而扼制黃巢之功可復見矣今聞智謀材武挽強蹶張之士皆已羅之幕下而優之以禮遇勤之諮訪鼓之聲問使人人得以自見又使人不得爲奸利鄉曲之氓耳目改尚邑郭之子心志移趨皆知講奮擊要術以副延攬之望是蓋召募之實心有以振其憤也有是實心民亦以實應當見民可爲兵如昔之蒼頭廝徒兵不待募而充矣五曰行

吳瑞穀集卷三十二

七

鄉約之實鄉約固弭盜之大本也彼爲盜者皆不知鄉約之故旣以不知而爲盜則今禁之爲盜者莫先於使之知先於使之知由一族及一里由一里及一鄉由一鄉及一邑比屋皆知理連廬盡守分盜心何從生也然徵民之難於遵約者又有其故由於生業之不安生業之不安者又有其故由於奢侈之不禁夫以怠惰游縱之性習虛浮靡曼之俗以貪狼饕餮之心賄富厚文飾之尚其窺伺之也已熟驚好之也已久一旦而禮義約之是以狼野之子而杓之俎豆之間必齟中服而叫怒矣其可速化乎是必先革侈

靡之俗華侈靡之俗在經理奢侈之妄費如遊神祖祭齋醮之類顛玩之戲一舉何止費中家之產其費多出於富人子而自富人子視此費亦弁髦也貧人無田可耕即宜出明教諭示計費以助貧人或於其族或於其里俾得藉貲母以爲小賈使無賴者各有生業然後從而諭之孝敬所謂約正約佐必得其人如國中三老之流紀善紀惡必稽其真如許氏月旦務從至實不爲虛文則盜念默革亂萌潛止而文教可翕矣六曰行保甲之實今之言弭盜者皆首曰行保甲之法實與鄉約相爲表裏而得周官比里族黨

吳瑞穀集卷三十二

八

之遺意其於弭盜尤爲切近而易效也者但邇年亦嘗行之鄉示之榜戶給之票然竟無益於盜之消無亦行之未實歟近地附郭猶或易遵僻谷遐邇惡知有保或假保長之權以武斷或畏連坐之逮而相容隱弄赤白丸者往往出於遐僻之地有由來也故以保甲之虛文禁盜是猶謹篋鑰以防盜不知并其篋鑰而竊之矣然則保甲之不能實行不惟不益於消盜適增盜也今欲行之必自遠鄉始而以政暇之日行春於鄉邑勞問中諭如十二議中之教庶爲有實功也夫戰守兵食皆禦盜要務而鄉約保甲尤弭盜

大法但患不能實行之果能慷慨實見於舉行則堂堂之陣不俟先聲禁閑之窾難希脫漏一事之實行一事之效兼而行之又何難哉故曰伐其根素流其華葉有患無憂有寇勿弭不知所本實也昔之守郡張敞治膠東明賞罰而可以弭盜龔遂治渤海令人種榆莢而可以弭盜韓延壽爲東都置正伍長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奸人而可以弭盜魯鞏爲州務行保伍而可以弭盜余崇龜守九江訓兵卒增城陴而可以弭盜柳開治潤州給金解衣與賊因藉爲兵而可以弭盜由是觀之數公弭盜之方未嘗同而皆有實

吳瑞穀集卷三十二

九

效惟自其事而實行之耳故拒侯景平婺寇者徵之兵也見敗於蕘黃者亦徵之兵方臘之亂兩崖駐兵下瞰平路蜂蟬可數而賊不敢犯者徵之險也而今之入若康莊者亦徵之險顧在實能用之耳夫昔幹膠固非不爲合以遇罅漏則不能傳而令之然則徵之民可使徵之險可守而盜不能弭者豈非郡之立教首也哉且蠢爾小魄鼠伏山谷間非有大慮遐圖一聞有備則束手籠束而竄耳今者十二議一實舉行彼方褫魄落膽逃散即不散必相戒不敢犯徵境即犯境亦見扶屍宵遯必不可得志以去賊酋致安

此其本也夫力敵則智者勝愚勢侔則有數者擒無數况勢力原不敵者傳曰賢者得度哲者知計善用兵者先自廟戰此之謂也然此皆明府所知而十二議中所已言者承學末議雖不敢爲画餅比之塵飯水誠以戲而不可食而據拾所已知亦爲餘瀣惟所知者不使一字空設而必求其實用斯則承學倦倦嘗食自下所爲萬分也雖然猶有言焉盜爲民之無良者耳實民爲之桷間有言曰彼失所則盜不爾則吾民也誠明問所謂皆赤子也然則欲求弭盜之方當自安民始

吳瑞穀集卷三十二

十

擬對應書 嘉靖間作

臣聞帝王制治有大本也者有大用也者憲天之法生於天心本之大也券天之心達於首憲用之大也政之大本儒生能言之政之爲用百談而百不能悉惟在舉行其大者有體有用有內有外有純心有純政斯萬世永安長治之道三皇可四二帝可三矣下視王業之康伯功之勤又不出於其尋常萬萬也哉陛下詔曰朕方樂聞讜言事切於治體者悉心以對朕將覽焉臣聞人君不患無直言之臣而患已之不能用其言人臣不患無求言之君而患言之觸忌諱

而不敢盡臣自結髮受書讀以來日績月縷未嘗不思一奉教陳忠期脩古以法世業不董董願法常可苟若爲務今幸得登大庭奉大問荷燕見紬繹之求而不竭其忠誠盡其疎謗亦舛午膠戾甚矣董生曰古之人物而書文止於一者謂之忠持二忠者謂之患患人之忠不一者臣所懼焉是見君父之初而先自欺罔也聖明主不世出靖盛之朝不易逢今幸得生明世遭逢其君寬容賜問而不思建萬世之長策佐明主於皇唐之隆以意穿鑿各取一切屑迂自誤是素所學者大而先自鄙薄也用是二者爲兢兢敢一據愚意望盛德休光以自盡其萬分之一犯隆旨觸盛意惟 陛下其幸察焉臣竊觀 陛下躬聖質總萬方覽金鏡秉玄符於穆清之上恭默不言純心契道靡曼之色不經於目淫蛙之聲不入於耳肥鮮之味不適於口阿錫之服不着於身允世之所以玩心而悅意者一切屏去竊觀 陛下此心即太虛之清靜大易之渾淪太素之愴淡太乙之無成 陛下此心湛湛而無形埒一火天之心也其與羲氏之反天真軒轅之調性命帝嚳之執中而徧天下堯之允恭先彼舜之恭已南面同一源之融液此心而法祖

吳瑞穀集卷三十二

十一

則見以恢台廣傳沕穆輝煌無不續此心而事神則見以致祗恭厚讓充歆烝無不格此心而勤民則見以絀羨齊非平均和調無不治此心而用賢則見以整齊搏絀明耀虛受無不延此心而撫夷則見以順比滑澤曲制時舉無不馭由是天應以甘露地應以河清而白鹿芝房之瑞無不畢至天之所以大奉使之帝者必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以生於天心有以爲感格之本也然有治平之象而未睹治平之實有大天之心而未致同天之化心於法祖矣而祖宗之法行之不能無弊心於勤民矣而民之瘞疽之痛

吳瑞穀集卷三十二

十三

未盡去仕路有遺賢之嗟邊夷有烽鎬之警此無異故抑同天之心純矣而憲天之政有未盡乎昔人論君道不難於政莫難於心臣愚以爲在陛下不難於心莫難於政故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不能皆有不忍人之政非有以識察而廣旰之政不易舉也是憲天之政今日在所當講而愚臣所當愬微欲上聞者也嘗觀之天道矣無爲者天之體也大公者天之心也然所以能幹其無爲之運溥其大公之化而不至於區霽者有日月爲之照雷霆爲之鼓雨露爲之潤四時爲之行六氣爲之布生覆形載往來消長不違

所宜不出所位以爲之助然則政事也者非人君之日月雨露乎以今之時言之大政有三一曰理財二曰官人三曰繕兵理財之目有二曰開未墾之田古昔之國稱富者皆曰齊衛之地厥土惟上原隰平廣所謂膏壤也當周室以前國之仰給皆取奉地於北是時漕河未通未嘗有資於江之南也今數千里荒蕪皆爲石田而不可耕矣鼂錯有言曰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理財之所急者實有在於此也二曰減征派之科周官徵歛財賦遂教里教唐因之我明因之經制稅民立爲等

吳瑞穀集卷三十二

十三

則砥其遠邇量其腴瘠議其老幼善矣然民猶有苦於誅求迫於逋負故先臣往往以減額均賦爲言邇來不惟額之不減而重征雜派疊行屢出今計其所征十倍於前戶工二部派倍矣下之州縣必又倍矣百姓輸納有秤頭增耗必又倍矣經收於內官必有賄用是益又倍矣民欲不貧得乎夫一嶂之薪不能充十突無窮之水不能盈漏甕軍食不可省約而借官兵之名以虛支者可議也內府領賜不可廢而其靡財殫幣可使之有常數也官吏之俸不可省革而比員之更益者可使之無濫冒也司農之經費不可

損矣而謠俗之燕享供億可使之無過靡也 陛下之自奉節儉至矣而太倉有懸磬之憂者非理財之政有未盡乎二策之不早行一旦有決其漕渠而檻寒之脫巾之呼不可及矣此理財之政所當亟講者也官人之目有五一日練實用之材夫一代之才可供一代之用在上之造作何如耳上之化下下之依上猶泥之在鈞金之在鎔唯其甄治也上求實才則有治安之賈誼上重實學則有置齋之胡瑗 陛下誠於此時拔廉直獎忠鯁斥不職責成功陟計策絀竊墜則實用之才進而秉用才之柄者莫不奉上意

吳瑞穀集卷三十二

十四

指如少室周之以力事君亟言中牟徐子之力之不暇而肯壅賢者路乎二曰禁文詞之浮昔人以抽黃對白駢四殿六爲文之靡今之爲文者又併其所謂駢四驪六而不知矣如必於司文衡者責之以取實學毋得曼漣初場之文相薦數則得實學得實學則得實才得實才則該博練洽而不能辦天下之事否也三曰嚴考察之制夫三歲考績不爲曠遠然懷養諒者則曰計吾所入三載亦富矣雖罷黜不至垂橐而返又曰三載而後行黜罷之典則三年內且可恣睢雖一自誣者竊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歿有所不

顧而暇顧誣人以被法憲是三載考績之典未必不爲長食之資也邇者 陛下有明詔監司之官不時考察奏聞此誠明君英主獨鏡之智然必舉刺務求其當旌別得其真明度量以程能考功實以定德不至愛憎爲毀譽怒喜爲報施頻陟頻黜之數以擾天下斯爲幽明之制乎四曰禁奔競之徑自鬻爵之孔一開不可復塞雖至於制科發家者亦莫不由賄進下之郡邑守令以至於藩臬至於京臺亦莫不由賄進官爵者人君所屬世磨鈍之砥石也今乃爲奔趨之徑則人莫不曰此特金錢之招耳慮無不可得而

吳瑞穀集卷三十二

十五

有可得而有則冠服不可貴冠服不可貴則名器不足重何可以磨厲天下古之英君寧捐百萬巨費而靳一郎之拜良有以也而今乞官者官乞蔭者蔭甚至欲乞某官則某官欲乞某闕則某闕夤緣鑽刺之風盛行於天下無但以黨舉官民務交而不求用於法將使賢者弗進非者弗去阿貴撓曲私門用馬府蕪此爲害治之最大也邇者 陛下申明其制而天官冢宰遂嚴黜陟之法杜閉群枉之門廣闢衆正之路不貴私行不賤公功而草野之懷才抱德者莫不思效其精尅於上盛平無疆之休其基端有在於此

也 陛下舉之而不墜脩之而不廢又何官人之制之不盡善也哉五曰開言官之路夫國猶人之一身有元氣焉而寧乎三百六十節四肢與九竅十有三者肌膚欲其圯血脉欲其通而元氣自固矣鬱則生疾鬱不陽也周鼎著鼠令馬箠之爲不陽也國亦有鬱下情不通民欲不達此國之鬱而言官者所以通其鬱者也是故治川者決之使達善治民者宣之使言言官獎則國鬱通國鬱通則元氣固而國之精神命脉自繼屬而未久矣治兵之目有三一曰重撫巡之選夫將臣所聽命在於撫巡撫巡之重則在慎其

吳瑞穀集卷三十二

十六

選久其任假其權明其功選慎則得真才久任則懷遠圖權重則不遙制功明則樂殫竭弛之士樂爲用而獲射隼之利矣近年暢爲儒將之說以致不務本業競爲浮談撫按以是爲薦揚本兵因之而任用又何以堪長城之寄也哉二曰勤簡練之方夫有勝將而無勝兵有強帥而無強卒是士卒之強弱萬乘之存亡未有不由之帥也故李牧善用趙之民三年皆成武毅李抱直善用澤潞之民三年皆成強壯今欲使我之卒足以制北狄者必在練閱我之卒無異於北狄安服若性而後可也謂限於南之風氣而不

變之狄者豈有是理也哉橘非枳也樹之北則爲枳馴鳥斷其下領焉斷其下領焉必待人而食焉得不馴兵亦在所樹而馴之耳文士彪炳雅稱南服邇來北之督學使者勤於校試北地以文雄者不亞於南文之可北而南則武亦可南而北第患督練閱者不能如督功令之嚴以致驚怯而莫之振也三曰重屯營之法夫西北極邊之地東起遼東西盡甘涼皆爲要害所在請以屯田之法申之相其土宜開墾田疇可以省飛輓之勞且人皆土著風氣相安久之而習未有不同於狄人之勁悍也不爲制狄之長策也哉

吳瑞穀集卷三十二

十七

若謂其地之有不宜解在趙充國之屯金城張公瑾之屯代郡皆是地而何今之不可行也是理財也官人也繕兵也三者皆當今之大政要務而所謂憲天之政寔不外此 陛下固嘗所從事今又慎脩而詳舉焉考制度脩外內滌煩文刷習獎甚者掃除其迹而悉去之未甚者則補其偏敝而崇起之如義氏之開物成務軒轅之節天制地帝嚳之勤時服土堯之授官齊政舜之脩府敘功所行之政莫非一憲天之政而簿書期會之煩有所弗事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上配 太祖與天無極至孝也和萬民以撫四

夷至仁也立綱陳紀可以爲萬世法程至明也萬世之道統於是乎寄萬世之治統於是乎綿久度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寧於泰山四維而延壽考於無疆揚淑問於無外此臣所爲欣然若更生而旭夕以祝也今之進迂濶之論者皆曰人君脩德爲大以無爲爲大本而政務之末非所事是言也聽之洋洋滿耳若爲真切然求之則盪盪如繁風捕影終無可尋此宋儒以心學之說諄諄啓其君而議論多成功少卒之所以不競也董生有言曰王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董生明於天人之分其告君之際

吳瑞穀集卷三十二

九

直以教民爲言見政事之不可廢也臣故曰不難於心而莫難於政所謂政之難者非外心而言之也言舉此心而措之政之難也昔人臣有以九九見者君亦不逆所以致大也人君有以爵上卿田萬頃仕其臣而臣不願者以妨於重人也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雋桀指世陳政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質之先聖而不謬施之當世合時務者亦無幾人如臣之愚昧不足以知此而可同之九九且無重人之嫌則一念直誠不欲陷於欺罔自幸明時不敢處以菲薄不致不忠於下自使

有要領之罪臣之所自信者也惟陛下棄須臾之閒宿留警言而覽採益以成其大臣不勝拳拳上願

賢良方正 王明府試

樹表以掄才者上之仁也志的以畢命者士之義也夫賢良美稱也方正尊譽也上之設科以此爲名是樹之表也所以厚天下士莫大焉矣士之射科以此爲楷是志之的也所以厚人君之報塞莫大焉矣上之人鮮不以厚待士而士黠點不知自厚以賢良進而以不肖退之以方正許而以頗僻喪之是科之設反明經射策之不若矣豈人君設科之意指哉執事

吳瑞穀集卷三十二

十九

策曰漢舉賢良方正之士當時應其選不負其選者何人鑠哉乎問之善也蓋思奉行廊廟之德意以相與復周漢之制而茂熙其洪業也抑愚生淺鮮之見不足知此然讀班氏書兩漢所載亦得其大都焉三代而下取士之法不可復見漢之賢良方正科猶爲漢虞周取士之法不可復見漢之賢良方正科猶爲近古虞之元凱周之選士不可復睹而當時精白以承休德不負所選得虞周之遺風者猶可言也是科之設西京肇自文帝二年歷武昭宣以終西漢之世皆行之當時二三執政及有司所舉則晁錯董仲舒

公孫弘杜欽嚴助朱雲王吉貢禹魏相蓋寬饒孔光
谷永杜鄴何武轅固黃霸朱邑其人東京行自世祖
六年歷章安順以終東漢之世俱行之當時二三大
臣及郡國所舉則魯丕申屠剛蘇章李法袁延崔駰
周燮劉瑜荀淑皇甫規張奐劉淑劉焉其人是時相
與計偕同登金馬共對大庭不特若而人若而人者
皆其陟高等第膺首選名書策府姓播太常天下後
世所得而共指稱之者也其所同登而不知其人者
勿論已其人之可知者自今觀之皆能不負所舉否
乎亦可與虞周之士相埒否乎若董仲舒之雅醇其

吳瑞穀集卷三十二

二十

最也何武李法之剛方其次也黃霸朱邑之循良朱
雲杜鄴王吉貢禹之正大魏相之相業皇甫規之才
畧轅固袁延劉瑜之質言蘇章申屠剛劉淑之嚴整
周燮之恬退又其次也是皆足以光昭峻業茂揚休
德可居賢良之等當方正之名下之不累里曲之主
保中之不負郡國之推轂上之不虛天子之詳延廣
宣教化激勵風流帝王之道所由昌而漢之治足追
近古者當有賴於此也是數公者殆可謂不負其選
矣下此諸公有考之史傳不少槩見有考之行事或
文辭藻麗經術通明奏議辨析而要之賢良方正之

名不能以無嫌是可槩論也哉夫不負所選則選者
與見選者固兩得矣其少有所負抑有司之過歟抑
士之過歟抑有司之弗慎擇於初歟抑士之矢心於
初而變於後歟士之平居未嘗不以高陽元凱自期
許一計偕仕選即所施設與平居之論若燕越之不
相及況已膺美稱尊譽終被以呶訾儒兒之名亦弗
思甚矣故此科之設本足以得實才而在下者不以
實應則大爲舉主累者是科也起競進之風而開罪
於方來者是科也諛譎以偷取多相類而非是者是
科也以徵幸進而長偽俗者是科也奚爲舉主累應

吳瑞穀集卷三十二

二十一

之得人則洛陽英妙吳公因之課最矣否則繁辟雅
拜何武坐之以自詭之不遑經曰舉能其官惟爾之
能傳曰達視其所舉不爲舉主終身之譴乎奚爲起
競進之風而開罪於方來蓋舉主之推擇亦難矣昔
人有言賢良之害俗甚於明經譬之南城之澤有兔
焉可逐而取也聞之者必爭先致力然必游手廝徒
之人爾若有庶則務本事者亦將舍業以往是何也
兔小而庶大也故逐之者爭門齮指側肩鬻力以養
啗之條爲恣競之階籍錄行之科爲長澆之府此比
然也奚爲譎迹以偷取多相類而是彼競進者而繁

楹目之若人者是也。其行而反其駕固所易識也。至若實欲進而故辭行本乖而矯正懷承仕之心而傲三旌之禮躁行爲願以勤冉至之命則固難辨矣。又若潛鱗隱翮藏璞璠琦歌堯塗于鼎穴之下無以自見而嫉進者摘其瑕疾才者屈其短若謝惠連杜正藏之倫終以沉迹是以非淆真以偽混則又難辨矣。其說在皮日休直隱直儒之咏與虞廷之舉高陽周京之選士兩漢之得董生之流斯則效實之証核真之益也。奚爲僥倖進而長偽如貞觀之孝廉不能答曾參所說孝經開寶之孝弟不能言所習之業若人也。

吳瑞穀集卷三十二

三

以之而當事必無幸矣。然則是科之設可不於是四者而加之意哉。比者銓部置奏類能掄才法兩漢故事以復虞周之盛治執事明問之及方奉將德意盡以人事君之忠故敢竭其拳拳竊謂是科可以復古制可以得實才而直爲此廩廩也。敢爲執事陳之。

大郭山人集卷之三十二

大郭山人集卷之三十三

新都吳子玉瑞穀著

廬陵郭子章相奎閣

江夏黃正蒙叔明校

傳部

汪孝豐公傳

汪孝豐公孝豐丞汪公燦也以邑高等經生籍國學數不舉憤懣不謁選父勉之行諭曰若氣矜之隆而父在未得以身許人也。授丞太康初至會京師有貴人自言爲縣官戚里貸責河南諸郡厨傳過收責標

吳瑞穀集卷三十三

一

悍橫索錢物寔竄蟄人令侯君舍匿不與見公曰觀齊兒欲以此爲俗邪。坐堂上待之貴戚至盛氣視公公遜避乃益肆公响籍叱胥徒縛而痛挾之守之於請室曰無論罷我丞即以我身償之。考立上其事部使者十上不報有監司以故給舍仇直任外主清戎大奇偉公趣言於督撫公下其事且檄株送貴戚公不聽郡守行縣釋出途中使去竟不薰胥時公視事太康裁八日首威凜然縣有椎埋巨盜盤互牢甚公警察其戚屬鈎致之盜就縛會臺司有所案大猾以其人屬公捕乃部分百人竟迹得之以報究豫聞

在起渠率黃鏜弄赤白丸衆至數萬令倉卒謀閉城
公曰城之西非赤子乎令曰即不測以太康之城爲
墓域如老母何公曰丞請檻亢之被堅劍挺先亟招
民之西者入嚴邏卒使仲子汝謙携一胥往哨值盜
五騎來嘗批殺三騎盜戒不入境時大軍還聚諸司
程督甚急糧餉芻秣不備官兵驕悍至以兵刃加令
頸令毋驚駭公直延頸承刃曰亂兵欲何爲吾一
人之肉足以啖汝衆飢否國家用汝命豈不給汝食
已有處分諭富民設盜至汝粟豈能保乎其各出粟
以給爲汝禦盜者民翕然聽雜處而食者兵凡十萬

吳瑞穀集卷三十三

二

其秋不收大饑公兩上狀請賑不許公慮民生變輒
賑之隨請以去官贖方命之罪修繕太昊陵費不貲
陳守因獲譴屬公覈陵功以實上陳守得釋比邑南
墩爲盜鏜劫殺歿者枕藉如山部使者命掩骼畏之
無敢往公以隔邑請往併前所暴者皆爲斥土當俟
令持母喪歸省郡上剡請以博士署縣御史記下縣
自有丞奈何以博士言且縣所值多艱非材承何以
辦此任裁八月以父喪歸士民攀送於路幼者首頂
甕甕焚妙香婦人脫環瑱以奉曰願主君還治我縣
如此環也服闋謁選上言材器之生無方不當限於

例上可之制詔銓部其制科貢科掾史得以材並
錄而公竟補丞孝豐孝豐故反側地主爵以公上言
抑之也縣新立百事草創官舍堂皇誅茅以覆公至
悉一新之工訖主湖運輸上德清沈氏舟沉失米公
貸市米輸及還亦不言於德清令自償所貸不責於
沈郡守萬公以公隋亢望之深公即謝歸囊中僅銀
八銖而已所貸輸米之金貿產以償之公天性孝友
與人能自縛讓居家不治生產不握筭不視衡石而
於族屬居宇及墓田輒捐貲以倡喜堪輿家及導引
方書邑林侯見公亟稱之曰信爲道仙也晚更自號

吳瑞穀集卷三十三

二

爲道仙云公春秋八十有九公字文明初號道軒世
家休寧金塋子五人汝培南京衛參軍汝謙汝舍汝
器汝佑孫八人曾孫九人謙舍器暨孫元龍皆先公
卒謙婦黃庶孔舍婦金器婦程暨孫龍婦金皆著姁
節閭史鮑稱曰一門五節由孝豐公慎家行所垂致
之參軍君以學童三都試皆爲選首補弟子員明年
進食廩餼十五年貢上太常初仕龍泉丞轉參軍生
平負志節及仕趨辦有孝豐公之風公之孫元學邑
廩生與予遊凡廿載最厚今始知有孝豐公遂因參
軍君狀述爲次于篇

備史氏曰 肅皇帝初年宰銓部爲郡之發邑汪公云孝豐公謁選二鄉人與俱語詰朝爲謁公曰故郡國爲知交土揖而已二人私語曰唉故書生狂易態給爲謁詰朝公謁直長揖冢宰陽浮道稱之又明日二人謁蒲伏膝行而前竟得善地踰年俱擢邑令而公遂不振鄉人相傳爲口實焉嗟乎史稱大將軍有揖客汲直不得獨專之矣

東渠公傳

晏子曰臣聞君子如美淵澤容之衆人歸之逸史氏曰余行觀隆中之東渠淵然清清無不灑除喬樹高

吳瑞穀集卷三十三

四

千尺覆之如若木然屋其傍爲吳次公之居而自呼曰東渠公說文曰木中曰東鄭氏曰若木也日初昕之方也渠水所居也衆生之根苑也迹東渠公爲人埤下而行鮮潔善化其戚屬擇所湛而漸於文雅非人誠也非家爲說也其樞在水作東渠公傳東渠公世居休邑之隆阜渠之東也吳姓名天時字元春父雲崑翁生五男次東渠公雲崑翁晚年大耋時猶蓐食大截飲酒數升以爲常與配孺人齊壽五男給美飲食兩日而更孫及曾玄數百指侍於前里人稱雲崑翁所享比萬戶侯孫喬藩衍而皆紳委之士即

王公大人猶然莫或等埒也東渠公學書不成隨伯兄方塘公賈暨弟佐雲崑翁坐策之萬舉而萬不爽家起鉅貲無何東渠公以身孱隨方技家習爲醫遂精其術每言曰不知醫國不足以醫身不知造物之病不足以知國之病和之以至德輔之人事春謂發陳夏謂繁秀獨立守神肌肉若一則養首以配天養足配地悉哉乎言之聞者皆稱東渠公當爲朝家調元輔氣治十二發有良相之具無論良方也後應令拜太醫方丞將有以自見而確然之志如丘訢之一極一已皆所不用遂屏居惟玄道自悟而鋌然不滿退託於族里喜於振人之寤所睹於塗者無問其鄉所睹於里者無問其家行其德而不自名生平喜讀書黃岐諸家外多所關覽誘起羣從以明經遊郡邑庠遊西雍者十數輩而伯子守謙仲子際明萬曆七年同遊學庭又明年季子守偲遊太學每家庭一讌會我冠紳委相相焉森於階序人以絃冕之族目之東渠公春秋六十之辰賀客車數十乘填溢衢巷以言祝率稱善尊生精黃岐之業當天壽過度東渠公坐堂上霍竦而整簡靜冲慮見歲若月淵然之度有以灑濯於人非得於養心操存不能有此不啻此身

吳瑞穀集卷三十三

五

之尊生爾也夫心者君主之官也諸相傳之官州都之官皆所馭使以是知祝者爲東渠公請壽當如斯日之升水德之長徵期順於永久焉

贊曰水徑則不深行礪者德不厚余有以得東渠公長厚之行矣周書曰天地之間有滄熱善用道者終不竭若東渠公其善用道者與非也公之從伯子明經君伯羨聞余言則曰北極太淵之中有中章焉今吳逸史尊生之言其解在水太淵之旨哉屬守謙仲季冶而記之比於中章而朔之

蕭隱君傳

吳瑞穀集卷三十三

六

蕭隱君生之九年從父博士公於定遠聽諸弟子員誦業即知其解有癡癧病故博士公不令之學隱君自以學大藝之年乃暇日博覽百家自河洛七緯神輸內業訓纂釋詁地形洞林固不關涉獨去博士家語如此十年博士公東歸堇古書數篋贖凡餓洗而已日嘗服素積縑帶青鉤泊如也五男隱君中男兄弟畢衿玄侍有秩膳又十年隱君年三十矣嘆曰家世受尚書奈何常余世而廢或以年踰而立無從傳尚書言者隱君曰果以尚書爲樸學而無傳乎漢伏生口傳二十八篇今具存簡冊即口傳也丹甲青文

果何從受文倚相能讀典墳又何從授讀我豫章尚書古人之學自東晉豫章內史梅生始得安國之傳自是以來代不乏梅生況我蕭氏景陽而後故經術名乎乃取尚書自句之凡古文逸篇大傳中候皆通不破又二年補邑弟子員又五年陞之既稟舍又五年蔡虛齋先生督學豫章都試士得隱君牘大奇之曰是今之蕭子顯也先生故海內儒宗獨遊譽隱君由是名大起江以西莫不知有蕭生遊於門受尚書數十人而隱君不以名加於實效尤謹內行孝友溫厚悛悛篤至縉紳以隱君經明行脩益尊重之致禮

吳瑞穀集卷三十三

七

與相見既相謂曰蕭君無論文學即實廉質孝不當首察哉於制藝之外喜爲古文辭尤甚歲著書一束性酷嗜菊扁其所曰冷香塢題咏至數百十章而他文亦稱是縣大姓介請修訂譜牒里有大禮固實無不涉隱君定者其門徒多以明經舉顯貴而隱君數不舉嘗射策以副帖括進不得舉舉主後知爲隱君甚惜之又十年以歲貢籍推上竟不詣太常曰有司過意推庭庭有母在春秋高且聞之歲獻有計偕物設庭計偕母誰則朝夕驩冷香豈計偕物乎誰則尸之縉紳益高隱君比之陶徵君而羅文莊公以隱君

爾雅深厚所爲詩歌足以續卷阿清廟之章而使之
味吟香於僻塢其浩然者足以自得爲知隱君云隱
君名庭字時訓士林稱西崖先生世居泰和之鳳岡
上末年著自敘數千言有馬班敘傳之風病革時命
以緇長半幅經末長終幅握筆自書銘於末曰有明
布衣士西崖先生之柩投筆而逝年七十有七子男
經生休孫經生予震世其家行隱君所著有蚓鳴錄
熙志錄吟香塢韻語梧丘草堂自序諸書隱君卒之
二十年會唐侯纂修縣志列隱君隱逸傳中

贊曰余嘗讀高士傳任棠鳳色圖傳鄉地矯慎弄鳳

吳瑞穀集卷三十三

八

嬉翔雲間皇甫士安所爲豔慕其風德亦至矣今鳳
岡之上有蕭隱君絢赤圖而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
蕭翱翔千仞音亮帝側豈于彼高岡有所由來邪余
從泰和父老稱隱君歿時所自置銘知歿之如生同
任君等之高逸矣至述蕭隱君蘊籍讀史所論著又
非徒枯槁當年者比其被五色三文可想也

程季公傳

程季公休寧率口人也名玘綱字廷立郡姓程最著
諸程率口著季公居率口牌邇以丈人行最長又材
由是里人父事季公季公名最著父富全公質行樸

如椎屋舍隙地爲園日戴耒持鉏鉤糞除於中子三
人季公其季也少貧日闕無儲不能學自初束脩裁
五閱月即謝師去年稍長日求古法帖習之叅閱諸
書益解如宿業者以悲莫甚於窮困處窮困非世惡
利不爲生計非人情也乃去業賈爲人能辛苦精彊
敏捷於事其於賈則計然白圭通於百貨不能絕也
策慮愜億善因形勢而批亢擣虛然義信奮發不爲
奇邪計以故人益趨之賈頗售而伯兄亦以賈通父
猶事畚鉏如故季公俯伏請曰兒兄弟足具饘粥大
人幸少休父不聽曰服牛輶馬以周四方若輩事也

吳瑞穀集卷三十三

九

挾槍刈耨鋤而翁事也無溷而翁季公兄弟不得請
虞侍益至父歿之日几筵屬汝嬰姜文章之等一如
慶氏禮時謠俗禮節從朴見季公兄弟備至里人嘆
曰無謂老人畚萊如椎今無如其華矣以何伯兄歿
撫姪如伯兄仲早歿遺一女撫女如仲治紵衣纁襦
以嫁姊四人吳氏姊嫁歛留村姊壻早卒貧餽給之
數十年歿爲具棺物視其子路喪姊之哀篤於倫
好此類嘗賈於邑之閔川能樹風檢於一鄉鄉人望
風質成長幼承化時季公糴食逮給而已務振窮合
獨施行其德凡數十年後季公徙業去績賈是地者

不數月即負累不能厮留矣季公於是鄉有千金之責去之日盡徵會鄉人焚其券鄉人誦義至今率口族屬雅尚文學然通輕俠每臨質要約季公數爲義格謠俗爲之變自故宋來有祠祀梁忠壯公靈洗歲時享季公見几案不設乃諭族子凡家造先宗器奈何不宿置即出貲趣辦几案數十由是豆籩登玉壘樽之數皆如禮而辦邑故多宗祠獨稱程氏祠體器甚設云尤喜文學士自行迎除舍少子時用美秀而文嘗督助之後補博士弟子高等以大易爲郡士人宗弟子以次相傳言易者皆名之縣令雅知程生欲

吳瑞穀集卷三十三

十

時時見程生季公諭之曰大夫君廉莊君子也當以禮見不當以私見令聞季公言益重季公一時郡縉紳多知季公名娶汪尚書玄錫游中丞震得欽唐殿撰臯江方伯珍皆有言贈季公族屬程徵君師魯爲輯之成編而序之首曰直菴錄季公直菴爲號也郡國史氏曰余聞精進強忍能成大事嘗以稱程季公豈不信哉然程季公以是材歷遠履艱強力忍詭甚勞苦矣賈竟不大售何也夫騏驥之捷足以致千里不可以執鼠此小大之辨也今觀季公行誼乎閬川一鄉從而聽焉則與高士老萊之所居成落或聚

者何殊焉程生從余遊余嘗見季公精榮於便宜事閬郭深遠此能爲大矣未嘗不悲其所用之異也豈數數然淺聞者可語哉

黃仲公傳

萬曆十年詔制天下理民之道莫先地著其建步立晦無使劫假於是縣大夫曾公下其教以縣之田廣無如黎陽而田極上賈以爭尺咫至破其產比比然也非中正有護閭丈人不可督是役乃以其都鄉屬之黃長公廷璧當是時縣父老爭避匿是役而直爲此廩廩會長公遊外仲公廷侃乃曰主君父母也趨

吳瑞穀集卷三十三

十一

父母事兄弟奚擇即赴功而縣以界畛上謀訟者萬數而不止仲公所理區域一切捧手大夫教或以田構田與仲公比者即捐已之田解或以田之值構即出貲償其值以解所解凡千貲而是都無一課至於大夫且役以先訖於是大夫大說使人人而如黃父老無論均平即有炎氏授田之治又何加焉命幣酒亟勞之由是仲公之名高郡中莫不聞而郡使君高公思物色之矣是後邑大夫率令仲公爲民居間事有以負貲競者率出貲爲解而民之質成於庭數十里廩至大紛已然人人塞望頓首塗中呼琴山公以

祝蓋仲公琴山號也仲公則以氓庶奈何干大夫君權會歲饑部使者徵富人賑仲公願輸穀千二百石於縣官歸而杜門謝事惟族屬里區以內時爲義舉不懈里之塗故置爲石之使坦可容乘車三定田舍犬牙相入者以美而易人之惡人人以爲便不至肘掣族屬指繁而居址隘無託處爲構屋舍以待寧處言孝必及神而高閔閉以棲里社至赴族屬之急生爲舉火歿舉土者不可勝載農民以歲耗告即減租契而往往折券於人不之責尤喜文學士與族屬之爾雅講於會與民之憲言大爲講舍聚族屬諸文

吳瑞穀集卷三十三

十三

學于中延大師課之制科薨共侍之錢無不備給且曰行當出囊中金作祠宇合族屬歲時習禮于中畢吾事也於是郡中翕然以豪於義稱仲公而其卓偉者則在高公橋云橋在古城溪之瀦故縣治神皋也一日高公道其地云宜橋莫有應者乃屬之縣語曰聞縣有嗜義如黃某者使出而首功一二則是役可十全矣縣以諭之仲公仲公對曰旣首而趨二誰與其八主君之命願輸家之全以十完也邑大夫丁公至勉勞之遂竣功凡萬餘貲里人請題橋名仲公曰渭水之橋以崔公名由刺史崔公亮以冥感浮木成

也通門之橋以皋橋名山皋伯通居之得名也今侃無能如伯通而郡君侯有崔公之化政以高公名於是郡司馬汪公伯玉吳司寇王公元美記之以仲公不自功而歸其名於上尤爲長厚之德也時高公按例拜爵一級授冠服初以高公意指不可拂服以謝後即屏置之不復服居嘗語人曰生平所爲亦因吾父繼行之耳父有義路因爲此路父有橫塾亭闔因構諸屋舍父有塲堰因有橋梁之作焚塲之感詎有旣哉事長公相白首怡怡而於疏戚屬務協輯而立衷稱爲黃氏祭酒云郡府君古公至口占檄仲公行

吳瑞穀集卷三十三

十三

誼下記以鄉飲賓召禮接甚殷焉

吳子玉曰仲公爲海陽居安里人也能堅忍甘菲薄行百里不乘輿馬夏月途次無帳具或日晡一食能自抑損如此余雅習仲公則見其開敏足智多大畫每聞仲公談鑿鑿大體合機要而於寰宇之事若熟諳於胃臆中以是見之於行率卓犖可稱一日讀蒙莊氏書曰泰初有無無有無名天下皆無何有也仲公年六十而容益崖然行益于然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不受則嗜義高遠又惡足以盡仲公也哉

方季公傳

歛西牧二十里曰巖鎮人衆殷富巨於都邑然俗重
備於禮而絀不長者以此爲鄉鄙率鄉鄙豪少年遊
巖鎮里莫不退而脩家從其里居以此益成丘里云
里故巨麗文雅甚都而方季公伯季尤狀貌身長大
季公長九尺長公長九尺仲長八尺五寸肥白如瓠
客遊里中以侈大故盡傾已見季公伯季美士益嘆
嘆曰非此巨里不生巨丈夫也咸物色其狀而季公
益務長厚行每言曰父母生我此似大度士而猥以
微巧喪之不負九尺軀哉由是行大體之事以孝友
爲家約立無跛言無詭合羣容并以爲大度之計諸

吳瑞穀集卷三十三

士

在已之右者不爲處調其間左寔人子遠客飢寒必
爲優恤至與小賈鹽米魚菽之易必詹其直而贏之
年三十四病作臥席褥三年家人請書貴籍爲弱兒
計季公曰有伯氏在上詎用予書籍若季公可謂大
度鉅丈夫矣季公名椿字良材巖鎮方姓著

吳子玉曰比歛方方伯定之所爲族父方季公狀余
讀之未嘗不三嘆也方伯篤論君子也其言固可質
信然以族屬重稱固其理至里中人往往稱季公長
者行季公歿年載壯耳借春秋長所施砥行何可勝
旣哉當其歿時伯子國賓仲尚高俱在髫髻今國賓

爲博士經生有名國賓子用和經生孫十餘人秩秩
文雅何其盛也以季公大度固有後宜乎哉余與國
賓厚善兄事國賓得備其行事故頗采焉

質行傳

傳曰孤行以約自喜游俠以倜取名二者皆稱而不
軌於中然皆有足多焉乃如布衣之徒居處好籌慈
孝於父母鞠躬質行不經經自喜至任人之患去人
所急不自列爲名其後也而非底滯凝結其先也而
非光耀耳目以施聲譽有所不爲亦有所不必爲斯
厚固自將之士是爲難耳即未可同於獨行懷君子

吳瑞穀集卷三十三

士

之德然仁曰質仁義曰質義其實頗可采也故樸於
行者不可驚以怪真於守者不可動以奇核於聽者
不可溷以聲鏡於視者不可遜以形迹其誠壹蓋亦
其性者焉世俗之人賤實而貴名故爲行者必託之
魯朱家劇孟而後能入不則漢濱毫丘之倫采奇服
僻相與稱之誦之此見質文之道不明而名實之混
情迹殊離爲否異適矣今抱咫尺若樸椎蒿目而無
與於世之患此則非其質矣乃若不踴躍求孤於世
然亦不涉世之末流此豈非人之所謂長者行耶嘗
跡而論之彼懷孤隻之僻是謂畸人據梧而瞑其質

爲清中之斷視世之人猶遺上也無所用之予卑論
儕俗浮沉以取榮名者不可同日而論矣要以脩其
身以下僂拊人之民曷可少哉若任使者流則視扞
文罔如故課輕用民死以國重乎澤若焦則目將營
之口將營之思以爲高名之麗在列其間諸樂於義
也若建鐘鼓席旃茵炎炎赫赫怵然若有所誘慕不
以內樂外而以外樂內質行之士是則能至於無樂
者能至於無樂則無不樂矣以余所聞余邑有孫少
公雖自列無蹕絕赫赫名然其制行醇謹泰龜安靜
藏于不敢恬然無慮動不失當有足懷者余悲世俗

吳瑞穀集卷三十三

十六

不察其實而猥以質行之士令與富厚之徒同一丘
之貉而其習之也孫少公名虎父世休寧雷溪人其
先有孫萬登唐武宗時以功封新安伯食邑新安遂
家休寧唐田後從形家相東偏十里草市史曰古宋
時常守會歸謁祖墓張具高會族人念易草市故里
名會雷震則名之至今疇人甲乙國縣少公早喪父
母每念父母泣數行下曰即不肖不及養父母當心
養號名懷養子亡何喪二昆少公泣曰予早喪父母
幸有二昆得朝夕虞侍二昆如侍父母今又早世奈
何益泣數行下語內曰而待二伯婦當如姑母撫伯

氏子當如子伯氏子長中分仲無子舉仲之產推伯
氏子族有轉徙他里者不相中搆大獄里中賢豪爲
解終不聽孫少公曰予託未屬不能庇宗予罪也乃
割便利田產構宅舍還轉徙者客曰是產也祇價千
金如厚值何孫少公曰俾族人居解仇厚值不貴矣
由是族單戚來居者以百數仇遂解遊吳興會歲饑
作糜粥待飢者郡大夫聞之召見少公少公曰奈何
從他縣奪人長者名乃遂去不見休邑大夫宋公國
華聞孫少公以鄉射禮召孫少公爲客少公辭使者
曰鄙人不足以辱名德使者固爲道往大夫出見客

吳瑞穀集卷三十三

十七

厚禮之大夫脩正廉倨不見客默厚遇孫少公孫少
公由此人始知之少公爲人厚善恂恂自將不蠱氣
而立義畢誠質行卓然長者縣之東牧數十里以賞
長雄者極衆諸有爲激印佚蕩肆咤視撫以此爲名
昭耀於人采榮養譽喋喋而佔佔以自表爆若不及
蓋亦淺哉此又向者郭翁伯之所絀也設其人卑字
不領聞于時則爲德不竟矣其所底又適足以自點
也

孫處士傳

吳子玉曰里人稱孫處士有廩廩君子之風其最著

者在辦護同產子母子云蓋同產子文載爲叔兄次
妃喬氏子也喬母家武林叔以嫡江扭遂居喬武林
文載免衣繼繼而叔病侵爲遺占與處士曰吾病遂
困以文載母子相累令舊貫之居母隨觀西以暝而
兄視處士日夜請手遺書泣曰兄已劫奈何一弱子
寡嫠而單處千里外叔兄慮無不立嫂狂故聞之能
辦護家雖百子何以加有玄衮在竟令隨觀西爲一
門二內革築室叔後事皆所哀宇於喬母子調護之
尤厚而與嫡若嫡之子卒無間由處士左右提挈兩
至也處士同母兄弟四人處士少子父懷養翁以是

吳瑞穀集卷三十二

七

姬處士處士弗姬事父母瘠謹爲人大度不問貲籍
貲獨減諸兄相萬不知於色及構祠祠懷養翁問其
繕何若已貲何若輒出其貲半佐費不使諸兄獨爲
功後仲兄帥宗屬建始祖金吾公祠方肇工而仲卒
宗屬莫肯仞者處士曰不可當我在而使兄爲義不
竟祠成而捐善田若干於守祠人諸有初約後弗克
舉約者皆爲代償約會伯兄爲惡溲民逮於獄大疫
作傳人獄中歾者相藉處士隨入獄同伯氏飲食臥
起怨家慚沮應謝而振末屬歾於道士中尤得聲譽
歾早孤不耐自生去家爲黃冠人處士携之歸爲娶

婦生子又爲子娶婦語人曰鯨鯢以續支親不爲娶
婦猶無婦也不爲子娶婦猶無子也於是鯢以使身
得續父後者恩均於父况再世重親自此以往世世
得續當世世父處士故終歾之身嚴事處士如父不
得以兄弟雁行當處士處士則曰與若年相輩弟休
乎支庶居麻芝里煮於大毫處士替懷養翁以千金
之址爲邑屋徙居凡數十家暝師謝昂處士童子師
也晚年瞋貧甚家在山中磽陁子以賴處士親見問
向以跪坐而饋者胡乃爾請至里區出貲令其子爲
屠沽以養父十年所而歿處士之爲長者行此其大

吳瑞穀集卷三十三

十九

操也邑大夫張公聞處士賢曰其父檐輅非此孰云
俎實於泮宮人稱大夫咨量三老常員爲多焉處士
正性剛直家居莊若朝典然不失雍熙之軌人以是
益慕處士之行年六十有七而卒卒之日里之丈夫
舍瑛珮婦女舍珠璣至今聞名有心矍者自然之哀
也處士名玄衮字廷儀世居休寧草市居汾洲渚晚
年適心於兩洲之間自號曰雙洲處士云子四人長
文德太學生次文輅先卒次文鳳次文翰皆太學生
三子能世家行有名孫九人人謂處士長者當昌其
後也

贊曰余嘗爲懷養翁質行傳自謂無愧色也諸子謹厚然處士最甚九惠之教若掌孤合獨通窮諸條處士瞻之矣使出而當其職所施及何可勝道哉孔子有云無間于父母兄弟之言今太學文載孳孳稱述季父於文苑以則其行迹每曰當不肯藐孤以有今日季父眎邠鑒元德秀公等抑何其危以免也曷不耆德以盡虞侍冀能永者惟先生論次嗟乎聽太學之言處士其能內外慈矣豈非質有仁義古之遺老與

金徵仕公傳

吳瑞穀集卷三十三

二十

漢初以廉士筭必不衆限貲筭四所以厲獎士行至矣明興設選舉科孝廉任子外得貲選進納不限貲筭以日月爲功實然就西雍明經誦通秦籍上太常視漢又爲優洽也萬曆以來申明官守之法則貲選隨牒仕郡邑下僚亦往往以公清苦節爲政一時稱金徵仕公清節爲最云公在西雍時文學深厚屢入試不舉乃謁銓部選得漳浦丞公曰君子不入市爲挫廉也世目丞不得察廉豈真能挫之是繫士之聞獄其容致思乎臥舍中欲免歸漳浦仕于京邸十餘公咸詰公見公儀狀端正脩然美丈夫鬚長尺咫

叩之文學爾雅相固請公廉莊一切謝去貨財禽犢之餽署文書典知倉獄諸曹掾史跼踖歲時會長老問民之所疾苦而唁卹之視事未期治聲大著諸臺臬交相禮獎會海澄商稅當權收御史臺謂非金漳浦不可往屬公往公命脯糒隨不得潤海貨一物迹權准離之法酌其利弊行之稅以時給而賈不困人大稱便利是役有羨貲鉅萬故入於權督官以爲常公一無所取且自具器食值毒熱市底啖之輒探囊中錢以償民由是相率建亭刊碑海上揭亭名月波亭歌曰公之政平海月之明公之澤澎海波之涵歲時絃歌亭中御史屬公署比縣公辭仍署縣凡六所至興利勵學耕織種牧皆有條章流民占者若干戶三載上狀以最陟徵仕郎福建按察司知事御史大夫御史謂不加異擢無以勵屬縣乃置奏按察司知事臣金尚寶操堅冰藥勁帶展星月波之味徹於海孺僂壓之歌同於古昔誠牟融張玄之傳匹也乞待以不次之擢故事輸粟科居幕府不得與焉疏公獨薦上天子方嚮用之臣何冒瘴卒時方視水福篆旋舍中輩遺銀銷櫬不能歸御史大夫以下俱厚稅發喪伯子一陽跣足數千里監司令下走百人護喪

吳瑞穀集卷三十三

二十一

歸民庶歛錢奠醊所過署縣舉音以過喪云公名尚
寶字符卿世居休寧中市父京旺以伯子尚愛貴贈
承德郎北城兵馬指揮贈君故富及徵仕公仕宦減
仲之產矣

逸史氏曰當徵仕公求髮受書時已能徧交郡中縉
紳處逸之士既入帝學海內之士遊南都者莫不爭
識金太學也公好古圖書敦養鏡洗之類盈於室几
及仕閩中歷以生平所喜鏡隨公與余善余問之則
曰當如馮尉之鏡馮尉者昔馮候謙補河北尉張懷
道餉之鏡馮謂清水見底明鏡照心余之效官必至

吳瑞穀集卷三十三

三

於此若徵仕公者可謂無愧斯言矣

大鄣山人集卷之三十四

新都吳子玉瑞穀著

廬陵郭子章相奎閣

江夏黃正蒙叔明校

傳部

魏處士傳

宋末年吳胥臺鄉魏安三以田十三萬畝雄郡中後
徙義慈巷 明初令民間事得開決三老以報縣宰
時署秩魏公三老嘗直邑子獄邑子進金爲壽魏公
視客嘻曰而公直若若不直而公竟擲金不視魏公

吳瑞穀集卷三十四

主男文盛文盛有後母弟文顯早卒遺男志容魏公
出金錢銀什器財物櫛剽爲二屬文盛曰其半待志
容長以爲分更藏其策及志容長取諸器物篋緘中
而已所爲分者且剽敵矣太守林公以爲名高亦署
三老秩云生三男仲志寧以高材生薦補南雄推官
李志寬嘗探索中金予行道失金者其人跪問姓名
不告而去生男應周即處士字維相年弱冠父卒訾
省父責券餘千金悉會諸責家盡焚之里有貴貸及
以屋舍鬻強昂貴賈此兩人相求如市賈後皆以殺
人迫劫處士里人曰處士故不殺人蓋往白縣與不

仁人爭明無不勝吾輩爲君左驗處士謝曰吾來其有喪故輒予之數十金以解後此兩人皆逮成獄中性篤孝友朴厚良善然非爲名悛悛實愿其天性也不責欺於人動必考於固實每語男學禮曰君實自謂有未嘗不可對人言而公亦云也家居妃配相對如賓會客請過謁舍以爲友人舍也既有妙麗擁瑟焉知爲歌伎家趣去平生不視家生產菴田數十畝更費無爲訾省以至置竭然終無所下及嘗受寄越人詹暉百金索久之索座不一發視好讀書誦記經史即經生不如識奇字六書音義諸天官醫卜家

吳瑞穀集卷三十四

書多奇中有朱氏娶婦處士曰視日叢辰當殺一人已新婦入奴媼見之正畫立成其精如此舍人兒病疹諸醫視皆非疹處士以具載某書乃疹狀已果然處士少多病有金生善相人言人生成甚驗嘗相處士曰不過百日當死兆後數年金生見處士愕曰君爲德竟天固壽公及卒年七十二也晚營別墅于黃山山麓自稱曰麓隱會北舍菴鬱攸過別墅焚西舍而墅獨完里中皆以至人名處士云道順二男學儒范縣博士學禮縣學生以善詞賦名男孫天驥郡學生

吳瑞穀曰余觀魏氏世德故多長者行云如魏公父子却金存什器皆操行不欺者也聞處士之同祖弟刑部君以不阿宦者殺人謫戍磐石以去其直諒之風哉抑世類之長厚有以風覽之與其後郡邑以賓射之禮造請處士刑部君兄弟處士辭不往刑部君乃盛言伯氏行無愧賓席人稱刑部君固篤論君子也若處士者孔子所稱無間于兄弟之言者邪嗚呼質矣

確齋先生謝公傳

初郡太守何公作郡志見謂儒林傳紫陽道緒攸繫

吳瑞穀集卷三十四

三

先推擇之當是時有以祁也三謝爲請三謝者確齋先生彥直暨西山一墩二公也太守曰豈其家學不數十載而有三人則猶無有也一族姓入三君子其謂我何等坐是一不錄者爲確齋先生學林至今嘆恨焉確齋先生名侃字彥直自幼確然鄉往以確名齋學者稱爲確齋先生世居祁之南街再徙庠北故宋大儒龔州助教謝公璉十一世孫也龔州公受業紫陽之門人稱謝氏學有父師淵源父某治春秋爲博士弟子先生幼時盡發其家逸書讀之一極意性道指歸力行砥礪動以聖賢爲師法造次被服於

儒者會邑侯校邑童子先生爲選首上之督學使者
又首先生是年大比士即以先生推上不舉歸而辭
第子籍如是者再後督學使者言之郡守郡守言之
郡博士固諭之乃就第子籍先生年九歲時喪母又
明年喪父繼母甚莊先生事之謹肅卒得繼母驩繼
母歿服訖遂上牘辭謝博士歸督學使者嘉之復其
家先生事伯仲兄謹伯兄卒子幼先生撫伯兄子甚
於已子及丘嫂欲出分聽戚屬投鈞分之久之丘嫂
以形家言居室不吉欲易鈞先生曰凡此僅此子則
不吉吾可當之聽易諸戚屬謂已中分久不可先生

吳瑞穀集卷三十四

四

卒易之從子鑑計偕成進士令歷城上計歿於京頗
有姪孕及娩生男先生撫之如撫伯兄子異母女弟
早寡闔門而言先生輒誦古昔貞烈固實三復之竟
以完節稱里有貸者賣產償諸貴家先生曰貴可捐
產不可廢遂不受而折其券先生行義多此類居舍
以脩學著書爲事進退容止非禮不行言春秋辭微
而旨博習博士業者多宗焉祁邑之師莫不涉春秋
以教矣尤喜玩易明父子夫婦十際之理每對人未
嘗不言天下之正學學士皆師尊之生平與人無拂
言悛悛俶行至臨大事確然有定不撓權里人謂

齊之稱不誣也年七十八而歿

吳子玉曰余與先生之昆孫貢士繼德經生淳等遊
以是知先生想見其爲人先生歿數十年里人誦之
如先生存日皆曰理學志尚士也非質有其質惡能
得是哉郡志稱龔州公言行醇正爲時名儒先生非
有得於家學之傳與里人又以先生聽從子易居室
而先生之後疇人蕃盛文學之士輩出爲受其報豈
此心乃善地與當作郡志時余與中丞汪公尚寧太
守洪公垣俱二公詮儒林以不得卒意爲題詠先生
紀事而屬余爲之傳俟他日作郡春秋得採入云

吳瑞穀集卷三十四

五

迪功郎汪公傳

汪之前君爲汪汴氏而周魯成公黑肱之子以手文
爲氏至唐初汪國公華起于大越諸比郡越言者皆
屬華以此汪姓著郡中而望於休陽西市里則自接
始傳至希仁 國初時以發困京灌輸賑饑者有司
上其事 天子詔旌其門闔希仁生麒麟祥以三老尊
行稱里中太守聞麒麟祥賢籍名于治所之廡麒麟生
福光人稱爲西溪公邑之言富大抵盡諸汪而西溪
公此其章章尤著者也拜爵鄉秩四男長汪公一夔
字子和別號敬齋初師授經通覽記書後以父命告

舍人趣治行就時昌饒知名去遊淮揚交游日廣汪公故儒生諸縉紳見被具一於儒者相警戒亟交汪公驪時益王賢多所招致賢士舉能治劇汪公曰業已倍親而遊即不勉舉名迹非夫也以貴爲郎王令與諸郎同舍非其好也謝歸會邑大夫林公立表植城汪公從容請西溪公曰大夫君成城不窺左足先應如先德揭門闔何願築西門城樓堞功堅後培作學宮前峯皆汪公有以羽之也持父母服哀戚甚悼歲時上塚率群從成禮而去友諸弟若淑自將怡怡如也嘉靖末年景王策封之楚都受郡縣委輸

吳瑞穀集卷三十四

六

邑大夫張公以輸役金數千重齋之皖城深念屬之長者人謂得汪公主進其爲事甚完請公往竟賴以濟仲子遊南太學公往秣陵視仲子學於是少宗伯萬公太常許公御史王公余公雅與汪公厚故等夷也日至汪公舍中與語辭無復者諸公益重之乃變其衣衣短衣越製與秣陵賢家遊覽名跡故善書輒有題詮爲人魁麗寬緩潤達而足智外若倘蕩不備至籌石畫十全無一失而發之甚捷大度不折逆人有過輒爲蓋之嘗購玉杯上賈僮誤碎過墜懼不知置辭公恬然無愠吝之色以經術學督課二子每

以今海內右文左戚偃革爲軒除大舍設儲待延師氏以授子經轍而爲勒君子所譽何不知乎構書舍于桑林手書培植桂樹之門闔意念深矣邑大夫張公舉鄉射博士弟子推擇汪公里人口汪公褒衣大招賓席東嚮坐何如曳裾王門也嘗構舍數十區于饒火發薄舍汪公視火祝天裁蒲伏風乃反遂息一日舟沂大江值賊舸露刃貫弓布矢嚮舟舟中人自分無處矣少選賊捕掾追至獲免人以汪公得天幸繇德厚誠壹之所至也子男二人長汝化習制舉業次汝升國學生皆良謹世其家行

吳瑞穀集卷三十四

七

逸史氏曰余閱詹孝廉所爲汪迪功狀言汪公嘗登玄嶽夜見介而胃者瞻臨有美光射目陟降于庭公騁而蒲伏下拜頃更不見聞者則大以爲玄嶽神也夫山川之神足以綱紀天下其守爲神魏廬元明言嵩山神玉形出則世延長富貴出於天命福祿繇於冥數焉可誣也而汪公數有天幸履百順之境子孫昌熾彼誠得所助不然智豈可專邪周易曰天之所助者順蓋爲是乎

處士吳公傳

維鉅萬者乃與王者同樂以所享較之若好行其德

廣恩施惠澤之所及亦可與都君比稍雲吳公達國
道路繕橋梁則脩閭氏之職掩骼除醜則蜡氏之職
載稻以給貧人則通寤之職輸將於官而不渙單戶
則司會之職以禮率子若孫則家人宗之職施於所
見而所不見者莫不閭化不可與千乘之君並稱邪
至所享從纖約如不成子者豐藟適之不治苟得非
勁士而能若是乎吳公名佛童字景芳休寧東牧十
里稍雲世家勿業儒長並通三正曆九章算數尤專
堪輿家術新塘巖院諸祖墓皆所卜葬至今人以爲
吉兆郡俗商易農以貲爲田獨好稼穡地重歲熟取

吳瑞穀集卷三十四

卜

穀受錢以所多穀易所鮮田田益廣遂以富傾於一
鄉擅其名數世能力饒粥自薄構精舍于新塘以訓
子若孫朝夕諭之曰邑自勝國時多不仕爲高入
明遂至文學士周謝有新野祖以明經起家用開仕
徑厥後慶遠公等繼起邑之文苑遂盛而華當紹明
之雖有嘉穀不食不知其古令諸孫祛衣受業里之
不耐自生數行問餽歲內穀價踊翔貴獨省價以貿
庸人訾厲多道殣買棺物收之人稱公之鄉豐膏不
獨樂磽确不獨苦爲實語云行路遇橋梁廢弛者繕
之率疏戚屬爲宗祠捐田供祠費立祠約宗屬以家

人宗字之嘗以稅長主進故事稅長取民羨以佐輸
斂沒吳公謂不容負進豈容羨歟以已貲充逋賦三
百金身凡數輸數代逋賦者以爲常邑大夫宋公界
諸客咨三壽聞吳公賢年且七十乃固禮之於學宮
以何卒卒之日家人請後事曰吾歿後靈魄在新塘
其以比新塘善田若干畝供祖家臘歲時上塚子五
人家行益謹孫幾人名大紱者習制舉業余雅善之
而吳公之外孫邵文學胤龍氏嘗從余遊知吳公詳
遂據金叅軍公狀而錄其大者夫爲善於家取償於
國爲行於幽取償於明信哉吳公以從俗爲行均徧
爲禮豈特民德聞道而以治一鄉爲一鄉主幹蓋謂
是乎殉世餘年鴻姿遙遙鄉人至今誦焉而子若孫
能追術其高厥稱家行矣

吳瑞穀集卷三十四

九

任公端行傳

郡國文獻肇自梁太守任公彥昇勸爲之駕厲學興
禮帥先郡人故徽冠帶衣履諸傍郡有大功緒焉遂
家于徽郡士民尸祝太守諸川嶽俱名之章矣其裔
姓西在休東在歙在績俱稱太守家任氏 明興休
任原任序師祁門碩儒汪克寬並負材名以武功相
繼封萬戶又稱萬戶家任氏弘治間則有端公任氏

世居休萬安里父處士隆保禱玄獄時與同里曹處士景麟俱夢神語曰若有後如景麟曹亦見夢曰若後如隆旦日各至質黑之此兩人故厚善由此愈相好如兄弟驪明年任處士生男即任端公也曹君往賀處士生男生七年而處士歿歿之時以孤孀兒託之曹遂從曹姓後十年曹處士亦生男湏七年而曹處士亦歿人以此益異之曹處士歿在淮陰任公往治喪如父喪曹處士成禮如母事曹諸母湏病疫同舍兒盡避去任公獨留視病湏云鬼爲祟見伯氏輒匿任公因同臥起三月後湏卒遺四男一女任公如

吳瑞毅集卷三十四

十

男女撫之會權鹽使者定陶曹公按劄豪胥橋虔罪逮百人繫獄以侵牟當誅歿任公時遊濶聞逮繫者蒙辜而由胥乾沒乃棄數千金爲贖百人歿曹公駭嘆任公陰善爲調款生賢子孫是夕夢神賚之瓊樹年踰四十未舉男自是連舉一女四男名曰桂榛松栢從王樹之徵名之竟如曹處士男女數嘗遊大江之北過宿旅舍舍人故椎埋窺其戶有殊歿者任公思單外爲所聞道譁所以銷萌見烏立豕背上亟援弓一發穿鳥眼乃其人拜伏自言故行剽殺人取財物以爲好今識丈人材力不敢夜從行徵任公雅故

受射以爲丈夫事亦陰善玄行天有以佐之也嘗得天幸多類此生而端正殊好發憤公道服度而行勃平居置几端坐深念置食器必端邪席不坐邪簪不食對客正其衣冠然後乃言事無纖趨焉厭時人人有言輕重以此益遲重不爲恐諛病侵時舍人請醫至謝之不診視起沐浴更衣端坐而歿可謂始卒一於端者矣遺書諭諸男吾勿從曹姓今曹有弟繼宗當復宗姓是在若等後夢榛仕光祿郎上疏復姓上許之且以計功贈任公官光祿徵仕郎云任公名法字以正人以端公稱之

吳瑞毅集卷三十四

十一

吳季子曰余觀任公濶達大度茂士也大度不細檢而任公被服造次一軌於正此爲難耳至若割券脫百人之歿即封者計相有不能及者生平質義多此類邑中黃使君福端人也不少許與顧獨重任公爲大書端公之廬邑君侯林公廉莊不見客嘗稱任公長者行是可觀任公矣任公歿十年卜葬諸送葬無慮千人思被公德即歿之久猶若此仲子光祿君實父方宣功施未量也余每稱太守公文獻宜有光祿况有任公重發之哉余故論著及之也

處士王季公傳

處士王季公所以王南園公男第四數稱曰季公字與之其先唐時尚書公璧居祁而其後徙今休寧王堂里者也處士生而有處女子之色及長好奇偉畫策初南園公不中貲處士曰乏弗能贏之則弗爲貴智矣時伯仲二兄已趨時吳會施設計然之筭而處士與叔兄雁行佐之遂累鉅萬伯仲爲人彊毅堅正而處士能推剛爲柔以此兄弟氣蓋里中聲名競爽而以恭謹聞處士有助焉處士狀貌美丈夫則久賈無所幸倡客有嫚處士者爲張具令妓行酒屬處士客相謂曰王孫以不嫚立名即門闔之內乘醉飽之

吳瑞穀集卷三十四

士

時何能已也使妓強嚼之醉扶入舍鑰其外及醒起坐屬妓奏琴鼓積雪之曲一再行而翠旦矣處士務長厚內行脩潔事父南園公甚謹南園公以子伯仲能治中外所不究也言家事盡以聽之然已而伯仲言者必復計之於處士爲南園公所嫚就若此母金氏早卒事繼母金事後繼母吳皆以母事仲父以父事異母叔兄以伯仲同母兄自南園公起家至今幾百年而闔門無譏議聲蓋南園公爲法者也南園公爲法而踐之於處士等家行益謹矣先是南園公治宅甲諸第處士旦日早起除舍期爲潔清置什器物

不失扶寸直湊單微各得其分其押券斗石參升之計無不用悉生平隆推儒術而同產子廷選廷舉遊學則佐南園公爲資之學兄弟四室如一至今廷選以明經貢于太常而廷舉爲名文學處士遊吳楚都會諸公莫弗稱之探囊中金買古墨跡盤盂器物不計費而家爲約則食不兼味終歲布帛取二制焉至睹人緩急數稱貸折券不責處士曠宇有城府而身不難受糶谷哺洧之卑不與閭里浮沉相隨然里人吊慶之禮必躬造焉以此士益趨之有構者無不聽處士解邑大夫以爲行長者而禮之鄉飲賓席處士

吳瑞穀集卷三十四

士

辭謝不赴子二人長鉢質行亦類處士

吳子玉曰廷舉語余曰季父在維揚病力自以去新安千餘里當爲道殣也然竟抵舍中十日考終正寢爲善人之報良然夫歿歸也不及歸以歸此爲大戚矣及談拒武林妓狀未嘗不多之也人能廉於色何所不廉語曰陳輕貨於幽隱雖曾史可疑也處士立行乃自暮夜中何其卓與則天下有甚可欲者豈可動哉

汪迪功傳

迪功故吳姓海陽世家元末年吳濟爲汪贅子遂徙

汪入 明綿竹令經有治迹語具載程太史克勤傳

中綿竹生冠倫冠倫生鐵即迪功父也父元妃程不舉子妾二妾徐舉長封徵仕君岩球林舉迪功迪功以父蚤卒給事郡府容貌偉麗角犀豐盈為衆所異太守大奇其形貌論曰若當以經術遂其功名今為掾史不有官師所材乎譚明堂之籍有以詹之矣史勉之迪功聞太守言心獨喜利其言吏未畢人錢除補江西藩幕照磨藩伯廉照磨行出教獎照磨能助藩大夫為治甚善中丞御史按部三司幕寮更直受事照磨開敏有才見獨任使領錢穀上大司農數鉅

吳瑞穀集卷三十四

古

萬以廉稱時 上垂意於治數下詔書察廉吏中丞御史率奉宣有所司察良吏以稱 上意然幕屬不得薦及中丞徐公御史任公交疏言照磨治狀涉丞昆明縣稱富羨多滇物百賈震動由曹史仕者慮無不捲握贏也迪功謝不赴是時迪功母林強食無恙而迪功年僅四十藩伯柴公吳公皆慰勉承赴所職劉銓部與迪功雅素時在告走書迅迪功上道云今上制詔執政用人廣其圖即掾史能吏待以不次位盡為勉行迪功復曰穆子有云事君者量力而進猥隨牒末下豈清尚名顧虞侍母與就承孰多容身

而遊蒲腹而去終不肯以先人遺體乘險萬里外即日謝歸間一再從間丈人遊事伯兄謹分財一無所問以經術課子楊清為經生有名迪功歸竟歲遭母喪里人稱迪功不因斗食得送母餘齒適情辭餘為得其大者及執喪甚悼踰年亦卒人又稱迪功知命身退全性之具也年四十有三迪功名太王字子成以丞階迪功郎稱汪迪功云子四人長即楊清揚善楊烈揚名孫男三人

逸史氏曰余從友人汪文學有以知迪功云世之稱掾史仕者百慮其家不一圖其國迪功以掾起家乃

吳瑞穀集卷三十四

十五

卓詭若是使基其所至務教化以輔制不致於警以鈞鈇則如路長君之倫奏績明堂曷以加焉汪文學嘗對余言迪功居家人稱間有司為邑子所莊憚文學篤論士也其言豈虛哉

程次公傳

程次公元善者休寧文昌里人也字汝兼以簡重自居言無阿撓極意學經書屢試於有司不售父徵仕公恩歿次公乃請伯兄卒學次公積著世受鹽筴于廣陵伯兄仕燕中備府參軍廉莊資用不給次公時時行輕齎金錢助以賀長公之康也伯兄未有子次

公生子三人長邦器次邦瑞又名又新季邦霖伯兄
書予次公以邦器爲我後次公曰伯子後伯兄禮也
遂刊籍伯子名徒步往燕中省問伯兄會制詔拜民
爵伯兄出俸錢爲冠幘費於是受太醫院方永之秩
伯兄由參軍陟苑馬寺寺正歲開馬例主進可萬金
以母春秋高意請長休告養母訊之次公曰兄結髮
自脩以仕積功勞先公蒙贈徵仕公母封太孺人於
兄願亦足矣今歸而母子兄弟勞碌聚豫何啻貴萬
伯兄遂告歸養母日聚一堂孜孜色貌如不足所得
甘旨非共聚食必不先嘗出必坐堂上夜深呼火具

吳瑞穀集卷三十四

七

待歸不先就薦席人稱長公慈愛而見友次公敬誦
而不竭比之沛國劉璉兄弟云性寬容少忌簡易不
及事惡察察言租宋榮子之議設不與人競惟提撕
子孫甚莊被服食物以禮約之懸衾篋枕之節不少
簡者先是喪配邵氏自念不復娶後以子弱誰視省
燥濕乃娶詹而撫三子若過殷篤以昔也不易嚴後
不易愛能自抑心意克制如此構聚英館請邑文學
訓三子治易又以孤學難與應敵聞大生即令子往
受業采獲所安而後已仲子又新以熙妙聞歲丁丑
占數于江都舉秀才首名己卯秋推上不舉辛巳督

學使者試第一首名里人皆稱程文學以誦多上當
如撥釐次公則謂曾大父昭公以賓貢對策大庭第
一伯父伯兄從伯兄皆經術高等令兒子誦不廢世
業耳渠知其他及長子爲長公後者忽夭歿遂置家
事無所問惟事有關於族里大者猶爲料護召宗族
各以親疎加恩祠室單外倡構區舍數十楹指貲佐
費捐百租契供祠事待次公而祝其先者甚夥族人
以爲義用粟爲主書徵事公爵號祔祀于祠數爲棺
物以收道殣由是湫死若奉望收於次公一日邑北
鄉余姓者奉謁次公見其有窘色問之則以身後之

吳瑞穀集卷三十四

七

陳嚮請次公憐而許之既里子數人來言余姓者臥
地不收乞棺具次公即分付給棺具蓋余未及抵家
歿于途里子不知余先已乞棺而次公亦不知里子
所乞爲余者孰誰余也後微知之益厚稅收之仁心
感動能推之多此類歿之年僅五十有三里人傷次
公行善不躋下壽爲報施之爽云

逸史氏曰余羈貫同施馬公兄弟學易見其尊人微
仕公明有意數時時至序舍問論語禮服邑中諸儒
稱述之則次公之家行有自矣傳曰草木枝葉必類
本此之謂也古者有命民之有能敬長憐孤取拾好

讓居事力者命於其君今以次公之質行溫然長厚
竟不得與命又促之年何也顏子所云溫良在中則
眉睫與之若次公之質仁孝友吾有以稱焉

孫質孝先生傳

孫質孝先生允方者休寧雷溪人也字義卿大父仲
稜有石畫嘗建議當路宜即蕪湖立樞會司樞會木
賈語載樞會司碑中仲稜生若愚公若愚公生先生
先生蚤慧即童子時能科使計若愚公以爲才携之
遊勾吳都市見諸曹耦莖莖把喜習九九乃於父前
跪伏地請曰大人所以教兒豈楊子云哲諸算乎若

吳瑞穀集卷三十四

宋

愚公悟遣之學經學歸即補郡經生郡大夫熊公以
選舉制策諸經生先生射策復兩漢舉孝廉法言甚
正熊公奇之都授以茂材生入紫陽院盡發紫陽書
讀既輒流軌微攻碎義心不憊之嘆曰吾人所爲學
止此哉由是爲文益高等六舉不得第乃謝其師去
戒舍人不得聞問客過存論得失窮通先生曰道通
不窮心得不失客良苦休矣家故貧拙即所入廩糈
供父母食及二弟若愚公病腫脹而膚潰潰流漬床
第先生舉帚濡伺拭或不及即以手承按取中裙廁
膾身自浣滌如此者三年嘗葬父母卜附祖域食斥

土得舊榔亟令掩之陰陽家泥葬法必薄故墳先生
不許曰卽法不宜吾當受之竟不薄踰年紫芝產墓
士人以質孝先生稱之云許氏女弟寡貧迎歸養終
身從子珂病疫顧崇能傳人里人皆逃之又相率祭
之先生曰人自崇耳卽崇文可驅之乃爲文火之竟
不禁而息嘗赴留都道宿杞村里里嫗哭甚哀先生
曰嫗哭有怨乎俾旦趣舍人尾之卽以子逋負故被
怨家逮急將溺河先生卽解囊中金貸償不問其名
去先生爲人伉直履方不能與時陸沈以故負俗倭
佞爲文魯故質義故終不能自列於時性好人倫而

吳瑞穀集卷三十四

九

耻游媚爲資所著有芝逸稿孝覺編二錄

吳叔子曰聞之質學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諸卑論
儕裕與世浮沉而取榮名行以內成者隱言以道直
者絀豈不信哉夫號者功之表裳冕者位之章也二
者顯之君子寧取此不取彼名實不爽曰質大慮取
節曰孝以行受名於閭史若荀爽所云火生於木故
其德孝表泌之楹語得謚爲質卽先生之所取多矣

吳季公傳

休邑之西茗洲里有吳翁者一日讀圖經而言曰吳
姓率稱延陵然延陵有五在代在綏在丹徒金陵皆

非季子居常之守陵乎江陰夫容湖是已予當約車遊是地小有季兒令占籍是地翁故有三男復娶於晉陵生男即季公也初生翁喜而咳之曰豈若居是地邪季公長卜郡之南郭而居娶於楊遂家焉人因稱季公州來君也以季子自延陵徙東北而稱州來亦以比季公也先是吳翁置產于茗洲厚及遷晉陵產如茗洲參之一遂釣茗洲之產與伯叔二男而以在晉陵者畀季公季公以單微不能竟事曰是祖氏退耕地也當以善田爲學既不能耕曰豈人如耕者而非耕邪吾郭人郭故積著吾當以積著爲耕既

吳瑞穀集卷三十四

主

富而稱貧之不能責者決其子息之數而義聲徧晉陵矣初構居舍於南郭也以郭人崇居舍乃爲疏堂陽榭亦如郭之居遂稱閭右始以司南揆之曰予祖父茗洲居舍皆負已鄉亥今亦如之時比屋居者皆面南而季公獨北訝曰是不爲西益宅乎奈何不法常可既季公制宅後家益起遂皆改如季公居向然論者以季公之不背祖爲得天之開右而太乙王相儀搶歲星自在北也晉陵故多名公卿而吳國子公崑麓先生父子爲一時士林所宗季公游於國子公父子間甚驩則以吾姓竹箭之美在是也而國子公

之稱季公則曰季公長厚而與人純固不如世之競蚤甲之利而業以自起無所不饒不如世之競逐嗜爲口體計而養高年異飯而食之禮無所不備向稱吾姓有吳範之智吳道助之行季公寔似之也於是益游揚季公而晉陵人時時借季公之名以行市中少年有給侮季公者季公陰爲急之而不使之知其後少年卒悔過因長老肉袒固謝季公有三子俱令就大師學當知理樂以無孤延州之德而南郭里人率督子弟學由季公風之也季公即家晉陵每懷祖父之居曰吾父以茗洲視晉陵使不肖季者居之

吳瑞穀集卷三十四

主

吾當以晉陵視茗洲亦令季居之也遂以茗洲題於晉陵之居舍而買田宅於茗洲借季兒西使居茗洲季公率數歲一歸省墳墓與戚屬爲杯酒驩數月而去人又稱季公豈但如州來之遷徙而肖化於父吳翁至矣吳翁名膚季公名玠三子顯祖顯宗居晉陵顯耀居茗洲語曰制宅命子可以觀士若季公之制居宅命子名謀事必就祖其不忘原本矣

子玉曰季公於予爲三屬兄云萬曆乙酉季公壽八十予爲言祝之矣是年予爲家記詳季公則曰聞昔人有血脈譜今居千里外若不悉其生平他日於血

附之屬何云哉予重其言遂復爲論之不厭

吳少公傳

吳少公者休邑隆阜吳雲岩公之第五子也雲岩公名世騰配何氏壽竝年踰八十令終五子皆同母兄弟竝年登六十以上皓首聚於一堂五子生孫俱四五孫之勝冠者多補員邑庠或遊國學凡廿人皆衣逢冠進雅容簡連繹如也里人稱家之豐林子姓齊給無踰雲岩公家行孝弟純謹畏令亦無踰雲岩公家行而少公爲益謹云昔人有言家安存則爲得壽振之以時則爲得富今少敬長則爲得貴况家世高

吳瑞穀集卷三十四

二十三

貴無事於振實富竝耆耄實壽諸子皆業儒而通仕籍行見其貴若此者姻族動色邑里革聽非夷世而不可幸冀者哉少公名天福字元禎別號松谷幼隨伯仲兄賈多有所比翊諸兄強幹少公持善柔濟之少公有成畫諸兄又相裁取鉅細畢效輟輟無遺調盈虛制損益得太公園法之意一時貴之起如山焉少公事二親隨諸兄趨進唯唯之視晚年陳膳甚設信如千乘封君之饗迨二親歿喪過乎哀而禮文彌至葬于油潭高墓域大營凶功築墓祠于旁朝夕勤展每以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靈場之禮

不肯少忽事諸兄如父有大疑議相切相嗟各長其儀以是百舉而百協者兄弟相和翁有熙穆之軌也嘉靖初年邑之文學不甚熾卽學深厚不甚售父老以爲創少公兄弟爲約凡生有子皆課之儒未有穠穠而不逢豐年者一時羣從皆逢掖士少公四子長守一庠生次守正太學生次守愚太學生次守約庠生文采彪奕四子來金陵稱述其父卽都會遊而好處士隱操居之旁有谷谷有松家居撫松盤桓有悠然之趣每曰生平於斯谷邂逅吾年六十當日對松而谷熙也明年春少公六十之辰諸子以是日稱觴於松谷之堂而請諸文苑之言以祝屬予爲傳如此

吳瑞穀集卷三十四

二十三

外史氏曰予習二文學二太學兄弟年盛志美合章舒采雅性內冲藻色外粲其文曄曄矣及進而見少公貞夷懷固紉華息競言無排譽行無倚事儉不嵬瑣裕不侈汰居有以虛宰多以少務行仁義而不爲名何其質也諸子庇其榮而食其實皆由少公之質發之與傳曰先脩其質後事其色於公家見之也有窈窕之深谷而後有高特之松此其所藉後人者何有既哉

大鄣山人集卷之三十四終

大鄣山人集卷之三十五

新都吳子玉瑞穀著

廬陵郭子章相奎閱

江夏黃正蒙叔明校

傳部

程博羅公傳

外史氏曰士之處卑位而能自潔余蓋見有程博羅公云其傳曰博羅公者惠博羅丞績溪程伯禮也故嘗治尚書爲博士弟子博聞彊志嫻於文辭謂應令制科可一出而合也已兩舉于鄉兩不合也乃喟然

吳瑞穀集卷三十五

興嘆尚往之跋履也在行之淹恤也制科之外有多貲入粟科張釋之黃霸非其人哉則是時賢良明經科又能渠若也乃應令入成均受業四舉于成均又不合也乃去補郎選得惠之博羅丞客曰博羅膏脂邑也程君昔入貲當取償十百矣博羅公聞之曰嘻是賈道也夫守厥廬之虛而自以爲無欲非廉也惟重寶在前啓戶祛篋而膜然不視稱廉矣不遇膏脂無以自別請於博羅試之夫顯階多高節庫地少峻行以依於勢也立隆而亢之則儀心上進以故其爲善也易畫界而限之則莫知企激以故其爲善也難

故曰因其所貴而貴之無不貴也因其所污而污之無不污也以大嶽之上多峻之壁坳堂之積無滌之流諸對策高第行試吏者即曰是必能自惜者見由別科試吏則曰是當取償耳下之以此謾爲毀譽上之以此據爲進退嗟乎是可質信哉物多類之而非唯聖人知微以有自見則不失惟君子能得諸已博羅公其有以自見焉乃辦裝數月客曰程君齋二月糧足矣治裝數月何也博羅公留其遺產得百金裝囊中單車以行不携其家至則出囊中金具器食諸餽請大贊下至器算食一切謝去之既署龍川龍川

吳瑞穀集卷三十五

益稱富邑邑人欲知博羅公盡持大贊獻博羅公博羅公又一切謝去五年以政最拜崇王傳得檄即上疏乞骸骨歸之日人閱囊中裝董董往時敝衾櫛而已博羅故多奇貨靈物博羅公不用取一飯也坐是拙乏家居長吏時時過存博羅公所欲言不敢請也退而請諸其子弟子員校校對曰奈何有所言以傷家大人名若博羅公謂之廉吏非也諸傳循良詳矣不及丞要以丞爲任寡爲名庫鮮有吏迹可列謂庫地少軼行也若博羅公豈所謂軼行者邪非也王之瑱者溷之塵垢中皦然不污海之大者處至卑下而

不受肯綮然則獨行上士豈以卑位而易其行哉今觀博羅公莊廉少欲設居廟廊之上直公輔弼也而顧扼於下位然其志繫其行矜泥濶卑下之地而蟬蛻於輿溲以自勉其丹霄之價名與貴孰重身與物孰得位與行孰榮其有以辨之矣雖謂有道之士可也

黃州太守謝公傳

黃州守謝公休寧泉源里人也名恭字文安大父德琛早卒大母金氏以貞節著天順間有司具奏謝婦節苦狀天子旌其宅里父功振好樹大畫謝公幼

吳瑞穀集卷三十五

三

從遊祁克明于先所受胡氏春秋年十九補弟子員成化改元學士丘公濬彭公華受策書南校南都士二公故名知人謝公以第十人計偕由此甚得聲譽後四歲己丑引籍春官拜刑部主事謝公故仁恕亭疑法所以具知章功狀以具得春秋之義正之也會鞫張道人獄當者皆請當得殊死罪主事傳爰書論報奏曰臣恭言臣見按獄者以方士故務在深文固不足惜其如枉陛下三尺何上曰主事當是也由是數傳古義決獄天子皆以爲是數勞問主事上計詔封拜主事父母爵後六歲乙未春以學深

厚佐少宗伯丘公濬校士南宮令甲著部郎校士爲寵進員外郎以何以病請告上賜告策書遣歸長吏歲時存問後四歲己亥病有瘳赴闕下主爵以惟良折獄任比曹如故後三歲天官宗伯御史大夫奏曰比山東關提學使者臣等見刑部郎恭學行深厚大宜是任制曰可璽書且下客說曰榮秩矣山東士幸甚則謝公顧不憚入奏曰臣恭故被病幸得待罪固非其任糞土孱臣不能務筋力閱士是上負陛下下負多士取充位無益萬分臣死罪不敢奉璽書上可其奏乃拜中順大夫出守黃郡下敕曰新

吳瑞穀集卷三十五

四

太守至嘉興士民更始移書勅屬縣毋令百姓苦吏急也風告百姓爲善改惡之意躬率以儉約郡大治郡傍浮屠寺故大臥佛謾言婦寢佛腹中有身太守聞其事故令倡宿中具得姦狀立上奏毀寺論次郡乘數月就其事後二歲成化二十年甲辰二月三日疾作卒于公署年四十九歲任郡二歲治囊中裝不過百金皆所得祿直錢無他贏同官賻送喪西歸民庶設槃案於路泣而奠之吳子玉曰太守故余鄉先達自太守以治春秋文學起家繇是大化鄉聚無不涉春秋以教至今稱鄉好

文雅太守化之也比不能脩舊治業文雅益衰矣余觀太守告休不肯拜督學使者辭此其風烈有過人者哉

儒林王先生傳

外史氏曰所爲立師以明道翼治也師主乎明經經明則道明太史公作儒林傳證師友淵源明六學之指歸而宋章俊卿復爲圖圖之紹明授受之系要以經旨明闇道統攸繫與列代傳儒林咸祖述之良有以哉諸言詩魯詩起於申公盛於韋賢齊詩起於轅固生盛於匡衡韓詩起於韓嬰而盛於王吉毛詩起

吳瑞穀集卷三十五

五

於毛公後傳徐敖魏晉以後江左之學始盛然齊魯之詩廢絕韓詩雖存而益微以故毛詩獨行江左歷唐宋不廢明興大振微學而南方爲益盛有王先生者以詩鳴海內涵六義之緒闡四始之原總五際之要雖謂明詩盛於王先生可也

王先生國均名槩世家慈谿父治詩爲邑經生以故王先生亦治詩爲經生初生時魁然大額腴腴年七歲治急就篇入小學應對父老口占語奇甚皆以童習科期之年十五以詩出試部使者置之高等生曰觀王先生搏攫之勢知其不墮武矣王先生益屈首遍

讀諸家書遠近介請受詩則門下皆高等生試輒舉有名由是王先生名益重王先生雅性坦夷然內行更脩整教學者以忠信仁讓爲要不徒爲土龍乞雨味惑將來喜周稱人之善蔽人之短見稱人之過則爲之分別其原引列善行數之曰固爲予聞如是豈渠諄諄此見游揚人之善則曰固然三亦聞之其欲推轂士多此類即雅所名善力爲掎引然若不聞問者已心內雖不合及有緩急亦陰爲地而陽浮不與之不使知也以故學士益師尊王先生借譽於左右稱爲長者蓋王先生凡九舉於鄉九上皆不遇乃嘆

吳瑞穀集卷三十五

六

曰世人學御馬不學御龍而公豈御龍術哉由是閉關不出遠近造請終不報後以應貢選督學使者策爲第一令縣次續食計偕通籍禮部上親策爲第一以何試吏部又策爲第二由是王先生名裒裒遍燕中謂學通南北公卿以下皆謁造王先生是時宗伯氏以麟趾之什試士人無耦意獨王先生義高一時耦意又稱爲麟趾先生值署選銓曹銓曹不肯署留之試試又不遇或勸之就業成均補郎選王先生曰槩以閑官可伴書眠耳一行試吏處長史之下氓隸之上如寢關郵間詎得須臾寧乎客休矣歲辛酉

乃隨牒校助教休寧故多士王先生敦行訓故
誦說有法疑者區蓋不言出詩之議疏以授學者人
謂稽山竹箭加之括羽不患不合穀也甲子舉于鄉
者五人乙丑郡二千石何公議立化條召諸文學掌
故者數人各議上王先生議又多直意頃之何公移
檄諸文學纂修郡志王先生應召叩首信宿論列是
非又多耦意由是王先生名又泉然著新安郡中先
是慈谿爲經生不治詩治詩自某生始其後大明六
義稱爲慈谿詩慈谿又稱王先生詩先生成就弟子
尤著者若雲間趙太僕池陽施憲副皆一時明經高

吳瑞穀集卷三十五

七

名

吳生曰孔子有言容體不足觀勇力不足恃貴勢不
足道然而顯聞四方流聲遠徹其惟學乎信哉斯言
也然如王先生學通南北博極古今後生鑽仰所爲
製經議疏縉紳師宗之然竟不得一合於蘭堂漆書
之式何也今觀王先生總明論如鄭寬中治易孫如
費長翁脩潔行如劉猷之偉麗如馮偉節振滯繩愆
如王元感博雅如殷踐猷王先生兼數子之長索耦
董轅之徒宜應令甲科寒首雲路以發其奇也然竟
不得膺一薦之捷豈非天有微旨哉領袖儒林爲一

邑講學祭酒明道將來誠有在矣夫任輕則易償職
寡則易守事少則易權由是得以論次詩書脩起禮
樂上操省約之分下効易爲之力是以師道大明儼
然玄默而吉祥受福不亦多乎鐘之與磬也近之則
鐘音充遠則磬音章物固有近不若遠遠不如近者
然則儒林之教不有埒於卿相者哉夫泰山之上有
七十壇焉而三王歆道然則王先生其儒林之登壇
者歟

金士節傳

金士節者休寧璫溪人也名義昌曾大父南仲故元

吳瑞穀集卷三十五

八

太保大丞相府諮議叅軍大父晉祖都稅司大使父
覺字彥初高皇帝時以材徵入拜河南汲縣令以
上計不相應論輸採石工罰作之當是時獨士節從
力工作苦猶以例坐三十二人皆謫戍銅鼓以去初
士節從孫思傑陳自新講經術之學學成里中老父
勸之仕士節曰義昌聞立業者不去其幾成功者在
因瑕繫天不再成時不久留國初時上之取封侯
下之爲什長此豪傑畢志之秋也今天下大定治綱
已整猶以布衣抱謁馳騁其間是敦顏也且家大人
遊於宦諸舍弟勿遭家調乏週遑遑託跡宦途先天

下而後家此非人情也士節往省父於汲猶未昏參政鄭居貞一見大奇之曰是兒不貴受萬戶侯封當富擬萬戶侯封許以女會恩傑由提刑按察謫河南偃縣入賀參政得壻參政益喜置酒召衆客嫁之士節參政爲欽長林人高門有重名是時河南王貴盛獨厚遇參政禮之參政有女猷與士節由是士節名益重洛陽長者及賢士大夫爭附士節日造請相望於道則士節更謙約益畏不明意得及父謫銅鼓踰年卒士節聞喪匍匐往移櫬人曰新安萬里櫬歸難奈何曰吾父魂魄在新安不得歸葬當如此土訴

吳瑞穀集卷三十五

九

之部使者部使者多其孝許之竟同叔第士彬奉廢母携二幼弟扶櫬歸時二弟僅浹周也士節有同母第三異母第二皆士節撫之長爲之昏買田宅爲之居旣士節往代戍士彬年十六泣言曰吾兄弟生者秋毫皆伯氏力也今伯氏朝而往戍則我等夕而殲出伯氏不可往余往士節不可曰次當代弟幼吾不足累第士彬益請行兄弟相持泣士節曰弟行當使弟得處如居也六分其產外割田三十畝構屋舍踰田租之入以爲戍助乃警士彬之行爲詩數百言送之慷慨悲思聞者莫不悲之後有怨家誣士節殺

入繫獄令陳公初下車往獄中暴諸囚階下士節獨挺出囚中令曰何囚立強項主獄吏報曰囚固跪伏地今怪其美士已見深室旁書帙具而問之對曰殺人未是曾參知我難逢鮑叔令曰吾當脫爾三繫三浴之也藉不得當以我官去就決之獄竟白由此名益重郡邑郡太守以下造請士節之舍與語引大體慷慨益以爲奇交推選士節卒辭謝工部郎金公御史王公行郡聞士節賢過之與語大悅薦于朝令州司勸駕而從弟御史士輝趣之出謝曰而伯氏老矣以日俛西望知之矣爲我謝之當路於是號練濱渙

吳瑞穀集卷三十五

十

隱終不肯起士節深沉有謀好書能詩文所交皆大父丈人行而第士彬士威皆材以故一時稱盛云年六十四而卒初起貧晚貲產廣百倍初時吳瑞穀曰余蓋嘗登汲縣公墓云當是時不有士節曷克歸葬若此說者稱是墓地善以此後必大迺非也余考之密雲博士馬生汲縣人也言汲縣公之爲政邑民稱之不絕口皆曰寃哉公謫也是可觀汲縣公矣又以士節之孝友諸子之義槩籍第無善地亦必有後嘗謂士節辭檄召不起未嘗不難之彼固痛其父有不忍起也於戲微矣士輝爲臨江時士節與

之書曰臨江民富訟夥然臨財莫若廉治繁莫如簡
即若兩言使肯出究竟其用其有攸濟哉

劉長公傳

劉長公志顯字晦夫休寧文昌里人長公自爲兒時
孝友天至父文美以富人籍輸租賦長安溺江中時
長公裁十歲痛父客死日夜哀苦憤發不從羣兒之
戲母張氏庶母王氏孫氏王氏生長公及仲孫氏生
季張未有育以故長公事張益謹每不憚長公伏地
叩頭泣請言語跪起甚惠母喜曰嗟乎我度何可自
寬然獨無奈兒善解說何王與孫居不相悅長公又

吳瑞穀集卷三十五

十一

於孫前伏地叩頭泣請孫憐然憐兒爲解曰兒能爲
而母泣亦足矣友愛二弟及長構敦怡堂與弟居文
美歿時厚貲已盡散去長公念先世貲雄里中不可
當我身貧携弟杖馬簞數千里業賈陳梁間貲起貲
六百元於陳人後往收責會水旱悉與諸負責者期
會焚其券由是江以北咸誦義云云何仲歿于淮陰
長公呼天哭曰吾父死於外今仲又行道歿天乎我
有何罪然既無可奈何則蒲伏千里扶櫬還殯構祠
舍頃之二鳩來窠廬間哺雛鄉人異之比於皮延徐
憲以孝友所爲感也郡長吏來行縣書教行鄉射禮

勸表孝悌諸生具言長公居處狀大節孝友能推高
貲居舍少交遊日抱甕灌園種松桂雜樹多畜古書
畫而不喜博奕囊家擊劍踴躍狗馬之會則幼未受
書學然能通孝經論語大義誦及古之賢流若孝友
大節士訢訢然奮袂喜談思不得一當也而語及猾
黠嫚罵欲唾之嘗讀武侯戒子書思叔座右銘大觀
樂之書于屏而謂長子沂曰若言爲學始基學不知
此此與耳食無異墻高基下終必失之其天資喜善
能明長畫以垂後如此郡長吏既聞長公爲人良說
以賓禮請已見長公鉅大如儀喜曰劉長公誠所謂

吳瑞穀集卷三十五

十二

鉅人長者長公身長八尺魁梧昂昂可莊憚然不爲
氣立彊小心醇謹質實不欺人人欺長公長公雖知
之亦終不以自明人以是稱其長者以壽終四男長
沂國學生治春秋高有名孫茂材茂槐縣學生
吳子玉曰余觀劉長公泣請於二母此有傷心者自
髫髻時即知哀泣孝謹慕往事居豈其天性也上有
異母下有異母弟終身雖然無間言瑞鳩巢其廬里
人稱誦至行玄善故爲采焉余與長公之伯子沂厚
善聞長公之大父以積構孝思堂閭史誦說之則長
公之家行固遠哉長公歿至今諸子孫尚遵其家約

孝謹不衰而沂爲最甚

坦翁傳

海陽季子曰人之明於坦塗者鮮矣夫人之生也與憂俱生惟知道者能達坦之情也則放浪形體遊於區外以爲坦此離身輕家不念本業非君子之通道也諸念家人生業富者苦身疾作責者勞心恭慙重外憚內逐貨役身是又不知所謂坦也故曰務生之所止以爲者不達生之情也務算之所止若何者不達命之情也若乃壯年理其生業春秋已長達於知足之分歎適其適則不綫不流龍蛇其身得坦之道

吳瑞穀集卷三十五

十三

矣今之世則有括蒼葉次公

葉次公名弘淵字子靜括蒼平昌人也世居歙山以貴雄一郡十縣父曰魁嘗急施於人居旁有河流湯湯維楫難施乃命千百人拽巨石以殺其勢其大畧若是素以任俠聞葉次公繼父業初亦喜俠其名過出父魁氣蓋郡中折逆人無所迴避見欲報仇者解劍以帶之由是怨家起而構大獄然郡縣長吏往往右次公得脫後乃折節爲謙讓喜客盛甚父卒庶舉有弟弱次公撫之長而教之爲經生伯兄早卒撫伯氏子長之旣出分三室如一葉次公儀容甚都名

爲有口辯士高談隱語聽者莫不厭其意世以本富擅山林材木竹箭之饒數百里擬於括蒼守好時田地連頃籍畝廬室湊比家累二千餘指庭無間言稱次公有家約年五十時即屬子爲家政籍貲分其子以居舍近方山即其地營墓藏爲大歸計結廬山中揭坦庵而語人曰而公今坦然無事事矣日與朋儕大飲歌詩其中談黃虞之道戒家人事無所問當如我次客詬其遺世或苟強意未必能然次公應曰聞之百年壽之大齊今已歷五十年自此往極欲五十年而止前溷而翁者當於後五十年取償耳客曰度

吳瑞穀集卷三十五

十四

翁真能坦遺脫者乃以坦翁稱之一歲中數市羊酒過坦翁爲壽坦翁亦數命酌遍酬客一笑爲懽

論曰余郡謝生爲余言坦翁故不業儒然好讀書明古今世變於古人決事難知者覆意之俱能得其大畧與妮妮無所發明者不同以故省時務達於坦途之理如此次公四男中男以蕃工部君次公以子功封工部郎中

金處士傳

金處士者故御史輝之昆孫也休寧瑤溪人名武安後念祖御史遺緒更名績尚緒爲字御史以直節事

曰既不通書又不務退下人人誰與我且大滿何爲處士初貧不能婚年三十七始婚汪焉處士卒年六十八子二人討論行義似其父孫五人曰應宿補郡弟子名能文章

吳瑞穀曰余嘗與應宿遊具論處士如此即書弗通然遂遂制行咸經訓軌躅雖風學亦其如是而已其知者藏書與諸日誦數千言廣矣及跡其行事或孔士讀而儀秦行何也老子曰知者不博博者不知不其然哉

敝仙傳

吳瑞穀集卷三十五

十六

仙誌氏曰定真王錄言心神定則入道要之於飲食服舍在素淡而避凌辱未嘗不謂得治心之最也予邑有稱敝仙者黃君仲生也居耐辱軒不飲酒食肉不入婦舍忽夢真人語之曰而敝仙也書敝字示之因以敝仙自號而著敝仙傳以請於予予嘗稱仲生有得於王錄之言仙功甚苦宜其命名吉徵同於木羽之夢不虛也遂因其傳草畧論次之爲敝仙傳仲生黃姓名全休陽之居安人也幼貧早喪父事母孝母喪哀毀骨立遂成羸疾幾死者數孤學而通悟嫻於文辭既不售乃曰不能發負高之夢而以伐體惡

從勝也遂閉關靜習瓶盎屢空晏如也復智有大畫論事以易斷之軌奇中諸古什器金石之類無不瞭晰而氣矜之隆勇於赴義屏體暑月挾重續負風而伏至義舉如雷厲風行即貴育無能皆占者里人稱嘆嘗遊淮楚知舊覬遺歸則出橐中裝散之昆弟負氣高自稱許然不以邑之無豪易高也而爲匹夫之使後益自縛約多長者之遊題其軒曰耐辱而結木爲樓如絙空中而架霄亭有隨風動搖而不傾側狀日坐軒中翻道書鼓琴於風卓犖騷氣之事一不及於口歲乙酉祝於武當屬兄與俱距山麓三百里榜人曰三百里逆流計之七日忽夢神人與之言汝於彼岸當旬五之期言之屬兄未信值石尤風果驗既夢騎羊而登寤曰豈葛由之上綏山乎雖不得仙亦足以豪此行當有所遇屬兄先歸仲生留山中遇異人傳之導引之方遂齋滌數月歸習靜軒中又數月有是敝仙之夢仲生曰仙者出人間世也敝者說文敗衣也又敝也衣敗之形不爲世用然昔人之自道曰敝而詩誦緇衣之宜亦曰敝予吾殆終於不爲世用免世離之苦而出人間乎豈我之自道如詩言常居卿士之位而以學仙品目有常而自仙之乎猶穀

吳瑞穀集卷三十五

十七

仙也今爲軫仙乎秘要經有言仙者川也身者舟也
濟川得岸何以舟爲則吾身亦敝舟也猶之敗衣也
而神人彼岸旬五之期有示之歟若以敗而不改予
示我彼夢幽者又何爲兆吉也予聞仲生論敝仙之
旨遂爲述之夫從生得道從道得仙若仲生之清臞
玉色翩翩仙氣至屏去嗜慾定身守神則轉一仙階
雖未可知如陳桃之夢虞翻受道士之飲於道亦幾
矣著有脩煉真詮凡三卷

汪長君傳

逸史氏曰卜筮者先聖所以使信時日敬鬼神畏法

吳瑞穀集卷三十五

十八

今也帝王之興多奇怪率寶卜筮以助善上矣卿相
而下何嘗不占色占折以次而詳其餘哉疑而筮之
則弗非也日而行事則必踐之以成壺壺其用亦弘
大矣史載太卜者流其人不可勝原然俯視兆氣仰
接顏色輒資於目傳曰目有光而不能明假日月而
後明事有吉凶而不能知假蓍龜而後知未有不事
於目而有假者至目廢視如余邑汪潛夫氏據策定
數不資於目不尤可稱述哉以哭父而誓同於廖扶
之孝感正其冠帶然後言事同於季主之有德依筮
卦而斷利害歸於孝弟同於君平之導善曲辭章義

裨補時事君子之道也昔漆雕氏論三兆孔子曰君
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
也又微而著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無數卜乎潛
夫所爲人言亦有得之矣視丘子明之屬恣意所傷
以蕩恐人者果何如哉

汪君潛夫名龍別號養晦休寧隱川人父曰文亮第
造楚逮獄當死罪徒跣走楚愬願以身代第以弟未
有子故部使者義而兩釋之歿於楚觀未返汪君生
七歲問母得父客死故遂號哭目爲盲年十五與群
兒遊值一道人至瞿然長吁汪君跪爾曰丈人何不

吳瑞穀集卷三十五

十九

治之且久諺云心無憂患不經二旬道人太異之曰
我有所傳孺子君邀之歸母以匏一削梗人一箸器
中令之射覆道人曰有足不能行無足走千里是已
母曰是何異管輅筮印囊及山雞毛二物遂令子從
之學至欽仁義寺中三月道人去君遂以易數占筮
奇中郡使君林公召有所問事以劄令筮君曰劄以
祛塵事在邊塵林公拊掌大笑以爲神仍問靖邊者
誰曰毛姓後果大將軍毛伯溫也少傳浙呂相君官
翰苑時使家人持一小衡問莫知其爲太史也君曰
一天星斗在掌事師儒官也當以大司成入拜相後

果如其言一日弟子報有三人至皆褐衣以次問君曰三公皆元也則祁王公諷毘陵唐公順之廬陵羅公洪先三君驚嘆良久一時聲名藉甚縉紳衆公等造其廬車轍相接當收倭寇時司馬張公召君往預見表象先圖其利爲多後顧尚書以君之名上聞趣君北上謝不往君年三十時往楚勞瘁以歸父觀廬墓傍三年有白鶴來巢之異尤爲人所稱重年五十時病劇仲女刲股爲糜以進病愈後數年卒若汪氏之世質行能使女德之肖化如此君歿時子汝賢幼及長能彙君之見贈詩文編入家乘云

吳瑞穀集卷三十五

三

閔孺子傳

閔孺子克禋祖父家海陽萬安里祖閔季公廷瑛賢豪散予交遊千金者數矣甚得名譽於郡國父太學生字孔微著材好交季公之風類也孔微初婚吳吳卒繼好於程孔微年三十生克禋以祿禱吉名曰克禋克禋白晢疏眉目性密靜有思精敏尤異等四歲時即知機事周密問大義咨於固實因記其說問歲能具作其事然雅恭謹不教盪傾愛見父客恂恂如也應對瞻辭客聽之皆竦初大母趙保養孫視省燥濕甚備克禋念大母勞苦狀大母喪哀戚甚悼依依

几筵之慕深稱父母意奏事觀察顏色父有不說能探得父微指乃時從容寬言取一語以爲解侍母即宴語常依故事而微自解說其識事聰明如此明年五歲會宗人構父遠就吏則克禋意中戀戀不自得號泣解金條脫使人奉父獄中致辭曰請以是佐供具斯夕願天痛父蒙辜恨不舒其憤懣既王孝廉道行出金錢以脫父之難克禋頓首謝恩必有以報王先生又明年七歲就傳受孝經論語九歲受周易明習皆通大義屬文有師法可試事語奇甚師氏驚安所受此語諸閔文學熾盛歎奇之曰此吾家竹筍也

吳瑞穀集卷三十五

三

初獄未白人危父父亦心獨悔業已構克禋從容言曰奈何爲義不竟義令圖天所贊也父意遂決而卒得直計畫所以全者克禋與有力也雅性謹樸若不及事者而志精進發舒有蘊氣又以父蒙難故益思奮起讀書帷下母令兒休終不休要可以當父而釋憾董此耳奈何不日夜思所職盡心閔免居常採古人顯親名迹書之坐隅曰是夫也吾當師之年十五隆慶之二年也長安中小民譁譁趣婚嫁縣里卒率父命克禋逆婦以禮辭曰不成而婚其謂禮何秋八月病下世死父母痛之哭甚悼里巷人皆痛之哭助

父母悲哀初父有病克禋視父病謹潔齋祀婦祈以身代會父外出克禋爲兒守舍母病萬方謁醫者病竟愈父母大以是益慟之殊甚泣言曰兒以弱年能視侍父母疾得瘳今父母乃不能集良醫坐視其夭札傷哉信予之過也夫信予之過也夫歿之明月里中汪媼夢童叩者揖謂媼曰余而里中閔太學長子也今請于帝得籍名博士幸語余父母毋過傷旦日夢者以告里人以媼雅不習克禋異之然克禋持孝入冥以父母過慟託溫語以止父母慟可謂歿不忘孝者矣

吳瑞穀集卷三十五

三

郡國史氏曰余讀古文觀吳祐阮孝緒爲兒時有奇智未嘗不異之至如閔孺子致金條脫質有其孝矣何其純明篤至良子也書往往言有物王慶之爲帝王童生十五年而歿然則博士之請固不足怪也豈美秀而脩文者天固見嫉亟奪之與語曰脛脛者未必全也願以身振父之難其言絕痛持孝入冥有足傷心者世之不成而死多不見於篇余於閔孺子歎詳而著之

大鄆山人集卷之三十五

大鄆山人集卷之三十六

新都吳子玉瑞穀著

廬陵郭子章相奎閱

江夏黃正蒙叔明校

傳部

素齋葉君傳

予嘗西登大鄆山行觀川嶠探浙水之源濬發秀起謂其旁當產高人歿受善氣既見居大鄆山之下有素齋葉君者豈非其人哉予仲氏述葉君而語予曰客稱素齋君曰葉君善持論合當世時變言必師古

吳瑞穀集卷三十六

一

不矜喋苛事溫雅不放彬彬然弘博篤諒之士也年十五即辟家遠遊未嘗屈首受書觀丘索之指無貴以結交縉紳大人聞當世幼眇之論一出即能論權利之略屢致千金斷斷辨說若鉅儒宿學以彼其材自見於世知敷其慮仁明其施何不可至哉獨銳希識其深遠矣游錢塘覽都會謂可以息賈業且其源出于大鄆遂有移家之志錢塘大夫士莫不以君爲奇願交君驩君亦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喜接納不厭今年壽五十誕之辰縉紳而下咸椎羊豕置酒造請爲壽冠蓋相望結轍於道視昔樓君卿陳孟公之

聲不可與並稱哉然君務長者之行不爲飾俠董輓
於人因題其居曰素齋嘗曰太素之質久而不變老
氏之澹淡精君之寡營是吾師也於堪輿緯候日相
之屬罔不參閱相法往往尤奇中然皆以非正道屏
去不喜談傾深沉好書晚年不廢豈非直諒多聞以
澹素而歸之於道者歟孔子卦得賁喟然仰而嘆息
葉君亦得於是矣君事伯仲氏能盡孝友伯仲春秋
高怡怡懽好若爲童子時至性無間也課諸兒有義
方庭幃雍穆家聲日以起云予仲氏與君遊數子聞
君之賢於仲氏旣見君莫逆獲交焉比過錢塘信急

吳瑞穀集卷三十六

二

謝客邀予西湖之上徘徊洲渚飄飄然若有得也旣
別去戀君高誼吾鄉一時之雋也廼紀是言

吳子王曰乾鑿度有言太素者質之始名而列子亦
以質之始言之則葉君所爲名齋誠有見於質也然
論吾鄉之士不病其不質足而病其不文足若葉君
之雅都奕然有文焉其亦珠玉不飾而有餘飾者矣

汪長公善行傳

世之論者亟慕魯朱家之遠行願承下塵而走之是
徒以形親者也至悛悛謹行不知所益者乃不之列
彼之所爲無所薰懃不足以橫世而此有墨墨之化

此兩人者相去有億兆之數遠矣予雅欲標一鄉之
善士以爲教首今得汪長公著于篇俾觀者且見其
誠然也長公年七十有九尚強善飯不啻食每歲齋
不肉食者強半寡嗜好而守澹素若晝遊茂苑夕詞
酸臍所不慮也幼與江方伯民璞同研席書指以名
同曰珍甚驩方伯見長公爲舉業工善書家體日贊
而諮之後謝去侍父病不得竟學然嘗與書俱長公
所生母庶在懷抱喪嫡母生母亦早卒不得生事養
歿飯含孝思惓然斷酒肉不食飲者三年誦釋氏經
三千卷以圖報塞事父事繼母禮敬甚至以父事伯

吳瑞穀集卷三十六

三

季父以兄弟待伯季父兄弟公家之役能損私金以
佐公囊族里自踐石以上者莫不以善人目長公客
遊寓吳江顧氏庄有顧梅村君一見善之爲上交吳
之卿大夫乃至布衣之士皆慕長公之善行皆因顧
君納交爲酒禮之會公安能少吳人而令吳人多我
安能不以善善吳人而令吳人善我乎嘗積米數千
斛貸與吳人會水旱吳人願質產市子女以償長公
悉召諸人悉來合券以責賜諸人因燒其券吳人闔
口祝曰善人人無能償公願天有以倍償善人及遊
嘉禾行善如吳而嘉禾人慕其善亦如吳時諸子能

繼業即命駕西曰重欲無厭善善樂其終者不然也
長公有丈夫子四人初以所業書授伯仲二子伯子
業未成仲大中爲員於邑不合意去遊太學長公名
玄珍字伯奇里人稱爲可竹翁邑東富昨里其世家
也

吳子玉曰長公之配爲率口程氏有程文學時用與
長公之仲子太學大中同文章盟會太學乃介程文
學來請記長公之事曰長公鄉稱善人善言必三言
之具者惟善人傳予嘗記富昨之文呈樓祠文星君
乃長公所倡以創者爲族文學講業之舍以是得長

吳瑞穀集卷三十六

四

公之名今因文學又得其脩行綜實無愧於一鄉善
士遂作是篇長公之子四人孫九人曾孫一人而長
公之年未艾所謂無祠而福而占其昌熾日尚矣

程存正傳

吳子玉曰昔人有言當國者不可爲自營僅存之主
豈惟主國即有家亦然平得於公達生於端慙不爲
私營所營必廣不爲僅存所存必求索家之不大不
可得也於邑之東牧率口有程仲君其人公正良篤
不爲自營僅存計有足稱述者仲君名守位字存正
晉新安太守公元譚之後父街生子四人仲即存正

暨年被病不能學書誦讀書病輒作乃曰既不使爲
儒何方所循遨遊名迹庶可輔精神計不出此矣隨
父于楚之通羊初困倉數十間主邸舍簿籍以廣其
道以何父歿貲漸落乃偕伯叔轉輸於吳之閭門朝
夕勞瘁不遺餘力而務以敦大誠信爲家人帥每曰
言賈者率以市習譙之豈賈不爲君子設乎賈多爲
私藏爲私藏是以身爲筐篋也庖人調和而饗食何
以爲庖視兄弟相贊如一不私藏一銖寸縷時姻
宗遊吳會咸輻湊於仲君吳之鄉人士望風承附仲
君折節推體下之祖信立義不習於姘媼訓伺捷給

吳瑞穀集卷三十六

五

之態人曰仲君能自愛其信者吾人詎可不愛仲君
之信於是有質至無慮侵者生平所讀書授之季弟
是時父已歿存正萬方勗弟學每曰學而使勉治生
何以能工於是積慮并心無不在季季以書補爲員
喜而口勞之當益進於是季語人曰仲之望周甚於
周之自望而朝夕給周則兄之自給其家不若也性
喜淡泊見里之競華縵務檐檐者頗厭之終其身未
嘗一服紈綺長於綜畧目所一見耳所聞即記不
忘尤能應卒家僮皆有手技作事內料碎務外累織
微能殖其貨創屋舍一坳一石皆經劑量病作猶自

拾瓦礫填實垣墉人以爲言曰予豈能負藥之益顧以喘喘之室使後人知勞苦耳歿之年五十有一存正力於賈發奮公道變與家而成豐室秋毫皆存正力及生分時貲獨減於叔季存正鍤然不知於色人以其稱美存正無愧於存正之字賈而尚君子行者即其家不必富擅越隸而至今新新協輯有雍穆之軌里人以昌大之勢卜其未艾存正之所及遠矣論曰程文學師周與予書曰周業書不及仲之脩行端方誠慤泥蟠不滓君子以厚黨勤類爲心詎寧遺之李仲元不遭楊子令名必淪無虎豹之文故也予

吳瑞穀集卷三十六

六

有取其言併記之

邵次公傳

邵次公休寧人也名萬教居市東門里中人不事儒生業有勸學士業者相與唾之以故次公初不得受書讀及長乃嘆曰惜乎而勿不學即錄錄設令受學不廢取仕籍何渠不若人乃發箚中書讀之不失後去觀齊魯之鄉與諸文雅士遊諸公重之有聲名齊魯間先是以坊役侍邑侯侯與客飲次公佐酒堂下客聞次公言驚曰是儒先有醜籍也相與稱嘆侯因厚遇次公次公爲人短小然寬大信人性強質橋正

慨不當於心發不能忍里中賢豪自以爲行不及族屬皆以父事次公朝夕造請則次公自喜爲退讓益甚其強直著于心輒發如故邑有貴人威行里中里中人莫敢撓一日貴人遣蒼頭數十人至邵氏廬問窘急次公匿其家竊出言于邑侯曰有明府公在也而憐藉人若是不則皆魚肉之矣所陳急故邑侯怒甚立遣掾胥縛其蒼頭數十人貴人大怖不知所出後知次公以微言動邑侯云班姑蘇會有邑子素驕慙於客叅坐譴次公公次公曰男子所歿一言彼豈識義所憾者貴耳願對質輸金錢官帑次公即輸金二百其人窘自歸負荆謝遂去之既撓魁桀權由是名益重邵使者行縣有罪人被徙係瓠琅當次公目之曰是而人也其人遂銜之途中買主徙者去爲中訶長安上書天子言邑子邵次公而下三十人部使者不按獨按臣無辜天子下宣城太守問其事太守首見次公名驚曰牒惡得有此人名遂皆出之而言事者竟徙遠地次公有奇氣善談論老年精力覽史籍不廢課孫口授之讀日對客飲上尊酒圍碁賦詩其先世有曰思宜者以詩名爲郡聞人所論著散失次公爲錄其集作有族譜課序

吳瑞穀集卷三十六

七

吳瑞穀曰同國初邵思善思宜伯仲皆有賢名程太史曰二邵力善好學仕不太顯資志以歿然食其報之未盡者在其後之人今觀邵次公之行事所謂力善好學者非邪其隱隱無有見於世尤甚則所以遺後之人益有在與今其孫胤龍以秀才名能文章

戴光祿公傳代作

戴光祿公諱鳴鳳字汝儀別號岐南世家休寧隆阜公之大父曰九鼎以大義歸洪少師墓地少師孫尚書遠酌之百金不受治別業霍丘置義塚收道殣稿齒無筭行見屠牛鳴而淚下拍錢贖養及疾大劇牛

吳瑞穀集卷三十六

八

殞而疾愈先是瘞馬有塚因以敝帷埋牛於馬塚旁父山號拙軒公遊淮揚與沈司成田大理魯侍御諸名公厚善一日見獼猴被繫贖而放之於山與父贖牛事並贈炙人口光祿公幼治詩同邑何侍御爲大生時稱何氏詩公從受詩有何氏之學當論於石渠顯隨父至霍丘霍丘之士趨之遂占籍縣郡試俱首名入爲第子員爲人方格有標準以名節自淬礪時霍丘令燕中李君以進士貴倨治敢行少蘊藉士人庭謁輒跪伏公獨長揖比言事崇論微議不避令目攝之謂公陰事有可以傷公者公卒堅正不屈久之

令知公無他遂成知故以邑士無誰諾者輒諮於公由是公名莫不聞每邑侯下車延爲上客詢吏民利弊公一一爲陳之款實不一語及私益嚴重之試輒高等三試南都見躋因入太學歷比部事未滿者三日家人以嫡母疾報立夜往比部請告比部公等語曰三日當即移檄謁選銓部生何不湏臾勉留公泣對曰古人一曙之餐不以三公易鳳奈何以三日而緩母之見乎比部公嗟嘆良久都人士多其質孝爲詩歌誦之辟雍推上又不售歸築別業奉父母驪值謁選以父老不赴數載父歿服除乃上謁選授光祿

吳瑞穀集卷三十六

九

寺監事又以母老謝不赴母自言老人無恙勉行矢心慎慮視內府若理家然日嘗省貢斐珍秘法醢之數府帑禁錢出納惟謹會光祿大官諸倉傾隕上命葺之卿路公推擇四人叻分其役督之公與焉他署多苟簡猥稱費且不貲公獨綜理周密羨金九百餘輸之公帑一無所私署貯例給內侍有中貴索醢醢勢薰轅抑逆人莫敢誰何公一切裁之法中貴氣奪路公暨當道大偉之上於朝尉薦足當清舉尋念母老且不能馳以從事謝事歸以齒義爲里族所推重門無雜賓思以美俗賑匱之哀喪紀而解紛競第

早亡痛之第之婦孺居屬配孺人辦護甚至養高靖已不入城市郡使君崔公徐公在比部習公前後遣人存問不報迨上計始造謝邑侯以鄉飲賓請不應命以脩正自列如此所著詩稿二卷

論曰予嘗聞吳瑞穀稱戴光祿馴鵝事未嘗不異之也或以羽類爲所系馴而稱之不知以報墓兆之吉繇世德所致與四明趙詹事公某之舉主師氏也會光祿之元孫太學鴻恩以趙師之狀至請爲立傳吾師篤論長者其言足不朽遂爲載纂于篇

葉伯子傳

吳瑞穀集卷三十六

十

閻史氏曰當士之院於困抑左計右數無所復之不可望於任俠之論豪於義者爲之振哉是子長之傳游俠三致意焉亦身羅之矣楊子乃目之爲竊國靈何也毋亦務氣矜以立彊於國云乎若豪於德而不自爲名才足以當世之用而不作權於間身若泥蟠而期於文曲之尚以視解涉筆則蛛螫之靡爾余邑之豪於義而不受名得葉伯子行成手身而邑里承則邪猶不能以權奪王公不可以貴驕悛悛辭讓隅積以化其俗幾不甚偉矣哉

葉伯子名文嘉字伯符別號環竹家世休寧水南里

父廷芳公有德操邑舉鄉射禮公爲客稱邑三老三老公晚年生伯子繼縱子學不問稍長有材力會倭寇發徵甲里中少年多相聚授私劍伯子從諸少年談劍習韜鈴之法致群少而謀曰倭侵歛我邑爲鄰恤奈何弗豫講既浙寇犯境至陽湖邑丞督民兵百七十人往禦伯子曰衆寡不敵是以湖之墟爲散地也乃率邑子能貫勇者三百餘人趨之以爲其首應者雲翔而至寇燭而伯子屏避口不言功及聞日三老公語曰嫗之過也告楷者不問以致是耳伯子獨恨曰羈角之咱果而縱之則大人不懸怒而致戚於

吳瑞穀集卷三十六

十一

衷何乃謝去求治生之術冠帶之國舟車所通不用象譯狄鞮凡萬里乃羈係不能廣游道觀理樂上國何貴七尺之軀爲三老公偉之擇老蒼頭約車行伯子爲人大度泛愛而務於服禮辭讓守職奉公視閭里之俠以借軀死黨爲雄者心不然之生平自愛其信家不中肯感聚急於周窮交之阮厚施而薄望某子甲常買屋舍請伯子僧後衛者盡去菲門之扇董如堂皇伯子曰昔者齊索岑舄於魯魯以其贖而命柳下季往柳下季曰君之賂岑舄以免國也臣亦有國奈何破臣之國今董以堂皇是破臣之屋舍也乃

自捐貲爲之繕治完好以歸其入里故祠神叢會介
權貴而毀之者伯子曰神叢毀之可而介權貴人以
毀是蔑予里也挺身白其事里人由是愈益慕伯子
之行有質義嚴重之邑縉紳胡侍御張太史吳明府
金博士諸公無所不傾其交伯子遂循益樽下嘗遊
浙之西湖心動曰豈家大人有以命不肖乎亟趣歸
而三老公歿數日矣以不得視飯含欲以死從父諸
父諭曰聞之父存子安敢畏今而父亡遺嫡庶母五
弱第三而安可畏伯子起視事既嫡母生母相繼歿
乃自習堪輿家言卜地葬初伯子不舉子既葬父母

吳瑞穀集卷三十六

十二

兄弟連舉子於是里人以伯子善地員書造請接轂
相望不責餽謝以自善病習醫醫又嘗亦不責餽謝
季父磁州公在宦而益整齊其家以訊於季父友愛
三弟二從弟仲弟文蔚習制科業能古文辭有才名
叔文順季文中脩賈之業愈兄覆育姁姁如也伯子
乃曰有諸弟事事予當入玄嶽山中講清靜之旨以
自隱無名爲務又自號爲玄嶽山人云

大鄣史曰若葉伯子者初由孫吳家言既儀心於柳
季季心務立信義晚年由信義而思登於黃老之庭
其漸進於玄鑒者與友人李文學君人伯語予曰若

葉伯子予雖爲之執鞭所忻慕焉文學君不輕許可
是可以觀伯子矣

吳瑞穀集卷三十六

十三

貞賢張母傳

故贈儀部員外郎久菴張長公之妻光祿大夫子瑄之母也初大夫爲儀部郎時天子推恩贈其父張長公儀部郎封其母楊氏太安人誥曰在婦貞婦在母賢母聞之者乃曰母弗太安人是榮而貞賢是多目之曰貞賢母云故鄧之楊氏女族大以比漢東京楊氏初父母卜字之族張吉歸張長公姑在堂饋入盤餐有知必親置食姑逆叔婦母解簪珥助逆婦叔姒婦相中也母歸之明年生男三年張長公遭疾母曰歟等也愍使先以安夫子是妾命固卒之時也相

吳郡穀集卷三十六

十四

室諭之曰無乃求去疾而滋長乎如弱子何何張長公歿諸婦巾之曰子之年盛也且貧將不可改於是矣母曰嘻爾欲房氏我乎我朝暮人也且委制於夫子之身矣子之長也課之學饗其宗老而卜室之族有成期也其家以不具故弗薦女且曰必好以大屈人曰張氏子材可依也以用稅稗故而棄其大禮可乎遂歸女明年子以治易遊鄉校試輒高等之具積出則母與之一縑以資其僕賃且曰是縑也由一絲累以至大匹女學必如之庚子子以第二人與計偕不行辭於母曰違母而遊遠弗可逃矣且卜張氏

族未有連引籍者母曰嘻予及學於女大母女大母有言遠身而近志非忠事君而親圖非孝朝夕以冀此而獨曰不忍以棄有司之命又可逃也不學之下而族是卜不亦遠乎具行器矣是年春舉於禮部授禮部主事使者迎養於京數年陞南光祿寺少卿入謁母諭之曰事君者不擇地母以南也而有二心既見忤貴人出於滌入謁母諭之曰事君者不爲外內母以外也而有二心既徙蘇入爲刑部又徙大名入謁命之皆如初既由大名徙徽入謁母諭之曰余旄矣新安故鄉土爲近盍勉行乎甲子奉母東明年乙

吳郡穀集卷三十六

十五

丑五月丁巳春秋七十郡太守何公郡理栗公入爲母祝辭從之及寢門又辭遣相室言曰余旦暮入地敢以餘年而稱祝之辱大夫施及未亾人如亾者何敢辭郡之鄉大夫士入祝又辭君子曰張氏母其良可多矣柔不失正慈能勸義謂之貞賢不亦宜乎古者生女臥之床下弄之瓦磚而齊告焉所以明卑弱主下人也至其正色端操堅不再計雖孟賁之勇莫或加焉社稷之大臣是比何剛如之夫忠節之士悅禮樂而敦詩書明底其理忠固其所也然有爲昆孫世明其業典司宗祏而外其心無是貳甚乎自此其

母之貞賢毋徒曰母師則可矣夫訓矣

汪淑婦歐陽氏小傳

汪淑婦歐陽氏休洪方汪君汝翼妻也婦慧而愿人以淑婦稱之初臨江有歐陽文勝翁者遊湖陰邑薄薛公無子獨有女將贅壻見文勝翁才置酒會里中人酒竟妻之因家于湖陰生淑婦秀慧不待保阿開於女則諸孝經列女傳俱能誦之明粟布分差之法好禮雅肅孝敬柔婉其天性也文勝翁奇此女爲擇好初汪君娶於某未有子卒遊學湖陰議婚翁見汪君麗都許聘之汪君脩禮於歐陽之堂時淑婦年十

吳瑞穀集卷三十六

十六

六益勸汪君學坐夜分縫線之事治飲食佐汪君學從容言曰余父以妾遠適君異若學有成顯名汪君由是下帷發諸書讀學爾雅出以應世屢不遇乃棄去淑婦曰學成而仕不通命也不失爲魁士足矣奉庶姑周居邸舍中周性嚴重室中嗃嗃淑婦事之謹淑婦故孱弱生一男益羸乏乳俾庶姑不買食母私含糜粥哺男不欲傷姑心久之庶姑爲感動益慈愛淑婦越六年底姑卒淑婦哀盡禮又明年辛丑從汪君來休寧嫡姑程性益莊淑婦益謹不以羸弱故自暇逸見者率憐苦淑婦前後所遇姑氏之難淑婦

弗難也久之姑亦感悅歲丁未邑侯舉行鄉飲酒禮遣掾吏請漢潭公出漢潭公汪君父也時淑婦有身就館且病汪君未知所行淑婦曰先媛有言先交友而後妻子况父母乎妻子私愛也鄉飲大禮也君行矣舅春秋高入侍衽席出侍杖屨子之職也汪君數遊于外家事倚淑婦羞饋食以事舅姑謹承諸娣姒消釋嫌猜庭闈雍睦無間言淑婦之力也疾且劇猶日視鹽米織紉組紃之類以嘉靖己酉十二月二十

日卒年三十一歲里人咨咨嘆曰婦柔而不脆而不壽邪男一某年十歲衰經苴杖而哀爲務

吳瑞穀集卷三十六

十七

吳子玉曰歐陽之歿十年其子謁予言其母氏行言與涕俱嗟唏服臆有悽愴之志焉非此母不生此子也汪君汝翼泣謂予曰牀第之言無所發脫吾無以言歐陽之賢嗚呼予是以貴其無言也

二順傳

閻史氏曰語云成人之長曰丈智膚敏曰大丈夫之所以成者妃匹亦居多焉比於師傳朋友其道信博哉予邑壻上金長君廉相丈夫魁士也初相與提衡則有戴氏元妃既而翊之有朱氏姬一推一挽索其不進於善不成人之長曰不膚敏得乎戴爲和村望

姓七歲喪母繼母嚴姆教讀考經至以養父母口嚴曰母嚴不益有以勅我日嚴之心乎藐藐勞瘁繼母嘔喻受之初歸金長君舅嚙嚙嚴佐長君禮事唯謹每曰舅嚴不益有以勅我子婦日嚴之心乎盡出嫁時衣被以嫁長姑篋爲罄三乳子不育從容言於長君曰數至三而復三且不育是必待有育之者時長君遊楚請就楚納傳妾媒以朱氏女言者長君曰不知其女觀其父曰朱父初試吏多善行遂成禮歸朱事適戴供饘餼之役立堂下意氣沉抑効心力而戴遇朱如妹弟朱有身語朱曰弟借若婉身耳懷抱臥

吳瑞穀集卷三十六

十一

起推濕就燥免於水火吾當任之子萬珊生撫之如已所生家內外事長君必諮之戴戴諮之朱以是事百舉而百全鮮有敗礪萬珊長督之學曰子羈貫成童不使就師傅之教人無但罪而父必以詬而非所生母令萬珊從大師業儒及業不成曰學不成而坐視散儒不使赴功名之徑亦必以詬而非所生母值令下得輸貲爲吏例令奉例出不使侍案牘曰即文母害而或以傷恩薄厚亦必以詬而非所生母益出貲令輸之上燕京得錫冠帶待謁選不使一日抱吏牘至於苟鉤鉅析亂也戴歿而朱佐家政一如適存

日益發舒纖約之意諸待哺待續者亟推子庖無異膳於庸保輩即其不踰嗑必以分之勤於房戶之守每當一事輒曰設主母在亦必乃爾里人稱曰金長君成處逸之名竟以無過以戴母不違長君之行而朱又能不違戴母之行前後相繼以成長君不亦匡乎

論曰予讀衛二順傳未嘗不兩蹙之夫人不以身之貴加於庶傳妾不以子之貴挾於適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宜哉今觀萬珊之二母戴寧榮於義朱不虛驕以貴開右祥善流於昆嗣亦足著于篇

吳瑞穀集卷三十六

十一

凌孝女傳

初歛凌仲明習博士業其同祖伯氏學憲公爲博士弟子仲明與俱學一不售即棄去試補郡吏以儒生故文母害觀察使君馮公召置門下屬具藜藿當使君云仲明生一女一男一女名貞弟性聰慧八歲時聽男弟讀論語默念輒成誦姊弟相講論知大旨及閱列女傳圖告母曰無不善畫者則不幸當使圖此先是郡大夫閱計毘陵仲明俱值婦汪氏病女年十三從容請曰大人分以公事往無事內顧母病有女在於是與婢日侍湯藥一月母病甚女不就臥者十餘

夜日詣祖祔前禱曰母生一女一男男第辱母必則姊弟生亦等之死母不可死願以孫女代母孫女能事祖祖母母生能生弟是孫女必爲完日泣禱母竟死歿時諸母諭女若母病得之勞勞者尸奪尸奪者形染若姊弟者宜謹避女不聽與婢枕母股而哭一日夜待具棺物自是號哭不絕聲仲明趣歸無何使君趣召仲明立就道明年學憲公以叅議携夜氏赴汴伯母甚憐苦女行當與女俱辭曰如伯母言幸甚願一弱弟何依謝不住視弟甚至弟忽腫腫請醫者視以爲內關病也當極治女大駭訝號泣走告母

吳瑞穀集卷三十六

二十

祔前曰願降罰女代兒又禱于周王之神月餘而女病作矣將歿請從兄堯倫至哀告曰願言家大人爲女無狀不能事父願置我槥於母傍得以事母願令弟居別舍無使見之久苦弟爲也語畢連呼母泣數行下而絕時年十四歲家人諸婦以女幼凶崇之避去獨婢面擁樹女以死大哭願隨主女歿及斥土封壙雨大注婢持蓋覆之至晡時雨止裁歸早則上食壙前而後食日間一食後不食五日嘔血死婢名四喜年十六歲

吳瑞穀曰余觀緹紫通尺牘傳稱少女至曹娥隨丈

而沉年厘十四皆當幼冲時未嘗不偉之也然自梁嫕子李姬之外如趙祉之女絡者其年其歿非不同之曹也又何寥寥焉今凌氏女亦同曹之年則不若其赫著然誠壹所致哭母以歿迹雖外殊其合一也能感婢妾終以身殉亦可附于篇

戴母吳氏孺人傳

戴母吳孺人戴光祿汝儀之元妃也父吳長公母戴氏光祿之從姑以是繫援許聘光祿家故饒於財父母甚暱及歸光祿居處禮節甚脩以善從爲順組紉澈漠咸躬親之以事舅姑一日姑病見群鳥集于亭

吳瑞穀集卷三十六

三十一

宇爲反哺姑用食物助餵之是夜病少愈光祿賦詩記其事孺人曰昔漢丞相語次及梟食母間有賢者擇言曰但聞烏子反哺母丞相甚悔愧賢人之言有益於化鳥獸尚爲之諱君發揚於詩宜也族婦以孺人所稱述足爲訓云光祿占籍霍丘以經補爲員孺人奉舅姑視光祿之家居尤至光祿歲一再歸省孺人輒請治行曰土是人之母君以戀土之心戀母非所以語孝之大者夫子熙妙兩膺選首高等以此時策名顯父母孝之上也若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光祿連試于鄉不遂乃籍南辟雍可以徑售曠歲外遊

不內慮者孺人是賴孺人持家以儉不僣務華綢嘗訓子女蠶錦中而紵裘不欲綉而麻裏家長老聞之避其言家益以裕叔姒早寡孺人氣理其家務以儉姒之心堂上兼女豈惟廣庶即妯娌間率亦徂也叔姒事孺人亦如事姑舍中晏然光祿推上又不舉乃謁選光祿寺監事久之念母春秋高告歸養母孺人亦佐光祿乞歸姑歿光祿求墓域竟得鵲州吉兆白雀仙所記語具予鵲洲記中事尤奇謫里人以爲光祿暨孺人孝熙所致信矣孺人歿年六十有七父家休寧隆阜光祿同里名鳴鳳字汝儀子男三人夢陽一陽朝陽孫男五人長太學生鴻恩次鴻圖鴻烈鴻業鴻猷

吳瑞穀集卷三十六

二十二

瑞穀氏曰戴大學鴻恩特晉江黃大理所爲其大母狀請立傳於予夫以光祿之十九在外而家之事治賓婚得盡相勞緊誰之力哉今三易世矣太學猶然茲茲求綴于篇爲能世用孝也

大鄣山人集卷之三十六

大鄣山人集卷之三十七

新都吳子玉瑞穀著

廬陵郭子章相奎閱

江夏黃正蒙叔明校

傳部

余母李碩人傳

蓋余李公生富矣而李碩人出閭右父曰選著名字里中母孫氏故比部公怡女也以此嫁時厚裝具衣物而李公家自父兄子孫約故縛儉先閭里而碩人一如季公約解囊中裝傳璣之珥更費佐歲取子貧

吳瑞穀集卷三十七

十一

金錢後歸母家諸姊弟盛鬻橡飾碩人獨衣故衣廁其間曰受舅姑教服此今視之不適霧縠也舅效陳翁姑吳孺人方富於春秋儼然甚莊期爲潔清稍不羣汜爲溷也碩人親脩具竈上騷除潔樽視膳惟謹舅姑乃委管鑰不以比諸婦數中然碩人益悛悛退讓不自異諸婦中也效陳翁善富甲一鄉諸邑子以緩急告悉五尺至六十相望于路皆來叩富人長者糜至于門大紛已碩人令奴謹除過客舍具器食舅不言而碩人知其解豐約各有數以爲常人人塞望頓首涂中祝效陳翁嘗以季公隋直喜面折往往故

需弱濟之承季公間深語曰夫子爲義也甚力以汲
直周稱於君義亦足矣顧齒以堅靡不若舌之完也
季公大然之生平脩正不折其轡嗟碩人之助也士
無愚智賢不肖而妃匹之求爲兢兢故侍屏屋有濟
堂上一上一下以禾爲量易曰遇其配主雖旬无咎
剛以明用豈足咎哉碩人雖坐受本富乎而勤闕困
籍主計鉅萬租契于掌事之間不以煩季公之庭專
以振施爲務見飢色者憐之自食不飽無問宴人嬾
籃縷傾身以相待而喜好文事異甚日贊文學之士
以詔子世寧令入太學既見諸疏戚屬衣冠閨門中

吳瑞穀集卷三十七

二

益加廣厲一聞估畢書音甚喜若爲扣佩王聲以應
焉嘉靖乙卯會山寇掠里中碩人亟負笈避值盜將
取笈問得姓氏一盜叱曰此丈夫姬也無驚姬趣之
去是時效陳翁病居別舍中季公亟赴父有某子甲
先負翁避匿矣寇退翁亡金一篋家人疑負翁者倚
之大窮碩人念業已失金空齟齬人乃亟出言曰家
以君舅爲天得若以免當直金無萬數也就以此篋
金爲若壽猶爲不稱况未必若得乎而媒孽之是爲
負親之攻亦過矣設不幸萬一驚舅縱罄家不足以
贖則書銘于前篋金輕于舅遠甚無幾得與論彼此

矣奈何復問金邪遂去其人而數倚之者衆謹遂息
碩人春秋高時猶冬月早起督治糜粥徧勞諸奴產
子分付治作然後嘗食不譙嫡若此萬曆五年春正
月春秋七十子世寧孫懋中懋甲懋年懋華以次上
壽無失里人稱碩人家行孝謹益加矣季公名某世
家婺源源碩人祖家休寧流口爲兩縣冠蓋姓云
大郭生曰余讀上志以母稱者首曰臧孫曰孟著矣
豈不以二母明于大義較然可稱述哉今觀碩人祖
二母之雍容昭六親之序明天施之屬而贊文學以
詔子姓一語之間三致志焉至今宗屬諸子事碩人

吳瑞穀集卷三十七

三

以母諸婦事碩人以姑而碩人以長者行自列爲宗
屬順善導迎善氣益成禮義之望族由斯以談豈獨
有助效陳翁支屬之親其於厥宗亦有攸尤哉若子
太學以好禮屬書聞居以安寧動以寡過信由施惠
廣知之訓以發之與至諭失金數語何其明大義至
卓也稱曰余母當與臧孫等爭烈矣

劉母吳碩人傳

碩人幼事父母孝謹父吳公遠轉轅番國輒齋賦條
濯禱神同女弟日夕跪拜忽一日妹食器中一歲骨
見目駭諸母曰設汝能眠滌食碗中不當得舍利乎

妹自是不敢拜碩人愈益自戒拜至三載父婦始罷
吳公家故富稱萬稅戶吳氏吳公善太乙家言謂此
女當素封食租稅擇星命對者見劉公年踰齒問其
生年月屈指數之曰是我女倫儼許之婚劉氏其先
世富至南軒翁無下貲碩人以富人女入門家徒四
壁立而君姑嚴嗃嗃戒毋通外家驪碩人一切承指
治美好味以進自不入脣吻甚至糲食竟日眈有不
給者家約勤織紝十倍之力歲輒壹其淳制而務衣
五解簪珥子貸金錢劉公曰亦當如十倍之力碩人
曰作力何如闔智劉公大然之賈輒有天幸數倍貲

吳瑞穀集卷三十七

四

以起而碩人愈務蓄約理中外截然甚設渠壅所周
物發而應之聞聲而乘之則闔然卒起者不爽智與
達變剛足決斷仁能取予而里婦以爲法之終不若
之矣案困窮之數而籍斗升婢妾不能侵餘粒生女
男稍長女有常事男有常業男有霖中年舉者甚嫗
至如下瓦類必懲不苟然而已所居當衢處劉公暨
有霖所交游卒至爲具立辦諸挫箴紉紵不假手婢
媵自治縫事姑不事一鍼一鉢者凡二十年姑病侵
劉公與碩人日夜禱是夕姑夢一道人入戶遺之藥
曰而朝暮人也以兒婦孝感服此藥延二旬夢中喚

作屈服嗑飲聲侍者皆聞及覺呼兒婦道之故如期
卒碩人近免身以嗽然哭遂喉病疽瘍至期輒疽發
最後發甚潰歿有霖泣言曰母以哭大母故傷生如
兒何乎碩人曰而見有哭姑歿者母溇沫爲也疾
竟起至年六十一而卒其居世年月具詳有霖狀中
碩人歿之五年有霖以言易爲經生發憤下帷至精
能行之有時名者承母之意指爲多云

瑞穀氏曰劉文學有霖告余曰母卒之時意象如平
日不少耗分明家政大致歸然無一咕嚕語如畫兒
婦事今廿年視負茲時若目擊無能逃者先是家大

吳瑞穀集卷三十七

五

人與母言事母義格不肖從容請之母曰有違而道
有從而逆不躡于山而躡于堞非兒子所知也自今
觀之一如所言諸論成敗別然否數十年後多中於
人嗟乎嗟乎若母豈第立生前之家爲兒輩藉手所
爲身後之畫兒婦依之奉以周旋幸無郵戾然則母
於不肖豈歿身之恩哉劉生所述如此余得讀劉氏
譜牒自九節婦之外相行不少見于篇於吳碩人吾
得志而著之

吳母徐孺人傳

邑有哲媛曰吳母姓徐氏邑西市故祖父家也其先

山伯益之後若水封于徐子孫氏焉徙今休寧邑西市自宋博士世昌傳至明者舊齊真縣常擔輓其父賓之齊真生添浩世高貴雄里中元配吳生二女妾生三男一女以此伯女尤爲父母愛不妄許與人卒與吳次公即吳母也次公爲城南之吳唐金吾將軍孟臣後裔幼業儒學髫年博通載籍已高聲塾舍中竟不試吏去從父兄遊都會吳母歸吳次公數年生一子從文猶置妾妾不舉子而子從文已亂就外師學次公以子屬吳母曰余不及試吏今在此子是時吳氏拓田宅構屋舍以賈致贏業勃勃起則吳母佐

吳瑞穀集卷三十七

六

宅舍事日中不暇飽食顧督孺子學愛之勿面以何次公卒而姑白首在堂入則同伯奴劉視姑食出同孺子孤治次公喪紀族母曰婦家治賈有成蹟一孺子孤闔不事賈之已效者而令試吏之不可幾者何乎不知時與不時猶冬耕也吳母曰相子之行莫如其父父業已命之未以人業已許之奈何遽有他也冬耕嗣歲大獲又誰知之賈事低昂有孺子之世父在上孺子何爲吳母幼處純綺及歸吳貴人起而務帥以儉約身服不雜綵首服不鏤刻每諭曰五尺童子操寸之煙十家不能足以薪毋謂貴之儻來而不

靳惜若祭祀共澤物果旅所當盡者賓客亦如之待六歲之親無不優瞻徐氏兄弟相繼歿家以日替父母在堂吳母日必饋一饔膳而後敢嘗食以爲常歿則備棺物葦事墓域立石存有昭識相以內男不妨事女不妨功計數必得凡山農澤農所入之租契以至炭物之徵令以權度受之無失故次公歿廿年而家不墮財不砥礪益蘊崇起云令甲學僅未試補弟子有高等即以茂材生推上歲丙子從文以茂材生推應令上不舉又明年年六十從文請上壽母曰自而父歿隅脫之削不以着身紫刻之染不以入手而

吳瑞穀集卷三十七

七

忍把觴乎明年已卯從文復應郡舉推上又不舉母不戚色令從文往吳會與高等生遊數月母病趣從文歸歸則母病瘥起立視事會少弟歿無子爲具棺物傷悼病復作當春初母夢次公語曰余將以長尋赤旄於三月迎若不則八月示以大期至三月病幾殆復起竟八月十九日卒年六十二病革諭喪事無用佛氏士林聞母遺占大相稱蹇有殊遠之見若此從文遵母命自朝夕奠及葬等禮一如朱氏禮初吳母與伯奴劉居甚相好從文語余曰母常言伯奴甚幸我兩人何相似舉子同子相愛同置妾同妾不舉

子同兩父母家同爲姒娣甚幸自今觀之伯姒歿二年而吳母歿豈第次公赤旆之迎則伯姒亦望之矣備史氏曰詩言室家之壺叔向曰壺也者廣裕民人之謂也鄭氏則以壺之言梱也室家先以梱緻已乃及於天下今觀吳母事謂之梱緻恩親者與非也惟善無基義乃蕃滋陰成于林塗之人則蔭豈不謂賢哉乃後及於天下混厚民人於文學從文場之矣

黃母吳孺人傳

昔惠班作女誡首卑弱主下人也然卑弱之行亦惟處順曲從守其求卑不至違戾已爾若乃遵家之多

吳瑞穀集卷三十七

八

艱繁霜降節橫流在茲苟非勁志厲氣彊幹之質沉毅之材感槩精進審固其心力鮮不陵夷頽弛靡矣惡能正色凜操樹風檢以遺遐猷也哉宜叙閭行固非一緒而中壘列之六等有以鏡之矣傳曰寬所以保本肅所以濟時豈惟丈夫蓋亦有女德焉嚴而肅肅而濟人臣之與人婦一也否則雞鳴而期日中而忌之比比是者亦惟過於卑弱而志之獄耳海陽之南居安里有黃母博谿吳宗敏公女也幼喪母即能爲父持家秉以幹理稱讀列女傳以爲行多卓犖高亢即不樂於中道然聖人何嘗廢狂狷乎於傳母吾

取其能砥厲以立防也於敬姜吾取其能怒逐以杜咎也於高行吾取其能自決以存孤也聞者皆曰是女之言可知其所尚卓偉行矣歸居安環溪黃公黃公賈數不贏後十載卒於客之頓舍貲隨消盡一子如柱栽亂當是時疾者枯腊生者茹感神魄交視不易脆志乎母則益奮起即不食者七日夕而不忍弱子之重孤述子路之言以自勉行不能勤苦不能恬貧窮是吾恬窮時也盡解衣物以歸黃公觀而觀之歸也備屬引導從之儀具几筵親報雁行之數如慶氏禮觀者莫不嘆息家益窘而守先世之壞不尺寸

吳瑞穀集卷三十七

九

買人董董持餘錢息之米鹽靡密茹荼苦併日而食食無論糲糲至糠覈不厭冬擁絮絮而力作女紅諸勤苦狀具載從子叔明序中如柱稍長操帖括試有司不售母出其歲累貲若干爲如柱娶婦又以其餘授如柱賈曰念而母持手所贏也叔明曰從季母嚴義正性以莊見憚斷斷彊執即衆驩駭不可撓之然能高斷方畧百舉不失先業而累貲若干以授之子即健丈夫有所不及者夫不動苦不能恬貧窮不嚴毅不能勤苦若母之行非勁志厲氣審固其心力者而能是哉惟持義堅故不爲利啗惟恃死堅故不

爲害惕惟持樸素堅故不爲寒餒迫其強力可知矣
又何必以柔癭之性求多於母也余與如桂遊見其
事母萬方備至已謝儒生業而寢則懷抱書札行則
誦習文翰諸被服具人所不堪者而自安之識有定
見蹈有定趨人雖謂奔育之趨健而不能爲之挫吾
目其年甚少而特持脩正者而今知其得於母多矣
母今年六十春秋十月十九日誕之辰也叔明旣爲
言以代酌者之辭矣復請於余且曰從季母生平不
出中庭受觴祝先生不爲祝而爲傳從季母當踰閭
受之矣余因採里人之言併叔明所論次著于篇授
如桂以奏焉

吳瑞穀集卷三十七

十

汪氏母女兩節傳

母女兩節者休寧充山汪文長妻戴氏暨女嫁商山
吳天保者也定位一教之道完天地之中氣至謙勇
者哉兩節出於闔廬形影相吊其荼苦亦極矣而惇
慤懷固用心壹者歷數十年以甘隱約又非赴險殉
誠感激相踵以歿爲等埒矣夫守金壁於幽隱而更
曠歲非曾史莫保至蹈鼎鑊于白日憤發一時則中
庸之材可勉也嗟汪氏母女兩節有足稱焉節婦戴
氏名法母家邑東牧萬室之市曰萬安父戴切母汪

氏幼就姆受二南女誡諸篇年十八歸汪文長文長
字伯仁大父郡經生昕父天與家行唯謹節婦入門
事大舅舅姑供饘餼之役益謹嘗言曰家老異飯而
食子婦跪而斟羹非不費也然而不可省踰年伯仁
病視湯藥不解衣輒禱于神曰請以妾之身代妾之
身百數之一也固非禱者之巫祝竟歲伯仁病劇刲
股肉施糜以進弗効願先驅狐狸於地下持匕首爲
自刑狀相室亟前抱之得免宗老諭之曰誤何至是
即無子遺一女誰覆露之節婦曰非不慘然憐苦弱
女如夫之無爲持體而湯沐之饌何旣無所倚以立

吳瑞穀集卷三十七

十

吾節何所持也三年母家誑之歸欲爲改適節婦大
哭曰而女若以色假人即人蚤虱之疇視而女矣立
促輿歸謝絕母家不入其門者廿年所以幼所受於
姆者授女期以脩古爲賢里婦令女就學幼事號曰
女師夫弟孝廉叔圖初遊學庭時所游交戶外屢常
滿節婦佐姑脩具即同庖不以未亾人自意忌也叔
奴歿遺幼子節婦子之視省席蓐燥濕擁全甚至夫
操孤心者矜異於已抱刻行者釋憾於人郡國以姪
節稱不少而忤於伯叔奴忤於伯叔奴之子往往是
也如節婦之曠字若淑不獨以節著矣生平足不踰

閼事建能知叔圖語人曰自不佞俯首學不能行也
咫過書多矣丘嫂聞扶尺而行尋丈知者不藏書信
然不肖之母過愛不肖以爲能然與不肖言者亦必
復決之於嫂也母道嫂氏言未嘗不欲焚書而儻之
女名嬌嫁吳生之明年喪舅又明年姑喪數月吳生
喪無子誓以歿殉材智貞性大類其母尤篤於孝母
病痿痺七載手足不能用晝夕臥起皆女雍樹後病
劇苦泄一夕凡百起俱女侍起數奏食物俱女手七
箸進數月如一日諸母駭嘆視疾之久而極苦瘵狀
世所未有也

吳瑞穀集卷三十七

十三

吳季子曰余亟稱孝廉之爾雅尚矣程文學際明嘗
爲孝廉稱其嫂之節如此後郡大夫徐公邑侯曾公
皆旌其閭云婦人以貞爲行卜貝以爲贊曰貞詎可
再贊當其以屢二兩加束脩二而逆之也已親引其
手授夫乎戶矣若節婦其肯察孰非以分是乎女之
化其性甚此矣而質孝之篤即彤史所稱何以加焉

汪貞賢母傳

縣之西牧兩丘里大姓曰金城瑞溪云瑞溪故金姓
其著宗衮爲金叅軍公金城汪姓其著爲老更方山
翁有汪貞賢母金孺人者金叅軍公之次女汪方山

翁之冢婦太學恒齋君鉉之配也母之初歸太學君
值姑陳孺人喪陳故以幹理聞孺人入門善幹理如
故雅侍姑陳方畧諸母曰姑陳爲不死矣大姑金安
人年高目廢視母佐視瞭甚至大姑殊適不以咄咄
過切自苦諸母謂孫婦冥孝當使大姑瞽重明然驪
大姑大姑適何異重明也太學君初補爲庠員母佐
之學旣方山翁令通籍太學母從容言曰太學故三
雍禮宗之地亦易越禮地也惟夫子慎之以故太學
君卒業成均不踰步舍伎之室後歸未幾病卒母佐
絕期殉歿于時震生六歲大姑君舅在堂旣自念曰

吳瑞穀集卷三十七

十三

婦之殉夫有二生殉歿夫歿而身歿以藉葦事是
謂死殉夫歿而身不死而心歿以治後事是謂生殉
堂上兩世老人堂下弱篋一孤是婦一人而四世賴
奈何必以死畢吾事爲二老人不能得而子泰甘毳
之養而婦必以伎役死不爲養是益忤矣弱子予予
喘息相屬不絕如帶而背棄之是益耗矣遂起治事
眎太學君存日益整數月大姑卒未幾方山翁卒母
治喪一如禮廬三值盜凶其財復兩遭火里人皆憐
其家之幾墜天不佑善人也母曰汪姓譬之水水之
源不洪不汪不萬折百避不能擊碣石歷龍門以浩

瀚而洪妾亦萬折百避時也日督課時震時震髫年
屹然如成人由是携方山翁所遺之全業以付時震
爲娶板橋楊郡李公女爲婦繼娶瑞溪從女皆有案
行婉嫕里人稱母爲能洪汪之源矣萬曆壬午有清
畛之役縣令君擇方正有護者爲都正是都鄉屬之
時震時震年踰冠趣辦有方令君旌異之繫母之教
也母年二十八而孀歿年五十有七邑博士朱公董
公旌其閭曰完節厲世郡大夫徐公旌之曰貞白流
光定著化條風覽縣道

閭史氏曰余過瑞溪里金文學少孺子學元禮數君

吳瑞穀集卷三十七

十四

稱母貞賢高行既過金城汪文學太垣君稱母亦如
之大氏以母得參軍公之教而方山翁之家行又惇
謹則貞賢母之嬌節其天性固然亦有以成之矣昔
人言梱行有至貴也者而非命服有上壽也者而非
遐筭有積福也者而非備成則母直有羸榮哉又豈
以太學君未貴未備壽爲噫也乎

汪母貞賢傳

逸史氏讀劉子政頌義大序有賢明貞順之目確矣
友人俞文學景光述其外母汪孺人勤正潔行是其
貞也而咸曉事理循法興居又稱賢明焉作汪母貞

賢傳

汪母休寧俞公漢之女嫠汪君龍相之配里人稱貞
賢母也俞公故峻貞白之軌以養高者居嘗取列女
內則及窈窕德象女師之篇訓諸女獨貞賢母知其
解每曰聽誦諸書即如召南伯姬在目前也年十八
歸汪君事舅姑日嚴佐汪君學業二載生一女女生
五十日汪君以遠遊學病卒告歿者至貞賢母大痛
幾絕屏去食飲旣而不死人問其以則曰豈不能藉
歿以報夫子于地下第未有立子而歿不顧後嗣是
歿同於犬馬也夫子溘歿朝露未得而授事然心授

吳瑞穀集卷三十七

十五

之矣今不能爲夫子存亡接絕而歿即小節伸而大
畧失又何取節也時仲叔舉子二未離檣櫓母取而
抱之將告祠請爲子踰年仲又卒哭而語仲姊曰貞
女不假人以色吾與若少脆於志則二孤誰依地下
二遊魂又誰爲之歸也雖累足無所履矣姊感其言
躬勤勵節踰年次孤下殤語姊曰天不絕汪氏有一
孤在猶可報二亡人於地下極意辨護視省席蓐燥
濕備至女五歲富人子求聘弗許爲察擇可見而授
意指於男第文學用得景光遂許聘後以才名著郡
中先是君舅閔婦苦節割田畝以資口糜迨舅歿

時家益窘不能具棺物有季叔髻冲困憊即貿糜田更費率禮奉終生平惟衣白越疏食諸里舍婦桂襪襲蔽紛華照耀則相戒曰毋令某母見此今年春秋七十所撫子有孫而家門幹立不墜一廬之內成兩姁節皆貞賢母之勞勩也其畧得也

逸史氏曰史載梁高行許貞義之倫亦取節焉耳若汪母之才行成其節以成娣之節撫仲之後以胤夫之後風烈凜然豈可以一操專乎傳曰智如泉源行可以爲表儀者人師也若汪母稱曰貞賢母師諒哉

程烈婦戴新孃傳

吳瑞穀集卷三十七

十六

直指使者行縣問守相司理郡國有姁節烈行稱順婦道垂則嬪媛激厲謠俗者其以名聞於是司理下之縣大夫縣大夫下之縣三老行誼諸生行誼諸生上言海陽有萬家之鄉曰隆阜懷民戴詔有女曰新孃年亂父母卜字之族率川程氏言故母之戚屬也年十八歸于程仁甫五年未有子會仁甫賈居巢遇霧露卒告死者至烈婦慟絕遂不內食飲待死既悟然曰旦暮入地下然孰若待夫之覲至並肆以爲安隆慶二年夏五月也諸保傅唁之曰以年盛而無子將不可圖於是矣烈婦曰譜徇鼠食我餘手詩誦

關雎未嘗見乘居而匹遊也婦之身已非婦所制矣有子則撫子以報無子則束脩此身以報諸母休矣奉大姑躬視埽地得朱塘烈婦曰是地爲二門接壤西望父母家東望夫家是可以妥二殘魄庶不致如韓憑大夫二塚相望也手製厠踰窮絳袿裳藏之以黑綆隨曰吾當與此同命明年冬仁甫攜歸烈婦曰當載予櫓迎夫櫓也勤勞於遠道號奠成禮內誠動人踰月祝祓服所製厠踰袿裳就經以歿又明年春與仁甫合葬于朱塘之北烈婦能祖孝孟姬之雍容若此聞烈婦柔規有同瓦礫事舅姑執婦順甚謹若

吳瑞穀集卷三十七

十七

持容容之計無攸遂意至正色端操堅不再計舅而精一則賁育莫爲奪者條上狀悉心以對於是直指使者亟移檄旌厲賜錢幣卹其家仍具禮儀奏逸史氏曰余讀戴淑祭程氏姊文未嘗不悲之也而戴父亦茲茲以女之風烈請存于篇其視陳孝婦之父母乘奴之男第不可同日而語矣而率川夫家亦雅以尚禮義聞則烈婦之卓行豈得於矜縉三訓御輪三曲爲逢生麻中邪語曰煎熬齊和以成五味進之而不食誰得強之不必倚而持固其天性也自古興治以正妃匹則直指君郡邑大夫亟務風姁節其

得治之首善哉

汪節婦傳

汪節婦者休寧竹林里汪仲子婦也節婦母家邑市里金姓幼就姆受書孝經論語明慧誦習年二十歲歸仲子仲子時年十六奴娣以此觀節婦節婦事仲子愈恭仲子習博士學節婦時時贊仲子學質問大義不至以帷牆故少輟嘗從客請曰士以房燕廢學非夫也失期內顧君知之不由是仲子學益力病作節婦請少息久之病益困節婦日夕侍疾無少還懈仲子念疾不起又無子董一女乃語節婦曰余之爲

吳瑞穀集卷三十七

六

婦亦足矣即有不可言奈何吾不可以累汝節婦泣伏牀第言曰所不與仲子同穴者有如此第仲子卒節婦大痛而泣不下姑問之節婦俯仰首默然不敢惕息恐傷姑氏心里母過喧節婦節婦亦俯仰首無言姑使傳婢伴節婦傳婢在亦竟日俯仰首不瀟睫傳婢出闕外即聽節婦搏膺而踰夜侍節婦寢傳婢伴寐節婦搏膺數十傳婢作吟嚙聲即不搏由是容色悴日腫噲里母微察節婦節婦曰夫柩在堂未葬殯事而先死其於禮何後五月汪季公爲仲子治墓地語傳婢告家丈人墓穿中特廣之以而子不喜局

趣故婢心知所謂示必死狀乃告諸母諸母以節婦

知書義爲寬言曰婦上有舅姑在婦故讀書知大義者奈何遽及此節婦流涕長潛而應曰夫幸有男昆第八人多伯叔奴足供事舅姑不以婦當娣奴數婦當幽冥中報舅姑勞勩耳藉夫一人即苦筋骨先舅姑以報舅姑至死而後死於夫者理也夫多昆弟即先於夫不以舅姑故媼生者順也儻不遭此則吾魂魄不愧矣諸母曰婦有弱女在亦豈有意乎節婦曰幸而有子即撫子以承夫者節之大也不幸而無子董有女即後女而先夫者節之敏也且女之茶蓼視

吳瑞穀集卷三十七

九

天之岑寂孰輕孰重成大義者忍小憐終不顧女子矣且姑春秋方盛幸無恙多伯叔奴撫而女之庶幾無恨諸母又曰初婦之至也裝千金篋又豈有意乎節婦曰自分此身已亾身也又何知篋母休矣遂轉鄉歔歔而不復言仲子柩將出窆事已定節婦出拜舅姑遂不食三日病不能起命其女曰若代我徧拜謝族之尊老柩至墓所而節婦氣絕及收傳婢視節婦胸脇黑如漆髮目鼻盡出血及含舌盡腐人以五內俱裂腸已寸斷切齒腐心故如此由是里中人莫不傷心流涕殯之日族疇人無老與幼咸祖道拜伏

莫汪故大姓喜氣不相下歟節婦死即丈人行年七
八十者盡縞冠送葬烈行之感人如此仲子之歿以
嘉靖辛酉五月某日年二十一歲節婦歿以是年九
月某日年二十五歲卒與仲子同壙家人設並几祀
之中溜初節婦事舅姑謹處娣姒詳順以故人益賢
節婦

問史氏曰余嘗適汪氏里諸汪爲余誦節婦事誦訖
皆瀾然而涕洟沫於戲傷矣觀風者聞之寧不謬謬
嘉嘆亟樹之坊里以爲當世維哉微謠俗稱婦多節
槩不踐二庭無濡忍之志不重強死之難然明大義

吳瑞穀集卷三十七

二十

從容雅勅奉以不貳襄事仲子而後物身隨之矯節
如汪仲婦豈非至鮮矣今讀其對諸母言極有理哉

程賢孝母傳

問史氏曰昔閔子騫問於尼父道之與孝相去奚若
曰道者自然之妙用孝者人道之至德苞運天地捫
求視聽莫得而有字之曰道用之於人字之曰孝則
孝也者非唐子所云人性有一孝無所不包備乎道
以成其賢行也哉然人子用之什一而人婦用之無
百一焉有虞以孝光耀億載由二妃佐之尊穴浴汪
謀之百方以茂盛其玄德豈不偉與離是而下鮮克

之况輓近世乎余邑有程賢孝母前令君樹表其
廬章矣余迹母之賢厥縣孝成廣苞百行系諸有聲
所因者本而枝茂生作程賢孝母傳

程賢孝母者邑泰塘程長公仲文之配也父臨溪吳
公母某姬幼時聞兄弟讀孝孟姬龐氏女諸傳儀心
慕之事一從父母救營一手措一足不怠忘父母人
以孝女目之初歸長公長公習博士業母佐之業既
謝去爲賈佐之賈會倭至亾其背長公悲曰爲儒儒
困爲賈賈困奈何覲其而爲丈夫哉母從容進曰困
與遂從寒之及煖煖之及寒也妾見男兄弟待娣壻

吳瑞穀集卷三十七

三

有傾筐倒庋伏盜往從之於是奉簪珥佐治裴兄弟
鹽鹽於楚長公與俱費日以起皆母先後之也舅姑
在堂視膳喻必噉於口舅歿佐長公治喪事一於禮
姑病長公遵外藥百方弗効乃櫛縱筭簪前乳姑或
以汁爲糜進焚香禱封股肉爲糜進姑病愈延十餘
年歿歿時長公居哀次踊哭病侵母禱比十餘齋三
年母生子應龍聽長公置妾後男昆弟中分母曰祖
氏至德之裔能謝去萬乘况此儻來者兄弟宰相義
讓母之孝友大體多此類至貿產而贏其值具棺物
以待道謁者而躬自節約服饘食秤任煩辱之勞則

母之緒餘土苴耳里文學高母之行擬具狀上母不許曰教令不出門奈何揭之令君吉水曾公廉莊人夫也以樹風紀維俗爲號號聞母之行亟嘆曰賢孝母也及母之歿謂不可使湮沒無聞乃樹表母之宅里旌之扁曰賢孝卓著錄實也學林博士又廣之曰陶唐遺範以母之高行視二髮之風升堂之節可並其徽芳也哉余深有味於令君大夫博士先生之意指得政教首要足爲謠俗勸諭于篇

贊曰余得交程文學翼子則自宛陵云購其貌巨麗既迹其行綜實既而讀其所校帖括文其永焯然其

吳瑞穀集卷三十七

五

指淵然以爲當見推擇褒然選首也未幾督學君署牒下程生竟以第二人上而家人子報母之病趣歸矣乃今知程生發輝於貌溫恭而秀文皆由於母也母一孝行相其夫勗其子宜其家之全熙其有致之矣尼父又言孝要於事君立身是尤母之拳拳於翼于用孝之大者哉

吳孝婦傳

吳孝婦者海陽南城金氏富人女也歸西城吳生忠忠貧里人曰婦故富人子婿固宜則生宜無所問婿乃孝婦性故謹良事忠父母甚恭踰年忠父吳君歿

而吳君富故予金氏兩家大當已任俠數散予重貲及歿諸貸者皆攝目忠不復舉要責忠長者終不能責於人以此益貧貧於外家相萬而吳君所貸諸子錢家故獨責忠急忠日夜思舉要責孝婦乃盡出嫁時裝佐責曰父母所使婦者簪珥非以佐責以責故簪固何當事姑旦夕上食肥甘姑憐諸孫男每食遍及諸孫男孝婦上食時乃屬去長次兒母恩而嫗而雍樹其幼者以避姑不可奈何離諸孫驩孝婦乃置肉觥飯下進姑不使諸兒見如欲色然置食獨忠侍母食孝婦顧食舍中藜藿不糝至厲也姑覩知慘然

吳瑞穀集卷三十七

五

憐孝婦曰新婦日給我備善而獨食苦惡今而後當與婦同食淡毋使兒飯貽益令我墮食也孝婦從容對曰姑春秋長肉食固當而吳郎雅長厚不能效灑削胃脯業隆養計食豈而婦肉食時邪歲時歸寧母家母家固要孝婦厚供具則孝婦獨不憚曰孰誰爲厚具吾姑也亟謝去就舍母甚憐孝婦然未嘗一告急母貸錢物以貧故不置奴婢躬自作苦數當娘病產一女四男第四男方產時孝婦夢老嫗云族屬某子甲來若家爲男也已見一儒生我冠大紳車騎鼓吹喧闐入舍中曰何族儒生果死而第四男生免身

一月孝婦病死矣

吳瑞穀曰始鄭魯文邵生雅與吳忠善具記其事數爲余道之近世謠俗剛柔反施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彼已厚簪珥婦得以益倩諸不訾省必其孱而稍稍慧者夫孰能不波嗚呼哀哉孝婦鞠躬豈其至性彼教不學承意自然而命不延德溢乎名是曰天遊無殉而成

大郭山人集卷之三十七

吳瑞穀集卷三十七

三

大郭山人集卷之三十八

新都吳子王瑞穀著

廬陵郭子章相奎閱

江夏黃正蒙叔明校

行狀部

雲塘先生郭公行狀

泰和之冠朝里故層溪里也以宋二郭父僅子之美同登內史書仁宗偉之賜僅名曰佺制誥曰卿父子同登內史書名冠朝家鄉人以爲寵遂易里名冠朝云公之生也大父唯齋公命曰奇美字彥以美通博

吳瑞穀集卷三十八

一

士籍名美後避四世祖集賢公名又名奇士集賢公者之美官集賢學士也父西坡公年三十未有子唯齋公屬置妾西坡公以士母小妻對其安之唯齋公乃獨穀歲五百石於族里而令數棄責里人祝郭氏澤下尺後嗣將大出既公生唯齋公大樂之遂命是名唯齋公故富於貲爲豪舉一日前列諸孫散籍金錢於几上詳入潘中諸孫爭匿金公諸孫中最幼鵠立不視唯齋公出問公對無匿金又問諸孫公又對諸孫無匿金唯齋公曰是兒不牟利又不言人牟利吾家不訾之南金在是矣時人比於陶季直之祖孫

云郭氏有故學士讀書臺唯齋公重繕之課公讀書於中無何試博士弟子就奇觚之暇輯族譜牒以千聚無社尚謂之陋諸郭無慮數萬指而腰臘於寢室非禮也佐西坡公議建祠屋卜地莫宜故祠址臨傍隙皆屬公家產族人意得地成大衍不可言公遂佐西坡公捐地若干丈或謂是壤鄉山經水屋於上後必大奈何捐地公曰果後大孰如族之後大祠成用羊彘特祀始祖副使公而下捐田若干畝充入之定祠儀與族子元暢俱作孝思錄公應郡舉屢不遂年踰四十嘆曰嗟乎吾其勉處矣乃謝其博士歸自謂

吳瑞穀集卷三十八

二

雲塘居士明年輸稅如金陵大司農顧公故善公以後衛倉庾比地輸將徑易屬之後府會掾誤落後字公盡徙米府軍衛顧公怒鞠知掾誤坐掾徙還輸掾不足主辦當譴歿計賣子償公憐之竟不受償自徙還輸主吏索羨米公與之羨米既見大司農厚公懼跪而歸羨公曰即羨官家羨也吾何有焉卒以歸主進者睹金陵鉅麗寫放其狀閱武庫得神機弩歸倣爲之一機動而五矢並發其工如此公業已去博士語遂注心九流百藝作有心樓讀書日夜有程論著成書有選擇一覽天文圖地員圖禽書韻海字辨官

制諸書共數十卷閩寇發難書盡燬韻海三十卷五卷僅存選擇一書會其鄉有倫者夕聚居人重迹立公率都人士受憲於部使者而主約於大虛道院比綴以書教品諸傲而不可文諭者鞭筆使之自是人得帖席家與家相保至今稱公爲里君也則性疾惡不爲過甚里共欲抵偷兒於灰者公以里佐獨持不可後縣官竟從末減而其人德公寬之卒改行以冠朝之西諸祖墓在聚樓中苴草薪蒸之所茂也率元暢十餘輩治道立石置田作先塋圖錄紀之及冠至公出邑亟懷圖錄曰家先擁者在此時汪副使一

吳瑞穀集卷三十八

三

中死於賊旣燬夜分有物踞呼嘆鳴於里中者公曰鬼無歸故耳乃爲文祭汪公暨諸歿者遂訖息公深沉好書知足以當世取舍億事揣情輒如畫天性孝友與二弟中分時自取醜地而與弟善地居舍取隘湫者而與弟美好者持西坡公服甚悼從冢而廬於巷口書院三年母喪亦如之後冢廬燬又居墓傍舍泣曰令後世以記吾過也公不治家人業作後從子猾奴陷公於獄及解貲益落乃盡發所藏書課諸孫曰吾無產貽若以書爲產然公無下貲而好行德愈甚疫大作涂之灰者貽藉公爲藁葬收之疫竟不傳

見伐者不遺餘力以賑之里有郭卿者以駟僧故持券之齒五十金涉河忽遺金河壩公得之詰朝卿父子哭而索之河壩藉不得金則身與金俱亡也公呼而還其金邑大夫聞公爲名高請以例拜儒官爵一級賓於學宮歲時存問公之昆孫虞部君以貢上太常天子臨軒校之八百人褒然爲首舉又明年成進士公寄語曰而故貧務儉助貧而學未贍爲政以學而雅不自滿益撝之釜鼓蒲人概人蒲天概母至於概可也世以未竟於用爲公嘆夫用之者必假於費用也而以長得其用虞部君從容語次一則曰聞

吳瑞穀集卷三十八

四

之大父二則曰薦之大父是公之不用爲用也大管子曰有聞道而好定萬物者天下之配也公所論次於萬物亦定矣公生之曆以弘治丙辰四月廿九日其歿以萬曆癸酉正月十八日春秋七十有八配曾孺人先公七年卒子二人元鵬娶劉氏元鴻屢封南京工部主事初娶蕭氏贈安人繼娶羅氏劉氏女一嫁蕭乾岡孫男五人相甲娶歐陽氏俱早卒相乙娶王氏繼劉氏相奎即虞部君子章也官南京工部主事娶蕭氏封安人相朱歿相禮娶張氏孫女一嫁曾碩應曾孫五孔簠娶蕭氏孔建聘刑部郎中張公敏

德女孔延聘禮科給事中彭公應時女孔太孔陵曾孫女二人虞部君撰次公所爲行輒歛歛不能就其事乃記公年月以問子王余謂男子書年尚矣何不

可者遂詳其事於年譜中

贈工部都水司主事楓林黃公行狀

黃公休寧溪口人也初稱楓林黃公歿之四年以子貴勅贈文林郎德興知縣後三年贈工部都水司主事於是人有追述楓林公皆稱贈公云公幼孤諸疏戚屬來託公弗爲撓託者散去公以是著名然家益窘脫身遊錢塘以行誼爲錢塘士夫推重時裁踰冠

吳瑞穀集卷三十八

五

久之有符公者妻以女公歸奉母東家于錢塘言治生能試有所長一時人爭趨之致千金好造贈賓客尤慕文學士請謝甚厚生四子延大師課之屬家人進饌餽而後嘗食公用嚮米起見貧人寒者輒出米囊爲之衣竟歲歲被水菑物踊騰糶米至斗千錢公輟市不糶而以貸諸貧人貧人頓首曰願以業田入後不入者折券棄責嘗以榻布若干屬暴室暴染暴人齋質子錢家公贖之復質輒復贖某甲誣逮公於官後其人病視之湯藥其人慚服謝恩及歿猶爲棺收之有從祖兄弟連歿絕後家故富里人謂公子男

多闔不使一後之如脂膏不潤何公不應獨命中子後世父九祥君亦不問其貲產而外家符公夫婦老年貧公旦夕饋養歿爲治墓域又嘗振汪博士伯川之阨汪博士者司教龍泉督學使者倚之望公門授入公出貲力爲解得免終不受其償每當放春時買籠鳥市叔鮑小鮮放之無虛日以鬻米故所鬻餘米飼禽鳥可呼集于席間戢其左翼自若焉天性誠篤言孝必及神嚴事不懈居嘗誦孔父及二氏家言一月率十日齋眠滌濯浥掃屏去嗜好泊如也數以施散故貲益臧諸子業儒不治生產家無餘財終不爲

吳瑞穀集卷三十八

六

齷齪計及伯子教讀侯門仲子水部君成進士仲季俱補弟子員有聲鄣與浙之人乃曰黃長公之惇蒙善祥其獲天幸厚矣水部君初任晉江道休寧公與俱謁祠墓召宗黨爲十日飲極謹水部君跪請就餐晉江公不許曰而公往亦視兒治狀藉第奉公以善聲養於鼎饋養厚矣昔蒼頡作書自環者爲私背私爲公若非爲私養時也於是水部君蒞任一遵公言操行廉莊大著治迹聲公歸錢塘踰年而公歿矣先是公葬其父于休寧水母伯塘公居錢塘每歲時腰臘西望歎歎久之曰木欲直而風不寧即椎牛祭墓

可及乎因以楓林自號及母歿于錢塘亦歸葬與父俱公之歿也遺言歸葬曰吾魂魄猶樂思家山諸子渴葬以未揆吉權厝于杭之龍華山行謀歸葬而道記墓屬狀於余余未及睹公然公之聲名無論朝徹郡國即浙以東皆知有黃長公章矣夫徙居里自如石相韋侯陶朱公然後能懸隔而立今都水公一倭人行不爲詭衆乃去千里而宅督亢成間右諸子若孫皆以儒術顯名豈非魁傑士哉按水部君所爲行述云公嘗扶杖往聽鄒東廓先生諸公講性命之學所行爲近道又喜誦釋子書不疾而卒形神不改則

吳瑞穀集卷三十八

七

公有至至者而聲華榮寵所居以成其名不足以稱之矣記曰龍以爲畜故魚鱗不淦鳳以爲畜故禽鳥不獮觀公之擾馴魚鳥殆龍鳳爲畜哉公諱賜璋字廷錫晉新安太守積之後父諱理禮母程氏生公于溪口之里爲弘治戊午閏十一月十五日也積年七十有三隆慶己巳十二月廿四日卒配孺人符氏封太安人子男四人長尚色侯門教讀娶胡氏次即金色南京工部都水司主事娶王氏封安人次中色庠生出後世父娶吳氏次正色庠生娶傅氏孫男十人德強德厚俱庠生德果德淳某某孫女十人

處士見春先生丘公行狀

處士丘公歿踰年矣仲子憲周深痛執固千里乞銘不辭爲也紆身來建鄴無行咫尺而忘之具事狀藁立蛇進以請其志確然愀然而清淨也其容惻然懾然若不還也讀其言言若不足也余甚悲之而爲之狀曰丘公之祖始自洛固始晉永嘉間入閩在漳在蒲蒲刺桐巷著公故刺桐之丘也 明弘治間御史天祐事 敬皇帝劾奏大璫李廣不法數十事繫詔獄以直聲著御史生嘉謀嘉謀公之父也公兄弟六人公數第五初名其時與仲兄以帖括試郡邑兄名

吳瑞穀集卷三十八

八

弗上公曰苦學如仲兄弗見察而第先錄不亦惡乎遂以名讓兄得通引籍上兄竟隸博士籍而公因改名其臨達觀爲字事父謹肅而雅遜朝夕陳膳必時貴人奪父田公年十四諳曰彼以吾吾子而蔑之乎有三尺在不得恃而貴人也日謀所以直之者貴人聞丘君有不凡子不復言彊事里人以此壯丘孺子比之陳仲舉也初業易推易意而爲之解後業詩故其易微不傳而詩遂傳之磨裹而至旣兄其仁茂中茂塘等以貴仕而公猶未引籍嘆曰橋褐趨時當務爲急乃請於父以家屬季弟而去遊吳越貸子錢以

息之日夜思父懷枯魚銜索之悲繪望雲而爲辭曰庶足兮伎伎望故鄉兮淒其渺白雲之萬里和秋雁兮與飛揚而歌之聞者悲焉何父計至自閩中號咷自罪繩纓管非星行百舍重繭嗑不吝粒積毀消瘠與伯季噬宅於先人之兆一於禮旣葬而倭寇至逃避者皆以先其五是利公念兄弟藐諸孤携之俱前爲毫矢後爲藩蔽從吳越故道僦舍建鄴長千里貸子錢而息之累千金後徙成賢坊而振武卒以計臣不時給廩錢大非上而起魚肉之行掠市中人持一秉杆燎公區舍公亟出與內貲曰貲爲已有區舍

吳瑞穀集卷三十八

九

人有請以貲易僦舍幸毋燬嘗貸與豫章曹佐錢百緡後曹佐益困遂去之無所問負閩中被兵後鄉人率來建鄴往往依公諸困窮顏色愁悴者必身自食之人謂公客舍中詎能以應公曰以閩人而給閩人所謂囊漏貯中也絕江至真州從里人館適行路人故入河漸沒公知其狂魄所使亟下木筏拯之呪以朱畫大易八卦其人遂甦公明易無奇資之數如此公旣大亡其貲撫憲周背諭曰家故世受儒今屢賈不售天其仍欲以儒易賈乎是在孺子以詩傳憲周署年補博士弟子未幾督學使者行縣都試士得丘

生牘大以爲奇首錄之食既廩及見丘生熙妙益稱
譽時名藉甚而公復以生平所手錄諸書授之公歸
閩日兀坐荔園中見諸少年摘巢探卵公諭之少年
相戒不復摘巢其後鳥鵲依棲其間葦尾成群以公
馴擾之而鳥之視人猶其儕也生平雅行自列而嚴
義足以軌俗有讒閹者爲之愧屈遇事伉直奮發有
大父御史公之風云公之歿也遠近弔者五百人士
民鄉方而道哭有鳥鳴集宇下尋進几上啁啾之頃
人以爲平日翼轂卵所感同楊公致大鳥也公之生
歿年俱已卯月俱五月生則正德十五年歿則萬曆

吳瑞穀集卷三十八

十

七年生爲十八日歿則前十五日初三日也享年六
十有一子男二人伯祚周婦鄭氏仲即憲周婦李氏
女一適王氏孫男三人公翰公度公望余交仲子厚
善一日仲子彌感請狀不可辭也伯子守其父之柩
貧無爲稅者仲子告於父前願乞不肖之身走千里
圖有以發喪謂丘氏兄弟喪不貳事可乎故謹而書
之以仲子爲誦諉以甚矣

贈君南溪程公行狀

休邑之程出梁將軍忠壯公靈洗其後元顓卿公由
泰塘徙邑文昌里遂爲文昌程氏 明景泰間宗遠

公輸粟七百石助邊 詔賜民爵一級旌其間曰尚
義載郡誌中生順公順公生玄護公玄護公生都公
號廷京配胡孺人胡侍御公育之從姑也生德公字
世衍號南溪公生數年父卒貧母胡孺人不厭羸羸
以子孤藐過意愛憐之公以母愛故從諸少年豪于
遊爲狙喜動作不節里之某甲指言曰是孺子爲狙
喜而狙索家之不滲得乎公聞某甲言搥腕瞋目切
齒而奮憤曰惡得眇小而孺子也趣歸以頭搶地告
於母曰孤不肖媿及父母夫賢者感忿睚眦之意豈
謂兒不能血濺渠襟乎當邑市而爲孺子誦也母曰

吳瑞穀集卷三十八

士

謂兒能悉去而幼志斯爲免詭之莫大者若聞言而
愁寤徒爲怨顏弗能改是重過也公立起攘臂大息
深惟而苦思之刻已自責謝去少年之遊卑體力脩
茫然不自意者數月復聽言於市故畢曰遊人而驚
於哆孺子也一言而知便計孺子也慮久以家之滲
孺子也無但不至滲而滋大其家孺子也母爲卜婦
於母家婦婉淑足以驪母乃涉吳會北抵臨浦衣焦
冠壓務作力戢一歸省母必便於母之體嘸於母之
口者然後奉母母悅忘其爲未亾人不至衰老垂白
守無狀子爲也母歿甚哀毀族屬諭之則曰先大人

早世不肖未知哀今此哀聊郭塞前過又曰母旦暮
偃伏之恩極其辛苦狀令甲年踰三十不得具禮儀
是不肖終天憾也自是游臨淄每三歲始一歸益自
約不爲老年過自豐腆公生而魁梧狀嚴長於畫策
深博辨論有餘習文法備於諸事而匿名遠迹不以
才智自見折節推體率下篤俗自奮錄行誼之後愿
謹自將至遇大事斷斷持斷義形於內不爲利惑寬
大信人能忘舊怨諸嘗以寡母弱子見陵折於人其
人後貧歿無爲收公具棺物收之人以是稱公長者
公生正德甲戌十二月廿日歿萬曆戊寅正月廿七

吳瑞穀集卷三十八

十一

日享年六十有五配胡孺人以賢淑聞子四人皆課
之業儒長問仲閣叔閏皆以試不合意棄去閣授太
醫院吏目季啓元以公之命詣太學受業魁傑爲張
司成公所鑒拔試藝舉首值勅會典選給史館士
試補中書舍人四子婦長金氏仲吳氏叔劉氏季朱
氏女一人埤吳裔孫男十二人應麟應奎應鳳應貞
應科應和應秋應穆應嘉應稭應期應聘孫女九人
曾孫男女各一人所婚聘皆望族公之伯子問太醫
閣叔閏以季中書所爲行述介從子文學又新來索
子狀余稱公德器之過迹其福祚昌厥昆嗣矣館閣

上公當有知公而誌之者遂爲便撰爲篇焉

處士黃次公行狀

蓋余率歲一再敬問黃次公無恙持老養高安樂恬
愉如是也而致願焉萬曆三年正月某日公之仲季
子應昉應曆奉公之遺勅來赴曰先大人病劇時命
不肖曰余病漬家人弗諱必吳先生狀我嗟乎余方
敬問畢報援翰詠述祝之末年其言爲立具也而忍
楹語聞又忍遽公狀乎次公固整峻端靜君子也居
嘗自省曰丈夫戴大園履大方無謂區蓋之間可欺
也於是錯其躬於撝据而不以用邪發憤公道造次

吳瑞穀集卷三十八

十一

頭步不失尺寸廉莊行一意深堅鞠躬質行止如也
當六十時目忽瞶公曰五色令人目盲生平自謂目
未嘗一妄視不正之色今乃絕我視天乎不數年雙
目復炯然余謂公既回已盲之視必得天眸當壽如
漢竇公專一之致也竟享春秋七十有九亦稱壽齡
矣公名顯字廷輝別號午川世居居安里休寧之黎
陽鄉也高大父仲餘公以誦通拜行人太父順親公
父初公生公兄第四人仲則公也事父母孝父早歿
喪紀一於禮不用瞿曇氏事母顏色不悖於目母稍
不自意輒蒲伏跪固謝少解後起伯兄璽歿於旅不

公纍纍總衰扶觀歸號哭甚悼行路見者相語曰爲子修塗若此亦憐詭至矣及問其以則弟扶兄觀何哀痛至誠如此皆駭異之觀歸卜善地視肆遺四孤名島者出丘嫂而妾丁生星及春朱生暄時星島未齒二季楊祿中公撫之歲時獻數十緡錢於嫂嫂暨二庶皆以才節著里中四壞子魁岸有樹立皆公有以辦護之也疏屬被怨家逮獄當之歾罪雅與公厚善公曰不可當我之身而今未屬之厚善者陷非罪也匿其家單外千里奮首於路傾其貲爲解者乃萬故卒得脫而不自爲德家無下貲挾百緡裝與婚氏

吳瑞穀集卷三十八

上

賈累鉅貲婚氏曰尊人之母錢百緡耳今子錢數千以什一歸之昆弟而居其贏不可乎公謝之曰弟視予姪視予子等耳平生以此心赫赫天鑒豈容先給此心以給弟姪竟投籌均之內行脩潔治家肅若朝典能寡嗜慾味禁珍衣禁襲女色禁二即曠歲客邸足不入聲伎之室配孺人先歿請留一媵婢侍寢食公屏去之以性頗卞急往往自克抑每曰譙詬遇之譙詬報人當慎所遇也與人交惟恐誠之之不至無有鄉背見人善喜樂道之不善與已不合者不能忍見平居喜閱書端對書帖儼然攝坐方讀以俗誦學

書欲大變其習延大師以易訓諸子聽諸子伊吾書聲乃喜不啻管絃音也後又訓其孫夜分令諸孫誦擬然正領聽之即未遂然黃氏學士彬彬興起稱文雅之門公有力焉方格肅整有尊嚴之儀不爲欺謾半言即溽暑必正幘服置足端坐移日無少傾側目不迂視家人伺之不見燕嬉之態作赫蹏報舍人子條刺甚楷如學子之書舍不一字苟所頓次雖一曙必淨汜去之如始至絃續之時猶力端坐床第正語少頃氣將絕家人以日者謂時弗吉告領之詰朝而卒士林稱公每三復四勿三省之語述其正性嚴毅戒幾欲於斯語有合者其知言哉里人又述公載齋舟作尺牘夜漏下二十刻足踵忽寒顫燭之水尺矣亟呼舟子徙齋復燭舟中罅漏則有方寸之叔鮑塞其罅水得不大入以爲公祥善之報則公之育如水下尺而得復明者非天幸也公之生爲弘治丁巳二月某日配孺人金氏先卒子男三人長應賜娶鄭氏次應昉娶程氏次應曆娶程氏女二壻程晤程豪龍孫男六人養聖養心養民養士養正養威孫女五人曾孫男二人曾孫女三人應昉嘗從余受易知公詳公之欲余狀者庶不爲欺言耳

吳瑞穀集卷三十八

上

處士南潭黃次公行狀

逸史氏曰黃次公之歿于真州也正是日余次所爲朋友麻冠委素貌吊之帷堂矣其明年昆孫臬幕君正芳來請曰將以八月某日視殯于家山之陽首承之義也與其藏苞胥於旁孰若名公誌表茲請誌於司馬凌公敢先以狀請次公年十二喪父母哀悼甚瘠少即有大志智略輻湊踰髫從諸父賈江淮諸賈事壹決次公值豪構伯兄於縣捕逮之急次公直詣置對語人曰使我得其肉而食之其知厭乎即蒙大俠卒謝服時族里賈不大售次公以爲數困無利之

吳瑞穀集卷三十八

十七

事而時失不可及之功衰耗之道也自宿沙煮涕以來鹽河所出今莫大維揚我明之渠展也於是挾貲二千畧筭而散貲鎔戶征而積之坐長十倍次公自業賈以來百舉百售不廿年累數十鉅萬世未嘗有也夫貲者國家所以昌熾士人所以姣好禮義所以行而人心所以安也鹽筴豈惟裕家亦佐助國而江南北皆嘒嘒誦次公名矣則以貲雄一時而務儉約爲家人帥梨棗帶列大袂屏去紈綺食嘗糲十糲九一肉卮酒而已有同舍賈日據上坐厚自奉養生設折俎進膳行錢群飲不視次公微反目次公食鹽

豈具染而容體彌盛後問知爲次公乃惶恐移病臥以次公善愧人也世家縣之居安里巨河橫居前族屬絙河而處霖雨河蓄壞潰墮高堙庫蹈龜即榻猶危不得行次公作石徑七百餘步高廣尋丈造數棚以捍鴻波人稱石犀里祝陂官恩德方邪迂直之狀時有裴秀當圖之秘府語具載余居安亭園義路二記中建群區數十間於居舍之尾築河堤引水爲春以便居民脫粟而以其餘溉田若干頃衣食千百之口肆區水春所餽貲令端之歲時供塚墓之祭置社之報以爲常旣以貲雄一時於縣造作功役若輸採

吳瑞穀集卷三十八

十七

木築邑城繕修太素宮輒以首功應令春秋高令君行鄉飲酒之禮就先生而謀賓介共推次公赴賓席魁梧美髯疑立而舒武令君令衆賓之席不屬爲次公特隆之也後數請不復赴年八十猶耳目聰明矍鑠行步數十里不乘車維揚故有居舍家在所如居安也一日語家人曰吾檐簷起維揚時與客泛大艘江中濤高如山把酒呼盧自以爲豪舉今數十年矣今猶能試架巨舟如騾舄以載白而老之也令治行二子重違父命以維揚亦家在所奉父北度江頓舍真州明年病作病不呼醫是時二子若孫皆在真州

亟請南歸次公曰輿疾而南鬱爲枯腊亦甚戚矣丈夫不死於婦人之手以齊終也神返之即爲便房若以真州非家邪及屬續遺書作宗祠命子若孫有餘則歸之宗不及則資之宗是在後人嗟乎若次公之起貴如山固才智弘遠哉此天力也籍非篤行玄善惡能見佑於天而迓吉祥若此次公名湧字汝本世居休寧之居安里居前河曰千秋潭晚年人稱南潭翁父珊大父祐曾大父純福高大父仲餘以明經射策爲行人其上世居南牧五城元至正間徙今里爲著姓公生弘治己未十月初二日歿於萬曆七年正

吳瑞穀集卷三十八

六

月二十日享年八十有一配博村吳氏繼石嶺吳氏俱先公卒子三人長廷璧博村吳氏出次廷侃次廷瑚太學生先卒皆次妃李氏出女一適新屯朱察孫男七人正芳按察司經歷正奎邑經生正蒙太學生正槐先卒正壽太學生正賓太學生正格孫女一人曾孫男四人

處士松泉王次公行狀

王次公名時字惟中又名琰二號松泉處士休寧王堂人也王姓始出周太子王喬之後歷晉唐載於史傳承承如家譜表系可考蕃衍盛茂符於淮水之識

新都王氏出唐兵部尚書璧傳至實由漲山遷王堂爲王堂王氏有曰善宥輸粟拜民爵有義問善宥生安甫安甫生永得求得生彥道即次翁之考號誠菴賢行醇謹名聞於邑里邑大夫唐公張公王公咸重其年德相繼請爲鄉飲大客故王堂王氏世以行義著聞次公生而和厚孝謹純白之德矚然著徹遂俊躬行虛已直中以游於世以毛髮機事杖策遊吳會致甘脆供養父母父歿不復遠出以遺體涉波險同伯氏構祠宇於祖墓旁墓名瑤閣山去郭東二里許次公日過謁登墓而望不能便去伯氏前母出事伯

吳瑞穀集卷三十八

九

氏如事父伯氏視之亦怡怡無間終其身未嘗服一反顧後分割貲及基舍未嘗聞聞於人有立之平亦不立分券人皆難之伯氏多子若孫次公咸孫子視之其從子亦事次公如父居家怡然衍樂易唯見群從中有戲劇即深加啣藉唾之不能忍諸有習科舉藝者心獨喜爲構講業舍延諸文學其中有程氏姊亦前母出蚤寡貧存問服裳鹽米必具及歿具棺服以禮葬初娶配吳外家貧歲時使人遺門吳蚤卒猶餽遺不廢後娶金亦如之生平喜施與解推衣食人有持券即許之不責於人歿不能收予之棺及磚

埴之屬遊姑蘇見道蒲川梁壞爲除道成梁至今行道之人猶能言其事邑郭編戶居民甚巨麗喜任俠交通遊閒相傾笑纖嗇而矜羸勝次公居其間醇醇然不化於俗足跡不及訟庭以戶徭編坊佐縣官聞其伯季名曰聞王坊佐長者不受私謝乃使議曹持教多以坊里事委之案驗次公雖業賈能不校錐刀尺衡淳制區貳比塵貿易者咸來取王塵衡若市蔬果小賈與之必過值匠石工藝廝徒負養予力錢恒溢族子籍貴州千戶侯歲歸展墓每薪索成應之易基產謬多與價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君居城郭

吳郡叢集卷三十八 手

九坊郭事不喜與唯公家之役獨出首願任不吝勞宋侯林侯相繼去民構去思亭咸次公唱之林侯植城與伯氏在輪築列巡植城功不廢煦春秋已高不問家事日葺修墓舍塘坡暇則含飴弄負床之孫無他嗜好獨酒不可斷飲或携壺觴招知已爲山水之遊遇舊釀家即直入出金錢命酌陶陶如也先是以前二日博士文學猶遣人候門以賓禮請又辭謝忽一夕家人告病痰伯氏急趣視之已瞑矣伯氏枕之股而哭哀一市人聞其歿莫不流涕踰年猶相聚唼

唼稱嘆不絕口邑之士林曰如王長公伯仲邑郭一人而已次公何得此聲於人哉次公幼未曾從薦紳將聞先王之道泥蟠不溜以質行著微若然者抑得之天性耶豈世類有自習使然耶余於王次公當爲執鞭矣次公壯年猶未舉子有相者曰君相法不宜子然心相善後必昌無何舉一子及次公歿時子踰壯能世其業有孫三人俱褒然稱岐嶠矣次公生於弘治癸丑八月二十九日歿嘉靖丙辰十月初四日享年六十有四歲伯兄一人名曉次公初娶萬安吳氏蚤卒繼娶後街金氏側室嚴氏生子一女一子曰浩娶陪郭邵以文君女女曰完第適縣前劉廷鵬孫三人長廷奎聘南門葉審理君孫女次廷相聘西門汪良醫君孫女次廷元孫女二人

吳郡叢集卷三十八 主

大鄣山人集卷之三十九

新都吳子玉瑞穀著

廬陵郭子章相奎閱

江夏黃正蒙叔明校

行狀部

陳山人六水先生行狀

郡國自刻石徙大越民以來川嶽殲禾而發舒於今然唱始有善以開大雅之路則我縣道陳六水先生初先生就奇觚爲文章見者輒咲曰且懷此待獮韋氏泰皇出爲陳說之既晚年先生春秋高時無論術

吳瑞穀集卷三十九

古即業博士家人能誦史記左氏一變爲周漢風爍哉洋洋乎先生始功也先生在襁褓隨父沁水公赴官括蒼明年母携婦所曆城郭邑里一一能誦記是年四歲七歲讀急就篇日記千言人目爲聖小兒十歲從父之金川任又明年歸往來章江番湖登康郎山謁功臣遺像卽孺子軼思翩翩家居從仲兄受春秋數年以父徙教沁水渡汪歷探名勝留沁水誦及六經周漢古文苑忻然有得曰天苞地符文在是矣大司徒李公瀚評事常公倫見所爲論著大稱異益出逸書授讀無何兄以春秋誦多計偕而沁水公遂

致其功令以去命先生就試以童子科應郡舉推上不售歸而補郡經生益憤發嗜古不能屈首爲時執嘆曰左手圖圓右手畫方詎容兩成且柱刀兒眎之者吾焉用此及仲兄拜睢陽守而沁水公春秋高先生乃上書部使者謝去博士籍曰守負三宜去以隆古作者紛員未彙成編帙郡國幽士未爲傳記以發潛光先世嘉言瑰行未爲揚示宗粉今謝去以從事三者遂號爲天遊翁買舟下桐江鼓枻西湖探苕山禹穴望天台宿括蒼而歸旣以六水自系六水者郡之經水六胥滙郡治前東注淞海常乘車躬宇又呼

吳瑞穀集卷三十九

天瀛山人謂夢中常朗誦天風蓬瀛之曲久之又稱天都軒轅宮散吏以登黃山結社策杖天都峯絕頂故軒帝所棲跡也及老臥陋室南斗射光以分野斗下末年名斗下老人先生博大之觀於此具見自謝第子歸閉門掃軌塊處委巷謝交遊而聲名日以朝徹部使者行縣物色陳山人軒車過存都市中先是郡國大夫若方伯江公中丞方公少司馬汪公皆以古文辭相淬礪數過從以兄事先生汪公爲作新都講義論以屬意先生天性純樸去知與故生平與人無忿設不識觀欲於人得之無矜失之無慙人望其

形如葵表不治生產不聞家事居嘗命酒竟日浮
白呼盧用左右手爲主客自贏罰微醉抱膝長吟或
偃行郊野登城四顧浩然獨得人莫窺其涯畔邑侯
三泉林公稱先生今人古心龍德而隱時人以爲名
言先生年六十覽揆之辰著陳山人自叙或以陶元
亮榮啟期沈麟士王儒仲漆園吏比况先生皆實錄
云邑侯廉先生年行俱高數以鄉飲賓禮請不至僅
一赴方公之席郡太守蕭公扁其堂曰齒德並尊今
邑侯陳公歲時遣存問饋冠服而峴嶽張公亦謂先
生爲江以南聞人與俞山人仲蔚並稱先生年愈高

吳瑞穀集卷三十九

三

所爲文愈奇天目徐使君叙其集然山人爲文篇就
輒爲人索去脩吾馮使君請見先生爲索其集行刻
先生不應先生寡言語至與人譚古昔鑿鑿若出金
石年八十而神益王耳目聰明豪於酒如壯年作酒
星亭一時文苑歌之余謂先生默則立象語則成文
不刻意而高不耀外而彰內定而獨樂其道不聞爲
聞不顯爲顯無謂有謂而遊於塵垢之外矣先生有
二子未嘗督過之即婚娶成禮亦不聞問里人有訊
者則曰吾惡乎知之然二子皆能世其家學長籥爲
邑經生後棄去日侍養先生爲天屬之樂次筆舉庚

午鄉試先生生命後睢陽公筌先先生一年卒先生名
有守字達甫生休寧東南隅文昌里其先自禧公由
桐廬避地邑之藤溪至佐公遷邑市之隅宜孫公登
進士以功授宰休寧先生之父即沁水公名鰲母吳
氏生四子仲睢陽公有容先生季子也先生積春秋
八十有一生弘治丁巳九月初一日歿萬曆丁丑十
二月廿九日配孺人朱氏先卒子二長籥娶汪氏次
筌鄉進士後瑞州公娶吳氏女一人適汪時元孫男
二人長世瀛娶儀部曹公誥女次世淳娉太學生吳君
人長世瀛娶儀部曹公誥女次世淳娉太學生吳君

吳瑞穀集卷三十九

四

繼達女孫女一人適縣學生程宗周先卒從孫女二
人一適太學生查榆一聘南城令范公涑曾孫男所
學娉縣學生金君體乾女從曾孫震陽曾孫女四人
一聘程君景利子餘未字先生雅與余爲忘年好莫
逆也而子籥爲繼好筌從余受易備是應文學詩社
中知先生無如吳子籥遂屬叙述行上太史公爲道
記先生之墓

趙君行狀

歛趙氏先宋諸趙也其人多醇謹長者忠信不忤有
宋之遺風焉今年歛巖鎮有趙王孫持謁來見年少

而行甚恭則念疇昔雅故有趙文學元侃明經飭行問趙生即生父也生具述趙君狀其人又長者問趙生即生大父也叙曰趙君名齊字子脩姓趙氏系出宋太祖子恭惠王元佐後六世有曰不攸者從高宗南始居歙之嚴鎮不攸生善璠善璠寧宗朝登進士官至中奉大夫又傳九世爲我明初曰德相德相生態吉態吉生時頓時頓即趙君父也成化己酉十一月十七日而君生生而蚤悟好讀書在傅弗勤以貧不能竟學去業賞歸時以羨貲治供食事父母母病巫醫無所不至晨夜伏地禱北辰願身死贖母生其

吳瑞穀集卷三十九

五

孝行類如此脩貲而息之不聞費一錢至人緩急即傾橐以贍常脫三從兄子靜之獄初子靜爲怨家逮下吏幾歿貧無貲不可解君乃籌貲出其半爲解族故踣經費諸有牟爲私養衆莫敢發君直趣署貲算盡繕祖墓費從弟世隆故隱士無後家在草間君嘆曰嗟隱君乎嗟隱君乎而湮沒如是吾人之罪也乃出囊中錢繕隱君墓君性誠實居舍甚莊至老年通賓客故人然里中豪少年望見君輒雁行影避終以莊憚故喜文學初縱伯子遊學宮明經有名當嘉靖丙寅三月初日而君歿年七十有八歲配閔氏先

歿十九年長子侃先君歿五年次倫先君歿十年次儉次俸尚幼君晚年置妾周氏生俸周先君歿二月孫男九人洪溥澤世德即趙生習制舉業渙洽泌海瀨孫女二人曾孫男四人棠棣杞梓曾孫女二人儉等以是月二十五日扶柩權厝于汪村園卜日斥土舉葬于梧村先期介胡伯子忠卿來請狀趙君行予閱世家言得趙氏世德故多高賢行未嘗不嘆惠之有種今乃知有君遂略狀其事如此

吳公行狀

吳季子曰吳姓故著邑中而居化生玉堂者尤稱云

吳瑞穀集卷三十九

六

聞之故老有吳半市之號後寢弗振豈其道術有殊將盈耗相循自有數也今有吳公以貴起惇德而壽孫鏗攻莖有聲則寢昌固其理余名善之然言有具徵焉吳公文英幼居中市化生迄長構室玉堂巷里從祖氏居故學士退菴公里也公會祖添富富聞縣中祖宗復父彥光不喜居積母早卒繼母汪嚴竟日嗃嗃公事繼母益謹挾餘錢爲小賈時時有奇羨後數起鉅貲休故新安中土一大都會也魚鹽漆絲果布萬貨之湊自吳越閩蜀楚荆遠地緣致於是歲不下數百萬童僕千指踔遠四方北臨臨菑燕冀東結

羊城百粵之利並致而會轉轂緣其間可坐致什伍之息公脩是業生平足不及十里外誠謂坐而歸富者也邑市中致富者此其大經然身安逸樂仰機利自足不求於人以故多尚侈衣食之欲群聚遊戲矜高恣所美好矣公顧節嗜慾薄衣食雍容退讓不厭快分外以希榮名人以公矯抗爲守雌之術然實忱惓然出於中心無他也則貧乏時終不聞取與人賈得羨金必歸之後構玉堂居舍族有以疆事言者巷里地故踊貴上極地尺以數金計公竟移石機割讓之數尺嘗以邑役脫里人之難里人奉數十金謝請

吳瑞穀集卷三十九

七

甚堅終去之弗受故邑里無論老少識不識俱以善人目公春秋長闔閭少交接若隱避全身者居舍旁鳳山祖冢里人因稱爲鳳隱居士公豐體充盈年八十精神聰明嘗謂家人曰人生爲行歿爲歸行而不歸失家者也儻歸時惟惡毒痛絕苦矣設如大落之長寐即福人也既公歿前一日猶繞繞道事忽不喜言就寢家人聞軒睡聲以爲寐也伺之則公逝矣體如生不少瘡損可謂元身令終者矣當嘉靖乙卯某月日距生某年月日通歷八十年配胡氏先公四十年卒繼配汪氏子男三人長璨次珊次玘俱長厚

行胡出女二人長適某次適某孫男十一人曾孫四人

汪處士行狀

公休寧竹林人也汪姓名鉞其先唐越國公華有功歙宣等州後有仁侃公者宋時由歙唐模徙故梅林里徙今竹林者自泰和公泰和公七世而有靜軒公世以貴雄里中靜軒公名太平生四男公第三男也兒時爲父守舍即能御格虜年十七而靜軒公卒公兄弟各舉約裝貲賈公裝千餘貲去冶鑄閩山中鐵家領鐵事冶鑄奴故椎埋動齟齬人公以弱手操筆

吳瑞穀集卷三十九

八

使之無不委心如指跪拜送迎言稱奴無沮格廢事自公初發基是地里多就業鼓鑄貲率倍後公去而山出鐵少鑄奴毛摯如故業益衰矣公去裝重齎爲子錢貸諸會稽皖城諸郡多公子錢家貲又以此累數鉅萬矣公爲人木強少文莫弗蘊籍無私交不發私書仇直行一意而已性嚴急過忤心事輒發不能忍乃心獨持所質見即人爲分別其原不聽然每自財察所見攄已意是即大家其勢如山弗畏必君之自見即已意不聽即無勢家在已下羸弱亦退讓不較寬中私大體不識舞智御人與人心內有不合即

不爲陽澤慕人與人心內合即善待之亦不傾身爲
調以是伉直之行初若不爲人附久之共推服長者
公魁大有氣力重運有汲黯之名然內行脩也敦行
孝友以伯氏家督主出進貲更不問問見族姓無疎
戚皆爲優語有禮未嘗爲郭亮之譴深念仲兄早卒
無子告于伯氏曰爲仲息貲七百餘旣仲無子以若
貲構祠祀仲伯無然許之族老父言曰旣七伯貲奈
何不爲族宗祠而以若仲附公曰等祀祀附可乎而
有合族名當更出貲千族老父同舉約公即日夜經
祠事既族弗舉約館豎子請曰族人旣弗能如約丈

吳瑞穀集卷三十九

九

人休矣地置之公曰如我不竟何何煩族旅即益督
祠事作之十年功堅費以二千數視初約倍稱蓋公
生平有不幸云嘗使蒼頭往嘉禾主子錢蒼頭竟破
千貲及公至遂醵公憤耗不知人濱死趣辦棺具有
黃冠者過曰我有萬金良藥進少許公寤而殺談詒
飲之藥即復嘗有怨家殺僮子移於公之謁舍以去
詰朝變告邑令潘公親至門適召公之子若孫嘆曰
而家豈殺人者然無左首令購賊急迹且得會星氣
者豫章人過謁自謂能見物前知今日生揣我何念
生且道如令意指令大驚竟得賊左驗逮之罪公性

彊執然注心獨寬大義能揮高貲見譌俗伉俠尚技
狠心不然之獨爲家約成子孫務爲長厚子孫遵教
亦如之以故數值過誤而卒得天幸人以爲厚行之
報矣若黃冠星氣者流藉弟人力惡致哉晚年築謁
舍于溪之西因號曰西溪處上公生某年月日歿于
隆慶丁卯某月日年六十 歲配某氏先公卒子男
一人澗娶臨溪程氏女二人孫男五人長時舉國學
生時薦邑學生曾孫男三人曾孫女二人余謂江少
公之列行殊遠不亦卓乎伉厲守城府其堅雖自謂
賁育不能奪之矣即使讀書深沉其所愈益發舒可
幾哉今觀其子醇謹益甚而諸孫斌斌質有其文焉
以陪所未足其昌阜於是矣余嘗謁少公所構祠聞
行義得具論之少公卒之明年八月族老父相率薦
鬯祀少公于祠中

吳瑞穀集卷三十九

十

大學金公行述

公名塘字伯獻金姓系出宋司農公葵世居休寧中
市明初起時法固密重金仲善公以文母官爲郡獄
掾是時有疑獄連逮衆仲善公故焚獄牘以身抵戎
伍籍全活數百人皆嚙指祝仲善公至今疇人蕃衍
財富所居稱爲金里爲有報六人父萬金公行高舉

鄉飲酒禮父雪峯公顯耀雪峯公生二子長即公次琛兄弟幼習儒生業爲南辟雍生公遊辟雍時攻制舉業既而不肯竟學儒生業令人骯髒也乃棄去歸新安山中與友人立社賦詩比年以仕不致卿相居不致富厚昔人所恥也乃治囊中裝隨雪峯公遊大淮之北鹽鹽歷蘆石登孔望以牒東海與淮揚之人爲詩社淮安守山陽令皆與交驩以爲貴客事雪峯公謹公故庶母生事嫡母曲承意象母歿請工圖母遺像不可得公跪伏飲泣潭思工一揮而成殯葬父母單竭禮節墓田芝樹累生鄉人以爲孝德盛熾故

吳瑞穀集卷三十九

士

瑞祐多也與第友愛成之以大義生分時能割重貴不顯癸亥遊淮日張具發樂咲爲昆弟飲壹美爲樂族疏屬有私券祖墓地者公帥族人質責於縣長吏復之終今以來警者訖息而事外母夏甚謹夏苦節及歿爲樹石表墓厚行多此類言貌雅飾接曹耦甚莊人亦不敢以燕媚見爲性密重審畫便事事重發發之必成家政顯若畫一深沉好書強記有奇偉衆明之智然不爲嘖嘖好苛鮮湧之行矣與王公大人遊議論明於世俗之變引大體而行務爲質木邑大夫林公潘公張公皆造其門公開亭館能脩容手禮

園書圃之間以故諸公嚴重之公家之徭亟輸役不以在匹爲辭子男四人皆課之制舉業屋之西築館舍而延儒碩訓諸子人謂之曰君家鉅貲奈何不使一郎君握其計帳公應曰即使諸郎能儒業爲貲益倍矣公以中年子姓滿前配夏氏能佐內政每一上食甚設男女子內外之孫皆在侍食馮馮然樂也里中人稱公之福堪堪不可多得則公平居深念自重而矜節持忠信不爲一言誕謾務根絕華晚年益雅尚蹈履有曠古玄邈之思注精宇宙流覽八經其志念深矣人勸之仕則應曰獨行而俟者達之原也側

吳瑞穀集卷三十九

士

徑而往者冥之路也由是聞者嘆曰金先生其有待哉公生平少病今年春病作公弗病也及病革作遺書訓諸子分付後事不爽秒忽公生于正德己巳十一月二十八日歿于嘉靖甲子六月初二日享年五十六歲公生平畫策便事無不成者謂之得金金昌可也則年壽未登者戴而顯榮厚實已享之矣夫罔有所數亦有所疎故世爲居室不成三瓦而棟之以應之天也太史公於烏氏保蜀卓氏之流嘖嘖稱之不容喙是地用財自將能觀萬貨之情耳未有文雅行蹟章徹於人也若金公湛之以忠信而飾以文理

雖官薄之所就未能增於是矣公配南門夏氏子男四人長伯鉉淮郡庠生娶福建布政司叅議黃公福女次仲鑒邑庠生娶同里吳公珙女次叔鑾娶栢墩吳公綱女次季鋌太學生娶浙江按察司副使邵公齡女女三人長適同里葉津次適市西汪進次適栢墩吳成周孫男三人長淳次淦次洵聘市西太學生汪君良舉女孫女四長許聘市西汪君奎次許聘萬安何君元象子次未受聘次許聘南市夏君佳子吳子曰蓋伯獻嘗擇地葬其父母堪輿家曰予雅受公厚敢以便指吉報公伯獻曰吾兄弟二人奈何獨

吳瑞穀集卷三十九

十三

專其吉辭謝之已葬地旬歲疇人貲富諸子含華嚮實所底就未艾也乃知堪輿家之術幽明遠矣非通材厚德孰能不惑焉語曰陽恩人君賞其行陰惠天地燭其念故金氏之盛非必陰陽之驗然也其誠壹之所致蓋若遵有陰福云

王仲公行狀

吳子曰余家去縣道百里爲市中遊則王長公仲公伯仲舍業遇之甚驩今年七月過市中聞仲公病趣視仲公病道其生平泣數行下余寬之曰聞厚德者必饗其樂仲公有厚德生平勞瘁今此未獲其樂而

病甚非其歿病也且又何至是明月三日竟卒次日往臨泣甚悼歸舍中乃就書其爲人狀仲公其天性伉直強質人也初爲事父母甚兢兢事父母即有婦日不問子舍中事壯年家大伯季推次公爲政兢兢闔庭大體諸更繇肅給官簿置對不以關伯季即多兒女亦不問兒女事年五十時會縣大夫期會大役人言仲公公直多長者之計能樹長畫宜可令會計事大夫首請王仲公入計事諸剗學宮文星閣文峯藍江石梁等役則又爲兢兢公家役務舉要約即諸同巡役軼來軼往仲公獨在則曰令君業已屬政於

吳瑞穀集卷三十九

十四

執事奈何曠棄去益久不休日又不問闔庭事如此者十年所初就時吳越間季父昆弟俱不用私藏一銖歸則解橐中裝市廛舍中不以入便舍與諸兄弟子姪約以醇謹禮義曰我家行故醇厚也多所告誡諸疏近屬恒依名義諸疏近屬見仲公不敢燕嬉始如畏然久之孳孳得人和所爲數告誡則面質之及背不一與輕重之短人以是益重仲公有長厚之行也天性則伉直然事重發之及發不權撓然人不深望仲公以仲公操心堅正雅木強無他也與族姓順善而友愛體近尤甚同產子鏗客鉅海上爲痛泣至

喀喀嘔血從弟浩死幼兒病仲公視兒病同臥起淡
旬事兄長公甚恭如父友二季如兄中分時長公以
仲勤勞故約割貲視仲公曰同產兄弟豈一彼一
此終不以勞瘁故受貲也蓋仲公即無所問私舍
事顧勤勤督子姪儒生業今伯子廷選從子廷舉皆
爲高等生能文章有名也吳子曰余每觀伉直者樸
樵少文負氣力仲公則不然雍容好儒時時讀古人
書贈辭語醞籍不爲氣鳴呼又何其沉實深思而理
也先是疏屬兄弟瀛之母歿瀛客千里外無兄弟舍
人兒以主哀問至趣瀛歸瀛聞哭盡哀止亟問仲公

吳瑞穀集卷三十九

十五

在叻舍人兒曰丈人在居舍瀛曰是能趣辦吾母棺
物喪事可無嘆矣蓋仲公生平能任人緩急以故爲
喪家子所信如此仲公病中對余交手仰而言曰生
平此心迹不負神明豈仲公自明之里人於仲公亦
云云也即如仲公何常言與仲公系出唐尚書璧由
祁徙休漲山再徙今玉堂巷里父曉季父時齊行爲
里人推仲公兄弟又俱簪行仲公名淵字源之別號
蒲溪年六十四歲歷其生正德戊辰十月二十日初
配邵氏生一女適金溫繼配黃氏生三男長廷選縣
學生娶邵氏次鉉娶丁氏次錯娶程氏四女長適吳

總縣學生次適程延大次適夏佈次適丁佑五男孫
一女孫余既爲論次其事遂書而藏之俟他日授廷
選請銘然無能具狀之也

李師仲行狀

吳子玉曰人之言曰人忌之天亦忌之吾於師仲而
知其言益可悲矣師仲有軼材足以立功名於世其
衷誠激印可爲人之緩急顧以附直不解假人辭色
乃心獨喜自負感忿睚眦之意以故人更多增口顧
師仲視之如也亦不自滿洗益大肆力於學居山
中二載曰出可以應令矣甲子之歲當大比士夏四

吳瑞穀集卷三十九

十六

月督學使者出教令郡國雖差高等生往師仲在行
趣治裝病作至五月二十二日卒年輩四十有七嗟
乎則人忌之天復忌之哉師仲姓李氏名友字師仲
休寧流口人父伊以質行稱里中大父郡倅公時以
鄉進士歷官龍泉長沙二縣轉嚴郡歷判倅二任皆
有惠政師仲少時與伯兄純伯從大父宦遊以是希
世度務引是非崇論宏議明於大體人咸稱師仲材
年十七以春秋補邑經生特起試輒居高等一時春
秋經生皆出師仲下部使者下車誰差春秋生博士
對輒首李生初郡倅公廉無遺賢至師仲家益窘師

仲得糜米歸奉父母備供具事繼母甚至有繼母弟
病師仲治湯藥及歿伏屍哭甚哀爲治槨葬具郡倖
公歿久不克舉葬師仲力營葬事大治大夫阡終不
以貧爲解爲人剛直收行務信義然諾足爲人倚信
族屬有不相能必請師仲居間介持師仲以靖者居
多師仲長於博士家語而於漢唐文詞具作其事則
不肯竟學然好讀書博覽古墳籍皆能誦說及裨官
外家兵戍財賦堪輿素問祿命卜數隻偶諸書皆得
其幼眇將大竟其用於世數不弊益困客勞問之師
仲曰得時無意繁霜零者木花落水搖動者石物作

吳瑞穀集卷三十九

七

何見之晚乎窮當益堅不終窮善養氣者無強弱
養養心者無通塞因暇曠以立功名胥人也遭登等
而無建曰孱夫也公等謂某豈終泥塗人哉聞其言
者壯之謂必有見於世也何竟歿歿之日猶援翰答
友人書筆酣句健爛然有第頃之即逝其精明之智
較然至歿不昏如此師仲臨財廉入無所恃喜出應
人急但賒之不券責以故數訓乏初見知於邑宰諸
公爲游聲譽蒲田方公由給事謫休寧以明經故雅
重師仲遣三子受春秋公傷師仲貧甚每從容語曰
公有言乎師仲對曰先大父爲清白吏不敢有言以

傷公之名爲先大夫詒又問輒謝之竟無言當是時
邑子皆謂師仲受饋請有厚貲師仲弗白咲曰近膏
者潤然不有膏然不受染者乎聞之長者爲行不使
人疑之當益自省耳及歿貧無爲槨具由是鄉邑人
歛然誦嘆曰李君誠界柱人也始師仲用箕下神爲
方藥甚精良及歿之年神不至亦甚異哉師仲生戊
寅四月初三日妻葉氏二男若虛若訥若虛明經

胡君行狀

胡君徽郡歛人也諱應星字德耀父諱齡實行處士
也晚年生君鮮兄弟以故父母大驕君及長多材智

吳瑞穀集卷三十九

六

不少屈常服子路之言父故厚愿見若學發毋每語
曰曉者易缺若戒之後亦折節爲恭謙然性峭直少
不當輒發於睚眦如故而家少年父事君凱而慕之
故有貲數千能急客後貲產減猶喜是客急顧用其
獨智尚自稱許對客東嚮正坐論便事諸言者弗入
也見權貴人視之何若至單弱則與爲禮人以是稱
君會仇家與族訟君脫身任之不以存亡爲辭此亦
有過人者而事化丹砂諸藥齊爲黃金之說客說之
君固爲解曲折曰嗟土室之人而喋喋細神仙之說
則舍爲塵世役何事哉不大哀邪伯子集經生每從

客諫君曰而讀孔朱書孔朱不仙邪其子語塞數積桑木之薪納承貫藥焚之竟無得數年方益衰然自喜爲方不厭會方士程姓者爲方嘗君延之客舍中一月謂君曰大藥旦暮成矣一夕與君飲旦日則君與少子俱歿舍中輩亟白其事熊侯侯故知胡生高等待謀連恨趣下吏捕程置之法嗟乎則程歿又可贖君萬分哉君生魁梧美鬚有氣力宜壽且質義人也以好方藥遭此蓄則術之邪正成敗於人也深矣君之歿在嘉靖某年月日距生某年月日享年五十歲配某氏生伯子斐邑學生姜生仲季李與君同

吳瑞穀集卷三十九

十九

日死者年十歲英發酷似其父每見其父談神仙事樂助父談亦其識與

處士金長公行狀

邑之金氏出漢秬侯弟侍中倫後世多偉仕稱紱冕之緒唐光祿公始順居休陽之西牧宋錄參公端臣生子樞密公葵居邑之中市入明世德益茂有宗敬公輸粟縣官助遷天子尊顯之以風百姓樹尚義坊表其閭宗敬公之子希傑公希傑公之子舜仁公舜仁公之子玉泉公某玉泉公之子二長曰廷鉞字朝用人稱爲金長公以父號玉泉乃以思泉顏其居

舍人又稱爲思泉公長公齟齬時即篤勤嘉務而知孝敬見羊子食於其母必跪執之不鳴以爲奇畜也手撫弄不輒大父奇愛孫買羔界之荷簞而牧曰此年少戲乃不惡如刻木羊亦足以豪旣羊膾家人欲以行炙不許復自占鬻之而過其值大父喜曰昔宗定伯少時唾羊賣之人稱其智今可與埒稱矣弱冠遊吳越監鹽益爲織畜筋力恒曰富在儉力趨時不在歲司羽鳩貲頗裕北遊正陽歲凶無糧賣子有責二子於長公治任歸二子泣奈遠去我父母何長公聞而心悴呼其父母至出二僮子還之不責鬻錢且餽之錢米以去所在愛育人物後遊維揚數有以振貧人嚴事父母走數千里禱武當玄君祝延父母者再第上高君庶母生少長公廿年長公友愛更甚以弟文母害勗之仕上高薄貲產一聽投釣釣割至屋舍則不事鈎以祖父之舍割於弟而自取其傍隙地構舍以居公家之徭急趨辦邑大夫植城願輸築若干丈部使者旌其閭里人稱曰金長公以尚義爲名正是於祖德不愧也其後建學宮榘藍江橋築文峯皆願委輸宗敬公尚義坊壞墮拾貲倡徙重建平居深念不踰步分外晚病日益自歎晦與人無鉗忌不

吳瑞穀集卷三十九

二十

習調欺俗蠶繇偷生轉相詬訾而長公有以自守令
年上日郡大夫視縣行選射之禮以賓請而病劇不
及赴長公生四子伯子時中內外事皆屬之仲建中
習制藝遊太學叔早卒率病痼亦早卒叔遺有孫
每論伯仲如而父之于汝季父可也病革時述祖德
以訓二子勤蓄有繼肱於沙而思水何及也可謂心
存慎終之規者矣長公生正德甲戌二月廿一日歿
萬曆癸未正月初九日享年七十歲配孺人范氏生
富室而有儉德生女二人長適北門朱灼次適竹林
汪貫貫年二十一卒因不食七日卒年廿五余嘗爲

吳瑞穀集卷三十九

三

金生德用行狀

吳子曰德用之歿也實傷予心焉德用無恙時從吳
子居爲具積出爲雁行顧其人恂恂雅飾謹愿自喜
務承人以便指與之處久不忤也德用家故富然性
儉務根未嘗估金錢自幼受書憤發年十八往越州
從胡子受易學其明年從胡子來新安其明年癸丑
始從吳子其明年喪其父雲峯公德用走千里外移
其父櫬縈纓綴蒙霧露甚苦也其明年喪妻吳氏
吳產一子繼殤又明年始議婚於汪其明年有某子
甲以醫炙名德用與之炙氣怔怔怛怛上熱弗降也
德用嘆而嘆曰而術弗是也乃發諸醫家書讀之去

吳瑞穀集卷三十九

三

家遊湖海上訪黃帝扁鵲之脉書居西湖寺中期年
病以瘥益強及歸友人過謁賀德用善衛生持觴觴
德用而益憤發下帷性強記書翰一覽輒誦之歲戊
午會郡邑校經生吳子趣德用出就試郡邑長吏上
之督學使者未錄又明年庚申從吳子赴淮陰督學
使者按淮陰德用以籍上山陽尹范君驚曰此地惡
得有南州人語已得德用良以爲異上之郡二千石
郡二千石上之督學使者稱之皆如范君指由是金
生名遍淮揚間藉甚其冬來新安明年辛酉秋吳子
就試不遂歸德用復從吳子講業吳子課其文曰吳

謂曰觀而文勃勃有氣矣是年春其妾舉一子其冬妻汪舉一子德用喜告吳子曰此爲余志今年舉二男矣明年爲今壬戌德用從胡生遊胡生素本師吳子吳子時時過胡生見德用無恙也未幾聞德用病登其床問之交手作揖讓狀未幾而歿矣傷哉傷哉天乎德用貌良而性靜無忤嚙心吳子嘗謂其必壽覘其文謂必遂可觀也而今已矣傷哉天乎當其善病時羸弱無力甚迎風則僵而竟以無恙已強健能遠步不病一病即歿非天乎德用事父母孝父歿事兄如事父兄亦念鞠子哀極友愛蒸蒸無間也與中外人處卑卑然恭謹無與比御童僕不侮急譙讓醇謹樂易其天性也雅好潔諸几席拭之光如髮置書翰器物甚整日以鵝毛帚拂之吳子嘗謂好潔者故不壽豈有厭塵世之識邪德用名鋪金姓字德用父龍號雲峯母汪氏世居邑中市初娶相敬吳氏繼娶北城汪氏男二德用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年三十歲其伯氏鉅來乞狀泣下吳子唯唯亦泣下慟之久不能綴言伯氏來見輒泣泣輒連然不能止益傷予心乃以泣濡翰爲之狀云

大鄣山人集卷之三十九

大鄣山人集卷之四十

新都吳子玉瑞穀著

廬陵郭子章相奎閱

江夏黃正蒙叔明校

行狀部

明故四川布政司理問金午嵩先生行狀

涂月之臘金仲子子學請狀其尊人午嵩先生爲道辭曰以明年二月舉大事丐銘汪司馬公刻日待師之狀行余惟邑之西牧百餘里於親之喪木板聖周高墳可隱藏髮齒已爾不識室宅藏器視肆之禮乃

吳瑞穀集卷四十一

金仲子卒塗祝取銘置于重請言合骨臨者車數十乘所謂一子可滿朝非邪余雅厚善先生萬曆庚辰涂月先生以手札屬狀配齋人汪今年是月告訃者至兼達先生之楹書余油然而顰仰視而吁先生之爲士也余執先生爲人既遊金城謁大司空曾公稱先生蜀中治行長者閱子學行述言之甚具遂爲狀曰先生姓金氏名璜字德和休寧之璫溪里人初號節齋隆慶壬戌上燕京謁選觀三雍之盛丙明離章而玉帶白檀諸峰外峙崇鬱道光比于日道安比于山三巡而嘆之曰天時地員非午嵩之勝乎以當子

觀亦雄矣士人因稱午嵩先生云先生以言詩嘉靖甲午遊學庭三應郡舉推上不傳通籍太學諸生傳誦北面受經者甚衆二載以父喪歸題著存堂爲議堂立規約教子姓畫誨而夕講之服闋起試于禮部大宗伯置帖括第一推上不傳請五至於八又不傳乃補郎選四川都司副斷事先生居官務存大體不教教以買聲名久之名益起屯田法故廢弛都御史陳公屬先生往占田四百六十四分補戎籍三千六十三口陳公大以爲能亟下獎書有奢宜撫者夷渠率也恃其雄桀摺人無奈何見先生廉莊及終更持

吳瑞穀集卷四十

二

百金良馬寶劍拜謁于道先生謝去之一無所受夷人益畏服都江隄閼故塞隄工三十萬獨省工九萬而隄完堅蜀人饗其利比之蜀守水云前後御史中丞御史獎書凡八下勞之語具載家記中尋陟布政司理問視彰明篆大有惠政曾司空公時爲中丞署曰都江堰水利彰明政績才守並勵後效可期蓋深有意之也先生文雅蘊籍監司皆謂文學司理以經術與比士入佐棘闈兩宴歌鹿鳴甲戌入覲天子嘉其治迹下勅書諭之明年乙亥轉廣西都司經歷不赴以役至京詣銓部乞歸者再不許便道歸竟請

於郡朝謝去先生事父母孝嘗饌善先生亦能食嘗饌寡則不能飽伯兄栗齋先生爲時儒碩先生嚴兄如嚴父及伯兄兄仕參軍老于家年踰八十先生告老年亦幾大耋怡怡相從華髮鬢顛時帥族姓講業於天瀛禮堂人以二老人令德壽豈誦之然長公以莊見憚而先生濟之寬和長厚之風益爲鄉里推重置祭田踴講業之貲凡可興起族誼者不惜費焉先生爲經術學而吟咏不廢蜀中有遊蜀漫稿江上錄晚年與里之耆艾爲詩社之遊詩益傳誦於人歿之日作楹書授子萬曆辛巳十月十六日也歷其生正德

吳瑞穀集卷四十

三

己巳八月廿三日享年七十有三配孺人汪氏嘗以所躋贊佐先生遊太學子二人長宗魯先卒仲宗庠籍桐鄉縣庠生嘗從予受業即子學也今獨守其父之殯女一人孫男七人孫女二人曾孫男一人曾孫女五人先生之世系及外戚屬俱詳予所爲汪孺人傳中

明故祠部大夫曹仲宣行狀

嗟嗟哉余嘗稱仲宣卓詭洪屯歷茂世之寥廓以遠涉焉而今其已矣仲宣生而靈異世父高州大夫視之曰是有食牛氣謂季弟當勗勤之遂名曰經畧總

角爲邑庠生負笈偕伯兄從余遊是時學士方公謫休寧少尹都試士列仲宣高等已不售乃東遊大越卒學日夜研鑽幾嘔血歸而會守相周公都試七序士得仲宣牘大以爲奇置第一所爲篇目文徧學林傳誦仲宣特立後起一朝名蓋郡中學林爭識仲宣稱大生矣又不售仲宣之父贈公夢廬前起一棹楔題曰射策甲科曹誥仲宣乃易名通籍隆慶丁卯里中粟生枝麥生岐芝生七明縉紳先生扁其堂曰三瑞爲仲宣薦達占驗旣郡國推擇上領薦書歲辛未登內史書當郵板未啓時得帖括亟謂奇士以首牘

吳瑞穀集卷四十

四

奏旣大學士謂過奇稍不置前然仲宣名大起著有嘉生園錄寶者簡紙爲增價皆謂是集創制執之園揚光振耀神行電歟而覽乎境之有無作者何以侈茲語具載汪司馬伯玉序中未補郎選以父喪歸繼喪母仲宣兄弟五人中仲宣贈公遺金五千分五男金千者一仲宣推讓不受仲宣外家富婦歸時厚裝具及仲宣卜地葬父母盡出裝具金營葬事服闋起補戶部主事主計太倉會稽明甚豪貴以氣力漁食草塲不引直頗有民所假少府陂澤仲宣理其界何占墾草田若干頃登之籍以此著材能歲丁丑合比

海內進士以文學名入爲易舉主所錄士稱得人仲宣神鋒整峻骨稜棱起美鬚髯矜嚴有容儀論議常依恢大材任禮官改禮部祠制司主事御史大夫奏行大禮妙選考卜以承宗廟事繇禮部上諭禮部渠有其人乎竟推仲宣贊成嘉禮會張相君之封公卒訃聞天子甚悼爲却食遣禮官往楚諭祭又屬曹主事乃以三公使車載仲宣入殿中受策行初喪至禫皆祭三閱月如章天子思以殊絕褒賞鄉用之進其司郎中還至維揚病歿萬曆八年正月九日也御史李公姜公爲具棺物助其喪歸仲宣英發言

吳瑞穀集卷四十

五

論諤諤無所避於九宮三基五音奇胲之書無所不覽初家食時負豪舉常冠大冠帶長劍拂髯矜視洞目靈光六情凌厲鉤旋轂轉直提挈天地戲八延於掌股而翔嬉之與大畫之士言從容語次分殊事罔不敎備至出鄙諺癡符之語爐燼不應壁塞兩耳走其濶達弘致如此及任自念被恩拔擢緒欲立殊卓切至以當主心而邑里皆擬早晚躋職仕乃速奪之年悲夫仲宣名誥字仲宣姓曹氏世居休寧曹村系出唐處士尚賢至宋春公始徙曹村高祖參軍公宗善曾祖恭城公貴祖處逸公顯政脫第獄以大義

著父贈公遲陰行善有致奔牛之異以誥貴贈承德
郎禮部祠制司主事母金氏贈安人以嘉靖甲午九
月十一日生仲宣仲宣年四十有六配金氏封安人
仲宣不護視家事歿之年家益乏減產安人聞仲宣
病携二子往維揚視仲宣病仲宣及諸以貲賻諭子
嗣義曰而先大夫歿雖當得法賻勿受嗣義尊母教
護觀歸之外一無所受子四人長即嗣義邑庠生娶
南豐縣學正流塘詹君景鳳女繼娶國學生余君致
中女次嗣鴻武舉人娶由谿程君友家女次嗣軒聘
汊口程君天準女俱金出次嗣庚妾出聘安義縣令

吳瑞穀集卷四十一

六

石砭汪君廷元女女三長適孝廉陳君奎子次適杯
坑金君某子金出次聘國學生充山汪君體義子妾
出孫男一天祥孫女一初仲宣從余遊時余許其致
身青雲之上竟不爽一時從余門者多所鑒拔而余
愈困以祠部大夫北面稱弟子甚慙之且日西方暮
不得見仲宣極往是慮而今乃狀仲宣嗟嗟孰短
孰脩何局何壘仲宣固宏達士也有以覽之矣

明故益國博士芝臺孫公行狀

孫公初名天與以母有身時夢天使與已兒及生父
撫其首名之曰天與後都試郡邑督書其板以光字

名補爲員字定之號雲汀後以光先名貢上太常因
大父墓產芝築臺士人稱芝臺先生其先出山東青
州唐咸通間金吾將軍萬登公者以平虜功封新安
伯食采海陽之唐田遂家焉宋子厚公徙今草市至
仲陵公公之高祖也以刺草臣建白當路立蕪湖分
司曾祖達公嘗謁西湖岳墓碎折秦檜庭伏像語其
載今相君許公傳中父方公稱質孝先生公未既亂
客過見其占對敏語其父曰君家之陽元也第兒下
而布唇防中瘍耳及長廣願豐下補邑經生試輒居
首選進食既廩名籍甚父歿居服舍毀悴幾墮生夢

吳瑞穀集卷四十一

七

神語曰而以孝感能消天相益汝壽二紀內行脩潔
曾拒不建門之女固心公正發憤惻惻以是好德長
者嘉相暱侍而無俚者以莊憚或有私恚久之衆驩
以息矣疎戚屬無以自振業者輒周之有負數百金
不能償棄券弗責會歲旱一日行田中指若干畝而
仰天噴然曰祈爲我族貧人育穀設得雨而收悉以
公之族人足夕果雨歲豐楸遂指田編之曰子孫惠
鮮田嘗赴都試宿旌邑三溪區其貲橐一罄舍人兒
欲白之官簿而據據人大窮願鬻妻孥償公竟不問
而去嘉靖間詔鬻廢寺及於祖金吾祠者公力白

于郡而止邑子匿督郵板狀補爲員排之甚力歛江
方伯稱曰慈良之生即枯槁不戢剛毅之發雖缺鉞
不撓人以爲得公之真云郡屢推上不售今上改
元覃恩貢上春官恩伏闕上書疏父之孝行不可得
乃遍求王太僕沈太史公等文苑言以掄揚父之行
授永寧訓導一切謝絕餽遺出俸金助貧生會歲侵
征求甚急公建言當路以聞蠲什之三民利賴之公
以病數乞歸不許迨陟益國教授則曰聞之益國脩
辭好古日進儒臣清閒之問講席不輒寒暑皇上
亟命書筵美其藻翰即無紹介願一曳裾以觀河間

吳瑞穀集卷四十

八

之禮樂况有命趣之乎既朝謁甚見敬禮重於相
每曰昔漢元王設醴穆生爲蒞之存也列士並學能
終善者爲師惡可不敬何公病乞歸不許後以病
力請令曰博士才識輻湊方日資輔益而以疾請甚
聖其暫予回務專精神無怠醫藥期于亟瘳稱吾嚮
意仍命傳舍致餐饋問蓋癸未六月也越九月召命
來迅而公以六月十四日歿矣年六十有五符于二
紀之數云所著有洛西軒江諸稿公生正德己卯六
月廿三日配孺人汪氏出富室嫁時儀具甚盛公初
貧遊學不能以自通後起貲好行其德家氏之助焉

多云汪生子三人見初見知見可汪蚤卒繼程氏無
出又繼朱氏生子三人見位見用見兆女二人俱汪
出孫男五人孫女三人曾孫女一人婚聘俱名門吳
子玉曰傳有云儒林之官四海淵源宜皆明於古今
溫故知新遍達國體故謂之博士若孫伯子定之卓
然可觀非其人哉余與定之爲同舍生食既廩又同
最厚善因諸子之請擁札摻筆而爲述焉

處士汪長公瀛溪先生行狀

大鄭生曰世有豐衣進冠習矩步委它而曰儒然行
恣睢是誦數之儒也於儒何有至斤斤脩行明經即

吳瑞穀集卷四十

九

不得廁于紳綬之倫於雅儒又何惡哉邑有汪瀛溪
先生生平軌躅一票於儒者師資所承文藻粲如竟
不得一躡足學庭戴儒之貌冠及其歿也里人莫弗
稱之宜標名爲證者作汪長公著儒篇

汪長公諱景旻字叔成世家休寧之上資村士林稱
曰瀛溪先生系出唐越國公之裔永樂間某公任某
縣簿生二子次瀛公邑庠生公之高父也大父如
璽公父釗公以善富聞母張氏生二子公其長也既
齒就橫塾學專精諸兒戲者輒不與屬席年十二受
尚書于鄉大師吳先所作書題文約義通嘗讀唐瞿

諸薛四先生文俞然喜曰人恒釀嘲制藐爲樸學至如四公之文古碩學宗具足矣若年就縣試高等郡使君以未冠不錄年十八喪父俗率不發喪而婚謂之變禮母以此諭公公痛絕訴曰即九裂不敢聞是命後屢試縣郡輒錄上右署輒不錄汪之先世多著錄彭邑乃羸糧之彭縣試帖括第一郡第二又不錄於右署復歸試數四不售一日攬鏡見白髮曰年踰而立即見二毛豈有二毛爲童子試乎遂投牘長懷布衣之心矣裴齋遊兩淮訪宗人於霍山比年稔穀積困膾質之重載穀舟至馬當存飢見穀舟至爭趨

吳希叢集卷四十一

十

之人語公可昂值數倍公曰即可贏數倍然寡人不能買此心亦損數倍矣平賈而買彭人大利賴之遂謁留公積著于彭公因就先大父所構小姑泐之遺居築垣窳而休舍焉時邑文學程中石君亦謝去博士業邂逅于彭甚驩數載歸合諸族屬爲盟會名曰彬興立社會以厚饗具思以仁讓化里落施棺物造河梁修易途路人稱公信如儒者家居則美俗如此中筆生子雲鵬盡出所藏書授之厚禮餽延大師教勗卒業于彭會督學使者徵試第子郡大夫葉公署彭得雲鵬牘亟薦上補彭邑員公即令入太學可會

集朋徒以郵版上而公歿矣天性孝友持已嚴莊而自縛抑單思精力試誦說有法讀古史皆有持論人傳之爲汪君法云晚年里中尊之耆儒不敢與輩弟數破其貲而數助之第早卒善撫孤姪嫁女弟厚其具萬曆辛巳有表畝之役縣以公善注錯屬之佐役賦丈均買善地葬大父母獨身任之歲甲申忽從子侵於墓傍公憤懣曰墓墓也爲久慕計乃不能保先人之墓域於歿身何用墓爲悲感成疾而卒是年正月十八日也吳子玉曰余聞汪長公能敦沉道訓尚矣友人程中石君每嘆述公之行不去口實嘗誦其

吳希叢集卷四十一

十一

所爲遊三崑詩諸篇泱泱乎一唐雅之音也則雅儒素風邑人所具矣而公之子太學述公之生平綜詳遂爲據于篇公生嘉靖某年月日春秋五十有九配金氏子一人雲鵬娶程中石君女女一人適金氏早卒公視壻某如女存日云

處士豐西山人汪次公行狀

豐西山人自爲傳曰山人姓汪氏名淮字東之世居休陽西牧長豐里山人幼誦業即知其解年十三隨父朴菴翁之信陽謁蕪溪大師江公執經問業江公以爲能久之信之名士多所知交父謂朋三爲里兒

多所知交不可以立間有於此地乎乃買山比嶂接
嶺植木億萬章爲山人遊學助遂以柏山占籍是時
山人之伯兄松源公亦以信義爲信陽人所推服由
是上饒以西莫不知有汪氏號其鄉爲汪氏鄉云旣
山人屢試於有司不售而父若母繼歿伯氏獨勞瘁
呼山人庭誥而中分之山人唯唯聽割乃謝去博士
業日講汜勝之種植之方見謂一樹一穫者穀一樹
十穫者木廣買山樹木以不墜父業種蒔之暇該考
百家書暨古文辭諸神輸內學地形洞林鈐決章草
圖繪無不關涉平居賦詩彈雅琴應清用之曲有以

吳瑞穀集卷四十

十一

自豪僊僊如也初號五墩居士以豐山一墩而五成
樂之後得信陽之西山俞然喜曰界豐山西山之間
春休而秋信可乎遂以豐西山人爲號而愜志焉山
人以不及事父母事伯兄如父撫諸姪如子姪天益
天慶補邑庠員時最之學於疎戚屬喜施之而重以
恩意行其德不自爲名每嘆曰屈首受書旣不能以
誦通仕爲朝家樹人今董董樹木於山尤當樹德
於後語曰一樹而百穫者德是穫饗也寧無意乎生
二子長天授早卒次天和方髫髻年則曰予誦在豐之
東在豐之西之詩固天邑之並峙也彼石相之陵里

尹翁歸之杜陵又何爲哉伯兒天然當生季者俾仲
居豐山胤王父之業季居西山承父之志傳曰不以
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在此役也遂復娶
郭氏携之信生季子孩而名曰信孺爲聘於信之傳
氏俾居於信與二子約待信孺之長也一歲中車騎
侍從往來於豐西之間以老吾年足矣以是人稱山
人有遊閒之賜與名爲得羸筭云吳子玉曰山人之
自叙云余戴縱時偕山人試於邑中得甚驩也後數
聞其問則山人在信陽十九而擅信陽山水之勝爲
采真遊所得固宏博哉萬曆十二年聞山人之喪未

吳瑞穀集卷四十

十二

及臨其明年山人之仲子天和持山人所自爲傳以
狀請於某月日殯于某山之陽山人系出唐越國公
之第七子爽公之裔由資村徙長豐爲著姓大父某
公某朴菴翁母某氏正德某年月日生山人萬曆甲
申某月日卒享年若干歲配張氏子二人天和娶張
氏天利即信孺聘傳氏女一人適張氏孫男三人之
童之產之廉孫女二人

處士程西源公行狀

休陽其俗備於禮高郡中然惟都市以南則稱滋禮
而西牧猶然地重纖儉頗有稼穡之業至好儒習于

文雅辨等列安其教訓被服今則見程西源公云公爲縣之西廿里西川程氏也諱尚義字汝宜別號西川其先在晉爲太守公譚始家于郡在梁爲忠壯公靈洗居篁墩在宋處士公大徙今西川遂爲諸程望姓在我明弘正之際重賓讌禮合群交比而謀賓介有以輝公世翊公父子相繼膺賓禮于學庭世翊公公之父也公生而鉅偉異凡兒無竹馬之好見者以有食牛之氣目之稍長則曰大父世以班序顛毛爲民紀世德有自來今成百氏之源爲綱紀之儒是誠在我乃博習諸書無不關覽通大義是時世翊公

吳端毅集卷四十

十四

屢薄於旅舍公嘆曰大人單外暴露而子向稿簡間處不肖幾不爲人矣於是辦裝隨從父世端公往維揚鹽鹽禹筴操贏而制餘貲以起日居區舍整逢衣而坐盤旋揖讓被服雍容一於儒者性澹朴無所悅紛華惟善飲至數斗不亂未嘗乘醉飽有所幸伎女與人交酌其應際無妍媸伺捷給之態世翊公歿居服舍哭泣滿禮筵宅冢人一無所苟弟仲庚生視如同母弟愛由情出配耦人金氏生一子利往以嬰兒病飽未嘗失於媚子審禮訓之年示髻督以博士業利往守學彌博以縣道惟知婚喪之禮畧冠禮不

講是不知始與善也九禮辨俗首冠奈何習之乃以今月冠利往三加爵鞶祝之請賓字之里人曰程長君能覆露子多矣旣而遣之遊太學是禮堂也配金氏早卒不復娶公方壯年能抑心以禮自克制歲癸未居維揚病作家人有請禱言者公弗許勸之扶病歸又弗許語曰昔人以歿爲歸是大歸也等歸耳何禾首之沉而歿不轉尺爲遂整服端坐而歿六月十有三口也歷其生嘉靖乙未九月三十日年四十有九配金氏有淑行先卒子一人即利往太學生娶城西金君相女利往具行述介友人金文學明仲來請

吳端毅集卷四十

十五

余狀余與程公同邑之西垌締觀謠俗未嘗不於公之禮而有文者三致意焉夫禮者首天地之體以正俗者也子太學又能審禮事父以成其終如崔寔之爲則公之禮詎但足以沒身足及於子孫且遠矣

太學金霽野君行狀

休邑之中市百閭爲金氏里自金宗民公以來世蕃富而益贏於前里人稱曰是世有厚德而益贏之故也宗民公生萬全公萬全公以處逸高行稱邑中三老萬全公生雪峯公雪峯公生中泉公諱琛有卓犖之畫藉父遺貲禹鹽筴淮揚大著信義不事要求而

入大湊之晚年由太學拜光祿署丞語具載太史張公誌中生二子長即鄉野君諱鐸字德充鄉野其號也君生而良篤長厚爲童子日早立早坐有容封君邵翁異之許以女年羈貫習儒業後補員太學嘉靖甲子省中泉公於維揚中泉公臥床第出計簿令以九九數計之不爽一遂以貲簿屬君君智明夙能料度事爲奇中率得贏筭即以父之命內綜產籍外綜貲籍然一切遵父勅幼喪母守哀次不離事繼母齋邀供億甚備晨覲省母聽聲效聲三進及溜未嘗越履萬曆丙子中泉公北上奏記銓部道維揚病作君

吳瑞穀集卷四十

十六

侍湯藥衣不解帶及卒踊哭幾絕日夜哭目爲失明臥柩之傍地月餘腰股至臠痿與弟友愛以弟孱體內外作劇悉身任之不廢不以煩第早卒弟之婦繼卒遺子女弱撫之甚于己子女女第七不同產者六視之一如同產慎言檢迹怵怵不爲自喜謠俗日趨靡獨不崇室宇不詫輿服巾履如舊製至於施予人如忘之貧人如棄之而不自爲德每念母早歿以故厚於外屬第挈之往淮提衡之至起鉅貲里所未有者族屬議建祠首捐貲買地以倡縣道兩修學宮皆首應令會御史大夫檄下作倉廩貯穀賑獨構舍

厝于南郭淮揚部使者檄下築安東河陂趨役歷歲月不惰避晚緣目疾猶綜實不輟論便計如燭照參會計簿人一誦過即默記不差秒忽以是中泉公歿數年能脩其業而益贏之君敦顏豐順貽背端坐山立竟日必中不一傾側人占君爲壽祥也年僅四十有八論者謂君病得於維揚衰次時嘗孝以傷生悲哉歿之日邑人嘆君良篤君子謂人之患在口言榮華之言後有茅以君之重遲孝謹視上世實行信無惑矣君生嘉靖丁酉某月日歿萬曆甲申某月日享年四十八歲元配孀人邵氏以材行聞翰林院度吉士邵公庶之女兄也妾二某氏某氏子男一人源光祿寺署丞元配出孝謹實行能世其家之厚德而又羸之者娶汪太學公子卿女女二人長某氏出許聘蘇文學公正晴子次某氏出聘尚寶司卿葵邑汪公文輝之孫孫男二人長楠聘翰林院學士張公應元女次柯未聘孫女二人長許聘憲副邵公齡之孫次許聘南京戶部郎中范公涑之孫吳瑞穀氏曰宣父有言厚而卑下者樹之而五穀生掘之而甘泉出多其功而不言余謂鄉野君之厚而卑下遂循彌躬實行孝友有似之也可得而論次焉

吳瑞穀集卷四十

十七

明太學金仲君行狀

逸史氏曰符卿汪公嘗對余稱金仲君是有赤子之心者以輓近世處吾休市里中盛盈全息齊給便捷相薄相形當世之士其無幸與而仲君能以謹厚稱孀孀然若初有端倪而不流熾衆共伺之終不得其一郭禿語根踵柱地不僂捷宜享遐年乃不及強年以歿嗟乎若仲君豈不可稱述哉仲君之父光祿公琛光祿公著能淮揚間自陝以西江以南莫不開光祿公聲名而邑里數高貴輒首光祿公至言明允篤誠亦以光祿公稱首語具載學士張公墓記中以此

吳瑞穀集卷四十

十八

仲君幼時遵教亦如之比於齊郭門之兒家行有自也仲君爲兒時巨塗則讓小塗則殆不爲幼志出就外師學益縟細不虛驕以詫諸後洙之態所自邪者盡屏去同伯兄鏞遊太學北面錯質引衽攘卷視覲皆長厚之士內行已外擇交一於恭謹如此事父母孝母歿爲童子日必杖而起以能病也事繼母尤謹光祿公謂仲君孱體屬伯子署貴產之籍則不爲機巧趨蚤甲而貲以大起然一言之於第不私一赤側署之秒忽不爽仲君則以微俗兄弟之好一心同苦樂居者無載行者無埋第之居既不能宣力是惡而

伯兄無理則火伴俱在清之而愈濁者口以行濁也如伯兄又何切言之爲闔庭內二戶如一人稱仲君伯仲無論不作色相拘未嘗出一落落不合聲也仲君名錄字德文以光祿公中泉爲號因號學泉金出宋司農公莖世居休寧中市其先有仲善公力行玄善曾大父三老公萬全大父典膳公顯耀仲君生嘉靖辛丑十月初一日歿萬曆己卯七月二十五日年三十九歲配碩人出同邑西門汪氏有淑行生子一人濂太學生聘中市葉君采女女二人長適西市太學生汪元箕次許聘南市邑學生程君懋功子濂年踰亂有王立之姿能爲父請銘而介其從兄太學君源索叙狀於余余惟仲君之行是有得於舌存之道者乃以柔而脆何也然美羽勾啄物之所畏溫良和厚人之所趨則仲君所爲得以遺之後人者乎余雅交光祿公有世好而嘉仲君質行長者爲次其事存于篇

吳瑞穀集卷四十

十九

程伯子伯輔行狀

程伯子之生而父母於伯父母也恭養益虔父爲苑馬公初任叅軍後府苑馬寺長樂監正伯子以習制科業家居然母食不忘長樂蒼頭問者相隨于路苑

馬公暨配汪孺人喜可知也忘於不舉子即舉子能保有質孝行乎伯子學成郡試高等所生邵孺人卒眾趣伯子日見使者伯子謝之曰以出繼故例得試然終不以弟子員作越隸羞使攝衰臨執則不得不可爲悅乃皂衣越製華轡着冒而從事能不悅之竟謝去里人曰伯子不入試取經生於高等經生愈矣後以帖括試輒不遇萬曆丙子當大比士伯子曰即不售當以烏邪之郭爲墓試又不售疾作明年稱篤以七月七日卒其生於嘉靖庚戌四月十六日年僅二十有八卒之日市里之人莫不鄰恤之伯子美秀

吳瑞穀集卷四十

二

而文馴行孝謹時俗忌忤害人而伯子以長厚柱置其間遇疏戚屬以至都市有廉智自將見者莫不以爲善祥皆闔于心天性穎敏習博士業雅有醞籍同舍生皆推爲方聞之士登堂成拜爲上交及伯子歿其嚮望伯子之廬歔歔而不能入使入心悴焉伯子之仲弟經生又新每流涕長潛告人曰伯氏第畜不佞及季暱就之恩好何極嗟乎若伯子其親教敦厚卓行不渝者矣伯子臨歿時泣對父母言曰爲子無狀幸勿葬鮮以暴予罪嗟乎豈不有持孝入地之

與哉伯子爲休寧文昌里人名邦器字伯輔其先出

梁將軍忠壯公靈洗十六世孫統公周顯德中爲東密巖將保障休寧數傳至顯卿公始居文昌里入明昭公應成化丙午貢授文林郎以孝行著載郡誌中伯子之高太父也太父恩以苑馬公贈徵仕郎生子二人長元吉即苑馬公次元善生三子長即伯子以長子後苑馬公禮也伯子初娶北門吳氏繼娶亦北門吳氏初生子二人長應誥聘北門邑庠生吳應奎女次應詔未聘繼生女一人遺身七月而生子應試余幼與苑馬公伯仲同硯席厚善謂伯子千里之服也而不能取千里未嘗不爲惋之然年未也而行則長者遂因其仲文學又新之請而狀

吳瑞穀集卷四十

三

大鄣山人集卷之四十一

新都吳子玉瑞穀著

廬陵郭子章相奎閱

江夏黃正蒙叔明校

行狀部

汪大醫行狀

汪大醫名濟川字希說歙縣鎮里人也父添生有中
家產桑柘中年病怯甚惡聞人聲每重聽即絕仆地
欲死以故中外人殫術給其貲產盡君年十五憤發
思報嫌暱乃習博士家業擔簦執炊爨爲都養日誦

吳瑞穀集卷四十一

數千言愈益貧無資乃縱弟學身間醫取精爲學更
費試輒效由是諸與善者勸君竟棄去儒益取軒岐
家書探要指每旦日肩輿請爭持錢齋羊酒餽君由
是贖故產能不以見給故爲怨父母喪州郡士大夫
至者車數百乘友愛弟尤甚既弟欲出分則貲業所
君獨起竟割半與之嘗脫績鄭太守恭之阮初太守
舉進士爲怨家構君傾貲救之不給貸人貲數百爲
解後盡與償所貸三從昆弟顯聰無子比死盡出貲
產籍於君前曰觀君故戚屬也以累若旣君爲立
後以貲產與之諸內外屬待君舉火者七家時相繼

守郡王公鄭公馮公及諸縣大夫雅重君諸縉紳過
郡輒投刺屢滿戶外乃君居恒不憚奈何喋喋應州
郡召避去遊金陵是時大學士張公冢宰熊公在南
部貴倨獨交稱令以儒生與比試不舉辭去二公奏
授太醫教習以祿直計遲君歸則口不忍言授職以
君才尚不契契此也君以母老辭二公遣人騎送歸
賜帛及行道舍傳舍君恃才倨傲性憚急難得意苟
不相當即權貴人弗與交通郡丞何公精良於方欲
知君君不肯見部使者唐公按郡病日久言君唐公
視如族醫招之君耻往固以服爲解唐公壯之賜束

吳瑞穀集卷四十一

帛就書其方剛毅不屈類此家居室無私讌而堂嘗
設席坐客滿每大飲至丙夜率如常以世醫弗良於
方謂滑氏所爲集素問抄不得要領乃訂原書要覽
訂校古今本草巢氏病源傷寒論注晚年與鄭參伯
千數公雅遊爲嘉會駸然欲內儒外醫終身焉君
享年五十有五其歿爲嘉靖己酉十一月廿二日歷
其生爲弘治乙卯四月初一日配路氏妾二人某某
氏子三人長儒路出次儼次俸女三人君卒之日日
中時尚良食猶整衣帽對客至哺家人告急歿矣君
可起矣效今乃無疾遽歿諺云虛不自醫信矣嗚呼

處士孫次公行狀

余邑稱皤皤之良名實純粹以歿世者有青丘丈人孫次公云次公諱亨字時卿姓孫氏世家海陽草市草市孫起金吾公青州次公以青丘爲號奉地本也徙草市自子厚公後有石泉公國初宰石泉爲次公高大父三傳祖王公次公父也母吳孺人生伯某季某爲同母兄弟庶母謝生次公生七年祖王公卒年十一劉寇薄郡吳孺人命廝役庖養三孺子於勾吳祖王公雅有施於某子乙西望飲食必祝及見次公兄弟僂然也蓋進謁享伯季辭次公曰施不期多

吳瑞穀集卷四十一

三

寡其於當厄孤輩得察於吳以先大人之施今也墓域未營以此爲墓域錢使某有實報先君有實受不亦康乎因謝某子說次公在中亂有辨智如此天性孝謹闔母吳孺人心母病待病甚至不解帶數月歿時語諸子曰而父早世而母豈不慕過時地乎以若兄弟弱故今能廓先業長矣仲兒事我獨至與伯季無間予親又何不暇人稱家庭雍穆無異由次公爲異母兄弟者處之不異也先是隨伯父祖金公買客獻疑曰而伯父不利於孺子則爾兄弟徒處矣次公避席釋言曰藉弟伯父不我利而他人我利乎世父

父一耳既析貲以券空齒董錢八緡置不問業已賈吳興任其能人物輻輳歸之年三十數致千金諸貴家負責察其力訕召諸貴家焚約劑中人禱祀擇地于雲陽句曲間東接三江五湖之利西通汝淵滿堂之財近金陵膏腴地肺乃徙業息之貲益以起縣按富人採木植城繕學宮輒先受功宗人立祠宇及槌橋墜塗諸役監族里之貲飾其子弟從事年四十即謝賈事歸與里老父爲粉巷之飲惟歲時臘臘賓婚繇役諸大者則以關聞併趣辦兩兄弟家事族里有構訟率居間爲解有解者德次公奉百金爲壽亟去

吳瑞穀集卷四十一

四

之不受鄉人聞有矢創幾絕怨家利其歿齟齬之次公曰奈何以醉飽之過併兩人命爲調飲食醫藥卒全活而釋其怨見族屬年已長無子貧不能置妾出金爲買妾率生子而里之待次公以舉火者甚衆而以儉爲所留察含菽縕絮以爲常天性剛直有諾於人不相質而固里中人望次公之廬如官簿以求平焉縣大夫合群安比校有道者班序顛毛以賓禮禮次公進冠服旌其堂曰仁壽以寵之春秋至八十大耄而終若次公所謂處逸儒行名實純粹者與非夫次公之昆孫太學宗堯述次公之行不侈得不醜窮

擢足而擇地面折而不戰口聞者皆以太學狀其大
父不虛也次公之歿爲萬曆辛巳正月十六日距其
生正德壬戌五月廿二日配孀人江氏丈夫子三人
湊涌源源先次公卒孫男十二人曾孫六人太學述
其大父生平來請余狀讀其述言執紼思慕意氣未
能平也幽辭眇指悉哉乎愀然其悲矣乃以上之不
能倖仕爲大父光顯次之不能擢推以求其傳嗟乎
次公處逸高行於太學之述察然可見傳矣諸戲車
馬躍出補吏養豐而禮菲爲嬰憤愛者又豈少也余
於太學所爲述此其賢於試吏仕也

吳瑞穀集卷四十一

五

汪永昌公行狀

汪永昌公應遲者休寧西門世家字惟行號仰石姓
汪氏其先曰唐越國公華以保障六州功食邑三千
戶者也十五世孫處士接宋初自婺源迴嶺徙今西
門姓著於邑市魯大父四川州判憲大父仕榮父獅
孝友爲聲以鹽鹽起家中年始生公因咳而名之曰
遲方離襁褓見客有容應對言語客嘉之年十五喪
父是時郡縣作業劇蕭然繁費富人避輸委公曰即
人皆避去誰與辦此首義赴役令君林公見之汪生
可謂差人欲成就之勸入太學會恩詔得以例授

告身遂受銜經歷告身兄弟四人出二庶母嫡母無
出公育子與諸子事嫡母不知母嫡嫡母視諸子不
知子庶公撫三弟俱在去齒時撫之不知異母兄弟
邑里以是多其家行三弟稍長築書舍延師課以舉
子業及北上謁選携三弟行俱就例時郎選多行錢
避醜地永昌公曰序位有分奈何始仕而先壞法是
時選滇南者往往避去銓部以爲患兩絕幾不爲郡
及見公卓詭足當遠任遂除監雲南永昌衛軍公隨
牒往萬二千里是地迥遠民不知三及律令公口占
檄文開示威信民何民勸而兵以實郡守錢唐陳公

吳瑞穀集卷四十一

六

謂公公實之臣也諸疑獄輒以屬公而民隸願就汪
公聽情得時有大貨車出憇者遮道駐車決遣數十
事一時稱平未踰年聞母疾乞歸中丞胡公以公行
能高妙國中之政經歷尚微爲焉詎可以去方方伯
公欽人察公情實憂色爲請於中丞公因以財賦數
萬屬公督輸京師告過家謁歸拜母如出距險入臬
陸再奉母驢幸甚母立起坐餐氣平復于是卜地構
亭揭曰怡怡時與兄弟御板車以悅母氏而課諸子
經於中生平與人無有過切一日呼諸弟取橐中金
分之而贏其弟便往真州籍錢帛數籍成將告歸鄉

人在真者大會中飲語曰吾投檄省煩耳能更作煩邪歸而奉母足矣性雅能飲寤曉旭飲數斗治事如故至是疾作時仲弟太學君應時肄業南雍心動早起絕江客以是日水波大惡言者不聽及至而公目已瞑矣仲枕股哭盡哀以禮治後事惟謹人以公兄第孝友致之逸史氏曰如永昌公使居華寵以保息六養萬民之政其所優爲也亦實有其本焉管子有言會其君臣父子則可以加政矣永昌公於父母兄弟間所厚者能厚焉政豈不可加乎而太學君應時顯顯稱長公之賢讀其行述令人欲泣是可以狀公

吳瑞穀集卷四十一

七

矣公生嘉靖己亥閏七月十八日其歿萬曆己卯十一月初四日享年四十有二配葉氏有淑行先卒生子懋賞娶北門朱君懋女懋德娶後街經歷陳君鳳鳴女繼配孫氏生子懋大娶西門邵君杰女慶生子懋相聘中市金君志溟女女二人一適南門吳大用一適玉堂吳學禮俱葉出孫男四人承祖未聘承宗聘北門邑庠生程君有義女承龍聘南門吳君從周女承志未聘孫女一人未受聘嗚呼太學君述曰兄享年未永若所履歷與所膺熙祉即皓首何以加焉信矣

吳長君行狀

休邑吳姓則左臺公之裔居玉堂中市者獨稱焉有履三公者拜高年爵履三公生竹菴公祖竹菴公生蘿峰公明邑侯聞蘿峰公行長者以鄉飲賓請蘿峰公初辭久之乃赴獨正其席蘿峰公生良齋公璉自履三公而下世稱厚德當是時邑市未通難得之貨而蘿峰公以賈之贏可百倍農而無把鉏推耨之勞煩苦也惟勤力爲本先而要其歸於節儉用起鉅貲然縛抑退讓不務快分外以是爲邑大夫所推察良齋公生三子長君伯子也諱鏞字世澤別號嚴川良

吳瑞穀集卷四十一

八

齋公好與賢士大夫交驪不視賞籍賞漸減及生長君良齋公曰能復蘿峰公世業在是也長君生而白晢神鋒凜毅金光祿公見之即以女歸長君自以大父用貲起不可當我父以詘乏聞乃操奇餘遊淮揚禹鹽筴爲人剛毅朴實仇厲守高果敢而振不能詘下顧坦衷無他歸誠忠固不疑於事已者過緩於事人者過急爲人所使倚即有居間請契劑人曰信吳君足矣吳君以忠爲人計而以其餘自爲也詎用貲爲跋扈方州委輸時有奇羨具甘毳以奉良齋公友愛二弟與弟出分產聽二弟投鈎分之二仲曰子兄

弟既背父而分產有伯兄主籍不私何異父存日長
君即伉直精進然總大較易爲智而不簡絲數米明
於親族疏數之交默無過言慙無過事事世父如父
與從兄弟如同產兄弟每曰諺有言讓一得百況同
祖兄弟人又稱長君有恢宏不苛之量焉生平少病
病不臥床褥今年遊淮上忽病浸而歿七月初四日
也其生爲嘉靖丁酉年十一月初五日年僅四十有
七配金氏里人言長君擊發售而不敝有配以需祭
佐之也子男三人長淳能世其賢行娶城南邑庠生
金君有聲女次滿安城東邵君繼貞女次汴聘中市
葉君復陽女女三長適城南葉聯飛次適邑前劉文
綱次適城南夏鳳陽孫女二長許城南葉君聯萼子
次許城西汪君霽子淳走淮上奉觀歸葬厝于角山
之陽請銘于尚寶汪公屬人吳瑞穀曰世之稠濁書
策備科條明言章理適爲滋偽態相御也如吳長君
伉直樸如椎而能恭謹以懷疆方有克伐之意而肥
行誼之誠假之年歲則所弛之材足以取千里而非
纏牽於事者比乃奪之年君寧無憾哉余是以存之
篇也

處士靈山吳長公孺人程氏行狀

吳瑞穀集卷四十一 九

吳叔子曰予宗有吳長公生而樸厚不邪哆去甚去
泰虛心以爲道舍娶配程氏雅性類長公生子四人
秀而文仲有異質伯子董振敘之長公不爲耦意既
仲以儒生起家試補高等增廣生魁薦南都不有月
而四捷書報鄉人大以爲奇皆賀長公長公曰何賀
爲然則其爲之反也安知其不爲戚長公不廣意孺
人亦不廣意既仲率求城早卒伯子叔子繼卒鄉人
以爲憾皆吊長公長公曰何吊爲然則其爲之反也
安知其不遺於後長公不憤恨孺人亦不憤恨孺人
於長公其臭味之同視古梁鴻顏闔之流不可同日

吳瑞穀集卷四十一 十

語哉先是長公年二十賈遊至三十時即以賈事屬
伯子謝其徒歸伯子材善幹理人謂伯子風指不似
其父然材而歸之愿長公顧能知伯子於諸子數中
獨任之後以綱人指繁貴落里有汪武容者待五十
金進爲長公壽問所欲言告以同劑約水數千章欲
售賀長公却之曰水自有直也安所用私汪歸語其
子吳長公行長者其季未婚以而女妻之里人事長
公多爲貢情有私請悉却之不受孺人每每助之却
里人皆以長公能却餽金爲難即長公若出素性弗
難也長公偕孺人男第倪賈而貴爲人負倪以地取

價於長公地直相十百長公割與之不鮮偏見於色
縣請長公鄉飲賓辭孺人又助之辭是時人謂長公
繆以禮辭而實緣雅不自意出也歲時客造請即尊
官貴人謝去之不一見其面即村叟田更地與語蟬
連終日不厭縣侯耿公以永城君雅故通好長公請
謁爲壽辭固請地一出見如接村叟田更不甚設亦
不知爲尊官貴人也侯顧益重之初與從父之弟生
分既與父之庶弟分人人直意其間不無賢愚強懦
紛拏孱顏而長公爲家督任事者六十餘年孺人相
左右助勵茂劬勉勉內外斬斷無毫髮慢嗔嗚呼若

吳瑞穀集卷四十一

十一

長公孺人宏博介純謂之古高士之流邪非也長公
名淵字子靜別號靈山其先出故姑蘇吳江以避黃
巢亂遷休寧大溪至熹伯遷今溪口十世有曰明德
創有寧宇以善厥後後有曰思賢領景泰鄉薦知遼
州貴賢以貲甲于鄉貴賢生琛琛即長公父也以質
行著長公享年九十有二孺人年八十有七長公生
成化癸巳六月六日後五年丁酉十一月十七日而
孺人生嘉靖癸亥十一月廿一日孺人歿明年甲子
閏二月七日長公歿嗣子四人伯誕仲誠叔詩季謐
誕娶戴氏繼娶汪氏誠即永城君娶汪氏妾孫氏詩

娶汪氏妾奚氏謐娶汪氏女二長適娶汪敏次適同
里戴楚孫男十人中孚某某孫女十一人中孚日泣
告予求狀其大父母列述之頗詳謹據其風指狀之
如此

宜齋程長公程母戴氏行狀

蓋聞率口里程長公程母合德齊老年皆八十成子
姪而要其終得全全昌者矣其先徙率口里自宋三
三公三三公夫婦並壽卒之日子若孫五十有三人
藉弟務衆婦以求衆子無能庶幾非天欲大其後有
以昌之哉今其族姓疇人闔閭萬餘指然則程長公

吳瑞穀集卷四十一

十一

得全之道不益全昌其後有徵哉程長公高大父興
祖興祖生帥童帥童生趙鳳趙鳳生應瞻應瞻生長
公璽次公璧長公字廷信自號宜齋年弱冠從父東
賈吳越北賈濟淮楮其間得所欲巢之拓皋亦淮西
之間一都會也北通燕涿南帶楚越貨物之湊乃廢
著治貨積綰輟於此賈自昆弟約不私篋藏不好末
技不買美物不畜倡伎女子鼓鳴瑟跼蹐不任使連
車騎交通爲機利數年遂至巨萬後弟以受繼室故
逮於吏長公傾貲爲脫既脫不籍貲數弟病羈舍中
長公犯霜露日夜行數百里三宿至爲請醫視省席

蓐燥濕候伺食物夜起視數四數月如此者不懈天性重遲甚密即卒遽容容地忍之不督趨東溼特立嚴莊寡言咲然貌益備豐下爲容譏然端偉若尊官貴人遇人一以質木不爲綺語恐誤有所依倚即新進少年專屬強壯穠氣見事風生者見之爲寤然奪氣省過歸誠平居深念不立彊爲名與子弟語次尋繹則曰治生如斯之難也外惟少文若遲頓不及事然內有醞籍足智人以此益服起大第置萬金產極膏腴上賈晚年高猶不倦執諸食技術之人身自督之縣大夫數以鄉飲客禮造請重仍謝不出 今上

吳瑞穀集卷四十一

廿三

即位之元年年八十歲有司奉 璽書推恩授冠服程母隆阜里處士戴芳隆女爲人婉應上佐長公下誨二子謂子隨父母而化未嘗嘔喻受之令教盪家人皆有手技作事治產業能殖其貨人比之爲張延壽彭祖之母云弘治戊申九月十日程長公生明月十九日程母生隆慶戊辰九月廿五日程母卒明月廿三日長公卒俱享年八十一歲豈所謂得全者邪非也子二人全令賢行如其父母女二人孫男十人道育蚤卒配戴氏以烈女詳余所著傳中道中道光道遠道濟道彰國學生道範道衡道寧道彬孫女四

人婚娶俱出名家曾孫男十人亦可謂全昌其後矣

方配汪氏孺人行狀

汪氏者予友歛巖鎮方文學子嘉配也予初遊巖鎮時與子嘉日接視席相知爲深後別去不久即一見見則歡語移時即稠衆中子嘉能如季英越堙共小史黃直言者予以是稱子嘉爲知我之友奇而厚之今年三月予訪子嘉于蔭溪諮其家無恙也何計聞汪氏歿子嘉哀悼過情告予狀其事予于子嘉結兄弟之義嘗嫂呼汪以是識汪之賢能匡勸其家遂爲之狀云汪姓出越國公後爲巖鎮著族汪幼即以

吳瑞穀集卷四十一

十四

靜雅聞年十二失母事繼母懽其心視若所出自亂至長未嘗與女輩流作色相忤家人咸異之年十九歸子嘉有姑在堂厯身從事從容淡靜妯娌同居者十輩處之人人自在下御婢役以恩未嘗聞敲朴聲喜儉朴雖家裕於貲笄服不事華靡躬執苦勤侍食姑側食不過一盂茹蔬僅三箸非不欲飽蓋意承姑之儉也與叔姒共庖十年餘無一閒語後姑春秋高倦於主家命各食出什器物分受汪不視但囑幼女靜取其朽頓母擇即其識量有鉅人丈夫不可及者天性慎事醇謹寡言笑細大之義咸當於理侍子嘉

相敬如賓家人伺之未嘗見齒頰與子嘉接一語至
於誼笑聲雖家人終歲不聞予每嘆子嘉能行人之
所難得以精思於學然亦汪之淑行有以使然也嗚
呼賢哉子嘉立告予曰予性卞急對汪發語言汪宜
無一答語既事過從容深語予心輒用服過事輒發
如前汪但自怨臂弱弗能勝識而已亦不復校言設
非汪之柔婉則匹夫之說不可勝矣子用和嘗隨子
嘉乃固要曰父慈子順當寬容教道勿一過切子嘉
述規瑱之言又痛之也汪感疾時子嘉雖用和俱游
學數十里外汪不使子嘉聞及子嘉聞急歸疾不可

吳瑞穀集卷四十一 十五

爲矣汪生于己卯十月二十一日歿今乙卯五月二
十三日得年三十有七子嘉名國賓郡學生汪生子
男四人長即用和郡學生次用信次用守次用元女
一人名靜許聘鮑氏子嘉每見予爲古文辭則曰子
文足當我明二百歲之書也予感子嘉之言即無所
庶立知其言卑卑不能爲汪不朽然不敢辭崔子璋
論女德福有慎機以汪之慎而竟天歿子嘉績學乃
倦遊無能榮其倫儼何也

黃母謝孺人行狀

大鄣山人集卷之四十二

新都吳子玉瑞穀著

廬陵郭子章相奎閱

江夏黃正蒙叔明校

行狀部

吳母劉孺人行狀

太守治故鄣而休爲中央之縣縣市中隆非四垂僻
陋比丈夫女生于間不必近大道居率滋禮知大體
於南市得吳母劉孺人焉元葉公仲翔曰郡中稱四
姓大家劉與吳居其二由是世爲婚姻孺人出邑市

吳瑞穀集卷四十二 一

畫錦之劉唐學士公依仁宋縣令公騏之後也入
明劉公某以長厚行稱里中配金姬生孺人家故富
父母視女壹等男子歸吳長君長君上世業禁方書
至長君之父禮齋公始徙賈貲大起長公業從父遊
家乘悉孺人掌事之間既數年不懷子請於長君置
妾里中女有中相可屬嗣者輒置之數使視長君寢
席弗育既孺人中年生男從周孺人猶請於長君務
衆子不以一子介特是安及從周長講業於大師受
業之紀即甚愛不少寬嘗諭曰汝上世治扁越人書
君舅從計倪術今進之博士語羸勝矣羸勝不履躋

在若之世孺人質慧而貌端潤明達恢弘纖蓄詳審精進有文具之密而通材絕敏理幹內局皆截然有矩券不引繩之內不推繩之外而家人相率畢能以聽無膠漆之約而隨其堅不解居嘗勤作以勵務日羸功少半獨喜施而尉籍中外良至浹洽於六親之禮儲侍甚厚人有貸者往往決其子息之數里婦稱孺人即閨閣有之夫昌大之貳三爭舅姑攝枉盟漱而饋姑年八十飽每上食羹步中別陳膳姑大安之與叔姒四十年所無一曙拂言以男兄弟早卒及父母宅安之事即不如禮是手足不掩也務從厚於聚

吳瑞穀集卷四十二

二

樓中里人稱劉氏視女壹等男子孺人事父母亦壹等子婦也邑大夫聞閭丈人有吳長君屢以鄉射賓請不赴至郡李舒公視縣使吏至門長君辭避孺人從容言曰郡君侯行大禮是政教之原也習憲于太府之籍君勉出矣遂出成禮見從周生男大樂之抱孫謁長君曰初不妊時恐遺所不知何人今子又有子金吾之勲後人億可庶幾金吾者吳之前祖金吾將軍孟臣也數年孫殤孺人痛傷心日夜哭病作孺人厚體生平無病至是病遂不起以萬曆戊寅五月廿六日卒距其生正德乙亥五月廿七日積年六十

有四長君名仁嗣子一人即從周娶庠生王君宗安女女四人長女適某次適某次適某次適某孫男幾人吳子王曰人言邑遠市母行多長者不虛哉今觀吳母御副簪事亦足稱矣卒之妾不舉而孺人舉一子四女能成子姓以要其終豈獨命也哉蓋由宣明大體宏博介純有絕人之夙乎從周以某月某日奉母柩槨葬于某山之陽謁銘於太史吾足以詳之於狀焉

夏貞婦吳氏行狀

吳瑞穀集卷四十二

主

嗚呼此夏貞婦之行迄臻極到而茶瘞之至惺矣邑里無慮少長歸善言云云而余於貞婦爲同姓屬而貞婦之倩余之友也以故言貞婦宜詳狀曰貞婦姓吳氏諱好休寧栢墩里人父吳文信義官母程氏於弘治乙巳十月初七日生貞婦少而淑慎雅趨和父父母喜之曰必孝義聞家而後薦女遂歸南門夏君坤生一女未離腰帶而夏君即世是時貞婦廿二年也貞婦哀毀羸瘠甚苦欲殊死相室諭之貞婦曰已結帨而事人妾之身夏之身也又何惜焉獨居一室鬋髮垢面屏去華粧終身足不越門外即童子不得見其面吳翁喜焉之以就其名時時過存問貞婦

對之誦列女傳貞婦含淚服臆聽之而已夏故節孝望氏也以陳孝婦之母房氏之昆弟不知大義乃於貞婦厚爲周稱自尊章以下皆嚴敬貞婦事必遣姬問貞婦然婦泐泐然無有言即有言儼然可爲世程甚當也族有武斷者見一侍兒行汲泉轄武斷者居署之後婦侍兒身自負水造貞婦門蒲伏貞婦二侍兒長志奴事貞婦久惺然顧化之終其身不願遣貞婦強之奈何以我故而絕爾伉儷之道奴終不願遣今老矣語及貞婦即泣數行下次進奴貞婦遣之無何其夫歿後歸事貞婦終身不願再遣盜

吳瑞穀集卷四十二

四

過夏氏廬相戒不入夏貞婦舍中初貞婦歸時夏故貴羸中落貞婦語伯叔奴曰家人睦其直萬貴也何以貴爲夫氏食人所不堪云先是夏君宦窶之事薪菜鹽豉器食人不堪云先是夏君宦窶之事貞婦即命雙其內櫛今年疾作即語其女曰我得從汝父遊地下無嘔矣卒之日爲嘉靖己酉六月初八日年六十四歲族人重其節作主奉入祠與祖曹節婦配祀初貞婦立從子爲嗣後殤歿臨卒復遺命分其產與從子萱芸而命芸爲之後一女名轉適太學生金瑋瑋能以母事貞婦云吳子曰余嘗讀郡乘

至鄭之四節程之二奴可與古二順相埒本嘗不泣然流涕期爲論列焉然固望家女也嘗聞君子之大義且振衽席侍巾屣之末其慷慨引義於一時有自也至夏氏之婢媵不過典炊爨主薰浣耳乃能守曠積而終身不二豈不亦至難哉計亦主廢之今即卓偉有使之然與昔太史公贊田氏賓客慕義爲至賢莫能圖畫之余於夏貞婦亦云

金母汪氏孺人行狀

金母孺人姓汪氏祖家休寧石田丘里父正軒公漆母陳氏元大儒陳定宇先生支屬孺人將笄始字金

吳瑞穀集卷四十二

五

次公次公瑤溪世以儒業著聞將委紼帛會陳媼卒孺人請于正軒公曰夫已多乎道敢不已乎不則爲尸女也正軒公大然之遂終三年之制及歸年二十三矣結褵之日父戒之曰記而亡母之言諸母般申之曰從爾父母之言正軒公厚爲裝具次公父兄有田部之役拓產構邑屋命盡解裝具不得藉一簪孺人去橡飾跪而進之舅姑以佐更費姑春秋高一肉卮酒必進次公爲經生高等郡中數推上不舉思入太學無訾省諮之孺人孺人累終歲之租金若干以進次公遊太學久孺人代次公訓子女及婚嫁咸孺

人主辦次公不聞問往往不給於務孺人親操井臼里母以孺人富人女口滿用手滿錢今能自苦莫不多之太學中推上次公又不舉乃仕川中都司斷事既籍斗升而田園之入稱裕孺人未曾坐享燕閒益勞苦不廢事滋日以甚里中爲上竿之戲朋鳴輦作未嘗闕門而觀里人占孺人動止足不出戶闕者踰三十年能周疏戚屬之急力施衰白而出之以禮與妯娌相好稟俟甚悉或覺言加之則齟齬緘默彌躬而退亦不留囁於心晚年近大耋簪行益長厚里族子事之如母婦事如姑質問大義於寢門之內稱母子事之如母

吳瑞穀集卷四十二

六

師云吳子王曰余邑推金次公家行尚矣能和夫家則姻以內有足嘉者而結縭之期諸母般申孺人無愧於言矣孺人之仲子宗庠從余受易其人敦樸篤行之士語曰播木不生危今則知母孺人之訓有本哉次公名璜以學行爲學林所推重而得於孺人佐助爲多孺人之歿萬曆八年閏四月初十日歷其生弘治癸亥八月二十五日春秋七十有八子男二人長宗魯娶石田汪君靜女宗魯先卒次宗庠桐鄉縣庠生娶山斗程君端道女女一人適石田汪中賜孫男七人維屏娶金城汪太學君養性女維翰娶西管

程君璟女維城娶板橋楊君節女繼娶吳氏維清娶資村汪君湧女維仕聘藍渡陳君思貴女維王聘石田汪君聞命女維嗣聘石田汪太學君萬通女孫女二人曾孫男一人曾孫女三人

邵母朱孺人行狀

往林大夫爲宰時令縣道上富人籍築城東門里邵母聞教下趣其子亟出受功願分財築東門城樓首善爲縣富人率即被其勞費千金不敢辭使者具以聞大夫謂邵母長者故尊顯以風百姓至門爲邵母壽旌其堂曰貞慈勸義云大夫故材令貴重不輕造

吳瑞穀集卷四十二

七

請顧昱等禮禮邵母里人莫不炫耀皆曰昔懷清以財自衛不見侵犯天子以貞婦客之爲築臺以居然無能佐百姓如邵氏母也懷清第守其業不失無能授要束脩業以利數世如邵氏母也邵母爲相亭邵公配邵之上世故富於貲邵公輸粟拜民爵會縣南牧相仇者縣大夫屬縣賢豪爲居間邵公往蒙霧露卒時年四十有七值以貲設任曹耦減半母籍餘貲以要束授伯子暨仲曰而父在令若受書今不幸父成貲減安事儒書爲且諸弱弟何賴乃伯仲子受要約率弟賈真州饒陽間數年貲大起郡人相矜以

善賈而邵氏尤甚數致鉅萬宅舍徧衢巷里以素封萬石嚴姬擬之一食數十百人鹽米大小盡關母手門無通事天性嚴重斷敢行左右齊栗舍中無聲諸子白首侍食有過失即數之曰此吾驕兒子罪也數質責改之乃許即諸孫弱不敢違蕩於前家人子救過不贍無沮格廢事初母事舅姑趨和承意自持案進食禮甚恭事伯妯承意妯娌俱高年竟其身不迂妯一子早孤母佐邵公撫之過於諸子數中其善祥如此以是人謂母能用義輔其資嚴而有法者也自邵公卒獨任家政四十年務省嗇爲家約諸善事用

吳瑞穀集卷四十二

八

之不聞出財物爲芬華即高年不諄耗不言而躬行紛圓甚整家人肅雍焉母享年八十一歲生某年月日歿某年月日朱姓父家休寧約山出故宋朱工部公希顏後父文旭公母胡氏邵公名正元世家縣東門子男五人長霆次雲次露皆輸粟爲益王相次霞輸粟補儀部儒生冠帶次霓女四人孫男十二人孫女八人曾孫男十七人曾孫女十二人玄孫男一人仲孫繼文從予受易而雅習之偕其伯季告予曰大父墓在楓林之東前翰林汪公誌之今奉大母合葬將請合葬誌銘於今太史許公顧不肯輩無祿諸父

早世公闕然莫克任事不肖輩之罪也惟師具狀之予惟母大阜昌邵氏門若是可不謂偉哉請銘太史良宜必有所發明其意指埒如懷清以司馬重矣

汪母太孺人吳氏行狀

孺人之大父故饒陽公云孺人初生時父母以成名謂饒陽公饒陽公孩而名之遂愛此孫女既視偉汪氏兒卒與女及歸祖姑姑在堂孺人力婦事登降繁禮不失得祖姑姑驩汪公以父早世大母垂白母踰中年依依階序間不涉戶外數里之遊大母母亦不令涉遠也里人賀汪氏子之孝孺人從容請曰以日

吳瑞穀集卷四十二

九

侍側爲孝孰與以日拓貲業爲孝騏驥信良也驅之踟躕城獲雖賤不託其足汪公曰兩世在堂欲固煩若孺人曰婦職也汪公立夜趣治行暴衣露蓋轉轂南北居積于荆楚數十年業駁駁起而一時縉紳見汪公喜其美士皆折節傾交汪公孺人視二老人膳置醬醢食羹臠中別人稱孺人視姑食如弟子職視膳周還而貳也孺人性寬緩柔和有惻隱之實生三子即昵擇交爲遊妾生一女視之昵如已生伯如早孺有諸孤孺人以事寡姑者寡伯如而以昵兒子者昵從子孤與如怡怡晚年出分猶如金釜兩日也

逆殷勤昕夕不間幹理家押券斗石參升之計而以
窮人之急值歲饑米斗百八十錢蒼頭告匱輒與奴
盡困窳頭貯散之價翔踴寧自糴以給減已濟人汪
公踰中年猶耽遊如鴛鴦人又曰驥之驚也不無出
羣之驚奈何爲無已求且兕子可代轉轂矣汪公歸
日時花草儒人代之行灌相隨容容人以梁孟比之
及汪公歿遂不復關問家事舍飴弄諸曾孫唯伺宇
組實必躬治之日以諭子婦和輯蒸蒸吾百歲後當
舍也及歿之際猶以此遺勅云儒人吳出休寧城北
吳氏大姓爲唐左臺公少微之裔大父饒陽公諱芳

吳端毅集卷四十二

十一

以貢出簿饒陽稱饒陽公父處士公諱鏞母蘇氏生
孺人爲弘治己未十月廿五日歿萬曆乙亥十一月
十八日享年七十有七汪公西門汪氏大姓諱浩號
石溪子勇三人長達仲迪季進長婦中市葉君灌女
仲婦西門邵君天生女季婦中市太學金君塘女女
一人女夫則朱紫邵玄鰲孫男十一人長守次宋次
宸次寧次寰次寅次密次宦次宜次寔次宮孫婦長
則城南太醫院吏目葉君源女次鳳湖查君道楨女
次中市葉君淮女次曹村曹君旻女次中市賴州府
通判金君尚愛女次約山禮部黃君流女次龍源湯

君吳女次渠口太學李君叔暄女未聘者二幼聘南
門夏君任女孫女七人孫女夫則中市邑庠生葉九
皋南門張時清查村查世錄西門程淪西門蘇禮萬
安何某未受聘者二曾孫男七人長長龍次嘉謨次
仲龍次嘉詒次德壽次德順次嘉謀所聘某曾孫婦
長則培坑金君某女次北門鄭君應奎女次南門夏
君某女次後市胡君傳女次中市太學葉君時茂女
次未聘次邑前何君燁女曾孫女七人所許聘長則
南門夏君鉉子次北門吳君應時子次未許聘者二
次城北太學查君榆子次未許聘吳子玉曰余與孺

吳端毅集卷四十二

十二

人之季子進善以是聞孺人質行甚稔及觀子孫疇
世蕃衍連牘不可殫述蓋實乃久根實必茂其謂是
乎

黃節婦何氏孺人行狀

黃節婦黃仲君克禮配也克禮名廷讓字克禮休寧
居安人節婦姓何氏同邑萬安人仲君年三十歿節
婦生年與同歿則後十三年節婦歿其子楷來請狀
曰父歿不肖九齡未有以狀今爲母請狀先具父行
仲君生正德甲戌五月四日歿嘉靖癸卯三月六日
節婦生亦甲戌八月十九日歿嘉靖丙辰十一月廿

一日也仲君以父命名讓務爲卑下諸有以與兄分財言者曰父初以讓名不肖八年以讓教不肖即不能登讓品而以貲產爲言無論遺我父有愧於陳鄴多矣然不務氣矜之勝而亦不爲摯論累繫人以仲君年未及而有度如是當享章譽蕃育之祚仲君亦以益溪爲號然年至三十竟歿矣節婦亦年三十當仲君病時即願以身試黃泉辱螻蟻既而以子裁亂乃曰忍棄其孤而以殉何異以鼠首殉不類甚矣夫子遺有孤而家故未墜妾其撫孤理家以報夫子孰於其以徒殉夫子乃視事如仲君存日迪子楷以善

吳瑞穀集卷四十二

七

曰而父豈不見之豈不鮮願肝衡於汝誠子不惠曰而父豈不見之豈不响籍叱咄於汝楷恂恂聽教當仲君存日務讓謹節婦亦佐之讓謹及仲君歿人言節婦心惛然恐不能湏臾且邑多烈節而以忤懷聞者十九矜恃之已而求多於人即有度者至是亦猜焉節婦乃愈益謹不但無懷於人且鮮人之懷姑與伯季姑不相中承趨諸姑間以鮮姊姒不相中承趨姊姒間以鮮每曰夫子行謹遜而妾終之以恣睢即爲夫子守而背夫子多矣然竟以憂卒年四十有三而孀十有三年子一人楷孫三人一襲一經一相令

內姊踰三十而孀不稱節年三十而孀守不至五十亦不得以節上聞嗟乎若黃節婦可不謂貞懿之行哉又得以年掩其節哉中壘傳列女於貞順節義二傳不載年者十九又有賢明仁智列傳抑亦謂節或以踰年掩賢或以不孀廢何以樹芳徽厲謠俗也此固作彤史者之意指也予因爲作黃節婦篇

金母汪孺人行狀

金太學君子實居邑中市以聲詩流譽郡中海內諸文苑過邑市輒相造請子實子實輒屬內視具立辨旨甘之嚙予居距市百里入市輒過子實揚扈詩文

吳瑞穀集卷四十二

七

輒屬視具予嘆曰昔孔子食於少施氏未嘗不飽少施氏食之以禮金太學君於予視具有禮而內有以佐之也詎得以此爲疏節亡其佐十實者之備而不足稱哉今年夏月過子實則子實以期服詞之行妻服也而子金生詔喪容壘鬱然彌感而具母孺人之行以狀請嗟乎不肖先賴母之尸獲於予家大人今轉予恤何有極也閩金生述草孺人姓汪氏城南唐越國公之裔父廷椿公母金孺人早卒撫於大母戴姬而事繼母程齊邀金長公爲太學君求婚於汪汪與金同里且世婚講也而太學君之母戴孺人與

公大母戴姬同出於戴戴姬又以戴孺人爲女時以弄聞爲婦事舅姑孝如女曰是必生賢子而食其福許女當擇孝弟世有行誼者遂許之納紉帛居常訓孫女曰而姑以孝聞亦當學而姑於是孺人誦孝經列女諸書以父之命纓而歸舅姑在堂有事大小必請上食躬視饔飩佐餽進漱日則備服承藉甚至太學君初制舉業後好爲詩辭藏書甚富丙夜生翻校孺人侍止櫛代燭以爲常有叔姊不以家婦有加於姊金長公命太學君籍南雍孺人與俱往會長公卒于孟城計聞孺人曰婦人不百里奔喪今已隨來

吳瑞穀集卷四十二

十四

留都而不赴孟城人其謂何趣俱往客舍號哭無時薦食醢盡于婦職如生之日明年偕太學君扶櫬歸太學君以父命監鹽淮北貲益起廣拓基業構舍宇皆孺人佐之太學君嘗謁選之期孺人口金姓聲金提國堯時道華公種蘭爲娛今賦詩薦蘭佐樽亦足以娛年何必博半通之銅且兒子習制科業以承君之志惟督教之幸甚萬曆乙酉六月廿日以疾卒其生嘉靖辛卯十二月初七日年五十有五子一人詔娶西門汪公一鸞女女三人長適西門汪用謨次適後街汪一鵬次適城南夏大觀孫男四人孫女二人

子實名茂子實語予曰不佞之幸以無詬於人妃匹亦居多焉語云崑山象夫卑澤象妻子實於父子兄弟朋友間克盡無失所以成者信其道博矣山澤之位有先正者也不然以梅而鶚萃焉其能得里人之稱以有譽處也哉若金生之於母喪紀可謂增崇孝道而克稱世德者矣以十一月廿四日奉殯于某山之陽

葉母汪孺人行狀

余雅論次邑之南市葉氏世家自葉老更公而下凡四世矣外有以彰其處逸內有以表其號謚以余世

瑞穀集卷四十二

十五

好故固所具也今年冬月葉仲子正春述母孺人汪行迹偕伯兄太學正昇來請狀孺人年莖三十有七耳而老成長者行則可以稱母宗歸於葉長君莖廿載也而秉葉之梱政主葉之屬籍則數十年宗份之重家之煩劇皆所綜覽丈夫子二人長正昇通籍太學次正春治進士業有聲女二人長適金太學濂次聘某正昇娶婦某氏生子某正春娶婦某氏生子某子姓之成則又可與年六七十者埒信爲筭緯中之長壽而有可狀者汪之先世出唐越國公迨宋有接公者始居海陽西門國朝士賢徙居南城孺人之

祖希源公父大光公母金氏以嘉靖丙午四月廿九日生孺人幼習儀訓舉措有適手跡整理父母愛之母曰必擇我女兄弟爲姑者方許聘會葉長君之母金安人與孺人之母從女兄弟孺人在汪男女兄弟中獨長而葉長君爲南虹公冢子南市之葉與汪又並著姓遂定婚孺人歸長君時年裁十六而視聽端一動有矩矱甚閤房戶之守南虹公喜謂金安人曰而生平有煩今有婦能代而勞矣後二年正昇生又二年正春生南虹公喜謂金安人曰婦詎惟代而勞今連舉二孫靈承宗份而代大母以下多矣何南

吳瑞穀集卷四十二

十六

虹公病金安人日惟侍湯藥不復問家事家事悉付之孺人孺人趣辦一如金安人意南虹公歿孺人佐長君襄事帷堂視殯一於禮與二叔似驩未嘗以獨勞苦有言長君幼時遵南虹公教屈首習佔俾坐夜分致病目及南虹公歿哭晝夜無時日益病諸楮杆蠶升銓稱之類悉孺人總之趣辦一如長君意時謠俗尚侈孺人處富厚獨念儉約至於膜臘之禮湛熇必潔饗賓以腆問課二子學延師陳膳必具見貧乏待舉火舉續者輒周恤之不靳母安人歿男第相繼歿輩遺一孤女第之婦盛年孀孺人每勵其志而卹

之併卹其孤女值姑金安人歿孺人哀毀兼之勞瘁遂致病侵葉長君悲號曰歲之己巳余病是時內子視余病衣不解帶不食飲者七日夜我幸以起今內子病無能起之余無能如內德之忱慙也孺人病革呼子婦諭曰兒輩長獨憐幼女世之爲母者鉗忌於假子率爲父者使然非所以語而父也惟各勗所業承順而父萬曆壬午十月二日也吳瑞穀氏曰余交葉長君父子間見長君雍容綠雅即視嘗於寰宇郡國事秉獨鏡之智不啻離朱之辨五色然若二子孝友醇謹益至矣乃知長君之行由妃匹提衡不爲少而二子之遊處皆遵母教以擇黃庭倪齒嚴師賢友事之也太學兄弟洎某月某日扶孺人之柩厝于楓林之原而銘之者爲族屬給事公信知孺人更詳言之爲裏言也

吳瑞穀集卷四十二

十七

畢節婦吳氏行狀

畢節婦邑臨溪吳氏女也待年於家不口言外見姑姊弟雖坐者心不然之即引去性喜潔甚吳長公曰是女明晰於禮而有潔癖他日當羸於脩行而福不及然婦人以能立節行爲福又何歎爲年十八歸於閨口畢仲君以學女事者而爲婦事無不當舅姑時

有伯婦姑待之嚴里母曰君姑以嚴伯婦者施之仲婦矣姑則甚驩節婦節婦帷下於伯婦曰奈何衆婦比於家婦以伯似見嚴於姑故傾身爲之即事有當於姑意所便而姑節婦悅者則曰固伯婦爲婦言如姑意也伯似或不當於姑而姑不伯似悅者則曰非伯婦爲此乃婦與伯似先言乃爾也飲食被服一切依伯似於是姑驩伯似家相之內訢訢知也五載姑甥佐伯似視家政如姑存日仲君有二弟方簡諒就外傳節婦爲命餐授衣調護之尤厚延師治供具二叔賴之如母存日又一載仲君甥於客舍節婦時年

吳瑞叢集卷四十二

哀

二十四生一女且有身乃曰既嫁制於夫婦死制今不難痛絕以歿夫未有子吾身或子而歿是夫歿而吾又歿夫之子也少待之夫觀還既又舉一女乃曰吾之歿堅決矣後未立少待之闔戶不出日以哀毀惟粗素之服破其鏡曰鏡吾而爲夫也至歿之日不復自見其面舅晚客邸置有姬舉子及疾革遺命口以是子嗣仲母逆而父又謂子承恩當表仲嫂而遊太學且仲婦有嚶咻於汝汝當效之兄携弱子歸節婦曰以弟爲子不敢聞命所謂違而道者是已即弱當辨護如二叔以瞽舅之目可乎且孀守亦婦分也

又何樹表之云於是請後於伯似之子兄公曰後胤而不後貨產則聽既定後遂爲歿計舅歿以何而叔承芳者繼歿兄公以家變憂怖成疾節婦日夕禱願以婦之一身贖罪罰於神明益與諸奴婦相和輯爲家弭戾釁也諸母有以厚二女裝具言者不應而出其篋中子錢貲若干買祀田以遺爲後者云自是憤懣臥蓐不起以萬曆丙戌三月五日卒距生嘉靖庚戌六月十四日年三十有七子有登奉樞與仲君合葬于某山之陽女二一適山川程氏一許聘汧川程氏太學君承恩迷嫠嫂之行甚具請曰傳曰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敬忌不可通問今不忍無言令人聞而悲之也

吳瑞叢集卷四十二

哀

先母行實

先外大父邑前源謝公繼以口率科貢躋貢上公也貢士公爲先母擇倫儼儀心先君未有言臆外大母以吳氏兒出孤悻難之時貢士公與先祖母弟祁謝長公善謝長公長者重令爲介遂與先君無何貢士公卒於成均外大母日夜哭置家不理母弱代外大母理理即辦後數年先祖母下達外大母以母雅懷禮故屢以履母正笄衣裳以命母歸之先君先君年

十六母年十九執巾櫛侍先君恭家貧甚上有祖母
早孀年老下有季父季姑俱弱母不待奠葷即解簪
珥償宿負更費供祖母食出袿裳爲衣又山越布爲
男叔女叔衣女叔遣解裝具爲女叔裝具諸婦諷母
毋弗應愈益出之族有役即首先辦不以貧解極
勤煩辱之事佐不給早起織紉夜刺繡文務日贏功
少半先君籍之計帳一月得四十五日云先君初好
讀書不明經母以元舅經生告先君從元舅明經一
時造請郡文學長者之遺後遺疾又從容言明經何
應舉爲必卒學也聞我輩子佩之歌矣不有我負子

吳瑞穀集卷四十二

子

戴云乎理閨內以整外佐先君爲約令兄弟居不私
藏以此爲族里率居轄縣祁介延先君收朋綏綯而
踵相隨母助先君往荅禮行誼先君年輩踰壯脩行
殊卓聲名歛然振起鄉郡百里內覲動精采以父師
事先君不敢以兄事先君繇母先後之也祖母嚴母
從容說好語承祖母指意不迕季父三娶季母皆鉗
忌母皆好應之卒與三季母同居庖亦不迕天性婉
嫕縛抑卑下生平不爲大譴大何族母若婦俱得其
所驩對族之爲姑者言言畜婦對爲婦者言言事姑
對母言言慈對子言言孝緩頰語次於孝悌之指反

覆言之諸意烏悵悵者往往爲解何焉先君日恒病
絕嗜熱飲食施糜之屬器焦灼人指以衣被襲器食
毋進食若此幾二十年年三十九卒明日季母卒又
明日嫂氏蔣卒一家三尸伏堂家窶四壁時不肖八
齡季父伯仲二兄爲小賈千里外不聞其問母治喪
紀如禮而辦族諸婦故化治木棉白苧之物母朝夕
代諸婦徵織出母手縲獨幅廣厚縠茶白如暴布然
即他婦工者不能似也携不肖機杼傍課之誦書數
與機織聲並進不敢惰俛暇則令不肖採拾薪蒸佐
爨備極茶苦狀此時人見母課不肖學相與姍姍入

吳瑞穀集卷四十二

子

子惡用學爲母竟課不廢然竟無以酬母師機課之
訓毫釐願乞所以養母者偶偶不可得即六應有司
舉輒困歸對母蒲伏大泣母不色憐恐傷兒心也御
諸婦使之勿貌婦有援傍家比者則曰我家約不爾
至今族里稱家和好雍穆之軌以不肖家貧焉皆母
遺教也自先君歿後四十年餘不一出點中庭今年
壽八十年二月社日誕辰一出中庭受觴諸文苑爲
慈竹長春歌言祝之郡大夫張公亦移言稱與以先
君竹溪爲號因慈竹爲母壽也至秋八月往日不肖
罪戾焉所呼天降若茲大喪寧不荼苦痛極隨母以

歿也念母勤匱當春月上觴時猶甚大動憐詭而有
所至今何時也人之於親至死無窮况我母勞瘁勤
賈獨至其何有窮極也母生弘治丙午二月十一日
社日外大父因孩而名之曰社今年八十之辰亦二
月十一社日卒也又以八月十四社日語曰築社者
撫轍而置之端冕而祀之言始約結終享其安也母
之勞苦耗瘁甚矣不得一曙如薄薄之土享其安何
也不肖每值用戌之辰而心矍而今之對芋鳴咽同
於王脩者可勝痛閔哉先君世居茗洲之竹溪里人
稱曰竹溪先生子三人長璉先母卒娶謝氏次璞娶
吳瑞敬集卷四十二

謝氏次子王初娶謝氏繼娶余氏孫六人孫女三人
曾孫男十人不肖將以某月某日奉葬後山之麓由
其期足之日以進之不至同於嬰犢慕者惟丐大人
先生之言倘哀矜許之不以不肖固而少之濺潤之
德又何可量焉

大鄣山人集卷之四十三

新都吳子玉瑞穀者

廬陵郭子章相奎閣

江夏黃正蒙叔明校

行畧部

故贈君于太公事畧

東阿于太公年十三廩於學宮督學使者行郡都試
士輒請于童子俱人以謝廉趙建童子郎呼之積譽
於齊魯間藉甚既令許昌靜寧平涼所爲治迹其明
習文法飭厲教誨慰安牧養皆以化成循理爲世吏

吳瑞敬集卷四十三

師至於強宗大姓罰必行威名至今流聞故給事杜
桐家頴漁食閭里所殺埋人十輩御史臺趣捕之亟
輒以兵拒捕吏掾不敢至門御史屬許昌令公以好
諭杜曰御史君行將斷給事之奴頭縣于都市編書
給事罪狀使四方明知爲惡之罰是大不賴於給事
諸監司君欲得給事一辭左非撻缺爲相苦也杜素
聞令君名鉏惡無所避遂出從童騎傳送監司無不
偉公平京藩府勢甚熾郡邑爲溷自公下車不復入
府署民謠曰見何踈逢倅于會同官陳司馬祿米不
時給宗人數十百人執而囚之三曰大鄣公趣至曰

寧司馬不時給令諸王孫稿腹不無過然劫 朝家更與不時給祿米何常劫而殺質是無 朝家也如三尺何遂出陳得免大猾高良據清平高安二苑田獻之慶王以王田名之而暴橫山中捕悉匿王宮中公單車入山谷圍卒訟良者公詳怒筆之罵曰良一倖夫而輩奈何欲魚肉良也良詞知甚喜令兩女子掖而至訴枉狀稱病不能詣申拜公先戒吏士遂起縛良其徒露刃謀欲篡取公立出教諭曰 朝家所訊者良一人若輩非本造意即渠率皆得自出衆聞教漸散去令五百繫良車前無敢近者慶王行索金

吳瑞穀集卷四十三

二

爲請無不至終無所聽於是二苑圍民離謂爲取王懷中而予之也不畏彊禦皆此類舉最當遷主爵以大府待公時春秋方富竟謝事歸人稱于公獨行踔絕漢諸循吏不敢望其先塵及家居教家實行齊魯諸儒不能及子五人醇謹孝廉君學士君恂恂上食人比之石相家行云而劉安人內德佐之又石相所未記者安人大父叅政公父戶部公季父中丞公家世冠蓋以是安人通孝經論語嫻于辭藻里婦稱母師至以姊弟視庶黎氏子視黎氏子膠木之風尤人所誦者吳子玉曰不佞聞之人有至貴也者有上壽

也者有積福也者然惡足爲公詫也公春秋僅五十有六位不過郡倖既歿而始贈學士如子官然今之稱贈君公即八埏之內無不延首麟羽之此嚮望之公以文章名於藻苑及見於吏治多果敢之計斷之以武所謂繚繚竹貴公兼之矣或者謂公當受西平之封位未竟其材學士君方受 上知眷以發公所未足者乃又稱疾歸豈天於西平之報猶未瘡邪以學士君玉署重望於是上而爲憂龍有職固轉圜之便也然在學士君非進爲難而爲難進爲難爲龍非難退而爲廣成爲王倪尤難此非可與談談者言

吳瑞穀集卷四十三

三

陳長君行略

海陽藍江陳里爲邑西牧間右有曰巖得曰鉅父子皆以三老得上聞爵鉅生信信生碧介居里中里中人皆至質在所生四子長即長君名科字國賓少就父傳學不惰出且敦于事也稍長裝重齋室遠賈不憚膠路擇善地頓舍貨益起嘗佐父助貧人施人之急邑子方姓後載鮑兩石過宿里區夜漲發筏鮑

流沉覆僅罾魚水中得鮑皇急徙縛草棘間客起失鮑頓足曰魚中藏八百金我兄第十數年作苦所湊今隨手失自分此身與金俱亡即欲跳溺水長君趣往行念之我僮罾魚私問僮果僅徙客曰得者中分之長君趣令僮出鮑果八百金又金三百客曰故里子託者不敢秋毫失即解已金牛奉進長君長君令去之舍人曰此金業已潢漉中盡矣受半客不猶愈乎客見長公辭固願奉百金爲藥鞠鹽豉費曰千金即不利奈何百金竟去其客方春耕時而未及麥里富人貸粟人穀一斗至秋倍穀償長君曰嗟嗟乎數

吳瑞穀集卷四十三

四

月收息至倍已甚矣乃出數十百斛穀貸不收美遇歲歉更與約稔年償至不能償即折券里疫家七人盡歿長君問收乎比舍人曰無棺服具病傳人無收者乃盡給棺具飯含之物親率僮收之又數收道歿者藍江巨石梁故數十百丈隨長君佐父出數百貲率邑人隸石苗造梁無何復施又復出貲借曹耦造梁介居立信義里人至質于庭如其父爲人解負親之構不受餽謝人以是益附今上即位推恩賜客勸長君拜太醫院秩隆慶二年正月且長君服冠服家人爲壽旣冠服坐堂上而卒噫乎天帝以長君美

丈夫行終長者其必有緋衣人趣之矣生正德癸酉十一月初二日年五十六歲配城西汪氏子一人女三人孫男女各三人余家縣西畧道藍江行觀之謠俗居人彰君之善聲爲余言君年四十時目忽盲自念爲德不卒乎益務周施數年目復益明如舊時

先君竹溪先生事略

先君有季子曰瑗先君歿年瑗年八歲其後二十餘年瑗畧以拾遺補毓而深惟先人生平扶義底厲不令已失時立聲施於當世聞然久湮滅所爲論著草蕪脫落百不存一潸然大泣曰不肖之罪也夫訪之

吳瑞穀集卷四十三

五

鄉長老撥拾放失舊聞聞於當世太史公憐其有足悲者而爲之論次則至坳身小子何敢昧焉億先君歿之日執瑗手而泣指謂母曰而兒在而無憫詘乏也其言絕痛嗟乎悲夫而今不能無遺母氏愀何用哉序曰吳姓出句吳梅里後唐末年吳姬程氏避亂休寧龍江以歿節顯新安大姓首吳吳多宗姬後徙大溪石門三徙今茗洲有句容公永昌高皇帝初年招賢良茂材之士應郡舉推上宰句容縣永昌公有孫曰德皓公德皓公生存滋公皆年三十九而卒存滋公生子曰某曰樞某即先君字于庭鄉人稱曰

竹溪先生存滋公卒時先君裁三歲季父樞未啖
藐孤末宵矣而諸父不台崇疆貿庄產令孺子書權
會名先君女兄三人大父遺大母謝囊中貲盡為嫁
具坐是貲產隨手盡大母勞苦紡績更費活二孤先
君為孺子日即志與眾異聘前源謝貢士公鸞女公
卒先君往伏哭盡哀止如儀以能言禮為容稱是年
十歲後六年娶母氏相敬祖述異缺之意毋解裝佐
具器食先君念久約無窮時謂季父曰即不樹立可
比人乎何以慰母惟力勝貧若勉之乃盛志儒業而
遺弟務筋力各擅其業不休既以孱病誦博士家語

吳瑞穀集卷四十三

六

即病去為詩文詞即能辛苦不病曰舉業信拮据是
乘牘驅齡耳於是盡發笥中古文詞讀之自解免作
詩詞屬書甚具被服造次一於正文學飾行為鄉里
所推卒成儒宗即丈人行皆嚴重之稱曰吳先生云
家本界黟祁壤文學士皆通質從先君遊詩社中事
先君如父師諸往來侍謁跪起禮甚恭後以守儒書
敝廬不一遠觀涉世即生不見日月等也故先君將
東遊矣去浙海上居數年視季父所為賈狀登洲島
觀海日始出風扶搖上洋洋樂甚乃題旅謁舍曰樂
窩更號嬾散子客畿之曰蒞業注於勤底行注於守

先生之嬾散非我所知也先君為詞復曰過門不入
西之勤也鬼守陋巷回之嬾也兢兢黻展旦之守也
翩翩逢掖丘之散也夫僭人之爵人得驅之厭人之
祿人得羈之無爵無祿奚驅奚羈定視披叅戴星之
華封疇若眠雲臥月之草廬一沐三握之勤勤疇與
蔬食曲肱之于于金章組綬之斐奕疇與寬博之褐
衣鳴璫響珮而規行矩步疇與杖青藜納於履高視
淵步擇地而後趨吾之所適眾人固不喻也客曰先
生之嬾散驕富貴輕王侯殆唐王倪之徒與居久之
無所與交人亦不執何先君會許大理卒吊者車數

吳瑞穀集卷四十三

七

百餘乘先君作哀詞吊之文甚偉縉紳大人見者駭
駭大以為賢安得高士隱困澇中願因父吳先生既
見先君博雅高行而雍容瞻離甚都益稱吳先君講
業澤國之都是時許司諫公相知義甚高碩獨折節
交先君雖先君事大母至孝以寡人不能揚母節用
憤懣請文苑貞壽文辭成卷居海上忽心動即同季
父趣歸果值大母病瘵愈起立無恙復往舟至桐江
謂季父曰今日又若有驚豈母病復作即兄弟立夜
舍舟亟趣陸程五百里三宿至至值大母病劇侍病
十日歿人以為孝感云友愛季父特甚和樂且孺同

衣食竟世無計帳而季父至今視不肖輩猶無計帳如先君存日先君天性超邁志趣弘遠精進發憤公道內廉行脩不持容容計務卓行師表鄉人年輩踰壯甚明於畫不可以非理撓即老更宿學無能出其右居家庭條教甚設論次譜謀定家規檢式以垂久遠數與龍江桃源諸疏屬舉要約展墓合族興教化爲宗里率以禮戒教族之子弟僕行恂恂有過失即族子傳相戒屬令自改不欲使先君知嘗欲祖述古人同居之義乃闔族推舉一才男子主外籍一婦主內籍約既具會病作精力不能推行之而止然先君

吳瑞穀集卷四十三

八

歿今二十餘年教義浹乎于茲家行猶然相教厲鄉人稱彬彬有家約先君之化也先君生弘治己酉正月十日歿嘉靖丁亥六月十三日享年亦如曾大父大父三十九歲將大有竟施發憤以卒嗟乎悲夫子三人長璉次璞次瑗今以字行曰子王先君行略載郡志隱逸傳中

從兄梅山長公行略

梅山長公世居休寧茗洲里自以吳姓裔出勾吳梅里今依山而居遂以梅山自號云父勉菴公榮大父存二公紹生五子伯嘉興公聰以口率科貢授丞嘉

興仲叔至季皆以高貴名赫里中里人稱曰昔漢嚴家兄弟稱萬石今吳氏享比封君列侯所入亦足擬萬石矣勉齋公其季也有倬絕之能生二子長即長公諱瑚字朝薦又名潮字信之勉菴公以家人令伯子給事掾史於郡衛長公遂以貲輸納至燕中就其功名給事銓司人稱爲精進掾史一時紳縷之士見吳長公無所不傾其交以何以父喪歸服闋家人具裝錢趣之北長公曰余年幾四十未有子而名迹是競賒無用之功失生之情矣遂戒不往里人以長公安野而不安國能養高者然家居爲族里解紛結是

吳瑞穀集卷四十三

九

務皆主質在所疏者有言爲戚者理之尊者有言爲卑者理之咸唯唯以退不對官簿者數十年數有貸於人不爲詭求宗屬有疑謀輒相詣長公之廬有飫以圖事人稱長公之廬爲議堂以本富在田園置田於祁閭之鄉至性儉朴身服不綵綺首服不鮮華以躬勤執耒爲族里帥年五十猶未有子里人祝曰惟天胤善人之後明年妾一乳舉二男子及長公歿之年見子舉孫矣郭水部公子章贈公梅山詩有村居喚作梅迴之句以江陵洪亭村梅合成樹因名村曰梅迴爲嚮子連理之祥也長公謂上世之居董蓋

廬以避燥濕晚乃築室于梅山之陬以老焉然土事不雕木事不鏤居恒訓二子曰合升政之微以滿廩廩大堂之廣非一木也二子亦能遵守之余於長公爲同高祖兄弟而長公則同產弟矚視於余晚以伯子顯弘託於余爲假子及二子長皆令從余受易則同產兄弟之好密矣余觀長公鏗然不滿退託於族信所云處其實而莫如齋者與長公生弘治甲子七月十八日丑時歿于萬曆某年月日春秋七十有八配孺人謝氏先卒妾王氏嗣子二人顯弘娶謝氏顯毅娶李氏繼娶謝氏孫男二人孫女二人顯弘兄弟將請銘於余太史公遂畧記草具如此

吳瑞穀集卷四十三 十

家行畧

家史氏曰先隱君嘗言祖氏之有高行令舉猶子孫之服冤牆宇也其覆庇多矣有服冤而不知設有牆宇而不知修繕不自失其覆庇也哉作家行記畧族系出唐小逸公之元妃程氏載于郡志烈女傳首簡稱吳姬又孫裔俗呼曰小婆云黃巢發難鄉邑值黃音字不殺掠吳姬携子自鄱來歛黃墩避過休寧龍江賊至不辱被劉害屍立不僵血滴滴白者半賊駭異拜伏不敢犯一鄉賴以郊保墓在葉泊嶺人禱

於墓祠大著靈異吳姬之來孫六公諱亮生平好脩行生三子曰丘炤彬一日公忽墮龍潭中經二日夜曳出氣卒卒絕矣有道人造門探囊中藥一丸納之口吻復甦生期益二子其後蕃衍綏寃之盛安撫公以仙術顯率朗益二公之裔皆由公所開祥也墓在龍江街頭五子爲五大宗孫裔不下萬億茗洲系出仁公

六公某譜失其名父寄公早卒公幼爲兒時有智計既長見龍江居舍囂湫族屬益稠行邑里作業劇蕭然煩費而居址地極上價乃與仲謀徙于大溪中村

吳瑞穀集卷四十三 十一

去故居五里許因曰是地不惟可以頓止且不遠桑梓舊里於是墾草辟地崇基築屋舍力於播種木萬章竹竿萬箇簷頭數十人厝墳墓奉祠宇生子三人家以殷碩里人莫不以父事公至其子伯浚伯成益息其貲尤雄霸一時里曲因目之曰伯浚吳

小伍公六公某三世孫也性豪宕有膂力用俠聞與物多忤而好趨人之急終不伐其能飲其德值胡虜侵迫軍興急甚官家皆低首仰給同居多避匿公慨然曰吾當恃寸鐵以保鄉土轉救百數佐國家之急又安避邪後以威武斷里人詞課借友報仇怨家訴

其奪邑大夫權殺無辜里人共排擠乃嘆曰丈夫之所死者一言耳設肉袒自縛請謝罪如原巨先訴醜大誹所不辭乎且如老母憂何乃紮家徙避漁梁戴家塢塢深遂人多行不法盜竊媼生而亡業作搏掩犯姦公始以理諭之不悛者銓權而服之遂不敢犯辭以疾卒葬漁梁

小二公小伍公之次子也少有質行嘗痛父早世兄大二公繼亡言之輒涕數行下母卒乃以成縫紉奉丘嫂主家秉每謂舊居僻隘是循軼之途也與子文亮輩言曰吾家祖行深厚子孫必有昌者君子當特

吳瑞穀集卷四十三

十五

立一鄉修其門閭是弁中豈容駟牡之路乃徙石門既落成輒然喜曰西有石嶺之限東有石門之險亦雄室也厥後子姓日蕃家聲日以起云

十公文亮字顯道爲人謹質以義方訓子弟喪紀不用釋氏法曰伊蒲塞桑門之盛饌果何爲者好富不務其本詎能得福物各有疇珍功不立虛願不至子若孫當遵吾約男有常業女有常事中外截然甚設行作必和祭祀必福家日以裕石門之盛開有於公每諭諸子曰截趾適屨孰云其愚其言誠有旨也人稱公處盛而不怠危如此第三子宗煥字德剛尤卓

聲不凡性伉直人有過輒而斥之里人諺曰寧受官府挾莫致德剛叱嘗以里佐役斷斷陳民間利病長吏壯之率行其言

宋末年成進士曰元龍字雲之諧諫稱爲進士公又曰評事公時戎旌星屬不就官而歸奉父德仲公虔侍甚至構聯芳堂萃蘭室歲時帥兄弟爲觀書逢美日集內讌人稱進士公孝友爲政仁義之所施詩書禮樂之所用縣鄙之所觀赴以美政者而美俗視隨靡於旂甲間愈矣

吳瑞穀集卷四十三

十五

榮七公祥字祥孫生而卓詭有軼材見謂世之此歟媼生而亡積聚誠計然之所益也於是務爲精進廣買善田以石門之居不足恢拓其規乃公阮之流十餘里廣川之上平衍曰茗洲卜之王食遂徙家焉至今子姓蕃庶百倍於石門由公所爲履躋之多矣國初制詔舉海內賢良開敏之士州邑推擇上以名聞洪武庚申邑以句容公應令上銓部見公瑰瑋而愿當以肩髀之縣處之授句容宰京都首邑也有惠政亡何卒懷民奉葬于縣之東隙地公髫時會常占戶牒于京師伯兄允仁公占籍名值行公曰奈何使吾兄輩外遂從行悌者之行此類公名永昌字孟文

配孺人謝以煒節著

德四公文選諱皓敬一公第三子也天性孝友雅行自將有卓絕之識國初法網嚴密公與二兄一弟相砥礪於道義中擇地而趣不少越尺寸以此保其庭戶無外累郵公年踰壯能力買累貲九百曰不至千金不買田產年三十八而歿而金散矣董賈默善田若千畝而里之山若田鮮一畝占籍蓋公志長而促之年也

子王曰蓋讀金陵梁舍人文而知存六公功達之實行云當其丐乳以乳同產子聰則與和鑒元德秀何

吳瑞穀集卷四十三

廿四

異也聰長遊學庭公資助之應試上金陵輒與俱以好文喜士聞千里中嘗販木湖陰官權之侵其半時公偕聰在金陵秋試期也蒼頭來言權木事公顏色不爲動有潤達之度如此公名恕功達字也號推已齋人稱公生平恕施無愧於齋名云

大父公沛府君生拔四月而曾大父德四公卒鮮不以墮弱視之乃能頡亢自樹立會御史君趣邑里赴金陵後湖錄爲戎冊大父時踰冠即辦筆札往後伯大父歿于毘陵大父與仲叔兄扶柩歸殯兄弟搢搢思昌阜其家伯大父歿四年而大父歿矣初德四公

歿年董三十八而大父之生四閱月大父歿之年四十而遺二子長即先隱君裁三歲次季父在襁褓未週而先隱君亦年終三十九蓋三易世年不及一而贏一數成三十九而不絕如綫也悲哉當此之際父未睹子之孩笑子未奉父之嗽貌不令人慘然潛恨也哉

嘉興公聰字克敏生數月而母歿乞乳於諸母以活及長而魁梧身長九尺面廣而鬚尺腰大十圍所服之袍人服之寬半而長亦半焉年十八隨季父遊外里有以公之名聞於邑侯邑以秀才召送上郡公亟

吳瑞穀集卷四十三

五

趣歸行貨求免去不可郡使君推擇入郡庠爲員明年都試食廩餼是時補爲員者少里之見爲員者如大官而公魁梧爲豪舉出則駕大輿家人又以騎隨遞輿遞馬里之事輒先白文學公厭餽而後爲剖之一時僭侈若此九十推上應舉不售以歲貢科謁選嘉興丞何乞歸公事繼母孝繼母生四弟以貴雄一里

嘉興公之次弟曰次公名睿字克通多大慮寡言語與人言辭無復者平居深念人有質者論之語氣嘗然不待其辭之畢人無不服凡門庭有所勞畫必萬

全取勝故多以不敗壯歲客毘陵雅度爲人推重一日行市中有少年尾其後爲隱語詈公家人子恨怒並發曰辱丈人於大市之衆吾力足以挫之於掌事間奈何詳塞兩耳不省者公曰誤非我詈也彼自爲隱語耳其人歸立夜歛設公少以目皮相恐逮獄矣至今以爲口實廣置黥祁休田園界三子訓長子珊以經公客毘陵時生有子玠即以產之在毘陵者詒之曰此故延陵墟之居也

守菴公者自題其居舍曰守菴人以守菴公稱之平居悒悒若喲不出口庭訓大義言之無敢背占者初

吳瑞穀集卷四十三

十六

以子立不舉子父命之娶小妻嘗於祁王源往來吊水之甯建石橋四懸亭一及里之礫源口祠亭一連舉六子公以未學好文學士從兄遊太學試南闕屢助資費遣子琪珂從士君子遊復以書授諸孫天性節約至於施與亦必度其疏戚繫輕重施之畏慎不忿嫉於人語曰與不期衆寡其於當厄怨不期淺深其於傷心公有見於此者以此人於公無深副而亦無暱嫌云年四十客毘陵以父春秋高棄去火伴家居娛其親自是未嘗出戶庭家事以任諸子鄉人以前父後子平生無憂目公公名嶽汝高爲字

光九公字汝潔名清幼時兄弟出分無中貲及長專力於商數累鉅貲廣拓庄產雜置黥祁間生而短小精健無鬚兩乳繫繫然垂望之若處女然氣量宏遠心算無遺自奉甚儉素老而家居屏妾媵不近蓋厭於色欲而深於慮者子琰字朝珍有質行與物無忤公年踰五十裁舉琰及公歿時已見舉孫

南傲居士名模字汝賢公於德烜公諸孫中爲長諸里佐更繇之役率任之及終更所償倍稱之負亦自償不聞於諸弟以是成產即貧乏猶不競錐刀人有遺錢數十緡守而還之責於人百計爲償不使有負

吳瑞穀集卷四十三

十七

進名睹鄉里有不平者多爲講一子偉教之學不遺餘力髮時遺之二百里從大生講業晚好與嘉興兄關基二老人相對竟歲人比之二奕仙云

光十八公名輝字汝光號晦齋爲人有標準方格思整齊其庭戶脩容乎其間早起於廳事自爲記埽由奧及堂如學子有得於拊之紀諸僎子望見莫不左辟以嚴整見憚如此

碧峰公諱棹字立之生而清脩美髯初爲家舉弗飾細行後折節務縛抑中年家于歙崑鎮諸學士貴人率與公交驩講郭璞葬經好奇而僻故不與諸家合

然所自爲葬親塋域亦弗獲善地每以祖敬一公而下爲支屬四我屬獨無遊膠庠者乃携從子子玉往歎從名流遊助其侍糈士林以此稱之

號石峯公者諱樞字于拱子王之季父也公生未晬週而大父存十四公歿及長體脩長而髯以孤貧故乃隨人學鏤造比疎步搖之飾以供大母食治出公手獨精巧後棄去貿木貨于海昌有高爽之趣能飲酒旅舍中舉勺浮白雅歌投壺六博之戲謔如也與余御史之尊人蘭田公善蘭田公爲貨木駟僧公過輒驩飲經煦而罷事大母孝大母病公與先君皆

吳瑞穀集卷四十三

十一

客海昌忽心動趣歸而大母病侵侍病十餘日大母歿得視飯含盡送終之禮人稱先公暨公孝感所致也事先公如父生平兄弟出入無計帳不肖兄弟三而季父一子視不肖兄弟如子亦無計帳晚年季父與兄輩出分貨物兄聽季父多寡唯命亦無一言兄弟叔姪之間能讓遜多此類年七十目瞽家居子遊外八年不歸不聞其問一日忽歸虞侍季父數月而季父歿以禮殯視埧地葬明年復遊外竟長往不歸矣

有一鄉之俠曰大一公珏字廷玉父竹軒公與世父

松軒公叔梅軒公以富聞賈而歸妯娌間用箕斗量金公弱冠時挾貲以任俠有報仇者授之私劍爲人精悍尚氣力與從弟璉公相爲引重人以虎而角目之諸負誦不得白公挺身爲白之族父有行納采之禮昏氏曰所納須朱提銀周郭成裏蹠狀者廿四絲帛廿四束即如所請仍以詰朝爲期不則謝去之意以鄉聚豈能趣辦倏此爲辭且嘗之耳族父故富家然以責辦之急計窮公輒探篋中如其數以納里人皆愕嘆吳之有深藏如此晚年嘗盡散家破去廣信而營居焉

吳瑞穀集卷四十三

十九

寧化公名珊字世重與族屬弟璉以春秋同遊邑庠同籍國學後璉客死而公授辰州叅軍有惠政會洞夷橋度曰得經府公一巡勘吾輩帖服矣公往撫之竟受要束郡缺守率公視郡事而署縣事凡三縣謠誦之聲載道在辰陽九年屢膺獎檄及上計部之掾曹有所索公自詭治迹不與竟以計之失期讒就謫寧化簿以去

以族屬子從先隱君遊爲所姬就曰珏者字朝享守菴公第四子也講業讀書知大義勤於書記隨坐處置劑方墨筆有所聞則記之族之譜牒及尺牘往來

率公手跡與龍江桃源諸吳盟會約皆推公書爲人夷坦純白無伎族里有構輒爲居間以解自德二公而下存二公生五子謂之大五公爲德二公之曾孫兄弟亦五人謂之小五終公之身能持門戶與大五相埒者有公提衡于間也

蒙泉先生名照字子明初號松山後以遵晦之義別號蒙泉嘉靖癸未以易補邑弟子員庚子錄入鄉試不舉天性坦夷疎朗直中無他賜義榮感慨里中人多之以大易授邑弟子程辰州兄弟十年所辰州成進士以至守辰時先生即貧無一字干及忽夢天帝

吳瑞穀集卷四十三

十

使者持告身牒請以癸亥三月廿八日之任明年至期無病竟逝年六十歲無子

桂東博士諱偉字子克別號瑩山仕桂東教諭人以桂東公稱之嘉靖癸未補邑員屢試高等進食餽廩生九推上不舉歲壬子以口率科貢上太常授助教衡陟桂東未踰月即言於部使者乞歸不許刻三上得自免歸生平好書刺經案謀不一曙放釋作赫蹏蠅頭小字字不必楷法積之歲盈篋所著有四書講索周易講索禮經集成禮記序次諸書公歿而所論著書盡散失矣

蓋吾族有務猶行者云名琇字朝美公乘公之次子也公乘公爲存二公第五子二歲喪父十二歲喪母以不及事父母事四兄如父及長嘗助軍興拜公乘爵客于毘陵貲起而甚儉約朝美遵教一於儉約而貲益以起廣置田園起宅舍毋曰與其施而不足孰於守而有餘楊氏守雌之術是吾師也伯兄嗣喜爲人解紛言之無隱情人稱爲快士君則務絕知友之請守口如城持身如處子人稱爲謹愿士云

正德間族父老以脩古文辭著行誼皆曰竹溪先生云事載於先生之季子子玉行略中十二三載入郡

吳瑞穀集卷四十三

三

志隱逸傳中十一莫從悉具之也以先生早世時略取遺書而據先生之行緒餘有伯子璉字子器於子玉爲伯兄年十五即賈于浙益困貧及仲稍長與俱臺笠屨躡給家食能持竈不毫釐恣睢目黠天性秉公與人無忿嫉隨季父賈廿餘年不私藏一錢什九于外廿年間居子舍度董期餘月仲兄名璣字子質質行亦大類伯兄里稱二昆皆目之善人伯兄年輩四十一歲仲兄年羸廿八而又無子然歿之日族屬夢天帝使者召爲州刺史則仲兄有護方正當借伯氏同享于冥之日也

希明年弱冠從先隱君受辭賦之學凡二載徹日夜不惰出先隱君嘉之希明爲人質厚而內行脩潔年三十二遭毘陵父琬公病歿于家希明得凶問六百里四宿至望見父柩前有河不及待筏竟從高阪跳水中涉守哀次悲號三日夜而卒配歐陽氏希明歿時遺子女各一子董六歲歐陽上事姑下撫子女極其勤瘁云希明名元哲希明字也

大鄆山人集卷之四十三

吳瑞穀集卷四十三

三

大鄆山人集卷之四十四

新都吳子玉瑞穀著

廬陵郭子章相奎閱

江夏黃正蒙叔明校

誌銘部

曹高州公墓誌銘

曹高州公名鼎字維新居海陽曹村去縣治所東三里因揭居舍曰陽東累世名德屯田公建德公弘齋公以忠孝學業顯曾大父宗善山東布政使司檢校大父貴恭城縣令有政績父顯發母吳氏俱蚤卒卒

吳瑞穀集卷四十四

時公弱齡隨大父任辨知閔達及冠補弟子員諸高年茂才生咸與結交聲名卜地葬恭城公得南牧會里比舍少年結權貴人訟于郡公往見權貴人曰足下何不自喜爲少年給以傷公名權貴人汗出洽背唯唯竟得地葬已季父被怨家訟其殺人逮獄公計行千金解終不使當我世季父獨陷非罪卒得白遊吳越謁時名流歸仁王山中學益至嘉靖辛卯登鄉仕籍明年獻策禮部弗合遊南都師事仲木呂先生講心性學以性魯每深自惟師氏爲魯齋名其蔬舍又作歷日表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既屢上禮

部弗合歲丁未受河南南陽令縣衝驛馬輻湊且上諸王監司臬郡豪貴人需給咸取之縣以故稱難治比得不能令無能滿一歲二歲輒免去公爲人彊力天性精於吏職始至見四方流徙其地致富者無慮數千家故不得爲屬籍乃請于監司率令籍名田使無異土著其居民更縣輒與平賈河南異時二年一輸徭役更審役版富民多行貨史書稍增減戶口南陽乃條上部使者凡河南省若郡邑候十年大期會造民數版方與收紕戶口其二年算役一切以版請算不得給牒開紕又以二賦租率大姓徵收恣侵漁

吳瑞穀集卷四十四

二

細民乃置大櫝庭中戶給一橐囊令民自封識稅錢輸其間大姓但立執簿登數故事獄成入紙穀每穀石取斗進謂之獻穀革去之邑故苦桐柏礦徒桀甚根株窟穴乃先嚴訐告而相收司擒其魁宿礦徒漸散此政之大者興化條二十五甚具至精能行之數月民歌之曰前有召杜後有父母監司獎至二十餘檄辛亥以繼母喪歸癸丑服闋起家補任河澗鹽山民歌鹽山如南陽銓部聞鹽山名陟廣東高州郡丞鄉人聞檄曰展驥足在此乎高州取道過家展墓無何疾作踰年痊將治裝行疾復作卒今年正月念三

日也距生弘治十三年十月初四日享年五十有八配程氏宜人先四年卒子男三人伯經邦國子生娶約山汪氏仲經世國子生娶吳田吳氏慶遠同知吳旦長女季經正娶約山黃氏女二人長適黃村黃欽國子生參議黃福長子次聘西門汪氏孫男二嗣伊以今年十二月初五日葬會里負乾而異之兆以高州之才雋當人有設施于世乃輩輩見於南陽豈尺有所短邪銘曰卒瘞以竟日而于于者引籍展采以宿年而遇合者翩翩旣扼之位復促之齒齒縣之蹄局之百里剽犀之鋒試之畫圯三命方臨雙龜遽委

吳瑞穀集卷四十四

三

南陽之政舉見生平詎云尺短而召杜同聲

孫長公墓誌銘

孫長公名磐字汝達休寧阮口人也其先曰孫萬登唐時以功次封新安伯者也故草市里徙阮口長公家世世受書大父兆暉孝宗十二年以貢起家爲遼王相以莊見憚數言諫王曰承一帝至樂也幸思所繇樂安得不戴王竟厚遇之左右進奇邪說佗鄙縣王輒以相不可而止父玠從博士受易策射至九不中嘉靖二年乃貢爲廣平博士轉寧海以母喪歸後至燕中卒長公有仲曰汝貴亦從博士受易長公

謂仲曰我家世受書不可以我世廢然世受書益戚產是守石田也謂貴業素業命二兒子朝夕從季父子業賈以佐若學乃裝金錢賈徐沛間長公慨奇多聞緣飾以儒雅以故貴譽數倍置千金產然五屬之戚故無厚積而疇人蕃衍進用不足以自通長公乃出所積金散諸疏昆弟轉輸而待收微贏以自爲養以故長公無厚貲母而貴竟不大起客有以子貸他日不能舉要約償者長公俯然曰既去書屈首受貴復不知大義以通諸昆弟徒守金錢誠市僧流也長公狀貌甚麗美須髯談說不爲諧語爲人具道本根

吳瑞穀集卷四十四

四

即人意所欲聽爲大度之言即猶中者聽之有味其言承溫教如飲上尊時爲質語即熟中者聽之灑灑如入陵陰之室也由是里中往往質成多微中解紛云孫姓大故喜氣伉俠引繩排根爲名高遂以成俗而長公家獨以恭謹聞里中歲時會五屬之戚立小宗祠自勝冠以上咸入祠習嘉容說以恥論家自父兄子孫約整齊門內睦好宗黨於是族人亦慕其家行謠俗爲漸化者以長公家也長公故儒家即業賈非其好也中年即謝去家居存諸故人折節下文學士文學士遊里中長公土客夜灑掃早治具未收賈

食晚年家乏猶具厚二子與諸文學遊竟以學行爲文學士所推選行業益起矣初寧海公卒于京師長公數千里捫輓歸得洩注疾戒寒食具稍侵遂患痔閱五年進用不饒董董不足更費而子貸家貲益裕不能舉要約償人曰長公事諸人無所不可奈何不一緩急長公聞之曰客何見之晚爲德而望報非夫也况無德而敢有其實乎鄭賈人不若矣竟歿終無恙意也長公歿以今年六月十六日年六十有八子二人長曰朔次曰望孫六人枝顯枝秀枝華枝隆枝喬枝章曾孫一人振烈朔兄弟以明月十二日扶輿

吳瑞穀集卷四十四

五

葬于淡竹山以其族弟燁狀來赴曰先人以暍歿不敢久延祖載有時矣丐吳叔子銘穿中以待吳叔子曰孫氏兄弟與余其遊如兄弟然每見其雍容禮讓甚都未嘗不誦嘆之乃知有得於家行覽孫生狀不虛耳昔賈生爲王傳其孫二人至郡守嘉好學列爲九卿伏生以經師後有伏湛入拜相蓋以發其所餘也語曰水深則回樹落葉本積有自來矣二生所以游揚長公而表之墓者其有待哉銘曰行高等賢中下善爲容慕長者業則賈家則儒嗟二龍文且都祖掌故孫高位銘之石徵世世

邵長公墓誌銘

邵長公名豹字以文休寧務東陪郭人也其先宋歙州教授公文肇官滿留居邑之南郭有徙邑前徙葉巷口有大公曰老徒務東邵長公之大父曰積父曰廷貴世守純固皆壽至八九十歲長公兄弟四人又皆壽每歲飲旬脩皓首天漿里人以爲多隆慶戊辰七月某日長公歿七十有九歲配程氏繼配程氏嗣子二人長天晟次天景女四人孫男六人孫女二人長公之從孫應兆經生雅習予來請誌長公墓今撫其效于事者著一篇末邵氏故純固成世而長公幼

吳瑞穀集卷四十四

六

成益樹惇不事口舌調謾諸合任誇咤遊博持掩之業升越女布雕鏤之用皆謂消損白日不入其心通功俱贍以取世資然場以協入廩以協出家自約爲穢儉與三弟至白首均所贏得以示容好合每戒諸男曰珠吐於澤誰能不含無謂末業而不大道處也居嘗沉靜約已掃軌無所干及而脩賀問之禮未嘗缺焉開門恤孤仁恩周洽視人畏傷發言蒸蒸溫如也縣大夫潘公張公以燕饗賓禮吏數至門長公素病少瘳以酒失辭避其志行醇謹如此吳子曰予見邵長公爲人沉潛蓋廩廩幾退讓君子之遺風矣

豈其惜已苟而已哉彼故約勒茹菽以成其質焉予考敘其行事而銘之曰世之數基德十五原田臚臚若川之巨而印其浦令終元身令德元祐提之俱俱永寧其宇

金敦五公墓誌銘

文學金子升運門贈策言其高大父敦五公請銘其墓吳子曰髮金王孫意念深遠哉余遊瑞溪里見多尊老丈人覽譜謀見先德又多三老尊行者則今乃聞有敦五公云敦五公名義卿字曰世威金姓休寧瑞溪里人也父故縣令端三公覺以賢良起家授河

吳瑞穀集卷四十四

七

南汲縣初爲家人時配汪媼生四子士節士康士彬士選既令汲娶許氏生公暨士澄未幾汲縣公以謫戍銅鼓踰年卒公弱淹卹在外伯氏提之歸然自少爲氣負才骯髒多石畫魁梧狀貌美平居太息曰丈夫不能大門豈容墜其門伯氏聞而器之兄弟數中獨屬公材伯氏講事議格雖至丙夜輒謂家人子曰亟趣五仲公來公至事竟獲嘗輸租京師部郎見其美丈夫奇之時郎以部長屬營倉厥贊畫者富都那堅立兩旁千餘數言人人殊弗稱肯公雁行前袖出圖進郎大奇之曰是何萬山茂樾中有此奇偉士令

工悉如金公指事母注更謹汪欲厚所生男士選以所居大宅屬士選母又重發之公揣知即退從旁舍居家人子望之公曰奈何取母之懷中而遽之也念同母弟士澄孱弟也即有貲母不能轉輸由是不私畜貲盡買爲田宅割之弟高皇帝時法周密兄弟以父故約不仕主命弗學公召數之曰而賴大吾門者况吾家世世受書主簿公侍御公皆有聲奈何以吾父一蹶故懲且父宦拙名即高何懲爲即命季子筠受戴氏經補郡弟子員時國初上輒推恩頒賜悉歸之筠又割田十一畝請之宗老曰以是爲兒婚

吳瑞穀集卷四十四

八

助爲要言歸之其愛丈夫子尤甚如此筠後以療疾廢然金氏至今文獻不乏皆曰淵俗之寶不終盡稱儒弁族者其有由來哉公以祖父居臨下地東充伯氏不可曰吾老矣今又界一箇焉何以爲朝夕驪遂止不往年六十而卒爲天順癸酉七月十七日配吳氏合葬石田廣平山祖墓之旁嗣子三人長籍次範次即筠也女一人壻管頭汪壯銘曰聯彼廣山廼隋宰也歷世始平時日及也軼行弗標後人戚也珪王瑤珠不終寂也純鉤湛虛不竟匿也石畫厚風是之芳也孝友賢良是之彰也遠而愈揚閭而愈光嗚呼

書石此幾將也

處士兼山程季公墓誌銘

嗚呼此余休陽故處逸程季公之墓也季公生平好讀書採經籍古義以爲問目訊諸大生每嘆曰傳說叢殘音辭踳駁難斯爲笄纓帝之成虎有矣尼父且三折鐵樹况於予人於是日夕恣意披覽至二唱之後多所參會大義學庭之士過從質問追時好之淮揚推物理而脩之訾次如箕兄弟五人季公第五乃請於諸兄移賈湖陰曰以親之遺體涉江而逐羸得孰若湖陰距家爲近父母春秋高願一朝安父母也

吳瑞穀集卷四十四

九

兄弟五人歲以二人通爲養猶羸其一後父母歿哀悼不貳事殆不免喪杖而輔病一如戴氏禮三中兄相繼歿季公佐伯兄提衡家事撫以兄之孤過於兄存日諸孤亦聽聲嗽唯謹以父母未葬居嘗深念及卜平山食葬有期矣不敢寧居諸從子以日者言不利於季公請弛期更日季公正色言曰禮喪事有進無退雨則漆車載簋笠以百圖家之便始葬是尸余也籍天缺孤逆在余請當之林大夫使奇人者治城郭之繕季公帥邑父老佐議時官家採木爲室奉之租傾囊索應役邑大夫嘉程季公名高將以爲令式

其間族屬相紹行程典胡簋是遵宗人應之如驪生
平趨善如轉轂去不善如絕絃誦法先士之言務見
之行事整齊門內以經術訓子孫極其懇篤邑里稱
程季公家行云大夫君行鄉飲酒禮萬用入學以禮
禮季公季公名貴又名達字廷達無山別號居邑之
文昌里系出梁忠壯公靈洗忠孝之裔也父蟾母金
氏以弘治甲子歲三月廿四日生季公至萬曆甲戌
五月十八日季公卒年七十有一初配吳氏未踰月
卒繼配查氏性柔婉厚遇妾媵與季公以婉德稱子
男一人治能世家行娶李君弘女女四人墓在富鄉

吳瑞穀集卷四十四

十一

之原治以金文學君人龍狀來請余銘文學君爲李
公仲女夫也文學君亦請曰喪紀之言悲不足龍選
能狀幸有以銘之余惟學猥則倦圖官則勉治生故
安用此鬼名古無虛謬嗟乎季公畫則發作勞夜則
甘疲寐其篤勤矣哉銘曰始媾出終意怠何世而不
鬼白首空歸同之埃芥此名誰在信可慙乎詎聞之
博而行則約束理也者杆杆然安此窀穸

明故處士程公兩世墓誌銘

余讀程文學巢父程典覽其世行蓋遞變而之文云
當宋軍謀公泰誕循前業設戒沙石之間介冑而候

望燧燔烽舉丁壯出扞老者入葆所請惟數軍實掄
禽旅而已當是時思以戈矛爲耒耨不可得也旣從
東密徙泰塘保郊而居入明無兵燹之儼鉏耰是事
尋范氏書唯知田稼不善則非吏以振昆弟賓客食
飲而已至語數百里外聽江壩之賈則寒毛盡戴舌
縮口張兩耳壁塞矣其知業賈則始竹墩公竹墩公
者泰塘之魁碩士也其言曰昔人謂賈爲逐末自我
郡言之則謂賈爲本業可也里之田甚少且瘠田之
所出不足以供衣食辦委輸不有母錢獲什一及終
更而田盡矣於是採篋中貲服賈配汪孺人亦解簪

吳瑞穀集卷四十四

十一

耳佐貲之維揚買鹽沛歷全楚之地至鄂州牌市買
之貲以大起歲携息之金貳千歸買田以爲常田以
益廣得課奴產子耕不廢由是族屬悉往賈遂成衢
術人稱牌市爲程市云旣富而好施居里路逕故皖
薛盡所捐貲繕治歲折貧券凡千貲族女貧者爲裝
具嫁諸縉紳宦楚聞公爲名高皆折節與遊爲絕席
汪孺人亦佐施自中表以至市道有告乏者無不應
里人又稱竹墩公不啻賈富寔賈義也晚年作叢祠
祠仙聖于泰山之麓謂計然朱公後皆仙人仙當立
三百善以此行益勅備焉子松丘君初從父賈已而

謀蒼頭種樹松杉栗柿凡數千株人問之則曰以待
予孫築室讀書其間食其實也里人子貧不能育令
家人食之爲之婚行誼人類竹墩公而孫宗海君亦
日誦諸佛經以萬德相照惟會於寂大寂稽室空無
溺懼爲遵竹墩公教者至曾孫巢父而文始粲如也
吳子王曰吾覽程氏之世行益遊變而之文云自材
武而農而賈而仙佛至巢父而以文蔚焉日造請予
每曰太史公猶就問安國况於余人巢父之於文不
亦篤哉然雉之不祿而雞盡殺未嘗不與巢父嘆嘔
也則出巢父禮堂之程典孔雁之儀用登於階吾知

吳希穀集卷四十四

七

又有待歟巢父隨其尊人以嘉靖壬子仲冬二十四
日卜葬竹墩公汪孺人暨松丘君子沙園之陽稱世
墓也巢父請予志因拓據世行而志其畧竹墩公諱
文瑞松丘君諱子鉞不及生卒年月以其載程辰州
墓表中銘曰賈貲賈義種樹種德義之遺遠德之行
疾脩行滿千樹人穫百從地者文從天者質豈函之
三而閱之一其生也世爰處其沒也世斯窆嗚呼積
善之大宅與

處士王公墓誌銘

爲說者曰順州里明居使百姓順命安樂處鄉鄉師

之事也王公者故與金僑州徐文學同里同學書年
十四即隨大父守廛宅事大父謹皆省意象父不悅
公從容進曰諸以酒割胷脯豪者獨非奇勝邪迺謝
其同學去提百金裝遊吳吳客趨之莫不甘心于王
君之所賢者矣而一時名文學若黃孝廉勉之文翰
林微仲十輩與公爲布衣遊爭持酒食餽饗公延上
坐譽公長者公必信已諾在乎區蓋之間人以信士
仗之爲千歲之固皆稱公以爲質於人則畏反覆不
可信者亦曰以今王君爲要於中自堅矣諸由公解
無抵調者即所解者置對大夫君不復詰何公既出

吳希穀集卷四十四

七

百金解金翁之阨以此名益聞而公之赴義愈益無
已時若有決行之其應佚若聲響當其難若赴千仞
之壑不懼部發而處分之無所知戀而不嚶喋苛事
總家外之制莫不平均爲宗屬順善身自撫循諸疏
戚屬而呢嘔之于疇人中不言而能飲人以和使勇
者衰其氣貴者簡其重以此里中人皆以父事公初
父無下貲數年公報父悅得待老以休也休猶有恬
愉如是乎若勞居多命割數百金厚公於諸子數中
公曰始大人以不肯長屬耳奈何所自受分比仲等
多竟不受縣侯具禮召前後三至公辭讓最後應張

侯召賓于縣人稱公無但以匹夫老而能自傳納焉
會縣中和洽而固當與諸役多公首義發之縣以非
王長公不能完縣此大事公脩厥服然白晝而脩採
清自起疏堂以至什器物無不自手掌出也諸昆弟
數人皆受成事倚辦於公男鉅鏡每從容請曰夫神
勞于太用幸善持養公自以為壽得長益務筋力竟
致疾年終七十一歲公遊於就時之業而喜文學督
中男廷舉學文數不遂則以士之學如蛻何必錯質
登文陛然後為學乎遂困有命也所謂順州里明居
以盡鄉師之職者與公特對余談吳中孤伴信有物

吳瑞穀集卷四十四

十四

也抑神不勝道及值盜湖中竟無所犯以去而返風
滅火以全區舍者三豈亦天幸邪今按廷舉狀歿七
日猶能滅炬不致災嗟乎睹祐知德陰行昭名懷精
之感亦無遠矣廷舉明經實道原省其官哉公名洪
字範之世家休寧王堂巷口後築室徙居居巷之
東大父某是為識卷公父曉是為南園公以孝友素
行語具載郡春秋中母金氏公之歿以萬曆甲戌又
十二月八日曆其生某年月日配金氏生三男一女
男鉅鏡皆稱材而謹良鏗材而先卒女適程錚側室
吳氏生中男廷舉汪氏生一男鉅生三女一適曹順

一受汪實子聘一受張諒子聘三孫男七孫女墓
在某山之陽丙子某月某日殯之辰也廷舉曰自父
之歿空籍再歲矣幸為銘之銘曰獨行自耦其質牧
祺有基福隸高廣疎堂垣實省曠就成一切飲人以
和縛紕非直也明獨挈不老者休益發徙道之象圓
碣

邵陪菴次公墓誌銘

周有召原故康公之封地也至漢草帝以世有封邑
故加邑於召曰邵唐歙州刺史邵公裕期睦人也填
歙州觀采民風休寧為州冠帶之湊孳孳民和有爰

吳瑞穀集卷四十四

十五

居之志宋邵公文肇刺史公裔孫也教授公孫校書
公韶徙務東邵次公諱獅字以振父實年八十七歲
以年高縣大夫設老更席適饌省醴備焉次公天性
柔良父母春秋高次公兄弟俱確然白首次公上事
父母下友兄弟熙熙然如咳嬰之狀子二人同產子
五人次公庭教諸子怡然以撫其心隱人過失即家
童奴產子不以小過成罪生平不出一譏讓語與人
語喻意輸情文旨甚憐里人曰邵次公與人請謁事
情若為人泣也以此諸辨言偉服雄飛者莫不消猜
狠之念而懷事令然不為擊詭孰視目適其適而已

居恒善閉關鎖及遊涉歷險廣從數千里就時奏其效所筭極行南抵羊城百越東連海島止上燕都觀天子日月之光而後返駕家居休矣豈非守身若寡寂而周行不殆者哉伯仲四人長公及叔季俱稱強幹而次公獨特需系濟之一喻一張糾條章理而成功家獲全事孫子有范可久者蓋有自矣或謂次公無大業者曰堅無大如齒六十而盡相摩吾守吾常存之道也彼據臂而仍之果何爲者縣大夫以老更請曰先大人德厚實甚宜賓于縣今偃然處之豈惟大夫君亦作先君之應謹謝之而已至縣大夫

吳瑞穀集卷四十四

十六

與築城諸役趣應令不辭歿之年七十有九隆慶五年八月十七日也前一日猶着蠟履屐寧中行忽不病而歿二子男天景天昇其孝友大類其父先是隆慶元年次公忽墮食誤詒天景亟擁樹抱之諸醫視皆以脉疾法氣絕謂景無用抱爲天景大泣曰不肖當隨父九原下也自日映抱至旦日不釋手忽蘇醫曰可生矣人謂次公復生五年故次公善行之報亦天景所爲孝感云天景年十八時嘗割股以治母疾至孝之性自幼成也次公配孺人夏氏繼配詹氏夏孺人生天景天昇女一人孫男五人孫女三人曾

孫一人曾孫女三人天景子應高從予受周易天景身布冠踵予館舍泣而請爲父銘以萬曆元年仲秋葬于城西九都之原予謂次公有得於老氏之訓大成若缺用之不可既也然次公未嘗讀道德之書其天倪之自然者乎益希及之矣銘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脩之於家德乃不泯世代茲茲億年無已以子觀子何以知其然哉以此

邵公墓誌銘

邵公五歲時守舍即提戈隨父逐格虜遊市區得食物懷歸跪進母未嘗咈咈而唯幼而敦敏若此及長

吳瑞穀集卷四十四

十七

爲魁壘之士家自大父以來不分析公中男而家之事大錄于公諸子遊于賈皆取成畫于公所畫必得性剛直不爲擊詬即豪貴人長揖而已質于庭諸強凌憚愚者恐開罪于公所食物以自奉甚薄而樂恤客之急數以責諸人雲間故有金滙薛家二梁陀壞過者蛇行匍伏公亟屬工繕治島夷入海寧雲門諸子以其財家人憤憂公置勿問何貲復公亦置勿問嘗以島夷發難同諸父老白當路築邑城願輸財築城若干丈平生足不履縣庭王大夫以賓禮請辭謝不出晚年父母年高公與二兄俱白首朝夕怡怡

而友愛其異母弟尤篤至構書舍龍池巷中課諸孫進士業隆慶辛未病痺一手一足不能用諸子若孫侍視疾甚謹明年二月十八日手足忽伸舒然自知病侵語子曰若兄弟能自樹當訓諸孫以成吾願又曰鬼神奇袤無所食不足念也當敬事祖考所藏百金為建宗祠作譜系費語畢而歿嗟乎若邵公可不謂有堅正質行也哉蓋聞公嘗得天幸云舟行黃浦江中風大作舟覆張目見五色光如有物府之俄而同溺者聚坐舟底得小舟濟入閩至蘭江遇羣盜倉卒同季墮水中春漲流十里攀舩乍見乍沒得濟岸

吳瑞穀集卷四十四

十八

旁舍火南倚薄居舍公曰吾兄弟生平不為煥虐有頃風返而火遂息人謂公家義厭不惠為善報也公諱鸞字以祥休寧陪郭人也公之父曰實以老更賓於邑大夫實之父慶慶之父永壽孝友行稱于里中其世系但見于公之伯子天星所述公生弘治丁巳十一月十九日享年七十六歲配孺人程氏繼張氏俱先卒側室孫氏子男三人長天昱次天受次天吳孫男十人應兆府庠生應元應坤應堯應復應允應臨應化應祝早殤應先孫女幾人曾孫男五人墓在某山之陽銘曰遼索世塵倣睨豪舉守茲玄筭絀彼

金履容裔松銘永遺萬祐

曹長公墓誌銘

曹長公世家曹長公選字惟進海陽曹村里人也其先有宋曹山人汝弼以獨行雲翔松蘿山中長于詩稱曹山人詩汝弼生矩仕屯田郎中後制詔封秩山人書贊告墓墓生三秀郎中孫夫仕建德丞下甲征方臘夫卒交深入歿之大行觀民風立表署曰曹氏忠孝鄉孝芝里云自郎中以孝廉起家一時靈承家學引籍十餘公尚節行世名忠孝而弘齋先生涇尤以道義高一世始仕昌化簿元起即引去以家世仕

吳瑞穀集卷四十四

十九

宋故至命母受經學涵迹醫農家及明興乃相謂聖人首出當復明經應時日月之初光由是舉軍宗善以明經仕藩幕參軍始以州薦仕其後甲科世世仕矣宗善生貴仕廣右恭城令貴生顯政長公之父也嘗脫第大獄長公幼溺苦於學受周易與從伯兄鼎俱既從兄以嘉靖辛卯舉孝廉計偕而長公之父忽病盲乃去書輟蹻為吳越遊綰轂建平掾其間嘗約貸內父金屢不能舉約為父慙賴曹長公寬舍願於因計鬻子婦佐貴長公聞趣已之曰老人休矣我堅寒耳不忍聞此又與為約賴長公益寬請入牛蹄

甬六佐歲賦既芮父歿芮氏兒曰易世矣不復思舉約抽挺結袵逐曹氏奴往責者一日所賦牛忽狡憤輿越河壩者三直至長公客舍門膝地蒲伏芮兄弟趣至一輓之一推之不去里父數曰若兄弟忘而父歸長公牛邪而適牛賦乎乃仰天祝曰孰誰負者牛去之不者歸之言未訖牛雀立躍入門至堂下復折膝蒲伏一墟皆驚芮氏兄弟辭舌服諾而長公又嘗決正大滑楊乙乙故推埋已服農家襤褸衣稱貸舍人兒目攝之不貸長公故令貸之貸而不書後數貸長公正言之曰若農服果農作乎則力作度可歲具

吳瑞穀集卷四十四

二

數金終歲厭餐非田畜所出有他姦事非便計也乙銜之曰公一何魚肉乙乎後吏捕逮係脰琅當過長公客舍垂涕而免悔不聽長者言且三年不問責幸寬我屬弟盡券田歸長公責長公收券後呼其子誠而納券焉會歲侵居人百餘輩至願長公出倉廩所踴爲百口請命長公亟出管鑰計口給之遊吳越時舟中流直白衣殍即停舟出金錢收白衣殍葬之其夜夢白衣者謝恩溫我濕襪幸甚適有衣青者隨至稱幸與我俱長公覺而異之守至日映中流浮一青衣殍又屬青衣殍如白衣者已從吳越歸值除夕

才至居舍十里聞叢中作咳哭泣乃所棄新產女兒也危不可活亟解衽抱之出數金屬里乳母善視養兒及歸夜漏未盡一刻矣長公以書不能卒乃稱詩書我家固籍忠孝我家世行以謀伯叔子業固籍而迫世行乎即聖緒不遠隆慶元年丁卯叔子誥以易計偕後四年卒未引籍南宮長公輒移書務以人臣上節焉兢兢長公則簡練於事而質行爲里人倚信無所竊重數講負親之構構者無不聽長公講即展轉不可約者亦相戒免及叔子貴益務縛紲春秋六十有四歿隆慶六年正月十四日配孺人金氏以長

吳瑞穀集卷四十四

主

者行爲諸母師范子男五人經綸經濟俱先卒誥經國經德孫男十二人孫女五人墓在石人峯山中余邑海陽得海陽之士三人進士曹仲宣誥孝廉屠東圖景鳳陳仲魚峯三人爲姻家仲魚子世廉聘仲宣女仲宣子嗣義聘東圖女三人皆卓犖自高顧獨交驩仲宣仲魚從余遊比仲宣以仲魚季父陳山人達甫狀移書山中曰不肖之罪也生則不能事養歿則不得實含百舉而莫厭先處士今可圖萬分之一者惟先生之銘哉敢獻書之從御下風須以策事銘曰昔在曹叔世家首言子臧高行上節歸焉惟德之建

引祀無垠聲派海陽右閭高門大唱聲詩鑠哉山人
鄉標忠孝瑞芝困困昌化弘道昭祐後昆參君大宰
如日方暉零其掃六振光隆長公務根質義鞠躬
碩哉瑞草載秀載芬載芬伊何於竹之墩叔子國華
載雍載敦報報之反百昌云云

大鄣山人集卷之四十四

吳瑞穀集卷四十四

王

大鄣山人集卷之四十五

新都吳子玉瑞穀著

廬陵郭子章相奎閣

江夏黃正蒙叔明校

誌銘部

明故拜高年爵守泉劉公墓誌銘

吳子玉曰世之逢衣博帶誦法先王慮無不順孝之
原析也顧獨行厚道遲遲出於未嘗問學之品庶順
以爲理孝以爲質欽躬恂恂無不可爲人法式聯之
紳縷之士又何讓焉余雅習邑之南市劉公迹其一

吳瑞穀集卷四十五

念順孝若不能卒每對余言何以助其依依可謂淳
至矣則誌之墓石此其大者哉先是邑侯數存問三
老孝者鄉射饗會列之上賓得南市劉公固請公固
辭避及公年八十又請又固辭邑侯廼具冠服書贊
就其家拜高年爵一級邑里甚休之曰三老孝者之
稱無慝矣公初生時瘠弱兒啼徹日夜貧夜乏膏燭
母李孺人臥起而擁樹兒丙夜不寧及能負床行等
解說父母母一日意不自得涕數行下公伏地請母
諷曰慮久餓人屋舍耳公曰母幸自寬兒當買之稍
長就學甚力人將休不休自以不能通曉去就賈買

河東請於父曰大人南兒獨當北衣焦不濯頭塵不去百舍重爾劬錄疾力父曰山銳則不高推剛者莫如弱且南北分處縱所獲贏孰若天屬之聚爲多於是隨父賈浙上羸滕履躋而南矣公盡日嚴之孝對父如對官簿自言生平無但不一抵冒即見顏色少不豫已覺無置足之地公之事親可謂發言陳辭不悖乎耳容貌不悖乎目者矣一日歸自抹陵即治行具詰朝入閩詰朝爲午日也母有閔閔之心奈何以美口即遠去公聞言遂止脩具上觴次日行公之奮發治生而順父母多此類母病公偕配吳氏禱願以身代母一夕夢黃冠人授之藥曰而旦夕人第兒婦孝服此延二旬之期如期卒人言蘿夢與公家孝子文明夢得藥無異孝之善徵也居父母喪焦毀過禮值忌日唏噓流涕即衰白猶無解已時有婢媵逮事母者必以禮遣嫁事元舅恭謹與外兄弟趨和承意子有寐生晚愛之而勗責不遺尺寸爲擇明師選良友翼漸於善督之制科執補邑庠生有名晚年貴頗裕猶日夜惕厲思自降損臨事必慎其前不致悔於後興大議不辭多寡能委輸邑侯築城趨功築若干丈城客于嘉湖歲饑有困膾米或言可乘時獲羨利

吳瑞穀集卷四一五

三

公不可曰孰若使斯土之民得蘇之爲利大也乃減價以買又爲粥以食飢者諸劉散處無祠宇以妥先靈捐貲帥族屬立祠于居之南以勿時對母言買地構堂宇猶以未盡拓復前人之產爲兼居嘗深念遠慮見歲若月十總之布一豆之食薄嗜慙以爲生忍辱以爲家以義勝患以畜培德守足以長久而吉祥及其子孫者矣春秋高精力如壯年忽不食兀坐廿日而歿萬曆癸未十二月初九日也其生弘治丁巳十一月十四日享年八十有七公諱淮字伯遠別號守泉家世休寧南城父曰銀賈事而儒行爲邑里所推重世系高曾具有霖行述中公之配吳氏孺人有姚嬀行生子一人即有霖娶西門汪公齊德女女二長適南門夏楷楷早卒女以烈節隨卒次適邑前邵柴孫男四人煥煥煥煥孫女一人娶聘俱名族有霖以乙酉某月吉日奉公之柩厝于瑞苞館之前地先期持狀述請余銘以不能得三秉之粟爲二親養卅年之日長恨矣所爲圖不朽於地下者在先生之銘余與有霖游最久余每嘆曰宣父有言吾以夫六子自厲也劉生爲余厲者多矣而雅習於公賢於兄弟遂爲之銘曰三老孝者百行併物有章服設殊等建

吳瑞穀集卷四一五

三

之於本茂華顯玄瑩千載光如炯

陳孝廉仲魚墓誌銘代徐龍博公作

往予按部微過存陳山人達甫於市中則二子伯象仲魚贅謁既而佐觴相樂也時仲魚年十八其所爲文辭已嫺然有古人風余嘆曰是咫角騄驥也何必華髮南顧然後流稱哉後余以先大夫服家居仲魚又隨山人躋足千里過余於薛荔園中則仲魚嚶嚶道千秋之業每曰大丈夫當使一人昂萬夫俛首何委瑣尺寸之效爲嗟乎若仲魚豈不弘博士也哉年十二以山人命後伯父瑞州公瑞州公嘗次遺言令

吳瑞穀集卷四十五

四

之執躅仲魚受言書策而藏之瑞州公故廉守也貧至仲魚愈益貧客有言者仲魚曰自吾大父博士公以來恃此業已食三世矣何貧之卹且造物厚我以七尺至貴倨也奈何自薄于是厚自屬意具器食被服一如貴人見者騁其驕揚而仲魚處之自若也顧憤發下帷務于底就日有記月有考歲有得而後已歲庚午邑令蕭山張君校諸經生得仲魚牘亟薦於督學使者使者忽遺之令復以剡請得試南都時景陵徐公雅著才名以賀應令得入閱帖括及得仲魚牘大異之曰是必負大名士也喜於見遇主帖括者

以牛鼎之意故後之而仲魚名益起當此之時諸公爭知之矣計偕不合歸而思綱紀人倫欲以一身當輓近世而軌之正諸昭軌有助化理者毅然倡之其有悖名教者力爲絀之以此正人君子賴以養氣而市里之孰惡者或黜之矣然仲魚自任方格斷斷行之不少選與避焉以瑞州公所謂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爲賢者也未得祀於宮墻夙夜茲茲以爲人子而不能承其父者不敢當其後奈何承先德不能彰之而後之也會督學使者下教諮鄉之先賢於是三老官屬行義諸生數百人言於令令上之使者遂祀於

吳瑞穀集卷四十五

五

學宮而仲魚奉神祐以附盛清道之儀鄉之縉紳榮之又大爲祠宇以祀其先儒定宇先生立緯模以咤縣鄙然未嘗爲嘗省與錢通其不握轡內顧而務成大遣如此歲丙子遊南國學會山人春秋八十告歸爲山人壽行且治裝北上春官仲魚語人曰不肖當以射策甲第爲家山人壽且塞再北聞者倖之奈何山人壽之明日而仲魚卒矣仲魚性至孝居母金氏喪不食肉者三年至喪生親亦如之日夕承驢叔父爲嬰兒慕作一筏侍叔父於山水間命曰一葦游山人人觀樂之以嘗受學於兄伯象事伯象如父唯謹

仲魚故才高乃心獨喜濶大自負而至行端恪士林以此益推之汪司馬公伯玉嘗對余稱仲魚無論靈承山人家學迹其所至馬班儔也而天遽限之豈不大憾哉嗟乎仲魚年未及而生平行事諸歷黃髮倪齒之所不及為者仲魚立辦於頃搖之間嘗謂其鋌則若莫邪之利刃無所不斲圓居而方止積正之所致若磐石然觸之者隴種而退耳使得試諸行豈獨以文辭列著作之庭其勲業可想也觀其居嘗置楊比部仲芳之疏于几曰不佞之出也得當公萬分乎是可觀仲魚所鄉往也仲魚為休寧人名銓仲魚字

吳瑞穀集卷四一五

六

也山人名有守為余社友鄉人稱六水先生仲魚生嘉靖丙申五月初三日其歿為萬曆丙子九月初二日得年四十一歲配吳氏子二人長世濂娶禮部主事曹君誥女次世淳聘太學生吳君繼達女女二長適太學生查榆次許聘南城知縣范君淦子櫛世濂將以今年十二月奉柩厝于楓林之陽先期以山人之命來請銘余得仲魚之計食失七登車失軾甚痛之遂為之銘曰天有以厚君與君有自厚與厚無厚無厚而厚奈何乎仲魚

鴻臚序班汪君墓誌銘

汪有接公者宋時由婺迴嶺徙西門至明憲公仕四川判官子仕榮公有隱德子新公仕南昌衛指揮僉事子為鴻臚君應元字子春未離阿保時即識瞻依深稱父母意觀察顏色大母視省之甚至苦溺于學父母令兒且休年十四裝齋遊諸都會次所備說汪君之義會大儀黃氏駟僮負訾數百考立其罪收拏告急於君君為出貲如數償府帑黃出立柩于家廟令世世奉嘗汪君後鹽舟覆饒江喪千金裝舟子溺人曰舟子載舟以重貨深望之君曰彼溺者猶蓋以衡門之扇何以計重貨為亟具棺收之嘗構道院

吳瑞穀集卷四十五

七

以延道人唐林之貧者為人雅遜悛悛篤厚之道叅會間不為折逆然亦不為猥稱追趨之狀人以此嘉其長厚友愛三弟即育子不以搏掩益為若叔自將而三弟旦朝言旨事伯兄之禮愈至不錯則隨行也喪父居服舍中如禮去饒過父墓伏哭盡哀止君之內行脩飾如此嘉靖末年應詔以例授鴻臚序班萬曆元年十一月十一日卒于芝城客舍芝城大夫士衣之如喪戚屬大儀黃姓者聞訃哭於所立主前為三日服云君得年四十有三配夏氏賢即年未至能置妾徐氏生伯汝賢季汝孝黃氏生仲汝良叔汝忠

女二人君之弟太學生應利來請銘以十二月某日
厝于父墓之傍銘曰美惡相入甚美以盡閭門固根
乃弗長存何必燁燁而名彌白含咽及之言則純師
能令素縞豈庶福報孰短孰脩夕室千秋

東野金公墓誌銘

海陽之金姓著者以故宋學士公安節也其苗裔城
北里有金處士增會有司旅耆老書贊而賜之冠帶
子四人長金公金公名岩良字尚忠別號東野年二
十時父使尸家脩家政之缺整之於身以為本先而
要其歸於節儉父喜稱兒主舍中雅故能推轂而公

吳瑞穀集卷四十五

八

治家矣既使尸賈觀三楚之俗歷吳越多文絺布帛
之湊委輸其間而擅奇羨父數勞苦兒主客中暴衣
露蓋故能辛苦開後人業矣初產中下後買善田大
起第舍兄弟俱著名字稱於州里然以厚善為聲不
設智巧印機利天性敦愿自同產以至六屬之戚親
疎各有意與人交誠實本即怛而不信者莫不歸
誠口不道人輕重之短而務以德意感人慕王烈之
為人千社之內誦金公長者邑君侯召三老豪傑來
會計事必首舉金公諸祠廟城壩文峯橋梁之役金
公必與諸父老俱諸父老兄事金公繼治中程事第

一部僕者前後勞問金公旌其門為人寬緩潤達不
立城府悛悛退讓尚德若大雅君子之風人干以畫
愈益發舒是非為人請求事可解解之不可者各令
厭其意里中得金公一言為居間而解爭者甚眾由
是益著名譽郡侯洪公署縣講禮鄉飲於學宮虛坐

請金公則金公避匿不出從子弟子員世澤跪白那
公侯之命不可以反金公出自是屬家事不問時時
三老從之質疑問事課諸孫論道經書為大體而已
後十二年而金公卒為隆慶元年七月八日年七十
有二歲配程氏繼配程氏吳氏子男一人世寧繼程

吳瑞穀集卷四十五

九

氏出世寧娶吳某女女二一程氏出適夏有誠一繼
程氏出適王鏜孫男四人惟喬聘葉氏女惟聰聘夏
銳女惟化聘邵繼忠女惟嵩幼孫女二人一許聘庠
生吳耀子次許聘蘇若濱子予雅習十洲吳君而世
寧介吳君辱賜請銘以明年九月治方中於某地之
原銘曰三老悲于社思善人卒毋自律身則卒名則
揭勸防說載乃除飾其所茂延豈菹館云其仞曰長
公仟

野橋戴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戴氏名圭字秉誠世居鄞西菴源高岡先生

父桓公歿先生卜葬于蕪港滙東以好疇田地善徙居扁曰樂處而別號野橋人稱曰野橋先生先生生而莊重穎悟數歲入小學端坐朗誦強記過人年十五學於慈谿裘少叅公公大器之及長學於張茂軒先所當是時皆以制舉業爲學之殼競趨之先生獨愍學者之不達其意而道悖乃究六籍之要指而潛心孔孟曰爲學之要在謹獨久之自與天一由是總萬方之略下及稗官芻說卜數隻偶祿命堪輿樂律兵家書罔不博涉大旨而要歸於道常題所居之舍曰人中合下渾無我地上原來都是天角川張文定

吳瑞穀集卷四十五

十

公一見嘆曰是探易高人也所著四書摘題解易經著述及摘題大旨要畧略說等書嘗爲易述序之曰易學不明久矣不知一線之細足以維之於垂絕乎噫幸有天地在也先生年少家貧其遊知交皆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督學使者行郡多稱先生以儒生舉入試至七七上射策皆不舉故事當入庠校爲弟子員先生輒棄去不受督學伯通吳公尤以知雅故每進之與論理學宗旨以爲長者數稱譽之先生家居脩學著書爲事弟子以久次相受業諄諄啓告不厭嘗躬執耒耜田間遇友人即輟耕講論忘其徒跣

時人大賢之先生事母至孝母有弟自幼戒肉食耄多病先生事季舅如事母與妻鍾氏日朝於母及季舅上食然後歸子舍中夜聞舅咳嗽聲即起寒必攝衣往省治供具倉卒間必戒祖氏墓歲時脩緝供祀事必謹生平自茹蔬淡脫粟之飯衣敝補衣環堵蕭然客至則出肴果咄嗟便辦甚設對客竟日不厭晚年郡太守高公曹公前後相請爲鄉飲賓辭謝不出而與郡之高賢爲詩酒會月一饗先是戊申年先生八十有二月二十三日其生辰也大司馬東沙公是日偕弟子十餘曹觴先生爲壽談竟日不疲至明

吳瑞穀集卷四十五

十

月七日犁旦置食忽就床褥臥不食家人請之固乃日飲水少許絕去粒食月餘然言論斤斤罔不當值又期月爲十二月初六日夜分語長子乾大學首篇曰自天子至庶人皆人也皆有身也奈何不以其爲本身當厚人當薄奈何不以其爲厚又曰生爲一日人脩身一日爲百年人脩身百年天聽其天壽聽其壽便是立命後五日東沙公遣人持画像替至屬乾三四讀每一讀已交手嘆曰公大手也是日屬次孫臨委禽於汪三日謁家廟猶口授祝語無何語乾曰中庸言天命大學言明德魯論言悅學孟子言仁義

聖賢言揭之首章一軌躅也晡時乃曰而公今休矣生平所爲著書可藏之以俟後人十六日乃洮頰水索剪刀整指瓜明日戊申午中寐中忽嘔而覺命扶身正臥至申而卒曾子曰得正而斃若先生其庶幾哉先生生成化二年丁亥享年八十有二卒之日二十八日祔葬于父墓之西先生配孺人鍾氏有令淑先先生卒子男一乾娶導湖龔氏女二長適胡田陳瑜庠生次適姜山陳璞孫男四長世復娶湖田孫氏次世臨娶雷山汪氏次世泰次世壯孫女一先是乾走書介重郡大夫張公屬志銘公曰余大父野雲公

吳瑞穀集卷四十五

十五

與先生爲詩酒月會先父久菴公年十五受易先生講論立身行己之要就業野橋之廬二年鍾孺人子視之令僅輩治茶飲夜半不辭余少時亦受易先生手持一編開卷朗誦金石鏗然及指其肯綮止二三語遂令人豁達無罣礙也余北世好故兼之在三之義於乾之請不可不致吳生爲我志之遂述而具論如此銘曰大道旣東流潰如洚誰守至冲先生西之力拯其隨摧崦嵫遠策促界永終能厲夫子之不竭

夏長公墓誌銘

海陽南郭之夏氏自宋夏孝悌公隸行彌篤者發彌光天祺錫寵豈繁花竹雙瑞報况所昌熾厥後嘉况人瑞者其無旣哉今觀夏長公行大類其先世毋論花竹瑞應即子姓森森郁郁階序敬實含華其爲瑞瑞益茂哉益茂哉夏長公夏孝悌公之苗裔也名然字尚安父紋川公萬珍以商卒業而思經訓易諸男業長公受父命明經通大義旣紋川公病作猶喜外遊如驚曰何恙不已長公念受書所以善事父母父罹霜露之勞而不能侍視父尚安事書乃立去隨父朝夕奏食炙省視請問大人違行殊遠而不圖稅駕奈何紋川公曰兒可屬矣即歸不復出長公重去書不得卒業乃嘆曰聞之師氏夏者大也大者文也爲夏氏後人而不知文其謂我何乃爲唐人詩集雅材唱和結社山中性溫良有讓外寬內明兼通文義緣飾人有爭辯觀其意微自解說不不當意見人有急即食不飽而盡其忠慮不行僞貌所居治理俱有員程上禮義好古教化父歿執喪哀悼竟服不違禮同母第二極友愛公家之役伯季爭相留作後仲卒伏屍哭極哀於同產子視養相循埒如己子嘗道過見二僮子浴沼中溺幾死而未殊長公惶急援一簪叫

吳瑞穀集卷四十五

十五

然號曰孰誰救二孺子償此諸聞者趣救得不灰即卒遽有智計如此每分財佐公家受功如謀縣行鄉射請大客諸生推選長君微察長君數退讓資之三罕竟不能得長君長君五男七孫男二曾孫男屬二長男佳伊少男飾以賈而教督二中男脩化治博士家語令從高等生遊配汪媼里人稱汪媼其言行直追古媛而光宗祐美矣吳瑞穀曰夏長公之卒以隆慶己巳正月二十五日歷其生亦以正德己巳正月二十日歲祝犁大荒落而俱以建營室之月董董一週也豈數邪嘗聞長君客清源忽夢若有物告曰翌

吳瑞穀集卷四十五

十四

日當躍至亟宜避去早起徙去會便坐舍中牆墮覆以去得脫則比其上世琦花嘉嚮此其彰彰尤異者也語曰牆圯則崩又曰基厚牆固夏公之行厚而不陷固宜免巖牆陷也莊辛論君子之行曰居不爲垣墻人莫敢毀傷豈惟人莫傷之即天亦鏡之矣然則夏公其君子之行哉余嘗過雙應堂迹其先世之孝行植根深矣今有夏長公樹停培之遂爲之銘銘曰肇植孝友隱莛厥後碩哉瑞莖蓬蓬嘉生葉語敬實載芳載莖長公務根雅以黑墳孫子世郁何如瑞竹孫子世華何如琦花高名之嚴禪傍是戾慧種維何

扶疎婆娑百昌土反葉繁厚本億年培斯嗚呼休茲

良醫邵君墓誌銘

蓋王良醫邵君者名寔字子震別號東狂其先故始新人也晉有曰仁祥者以義烈廟食睦州烏龍山事見邑志宋靖康末有官判潞州隨南渡者曰珥珥之子曰全爲休寧稅司提舉遂家邑東門入我明曰攷曰誼爲時聞人攷傳五世曰大倫以義拜爵一級年八十有四以耆行復拜爵一級大倫生洪洪生正元號伯亭即君之父也君幼髫髻時穎異及長見里中子皆握齏好苛禮顧佔佔自喜不能行大度之事不

吳瑞穀集卷四十五

十五

則愚賴寐墮之民苦小費而忘大利乃削去踈跼爲百年規雄張邁視跼不羈人目爲狂生君亦自以爲狂生因號東狂客有問於吳子曰生果狂與吳子曰生非狂也激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獨不見夫騏驥乎其得康莊之衢也一息千里塊塵不起猶爲遺土左右其旋而申技其間有如服成雖造父不能眴眴也及其得太行險巖之間也危行側視介倪闔扼驚曼謫衝此筋力非有加猛而不馴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順其行也今生有高材而不過康莊之駕且競逸是患欲無狂得邪初君習制舉業就校有司輒有名

無何鄉有相仇者邑大夫遣賢豪爲居間強柏亭公
行遇霧露暴卒家殷大君以家督不能卒受書棄去
嘆曰丈夫旣不能受書且先人志願而俛首從賈不
致數萬非夫也裝金錢遊淮海豫章諸都會修之十
年數致萬金如颶風迅雷之起甲乙里中人實室廬
盈比衢巷旣已致鉅厚貲益自重而矜節慷慨悲懷
居恒深念兀坐爲詩歌人莫窺之益疑其狂謂曰公
所不足者非財也獨奈何深念如是君曰訾徒令驕
後人耳豈而公志哉父歿未葬有母春秋高不得歸
養豈名爲人子哉客聞言皆以高賢目之曰而公不

吳瑞穀集卷四十五

十六

狂也頃之江西益王招賢良文學士君拜爲王良醫
初王見君有儀容甚都旣與談豪邁英發又能詩益
重之居久之上箋曰臣先臣歿未葬有老母在乞賜
歸奉葬先人骸骨養老母不敢忘犬馬恩告假歸歲
已酉復來饒途中酷暑疾作家人得報長男繼坊季
第霞兼道至饒疾不可起矣問後事曰復何言祖氏
至我數世積行不當遇霧露歿而歿命也長負恨者
父未葬有母不得終養耳一言涕泣數行下而卒已
酉七月初六日也距生弘治乙丑十月十四日享年
四十五歲配南門金氏側室康氏男二人長繼坊金

出娶鳳湖劉氏次繼全康出娶南門金氏女二人長
適南門夏氏次聘西門汪氏孫男一人一新孫女一
人君兄弟五人初柏亭公早卒君年未弱冠而四弟
俱幼旣兄弟能大其家里中人皆謂柏亭公爲不歿
乃君亦早世歿十年所而二子坊全益能充拓新其
室廬數千金買地克葬大父善侍養大母母今又出
二千貲買地車壁以十月十六日葬君是能世其業
而繼志者謂君爲不歿可也銘曰狂者激矜者節狂
兮通兮其大節亢兮咨不求而求何不寧兮

文林郎南麓汪公墓誌銘

吳瑞穀集卷四十五

十七

汪公名洪字汝源休寧西門人也系出唐越國公華
後父弘璋以行質木稱朴齋公汪公身長八尺容貌
壯嚴爲衆所異爲兒時即以奇勝熱服群兒年十歲
讀書橫塾中汪中丞都試奇之令通籍邑庠父不可
而止年十三代父里役旣簿對脫同役者之獄父逮
繫郡往省途暮圍人奴迷遇有物謾詒公亟馳馬鞭
之數十得活去梁中使主器浮邑籍人公時年甚少
代父往謁曰奈何以目皮相恐中使爲愧屈厚賜之
年十七受室程氏脫裝具千金進之父母父病痰求
柿霜爲劑遇行商亟出五金屬商去不聞其問後如

期而至曰君以親故屬重金而不問名何敢負君奉
柿霜置金不受而去准王開鞠場走馬一日出良馬
置上尊酒約曰飲上尊者即賜之馬許乘馬端門出
衆皆儀心公紀進士鑣與公厚善亟止之公乃鄂謝
因大書格言于屏自警遊廣陵時王公大人道廣陵
者皆願交汪次公名籍甚公有石畫而好義首事佐
國家之急以故官家興功緒必推擇公首善學宮前
謀親文峯占費數百金上富人者名皆不肯受功公
獨欣然委輸博士弟子造門祝謝以百數巡撫歐陽
公亟書贊勞問既佐林尹築城勞費五百金言於尹

吳瑞穀集卷四十五

七

曰沮事之議不可勝聽尹大奇之潘尹召灑學宮前
泮池築文星樓又皆委輸唯謹太守何公買田爲紫
陽院生供具念無可堯貲者屬之公以公終長者大
加稱異王尹又令與十二父老俱建藍江石梁邑大
便利其首善助公如此兄浩早卒有二子撫而長之
分之數千貲既破其業又分之吳尹天祐挂冠歸與
公友至深卒貧不能發喪公奉金往稅事類如此非
一執父喪哀悼大爲坐制於南麓初曾大父盈得葬
父註誤余氏山遂秘其墓公按圖誌訪余氏子奉五
千金爲壽因得墓所在湮沒百年而始復人歛然以

誠孝稱公公有志大著當世以不得業明經故時時
讀書自喜染翰爲著書每嘆曰使至時之極不有自
見耶乃以貲拜武功爵後復以貲受文林郎有潤大
規而文具周密用理術以輔其資以故能著功緒於
家國天性嚴整履方不妄遊處誥家范爲郡國所
嚮慕焉林尹潘尹禮請爲鄉飲賓一再辭讓初唐學
士見公大度之言稱之曰海崖高士也後以親墓在
南麓因更號廖學士爲書扁以贈公生某年月日歿
今隆慶己巳二月十八日享年七十有六配程氏先
一年卒子男四人子成子明太學生子高子卿太學

吳瑞穀集卷四十五

七

生子明子高先公卒女二人孫男九人孫女七人曾
孫男五人曾孫女四人子成子卿以十一月十六日
奉柩厝于小塘山之原山爲公所作壽藏題扁皆公
翰跡也銘曰髫年奇氣吞滌潑鞭笞馬奴驚囂嘯長
軀八尺神鋒朗首善見推柏格長助公釣奇君侯賞
文峯矗矗同天壤素封萬戶膺嘉饗錫羨重仍浩穰
穰手題墨蹟照山樾還見綸章相映晃

處士邵君墓誌銘

處士邵君在林大夫時甚得名稱大夫緒已築城百
姓莫應者會處士入言其地足以容民其民足以消

城自守富人不得閉門不應以爲闌出財物填溝壑也願作東門郭樓倡先百姓大夫聞言大悅酌酒爲處士壽又知處士雅謹善有母勸義乃扁邵氏閭以風百姓於是富人見處士家蒙顯賞爲足以豪各競競所爲輸築而郡中莫不稱處士名然處士未嘗爲豪以竊國靈後大夫潘公張公王公下車先勞問處士築學舍前文臺榭藍渡石梁大夫推擇諸父老巡功必處士在處士幼就學能通詩論大義後隨伯仲兄賈適游吳楚洪都都會兄弟五人相務筋力起貲數鉅萬屋舍比連東郭時處士父早卒母春秋高人

吳瑞穀集卷四十五

子

擬之素封以比萬石嚴嫗處士事母孝謹母嚴莊處士承意指甚得母驩悲念兄弟早卒而弟之子幼孱撫之同於已子家故出分然持家秉即千餘指無所間言中外之役躬親不懈篤於故舊喜賓客無留門者輒盛脩肴膳結好士大夫執賓主之禮人見處士若不及事狀固以奇也而才智明於巨纖之體對邑長吏言辯而確引當否肯正爲長吏言不阿以此益重之懲兄弟早卒故乃不問產不結車軼遠遊治園南郭曰載之史記故有召亭召公歸老之地也吾當以南園老焉遂號南園逸人里人以處士知全性命

稱美之處士名霞又名珊字子章世居邑之東門故宋茶稅司提舉公之裔曾祖同祖數賓於縣庭祖永高父正元母朱氏處士生正德丁丑又十二月廿三日其歿在隆慶二年十二月廿四日享年五十三歲配陳氏繼配金氏子三人長繼思習博士莖陳出娶金君奎女次繼昭聘汪君春女繼瓊聘張君謙女俱庶出女三人長適汪海次許聘孝廉閔君宗舜子次許聘金君庠生九仞子萬曆元年十月某日爲殯之期墓在楓林之原余雅習處士因繼思之請爲銘曰世殊胥庭雅父作之民賴以盛伊云哲夫士鄉爲名

吳瑞穀集卷四十五

三

孝友並至文朴遞行生厚用利迺幅以成吁嗟夙齡以遺後昆詭時審已順神順存方土其堅豫哉斯原

玉山居士王君墓誌銘

玉山居士王君字子弘名鉅世居休寧玉堂巷父楊塘公洪爲邑三老大父南園公曉以質行載徵郡志中三老公五子君爲伯子南園公十三孫君爲伯孫君生而潤澤如佩玉見者稱曰玉符云四如者王之符也王郎之貌是玉爲山此人之符也且休寧山書有王几山正峙於邑治前因以玉山爲號君幼喜學書年十五喪母不得久次卒學隨父遊吳越逆旅中

手不釋書有格言即書記之日以成編戶九屏牖皆
有銘戒多購名流墨繪間從臨寫大有直好吟咏句
成輒棄去不自爲名以永譽於時各有伺其篋中得
詩六十首君咲曰是爲焦螟之響耳遂題曰焦螟草
竟置之篋中君爲人雅性溫潤恂恂然和平沉靜詳
審力行孝友給事大父前甚謹大父病侍湯藥衣不
解帶一月自以於諸昆弟中長每帥以脩正之行一
時家庭雍穆群從訢訢於階序既匡既勅有先世珣
珉之盛者君爲佐之也杭城蓮池大士故經生也一
日發菩提心投西湖寺中誓弘願持戒一時紳綬之

吳瑞穀集卷四十五

三

士影附君爲尺牘三章闢之吳中黃山人淳父見謂
不懼波羅夷罪可授諸衆生爲序之首簡君之堅正
多此類會倭寇海上杭城戒嚴諸賈人皆首鼠避君
着白袷盤馬市中回策如縈意色自若出入郭門門
者不敢詰人稱君變用雅慮有開敏之畧云君生於
嘉靖戊子某月日其歿爲萬曆辛巳某月日年五十
有四歲配劉氏妾某氏嗣子一人某始九歲某氏出
女二人君之弟鏡文學廷舉權厝君之柩于某山之
陽余叨交南園公而下凡四世君於余尤暱嘗爲叙
論君所著王伯子曰錄焦螟草闢佛簡諸書今披而

爲之銘銘曰王之符山玄文人之符澤以溫君之行
繼珣珉溫而文者神亦嫉云致夢徵焉豈不爾界而
仍擲于門以潤後昆

大郭山人集卷之四十五

吳瑞穀集卷四十五

三

大鄣山人集卷之四十六

新都吳子王瑞穀著

廬陵郭子章相空閑

江夏黃正蒙叔明校

誌銘部

王貢士汝皋墓誌銘

當汝皋之壯面設弟子之座於予也則汝皋業已稱諸生有名矣謂其才自足以豪而昂瞰濶視睥睨一時高等生而獨折心於予是時從予遊數十人出試則得首名代爲雄雌遁處之遁失之不能恒也而汝

吳瑞穀集卷四十六

皋恒雄於等輩未或少挫若鄭茂士曹祠部劉孝廉吳明經劉文學諸子並而侍予皆負干霄之氣見汝皋輒逡巡微磬以讓汝皋以明經上而諸子成進士舉孝廉相繼登錄予猶錄錄倦遊且憊而汝皋執弟子告具之禮益恭唯唯之視予是以心念汝皋也家世以孝友聞大父暨季大父二人事大父季大父謹父暨世父叔季父四人事父世父叔季父謹同產弟二人同祖兄第十人友愛第同祖兄弟如一一時雍穆見稱於里閭由汝皋佐父提衡於閭爲多踈戚屬見汝皋材名日起相率趨而更汝皋然益自卑下而

族里有緩急赴之益無不至性樸雖在統綺而菲薄是甘即以貢上太常歸彌躬開關讀書吟詩不爲聲名於縉紳間投隙抵時多出奇智而不爲謀但以謾於人初試殿庭千人名在第八太學士亟許譽之且年董踰四十令就業太學誦通可立具也既兩試不售歲甲申謁選銓部八月值選以病足不良於行未上明月某日入部署聽宣名忽面如欺魄同選者亟扶之出數日歿矣同邑張太史諸公爲文弔之哀皆言銓部知汝皋材英發年力甚富擬以郡理秩授汝皋當受牒而不得拜命也且汝皋故精進銳氣趨健

吳瑞穀集卷四十六

三

奮髯抵几視炯炯神出若無當我者百倍之士也竟以盛年而痿痺物故豈將僵者先亟奔佚邪汝皋爲休寧王堂巷里人王姓名廷選汝皋字也大父曉父淵皆以厚德著稱汝皋竟不得被 綸命之榮貶贈於幽爲天道之臆也汝皋生嘉靖壬辰十二月三十日年五十有三配邵氏生有女適汪妾某氏生二子長某八歲次某四歲友人在燕中者稅錢佐觀歸厝于瑤琅山之陽銘曰籥雲神駒擊浪靈蚪如何鬣摧遽爾蹄培匱薄孤臣東望萬里一憾曷窮千秋已矣孰爲絀績孰爲飯含遺占誰聽遺表誰函嗚呼哀哉

茂士剖拘詰人燭曠腊枯匪局鱗施匪鬯萬象爲翼
二儀爲窀諫言寄厚憚詭無垠嗚呼哀哉

明故處士壁山汪長公墓誌銘

逸史氏曰余讀任徵君傳有曰性以潔白爲治情以
得志爲樂性治情得體道而不憂彼棄我取與時而
無爭今觀汪長公之行寔似之作汪長公墓誌汪長
公諱廷臣字某別號壁山休寧長豐里人也系出唐
越國公第七子傳之璣公自婺邑輔溪徙休寧西門
後徙資川宋文振公楚材公前後成進士以宦業名
賢著於郡國具見郡誌傳中後徙長豐有竹溪公者

吳瑞穀集卷四十六

王

即長公之父也祥善積愛爲施不爲一人言爲一人
之施見道路阨薛輒爲開鑿而捷橋梁以通濟行人
不可勝記配孺人張敬事佛生平齋眠不苟軍長公
生時廬舍若有光燭里人異之長公七歲能屬文有
師法可試事語奇甚羈貫都試於有司輒錄上竟不
得補爲員年三十廼棄去不復事帖括語家居閉關
怡然自適讀書誦詩述先聖之元意不營名利行不
由邪徑目不與人交視會使者採木役渠首有豪俠
名俠行賂以長公名代諸昆弟患曰伯氏多縉紳交
奈何不一言甘其給侮長公曰是貿首之讐也庾君

有言寧可不安已而移於他人哉竟弗言捐善田腴
產以供役後遊雲間賈舍爲倭亾其財董遺什器諸
相圍奪什器長公曰譬之倭割去亦將豪奪乎遂空
囊而歸會同舟人失橐中金臆蒼頭匿扶之急長公
貸鄉人錢爲之償長公之配吳孺人數舉女或勸之
納妾媵不聽曰焉有舉女而終不舉男乎籍第不宜
男即妾亦弗宜也後吳竟生一男數年吳卒時長公
年裁壯或勸之續配又不聽能恬淡不覓欲非獨以
符起之嚙爲戒也子尚賢幼穎秀長公愛而不暇課
之舉子學後以母歿遂棄去歲癸未冬令子往雲間

吳瑞穀集卷四十六

四

覘長須所爲賈踰月而長公病時家人來言子賢病
趣醫往長公病革諭三孫曰吾生平無一慊忤心跡
必有後而父病必起第我不逮見之廬舍爲族人災
而父歸無帷堂歛必便穿可也長公之歿爲萬曆甲
申某月日曆其生爲正德庚午某月日春秋七十有
五配吳氏先卒子一人尚賢娶某氏女二人長適還
珠程某次適茗洲吳洵揆余子也孫男三人長公之
族屬凡萬指皆稱長公善士長公之殯族屬皆舉音
溢里巷先是鄉多凶喪天淫雨多有停暴迨長公歿
之日霽抑長公善行天之酸然雨者至是爲之嚙嗟

邪墓在某山之原銘曰載謫飆流卒勉高尚性情咸得任君相望天爲嚙噓人詎對執康矣斯丘周原之防

處士汪長公墓誌銘

嘉隆之時縣道日作公事植城墉修剏太素宮諸役率推擇父老行誼者幹有守軒汪長公務應員程首功以是著名既長公之子世郁游學庭有聲邑人益誦長公而友人張文學君象南每對余稱長公行長者當與通余未及通謁亦惟同類之遊不以遠近而長公亾何歿矣其仲子世仁又以象南狀來乞誌銘

吳瑞穀集卷四十六

五

遂爲叙之余邑汪姓邑之西門爲族大子姓十萬指歲時叅會於越國祠宇循行市巷逕溢數里許雍容秩秩邑人稱之衣裳之會而汪長公尤以行誼帥宗屬又爲衣裳之會而有纂絰之也長公名福貴別號守軒世居西門大父富宗父寄與皆稱處逸君子長公兄第三人長長公幼時佐父畜賈於邑市坐肆列里區謁舍以民之資食不可因務爲廉賈未嘗嚙口利機四方至者輻輳駢衍千里與之轉化而賢豪貴人爭與交驩即大猾一見長公莫不低首受戒里有紛構得長公居間散釋者爲多諸不直者令視守軒

終無敢言郡邑興大役輒屬汪長公幹役爲設方略利用省費莫肯仞者率勉卒竣事爲人帳卓有大慮而天性孝友和合五教事父母共億甚恪與仲季優洽恩意衣服之便膳啗之噍者未嘗不以分於第季以徙業屢破貲長公屢助之每曰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弟之乏我之乏也中年好讀書交接文學士動靜攝次理韻有旨常諭諸子君子之於我在彼猶在已也況在已者而可不亟爲課諸子學長世郁爲邑庠員早歿又以書授少者世科而命中子世仁世智世我賈業微之田少賈以奉耕亦本業也長公

吳瑞穀集卷四十六

六

垂一家之法如此長公生正德丙子某月日歿萬曆壬午某月日享年六十七歲配吳氏繼配吳氏子男幾人長世郁娶余氏次世仁娶某氏次世智娶某氏次世科娶某氏次世某娶某氏女一適吳某孫男幾人孫女幾人世仁暨諸弟第宅於五都之岡以歲甲申某月日奉柩而有事家人藏器于旁加銘焉銘曰名德可粹優者取多公之取善亦已云奢兄弟其宜後裔其那爲山之阿爲水之沱設於外如於室者長公之墓邪

程巢父墓誌銘

吳太學守周視其事如巢父存日冬十月某日葬于
余山夢鯉兄弟以宗文學程巨源傳來請余誌銘致
辭曰不肖夢家大人時爲余山之遊若或見之以是
藁葬余山余讀巨源所爲傳辭旨燁然爲悉其生平
具矣余復何言第余視巢父爲雁行而巢父事余獨
至委心之感何能終忘言也銘曰道象妙區津之在
文我郡之文其前孰云上無復色下無復淵嘉隆以
來追術其紛程伯子好古全力篤勤如何中摧倫輩
抒憤程典之作茭亭遺芬萬象駢羅百代聲聞程伯
子墳

吳瑞穀集卷四十六

九

處士三川汪長君墓誌銘

處士名大紀字汝脩姓汪氏所居二水間而滴一焉
自號爲三川居士其先出唐越國公起休寧萬安山
中傳至言公居藏溪至仁福公居富昨有叔大公以
邑掾曹銓選贊佐縣著政聲士民頌之處士之高太
父友公魯大父聰公輸粟縣官轉於邊膺褒寵大父
廷弼公父玄珍公人稱爲可竹翁以行誼蓋一鄉士
人翕心趨之歛江方伯公民璞甚所推重語具予善
行傳中可竹翁初授處士舉子書學成以父外賈勞
勩而守蓬篚於家非子也敢不良圖乃隨父賈計行

處義不忤徂與時盈縮貲以起初賈雲間徙業嘉禾
貲益大起請可竹翁西歸三川之上休廿年所處士
歲時問訊買吳越什物進在外千里猶瞻侍也及歸
覲晨必整幘服揖省可竹翁曰甚何至於此兒休矣
第汝立邑經生著材名有司兩推上不舉處士曰第
宜舉豈宜於太學邪勸入太學汝立辭訾等不訖處
士曰而兄能訖之佐入太學諸交游知汝立更知處
士幼弟汝序貲減母念幼者處士爲之綜理驟起大
貲母色悅可竹翁以舊居湫隘謀新之顧煩費深念
處士贊成不構豐大之規兄弟雍穆一堂皆處士孝

吳瑞穀集卷四十六

十

熙承志之所致也天性開敏於事擊潰而決務大體
好施不希尊名有金竹坡者羈旅交也金以處士不
肯歿友臨命以弱孤託之處士收其羨貲爲經畫待
子長携鉅貲付其子客旅稱嘆所在掃室布席以借
餘光之照甚衆多士大夫之遊不爲媿媿更媚狀王
司徒吉山公厚善處士以處士長者可以軌勗俗也
里人亦稱處士十際爲安有樂親有順弟有厚友此
其大者可以爲處士立銘石誌不朽也詎必藉書以
多誦通邁盛雲濃霧之會而後傳哉處士歿萬曆丙
戌十二月十二日通歷生之年五十有九嘉靖戊子

正月廿三日也配朱氏凡四男明璧明臣世其家行明賢業儒有文明揚質更慧璧娶程氏臣娶程氏賢娶孫氏揚娶吳氏二女長適吳觀次適程五德一孫男二孫女處士歿之日弟姪營喪事僕從數百指趣具辦遠近縉紳下至長輓者日數十填門巷袒免髮笄者屬引以百數言處士之歿不離易蓄哀也昔續經以行忤螫李欽仕趙五大夫然人莫與同朝子孫不可以交友後世得舉其諱今處士之喪宗黨趨之若是非前人善行世篤而處士益爲敦陪即人者人即之哉墓在某山之原銘曰十際之理賢者所安

吳瑞穀集卷四十六

十一

嗟嗟處逸而行以完既足於士有餘於所尊善其音而類者應焉正坐於夕室光祚後昆

處士松山汪長公墓誌銘

自推表山川考疆域以來有黜之初縣上也明興爲下縣然條其謠俗尚質木敦愿猶有先生遺風論耆處逸之行好惡取舍慕循其迹莫不黜是先焉豈非其俗好稼穡務本業衣食還給而思深儉約之遺教猶未歇與黜之族姓汪十五而著者縣南之霞阜里予得處士汪長公云長公名天貴別號松山國初始居霞阜爲德義公六世傳道斌公長公之父

也母某氏以弘治庚戌生長公長公彊執信人持公廉無所寄請處困貧益寬脩之身能以義命自安旣脩之鄉斷斷軌於正義士大夫相與結驪里人曰十亭一鄉鄉有三老非公其誰即貲無幾所能自量以施謂黜不意賈豈以賈爲冬耕之稼乎賈言利能移人之趨乎是在人耳賈於淮不競分銖所言人多決正質於長公無慮侵者見路遺金守之以待主之至行詎多此類早年生子時澤子生孫二公何子與二孫相繼亡人唁長公長公寤然曰昔人有言子歿與嚮無子同奚憂焉詎知不復生子如初生子詎知不

吳瑞穀集卷四十六

十二

復生長年之子守門戶不如初生子夭也人稱長公之達年六十五生子時可又五年生子時立人又以二子生晚爲長公年壽懋者長公謔曰詎知生二子而不假吾年少賸二弱子長也果年至八十大耄而歿隆慶戊辰某月日也子長者羈貫季者亦旣亂嗟乎當長公喪伯子時人莫不以無炊火粥之也長公今歿廿年二子俱生有孫而時可又能請予言誌墓以圖不朽則天之報施人豈容厚誣乎若長公所謂耆舊處逸有先世之遺風者邪非也疇之旁縣風俗不純世家則好禮文富人則商賈爲利豪桀則游俠

犯禁學士稱於世不得猥同之矣長公初配祁子溪
李氏生一子即時澤一女適字溪李某繼配閩州夏
氏生一女適蘄州通判祁李源李君桃李君任蘄州
時請長公就官舍多所助廣平不文深之治側室朱
氏生二子即時可時立時可娶祁李源李氏繼娶祁
福州李氏時立娶李源李氏一女適同邑程某孫三
人震雷霆墓在某山之原銘曰昔有達士東門吳伊
胤之續也無鑿楹納書以待脆孤而今能壅壤請銘
有此良圖

汪公墓碣銘

吳瑞穀集卷四十六

十三

衛僉事汪公新者字本明其先故婺邑人也有汪接
者始徙休寧西市忠孝門曾大父雄安大父州判官
憲父處士仕榮公年六歲處士公卒事母日以孝謹
年十五遊淮海歸謁親輒治重齋爲奉母具膳啗之
嘔於口衣服便於體母病痺四支不能用十年所公
侍病曲止湯藥非口所嘗不進已病甚月餘不解衣
執母喪輟食哭甚哀里人多之公固已謝其兄伯去
遊久賈至出分則一惟兄之籍無所問省而益務應
客之急會興大役輸木燕中築休寧城縣宰按富人
籍或以繇事即任罷公輒受功爲士民先豈以萬家

之縣容無首善治大宅西市里以祠廟甚所急乃構
墓祠陽山作望雲亭孝思有禮如此性故審謹善攝
容儀期爲潔清則應 詔拜南昌衛指揮僉事秩此
二千石以上而雅故喜文學遊諸名公自如芝城學
士姜公金公皆與厚善以此名益聞每曰吾安能多
豫章人而令豫章人多我乎然喜念松蘿之里年五
十亟引謝歸郡縣長吏交往請公署秩三老東鄉坐
爲賓歲時存問亾絕也公雅老謹有四男輒籍貲產
分其子曰夫言不籍者以爲籍者生分異非和而室
至顧金錢利而不能授以憾其子而公殊大不然之

吳瑞穀集卷四十六

十四

公歿之日其晨尚良食無恙忽病急倉卒家人有請
公顧取所遺書甚具云初母媼孕公時夢一丈人蒲
伏前曰予乃天潢官人也吾所以來母家掃除故宅
爲新及生遂名曰新竟能新第宅以應之夢不虛也
昔李母夢長庚故字太白臧父指狐南乃改名丙祥
必有先非苟而已也夫星金之氣五潢爲咸池主五
穀秋垂自如公以入穀起家應令賜金紫俯仰最近
大人之符豈偶然哉公生正德七年十二月初四日
歿隆慶五年三月十五日年六十歲配孺人葉氏長
男應元鴻臚序班次應亨次應利太學生次應貞一

女適北門太學生朱宗周六男孫六女孫而御史何公其賢孝廉金君叔滋王君宗本皆其姻婭親也應元等卜今年某月日襄事以御史公狀請銘乃爲銘曰衆萬之精上符列星孤南者壽長庚者文咸池實穀而鍾公之身其生也旣已爲宅里廣顯今其歿也復歸於天潢之宮

黃長公暨配孺人汪氏墓碣銘

予已序黃長公詩矣未幾其子福壽又請記長公之墓墓在潛阜之源叙曰長公名學字廷脩自號敬齋幼不旁狎及長行脩言道惡言不出口忿言不反於

吳瑞穀集卷四十六 十五

身未嘗爲噦噫之聲揚休王色見之者以爲可掬茲茲喜學書時族屬娓娓談賈事不談文長公則以書爲賈遊稍暇手書諷誦不廢里父老稱黃君無愧於名矣然不自爲名內而不出而惟發之吟咏每歲成一編云尤謹於喪紀之容持父服纍纍羸瘠母喪亦如之士林爲作烏啼卷長公每誦之聲與泣俱啞啞之音與爾爾言容並悌也母柩葬葬會洪漲仇家盪漂其柩長公自客邸奔回哀號河壩以虛棺隨逐流至東海沿水濱以重貨購間逾三月不可得曰借不聞問當以身溺海中間之水官是時長公未有子董

生一女夜夢神人語曰若行善若母已葬海嶼中愈於善地若當以嗣胤爲孝奈何欲殉溺若歸當生男以昌而家若母所開右也長公寤悲係生平不信邪資之說是夢似有物者乃號泣想魂海上招之歸刻木像日夕嚴拜以終其身年五十二始生子福壽及子長能典謁遂以家政付子而戒以儉約如而公也家居耽於詩以棋佐之好品茶味曰何事醉鄉吾以三者而日醉焉足吾老矣及生孫喜設弧于門左曰禮言父在孫見於祖祖亦名之撫其首而名曰天象云旣又見生仲孫天章後家益起享年七十有九神

吳瑞穀集卷四十六 十六

之言不誣矣配孺人汪氏莊毅家人肅而齋邀當長公事母像孺人日治道醢以佐初生女晚年舉男福壽歿之年六十有九長公孺人生歿年月居里具于家乘銘曰豈其閑情亦有妙理孰於五言之趣而娛年爲多林鴉可棲海鯢不可懷誰不飲其所尚悲其所思也邪

黃仲君何碩人合葬墓誌銘

吳子玉曰郡國各有俗徽故伉高尚氣力乃自古記之非獨丈夫則婦亦操外權不相弱區明謠俗嘉黃仲君夫婦退讓風如何碩人要無論屬節皎然則事

姑若娣間務在鞠躬穆行亦足以發明其至性焉仲君幼給事大父前言動甚惠當大父由此特愛甚則不忍問仲君業然仲君事大父及父母益孝謹君仲子而事伯兄如父諸嘗以貲產好爲謾辭間仲君仲君謝曰薄物不足以離兄弟驩明父知子而讓之命名何可言者乃以克禮爲字期克承父之命名也里人稱曰黃仲君不愧於名信所謂讓禮一寸得禮一尺不當與許遜之名並稱乎仲君學不竟然好儒術對酒設樂雅歌投壺則在旅次不怠俎豆家居每行溪壻言曰禮主成而實受益予居近溪壻師谿不謂

吳瑞叢集卷四十六

上七

此邪乃取益溪爲號里人又稱仲君壽祺當受益如溪壻之容受無窮也然年董三十而卒配何碩人一子方九歲初何碩人蓋佐仲君義甚高云及仲君歿誓以歿從仲君地下絕食飲里母曰婦以朝暮人自爲計顧弱兒何依婦休矣碩人乃起視事曰夫子遺弱兒當代夫子撫兒如從夫子夫子故有家當代夫子制家政如從夫子如此兢兢十年則兒克樹大畫而家不墜然碩人竟以憂卒焉先是姑與伯季姑不相中碩人鞠躬諸姑間已娣姒不相中碩人鞠躬娣姒間里人曰諸嘗見婦貞性者顧多趨伉而譙詬過

先後以碩人矯節獨悛悛然不矜懨悛如春臺之燠其操捫行如此仲君名廷讓海陽居安里人高大父大行公仲餘大父榮父曉皆處士也仲君年三十歲其生正德甲戌五月初四日歿嘉靖癸卯三月初六日何碩人父世同邑萬安里人碩人生年與仲君同八月十九日也年十九歸仲君後十一年喪仲君又十三年年四十三歲而歿當嘉靖丙辰十一月廿一日也子一人楷孫三人一夔一經一相皆秀而文萬曆乙酉一經以易補弟子員以仲君碩人之底行固宜有後哉當趨亢之俗丈夫卑讓難而婦德之讓以

吳瑞叢集卷四十六

上八

貞婦之德無忤懣而讓尤其難者也今觀仲君暨何碩人之高行可稱述哉豈惟內外自仲君至今三世矣而楷尤縛抑言遜於口行遜於身篤厚君子也一夔伯仲遵其家行不悠忽焉昔孫盛論讓之三跡而本古公至於文王以昌其國今仲君不有昌其家乎言讓必三禮讓固讓終讓也月三日則成魄三月則成時而三世不成昌也哉予於一經應乃懿德矣墓在潛阜嶺之原銘曰碩穀紉華實茂發貞木務根卑受益彼已高也詎能躋生同德只歿同安以昌其家君子國千秋萬歲寧哉宅

汪徵君禹入墓誌銘

余友汪徵君禹又當隆慶初年會有 詔徵郡國賢良材謂之士縣擬推上禹又禹又辭以何事亦寢人遂以徵君稱之禹又雅談尊生之旨每曰骨填肉補之齊猶令胃充況上品之神藥哉當萬倍於齊求之勤篤萬曆丙戌之四月忽病漬矣嗟乎以禹又蹕蹕殊遠之才不局於踐繩之苛快使微出而樹不有埤助於時事而竟窮困以歿悲夫禹又名淮字禹又士林稱為羅山先生遷自婺之黟溪世家休寧東門父萬戶公文璽以貴雄里邑輸粟縣官拜萬戶侯建牙

吳瑞穀集卷四十六

十九

新安有禦寇功壯年未有子道於潛之大陽漲發居人以陶鬲濟有溺者萬戶鳩工鍵石橋是夜公之庶配馬少君夢二道士夔立橋上揖馬曰橋竣工當來依若及萬戶歸馬始知橋之役非徒夢也未幾馬驪舉伯子浙又四年舉禹又名皆從水記夢徵也禹又生而白晢眇麗性聰慧娶汪司徒公天啓與萬戶公族誼相友善司徒子上殤因請子之萬戶不可司徒故程太史公克勤之壻以禹又聞之外家遂委紉帛於程弱冠補邑弟子員督學馮公都試進食廩餼推上不售以廩餼生通籍太學名大起大師秦公范公

等厚遇之數推上數北於是以安性自矜惟古文詩篇而已從陳山人達甫遊而郡之以古學名高一時有方司徒定之江方伯民璞汪司馬伯玉何侍御少愚數公皆折節下禹又而禹又以劇談藻思遊諸名公杖策披褐文豔相雄翩翩然有以自豪而不為姸姸狀諸公益引重之居嘗取 國初來鄣郡之詩數十百家評論刻之以行後持所自為詩文走吳中問於劉侍御王司寇二公亟所稱賞家故富以不事生產中年家落而漸漬道訓無經於色晚白首把一編牖下人問仲產幾何則曰先將軍遺之七尺他何知

吳瑞穀集卷四十六

二十

哉眇彼蠢蠢有入竅而無出竅不為行尸者乎禹又材謂無所不諳而辨智之期謂功名可立樹旣愈益困洗憂貧之心思寓世之條忽湮沒無稱而孳孳抱稿簡終焉悲夫禹又負奇氣嘗匿其家出以直友人韓文學之訟尤膾炙人口韓為奴所詬白之郡郡不直韓大窮禹又曰是吾輩所鞭笞使者可令繫其主韓不得直則吾輩脅肩無所容矣遂入對數語甚壯宇氣奪而奴帖服退矣邑侯東莞陳公嘗捐俸刻禹又之詩九十卷行于世文四卷藏之山中禹又生正德己卯正月元日歿萬曆丙戌四月廿四日享年六

十有八配程孺人爲襄毅公曾孫女生子懋孝能嗣
響禹父之詩書法画品爲士林所稱側室程氏生子
懋學懋功金氏生懋德女三人孫男五人景堯景舜
景文景昌景星孫女四人娶聘詳長孺行狀中某年
月日葬于長山之獅子墳負已面亥銘曰孰謂道玄
不能裨望七之年孰謂才卒不能博半綸之貴感朝
聞之弘訓而疾沒世之無聞孳孳稿簡自娛者存汪
君之墳

處士明齋邵仲公配孺人詹氏合葬墓誌銘

余締交邑之陪郭諸邵三易世矣而誌其墓凡數四

吳瑞穀集卷四十六

五

蓋生則瞻侍歿爲記之敬傳其名也邵應學氏者雅
從余受易今年夏月來請爲其季父明齋公誌銘持
季父之子應翰書以明齋公歿之日爲楹書必得吳
叔子記墓而象其生也嗟嗟應翰連遭父母喪廢衰
六載若駟之過隙而猶遂之是於其親也至矣無窮
也今卜地合祔而圖誌銘以無虛負茲之命亦蓄哀
久矣邵仲公名天昇字元啓別號明齋其先出宋欽
州教授文聲公留家于休市三徙而居務東陪郭則
曰老公後有廷貴公者世守純固仲公之大父也仲
公之父曰獅公質行尤篤語具載余所爲邵公墓誌

中生子二人次則仲公也母夏孺人早卒事繼母詹
益孝謹長公天景甚有弟心而仲公事長公益恭年
踰冠遊吳越以交游朋友從無以說於人又不爲人
說非同比之道也於是與人假之愉色聞之禮顏以
貲而市越布之奇出者輒過直然衆趨之貲逾以起
不鄰於財薄於施會族屬構祠宇出篋篋之藏以助
又佐繕修學宮之役未長年而好義施不已天性樸
厚與人交讓爭處其卑樂稱人之善不言其過以是
里人稱仲公長厚之行無愧於家世也初配吳氏有
懿行早卒繼配詹氏嫺婉如吳仲公相以外無妨事

吳瑞穀集卷四十六

五

相以內無妨功繇謹守泉布之謝物案困窮之數前
後有倫儼而孺人詹尤勤篤也萬曆戊寅仲公得痰
疾劇孺人侍疾萬方備至日不能飽夜不就臥祝社
塞禱斬以身代辭旨悲惋及仲公起而孺人病矣
何歿里人噴然嘆仲公之生孺人信以身代之也歿
之日是年九月廿五日其生爲嘉靖乙巳五月廿四
日年僅三十有四後五年壬午仲公卒爲五月廿二
日其生爲嘉靖丁酉十二月十七日享年四十有六
子男一人應翰娶北門金氏女四人長適峽東金文
達次聘南門汪君魁子次未受聘孫男一人明義應

翰卜合柩于某地之陽歲乙酉八月十有六日也銘
曰維公之先世固多長年豈世德之沿只而或有之
豈曰天只生則合義歿則合柩以所乏者將大羸之
而豈測脩短之故

曹恭城公墓碣銘

曹仲宣計偕當今上紀元之歲其五年辛未引籍
春官思及先世以忠孝顯庸宋代乃今幸際明時晝
夜惟不弘先烈是懼間閱世父所著曾大父恭城公
贊述乃喟然嘆曰嗟乎恭城公墓畢如也未有所表
其何以稱先德乃告於二三兄弟屬工伐石而樹之

吳瑞穀集卷四十六

主

碑自爲序曰恭城公諱貴字良貴姓曹氏其先尚賢
公南唐時自山東青州益都遷休寧傳十五世諱春
公宋寶佑元年徙邑東北三里今之曹村從所姓名
里恭城公之曾大父曰宏大父曰明德季大父曰庸
永樂十九年貢任閩長泰縣尹父曰宗善正統十三
年貢任湖藩檢府母汪氏恭城公仲子生天順二年
戊寅十二月初四日年髫髻補邑弟子成化十五年
己亥檢府公卒後六歲以母老請於博士乃輸粟入
國學弘治十四年辛酉年四十四任豫章吉安府經
歷八年所署所屬縣七大著政聲太守張公惇尤禮

貌之大政未有所決必諮歷正德四年已巳上計再
陟恭城令恭城故俗乃屬世父高州公隨曾大母
歸而獨携二叔子行乃予大父暨季大父也風告百
姓屬師帥董教子弟之秀者俗以大變明年告休監
司不許正德五年庚午鄉舉公與枝士閱孰得屠公
稽首薦計偕會部使者屬度縣田縣田故廣縣貴人
請於恭城公田羸當以見與恭城公正色曰即羸亦
官家田也不許貴人深望之伺恭城公舟往郡令閭
左兒螯恭城公舟中僅以身免乃具以告其事部使
者竟不割與貴人田遂上告願乞骸骨毋爲貴人籍

吳瑞穀集卷四十六

主

刻數上得請旦日即行百姓無老壯設帳具泣送有
徒步送至千里有直抵予家留一月不能便去明年
建孝思堂耕讀窩重繕世第坊世沐天恩堂家居十
年長吏數請鄉射大賓輒謝不赴正德十四年高州
公補縣經生恭城公乃一赴學宮飲縣長吏大以爲
寵嘉靖元年壬午五月十八日觴外姓從子汪淵中
飲而卒享年六十有五子三人顯法顯政顯鰲孫六
人昂即高州公奉議大夫高州府同知暹即不肖父
贈禮部儀制司主事而晏星易皆予叔也女一瓊適
濱口胡劑曾孫十五人經邦國學生經世饒平縣丞

經綸經濟及不肖誥今承乏禮部郎中光遠國學生
經國經德經元經野國學生謨經亨經典經式經範
玄孫二十八人嗣伊國學生嗣召嗣傳嗣杲嗣姜嗣
益嗣義邑增廣生嗣畢嗣閔嗣稷嗣武嗣鴻武舉人
嗣堯嗣湯嗣軒太學生嗣蒼嗣乾邑庠生嗣彬嗣龍
嗣參嗣申嗣彭嗣庚嗣舜嗣發嗣振嗣啓嗣揚自予
父而下諸孫曾皆恭城公歿後生者嘉靖九年庚寅
葬于沒泥之原聞高州公宦南陽時會屠公陟南冢
宰道出南陽大稱曾大父行迹則不肖內而思孝外
而思忠不曾大父遵當誰哉仲宣既爲迷而請銘於

吳瑞穀集卷四十六

墓志

余銘曰繫惟曹氏忠孝名家世德作求摩胤其遐逮
恭城公益懋熙嘉所挾者廣所取者奢吉安作誦恭
城興歌戴仁服義軌俗靖譁功施未竟而結志烟霞
樹本敬實扶疎婆娑孫子世世永揚德華

慶士古橋楊次公金孺人合墓墓碣銘

外史氏曰余閱史記自宦績文苑外所記士惟隱操
女惟嬌節士有百行詎必御霞乘雲冥心物表始爲
可紀耶鄭賈之應變宜曲之家約又可少之女智行
若孫神妻陳氏佐夫遠行姚氏婦以衣弊陋免禍其
才識庶姬之師也故倫麗之輝史冊上之夫黻婦佩

次之夫負婦戴又次之夫殖婦畜即不得與黻佩相
炫耀亦可與負戴並高也况身賈而使子孫儒黻佩
有待乎吾邑板橋里楊次公金孺人不必國爵崇不
必備耕隱胥疏江湖而有義榮塵囷市中而有清幹
迹其生平不亦休乎余才愧史牒亦在備史之列遂
爲記曰楊次公名宣錫字廷勅楊玉峯公第二子也
以是里人稱楊次公所居休邑之西板橋里係出唐
刺史公受之後由邑松蘿徙板橋橋自宋元以來次
公遂自稱古橋居士嘗棹舟白下同舟兩生橫說縱
說教舟中人次公爲微言凌諄之兩生騁遂鋤其色

吳瑞穀集卷四十六

墓志

謝曰君其不言之辯與皆服楊君材而有度微俗賈
炫服甚偉次公獨着蒼布衣菅屨執勤不取成於奴
僕夜則握隸首之笑所質出如所入俱以錄所入之
衡不昂於所出肆值盜亡其質有某甲百金之質慮
無不失去不敢言次公亟召至曰質在而名之亡以
得減償常態也不亦穿窬顛手舉全質授之嘗重價
市木岫然堅好也內虛朽如簡策中尺許匠氏請隱
其朽以售不失初值次公曰唉我不欲朽而以朽嘗
人此心先已朽矣次公長者之行多此顛次公初往
服賈頗往頗返配孺人金曰微俗相矜以久賈君之

逋返以婦不能辦家事耶何勞煩僕役爲次公於是
每一往數年於外貲大起孺人益樽約於內五穀六
仞使外之貲不內更費佐貲之起次公後以父母年
高遂歸不復往外父即世構懷王堂以志思慕年六
十時執母喪如孺子哀初祀高祖而下有求思祠王
峯公帥戚屬修繕後又頽陋公捐貲獨建又帥宗人
建宗祠捐厚貲以倡皆金孺人佐之及捐貲修繕學
宮貸粟賑饑施棺掩骼次公俱樂部捐施孺人亦佐義
不懈次公故善酒家居十年所與族人故舊有饗會
相娛樂每曰即不如疏家問賜金餘尚有幾然幸足

吳瑞穀集卷四十六

二十七

共具孺人樂親修具丙戌次公寢疾孺人年高猶衣
不鮮帶侍湯藥踰年孺人病作歿爲萬曆丙戌六月
戊寅年七十有幾明年丁亥七月癸巳次公歿年七
十有幾次公生平足不至公庭歿之年拜公乘爵一
級子二人一和質行顓次公一敬太學生孫幾人長
惟芳太學生楊氏世舉明經且以明經舉於太學二
太學固有待者墓在 之原一敬惟芳來金陵介
其師金文學君可柱來請墓銘余家邑西之尾與次
公俱稱西牧而雅善次公之近從郡理公明府公孝
廉公諸文學國學尤多得次公孺人之行遂爲銘曰

論人而遠古者無高士古橋是覬軌物議以行其夫
者無俗倚大義是謬不隱而高梁孟是擬不爵而榮
崔封是比況有 綸贈之俟

吳瑞穀集卷四十六

二十八

大鄣山人集卷之四十七

新都吳子玉瑞穀著

廬陵郭子章相奎閱

江夏黃正蒙叔明校

誌銘部

吳母陳孺人墓誌銘

邑之稱主母也者雅能持家門如皇碑不墮故業益蘊崇之其大氏也率厲勁心之偏至母而丈夫健啗喘從力用斷而後與此乃吾宗母恂恂以祥善相申束使不相違寬博敬慎專於煩辱之事柔從如蒲葦

吳瑞穀集卷四十七

靜如委衣致其家益富家政益以齊整截然如壹其淳制豈非得上德自然之嗇者乎孺人歸吳長公時舅鳳隱公繼姑在堂無下貲故市區與居舍枕長公侍父居市區貿易足不越十里外即居舍比不問居舍事居舍事一切屬孺人既娶二叔姒凡相中之政相贊如一不知有伯叔姒參也生子三人聽長公置妾凡相中之政相受如一若不聞有妾媵也及長公歿時董中貲孺人年餘六十乃詔三子以貲屬之曰而大人存日不問居舍事而母不問貿易然內外如一猶之問也今而兄弟靈承而父不待而母問幸甚

三子一如母意指母不問入輒稟于母而孺人一如長公存日無所關聞惟以歲入之上下數家用以知足否而已五年而貲倍乃買居舍傍屋址質劑明矣復言幾孺人諭諸子曰聞之大市以質屋址之市孰大焉况期外不聽然而大父故事溢與之值不可乎大父故事謂鳳隱公會割讓址數尺也即其地構厝堂崇閣室奉之租不靳嫁妾之女於從子筌厚遇之後十年而貲又倍孺人年八十大耄之辰諸子若婦請上壽孺人不許語曰祭祀賓客共川奠此外可無貲省乎止餘法用若輩所當知後三年而孺人

吳瑞穀集卷四十七

二

卒遺命喪紀毋過祭為甘梁奠為苦若孺人豈非始終此德稱家之主母乎語曰君以為雄誰敢不雄乎交吳氏凡四世自鳳隱公來所為家約以雌守諒矣則孺人之柔靜豈其天性蓬生麻中不直其可得乎與少君之從約禮何以異焉孺人出休市名賢里陳氏陳定宇先生為理學宗宜孫公沁水公瑞州公六水先生俱以世德象賢沁水公即孺人父也則孺人之賢又有所繇自哉孺人生某年歿某年享年八十有幾吳長公名燦號璞菴為王堂巷吳氏嗣子三人長鑑次鐵次錫女一人妾出仕舉人陳奎孫男幾

人孫女幾人曾孫男幾人曾孫女幾人銘兄弟以今年二月奉柩厝于某地之陽銘曰陰陽坱圉豈其庫虛信猶土與大貞乃通出醴泉生嘉荇多其功不言亦不知不而管彤寧哭斯

吳母金孺人墓誌銘

吳瑞穀曰昔人有云子政述諸狂女而成書證其君迂哉其所學也嗟茲乎斯言出而房闈風烈莫知所式從矣子政區別六材若賢明仁智之目皆以中庸之指以諷宮中而何清狂爲我邑內德爲可稱述今得稍雲吳母云吳母母家峽東冠蓋姓故宋學士安

吳瑞穀集卷四十七

三

節公之裔父曰重母某氏生女婉惠愛之曰世俗許女以苞苴玩弄爲繫援非計也推擇吳君遂以歸之君姑在堂母親脩具問所欲求所嗜上食唯嘸之視以不及事王舅思媚君姑旦夕勤勞以進婦道聞男兄客歿哭曰兄蒙玄霧露不能赴舁輓而子勿釋往監之而撫其孤曰昔先哲婦遇難逃捐已子而雍樹兄之子有赴火得已子而失兄子者遂以身從之獨何爲也於是予之葆能事而後止王舅塚舍傍守塚數十家火延燒母慘然憐諸窮人計大男大女吾子入予之布一疋穀一釜大冬諸䟽戚屬貧者登樓縷

之毗無所警其手搔功母案困窮之數出以賑之赴其閭者門外成市子經稍長母命之曰閭之教子盡在經矣幅可爲將畫可爲正軸可爲相摘可爲三公亦周矣婦人無境外之志不可無境外之教世父儋州公以篤學聞若輩當以外家爲法以孱弱多病令經蚤逆婦亡何病劇里人受施者握粟而筮以神崇里婦競爲告無罪於神母曰若令無神不可誣設有罪奈何告無罪其辨通若此類母年四十二而卒萬曆六年二月廿一日也其生爲嘉靖十六年十二月五日嗣子三人長經嘗從予受易娶庠生朱文臬女

吳瑞穀集卷四十七

四

黃母程孺人墓誌銘

程孺人黃仲子昂之母也父程公海陽蕉川人歸居安黃長公璽事舅姑孝謹娣姒四人孺人冢婦自以知家之政爲諸姒帥則家誦乏孺人佐更費姑若不問乏也由是姒請委管鑰屬家長公年踰二十置膝朱氏丁氏姑不怡者良久以兒若年置膝二且而婦

謂何則孺人從容言曰君姑言覆露婦也則婦幸甚然族不廣而婦謂何既丁生男星明年孺人生焉里中持羊酒賀曰黃伯婦初不懷育已置妾乃自舉男由伯婦厚德所爲致也已朱生男昺丁又生男春孺人撫庶男無異已男同起居飲食狀何而長公卒于淮里中又曰嗟乎則黃君忽焉雅非伯婦賢危單緒矣今有諸男皆稱祝如前是時星昺年未亂二季在繚絲中孺人泣諭二媵曰不祿主早卒則一歎狗主易撫若孤爲主守不易若能自誓不若年未長則各行若志母爲主羞皆蒲伏泣對曰母安置我借不

吳瑞穀集卷四十七

五

肖生何以見主母歿何以見主父地下孺人益視如姊弟撫諸孤長之授方令從仲父賈貲產益廣諸男孝謹而昺於諸子中尤甚隆慶五年孺人年七十歲時昺年踰四十未舉兒孺人弄諸孫言曰若孫森森使老婦見昺生兒儻矣二媵對曰昺妾將免身以我媼厚德必見舉孫踰月果舉男里中又皆稱祝如前又踰月疾作是時昺在合肥忽心若驚寢不寐曰豈母思念兒有所屬乎立趣歸酷暑行道遇家人子報孺人病曲折仍二百里程朝發夕至家視湯藥孺人語曰二百里若宿至見若吾飯含矣三日而孺人卒

里中皆謂昺孝感尤孺人厚德所冥契也復相稱嘆焉居服舍如儀不入婦舍中哀哀孺慕里諺曰母孝子亦孝母貞妾訖婦亦貞婦者伯子星之婦也星早卒婦任氏亦以勵節稱云昺泣言曰里人籍籍爲吾母也稱祝是母荼苦至惺也里人稱不肖有賢母是令不肖絕痛傷心也余聞而悲之孺人生弘治壬戌八月二十二日年三十三而喪長公歷三十七年而卒享年七十歲子四人孫男六人孫女三人藁葬于金墩之原銘曰古稱二順今則三旃嫵媚不萌仁者取焉明報報報所天噫碩人之阡

吳瑞穀集卷四十七

六

程母孺人孫氏墓誌銘

先是率口程周卿氏通質於予故脩然美丈夫倣儻超曠信可以遠期未嘗不嘉之也既予從子思誦周卿之伯季五人循計而行公於爲義又未嘗不偉之也其後吾宗次曾以狀至則周卿之母孫孺人狀狀孺人之行不一而足豈非是母是子有所肖化之乎蓋孺人之行其大者在不妬媚云世之婦無論忿憎已之妾媵上而姑之妾媵亦睥睨視之無論嫡妾之弱子即妯娌之弱子亦驚遇之其大氏也初姑汪不育內湯許二姬程長公暨季公湯出仲公許出孺人

歸長公時湯先歿矣孺人事汪唯謹而事許亦如汪
每曰見許姑令人畔側隱思我姑憊憊痛矣長公初
齒於貴孺人脫衣被財物佐長公賈貲以起長公歲
入什九孺人用以什一累貲至大萬餘蚤年未育如
姑家法內孫汪二妾未幾孺人連舉三子元材元柱
元棐即周卿也三子既生待二妾有加恩後孫生元
權汪生元植元植既甞而汪歿撫二子甚至不以擢
母存而異不以植母亡而習能念往卹居若此長公
以子孫蕃衍析固籍分之孺人曰無以擢植不我出
有異也季公早歿遺三孤家落佐長公厚爲之卹而

吳瑞穀集卷四十七

七

訓導之如子無以同母之孤使之有異也仲公歿遺
一孤佐長公厚爲之卹而訓導之如三孤無以不同
母之孤使之有異也孺人之行未巨有私於此者矣
長公孺人壽並高並登大耋時子五人孫九人長大
有太學生曾孫二人女二人女之子五人婦孫婦如
子若孫數以次上觴里人喋喋嘆曰福豐楸矣實長
公孺人撫德大度以致之也孺人歿之日長公尚無
恙孺人疾革不一語及家相事以諸子諸婦皆賢無
事遺占命之里人又喋喋嘉嘆其家之懷和重於豐
楸之福也孺人春秋八十有一於是諸程諸文學相

與作誄曰淑矣吾母爲母作程惇龐大度佇德令名
奉禮考終存誨沒榮諸子奉柩殯於蔣族之原歲丁
亥某月日也長公名湖家休寧之率口望姓孺人母
家同里出草市望姓孺人之生卒年月具狀中銘曰
行肅於不悖豈曰知飾福備於不營豈曰塵積以成
時銘既瞻既式

吳伯婦淑媛金氏墓誌銘

吳伯婦吳伯子文學元思之婦也年三十五而天歿
伯子愁悴鬱伊越月踰時反公啜嚙之不已於是爲
述以寫其哀而嘆曰才智之遇惡能忘言也子嗣邠

吳瑞穀集卷四十七

八

持其大人述請余誌銘因而誌曰淑媛姓金氏以能
援助夫家稱之淑媛云休寧中市其族里也太祖仲
善公垂名先日父直齋公澤母夏氏生淑媛嘉靖戊
申正月十二日也後八年字吳伯子又十一年伯子
委純帛逆婦踰兩月舅吳次公歿祖姑姑慟哭不問
家事淑媛代姑理報問勤力伯姑劉生子晚晚娶婦
淑媛報問伯姑一如姑勤力里人稱吳氏一門和氣
備洽穆如也伯子早喪父業已治博士語家大相以
外伯父爲制相以內爲制則伯母母而淑媛佐助實
多早起嚀旦至夜分不辭劇易歲時薦享備茲分賦

事獻功及租入鹽米委瑣皆所親歷即多婢媵使之如借而進言伯子則曰事效見前惟在執勤伯子肆力儒業以首名爲學林所推兩上對應書不舉母屬之遊吳會知名士伯子以母舜淑媛趣辦裝錢曰婦能爲君事母遊大人成名之孝孰與朝夕魚菽之孝聞者偉之視子嗣邠甚愛然以嬰兒病飽不爲媚子態指切教事言婉而確明於大體見謠俗兄弟世疎朋友世親以燥濕爲輕重心不然之而贊伯子先於親親恭老友弟擇交而務施焉惟性樸實意氣沉抑生平藪羶之食練組之衣或值劇并日而食惟以補

吳瑞穀集卷四十七

九

校決潰枝柱家乘爲已任賢哉豈徒儉勤而已乎知泰除之無厭宴安之亟毒也故善病會姑歿慟哭呼晷病益增亡何幼子殤益憂愁病侵喘息漏刻猶孜孜報聞家事不忽以萬曆壬午九月十有四日歿伯子曰婦之勞瘁竟歿信矣伯子郡庠生名從文元惠字也爲邑南市之吳著姓淑媛生子女九人長長子女二人子即嗣邠娶東門郡君一新女女字西門太學生汪君允光子墓在楓林之原人謂淑媛年未而有母師宿行且能成子姓遂爲銘之銘曰成幼而不塵從禮有繼而在勤奇響允煜而胡竟以謹慎之於

身無曰云云豈無天乎云而渠懷實慰是故云

黃母金孺人墓誌銘

黃母孺人金氏以嘉靖丙寅之年七月廿一日卒諡朝赴吳子雅習於黃次公以未臨故明年爲隆慶元年吳子臨之唁黃次公是時吳子三從昆孫本良亦習于黃次公請季大父易其誌孺人之行吳子曰昔者予聞之初黃次公貧孺人歸告屢即解裝具更費授方訓儉省穉爲用天性故樸木益務約人有不堪者然孺人所安之進視姑膳必絜樽豆退視次公膳亦必絜樽豆下及傳婢食之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

吳瑞穀集卷四十七

十

之而順善於先後爲仲婦居其間無違言黃次公伯氏早世遺四孤俱弱且嫡一庶三孺人佐伯婦寬二妾而鈞視四孤少長又佐次公屬賞而挈之與人無違言與諸婦言若恐傷之黃次公性卞亟孺人從容益寬不敢惕息每有言也三進及留而不言黃次公爲霽怒每愧屈之黃次公脩絜內行省嗜慾有禮以靖其身有大義以董振其家初年無下貲其季年貴產廣構閑閑旁舍咸孺人佐之則年高不自逸豫蚤起督除舍鹽米靡密不饜事雅性靜默則家人未嘗見其嚙咲嬉褻舉指耶掄中外屬稱母則譽之予與

本良述孺人事孺人仲子昉在旁執筆涕泣記之且曰師氏知吾母稔遂請銘之因誌其銘居曰孺人爲休寧古流里金氏黃次公名顯同邑居安里也孺人生弘治丙辰年十月廿八日年七十一歲子男三人長暘先卒次昉次曆女二人孫男六人孫女五人曾孫男二人以某年月日卜葬千里之北松樹園銘曰慤有梓藏而宅之永其銘者石之耀其幽者植之陪其厚者教之息之息之其壺輿之式之

黃母朱孺人墓誌銘

黃伯子廷吉仲子廷義告予曰不肖之母切廿五年

吳瑞穀集卷四十七

土

矣幼時兄弟幼即蒙茨繢棘哀綿五至有不及者迨今從爲姑魚街索之悲葉厝千里之北未斥土也月朝堂宅卜日於高基園封崇表水以當大事謹捧手何侍御公狀幸爲銘之按狀孺人爲邑之約川朱辰護公之女年十七歸同里居安黃次公寬次公出庶母王氏孺人歸時舅歿嫡姑與王在堂咸以孺人初爲婦爲兩姑婦且兩孀姑也難之顧孺人事嫡姑益至而事庶姑亦如嫡不先視衣不易衣不先視食不嘗食純篤盡道勤不告勞當二姑心嫡姑喪明孺人左右承事萬分姑曰婦事我令我耳目內通而靈光

外照不至偃偃盲苦者以婦之視視也每爲緩帶而加七箸是時戚屬厚封殖次公賈湘淮間獨守折常舟行江中陽侯波作喪四百縉之素次公大慙孺人解曰財爲泉布儻去者不儻來乎計所失當反絕以環矣何舍人子屬漁人下覓果舉網得之人稱孺人有唐侯敏妻董氏之智善料去住以獲全也次公彊幹汲直自許而以不急事操人孺人從容述漢劉文饒優緩無愧於名言之次公由是每顧名爲之周靜致下觀則通之成長厚之行以弱爲美以彊爲貴翊之孺人爲多久之次公有疾家居而戚屬益善富

吳瑞穀集卷四十七

土

孺人不爲媿媿有言以恩次公而極務執勤以吾纖當當其羸得且云乏於父當羸於子方二子就外傳時即以牢茹咕嚕執與持錢彊力而父不大羸然不可以一穀不登而情其羸衰也父老聞之莫不以孺人之明哲不令子以書穫而令以賈穫何云哉然孺人歿廿餘年二子貲大起整齊其家諸孫森立嗣瓜瓞之實嘉生翼翼皆由孺人以長識大度夷疏鞭羣遺之也可知其效矣孺人生嘉靖甲申三月廿六日歿嘉靖壬戌六月十五日享年三十有九其葬在萬曆某年月日嗣子二人廷吉行誼謹勅廷義潤達版

賁人謂二子之行各得其母之一即二子可以知母矣廷吉娶梅林汪氏廷義娶蟾溪程氏孺人歿而繼孺人者孫氏生子廷紀娶朱里戴氏孫男六人如琇如璟如玠如玠如閏如璠孫女二人銘曰穗之冀獲手惟穀之碩乎有秋至乎萬寶燦天爲嘉生乎由人之灼其法倍十而在力作也翼翼由由乎世薦之爲澧洛

程伯子之婦黃氏壙誌銘

程伯子子政配黃氏淑媛也初子政親逆淑媛入門盛鬻而副覆瑤英垂珠環珮有容舅姑喜曰足稱女

吳瑞穀集卷四十七

十三

重矣媛母家殷富爲裝具盛然從禮而靜志氣恂恂服屬吏之貌剡麻考縷事舅姑祥順內外諮稟辭意款備多見詳擇由是中表嘆異體故孀歸之明年當娠病會大母病大母以孫女臨大期故數令人諭媛母歸視病媛曰妾勿失母賴大母母之奈何不歸省遂歸躬侍湯藥以勞瘁病瘡餘月免身女也十日女死而媛繼歿矣病侵時請姑氏至作謝狀曰爲婦無狀不能事君公君姑死當祝祔于地下爲公姑薪福子政甚大動也哭沔沫媛爲寬言曰余家大人受君聘于朝廟不約歿今則歿矣然生歿如且暮惟君母

過傷以好內聞爲父母憫他日後妾者慶育以承宗祊猶妾生之年也言訖氣絕目猶若屬子政注視而眴焉嗟乎如媛者豈不稱令淑哉淑媛歿而子政愈益慟嗟媛之不輒每曰琴之合復可異乎念婦之言吾不見是渠寧無慟也削牘記其事題曰渠懷卷以志之亦重于伉儷之義者矣淑媛名有祖父家爲休寧居安里祖曰憲祖母江氏父曰廷珍人稱爲少泉君以富而好行其德聞里中母鄭氏繼母金氏男弟二人皆國學生以此淑媛家行尚禮文也淑媛生而容貌端正性明慧事繼母以孝聞少泉君愛之淑媛歸之二年而卒爲萬曆五年七月六日曆其生爲嘉靖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年堇十有九歲壙在舍之東長塘子政名元正子政字也世家率口里太學生與余族子士伯厚善爲介而求誌其石遂爲銘之曰豈脆于志乃脆于體而伊懷之何不殮而視

吳瑞穀集卷四十七

十四

程母孫太孺人婦孫孺人世懿墓碣

也泰塘程里墓域有王祠部大夫題泰塘程母姑婦二孫氏世懿之碑蓋巢父王母母之墓碑也王母母俱孫出其先衛武公之後曰孫仲以王父惠孫字爲氏者也而休邑之孫在南陽湖在東溪東皆著巢父

狀畧曰王母爲賜湖曾外大父處逸公以誼之女而
外大父溪東孫翁雲貴亦以處逸稱王母之歸也及
曾王父母在堂家殷富儀從甚寵事事理辦王母贊
見執筭有命勿事惟朝夕恒食佐餽而已王父莊無
所下借王母輔相善義有以自選爲福善也母之歸
亦及王父母又及曾王母而佐後佐義一如王母及
王父歿旅邸父一弟浙中殤父儻蕩大度不料護家
人訾業家落王母當富時不加矜飾貧不爲困悴里
俗服用物禁嗟改王母有常德焉母初亦見家之裕
未幾值王母中年益減產益佐勤約未嘗困悴不自

吳瑞穀集卷四十七

十五

宅於王母食不充虛子之名不出戶不能憂也父朝
夕俱誦梵經如迦陵仙音遍十方界殆三十年母朝
夕佐燃燈淨瓶露果蔬不急母見王母有子猶置妾
又善遇之妾生女三俱長之傾橐以嫁故已生不肖
亦聽置妾即不育萬故欲其育殆至也見王母裕於
財時喜施後自不足然有十日之儲即以分給於奴
廬兒所與者即不踰隘必及之於是處不足時量以
分損遺人晚年稍裕葺屋舍路拓產益有營護族諸
婦接待以意莫不祝母之裕幾得其助力嘗脫簪珥
代元舅質有魯義姑慈之義春秋高不視家制弄諸

孫舍館將嬉母猶之王母也見孫委紉帛娶婦稱祖
姑母猶之王母也王母歿時子二人上殤一女三人
孫二人曾孫六人曾孫女一人母歿之日子三人中
殤一女二人孫八人孫女三人曾孫十一人曾孫女
三人王母爲過也其生之曆王母以成化癸卯二
月四日母以正德庚子六月三日其卒王母爲嘉靖
丙寅九月二十六日母爲萬曆庚辰七月三十日王
母春秋八十有四母不及王母歲星一周母之年不
及王母則不肖罪戾延及於母不能躋年於王母也
不肖暨弟女兄弟內外四十餘人王母蕃衍則由

吳瑞穀集卷四十七

十六

王母行長者以及於母世善爲程氏吉祥也不肖一
枝偕弟極以臘月二十六日奉母柩從王母附葬蟻
蟀坎墓壙王母向未樹表上二狀惟有表於石爲惠
戲潤於二幽體幸甚余嘗過泰塘拜巢父尊親今四
年所聞其母孺人之訃未得拜墓哭泣會巢父致狀
畧以王母母之墓表請迹二母姑婦間有以消勃谿
之風哉既讀周二姑衛姑婦傳教誨十子光祚後裔
如此內悲少婦恩愛哀思如彼娛戚殊異皆有以光
形管則母名之彰人子之彰母祿位豈能專乎巢父
以不能仕升斗養大母母爲遠孝然巢父嗜古學有

名今在服舍方有事家記至疇人之盛內外數盈四十不以祿以善嗣徽旨百斯男君子所稱許矣而文之肯化又豈有既哉

金母葉碩人墓碣

海陽金伯子濡之母葉碩人葉處士公德之女也碩人在母不憂在阿保弗勤父母異之葉與金相居中市里相親世結婚於是金翁世安以重親故具聞葉處士之女賢爲仲男良享卜室之族如葉處士女納聘既碩人歸爲仲君婦一娣二姒四人怡怡如姊弟金翁方以嚴間諸子婦重足一迹翁晚有媵媵滋

吳瑞穀集卷四十七

十七

驕子婦事翁若媵如對官簿既媵以碩人精敏竟稍退翁亦終無所綺重於間仲君賈息大起貲產甲里中顧碩人益儉約時里婦爭爲芬華衣食恣所美好碩人顧不重味襲紈自爲約纖儉益甚至治供具上翁無不豐旨介請師訓二子餽必厚歲時祀享必設每曰饗養上賓祀禮有讓物於何有梨旦起趣辦務爲謹力人稱有禮可約則殺可豐則腆如立均出度不爽亡何仲君歿二子相繼歿碩人曰天既降閔凶金氏不在前後當老婦之身其可弗自省幸仲兒有負牀之孫濡在吾終以是受命於天矣與仲婦汪

撫濡擇食爲歡擇交爲遊聞所與遊文學行義諸生拙指而事之先趨而後息能式黃髮而後已自無也以此濡所與遊不豪舉自喜諸里之學士樂與結交聲名里人謂濡三世一孤以富長幼矣碩人宜昵即昵情宜不忍出聲勿令溺苦於學顧碩人獨不然里人於是稱碩人如大父督勗孤孫也蓋碩人又能守其業而益息之云往金仲君遺高貲既二子繼歿里人曰貨無常主不輻輳則反解今籍之人諺不曰借車者馳之借衣者被之哉乃碩人能知人設任其戚固長者貲益起里人又稱碩人能內外如仲君修息高貲也碩人行大者若此伯子泣言曰大母以一身而三世主焉濡之報大母豈曰爲父及孤爲報自孤而下得續以不墜者當世世是報墓在高塢之陽遂爲表諸石曰碩人年七十有三生弘治戊午十月十三日歿隆慶戊辰七月廿六日子男二人長綸太學生先卒鑰娶戴氏亦飲泣次鎮太學生先卒鎮娶汪氏女二人長適蘇正時次適葉澹輪生一女適汪應亨鎮生一男即濡也一女適葉果濡娶葉氏生一女聘汪應貞辛未冬十二月十四日殯之期也

吳淑媛程氏壙誌銘

吳瑞穀集卷四十七

十八

魯師春姜有言婦以順從爲務事夫有五而君臣之嚴父子之敬兄弟之道朋友之信無不該焉卽或不能要其終然以婦順備十際之理詎得不記而銘之楊子雲曰銘哉銘哉有意於慎也吳太學君卿以其婦程之壙銘請曰書稱婦順內子有焉而事吾以五者詎能忘之予悲其言遂爲題曰淑媛程氏而記之曰淑媛姓程氏休寧中澤望族父肖屏公某母汪氏僅生淑媛一女肖屏公至今卹胤以是視女如子年十七歸於君卿隆阜吳氏世家殷盛父子兄弟肅肅翼翼家庭備五者之理淑媛事舅姑謹舅姑嘉稱

吳瑞穀集卷四十七

十九

仲婦賢伯舅姑有四伯舅姑亦皆賢從仲婦伯叔姒三處伯叔姒姁姁和柔伯叔姒相然趨和而釋嫌姬淑媛歸之明年生一子子惠讓年五歲卽令之就外傳學最警甚至君卿遊太學不面內家事俱淑媛綜理初歸時厚裝具久之多餘之贏毫約束取之如單尤以勤力務儉約不厭煩辱朝不廢朝暮不廢夕日甚而歲劇焉然明大體斷然有高斷不鬼瑣蠅翔以是士人詡慕君卿得淑媛事以五者而朋友切摩之益更爲彌至暇則誦般若爲舅姑漸壽一月數日齋禪身以漸禪也里俗芬華爲戲倡俾像尋檀鞠場

之顙朋鳴華作未嘗闔門一寓目以父母卹胤故歲時省問供具卽無男兄弟事父母如等之男也厚天屬不翫細娛多此類今年夏念九日忽病心疾而卒卒之日面如生豈生平誦大士經而現華相邪抑使君卿一遇目中而長寄其新哀也王吉有言夫婦人倫夭壽之萌也信矣豈不悲哉淑媛生嘉靖甲子年九月念六日年堇廿有七一子可選聘兗山汪太學體仁女年十一歲褒然見頭角善讀書他日足爲其母不使夭者壙在前村之陽銘曰

詎德之順而施之則材詎其萌者而莫爲之培華問

吳瑞穀集卷四十七

二十

不頽有子玫瑰銘哉銘哉

大韓山人集卷之四十八

新都吳子玉瑞穀著

廬陵郭子章相奎閱

江夏黃正蒙叔明校

墓表部

鄭北泉公墓表

北泉公休寧人也姓鄭氏名瑄字廷玉宋提舉公司泰居北門世冠蓋其後陵遲漸微矣吳子玉曰余行邑里見有北門故鄭叅政墓云及考之邑志其名居不少槩見何哉近世有鄭北泉公嘗見其孫應奎每

吳瑞穀集卷四十八

過余言其大父也北泉公者善爲黃老言處士也每念先世輒撫脾嘆曰嗟乎予祖氏顯矣而今獨若此以犧爲勒不甚遠與由是憤發讀書諸稗官芻說識占謝於卜數隻偶分策定卦旋式正基之類及祿命堪輿兵家書皆能博涉大旨而要於道論其言祖述老氏之意曰人以無貲之軀而取曲俗咫尺之惡非老氏教也故其行以脩身自保爲務北門其俗務賈術隆麗紛華公唯坐守玄白即市里如圃鄭未嘗以邑之無豪易高也而爲豪舉諸任俠豪舉者相過請謝去之所善唯鉅人長者行義諸生而已當此之時

里中人不喜文學士公頗雅與文學詩社遊人曰趨舍異路何渠不自喜公咲曰而謂擇交遊非邪君北有古泉則自名北泉逸人何必谷口里人乃數稱逸人德曰昔有鄭樸今有廷玉居舍修訂家禮行之以孝著平居深念謂家人曰與汝約一歲中祖父時忌先五日治具祀加於舉母以魚菽之薄令不設祝及父行輒大哭聲流涕晨夕家人上食對食嘆息深念伯子吉從容請曰聞之飲食思禮無有嘆也大人每食不色豫以兒不能供食邪公曰若大父故葬占路嶺毋食不能忘古路也一言益泣數行下幼時事季

吳瑞穀集卷四十八

二

父季父戾不恤從子孤公益爲恭敬卒當季父諸故舊歲時存問不失禮會比舍兒謀奪祖墓地爲居址陰賂諸疏屬貧者券之族人懼訟咈家且蚘蛾有毒莫敢言公憤然曰不有祖宗安有身家匿其家獨出憩縣庭願苦筋骨償贖舊物終不忍以祖體魄爲他人棲止有司固已聞廷玉名壯其意氣即判令還之會孝宗朝天下清平行者無夙夜之警萬貨輻輳都會公敖遊荆楚燕徐間蒼頭百指治貨所至獨與高賢人遊歿嘉靖壬寅十月十四日享年七十有四初配何氏繼夏氏嗣子二人長吉次亨孫男二人應

奎應元應奎與吳子爲文學詩社博學閑覽是能中興使鄭氏有聞者嘗會二氏要指而歸之於儒其言曰何有異第所言之有省不省耳初余以應奎爲善談黃老乃今知爲祖氏有原也傳稱鄭長者有言曰夫虛靜無爲而無見也余故因北泉公言道家之用樹於有禮嗚呼豈不可表哉

吳蓮塘君墓表

里人望蓮塘君之墓而悲之曰譙譙是園而陶陶者居不苑之集而棲於枯此蓮塘君之墓與吳子王曰蓮塘君蓋重而足智人也年十四即結轡遊楊李勾

吳瑞穀集卷四十八

三

吳間初起所至輒爲聲度無不繼至而輒隨地不遺如秦越人醫追俗爲術蜀嚴卜筮依人以言道能擇人任時則如官師之所材毋脩短皆得其用故一時言治生祖吳君雖欲習其智終不能得之矣即千里外業知閭里之情寄治家政一切爲分別其原竟如意指則家居坐策千里外如股掌之間無不合應嘗授蒼頭筴轉穀羊城旣蒼頭度易所便君聞之曰固爲渠筴乃弗用必減貲若干矣卒如數減諸行貨君豫先爲筴曰度遲曠日則直昂什伍果如數昂於是往往合君所言則君智故高一時然大度士不爲爭

伎首權印機巧相矜伯季同居伯季顧無所問事已君所息視伯季獨減人以是益稱君長者有老蒼頭以手疾廢言及君輒淚數行下問之則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借仲丈人在即手疾亦得食其力主用人如使聾者令嚙筋瘡者令守圉戚施直縛侏儒扶盧即不幸有罷瘡之病亦得服一事以食今已矣蓋君善任人若此初年氣豪宕燕喜恣爲驪高明選聚合曹喝雉浮白投觴揮脫世故甚邁也已乃剗去豪舉折節爲禮讓務恂恂君子之風更惇孝友爲家約嚴重有體與人交樂易忱忱不爲自喜訥然若無所

吳瑞穀集卷四十八

四

發明及便宜事具以質言至然諾不操兩權取虛名會倭寇發有籍君之名以脫難者後願分財二百築構李戰臺構李守籌兵食乏方深念君趣輸米舟無所計直能佐人畫如此雅尚文學士以二子鉞鏐穎秀能爲士課之學鉞病學不成鏐所爲學深厚有名亾何鉞卒鉞智惠類君以早卒慟之甚君故狀貌壯麗自是日感損骨立竟以憂卒子玉曰里人故喜談君治生事以爲奇中誠無所多君余雅知君則鞠躬信義內行淳篤述其誠實足以軌俗之嚮靡此誠以爲多學士聞余言又惜君滂於賈然賈中之獨行非

與諸以智囊稱不削則薄顧君獨厚而坦夷此可表
述者哉乃爲之志曰君名珊字汝潤蓮塘號也居休
寧王堂巷里故學士祖退菴公居王堂故從學士第
宅爲名也君年四十七歲歿嘉靖乙卯五月初九日
距生正德己巳九月初五日配金氏子二人女三人
墓在鳳翥園之旁

故登州府知府方會川先生墓表

逸史氏曰故登州守會川先生墓域在縣之黃衣坦
葬十年所過其上下塚者皆稱孝廉太守阡云蓋先
生之官登州歿于邸櫬不克歸義故稅錢助之歸歸

吳瑞穀集卷四十八

五

不克葬十有八年邑大夫稅錢助之葬葬不及置廬
視塚後十年督學桂史房公遣人祭于墓禁百步樵
採當先生以誦多計偕至釋褐仕十有七年釋褐仕
凡十年迨歿視不能歸歸不能葬開道立表署曰孝
廉太守阡記不肯從哉先生學性道玄符窺周孔之
奧至持行廉莊大著治迹又先生之生且緒餘耳樹
石而表之得綜實述焉

方會川先生諱敏字汝脩別號會川祁之偉溪里方
氏家世自宋稟三公廿一傳爲天生公天生公傳秉
琳公秉琳公傳文早公贈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母

吳贈安人以正德丙寅十一月三日生先生先生年
亂喪贈公年十七首學童補爲員爲學精力筆書舍
聚四部書至數百萬卷而甲乙之輒乙其處尋誦嘉
靖乙酉計偕推上同歲生首王公諷以宏博聞每對
先生策所遺缺先生十事十對王公嘆曰即如陸倕
所云王粲詣伯諧必無此對先生雅明性道愍其學
且絕思一振之及從文莊鄒公遊聞其指歸具是
矣一軌躅于聖儒歲癸丑成進士授郡李于湖獄多
所平亭不權撓嘗白主市計者寃狀有掾幕授主市
之舍主市呼女易臥榻舍之女故私鄰屠者屠夜入

吳瑞穀集卷四十八

六

以女有他姦通盛怒而抗剽之掾覺見殊歎人亟鑰
戶去屠詭譎主市者殺人論歿先生鞠之疑有姦逮
屠者抵歿而脫主市罪爲人所傳誦焉會御史徵隨
行部購琅當鉗欽道路嘆曰倭裁燔創瘼未起奈何
請獻之煩遂爲理出先生喜鑒拔士招下縣子弟都
試指授高等多以論石渠顯署歸安值外兵還集乏
軍興責餽餉急邑民怵先生上剡請協濟法民始
定尋署德清故無城下議植城民稱憩妨墓域者廢
至先生行視城址無里礮諸墓始肇功不踰時城完
堅寇再至邑得郊保無恙邑人大便利生爲祠尸祝

之御史中丞交上疏薦計上署上考人皆以諫大
夫給事當得察補值袁州相要之先生不可曰即十
平不徙官不能作私謁聞者壯之董得璽書一勞
碌而已不署右職以選入爲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
先生戒不通謁駟僧王微與盜名同怨家行錢考立
其盜罪其子謁先生所善客奉三百金爲壽客具道
先生廉莊不敢言行貨先久宦越囊無越物然數決
越疑獄而父果冤必不受枉固辭卻之先生訊事還
客從容言之先生曰業已募得真王微平反其同名
者皋陶不爲盜制亥刑况抵調乎辛酉稍轉員外郎

吳瑞穀集卷四十八

七

進郎中擢守登州府登故負海通寇出沒稱難治盖
袁州鉗忌之也亾何袁州論敗被擠者得序位而先
生歿矣先生力行孝友幼事寡母孝母歿耐父塋爲
名豪所華離號訴公庭復之遂定家規戒屬人嚴守
塋域置祀田歲時供祀事伯兄甚恭分產自取其
荒瘠者而以善田歸兄先生歿某年月日春秋若干
歲元配蔣氏封孺人加贈安人生一子沛然娶葉觀
察公從女弟繼配謝氏生三子渾然娶儒士仰君女
浩然娶馬鴻臚公女弟湛然娶倪處士公女李氏生
一子浚然邑庠生娶李蘄州公女蘄州與先生爲詩

文社女三長適程牧伯公子邑庠生原湛次適邑庠
生謝濬次適黃儒士子應魁孫幾人孫女幾人比者
先生之孫女許聘余孫有肺腑親遂爲論次之詳如
此吳子王曰葉觀察公嘗稱先生文章風節當與其
祖宋巨山先生齒列令丙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
當並祀于學宮然巨山先生忤執政已官少宰而先
生董董止於守郡尚論者謂公見道淵源眎其祖爲
羸之也位之崇與約無論矣

處士吳季公墓表

吳季公名天盛字元達大祖曰某始由衢徙休寧吳
吳瑞穀集卷四十八

八

田傳至天祺娶隆阜戴氏因家隆阜傳至世起生三
子季即季公戴公有女已長見季公遂治衣補纁紳
歸季公曰埤年小吾女四歲才則長也季公爲學子
時恣意書既長同伯仲賈事伯仲甚恭左提右衡累
鉅貲家以益大嘗販米吳越有天幸錢布十倍伯仲
曰是季勞瘁也即我子爲佐然論首事當三分其貲
季公辭曰是以天幸自爲常也不可伯仲諭五分其
貲又辭乃七分之而受一焉晚年疇人蕃庶始分居
分居崇敬昧爽而謁於伯仲以爲常客京口子貸錢
恒什三季公傳別什二京口人德季公樹價通都兄

弟相爲約以儉衣服器用擇不取費至宴享之禮視
饌變於堂下不以美味生平所緩急人不可一二其
評公家之役嘗主辦修繕學宮榘石梁捐數十緡佐
之季公既以拯旅人之溺出洪漲中里老父以已之
壽祝季公當如子韋言延壽從七數始有日者言人
祿命生歿如燭照不爽見季公祿命語曰君之富所
享埒千戶侯然壽止五十有七耳季公謂其言奇應
正是年先爲棺物走年竟無恙踰七年而卒人謂季
公陰行善人以德使也季公生而魁麗豐體腹下垂
一飯數升米飲可大斗濶達大度犯者不之校顯出

吳瑞穀集卷四十八

九

以爲右終善遇之其人謝曰不知公能寬之至此也
其行長者如此郡李舒公視縣篆聞吳季公爲名高
咨量三老以鄉飲酒請季公一赴之里人初稱季公
爲雙峯公晚乃稱三老公云先是戴鄉人歸十年所
不震爲季公置妾里之父老禱於叢祠妾連生三子
季公喜立謀人稱季公夫婦胖合也令長子遊太學
次習故業幼習科舉業而群從遊太學郡邑學若干
人季公每言君子積善至車耳以誘之故其群從無
論爵弁卽爲賈者皆奕奕理韻有士人風焉季公生
正德十二年五月三十日歿萬曆庚辰六月七日享

年六十有四配戴氏子男三人長卽太學生守周次
守邵次守鈇女一人孫女三人具太學守周行述中
將以明年某月日藁葬于某地之陽吳子玉曰余從
友人程巢父得交太學長文長文泣言曰孤脫髦在
邇以石代金已伐石待矣又曰無祿父早世不能圖
升斗爲祿養謀余考之援神契曰祿者錄也太學能
錄先世之行用孝誠大又何無秩祿之奉足云也且
也兄弟逢時見車生耳所爲樹表墓前者尚有在焉

處士金次公墓表

吳瑞穀集卷四十八

十

備史氏曰孝經左契言元氣混沌孝在其中庶人孝
則木澤茂於金次公墓見之矣

金次公七歲時與群兒嬉褻忽見大父過墜狀危顛
破中次公跳馳趣扶乃萬故爲地以免大父壯之喜
曰此吾家千里足也就外師學夜寐早作所疑捧手
問之師以爲奇年十三喪母俗喪紀用佛次公嘆曰
十方佛母詎能使吾母謁者婆天殯視肆及祭施位
皆倣儀禮喪事繼母善承意旨繼母喜曰伏雞搏
狸乳覓觸虎兒善順我卽不必伏乳自恩出於中心
也父以貧故不能終就學其年畢正臘令次公出外
卽年少能不二價居逆旅中疫大作父病疫次公與

伯兄昇父歸跣足千里以湯藥隨晨夕悲號感動行路至家里人謂疫染人何不祝祓異室居次公不聽侍疾益謹足不入子舍父尋愈自幼與兄游服依依如形影及長同服買兄挾貲走淮泗卒不聞其問次公跋履百舍重繭候問歿生六載不得乃想魂千里外備衣履歸葬遺二孤長冠董髻年次袍未及亂次公撫之令與伯子弁同衣食起居爲之更費以息貲有言問者次公嗜曰家大人在眎茶首之孫等耳屋舍屢災無餘貲里人唁次公曰未必非布新象也後貲竟大起構室屋連衢巷著聲于大江之南北遊和

吳瑞穀集卷四十八

十一

州州使君程公博士李公曠履相接皖城錢司馬公一見次公亟與定交而次公所至存諸故人倒橐赴人之急如恐不及繼母先歿父尚無恙次公老白首子舍與父所居稍遠乃移牀第於父傍會父病夜分炳燭進湯藥脩具父病愈而次公病作兩月卒時嘉靖辛亥十月之六日也春秋六十有四先是邑大夫宋公咨三老請次公不赴次公操心堅正質於庭者多所居間里人事次公謹卽年相輩者不敢以兄事次公也謂長子弁秀而文課之儒業次子甫幹理往往以艱難之業諭之至今二子卓行殊遠爲方聞之

士云次公名德顯宇時明休寧汪溪世家父某大父某次公別號蘭軒軒後有竹千竿又號近竹居士配石田汪氏早卒繼配許氏有淑行佐次公以持家秉生子男二人長即弁太醫令方永娶江氏次即甫京衛參軍娶汪氏生女二人長適朱珊次適汪養成孫男六人有鎔太學生有馮太學生某某孫女幾人以萬曆元年某月日葬前山嶺穿土山頂而窆去今墓域尋丈掘四隅外其壞誌石四吳子壬曰金次公葬之八年余始登拜次公墓云初形家言墓左隙方丞參軍兄弟廼大治冢舍壘土築再成之山十仞

吳瑞穀集卷四十八

十二

錢一緡買土十鍾以饒築貧者推引鋤畚負任檐荷如流水費千金成山稱千金嶧廣大之規邑所未有也山驛剛不宜木乃置土十壘植一木糞種驛剛用牛今不第億萬樹松柏鬱鬱葱蔥然不亦偉哉昔高次同憂其後人不爲加一畝土今觀方丞君兄弟其孝謹何可勝道哉

吳公墓表

吳公福愷字應和父世休寧陽湖里其先曰吳公少徵唐時爲左臺御史以詩名者也故石田里徙臨溪臨溪徙陽湖公少受經通覽記書旣父母老乃去業

積著初父與伯氏分財父望伯氏公懇請曰奈何望世父深也世父厚即父厚直手左右耳奚割榮爲語未究父曰善吾不見此既子貸金錢其息三之貲起由是父驩居常舍中處置什器買善田終不問賈事然公受父家約務纖儉食不重味出不乘車馬人有困危喜振之每出財物爲人居間不受謝天性謹樸即燕閑語次不詢一言嘗買妾於里李父妾故有身既生男家人欲勿舉公令舉生之奈何欲自舉子而先絕人之子長之爲娶婦授之金歸于李氏人謂公爲德能竟稱長者入山中見漁毒流命去之出金償

吳瑞穀集卷四十八

十三

其人山中人自是相戒不復竭澤漁會島夷寇浙上公肆邸火凶其財家人相視而嘻人喧公公曰富貴無常此如傳舍所閱多矣財緣手而盡者未必不緣手而復客置之修故業貲起如舊時邑君侯植城公受教輸城役謹君侯表其門後君侯講鄉飲禮設机杖前後使三至門以賓請不出舍東隙闢園曰呼我東園父足矣東園忽生木連理公笑曰昔東園公有芝五采今有木連理可相侔乎當構亭木旁以記之比者堪輿家每言我族門閭不中法當往浙裝金錢歸爲門第康莊之衢開拓之而息有此亭下招隱士

以娛末年趣治裝東數月病作卒于浙上隆慶戊辰八月望日距生弘治壬戌十月十三日年六十七歲配程氏妾三人子男二人長繼綬邑庠生娶程氏次繼綬娶程氏女四人先是公遣繼綬授經學謂綬誦詩讀書與古人居無庸科第爲雋今繼綬好古文辭雅遊士大夫有名能不違而父意指矣以年某月殯于某地之原備史氏曰初公從子繼象從子授易子遊陽湖里見其俗尚巨屨夸佗而樂所侈其人瞿然顧化焉及接吳公伯仲獨樸樵絀華務根不炙較尚文具家自爲約與其謠俗甚殊不亦卓乎如入彫朱

吳瑞穀集卷四十八

十四

華屋之中而得睹太古敦養渾厚大雅予心嚮往之既張坐飲湖上公能豪飲酒中樂酣掀鬚浩歌坐者皆屬目卑下之竟酒對客便便言然歸正道而論之跡其中所蘊不有奇偉倣儻之畫哉顧隱于賈以歿世未得一試如更宣明公等蓋悲其所遇也予以或者以行于衆庶凶其稱公者而浮淺視之不概於心故特爲表焉

習池陳公墓表代作

嗣孔氏曰管子有云凡將立事正彼天植天植者心也今觀予邑陳氏家行似漢太丘抑亦得於天植焉

多乎聞之父老稱東阿長者行首陳仁翁伯子汝靜公讀汜勝之耕種書於是喟然興嘆治生之道而家之子第皆知務本富爲上仲子鐵峯先生潛心聖儒之學爲士林宗法貢入辟雍以母夫人春秋高取祭繒藏之不赴語具載于太史墓表中叔興州公輸粟爲興州衛知事未滿秩輒上告歸而家之子第知束脩業儒以仕易農由鐵峯先生興州公云季則習池陳公公以石民有四待農而食待士而教伯仲兄旣以爲農爲儒碩著聲叔兄仕未竟乃仕兩淮鹽課東阿故齊海王之國太公通魚鹽興業管子設輕重九

吳瑞穀集卷四十八

十五

府禹筭之商其迹可尋公家居時皆所講習及宦兩淮以文母害謹正鹽筴煮涕益廣諸君吾子歸戶鹽丁誦祝之聲沿於海郡部使者亟下獎書尉薦獨至公竟投檄歸公天性孝友幼事父母孝謹事三兄如父嫂如母而勤訓群從以田令則述長公之業神農之教曰士有當手而不耕者或受其饑即閭民所當筆作以士令則述仲公之學儒之爲言知天道冠鉢知地道履躋仲公之道緒所當尋繹論議玄語動言操辭一軌于正然諾必信而施予赴急屢決于錢之息由是族里皆心服公高義愛其奇邪之行比郡千

里外吳不聞公名誦德不已綬綽而踵相隨以來謁公埶之陳季方夫一歲之效在穀十歲之效在書百千歲之效在道德天植源泉有竭鬼神有歇而此心之天植者無已哉於公之家世觀之矣公自兩淮歸布衣鳩杖以力粥饘萌雜樹畜叔鮪與百昌俱適行觀維淄之野俯滄浪之淵瞻洙泗之壻而低回焉是皆公之高可表者也公名坎字汝上習池其號也世居安平河上公之享七十有四歲其生爲某年月日歿某年月日配孺人王氏繼張氏丈夫子五人女三人長嘉忠以庠生輸粟授汾州經歷娶劉氏嘉恕庠

吳瑞穀集卷四十八

十六

生娶張氏嘉愚武舉生娶邢氏嘉志娶李氏長女適張崇恩次適李鄉皆王孺人出嘉應娶張氏後公三月歿女適魏紹慶亦早亡皆張孺人出孫男十二人滌潔幹濯庠生某某曾孫男三人某某余待罪林下得習公間過從乞言甚驩天不憖遺而天植者則無時亡也因汾州之請遂爲書之授汾州等立石樹桓云

邵長公配吳孺人鄭淑宗庶配石氏合葬墓表萬曆初年御史大夫張公部使者萬公王公旣廉邵長公之配鄭氏賢行以淑宗旌其廬淑宗之歿也邑

侯丁公爲表淑宗之墓墓則長公淑宗暨庶配石合葬之墓也而長公初配吳孺人之墓相去僅數武云當長公之子長孺持母淑宗朋友人吳子王比於長孺長孺時以言請旣葬又請則爲書于墓之石邵長公諱文光字元夫世家休陽東門長公幼以穎敏稱弘德間守令下記招下縣子弟才秀者補爲員牒名下率堅塞兩耳避去富人用錢布講得釋邵長公時以學童名在課父用錢講釋至嘉靖初復召給掾史復請解不得母汪媼日夕泣奈何遂篋羸蹄置係蹄間不誅人乎長公曰兒固願效之母無兒念以文母

吳瑞穀集卷四十八

十七

害署其事旣使書獄獄吏多受囚金縱不治長公不受金曰囚安所得金閨人之金以脫身之歟見圍者何辜竟不恩貸宰李公升大以爲能有疑獄數使奏當然不羈繫於宰及宰有內難而長公不染於辭以父曠歲在楚遂棄去往省父嘗收責得僞白金即投之深齜無使復廷需弱者好振窮補不足人言長公嚴書獄以鉏惡而喜振施以行善兩得之也初娶吳生一女吳年三十六卒再遊楚娶于鄭即淑宗也均州故大足令之孫女時長公請婚即願備酒漿遂從長公歸淑宗亟請爲子胤計屬滕石氏姬從往楚生

長孺五月而長公歿嘉靖己亥某月日年僅四十有七貴爲從弟與俱者所給計聞淑宗泣曰夫亡而貴隨之亡旅櫬與孤不能並歸也然以少嫠而抱數月之孤憫然無能湏更盍先歸孤母子聞女及日乎閨門之內不百里奔喪妾父世縣在楚然今外父母家矣乃逆石抱孤歸歸五年而石歿舅姑在堂吳遺女始亂淑宗以一身枝柱於間茹瘵苦甘之姑老廢視躬奉七挾佐餒治舅姑喪成禮當是時邵氏之宗不絕如帶母所撫者非母所出兒所恃者非兒所身誰保其終能相依爲命以歸長公之體而成子姓乎哉

吳瑞穀集卷四十八

十八

旣長孺年稍長有婦諭曰先是視汝如視疾子也詎念歸而父兒今可勉行矣長孺趨以微罄之容日百里而舍足重繭以歸父櫬葬于石羊之干長孺攻古文辭遊於名公卿公卿爭下長孺通籍西雍守闕下上書疏母之行不報歸而嗟咤若無以驩母母曰士依於德游於藝何必游於說而後母悅乎母今可以報而父於地下矣亡何卒乙酉正月望日也春秋七十有五汪司馬爲傳余太史誌銘沈太史邵中秘狀文視彤史愈矣石氏母家爲陝西金州能抱貌孤歸以成主母之節亦可紀也長孺語余曰石羊故祖世

墓相去吳王墓爲近然無復有王孫爲之展松楸者
每以是墓域得祔祖氏爲幸而又以無適墓者之爲
懼惟是有藉於君子之言嗟乎吾言不足永是墓顧
母之行不爵而貴不籍而傳可以激揚千載况有長
孺之立言以不朽其母如續列女諸書刊於學官固
非如彼徒以威名炫一時者比而長公之葉曆于莽
亡病革之時視五月之藐孤必無幸矣詎知復土詎
知復土首於鄉土詎知復與三媛同肆於土所以得
祔祖域爲幸而邵長公之祔祖域不啻梧丘之魄尤
爲稱幸也故余表長公淑宗之墓不論勢榮而論義

吳瑞穀集卷四十八

十九

榮不佞之言不足爲墓求而墓有以爲不佞之言求
也乎長孺與余爲詩文社友名正魁正魁生子三人
長廬長康長慶

處士汪長公墓表

處士汪長公諱海字德宗別號百川休寧宛山人邑
之汪出唐越國公華充山則元末年者夾公自邑南
市徙居宛山踞南垌而中隆遂爲汪之強宗處士之
王父東谷翁賜父虛齋翁實世有厚德善富於徐之
房村用麴蘖起處士承祖父之業積麴蘖基置如山
大售長公忽語第太學君曰是地不久當爲汚庫不

徙去求與慶忌爲徒得手人情重遷徙况財貨方售
世擅其利莫不以此麴蘖乃釀金穴也一旦堅決去
非有連絕之見乎此何是地竟爲巨浸談者大異之
爲得水豫處士曰聞之姓性也名命也吾姓若名皆
傍水形詎不水理察哉徙雲間諸都會貧子錢大售
如徐而尤著水功於宛山居里居之上流數決潰壞
民田廬公與仲行視築隄陂以溉填淤又獨捷河橋
鑿鑿廣之導通經瀆里人誦述郊保之功處士有大
度推誠任質爲人所介特而健智沉敏如霆辟電射
搭輿而制餘大起其家寬舒苞身能自卑勞以是人

吳瑞穀集卷四十八

二十

益趨之邑大夫曾公疆田畛以方正屬處士履畝計
之不爽秒忽以疆事訟者大夫屬之處士訓決爲當
大夫題贈清幹之扁且曰聞方正雅能居水豐物今
疆畛清易使居都水野廬之秩功施豈有既哉居之
旁有齋宅舍者其人貧而大衛族富人聞齋宅舍輒
謝避如膏粱一日請於處士即携數千貫質之不疑
其人即徙宅謝去處士知大計不爲苛快若此嘗於
京口守千金之遺橐以待亡者歸之千里誦義處士
初年即處統綺能自寡嗜慾布衣蒯屨出不乘車馬
及伯子體仁能任家政仲子體義以經術隨仲父遊

太學有聲處士乃曰優而不敏爲事之戒然家既適善而優不可哉與從弟孝廉君叔圖燕以申好故多賢豪之遊過者輒治具爲驩竟如是數載以歿人又稱處士能知足以息也吳子玉曰人有十金之提於其地奔歛累係不能割去處士以三世厚業徙去不吝不但無懼於留而貲益起以成算名士之激智一若此乎處士生嘉靖丙戌十二月十八日歿萬曆亦丙戌三月初一日春秋六十有一配孫氏早歿繼配葉氏孫生子男二人即體仁體義生女一人體仁娶吳氏繼娶吳氏體義娶黃氏女適太學生孫明元葉

吳瑞穀集卷四十八

三

生女二人一適程子玉一適孫惟烈孫男三人拱北聘儀制司郎中曹君誥女用光聘孫君承謙女用威聘太學生孫君承嗣女孫女五人許聘俱名門體仁伯仲卜是年冬月奉柩厝于堯山之陽持孝廉君狀來請表其墓狀甚具而擬其大者記之曰因則功專則拙而獨專以揭勤則起優則覆而獨優以息如蟬如鬲于斯而息于斯而得請表之石

王母袁太恭人墓表

逸史氏曰詩稱彤管尚矣鄭氏則謂女史記成法以赤心正人是也傳又言有敵愾之功而以文明之物

旌之謂之彤弓以文德翊君而以文明之物昭之謂之彤几有美德而以文明發之謂之彤管則相行列于彤史豈特曰赤心正人其亦文明以發之哉信陽有王母太恭人廣威將軍竹里王公之元配太史胤昌之母萬戶延世之大母也廣威公以材該文武著稱而萬戶尤著敵愾之功太史以命世之宏才追銜絳淵大官之旨徵諸奕世宜受彤弓彤几之昭錫今皆知由於太恭人之彤管有以佐之迪之所臻致有自哉則樹石鐫德以表太恭人之墓可以觀世表矣王母太恭人姓袁氏父光祿寺丞銘河南之信陽世

吳瑞穀集卷四十八

三

家萬戶胄子也以治春秋舉倫魁歷仕光祿寺丞性莊嚴無所嬖獨愛太恭人太恭人去齒時誦孝經論語及德象女師之篇以爲快書三復之不釋卷日作小楷書百餘至組紉女紉即工非其好也年十四歸信陽衛指揮僉事廣威將軍王公詔公幼善制科藝已又善詩及習擊劍騎射又善而司馬穰苴兵法無不參會人以國士無雙目之後怨家讒就于郡司李逮繫請室蠶起者思甘心焉語具載太史所撰辯寃錄及王京兆公元美所作王將軍傳中既坐論償餉曰繁千二百石值歲荒甚穀踊貴簿責之急時太史

生董晔週患疹太恭人臥面雍樹太史七日夜起而市杵碓扇墮簸揚之具借穀數斛試舂之自糲十婢九至侍御之七乃抱杵自諸具泣脫所奉簪服貿穀不足乞之光祿公助輸不足乃脩具集諸宗屬致辭曰妾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食以請屬人相視莫爲言一宗老曰古有母師女宗此吾家母宗也幸有聞于主奈何無以應之願請善田以唱於是各有捐助猶不足至一歲一鉢無不出以貿穀家懸磬矣猶通穀八斗以母所手製嫁時帳具出貿穀泣曰母歿睹母所製帳具手澤猶母也雖刳敵不忍貿然以貿而

吳瑞穀集卷四十八

主

出我夫子設母有知亦益願乎遂貿而廣威公出先是廣威公據據數屬太恭人既無誰語何不鬻宅太恭人曰祖氏暴衣露冠勞苦董遺此宅此官耳奈何遽及此妾有以辦之寧身無完袂併日以食竟不鬻宅廣威公出而遇赦復爵秩如故人稱廣威公官與宅俱完咸太恭人力也廣威公出而數有斬賊功大著材武聲忌者傳致前事奪官家居太恭人又拮据如前白冤不得白而家益貧姑嫜在堂盡日嚴之孝賢太史兄弟學補爲員食祿廩迨太史以誦多舉而廣威公歿矣太史北首條路而誓冤不白而復計惜

上有如此路守闕下上書白冤狀事白而太史以誓故不復計惜太恭人曰冤未白則含冤從父爲孝冤白是天子知而父爲父報君爲忠太史唯唯對公車讀逢山芸觀之書官太史覃恩贈廣威公廣威將軍封母太恭人太史屢以盟誓故乞歸養太恭人不許久之乃曰而竭心力效報有年乞歸可矣盟不盟無論莫不以太恭人明于大義知進退之指也太史乞休疏未上而太恭人稱病侵漏下廿五刻爲胡祝佛三聲而逝萬曆癸未十一月廿九日也歷其生正德丙寅五月廿七日享年七十有八太恭人性嚴重

吳瑞穀集卷四十八

主

似其父持家有法而心甚善祥常自爲糜粥以食寡人施予之德竟歿不憚嗣子二人長即太史祖嫡次祖裔郡學生女一人婿指揮使方大勳孫男五人長延世襲指揮僉事踰冠而肆大司馬都試第一以斬虜功超二級進指揮使世襲延申延庚延澤延酉孫女一人曾孫女五人廣威公生三歲而孤育于大父明威公每以一帶不絕是念今子姓蕃衍歲時内外孫上壽樽下不記其名至于領之則太恭人爲王氏共具之祥亦弘大哉大鄭生曰自如太恭人豈非以赤心正家而文明發之者與余讀嬖女君宋宣文鄭

善果母諸傳未嘗不嘆其明識之能佐外而文武之啓後也然未能兼之若王太恭人豈可易及哉宜標識於彤管文有彤几之昭武有彤弓之旌以赤心矢其文德滋大於世也

黃母謝氏孺人墓表

萬曆丁亥春月余拜黃母之墓母之叔子正蒙與俱叔子歷賓昨之級請曰母之歿也不肖兄弟幼無華覲以爲實奉凶之禮未飾及葬也不妨田不知重閨今尚未表於石不肖兄弟五人豈所謂五子不滿閭邪以無窮爲母慮幸乞一言母謝氏休寧之江岐諸

吳瑞穀集卷四十八

三五

生謝鏐公女也笄而歸居安左橋黃長公舅南潭翁方起鉅貲母冢婦佐長公儉曰聞之操寸之烟不能足以薪舅起貲使家人子皆操烟之徒山租何以贍里人稱南潭翁父子善積富以有善享火爲之紀也姑吳生長公早卒事繼姑吳庶姑李孝謹務執孝之一術而致百善李生二子娶婦母視二婦同姪姁姁無間母持家東若弁斂而急於施賄人之不給者如身之乏聲矜恤之義族屬待母而祝其先人者甚多長公從父賈歸則置書徧覽母侍夜分燭不見跋生諸子延師教之學時族屬以貲相雄雌母願子之以

學雄也使爲士民不使爲賈民則子幼時令與日舉過者處不使與恣睢响藉叱咄者處傳達知禮得順敦脩爲之大者及病作自知其大期以叔季二子屬之仲娣曰曾子有言彼雖畏我存夫安敢畏今舅姑在堂諸子未成立非而似畏歿時也然病不可爲矣敢以弱子相累嗟乎母歿廿餘年里人至今稱之莫舉其諱初以子相託叔娣者即叔子正蒙也今年踰而立拜典客之秩伯子正芳河南布政司經歷大著政迹仲正奎邑庠生有材名於縉紳間季正槐早歿而孫夢麒已見頭角伯孫夢俊太學生正芳出孫夢

吳瑞穀集卷四十八

三五

虬夢鵠夢鴻夢裕正奎出丙戌之冬生一孫夢鸞今年夏生一孫夢鸞正蒙出第五子正格母之庶子亦年及髫髻夢俊生曾孫陽生是母之歿時認認以爲嗣亂慮今傳官蕃衍家益豐楸母亦何以壽年之弗長弗睹子姓之要其成爲歟也哉叔子方修文詞衮衣受業於余與相劇切則記母之墓惡得而辭若後亂之昌樹坊表於墓勒之殊策以無窮母者立可計焉嗚呼偉哉

大鄆山人集卷之四十八

大郭山人集卷之四十九

新都吳子玉瑞穀著

廬陵郭子章相奎閣

江夏黃正蒙叔明校

雜著部

郭謠述

郡屬所縣六而海陽於此縣則參塗以達焉廣縱二百里而謠俗有三西與東南或齟齬而椎或緣飾而謾然皆訟訐自喜號稱難治簿書大劇胥史最抱牘置前隆隆山起設耳視而目聽相易以應猶不暇給

吳瑞穀集卷四十九

俗之難齊一如彼事之煩如此於是爲材勝者過切毛鷲威稜縱逞求之不已而民以億貴於安靜之治者則曰人上之道其猶零星之主也竟至於哭奠解嫚計之終年而罔奏尺寸效二者其大氏也江夏丁令公以熙妙國華來治簿書於我縣大振其首憲本之文德雷動其威雨渥其澤乃訓乃厲百政以新道教舉而恩施敘謠誦作于界署可得而具述焉令君以士不可違接諸弟子員折節下之不泥於常故之數都試品題幣勞甚厚蓋自作邑以來未有廣厲功令如今日也民間聞而誦口七不可違伊誰執躅昔

有何武今有明府令君大起黌舍而不新之江以南稱學舍之鉅艮首予邑云宮成之日令君往發大張旂徽親書贊語日課生徒而討焉以稅長羨貲九百置爲學田其秋士計偕凡七人士民作誦見謂由令君以振其盛也誦曰黌宮丕構騰榮光五經紛綸大來翔殷褒爲政誰相將海陽見說勝榮陽初革賦長之費羨貲數千故爲令所入額一旦蠲革御史臺大加稱偉行六邑秩之六邑之民誦曰河潤九里澤下尺也何止窩緝之黨大猾無慮百人廿餘年所詠寡人而啗其貲不下萬計爲邑之蝥賊上下所共憤薄

吳瑞穀集卷四十九

令君嚴鞠其黨鉏之殆盡邑民歌曰虎而穴凡廿年一朝而殲旃俗多拘忌樞葉葬數世不復土令君下教立令民斥土葬誦曰出東門纍纍舉聞占夢人語憫陳胝盡復土不但梧丘之顧五況於生者縣大劇號難趣辦令君以時肅給翕然見功緒矣猶丙夜治事漏下四十刻以爲常厲精百倍之治與士民形于歌誦意令君有聞而節其勞煩也誦曰豈曰帶星而入漏下四十刻庭燎熠燿縣實瘠也而以脂膏名令君勵操三載如一日縱脂膏易潤其能染水蘂哉睹斯而貽信可誦也誦曰奈何瘠邑兮名脂膏脂膏兮

易染冰蘖兮是操江清到底兮石頭高令君初蒞政以俗之類也頗爲嚴飭然亦不害少者流耳後數月析律平反削觚易絙率以寬大行之民樂而誦曰僥倖之俗兮雅徑多闢茅田兮當奈何艾秀蔓兮培嘉禾一莖盈車兮瑞氣那瑞氣那兮恩如春我喜我生登斯辰兮君以俗多屠兒訟許自喜於是刻太上感應篇行於民間蓋以寓化條於威言云耳民奉誦篇語因以成歌曰悒然心攢吾民治大難刑不忍加今詎能彈誦來靈應篇屑焦噬乾令丙兩造贖以金分謂之紙贖令君於民牒多諭而釋之不存案謀蠲

吳瑞穀集卷四十九

三

其紙金寔人爲韻語以祝曰嗟復嗟兮畫衣不可爲今澍屨詎能施兮而胡金矢之計奚官家百物故取之市屨十半其價令君一切估而平質之大來屨賈之誦曰詎如市心如水水賸之平無呵些坊隅之長供什器物尚矣間以日習左右而被蔑辱何以席手哉令君省所供而秩之坊隅交誦大以爲便利焉誦曰毋曰近民民因近而見嗔主君車班班以吟變呻令君申勅鄉飲之禮懷民爲一輩得與者爲寵闔舌誦美曰風德伊誰三壽其歸所俎生輝比歲以來邑之勝雨甚調信所謂八風循通萬物性成太平之效

也甲申南郊略旱令君頭步行禱雨隨注農民歌以志喜曰四望膏雨來一庭傳霖度昔隨車今隨步比來連登上歲斗米四十錢百價不致騰踊諸父老皆言自髮燥以來未有懷歲之豐穰若此也爲之謠以記事曰老父權呼見歲星守心無父母心吾父母生

吾援神契曰歲星守心大穰

贊曰民之於君初相驩然而後或以咄鮮矣亦上下之情不易固哉以我邑言之四郊之遠不浹旬不能遍行一郊之窮間而能使士若民抑搔之相通久之而益洽誦謠之作不介而同親不言而同辭四流而

吳瑞穀集卷四十九

四

至若黉賓有聲而倮介之類應自然之孚也夫豈矯強者與嘗讀幽七月之詩說者謂一詩而備三體始爲幽風中爲幽雅末爲幽頌周公陳幽公之教政迹成功有此三者今述鄭謠始言謠俗繼記正治終美成功亦備三者之義大夫君今以計上司勲氏書大夫治行爲天下第一微之民謠無但觀覽民風於雅頌之美或有裨焉遂述之以爲稽治狀者獻

太學吳君殷父字說

蓋余覽王充論衡曰殷者中也疑其註故豈有所本哉及讀爾雅始嘆其釋言之精教之所期焉景純則

引堯命羲和所殷言之以中者無所匹合於天下者也自冉相氏有得於環中無所與付堯執之以御四海際天地脩明百度莫非一中運之而治曆授時又政之首審治萬幾先作曆象以吾心之中協乾曜之中大渾而爲一周公孔子得游宮之傳作爲爾雅重訓萬世是殷中之旨非心學之玄仗而當守者哉吳太學君名守中問字於余則據爾雅字之殷父而爲之說曰自子思記中和之爲用而執中之要大明於天下太學自幼髮燥時即聞之詳無所爲太學言之夫發定命之要於春秋之世信是獨鏡而中定性之

吳瑞穀集卷四十九

五

論於洵伊之門不爲一呖乎宋學林言中秉道之至立乎中央響不肆應冲然自得捲握之所總引於太極之上非不極無極也然危微之興究而成功寡憲無所及俗無所被以治三畝之宮則廢父故以心之中爲殷之中脩道理之數以殷於禮樂法度天象地員之繁本之身心殷之人民之廣尤所當講者無論皇王之治即管氏之版法樞言似非談性命者所及宋儒闢去之不啻膏之染然曰道之在天者日也其在人者心也因夜虛守靜非知殷中之畧意何爲者迹周孔之訓以探陶唐之秘由劉子之敬以求羲和

之正兼樞言之緒軌於宋儒之要領固太學所有事也太學同祖兄弟九人皆遊於橫管國學相與切磋中和之旨稔矣殷之說亦所嘗及乎余乃進曰不偏之中定命之中也殷之中制事之中也一也合於一而後應之如筴曆章之如三光動之如雷電發之如風雨而乾曜地員禮樂刑政如百體之從心無不適矣不明於計數而語中猶立朝夕於運鈞之上格竿而欲定其末不可得也詩曰日之方中在前上處言教國子弟以日中爲期亦殷中之義教之所期也顧以公庭萬舞之具而不見推擇所錫不過一散讀

吳瑞穀集卷四十九

六

其詩者蓋爲慨焉今太學當熙明之世執籥秉翟文武道備而以所謂殷中之道行之則如說文以殷爲大者又可知也太學以陸海爲號固悉八紘九野之形埒而總之矣今字曰殷父而明乾曜焉則二儀之廣皆宙合大矣哉

陳仲子仲魚字說

歲在丙辰吳子講易於阜浪之濱陳生筌鼓篋從焉稱名請字吳子字之曰仲魚陳生請繹厥旨吳子字謂陳生曰仲魚筌以得魚也自余講業是地濱於河日見挾簞過引魚盈車豈其無術所得固殊焉則魚

等美然綠水而異其品有尺澤之鱗起溟之署知所
爲得之乎諸品詮若蒙莊任公其至極非不大也然
泚泚寓言不概於經非所以語子也子業易即易之
稱鮒是已鮒之外若詩所載魴魴魴魴品族甚具亦
子所業及然縉紳先生鮮能言之顧第弗深考安知
所取以託業乎余聞鮒之性不食鈎射之以升斗之
水即足矣故易所爲取象雅非若所得也乃若魴魴
之魚屢發婦之笱其用功少而得之易又非若所得
也考之魚品齊魯之間魴爲下色鯉爲中色鯉爲上
色夫魴之爲美舊矣詩曰魴魴甫甫又曰必河之魴

吳瑞穀集卷四十九

七

陽晝之說子賤亦以得魴爲貴故魚之美者也而猶
爲下色則鯉與鯉可知矣此詩人所爲言之序也揭
敝笱於濯瀆者不可以得大魚子知所求之乎陳生
曰魚品謹聞命矣然夫子字我以厲志也余不肖委
縱帷下與操竿於漢沔之交者不同今夫子之言族
漁之事也弟子請更吳子曰嘻仲魚吾使子得魚者
非欲若八緇紉綸九囊密戩芒絨拘鈎粒草芳餌凝
眸於百仞淵也求之吾業具得矣夫希涸轍之潤無
遠遊之志者鮒鯉也有深泳之功無碣石之期者鯉
魴也不爲乾沒而勢網歷挂蓄積深厚廟薦必具者

魴魴也乃若泳沫學海策名清流運滄溟之功奮天
池之績出於淵而見於渚屈伸變化騰躍無際此則
魚之鯉也其猶龍乎無論沔南之嘉已非以文學爲
綸道德爲筌所挾者廣不能得之矣龍門魚之難也
唯鯉易之而無暴鯉患子能得之此樂之一發也至
若詹何之鈎千歲之鯉不能避臧丈人之釣莫釣竟
釣文王北面爲大師焉此樂之再發也子亦越龍門
而知所以脩詹臧之筌乎陳生拜手言曰聞詹何見
蒲且子之弋也倣之以學釣楚令尹過而神之師其
意而國大治玄洲天下之善漁也而說者謂其未能

吳瑞穀集卷四十九

八

操竿然則建瓴龍之洪笱據周孔之脩綸一發而連
六鼇乃先生所爲況我弟子其道微矣敢不拜況先
生之教以爲良畧

方行漸字義

甫中方伯子郡大夫理刑公貴介公子也初從大夫
至休寧弱未冠也予介文學之間交上書大夫大夫
屬伯子兄事數公等已伯子執禮卑甚益重之明年
伯子冠見伯子偉然丈夫冠也請字伯子曰家大人
字之行漸見元舅業爲說之矣今見先生請更有言
吳子退席避謂伯子曰行漸如何大夫屬意遠哉大

夫初命伯子曰應僉書僉字從人與先要以伯子之行業先人也已字曰行漸謂伯子之行業當漸進也夫冠成人之道猶宮室之有牆屋大夫不責以鉅人狀策之前進顧漸詔之非與命名之意指拂慙也語曰欲先人者以身後之銳進速退成章乃達若積薪樵後者在上育於鄉習於國達之天下由近顯步終於千里勞心忉忉祇見其後矣豫章之材歷百千歲棟於明堂山下出泉盈坎後進擊礪石而泛滄溟漸也詩曰婉兮娵兮總角卅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易曰鴻漸于逵其羽可用爲儀漸不漸之間所爲就相

吳瑞穀集卷四十九

九

逕廷矣伯子幼從大夫王堂之署歷黃扉之處生長脂腴持梁曳綺貴倨矣宜其侈然肆然有負驕之色顧乃聲容逡逡言出中會舉動合度年十八能誦詩屬書突弁之義漸進之旨聞之益具出而袞翼雲逵羽儀天下行業裒然爲士人先可知已夫鏤而以漸金石可鏤駕駕不舍遠道可至諸弱漸焉計猶且及之矧伯子聰明強毅即漸進何遠弗至哉予於伯子觀之矣伯子起揖謝曰旨哉子之言予某及矣易曰履霜堅冰至詩曰莫予并蜂自求辛螫肇允彼龜蟲拚飛維鳥即郵之大者亦漸於小也故曰成人在

始與善孺子慎漸之始而已乃以告於大夫大夫顧命書諸策

文羽字說

余數過從黃水部君則令子侍坐當非之年而有翺翔霄霓狀美中州之令鳥以薦符也水部君曰咳而名兒德同 今天子錫綸誥先大人有德淳雁天語遂易名德淳惟有以字之余唯唯字曰文羽而贈以言焉若曰嘗讀上志翬雉氏設色之工周禮鍾氏染羽淳而漬之爲纁爲緌羽獨設官者以羽之用重飾車則重翟厭翟飾旗曰旂口旌以龍光 朝家於文

吳瑞穀集卷四十九

十

章之觀而所當淳孰淳此羽也參覽於元始之世文之肇開有資籍于羽弘大哉九翼靈書無端倪呈露蜺蠶總帛未經漚化鵲居蠶椽濛濛如也大聖人出始舉羽革紱衣掌領以自貴繼而觀翟翟草木之花染爲文章而玄纁龍袞之制興焉因寫之爲鸞鳳雲篆之書詎不籍於羽也然必玄德穆沕神莖形茹惠漸螺飛仁沾翔泳乎之久而淳孰之然後天翟呈瑞地采效祥而文章始成固然也今黃生翩翩抱奇剗藻扶搖九萬合符於釜山以觀其會繪畫鳳龍濯染龍繆爲 朝家羽翮佐昭代之文於雲篆之盛玄鳥

呈色長離蔽日健執旄人羽民之國獻其羽裘寶縹
苞斐無所不貢聽弇州之鳴音而作屬續之章益衍
祖氏 綸恩於世世是所望於黃生也顧元始之代
猶然至德麗渥而執之久則今黃羽之文必德基本
之淳孰漬之尤不可諉者今夫高飛羊角所持六翮
腹背之毳不爲高下黃生其執此六翮之羽乎詩曰
鳳凰于飛翾翾其羽傳曰羽者文德之容也又曰羽
字也聚藏覆宇之也黃生承家學由文德而漬焉其
有以聚藏覆宇之矣水部侍郎聽瑞穀言所謂五彩
之鳥張口而噓天非邪文羽于言羽者其以霄翥爲

吳瑞穀集卷四十九

十一

宸宇籍之可也

汪四如字說

在昔治四時而執規矩衡權豈不曰法之可信於人
無踰四者而帝之與佐定三月而成時用三參物規
生矩息衡長權藏以爲物宗以爲物平不得少移易
焉者自人君以至於士庶人皆順時之所以來而信
之四德得所三政執輔而無先時不及之可言矣娶
邑汪仲子自字其四如以請曰不肖名學信家大人
字之四如以學無如信而信無如四時不肖日夕思
繹一言於几以無忘家大人之訓惟有以言焉得購

乏爲時訓即家大人訓也家大人每曰昔之日已往
而不來矣孔子觀夏道得四時之書蓋時倣焉余惟
鴻烈有言察四時季孟之序以立長幼之禮而成官
自此以參制君臣之義父子之親朋友之好夫婦之
辨是謂十條人道備矣然必本於時之信以成焉書
曰允哉允哉以言非信則百事不滿天行非信不能
成歲故言四時而必曰中央爲土執繩以制四方土
德實輔四時入出此謂歲德而春之德風夏之德暑
秋之德雨冬之德寒無不順焉猶之信爲性之四德
之實信得而仁義禮智之德無不合焉由是以誦通

吳瑞穀集卷四十九

十一

而時執契稷弇欽施設爲國爲天下四鈞以率四維
以張天曰信明地曰信聖四時曰信正其信明聖
其臣信正上下同孚本標相應遵明堂之篇以飾國
典八風之序立如規矩衡權然此固汪長公之所以
命其子之學而仲子之所爲願學者也時仲子之伯
氏孝廉君方習夏小正行定鍾石於朝簪之上佐祈
年於天宗以調燮明時其素具也仲子歸其以吾言
質之

原字贈金仲子礪先

初金仲子從予遊飾衣帶整齊顏色一於學則而文

日益銳行日益厚歸而朝其父母嚴莊不愉綆里人目之以敦整之士皆曰仲子之材行足以兼人無愧於名矣蓋仲子之尊公以鑒名仲子鑒兼金也冠之日客字曰德兼謂仲子兼以德也遊學庭振藻屢試高等有司三推上三不合仲子嘆曰孰當可而兼其惟礪乎友人張君象南爲字之礪先先之以礪無不兼也久之以太學爲方府之庾九牧之貢者聚焉入太學又兩推上不合歸而益奮發下帷琢石自砥不鳴於山不已也顧自高昂不能下人嚴義正性於里之恣睢者尤過自別白於是武斷諸人口攝而以踴

吳瑞穀集卷四十九

七

躍不足祥萋斐之矣部使者下鞠竟奪太學牒士林咸造仲子曰青衫烏足爲仲子多邑葉河南王祠部邵司諫歛羅大理浙王觀察數公皆爲仲子抱詘時時使人存問曰仲子不得白吾人之惡仲子何惡仲子謝去制舉業業古文辭廣畜書遍閱之則曰孰當可而礪礪之者非邪以請於予予曰其說備於周官冶氏子金姓而名金之良者當以瑞世乃竟被不韙是上齊戈戟之屬非錢鏐鉏夷之屬戈戟之屬薄之柱析爲三質之石礪而百以子之材行而有是薄柱質石之謂乎抑四分其金而錫居一錫之少致然與

錫性柔與色青白其以是濟之備矣然有非仲子所能爲者周官論材之美天有時地有氣生之時畜之亦時侈之氣弇之亦氣以夫子之聖能使虹化爲金不能使金如粟以濟在陳之餒則遂與逆猶淵之與阪代事也子亦恒汝之礪先之後之可乎久羶不爲之生衣百鍊不從革殆有望於子也而尺札之遇不遇無論矣仲子憮然曰唯唯請守夫子之言以爲礪

說名

先是汪司馬公伯玉過存朱俊父于屯江之上俊父

吳瑞穀集卷四十九

古

見其四子焉問名曰已三月名之矣四大者江淮河漢傍其形置斯于上單不足以喻則兼名之矣司馬公曰四瀆具哉則疇人蕃衍又焉取斯無如車族也周人尚輿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爲多數官而後成遽數之不能盡其物覩縷以數之乃留更僕且朱輪華轂朱之姓爲合應也乃名伯曰斯輪仲曰斯轂叔曰斯輅季曰斯軒以正名百物車之族多各適其用而名無不辨焉則宋眉山蘇氏亦取象於是矣萬曆甲戌大郭子過屯江俊父令四子曰與俱問名之義大郭子曰允察車之道必自載於地也者始載于地也

者始自輪始也而輪以謂伯子其始車乎輪必有輻則仲叔季其胥成也輪之心曰轂中之容軸者也有之以爲利故次于輪至曰輅曰軒則貴人之車也輪轂具而軒輅達矣然論輪之道要于樸屬微至乎惟樸屬則有以爲完久也惟微至則有爲成速也而居材先焉抑人有言乘車必護輪乘時速必愛身則擁熊軾朱其兩轡實於伯子有望也而樸屬重屬焉惟轂虛中可以行車故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無有車之用用大也守人中以運乎外惟虛實也斯轂之善則朱其轂而挾轂以趨者至焉輪轂而朱

吳瑞穀集卷四十九

十五

稱輅軒矣惟叔季也亦知樸屬焉虛中焉則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於此焉在而乘犀軒侍至輅以左六官以右執法成俗曲明達而行之大車以載矣斯以取斯無愧於命名而司馬公錫以嘉之成名況乎軒車豈徒詫也哉俊父乃肅諸子端拜而稱曰人之有名所以表情自紀尊事人者也聽先生之言則用自紀以尊事人者俱得矣諸有美澤其車使可鑑者孰是而可鑑也令四子敬載若言而日以式焉

讀弇州集記事

昔人有言不恨我不見古人恨古人不我見未嘗不

味其言之也暇日則出余所論著誦一二過聊自料護以故道窮望絕無爲遠名不能憂也而古人不我見寧不有遺憾哉至生而幸同世又可使有不見之恨哉於是博觀當代諸家率稱滄溟弇州二集類非承學所知也然評二家夥矣以滄溟詩勝文詩以樂府獨勝余不然之謂文勝詩文謂序勝慕志慕志勝哀文若華山記尤稱奇絕無論應劭班固則左氏司馬易體而作未知如何其餘未能稱是然讀者輒知爲李濟南文此余所未解也詩以五言律排律爲最七言律最高者閱兵海上咏白松諸篇則少陵亦當

吳瑞穀集卷四十九

十六

磨折而讓餘不免爲重沓爲天口而風人之致似爲少也自謂樂府無不合者豈其無不做那故余每言擬古不當擬樂府擬樂府又不當擬樂府諸曲此是已及讀弇州集輒乙其處廿餘日泐泐乎斷斷乎爲廣而無不該也者爲眇而無不辨也者何體不全何目不有何物不及何人不賅上自蒼頡下逮裨官蜀說指奏卷墨各自有語四部藏書以來諸文苑有以自名者皆總而俱攝之詎能會通若是哉凡集之收畏多多必雜今多而雅有趣篇畏長長則萎諸長者更優體畏近近則卑卑乃輓近而自不落如淮陰將

兵愈多而愈善如鄧侯作未央愈廣愈麗如胡寬作新豐愈新愈舊不亦巨偉哉余有詩曰綜裁百體備矜貽萬流瀉自爲得其真也就其間詩則歌行尤勝鳳質而龍變公殆自謂也文以持論勝遊山諸記似不能厭人心也若史論若短長雜著亦見弘肆卮言揚挖漢唐及正嘉以前則文章家之董狐近而嘉隆之時勾吳之地不免有纂繁於胷中而輕爲低昂足稱衡平也乎至多予韋布之作仲尉次梗嘉則淳父諸君爲之推轂過游揚聲名是又高出文家輩流而余不佞所爲深信意者焉

吳瑞穀集卷四十九

十七

記馮使君治迹

公之成進士也當嘉靖癸丑年則公裁踰冠而一時同登者稱公年最少歷今廿五餘年矣諸同登公等位至元輔次之爲六卿貴倨也而公猶爲臬之佐且也數有赫著聲而中邁左謫今尚甌陂是官何也公之政請得更僕誦之初公令泰和也縣故有三大姓巨猾根固牢甚荏苒符間弄赤白九釐人能持縣長短更數令莫誰何公至首警察賊每下所賜書輒捕縛數渠魁磔之首威凜然當祠故相楊公正堂上之禮不少甌體以水災故築城度一月而就成就之明年

公以徵書行而流寇大發泰和居民移入城者萬計萬安民來就城堅者又千計賊突至城下潰以去得活數鉅萬之命以依城安堵也皆祝曰馮父生我二邑之縉紳仕燕中者皆造請公歸誠稱恩公之初政如此令甲令以最擢給諫御史然年未至者不得擢公以年未至擢禮部主事諸厚公者皆賀公以公英發爲給事御史或驚擊太過禮部宦之坦運也甚幸公狀貌魁然偉嚴長八尺以弱冠魁浙省高第文章經術爲一時推重名籍甚上乃命馮主事授駙馬經駙馬執弟子禮甚恭上益寵眷而權貴人目攝之矣當陟人皆以入銓曹待公也忽乃謫判饒維揚衆大駭微伺中則出分宜相也區何分宜罷徙公判徵會督胡氏羅氏二纍臣通鑑十餘萬甚急部使者數公計莫出朝夕且得罪深念屬公徃數日而辦國責以輸而民不大困一郡翕然誦之羅氏族大德公久之奉千金爲壽公曰唉愚民亟揮之上是時以山寇發難議植城皆言婺源縣二邑城難狀公徃不兩月而就郡恃以安於是部使者大稱譽公數以政績上陟徵丞明年陟池守當施氏獄伯仲皆貴人人謂公得無從未減乎公竟置之戍不少貸三載擢江西

吳瑞穀集卷四十九

十六

副使 詔下有以江西事提而論者奪一級公曰余未至江西而以江西事論言官媒孽人若是哉遂過家堅臥不出太公強之就道而山西臬副之命下二載自王以下莫不肅祇聽令唯謹萬曆二年有今備兵江上之擢赫著偉蹟語具載予子王贈序中

葬墓記事

劉伯子危不得葬大父母嘆曰聞之歿者初歿而血已血而衄已衄而灰已灰而土反其土也無可爲者矣然猶可爲者反其土無使近膚與而大父母猶未反其土也望其塚畢如也墳如也鬲如也此則歿者

吳瑞穀集卷四十九

十九

知所息矣而大父母何息也其夜夢入弇中一高岡再成銳上陽曲三襲而縮轂其口畢堂牆水逆折甚傍數塚如塚一塚中隆尊踞有老父指謂伯子曰此而大父墓域也子孫當富貴伯子作揖謝狀見其東之尾屋數楹爲賈區市墨伯子入問購墨出一大墨長六寸如瑄周郭皆金銖中鏤者珠色粲然款識上若朝家語下識曰劉守泉課製守泉者伯子之父劉長公號也又出墨數笏文皆號虎狀周郭柔者又出架上之篋墨數封襲以細素開之香氣必唏會胥人持板至云官家逮墨人伯子亟懷墨袖中驚覓則夢

也伯子犁明起趣圖之數日有姓潘者買葬山僧人也伯子謂曰若得原防逆者以告潘曰一墳大防過辨回川甚逆華氏爲程孝廉買者地理皆題之曰石葉今亟欲售並伯子行至水口神泉已若夢中所經入陟山即所夢山也遂留之伯子弗堅決地理家令以膏穀物竈土三尺試之四載會地理徐生指曰域少僻僻隙穀當萌其正者油油乎茲貌芒白苗也啟之膏成蠟狀而穀如所言乃卜日命工穿中石愈確伯子騁然徐生曰即確亦可窆伯子曰嘻否否更鑿之尺一蛇出徐生曰數當五少鑿中果蛇四見土五

吳瑞穀集卷四十九

十九

色潤然王削也伯子喜曰真者在此遂說載窆而搆屋數楹於東之尾傍有連水園翠如中廡菌僅握以上可手援者靈鵲來巢歲作巢高尺今高數尺矣伯子以告大郭子大郭子曰宮宅地形之書以觀妖祥青鳥眠牛之事尚矣物必有先劉伯子之夢可異焉土而題以石其璞之藏何隱也若墨製爛然其削方墨筆之旨與奕世遊於翰墨苑祥兆此矣越俗言巢曰科而樹爲連劉杙似之其劉氏連科制之識與夫鵲善巢然必二三圍以上十尋高者始巢其上則棲鵲之瑞謂令鳥薦符可也而伯子之夢故騎夢哉遂

屬伯子伐石樹桓紀其事云

大郭山人集卷之四十九

吳瑞穀集卷四十九

主

大郭山人集卷之五十

新都吳子玉瑞穀著

廬陵郭子章相奎閱

江夏黃正蒙叔明校

雜著部

遐覽訓贈程辰州

天官謹察二千石可者詣太常辰州守程仲子在行縣次傳趣辰州就道五餘輩辰州不應客有問於吳生曰用觀近世縉紳自引謝去者余知之矣以適請去以年至請去乙科無膺仕以偷欲休去病賜告去

吳瑞穀集卷五十

十

褊心不能無少望去其太氏也今仲子守辰州平法度汎愛蒸庶行之日士民蒲伏道左車不得前省已脩潔無適春秋鼎盛古人初仕之年也仕以甲科爲遠逕有越等之擢彊飯無恙性坦中不有深望於人數者皆足以不去乃謝去何也郡國士有以辰州不出爲蒼生嚙者有以養高目辰州者則辰州乃曰鳳鳥見謂之祥不見謂之隱諸族羽見不見亦恒常耳不佞不能像鳳之一二安謂養高又惡足爲蒼生望則辰州又自謂云爾吳生曰夫足以不去而能去其去也嘉苟可以去而後去常踴也可去猶然不知去

及不得去者亦什有一矣故曰不困在於早慮不窮在於早豫辰州念恩不以鳳鳥居然未有凡羽當梯鳩先淖之候而能以自隱也當是時治尚嚴急頗用術輔其資刑名之風萌起而大度闊道長厚若仲子正斯民之所愉快今廼謝去大爲蒼生嘆矣當世之仕要於營進風靡莫挽况時當清明宦爲樂境長安諸郊又朝趨市之時也側肩爭門而入惡有所謂物忌其中而不輟湊乎梯鳩一淖莫不鼓翼東風解凍莫不振蘇時使然也今辰州乃歛翮於競進之時消靡旌之念辰州非謂養高有以裨助高尚之俗多矣

吳瑞穀集卷五十

二

砥礪琢磨非金也可以利金乘時謝去非介也可以助介即獨行竟世不足以風人惟有而能去之不係其有即聞風者鄉往矣無矯矯之名有混冥之施不爲養稟之迹有靜鷖之助肉食者聞風乃益易退糞食者聞風乃益難進非必與之避世長往然後爲高也非必與之招隱並處而後爲助高也客曰然矣鳥以山爲卑而增窠其上然卒爲人得者餌也况有大風之茗折乎仕者莫不爲增窠計於葦荇者之髮毛建之女工不能爲也可謂完堅矣其亦能不惑於餌而無風之菑否也當是時也以觀辰州不爲乘莽眇

之鳥遐舉於冥冥之上也哉

紀貓篇

淹茂之歲 天子以徵寧六郡間有如鼠寇癖藥於中思得虎視之臣當扞楨之任閱仕籍簡在臬之使者以任河東馮使君最材使君也下 璽書趣使君南至則不携家氏官署之中泊如也頃之買一貓於署中美毳豐肌白表黑純爪鈎牙鋸兩瞳夾鏡容止閒暇不乘居匹遊而逶迤自得使君行郡則與一僮守舍中無嚙之患既使君旋官署則搖尾走迂還遶衣履呈材效質逸倫縱姿安步奉引柔心侍讌臥伴

吳瑞穀集卷五十

三

榻前坐隨足下飼之以針盤旋低回不即翕習諸食品滿前守植安停未嘗眴顧時時弄鼠以嬉嚙而置於地知爲黠歟也陽浮寬之鼠以爲習已乃睨而走俟走稍遠隨追扼其喉復置於地如此者數妍變之態既畢凌遽之氣斯厲始焉螻伏終焉虎躍使君曰噫嘻類有微而可喻大其以是乎評貓之等六居其所而比鄰之鼠盡遁是謂逼其最上也鏡其瞳以窺而鼠即墜者是謂射其次也弄鼠以嬉而不噬者又其次也噬之而不啗者又其次也啗而食者其下矣又下則與鼠而同臥食矣茲其弄鼠以嬉而不噬者

與其依隱以玩物者與生之歟之皆在其掌股之間而若不錯意者與縱之擒之皆在其幄筭之內而不遺餘力者與且其安處似智不翕習於食似廉依人似溫雄張似武撫之不驚似量能制下不魚肉之似義比物酬類非君子所取哉余不佞按職於此也而逼若射似不能及而制之以矯者吾其與焉而貓之呈材於吾側其有微意乎豈口不能言露以臆乎昔有以貓不食鼠爲瑞而舉朝稱賀以不戢鸚鵡爲仁而命爲之賦然未若此之爲武也吳生爲記之吳生曰唯唯夫達人大觀乃見其符物族順志乃效其靈

吳瑞穀集卷五十

四

自公之按部是地也而六郡氓隸始安而就寢無城社之依無寢廟之穴無迎虎之誚無晉鼠之厲若是貓能致功者也詩曰孔樂韓土川澤訐訐有熊有羆有貓有虎今寔似之六郡之地廣縱不啻數千里則僻壤遐谷無躬躬之微而蠓飛蠕動之類莫不委順豈非效之通又何論制之以閑也雖然唐皇之世不廢刑獄五刑之作本於天討至師以定火災戎以治水害則皇帝顓頊之時亦所用焉故文教而濟之武事斯教也不竊德化而資之以刑法斯化也能遠南奉琥虎之命北致赤豹之獻以重使者威靈告于文

人豈文德之矢能專之哉翁固有以竟之矣而斯貓也亦由恩隱周渥上仁所化有使然耳又何斯之能埒哉顧王以承學而樂育於公文教之中榮觀貓之狀遂述而奏之用以娛賓

祥使篇題查母巴孺人墓域

逸史氏曰余讀管子書至人以德使鬼神以祥使咎曰鬼神至矣猶然爲祥使則祥之所隕神思反德乎作祥使篇余邑查母孺人巴氏查長君洞之母也母生二子長長君長君父早卒事母盡心孝道次子弱冠殤母哭之悼遂成疾長君躬自煎調藥膳水飲非

吳瑞穀集卷五十

五

經於手不以進恭事彌謹時萬曆四年四月十日也後十日夜漏十刻下母立起坐若氣平復狀謂洞曰十有三都汪氏姑燕會而母過從與俱若噩夢爲此語長君愕然泣請曰何等汪氏姑曰汪太學鍾家姑也又請何會曰值三月三日禳飲會我家首魁何與俱曰無何也以界解何則金三伯明月之二日而母逝矣長君恟恟衰絰中創巨痛深朝夕哭不避子卯立杖以輔病筮宅家人營之明月形家唐姓者言邑十三都有兆吉又明月爲七月一日其往視未即堅決有高姓者至亦堪輿家也前一夜禱於母之柩前

明日與高登山高曰此大宵之宅也足稱牛岡嘉祥
仍畲言未竟而里中子曰汪權者來問留地延長君
至其家行二十許步汪指言曰此汪太學鍾家塚也
長君聞言悚然若汪氏塚邊我母墓與母言符及諮
汪氏塚則汪氏二女塚也遂不靳高貴賀山明年卜
窆日太乙家曰三月三日大吉日又符遂視殯長君
襄事不懈則曰母早已命之矣鬼神相之矣獨金三
伯之語不解免後五年夢二金太學爲解曰君奈何
疑此君是役不費貲三伯邪吳子玉曰家之興而膺
靈貺也稀不以女德焉里人誦查母內和夫家外給

吳瑞穀集卷五十

六

赴閭智釋詛祝義厭不惠鑒茲行事足以使鬼神而
祥之也亦以大期終如其言嘉祥仍畲非母之德爲
之乎考昔籍著言市之銘未嘗不異之彼豫知香茅
所落之處爲祠是固仙材入易遷宮者則表查母之
墓不第以母德爲博號矣

夢友篇

少廣子曰夢生於思思生於真弗真弗思弗夢
何謂真不將不徐反於無思神爲通之而夢生焉若
紛拏矯強踟然捧心冥然合目而以思夢不能得也
設有所夢浮虛沉實及其所思是何也誠之弗至神

弗通也人之神棲於目不過見百里神限之也集於
夢則踰萬里形不得累之也平居論交畫而限之以
形者非素友之道也夜而限之於夢者非神交之誠
也世之交游日群聚而譁焉密也至夜則噤然弗夢
誠之未至也以是而言友之道不亦遠乎夫身在乎
秦所親愛在乎齊有喜慶則志氣安而動於顏色見
於夢寐者何也精或往來神者先告也故日相聚而
弗夢誠之未至相見雖真實夢也身踈遠而見夢則
其相見雖夢實真也誠之至者以默不以言情之真
者以夢不以覺猜之所結亦有一人同見於畫者神

吳瑞穀集卷五十

七

之所合亦有兩人同見於夢者昔鍾於期夜聞擊磬
者而悲夫心非臂也臂非椎非石也悲存乎心而木
石應之故君子誠乎此而通於彼真於已而徵於人
天符合也周公之友勝書也以不言聽孔聖之與溫
雪伯子也不以容聲睹不以容聲睹之真也以不
言聽聽之至也故至言以默至爲以靜至感以夢此
可以知夢友之說矣夢之於未見之先天之動也夢
之於既與之後誠之通也吾鄉景仁吳君博雅君子
也性恬淡寡合少交游年弱冠從季父宦遊山東登
闕里攀泰嶽覽鄒魯之遺風神交古人怡然有得也

壽光李君宗夏一見遂定交爲異姓兄弟莫逆也相隨者四年後別去吳君久而思思而夢夢而爲詩以紀之鄉之士人又爲歌咏之少廣子曰吳君之夢誠之通也思之真也物有近而感者易慈石召鐵引之也樹並而靡輒之也物以遠而感者難月形乎天而群陰化乎淵非精之至者不能通也魯之去越不啻數千里吳君之夢誠通於遠也吳君曰始而思而夢也久之無思而夢也當其初夢時夢中與友人有言也久之而夢夢無有言也少廣子曰惑惑之中有曉焉冥冥之中有昭焉信覺不語信夢不達誠之至也

吳瑞穀集卷五十

八

思與之言而夢夢而無所言言之至也昔人有夢友而不識途惟不識也乃爲真識也矣有乘興訪友不至而反惟不至也乃爲真至也矣夢而無所言言之至也誠之符也聽言而意不可知其與橋言無擇然則友人歌咏之言又能發君之意哉吾又能發君之意哉

夢萱解

程生幼而喪其母久而思之弗置而容崖然而目衝然雖睢盱盱恍乎若寐憮乎若寤已而忽忽以失人言及而母仰而視俯而長吁茫然無以答也人曰子

之母歿而昏昏若是者子其病與程生曰吾母其歿與抑夢與何昔昔僂然接母之容而愀然聆其聲也又仰而視俯而長歎茫然無以答也人曰程生其真病與何以覺爲夢也其病幻者也黃生以其言告吳子吳子曰程生其獨覺者與其病而瘳者與世之人於其親歿而哀久而忘殯之日陳酒設樂繡畫題奏歌舞伎戲重幣厚葬睹之者則曰此厚於親能覺於禮者也其或儀文不飾哀戚獨至呻吟歎歎若夢若寐聞幼眇之聲不爲樂睹靡曼之色不爲玩恍焉忽焉皇皇如有需焉若人者殆深於孝而獨覺者也人

吳瑞穀集卷五十

九

則曰此幻而夢者也夢與覺孰能正之夫覺而後有以知人之夢也今而竊竊然詬笑人之夢而不知其所以夢是夢之中又診人之夢也不亦大夢者邪黃生曰聞覺有八徵唯死爲大夢有六候唯思爲至然則程生感於歿思而夢者與吳子曰歿生猶夢覺也程母之歿固夢也反其真宅游於化外有大覺必有大夢數之大較也程生不以數之必至者自釋久而思思而夢程生亦賢矣其誠獨覺者矣方其夢而與母氏之夢接也不知其夢也亦不知母氏之夢也覺而後知其夢也又悔其夢之易覺而接母氏之夢時

少也又驚其覺之未必非夢而母氏亦未必非夢也故恍焉恍焉若悔若驚蓬蓬然而遊於夢寐之中而不自知也彼竊竊然自以爲覺者惡足知之哉黃生曰謂程生之覺可也謂世人之夢豈然哉吳子曰夢之時人自以爲覺則焉知今者之覺非夢耶矧其昏於所適者耶且予聞之西極之國其人以夢之所爲者實覺之所見者妄則吾與子皆夢也孰知其夢與覺耶向謂程母之夢未必非覺也向謂程生之覺未必非夢也又孰辨其夢與覺耶程生聞予言成然寐遽然覺既焉岑岑而忘夢益以幻

吳瑞穀集卷五十

十

裂石泉辨

吳季子曰余間過邵一坤於其所爲父母祠中未嘗不愼然心與之可謂能用孝慕矣說者喜談其裂石泉事君子以爲多餘獨謂不然以彼其誠壹依依爲父母之狀祠而朝禮之焚香供明水以泉遠不可得而田間坳堂無見不鮮恩吾父母乃日遠走汲以爲常斯其心勤矣會遇異人指祠旁泉石裂泉繫甚重輩代朝夕二勺之供具徵其事何御史汪中丞記中霍太山侯曇山皆有靈泉以供祭事鼓動則泉流聲絕則止竭乃誠壹所致理固然也然迹一坤所事事

吳瑞穀集卷五十

土

自足以發明其行之質即無裂泉睹若申申敦祠事唯謹令人足裂五內傷心者故余謂一坤可稱述在彼不在此由斯以談則孝以善養不以泉鯉義以痛絕不以崩城猶之尼父春秋以經瑞不以麟瑞識者謹之爲其近於謾也苟不於質將佔佔立名稱自喜者奔走之矣當一坤爲兒時一窶人子僂行也既思憤發其所爲親養以務勸力而近於士無如治墨余縣故多業墨於是一坤則益工雖李潘之倫不能絕也墨成則名之而時少年業者往往竊一坤名以售一坤愈益淫思以意自師創巧製當學士大夫即少年業者倣之終不得似也由是郡人爭知一坤墨蓋一坤名徧越中矣則居恒不懌俯然心數曰所爲士役墨乎奈何役於墨籍第至極何多哉乃注心繪事郡人又爭知一坤繪事而諸二氏百家裨官之說罔不獵之不名一技雅從學士大夫遊學士大夫談黃老則與談黃老談書翰以書翰無不當士大夫而士大夫投詞賞贈盈篋矣蓋一坤則又嘗割股愈母疾云母疾侵諸醫藥不可效乃籲天祈身代割股爲糜進母疾即瘳數月父母同時逝竭力營葬念思家漸裕無能假一曙而奉大人驪奈何乃買田負郭構屋

肖二像祀之朝夕供奉如生上食時日以謹力乃其行斷斷篤矣縣大夫徧其廬曰孝行有以也以彼其所爲事行具足致裂泉而一坤之孝則無以裂泉異自如其行此增異矣一坤之子子榮孳孳乞言於文學以彰其父懼聞然而泐泐方思以大者顯孝謹益隆矣

松麓子

吳生曰禮冠而字之敬其名也五十稱伯仲知天命思慮定也至若號而誦之者則吾惑焉量乎仁澤周徧咸盡之矣其無如矣杓之人也禹之物也廊署之

吳瑞穀集卷五十

十一

習而曰山林之畏佳塊室處而曰醫無問之珣珣琪是湏彌之上而夔狐思爲之祥不亦遠乎語曰前者唱于後者唱喁幾且偽哉子玉曰號而誦之今之人也即不及質然未可盡絀也名同而所指異彼亦直寄焉昭景也以著戴甲氏也以著封公族雖同固非一也蜩與鷺鳩同於同也惟其質焉故招世之上非都會不樂大達之士非湖海不樂枯槁之士非崑崙不樂筋力之士非鎔堊不樂脩禮之士貴容質行之士貴際各適其適固也諸不有江湖而心魏闕者乎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奚惑然爲少焉汪原一過

吳生舍中逆而字謂之曰原一往吾嘗字子矣然號以誦之未也原一怵然應曰唯唯否否吾於道萬分未處一焉而託之物號而讀之譬之猶一覲也見彈而求鶚炙又何以稱之三問應曰家世松蘿之下非松無察也雲氣萌生云云然冬夏青青吾與之同天地之恒一委蛇其間故題舍中曰松麓是兀者而不移畫也而松麓之指則固若是芒乎曰夫知之於所不知猶睨也不知松麓者知之深已吳生曰原一予女弟夫也清顏甚塵居舍中甚設通於世而行甚質賈業之與居而不志乎期費恂達之爲使而不爲形

吳瑞穀集卷五十

十二

倨夫子謂惟其質焉若原一者不亦近乎鄭康成云麓者錄也是可錄矣因記之曰松麓子

延禧堂頌

維萬曆十年邑之龍江族屬德仁翁伯季帥諸羣從築堂于江之許環材堅甍鉤錯矩成廣大規也越二載竣事余不佞子玉適往發焉族屬請余名其堂名曰延禧請詮厥義余惟吳姓承之以天是天之錫禧我吳姓而開右之有自來矣有邵氏有履大人綦之異延陵有沸泉之祥番君有雲五彩之奇皆爲天所嘉况函蒙祉福以延之後人也龍江之族肇唐吳姬

神明之宵傳稱姬以大義拒賊鄉邑倚異於姬者寔弘大也至五世亮公遇黃冠人投之萬金良藥是皆天幸媼神蕃釐卹胤錫羨事之不幾者也昭姓考瑞則我龍江族屬正兆於天者延於人備成於人者延於世世其出無已其行無止錯軫紛糾不可既極哉然說文有言禧禮吉也則此堂之禧之遠者豈皆曰天幸亦惟有禮以維之耳自吳姬之延澤數世宋紹興間訓武公元則以禮飾其家有雍穆之軌當塗公嗣之與象山先生講明性理之學所以樹範於外庭至今遵行之莫非聖儒之禮也以相行言之嘉靖間

吳瑞穀集卷五十

十四

煜公之配齋人汪氏祖述吳姬之風烈以矯節著聞天子旌表其閭所爲範相以內莫非德象女師之禮也禮達而吉符吉符而禧集中外禔福而禧之延之又豈倖致哉爲天所開右嘉况而延於世世寔禮之是籍也遂繹其旨而爲之頌其辭曰

天開慶胄大人之基駿發厥祥隨地造區以行至德梅里郁芳玄穆灝粹同于元始維是繫長正兆邵亭萬億斯載光垂禮堂竹箭蔭之彩雲紆之胤于無疆原念靈承豈曰枝伐以章不鄉繁我敦龐不煩穆卜序繼其皇大哉乎昆嗣禔福寢熾寢昌

絳河春曙圖頌爲王母太宜人八十壽祝有序余每觀誦祝之美有數以至焉夫其園天矩地極物究類良爲備矣未有若符合而至自然之應也王母太宜人以今年春三月壽八十之辰令子駕部君深念所以爲祝有客進圖題曰絳河春曙按絳河故西華王母仙詠也今稱太宜人皆曰王母而逢辰在春所云共具之祥有在是與比類祝延其忱佳矣藻林之琦采仙境之妙觀諳可進乎也豈第珍圖足刊樂石頌曰

吳瑞穀集卷五十

十五

絜太宜人待年于汪弱而婉孌葆告弗勤副簪于王佐德翼翼宣義忘貧勉子孤學耘鉏經術勤易是勗辟彼歲收稷禾在米厥稱田沃所生不疑信如盟質通饗在穀 綸誥重重屏去謫榆尚我象服博問母家告廟正姓顓蒼鑒焉孝理顯明獲三胙者可謂大天斥土式封寶氏青山鬱鬱便妍里閨誦畧角麟歛渝肖化同賢豈惟自謀爲夔爲龍官箴迪子母訓如臨勤恪底績上贊 帝紀逢辰爲壽希心珍物瑞圖薦祉共具吉占瑤水廣樂曙日延起白環萬株木禾五尋玉樹輝煌崑崙崙閭風金城千里繞松蘿傍惟麟

作脯惟鳳作丸沆瀣獻觴同姓同壽絳河纏纏泰春
何央

壽穀頌賀金母夏太孺人七十初度并序

夫儒術誠行則天下泰而富使有功撞鐘擊鼓而和
國無虐道苟遇儉難遵非獨國具而家亦然爲人子
事親謂不務謹力不足以風覽謠俗也禮節將甚詳
珪璧將甚碩儲侍將甚厚儒術之教所以悅親也非
以資單懸樂奢泰爲夸麗之聲也彼昭昭然爲家計
不足儉而難遵雖爲之衣褐噴菽惡能足之乎世之
爲說者處然右質而左文若是則瘠瘠則不能備百

吳瑞穀集卷五十

十六

禮不能備百禮而謂能孝未之有也金太學德貞昆
弟稱壽於母太孺人銅錄刻鏤黼黻文章澤量百踈
刺車六畜百技所成皆以爲母儻也爲儒術之教以
明孝之文通之順也金故富厚於貲而德貞伯季四
君皆以儒爲郡國經生有名豈所謂行儒術則家泰
而富者邪非也夫給百禮以事親亦以生人之至豫
舍是而孰足爲乎彼十畝一守事業無所移之至懸
金石自樂而不知爲親驪以脉金生亦爲慙矣頌者
美盛德之形容頌者容也余雅企太孺人之德容爲
作壽穀頌四章以奏俾絃次初詩歌之頌曰

初筵楚楚百體孔嘉爲正雍容不忒于儀乘風華洞
以奏爾和碩人樂胥受福其那 飾以紅燃式服倅
倅緣以緞紉式履佗佗森森階序如山如河碩人樂
胥壽穀其多 時維季商以介純佳睇彼弁茲玄璧
如瑳芝有朱英菊有黃花有飴其香邑里之華碩人
樂胥無厭于奢 依彼園景茂發猗猗以及斯所壽
穀逶迤穆穆象服將將鹿車鄉國所詹於鑠新都碩
人樂胥百禄是何

限飲箴有序

吳瑞穀集卷五十

十七

邵生性喜酒不能斷飲客或行酒屬之又不能辭故
每飲輒醉不能起坐是損脾生疾其母憂之爲限飲
無過十行邵生因請予爲之箴云

禮成宴醺書詔內史百榼寓言三爵明旨勿嘉如澠
良知猶水陶遵庭誥高垂家軌泰誠傷生原憂業弛
子反隕軀灌夫喪已向來風流多由此毀瓿布可驚
糟截難恃無言瓶賤損已利人無言鴟夷貴毒人潤
身百禮之會而實百藥之焚寧爲疎苦弗效遵醇出
舌反言酌營爲顰輕重不得虜起樽前思柔可法剛
制是循請告觴政斯言當珍

勿箴

皇皇聖訓昭躋在勿建旗象形三游以拂拂之伊何
非哈非艷遇於初萌絕於已第何害何傷軒轅氏是
劇無稽無詢虞庭是咈視聽言動宰之者心非禮之
入如駢如駸非至明莫察非至健莫禁隙漏不戒深
及浸淫令人盲聾疇與保任令人爽狂疇與和惜不
以目以腹不以慢以欽君子綦省敢告司箴

如箴

赫赫聖言如如致勉天鑒在顏處暗自倪可肆者戶
隣而大賓之覲可簡者下民而大祭是箴非真有承
吾心有神非真有見吾心有賓無微不著無如不真

吳瑞穀集卷五十

十六

詎御奔馬腐索可呻詎屢薄冰怒蛟可閔從父從夫
女子攸宜史皇制字豈容忽之不蹟于險而蹟于夷
君子慎脩政告司規

墨銘小引

青史氏曰郡之墨豈繫地員哉奚超以名其家世遠
矣明興翰藻赫燁惟墨妙爲兢兢則於余邑汪氏
云足以並天峯而吐墨氣與王符齊聲稱玄足矣今
有汪先春氏恂恂守黑習尹文所染及市之也口能
樹價又如潘谷余以是多之遂銘其墨曰
不伎不飾豈其質與而光而暈斯其發與

又銘墨刻老子像

緊詎玄足五千言文所續

雲根瓢銘

戴伯子惟翔琢瓢木根而類石玄文如王名之曰雲根

緊雲根兮而玄文斯夕把之長生芬

畫馬贊有序

客有以元趙文敏所畫唐馬贈水部大夫郭公馬曰
唐謂得唐韓幹之師陳閎曹霸所畫骨法也馬二似
乘黃茲白僅立於傍似暴利長持勒鞞以致者獻之
大夫是雙龍值東門京當表式於魯班門哉子玉自
念大夫極有意爲臣伯樂乎而價莫爲毫毫何也豈

吳瑞穀集卷五十

十九

其驚至五莫爲圖之與抑所受者相千里不相驚以
致愈頽而愈下與爰羨畫馬之得所歸也遂爲贊曰
仰模乾曜靈駟集房伊誰寫之兩驂吉良伊誰致之
暴利鞞縵匪暴利之彊太乙是將匪太乙之况樂邁
孫陽綠耳歟玉黃耳渠黃蘭筋隱見花領輝煌奮鬣
欲動方瞳似張龍疑爲友鵬駭遠翔嘆然容與歛爾
康莊師本天廐圖應河光聲聞蹄嚙勢睹飛昂惟
天子得具惟宰輔是驟取道萬里表式嚴廊

關公馬畫贊

猜如孟德察公心神猛如孟起未及髯之絕倫揮蓋

而策莫當其噴障泥而察質有其仁能正阿堵於已不能無攝目於人戀主於周旋之日不能無嗚呼於還營之辰可析者膽不殊者身不逝者騅而長與公並存者莫不稱公之驕豈曰虎視當代至今百代想雄張之英風

吳長公像贊

誰曰癯叟而心長厚誰曰褐衣而行玉綏若華在石誰辨色澤遵德若虛怡情知白

松山余長君像贊有序

余長君美鬚髯里人圖而奉之埒於司馬直云幼時

典瑞穀集卷五十

三

喜事丹青既去習博士家言不售又去爲詞賦終焉萬曆間清暇之令下以方正講於都著名史言美鬚而令見於圖豈其于思而髭丈夫幼無戲色而自丹青乎去丹青而儒去儒而辭賦是娛方正有護而講于都士林稱嘆胡不如吳良之見偉於朝著然亦埒於叔異儼然本之於鄉閭也矣

處士邵綠溪君像贊有序

邵處士時化邑西市世家也初富於貲溫給疏屬兄弟觀察伯仁爲大生佐之學及觀察貴仕而處士時處窘一無所干及長者之行如此

服蓋猶若貌則貌如孝友祗容自將孔雅謚言戒諸捲捲葆力而冕欲問愉藻識玄善往才汝侔履沃以儉處壻豈敢不趨乎蚤甲不警乎藍苴其艾厥里有司於閭淑遺伊則而永終譽

金母蘇氏像贊有序

金長君初娶于汪卒是時母方待年未好也既歸長君長君年三十矣數有震弗舉舉有女請長君置妾妾舉有子即起臥抱之既妾又弗舉又請長君置妾妾舉有子抱之如初二妾各有子又益置助妾之筵長君曰余內子貌且材因出画像若是益知其難哉

典瑞穀集卷五十

三

母有女弗妬子妾既舉復廣庶史圖之稱母師匪像謂謂德只

大鄣山人集卷之五十一

新都吳子玉瑞穀著

廬陵郭子章相奎閱

江夏黃正蒙叔明校

雜著部

題黃叔明家藏淳化閣三帖後

昔人稱淳化爲法體之祖陶九成王功載記之備矣而王司寇各跋之極其犁析第潭帖已燬泉帖歸之秘府則今流傳於世殊難遇其佳者友人黃鴻臚叔明善古文辭兼習書法建玄曠室藏奇書謫蹟得淳

吳瑞穀集卷五十一

化三叔明曰三帖若積薪然後來爲上閱者謂同汪司馬伯玉所藏郡中僅二然不瘦骨而得微肉庶幾復還舊觀叔明將摹刻行之夫物至參必得其槁劉子政論修文正色三而復宜叔明三復玩之也無厭

題鮮于伯機千文帖後

自梁溫鐵石模次右軍字跡以來千文遂爲書家所孰習如小兒之習盛行矣然漢章帝所書百餘字有海鹹河淡等語豈非後人摹集如王司寇所云邪陳僧智未臨至八百餘本則諸書家於千文固所積習也先是余見元鮮于太常伯機千文行草於郭水部

公所今年冬過余邑金孝廉君元結翥鳳館中復得見刻帖較向所見稍小筆道媚好神彩獨至曹明仲惟記有雲間真帖而不及此何也元結好古書法於名帖多所藻識家藏有伯機千文墨跡以爲秘玩外有臨本因以授梓行焉趙文敏自言寫千文至百數以較勝楮河南至於伯機往往推其書法則伯機積習千文之多其入能流可知矣

書畢翁叔問學篇

自枚叔妍唱是體以來至唐卞氏遂集爲七林十二卷蓋亦博哉然七之名所由來遠矣無論緯有七之

吳瑞穀集卷五十一

目即尼父嘗爲七觀及見魯君退而爲三朝七篇是後諸子家論于篇率多以七則七之名固有攸取而枚傳之倫因迹其目而駢牋其體與非也若今畢翁叔所問總摯七錄七畧而歸之上聖之大道趣與法會行與識合其亦取體漢魏以發孔孟餘緒祖七觀畧意而要於觀美者乎宋汪新安藻有言文章流別爲六七靡靡然去經益遠若是篇固非剋於經者矣

書越辭後

昔長卿論賦家之心不可得而傳未嘗不謂其言之

過也斯言出而後之文苑遂邈絕賦學埒於管窺之上窮年秉牘不一及賦非若言裁之與然以長卿賦之聖竟不爲騷何也大人哀二世之作非不騷擬亦以賦名之豈屈以騷我以賦各詣其至與亦經綽宮商猶然有迹可尋而騷則綦組無文錦繡無質不可迹之與揚子雲謂屈原文過相如不容作離騷何必湛身乃爲反之今讀其辭足登屈氏突與撫蘭皋之芬分瑤席之色即賈生東方生所擬不足當之或以出處之節詬爲離騷讒賊亦滋已甚哉抑有文無心其辭反其情亦反崢山之吊適爲天祿之吊也甬東

吳瑞穀集卷五十一

三

馮君子選年十三以尚書爲博士弟子人以謝康趙建童子郎待之郡九七推上不舉乃去爲觀國之遊當君喪嫡母舍於塚旁三載父歿亦如之不勝哀閔慟絕而悼慄發爲越辭二冊論者謂有騷家之心以父之孝子爲君忠臣若申鳴焉則楚湘纍其所辦者自雄而觀雖謂此辭爲離騷之忠臣可也

西王母圖題辭

海陽李文學思宜之母胡碩人雅以穆行稱里中初歸李長君時族人遘外釁長君脫身任之不以有亡爲辭碩人曰不可使我伉儷獨蒙非辜設任此等力

百之竟以解當是時姑氏春秋高子男幼冲碩人務謹力佐更費既長君就時吳越間貲以起碩人又佐長君施予惠常賑寡恤孤建宗祠睦族犁然甚設則有財不宛也程督子男伯即思宜爲邑經生仲季皆克家稱能子矣以某年月日春秋七十之年諸子男葉請上壽觴會有客獻圖則金母元君圖也思宜等登拜客云上清寶經三洞玉書靈寶真文既皆有所授而三界十方女之得道者咸在所隸仍有陽歌陰歌之曲書于圖之上方其辭曰駕言玄津裔招要遇緣氏阿環再拜訊軒軒斑龍止虹英麗羽觴桃實瑤星委續斷何威絃妙草玉華李廣樂張四懸八珠激人耳疇覓無中景靈圖傳真首春月和風敷東皇戒長軌年年祝永孚宜孫百祿茂仙脉儲會昌弁茲跡可紀是歌也王母師匠萬品校領群真以迪其玄功之教者也士宜遂令和歌以爲母壽

汪節婦柴氏題辭

汪節婦柴氏徐之古沛人休寧汪君紹奇之配也名淑星母楊媪夢南望星而有身故名父柴長公曰是女當以配江之南名家子應此夢徵既汪君買於沛具麗皮薦之侍屏毼明年生子文輝又明年生子文

吳瑞穀集卷五十一

四

曉後生又會汪君歸携次子俱以父母亟欲見負牀之孫爲娛也。何汪君復往浦竟不聞問明年父往蹤跡之不可得。柴年二十三乃徹其環瑱服裝南望想魂千里外設几奠之而自縊。楊媼與女弟亟解之不殊乃斷髮嚙指以堅其志久之無以更費紡績給子女食水類爲菑同楊媼就妹居妹壻爲太學李生以柴之節言之學林相與稱美紹奇之從子文濟嗜義士也。北上燕京特過浦存問柴疑其非戚屬或誅之不與見曰汪之氏族自高曾而下妾得聞之君云爲戚屬請言其系文濟歷歷言之柴大哭涕洟交下

吳瑞穀集卷五十一

五

闔門與言欲歸事孀姑得與仲兒見歎無恨明年文曉之浦同母歸謠俗婦自外郡歸者率不諳微俗柴無但諳且多能婦事諸婦以母師事之。今年七月之望爲柴五十之辰里人以柴苦節聞於縣大夫丁公移扁旌其閭閻史氏曰楊媼之夢南望星其須女星乎吳越之分野當之不然何婦職之卑而能主布帛裁剪若是爲諸婦師也上應星紀以貞節著又得卑之哉

汪虞卿梅史題辭

嘗觀歷代名画記經史百家所賦色變渤督芮無不

窮其趣亦詳縹哉顧不及梅何也。画無先氣韻氣韻無先梅暈淡溼朗浩然疑乎雪信爲画學隱逸之宗顧不及之者豈郭若虛所云花草禽鳥古不如近顧陸公等遂失不傳與輓近作者花光子固輩渠能如僧擇仁之松黃居寶之竹相埒如兄弟不也渠能出素服之花妖邀綠衣咽嘈如吳道子之生烟露李思訓之成水路不也以二楊名家論者猶氣條目之則近代以寫生自名又可易得哉。画繪之事雜五色五色相次以成梅則太素之質無當於五色而五色莫爲之次以故匠心者難之乎予也汪伯子虞卿乃獨

吳瑞穀集卷五十一

六

耽而專焉爲一時邑之画學所稱陳思言画故鳥書之流虞卿能詩善於書家諸法其画可知矣暇日成梅史一冊有二汪生持而請予題之將適金陵携與俱旅舍中時得習姑射之姿也余憶先年遊金陵歸時有盛貢士仲交陳奉新子野費參軍民益衆公爲余寫梅盈篋請余評之余語曰嘗聞圖花者趙昌意在似徐熙意在似意在似者無論已意不在似者故以無擬無驗爲虛也夫故以無擬無驗爲虛者其意常不怠虛其意常不怠虛是制於爲虛也虛者謂其意無所制也錯其筆於神行而吾不一錯意於筆

斯爲至也一生一枯斯可並施條熱條滄而時雨變
矣盛君等以余言得畫學之昧也今閱虞卿史七條
足稱梅之子玄二生其更以余言質之

代上魯府牋

直隸徽州府休寧縣生員臣孤子某賤上爲先臣某
病時蒙天恩給賜湯藥豫備棺物遣人送護歿於淮
揚中途以禮成殯先臣屬續之際遺言臣等奉立
殿下長生王位世世致千秋之祝仍前伏祈謝者伏
以恩霑舊好扇墮國之玄風澤及枯骸揚文王之上
德亟收詎同于賢行爲殯實服乎聖言遐邇誦稱幽

吳瑞穀集卷五十一

七

明銜感恭惟 殿下苞符孕秀金玉昂安仁孝風成
結情於紫闥聰明固縱鐘念于青疇大雅不羣爲善
最樂分膏沐之遺以養士門有曳裾詞翰梁之奉以
要賢座恒設醴與遊梁苑先臣荷折簡之招續響平
臺連歲被拜寵之寵以韋布而當賓禮集不簪而虛
左迎籍細草於班輪屢晚獲麟之野庇鮮雲于葆蓋
時登辨馬之峯臨墜沿灘牆依洙泗榮亦至矣惠何
渥焉顧無祿而蒙霧露忽抱病以填溝渠祇期三技
之材長侍聖魚於日際豈料八公之桂忽聽吠犬于
雲中錫湯藥繼以臺人備末棺遵手家禮直荷大園

之造奚如嚙稿之仁臣聞施及于身者當報以力施
及于親者當報以身九頓首以稱恩百其身其何報
既立長生位于齊雲之嶽奉祝千秋猶觀大國風于
鄒嶧之都效忱萬里梧丘之魄豈待釋恨于桓公結
草之魂當自委心于魏子望雲抒素瞻日披丹伏願
至理逾崇動法星千幾舍真醇益咆來樞電于常璫
廣增磐石之宗長衍天潢之派金簡播歌謠而永茂
玉花開譜牒以遐輝臣兄弟無任感及之至

賀曾公擢山東道御史啓

伏以斗樞臨制八埏北竊霜威河紀呈符三殿同晞

吳瑞穀集卷五十一

八

霽色簪筆屬道華之國握符逢宣朗之辰鵲印報祥
厖輻兆吉龍依黼伏驪洽繁珂恭惟閣下化紐微圖
德銓協度英賢進而左右稱賀泰山動萬壽之聲儒
碩登而華夷知名吉水應千年之宇絳鮮花於繡斧
金支之葆增輝縹緗歷於彤闕玉簪之班生彩藻垂
龍鏡晉逸照於洙泗之牆韻入鳬鍾敞洪音於淄濰
之野法星與文星交映持平而值魯區蘭臺與柏臺
並芳掌憲而當昭代共慶瓊龍始進之日爲魏丙大
行之候也某自顧庸凡謬蒙推擇不得供轄管於南
床逾思奮厲忽焉聆車論於北闕寧已掄揚載載衷

私敦誦盛事伏願肇賡書府時奉玉衣之遊題素恩
筵長隨金簡之侍颺鳳毛於墮蔡忠孝承家振鷺羽
於台庭勲庸燁世某無任忻躍稱祝之至

增定名世文宗議例

序以世代次者何文以名世次以世也以書次以人
次皆世也觀者世考焉差可睹也曷不以類從不成
類也文以世變其疾如箭之脫筈不可挽之固知其
不隣類也文以世次而班固之先彪范曄之先寧以
書從也以書從固非歲賢首而日逾昨也宗者何白
虎通曰宗尊也宗人之所尊也文之名世者百世所

吳瑞穀集卷五十一

九

宗也曷爲肇於左國下六經左國也於博士業若其
當也公穀何以姓從也曷爲從之外傳章句皆以公
穀並稱一也古人研講六籍次及三傳今錄其近博
士業者謂非徒業春秋者專守也管晏諸家皆繫之
東周者何秦未合併皆周也秦亦周也輯書疏者據
之戰國皆以秦名疑其亟於尊漢逮予魏也諸家之
文厘錄其一者何嘗一嚮知一鑊之旨也世之業制
舉者耽於太簡其流弊視毛公之畧愈也示之書目
所備百種開以博也子華子天祿外史皆知其後人
偽何以存偽莫核其偽也心儉之旨晏子聞之亦有

坪也獨詳於韓蘇者何謝先生軌範廣厲之也博士
業之練材也曷爲去詩賦不錄制舉不以詩賦尊制
也多錄書奏序論者何體之近也取甄於泥皆爲適
也曰碑曰頌曰詞間一存者何可存存也見一介援
之兄菁葱拔之惡知其不成爨也注詳於魏晉以前
畧於唐宋何也魏晉以前通文猶有所闕前人注之
不注不知其解此類之不推者不可闕也唐宋之文
指秦貫穿若自爲注此類之推者至援引固實亦間
注之畧以補藝也諸集文家向無外此何以外因其
外外之也彼莊列淮南者流高入青天下及黃泉言
可開而不可殫書可觀而不可盡六籍之外自足以
豪惡得而不錄也軌之孔孟之說又惡得而不外也
然荀於莊無擇不外之何也孰謂戰國之時而知脩
身之學如荀也馬班皆亟取焉今何可細也外有二
以體外以理外故董之元神張之大寶王之滕王泰
之紫芝亦所不樂與也至于三閭彭澤之倫而亦外
者蓋是書之據初不以人論也道德百子之祖不錄
道德奈何名可名非常名無得而錄也周程張朱博
士業之宗旨也曷爲不錄洙泗淵源詎容文錄也而
又家戶誦習也又非不錄道德埒也曷爲不及我

吳瑞穀集卷五十一

十

明說者以文與治道相隆汙昭代之治等於三五一代文章所由昌也鄧林之鬱茂官師不能取材惡得而選諸左國戰國諸家或畧其敘事者何裨樂於誦也美味期于入口工聲調於進耳管子曰言室滿室言堂滿堂此之謂也苟刺於俗鑿於衆者並載之是閱錢滿億穿决出萬弟子句指而受惡能無中廢也且也收載于注亡慮遺也直音上方不法孫炎者何五方殊聲以辨惑也鄭康成所謂趣於近之者也王其質而鏗鏘其聲謂王無待於鑑諸不可也奈何不書賢無所贊也讀之莫詭誦之莫呵惡得而緩頰也

吳瑞穀集卷五十一

十一

此之爲編摩之畧意也如其名世以俟君子

名世文宗小序

昔丘明受經孔子論本事以作傳凡三十四萬餘言無一言不極其揚摧所爲綜理發藻豈苟而已哉其綴凡以言例錯文以見義今皆所不論惟取其辭之雅裨博士業者弁之書首杜元凱曰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六經而下克紹明之信惟此書猥以浮誇槩之何也豈陳元所稱左氏孤學少與爲累家所覆冒者歟其哉立言之難也按丘明魯人或曰楚左史倚相之後云叙左傳第一

按巽嚴李氏謂丘明將傳春秋乃先采集列國策書國別爲語草藁且存其言良信初孔子作春秋先采百二十國寶書躬覽載籍不得不廣也至以爲出於他手豈然耶今讀其書事以國別而文以類似列國史材未必皆良若是也自魏晉後書錄所題皆曰春秋外傳國語則左傳爲內國語爲外明矣柳氏以其文深閎傑異故所就嗜也謂不槩諸聖而據理非之庸詎知其所謂非之之非非邪今取其最近於博士業者列之于篇敘國語第二

吳瑞穀集卷五十一

十二

少槩見惟傳各十一卷今錄篇者五所謂猶存其畧也世之學林知有左氏稔矣談及二子有莫知其所出信如何休云時加釀嘲辭甚可閔嘆者宜有之也豈知其言之足以詣希道之域哉敘公穀傳第三論者以是書逞捭闔之雄明其說於天下者在所當放噫亦甚矣彼策國者時則然耳余謂知其說者天下可運諸掌也如以其文史記循據之況今學士哉至若蔡氏論處功名之際蘇子談兵尊俎之間魯連抗義于帝秦之時共公擇言于中酣之頃皆不詭于儒家指畧彼以縱橫長短而紉之非儒之通者也敘

戰國策第四

學者多稱太史公尚矣以家續二正之業貫紬經傳述往思來始變左氏之體勒成一家折衷千古首創者難爲功信如崔駰所稱命世之宏才也豈特善敘事理已哉固非承學謏聞所能究極之矣今摘其言尤雅足發明博士業者錄之敘史記第五

於函雅故乃班氏所自名也其旨富其辭文所謂群理畢備豈不然哉范曄並稱其比物連類有足觀者亦可謂不詭于理者矣吾是以附之于卷焉敘漢書第六

吳瑞穀集卷五十一

主

周之叔世雖云竊鈇然祭器是矜莫敢窺焉東西分治迄于子南君遺澤亦遠矣迹其立言者不一皆系之周所以明統也以秦附者因其軍篇附之非如蘇代所謂周秦並言者也叙東周文第一

漢興庶事革創然循命陸生著書奏于馬首之下文雅雍容名聲藉甚風流所始可想見矣而賈董崛起開其弘博有由然哉嘗觀漢之一代上之石渠眇論下之平臺逸響玄風相映吁其盛與今讀其文言人殊而古質之風不遠據而次之爲卷者四綜緯斯廣不容以一二盡也敘西漢文第二

蓋光武首尚經學稽式古典備之于列自是世篤其風焉而抱墳策者上揚帝則下推士論摛藻綴華布于區域整齊一家言豈不斌斌若閎侈鉅衍不及西京矣今論次之爲一卷敘東漢文第三

出師二表揭於日月其忠精之闡乎以陳思自試校之雖冲厚之氣則遽然讜言敷奏亦極其潭思廣矣至於偉長之論皆可著廊廟參之名言亦其次也故並列之敘三國文第四

錯綜而言極其靡麗矣如入武庫色色皆新兼而存之有可觀采焉若曰寂寞爲宰大味必淡非所論其

吳瑞穀集卷五十一

十四

時斯未可謂通學也引而致之于制科藝亦可傍入敘六朝文第五

唐興文依六代麗綺之舊則出于宸制者亦極其藻焉迄後韓子承敝而通矯當世而反其軌躅一彼一此異厥倫矣今不別論其體一槩諸唐敘唐文第六宋迪于唐六學既登凡所論著漸稟諸理反復曲折析于秒忽矣歐蘇二家所持論放依于韓而馳騁之斷斷乎舒六藝之風也於制科藝無甚拂異多著于篇叙宋文第七

昔揚雄稱東方曼倩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吾於莊列

亦云讀其書數萬言迹所持論莫得而原也合之離之以法軌之非不喁然大也在善用其大耳擇言而言百子皆宜敘外集莊列等文第一

文信淮南兩人者乃能招客使人著所聞集論爲書直百子家之雄也敘呂覽淮南子第二

議例言詞賦不錄然卜居歸來錄之者何以詞賦之祖錄其一者且體之謂也外史疑于偽移文疑于嘲諸不在六藝之科而有不忍舍置者亦少擴而存之當有徵旨者在敘柏董等文第三

余觀唐宋二代語切當世之文發明博士家章矣薦

吳瑞穀集卷五十一

十五

紳先生能言之顧乃置之外集何也駱王極縉于辭然體裁固殊焉柳蘇暢于理若碑銘箴說非博士所急區而別之亦以世代次也叙唐宋文第四

守令寶鑑敘論

郡大夫屬編守令寶鑑余與欽太學方生俱方生采次故實余具爲論贊云

敘曰昔孔子論爲宰之政曰舉賢才信哉乎是言也成高等之治其在茲與當是時宓子親受教指以達於政若無所事諮諏矣及治單父所止而面而事之者若而人執贊以見者若而人乃成不下堂之治况下

於宓子無聖人爲之親授者哉則喟然思古興治有本矣然士之爲齋者詎可不省與今採郡邑舉士者著于篇然秕莠不去則嘉禾不生諸能細不肖亦附見焉

論曰人之有言人不易知知人不易若吳公乃能知賈生是年僅十八耳能以秀才知之不有獨鏡之智乎公治郡爲天下第一政迹不少槩見然史記稱生通達國體則公治郡之政可具得已獨怪絳灌公等顧以生年少易之何哉有愧于公亦多與帝不能以絳灌之位處吳公惡能用生哉孔融有言公者仁

吳瑞穀集卷五十一

十六

德之正號史逸其名顧稱曰公儻亦有仁德之意乎薛宣而下要亦聞公之風興起矣舉士類

論曰說者多稱學之與仕仕以仕所學學以學所仕孔子以之並論理固然乎未能操刀而使割欲勿傷不可得也則論仕直莫難郡縣優於郡縣斯優天下矣而學實所爲優焉昔漢武帝謂人不可以不學則淮陽守黯成臥治之迹有得於學深哉是後若顏清臣王龜齡之忠呂微仲魏華父之賢楊大年黃魯直之文王伯厚聶長孺之愛曾子固司馬君實之介謂之有得於學非與既觀張說張商英其治郡邑時文

以益進後居相位於政未達則又爽然失矣仕學類
敘曰維三載考績幽明賢賢退不肖爲人上者底屬
天下之至權也是法之行其尤重守令哉於下考勿
論已諸高第之計不可或司敷輒書之非徒稽一時
之績蓋亦欲以昭來世也

論曰裴倩曰吾以恤隱豈當沽美即其心亦爲知
已愛民者矣政惠之流雀鼠猶知其微烈而況於人
哉若李固杜悰蕭復韋嗣立諸人入爲卿相勒名鼎
鍾寶錄郡邑之政有以始基之矣考績類

論曰民非田野不生田野非去未趨本不治去未趨

吳瑞穀集卷五十一

十七

本非司牧微會開制不聽田野治有慶荒蕪有罰巡
行國邑其首事與周官於經界溝洫之制獨詳焉豈
爲未哉當是時州牧縣正奉職循理亦必先之矣其
季也郊野多壘田在草間觀國政者爲愛省焉余嘗
駕而北見江皋之地極膏腴度收可畝一鍾然有司
視之如石田莫有爲之施溉糞之力則李忠諸公不
亦可頌也哉田野類

論曰宋人有言量人之方授田量地之產取以給公
上量其入而出之以爲用度數以故民之賦不能加
輸猶地之產不能加出責民之倍輸是責地之倍產

等耳有是理哉本再華不實苗盛業穗奪人之方可
蓋哉守令以亟徵賦租取尊譽由是繁刑繼之民至
鬻畝輸租貨總供賦嗟乎傷哉漢東萊縣縣官嘗自
漁海魚不出後復予民魚乃出守令賦民者亦慎哉
孔子曰若不度於禮則雖丘賦將不足也信哉乎是
言矣賦稅類

敘曰今之鄙語稱守令必曰大父母父母云非以生
齒蕃息是賴與子非父母不生民非守令不生然則
不能求牧與芻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戶口之登可
以觀政矣頗采焉

吳瑞穀集卷五十一

十八

論曰余讀越絕書至勾踐生長之方甚具未嘗不嘆
其蓋子民之術也十年間生長庶矣哉彼已霸畧固
當敗滅之後耗矣猶能乘間隙以時生聚若是况一
郡一邑勤勤撫字又何蕃庶不可必得哉然則安集
流傭貲助產子不貢侏儒罷去牛籍誠漢帝所謂河
潤九里寧有既乎戶口類

論曰李方立產量徭賦皆有章程至以流約八十猶
寫簿書爲法述其憂民之心至切身而後已乎趙善
俊瘠已肥人代民方輸盧鉤閱駟馬疲耗爲市馬以
易若數公皆知恤民隱矣彼其脂膏自澤但如視肉

及睹民羸瘠狀如越人視秦人子逸不動愷甚至方盡矣復策之若是者果何爲心哉鄙諺曰取民自肥是割肉充腹聞是說若刺心然何其不動念也哉利差類

敘曰余嘗睹鵠形菜色流離狀其可傷心焉爲人牧者使市無赤米圉鹿空虛至教民採芡芡竹實就蒲贏於海濱以佐歲是豈善政哉乃采守令救荒之善者具于篇

論曰荒政之講尚矣而皆謂救荒無善策夫民於危苦之時易往耳而謂政無善何哉莫善於倉法然行

吳瑞穀集卷五十一 九

之於建爲便利至廣德行之則蓄信乎不易講也如黃震者故善行社倉法者乎乃若孫成發倉以賤直售民王隨出粟平價蘇軾請免上供米寶卞不憚擅發罪范純仁屬賈移貯穀司馬旦諭富民城羅劉清均地振鄉是皆能佐百姓之急者也荒政類

論曰說者多稱漢世循吏則往往摘伏理訟鉏強恤寡此之爲顯務至若學校文治罔稱焉豈其時承秦之末流弗能振之哉自如文翁余獨企心焉其後蜀生學於京師比齊魯至今巴蜀好文學不亦偉哉然自此而後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是公之功無

論重勤於蜀即天下後世饗其利無旣矣學校類
敘曰蓋天地剖分萬物萌毓風飆之行而俗漸焉推當今以覽太古日日以逝莫可窮極矣語曰移風易俗在則人亡則書今即循吏具見於書者論焉

論曰上行下效謂之風衆心安定謂之俗守令近民也則行效之機速尤甚漢世循良吏尚矣如韓延壽召信臣任延第五倫尤爲稱首至考其治迹要依古禮正奢靡慰孝丁禁淫祠已矣豈非維風軌俗之大者與宋世以禮義忠厚爲國亦當時爲郡邑者有以風覽之哉風俗類

吳瑞穀集卷五十一 十

敘曰先王制侯服所以爲民扞城而衛其腹心爲守令者不可置弗講也傳有之曰兵之所以強者民也民之所以必死於義也義之所以能行者仁也若傳之言亦兄以發明強兵之至權矣

論曰說者稱守令文吏也務要於養民而軍旅非所急若是籍使一介噪譟起倉卒若鏗之與輪昧不給撫呼不暇吸當此之時誰與備之彼吳起魏尚李廣馬援諸人本以武禦之畧守邊郡成功不亦宜乎其若盧植應邵顏真卿韓愈蘇軾此皆以文事爲聲也而勦平盜由竈上驟除焉何其壯也蓋亦有足多

矣平盜類

敘曰先正有言弭盜安民善哉乎民與盜並言之也豈非以出此入彼吹則寒噤即熱非二物與柳開州曰彼失所則爲盜不爾則吾民也於是可以言仁矣嗚呼幾於道者哉

論曰弭盜之術豈不亦廣哉龔遂單騎至郤賊解散則一騎之壯勝億萬師與蕭育至日盜息繇有先至者至也狄仁傑悉縱民就田其有弭內寇哉外寇引去宜矣至若仲由九淵則又能消吾心之寇去吾政之戎者也其制盜之大勇與弭盜類

吳瑞穀集卷五十一

王

敘曰王道熙熙豈不大哉刑獄善用之亦可以爲治論曰昔褚少孫論西門豹治鄴人不敢欺鍾華評曰君任刑則臣畏罪而不敢欺由是言之所謂任刑者亦豈易得哉治國若耨田去害苗者慈母有敗子嚴家無格虜嚴寬之相去蓋遠矣余嘗謂爲政嚴如金之剛美金以鑄劍戟惡金以鑄鉏耰斤耨苟知所爲用之皆可風覽助德佐愛而久立也一切恣自快土梗視民而鞭箠逞亦曰任刑是但知金之利刃以刺則謬甚矣此乃鄉者義縱亦醜之也曷足道哉刑威類

敘曰子貢稱舉咎繇不仁者遠即其弘人之度可知已以彼其仁用刑之際必不至少誣誤而帝諄諄猶然惟刑之恤戒之况咎繇而下者哉史氏頌之顧曰種德然則刑憲之用其君子誠壹所至種德之地乎論曰陳臨推誠孫嗣續懷英密疏支堂釋荷章縱枉直盜得曹彬縱咎新婦處孫覺字平侂子脫待秀逸囚暴虎格柰刑類

敘曰吏在順俗所便不可輕用民力矣然勞久逸之道詎寧弗務焉諸築城垣除道路通梁後爲守令者又可已哉又可已哉

吳瑞穀集卷五十一

三

論曰長孫操醜河溜入城民飲其澤王方翼築城觀者莫測陳希亮始造飛橋詔賜緋帛蔡襄種蠶於礎刻碑記德范仲淹視樹除罰林名者作潤木至根恤功及室智者有乎百世是式營繕類

敘曰余讀瓠子歌未嘗不悲之云帝興土木工耗矣獨漕渠之穿塞决河爲大便利焉及觀王尊爲郡太守請以填金堤瓠子是其質矣爲民牧者能若是又何水利不興哉

論曰余嘗遊山東睹鄭陂至於河中觀十石渠登會稽望鑑湖塘未嘗不嘆其人能興功緒利益於人非

夫強幹之資堅決之志亦難矣西門豹鑿十二渠邑人苦役豹曰百歲後父老子孫思我當其苦勞費時沮者非一矣不敬不撓渠竟就其後漢長史以十二渠橋絕馳道相近欲合二渠爲一橋父老不肯曰賢君之法不可改也當時苦之歿世思焉寧獨豹哉如右史渠強公渠賈侯渠史公渠即名之偉哉偉哉至於關中仰鄭白二渠溉而豪戚壅上流取權利且百所奪農田十七若是類守令可不知與水利類

大鄆山人集卷之五十二

新都吳子玉瑞穀著

廬陵郭子章相奎閑

江夏黃正蒙叔明校

說譜部

茗洲吳氏家記議例

譜序載及龍江者何六公而前祖龍江也

姓之聞祖聞者何董生曰春秋分十二世以爲三等

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若有邵梅里之傳

聞豈特十二世哉雖百世可聞也可聞可祖也幸其

聞乎已也

先賢耆舊之傳尚矣或郡國或寰宇猶然當考鏡焉

況近祖之賢者哉

曷爲文苑則及一邑邑之文我吳姓爲章也鄆作郡

以來文苑不少槩見於史記何沕沒焉賴左臺公始

開秀運至今邑之文藻以蔚而吳姓爲滋盛及左臺

公及一邑也稽邑吳氏譜左臺公自饒徙新安而小

逸公出其裔則邑之吳姓於左臺固所共祖哉

系以五世宗五世也系始逸公祖逸公也配孺人程

姬携子至不書姬而書公何法夫以扶人道者也婦

伏於夫也不書行嫵同也無傳註止後異姓註止傳曰家有既亡國有既滅既盡也言亡滅之盡也以甚矣其甚奈何慎也註止慎也而月山公不止者不止月山公也月山公子謝氏子僅延三世今不絀而分註書之不絀者存月山公也分註書者慎也

經名策書世書行書大事見諸傳者不書未傳者書其概書配氏書女白虎通有言妻順夫何法法地順天也女離父母何法法水流去金也配之改適者不書女之改適者不書著不順也流去而背之也妾之無生出者不書有生出而細書不與主母並者不得

吳郡穀集卷五十二

二

而並也有母之子有繼母之子有妾之子必書出自某出自某者示有所屬也如月山公所子謝氏子名書而事不書行不書不成其爲行也不得而事也族之犯大不韙者削名不書既自削不得不之削也家傳不槩傳不槩可傳也而配氏間有傳間可傳也程姬始之也

祠述記者何龍山故有宮祠而重繕之議則茗洲文則茗洲述祠事述家記也祠未克繕舉志則繕舉也述而記之庶後人可卒竟其志哉

記家典者何度於文質立衷也而及於春之天穿節

臘之廿四夜謝神帥者何襄謠俗也禮之變而衷也子思曰聖人不以權教然禮之無妨於順者亦權之可也

記里區辨地員也

記物產明地重也

及於社會者何族人當社臘之日則主書者載筆書族里事亦閭史之意哉嘉前人所次舊聞弗敢闕族之翰札何敞悅哉禮與其亡也寧有故有見於載籍者不爲要刪

天有殘叢之數謂之閨人有殘叢之記謂之雜族姓

吳郡穀集卷五十二

三

之事有不可正記不可類記而以雜記終焉

家記小論

家史氏曰由龍江以來譜凡四五修而惟先隱君之譜爲尤勞煩云歲與龍江菴源諸吳會又之歛之葵與諸吳會豈非以宗譜明而後支譜自得其緒哉昔林實作元和姓譜而自姓不知所由來先隱君深有懼焉今所論率先隱君譜其他譜不及存而存其譜之序亦見前人之勤也 譜序彙記

家史氏曰閱周譜吳姓肇於有邨出自天黿遠矣及衆會近世諸吳譜自吳王羗以下至於隋唐皆繩繩

可歟豈誠有考鏡哉先隱君於唐乾符以前不之系而首以吳姓聞祖之目其有以晰之矣自惟農師梅里州來番君曰傳畧今益以吳平吳道助兄弟見於越絕及江左譜抑亦我吳越之祖與其語隱因爲著之聞祖記

家史氏曰余嘗據郡之先賢遺事思作鄣先賢耆舊傳顧寡陋無聞鑒非詳正倘有論列益成聾聵空騰叱咤已爾遂捐去不復就其事既有事家譜則先隱君有龍江茗洲吳氏先賢之目因而論次之蓋龍江祖亮公之派凡五公茗洲之派爲伯而紳綏賢哲當

吳瑞穀集卷五十二

四

南宋時多出於叔季之派散見郡志家乘猶可得而據焉昔人論譜有英賢譜衣冠譜則祖氏之先達不在所表揭哉而晉二吳坦之隱之之賢以江左吳氏譜而傳甚矣譜之記先賢不可悠忽也先隱君處逸高行載入郡隱逸傳亦得附書先賢記

家史氏曰余茗洲家世處縣之尾大鄣山之址其俗重地樸樵猶有古之遺風焉顧任小物不知大德有視其面而譚衆取寵諸能循守事業即復齒列至於文事非所講也先隱君嘗立家典以防範之一時守職奉上頗有匡改今數十年矣而俗益偷下日日以

甚至問其祖如籍談司典之後不能對獻器者多矣人惡望其叙本末析流別論長幼爲氏貴適統尊族也哉皆由安於俗鄙不知講文之故也先隱君論譜有邑文苑之目豈惟挽俗開之以國華使族屬皆知譜系之學所裨助不少也魏晉之世官之選舉必由簿狀夫選舉由文行而必簿狀譜牒之重雖其俗尚名地而文與譜殆亦表裏相成者與生隱君論譜而錄文苑其有以竟之矣文苑記

吳瑞穀集卷五十二

五

家史氏曰言譜者先世系說文系之爲言繁也系而得纂入焉是斷其繁而殲之也可復係乎是必檢按真偽稽叅旁正遠胄弗援戚屬弗絀胄梁弗石寒暖弗左俾考族氏者一瞬而具訖于掌指繩繩總總而不緄斯不亦匡乎邑令君林公之叙五宗考義有曰仰而思之尊統於上也而孝心生衡而觀之親聯於下也而悌心生余於世系亦云世系記

家史氏曰卿大夫之禮男子生宰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之告於閭氏閭氏書爲二一藏諸閭府一藏諸州史所以重嗣胤也然士庶之家亦未嘗不書名而重之禮服傳曰子生三月則父名之於祖廟白虎通曰人生三月目煦亦能咲與人相更答故因

其始有知而名之也周官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記曰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以名可無愼乎先隱君之譜有登名策仍舊貫而續記之編世次之字於前者俗尚兼名使有屬而統之也孰非糾族之意哉

名策記

家史氏曰古之典禮者皆以宗名宗室之謀不過宗人宗盟之誼篤於宗屬禮之設莫先於宗哉然宗法之具必由於公族之明宗禮言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冠取妻必告族必赴練祥則告族之相爲

吳瑞穀集卷五十二

六

也故曰大宗者尊之統也收族者也宗祠族廟之役又可緩與顧魯之公索氏將祭而忘其姓則祠事之當錄於譜上矣先隱君嘗合宗人立宗祠於龍山業已作祠書而論次之附以家典晉嘉靖乙酉丙戌年也明年之六月先隱君即告逝矣祠未及舉而書之議例存今捧手誦不忍棄削令兒輩重錄于篇以俟他日精力能舉行者家記議例文皆從翰札類此附文者因成書也

祠述記

家史氏曰往余不肖嘗述先隱君家典而爲之序云序曰余之欲爲是約也二十年所每以精力不能行

之輒中止然所委心不能以一曙忘也萬曆二年夏曾三從兄弟帥族子若孫某某等造余而譴曰余族自七公以來雅以家行推于鄉至族父光十八公光廿九公等糾會龍江奄源諸族益爲遠德紹休其諸脉先世章矣迨嘉靖中年訛誤堪輿家言毀徙廳宇以至不能祈進衆心則要束不遑申明之北者既協輯創堂舍新而復貫詩曰九變復貫知言之選於是言之爲要束以齊一家行予輩重有責乎日後若子若孫指而言曰我茗洲族約自某時某等廢豈不爲口實哉以此惟齊整化條於明舊約使世世若子若

吳瑞穀集卷五十二

七

孫永有依循而企首言曰我茗洲族約自某時某等廢而自某時某等復立至我若子若孫有重賴焉豈不至快哉夫族湊也聚也使族人刷耻改行相奉正義恩意相流湊必資於要束不可緩也余聞若言自爲物之相反復歸其本屋舍還於舊而族之人亦當循約而反之於舊也遂諾而復刪定是典書之于首簡惟世世若子若孫遵行之毋忽

家典記

家史氏曰凡立國都高山廣川大藪也故能生之良材設蕩之魁陵溝瀆胡可冀乎豈惟立國即家屬之徙製里制宅亦相土地之宜有長居之心者語曰樞

木不生危嶠山之下產有踰鵠地員巨小而生聚感
嚮亦以異焉故顯而居傳品者爲傳氏約而居綺里
者綺里氏地以人重所爲美哉若淪於汙濁徒取媚
酒食爲杜南杜北之號則鄙以甚矣郡在萬山而中而
大鄣又山之最髙者余族舊貫之居西距大鄣六十
里名曰茗洲蓋自龍江四徙而爲今里居云漸水
環其前四山之塞如垣族子甚休之顧入我明以
來無有特起之士爲之傳綺其里者是有歟於後人
以光里域里區記

家史氏曰茗洲之里山瀛而田少介中之田多而善

吳瑞穀集卷五十二

田少無所農桑穀畜以是族之人仰給於上饒之穀
者十六而農民種旅穀于山至樵蕨根以食採茶皮
之類以更費有可得而記者物產記

家史氏曰余讀越絕吳春秋書載梅里平墟毘陵墟
諸墓固所當重哉先隱君存日族人每歲塞食展墓
於葉泊嶺迨監察公輔墓爲朱氏所華離又糾合而
白復之亦子孫用孝之遠也廿三世祖妣汪氏墓在
縣庄墩爲墓鄰人所華離萬曆十年經界疆田以祖
之券書收貯者在外坐是未得白復言之使人痛心
焉今得佃者程氏券注廣縱之界甚明附于雜記中

以俟後人能圖復者墓域記

家史氏曰月令云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援神契
云仲秋穫禾拜祭社稷春則求之秋則拜之是民間
可得爲歲事立社祀也先是我社有非我族類溷其
間者凡四戶至正統丁卯社日盡細之增入我族戶
如其數是社當稱族社矣長老曰立社以來故有記
事今旣稱族社則族屬事尤載筆者所當記遂於是
日具簿課書歲候書牧長及時事如故今要刪丁卯
以前者不錄畧採其後事載人家記云族社記

劉譜小論

吳瑞穀集卷五十二

夫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以九而至於不可數計
要其原規始於一一體而萬億分同氣而異息苗裔
之遠可得而原也粵古昔原姓無如劉氏詳自堯長
子監明不得立庶弟九封於留者爲留氏自是以來
葉語可俚指源裔昭晰無如劉氏然間改易稱謂使
人不可循者亦無如劉爲御龍爲豕章爲唐佳爲士
爲留爲錙或自姬氏或自祁氏在彭城者爲三出楚
元者爲四其端委不可殫述此姓原所爲作與夫水
者地之筋脉通流諸生之根苑也以至下爲都居其
間淖溺繆適蟠委錯軫相紛矣然有源有流其性行

因其利而往之此行水道而九雜天下之川者乎人之姓苑筋脉通流亦猶之水九雜而不得其原遙遙貴胄之喚可免哉劉氏自子政作世本是後注於譜謀若劉子玄譜考善經諸劉譜代不乏人我邑諸劉晝錦爲望而承旨公始作劉氏源流亦以水喻後之人邇而效之積於不涸之倉藏於無涯之府與天地鴻洞深厚而沉王極此事之可幾者也遂列之首衮若舊譜序序姓也而傳略亦劉姓之首衮並附一篇論姓源

吳子王曰禮有之敬宗故收族然族之敬莫如明系

吳瑞穀集卷五十二

十一

系明則族合族合則宗法尊百世之統也世之言譜者惟世系爲兢兢公羊氏言世有所見有所聞有所傳聞所見所聞信矣所傳聞者不有佛異與周官以九兩繫邦國之民曰宗以族得民得疎戚屬之民也繫者系也聯屬也要以聯屬爲統紀豈可緼乎是可觀世系之爲重矣歐陽永叔乃自堅石推至安福李獻吉止於貞義公觀所以得近合及所以遠傳不亦作譜者得失之林也哉吾邑晝錦劉氏譜自故陶唐氏以迄忠簡公楚皆有系劉生乃斷自承旨公始曰祖之所逮聞也夫以往吾安能知之余深有味其言

吳瑞穀集卷五十二

十二

也太史公夫古不遠猶曰自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譜百姓何望夫系信則譜信譜信則繫氏敬宗具得之矣苟不系之信猥以席寵一切案華胄書之就其似以牽合去其世數而上接以抵冒此名卿達士有所不免其來久遠君子不爲約則背去顯則應合近則棄絀遠則援入據見聞以詳實而無所彼此非明哲詎能如斯劉之先若漢中山若晉水衡若唐魯國諫議樞密都督沛國諸公以公侯胙土顯矣具載於承旨公源流說中非傳聞者比似爲可信猶弗之系系自承旨公亦以公承奕世簪組之後作祖我休其譜謀歲月蓋其詳哉系而祖之可不謂榮焉何必尚古其後通微遞盛書止而無聞者十九然今尚數千指語曰公侯之家必復其始此其大曆也劉生論譜謀舊聞綜其終始於世次尤核作世系表論世系吳子讀劉氏譜唐宋之際曰自全唐時迄于今遠矣爲世二十有三爲年八百覽其曆皆有歲月卒葬暨其配亦然自有譜以來未始有載籍若斯之具也無論顯者即處士幽人潛德窮閭漏室中皆有載可異焉禮凡男女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令男三十而娶女三十而嫁成名者子生三月父執子右手孩而

名之也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其男女歲登下其
灰生生齒者男八月女七月而生齒也若爲詳矣然
往往不盡登况歲時入其書於大司徒國中則自七
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等如此惟
族之籍則自成名以至卒無不登書眡國版爲詳第
經兵燹之變則族之籍存者不什一非世有聞人葉
語惡得收紀不墜也蘇氏譜僅詳所自出不詳於疏
屬者非不欲詳其事不少概見所傳聞異辭無容詳
也余覽劉氏譜至近世其文畧不具劉生乃據拾其
事作爲敘傳劉生曰李獻吉有言欲觀者彷彿其咳

吳瑞穀集卷五十二

上

貌故不暇忌細小此故作家傳之指歸也一質一文
有詳有畧後有君子得覽觀焉

論家傳

劉故關中大姓西京而下載於唐宰相系表盛矣承
旨公擁旄宦遊誇詭書繡其恒常也乃稅駕休陽卜
居北山之阿豈能當里所而愉快乎既子若孫奕世
駿發蜚英騰實簪組並接與關中南北相望其後徙
中市第舍連櫬如疊雲然號稱劉半市抵今凡廿三
世垂八百餘年中更興廢然尸祝公不替公之名具
載邑乘學林之士無不誦說乃知公博大之觀與重
遷之念相去萬萬矣休在萬山中東有萬歲山之勝

南有白際之險北有天都之蔽西有天子鄣之雄中
沃衍百餘里亦一都會也兵寇罕至以是土著其中
多千百年舊族郡志曰休之東南其俗富厚而備於
禮貌良而衣逢文雅爲獨盛焉其西好儒而矜議論
以習儉約致其畜積休之北地小人寡頗有稼穡之
業質未少文有古之遺風然則公卜居於北山江塢
有卓絕之見哉昔漢議民欲徙寬大地者聽之石相
韋相皆徙皆依戚里而孫叔敖楚相獨請有寢之丘
石碯之地漢蕭相國置田宅必居窮處何也夫緣高
木而望四方雖愉樂哉疾風至未嘗不恐戚里之處

吳瑞穀集卷五十二

上

其始成岫然華也未必無疾風之恐而沙石之丘累
世不奪然則公卜地于艾牧中製里而處其有以鏡
之矣且揭堂曰遇春而爲之記若忻然有期而相值
者謂蹕絕之識也非邪周官量人書邦國地與其涂
數以知山林川澤之阻而閭閻之師又各有書則譜
之作其地記可遺乎今諸劉散處曰中市曰南門曰
峽東曰汶溪曰八都曰四都又有從中市徙徙北山
者第自公之裔孫龍遊公支屬所居採之作地員考

論地員

管子曰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墳墓足以道

記

吳子玉曰人子事親爲父遠計者惟墓乎其始也渴葬慢葬危不得葬春秋慎之尚矣故墳壙其貌象室座也棺槨其貌象版蓋斯象拂也象其生以送其死使死生終始莫不稱宜或視桓楹或視豐碑或丘高樹多或封下樹少其制亦詳焉至於族墳墓生相近必相迫尤本俗所加意者然必寫其邦墓之地域而爲之圖何也亦以萬民之塚雜還不有圖之其何能久自牽合於形家言而族葬之說不復講無論邦中之地則遠百里近數十里不憚卜葬亦已甚與葬之

吳瑞穀集卷五十二

十四

爲術幽明遠矣然通人達才孰不注意焉觀劉氏祖墓與何紫霞所載皆在負郭遠不越廿餘里是可朝夕眠者猶然一二塚爲居人侵牟董存齷齪狀至爲華離之地者豈非當時未道地圖未收之譜諱故與夫墓域不爲之籍不爲之圖與無墓同實猶手足不掩也劉生採摭承肯公墓而下籍其方域記其廣丈寫其形狀而附之譜以方今之世天下尤重墓域哉論墓道

古有墓祠微之墓多自唐宋而下殊爲衆夥且歿陵者葬陵歿澤者葬澤墓不容有祠間有祠或父母墓

自人父而上不及爲墓祠於是大姓巨宗率其族人爲祠謂之宗祠放家禮祠堂之制合族人而樹惇厚本亦立隆之意也劉氏祠在郭之南劉生錄其祠儀爲條有五

令甲庶人祭三代言祭之寢室也既曰宗祠必祭所共宗者禮曰冬至祭始祖始之云者言不容以泛祠也承旨公中龕南向惟承旨公函及之遠作祖於休休基初塋百世常祠實爲宗袞專而有倫統而不緦惟茲耳孫其知厚本作祠主第一按禮有旁祔言小宗之屬也則宗祠祔主其可義起矣司業公以下凡

吳瑞穀集卷五十二

十五

廿一公族所共祖至各支祖得祀一焉禮言左坐傳有類祠族食一等生享嘉熙豈其歿也而忘服時近者非稠遠者不稀旁皇周浹合誠正辭作祔主第二夫祭疏則怠怠則忘亟則黷黷則不敬士不及茲四者則冬不裘夏不葛合諸天道感時物而思親不怠不能專精祀事按禮冬至祭始祖其以至日祭寒食上塚其詣祠祭正月之三日謁款行合拜禮蒸以正月春秋所譏百姓謂何其可亟而不疏不數士必及茲春祺佻始正情不遑淑節升辰企此貞期作祭日

第三嗟乎祠廟生肅俎豆生敬其在慎愍儀象哉犁
日警齊族人至祠祐主前一土揖待祭品具畢依家
禮儀節行之跛倚而行是謂汜祭豈惟神黷亦將人
噉嘍旦明言難容玩愒簋豆等衰塞具肅泣嘉猷來
掄奉嘗世世作儀節第四夫建祠而置祠田祠屋是
聚家指而厚其困窮不特嘗不營蕭得時供具而祠
終久以不廢墜蓋有賴也故禮於祠宇之立趣置祠
田有古哉疏堂之闢必厚其址惟茲善田祠宇所恃
爲純之緣爲表之裏嘗不以供畦時以庀葺祠蔚蔚
千年不墮作祠田第五論祠儀

吳瑞穀集卷五十二

十六

社之立者取財於地取法於天厥義大矣於春曰祈
於秋曰報祈者祈功之成也報者功成而報之春以
卜歲之稼秋以卜來歲之稼有繫於民生亦不淺也
邑之社有里社有族社里社無論同姓異姓族社世
同姓率以其來久遠爲尚豈不以族與社相爲依籍
者哉里之社書錦最遠其社未主宋寶慶間立者邑
侯祭邑社以書錦社官山安德社二社配祭亦以其
最遠與初社之戶六而劉居其二今增戶至於廿有
四儲蓄甚厚其約劑自宋來者具存於篋中以社臘
之時嬪亦可異焉諸劉散處在在各有社有新書錦

社有峽東某社有八都某社里社也有彭城忠義社
族社也劉氏諸父老因譜謀之纂相與整齊族社約
束與祠儀約並爲垂久遠計可不謂兩合者哉廼爲
題之篇末如此論社會

宜仁吳譜小論

抑人之言曰前世之史患乎略後世之史患乎詳予
以論譜學亦然自氏譜言吉夷氏皇覽言承常氏類
皆不得考其上下世代作史者豈能詳之以國之大
政如陶唐命駕其言藏於東序儒林掌故時不乏人
猶然若存若亡傳者僅百之一况家之譜謀院薛下

吳瑞穀集卷五十二

十七

縣其能詳乎傳近則詳傳久則略詳則舉細略則舉
槩大抵若此耳輒近譜系皆邇之三五之世如我吳
姓原於有郇以至漢魏皆有承有繫今不敢信第載
在史冊如郇國梅里赫然著者以至邑侯琇公論次
之作世略世界

自龍門岳姓佻始其後官氏有志萬姓有譜選舉有
簿狀而譜學遂盛行矣論家之譜者率以世系爲重
我吳以國爲氏壽夢而上世數可知尚不可紀年顧
延陵墟之後世數亦茂云焉長沙世表國除於義陽
侯種譜著便項侯封爵至千秋謂之五代王侯其後

亦問考竟作譜者詎必遠胄爲華哉乃斷自金吾公而下作世系

世系

禮言問史書爲二其一藏諸閭府其一藏諸州史重生齒明胤嗣也後世不設閭史而世家有譜籍然或僅記名而已自金吾公以來族裔盛於富察黃岡潘村高橋今觀之譜其事行不少樂見而文藻亦粲靡焉即有名流爲之題贈若德興孫司馬公貞所署書杏林字父老尚所傳述亦遺失之至禮齋公兄弟號文事暇日閱上志名言能揭其肯綮魯故生莫或之及樂山公仁暨弟南岡公信幼皆習制科業後棄去

吳瑞穀集卷五十二

十六

猶手不釋書以書授文學從文太學從章而文以振起遂有事於譜學一質一文不其然與傳曰至備俱盡今固其時矣

家傳

上符有言東門西郭南宮北郭其姓氏皆因居也則今言譜籍而及里居不亦爲所當載者哉蓋宣仁里之居凡四徙而爲今之堂舍云居高橋潘村者今不下二萬指率以質木樸愚詔及祖氏如子夏所云人曰父母何算焉者有之矣子夏又言都邑之士乃知尊稱大夫及學士乃知尊祖則三老公武之徙於邑市不有鏡之乎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嚴

宗廟用是有祠宇祀田類記于下方里居

徽之宗姓率爲祠宇謂之宗祠視比郡獨爲盛也先是潘村諸族屬亦有立祠之議未克舉行吳樂山公乃偕從子從文卜地于楓林祀金吾公以下凡七主亦以見金吾公函及者遠而左坐類祠不失享膾之義云爾

祠宇

周官嚴墓域之華離上也而禮亦言適墓不歌適墓不祭壟豈非以壙壠其貌象室屋墓之言恭敬葬其形爲之子孫者不可刻灰而附生以薄爲道也金吾公之墓子指揮公之墓七百餘年遠矣至禮齋公伯

吳瑞穀集卷五十二

十九

仲益爲之封樹周以垣牆禁樵採則由此以至千億載又豈有華離之患也哉失形家之說儒者所不道然生人之居室恒當戶寢恒東首向天明順此氣賞致謹焉則亾者之居室又可忽哉於是從文從章作譜之後附以墓圖庶後世易於考証云爾

墓圖

朱譜凡例

自和俠至師古不書世次者何不得世故不可次也曷爲系之不欲絕二世三世皆系也某郡國系者何地期也系以地志地以世志流之于源可邇也茶院府君瓌而下書世次者何具載實紀世譜中次可差

也曷爲圖五世服五世也復起世次者下大書其名以周知也不復起世次者証附見之不使相嫌也茶院派不盡系系闕里建陽者何重賢賢也爲朱子而系也屯溪之系斷自成公何信也何信世譜屯溪問政僉祖照公公三子埴也埴也埴也它譜系埴蕃而埴佚埴雖系世止于三傳三傳之下不書失傳也不書止也屯溪自成公而上至照公佚名五世則未知埴公傳與埴公傳與所書異辭所傳聞異辭斷自成公君子故謂之信也曷爲問政系於埴公舊譜世祖埴公歷年四百傳世二八系世埴公之子敏中公亦

吳瑞穀集卷五十二

三

信也曷爲屯溪共祖照公屯溪徙七世歲時寒食展墓於問政凡五世有叢篁之地在祖照公亦信也實傳而文不傳祖之所逮聞也系中書某者何系則傳名則佚也書字書號書行書生卒書爵書配未娶書聘書葬書丘墓譜例也不註子某系則子也後人者註名於所生下而不圖於所後下成于後也異姓來後者不書何不與當也不與當者不與當爲人後之辭也不成于後也無爲後者暨從二氏者皆書止何自止也書遷徙書失傳何塞冒昧之實也婦爲未亾人而再適女適人爲未亾人而再醮並不書何絕不

貞也然則唐書公主再適三適皆書不戾乎是加嘲釀辭也曷言乎傳叙叙術也有詳有畧有軼習其讀而觀其軼可知也祭統名于先祖稱美不稱惡善善長也以文從者曰稿曰錄何志我爾也我立言曰稿生則存之則遺人言曰附備矣何言乎大紀大之也曷爲大之不以微及大也地志者何志居徙也爲鄉爲鄉有考也先諸郡在外也後郡中在內也各以類從非徇也古不祭墓志墓考奈何是非古之道也朱子歸展墓者再孰人而無本何故曠吾祖也祠錄孰謂祠與譜衣潮于裏也官祠之書家廟之書作之甚

吳瑞穀集卷五十二

三

守之甚譜之久則於是地也墓也祠也以文入皆曰附屯溪獨詳屯溪譜也附祠約者何懼漫也未不亦重乎君子之爲有謹於此也

大郭山人集卷之五十三

新都吳子玉瑞穀著

廬陵郭子章相奎閱

江夏黃正蒙叔明校

哀文部

程辰州公誄

程辰州公休寧臨溪里人也年十四知名爲學士廖公所藻識時以執牘進者無慮百人而公毅然爲舉首流譽郡中年三十二計偕對公車拜戶曹郎以厲歟故同舍郎聞詔餉邊而色難之公毅然請行及議

吳瑞穀集卷五十三

十

權九江稅尚書曰程郎昔赴邊今當以分曹九江償之公辭曰臣不佞待罪郎官自分赴害避利展四體以辛職而已何知償焉尚書大愧其言後閱漕大江以西以直諒忤丞相嵩其不紆體于權貴人若此主上謂程中郎稱其位命臥護辰郡謹身率先居以廉平自詭効功一租漢循吏之雍容以不耦意于御史大夫即訢然告歸遂不復起時春秋裁四十餘以典幹之材而慕採榮之節不亦卓乎萬曆五年正月辛亥公以疾卒于勲賢里第春秋五十有七嗚呼哀哉余與公幼同研席而歡焉旣飛沉異趣委心無繇

而冥昭殊塗益增永嘆爲之誄焉其辭曰

繫姓薦祥重祿遠邈忠信爲周光昭先覺休父儲熙遙遙五屬甲申新都忠勲特蹕東密保釐巍巍鎮嶽世稱斯武文事未開我公崛起凋朴曜現童年發藻聲振區垓琢章鐸采扶電掀雷金商射策文鏡登臺筮仕司農羽儀初厲戎餉流輸傳馳疆裔牟利府帑掩耳以還謂利不趨謂害可逝砥職策勲署曹贊帝牒隨楚望護郡酉陽吊原挽誼芷秀蘭芳徘徊江楚緬抒循良謹身率下領問廣張治平高第質難文彰精進有期陽九遽阨豈不過庸奈如方格上想玄

吳瑞穀集卷五十三

二

蹤降心自適獨行高翔天民爲則身以益下名以益籍閉關屈首著書萬言三才萃見七畧酬論通能爾會贊其行敦遠施不竟今譽長存故識德華詎俟位尊嗚呼哀哉廣道坦衷共詹壽祉惟公兼之不盤不敬龔遂耄齡黃霸福履人皆謂公以壽祺擬臥蓐一猗承諱在耳生豈榮歟歿以康聞光祿吊襁鴻臚誄文欽胡瞻爲賻則却云遺書琅琅餘范綱緝名存史記惠汪沅潰嗚呼哀哉修夜不陽幽光常旦孰是脩短德名羸美臨江長清石峯作杆勲賢世里術衢炳煥良執悴心湊沫濡翰嗚呼哀哉

故封刑部主事東臬徐公誄

維嘉靖三十又七年十月癸亥封承德郎刑部主事
長興東臬徐公卒嗚呼哀哉惟公南國之高賢也脫
落風塵克樹名迹資適外氏標勝豪流處約不失雄
張識深甘於鱗隱益無餘積多購異書爾雅博文懔
慨引義然不立節俠之名能逃應世之號若公制行
吁其高矣茂秉雋才鏡明大計深自負重不易究施
晚慕道家脈濟藥物顧知真誥所言非六籍要旨直
以厭握齟去健羨反之自然要其心蓋有託與頃之
黑髭殊祥玄山異表靈壽之徵也竟得年八十有四

吳瑞穀集卷五十三

三

不亦異哉公以叔子汀州公主刑曹有功拜封爵貴
矣晝繡弗耀雲水是就忠孝大義諄切戒語嗟乎石
君之質行樊宏之訓言義兼之矣夫審明其畫不竟
於施託志玄言貽訓厥子公可謂大度遐智深於道
術者乎余小子未覲公顏色得侍汀州公與聞行義
式瞻徐墓悵我延陵之劍仰止景山晞彼廬氏之書
詞焉寄通誄以累行用書油素遠託旂旒嗚呼哀哉
其辭曰

伊公先世伯翳發祥惟庸立國由遜而康名賢接迹
十九其望入我 明代徙自濠梁式微邁運勳業未

光孝君農隱守金路旁冥施能默仁者必昌駿發於
公誕姿英妙弱植不摧冥途獨照剏產盡推出門長
嘯爽振外家權張俠標苑囿縱觀藻林遠眺自悟道
突因承餘竅仕籍靡通公車辭召游心功令授古經
生鄭卿相讓馬帳其盈結廬茗水習靜茹蘅琴心三
疊酒德千觥南州並逸中聖比清遐登玄邈高峙青
冥鸞翔鵷舉標勝馳聲晚訂玄言深航道說拾秀瑤
箱採芝丹穴河上金方池中王訣功起沉疴惠沾天
折素道是經聖儒爲烈皓髯復蒼玄骨如岳異表有
徵仙才孔揭方期遐路未滿百年赤書戔戔月旦稱
賢霜冷逢嶠雲暗芝田託體可信易隨空傳霄江流
咽天目淚濺琴橫素几劍挂青旂管魚誰購簪烏悲
翺嗚呼哀哉公秉義方勗成令子令子伊何中秘名
駛石奮忠規樊宏道軌 誥命膺封司勳疏美晝繡
弗榮烟蘿自喜嗜我褐裳有踰統綺公之遐襟詎容
涯涘嗚呼哀哉緬懷令德敬累教言研心大計石畫
確論厥施未竟矜式彌惇名齊高士獨行長存壽望
期願鄉國達尊下全倫好上沐 休恩考終令吉永
慰泉原嗚呼哀哉

吳母畢太孺人誄碑文

維萬曆十二年格于厲仲之三日吳母畢太孺人卒
嗚呼哀哉吳母爲進士君師錫之母也母之歿進士
君以對內史書觀政戶部會家之凶諱至上書

闕下趣而南以不得侍醫藥飯含爲長憾廣求文苑
之言彰母風烈而以誄碑文屬大郭生敘曰余邑僕
指前輩處逸高行輒首贈公慕隱吳太公云太公商
山吳氏世家初娶閔川畢氏生一子早卒當病革與
太公訣曰妾爲婦無狀二庶姑在堂事之不克終下
不及撫臍子是有望於後妾而續事夫子者設偏而
假以視我臍子即死我不聊也妾歸寧時見從女弟

吳瑞穀集卷五十三

五

婉嫕續倫儷得女弟妾始之女弟終之則妾歿猶生
也太公用是議婚於畢畢父以續之故爲女難之母
曰昔顏氏徵在有言從父所制况繼者吾姊乎遂歸
太公年董十六太公兄第三人伯早卒伯姒程孀居
叔娶孫十年所生四子二庶姑尚無恙母奉二姑處
姒姊撫諸從子皆有諧柔之道撫姊氏子推燥居濕
勤甚及病殤母哭曰姊有知我之言吾以信於心今
負之矣後舉二女乃請太公置妾賀生堯時母又舉
二女後舉二子長即進士君次堯年堯時生五歲而
賀卒撫堯時如所出二子課三子能育其教及進士

君遊學庭高等有名猶時時述太公之意指輟膳而
泣諭之有柳仲郢母之風焉太公家故富散子錢浙
海上後倭至亡財十半太公與郡之名公爲詩社而
進士君與諸經生爲文學社戶外屢常滿母令奴謹
除過客舍具器食每曰即貲減不至貲二髮奈何饗
餐上賓使以不腆聞又佐太公起館舍爲延客之所
母初居富室不侈後漸減貲不愠晚見進士君舉孝
廉猶不色怡迨報進士捷書方病臥辱聞之有起色
仍以太公不及見爲憾母有長者之德宇如此堯時
娶婦黃生一子堯時早卒母泣語曰兒有弟臣無以

吳瑞穀集卷五十三

六

孤孫爲念母哀卹黃而黃事姑委曲姑婦之間恩意
賡洽焉先是進士君爲邑員時一遵母之訓游有鄉
處有所寬博恭慎大類母及舉進士邑士命酒相屬
爲朝家得賢賀無論才熙妙即顯顯之德煒燿敦
大足培厚國之元氣以和平於治多所隆益然實長
者之由肖化之也夫妬之害善至於留首闔行不專
一操無妬媚爲上善吳母一門天屬之恩繫而不殊
成雍穆之軌非母之寬大無怯懼使然乎以母之德
宇宜生進士君而致子姓承胤之美也如不佞業在
綴辭乃銘斯表其辭曰

天啓數盈大名繫振作文之昭宿德昌胤洪胄祚靈
秉姿婉順璿式金相善祥豫診僂合于吳言瑜行瑾
允穆芳徽庭闈是鎮睟容成楷敬響息譚佐夫龍潛
芝秀九華勗子鳳翥藻爛千葩丹函翠蘊黼黻

皇家 綸恩正迅遽即仙車燕尋空企霍吊其嗟鳴
呼哀哉易遷云官養堂已矣其具方籌旌旒遙指從
隱北郭商顏色委家隕廣淵國稟洵美芒慈同聲宣
文埒軌一正赤心千秋彤史嗚呼哀哉

黃君道明哀詞

吳瑞穀集卷五十三

七

夫落葉隕於微颺疎林凋於零露此天地蚩息之常
衆萬榮枯之竟然有心者睹之條然興懷潸然出涕
矧生人之情契濶之義密友暱交遽爾天殁長逝溘
歿霜露人苟有心能不哀哉夫人情有七無感於哀
哀有七無感於義義者言友生之義也昔先聖敘倫
咸著哀典唯友之哀闕而不言豈情有淺密義有汗
隆弗可一途盡與予與黃君故知雅之娛也嘉靖甲
寅君客荆楚忽以訃聞時年三十四也嗟乎天殁弗
長客歿寡親老父在耄有子始亂以是言哀亦荼苦
極矣予在雅素於我茂然此哀何已昔人有言交何
戚而不亾此亦識理之談也乃援翰抒憤爲文吊焉

匪辭之能工於寫恨於無已焉耳其詞曰

何回極之運旋紛唾噴以迅出既朝秀之動容美發
鏗之不滅空寤寐之早晚曼長夜以同寂則吊詭之
寓談而怆鬱其何洩嗟黃生之倜儻行不羈而脩潔
哲人涉其寥艱方軌驤而遽曳忽溘歿以流亾聽謠
詠其大息邇蘭渚之幽芳魂識路之悵悵素紉露而
懸朝瑤臺霜而掩夕嗟黃生之彌留惟荼毒其孔刺
聞四壁而靡親吊孤影以侘條紆家人其何訴欲附
翰而後輒念在昔而爲言叨芝蘭以接席詎班荆之
芳園俄宿草之蔓籍效嗟來而興歌慚感舊而憤激

吳瑞穀集卷五十三

八

爰援札以敷衽懷懷悽悽而長惻

祭宗伯孫公文代作

於穆我公厥淵駿又玄粹敷謨清休熙世遠蔭祥暉
近承芳麗忠烈式昌哲靈光霽義毓雄心精開陰噎
家濬璇源國培玉系我公茂育奇響允孚丕揚瑰傳
岬應瑞圖昂精降曜嶽秀鍾符振鑣宇登軼軌天衢
重玄洞鏡象妙齊趨既寤河紀更析維嶺紫嶠鳳毛
綠洲竹箭廡桂鄰林擘箋唐殿興慶承 恩明光侍
燕執軼子淵行齊遠媛替道槐庭校文棘院覽照不
遺制裁俄變秉司調化運軸持中山講藻識裴楷清

通外康流品內樹孤忠朱宣佐運黃序縉風俯懷民
虞仰協宸衷嘉哉惟寅陟廼宗伯獎勸人倫峻凌
名迹顧稿生輝垂沾流澤著蔡恪趨范標端忒爲虞
伯夷爲周召奭禮樂衣冠文章道德下九八凱上六
五臣大紳領袖昭代老成期燮理永佐陽庚直廬
清夜接膝平明如何等吳遽隕元卿淵蛟雷震歷馬
星驚皇情動感箕尾飛迎嗚呼哀哉顧某薄薄垂
盼獨深吁嗟剪拂訂執論襟剖我軀落拯我陸沉追
尋衣法延佇袍簪前月趨省絕踊是歲別來伊何遽
駭計音嗚呼哀哉治任無從橫經有絕妙賞不留偶
言空眷論愧盧書史流班傳大雅道存元功澤衍太
上不朽千年如見夫基以仁厚流以德長瞻伊顯考
弘肇徵芳鑠惟我公益闡休光爲殷之伊爲漢之楊
郎君諸彥競爽並翔儀曹遺躅藻苑餘香八龍蜚采
三鳳騰章世名忠孝海內冠裳矧公嘉壽考終候祥
匪今難將振古鮮方嗚呼哀哉光備者福勞慕者情
青錦載束綠醕盈觥哀風結句揮涕充城都門日白
驛路霜青湖花鏡冷嶂樹葛縈追功照冊考謚崇榮
班如玄駟鬱矣素旌嗚呼哀哉

祭錦衣何千兵旅祝且歸文代吳侍御公作

吳瑞穀集卷五十三

九

嗟韓侯之洪胃稟昂精之祥暉佐羽林以耀錦危肇
轂而生輝刊通籍於銀臺壯武威於龍閣瞻虬鬚而
果毅羨燕項之瑰琦和墨華於楯上折虜衝於酒卮
惟當宇之簡在錫旄節而來茲拜琅函於瑣闥騰
直詣於南圻訪白嶽之丹書探閭苑之幽奇登靈壇
而按臬啓秘宇以迎曦出經始之石畫鳩羣工而勒
斯替玄符而默契祈大象之冥施忻巨功其俄奏赫
藻殿之陸離方王樓之告成乃金骨而竟夷夢新宮
之題銘肇浮鳩之謠詞悲斯武之遽喪痛英曜其潛
遺余託巡勵而萍聚協王事以驅馳承天使之祇役
偕瑤轡而委蛇藉荆草以宣叙聆帷筭於玄樓冀仙
槎之復接胡舟登其即移昔雙旌其全臨今獨覩其
先歸罷皇華之芳詠廣楚些而增欷冷玉匣之鱗甲
虛金吾之總帷嘆元龜其何寄軫山陽之遺思緊勒
功於中嶽乃天衢而地登祐皇圖而永固溥大澤
而兆禧實神靈之望幸致廟廊之共咨懇爰典以畢
錄俾序繼以無遺眺柳車之北首瞻黃雲其西靡夜
臺聞其郭寂頌誅播於旒旌儼綽冠而集帛想素髮
以淒其嗚呼哀哉

祭方小春先生文

吳瑞穀集卷五十三

十

肅肅先生廣道研心義能遵砥信可辟金古則遠明
道范自任自任伊何擇地而趨遠明伊何棲枕圖書
出入醫賈卒歸於儒奇字古文靡不析理百鑑匪遺
爰啓經史卜室山陽訓二三子學以爲耕筆以爲耜
長者之計匪夷所擬琅琅伯子邁挺國華擅名南服
高駕其賒萬里一息行路共嗟二仲總角搗藻菁葱
畢視輩流軼步宗工名齊三鳳價埒雙龍挾藝射科
謂可指期祿養有待封誥允綏天道沕沕哲人其瘞
士林交嘆喪我父師嗚呼哀哉令德如彼公子如此
有斯二者可謂不死彼頑而壽彼子不似以先生較
之孰惡孰美秋原蕭蕭夜臺遙遙悲風飄飄吹彼松
嶠敬陳一奠神其來下嗚呼哀哉

吳瑞穀集卷五十三

上

祭仲兄文

嗟嗟當仲公年六十也不肖季爲文以壽見謂曾大
父而下三世俱不壽必贏於仲公之身奈何董董歷
歲者九竟至於不可言邪且也家故貧家大人早世
仲公生平勞瘁荼蓼拮据治生于外而不得息肩未
獲其逸此又當贏者仲公爲人仁厚與人多爲寬言
惟恐傷之文指甚哀孝友之行著於鄉曲且載余壽
言中與伯兄外而同質三十年所與不肖季家而同

處五十年所從容語次蟬連不舍即無論不作色相
胸自未嘗出一落落之語甚有伯季心此其長厚博
大之行雅飾自將又所當贏者生平少病未嘗一日
臥牀蓐晚春秋高日徒步百里不至重爾雅稱伉健
此又當贏者仲公早舉子俱殤老竟無炊火焉人謂
艱於嗣續必奢於身此又當贏者然所挾宜贏而竟
不贏何也不肖季屈首受書居舍中而仲公十九在
外窮年浙海之裔相與聚首宴好歲不能一月去年
之冬仲公爲稅駕家居計成家人不復出會不肖以
馮使君召先行不得一睨就今年六月不肖歸見仲
公膚革充滿竊自念可盡百年之娛也不數日而病
作臥蓐矣不肖猶以爲無恙也詎知方遇而忽然不
肖何以爲心邪嗟嗟仲公之歿也里無老幼皆稱等
人則仲公之所自砥者盡矣而生平勞瘁不得遺一
穰子年董六十有九則仲公之所不能自爲者而什
公又何於持恨邪族屬夢天使至門召公爲州刺史
豈履方正直者亟奪之去邪嗟嗟大塊茫茫唾噴四
出何贏何乏何續何絕盡者無餘噫老無存而不肖
季豈勝滂沱邪嗟嗟傷哉

吳瑞穀集卷五十三

上

汪太公祭文代馮方伯作

壽堂正敞仙籍俄通崑樹黯翠江花流紅酸然雨泣
颯爾颯爾光呈珠溜秀啓瓊峯秉才峻逸耀質昭融
玄言素問繡弧旅弓韜鈴意馳劍服心雄斫雕消魅
弄鳳嬉龍燕雀不敢謀孔雁詎能從崔嵬千仞如彼
喬嵩汪洋萬頃如彼鴻濛王倪聲奕朱家望隆石藍
葉鬱金桂華叢篤生名世崛起猗中鑒懸輿遂斧藻
菁葱神蛟畫閃赤爵晨神八挺旌夏一代宗工競爽
追隨兩駒式憑恩深幄殿春鵲房櫳日仙子舍星
宏帝宮輓車迎數法膳珍崇書璜未試禮王遽逢
某夙行郡國早挹音容申拜親之儀咨敬老之風是

吳瑞穀集卷五十三

士

時家大人亦八十稱翁寧慶交祝均荷穎寫別去異
地問訊慳慳或告哀以訖或宅邱而東慶中適至忻
儼相同懷往感逝頹嘆增悵弟顧衰瀛時如上公區
者勿求百熙以豐存者勿違二極以庸黃山並高練
浦齊洵興嗟大耋撰德遐蹤嗚呼哀哉

祭邵汪二生文 二生同卒于姑蘇

嗚呼哀哉雙蛟鰲鐵兩駿蹄搖龍霜六月酸雨三秋
川河抒憤天地長愁家擬鳳毛國推鸞閣卓行迥殊
摘文煥奕凌在九霄雄將一瀉濂云魁綺直通鐔鮮
辨云激矢直埒揆天胡不慈遺竟爾切崩靡迅風颯

飽蒙霧露並促年齡奮首於路荼毒如何詎言天固
嗚呼哀哉朝哭江踣暮哭邵駟駕聯宦嶺劍合龍津
千秋已矣一憾無垠凌敲之臺蛟旗閃爍采石之臨
鯨波磅礴惟靈英爽相隨揮霍葱袍雜襲旅櫬蕭條
春池長夢竹里招要魂無不之至止山椒嗚呼哀哉

郡使君陶公配夫人王氏祭文 代六縣大夫作

惟靈緝和中范翬亮外儀昌聘方嗣紘延攸宜燦
嫫羅鍾淑方祇含章洪胄蹈訓翠稿弘美主門芳躅
是追同居三世膺隨弗私輔仁伊智納訓能符定祥
粹穎影附響隨從任柱史有助聲威從任徵郡有助

吳瑞穀集卷五十三

十四

惠施共聆闡教更仰母慈組旌北觀翟弟南輝華名
籍甚天子嘉之儼倫流譽封誥表提象輶還歸王
嘆俄隳仙妝載速靈帳長遺邦人茹感鄉邑齋咨某
華屬吏企佇屏帷僕臣義等主母恩斯敬俯昂瞻望
吊雲轡千家繁案五馬鬱遲月荷泉室烟秘松滋朱
新載詠彤管撰詞嗚呼哀哉

告墓文

末孫子玉備庶羞之奠告于始王母唐吳姬程氏之
墓茲惟令君丁公遐甄我嫗之烈義首奮抗賊保衛
郡邑伐石建碑題曰烈義吳嫗之墓萬曆丙戌冬季

月也嗚呼先考君嘗為文告于姬墓矣則以郡之前
哲勲庸保障鄉土程姓有忠壯汪姓有越國吳姓則
我姬屍立而不偃所以植綱常血半白而皤皤所以
澠陰當冥義凜節宜有以動神人指之葬所獲吉兆
以麻後裔歷宋之世簪組相襲凡嗣豐楙豈徒曰地
吉攸致亦姬之烈義有以食其報也顧當時司牧大
夫未有以姬之烈義上聞為之題揭乃見甄揚於今
令君抑姬之靈亦有待邪然姬之冥烈又豈待題揭
而後光邪第令君風德振治而獨發其破碑之哀標
之玄碣以表素功英爽旁挾爾久彌弘尚饗

吳瑞敬集卷五十三

十五

大鄣山人集卷之五 三終



ZW 21181808574961

大鄣山人集五十三卷

安徽巡撫
探進本

明吳子玉撰子玉字瑞穀休寧人嘉靖中貢生其
文規撫李攀龍集中分體二十皆以某部為題其
敘事志畧說譜等目並出臆造